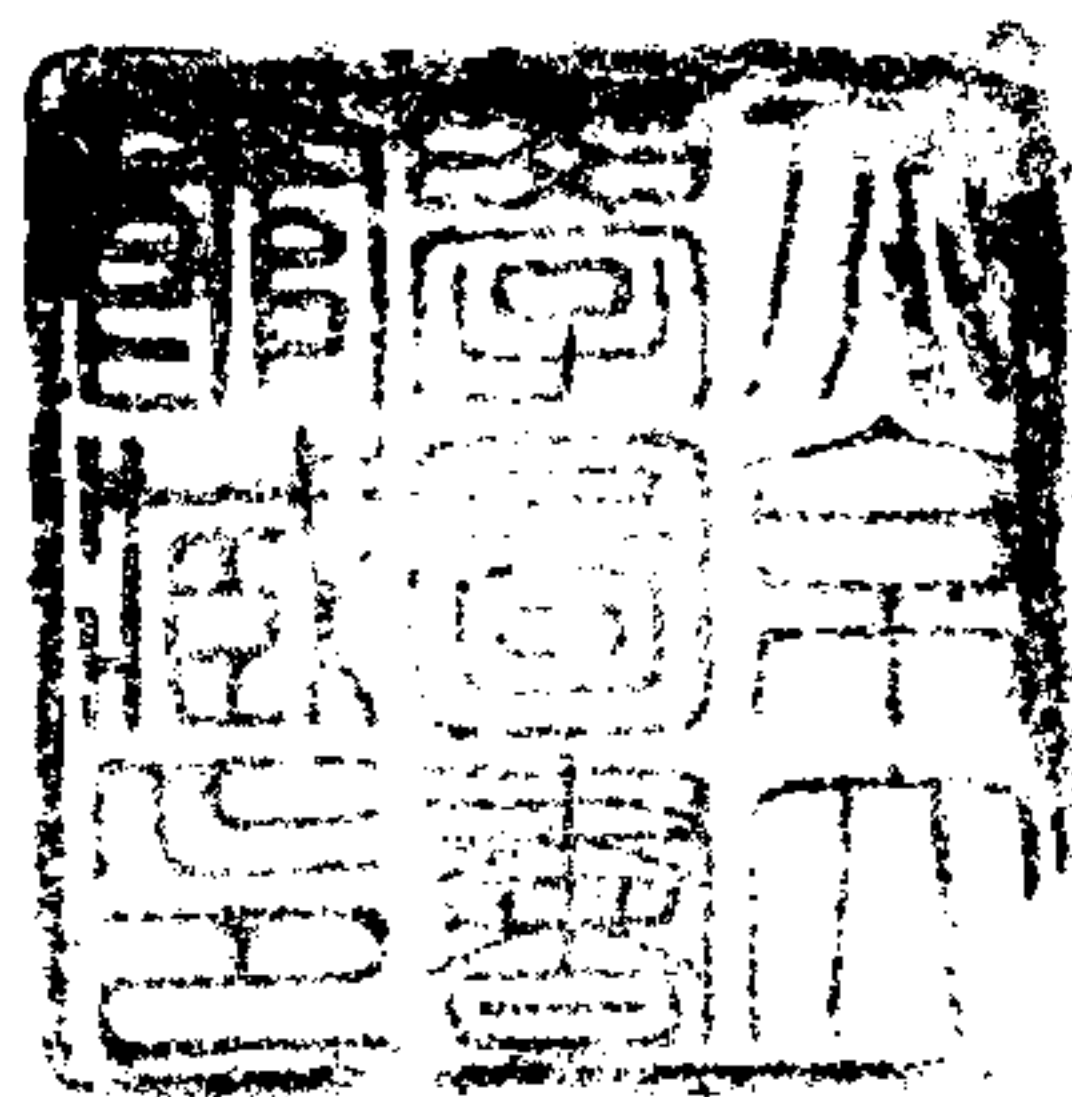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四四四·史部·雜史類

- 思文大紀八卷〔明〕陳燕翼撰……………一
- 天南逸史四卷〔明〕瞿共美撰……………八九
- 所知錄六卷〔清〕錢澄之撰……………一三一
- 永曆實錄二十六卷〔清〕王夫之撰……………一九七
- 皇明末造錄二卷〔清〕金鐘撰……………三〇九
- 行在陽秋二卷〔明〕劉湘客撰……………三四三
- 海東逸史十八卷題翁洲老民撰……………三九一
- 魯之春秋二十四卷〔清〕李聿求撰校勘記二卷朱希祖徐益之撰……………四六三
-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明〕楊英撰……………六四七

善哉嗚呼于名器者天地鬼神亦共理之自

多士咸歸于言

統統繫人心唐室三

亡之澤哉亦其忠

言長痛快

柔而

况今

依應即投袂

太祖祐其子孫

何曰得道者多取自今

何陳孤將患与推新德其道

意焉

六月二十日唐藩返仙霞鎮條告漢某鎮練

其文曰維我太祖高皇帝實起南服廓清宇內山川靈奧亦率厥職無有珍后以迄于今運以賊寇陸梁復我二京中原雖未克自沒太祖震怒在天將率海運百神以開雲雷之志實誘予心踰茲嶺嶺嗟乎以爾神靈維律應華甲于天下生為俊傑子而反風相虎神熊以驅逐胡馬指彼犬羊統撥之七予以大義監國於斯特藉神靈以達天下敢用生牲昭告所在山川亦念曾孫聞號召不違啓處惟上帝昧顧及我皇祖是庇是輔是振是享勿以一隅自狃而貳爾心有道曾孫某謹告

二十三日唐藩至浦城縣

祖制親藩不得擅自起兵唐藩以父為叔協贊封後即奉兵振九勤王啟行以鬼視迂回策頓九年奉廷降之命以越閩擅覽逆高墻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北京國賊之變烈廟身歿五月十五日福藩即位金陵詔改末年為弘光元年迺允廣昌劉良佐秦叔原魯唐王奉降唐人御歸建於鳳陽高墻十二月賄復親王冠裳送東粵聞位會無路貴自鳳陽至南都逆時日又四鎮江由丹陽至蕪州風聞清兵臨南京天子蒙塵乃避難



至湖州又至加吳大提兵陳洪範陳梧汪頌德吏部尚書徐石  
麟淮撫錢謙登太監高起潛等而請厚藩監國監讓乃家撰  
揭帖倡本張湯叔慈禧太后之命淑藩遂於六月初八日監國  
於杭州初十日唐藩至杭請親具本功進而陳方略不允請  
伯期洪達而請回國取兵亦不允是晚清輝至杭州張王從閣  
弁之謀其心降清唐藩聞而憤泣不勝遂過清伯會同禮部  
尚書黃道周等奏改懇請監國十五日清輝至杭浙東人心震  
私唐藩不得已始也從之六月二十三日進閣抵浦城縣  
按黃道周第一疏有云天造不卑道先立主昌期協應日亦擇  
瓜兩載而陷二京河山雪涕教天而汚左社人思惻心非有不  
世出之英莫勝大有為之任恭遇 唐王殿下俾收者於維城  
宜風開于主卷 太祖廓清六合有天下者廷屆 太祖之孫  
漢家再建神州起南陽者而復漢夏之業昔當清道都城 殿  
下已請師投袂況今福運江左蒼生又仰屋瞻焉注亦則人化  
沙燕栖遲則家成異物瑯琊先封石勒後渡五馬之江宛葉初  
會平林逆營竟陽之跡以今倏古易世同符語德則德于瑯琊  
語親則親于宛葉所謂合晉元光武以成 殿下之身藉佐士  
謀法以復太祖之緒者也明 殿下社稷為心 祖宗是念

高皇之子二十人惟王逾于重耳唐宣之君十七葉立國何必沙  
陀伏乞俯循中望監統六師使黎庶有歸皇國克寧 六月  
十一日疏上答云覽啟悲愴義不忍聞孤藩聞自高祖十代世  
篤忠貞孤罹家慶偶異曾叨先帝殊恩同奮血性期因報不負  
君親致請勤王討父仇為法受過上年弘光皇上憫鑒獲賜王  
冠孤受二帝深恩誓竭迎鑒雪耻但愧微躬徒賦赤誠春秋之  
意天子蒙塵諸度釋位孤惟遵此成規暫存安無一稱監國之  
請而論周詳感諸先生忠愛孤身所不敢當共存守即真懷不  
必再有陳請

第二疏云日月重光 申海切黃衣之望乾坤示闢万方柳白水  
之祥五百年必有五兵造逢今日十八傳宜歸哲后當屬仁賢  
宗社德依臣民引領恭惟 殿下欽明天縱玄德日外陰阻倚  
崇晉公子之播遷良有以也問問親歷史皇孫之艱難豈徒然  
哉茲者金甌震缺翠壁蒙塵南轅之運無期左社之氣正熾國  
不可一日無主不可一日非人惟德惟賢乃肩乃荷克承且  
任親在 君玉拒群工之致請 命諭雖極冲虛救百姓之倒  
懸靈因終難他奉伏乞仰思 祖宗垂創之託下念蒼黔推戴  
之誠早膺負辰之朝以肅主綱之慮使吏士有所歸屬人心不

至漢離張我大師掃清真寇恭行九代克復神京天下幸甚臣  
民幸甚六月十二日疏上恭云皇上多日出狩臣底迫切無君  
封疆日促狂真日逼監國攝政固不可遜但孤靜淡自天庸虛  
非當前論甚明堂飾現亦昨感所啟業已具揭倡率激濁監國  
交授則以賢以序真其人也孤願與諸先生共行推戴以折葵  
謀他故新不敢再聞

第三疏云因步多艱王室已深於極瀆天心厥私人情成屈於  
仁賢兵燹之毒方旋共球之思逾迫恭惟 唐王殿下聰明聖  
作慈孝夙成枕戈以請勤王之樹桓文之業澁血而謝君父獨  
通挑偽之杯恭儉溫之節不寬仁之度至神文武奮然海宇之  
吟述開清遠武林人無固志賦臣有屈膝之議本固同憂而之  
羞思 高皇創業之艱運一氣即失一尺為中興恢復之計早  
一時即易一時幸勿宋社之圖勿國士夫之節神誓不可以久  
曠今昔不可以時得至臨臨極極以臨極極將義師有玉昆陽成  
長者之功配唐望風是武親聖人之烈云 六月十五日疏上  
時淑藩已具降書矣今古答云覽啟請先生恕懇八謂皇登  
既時不易迅激瀉復懼清故國以孤勤王雪父大義久眼况分  
因本于 高皇親孝使情允聞以監國必難他誌三請同意並

疏金孤進退均難孤將何以處此且令人心弦憂內外涕泣交  
請敢再堅連孤罪滋重万不得已將所上監國之寶杖置行舟  
即諭地方官連連專官護守然于出今用人在途危難車八後  
至聞省面與藩鎮文武共登公議擇日本行大義必自真心無  
疑務使万世祖宗伊降成順孤躬方敢恭承文武諸賢共行連  
守云

二十日、今首諭浦城縣將孤發下銀五兩賜飲命禁旅勇  
衛水師副總兵陳有功復諭之由孤覽不致為之憤憤自允監  
國之後若一日孝陵未見一日而北赤于未獲一統日體未獲  
即是孤負祖負民如劫在心如湯沃薪斷不與危盜並立于  
天壤欲將改內功孤節儉愛民足徵忠誠孤誓千古凡真忠臣  
必明指君之過奉改正君身天下自定凡不言孤逆者即為忠  
也孤終至聞見此啟本即是中興名號著於茲於靖、伯大  
張榜示見孤沒、求賢願拜昌言至意  
浦城縣知縣鄭為虹、進大明會典一節縣誌一報與之陳國元進  
方孝孺文集一報  
二十五日、浦城縣命工刻石置公署門外、上書敬奉監國令諭  
本縣印、迎、送、二、不止于郭外、敢有再違行、迎、送、者、受、迎、送、者、



察出一律從重治罪法在必行決不輕貸

蓋從典史陳固元之請也從陳如流之意於此可見美書坊送

綱鑑一部續編海一部史料一部浙江通志一部餘價銀四兩

三錢送之

二十六日朝見臣民於建安 聖恩

今諭曰昔我太祖高皇帝掃蕩胡氛統一區宇 成祖文皇

帝燕都足跡震華燕仁涵義亦累洽重熙何期數當湯九天

降鞠去昔年薊北獨深蒙難之恐此日金陵復有北轅之恨孤

漸涼德靈恥未遠念切同仇請得有志今示臣民速築勸進至

再至三謂清道抗賊人無國志賊臣有屈膝之議奉因同夏而

之羞孤覽斯言撫膺頓痛統緒之幾墜恨天下之忍無不復

已俯順輿情允從監國謹于光緒元年六月二十八日朝見臣

民於建安收拾餘燼恢復南都張皇大節迎迓玉輅華皇是於

澳散之德出百姓於湯火之餘

今諭靖伯即鴻遠出榜安民于八郡一州曰寡人布素十年亮

無煩檢除下程小款該縣官格辦外一切支應併一切包銀無

並等事俱各克行當百姓剝膏見黷之時寡人誓約已以安天

下違昔者治以不忠慢民之罪隨侍官較不遇十人務要公買

公費收擅取民間根薪粒米即時察政請究定然網打八寸到

耳游示決不輕饒寡人上下費用件、自修生平直性安心字

、真誠爾官一體遵依毋費寡人奉、至意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黃道周進華師文監同諭祭告

文登極誥共四通并徵賜勞銀三兩手詔答云所進撰文俱能

寫孤意中事且典核有倫孤心嘉悅自三日修用孤今在夜焦

勞新則諸事万盼先生速至便議戰定戰守并監國禮儀不可

刻後至在途之費上下所共需也同親分添人主之本心典非

溢故不准再豫著即收免稱孤恤軫至意

今諭靖伯即鴻遠拾守閱兵餉二月

論文曰昨據先生啟請閱防與中標黃將官領兵二千名令把

守仙霞嶺等隘業即允兼令發揭欠孤帑首後思念兵將既

跡之孤孤日親時今使兵將把閱必妥先足其月餉然後可責

其成功茲諭先生各兵將一察應支糧餉除前欠糧未支併先

生賙捐已資代給者併通算為欠數俟孤到省陸續照補外今

將現今把閱兵將二千名即將浦城縣現存正項銀兩每先給

與現倉六月一月并再預支閱六月一月示孤軫念兵將真誠

至意其額兵二千傳諭該將一不許兵賙領二不許從兵誣

時博等獎科... 年統籍可履歷... 且各兵行坐... 正月起上六月止... 凡每月欠銀若干... 家別項若干... 冊一本共冊二本... 兩月餉銀散完... 孤以因項之餘... 極力輔孤不... 民罷市激變... 州士民舖戶... 二十几日... 抄五匹為布... 唐王殿下... 之日幸殿下... 慎重之過... 諭示之也...

... 皇天之所以... 龍之... 疏稍而即有... 移芝龍兵衛... 唐虞其... 練兵相去... 芝龍一味... 尤之無他... 正在相信... 決孤更感激... 之忠愛云... 南安伯即... 上卷云漢... 祖烈惟是... 先生是存... 則孤之心... 孤福血誠...



于諸將則均有安危之寄一紀告厥功成封侯孤必不負  
 又諭南安伯鄭芝龍云把守閩隘一切事務先生某預料理有疏  
 孤不勝善慰措餉之難其來已久孤今惟實憂憂至亦布素外  
 祖以先天下餘侯監國之後與先生等面議而行至委先生兄  
 弟守巡撫督重任出孤特許倚任之專先生不可辭此官即孤  
 不可辭監國勿勿再錄今孤特使無侍切囑至諭曲休孤心  
 孤業於閩省監國閩六月初一日已過連寧一切監國事宜俱  
 要修于擇吉之前期(臣)明祀再據臣民復親漢官一統所恭閱  
 繫著東也之慎之

閩六月初二日福建布按都三司左右布政使周汝璣奏記傳雲心  
 張文輝付使金事崇世延陸懷玉李長椿羅可象張光列柱國  
 張晉徽王宇都司陳績郭軒楊陞誠具筵迎駕有云分珪錫宥  
 宗文首重于維城(嘉)但儲祥嗣朕莫先于監國朕受啟至代聆  
 基命之歎多難與邦載輯景山之頌既班于臣子念敢後于  
 君親凡庶雲天共增慶慰恭惟 殿下忠懷帝室孝篤天經因  
 疏從康治化順先天之則藩封移秀派演流涓水之予錫玉終  
 以疏宗執桐圭而作室豈謂違家不違俾因多艱念主上之播  
 遷敷天疾首痛臣民之流散率上寒心苟非白馬之盟孰繫紫

宸之重受授神異允叶禎符是用師錫金同天人交與金枝十  
 崇惟一本之向陽玉水萬流共仰朝宗之氣海關封鎖極負  
 水憑山閣東維存本忠依李一成一旅少康自有仍三讓三  
 推孝文末子代如情克勵于瞻堂新卧勢務先于泉運火燃保  
 四海而非誰王天下其亦見汝璣等涕淚餘生連逢盛本悲已  
 深于禁暴善思勳于開照朝上國之麟圖爾僅有光亦社歌  
 高皇之允種竹將建美朱陵伏願待危以慮靈趾無忘世德作  
 求永懷安輯一新君臣上下之往轍堂思光武中吳至回東西  
 南北之人心也奏昆陽大捷想片時胡運不返腐鼠孤雖計一

統 皇與仲慶道麟萊鳳之 啓云孤免藩院公啟定於本月  
 初七日駕臨布政司監國夫切望文武協恭各指夙環共圖恢  
 復仰慰 高廟真典酬功孤必不欺  
 閩六月初三日御舟次水口驛  
 驛乃古田縣地為入省之咽喉先時驛道其有坐駕大船板候  
 延連水次 上却不用惟乘民間所用之船使載數人香官恭  
 成隨在馬不張綠帳不設鼓吹幄幄現者皆奉手加額以為  
 聖德之儉素如此則一意休養吾民其有瘳乎  
 太子太師南安伯臣鄭芝龍 上於舟次接見傳諭各官俱候

登驛朝奉

上登驛召見在任在籍臣二十人賜坐賜茶

時駕臨後驛各官恭迎道左至驛皆下行四拜禮唐澤護柳賜茶兩拜傳諭各官暫退仍御棟二十員名進在東者南安伯

臣鄭芝尼請伯臣鄭鴻遠巡撫都察院會都御史臣張首堂聞慶督撫臣劉若金巡按監察御史臣吳春校志道進臣劉萬

壽福安修造張夫分巡道臣王季都司會書臣陳備臣王承恩在兩者戶部侍郎何楷大理寺卿臣鄭理通政司左通政臣馬

思理光祿寺少卿臣林銘尚書司少卿臣鄭昆貞四川按察使

司律案使臣曹季倫科臣陳燕其臣張利氏道臣郭貞一黃錫

來時鄭理馬思理曹季倫俱在籍穿吉服何楷等俱自南京來

穿素服待罪皇上寬仁情其不得已之政有昔勿問而且

欲正用之云  
而諭省城行在開擇在布政司但一時官吏擬移并修理未能得

任對南安伯鄭芝尼言仁多仁聞王政之先豈宜處為未歸而

先派多金修理是播侈風于下里也亦有司藉此而括庫藏

科百姓增其之謂何而彰其過乎芝尼以為然給示禁止之

首以何楷為戶部尚書  
同日奉命諭守閣進取決不可無兵有兵決不可無餉出之

民有民而後有餉安民以裕餉必須戶部尚書得人茲中坤在

廷即會擇其可者于是成奉臣楷、口辭曰臣尚負罪僕明法

殊難兼敢有茲重任叩頭懇避賢者皇上以奉出諸公俯答

其擇而堅欲用之又曰吏部都察院堂上官吏科都給事中河

南道等官俱屬要緊可即推之  
上諭吏部曰天步方艱餉為兵命戶部重任得人甚難茲特命

在籍文武公奉戶部左侍郎楷、廉而能計能識微致于崇

積乙亥親閱印板亦服其侃、按垣危難仗義之人記于直言



官印尤為緊要

命巡撫都御史孫前堂、連騎大小衙門印文俱以行在二字置上，以浦城訓導王兆熊為翰林院待詔，而理廉覽專籍事格兆熊字，念為福州人，教貢，任浦城訓導，至駕入關，即為尾從，後出使溫台，上稱其真忠如金石，真清如冰玉云。

是晚，上命于水口驛下閱奏，山廟議推各要緊衙門職員亦有未及聞而不与者，次早至午原驛始定具疏以聞。

初四日午時，御舟次洪塘，登岸，移入城監國乃暫憩民家庭，無舖設市不易，肆人皆以為天子來，更靜于縣官云。

戊時奉 今昔云孤今監國閩省，遵始 祖制奉用閩部等官，虛心听納，惟慎惟公，除不忠 先帝 皇上負國害民者，聚不敢用，外藩院諸衙門既會議確賞，即允所啟，分別其事，還職何楷先資陞授，另有旨了。

計開 內閣曰何吾騶 蔣德璟 黃景昉  
新黃道周 朱廷祚 丁魁楚 戶部尚書何楷 掌禮部  
右侍郎劉若金 兵部右侍郎張肯堂 李永茂 協理戎  
政右侍郎陳洪鑑 盧若騰 刑部左侍郎鄭瑄 曾櫻  
工部右侍郎周汝棧 都察院左付都御史掌院事張肯堂

徐世蔭 太常寺少卿掌河南道御史吳春枝 浙江道御史黃錫襄 雲南道御史郭貞一 通政司通政使馬思理

陸懷玉 吏科都給事中陳燕翼 兵科右給事中張利

民 太常寺少卿李佺 光祿寺卿林銘禹 欽天監傅士謝堅 黃漢白 吳太音 鴻臚寺序班楊廷瑞

初五日，初司禮監傳諭天氣炎暑，公伴極各啟朝者，不忍違其葵

試，但必樂從簡便，大小御紳并任文武俱作一起，先見奉貢生，自百姓作一起，後見，俱止行一拜三叩頭禮，禮到者免朝。

福州府知府熊經來啟恭請免旒，袞龍各式，詔司禮監發龍袍

衣，人寸速造冕冠者，始依會典

今諭司禮監 帝王御用袍，膳為先，內監之負，輔官必絡，隨駕承

奉官節全者，性尚衣，監右少監管理冠冕，帝履等事，奉御制，書性尚膳，監右少監管理上用生熟膳羞等事，務兼理行宮雜

事，併承旨傳外衙門知道

今諭司禮監 今定行宮門外承旨傳事官四員，張鳴鳳、張玄、應

監，再將隨行忠實可用之官，再定二員，并接本官四員，各與聞

散官，街吏部議啟，即日受事，勿誤

太常寺少卿汪曾李佺 朝見進改一通 上日之曰北海內宿

儒也。孤在唐，聞名久矣。茲幸在此，得見，以慰數十年景慕之意。因賜坐，賜茶。

按李全政內三款一為福建解京錢糧俱宜屬兵餉項下，祈勿他用，恐妨不繼。一為禮成之後，即宜遣靖，勿期鴻遠，抵開相度防守，進取事宜，以聞。一禁飛逃兵，沿途搶掠，害民似宜急諭，進將令其識認部下之兵，收拾入伍，亦以故事復之意，暫紓民患。三者皆實，著可行，故特降卷願云。

上傳禮部初七日入城，監國先祭告天地太廟，唐因宗廟俱用太牢，陳設置豆，豆如禮，仍擬恭代祭文三篇，擬禮部臣

刊右金照會太常寺少卿署寺事，臣曾參攷撰述，陳設俱遵昔行。

初六日，令諭布政司，連造諸祖牌位，設立太廟。

今諭曰：自古忠臣孝子，未修居室，宗廟為先。今孤仰瞻孝陵，不勝憤痛，既議監國于茲，必先祭祖，方敢擬政。連于該省，擇一公所，扁曰行太廟，以備屆期行礼。

且禮按周易云：享于帝，立廟，享漢之美也。此本開禁，不初六日，駕入城，暫以南安伯府舊所為行宮，百官履負如禮，百姓焚香恭迎，吹笛載道。

特授貢生，翰瑞，奉司經局正字職銜。

瑞，字幼安，侯官人。熟于掌故，大中丞鳴宇公仲子也。知上稽古右文，以家藏御覽玉海太平廣記資治通鑑各書計五百疏，獻之。勅授此官。旋以年老，不願仕，進諫溫旨，答之云：瑞，表以奮木世臣之家，敦禮義，廉耻之節，在聞。巍然如魯殿靈光，所進書籍，雅俗孤心，如此京職，原敦恬吹，不准。殊仍候登樞後，即行召對。全孤愛重，老成之意，後特簡領詔書于福寧州，四值兵餉，不足，又指助五百金，獲進翰林院五經博士，亦異數也。唐製繡神戎政儒林三使覽原。

戎政文曰：孤惟人局，能以至公侍天下，方何責人，臣以無松苞直不入司馬門。天下始得真將之用，將真六軍之命安矣。蓋文武一剛柔也。剛柔一動靜也。譬之身，武而武骨也。文皆而武胸也。分則休用，合則一身。文武武，茂文亦不能獨立矣。故曰：文武自茂，蓋國家之治，此文武和於上，始兵民和於下。不然，立敗之道也。文之茂武，而與曰：賄曰：賄曰：賢才也。凌曰：節制也。皆大誤也。皆太祖所必誅也。抑文之節武，宜也。非過也。然此節以肅，制以禮，廉服其德，心禮，取其悍氣也。自尋常之將言耳。若夫唐之郭李，宋之岳韓，我明之徐常，今奉孤之兩難。



皆大將也。將大不待節制，相大不妨端搆，不待信能自師。其心比天地間之開氣，必有為而生也。餘則必待節制而為用。全其心服，節制斯在。不然，激而決裂之。祖宗社危矣。日今刑弁滿天下，上失主權，下成民怨。奸臣之曲，其足食乎。孤今倚虞而真是求，真大將孤不難親拜而授職者，立見孝陵。後而東澤，固為半功。再復西北一統，振我烈廟深望為全功。半則以徐我，用報之。全則以郭汾陽酬之。王公豫待之功之全，半詔到甚。明惟我天下英雄，連同自奮，戎政刻佈，文武吉甫，即付孤之切望。成我中興之烈也。

稽神文曰：孤惟帝王之御世也。必本祖法而出治，不強出於帝王。必與文武之賢者共之。始于得賢將，相終于得賢百職。四海北民，方有攸賴。民安則華強，華服矣。然歷稽世道之汗隆，機握于帝王之守量。守量必色乎天，本始可以總統乎千節。千官皆而民治，民大治而帝王安矣。帝王量統一統，凡到據帝王量，大割據必一統。孤故曰：量神物也。彼大之間，安危決矣。可不慎哉。量既安，始能用彼。声色貨利，同帝王奔走天下之大用。而不可自溺。所謂容也。量也。漢不能容，王終于霸。宋不能容，強終于弱。然光識在容中。如日月之行乎天上，不容則無天。日月何

出孤孤故曰：帝王量在則識必高。識高必用舍公明。又何有乎東林門戶。親光馬黨之紛，訾鳴吠三黨。偏安矣。四光成一。隔矣。目今孝陵奠瑞，孤心決血千方。開國闢省，創設百功。約半中而本己。官不恪以惟人，焦家所夜。惟美是求，以薪而望。孝陵堂，胆以圖一統。真量真識，四方共鑒。蓋洪武二十四年分封唐國，祖訓命各詩曰：層層銘願，往時未詳。予今有悔。我天我祖，既預兆之，敢不效。敬法祖，與我文武，誓授曰：歸仰。答我上帝之麻命，予經神刻不一。或王心，萬國臣民，領末歸。取矣。典酬功，信如故。語意神妙，天下亮之。

命恭將全騎齋，珠藍國教，詔書宣諭金爵。初論史兵二部起大，李士蔣源環于泉洲。初曰：今中興伊始，朕志切親征，密勿必得。這賢之臣，始可或從。朕代分任，吾守變理之重務。原在輔臣，蔣源環重于先帝。久飲其理，徐况李博古今，度具忠亮者，以原官起用。佐理着新授行人張達，棧星連，致職即來行在。與朕分勞云：德環以足疾，殊復答云：卿宏才偉度，海內具瞻。朕昔未落聞之，因儀方廣，源尤悉。先帝簡任，既至朕，實養倚。曰：臣南京之召，未起是御，進退節全。朕雖莫當明主，堅志自信，清我。廟陵焦勞，務惶勝仰如。



頃昨虛傳御奉召，朕喜而不寐，隨諭侍臣不必拘套，即著速至。便殿召對，既而寂杳，朕心惘然，朕望御之切如此，乃復性遲。動淹旬月，辭奏一到，大恐朕心足恙，未遂自有休哉之法，徑濟名臣，堅不朕顧，朕誠薄德，遂念高皇，定不准，詔十日之內，祈望御列，慰朕至懷。

思文大紀卷二

中外之式，臣僚恭勸。登極乃于六月二十七日，即皇帝位于南

郊。

詔曰：朕以天步多艱，皇家未造，憂勞監國，又閱月於茲矣。天下勤王之師，既以漸集，傷義之心，亦以漸起。匡復之謀，亦漸有次第。朕方親從行，則鼓奔車，願以規厥成。而文武臣僚，咸稱萃濟之美，實於正君寵綏之方。不于天作，時我弗可失。天定靡不勝，朕自顧缺然，未有丕績，以仰對上帝，无慰祖宗。而臨安李燾，專據無期大小汛，如河中之水，朕敢不勉，勉以副衆志。而慰群望。朕稽載籍，漢光武開子嬰之信，以六月即位。高祖即以是年為建元。吳越膺天命，昭烈開山陽之信，以四月即位。漢中即以此年為章武元年。宋高祖社稷艱危之中，登利大寶，亦惟是與美，執言繫我正庶之政也。以今播古，即以是年為元年。其承天剛運，定難功，且悉以次第進爵，行帝分茅，朕亦稍俟。既復以勤勲，肅其剛運，宜敬守正之心，亦以次第進級。別需乘章，秀者宿軍民人等，俱依前論，使給行。在山川鬼神，除淫祠外，皆遣正官，精禮於世，以示朕繼繼為天下請命之意焉。

以是年為隆武元年。頒詔於八府一州，有一十八款。時于行在平

門外宜請詣吏民跪听者數千人先是五鼓 聖駕自督府  
移入布政司燈燭輝煌軍容壯麗各官咸以次入現者如堵于  
晏鄭王九戎裝騎馬行于駕前定清節鴻途率禁軍飲其後至  
司即入行宮百官鵠立始聞環佩之聲寅時上用衣冕立殿亦  
殿受朝賀初行五拜三叩頭禮總入行二十四拜焉亦海濱一  
曠現也

改布政司為行殿局鼓樓門為行在大明門

謚唐國 高曾祖考四代親上洪統

以按察司為平 侯府都司為錦衣衛監運司為通政司巡撫野

門為吏部海道衙門為戶部提學道衙門為都察院稅課司為

南京院餘各官皆祖民房受事一時創制耳目更新

改福州府為天興府以少卿徹攝知府事

蓋以龍飛首郡地順天應天承天之例故改為天興從吏部主

事余颺之請也

七月初六日誅清 使馬得殿

改天興府學為國子監

先是辛巳颺鳳城學宮郡人馬思理與諸生鄭澤等謀重修茲

始落成似有待 奉天子乘輿先師為中興國奉鄭澤等准旨

入監為思理加陞一級有考

改五城東西南北中巡視御史兵馬司知之

旌表錢塘縣知縣顧成連死節

諭司程局正字薛瑞泰投訪遺書不論新日批照藍硃三十六朝

安錄尤為要典者尔尚心孤不自此悲歎

勅諭文武臣朕今痛念 祖陵痛惜百姓狂奏汙我宗廟宜

我子民淫掠剝頭如在水火朕今誅清使旌忠臣外皆擇于八

月十八日午時朕親視御營中軍平 侯鄭是允御營左先鋒

定 侯鄭鴻遠統率六師御駕親征尚賴文武臣民勇効智効

謀富才能同報 祖宗以收百姓有功者朕必重振再與金言

特諭

今日發出安民告示一過司禮監太監庖天壽傳諭行在合用物

件惟以儉朴為本有司官不得違旨阿奉以害民生

勅諭行宮中不許檢辦金銀玉各器皿止用磁瓦銅錫等件并不

許用錦繡酒線絨花帳幔被褥止用平常布帛件、俱從減省

成孤恬濬愛民至意違者即以不忠不敬治罪

上長齋布素日身大臣講求政治于便殿性喜書籍搜閱不兩夜

不休



御書自叙云朕始祖唐定王 高皇帝二十二王母李賢妃出洪武二十四年受封永樂六年之風傳子靖王早逝無嗣弟德為憲王、長子悼簡世子平亮次子壽陽王襲封為莊王王子成王以穎昌王進封世子襲王無子二弟新陽王亦德三弟文城泰靖王長子入往為敬王進封恭靖為唐王、德統三十余年壽七十一歲蒙 世廟存問順王順王子瑞玉、子進封裕王裕王萬曆二十二年<sup>封</sup>世子長子即朕也家定多<sup>朕</sup>謙不悅裕在內官宅母毛娘、生子<sup>朕</sup>萬曆三十年四月初五日申時先有雲神擁送之兆後有過身鱗錦之祥祖不悅而生

祖之母為曾祖母魏悅之八歲延師僅辨句讀十二歲曾祖母亮祖師將朕与父入禁葦席燈日夜苦讀禁十六年朕二十八歲尚未拔生高崇禎二年二月父為叔愷朕皆振仇賴有司之待公天啟心于 祖考請于 烈祖奉勅准於本年十二月初二日祖考亦亮朕乃奉遺五年六月初二日受封九年六月初一日請親七月初一日<sup>批</sup>仇二十日請勤王八月初一日起行十一日見<sup>聖</sup>便回國十一月二十一日奉降<sup>之</sup>命責朕以越閭擅覽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到鳳陽高牆五月大病中官到朕十二年朱大典請宥十四年輯贊周請宥十六年路振飛

請宥更切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奉旨該部即与議覆而有三月十<sup>日</sup>之奏不及全受 先帝之恩<sup>矣</sup>痛哉今朕四十四歲共分四節一節二十八歲為家難二節自二十八歲十二月至三十五歲為治國七年十一月奉慈三<sup>十六</sup>歲至四十三歲八月皆高牆囚禁八年<sup>為</sup>三節四節則上年至今<sup>年</sup>事也 禮部尚書翰林院李士黃進用至自衡州 上<sup>次</sup>然即日召<sup>对</sup>便殿談<sup>復</sup>事<sup>還</sup>釋<sup>音</sup>譽<sup>之</sup>曰真朕中<sup>與</sup>名<sup>相</sup>也<sup>隨</sup>即<sup>拜</sup>大<sup>學</sup>士入閣<sup>贊</sup>助<sup>机</sup>務

永定土寇王叔光王中慶王鳳來<sup>當</sup>發

時因南京國變方生叔光等遂<sup>謀</sup>亡<sup>命</sup>數<sup>千</sup>往<sup>攻</sup>大<sup>埔</sup>等<sup>縣</sup>四<sup>邑</sup>錦<sup>風</sup>窳<sup>地</sup>去<sup>城</sup>三<sup>十</sup>里<sup>而</sup>陣<sup>又</sup>聞<sup>武</sup>平<sup>火</sup>守<sup>勢</sup>甚<sup>弱</sup>孫<sup>知</sup>縣<sup>徐</sup>可<sup>久</sup>練<sup>鄉</sup>勇<sup>及</sup>保<sup>甲</sup>用<sup>間</sup>設<sup>奇</sup>且<sup>擄</sup>其<sup>粟</sup>搶<sup>新</sup>二<sup>百</sup>餘<sup>完</sup>解<sup>款</sup>叔<sup>光</sup>僅<sup>以</sup>身<sup>免</sup>

汀州大旱斗米三錢

勅下閣部大臣及府州縣各官為凡有清字俱去其點蔡川青<sup>字</sup>

以清國號大清 上不特惡其人亦且不致見其字堂社復仇<sup>之意</sup>于茲可見

廣東大埔縣流賊萬人攻圍永定縣七日以知縣徐可久有慘乃引去

勅禁各閱兵將毋得放逆輔馬士英入閣

士英在金陵實官納賄願例習奸三及童子成哇罵清至金陵奉聖安駕同行勢逼下將士數千奔逃各處方因相容招遣人素去他處下將士數千奔逃各處方因安宋大典成致其悞因運之聞今上即位聞海又謀入閣平侯即起急素與士英善以其不即降清而求太祖子孫而立之一念可嘉

上下其議于廟堂議云士英盡國債餉延宋社擅權納賄怨往生是春私兵以致怨為公於同門擁天子以出居逆實居于中道錄昔言之悞我至矣皇帝悞我慈禧太后蒙塵播逆罪在天下當為天下之所共誅錄今言之不來降武之期不請棄街之辜矯皮狼突罪在輿輶當為輿輶之所共誅今江右有馬兵象兵皆云滇南道粵湖東有患登相金聲桓亦曰與奸輔聞通士英若能圖功自贖以贖人收滇兵為功甚易以馬兵收象賊奏劾非難倘有桑榆之熱略覓街楹之路亦諸臣所以曲存天心弘開法網者也上以為然故行文于各閱凜奉班遵

以李世奇為左春坊左庶子賴坤為右春坊右庶子俱授翰林院侍講

十二日召對永勝伯鄭彩于便殿

以唐王朱為監國鄭王朱為協守改都察院為唐王廠察院為鄂王廠

王廠

命工部進御前金箭三十枝格親征用

親征駕出字江以父老選道慈苗不得已復返東粵

談者咸為國家之失在此一著蓋江浙二省仰望王師急如拯溺救焚逆出聞一則則人心一日九解惜哉

特設儲賢館以甄現生為翰林院季士尚理其事

皇上求賢若渴之念始見于此雖館中考察無虛日而試伏似

玉魚日混珠所收者多羊質虎皮可慨也

殺會稽浦城知縣施燦中有羅撤之說兼以同官技以副總兵施福守崇安聞

十九日廣寇攻破武平

時城內西徵猶在演戲有奸商打口號三聲賊遂攻入百姓自

相殘踏而死者不計其數

江西廣信府永豐縣原任大理寺左少卿唐純恒上鏡錄原任廣



西南軍府知府楊開中上賀表推戴道首卷之

二十二日以大李士黃道周賊路江西救賊援擲

援輔臣海內人望中折故依清節忠獻天下無兩當其抗疏責

楊嗣昌時已扶兩間正氣惜朝廷未大用之茲雖有推戴之功

宵小用權議論多味未能一日身安廟堂之上適江西戎旅擣

應故有是命雖所以重之實思所以去之也輔臣慨然自任曰

主君以救民吾之素志如是今皇上親征在即分道而進滅奴

復仇機會難失我為大臣爭惜以身先之庶皮心有人知不至泄

也當時兵餉缺乏僅辦一月之糧而後散籍輔臣重望鼓舞

天<sub>下</sub>有心憂傑職者早知時勢之難一出必不復返矣

加鴻臚寺序班趙士起兵部職方司主事赴黃輔臣軍前監紀

趙士起字刻剛閩縣人祖崇正統初授中書吳崇北狩而使沙

漠歷任工部尚書後以討曹賊功歷一子世襲家世懷忠義之

心者士起雖為諸生夙有才幹輔臣一見深相器重故特疏薦

之士起見其餉寡少遂傾餘索得千金募壯士百餘人偕行其

父壁官方海恭戎極力贊成不違其志亦足嘉也

八月

初一日命工部所領元殿樂器如式造用限十五日完奏

工部尚書劉理上言樂器繁多錢糧缺乏聞南正堪難以猝辦

乞始毋立親征儀仗三分之一之內酌用其一以仰仰 皇上博節

德意 勅從之

初二日 天壇齋宮享殿擇吉上報

初四日頒新刻 皇明祖訓及御製登極親征監國三詔于各郡

王鎮國將軍以上賜白金十兩

初五日 命吳廉精戶部十三司印信

重鑄福建等處承宣布政司之印

原重七十七兩該司職尚錢糧印務繁多蒙文用火膠糊失其

故命禮部重鑄多一兩四錢五分

初六日 命 中書領勅書一疏旂牌八面于前軍都督府左都督部

芝教

命禮部領祖訓五十七本于內閣六部科道諸臣工務令熟記遵

行俾各謹遠播遐邇再新一統河山始不負朕恭親祖訓之至

意

按大李士起欲揮策謝表有云至祖開天方策較昌桑之靈神

孫德統靈塔源琬琰之靈用李作忠昭昭嗣服以守為創允矣

中吳恭惟 皇帝陛下天符授赤 聖畧凝玄 煉五色石而補瓚

巔白水啟宛城之駕起半壁天以息龍火黃衣耀閩海之祥世  
祝工備高皇併道統亦同一撥治法遠紹開代即心法可以  
年刻成 祖訓一書遍賜臣工百職或治內或制外篇、莖艾  
琅函若錦武若程文字、禹圖軒昂宣威布德自宮禁以逮  
乘杜漸防微由藩封而及政麻煌、象大、洪謀几重方且  
率祖以攸竹多士亦用秉文而觀德比真擬與朝之永命而  
一統之洪麻者七臣等念切憲章身慚文獻圖王全鏡欲勸貞  
現政要之編名金玉書防陋汾水大風之製伏願聖不自至新  
又日新同時制軍為律而身為度得意忘象、成文而筆成

書則訓行且適臣民而類承蓋光謨烈矣、

勅錦衣衛堂上官因家新創禁門啟閉一以更定漏盡為期朝日

大臣許帶三人小臣許帶一人其直科抄疏請臣許各帶十人

鐘鳴之時俱于午門外伺候如有青衣小帽謀於班聯之後或

借用借戴冠帽者即行等究各官護短爭執者并究各官應帶

牙牌工部祭完

勅工部修理殿後垣墻依缺處以肅清禁地

賜靖、伯黃銀印

時浙江塘振豐在湖州、屢被逆寇攻以五軍府未全武即改造

賜之文曰靖、伯印

祭恤民庫銀三百兩再請隨征六部都察院印七顆著中書分發  
換回舊印

初八日丁祭先期命太常寺卿曹季倫詣 文廟供養陳設各項  
事宜恭進祝版候填 御名至期遣大寺士行礼

通政司左通政周汝璠恭進 二祖聖容暨勅臣六人真像 溫  
音答之

秋八月戊子礼部請例應致祭於大社大稷異壇國社大社以后  
土句龍氏配大稷以后稷氏配太常寺恭進祝版親填御名祝

文曰嗣天子未敢昭告于太社之神大稷之神惟神贊輔皇祚  
發生嘉穀粒我蒸民万世永賴時當仲秋礼展報謝謹以玉帛

牲檢梁盛屈品脩茲粢粢以后土句龍氏后稷配神其尚饗

一樂章迎神廣和之曲 于惟上於分造化功為凡生今當振  
進也想神之來兮祥風 崇民樂且舞兮列在八極是率職兮候

出飲嘗得昔兮祥年 豐初獻壽和之曲 氣益氣兮分物速雲民  
常兮飲飲也 初祥 亞獻豫和之曲 于今樂舞兮再林龍頓神  
祥兮或思享 終獻熙和之曲 樂舞 禮兮軍民康思必德、兮  
今祥祥光 終獻熙和之曲 樂舞 禮兮軍民康思必德、兮

望瘞時和之曲 林亦 送神安和之曲 攝送 祥光 祥光 祥光  
望瘞時和之曲 林亦 送神安和之曲 攝送 祥光 祥光 祥光

望瘞時和之曲 林亦 送神安和之曲 攝送 祥光 祥光 祥光

望瘞時和之曲 林亦 送神安和之曲 攝送 祥光 祥光 祥光

望瘞時和之曲 林亦 送神安和之曲 攝送 祥光 祥光 祥光

望瘞時和之曲 林亦 送神安和之曲 攝送 祥光 祥光 祥光



大雨故只具翼善冠服宮中遙拜命定侯鄭鴻遠恭行攝代

于外  
太常寺奉 聖諭於宮廟設鼓一面如遇祭期鳴鼓三通以示諸

臣齊集排班

飲天監恭捧十八日丁酉與 全起壬寅乙巳丙申丙申丁巳

合乙丙丁相會為日月星三奇始耀大明之象允宜 全駕親

征大張九伐

著札科給事中陳履貞去却外款迎平 侯鄭芝龍問其途中勞

苦准休沐一日即來勤政殿召

命札部造承旨發行科部條記一顆與錦衣衛正千戶世加一級

承旨房辦事張鳴鳳

蓋以發承承旨慎選所宜本紀原不足用也

以兵部右侍郎唐顯悅協理戎政給以勅諭閱

飲天監奏進隆武新曆勅下札部速刻頒行

曰例以二月進曆十月頒

惠州流賊袁王總殘破武平工抗二邑撤平 侯標下將官黃

廷等領官兵二千八百名前往協剿仍勅撫臣劉柱國相機

度毋致蔓延事平之日破格酬

十一月原太子少保札部尚書翁正春孫恩進伊祖所藏國朝寶

錄一劄自 高皇帝起至 穆宗莊皇帝止計一十二朝

上御門親錢太子太師蕭 伯黃斌卿授以印劍旗牌勅書復賜

以銀幣一時文武羅列却外錢送軍容整肅現者夾道復御製

詩送之四朕今俾大英卿任董恢征寸心連 全祖一德壯苗

京將康天地祐思適事功成終始封勞報君臣共治平如此隆

春一時罕比信矣君能將 不知將何如將兵也

按勅書有云一統不全即朕不孝三吳夫復即卿不忠形望

我孝陵英塋如見可憐我百姓渴火易歸其所以期望於武

卿者至矣又據斌卿候錢午門時定 侯鄭鴻遠解所束玉

帶贈之不負君父不負朋友者其在斯乎

差官齎欵銀牌勅書一賞泉州府推官張若義一賞福寧州知

州衛兩營

發手勅與吳江縣生員孫久中往訪日漕撫總督張振飛按詔內

第十二款有守因思官路振飛訪察其過日夜思念非僅一時

豆粥支飯之感故久中以昔曾聞其寓於洞庭踪跡可據願往

訪之  
汀州府瘟疫盛行又值兵荒詔道臣府臣撫恤之

十二日命錦衣衛堂上金書陳績進大漢將軍二人以備郊

天大禮

月給米五石紅履紅甲快靴服色銅金瓜鉞儀仗俱著工部製

造

十三日冊立皇后曾氏

詔曰朕惟乾坤合德風化之方圓故在日月優隆生物之健順  
斯教自古君必立后所以承 祖廟裕後昆連極於万方者七  
朕賴文武臣民不忘我 高皇聖澤功進紹統中興于前開六  
月二十七日卯時即皇帝位於天興府南郊奉即祭告 祖宗

謹唐國高曾祖考四代親上洪統後即於是日謹遵祖制致命  
朕元妃曾氏為皇后于宮中顧念時事控德科室冠服未備同  
朕登極之日雖如 甲宮之稱然立后大典朕亦何敢革率而  
行於是申令禮部更舊日章擇吉日於今日辰時朕親御冕裘  
祭告 天地 祖宗御殿遣差勅輔大臣平 侯即芝 冠持取  
定靖侯鄭鴻進內閣輔臣獲現生朱德祚各捧 寶冠服立元  
妃曾氏為皇后即於是日追封后父江西南昌府、李傑贈生  
員曾文參為吉水伯后母何氏為吉水伯夫人 皇后自十九  
日作罷朕躬行羨致樂皇帝于崇禎五年六月初三日遣官賜

武侯薛濬兵科左給事中許世英持節捧冊封朕為唐王封  
皇后為王妃同日拜命十餘年來皇后忠貞淑與朕同善修  
朕性時有過則皇后婉諫補益弘多至同國古八年割朕再延  
朕命皇后之賢遠不愧高曾向孟近無忝于李憲祖后朕今奉  
承天序明運中興朕為天下報祖之君父皇后為天下忠君之  
母儀朕托內助於法宮併示懿範於億兆傳不云乎陰陽和而  
兩澤降夫婦和而家道成大臣其明敷五教播訓 從四海同  
臻王化 萬國共仰皇風華 奏隨唱稱朕意焉布告天下咸使聞  
知

十四日百進賀中宮表

百官命婦進賀 中宮司禮監者內臣孔官引進在行宮外候  
皇上到鳳輝堂升座請首乃允進宮于內勅政殿依序行一拜  
三叩頭禮名曰拜殿才到內太和殿朝見中宮一品二品賜宴  
三品賜茶四品以下免侍  
命擬齋林遠差恩命官街十四員吏兵二部始街連與題授  
賜 侯鄭芝長子成功姓朱氏以駙馬降統行事  
下即武府知府吳文燦推官制德於獄  
初上未至閣建昌警報危疑朱吳移家卷出署後彼此不和



相揭出上以其為守土之官不能安輯訛言及至福亂罪不可  
原吳殺而朱故

廣信府知府解立敬碑牌拒敵鉛山縣典史周寅生死守孤城威  
有芳跡加級銜以寵異之

謚榆林金事郭應舉為忠烈再贈太常卿附祠而却二周忠烈祠  
初札部進靖侯伯印一顆賜方圓金

追謚李士陶安為文端少卿李習為忠恪  
從內閣中書舍人陶光翔之請也

午味勤政殿召對游漢王并諸子及奉新王四柱

議行保甲法

開縣一百零八鎮侯官一百三十二鎮令各家自備利器以戒  
不虞并互察奸宄逐捕換補柵隘十家設一儲水具以防火志

預前堂為巡撫時堂行是法茲再申(重)之也

給監軍兵科給事中陳履貞旗牌勅書

工部營繕司造 寶蓋一座中備文曰天子之命

勅上游撫臣吳嗣棧速移駐印以確探度中消息

時傳度撫李永茂先具一舟搬移家眷暫駐粵東境內且與軍  
民不能相失訛橫日聞宣言賊至之日反戈相向聞臣林欽擇

朱繼非稱現生處以為言令吏戶兵工四部會議度事吏部尚  
書張肯堂上疏敘之尋得溫旨

著文昌工府教授葉人龍賞榜文往浙直等處便道曉諭仍錫以  
欽差職銜

今兵部馬上差官屋夜催乘膠伯期彩來作速督兵赴處不可  
刻後詳談由漳州上汀州

欽到部別准如數給與永勝伯鄭和部下將官大小共計九十員  
各

台州府魯潘不受詔相見陳兵

勅諭錦衣衛、有軍有射軍則其中先選旗尉二千五百名為擊

捧由簿所謂王之爪牙務要人、精壯其衣備俱察炮兩京制

處併分中前後左右五所每所五百名每所設正副千戶二員

每百名設管帶百戶一員候差百戶三員其南北鎮撫等官定

請便察炮兩京全設定制條奏鄭廷約挑選四千名督練成一

勁旅名曰錦衣衛禁軍凡朕親祭壇廟一切出郊遠近分守宮

城等處督捕更分作五營每營八百設正副管將指揮二員設

千戶四員每員管軍二百百戶八員每員管軍一百再另定名

曰四大管旗每旗管軍五十名又曰小管旗每旗管二十五人五

名中立一伍者以次統率提于却足約却廣吳督陳任練之官  
該衛捕官及十堂專管止征旗尉之事其禁軍四十五令于各  
堂官行屬札惟有錦衣衛印官則兼管錦衣軍尉其佐練之官  
則又管軍不帶尉也其五營名曰錦衣衛天武中前後左右營  
每營正將給與關防正十戶給與條記其文曰錦衣天武中  
營關防曰錦衣天武中營一威二威以至八威等條記一百  
戶之軍名之曰一威旗尉十戶亦併給與關防其禮部造關防  
自隆武元年八月初三日起亦定天地人三字珠天字號關防  
文武一品二品用之寬一寸五分長四寸六分厚一分文用鳳

頭直柱紐式用獅頭直柱紐、長四寸地字號關防紐長三寸  
五分文武三品四品用之寬二寸長四寸厚八分文用如意頭  
直柱紐式用銀頭直柱紐人字號關防文武五品六品用之文  
用圓頭直紐式用方頭直紐寬一寸六分長三寸五分厚六分  
紐長三寸自七品以下則俱立許給條記條記之式亦分天地  
人三等每等紐式及長潤厚俱比關防造減二分此後禮部鑄  
造永為定規著為令大小文武內外衙門均、欽遵有踰尺寸  
分者定以違制論罪

派衛軍守禁城七門、西南二門緊要處各派七十五名東北二

門各派六十二名并接湯水部三門各派六十名每門各設一  
百戶督之而以中左右三衛指揮輪李統轄務令晝夜嚴防三  
不時察數巡視委之巡城御史如同初差御史給事中往來巡  
視例

徽州紳衿起義師傑清都司林棟請督自練鄉兵五百名往援其  
弟同知林直奉 首提兵援徽亦見急難邊聞徽即有金戶等  
軍戶已振林棟所募鄉兵果百精壯者兵部察實議給糧餉衣  
狀

勅諭南廣伯黃斌卿君臣字信若真則在逆有如父子天倫之喜

在遠更有奉目身避之感卿今遠出朕亦必取卿之親人近朕  
左右功成且帶旂茅工之是酬乃先朝應與之恩庶而不與卿  
手卿而承准即借戴金吾卿子二人朕為改與欽名長曰世豫  
次曰世勳以兆卿家世、昌盛為我中興世臣之意

按斌卿昔人先以捷功四世隆旋以水師戰功又四世隆茲賜  
上方釵令統水師八月初二日從福寧出寧召金衛等處合兵進  
剿恢復南都同其懇請移廢故有此諭

勅汀州副總兵陳秀授南贛建昌加兵二千五百名以汀康現在  
銀一萬兩准給陳秀召募務令兵精餉即以益金湯



撤恭將周之藩所領兵一千五百名即日引受事進勒武平  
加陳秀謀兵官督鎮江西仍從定清使左官推郭煇運到淮以原  
術加一級與陳秀協勦

給勅書一道、旗牌八面、與掛某海將軍印、左都督陳豹、時鎮漳  
泉與汀惠潮六府、戮力行間、非此無以重事權而聯臂指蓋定  
清使郭煇速為之從吏也

以兵科給事中張家玉監丞勝伯節彩軍、復命兵部多祭別付、以  
為家玉鼓舞人才之用、不宜放、亦不宜濫、則人視之太輕、獎  
且有甚於衣真煌、天語也

時上略於是月

二十八日先發御營右先鋒永伯、勝節彩統領大兵、練杉閣接應  
度撫收拾撫運等處、為恢復要者、以彰天討

時蓋藩潰圍而出、因象兵之偽、恬不知怪、建昌遂為賊、有南豐  
廣昌亦獻冊投降、撫臣具疏認罪、且言楚督何騰蛟、集兵三十  
萬、拓地數千里、已至別去、備臣夙昔之交、聯總之美、以見地見  
兵待陛下之用、然陛下之所以用騰蛟者、必由建贛始、建贛沙  
若不急出、効其救、還建贛為通達相楚之路、使賊得襲二郡而  
據之、則勝蛟隔在異域、即有強兵壯馬、廣地量糧、聲教不及、何  
由為陛下用乎、一錄千鈞所關、極重、惟勿以臣言之、清遠棄天

下之重也、故決意師出杉關、  
派建抗駕官員三十名、仍令工部多添石青翠色於天層上、始稱  
翠華之各

原任巡撫鎮常蘇松沿海地方督理糧餉督理靖廣軍務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臣楊文聰、慶賀表有云、一人有慶、新開一統之祥、  
八郡無疆、大普八紘之瑞、正值隆華之伊始、寧云叔運之方終、  
慶洽華章、奕勝朝野、蓋自統肇神光、必以陶唐為祖、功開神禹、  
還從明德、與基淮水、戈橫寶劍、直開新日、月滌陽、鞭指銀衣、重  
換四江山、掃電轟雷、當年奏捷、柳風沐雨、屢世辛勤、三百年德

澤在人心、比于商周、咸謂逆走十三、泉宗太阿、錄已手、賢于无  
舜、不亦遠乎、兵農禮樂、奉朝之軌、則實謀內外、華英大明之疆  
界、自暨時、當木李、边防撤而胡馬渡、假陰山、禍至近、卻朝政、濁  
而蛇虺、嗷乎上、國托有君、無臣之痛、三策何人、深出入奴之  
悲、兩京、齊、或王、網掃地、帝統在天、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秉乾  
御宇、搭亂救民、萬載瞻依、北極白水、真人之地、六龍騰服、祥起  
赤符、帝子之、火日生、滄海浴、玻璃几、万里而神、危出雲、煖武夫  
開錦、繡、五百年而王者、興地裂、天崩、翻、聖水、戎、至于六宇、無民  
雲、與霞、尉、過、錢、塘、回、之、而、八、方、得、主、克、勤、克、儉、大、禹、之、無、間、然、

至本至行周文之有敬其似三犁修造其穴向北揮鞭如百川  
爭赴各王在東立極黃龍痛飲腥膻掃淨比周武王之甲子更  
自非明白鳳鳴岐嶽稊重臨想漢光武之乙酉於今為烈巨贊  
本駕貽之賦諤司虎豹之聞然志本根歸子房之椎未墜奈天  
不祚漢曹沫之賊空存念此膝一屈不復伸敢斬賊頭而走越  
雖寸心既枯死願隨馬足北及瓠况春從天上袞衣曾錫  
翠雲裘者自日邊瓊食共分青玉案當茲弥天員罪賴允之待  
以不死之科若使隨地自全伴羊裘得遂再生之日感極而十  
行俱下善深而五竹齊振伏願乾坤再造水犀百万下蛟門南

北並收羅虎一声還鳳閣米飯作誦慶中國之有圣人天保與  
歌即外委知戴天子卜年卜世從茲為有道之長承福永康自  
此賀無言之曆矣云

思文大紀卷三

十五日工于午門外以親征事祭告天地駕回升殿行常朝禮

十六日祭告 太廟

十七日福祭

命工部造大銀戟斧四把柄上龍頭柄末龍尾戟上龍吞以珠柄

畫金龍桿柄用五尺

十八日駕出洪山橋 設正先鋒即鴻遠副先鋒即秋登壇授戟

工部先期于洪山橋之陽搭一木臺高一丈方一丈四圍木欄

工設 上帝牌一位 太祖牌一位 工先御翼善冠三臺所百

官官服行一拜三叩頭禮左右侍班武臣各戎裝侍衛先鋒吉

服入就德行四拜禮畢趨出易戎衣 上服武弁服陞臺先于

神牌前行五拜禮畢 上立于神牌位之西稍前南向鴻臚官

贊授戟御先鋒北面跪兵部官取戟跪 上命授戟兵部官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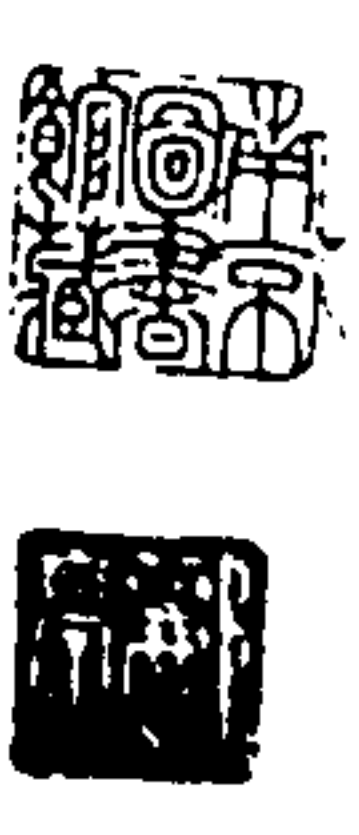
首立于御先鋒之東以授戟御先鋒先鋒以戟授此事者退立

于西鴻臚官贊叩頭與 上東向揖御先鋒賜錢光祿官及內

直侍賜錢酒御先鋒跪受候 上誠勞畢贊叩頭謝恩與趨

立臺下之左以俟 上親御甲冑于臺上號令出征將士御先

鋒率諸將士跪听號令叩頭畢遂按部伍建旌旗鳴金鼓揚兵





就道執戟官奉戟在御先鋒前行 工解甲胃仍御翼善冠袍  
回蓋

按是日風雨晦冥不成禮太祖神牌吹倒御先鋒又有墜  
馬之患識者知為不祥之兆云 天意難回矣

勅諭行在勅部等衙門同出征兵部侍郎吳憲文戶部侍郎王觀  
光既各有選用府州縣官催糧之責各准以原官同帶吏禮之  
徵兵更甚戶部亦募兵俱各遵勅行軍吳憲文以出征兵部侍郎  
即帶官出征吏戶禮三侍郎吳王現光以出征戶部侍郎帶官吏  
兵禮三侍郎事張家玉以出征兵部侍郎帶官出征吏戶禮三科

事陳履貞亦改出征兵部侍郎帶官出征吏戶禮三科事蓋軍中  
事必便宜難以千里請命出征吏部科銜者取其便于府縣無  
官補官有貪必懲有廉必奉也出征戶部科銜者取其便為兩  
敵到慶催餉令兵不飢寒也出征兵部科銜者取其軍中令知  
因法不許一切害民冒功等事也出征禮部科銜者取其若有  
狡逃悞國之人具類悔過立功贖死即許以實殺真寇實取隨  
城即准便宜故罪錄功併省直忠臣孝子義夫即婦俱得先行  
旌表

復奏恤恩併遵有變為順民無變為難民之命初也內閣即

以此意各給勅書四道與之

中官聽旨命司祀監覓女所十名務要選條精潔婦女用價平買  
不許勒賒 上竟却之曰不可輕選失朕大信朕寧自苦以慰  
民心

十九日遣平侯鄭芝允恭詣 太廟 宗廟行礼

按會典載皇后將謁宗廟致齋三日高瀛皇帝遣官用姓字  
行奉告以皇后將祇見之意茲立后已五日矣

二十日皇后 廟見內外執事者俱太常寺條行以內官人數不  
多且皆不諳大禮也

二十七日丙午大祀於南郊

先是太常寺奏致齋進銅人 上具皮弁服出 傳制以 日  
大祀元地于南郊爾文武百官咸致齋三日太常寺光祿寺官  
奏省牲祭分為一十四壇內丹墀四壇日一壇 月一壇 星  
一壇 西向辰一壇 東向東五壇五嶽一壇五鎮一壇風雲  
雷雨一壇太歲一壇歷代帝王一壇西五壇內海一壇四瀆一  
壇山川一壇受寢諸山一壇天下神祇一壇均定分獻官一十  
四員

嚴禁水口馭立膳夫名目合居民津貼

命閣臣宋德祥覈現生監試考選推官臣趙最周之變等五款內  
臣魯奇王進帆專供筆硯  
上親臨軒策之

策題曰朕遊稽皇王之道深慨後世之君臣一自悍秦盡掃古  
制世道人心為之逆降歷代之受患莫過於群臣朋黨之最大  
於今兩京之慶二帝之傷皆此之故也前漢之李平于私石別成  
谷杜以文飾欺及四十八方之頌致開新秦之奸黨害亦已甚  
烈矣後漢之党起於細微清濁分然遂有桓靈之禍然後府顧  
及之標是非損益可得而論欽而漢之党同欽否大唐党始於憲

宗竟李何別欽豈河北賊更易于黨賊欽唐文宗之言是  
欽非欽末流至南牙北牙各結強鎮以亡唐其可為鑑者可  
得其概欽宋之分党本于熙寧成于元祐極于哲徽之季然仁  
宗年亦有戒朋党論朋党之紛何以其時稱欽大明開元  
党肇于神廟之季東林魏党門戶為党交激進退而有如此之  
痛効矣朕今志在蕩平及去諸党之名惟在遠愛說說之條在  
外正貪婪之罰益人主之心德即人臣之党符也近日在廷似  
犯有不醒之迷欽欽水火之戰朕甚懼焉何道可底太平大公  
令文武真和衷而共濟乎且魏璫之狼貪橫惡是其本罪名之

以逆甚不稱情乃其党亦快指東林而淺憤始于忿友終于怨  
思一隅若復中興必此肺腸盡去之、道何絲標本以何為  
治朕今亦曰去寇易去党難然党去不驅也者矣不若予胸  
中成說久若此其傾忠之日也其慷慨且陳以現欽及寸卷之  
際上帝臨汝矣朕生待尔其恭承朕命焉  
又賦詩一首云西風開天地山巔眺素雲外物何所有順此布  
衷心出屢一故我四海徵冲襟嗚歌亦帝籍漢面吹云、空洞  
千万古總如寸一具苦竹切、鹿邊調在疎林我思將可見畫  
易有同心秋日山香信筆

諭儲賢館欽選賢才之既惟召對過然後該提督官具本請明  
人准用此號入館不得濫用

下天兵府通判周續祖于獄

准內閣撰勅書各一道札部轉飭防各一顆與撫臣楊文聰父子  
楊文聰文聰恢復南京聯絡浙五部院閣防楊文聰父子  
南京整理浙兵督鎮閣防楊文聰給與欽定官徽曰欽命恢復  
勦清聯合直浙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協同御營左右先鋒指討  
勦鎮合濟中兵部右侍郎部察院右僉都御史楊文聰等  
欽差恢復南京協理直浙軍餉太子太傅左軍部



督府左都督

時滿山伯黃斌領途遇文驄慶賀登極章疏并繳鎮東伯方國安總督朱大典東歸陽生自趙忠極各札与文驄者斌卿為上之故有是命

勅諭文驄曰尔夙負英才博綜多藝朕在京口等相接对深竹而悉數月以來頃成奇愛朕在加兵聞尔在種冠于群心潰散之時朕曾款賞不負職盛請以奉朕聞聞立聞監固登極力肩危挽誓惟勤民望祖德而晝夜不遑錢塘遇昂卿朕以故人之子待之元勳鴻遠前後奏朕浙東賴尔先拜未雨之德告復振

久泛之人心朕大悅游樂即欲以兵部侍郎職理浙東昂卿亦進宮徵今覽奏賀并詳叙吳越情形則尔父子即朕之大耿小朕矣雲台風虎各有其時文之相事豈有已乎其益懋厥績協同勳輔先清東浙之塵繼掃臨安之寇朕早見孝陵定許破格酬報云

特恩迎駕功進各季生負原准貢增准康附准增時功進有數十名亦有混奏員名者左都署礼部事何楷奏請大內當日所收表箋以憑驗对康增附表登原酬忠抑統于大典為有光矣後又有以童生而入洋者

副總兵楊武烈守格元价中等恢復新城獲從逆新慮兩偽令奉旨各加職銜一級以見將士用命之效

命礼部奏議旌表閩縣永南里民女印楚玉以未嫁室女殉夫足勵薄裕南北進賢冠之叩獻委冠者聞之當汗顏

准進藩長陽王移入福寧州公館暫安官眷其一切康給道臣王予州臣徐丙等酌議具奏因衛臣乏維不能奉亦不可缺

黃斌卿至福寧王疏道王方困之狀賢能之長故准移入戶部侍郎李長慎奏其委署候邑封印不聞竟性水車擊益以致百姓輸細糧餉無權可扶及中收不允竟生賒銀二百兩

命浙江道試監察御史林之蕃聯絡加兵并膏勅諭二日輔臣錢士升家臣徐石麒後亦不

監察御史吳春枝糾劾不職印武通判陳王謨古四知縣吳士燧汀州知府王國冕奉旨各官賍私可恨皆抄下虎狼也若

不度懲民生何賴都幸職談撫連解未京究問道時先餉

今兵部主事徐州彦頌詔于四州州戶重慶人初為光澤令以墨声下獄登極有罪授以駕印職

徵捧詔于從贈四川楊臣陳士奇兵部左侍郎陸一子入監讀書

士奇漳浦人字奇而號平人富于文苑言論侃々天啓乙丑成  
進士當成都破時士奇已交代出春猶馬賊不屈身被百劍磔  
死塔前與蜀王同日被難足觀其平日之所學云或有尤其雅  
好講遺蹟于軍旅者

連平府浦城縣四區三十二里百姓保苗本縣知縣即為虹如監  
察御史撤文任以進福浦民有十不可去浦之路上命吏部察  
議後以御史巡仙霞關

詔授平江縣丞生員獲缺為翰林院待詔懇辭不受

勅行在吏部方今中興事重政務繁多惟日輔月黃景暉受用

欽慎弘亮才堪救時日輔臣高弘圖直道壯節望重具疏即着  
吏部補本起用仍著中書舍人陳翔進音前去晉江致聘二輔

臣表

命太僕寺少卿監察御史林蘭友巡按江西兼贛勸諭陞江西聯  
絡倡義之師并詹事司同外兵部右侍郎勅書閣校復諭之曰  
爾此行者顛破情面明聖擔當展忠誠令人指曰如此行事  
方是中英之聰焉如此激揚方是天子之法臣不是朕親簡之  
人爾之不若即朕不明爾之有為亦朕善用江民憔悴於貪政  
久矣切以朕先教後刑先請後答八字行之又八字曰小貪

必批大會必殺其能代朕行此十六字始不負人君耳目之寄  
根心而行休說說話至論切論想着記着

勅諭內閣陳燕翼既改翰苑朕自監國登極兩月政令全無紀載  
後世何徵即着燕翼專理中興史職准同協理史事以修翰  
直和衷堂與開札務以優編摩即日傳行入直又賦詩一絕云  
上帝文章在日新玉堂秋粉放詞臣直流千載乾坤機方見儒  
天自有真其為好斯文出于天性如此

吏部左侍郎王志道進本朝定錄

發銀牌一面令吏科都給事中陳燕翼領與本科添設給事中掌

印朱作楫擬其直言

以何九雲為翰林院編修

九雲字景懷晉江人癸未進士庶吉士大司空喬遠天文行俱  
優王北熊勅其從逆家臣曾櫻疏荐之有旨云九雲名家子弟  
有品有素兩京日期甚阻何得一槩奉詔即着滿洗寬情速令  
前來供職纂修成廟實錄不得再有托陳不許人言再為延緩  
工定馬士英為罪輔不可為逆輔

時士英欲入閣有為袒贊成者廷議依違禮部尚書黃錦以  
為言故定其罪為逆



按太常寺卿李徐著有罪輔不可入閣公揭曲尽其議故尔  
中止只許其圖功自時

上游巡撫吳開禮斬獲奸細一名同元章解京正法勒守關將士  
毋得盤詰失味致生奸宄

給各守關兵十一月餉  
勒工下游巡撫選練精兵四千以備親征用視兵精曉為設撫功  
過錢糧即於所屬調用不得套視

召對閩隸八十五歲老人周良屏于便殿訪地方利病稱旨  
以考選推官周之變為翰林院編修

御批對策云之變此作必竟老作家多識而到乞堪詞林之  
選

以太常寺卿李徐為礼部右侍郎署翰林院事特勅纂修成廟  
實錄因史總裁專設蘭臺館以處之

吏部王事王兆熊至奉十義士林化惡張繪黃弘光批航吳染春  
暉張伯彥批航震解濱却却良陳鴻瑛至往富室大家借義功

輸工以因用不足從之并諭十人當徐王兆熊為用真誠起事  
清品先慎天公不得一毫錯會功成之從優議叙

贈原四川巡撫都御史印捷奏兵部左侍郎予祭二壇減半造奏

公字攀復孫劍津使官人方曆己未進士官吏部員外郎清通

簡要有族之者出恭四川行省有功子蜀再赴四川副使時舉  
冠張故忠作亂省成謀內應公鞠獲奸細宋人未保全閩省

蜀王既存之遂起轉巡撫真有領恰比似非準不可者連與同  
年督輔楊嗣昌議論不合需索兵餉不遺餘必公答曰吾兵吾

餉僅足辦蜀不堪遂迎遂失嗣昌意值二邑失事嗣昌特疏併  
之從騎入蜀、民泣擁不與開讀者一月餘復率百餘人伏闕

蜀王公疏從之公日諭百姓宜有命王而可以神意請者下筆  
為此吾罪愈大矣乃與從騎謀約私遁至半路始得聞請就逮

從騎亦憐其冤投京下獄遂飲藥卒長子明俊上疏鳴憤遠有  
其命明俊因而助餉銀三千兩 上錫以金扁曰義冠閣臣復

官此選即云諭吏部曰公道天地之元氣無時不流注於西陲  
惟在朝廷則治在草野則亂好惡合則安是非分則危朕覽印捷

春撫蜀群情號呼事數為之愴然雖近來飾說紛紜究竟真做  
雖味朕今運啟中興惟在大明公道奏內捐助三千并求雪父

冤雖孝子之用心豈古今之通義印捷春若情真罪當則雖百  
方亦金豈可翻案一字若定蒙冤則朕為天地神人之主前後

百世之公道亦朕分所當明况近事乎况明臣乎云

加陞吏科都給事中陳翼一級以為直言者勅

時燕翼因賜直銀牌于失併構遂陳十策上答之云所奏十事固人心無不洞悉真中興第一名疏也朕錄一通置之座右朝夕省覽朕躬的朕自省察閣文式各衙門的着定奉行陳燕翼言不擇者加陞一級以勸直言云

疏曰臣以崇禎甲戌進士筮仕廣東程御縣六年行取苦乏資奈不得抵京不得已乃乞弓于一二同事故人遊巡後至遂得初次考期壬午十一月清簿都門始獲先帝烈皇帝召對於德政殿寒月霜夜燈燭熒煌連遇先帝偉身業外視臣者再

問臣者二果胸若砥柱出內衷至今念言五情空熱猶猶為杖力所<sup>托</sup>僅循次補臣工極時周延備<sup>初</sup>政務到思係成出其門臣嫉其所為自春徂冬不肯投刺一詢其而入垣即極言其賣官鬻爵并竊廢前督陰脫門生范志完獲入四口之罪同列昨云聞諸閣臣先帝日置臣次疏袖中徑不發果其念臣至此其得不與熊開元杖者開元言頤而臣言隱耳然終以運言決沛不應叙攻力取臺臣黃澍之疏果擬處分計臣亦時在垣不滿五月然臣雖諫而先帝拱手臣疏日既延<sup>不</sup>時閣臣吳姓等家臣期三後患臣到宗周等成是臣議或有謂其慷慨陳言至

南道錄崇禎十七年七月辛卯補原任工科陳燕翼原官燕翼先帝時以勸黃澍言功

據忠憤者或有謂其真孤鳳鳴勝讀出師表者臣奉使按察塞胸直氣道路崇之無何里中借紳之福起通因縮服臣以諫垣餘氣折衷直言幾遭摺<sup>極</sup>今顧瞻里中尚不免談虎色變是臣之直言所不敢行于臣里者一也臣以發未仲冬抵里甲中之後天地反覆豈意自全無何南中臺省初創佳李治等交章荐<sup>法</sup>荷

聖安皇帝起臣原官賜<sup>臣</sup>環<sup>子</sup>七月入朝于十一月先後局<sup>面</sup>判若隔世遙想當年論<sup>澍</sup>偶出一時意氣豈復意<sup>澍</sup>後<sup>未</sup>有借題翻身回心反正抗阻王命一事前後公案各分兩重聞今

歲奉兵東下過師池陽慘索日銓期三後不遺餘公益三俊亦堂初澍者現其探索三俊計必不肯息<sup>忘</sup>臣言官論人自其職掌宜意當年殿上之爭遂胎後來舟中之飲親識家族相持為或足臣之直言所不敢行于朝廷者二也陛下龍飛海甸每事留意臣科<sup>此</sup>奉<sup>試</sup>科<sup>記</sup>者并會<sup>議</sup>談之昔者屢<sup>念</sup>臣雖頑鈍人非木石寧不感奮然其所連者率強半<sup>臣</sup>里中人<sup>宜</sup>情如火<sup>煤</sup>進如<sup>飲</sup>片言<sup>彈</sup>駭<sup>即</sup>恨深<sup>鬼</sup>孽<sup>者</sup>也<sup>統</sup>憶<sup>實</sup>捧<sup>之</sup>後<sup>從</sup>陛下欲費用一人臣<sup>德</sup>憑<sup>却</sup>議<sup>半</sup>字<sup>未</sup>加<sup>迎</sup>來<sup>蒙</sup>恩<sup>得</sup>意<sup>之</sup>後<sup>從</sup>遠修前<sup>却</sup>址<sup>臣</sup>殿<sup>廷</sup>裂<sup>帶</sup>額<sup>批</sup>頌<sup>臣</sup>於<sup>此</sup>奉<sup>未</sup>着<sup>片</sup>字<sup>猶</sup>橫



遭侮辱若此若真言之禍豈旋踵是臣之直氣所不敢行於朝  
廷者三也然雖如是臣竊現 陛下兩月未用人行政臣未嘗  
頃刻不憂心及之出王游衍未嘗一刻不在 陛下左右而真  
効忠于一也臣猶憶宋臣種師之告其君曰陛下求治太急  
听言太廣用人太驟臣少李于蘇氏師其忠懇而不敢亦以此  
言進 陛下精神意量可以囊括海內李門文章可以灌注百  
玉机杖驅駕可以羅絡高光所願少進者重之一字耳中庸曰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審過矣乎論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李則  
不同老氏亦言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子終日行不離繩重雖

有宗親燕處超然周易曰君不密則失臣、不密則失身机事  
不密則害成君子知微知彰知未可知剛方夫之望凡若是者言  
皆不貴示人以太急而使和佞輩為可測也 陛下撫有六合  
杖侍闈中為漢中平昔天推戴急主悉臣何分厚薄何論遠近  
先後凡為人臣斤、道此者為梯策計耳君子薄之臣竊意此  
後凡推戴與同盟等字面雖 陛下厚恩不忘故人私語然規  
格已狹且近文士習氣不宜數出 帝王口中是臣直言所欲  
効忠者一也定清熱信一見決策奉駕來關使明朝再造海國  
莫先不受兵革功在社稷伊誰之加然尚餘後來一步為恢復

復仇之奇始覺罕聞更進圓滿無憾今日振功似當稍留餘地  
微需持盈保泰之意使延世勳由有百年億世之量而後氣局  
悠長可與帝后同心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二也 祖宗用  
人從來銓部及覺無一人之身倏倏倏令倏重倏輕莫可憑  
信夫人之材質生下已定非有裡背指旁側可任人即移塗改之  
理今一官每頓或至數易其為人擇官抑真如不得已使營  
進亦成懷躁心而掄材者轉無持操遊近現亦所聖意直  
欲三五盛王數百年中所不及措手大業而數月了之其持抗  
現局真可謂日空今古然時會机緣緩急先後詎能一、應乎

如一事未當多益為累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四也在昔光  
武起事南陽肅宗即位灵武慮皆于草莽中立國惟是君臣上  
下搏心戮志專意治兵度于他務亦皆不暇及今漫漶數時  
若似皆以陞官謀祿耗其專意而于用兵吃緊時日又坐無  
戰甲裹匪類物亦為成法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五也  
先帝勵精十七年值異寇交誼中外多故屬望遠臣鮮有當意  
者于是不得已而旁求之保全操持用副榜等科明經選奉  
成半天下 欽授破格若擬固初而究竟邊腹行間賜叙秉職  
俄頃驟貴之徒近未有半人復士出乎升傑如古班超陳湯等

紫翹空絕域卷尾 明詔者而反以心輕信之過為人所用  
 方面大耳美髯量下者即為將材舌滑唇油走空如鴛者即為  
 邊材金得類列康費無算言之痛心 既試現從古皇、汲、  
 乞官營進之中豈有真品南陽高臥惟恐人知東山捉鼻相既  
 不免尚能勉強一出差有所立今流品流瀆攪同油麵辨析窮  
 所如鏗空影無已亦惟擇精良無偽蹈實硬做者假以歲外寬  
 以文網庶幾積久自見成功其紙上鋪張口中夸大者悉不可  
 吓是臣之直言所欲勸忠者六也吏道以貪廉為條臣即以順  
 逆為案計典問難私怨是矣而 祖宗深意豈因以一二案許

食翻北案或有傳疑似而 先帝精爽決不忍以既重沅聖  
 化近日南都馬士英阮大猷陳監張孫振利應宿業借四鎮以  
 扶制翻述翻未計典用及從逆者而因隨之當時臣具有外具  
 政自可為人心不容壞一疏既疏已甚而若輩掩耳盜鈴不  
 恤也已事無及可為噫噫若是者非款 陛下誅既降但欲慎  
 將來耳不然乾坤之兩番改易例置而故為群詣不逞者然  
 灰起用之地也無怪乎有識者痛恨謂南北兩階皆諸奸黨慈理  
 夫職利其深入以為自己出頭伸眉之日非過論也是臣之直  
 言所款勸忠者七也自五月逆寇渡江以來雖所在蹂躪而直

浙江右哥處士神百姓亦皆各有義憤發破產募兵奔勦若  
 是振醒群情倡激忠義而聞之未與所在自二勳二伯閣却先  
 身之外別無一旅足以佐發中軍一貓一顆動皆仰給 朝廷  
 簡髮而櫛數米而炊雷、或成市道大江右之身兩越擊之人  
 身則亦行在京師之內臂也一臂瘡痍則置之而若罔聞一臂  
 靈活則用之而惟恐不敵方一右臂不仁左臂其能起去且安  
 知無天功可奮而徘徊現望于一試者臣竊以今日圍練御兵  
 一者在、即跡所宜專責一人者實本行而上游與近京城鄉  
 尤宜全力飭治以律官兵不及凡所在街巷村落責令公奉一

頭目人自連結布還如悍怒敢底先聲可奪奸賊不然徒會  
 目前官為逆使之可樂御居室空三窟之可志而先後康爛究  
 竟同兇漢掠焚屠逆逆不免此在眉睫願諸臣不察耳先臣董  
 應奉有云殺運將至人心先患惟大起人起而救之是臣之直  
 言所款勸忠者八也桐江一絲紫漢九島計其初時高風未播  
 亦不過富春一釣徒耳試之以事安知不身與吳殺浩同哉惟  
 爾時漢祖容之列諸外使使之而晚于似以陰助王化夫以帝  
 王之威屈官一故人何啻雀之遺卵而孰知東漢之所得者為  
 已多乎方今卷籍白下所在城市已墻登壇扶拜門牆苟負人



政粗識句讀或能備侍代筆上疏者咸思擢授做官一隅哉何堪此橫議即如中書舍人唐制以為宰相宣麻先兆何等貴重而今若販夫傭豎皆得隨意遊說如此類不可枚舉不來南來有都督量成斗職方地下走之誣可為痛哉天柵時之內豈有焉鳳吟志之旁安挾日月士人惟負此一具氣官頂立天地若其平居不能自勝于利祿富貴又何怪其一遇賊寇靡然屈膝目今開國之初承 兩朝末流屢貶頹喪之後似宜首以濯磨士大夫氣節為復仇先務不然未有不能有恥而能不辱者是臣之直言所欲勸忠者九也我 朝立法所務遠過漢唐度

越前世者其最人美如尊禮孔孟一事使人懷怙括之陋以親見聖賢階制科之崇以荷樞密所以列聖朝真儒輩出如河東崇仁餘于新合姚江泰州江吉水諸賢問出于時鼓吹休明揚托聖化故其一時門地派派泉流未法人皆曉然知心性之所自來名教之必可樂其服官居御一切不苟而超然能自勝於塵垢之外士處窮達各成令節 神祖中葉以後季脈浸微然若晚歲辰星秋然未散自親忠賢焚棄書院之後賢士大夫相戒不談而斯然以滿首利欲為安心立命之典其高者乃以氣魄聞見室慧謀毒當之然施之經濟世道人心遠不

相中臣留現以陛下洞達昭融毫無粉飾澹泊確苦安若官士宜有得于光明燭照之季誠千古道季宗主計因此時會所急出一劑療之以臣久聞人間機械沉溺蔽銅已深一旦驟與之澄顏思之傳格一難入第一于孟子浩然曾子及身處指其入路而揚之以一試庶有收正昔劉世之季于司馬孩儿成致于孝宗惟此一字朱熹亦云吾平生所奉惟正心誠意四字豈隱然不以告君後世迂之然當時張德遠筆定用四字不善嗟乎今日君臣上下皆能先夫已私實一於此四字而有所不能賊破逆者臣不信也是臣之直言所欲勸忠者十也凡此十事

皆臣懷之兩月未積誠欲獻使以日不暇給憤鬱至今茲因陛下旌直之季內愧不安集而上之然視臣同官朱作揖三年硬切臣又覺泛而無當夫臣之直愧不如作揖直當賞以臣官而臣當拜跪讓賢之餘又復蒙 恩改臣輪議臣復何官可讓則亦惟有內愧而已伏惟 陛下赦而原之併赦臣字數踰格冗長之罪臣不勝云

十二月初六日御駕親征

上自我服登舟百官辭集拜令辰明泊黃江對面沙洲者五晨久宮眷咸在復命行在工部造御營大明門一座千門一座奉

天門一序兩邊通著黃純為約欄本天門外白桌一起午門外  
單大樂一起大明門外漢大樂一起早晨大樂一下御營管事  
牌子跪請御令箭一枝先開奉天門用大鑼一支奏御樂一次  
又任一下叫大鑼二下御前管事又跪請令箭一枝開午朝門  
以前大鑼三下御前管事跪請令箭開大明門大砲三  
前後用鑼漢鼓樂吹打四巨高侍門外錦衣衛官較各成門始  
開馬

以平之使期芝龍掌宗人府印務

南平縣小民張安札林中柱張孝直數百里躬進米豆酒漿遠迎

王師上嘉納之命御營管事部將前後米酒分散諸將止給与序  
班寇帶仍賜拜為忠貞履士各賞銀牌一面以旌義舉

時古田縣一都水口小民亦有輸取賞以銀牌

帝手勅鳳陽知府張以謙朕今正位福京志在祖教民八月十八

日兵發五路十二月初六日朕駕親征趙貴河南兵格副使

至京知不在鳳感念時音賜尔手諭以跡毀形不當速聯吳傑

助朕中興監國登極親征三詔尔其善為宣布不負朝廷朕親

詢皇陵是不見朕不忘之日也特諭

以河南分巡汝南兵備副使即赴為總理豫楚直陝晉齊六省提

督軍務兼理糧餉缺缺缺順使且行事賜尚方釵兼巡撫河南  
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時即起遣官入賀推戴故有此命凡有恢復府縣地即准印起  
擇才授任務安百姓云

十五日初恤民庫及御營禮部凡遇親王迎駕各發銀六十兩仲  
朕慰安親之意者為例

時東會王肅泉迎駕者受慰安銀二十兩以親征事元免朝  
命周煇親征駕行詔四道往温台寧積四慶開諫并順責于

勅一進与輔臣尚鳴俊

勅曰皇帝手勅輔臣黃鳴俊自卿辭朝朕切躬躬出關之信乃  
聞今日尚滯福寧殊可異也况卿不申衛而從温廷議不然侍

卿甚重何廷議如此朕今親征行矣朕若至建寧卿必至衛以  
朕若出關卿必至江上不然公議無私甚何畏也親征駕行詔

併諭魯王書併示于卿其善宣朕意馬餘与周煇新欽之特諭  
立春日初文武官員吉服必全與內出使礼行以時值行閣不必

賀也

遣侍講吳載鵞鴻臚寺卿楊廷璠致祭于天兵府古田縣水口地  
云并延建二府山川之神



初御營兵部連與平<sup>夷</sup>侯說造廬甲一萬副運至御營以為破塲  
用刻不可緩

二十四日輔臣黃道周兵至婺源為清所陷并門徒主事趙士起  
中書毛玄水蔡時培賴<sup>以</sup>傷四人得送南京時輔臣朱爾朝  
送節金苦心聯絡激功忠義併合義旅凡千餘人從廣信而出  
金徽安揮遣黎旅成捍衛前後擒斬偽官勅以百計且救廠援  
衛取有成功通衛撫某與輔臣議論不決忘其師屯境上遂  
密疏其短于 朝廷輔臣初不覺也捷而請兵不至請餉不至  
始知其難乃與趙士起曰朝廷遣節兵各路七月于茲夫未見

與敵一天相如遠敵勢愈猛不覺笑朝廷無人取我軍為天下  
倚重必先多一卒為諸路倡遂決意長驅深入婺源谷中遇清  
騎數千輔臣親冒矢石誓不與清俱出清亦為少却然彼中我  
寡後軍現望不進兵尽矢空輔臣陷圍中士起知勢不利率引  
水手定圍而入其部卒功其勿往俱死無益士起答曰我受國  
家厚恩豈有背吾師不救而併候國耶并陷圍中士起等知勢  
不得已乃罵不絕口後曰我奉命擒汝不料為汝所擒快哉我  
得報刺送於地下足矣清見輔臣忠烈不忍加害曰當生致于  
南京洪內院得一忠義人勝于得土地數十州即也時輔臣欲

不節士起從者曰此去南京不遠尚得自效洪承疇老賊怯  
國之罪魂魄得傍孝陵死亦未晚輔臣深以為然遂屈即而行  
作詩四首云陌巷愁顏問行寄負管蕭風雲生造次毛羽定飄  
搖層巖難柘燕橫江拾渡橋可憐委佩者晏一坐花朝其二犬  
樹難開眼冰城凍著身夫千古事失路一時人碧血題香草  
白頭遺隱綸更無遺憾處煤髮為君親其二搏虎仍之野快射  
又出關席心如可卷鶴髮久當彫怨子不知怨閒人安得閒乾  
坤猶半壁未忍蹈文山其二諸子收吾骨青天知我心為誰分  
板蕩不忍共浮沉鶴慈空山濤雞鳴終夜陰南陽江路遠悵作

卧龍吟其忠愛之意情見乎詞

思文大紀卷四

隆武二年正月朔旦唐節二王監國于福京率居守百官行拜賀禮

上不受賀具奏

太祖自狩群臣俱令戴罪圖功仍降旨勅諭於群臣云初二日

官兵義兵爭糧雖官掣肘永勝伯即棄疏陳乞上命會同該督

撫計兵派餉毋致行間之擾具指助事區地方官始例初諭不得強民

又命陸清源賈錫曾銀往江上的量領發現在戰守兵下刻期迎

恩溢處寺鈎確運派芝前議

勅諭御營內閣傳行朕見徽州已獲之振稍為可慰又建昌營信

之奏應援宜速用姓戎功速發銳兵二千同輔臣光春文武各

心先發皆往鉛山一為荆案一後王師併乞合力建功朕

心切拜孝陵更念朕深天舜江北祖陵未靖南陽王陵托朕

之根本未全何賴君臨天下昨據是督何騰蛟有荆州收復之

振則河南声氣可通燕豫諸陵可速非道重臣朕懷美慰流無

安新降兵將吏與督撫相成輔臣現生據戴甚早忠獻可加即

着出而贖比方節高之行特賜定銜曰欽命瞻奉南北帝王山

陵安東燕豫兵民文武賜上方叙便軍行事調度且聞川廣恢

復江浙南京行在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御營禮部

連錫銀印一顆文曰瞻奉南北山陵安東兵民文武便軍行

事恢復南京閣部之印再賜旗牌十六面即各撰給勅書初

十日行朕仍御門親錢御營設部導行特諭

乘免勒令夫馬以避駟因

勅工游巡撫吳春棧選募健下精勤訓練曰上將聞係不戒聞

中河內朕方倚卿以兼河寇伺之任幸自勉旃以膺重賞新奉

兵糧准給各營例給

平 吳 侯即足乞借用監國苗後四字詔改正之曰福京任二王為

居守卿以勳輔為苗後原無監國字而卿廷將題奏文移始初

填註不可錯悞

隨征各官有當減者當增者命吏部尚書會禮會同御營諸

臣按冊確擬奏奪

命內廣撫臣丁魁楚隨時奉山陵輔臣賴見生往楚陵圖攻另

推其迷者

工議撫臣職不可一柄兩操然時值多故惟有專轄如鄖陽撫

臣及南贛撫臣原有旧例不游撫臣與泉汀漳是專屬惠潮



是身屬潮州撫臣惠潮是惠屬漳南是身屬亦古義所謂大

牙相制之道也

罰曰糧道則尚初千金以助兵餉復命都御史陶清源核其素  
行不得一毫含隱以廣懲貪功康廉之風尚初有死灰復燃  
之意故梁助云

賜松滋東會沙溪延津四王春安銀十兩

左都督楊勳細陳起義情錄 詔答之曰人君大板正在知  
人善任人臣大義惟是勿欺至公朕久歷艱難稍識情偽朝  
廷壞于朋党祖廟由此兩危北京之失東林之罪何梓南都之

陷親党之咎矣謝其餘門戶 朕自方古繼衛以御天下揚

昂卿父子戴朕其早聞却臣馬士英朕必不負其捧主之心在

輔臣亦當痛悔其悞陷至安之失諸臣乃流千章豈奪朕心公

論請真後方固力祝江天大功實在宋社朕今親征在途

日即與輔臣日臣相見未及之情還後向奏楊昂卿父子

始終調聯以待王師之至云

勅諭尚書吏部朕念遠臣問關可憫楊文符素負清名可推

為兵科給事中獨之俊塞驛自任可擢為浙江道監察御史列鳴

風談却連、推用下時魁傳作霖俱听輔臣現生題銜任用輔臣

據載志敏侍任其重再與定衛云其隨行并地方文武四品

以上題授五品以下徑授後奏四品以上功罪奏行五品以下

功罪先行後奏文官自知府以下武官自副總以下不用命者

皆以賜劍從事速、給与勅諭必收一統全功特諭

桌打細陳四室程陞發為示為乘于御營并儀叙副總林明龍勝

功

勅請真後方固夫一意恢抗聞却判大典協力復厥功成總屏懋

賞

時國安人與微有不和浙直左都督劉執力為調停以古康蘭

為以共圖恢復是上疏陳其始末款有足勅

兵部侍郎劉顯悅奉命抵粵擒魁沿途撫散盜賊地方安靜後旨

答之復命道臣湯勳賀解粵而餉銀十萬兩以備軍儲

命憲臣陶清源充為正使致書惠王听其自擇一人為副時源清

有廣播王言之語同祭御製文及前勉合魯王書稿三百餘親

征後詔御營勅諭三十冊略示臣民以見朕無一日忘天下無

一念不為親之意

勅鎮臣崔芝以藏貯火藥火器接應左都督楊昂卿梓魁用毋得

日學坐視以候軍机時昂卿疏請乘路 上以閣中所有供載

在御營入浙不遠難以分發故勅准是就近應之

衛廣都督同知蔣若來遣官迎駕上悅之給以勅書開防所領兵馬使朕出關調用

上駐蹕天津時有欲運出關者吏部主事曹元方一疏奉事須圖萬全意欲上之速行也答之曰朕既統師啟行宜有僅至速舉之理現今催趨將士到日即自先驅駐蹕金轡還相機行

監軍兵科給事中張劉玉安揀雜民行各府州縣村落分理深為得法 上嘉悅之著工部依劉玉所進告示冊式刻板刷印可張吏兵二部選差能幹承差才官數十人齎送運寇殘害處所

地方官通行粘布其牌以用正官印信以防詐偽

守關大將施福解獲清兵偽官朱盛德一名工部法司連行審明

正法起泉州布衣蔡男到日召對御營有推等望氣之奈曹

適歷邊塞言論纏、不寡府縣起文存之茲人以病錄故有是

設

平定侯太夫人黃氏進五方旗幟金鼓統全 上受之不振

上喜左都督楊勳卿用却專藩令印曰若勳卿者可謂忠恭能明

大義定朕身曹玉原無嫌疑前付柯曹二使臣啟答王書或未

之見乎

建甌兩縣交過銀一萬兩定約兩月每月二千三百四十兩再二

兩月共該四千六百八十兩外餘銀皆作家衣甲之需者換

臣吳春枝給發回奏

勅諭朝陽陳奏若正月十八日不親到建甌違了期限定正軍法不饒

按陳郭二將與郭同起豐沛郭既貴顯故與不睦二將亦遠遁海外茲平<sup>先</sup>欲藉以守關故屢言於上、特旨赦之

給湖廣總督何騰蛟勅印詰查

時詰命奉明旨自隆武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後請乞不給茲為

破格故特書之亦見上之隆為大臣也

諭左都御史熊開元曰宣德達情全藉巡方御史近來情弊固仍

貪者工搜取傲者喜逢迎以致民官無告盜賊繁興殊可痛恨

卿還處訪詳諭務令激揚得法吏畏民懷有不稱職的即來

重處

起揭重照原官者其聯終建昌侯事稍平即來陛見以膺大用

吏部尚書曾搜首存凌超以其才能可當一面命其速來迎駕

云起雖素有謀略但其原官贊畫應否即以監軍道起用須面

做其底蘊方可破格擢用也



下游巡按御史高允茲疏陳閩南抽稅之害上以祿稅各行停免

又有明旨下游官商乃敢私抽擾民法紀何在著允翻即慶拿

正法以安勞民仍大張榜示曉諭毋忽

設立建言簿以收實益以壯敢言者之氣

從大季士熊開元之請以言官糾彈不避权貴事聞補表亦須

指陳故云

諭科道官糾儀導駕始兩京日例行

上以孝陵未見疆土未復不受慶賀時京省俱有表裏大季士朱

德祚封進上曰覽諸表箋亦見歸誠之篤云

御營吏部尚書路廷選進會陳義勇說 上曰此真安攘大器

書冊泊覽暇當為御序之

詔授陳季李監紀通判職銜始日在本御園使御兵

勅諭御營禮部選擇駕行日期即日具奏不許違悞

諭輔臣宋繼祚曰君臣一洽雖小臣亦必加恩法自貴迹即大臣

亦從意朕天性忠厚愛諸臣以大休以廉恥登極七月優禮

修至乃始以堅卧之姿必待朝廷或次温香如請伊葛之末至

到日又一等不履推讓固德是無愛君之真情止存傲然之曰

例嗚呼高拱不作張居正已往朕令身任中興奉日不知所侍

深可痛傷者今日之情態則知世廟之於夏言神廟之於張位

烈廟之於劉鴻訓等皆務推心之不得已也此次暫且從寬再若

因循推卸或以緊要軍事務推惟委之于中書或將緊急勅書不自

作自寫故意延遲要壞國事或當會要之案本不肯確議或當擔

當決斷之事上則推候聖裁下則推下部議凡有此等則三尺

具在祖宗大法朕必不敢私拘斷必行尔等詳之慎之呼吸

死生大運不醒不得不知此行也又今內閣出入之間着將外

間連、度領要從川堂之門走動張鳴鳳通、遵行机務正繁

輔臣德璟述即日入急不許延挨各該部科道官一併遵行毋

忽

按此諭修為輔臣恭望推諉情態可謂要言不繁矣

禁立生祠

時天興府貢生鄭獻可獻說以上實心愛民請謀立生祠以祀祝

壽詔責之曰朕紹大統七小祖陵不見疆土不復臣子因循不

能憂百姓湯火不能撥摺朕之髮不足數朕之罪惟此一念身

殉太祖天東地臨之自登極八閱上無血性擔當之侍下無愛民

如子之臣出鈞之微累我百姓朕實痛心有何功德而作此無

妄建祠之事且即中興一統亦斯不亭長心又飛刺了民財還受

設獻生祠之專鄭獻可運一停止無重累吾民增朕之罪臣御

嘗該部速行文與該撫按傳示

國姓功威領兵出大定閱兵科給事中陳履貞監定清後郭鴻達

軍抵衛州界上各有溫旨答之

命戶部主事李日燁催延建二府借助銀兩調為催汀仰二府借

銀兩如不破情面失誤軍机各有預罰

江西巡撫都御史徐世蔭上疏迎駕并請面奏 上許之後答云

逆寇猖狂廣信地重者且料理堵剿朕今暫住連寧不時即要

出閱即行建牙處召對

掌河南道御史謝紹芬奉命與撫浦城極言言頭印得之云 上

云此事深可痛恨一處如此他處何如以後勅令馬牌斬逆少

祭如有給別恭遊守把及假扮官兵擾害人民者許地方拿解

該撫按正法榜示通衢以戒違守

諭巡閱御史鄭為虹不得因七言雜語開殺即着前往仙霞巡防

王兆熊奏列事情該撫一并處公奏奪母得倘徇

催陳元榜張晉德各領不種兵下飛守信地

命百官具言殿赴松溪王府捧迎太祖聖容步行至廟門外俟朕

迎入行在

封廣東總督丁魁楚平粵伯准與世襲頒給鐵券

時靖江王楷妄自立不奉正朔復任用幸臣顧奕吳之琮楊國

成張龍翼等羽翼肆行魁楚用計擒獲并顧奕吳送至行在又

復心腹宗室張寶等究其罪之曰知調度兵將悉合机宜成

功甚速朕心嘉悅立頒殊賞靖庶孽逆自有祖宗法在朕朕得

私亨欽冊命冕服賚送維艱已命製鑄道廣而試臣陳天定林

明吳帶差行禮頌行了上司故罪加恩肯從文武一察寬宥及

雪濟殘雪宗民俱必前首行其從逆顧奕吳等使解列正法惠潮

魁警已着屠頭悅同地方官收勒與卿共夫攻之以收底定之

功

賜閩賊黨却操旗名曰永忠

時閩賊李自成為清所迫走居鄂地風聲警之又遁入九宮山

餘黨十萬悉為伏兵所誅自成自刎湖廣總督何騰蛟疏聞以

擒獲有指視之功故特以永忠之名賜之俾知犯上者必正天

誅云

擒偽官假兵李養心等一十八名審明正法

詔寬親瑞一案後瑞瑞來補漢原官

詔曰瑞瑞一案止曰議論偏奇遂致人心不服釀成党局一平

反之內



丙陷京都莫不稱根於此朕今繼統中興一洗從前隔習東林  
悞陷北京下京下悞陷南京厥罪惟均乃先後之間差予攸在朕以  
至公待天下宋禎漢准復原官賜茶一壇此後真正親党亦  
一緊滌寬但責後效不計已往蓋中興之時事清臣民悔過且  
與維新况輕于此者乎廷臣各宜以朕之心為心勿再疎激黃  
澗等鼓煽左變之大害朕度如天諸臣欽信云  
詔加福建御試奉人十名以為中興新思流寓亦准酌量增加  
時上銳意文事欲是年首開御試平夷侯却乏能以兵興過責  
賓興之典且少暫停語甚剴切 上不從以御御試不宜改期

失信且文事武備原是一條云

翰林院編修周之夔乞監軍討賊振固自効 上初不允以儒臣  
自有專職詔詰方資撰述豈得復事戎行然亦足見其忠壯後  
乃加兵科職銜

允雷廉恭將却免開採楊苗地方沙金不得生事騷擾反滋民  
害

催陳秀兵一千名督營前夫不可在汀就近調營并漳州召募一  
千員名者平夷侯却乏能惟齊連至朕尚待二處兵到便可出  
關云

召平夷侯却乏能至行在面議軍務曰朕親征勒清安數恢復規  
祖義不容緩至于固守閩隘勅出万全乃宗社大計已有旨召  
卿至望即到以慰懸佇

諭定清侯却鴻遠御所統兵出關已久何三赴閩防勤以後據報  
還開明于某地方接到廣朝廷使于某處若清之聲東擊西彼  
情已自可見卿宜著意料理

勅永勝伯却策策勵將士以收榆效

時案已失律敗師又思以卿勇借題上疏言發銀二千六百兩  
分給聯絡義師以保守禦 上以此固是應急一著但卿勇只

可惜為聲援其銜鋒討敵還須官兵云

復勅案開道現在兵數冊并分首從銜鋒四等以便給餉還者  
策勵圖功固守閩隘果建恢復之績自還世襲之封賞罰人主  
之大杖朕方痛自剴責空公無私并罰內外諸臣宜為卿一人  
而行其法即時案已奉削去世襲之旨故云

差兵部試主事汪沐日到衢州聯絡官紳士民增築清掃以待王  
師曰朕昨臨建水指日出關以恢復杭徽為急著汪沐日文而  
能武為輔臣德環所保存自有良策到衢日宣諭朕倚此至意  
著有顯效必加峻擢

勅兩浙撫按朕用兵方亟邊餉自難遽竭者始曰徵收但不得別立加派名色致累勞民

勅江西撫臣劉廣胤兵科都給事曾應選招撫閩寇

時間勉四股待撫日久朝廷議論不一應選以為言故勅廣胤同應選公細商酌加意料理以資勦堵務要操縱得宜伴一意撲誠實為我用若克復南昌之功業有封之命朕信如日必不食言

勅益陽王速還慶州

時因奏奪益陽王各卒至衛並未奏放故勅其速還以明恭順

擢原兵部主事李遵為金衛巡撫墨衣從戎

時李遵疏陳衛地顯患并懇辭就職上以為巡撫之擢出朕欽受不許再辭看即墨衣供職以消除<sup>肅</sup>氣又諭之曰三衛為八閩咽喉要地豈堪顯患憂叢集于內且時過至艱更得好官為急安得驟哉妾用吏貞總<sup>之</sup>今時之官必仁以恤民智以本兵勇于禦敵剛以不撓始為合格李遵素饒幹濟方今倚任甚隆衛為要地撫為重臣速著加意擔當安民治兵以俟六飛即至面諭方略

復曰輔臣張居正原條錦衣衛指揮世襲

太常寺少卿楊尚和改署銓司陳六議一曰端本源二曰慎名尾三曰重守令四曰行久任五日專咨訪六曰及部覆上嘉納之

諭定<sup>清</sup>侯郭鴻遠曰逆兵狡詐多端恨我戰守無當始則境內坐糜今復信訛撤轉不但天下何現抑且万世遺耻自古唇齒之喻未有不能守於閩外而能守於閩內者速著用將選兵出守江山并令郭鴻遠到領兵將官林壯猷連同陳昂于閩上會同輔臣振飛等確議遣發保江山聯援金衛然後督守閩隘又不可阻急振而隔遠臣

降郭鴻遠一級改太師為少師

時因黃克輝敗績故有是命

輔臣路振飛陰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

振飛撫淮時逆寇交訐振飛有保淮之功萬民交頌之 上過淮得<sup>子</sup>見且有日德故持隆寃命以示非私也

擢鎮臣劉承胤所領兵將并表裏白金賜之

手勅云屢得卿奏深加忠功朕今親征暫解連水特着奉陵輔臣領銀一百兩表裏四疋并交度州橋稅一千兩擢卿兵將道遠賞之不易至可領也朕恭魯王書并元旦勅諭善為宣示



雲貴恩詔委卿代領一而迎駕一而力復江京真典具于明詔  
朕不食言特諭

錦衣衛承旨張鳴鳳疏荐禁旅都司俞書加三級用工環文武兼  
優江右之後請与偕行 工允之

手勅楚督定與伯何勝致賜資甚厚

勅曰因運中微朕勉從使龍風虎舍卿其誰今朕親征暫駐  
建水先遣輔臣蘇現生瞻奉山陵宣安兵將与卿同心先復江  
省徑靖南京并撫鎮劉廣胤等復江省者世封伯復南京者世  
封公復北京者封真王具如明詔卿其勉之先遣精甲一萬迎

朕湖東他民庫發朕賜銀二伯向去其八之輔臣順實立可同

也發銀二千兩犒御標兵各將路送莫致石准于度州橋稅過  
速發行時卿功成与卿今年金陵握手前之亮之特諭

人諭云楚粵雲貴近有吳開卿可以挽天無二日之義以全朕  
骨副之情允所設望

新權科臣吳開禮為上游巡撫都御史准于銜工加便宜行事四  
字以重事權

提學御史毛恂恭繳進同卿各臣書疏 上讀畢感痛云江南士  
紳無人不洒涕思明枕戈待奔朕必親提黃鉞張皇六師以慰

臣民之望大小文武當特：刻勵前志毋致偏安

建寧知府周維新疏言王師至上建民輸將最苦不堪屢應他求

上詳之

降巡視中城御史沈佺期一級以戒凌暴

時閩侯二縣知縣劉霖慈未統銷調繁未久佺期疏薦之上以  
賞罰本於人主至公抑競獎恬御世大道霖慈統銷雖有薄勞  
豈可以縣著為傳會為二臣陳請者皆是情而賄賂之節習亦  
是以就引就之惡廷薄以降級示懲如再有欺飾之行重處去  
召刑部侍郎若金至御營高領刑部事兼管左副都御史即來

賜對供職

刑部總務司員外郎盧芳報解施燧銀一千零三十餘兩者恤

民庫察收

按施燧之獄以違若成而施燧之狀亦責違若完七千而始解  
一千後來之違比當必有波反無辜者矣

命輔臣撰御榜沿途張掛某官兵擾害民生

時刑科給事中劉顯柱言軍紀官兵沿途騷擾民不聊生急宜  
禁止 上以朕決計親征先收現在之民欲救害民之寇豈有  
擾兵無紀成此慘傷兵額不由于天子兵數不敵于奔即兵節

不由于司農人善旬縱而憐拘罰致民不自斃禍及國家江北各鎮近登甚明可不知改今就我在途第一痛心此事除前不究外今先着御營兵部行文該撫將嚴行務示有犯必懲繼以御務張掛以救民生江上將士進勉勿忘義遠圖賊兵副朕除暴救民至意

勅下遊巡按御史高允茲於汀州府屬練土着兵三千以補容兵原數務期有司知方會同該撫募練有緒即行回奏云云免汀州府屬借取有差

時汀州偶殘已甚寇盜日滋連年用兵瘡痍可念又欲行借助

之法下游按臣高允茲以為言故武平准全免長汀清流歸化准免其半上抗永定寧化連城准寬至三月以示優恤

勅加永定知縣徐可久戶部主事衛過音蒙道缺准用以其新任地方即能奮勇定變是見偉略也

永定在萬山中原割自上抗一隅之地兵餉兩乏可久自蕩平度寇後多方撫綏草去從前陋習開布血誠以奠里諱凡之地勸諭輸助銀五千二百兩有奇又為地方陳切要六款改屢邀

溫旨云云

封琳漢為陳世子

琳漢今上胞姪追封鄧王年齒長子生于崇禎四年六歲時即過今上蒙雅相列已父其父王殉難盡節于南陽謚曰愍即日陳愍王今仰嘗具冊宗冠服臨期傳制冊立以展親之義隨令隨征及侍膳問安之禮且令中書官身世子作講讀專以禮儀

諭督勦蜀寇兵部尚書王應熊輔臣密勿重任出總軍旅原非常之艱難托非常之親信當使百里之外况如恐又論靡朕以臣民擁戴維統危微倚卿元老如身有臂祖宗種子凡有未復即朕躬之有罪亦者輔之深羞朕或用人行政之不善卿當有聞

即告况四川為卿之京梓朕之版圖大小文武奉用自然一以委卿一切軍民机務即做卿便宜

四川督師王應熊疏陳西南形勢上手勅答云覽卿奏詳陳與復次第天下形勢朕意豁然深喜卿石畫朕自慙虛薄何能負荷多難但稍秉仁孝之性切厲除雷之試一誓清孝陵二誓藝烈廟三誓迎聖安半載恨無寸功親征暫踰連水天以元老苗輔朕躬將以中興全功托卿豈但西南倚賴鈞濟維艱朕必從長力行接措朝廷時切兵行糧從之等卿亦預中老師匪財之戒上下交警不日成功矣切望切望



改上堵仇揚為副御史巡撫湖廣賜以勝銀百兩表衷口瑞手  
勅褒譽之并諭以陳可立謀舉遠為正正之以明天無二日之  
美

勅江西輔臣楊廷麟督臣萬元吉同臣曾應遠陳泰來速倫兵迎  
駕曰朕親征暫駐建水御營兵力未克必俟卿等迎駕陳益兵  
宜速至湖東朕惟待卿等兵至方可出關盼望甚切卿等速與  
輔臣觀生議行或楚身兵將來迎亦可先還具奏以慰朕心答  
魯王書元旦勅諭可善宣布

手勅輔臣蘇觀生曰朕以卿與楚督定與伯何騰效為左右而臂

卿兩人必無一毫予盾百事一德一心以釋朕慮以佐中興而  
美必合須防宵小交搆成之記之逆賊李自成之死督臣確報  
可憑人傳李賊在子北投魯雖不足信尚待卿同督臣再奏  
到送好告病宣捷定與伯印先發一顆與督臣差官順賞恐有  
不刊故今另鈔托卿再贊欽承仍有七省左右將軍印信二顆  
順賞與却承忠張先壁恭受再給楚督臣熊臣勅各一道委具  
與卿併力復南昌復南京速遣勁兵一萬來湖東迎駕望  
而貴州詔尚未頒到卿可領去再為順頌恤民庫賜卿路費三  
百兩行鈔三千兩卿其欽承一切便宜不可一毫推托一力擔

當功成重報

勅蜀督撫閣部臣王應熊善視諸將

時應熊上疏言恢復蜀中各郡縣上答云卿力恢復蜀中  
毋務猖狂逆寇用餉僅十五萬不取空城偽印為功從前覆京  
獎瑞賴我元臣一洗朕志則乎天下聞此大慰於心至獻賊之  
殘忍手歎數十萬生靈朕實不勝痛憤若不速救斯民何顏對  
我太祖望卿力任平賊朕必有請立應至于桂黃諸寇罪原  
輕于賊賊卿還善用戎索俾為我用若能以括平賊擇過賞功  
必不失信卿以不殺止殺圖机出之仁惻尤足嘉悅

兩廣總督丁魁楚辭封伯爵上不免曰朕當艱危總統全賴閣  
粵合濟中興卿有開撥擁戴之大忠又有近平逆寇之巨績王  
守仁當全盛之時無推奉之事以卿比之功實為過世伯之額  
卿當飲受乃奏引四答愈見奇勳若不伴表擢逆高廟神靈何  
倚况朕純純半載寸功未立倚卿如臂護身還宜勉奉恩綸  
仍督督理俟朕得拜孝陵另勅召卿入覲誓與中興君臣始終  
言出真切不可再辭朕激望至意  
崇雲山禪寺僧宗德聚眾建醮誦諸天菩薩寶號  
按今上嘗心愛民不欲徵福此舉視隋之捨身唐之迎佛骨連

矣

詔改福京都察院署為唐王府

王初居九門以病改今所

大理寺少卿熊化疏請恢復之策必先有定江而且列陳閩外急

著 上曰恢復始江西自是正著但隨札應亦唯執定一局

其錫鑒書亦承按閩羅家等以官職俱已行了至批各咨度

二事閩切朕躬朕深加納條陳滋濫布與得官憲效同聞徒開

俸資俱近日獎習允當一、裁汰熊化老成沉靜無黨無偏朕

所手鑒

川隊提督樊一衛遺言入賀 上答之云太祖柳沐之天下兩都

武政三候而有今日朕勉答群請總統艱危全賴內外臣工洗

心寔做痛祖宗多年功德在人幸與寇規模全是草竊但我君

注旨及改更鞫打是精神寔、愛民寔、治兵人心天意與復

可必獎一衛才名久著万里投誠亟當勉佐中興與雲雲

云角

廣西梧州府兵火初寧詔補所缺正印官以撫循之

詔天吳府添設管通判一員  
上聞既寧縣知縣趙庚所陳政事疏曰趙庚此疏言兵言將言餉

言戰守包括已盡即可為今日聞種禦備之要者下部者謀者  
實奉行毋忽

加林寧兵部尚書銜致仕吏部尚書曾輝存

以 張夫為戶部侍郎專管錢法

手勅廣督平粵伯丁魁楚授臣王化澄鎮臣周仕鳳朕因兵力未

厚致得出閱卿等仍始前旨募兵五千不可為浮議致阻再召

募兵七千七千之兵俱准夫銷正項糧餉三月之內朕要見卿

之兵到仍命人將周仕鳳督至御營隨駕征勦朕親至度入楚

以收天下全局卿其力贊成功焉

按 今上与各督撫手勅俱憐、出則其倚賴之意語然言衣惜

無有應之者遂令偏安之業亦不可成真臣負君久惜哉

欽命新例兵將文冊付平粵伯丁魁楚一併督二年觀三武聖四

御覽

勅內廣事例銀五万兩付定吳伯何騰蛟為收拾降兵取江克京

之用

聯絡恢勦兵部尚書楊廷麟疏言粵餉以脩大兵上以粵餉為御

宮急需萬不可留但今仰勦事方殷量留五万湊前五万以成

勦局速立復江省以運乘與餘度地方恢復勦支正項并行動



輸酌用

二月

戶部左侍郎李長情上言親征需餉宜開加納事例

上從之康正加貢納銀一百五十兩增廣加貢納銀二百兩附  
季加貢納銀三百兩青衣加貢納銀三百五十兩社生  
加貢納銀四百兩

賜大亭士蔣德環乘馬一疋

以其老成曰臣綸靡侍望兩辭不允其亦晉康侯錫馬著庶畫

日三接之風乎

鎮海平和二縣亂民借題振復聚衆殺人下游巡撫到柱圍解散

之 上以小民米有寬情何不申理該管衙門乃敢橫行無忌

殊干法紀若下游撫臣同潮撫度行禁嚴以安地方

二月初九日夜而電大如拳敲擊憲問有聲聞地數十年一見

孟陽王松授縣官詔禁之曰國家敦厚慈親自有典制朕復天性

為愛宗枝王借受慈福之命又借勳鎮方固安之推奉近迎日表

奏雖未公然用監國之室不知此室授自何人輔勳士英固安

既王今未甚明朕正不必顯示乃到處騷擾妄行升授亦為有

過復聞播害龍游民苦不堪又聞遂昌尤碍法紀著地方撫按

官速止王回度以明大義

初平峽侯鄭芝登三永安閩隘甚多何可無兵扼守所需兵冊何

將為近何將為遠還者奏明以便立限水師船隻百隻未足搗

策必須即行修造毋忽

勒行在兵部速發兵三千應援衛州

時慶州告急三衛震動督輔黃鳴俊入告故有是奉

都督同知郭燧疏請糧餉苑棧者行在戶工二部給發

勅慶州道臣董振秀將十縣糧餉分給軍前

以麗水青田槽雲平陽景寧五縣餉銀給勳臣劉孔昭募兵將

以龍泉遂昌嵩陽

五縣餉銀給督臣楊文舉募兵將

時二臣互有爭執復手勅与之曰師能任餉師克在和與其同

餉而涉於爭不如分餉而歸于和今後兩臣同心協復再勿爭

饒其兵馬五款三等冊籍限四十日內造進逾期不至造報不

實者停糧記過近聞年荒餉急民困難支仍將民糧分限催徵

以息民力臣內俱不許差人至縣辱官虐民違者亦不許支糧仍

著該管官具疏奏

按此勅詞悉官威民隱其策勳二臣之意焉然可見

恩文大紀卷五

救郡督同知范福提兵出關以壯聲勢

時金衛道臣疏陳衛郡士民驚聚卒滅立

瑤子內浮逐鴟張之魁疎瀆于外如此報危速宜救援云

歸化縣從徵崇禎十七年我旅以修王師時已行獨免拒某止之

青沈縣因主佃說爭聚眾激變縣官諭散為定租計詔棄之

捕臣獲觀生兵通將樂居民無復陳內地侯防宜添上稱善

勅捕臣陳洪強盤湖董家店百大廟皆係要害地方何以

格

衛旅報徵勅尚寶司司丞陳萬選催兵將出關勅印不許徵

諭兵部尚書郭必昌曰朕自登極以來諸臣未有併發事件者今

始於卿見之其見慎重關切朕心嘉悅每日文書甚多批覽俱

經朕之手朕方行此後卿部凡有要緊本章即於封上搭一紅

簽上書六字曰要本乞速批行庶即先批發以後卿即記有

江楚都督汪項書上言遊兵肆掠無官安緝深為可憂致此地方

奸棍勾串道路胎害尤非小可 上深然之勅該部速行文

嚴飭

兵部尚書朱大典辭開衛不許

大典擬重兵於金華與同安勢不相下 上勅其協心和氣共

濟時款茲費和木至乃加開衛大典疏辭 上諭之曰卿志勤

幹濟勞苦功高在籍且旅軍用有同心而朕心實切忝倚宜祇

承明命以慰朕遠懷

兵部尚書朱大典疏薦使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思苦慮深學純

才定 上召對稱 可

勅諭提臣郭維經選催蔡河凌超即承候對

松江提督王賜督臣判本徵糧臣黃斌卿張名振各報二十四兩

去歲四瑞以不勸激餘將帥各謹啟有差

十四夜福州開元寺大火延燒靈源閣居民百餘家

談以蕞蕞口地聽民間開墾三年後始并科免詢 上以為然今

詔撫按行各屬通知

命戶科給事中李日煒督催汀印憲湖四省報詢其借助過者准

作三年預徵

三月

花福林順兵到建陽

命平江侯鄭芝龍尚理水師戶工二部事務有相關者聽其兼理

率鄭彩戰今平江侯連繼永勝伯印征江大將軍印黃致欽到并



各勅書

許小民被清強迫者望義民擅自為利自一時網中難覓或以藍  
台布衣項兵將不得控救有能殺寇歸降者一知詔格

勅南<sub>虜</sub>伯黃斌卿孤軍久處青山投餉不絕朕每以為金台清

張名振資助萬金剋復蕪湖可望其大島說大築碯破鎗刀鎗

詳等項一并給發

平<sub>吳</sub>侯鄭芝龍進浙直水陸地圍上曰親斯爾恪悉亦正之者五

路并出與合太湖兵為策應使西兵將士為我出力俱是全

看忠務卿其遠規進取母但信任條陳

禁將官胡未官官兵打糧禁刻

勅惠湖巡撫劉柱國加意緝緝二府以為中興根本並州更宜清

拆木

揭重照兵托龍關<sub>嶺</sub>光澤表傷出聞 上嘉納之

汀州多寇虜等言願<sub>殺</sub>相家起義危駕而征 上諭其招募先堵木

里為要

勅國姓成功招致鄭彩遊兵毋待令其勢擾地方百姓

沙縣山寇李元等擁眾千人兼以不執之哀聲勢浩大上令兵

部立行調兵撲滅之後旋就撫

永安寇孽頻聞定<sub>清</sub>侯鄭鴻達力疾勸捷上嘉納之

又勅仙霞一帶為鄉汛守要地尤須嚴行巡防毋徒委曹德把防

警<sub>四</sub>汛守分水關到將林順兵赴邵武協同郭煒陳秀驥賊圍功

以<sub>今</sub>樣能者交代不可疎虞失守

下游巡撫兵之屏疏陳時事孔亞內防宜周 上曰泉州新募兵

餉一千一百餘名歲需餉銀七千餘兩除紳衿每田一頃助銀

一錢及典舖車舖灣紅海船資助外可足歲支之額足見爾用

心料理務使民兵相安為要

諭唐王李鎮郭王器場曰京中民情安堵市肆不過朕心慰悅親

征余以安民間都振本重地王等逆多方曉諭某賊逃兵朕若

早親奔後自有額免忌詔

命岑師傳冠提標兵出湖東所載火藥器械勅沿途州縣撥兵

預送

平<sub>吳</sub>侯鄭芝龍清泰出晉江南安惠安永春四縣無礙救備張六

千四百餘兩 上喜從命黃日煥去同安：漢德化三縣并七

府一州四十餘縣通行清泰各要無擾官民有祥國計

發三四月入餉銀二萬五千五百八十兩七錢共十營官兵計九

百三十  
二名

勅廣西起存銀兩每年提額如項及內庫金花銀兩至今未經造冊開報其戶口賦兵馬文武在籍在任并舉監生員及賦役

全考通者行在戶部行文付桂府差官責成該撫按詳察開明

付該官陳天定林明典貴列違者定究特諭

翰林院檢討黃慶華先後奏明捐助已解未解之數約二十六萬

餘內復奉委見志宜勸減免至原詢及和斯速密四字 上嘉

納之

勅廣東督標提督葉素右擅立銅錫絲漆稅名目以索國害民府

州縣嚴示曉諭犯者按無赦

羅浮山魁龍撫監司王應華主其戒 上悅之謂應華忠信服人

良其嘉尚其解散之法亦須酌量妥當永杜後虞

上將取道於汀汀人後后詢部侍郎李長倩以汀屬虛請乞餉

三萬以訓練土著而修緩急上可其議

楚兵後需粵餉以前十萬而不足用詢部侍郎李長倩以為言上

云台餉已有前旨該類共事一方者其通融接濟俟朕至軍前

再行酌量毋得紛爭

裁去林銜官跟役月糧以省虛糜

督師閣部黃鳴俊疏陳戡士脫中告急 上准於就近學院兵團

用

杰同少卿等維機事例各項內勅吏報却籍笑

論大學士熊開元卿以聰明執持受知簡用朕皆不以人言而用

今望以人言而令者謂理安登日即未行在辦事馬借人乘尚

為李道世君臣之際任重倫非何必敏進者白為病好進朝之

用

著中書考閱英敦起籍且路扶飛前來以副倚重

晉禮部尚書黃瑞太子少傅以示優重老成至意

勅浙東巡按御史郭貞一朕惟驛道

勅曰祖制地方設立驛遞原為上下通達道路流貫血脉事關

非知近日文武諸臣志上之心既微恤民之心更短累我百姓

苦窳驛官先帝屢下明禁諸臣欺蔽相仍今日殘種驛驛尤甚

朕所痛恨詎意衛之免應到已奏明旨其全嚴紹寧台五府所

當一體思恤非是繁急軍械一切不許應到如有抗背害民三

又其在該按依依以獲戢民

靖江庶人亨嘉城至延中 上命錦衣衛王之臣用心防護無得

疎虞仍勅刑部侍郎馬思理安置靖庶選要酌議妥當所刻清

禁作違項行在閩親郡各王并令其嚴未泰以服天下萬世之

心不可草率亦不許違悞



命與官包舉乾利以修熊與麟往汀州募兵

命陸清原解橋賞張一萬兩赴靖遠侯方國安軍前

三月初一日清械精臣劉通則監此主事趙士超中書毛圭水祭

時哈爾叔儒五人至南京不在此

時清承嗜德督江南知通則賦性較直一見必為所詬乃托故

不與通命偽林江陳姓者未見說之曰老先生海內名公請兵

且散之若林天命收歸何自苦若是且洪楊督與老先生同鄉

一見便可言貴共成萬幸勳勳况大衍易教先生所素明豈不

如今日事取通則閉日操弄不立陳因問之曰老先生何不出

一言特福為福通則乃曰爾何人答曰陳某曰爾亦大明臣子

吾有目不忍視爾有耳不忍聞爾得思共爾言取陳復問曰先

生格弄真為道因曰怪氣難當陳乃大恚而去清知其無降志

曰不如成爾名乃同士超等五人斬于市尸供僅立不化京師

為痛哭者五日清仍奉葬之先是士超臨刑味數利嗜之罪而

罵之曰快國光賊茂吾宗社害我赤子吾恨不生啖其肉倘使

我見奸臣之血死亦無憾後為通則曰吾師神魂勿亂同去尋

後見太祖常為屬鬼陰域之可也

吏部主事劉府處以上出閣之念有阻之者上聖駕雖不臨浙一

既上卷之云朕用浙人不少尤痛念浙民何忍置之皆擢

俊駐劄亦以用閣門之相札進取朝廷奈無中制擬捕大典數

且孔也既任復擬用朕深恨朕擬印不必合亦何嘗不與同

心云云

蕭山伯劉斌城才故憲臣預首空家屬孫入閣上嘉納之

時清已破蕩江不屈而死若則有劉仲允英京父子間會

為長樂今章中為羅源令

以劉仲允為行在都察院左都御史

勅諭行在吏部陳子龍權為御學太僕寺卿楊廷樞推為兵部主

事以副其太湖起義之志

既爭餘者氏徐元秋疏陳勇練兵以修戡守上諭之曰朕到

期出閣則大典是年即朕之閣中河內爾所奏大有條理即着

新撫臣兵開校始奏內備教練兵二案實心舉行動則委之特

翰助中興之大舉云云

惟國姓成功精臣傅魁遠出分水關以復江卷

時兵部侍郎郭必思疏陳湖百官兵將抵南昌故有是趣

欽賜劉第御營前部左軍掛龍虎將軍領御改名曰赤心并封其

母高氏為日長一品夫人

按禮勸諭天恩全赤心以真正英賢昔日托身非所乃今翻然悔悟瑞承中興雖名臣必待其主亦類其有督母而瑞慈訓也近據地方官據送事報其至誠歸戴業已掛印封侯俟朕駐蹕武邑然後而瑞族恭再允督撫之奏欽此母德之貞爾以善教為慈赤心以道母為慈慈既萃于爾門志必恒于功業特賜爾封為貞表一品夫人給其恩詔仍着有司聖地勸文用淑贊中興朝廷風標為本爾門芳名可世皇后聞之再三嘉歎而計加恩賜爾珠冠一頂表其四不令聞遠被以類給恩爾高氏當時以大義訓赤心伴其一德明矣于終始全恢江省立復金陵一統功成爾子拜爵于奉天敬爾身受恩于坤寧宮史冊昭然豈不偉歎爾女子其欽承朕命

四月

初一日時間微煩使人以載龍勅唐都二玉力行保甲之法以保固振本地方

全華府以行宮告成迎 駕上嘉其忠誠

都察院左都御史剛副疏請急撤職歸空諭招養之使以其久使在外運無成功徒糜廩給而已上揚然云自今當酌量慎行也

寇賊永定關門詔勅兵部馬上檄傳鄂鄂場呈連馳出關以勸外押內

大僕寺少卿測起疏陳忠做音似不出君謀臣斯四字上稱其公心世務要言不煩下却讀之

上臨輔之謙尚爾猶依以而西未傷湖而木平精即冠街七禮部主事劉 該用照英江右守兵于臨峽諸路設營制以策資

慈且本間營百萬泛傷之馬不可以近乘與上深然之

移清湖深坑提塘于衡州江山以便偵報

上覽兵部主事增儀定廟其而後勸疏款以此疏洞斬軍用事批朕三從之不思釋天行在該部其力行之

上謂德典王由朽曰江民苦兵甘為兵用情罪可奈救逆之條已括于有變為義民無變為難民十字若朕之罪已忘于元且詔諭下

勅樞臣劉廣德收拾事都石城一路捕臣備魁知縣且酒益光收格建寧一路該部馬上嚴撤去

謫原工部侍郎董應舉為忠介工部侍郎林如楚為恭簡成典應得奉在志

禁官兵不得擅用村令紅集



以民間食米不貴運載流通凡往來船隻二禁不許封倉以絕  
小民生路地方官不得私拘捏繼

上訂近日口靖... 侯... 國... 安... 江... 上... 我... 功... 獨... 多... 歸... 向... 又... 敦... 以... 敦... 且

劉孔昭... 世... 中... 深... 明... 火... 黃... 老... 許... 公... 爵... 而... 未... 披... 誠... 朕... 所... 嘉... 尚... 科... 臣

劉中藻... 本... 使... 用... 詔... 骨... 力... 堅... 抵... 臺... 且... 期... 遠... 謀... 起... 美... 備... 先... 驛... 載... 最... 不

勳臣... 黃... 斌... 雖... 未... 有... 恢... 勳... 頭... 功... 而... 吾... 山... 托... 宗... 待... 時... 而... 勳... 在... 朕... 均

依為... 腹... 心... 手... 足... 有... 何... 疑... 惑... 即... 謂... 臣... 識... 為... 指... 或... 不... 凡... 亦... 何... 嘗... 有... 意

攻擊... 內... 外... 文... 武... 臣... 工... 各... 宜... 仰... 體... 朕... 心... 共... 襄... 大... 計... 毋... 開... 嫌... 阻... 可... 也

部院... 與... 奏... 疏... 陳... 三... 閣... 入... 京... 需... 兵... 一... 萬... 三... 千... 需... 餉... 二... 十... 萬... 兩... 取... 給

京... 遠... 借... 取... 及... 額... 餉... 洋... 稅... 等... 租... 諸... 項... 原... 自... 有... 條... 隨... 征... 兵... 將... 定... 額... 一

萬... 須... 先... 措... 辦... 年... 年... 之... 稿... 先... 資... 提... 俟... 後... 駐... 洋... 而... 以... 收... 拾... 人... 心... 則... 採

餉... 自... 有... 所... 出... 上... 稱... 其... 確... 論... 定... 可... 行... 云

雲... 南... 巡... 撫... 吳... 兆... 元... 疏... 請... 勅... 書... 仰... 到... 上... 諭... 其... 如... 意... 料... 臣... 曰... 卿... 久... 撫

滇... 糧... 私... 空... 敵... 儲... 正... 資... 善... 後... 毋... 貽... 朕... 而... 預... 慶... 掃... 除... 沐... 天... 波... 業... 有... 成

命... 不... 准... 殊... 格... 令... 南... 人... 不... 天... 以... 或... 一... 統... 堂... 功... 朕... 後... 另... 有... 酬... 叙

勅... 到... 地... 點... 修... 補... 永... 安... 關... 勅... 文... 附... 近... 州... 已... 正... 項... 錢... 撥

勅... 諭... 閣... 部... 諸... 臣... 國... 家... 理... 當... 檢... 核... 乃... 文... 事... 武... 備... 兩... 難... 偏... 廢... 近... 據... 兩... 廣

字... 亦... 俱... 已... 開... 科... 皇... 福... 京... 八... 海... 勅... 進... 全... 節... 守... 閩... 措... 餉... 之... 人... 不... 在... 大

比之... 劍... 江... 浙... 紳... 紳... 向... 風... 尤... 不... 可... 不... 備... 其... 聖... 宜... 定... 五... 月... 內... 開... 十

那... 試... 浙... 東... 附... 試... 考... 卷... 以... 便... 各... 省... 同... 未... 拿... 試... 行... 在... 禮... 部... 禮... 科... 確... 議

奏... 行... 禮... 部

如... 貴... 州... 巡... 撫... 都... 御史... 趙... 德... 為... 右... 都

先... 時... 禮... 部... 傳... 詔... 頒... 行... 錄... 冊... 却... 之... 上... 屬... 兵... 部... 因... 是... 先... 以... 禮... 部... 疏... 奏

上... 欣... 然... 加... 掛... 以... 表... 志... 意... 云

陝... 西... 道... 御史... 劉... 邦... 也... 請... 往... 全... 衛... 夜... 湖... 監... 軍... 上... 喜... 甚... 仍... 益... 以... 執... 嘉

種... 萬... 者... 處... 極... 忙... 氏... 年... 銀... 五... 百... 兩... 與... 之... 并... 給... 以... 勅... 冊

雲... 南... 上... 司... 札... 地... 助... 餉... 三... 十... 五... 兩... 賜... 以... 卿... 德... 休... 以... 應... 待... 詔... 命... 陳... 中

無... 隆... 武... 年... 疏... 奏... 以... 其... 發... 之... 在... 先... 也

命... 大... 學... 士... 何... 吾... 驗... 許... 平... 以... 侯... 朝... 芝... 龍... 朝... 奉... 命... 議... 兵... 餉... 云... 此... 若... 議... 定

再... 不... 給... 更... 卿... 須... 竭... 誠... 意... 以... 感... 勅... 之

華... 頂... 且... 黃... 斌... 卿... 伯... 森

以... 其... 久... 托... 身... 山... 未... 有... 寸... 功... 虛... 糜... 康... 餉... 也

因... 魯... 藩... 使... 臣... 左... 軍... 都... 督... 袁... 兆... 錚... 行... 人... 林... 必... 違

魯... 藩... 以... 公... 爵... 封... 弟... 勅... 兄... 榮... 兆... 錚... 必... 違... 像... 奉... 藩... 命... 而... 乘... 上... 以... 其... 招

招... 捕... 或... 欺... 侮... 肆... 行... 業... 以... 之... 說... 兄... 弟... 愧... 憤... 不... 出... 故... 今... 因... 之... 以... 候... 常

上諭捕臣等時曰福不克傳野避清兵竄逸山寇乘機抄掠兵  
卒詢該根本之地控劫如此深為可憂計議解併事權以軍且  
董制二撫及兵道移駐福青等率期其雄據力行之  
楚通城王典與多起去來淋

上諭吏部主事鄭春唐以賍傷若不御酒肉力行已久宜為難事

若王言屢易時勢使然朕皇儲已哉至求治道遠止為心切觀

德爾吉、榮不遠誠深心朕心嘉悅

督師黃禹俊解偽官猶淑抄一名 上命刑部審明正法

賜戶部侍郎溫來質新街開防勅書

來質疏陳文武率忠空議果做空事慷慨請纒 上採納之予

以新徵曰秋介提督江浙蘇寧等處尚理湖米帑勒便宜行奉

行在兵部燕戶部右侍郎右金都御史所允兵餉即准取用并

粵中德涌未盡錢糧可充兵餉兼都著一力相添似爾忠正堂

可多得成功之日朕不負朕開防勅書三日內奏報仍令其料

理水師四百隻

以部議為御營於武營附秀為威武營黃克輝湖地為勇武營

江西東鄉縣生員監紀龍人龍進故時歲 上稱其可為雅依其

賞

諭唐王牛鎮為六師火出登得回春暫駐延津正規進止以戰守  
提無成矣文武仍不同心酌法兵革內憂外懼朕不得不巡環  
却探計慮萬全之策兼以農事方終辟路難若朕受氏切于  
念堂志重因王必能知朕意毋或誤言

召守建陽兵將樹順至分水關與陳天樹同心協力互相策應

大學士蘇觀生疏陳邊防兵一萬 上勅其青某兵至順昌某兵

至歸化有流汀州務要十人安釐受不擾民始慰朕心

勅汀州知府汪指南修葺行宮使僮諸務務從儉約不許多費勞

民

進求大典太子太師文淵閣大學士仍領守金華

勅督臣蔣元凱從西路進兵撫臣周定初乘從東路進兵以一技

先建撫以偏師出福洪更撥楚督臣何樹蛟等出九江合兵夾

石王派張奴女使日久康諭督兵恭技却臣湯來質運從長計

議

至哉皇言

上謂左右侍臣曰近日西京獲獲武臣皆盜賊會已極怯禦戎而

若彼巧凌疎而無法紀何能破其指環

四月初五日 上諭衣諸臣先一日詣集上不覺曰朕奉大統已

近十餘 尊徒不見百姓不安文周備于內武樓害于外中央

一第... 月... 日...



事畢廷無瑞緒，獲菜自免，空可晏然自居。以禧祥之慶，祝即惟  
于行在公所，柱用大年一分，還祭。二祀列宗，香國祀宗不  
說于家。

按上一先元旦之祭，再克書之慶，是莫切于復仇雪恥者  
欵。

勅諭行在吏部都察院等衙門，考察國家大典，所以別賢否而明  
吏治。今朕中興遠達，大猷德首，神廟本而北，丙京掌計，却防  
各分堂，親選成水火，則堂之始。今却院科選切要，喚醒精采，去  
朋黨之私，以立公點，勝服天下，即逆起開之，亦必教重，朝廷有  
人，如或仍爾，首獎，青有所歸。

召劉柱國入行在為兵部添註右侍郎，以道臣程琦代無志，湖等  
處。

清近崇安，上勅施福運，領兵出閩，嚴勒者捕巨德，孫同去，福  
順遠廷，德保從，疏起之。上曰：如此情，崇與節，於進，風張家，王  
守新城，何英，米。

賜堂城侯李承，非杖出入朝班。

取用者為象，執。

勅平曠，侯朝芝，龍巡行各閩，繼選，揭賞，利張三十兩，上嘉其恪。

慎  
勅諭閩林，教禁捕，且批飛來，謂日久者，內閣十書，官教，批入喜，佐  
任。

特簡科臣，劉朝，不為首，任任行，察典。

世行臣劉中，諫為大，僕才，唯奉勅，曉諭，結，應，補，督，孫，質，讓，全，處，兵，務  
勅諭軍師，劉朝，曰：朕，原，遠，期，中，疎，以，迎，兵，未，至，故，謂，國，姓，或，次，捕  
臣劉，獲，為，前行，今，引，華，王，兵，已，至，入，慶，中，迎，疏，臺，未，則，國，姓，捕  
臣，政，可，用，才，湖，未，不，必，請，到，湖，不，東，西，並，奉，朕，親，節，制，于，處，江  
省，之，後，可，必，着，國，姓，捕，臣，遠，的，各，錄，鼓，號，首，進，路，山，告，舉，必，行  
燕，孫，以，華，崇，閣。

若守福，京吏部尚書，劉樞，禮，福，不，入，親，請，對，上，切，讓，之。

勅諭行在鴻臚寺，朕，東，大，統，十，一，月，不，見，孝，陵，情，勢，離，阻，愧，恨，甚  
深，方，國，務，勉，寺，日，漸，不，受，祭，文，武，亦，免，選，祝，但，願，其，朕，同，心，親  
祖，故，氏，不，在，臣，之，跪，拜，也，再，行，中，諭，着，即，確，遵。  
頒，給，廣，統，巡，檢，閱，牌，陳。

上遊巡，撫，兵，開，禮，自，請，防，架，分，水，閱，上，嘉，其，忠，恭。

京州山，冠，嶺，聚，輪，林，院，英，御，史，劉，慶，業，率，同，鄉，侶，義，保，停，地，方，籍  
以，安，平，上，如，擬，以，罷，之，餘，各，祀，節，款，洪，有，差。

係于龍以前食都御史加太僕卿楊廷樞以前職方司主事兼山  
東道御史

命籍且銜環察最在年七曰教且其七兵選說者無且其間禮相  
批行

工部尚書期定為國姓成改諸發烏統 上以國姓用功難是急

務御營兵器因朕命朱烏統望可全發如此等事該部以司空

大臣全無執裁惟請朕躬為推卸之地期理何無骨力至此姑  
且不究云

按臣以庸材而尸大任任身家妻子之念重故自皇上登極

以來無所建白所為二三人皆問地之錢神有靈恭 上日

之無骨亦知人哉

平此侯朝芝龍疏陳問者守閩兵約苦械亦中其用銀一百五十

六萬 上諭之以卿兄弟忠志大非權載朕疑中其大系非卿

誰托據奏印得三者之物也亦不能不窮于接濟地方錢糧只

有此數若不內外兼備勒守並行大害大福必然既至中興事

業必不忍字從未有藩籬不用止靠家門堵賊地埋豈暇不待

再計七前卿兩次議奏用兵四萬朕猶恐用餉難結今必先成

守後請兵三萬守閩以一萬守嚴某此數之外再不可增若

持議不決曠延時日即朕自恨 高至七卿皆遵依以全閩守

之舉若復存有所執再有推卸是彼答不飲中興朕亦只有避

賢路而已其四萬之議若定即着籍且其間禮相

與卿確議每兵一萬約餉銀每月一萬八千而四萬每年共約

銀八十六萬二千兩有奇先將閩糧正項雜項和盤打算明白

一面具疏一面公請賜朕朕本口口曰奏

流賊入永安城空民集精死成山巡閱御史期為如此為官上傷

心久之

命廷和祀江西忠烈死難曾亨應黃瑞伯蒲漢李大覺名曰四忠

以制節御災英祀享 時有王錫恭亦同死難初祀部都其他

語以表臣節

行在欽天監進隆武三年曆操看初部頒發該督軍行到布以符

典制

勅諭即武正在用兵知府慈懋仍着任

初諭行在戶部湖而新兵其危甚重先發粵餉三萬刻不可緩遂

著恤民庫發五千該部發二萬五千共湯未習速速集解

廣州府首生李瑞廣陳傑候勅三蒙治安五委 上覽其狀以

括淮為賊金陵從江浙之神若以出兵九江為破而呂國預而



之忠者以奇兵襲江口以備師後撤為上下應援之策有三策  
但說得是治安五要于養民任賢生財節用獎廉懲貪諸端深  
明洞曉應是學古通本

上勅諭楊文魁曰大明寶祚祚自太祖而宗履臨凡為太祖親孫  
有能據臂先王則太祖神靈有依大明國祚斯主朕與守王夫  
最正在于先後名分尤不在于叔侄晉王先王朕雖以果斷當  
北面晉王以存太祖若從後主是名為承繼一主也先王以存  
太祖為承繼主以據祖宗為不孝今朕先王國祚極四十年在  
萬古自有至公堂今日一二傳吾可以頭如楊文魁受知最平

救濟社以明大義勸導藩而為專親末本甚明人言雖如其也  
朕心自有定議所進隨臣擇應禍不堪一矣鬼域滿坑宜請  
任氣氣以食肉寢皮之可恨也朕委任王萬不得已業九熟議  
所請以明太祖大法該督尚慎然如始善保地方善行宜慎得  
親 孝陵朕必不負元功

贈劉允與右春坊右中允給與祭葬諡曰文忠  
水口地方寇盜救官劉倫 上曰此某日中全無國法長此安窮  
看上游巡檢御史勒限緝拿違限地方官一併治罪  
上曰黃土隘之失元體中不受紀律輕我項是雖云寡謀殊可憐

憫者與死事身殉德等八員俱加恩卹以悅性情不前者軍師  
黎際詢度未宜殊難許竟遂同郭陳二將協力禦敵以其擒收  
上覽戶科給事中劉國星疏曰恭內三寒心處真可寒心監獄公  
行民生凋敝兵將選極左藏罄懸阜說烟沸戶戶門全不  
目恤為金若大小文武諸臣之罪也政教不行威令不修舉措  
刑賞失中廷議紛紛狡竊若走則朕躬之過也從今君務政統  
臣亦須猛省

命天興府知府趙繼造威儀  
福京解到大藥器械四十五缸 上着行在工部工科驗收并勅  
延平府縣正官擇地安插以依械代之用毋致疎虞  
勅大學士劉冠以朕委卿振勸湖東詢遺尚兵諸務責任甚重能  
用湖東實為地方幸體煩劇即乞焚燹分路緩急應之但刑罰  
尚旅而安待粵兵粵餉卿從永安出關即可料理兵務朕依委  
務勸與後檢朕所著注登有陰謀巧中待行挑撥者亦極重典  
爾起劉名奇亦原出卿所薦前者甚明俱聽卿同心調度遂  
與切為中錄母負朕倚此之誠

新到官兵四月大衛一萬二千四百五兩准以身而錄給之  
以提兵官乞嚴乾領守汀州

以太常寺少卿才亮翰林院編修何九雲精學唐王

初諭御營內閣傳示臣民云臣民擁立朕躬志在救民守社稷

雖極尚可暫守而恭我猶謂臣諫論紛紜殊為道傍築舍今微

士蔡汝四散聞上情形甚確因姓成功逃聞回來迎駕皆至即

武相批出閣二十八日之行且止提之自古創業中誰不危

而後灑然惟以躬邀和而和知躬和佛以此六字察朕為

功世後除朕守駐野一應條陳外若有敢請駕回天典併請退

避廣末若諸臣必從重議罪終必立新以徇朕心通于上帝臣

民仰休欽承云云

副都御史劉本微疏請小節可省朕勝禦此

以閣中方用水師覽此恭誠為要恭下却議之

聞縣侯官無者老詣廷津請駕回福京 上為之感嘆云即位十

一個亦無時不思請駕故朕飛驛既久豈待回京同和入度歲

險難幸之狀但恨在閣不能安閑：民不自朕：有閱民寔多

矣

上諭都督俞繼功曰武且不罷為文臣恐聞親親樂業前已有言

爾其克遵之

定寧諸生請聖駕再臨定水上曰朕進取之念甚堅甚切萬無持

疎之理但謂眾家力作征後宜寬朕亦朕：于表

勅于華王迎駕兵頭嚴加約束曰朕之焦勞日夜思救渴火之民

于華王秉其志缺才放為大受朕深知重你必要嚴的兵將令

民間草木不勢方為是屬時而之師云云

嚴禁永定先澤二縣未敢拉朕接濟

石寧建瑞四邑亂民結聚藉口被兵大費料糧 上令督其能勇

若為兵次其老弱者解裝設縣官自為收檢

福不鮮如百銀五千二百七十兩令安民序察免汝縣借助及

藉欠銀兩

山寇編焚史及萬家 上聞而測然故遊是免



思文大紀卷六

温州知小民台日檢奪未秋 上以此意漸可長示者核極運行

請拆毋使滋蔓難圖

發恤民庫銀三十兩與湯未領順資往揭遺兵以前賞未列諸補

賞之也

着御馬監官奉水安撫重責御史陳泰祈進馬匹俟御覽了付該

監奉養俗用

禮部主事劉維清首乞向呂選錄既選最為上策倘令此他國

開門一有餘款全開張驛兵往度非時且人力舟車俱有未便

上以為然

上以天興根本重地城守不可缺前標兵棚百名已極平山分派

各門務當嚴防鼓練以重防衛再益以三衛九丁足矣

都督督兵免疏陳用兵獲船務詢且請奸究而杜接濟等事 上

曰此策最忌惟在行之得法毋滋廢擾可也

上勅督師兵部尚書朱大典曰民不待已從流情定可矜而拓後

種之全藉師武臣力卿與諸督獲常相札塔勒期于兵能易暴

以仁民能去逆故順便足稱王師矣

侍郎湯來賀差官解助粵東硝磺四千斤上令轉發福京工部製

合王利北解軍前

江西巡撫都御史劉廣胤疏請駕旋以行宮剝期告竣並不勞民

傷財 上答之云朕駐蹕度而收獲江右印移師入北廟議火

定夫以此聞者三閱最尚守禦乃爾旋時日太廟未先甫修

始舉請目分任功次俟到日該酬

大典者福清永福古田羅源四縣山寇余紹王科等恃險連結恣

行抄掠 上令知府李勳率國躬親督勦至是功成仍勅其善

後毋任

禮部右侍郎曹澤校陳 聖駕駐蹕津祈有闕切四事一請延

河既防一次隨征完快一通福京米穀一事似銀兩許以生款

准保 上嘉勉之

勅福京所存行之紙保銀兩用福京印院堂可暫用銅錄冠

以福京二字

蕭家渡王師宿一帶綠林盤踞山腰津口白晝劫掠夫去解助銀

二百兩 上聞而駭曰近畿安民有此者知府熊國華練集鄉

勇力任之

上諭戶部侍郎謝應奇曰覽爾所陳社樹嘉清德區率大抵葉輝

宗龜去疏除階稅六事皆去其害足以裕國若着逐款力行通

為嚴陸有陸前吳恭監司守令府臨王行糾奏川到委伴至意  
提問不法內日裁

上游巡撫天閣禮糾兵會甚惡法 上命補臣由使先行提問  
後表

令兵部多修獎功釋罪特文至此軍前宣布

上諭朕用浙宋兵將吏臨衣僅刻孫士民貧富俱無安枕如朕身

親罹水火浙中士紳在朝亦速設極救善策

勅順德知縣蔡紳曰順德係東粵經已地方多故亟當於恤民隱

如志德極况履踐時之後倍宜施恩若未惠矣與治以俟報林

沙縣羊魁既獲獲救百姓極受奉委

札科給事中謝善選疏言大勢使歸云楚白辰州蜀留遵義江白

精州南安浙台全華淫以信天意之有歸人心之有待者夫

上然之

浙江御史湯芬請發海師直抵吳浙

上令廣趙進閣佐閣臣看奏奉旨官令糾糾之即止曰朕愛其才

可用故伴進閣右朕左右非作崇擬也

命兵部主事劉官前往寧化清源詳散亂民

時二縣百姓烏合糾聚號為長閩又托名曰田兵以殺牛為由

恐格標成要故有制官察所寄何在即與銷除

上勅督輔劉由使曰御世藩身任節義不能驅寇安民乃先移鎮

逃走情逆難堪成法自在卿不必代為開諍以逆使俾之風

清原宛同精州督師兵戶二部侍郎湯來賀請先安此而後他圖

上壯之曰南精是數有明法狡寇狂寇百倍已欽命家臣親組

領率兵北援北援奏請督慎切請行不拘文法所見甚為准如

請行仍將見聞情形不時飛奏

勅手奏侯期芝駁險兵違將扼守江山壯衛聲教未可盡卸建請

之格有撤者

上諭兵部部以昌曰田閣情罪甚重朕日卿諒待以不死已為通

兵今乃無端討節官由田閣巧謀因姓既不用此兵卿還善為

處置保此兵立功田閣方可開罪不然則中其小計狡謀矣

以金事傳報揮分巡建印汀三郡無措兩省光澤新域十餘者今

志心制禦鞏固若極

嘉興起義者家日猗石麟殉難死 上聞傷悼之其子嗣缺疏請

先日起義獨先殉難獨苦仍官副統為中書勅再從厚加恤與

同難樹碑一體行

上諭吏部尚書郭維翰曰此者考送朕親簡定或偏關於無心之



言或見其有一二勤勞可取皆由朕性過急痛念民出倘有未  
事仰宜教委以此或命事滿至公斷不可恃云

新撰永安沙縣山寇項日一萬一十三名隸陳國祚標下德國姓  
副功即制

著晉江縣學生員魏映領手勅同內日周文樂律尋定上侯期鴻  
進以慰朕心

以劉漢保其功達有道表之文也

冊封趙王命世且國若朕學日英國傑就進行禮

時劉清之附州人心投誠正遣師救授無改遣官具符節也

工科給事中黃大鵬因地震建議 上曰此疏於釋神詞言皆

關係朕躬若用當書于座右以便朝夕觀覽即大小文武臣工

尤宜勸于寸心各有為躬共研文吏

諭平<sub>表</sub>侯廷龍曰卿痛弟傷心援力疾料理兵將若日兄來倫理

而全朕所嘉尚

以相禮貴與守崇安林順曾德中仙霞歲滿准與更表

上謂輔臣曰陳祖朝光朝名碩講讀著恭准詹一子入監請表以

彰朕崇重儒術之意

勅諭國師院寺科道各衙門朕以太祖親孫繼統無一時無一事

不以 太祖聖心為心批發文書之後倘取精且德瑞所進新

纂玉璽親之朕心有大不安者而事一為建文忘今進善忠宗

讓皇帝之親弟王王允禮衛王允欽徐王允熲乃懿文太子今

進善復稱尊康皇帝之嫡子燕兵進京後皆為或祖降降此高

世綱常不可不顧例若新宜進後仍加誥號若或祖所給之降

號曰廣源曰懷恩曰教忠曰既承俱不當用以仰慰 太祖之

靈也至于憲宗若法曰恭恭倫仁恭定是皆休附不嫡子允熲

已王為皇太子宜加誥號以明典禮至于憲宗少子某出風陽

者五十餘年若進祖親應有親王之封今乃生進此系以至項

身至今仍建康所當運：改正進加封誥以存千古至公非

批曰天意人心之一端亦一為 太祖皇子諸王分封二十四

國內有親王禮谷王樹俱在永樂年間各以罪廢降為庶人除

國則身不善終雖二王有以自取然其情各有不同谷王樹

始奉憲宗委托守城乃微利一時開門迎敵後復謀為非於是

聽之罪不在蜀王許其不執定在獻金川門之一事致憲宗之

出森陷 或祖于不表仰體 太祖情法之平仍共降廢稱曰

庶人誠不為過惟朕進念 太祖創業艱難各庶人德當從情

江文正為法替其身而為成桂其祀以存親奉王禮雖云不法

激言致禍時勢定然先廢後難罪不至此何其慘也宜復齊王之封仍加恭之為溢祀之宜繼新必然允熲連復吳王允燧連復晉王允熙連復徐王建庶人文 追封淵王四王樂加進諡曰哀曰悼曰愍曰懷并惠宗皇太子連熹為和簡都着行在一面榜示行報令天下曉然遵承朕侯十五日拜告于我太祖聖位前庶全三百并未明之大義重千萬世倫理之芳標仍宣付史館改正實錄時論

賜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書一送旗牌十面鳳紐銀方印一印文曰制刑部直中尚方到坐使呈行奉高理兵馬錢糧印

制旗鎮

上諭諭部侍郎李長情以戶部掌邦賦責任甚重大師能統方近

中興事業尤仗特諭該部一力擔承以副倚并至意

總督高元吉御史劉春疏請再召募兵馬以圖恢復上曰東南

只此幅員民生止此膏血不難于調兵難于措餉雖土司官兵

忠義勇效必先議餉銀出于何處然後召兵不難也

左都御史楊首堂請餉三萬兩 上諭以二萬五千兩責成福京

戶部侍郎徐應秋于近廣州縣備用更五千兩責成黃買呂于

安民庫備用

因姓成功請給新列官兵月餉 上令于邵武近處另給該部即行文去

勅監官清理賑政嚴禁私收違越

時獲私鹽十萬斤變價四百餘兩發恤民庫容水西路並麻合

詞奏違故有是某

贈翰林院編修劉必達左春坊右庶子于榮一壇戒牛造英

在其經筵纂修者有令問分考京闈得賢贊治也

諭戶部侍郎謝應奇以餉部責任甚重俾其甚切西身元年金花

正餉久微在庫應亦速往勿避風雨到日即遵照勅書內事理

合同道臣碩元統閱守戍分委省府官立刻曉解報完然後再

起二年之期其勸農察否諭安撫會練勇鼓我六故俱着履務

舉行務須民生樂和地地方安堵有司不得加取民間豪棍不得

乘此肆擾庶二三年間徵輸在滿大資中原祖代之用朝廷自

有厚酬也

工部左侍郎劉奕疏言務去餘治禁必收近取實存上目為

老成格言朕當書銘左右

強寇萬餘人攻圍程州勅兵部罷撤該撫速當守禦賊除

歸化縣青松子民圍城二日不令于華王兵進城



安至靖人于建江勅奉新王嚴加珍奉不許令見一人遺出一  
字若有違者殊處地方官從重加法王責亦無所諱

勅監軍兵部侍郎于華王奉親兵五百八十四名并標官三十  
四員典刑全賴所領兵一千二百二十八名准暫住順昌預思

選所領兵一千零八名暫住新化俟駕行危嶽

上勅督撫楊嗣生以自仰行後朕擬即申度以慰後待李開士浙  
民志以難擇不許不少為違以安此亦示迎駕各兵帥暫令其  
併力齊心克復湖東清道之功與危殫等至指節眾難卿所久  
知切戒以兵無擾民務必謀殺勿致虛耗糧糈湖西正在我軍

著于湖東舟內發三萬兩接濟

工部尚書鄭崇謙等議以元二兩并司料類銀內將天兵、化洋泉

訂印六府福字一州每年共銀一萬九千六百九十二兩六錢

零悉解居守供造若買項等項存由起運之用以建二府

四千八百二十一兩五錢解赴行在以修不時奉應之需上

先行

平山候于兗州建京名曰報恩上賜為勅建報恩祥寺僧官略

四俱如該道選置以永光修

江南布衣劉璣進直言上曰此疏于古今得失之存亦有所

覽至規切朕躬震言：葉石誠可嘉尚隨便准任對

諭兵部侍郎于華王曰朕痛兩京結縶全非憂危之能止因兵民

壯懷致危宗社今日僅有詳九省此民生以期恢復一統若復

傷民即促國狀卿宜仰朕朕意安令民安新兵詳謀獲民乃本

經節制者卿當正振刷陋規毋使受畏諒諒

准太常寺少卿楊錫瑛以禮致仕給典貲二十兩錫瑛曾為唐

府長史上在潛邸時相得甚歡及即位起拜是成時年已八

旬故以禮遣之仍勅該府每月給米四石大石以稱始終優

禮藉目至意

漢漢知縣李概抗節死難追贈為兵科給事中特謚忠烈給祭一

壇廬一子入監讀書

今吏部議一要地要官以任副起釐乃給勅印其其展布

廣西逆前農團聚家隔城逐令建麻及報昭然巡撫每日督率

官兵破之生擒團練等令若明正法傳示各營不必獻俘獲後

解散以示寬仁有功文武各官陞賞有差

兵部主事孫 疏陳詳大歸奏故取運米二事上謂此疏殊合

朕愛民至意該部速奉行時上不果行後大紅集為後日

久

字德孫有紅防海時有議移他用者 上以頭編不多仍好舊致  
休為是

上諭戶部以納貢事似原非淨已大珠堂准四名十珠三名小珠  
二名不得濫滋事平即止

上初相聖與輔臣同奉何三者與督臣湖未賀同奉誠恐  
任大分翻多掣肘孰令重出英知遠從也時湖東冠令亂民逆

逃有攻帳于首簡自使政令不一若故云

准禮部尚書黃錦給假三月往湖州與新撫臣商度札至然後來  
議出度以謝良有祈募三千之約應其調用撥賞銀兩即在本

地方

四川成都府推官劉 既陳合漢點以限捕一事執以省鼎制

聞屯田以安兵業練知勇以養戰米上嘉納之令却臣虛心訪  
味毋以故套了事

勅行在兵部擢廣雅報稱至堪禦軍速吳浙人望方旋友詳未便  
即行該部速會同新撫李選察察贛州迎駕各兵來的將領宜

善安梓加恩以為新標標下練冊未奉者速行文立止至湖西  
餉銀三萬兩速若官解去勿得少緩須臾捕臣觀生選著任度

胡慶以安危極待諭

給已故吏部右侍郎蔣孟晉新樹誥命廕一子入監請書又謂其  
慈善好學然始如一誥為文介

孟晉龍溪人萬曆己丑進士久歷翰苑所著有恬菴集三十卷  
勅李時忠請用狼兵

時有議狼兵可用者三不可用者二故又中止

勅新授廣信撫臣周損預先料理整辦紅黃各項以役不時進款  
御史鄭瑄呈陳陳諸臣虛報去實際少 上深以為然曰爾既知

之自當力挽之毋任托空誤可也  
給發守關都督陳秀麻祥五十面為稅發價與之自錄川茶諸者

不堪仍教撤回改造  
值福京工部速解班鳩稅未軍前應用其稅被亦酌議製造以仿

急需  
聞日黃鳴俊疏薦義師副明遠江志棧等七人 上令却臣從優

叙擢  
道目何相善治廢州勞績素著兵民相安 上令其如樹久任以

惠一方  
上諭兵部尚書呂大器曰卿所言用人太濫所用之人又持相援

引虐民叢盜望治何由所見甚也朕自今當急者改



准兵部主事郭明俊四天與製造戰器

時明俊自陳有指微要法火攻奇兵器件止自願捐資指辦故

允其請

勅諭江西巡撫李蓬自任職稱善盡其所屬地方准始轉巡事例

燕轄汀郡柳桂惠潮等處仍准領用劉廣樹尚方制另寫勅未

行此諭

以太常寺卿王忠恭帶管通政司事

上諭嵩滋王曰覽王奏練鄉勇廣積餘皆細修急務其本在精擇

守令而久任之有治人方有治法收豪俠慎選練懶劣充保屬

嘉謨內河開宜用上者於時務更切中防力行不可徒付之空

言

上諭捕臣曰朕為天下之主未能拯救蒼生心實惻然况可

令官矣肆虐小民受害水間沿途問兵檢核終以所擬招撫是

為何用遂著該督撫各官申嚴約束毋得任其賄縱害民

字化縣長問地方教士社黨橫行不法日無有可上聞而惡之

者地方官嚴行曉諭禁上以消隱祿

上勅到提兵備提口覽前奉湖東居民無山可入始以畏死之故

不待已而順賊既以順賊之故不待已而拒兵展持傷民朕心

惻惻又云不思以召募教人坐困孤城銷磨義士之氣願與陳

廿一心辦職其見志忱者亦令湖東之眾一委指日迎候督臣

刺實運著賞其家用心圖功速獲撫遠自有重賞聞防既時

看印項職以便行事

諭或改尚書兵部技口選其族以壯根本數虛冒以清軍費正卿

部之奉卿宜力行之

御文刺劉漢疏請實行訓練兵卒上曰兵宜練必練必練必練

大練氣練志氣方成助誠不可徒效砲袖成如此故故慈者中

路行

上諭太僕寺卿謝起曰覽爾奏甚有深意所稱急務實做森容

三言及謹慎二字與以浙人辦浙事用奇用西時至机劫等語

既有成美于勳水去久不先建生矣著即隨便召募

勅提兵制志建四貨防守免來迎駕到提兵刑安不必入閱即往

辦治後保為督補親生苗守精外

時以轉南重地冠帶頻保建派死女兵無化律以予渡小坑

種救貧民故上既止之

勅令黑夷十名謀殺日兵春枝管下訓練始則聞報至御兵精練

香香者通准作御前說下

大寨火器二都司關係攸重以李芝恭協佐理澄以陳宗器協佐  
王開誠以原樹都司滿弘潤協理總理教練事務皆從戎且  
至春秋之譜也

論國姓成功以兵餉等三事今日已有手敕確托卿父不為覽卿  
奏言：頃奉朕請之威教其極理中兵恢樂兵餉等事既惟卿  
父子是稱銀閣防准遂即以此為大造完備賜以便行事云

兵部主事兼御史陳所聞疏陳清勢逆也 上曰言安大率清以  
逆為過奸細必布滿萬泰幸自上者皆曰萬元志極且劉廣  
御作速嚴防各地方宜分頭堵禦督捕且初出辰守輔州即撤

身獲周仕鳳北兵三千逆下萬安堵截逆目李合樓兵一卡

崇守梅周各隊獲逆目劉承龍既至茶陵即宜整頓逆內萬元吉  
勤撫更見勞勩督捕且劉承龍逆首所部兵出未和萬安一鼓

擒如毋疎防堡陳所聞者逆赴賴州與督撫協理守禦事定後  
即行使命行在兵部馬上下分路飛勅遵行

手勅督捕親生目前收拾古丈細修賴州中列五要計皆快勦切  
務宜遵行毋忽

督撫親生以陳開兵始末上以開兵自當招撫但初撫未若受戒  
雖擬即消去無重兵則威不立無糧與餉雖某不極事勢誠有

必然仰仗湖安去度地方獲軍通商撫民今各安業朕心悅慰  
各兵群慶軍都自慮重典措餉前有賴庫備用銀三萬兩併湯  
利智進解湖西餉銀三萬兩可就此中分給仰還與督撫諸臣  
詳議行卿在軍中調度朕心可免憂勞

勅唐師二王母澤松受放北官民奉奉必由通政司封進方不  
失藩休違者特導官方士亮何九重重法至於詞訟應歸有司  
通政司不許封進以擾士民違者通政司治罪

土賊攻陷詔安知縣田桂元之  
海寇突入內地焚燒蹂躪 上勅平夷 速行勦滅以清邊海地不

鎮海平和二縣山寇竊發 上勅下游極目程峻作速受事辦理  
務以一賊不遺為功

勅上游巡撫吳開禮守關官亦敢有擾害居民不拘何營即同拘  
詞正行正法

定縣都督劉煥陳病故兵丁三百八十一名予募補額 上勅  
其首心精義口病故兵丁殊可憐憫其月祿准給為棺斂盤費  
至每名日給食費三分奉程日倍之俟依議行

山西道御史林蘭友疏陳小賊驟亂激變賊黨聚眾焚劫 上曰  
仙已壬午之寇由邑令殘酷著官介誣害性仙邑古今天下之



幾何一昨守令不肖所被據奏李芳馨之監獄科監之弊志福  
始子無良香校縣官並能無罪除縣官有無賄賂實察別議外  
今當先令措不以取漫化之心次即署官兵以充裁勒之凡守  
道禁世地連令同鄉紳督率郡已獲于始然勿使滋蔓

上謂御史王國勳曰覽爾奏規朕躬語多切繁朕自嘉興採納意  
政用的改道不吝其澄聚大小文武日工俱得其技樂

者太僕寺少卿李惟德督率志勇營副將李芬迎駕之兵先到衙  
外與督捕鳴槍協力守數以待拜臨其海上頭設之兵自應量  
補抽調之數該撫劉若虛從長議行

利州准守衛太僕寺少卿朱德准如街四川右布政以為逆達士

竊疑義忠公若也  
寇解試于六月

上謂首輔劉綎曰文章之氣可藉甲兵多士奮旅務收後人朕念  
福宗士子亟宜寬假茲定期六月開科額闈三試微棘故榜不  
許游移一以監臨始而京常制定用御史而氣用去提調則布  
政司官監試則按察司一應科場事宜即于三月抄報疏不許  
首簡流玩分考官務用甲科知惟不足則就甲科中行官札訪  
其江西浙江湖廣及各省未試者改涉可念看地方官給與文

書路引以禦盤詰見在流寓的就赴福京督學考選一應赴京思  
嚴貢生始暫例著孔部考選

吏部尚書郭爾德既籌浙直第二机區 上曰兵貴神速先復抗  
嚴豈非至願爾嚴擇重臣孰有倫于督輔劉俊大興及請表侯  
用安誠意伯孔昭其人若若居中調度則全在中樞此請克即  
以即封克邑以邑封前已有旨用海奇又須陸路接應說得  
是朕原憫念東南忠義難可委任茲卿即舉其人以廣朕自有  
嚴哉

衢州清遠黃州道御史劉世昌以為言 上曰三衛昔急須以督

撫之報為憑臨事未可倉惶用公乃能共濟艱巨劉孔昭久已  
勅其授徵魯報四月朔日出師會報也恩起已抵遼昌道中楊  
文賜送奉問諭之命然可選將赴接部員一曰真止合隨地監  
軍王懷朱名世朱名朝白應各率知軍共護衛疆此外如方國  
對亦應分兵備戰共固京門以斷無米手坐視之理  
撤鎮臣周仕國提兵救援湖西益目就近調遣也  
兵部司務徐心民既隊三可惜四可憂 上曰其切中時弊  
監軍御史陳蓋既報西兵納款 上曰安承宗既悔禍被城面訂  
輸賦肯田通過走驛又勸獻方物准賜與府名曰 并領倫

印信以寵之

封廣西鎮臣陳邦傳為富川伯以其有擒靖江庶人之功也

勒行在兵部因姓連史朝傳守住永安詞陳彭同麟游正苗山速

速往救賴州救速清兵保安賴州有功重叙有失重罰誰州草

寇者朝奉黎罪用心托救無致蔓延

勒按日刺監課屢請陞恩今撫日同損之任監課標下兵將者盡

付同損代督調度監課准隨三五人進閱來行在賜對而陳方

略

命中西官借輔日光春增志入直辦事不得遊陳

大學士曾櫻為同知劉進堪為御史 上曰御史為朝廷法官若

不清勤激切何以明目達聰徒來巡方積弊積玩朕此親見這

訪奉同劉進堪巡身左即着先行仍與加太僕寺少卿職銜

上曰閱外百姓渴望王師李遠同損着即星速前去以慰懷思

五月

清國廣信警報類冊 上以茲地閭閻門戶自當急用撥款移勅

典督輔運解元吉等酌行

上謂對州募兵有名無實大負朕委至竟餉銀斷不容輕發

勒光祿寺免行端午節事

上命錦衣衛官招募有勇力者十名作御營標下用

上謂金衛巡撫劉中藻以巡練精兵可取于芽蔡著蔡金蔡三項

此法誠是取用之後即當給示免其差保仍勉令與百姓相安

兵數准一千名衣甲銀兩准于該州勅交二千而止項標期兵

指而餉不廉

上謂指日以延世之常非故種地大有軍功者未可輕議降恩

此以待諸軍久矣

吏部員外兼兵科給事中楊宜熙疏陳江右義師響應數諭不

上以是殊定爾忠誠所感

上謂召募漢兵並軍師文附奏以言安夫事起于柳勇引他兵

坐視不救深可痛恨然漢兵我而不勝猶愈于不戰而逃者爾

速策勵自效收拾餘兵共固度地不許以用推自餘

勒劉芝和列舟以盡以運回之物如數給還黃城柳時芝自杭滑

以多構執否壯莫效云

上語文選司主事楊芳以朕嘗心救民救人以從前債怪皆出任

使非人爾或與於家為用擇一賢能委寄勝兵教焉

清而廣信

兵部侍郎司華玉疏陳訂額各出須全力注意以華岩桂 上覽



其後只具見詳卷前日庚中告急特遣家臣郭繼任以提制行  
計程已抵汀境于華王正當每率相商所稱上策待制臣疏列  
即用朕志切故民皆祖不曰福亦親發大誓現在創城委首輔  
及樞臣練十糧營以壯禁旅

撤回羅全捕謝祥昌各鎮兵以固長汀

粉折仙遊縣小寇林照棠等百餘人 上曰賊首係誰非赤子

乃至犯不赦之條朕實切憫念

兵部主事徐州方疏陳聞入蜀宣布皇恩日擊情形等事德列

督捕極按在事諸臣王應熊與一衛李乾德馬承乾米奇國別

辨長王芝瑞萬年策耶連元劉泌范文光年道行田華國曹英

曹敷葉宗文楊展賈全聯譯坊等戮力殫瘁未揚威命 上曰

川蜀頻年苦寇民不聊生聞諸臣提挈贊襄朕心甚喜州方无

盡仗威者即前來復命

上諭靖遠侯方國安以卿威望績著為江上諸師之冠至天心奉

戴忠誠無二朕猶望學卿無可問之憾朕望聽曉之主中外大

小諸臣同德一心乃能辦效切勿妄分彼此使朕與卿間之得

計卿其晚示將士善休朕意不必為浮言所搖且聞卿遵諭同

有補馬士英節制張燾吳元大鎮等江海諸師其見和衷故依

朕所深嘉云

軍德源三路大捷斬寇獲心全情鎮日方元科竭力支撐備明德

四勝會有聲協助請獎侯太子悅

給太尉院御淑卿銀三十兩令在延平府開設藥舖以濟貧民

時寇黨轉執者氣蒸燕人多患痢疫諸症

大田縣貢生劉英進冊府元龜一節

勅部院預備堂若官發罪往清城平價糶米以濟軍民聞市牙俾

不許生端阻撓

疏陳世于差官航海入督併官方收 上謂其忠順可嘉形准入

港餘各昭例奏奉并勅地方官昭管安派以示柔遠之意

鎮日對與一家殉難准予祭六壇再加二壇并行祭符建坊旌表

以示勸懲

勅兵部侍郎劉士相以卿父子破家起義為國除賊奮不顧身夫

之捐軀尤可憫念准即優恤以慰忠魂卿常用督諸臣戮力

保處收去朕著駐師延津稍完即移陣幸亦巨相見有期矣

上諭平山夷芝龍首捕劉史兵戶三部臣曰官兵虐民極而提清

不使淳遠聞 為然此為目前第一大政則御將安民為目前

第一急務今當商定民如何安應用何人將如何御應換何人

近民既定遠民自安民心既固冠服自寒中興恢復外無遺  
卿等其謀所以成之則則封者授兵部員外前去徵學有功并  
推

頌志勇將軍張方印一孤忠神祐用

初九日廷試育士

勅禮部各察正身年貌履歷清慎慎於人作人文上治  
典

廣西桂林岑原全州等州進貢監國登極表賀四十六通上雖嫌  
其速然亦念路遠理涉也

前山將軍黃斌輝頭陳古今多一精志十與少一名報上覽奏曰

輔日道周精志大敢就從衣其足感勅天人爭先日凡服方

恢中興大業而一代能臣先期周難極念今恭信為懷懷到輔

補現在何處着該部再行訪察務得實信回奏以憑從優卹錄

其毛主水一身并與察恤

福京米價騰漲試御史劉霖懇以為言 上令閣員喚霖懇完其

何故并議一長法去未以該氏因

山寇圍永安知縣徐必霖獲奸細劉春羅家子必之不能舍卒定

亂致聞成如沸冰及派當一聚調後認切責之

上勅請以侯曰清冠常山戎兵抵常救援後故馬步冲鋒下河洛  
獎相倍多人衛那一任長驅官兵縮胸如此何以支較抑其能  
催督捕大典性與能捷獲石頑應勸馬步兵從全衛應捷致  
疎廢

以南平縣庫銀二萬兩著戶部着的當必解到額曾軍前用

南平知縣劉宗祚疏陳南平未設輝遊凡有夫役二十八坊地為

既台殊非體制 上曰地方固苦驛遞艱難朕行且發銀值大

何況其他自右道有地方難行舉一而兵未從文書奏進務

期民安

某地方官一覽

上曰上帝命君性為春氏君之設官惟在安民奇風流行民始

不安唐州縣之行大官地方官民之患政官之指有良心者尚

以官價買之比市價十去五六全無良心者直索取如寧吏書係

之奸北百出朕昔游邯鄲文知此與宜行米策急救民生在外則

都察院接示所為慘毒到朕仁恤遠者必置重典

勅下游地堪利之屬爾若心地亦厚切固爾以泉兵二府每石未

派銀一錢務足千兵之數亦屬可行須着實訓練以裨益地方

母但有名無實更諭各縣呈報朝廷正供自有定數不許加諉



亦無容損減速克顯仰以充閱守之用

思文大紀卷七

欽定廷試貢士十二名為華士

勅于放榜之後首輔會同禮部禮科公選年者賢美者一十二  
各令將祖訓及大明會典分類分部定日熟習着翰林院編修  
一員提調教習三年後仍將所習卷分條欽考以熟記有識者  
立賜同進士出身破格授以翰林禮部等官其首名賜為中興  
廷試首元與即授京官其直浙江楚雲者兩廣或福建家破  
或路遠流離但於放榜後三日吏部會同首輔核錄仍引各生  
於朝問外公同註定地方舉職次及福建指出此天理至公止

於選中酌其道路遠近勿致難行以示朕萬念斯為加惠天下  
至意

須賜半粵伯秩谷于丁魁楚

奉德福安壽寧等縣上祀按行 上教撫按道麻剌期勒定橋渠

散學以請地亦

初爾芝親繳魯蒲音里統志可嘉今海師倚任方隆即與掛平海  
將軍印

上謂群臣曰輔臣通則亦身均難其子引中備述之鎮日勤誠  
亦有此憂憤絕命持有夫天千古事夫路一相人之可朕亦不



覺法執行下首為推戴人臣即共著于五月內察則其奏其子引其年供知條史可憐慰前賜銀兩者既缺准給銀二十兩以

助善資

賜學 實文科給事中制作操縱度人字銀牌二面曰作權以爲旅之名

直吉受知身處極能却暮金真滿世之譽重光也

上以天氣炎蒸於孔堂宜淹禁却制規道熱事例通行者直

除人命注盜官糧軍規外其餘軍法以下俱准保釋以逆天祖

以手執一蓮閣仿一類賜行人劇假條記一類賜其部司格到性

使遠去園功勿悞軍机

初司禮監連行文知會平 倭倭福京宮盛大比當裝一面用以防

倭一面留德憲日編首堂律歷

福建監臨御史王孫著論元熱從冰滅篇恤士推一時之恩惟是

二書三經不若三書二經為合其題目仍始七篇俱從二場

亦然庶錫之扶接傳之天下後世皆德為不利之幸秘聖朝之

盛美也 上准如議行

十六日午時上大召對行在輔法大小九卿科道分翰林記注官

後殿候轉鴻臚寺即與傳行

以工科給事中劉大鶴協守仙霞關

大賜建陽人崇禎庚辰進士以鄉紳同地方官料理賊中之也亦以其能覺察他方德信而察其念切耳

和順王勳猷疏陳建陽縣百姓困大兵久鎮漢不敢德山不敢熱

上以此情奈何以聊坐今後各官經道不許入城：外亦不

許進縣札者即行奏限運共持示通知該縣官一而訓練御喜

以等老色謹

張安後姓名為陳丹遠未迎駕 上指其忠骨可嘉著加銜為御

營副總兵仍管遊擊事後物其往度中隨督撫調生振旅

永福縣雁湖山賊作亂知縣回糧計平之渠魁審明正法

令恤民庫發銀二百兩為焚王華慶五六兩月祀膳之需

上諭戶部以錢糧收放原以准入為出多添則病在解官仍作大

款因而布政司增添法馬又苦古百姓只以舊時法馬為準將

該部與布政司校定製造通行但無失出何項增入

廣東解大造賦役黃冊一千七百一十九本極貴冊一百本著戶

部察核

上以光澤義疏及甯可念本軍止供錢糧准與減免六分以恤災

給他邑不得援例

兵部右侍郎喻思恂等文武二十人共奏外光皇帝在平漢衡諸

一 五 月 黃 帝 日 年 三 十 三 日 庚 辰 月



髮為傳 上令內臣屬南忠通改使則邑晉注平漢城想仍物  
為楚 驚世皆極用心獲驚前來吾有未真即以外札送來相見朕  
自有監裁後知為逆賊張獻忠假意逆叛前來

劫內臣李國日者首領劉福及疾何如順頌宴食二塊藥資三十  
兩著長胡抵以到卷條

監軍兵部王事前明止此督師大司法道嘉 上以可法名中山  
河光宇日及至今兒童及老咸知其名方言擊楫渡江逆賊  
後乃為彈鋒力阻奸黨橫任竟實志以投也惜哉橫道嘉令人  
情極應得贈恤祭葬易名未盡事亟行在該部即從詳議具奏

聞其母李猶眉冠六一子不知存亡作何履尋黃順正多方慰  
之

上諭首領劉福不問罪之兵敢行潛逃大妄聞外復有失招朕心  
焦勞御其強出而分憂焉

督補劉魁見其領道倘若火藥著行在兵部酌量察收以為備用  
恩賜重賞振勸用

時虛漢危急劉魁奉其自任督師日午方起未嘗至閣上一步  
人言噴之上怒其有負委托故准以原銜歸里焉

上諭首領劉福以御足患朕見其縉紳之狀准其相三四日朕決

意降江御可同指日早為料理

上指指補日臨民之官豈可以假而後朕於明浙迤地凡有捐  
餉至二三千兩而求為知縣者朕所不免蓋為民生計不可不  
恩况撫我明境有所不便耶

時鳳衛伯身文綱為指餉急公而有求署巫山縣事故故上嗟  
却之

復指劉福以朕在途多日浸云兼顧江此終于江浙何補不如實  
實出限令定一併做去尚為得法且今地亦止有周慶江楚四  
省相暖今在一氣清所世氣我新必家今不自出負祖負朕

之存亡猶其小若今運要催捐皆共併佛又捐兵以決意初一  
日也

勅由民庫發專餉二萬兩著官用湖蘇解到督補運糧軍前外  
永定縣漢口雷相地亦白古行劫奪去該勅廿兩及糧銀一千五  
百餘兩 上聞而駭其之嚴行道府緝獲以濟軍需

手映 後期芝龍疏請疏通福京河運以消穀氣以奠民生上允行  
贈指生開華為翰林院侍讀

聞崇江南人雅以復仇雪恥自負聞會上擊捷自奮入閣建言  
棟棟不遺餘在上官之不受茲以疏送使西道御史侯即乞為

陳其本末 上情其本贈以足官并賜銀二十兩為葬費其  
為之繼遂 上曰朕視忠臣過于官此一臣云云朝廷即少一  
此則學賜金著其製一碑塔不必繼進仍賜四格保勅于反日  
生既其君目之義死亦凍華愛之依名額大明上士實問天地  
烟家獨現其等奉注

詳却繳進貴州賦銀二十冊

授生員韓雄都為兵部政方司賦主事

雄都曲用縣人志憤氣極甲子同舉始與 上遇于淮陽頗有款  
款遂乃收發南偵探救情以此類且路按龍起長太湖同副總兵

到魏春將到齊武中書海浙河浙漢人樹通攝茶同仇救儀  
大挫敵鋒後乃入關 上稱為佳士起拜是戰

兵部尚書與春校疏稱杭州已侵 上曰抗後則嘉湖自是為事

防兵者請奏使專任之水兵者楊秋李一根固皆芝等任之敵  
等一路利巨有遂撫已談說包圍起捕日射大典煎日劉孔昭

管目月民與田觀等分任之得以屢抄為期慰朕諸唐安民至  
意

韓云衛到承恩疏請三眼鏡百兩予百張皮套百個等百把牌刀

百把藤牌百面鏡百把火藥十斤供炮教發與之

官給大學士孫汝龍葉寶銀二百兩曰卿為忠難得德臣奉注  
顧朕時常極難正宜同心力挽 上拔高堂中令始終若以病  
陳播台朕所望者即日入直切切切切

贛州危迫人心驚疑督日尚元吉取家入城與民共誓死相室乃  
保無虞 上聞而壯之加以補修餘竭力共守恭隆賞有嘉撫

日到廣德進還雪都是何節錄著筆朕聽款

勅福京戶部發銀依前式製造尚方劍十五口

給李道善官領餉七百五十兩馮南節善官領餉一千五百兩廣

米解餉銀十萬五千五百兩有奇監探銀二萬一千三百兩有

查者恤民庫察收方改使與時亮財稅督解程仰通集保以無

虛隨性為少司馬保加服保以勅有也

勅發期令一遂與周文燦去貴州相共

沙路山寇竊糧禁掠原野一空 上念了道可憫勅有司官珍恤

之

上諭督捕劉生曰覽卿奏據度將悍兵輸一聞急聚眾誌思歸如

此無紀之共安能濟事中都會昌措已既可直達汀州則汀汀

更急于防度何向都無一人援及甚為可憂改議兵將罪之不

能呼之不應督捕措臣孰為善策速守度度朕所恨吏當奮



國故廳堅定脚版詳述米以親時愛御言良是遂不時於度  
借亦飛章來奏

新恤民亭發銀二千兩賑撫日對中藩常任温州賑濟時温州民

苦災種不入土也再發五百兩為其募兵用

上謂近臣曰信摺互易而後得聞提今又提摺不足用才能試而

後是侯到任不致另議未塊信乎用人之難也

却那文樹文魁疏陳出為折偽摺二十三員職職三千餘緡獲紅

五百餘緡云甲折被無美上知大悅曰與易子二月內已欽

和政徵求疏向未全通堂印被猶有阻礙今茲大提准如施行

在兵部尚書某右副都御史徐衍如疏陳子龍准如施行在兵

部添註方侍郎秉侍讀學士

禮部擬會款定用十月後借各方各府不致遲誤連上旨也

勅諭正官收粵面巡視以資固結不宜動他好委後付預日經理

勅諭建政攻來福大安屬仍益其防地恐有清跡突入鏡若火來

即令二部給發

上諭大學士劉宗伯曰福州古學隆亡三次發去餉銀八萬兩未

見成也從廢糧餉深為可惜

上諭吏部給行司員外官元等以京南為限一人按三處冠履覽

奏如前疏在野為師在、雲集其怒而激勵之因其得而利  
導之其振勸一大批元對為國仇家難驚心據報請認其見志  
亦但往難往而有濟更難也

上封摺督川湖廣<sup>兵部</sup>封摺謂曰清來馳騁方古裝撤必先增數言高

長策以湖南兵馬發給付撫日備備揚專地別策承德知自認

訓錄備超任內格勝飽口罪自無蒙況地提得為自今選錄軍

嚴毋拘練考寧不之毋有修通與傳知知運切念與漢中象非

一手一足務云同心同力恢復勳成一體酬叙

謹前斌卿伯齊政清為成以肅字字美有甚也

贈補臣簡道周為文明伯摺曰忠烈

平<sup>表</sup>侯勤芝龍孤陳孤臣天志正志上以輔臣道周身陷腥

腥節先日月引久缺以明志為賊官而求死難道運中能不

愧大明宰相朕讀其遺持刺心流淚朕自道周不能救于事前

道周不負朕真誠推我于先力極危難去難不身于後此後必

要奮志效敵雪我忠良今日即崇先帝破塔祭亞即昭伯爵例

行妻付一品夫人閻其四系長為韓衣衛世龍指揮必為韓衣

衛世整正千戶三子首做行在尚寶司丞四子首做中書科中

書舍人仍初有孫一立府於本擬一立府于福京春秋致祭併

與王坊子家文曰中興並植其遠持以五研于廟河家詞曰振  
忠京詞曰憫忠後朕相親草招頒示朕道于天下行古種  
印遠一本行

接加福建鄉試解額三十名以示龍共首善廣開新熱至嘉

今天科都給事中劉綬策中脩科疏加鄉衛以龍吳之

時中興草創凡事供備極上知其弊特授劉軍以為六臣之

長劉軍陳列五疏上以即此便見手裁至中皆當慎討敵所

樂聞隨事抄奏賊守至宜修舉以題履運部德地為得依然必

每科一員事官注籍月終提比捕奉方無特快措不要緊疏說

按科考終案請注籍占對預任備官恐廢所事今後傳班科道

韓永樹各輪一員供五其每日日對其人鴻博寺間一小軍送

閣伴輔日亦得與閣記註官以便備室事公則公言之不得禁

諸捕就諫諍需人資濟宜備英才亦不可抑庶常即曾中行推

紙皆可為官官若薦舉得當不難其依常格至內外兼錄自開

舊制二人兩本京堂監司之制新當舉行朕特召劉軍正為是

故運須逐款運依不得僅以達白了案劉軍資俸已添准知行

在太常寺少卿仍管文科印信

大學士孫師均疏疏陳慶事先在且久提兵事已演在 上以

古州失守晉日期元吉指兵皆付一擲極日劉廣能先出軍都

到總制丹國理有湖漢五月初一日失城成何法紀此書功罪

宜毋即詳悉入嘉惟非公勿借勿聽見在收拾敗殘亦即

中興根本身兵強兵三萬餘人准卿召募但作何招集作何約

束必先張先進日地宜苦兵七甚於賊無不憤誠令不嚴服

虎進狼謀林四起言必冠作或首我包劉乾兵張信玉兵知運

嚴檢不得收聖先後終成潰散朕十日內外一定親詳汀州而

張方表誓在必行決不失信云

以修閱檢銀全務衣衛分賞御象人各一金為首皆倍之使有功

各皆沾實惠云

上諭吏部尚書劉綬經以官員暨民間民生之榮慘切宗社之安

危若吏部有滿堂情節天下少知物而朕于此選至慮至

公力拔其尤而後已志

戎改尚書劉綬校巡行江蘇唯蒙永定清流歸化三縣平定功汝

陸實有焉

上謂兵部欲司務將平海以覽爾表多松人所未發如一官五日

而吏數人一人數日而吏三命百里而督撫並設此方與中使

並若皆當改之大為至指疑人後由耶募兵不同倘有捷言之



初而未收其用去補保而在實愈相天下札而務持節皆切要  
結股折若尚焉

安坤迎駕到德共樹元功兵于持樂

温州府進貢新茶

初錦衣衛都督楊殿蛟共捕勒沿海寇盜

時周禮前芝梅劉龍崇或暮賊入港行劫或倚政去巡紳民

上以不可為訓故發其勦之并知沿海兵餉軍器着福京戶部

與布政司會叙具奏

江而光黃各著兵部議起 上勅其聯合義旅救偽復贖仍列登

程招志後一難即授知縣等欵于勅中附行人商開等會去

吏部尚書劉繼祖到三美起義記難士練各贈官有差前麟贈

兵部郎中錢松光贈奉政司判案贈兵部主事王日如贈兵部員

外尚書贈禮部侍郎王贈奉政司判案贈金武廟三衛贈國子監

舉山海關法明光劉球俱贈訓導

上勅先詳各縣倉穀發充兵餉可以濟飢行急亦便于出陳納新

發米一百三十石賞給軍士散中飽

上命禮部右侍郎劉崇倫清察軍糧兼濟民食仍書四字于戰旗

關隘至是詳以成宗官糧提捕家其精力維艱難他後 上

許其為一人自代

漸修禮有許濟捐資首米又與捐以不飽然其門下士各有藉

此而竟事息于他州縣各人言噴二故時既詳必

給督師楊廷樞等姓名一千散箭三千棧不足者著京解戶清補

惠湖巡撫劉國棟檢獲湖陽賊首蕭三權即時正法疏開行極

上令其察致首以首從

上掄孫玄樹到承恩以聞外駐劄軍兵以便相札賑勦聞內聯絡

即東以資守理庶民自足聞得將孫孫用本地鄉紳同地方官

料理聞內事務使民不得被兵尤為緊要爾此委其見方略

以御紳劉國棟同道臣趙利驅北守永定縣捕獲同府臣周繼

劉悅守大安縣黃大鵬同善臣劉為紅北守仙霞關務要捕和

兵民值禦好勉受守固兵援有功同家者罪同罪違者三尺不

容

温州既再發銀一千兩令何志龍前往賑濟 上復嘆曰奇美至

此一千之數安能遍法數十萬士當采流通故急作何設法撫

臣周若曠轉日督臣先達為按察使既民中困

上覽台州府通判萬年奏疏以道所陳三事從之直款乃至四千

三百餘志皆之疎疎疏感德以陣各文武法圖後制常漸等不

知名義無足洋槍江上諸民武如亦國安前運謀策文如亦運

中何國賊家朕亦自有琴鏡

招安縣為小冠所陷投官刻序後後之

禮部尚書曾學倫助海師餉銀一萬兩

時海師缺火不悉朝廷兵餉尚藉學倫捐以復之策舟師直搗

金陵或可莫其萬一校督諸家安及盛本諸項勉成一萬以濟

之

新築村慈民周 為人委捏奸細者

時捕臣韓德環通匪村男婦百餘人控訴周某實非奸細又有

里排生員人等保揭疏聞招釋放之曰此後巡緝周應張嚴亦

不可妄令良民致無辜違隨守聞持大各收中錢二項并檢存

案

夏工部司官黃昌祖回粵求買硝物支該省有改司銀六示以省

携帶之處

上諭都督汪瑄德曰覽爾疏其以無糧迫民以求生投寇深可

痛恨亟務及速給永樂正天密何以懲然爾運糧勵前行督團

搜賊毋得違面自干公據并察明項基作何下落具奏

行在御營校五十標計兵數一萬其器械衣甲准各府汰去遊止

各額內提出備用

時補授福建等兵未至勅催速赴改官通領以隸十標

左都御史周有容疏為前遊善子用海有紅五十餘號有兵二千

餘名乞擇匪團以直臣標下 上從之曰前樹賊糾其某賊入

港因怪兵捕勦以信其無他即准隨知前遊定限夏至前到

以便御乘風急行前遊後再立功即與掛印

夏至塔塔勦福京太常寺舉行

會官滿決刑家標以撤撤州百姓

翰林院附封回九家遊家數萬四百八十四標計三千五百本合

華州補官按 上曰朕性喜閱書所進各籍細珠等項快表願

著即收進內有中仍錄其利祿願回九福者做國子監學生

以示酬家

欽天監奏星異 上曰人事修否可回天災各官者極力消沮毋

事虛之

福京署國子監祭酒朱天麟疏志新舊貢生在監者已有千人成

均伊始當廣作人 上指其千五字貝字號等中二十名以示

京省並投之意

勅福京戶部侍郎衛應秋貯借積谷每年務滿二萬四千七百五



十三石之數著于收成後凡有罪北取贖券或令其納錢務令  
陳三相因始有澄

以福京戶部侍郎劉日昌協理安民庫

上指司理監曰內宮品級奉御為正六品今內官多列宜廣從六  
品以下之階庶不借能執行酌定中宮皇后位下差使定例曰  
椒宮承使為正七品重賞地位下差使定例曰椒閣應使為正  
八品九品地位下差使曰椒室領使為正九品比下內使都為不  
入流永為定制若茶入宮錄以示將來

漢西布政使起解銀兩萬二千兩重寶銀四千八百六十八兩

四川參政今陞太僕寺少卿劉麟長疏陳恢復重慶二府三州二

十三路以川餉贖川兵不得虐廢破者

上嘉其不避艱危委持方委忠苦想恭保其前未階見供職焉  
平心將軍謝秀持募兵二千以足守關五千之數 上曰增兵少  
先議餉道衣甲器械等項看戶工兵三部核奏

時有訛言驚回天輿者 上聞之怒曰朕以進戰自誓豈有復回  
之理誰為此言以惑亂耳目即應立刑察明斬首以警其餘

上游巡撫吳開祖疏陳領兵分防各處撥款總兵北守桐柘撥  
柘兵北守谷山撥施領兵北守其履撥前初兵北守觀音隘撥

翁廷兵北守 上曰此皆捕月獨理其按撫救倭忠誠所從况  
兼詢諸城似技亦勇而能下者乎朕心甚悅

行人間視疏陳楚蜀滇黔事情楚在一事播弄任使預勅中臣以  
待南呂判案之儀即遣大將以預之蜀在結將士收民心用蜀  
人辦事推賞則勤撫並毋欺賊則城厥渠疑滇黔則在外據  
却取內顧門戶但近日數日土司談論未定其地進蜀之道永  
與楚之接壤乎滇銅仁便宜防撥種之皆扼要定着 上嘉細  
心

都督有司選抗節拒寇 上與排討以將軍印作御營從征前鋒

太平都督同知進太子太傅

首輔何吾驥兵部尚書與春杖簡練十標議定兵餉才將四款以  
辨奇管作第一標陳天榜第三標總和王勇奇陳文燦方密天  
作四五六七標精強所募者俱著果提督領作八九十標  
兵毋得通緝凡有餘兵即謀我改標下以備御標缺補 上從  
之先發銀一千兩為犒練之用倘有定矣才可節制庶實得兵  
用焉

上顧左右曰廷平地窄米貴朕亦不欲久任俟度南收拾安妥六  
歲即當退捨也兵部主事方文龍前朕裁減員優此說誠是但

各處捕擊地方官宜及早消煩毋貽朕行後之憂

漳南道運使劉龍才之辨賊者苗久任以安地方廣東布政使張

五禱

擢精視為官南道御史即命往調勦承胤兵

擒國姓成功以補贖贖宗必取國餉浙直江楚贖宗乃取粵餉不

得一毫借差有長借專司粵餉行在吏部立推古侍郎一員專

司國餉務令井然以有成績

粵東撫按挑運舊兵一萬粵西撫按挑運狼兵漢兵一萬以資

收復中祭

小寇萬人攻圍龍岩縣

思貞生陳元綸赴廷狀進所著風恩保治全書五經涉錄各一部

上勅由覽以啓新學

特授廷狀貢生等一名引等擬為禮科給事中勅其侃直言毋

負新恩時籍

忠文大紀卷八

六月

以楊勳總督偏沅何騰蛟逆有勅印一齋交付之疏上諭之曰卿

勞江漢功在社稷後楚倭豫長驅燕代業以全權付卿楊勳之

推陞因彼時未嘗與國偶為錯舉豈有一柄兩搯之事今中樞

需人業召勳入佐朕朕與卿分則君臣同父子何不自疑奏

明逆為是舉且將在外名命有所不受尚惟始終一心力任危

地以必見孝德必與威宗為任朕與卿當共勉之後有兩奉君

命出江百念迴思願楚之疏中有願為忍不願為辱不敢亦不

忍亦不能以兩年死持之城寨之他人之手 上始欣然曰聞

外之事志以煩卿惟有早開雲臺以待

上因糧餉不足每嘆曰朕布衣蔬食臣時寒費所餘重餉皆以奉

士給兵乃內帑無多應用每窘為之奈何

上布翰林院新選華士萬勳等十二名隨庶吉士後入閣拜先師

復勅翰林院官時其教習毋得作報其服色比庶常而冠袍角

帶與復兵部主事勳曰古勅其非制且有扇以見告之說 上

曰拔士于貢中作養人材事屬特典名為華士原不同于庶吉

士毋得憤激不平時行故語



時侯嶺行在禮部尚書諡曰

贈高飛毅江西按察司僉事

飛毅長樂縣人於西鄉薦以同知署臨州府事致至傷義不屈

仍勅其家人護印以遵行在故有是贈

興化佃戶圍郡城

按莆田租額每石較計一百二十斤後鄉紳或有議加於眾不

服遂率眾而成揭竿之事上聞之駭然曰此誠地方異變者

守道特世誕將租事作建議妥務期主佃相安官幹非理庶佃

與刀民假佃倡亂恭候當重懲示警

番禺縣康生劉國毅捐資製造九龍太箭五百筒總供援度復楚

之用上表給勅劉却司示酬

編脩劉以修進文昌化書上曰化書勸人忠孝朕甚嘉之以修

生長其鄉即與門人設定更當廣布成書慈願休嘉以表上治

勅文侯旨行

按以修字懋規號九一關中人庚辰進士初令福赤調繁閩邑

下車即以化書示予意欲謀所以梓之予借故家苦本為之較

訂批摺并捐微資合各家助刻者始克克剏之費若劉公則

一意愛民案牘無事而已較訂初只列予名繼則補刻閩中所

取士子亦居一焉其詳載在予政語中

上諭廣西地撫要日曠日用俄兵必選俄將否則擾民今因恢復

綏行間俄有生熟馬步之不同依請即用成大同為統領哥曰

劉為監軍行俄安家取給平格海南四郡務速如限到度於起

行之小扶撫飛奏仰慰朕懷

推吳時亮為行在兵部左侍郎圍武報為添註左侍郎兼督為添

註右侍郎

以傅上瑞巡撫偏沅地方

勅行在禮部天遣元儀較勝民疫皆朕不德所致除自初五日朕

在宮中行禮虔禱雨澤國部即察潔淨處所故主壇位六卿以

序輪日禮拜以祈甘霖濟我百姓

廣西鄉試取中六十六名加宗生二名流寓二名

發銀四十萬著太醫院治瀉鄉州北龍朱士選三大案各任東西

南北四門城內外旌崇

勅臺臣文南英將其生平著作刊刻成帙者進覽

勅內臣劉全到天兵催撫臣劉中藻速往温州到任并為金華毅

換

時聞温州警報并葵警紳士皆自有相賊之狀

命因姓成規到津來精募兵將立助恢復期限二十日即來復  
命諸將仍用心守關務令一騎不入起處寒胆不負朕腹心侍  
諸將王意

封建宗藩各官准穿錦繡三日違常例也

以却督楊耿督水師守山霞關劉德還京補七上游巡按御

史戶民兵助德淫縱多端 上謂德有則遠改無宜加勉可也

勅勳臣劉孔昭嚴禁所部毋犯疏土以著臣節仍勅福寧道臣王

引發陸兵一千出温州應援

封方元科為定胡伯

時錢塘沿江戰功惟元科為能用命并發手勅以示優異

水師倣成以吏部未永祐趙玉成兼戶兵二科給事中在周崔芝

李一棍林督山軍中聯絡措餉改推官徐學遠為兵科給事中

編修周之變兼兵科給事中監督聯絡漢紅共表厥勳

福清知縣趙士元勳禦寇有功 上命吏部優叙之

賊殺馬江渡紅三十餘人并犯舟李鎮邦等 上勅府縣官嚴行

緝獲

兵部侍郎郭必昌疏陳福京宮工告成 上曰宮工告成雖非朕

意朕今擬此戎位何暇安否惟平 侯勞自當旌每歲再增祿

米五百石仍舊一于錦衣衛千戶世襲楊耿准加特進勳階

上曰天下之壞不壞于政而壞于兵不壞于兵而壞于留珠可痛

念浙中無所事一之官道遠于京歸路于途畏縮不進漁獵細

民均通者撫按詳行清察即日撤回務期安輯地本

摠制郭維經疏陳據指以濟惠需中云寧化官地二處可易一十

五百金 上曰此亦便宜之微從之

上諭兵部主事毛元策曰願錫時利本微二臣俱戕于非命指臣

當以為鑒目下水師巡檢正欽忠復江南元策可益自勵

勅撫臣吳開禮嚴防松溪一帶地方

賴州使至云清兵焚燬南北二門架雲梯數十竹園數百我兵矢

石迸發清遂聞風驚遁華固度糧

上命察叙有功官兵以鼓行間銳氣

陞湖廣監軍道臣韋瞻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恢復撫湖

北地方

時清兵以數萬衆馳視楚疆李赤心朱尚性不前購獨能領督

撫兵血戰於新牆鼓家嶺等處先後斬敵六百八十級殺傷溺

水者無算所獲馬炮器械更多督輔何騰蛟疏聞故有是命

准發各處提督條記一切奉旨全抄行







者吏部郎中兼御史王兆熊至浦城通判李如梅至松溪政和刻

制葉至建陽奉旨召商疏通米紅嚴禁埠頭飲家把持紅隻及

官兵搜拿米紅等禁

世嗣起世戶部添任侍郎總理湖廣錢法改刻明通局工部主事

管湖廣錢法道事務同督撫虛心商酌銅料工堅可藉長久有

益于國無害于民

上御西使發沐浴為戒祈禱雨澤每日三次教文武官各積誠度

禮不得視為虛文府城內外暫禁屠沽

廷試續到貢生一百零五名擬進呈二卷勅授兵部試主事

廷平府早疫大學士何壽勝路振飛朱各陳不職上溫旨答之

以刑部提理南直江浙閩楚兩粵候勘事務改請勅印同兵部

侍郎劉士楨督兵入處

以少詹宋天麟教習革去

平夷侯朝芝統撥借倭兵以圖恢復上許之以黃檗明為正使給

一品服色世極威我徵索其行也

督捕獲緝生兵至南安師徒潰散援兵不至疏入上勅提判臣

郭維垣趙庚枚之并云督臣謝元吉固守賴城自可無虞

議以付提兵江振張兄弟防守白楊黃竹二隘上從之每年費

餉五千四百兩半取給於瑞糶正額半取給於瑞富戶家

給左右中前便冲鋒營總兵官旗牌

勅兵部主事常人執往制臣李選廉監紀軍務令速到衢州不

至庶庶歲月

勅吏部學官教導保匪輕凡入贊叙券有授國子監學正博士

等官各於本衙添一試字不許任學博之事至門斗之役必用

良民預充士子士北不用卒伍拘尋通行申飭

命錄憲臣張肯堂四福京詳歷恐傷事人衆舊雜有生異爰撤練後

即赴行在任用

起用大學士黃士俊陳子壯於田間

先臣康太叔准謚文介

勅上游地撫兵開札將恤民通驛事故安共奏

時崇安建陽松溪政和浦城五城皆為孔逆且浦城素無驛站

近日往來之繁尤倍於崇安今有議復驛站工食若故有是勅

廣東巡按御史王化澄疏陳募兵一萬四千八百零七名上諭之

曰凡遇加派錢糧朕如芒刺在背所賴督按臣以朕之心為心

以民之命為命有如增兵一萬四千八百零七名除鹽餉賦役外尚

用餉銀十五萬二千三百零皆聚成教而言未嘗就中樽節

受借印如東粵守各各路合等將及十萬皆食存由之餉與歲  
解額約無干各府各衛兵數無多還當各路嚴察以缺兵之餉  
供新兵之用得一分行民一分有如鹽稅一項廷臣請另通行  
歲可添餉一二十萬朝廷恐其舊商有碍未遂奉行督按臣當  
與餉部臣謂應其互相商確務保新商舊商兩便資所增益以  
養新兵又如雜稅一項另與奏明徵收絕不許豪猾漢謀肆熾  
兩粵各府開稅加餉五萬兩鹽稅暫議加餉五萬兩俟四方平  
定自有蠲減以酬父老子孫

巡閱御史鄭為虹此責平<sup>表</sup>標下將官陳俊部大爭奪集芝龍

奏請於上 上曰千戈事竣全藉文武和衷為虹此責亦足代  
卿約束卿幸勿吝<sup>表</sup>仍以王臣王事視為一體等語<sup>同</sup>在亦尤所

致望

平<sup>表</sup>侯斯芝龍特疏薦其人<sup>表</sup>通載賜名為廣濟祥師令其徵兵

海外

勅吏部尚書劉燾速催傳捷輝到任受事軍化現有寇警速駕印

先令駐扎該地亦不必拘定夏秋冬春以人就地還當以地擇

人

世陳履員為吏科右給事中

首輔何喬坤疏為勸勸相繼佳廟似証有纂修之本時起勸為行

在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庶務事府事鮑佳似祖

為右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侍讀

徽州知府何繼正不奉旨落 上以其教梁一尊末節不貳再與

實加一級示勸

勅通政司奏武各官一本只許說一事毋得支蔓牽扯不便批行

以後中統

加贈兩鎮崇為右都督曰武乘以遊其志

勅定南北守二道臣准各募兵丁二百名以資防禦

改工部主事<sup>表</sup>為兵部戎方司給與勅書閱防令其屯練鄉勇

蓋以訂人應訂軍自無不同也并勅于<sup>表</sup>玉尚訂之兵分守堵

關隘訂之四備守兵御兵互為主輔有則申飭無則增添其御

勇案報官助二三民志七八務與<sup>表</sup>玉同心固圍以安地方

南安王<sup>表</sup>金<sup>表</sup>廷進頌德詩四章 上謂其敵金<sup>表</sup>玉大雅之素朕幾

務憂勤况未遑及云

寧洋縣寇警

諭內閣速撰勅書一進申飭<sup>表</sup>若勝<sup>表</sup>君<sup>表</sup>光<sup>表</sup>同心堅守溫州以保

行在福建門戶前日却兵有功併能保濟飭民<sup>表</sup>若勝<sup>表</sup>加行在



兵部右侍郎曾君先進太子少傅

大學士增志因九早保省躬一疏 上指疏中以兩事現朕曰改

題引慈足微父微之誠于問便殿賜對

勅福京監臨御史輔元勳監場事先即刻巡歷下游地方務正已

率屬獎廉懲貪力挽流風以振文治訂漳盜賊奸究四出須分

別勸撫使聞風解散使屬其御史云兩粵雲貴計共已行上下

游獨緩者元勳作建察核會同巡撫奏報嚴在貪酷不得遺漏

吞舟

上因大旱忌清理端批曰獄有冤民則天也膏澤勸問獄衙門昭

燕書事例速為清理福京刑部先為奉任以合朝廷致恤之念

以督辦傳聞貯庫銀一萬肆百餘兩給國姓成功五月兵糧

上游巡撫御史吳開禮合院司議以各府屬類餉生汰撫鎮標營

水陸塞游各兵免轉輸之煩消庚癸之患上從之

撥位民庫銀一萬兩差兵部司官一員解到劉名等軍前給散

援勅七省都督預先壁却永忠合詞迎駕 上曰覽奏具見前驅

義奮江氛未靖著即竭心進剿以進王師

福京太僕寺卿甘惟燦上疏乞休 上謂之曰同一去國太平無

事人執進而已獨逸則為怯國運校場人致身而已思去則為

過此義諸臣所素知者惟燦仍降一級以警偷懦

勅內外諸臣毋得濫給劄付以重名器如督撫遇軍功方准以開

防先給然後請給御札地遠以一月地遠以兩月再遠以一月

務填報功次坐名請亦毋得濫求濫給按部堂司官各宜恪遵

勿息此勅從兵部尚書為春使之請也

將官費與學期其等出關與清大戰生擒二十餘人建寧該

道周維新報捷疏至 上曰此皆補臣德環與維新報捷指示

之友

上曰滇黔遠在大木島里于戈未清各樹弁承襲者往來艱難朕

甚念之皆破赴京承襲之例許其在本省却司起文赴鎮撫比

試再送按臣察對帖黃拜紙差官會文稟報兵部察對題送填

給勅到即以所省之盤費解京充餉指揮定銀四十兩千戶二

十五兩正百戶一十五兩布政司稟收搭解

上聞成伯黃斌輝疏 刑本撤曰本撤雖非賦魁乃爾賤授

地亦民恨實甚殺了使罷所招降將士甚為約束勿令流毒致

重民志

宣諭廣西太平府土司守備吳廷秀取有印信歸順表文十六道

上謂其不負遠使嘉納之

世鎮守廣西大都督成天用督餉銀兵足額一萬不可少一名需用錢糧四萬即就軍邦傳進解教內立利支條

勅黃興彈力扼關吳開禮嚴巡慈餒同損速料理平漢廣信俱刻不容緩時兵部尚書吳春棧有國務只爭呼吸急先持危之疏

故上急於正慮時事又有不同也

加萬元吉行在兵部尚書以其固守度城屢挫敵鋒也餘亦陞賞有差

十三日免常軌以天道亢傷雨未霑足上日事祈禱也

平嶼侯鄭芝龍製油扇五千五百握有券分給閩中應試生係以

為却暑上破例允行

淮安仁王長子慈攀移居學德縣公署

上謂樞臣吳春棧曰守汀先獲報固則汀安以不易之論者撫

且廷麟制臣繼經部缺臣于華王力任之施福黃與典廣撫周

摺上游撫臣吳開禮互相接應恢復鉛山永豐諸邑不可專委

剛頓坐失事札

改十五日御試首場四書三篇經二篇十七日二場策三題判二

條從減篇節省之旨也

翰林院編修陳世傑因度危未能舉策雖緩疏陳便宜行事四字

事以本堂行間直作站板其有大不便大不宜者上嘉納之上諭太僕卿兼御史郭正中曰浙東流言四起恐為監國謀謀朕無利天下之心天命若真人謀無用陸清系秋奪事情甚是可駭都著請候察報

勅吏部兼兵部守制楊重熙曰江西素稱道義之鄉兵共餉皆出

于義誠為勝者除先發餉銀五十兩外今再發一萬兩捐重熙

當加意鼓舞使義兵乘糧敵協伏桑梓以匡王國乃為奇績

差官解餉銀五千兩赴督師薊甯復軍前

時聞救渡江蕭山諸營一帶俱危各輔臣以為言故有是命

世史科給事中陳執為廣東右叅政兼食舉提督學政刑部主事

勅中世廣東兵巡道泰謙兼食舉

改因傳張一鈺為翰林院庶吉士

十六日百餘人抵上林官民皆逃遂設立偽官而去

平嶼鄭芝龍詞會德四守仙霞關上從之

龍岩縣平梁魁林海符系示正法餘黨奔逃上勅談撫鎮速出

示令其解散歸農

福京吏部司務王士和疏陳六事文成廣而脫却者如武弁益而

五功者以世選驟而責任益輕故論煩而實用益寡聽納傳而



精神愈發移理類而民生日苦上積之曰以誠苦心良藥切中時弊朝廷時為省卷五十一和以疏速刊刻成書分送文武諸臣務使痛改前非實圖恢復士和進赴行在賜對隨以士和守延平

上曰李天職同前製示命宜詔勝承祖侯為奸臣所乘被收監禁大載書其衣曰浩氣充天地丹心昭古今又曰氣節不回身勇子忠胆無懈大犬抗節寇庭至死不屈真丈夫也張宗陳良亦相繼擗死朕心惻然當速加優恤以慰忠魂前製涉歷艱辛守節復命并其優擢

上曰獲城陷陣績共忠並茂若汪應相來大魁李存仁三人俱准贈指揮王休和贈百戶以為勳忠者勳推官印之榮若行在吏部叙卹

清陷蕭山北營諸營圍困招吳七條沙茶園蘇州各路官兵恐不能支上勅兵部速撥兵救援以重閩浙相依門戶之意建南道副使趙秉樞奏麻沙白路界首地方民性驍悍習製行盜行甲可以禦敵上勅其同調調多方招募同心守關

十七日發檢取中一百七十五名副榜六十五名有旨令南城御史方元會覆試然落四名仍發績檢俱准為舉

人以此特恩破例也

按是科與中甚多內有劉汝文程不通翰林院編修兼兵科給事中同之變向布政司取原卷不通廢疏糾之 上即命燕華述房師推官王三俊下從追贖一萬兩以助平寇出師兵餉既完而清兵至幸免株連否則吾御故家子數十去八九以當日買中卷不上千金人故易為耳

上因首輔劾請決意辛汀入夷典平夷期芝龍論議不合且清騎福奏關外芝龍遂徵兵回福京清遂長驅矣惜哉先是 上以福建全省付芝龍使其志不退轉力任封疆則志懿王之勲業可成不允可惜

八月廿二日清騎入仙霞 上在延津知事勢已去遂由汀即出關清道輕騎追之不及而返

上游巡撫吳國禮遁入山寺不肯剃髮人有勸之者曰豈有堂一撫且而怕死耶後率鄉勇赴敵為亂兵所殺大清兵入建寧百姓牛酒相犒設官安民秋毫無犯輔臣謝振飛追 駕不及自縊於邵武山寺

禮部侍郎謝恩理工部尚書鄭璠俱危駕中路逃四馬則詐死遁海上極載魯藩鄭則屈首具執先于衆人以此定優劣云

平峽期芝龍兵紅蓋泊南臺者旬日搬運城中者日北岸所蓄火藥兵器臨行復焚北岸巨砲震發勢如山崩

延平太守王士和死節

士和字萬育，福州人。富于經術，言論侃侃。崇禎間，御史初為吏部試司格上疏條陳，上嘉納之，轉職方員外郎。未一月，延平知府清正不何人，咸德之。其人交與吳清兵，至東興遠出。一時從龍守土者咸適去，士和矢志不移，曰：吾受國家厚恩，以守此土，不能持寸鉄，與賊死有餘愧。可與寇俱生，其乃先一小分理家事，正衣冠，徑于堂上，百姓往哭，如喪所親。鳩金險之。

清兵至亦俱嘆息而去

上游巡撫兼守閩御史鄭為虹死節

為虹字天錫，揚州人。癸未進士，年少美丰姿，初為浦城令，潔已愛民，性極慤慤。上初入閩時，知其為廉吏也，欲按置左右。浦民出之，有十不可去，浦之疏遂窺其任。為虹聞御史亦將以恤浦民也，遂開將奪商人米，為虹絕之以法。有曲護閩將者，反露章彈為虹，市恩邀譽。上知其志，置不問。復命巡按上游，以重其任。風力震于遠近，閩將恃恩者亦頗為歛手。清兵入閩，為虹嘆曰：文武不睦，勢不可為也。竟不屈死。

永福降 仰紳尚文煥男璠，福寧縣官，起兵接。茂山開進，親至延平，期貝勒聞人以此為罪魁云。

閩省聞清兵將至，城中巨室搬移一空，即棺槨俱指出郊外，遍野。

乘一時相傳，有為髮不由人，而棺不由屋之語。故舍卒成，盡貢生謝興中書，謂代賢，信不空，葉鳩乘起，茲以陳子舍宅為帥府。

設大清人來掛安，民告示，若人心不無震動時，苦無飽乃車衆。

往湯爾寺，慈曹能始，先生助以千金，始克招募。黃璠察報，促貝勒王下福州，遂各逃散。

九月十九日，大清兵至福州，從北門而入。城中百姓十留一二，父老仍鳩各舖，羊酒即迎，秋毫無犯。

兵士屯北洪塘沙洲，不許入城，擾民。但官分職一昭，明朝舊例。

貝勒王度沙洲，出榜安民，諭遠近。官吏投誠時，福州縉紳俱遠，成山谷皆至者，則一却向書一人而已。時松溪教諭亦在列中，見

跪泥沙中，水且貝勒不為禮，徐乃令之去。曰：爾官在明朝，若是大平，終不使用也。遂去。

不判頭男子趙邦死節

時判頭全下閩，左無一免者。金錢最危，幾成遍地。腥穢烟見而

撫掌大笑，或曰：子能避令耶？避則此頭且不能保，豈各一髮父



母戚屬成責之期曰吾豈能不執自有妙于判者乃多市魚肉  
其父母賜飲時期已喪妻有子三人羅利侍側酒醒嘆曰髮膚  
受之父母古人不敢殺傷今將判去其可忘養育恩耶請父母  
拜之又謂其子曰前生之自吾其可不拜而判拜畢日入崦嵫  
期曰明日利之夫晚也俟父母安寢獨徘徊中庭慨嘆數四  
喚其子曰爾積善筆現可簡出吾有所用隨令三子先寢乃濡  
遺墨大書于壁曰男子趙頌不肯判頭死御筆赦于中堂家人  
知而解之不及矣頌固縣人粗知章句以糶米為生一平性直  
自奉不屑于刀難之朴今之利頭若愧趙頌多矣使天下皆

趙頌清時清服將安用之頌忘其名氏然頌正不必以名氏題  
也死時年終三十有六予稍視曹胡二公其死尤烈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曹學佺殉難死之

公字爾敏歸德府人舉于鄉二十一歲成進士官樞所至興  
利除害民稱使之古六詞賦無所不精著述汗牛充棟又善臨  
池入晉觀之密故海內無不知曹先生者 嘉宗執以序何憐  
判封晉所著書談及閩官三案刑職連奪幾殆不測歸乃閉戶  
著書成天下名勝志還古今十二代詩復辟力五經撰著成一  
家言後乃旁通于天文律悅字批語錄二十一文諸學皆有所

暴賊誠一代之罪禍也成宗朝屢詔起之不效既得 予告命  
亦益安心著述今上以知先生名初即位起為太常寺以革創  
典禮非公其持者尋進秩少宗伯特設館名蘭臺今纂修成宗  
定錄春頌錄焉有知魏然魯殿靈光又學爾雅是天由佐朕者  
之論先生亦慨然自命朝夕載筆為時聞外警報日至朝廷所  
用不得其人表師辱國不得已 御駕親征兵少糧乏未能離  
閩疆寸步且朝中文武大僚不和先生預知時勢不可為嘗語  
人曰戰守非吾事皇天倘欲祚國則定錄可就恢復可成倘不  
祚明老且望事他姓惟有死而已時議先由海道搗金陵兵餉

無措先生獨憂白金萬兩以濟之無效三閩兵撤伍騎長驅  
探報者備款為方兵噫時事可知矣先生聞乘輿離延津  
即削髮入山寺為僧有不知時勢男子四人思為恢復計咸曰  
城中富家貴室皆已逃竄惟有曹先生在湯涌寺猶可以義動  
若易性順之逆率井里無賴子三十人直抵寺中而強其下山  
言論舉止忠義凜然先生曰千金予不憚傾囊以應奈時勢已  
至此何四人巧言如簧先生憫其志惻然曰與其存為此孫用  
不如先為國家用成敗利鈍非予所知諸君勉之翼日下山予  
之如其款四人若延先生至帥府時丙戌九月十六日也拒貝

勒兵入城日餘陽三報曉先生豈聞于計事者哉志義重而財物益以不惜耳至十九日夜時呼家人告曰吾志久定今日正吾盡節之日也遂沐浴正冠縊于中堂時年七十有三路不及後事將蓋棺久貝勒撫軍飛檄至籍沒田產房產株連兒女行控至八五晨夕始得入棺尸出滿戶噫天之報施忠節如斯哉天地昏黑華變為桑次年二月十九日始得移柩出西郊二忠祠設奠成禮知與不知皆走拜祠下云

貝勒沙洲上考其貢生孫佳庚來投官一時熱腸功名遂成遂隊就試介者有名不能去富者得意揚鑿或被剗于半路或死亡

于魁盜或失陷城池身首異處於數十人者皆世受國恩談者以為天理昭彰之報

古術指揮使胡上琛死之

上琛字述聖諱庸公直隸山後人祖夫木里永樂間以功授燕山衛後陞福州右衛遂占籍福州云琛幼孤依母家田氏請書屏弱不勝衣田氏常慮其夭少長好礼義文詞授業于先叔祖年十八赴京襲祖職歸則哀然一丈夫矣修飾武備外折節讀書毫不作棘門習氣且執于賦詠時有曹景宗病之句人不

知也性喜書畫有當意者輒與不購之思宗殉難時悲憤

不勝見羅江社利有哀吟報捷竿屬和緯有思致今上即位閣中加陞錦衣衛隨從延江及事勢去聖駕蒙塵縹緲徒步走歸則閉戶不出若有所待威屬勅之他徒若性唯謝之貝勒兵將入城縹緲之曰吾世受國恩豈有北面清兵之理縹緲顏偷生他日何面目見祖先于地下乎密令人入山覓毒草其愛妾劉蕙聞而笑曰君豈以我婦人不知節義事而不與聞耶吾有志丈夫特未敢言耳然尚慮君志未決也縹緲喜動顏色曰不意爾之能同我志今可無憾矣遂服冠裳與妻拜天地祖宗闔戶憤泣並坐于中堂飲藥酒而卒時縹年三十有八妻蕙年二十有一子四人先時縹母氏姓孫母亦賢母不奪其志亦大可嘉也

此書為四明盧氏抱經樓所藏舊鈔本茲以揚州吳氏測海樓舊鈔本及痛史本互相對校補出脫缺數百字並考得此書作者為南明侯官陳燕翼余別有跋文一篇說明之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海鹽朱希祖記于北平寓廬



一多 七人 月 魚 作 日 月 合 言 多 已 成 乃 夕

史部雜史類 不列號 與明季釋史中 東明內見錄大同小異

不著撰人名氏 當作明 瞿共義

天南逸史一卷 後鈔本 錄出

天南逸史一卷不著撰人以楊鳳苞秋室集考之則作者乃瞿昌文也逸史凡例條云跋云鮑培高外集云別有集又跋云鮑培高外集題云南逸史云瞿留守族人所為故多稱先太師又聞徐稼軒而述留守之言徐之為弟又言在留守幕府為之理錢局事則必嘗任于桂矣嶺表紀年曰己丑守輔瞿式耜同族瞿共義到粵之海上東也既年經授行人則是士殆即其人而作晒園誤以為昌文也誤殊甚豈不知昌文乃稼軒孫乎云云

天南逸史

起乙酉盡庚寅

唐王幸閩

高皇帝之子封國河南南陽縣

王諱聿鍵因果因鳳陽高墻中國變淮撫路振飛護之出至南中時鄭鴻逵鎮京口有武弁王姓者以三千金賂職方司王期昇欲得京口期昇遂謂鴻逵出鎮山東未去大清兵屠揚州犯瓜州乘勝臨江鴻逵聞風先遁扶王至閩

總兵方國安圍金華府

國安浙人左良玉標人也左夢庚投大清方南奔與朱大興有隙回兵至發圍攻匝月殺掠頗慘

桂王至梧州尋崩

王神宗之子也天啟末年就國衡州崇禎十七年張獻忠破衡長世子次王子俱被害王僅與第三子安仁及妃王氏馳永州第四子永明王即今上也為賊所囚宣國公其璉時為列校斬守者負之而馳追至永州與王會是歲楚地殘破粵中稍安遂與蕪陽通

山諸王聯舟抵桂見靖江多不法聞新撫瞿式耜忠貞練達可倚大事遂順流下以待之式耜至拜命受旨盡君臣禮朝夕視膳如家人未幾薨葬於梧州之陽是為興陵廟號端皇帝

魯王稱監國於會稽

王諱以海崇禎十七年大清兵犯山東劉澤清鎮守山東兗州大清賂之黃金十萬澤清遂棄州不守大清兵入兗州執魯王王年幼詭稱牧兒見大清兵掠王抵中皆忿流涕清人怪之旁有人曰此是魯藩八

二

千歲也大清兵以之三擊不中駭曰汝有大福吾不害汝前有一少年女子甚巖犯之不從死於墻下意汝婦耶汝其埋之上因得脫渡江至台州至是紹興起義陳函輝首先推戴張國維繼之迎王至紹即監國位以明年為監國元年是年仍稱弘光元年

唐王即位於閩中

以本年為隆武元年封鄭鴻逵為定虜侯鄭芝龍先封南安伯至是封定虜侯并賜子成功國

姓以駙馬體統行事掌宗人府事

封皇弟某為唐王叔某為鄧王

拜鄭鴻逵大將軍擇吉侵鉞至期大風雨駕既登壇當授鉞時風吹所懸扁墮中鉞柄折為二乘馬冒雨

遂宮

閣臣黃道周與芝龍爭班列都御史何楷佐之尋道周以督師出閩楷請急歸離城甫四十里為賊所傷幾死或云鴻逵使之

詔改福州府為福京

三

以布政司為行宮按察司為芝龍第

太僕寺少卿萬元吉春坊庶子楊廷麟守贛州

曠昭巡撫江西大清兵劉一鵬統數百騎至南昌牌先至昭即命士民出迎而身自扁舟遁去獨贛州不

下上命萬元吉督度鄉紳楊廷麟等協力固守措置有方人情大悅修分巡道治為行宮累疏請迎車駕

幸贛以贛居山川上游不能仰面攻且左為楚右為閩皆為粵東足以控制三面使四方豪傑知朝廷有恢復大計也鄭芝龍力沮之不報



秋八月靖江王自稱監國於桂林

王故篡位者自立後其嫡嗣同其宗二十餘人上疏告許天啓崇禎兩朝迄無宣歲王厚賄朝貴以故輒直王每下許者于獄弘光元年南都失守王遂覬覦神器以揚國威為大將軍推官顧奕為吏科給事中臬司曹煒等皆俯首聽命推置僚署有差檄柳慶左右江四十五洞土狼標勇自稱監國

逆藩靖江王執廣西巡撫都御史瞿式耜囚之

逆藩作亂兵將東撫臣瞿式耜啟以大義遂謂之曰

四

西京繼陷大統懸于一髮豪傑眈眈逐鹿閩語既頌何可自興內難為漁人之利靖江怒使促招入桂招即陰檄思恩秦將陳邦傳防梧又止狼兵勿應靖靖再遣桂平道井濟促招入俱弗應未幾靖提兵至梧招坐梧城中靖謁者促招入朝招曰王也而朝禮也謁者曰易朝服招曰王烏用朝服以常服朝可也靖知招不可奪一日迂招語招未及靖舟搜上一小艇王宦官門正劉應科羅之護衛曹升持刃加招頸逼巡撫勅印招曰勅印可刃求耶桂推官顧奕遮招項

棧過數舟數仆數起招坐神趨定曰吾朝廷開府重臣若欲為帝曾廬陵漁戶之不若矣靖假撫軍令入署勅印撫軍家人疑有變奉勅印惟謹靖寔西撫與東督應而西府情形已達數週汎兵之羽颯馳矣用小艇挽招上桂塞其舵實不令見人但聽水石澌瀾聲至桂閉於王邸招日凝坐不與諸靖人語靖人亦無敢向招語者王邸人進食未嘗食也先是五月中撫軍知靖藩必有變先遣標官徐高至桂林察其動靜高幼子得出入宮中至是嘗進饘粥云高後為坐

五

營掛制勝將軍印永厯四年殉始安王難

廣西遣人至福京乞師

初招以上之立也非序不勸進靖變防禦有素故處之泰然而夫人邵氏日夜啼哭因遣家人周文賁疏間道至閩賀即位并乞師曰嶺表居楚豫上游嶺表失則豫無所憚楚未得通天下事益不可為矣臣招朝以死則粵中夕以亡豈惟一省之憂哉因陳靖江形勢有必敗狀上大喜

秋九月思恩秦將陳邦傳討靖江克之

靖既遣師挾撫軍西兵驟與陳邦傳遇兵敗返桂  
九日猶着單紗衣請送衣送飲食俱不受一日促相  
撫軍令調狼兵招曰戴罪之臣曷敢戎事瞑目不食  
求自斃諸靖人畏之送后劉仙岩距桂城五里許王  
符調狼兵不應外兵且急復遣招入請遠撫軍治招  
曰戴罪之臣曷可再遠撫軍治送勅印至招免冠南  
面拜勅印而受之諸靖人為懾然復請蒞撫軍事不  
答日使數往返薄暮返撫軍治城中士民始帖然時  
湖南列校焦璉為粵西總鎮楊國威旗鼓撫軍授之

六

以計璉奉令惟謹陳邦傳統兵應徵至璉夜馳城下  
入邦傳軍復邦傳上城陴守皆璉兵遂擒國威顧奕  
等次第就擒五鼓攻靖邸戒軍士第靖江出以安人  
心無擾厥明大定度師枕上三條六市之未驚也復  
戒兵將止重蓋或靖江數人而外無侵株是役也非  
撫軍之忠誠感人焦璉之速於反正何能崇朝若此  
至今桂人士頌撫軍功靖宗諸子咸感撫軍德於不  
衰

冬十有一月總河兵部侍郎路振飛入閣辦事

上以淮撫路振飛有舊恩下詔購訪募能訪致者賞  
千金官五品京官至是某訪得立授都督府經歷振  
飛相官其子太平錦衣百戶復改兵部職方主事

帝幸太學行郊禮

十有二月詔親征

初六日登舟泊于原驛二十二日發二十九日至建

寧駐蹕

遣錦衣衛康永盪如安南不克行

遣永盪航海借兵至明年五月回云風逆不得泊舟

七

望望而返

附

隆武元年七月安南國貢使至使人衣冠頌類中國

差承但推髻洗足所貢惟金龜銀鶴銀爐香箱等無

他異物

丙戌隆武二年

魯監國元年  
大清順治三年

春正月鄭芝龍方國安合疏荐馬士英

兩人皆士英門下也時國安營錢塘江上士英在營

中詔充為辦事官軍前辦事候恢復杭州復官



二月兩廣提督丁魁楚執逆藩靖江王歸之福京

委官提兵馬吉翔解至行在王病死從叛推官顧奕  
提兵楊國威等伏誅

封丁魁楚為思恩伯陳邦傳富川伯以廣西巡撫瞿  
式耜為兵部右侍郎用平逆藩功也晉司馬兼副都  
式耜辭曰國家禍變構難同室詎臣子稱功地西臣  
辦西美以功為不聽復授是職  
以晏日曙巡撫廣西因輔臣曾纓荐也式耜得代遂  
東下放歌山水詩文相娛樂

遣錦衣衛同知馬吉翔招撫李自成軍

陞馬吉翔都督同知管錦衣衛事尋領勅招撫流賊  
李錦錦即自成之姪也自成破京後大清兵追逼道  
黃州棄衆先奔馬鄉兵所殺錦代領其衆同自成妻  
高氏氏弟必正渡洞庭湖竄踞山寨至是賜錦名赤  
心封高氏為忠義夫人頒勅往招之

督師閣部黃道周救徽州死之

道周與徽州大清將有舊大清將誘之黃因督兵三  
百人長驅至徽已進險大清伏兵四出盡殲其衆輜

乘道周到郡送至金陵時洪承疇為南都內院勞慰

令之降大罵不屈不食半月被殺

三月帝幸延平府

建寧行宮閣臣蔣德璟所營也即巡方署以秋隘喧  
詳屢形責讓初一日移駐城外伽藍寺初六日登舟  
十一日抵延平以府署為行宮

兵侍東閣陳洪謚在籍遣內官鄭金往促之不至

魯王遣行人林必達來

王遣必達同一武弁通書鄭芝龍芝龍上聞逮下詔

九

獄令百官廷鞫尋又命衛官呵譙必達答責武弁以

王無勸進表也已而釋之改必達福建督學御史

大清襲績谿督師金聲死之

績谿居萬山中四面皆峭壁前止通一路遠三十里  
金聲營其中山上立十三營以十三副將主之前路  
以大亦扎營防守甚固會有已降大清鄉官黃澍來  
始說以天命聲佛然叱之澍即婉順而陰間其上下  
於是各標離心大清兵從靈園山中間道襲之執金  
至金陵不屈被殺聲聞門十餘口皆自縊死洪承疇

蒞殺聲既死屍猶立不仆比洪入院見聲形儼然衣冠危坐堂上洪大驚入內恍惚不散出者數日其重爽若此

四月錦衣衛百戶徐某至自雲南

雲南撫按及沐天澤交章稱黔國公沐天波造反有土司沙定周出奇兵撲滅之天波子身遁去時有識者咸疑非實會一宗室任彼中通府力證成之遂詔天澤襲職定周搜捕陞宗室僉都御史往督師錦衣百戶徐某前以宏光登極賈詔發雲南至是歸述所

親見云一土司反天波調定周兵往討定周不奉調天波密有移師意定周先發統本司勁兵突闖府第天波僅以身免母妻及弟天澤俱被劫脅令其疏通叛素墨曾為天波所糾以宿恨故為沙左袒嗣又傳聞天波遁出糾合各土司擒伏定周然地遠莫能得其要領朝廷置不問

五月大清師渡錢塘江馬士英方國安降大司馬張國維死之

大清師渡江馬士英方國安奔至天台詢之土人

人云山西有路可通楚粵至滇閩者因士眾未集稍憇以俟山中有石橋恐敵人之來襲也命毀之橋中有石板板有文曰方馬之兵至此而止二人大駭以為此天意也遂留不去遣人至杭投誠貝勒大悅命阮大鍼遺之以書以異其禮兩人大喜即遣將押魯監國欲執之以贄所遣將至魯營即發病不省人事魯監國得車騎逸兩人至杭貝勒待之厚兩人遂擒魯王妃及其眷屬以獻貝勒復誘二人盡携眷屬及爰將銳卒入城中駐扎月餘貝勒治宴其將領四十

八人同時就戮因士英國安挾之入閩俱械一空士英日吟詩消遣忽一日引入洪塘與總兵數人俱被戮時有黑氣從西南來以為諸臣彼戮猶有天變云張國維聞大清兵渡江謂知府王澧曰子有父母在可無死余國之大臣也義不得生暫欲難髮以紓民難於是經理諸事三日畢從容縊死大清人重之

附

兵侍楊文聰者士英戚也乙酉夏道經蘇州乘亂取庫金二十餘萬子鼎卿以總兵帶孤街有兵千餘掠



取民貲無算又說稱兵數萬要重餉朝廷不能應文  
聰至行在語頗不遜大清兵渡江與田仰同居山島  
中有兵一二萬同遣兵四百載幣帛數車獻貝勒投  
降貝勒盡殺之田仰私送幣帛數車貝勒受之使田  
兵居左楊兵居右以鐵騎千餘圍之盡放田兵出圍  
令楊兵下馬去其器械又次日以火砲四冲之亂箭  
齊發一營為肉醬云貝勒至聞阮大鍼隨行至嶺上  
口忽稱雷爺相見遂墮馬死雷名縝祚太平府人也  
以孝廉仕至河間道因劾周延儒被黜者聖安朝六

十二

等定罪為大鍼冤死故雷顯靈云

逸史氏曰金人破兩京死者寥寥宋遂以昌大清兵  
渡江是何死者之多也豈天之不祚明耶夫死有重  
於太山者張司馬輩是也死有輕於鴻毛者方國安  
輩是也有死非所貴者有仍氏甘為忠臣其何以光  
少康之烈也更有死不盡其辜者馬士英阮大鍼輩  
是也夫士英從君於昏刈忠蓋於朝投賢者於遐荒  
而不之恤也委異型於散局而致之顛連也奔而抗  
抗而降罪浮於秦檜賈似道矣即寸磔之何足以雪

海內之憤耶

大清兵屠金華府閣部朱大典死之

大典守金華大清貝勒圍之出兵與戰殺大清兵數  
萬月有五日力竭城陷大典以家眷恚置樓上寔火  
藥筒於下火發焚樓滿門殞焉

附

大清兵破錢塘一云水涸一云二十八日夜月色甚  
明似有天意云

是年貝勒以諸將不習力各責有差張存仁亦責三

十三

報云

監國魯王還台州

魯王復還台州航海有疏自歸咎云向為諸臣所誤  
上憫而許之然抗城失後錢塘拒守皆浙中諸將士  
力闕無與也鴻遠以擁立居首功即受鉞出師逗留  
觀望歷冬逾春不敢越閩乃詔班師及錢塘師潰金  
華繼陷無復抗衡者矣

附

大清兵追魯王海中忽見龍升天大清舟沒水者無

筭因此得免

錢塘師潰隆武君臣酌酒相慶嗚呼人之痿痺一至此哉

誅妖人

貴州撫臣喻思恂疏稱弘光舊王流寓該屬王司詔議奉迎儀注及遣副都御史周昌晉同內臣往認尋細閱疏中情形并詳詢賚奏人事多訛外御史錢塘<sub>邦</sub>芑等上疏止之已而思恂續疏言其詐偽詔即發處決

十四

召方士蔡鼎閔諸大臣所荐以方外服見封國師然所言庸鄙試以占策無一驗者

六月皇子琳原生

進百官秩有差手詔封鄭芝龍泉國公鄭鴻逵漳國公尋改芝龍平國公

盜殺閩部顧錫疇

錫疇流寓溫州有鎮將與督學相結取事例銀供餉諸生鼓噪搃兵縛一二人殺之錫疇欲泰之搃兵乃乘夜縛而殺之投屍於江子瑩適免搃兵者賀君堯

也

附

顧為佟邦年門生邦之子為大清嘉湖道瑩在署中適君堯以賂佟嚮官瑩見之以告乃置諸法

秋七月詔殺搃兵陳謙

御史錢邦芑劾其外搆有狀逮下獄鄭芝龍力救不聽尋殺之

雷州守將黃海如殺大清知府趙最推官李宣國高州府義師逐大清所置官復其城

十五

詔釋都察院僉都御史田闢於獄

闢河南人甲戌進士弘光中戶部權稅虔州二月募兵入衛改都察院僉都御史置院事疏糾閣臣曹纓語連中官上言怒未發也五月遣錦衣衛王之臣往閱其師并發月餉之臣迎合上意疏糾論兵冒餉遂下詔獄然兵籍皆寔餉又自辦上所給尚未發也衛臣王承恩婉轉辨白班行亦多申救者上怒不解至是以皇子思得釋後大清兵至闢卒抗節擁眾山谷崎嶇楚粵間至戊子九月兵死



八月黃鳴俊退自衢州

督師閣部黃鳴俊久駐衢州忽退入仙霞關上怒其子職方司主事天復從駕逮詔獄又命建寧府羈鳴俊鳴俊懼請奮身自効尋繞兵出關皇子薨謚莊敬

大清兵入關御史鄭為珏死之

先是鄭芝龍力請旋蹕福京且云臣傾家相助可四十萬關固守決難飛渡上不聽芝龍歸又令繼母赴行在力向中宮言又不聽決策赴虔詔宣芝龍商留

十六

守事宜芝龍亦不止

詔改贛州為忠義府

時萬元吉楊廷麟協力固守夏又命吏部尚書郭維經經理圍困經年士氣不挫故有是褒

大清兵襲汀州帝崩

二十一日駕發延二十八日抵汀州府大清兵踵至建寧知府楊知畏延平道趙秉樞一路迎降隨征御史王國翰以驚急聞上怒欲杖之次日大清兵至扈從俱先遁上及中宮俱陷國翰同子都督同知涼武

死之

按科臣吳其雷疏云舊輔臣何吾驥領兵駐關門大清兵至輒遁大清即假何兵旗號至汀州城中未之知也半夜卒起犯駕帝自到禮部尚書曹學佺死之

桂王薨

即安仁王

王英明特達才畧過人有知人之鑑嘗曰居安守社稷臨難不奪大節者惟司馬瞿公一人每與人言必諄諄辨論曲盡人意一日宴客罷夜半疾作急召瞿

十七

式韶入付以後事執手流涕曰孤負先王顧王弟曰國家事一聽瞿先生處分且自言其前世曰孤再生伽藍面生第一羅漢也先生好順之言畢而薨式韶哭之慟王太妃止之曰先生且休事皆賴先生先生母傷神如是乃奉王弟永明王嗣之即今上也先太師平居嘗曰上乃漢光唐肅之流也夫不作明早奪其年悲夫

九月大清兵破忠義府督師閣部萬元吉春坊庶子楊廷麟吏部尚書郭維經俱死之

附

余至吉安遇山人李伯開述贛州事甚詳一時死難者甚眾余時欲急往桂林未及詳偶於舟中得楊翰林詩集有與家中書知其子在贛州某縣窮困零丁後因亂失其集良可惜也

十月桂王即帝位於肇慶

閩汀之變丁魁楚不守雄遠肇慶首臣何吾駒亦自閩遁歸香山大司馬瞿式耜在肇慶曰天下裂矣曷可一日無君謂魁楚曰公制府帶甲五嶺盍坐視顛

十六

危耶請急議監國時閣學大司馬呂大器自閩來李永茂以大司馬守制亦至瞿曰監國永明王賢為神宗嫡孫桂王薨於梧州三子安仁王亦薨永明王儼然哀經中天殆若有意焉十四日兩廣總督丁魁楚大司馬瞿式耜迎桂王於梧州王三讓王太妃亦曰此大事恐不勝任願先生更擇可者群臣固請乃至肇慶府即皇帝位改元永祚是日和風旭日有五色雲更有五色大鳥從南來集殿上士民嚮呼咸謂中興可卜頌詒楚漢黔蜀軍士謳吟靡不以為再覩神

宗也初上至寶鼎寺禮肉身無量壽佛佛忽起立益信桂王羅漢之語耳

兵部尚書呂大器兩廣總督丁魁楚入閩辦事

吏部右侍郎兼閣學大學士瞿式耜掌銓事推置僚屬有差李永茂守制不朝請

大清兵犯南海舉人陳邦彥死之

南海縣起義舉人陳邦彥兵敗被擒十月初一日大清終養甲令磔諸市邦彥且談且笑從容就刑神色不變

十九

十一月蘇觀生自閩逃來

楚師百萬戎鎮星屬總督何騰蛟方節制三面楚豫遠遠不及援處贛州抗守經年析骸易子極其慘酷閩輔蘇觀生駐兵南寧輔車相依宛若秦越一聞汀變即撤兵回廣慶州遂不守矣

蘇觀生立唐王於廣州

觀生過三水不赴肇以監國諸公不與議諸公亦以觀生之棄閩棄江而撤江兵擅歸不欲與議適唐淮諸王航海至廣蘇觀生遂擁立唐王監國國號紹武



僉曰今上監國詔書頒發天下知有新君矣今復端靖江坎輟速外氛也二百里內立兩帝自樹內鯁三百年國紀人披其葉而我刈其根矣矣止不利孺子王耶觀生不聽

### 帝自梧州遠肇慶

贛州敗書至司禮王坤趨上移梧州避之彖宰瞿式招曰上之立也為祖宗雪仇耻為民生援塗炭正宜奮大勇以號召遠近今強敵日逼東人復不請苟自懦外棄門戶內釁蕭牆國何以立爭之不得遂移梧

### 尋遠肇

### 東都殺兵科給事中彭耀

大學士陳子壯書達瞿彖宰力請馘蘇而趨兵東上遣彭耀泣諭之曉譬倫序監國後先國家仇讐利害甚悉曰上神宗嫡胤<sup>夜</sup>奕然靈光大統已定誰敢復事且閩虔繼陷強敵日<sup>夜</sup>引兵西下勢已剝膚不協心戮力為社稷衛而同室操戈此表譁袁尚之所以卒併於曹瞞也公受國家厚恩乃貪一時之利而不顧大計天下後世其以公家何如人觀生大怒戮耀於

市集兵向肇耀粵東人舊為素令有能聲

兵部右侍郎林佳鼎帥師伐東郊敗績死之李明忠走東兵將西上遣佳鼎督兵靖東郊時有白旗賊新就東撫觀生用以拒命賊海寇狡猾善水戰詐以數十舟降林林不設備遂以火礮焚林舟林焚死總兵李明忠登岸陷泥中幾不免

### 鄭芝龍以福州降大清

芝龍欲出降弟鴻逵子成功力阻之不聽既降貝勒調其親從俾離左右尋發遣赴燕都惟狎客陳鼎隨

主

之去芝龍妻日本人以兵死成功樹殺父報國旗至今出沒海上時成功年十三歲或云二十歲

### 十二月大清人入廣州殺唐王及蘇觀生

先是九月二十日漳州府降大清貝勒分命副總兵李成棟率偏師取廣東以佟養甲督之惠潮兩府相繼下者會寂不聞也至十月十五日大清兵突至先遣十餘騎入城城中無一人拒敵者餘兵繼進環屯城上日乃下十七日逼唐王自裁蘇觀生自縊宗室皆見殺

時潮州山寨私擁趙王李遣兵攻趙王即自歸前  
髮居光孝寺會陳子壯啟事洩王寔不知也

廣州知府陸元璣受李指逼至立妙觀勒令投款  
大清兵犯高州大學士陳子壯死之舊輔何吾驥降

禮部尚書陳子壯初為佟養甲逼令難髮尋悔所居  
地名九江鄉集眾起義屢攻省城不克後奔高州李  
成棟及孺歸被殺子壯以詞臣起義於端州九江鄉  
衣甲器械無不精絕部伍士卒皆煨戶番鬼其人勇  
敢善發西洋炮以故殺敵不下數十萬尋間出為大

二三

清兵所得佟養甲深恨之以木丸塞其口置於重臺  
之上設祭三壇遣舊輔何吾驥學政袁彭年羅拜拜  
訖碎磔之

丁亥永祿元年 魯監國二年  
大清順治四年

春正月帝幸桂林

大清兵薄廣城且急輔臣瞿式耜請視師督戰士駐  
峽口以鼓士氣大清復據廣城司禮王坤趨上西避  
之式耜夜棹小舟留駕曰我兵水陸鳥至三水可上  
下隘也爭之不得請身留肇宗人府朱容藩曰左右

所恃惟式耜一人式耜留守上行益孤亦不許上舟  
西招部署五日始發疾抵梧上西又五日矣丁魁楚  
或於奸弁蘇聘從梧入岑溪王化淳擄中樞印去涇  
州西上護蹕者惟瞿公一人而已上於正月抵桂式  
招部分守禦戒諭楚蜀各路征鎮粵西居楚蜀上游  
東決不能仰而攻兵士雲屯湖南北立需  
南宣太平出滇柳州慶遠通黔左右江西四十五洞  
土狼標勇龍國家威惠三百年撫粵患受街察足資  
內備復疏請王錫哀文安之為相周堪賡郭都賢劉

二三

遠生為六部各給事丁魁時掌禮垣給事金堡素有  
清直聲終制召遠

時草昧之初惟瞿公導養聖德脩紀綱挽人心布威  
重抑權閹起用人望招揀賢俊為首務一時朝廷倚  
以為重

文安之王錫哀入閣辦事

從式耜請也不書原官闕疑也

湖廣巡撫何騰蛟督川廣江諸路兵馬  
式耜請也進閣學



大清兵入肇慶府兩廣總制朱治澗走

治澗字子晦浙江舉人有文學崇禎時為肇慶府同知驟陞是職至是終為李過難髮去

大清兵入梧州廣西巡撫曹燁降輔臣丁魁楚被殺

先是人傳大清兵取肇慶將薄梧蒼梧知縣萬思夔作一大木龜令人牽之號于路口降敵者似此及終李兵進薄梧州巡撫曹燁以春秋得雋者也因與觀肉袒牽羊以迎曰燁不天不早事君使君懷怒以及下邑燁之罪若以罪不赦俘諸軍門亦惟命若惠邀

二四

天之福苟保首領使得自新君之惠也即涕泣不敢仰視李成棟笑而受之釋其縛焚其櫬兵入梧州萬思夔大書曹燁姓名於木龜上置諸堂適去時丁魁楚以三百餘艘載黃金二十萬兩白金二百四十萬兩入岑溪李成棟追及也殺而投諸河閩門無存者大清兵入平樂府陳邦傳走

大清兵入平樂邦傳棄城走南寧佟養甲改廣東布政耿獻忠為廣西巡撫獻忠陝西人初任金華同知與朱大典同守府城歷升道升撫降大清授布政

二月帝幸全州

平樂報至司禮王坤又趣上幸楚瞿式耜上疏言勝敗存亡山川要害甚激切畧曰上不幸楚楚師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茲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心兵心狐疑局促如飛丸翻手散而覆手合又曰在粵而粵存去粵而粵危吾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人來亦速一日又曰楚不可遽往粵不可輕去今日勿遽往則往也易今日若輕棄則入也難又海內幅員止此一隅以全盛視粵西則一隅似小而

三五

就粵西恢中原則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拱手送矣不聽

以兵部尚書瞿式耜留守桂林

式耜擊跪涕不可挽無已請身留桂遂勅耜為留守特賜尚方劍兼文淵閣大學士便宜行事各路志稟節制相復疏請上暫蹕全州以扼楚粵之中內外東顧楚奉威靈近奮氣而下粵土知法駕未遠踴躍以恢東

三月大清兵犯桂林留守督師瞿式耜帥師大敗之

大清兵從平樂直上桂林虛無甲兵留守連檄召焦璉璉別駐黃沙鎮聞檄即率騎三百人來時山水泛溢士卒俱從水中行百里水及胸腹至江無舟搜村落得漁舟二十艘士卒次第渡畢璉乃渡以三月初十日暮薄抵桂林留守懼甚撫其背而勞之如家人父子翼日遣人於太墟運糧而清兵數萬猝至一卒倉皇奔告氣急舌縮喘息僅屬東西指曰虜虜留守笑曰虜王耶何張皇若是敵騎數十突入昌門留守署在城東樓下大清兵已登城東樓一矢集留守

二十六

綸中留守叱曰狡虜敢乃尔呼焦璉璉即袒臂控弦提刀至留守門挽弓自下射一人顛大清矢集屋上或中免謂牌璉發數矢皆應弦而倒大清騎乃下城短兵接戰時城中乏食璉所統三百人方糜粥畢猶不知大清騎兵已入閉城門餘騎由是不得出繞城起璉復殺數人騎復上城躍馬越城下奔大軍璉即麾三百人大呼殺出大清兵自渡江東未有抗衡者及見璉方錯愕璉引三百騎直貫其營左右衝突所向披靡自寅至午斬首數千級衝大清兵為三大清

復合之圍之璉又大呼殺入軍士無不一以當百呼聲振天殺數千騎戈刃所及血雨肉飛大清兵胆落留守復率士民擊金鼓隨之以助軍威大清兵大奔璉追殺數里大清兵遁去斯役也璉以三百人破大清兵數萬桂林得全論者謂南渡以來為武功第一安國公劉承蔭遣兵次於桂林先是留守疏請詣全徵兵劉承蔭從武岡入猶尊朝廷逐司禮王坤為竊天子權而北周鼎漸為奉寺人鼻息惟重留守發兵數千援桂

二十七

詔晉瞿式耜武英殿大學士少師兼太子太師不拜上遣官內召式耜入行在耜嚴敵甚備不敢奉詔以守桂功晉官不拜登極覃恩晉官亦不報張家玉恢復博羅縣大清兵至復陷家玉死之家玉癸未進士廣州新會人也官侍讀兼吏科給事中誓不降大清起兵海上沿海諸縣旋復旋矢志不少挫復恢博羅慷慨賦詩自分必死而大清兵追及斬其首懸示通衢面如生夏五月劉兵亂守將焦璉逐之



承蔭諸部至桂挾餉不出兵留守搜庫藏而外捐囊  
萬金夫人卻捐簪珥數百兵卒不肯出與焦兵主客  
不和譁變擊鬪掠市而去

帝幸武岡州改為奉天府

劉承蔭請以金吾郭承吳馬吉翔嚴雲從封伯御史  
毛壽登駁叅金吾無矢石功何得援邊例吉翔等疑  
疏出劉湘客指周鼎瀚遂群嗾承蔭逼上立下廷杖  
旨縛壽登湘客及御史吳德操給事萬六吉於行在  
午門外朝請臣亦跪午門外伏地不起申救乃免四

天

臣俱落職承蔭益橫遂攬大權挾天子幸武岡留守  
瞿式耜疏留蹕全陽曰日聞郊祀禮成即圖移不知  
將幸桂林耶抑幸武岡辰沅耶夫上原以恢復兩粵  
為心不徒西粵未恢未可移駕即東粵未恢亦且當  
駐全也不聽竟移蹕武岡專官再促留守入直留守  
不奉召

大清兵再犯桂林留守督師瞿式耜帥師大敗之遂復

陽朔平樂

大清遣恭王孔有德淮王耿仲明治王尚可喜取湖

南諸府進取廣西全州將抵桂林五月二十五日偵  
兵變積雨城壞遂大闌入薄城下環攻文昌門史士  
皆無人色留守理糧行首先史士時焦理為流矢所  
中血流至踵奮臂而呼督師撫按肘羽投石分門嬰  
守用西洋炮擊中馬騎大清兵稍却乃出城戰擊殺  
數千人自辰至午不及餐將士枵腹留守括署中米  
蒸飯親分哺士卒益樂用命向晡雨未息暫收兵明  
日復出戰璉奮刀直入橫衝其陣大清兵潰棄甲仗  
什物而奔留守先令路將馬之驥伏于隔江聲相接

二十九

勢倍振大清兵初分路從間道粟木嶺來之驥待銃  
一決疾馳渡江運擲提鞬連斃三人大清兵奪氣遂  
大北追殺二十里孔有德敗望虞山樹木皆以為金  
甲天神幾為焦兵所及自此不敢窺桂云

桂自三月之內危於清亂於兵留守從容指揮乃得  
底定璉久將桂得桂人心留守以國士遇之故獨得  
其死力璉乘勝復陽朔并下平樂

征蠻將軍恩恩侯陳邦傳復梧州

時懷集縣縣丞徐定國向匿山中誓不雜髮至是引

兵復懷集縣廣西御史魯可藻督師復賀縣富川引兵至平樂與焦兵合邦傳由賓柳復潯州大清大懼巡按耿獻忠遁還廣州遂復梧

旌保桂功封瞿式耜臨桂伯焦璉新興伯式耜辭不拜疏曰本朝封拜文臣自王威寧王新建外指不多屈或憐臣死守孤城謂省會無虞不妨破格以行鼓勵其如貽笑四方乎不允復疏報軍情曲折并告自劾曰自二月十五日移蹕之後以迄五月二十九日凡百有六十日矣百六十日之中遇變者二遇兵變者

三十

一皆極危極險萬死而無一生之望者夷狄患難變故當前總辦一死守亦遂不生恐怖不起愁煩惟是臣之病不徒在身而在心不徒在形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瘳也心與神之病不可醫也又曰臣所倚恃者皇上皇上駐全猶有見天之日駕既幸武臣復何望再請返蹕全陽不聽

以魯可藻巡撫廣西

可藻和州人也以明經任新城縣有政聲考最升御史巡撫廣西留守敘軍功拜是職

秋八月劉承蔭叛降大清奉天皆陷大清人殺承蔭

勳鎮劉承蔭號鐵棍擁重兵頗健鬪然子女玉帛過多愛戀恐失遂出降駕倉皇出走大清兵入武岡利承蔭之資伴與結盟數月後召與歡飲遂殺之

大清人執吳炳

上之出也百官俱未之知輔臣吳炳以疴疾留逼之薙髮投誠未逾月而卒

帝幸柳州

承蔭之降也城中尚未知上先知之因倉皇夜與太

三十

后出走惟錦衣衛馬吉翔步從村落百姓皆獻雞黍土司知者以戎服迎駕獻金刀上皆慰勞之崎嶇險阻由武播越入粵瞿留守遣人間道請由古塗還象入桂上次柳州瞿留守極言不可他移一步滇黔地荒勢隔忠義心渙三百年之土地僅存粵之一線返蹕收復號召聯絡粵師出粵以恢江贛楚師出楚以恢武荆再疏迎請極言粵西之山川形勝兵馬人情俱有可恃年時豐稔飛輓有資上三勅召留守不赴督師閣部何騰蛟來桂林



督師何騰蛟新叅嚴起恒咸至桂南安侯郝永忠率兵驟至疑主兵不相容大不安留守加禮撫慰永忠信留守為之用宜章伯盧鼎亦至自楚留守復疏請躡極言柳州猛獍襍處地瘠民貧不可久駐慶隣黔蜀南寧地逼交夷壤遠勢僻難圖中興不可遠幸邇來將士瞻雲望日以桂林為杓樞道路臣僚疲趼重繭以桂林為會極江楚民情尚以桂林為拯救之聲援騰蛟與永忠鼎璉等俱分防住汛可圖恢復不報

帝次象州

三三

覃裕春子鳴珂與龍文明構兵驚移聖駕倉皇跋涉宛如武岡時會陳邦傅子禹玉以二十人送駕軍容始備乃次象州

冬十有一月督師何騰蛟敗大清兵於全州

瞿留守曉夜籌調和主客集郝永忠焦璉誓於神前刻期出師宜章伯盧鼎與滇鎮總兵趙印選遂各分路駐全鼓勵坐浦勸餉捐輸轉運不絕督師何騰蛟遂得展其武畧大敗大清三王之兵於全州斬級無數得名馬駱駝而還諸帥連營而軍如天津閻道巨

三百里大清兵退出楚

帝還桂林

劉湘容作留守瞿公傳詳其事曰十一月上自象躡桂林自春徂冬公不惟治軍而兼治民身在危城念切廷陞公曰所重者在外猶在內也司禮龐天壽七月請催兵下梧久在粵舊司禮王坤被承蔭逐者復入自武岡至柳至象票擬皆馬吉翔手也公欲上攬大權明賞罰嚴好惡親正人聞正言威德發行以服遠近其政事之得失肇慶時爭而得者十之半茲爭

三三

而得者亦十之半閻擬多改票借曰上意爭而不勝其勝者更十之九矣公嘆曰勲歸矣懦觀望詎非朝廷之上處置無以服其心耶騰蛟再督師出全兵益不睦焦璉下平樂郝永忠壁興安公憂勞於密勿之間每日既無以挽政事之得失又無以戚和勲鎮之心在內在外兩無所得沁沁覩徒手奚補哉五鼓肅衣冠而起黎明入閣夜分始歸處流極之運肅然如治朝也視上動靜審上飲食雖羹瓜炊餅非時進上不食不敢先食家家凜凜操作猶孝子之事嚴親

也各路奏使延之入語計道路遠近給路報江浙廣  
閩書使恒密周遠方蠟表月數至其遠人亦以桂為  
歸云

勅諭黔蜀進兵名入伏處之臣

戊子永曆二年魯監國三年  
大清順治五年

春二月帝幸柳州

郝永忠壁興安聲言被襲至關欲撤兵左右禁近即  
欲上遷留守瞿式耜曰不可督師警報未至營夜警  
無大恐二百里外之外塵遽使九五露處耶播遷無

三四

寧日國勢愈弱兵勢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依左右  
禁近益周章不止留守請曰無已候督師歸果急甲  
士具立正宜觀兵督戰天威儼咫尺以鼓將士之氣  
若以走為策桂城危柳獨不危乎大清兵今日可以  
到桂明日獨不可以到南太乎反覆數百言上曰卿  
不過欲朕死社稷耳留守泣下且沾襟嚴起恒曰遲  
至厥明且議之五鼓留守備御用銀三百兩將進而  
乘輿已發矣是二月二十二日也

盜掠桂林

郝永忠闖賊李自成之左營也受撫後素不受約束  
先是總兵陳龍友集義師忠勇善戰屢挫強敵以二  
百騎候見督師何騰蛟永忠因襲其營殺龍友剛愎  
貪傲其天性也惟何督師稍制之前在桂林日與焦  
兵不相能留守曲為調和加禮撫慰永忠亦稍為之  
用至壁興安亦與永忠同心會有江西進士蕭琦留  
守知永豐時門生也為人貪壬以禮垣驟升司馬時  
居永忠營日夜求所以媚永忠者遂言桂林富饒留  
守殷厚趣永忠赴關因聲言大清人劫營即撤兵西

三五

上抵桂巡撫于元燧請老以堅壁閉城弗納而蕭琦  
詭以舊誼百計說留守納永忠比入城即縱兵搜括  
牛馬宣淫極其慘酷新興侯焦璉遣人謂留守曰強  
敵外逼奸宄內閔勢不兩全願移師至桂保公出城  
駐兵城外俟永忠城中乏食必掠外即統兵四面攻  
擊不過數日而賊兵可盡然後以全為保障以梧為  
門戶協力居粵事可萬全留守以治兵相攻恐傷百  
姓且虞敵騎搗虛不聽至是留守以乘輿早發疾出  
送駕永忠即以數十兵遮留守車數十兵躡留守署



冠服束帶箱籠圖書咸被劫城中百姓奮義擊賊俱為殺傷留守家人假以何督師令箭救留守家屬得出留守裸體坐署中持令箭者逼留守登舟滇營亦自靈川撤城中烟火高於樓櫓留守家人扶留守放舟三里樟木巷黎明少司寇劉遠生等至抵樟木港留守一日一夜不飲食惟嘆息不得送駕問上所在以身不能死桂林署為悵遠生等謂兵變倉猝急難着手請下朔平間催璉入援發檄遠近毋內恐檄地方紳士毋驚疑雜髮檄一吏入桂息烟火收倉儲

三六

毋為亂人所搬盜留守然之舟下三十里至市井人民屋立草檄分路四發明日留守小艇返桂城下俾知留守在也仍暫下陽朔璉兵續上楚鎮周金湯熊兆佐亦入桂城留守檄按察使僉事邵之驥部璉兵收視倉中餘米定人心二月初一日入桂廡舍零落滿城但暴屍骨火烟中燔炙氣耳留守令軍悉屯官舍洒除街路寧其逆官被擄似窶人者漸周給之太常卿黃太玄死於兵棺殮之桂城星星始有人督師何騰蛟自永寧至滇鎮胡一清統兵至璉自平樂統

兵至軍復大振

豫國公金聲桓建武侯王得仁圍贛州

聲桓雖為大清臣意嘗怏怏不樂為用及鎮江西副將王得功勸金反正金領之正月二十七日乘清兵將領官校俱集府治驟率兵圍之盡殲焉令百姓俱易漢粧稱隆武正朔草檄四出遠近響應江西全省俱復楚地震動獨贛州未下大清鎮守湖廣羅提督恐金兵趨廣欲先敝金兵於贛州徐觀勝負為向背遣人遺書曰人心未死誰無漢思公創舉非常為天

三七

下倡天下咸引領企足日夜望公至但贛州東西要害山川上游公欲通粵則贛介其中公欲他出則贛乘其後計莫若先下贛贛下則楚地可傳檄定矣金以為然至是率師圍贛贛守將高進庫即前在吉安府父兄妻子為滇兵所殺者也又以先受師不肯下移書佟養甲謂贛為東粵門戶贛朝下則粵夕受兵贛城三面距山皆崇峻峭壁仰面萬仞勢難驟攻第列營固守城中乏食不及旬日束手待盡我為公守公資我糧先有大清官費到採辦銀六萬兩養甲亟



借三萬兩給之

三月大清兵復犯桂林督師何騰蛟帥師大敗之追至全州

郝賊亂後大清人意桂林空虛烏金王率兵數萬直抵北門指揮談笑謂城可旦夕下瞿留守坐北門外勞軍士勉以忠義何督師將校督分三面出胡一清統滇兵從文昌門周金湯熊兆佐統楚兵從榕樹門督師同焦璉從北門戰未合璉即奮臂顧左右曰璉為諸君破賊單騎橫矛直衝其陣大清兵圍之矢如

三

雨下璉左右衝擊勢如游龍大清兵合而復散者數回撫粵將軍劉起蛟見璉被陷大呼殺入與焦璉合連殺數百人貫其營而出會胡一清從東至督師撫其背曰兒好為我破敵一清即躍馬奮擊殺數十人奪敵馬而馳一清好剪馬駿大清兵認為牛遇之輒曰此騎牛蠻子不易當也胡與焦兵合轉鬪而前金湯兆佐率楚兵橫擊之璉標下趙興白貴統銳師四面夾攻皆殊死戰白貴戰死大清兵大奔追殺二十里烏金幾獲北渡甘棠遁去留守於北門待督師還

交相勞苦是三月二十二日也督師遂列營榕江諸師分大小兩路軍

桂當郝賊之亂監司府縣俱散留守悉令還署舍撫順荒餘收拾破傷治簿書誠職守招徠撫字四野漸集大兵日需粟數百石留守然髮爪辨之督師乃得督兵出嚴關留留守上疏詣行在所候天子三宮起居當乘輿發桂塵宵裂矣留守獨守城傳者瀕山上歛歛下淚至是乃大喜知留守在也下璽書旌美遣官慰視憔悴狀留守寸縷無遺賜紗緞為衣賜尚方

三十九

銀兩為飲食并賜精忠貫日金圖書一方皇太后賜緞銀與夫人邵桂林儼然一都會云留守恤死事軍士家為壇祭之焚白貴屍得箭鏃數升人皆駭曰此楊貴後身也

帝幸南寧府

上自柳如南寧留守念天子宵衣南寧蠻鄉不可久蹕日為上清輦道請還桂督勳鎮將士直取全州促巡撫魯可藻下梧會東人有反正信今可藻繕兵若待敵者可藻自署兩廣舊例東撫稱制兼粵西西撫



稱撫留守曰方今武人多自署撫軍師一面牽制輒自命貽遠人笑周鼎瀚以閣部擅留守留守亦疏止之陳邦傳稱粵西世守牒西飛留守駁止之今日功進五等尚未裂土海宇剝削止粵西一隅為聖蹕之地楚滇數萬之師日需食輒曰犯擁豈老成憂國所隱料留守身雖在外朝廷大綱紀無不力言極請曰臣與皇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共原自不同于諸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廟議可否眾指所關本亂而未治未之前有又念無講官經筵不御石室塵封何

四

由聞得失因手書八箴於扇而進之

附

趙臺順天人錦衣籍以武職改文階升南寧添設巡撫有才幹能得土司心會有湖州人胡執恭為吏部當該在先帝時陳邦傳因襲職與執恭有舊既而執恭至廣西在邦傳軍中邦傳之子禹玉因迎駕得近上票擬時下勅有拜君之賜於無窮句遠近笑之陳禹玉欲得南寧執恭佐之臺不讓日治兵相攻

夏四月大清將李成棟以廣東來歸詔封東安伯不拜

進侯又不拜尋封忠國公

先是大清之下閩也前期鑄印時遣貝勒為大將其於粵固未之及也成棟以副將守吳淞貝勒調之隨征閩粵閩下令以偏師赴粵不意唾手得之將卒皆成棟麾下自為汗馬功高及佟養甲敘功疏下進兵部尚書假便宜成棟受其節制凡成棟所下地方委官署養甲必易之以是缺望形諸辭色養甲漫然不省成棟又遣大廳方某載寶賂於朝過江西地已反正扼之不得通密謀附和李兵號稱五十萬實十五

四

萬而我兵鱗集於江廣者不可勝計陳子壯雖殉難其子中書齋生統舊卒居腹心成棟甚惧一日同署藩司袁彭年養子李元胤去梯謀之樓上三人相謂曰吾輩因國難去順歸大清然每念之自少康至今三千餘年矣正統之朝雖或有敗已必有繼起而興者本朝深仁厚澤遠過唐宋先帝之變遐荒共憫焉今金將軍聲桓所向無前焦將軍璉以二矢復粵西七郡陳將軍邦傳雖有降書不解甲天時人事殆可知也又聞新天子在粵西遣人瞻仰雲表酷似神祖將

相協和神人共戴若引兵輔之事成則易以封侯事不成則不失為忠義鬼是時兵餉之權在藩司養甲牒銀五萬兩彭年固勒不與以激怒其軍心舊將軍李明忠辱殺養甲之委署官以挑之有池州胡奇故從養甲辦事得授南雄知府及大清遣御史劉顯明巡粵至雄守將張某許奇提問褫職開游省會窺見端倪以告養甲養甲不提一卒所親從皆成棟人也計無所出勉出一示許士民復冠裳冀以先發得賒死而成棟已密製大旗二面刺靖虜安民四大字十

四二

五日清晨遣人製去養甲所立總督旗而以新旗易之養甲遂唯唯命時上蹕南寧成棟遣洪天擢赴行在自陳謝罪請迎乘輿時陳趙仇殺人心皇皇乍聞成棟反正之舉皆疑懼百出天擢等皆舊臣降大清者力陳成棟出於誠懇且述金聲桓反正江西事甚悉人心始安諸臣在粵者爭往迎駕成棟遍播邏卒分道遮止惟耿獻忠在梧州先得輸款詔下推歸附功亞成棟尋升工部尚書以素與成棟家厚得不更置

五月大清兵圍南昌府

聲桓反正聲撼南北警報至北京大恐盡撤滿洲驍騎杉檄遠近徵兵四集遣固山譚大劉良佐等帥師討江西時步兵二十萬騎兵十萬水兵十萬舟萬餘艘牛車駱駝西洋炮等無算舟尾相接浮江而上金鼓聲振亘三百里大清出師之盛前此未有也

大清聞聲桓圍贛州欲亟趨往救有獻救韓伐魏之策者因走江西突圍南昌初聲桓反正時推舊輔姜曰廣為督師奉益藩世子守南昌精銳盡撤以行姜

四三

固文士不嫻將畧卒被圍大懼不知所為

豫國公金聲桓圍贛不克師還

先是金聲桓愛高進庫才欲降之令軍士不得放炮日增壘堅壁為久困計及南昌警至王得仁先知之計曰吾聞兵法制人不制於人今莫若秘其警報不令人知督三軍之士銳志攻城贛乏食不知外救不出三日可卜必下贛下一師守贛一師入粵粵知贛破必從風而靡然後西通西粵右守嶺表大清兵知贛破粵下必解圍向贛而我以逸待勞戰則勝守則



固南昌亦得息肩間出以絕糧道數十萬之衆可殲於旦暮若攻城垂破而撤兵去之強敵在前贛乘其後此危道也獨不見寧王之覆轍乎聲桓以家在南昌聞警急不約王遽退師王軍士見金兵走不知故亦大奔得仁雖斬之不能遏贛師突出自相踐踏者數千人金抵南昌奮擊突圍乃得入城自此江西府縣復為大清所有贛亦間出取吉安府而南昌遂成孤注矣

聲桓已入南昌得仁率兵二萬直趨九江姜曰廣以

四四

檄名之得仁曰九江據長江要津以吾守之未易猝下公輩引兵徐出東西撓擊內外夾攻此犄角之勢若復棄要害入孤城譬猛虎入陷阱此成擒耳曰廣不聽一日夜檄數十至得仁嘆曰此不過欲得仁同公輩死耳遂撤兵西上大清以舟師阨諸江以萬騎持勁弩架西洋炮阨諸路得仁首先士卒轉鬪而前斬首數千奪輜重火炮什物無數城中亦出兵相應乃入城大清人遂屠九江城中老弱婦女殺掠殆盡六月留守督師閣部瞿式耜擒師全州

前月二十七日督師何騰蛟乘勝復全陽上疏報捷不肯自為功曰為皇上以信臣用臣者惟瞿式耜一人也至是初三日瞿留守方病暑往全勞師諸軍列營全城外數十里旌旗蔽雲日大師咸怕首弓刀伏馬前無不曰無瞿公無以有今日

金聲桓王得仁以江西來歸封爵有差

金王反正半年高稱隆武正朔後有舊臣至述閩陷廣立之詳始改稱永曆至是反正報至瞿式耜疏請慎選持節大臣往諭聖德彼數年不見天子其號令

四五

置署苟緩急失宜褻朝廷而失遠人心憂正不細少司寇劉遠生固秦人久於節鉞有威重名且聞江右威望遠生來疏入不報尋封金聲桓豫王得仁建武伯

惠國公李成棟攻贛不克

先是江西反正贛州不從聲桓攻圍三月因敵欲會壯兵突至南昌聲桓急退師至是成棟頓兵南安信使往復迄無要領遂巡退却

帝幸肇慶府

四月中李成棟遣舊臣洪天擢等迎駕上意未決勳鎮陳邦傳等亦固請留守輔臣瞿式耜疏請駕幸桂又疏駕勿遽東其略曰興陵兩載陷風塵成棟令地方官葺陵殿巍然天壽彼數年想見天子漢官一旦奮不顧身家具移山趨海之方更非有所疑也但事權號令宜歸於一茲軍功爵賞文武署置決於成棟若歸於朝廷則事權中擾閫外不能專制聽之朝廷則徒虛擁且楚黔雄師百萬騰蛟翹首威靈如望雲霓聖駕既東軍中將帥謂皇上幸新復之地成棟亦

四十六

有邀駕之嫌號令既遠則人心渙散再疏令簡討蔡之俊入迎又疏令給事蒙正發迎上再疏曰前日粵中未復上宜駐桂以視楚今日江廣反正則宜駐桂以圖出楚事機所在毫釐千里吏部侍郎吳貞毓請幸廣城成棟適自嶺還師上遣使勞軍成棟備法駕進御用嚴護衛自梧州迄端州轉百里皆為結綵旌旗與樹色相藹映甲兵與日月而爭光千里間樓船相屬極其壯麗連日天氣和朗帝駐雞籠山有景雲護覆留守瞿式耜築三亭於上以志其瑞碑文至今

存焉復有黃龍現於海口呂宋遣使入貢甌邏巴國人進圖識上大喜成棟親幸將士築沙堤議改兩廣軍門為行宮留守瞿式耜命少司寇劉遠生謂成棟曰天子天下主也爵賞征伐出自天子天子又與天下共之脫上駕此爵賞征伐人疑天必有私隱令寄政不可不嫌也指揮進取奚能如意成棟曰然遂罷脩兩廣軍門仍以肇慶府為發祥正位之初都太后中宮俱駐端州

詔加成棟太傅總管七省行軍大司馬

四十七

附

時從上艱難者頗自負五蛇功而成棟意不懌也盡用其素所私昵常為大清官者布列內外又用其乾兒河南賈元胤門幹吳之蕃掌錦衣衛事凡百出其門下并不經其題授而得官者必捕繫之

惠國公李成棟師收郴州

是月分兵三萬往湖光郴州先是佟李進取廣西不克差辦事瞿紹祖往河南乞師監軍兵部侍郎佟養和即養甲兄也以兵少不克發紹祖三往乃撥裨將



田起鳳統兵五千來援行至榔聞變止頓成棟欲并其眾計遣一介可折筮使耳然意在縱兵擾民時從韶郡分兵三萬取道樂昌宜章往招起鳳起鳳以師來歸往來騷屑一方不勝困敝云

附

有潘名世者先投大清任梧州府推官反正後改保昌知縣成棟過嶺有養馬卒病付名世畜之卒有所索不遂成棟敗歸蜚語云知縣誚若不能殺鞭子只會殺百姓成棟怒以他事呼之至斬之

四八

時閩粵多盜鄉民多結寨自守廣州有一寨下欄河成棟舟過戲謂起鳳曰試往攻之起鳳登寨民俱發炮擊斃成棟怒厲眾攻毀之屠其民掠其資

李成棟妄殺廣州府良民八百餘人

時成棟得自專恣縱兵劫掠有士人衛姓者家頗溫其隣黨相謂曰兵若至須協力禦之俾勿逞已又釀酒告神一無賴嫌酒薄告成棟為合謀殲若等問何以為驗其人卒無以應漫語云凡內裾緞幅短一截許者其黨所以自別也成棟怒即欲屠城會日已

暮各官長跪請雷雨又大作始頓及凌晨邏卒四出掩得即戮之妻子飲泣皆不知所坐云衛姓身被戮籍其家

盜殺潮州知府凌犀渠等

叛將車任重賊殺道臣李某潮州知府凌犀渠海陽縣知縣桂岳任重故武弁後入綠林丙戌冬就撫隸王承恩帳下為中軍官佟李至授為潮州府鎮反正後李某從大清肇慶道犀渠由大清南寧知府岳由懷縣知縣並調今官比抵任岳出任重所部卒不遜

四九

道直前衝突岳怒執而答之解府府責之解道道又責之任重怒唆眾兵詭稱山寇至入三人署擒殺之秋八月閣臣路振飛錦衣衛康永寧總兵汪某來朝從閩航海至行在

閣臣晏日曙兵部尚書蕭琦相繼去

盜殺兵部右侍郎劉季曠

季曠吉水人父同升丁丑狀元以劾楊嗣昌奪情謫官家居後以起義官至閣部封廬陵伯卒謚文襄季曠從義師丙戌任翰林待詔繼入廣西至今官戊子

五月統眾至鄱縣逐所置官而居之已而眾散己丑三月還行在尋出有群盜來就撫統之至樂昌四出剽掠禁之不止反為所殺

九月定興伯督師閣部何騰蛟復永州又入衡州

先是七月初十日騰蛟統勳鎮曹志建等圍永州城內食盡殺民間男婦供養時舊紳劉興秀鄉居大清官力致之羈城中首被禍已而男婦皆盡九月二十日大清兵突圍走至衡州大清將卒望風遁二府皆復將恢長 會志建不奉節制還屯永之龍虎關騰

五十

蛟因頓兵

冬十一月惠國公李成棟次贛州敗績

時為大清守贛者高進庫柯某故隸左良玉麾下與成棟相締盟前此六月遣使招之約以逾秋北救不至當輸款至是成棟厲氣攻之軍中火具盡攜以行鋤鋤等器盡多方促辦又慮過嶺無舟苛執人夫界過梅嶺即士人亦不得免道路死者頗多及抵贛日已暮附城而士卒飢成棟氣驕益甚莫敢為言者丙夜城中鼓角齊鳴大清兵突出成棟策馬先奔士卒

爭竄所費帷帳器械大小礮盡棄不顧靡有存者李成棟殺佟養甲并劉顯明

養甲於崇禎年間詭名董英由提塘起得至總兵弘光時賄馬士英提塘南直鹽法贏積過多貝勒至携之入閩因令取粵反正後封為漢成侯帶閣御至是成棟敗歸以宿恨且慮有他變頤指朝廷以公差遣出夜半襲而殺之顯明則大清所遣以巡粵者并將官劉某係遼東人及同差兵部某等成棟皆分頭捕戮之

五十

時又有大清內官李元培賫銀六萬來粵採辦養甲於內借三萬兩給贛州元培以其餘進上得入司禮仍拜成棟為叔李元胤及吳之藩弗善也力詆之成棟出師日入陛辭即於御座旁掣之行上愕不敢問太后遣內官出問故且挽之成棟不聽又肆慢語而出

督師閣部堵胤錫復湘潭進攻長沙不克

胤錫統李赤心等恢復湘潭縣赤心桀驁甚至營中稱高氏為太后及其疏稱自成為先帝胤錫皆隱忍



聽之不上聞且請封為興國侯高氏弟必正輩封伯者十餘人統眾至湘潭縣屠其居民長沙俱因協為大清守故弗克

十有二月執大清人李紹祖歸於桂林誅之

紹祖瞿留守同年進士也降大清任楚撫守永州何騰蛟攻圍旬城中食盡軍士以男女為糧猶堅守不下有馬廷鸞者明朝縣令吳郡太倉人也時亦陷城中與紹祖居守騰蛟獲其子不殺廷鸞感恩由是城中動靜纖悉皆知大清之援兵遂絕紹祖始降滇

垂

營解至桂林留守流涕讓之曰汝素受國恩奈何生為背叛之人死為不義之鬼今日復何言紹祖曰天下人皆降大清豈獨紹祖也留守曰天下人皆不為紹祖大清其如我何紹祖辭窮遂磔之

遣使召弋陽王不至

弋陽王江西宗室也大清兵至入建陽者從英德縣之滄光殿逆流而上為陽山縣連州連山縣達於湖廣地皆深林峭壁人喜用炮炮卒不用手携俱背負而發輒命中郡王入土人擁護之成棟屢攻弗克反

正後遣科臣洪士鵬往亦不得入七月有宣忠伯王承恩請行遂命賫敕往十二月與王過於陽山然眾皆居奇得自恣不聽王赴闕卒不得其要領而退有標下彭鳴京鍾某羅某願統其眾數萬隨承恩出自効亦不果用

己丑永曆三年

魯監國四年  
大清順治六年

春正月李成棟殺宣忠伯王承恩

承恩大興人世襲錦衣指揮僉事甲申出為福建都司隆武即位累官管錦衣衛事加今秩至是彭鳴京

垂

等願為之用又故中丞田闢有眾數千亦願隨之承恩妄意求功名成棟聞之忌且怒初八日兩舟相遇於英德成棟邀過舟歡飲至夜闌佯醉即席手刃之李成棟殺東閣大學士朱由樞

由樞江西宗室壬午鄉荐廣東教諭丙戌鄉試充同考官十一月受紹武給事中尋改翰林院侍讀至是入閣出自上命成棟亟命錦衣衛捕繫瘐死獄中大清襲湘潭督師閣部定興伯何騰蛟死之

騰蛟貴州人以孝廉官至楚撫左夢庚反逼之同至

南京騰蛟不從自投江中流四十里足下如有物負  
遇救不死大清兵至糾合其鄉健勇稱滇營并統曹  
志建等崎嶇湖南粵西間戰功甚多一時翕然稱中  
興名佐至是同總兵馬進忠輕騎馳赤心營會師恢  
長沙日已暮駐師湘潭會進忠師已離城所統止馬  
養麟五百人大清總兵官徐勇得李紹祖子密報遣  
驍騎五千昏夜入城養麟馳騰蛟隨馬遂見獲昇至  
營多方誘降不屈死之

詔贈何騰蛟中湘王予謚

五十四

騰蛟既死大清并擒其夫人及其幼子二人皆大罵  
被殺上聞之大慟輟朝三日贈諡蔭其子文瑞為中  
書舍人文瑞後歷任兵部侍郎永祿五年病卒於行  
在

大清人屠南昌豫國公金聲桓建武伯王得仁大學士  
姜曰廣死之

南昌被圍忽有一道士至自稱雲水真人能輸運倉  
粟役使鬼神且云合城人宜茹素戒殺自有天兵來  
助非惟解圍又能破敵姜曰廣試其術信之由是戒

中有飲酒殺生者皆重罰之百日不出兵大清兵因  
此合圍增壘至百日後道士自言曰我奸細也為大  
清進士現居某職汝輩不降必遭屠戮矣城中人大  
怒車裂而食之

南昌三門傍山大清人皆掘重塹築牆門沿江則以  
漕艘闌截江面聲桓兵不得出發炮皆軼牆外或突  
江中城中升米數金易子析骸之慘等於睢陽自夏  
徂冬日夜渾戰至正月大雨連旬城磚爛大清以西  
洋火炮照城發之城皆震裂聲桓知不可守使匠為

五十五

數棺闔門親屬漢裝坐其中四面縱火自焚之  
王得仁統死士三百殺出澹臺門大清兵斃者無數  
得仁不知所之

逸史氏曰友人何松石令南昌余與季弟西游屈  
指八十有五甲子矣每追往事淚簌簌下南昌城  
外有廣廈撫軍解石帆建以治兵者也壯麗過於  
滕王閣而秋水長天落霞孤鶩殆與閣景相埒歲  
在丙子春夏之交時值鄉試群英咸集郡人時華  
萬茂先執牛耳與盟者一百七十二人皆自以為



振衣千仞濯足萬里與日月爭光者也孰意時異  
勢殊改革之際殉難殆盡矣姜太師殉難後余復  
過南昌道取吉安知己零落寥寥數人耳又復四  
年學士郭宇止以憤死於平南王之師選部蕭伯  
玉以憂死於金蓮山中若萬風后輩皆遭時不偶  
骨化魂銷俯仰之間俱成陳跡豈不痛哉友人為  
余道南昌忠烈事甚詳豫國公人才皎皎見人默  
無一語建武伯遼東人髮五色人俱稱為王襍毛  
善談論有謀當反正始有識者勸聲桓直趨楚地

五六

與何督師夾水而軍表裏山河必無害也聲桓不  
聽南昌被圍建武侯欲扼九洑絕餉道姜督師不  
聽二策不用遂絕中興之望矣兩粵失于落魄遊  
羅定州遇紹興人金芳為大清羅定州知州其兄  
芬在平南王尚可喜幕府與謀議二人在先帝時  
曾居袁崇煥幕中芳以創敵功授靖安縣二尹得  
交於忠讜舒魯直冢宰熊文舉詢魯直近事則以  
姜瓖盡節于大同者也嗚呼忠義之氣何獨鍾豫  
章若此哉余歸同一僮父路途悽愴無復生人之

望十一月二十二日遇家中遺族姪起萃候余并  
季弟一九詢諸江右同盟之贛州路遇二孝廉俱  
易姓名者前揖勞余因問季弟所寄札遽咋古曰  
此皆起義諸君子也卑之勿高聲余笑而謂之曰  
不佞豈畏死者願諸君子安在哉孝廉曰曩者金  
王之難諸君子各懷靖國之安是以受禍俱烈今  
其存者十之一二又皆或謫或隱無有安然食息  
於茲土者忠義之氣之死靡他是以屢蹟而不悔  
也子之南昌試往觀焉余終阨於僮父不得見

五七

二月惠國公李成棟征贛州行之信豐卒

時江西警報日至成棟麾下各大鎮俱懸粵東繁華  
不肯出師成棟獨以其屬行且愧且憤又恣睢殺戮  
人莫敢近次信豐夜聞鼓譟聲成棟甚醉倉皇上馬  
無一隨者渡江溺水死三日後有鐵人鐵馬浮於水  
面始知成棟死也朝野傷之陰其子元胤為南陽伯  
逸史氏曰余從先太師在朝無仕宦情好詢前言  
往行成棟雖武夫儘有過人處敬先太師瞿稼軒  
李愬之於裴度也信學憲袁特印<sub>布</sub>之於王允也

慕黃門金道隱董卓之於蔡邕也三濟西事雖不行志可尚哉先士卒援南昌命雖不延心可嘉矣又謂朝廷功賞不宜濫文武執掌各宜分言官直氣宜獎進錦衣不得預內閣機務駸駸乎有古大臣風闖賊肆虐成棟深恨李赤心爵列五等牧游之力居多成棟弗是也成棟亡部曲益不振嗣後喪師失地官府諸臣欲倚牧游以傾異己遂借蹕東粉刑書先太師悉其寃直書四年朝事致牧游君側恨之廣西由此困矣至於恣睢直慙不無

五八

有之記者著其大不遺其細若曰驕泰以失不可不信哉

夏四月大清兵入衡州又入郴州

三月大清時鄭王至長沙府四月陷衡州續陷郴州時李赤心分布各營屯駐郴州及諸屬縣一聞大清兵至不暇返顧望風奔竄大清兵追之至龍虎關而止

三月督師閣部堵胤錫來朝

胤錫道經龍虎關寄宿民寨曹志建遣卒圍之幾不

免會志建以保昌侯晉永國公中書廖某膏印至為和解之得達行在入閣辦事三日復有督師之命志建郵人也字光宇世襲滄州衛大清兵入京師合家死王事者九十人堵胤錫為長沙太守與志建善謀招兵志建荐州將楊國棟為將楊後有功晉武陵侯胤錫亦晉閣部督永貞營志建為楚將恢復舊地得楚粵二十餘縣晉永國公即以所得地為食邑老營駐龍虎關忠貞故起群盜所過殘虐戊子秋騰蛟恢長沙檄忠貞援江西取道龍虎關志建恐疾引

五九

兵還騰蛟由是遂困時胤錫復督忠貞營入衛井堦木刊志建疾之設兵隄防遂至格鬪胤錫為志建所獲強留月餘會有江西宗室朱謀烈舊認志建為父在志建營乘曹堵不睦欲陰搆之於中取事胤錫夜逸匿故御史何某之子何圖復家志建復率眾往索圖復不與圖復家近犛獠貲財富厚素能撫集犛人遂與志建戰志建誘殺圖復破其家圖復二子脫走犛獠恨志建入骨志建之銳卒亦盡矣大清兵橫行湖南遂無與抗者惟守道州二十餘縣而已後志建



言及此事甚悔恨幾至墮淚誓殺朱謀烈

忠貞營師次德慶州

李赤心至行在移屯德慶州時江西陷沒已久行在猶不聞會兵部侍郎程峒抗節深山至是赴闕因命賞勅趣赤心兵往援中途猝遣赤心赤心佯稱大清兵已逼當亟入衛因自為殿而以子女行裝托峒護之先行比入界口守將張某利其輜重輒發炮從卒急言之不應發炮斃峒赤心既至屯德慶州聲言清君側之惡行在震恐遣胤錫力解之乃已

卒

盜殺兵部尚書程峒

峒吉安府進士舊任蘇松糧道去任時招兵三百人携歸江右日與隣里私鬪姻親郭祥解之隆武丙戌授惠潮添設巡撫盡室至粵西至是携家至忠貞營并胤錫家屬及兩家輜重放舟東下守卒利其多財殺而取之兩家殲焉

詔誅楊弘遠

有董姓伯爵者陝西人也上命鎮羅定州取道德慶見程峒被殺以上聞將領楊弘遠不戒軍士奉勅勦

之董以礮碎楊三百舟弘遠伏誅亂兵殲焉

滇將趙印選來桂林

印選滇將也初大清人入南京時印選同胡一清王承祚出滇勤王至江西吳浙已盡為大清有遇大清將高進庫與戰襲其老營盡殺其父兄弟進庫憤戰益力破滇軍三人走湖南投閩部何騰蛟己丑正月大清兵湖南執騰蛟於湘潭楚地盡為大清有人相謂曰吾儕以勤王出滇因國破君亡暫依何閩部今閩部死軍新破不可復振將死封疆乎則我無

空

封疆責將就降乎則當時之出滇者謂何桂林瞿留守仁慈好士可與共當一面蓋往焉收殘兵得萬餘宵走桂林留守大喜遣使郊迎但部署不嚴所過多行劫掠焦新興部將趙興好剛使氣怒滇營之橫遂治兵相攻殺滇兵四五人幾成肘腋之變留守急召新興與語曰國家危在旦夕方賴諸將軍協力同心共扶社稷豈容私鬪兩軍皆感泣焦新興斬興以謝滇將事遂得釋因進印選開國公一清興寧侯永祚寧遠伯留滇將守桂林全州是為滇營調焦新興守

陽朔

焦璉殺其將趙興

死不以罪粵人惜之自白貴戰死趙興劉起蛟相繼  
誅焦營自此遂弱矣

逸史氏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趙興是也始安所  
統焦兵最強敵至輒大創之何以知其然余至茅  
平菴僧為余道劉將軍起蛟戰於虞山下帶首級  
垂馬首下纍纍如貫珠當是時虜幾殲嗟乎此真  
將軍也獨白將軍以戰死趙劉二將以細過誅嗟

空

乎乃壞汝萬里長城不獨宣國之過也

新興侯焦璉治兵陽朔

逸史氏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雖天步艱難使各  
勲同心寅恭上下和睦即傾國南牧豈能長驅也  
哉焦宣國見余於陽朔舟中促膝而語淚簌簌下  
余與先太師語弗省也一日余讀范文正公傳先  
太師語余曰今日無地可耕有城必守余笑曰談  
何容易惟焦侯可符此意耳太師默然

七月新興侯焦璉開國公趙印選遣將王永祚同圍永

州

九月督師閣部堵胤錫卒於潯州

逸史氏曰乙未冬余同清凝上人避兵陽羨山中  
識公里次年春公長子聞闖至楚觀公余欽敬者  
久之通家吳二公子天石述公招忠貞營始未余  
喟然曰自成為率土大仇其部曲雖無罪獨不念  
朱全忠故事耶先生之志則大矣未幾余遊粵悉  
公事忠貞自蜀轉戰由楚至梧休息甲士初無入  
東粵志焚掠特甚行都近郊諸營凜凜焉是時貂

空

璫鹵簿柄政每用強鎮之勢脅天子復借天子之  
權制朝士大抵故崔胤智也武岡則以劉承蔭潯  
州則以陳邦傳東粵則以李成棟而朝中之士又  
各植朋黨爭門戶楚人袁彭年丁時魁蒙正發  
秦人劉湘客浙人金堡舉朝側目稱為五虎皆海  
內名士素以先太師為景行自附於正人之列至  
於凌爍官府侵軋同僚所恃東諸侯也吳人吳貞  
毓張孝起吳霖朱大鯤燕人于元燁蜀人程源趙  
呈豫人朱謀烈等皆朝中矯矯者遼人馬吉翔上





建與戰敗遂出白金二十二萬兩置營中令曰斬一級者賞銀一錠軍士爭先赴敵殊死奮擊大清兵大敗斬首無算蛟麟却走志建遣人獻捷

冬十月寶豐伯羅成耀戍南雄次於梧州

大清兵在中寨舉朝震恐命羅成耀戍南雄府為禦敵之計成耀畏懦止韶州不敢前韶與南雄尚隔數十里也

十有一月忠貞營至梧州李赤心死

先是流賊李自成破北京沿邊鎮將無不望風而靡

六六

獨吳三桂世鎮關外不服自成欲往攻之軍師宋矮子云皇爺去皇爺不利三桂來三桂不利自成不聽出師至山海關與吳兵戰吳兵敗宋矮子云明日午時數當大凶宜收兵回京又不聽是晚矮子忽失所在次日巳午間忽見塵沙山起聲如雷鳴軍士色戰自成大驚不知何故方錯愕大清兵突至自成兵不能支大敗而奔至紫荆關遣將唐通通本朝守之通降清者復降大清

自成至陝西稍收部署殘兵尚五十餘萬而大清騎

三千猝至自成曰來何神也遂發兵圍之三日三夜自成欲伺其動靜方勦滅之人馬寂然不動而大兵已至三十騎從中奮起金鼓齊鳴左右衝突內外夾攻自成復大敗奔自湖廣至江西屯兵九江山中或曰黃州忽一日單騎出至民寨為鄉兵王姓者兄弟所殺存兵尚三十餘萬自成兄子李錦賜名赤心號一隻虎同自成妻兄高必正左營郝永忠等十八人俱至湖南隆武元年馬吉翔往招撫不從後督師何騰蛟堵胤錫招撫之各受封號為忠貞營至是楚地

六七

已失計無所出佯入衛粵西郡縣受其荼毒陳邦傳與之聯姻冀藉其力以傾東勳殊不知放虎自衛也師次橫州止焉赤心死高必正統其眾其部下將領岳侯某病死於梧州淮侯劉國昌出懷集或曰降大清或曰死矣兵散橫州屬南寧府界在南潯之間

冬十有二月王承祚張明剛敗績於永州

永州三面距河我師以陸師臨其一面大清帥李東斗堅守五月食盡兵疲不肯下是月十二日會孔友德兵至啣枚疾走遠出河外乘我不意襲取老營我



兵自相擾亂遂各逃入山谷棄甲兵而走百姓甚恨  
滇營之擄掠也爭縛而獻諸大清惟焦部將張明剛  
全師而還瞿留守頓足曰吾蓄銳二年一朝奔潰豈  
天果不祚明耶嗣後出偏師以恢者不可復問而粵  
西門戶岌岌危於累卵矣

大清兵入南雄府屠之羅成耀逃自韶州伏誅

既屠南雄西上羅成耀棄韶州至廣城會輔臣何吾  
騶輦餉至行在中途成耀劫掠密救李元胤討之元  
胤遂於席間斬之以正失守封疆縱兵劫掠之罪

六六

郝尚文以潮州降大清

逸史氏曰余里人某朝行在道經閩中見尚文述  
潮州事云尚文之子同在南京未降時遣人已通  
馬部院國柱矣至是遂以潮州降

庚辰永祿四年大清順治七年

春正月帝幸梧州南陽伯李元胤留守肇慶

南雄報不守成耀棄韶州行在震恐駕舟西上給事  
中中金堡爭之不得瞿留守疏曰粵東水多於山雖  
良騎不能野合自成棟反正上有寧宇財賦繁盛十倍

天南逸史

於粵西衣甲糧餉內可自強外可禦敵材官兵士南  
北相襍制勝致王可操券而求也且肇去韶千餘里  
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亦何待勤王兵四至傳曰我能  
往寇亦能往以天下之大止存此一隅退寸失寸退  
尺亦尺今乃朝聞警而夕登舟不知將退至何地疏  
再上而蹕移肇抵梧矣百官踉蹌就道提督禁旅都  
督同知南陽伯李元胤慨然曰百官皆去將委空城  
以待敵耶獨堅守不去

杜永和出奔海口復入廣城

六七

先是鎮守廣東江寧伯兼管兩廣印杜永和棄城奔  
海口李元胤移檄責之永和復入廣州為堅守計  
盜殺廣西巡撫魯可藻

新興侯焦璉遣兵討劉成玉成玉奔龍虎關永國公曹  
志建誅之

時可藻丁艱居舟中永國公權稅有劉成玉利其貨  
欲劫之可藻竊聞即放舟赴行在適舟柁壞不能行  
成玉兵猝至撫標下趙玉已與成玉同謀遂無禦者  
劫掠一空宣國公焦璉聞之怒即遣兵討成玉成玉

奔永國公營兩國公幾治兵相向余時在恭城致書永國勸解之志建杖殺成玉事始解

逸史氏曰嗚呼天下安制在相天下危制在將將相和則士卒豫附非獨將相然也將與將亦然中興永國宣國皆有將略永勤而氣隘宣勇而力踈小人間之遂至兵敗身歿豈不悲夫劉成玉平樂隸也為永國公權稅時趙玉惠國公蒼頭為撫軍旗鼓官兩人始相好繼相惡也撫軍入兩人臯牢中成玉覺撫軍於永國而撫軍不之覺也以永國

下

於己石交也庚寅正月十日余送清凝上人東歸見撫軍撫軍大言欲經畧東南謀寄徑龍虎關余因見永國語甚異余曰宋時李忠定公出撫河東以幕中多士遂致將相之情扞格終於無濟矣文士且敗事况羣小諛佞輩乎永國公善余言而成玉遂以十四日提兵撫軍兵宣國聞變即日發兵抵平樂余在恭城致書永國曰方今天子蒙塵強敵四逼惟藉群國公固廉簡之交繼桓文之烈乃忘君父之大仇脩細人之微隙天下後世以為

此何等舉動哉永國悟兵始解宣國兵皆土著粵人心歸之永國兵皆楚人以何圖復故犛犛士民恨焉是役也兩人之構既釋兩國軍士益力門戶如水火矣嗣後大清人襲曹營借犛犛之力大清人襲平樂將士不戰尚疑永國軍嗚呼叢爾一隅將帥如此尚何言哉

新興侯焦璉帥師入衛璉以討劉成玉故帥師東下遂赴行在滇人孫可望入貢

下

可望後賜名朝宗流賊張獻忠養子也獻忠破蜀屠殺殆盡盡收蜀府金銀載入錦江為川將楊展截殺重貨悉沉江中突入貴州病姓時李赤心歸順可望慨然曰吾輩汗馬二十年破壞天下張李究無尺寸而大清安享漁人之利甚無謂也我當歸明朝力挈天下而還之一雪此恥遂率眾入雲南會沐國公天波為洞蠻所劫即提兵平蠻與沐結姻歸朝廷因封景國公後武康伯胡執恭同陳邦傳假堵牧遊令擅封可望



為秦王矯詔所載崇之以監國許之以九錫推之以  
摠攬朝政節制天下兵馬事之以父師朝宗傳檄四  
方定番侯皮熊首參其不道瞿留守疏請斬胡執恭  
以正欺君辱國之罪可望亦知封王非出自朝廷意  
至是遣人入貢黃金一萬兩良馬一百匹自上書請  
封復以黃金四萬兩賂朝貴高必正出疏爭之閣臣  
嚴起恒亦堅執不許由是怨二人入骨矣

慶國公陳邦傳帥師入衛詔杖禮科給事中金堡兵科  
給事中丁時魁尋遣戍削奪都察院左都御史袁彭年

十三

翰林院侍讀劉湘容遣戍兵部給事中蒙正發

時詞諫諸臣多矣人意群輩伺權指攻所必去會陳  
邦傳入衛遂下丁時魁金堡蒙正發劉湘容詔獄瞿  
留守聞報上疏申救謂中興之初宜保元氣勿濫刑  
再疏爭之曰詔獄追賊乃魏忠賢弄權鍛鍊楊左等  
事不可祖而行之頒勅命四人罪狀皆宦者意勅出  
忌者之手留守封還謂法天下之公也不可以蜚語  
橫加開天下之疑失遠近之望凡七疏不報詔杖金  
堡丁時魁削奪袁彭年劉湘容蒙正發亦復遣戍

天南逸史

逸史氏曰桂之亡也奚俟庚寅之十一月耶詔獄  
興而亡于是在矣武岡之難上馳太后中宮騎錦  
衣馬吉翔步從三日不得食至一士人舍其士人  
供神宗聖像與上貌類上且拜且泣士人有夢有  
天人降其家諸天人悉從有二學士侍側一鬚而  
魁梧者曰此蘇軾學士也一秀而傑瘦者曰此李  
泌山人也士人師學士方以智識其貌類山人奇  
之寤因以自揣曰當中南坐者當今天子耶跪而  
進膳上受之大駭群鄉人環視各具雞黍吉翔慰

十三

之翌日上司車枯始來朝庀器用具卒乘進黃金  
刀若吉翔者真患難君臣矣

吉翔侍上時窺太后堡大怒欲殺之大司寇吳貞毓  
當成棟反正時勸上蹕五羊又曰縣令荐於成棟得  
賄八百金成棟輕之堡奏其事二人之恨堡入骨劉  
湘容貪丁時魁金給事刻意清操有所需輒來資於  
二人二人有彈劾或敲盲吸髓則以金給事先之袁  
彭年中郎於神宗朝東林苗裔也反正後與東諸侯  
善蒙正發給其鄉人每除降輒出五人手每一令出

一一五

五人自伐其功，遂為眾的，道路以目。上移蹕梧州，陳邦傳自潯州入衛，遂下四人於獄，而疏彭年、留守、閔卨，報得堡疏，愛其文，憐其遇，至於泣下。七疏申救，而馬吉、翔、吳貞毓及朝士并恨留守，思中傷之，不遺力矣。

留守文臣，不嫻兵，凡所以彈壓勳鎮，號令諸軍者，惟曰借爵賞以勵將士也。從來勳鎮不得荐士於廷，是時馬吉、翔秉政，督撫有疏尚稽遲，勳鎮荐人朝疏而夕下矣。一曰藉軍餉以養戰士也。焦餉六萬，半食桂

七四

林，灌陽入永國營，義寧入定章，伯惟靈田臨桂二縣，督得專資焉。滇營舊為楚鎮，食楚地，十二月之敗，金撫馬光匿穴中，餉道絕。趙即選訴之朝，司農牒二國之餉與之，錢穀之出入，并不在督府矣。嗚呼！名為留守，不知何藉可守，號為督師，不知何師可督哉！自入桂以來，列校勳鎮，可以推腹心，共患難，惟宣國一人耳。印選又駟之，駐平樂矣。又恐其復合也，每退師必曰：「焦兵來，桂襲老營也。」自全退榕江，自榕江退木黎嶺，莫不皆然。夫以梵梵一桂，捍江南半壁，剪其手足，

掣其肘腋，城無一卒，庫無一錢，雖武侯復生，亦奈之何。留守時為予言，淚簌簌下，可傷也已。欽宗之棄李綱也，出之於外，秦檜之殺岳飛也，罷其兵權，今更仇讐視之，方面托之，委國於仇，委仇於敵，用之而即殺之，奸臣之誤國也，愈出而愈奇矣。

先太師以余善理財，余曰：「蕞爾國，惟錢法、鹽政、屯田三事耳。」遂開錢局，月得二萬金。余意得請於朝，東省行錢，則以錢易鹽，以鹽使民地可漸闢，財可漸理。嗚呼！朝廷方困廣西，其肯濟廣耶！印選一

七五

日來小東，臯忽發大言，請餉恢永。余曰：「全州無敵，奈何欲棄之而他圖乎？楚師數萬，食粵地，師老則財匱，財匱則兵散，敵來何以應？」金給事曰：「今日敵至，諸君其肯降耶？敵亦何屑受諸君等降耶？」余曰：「莫若三分現在之兵，一軍守全城，一軍衝鋒出奇，一軍屯田充餉。」印選勃然曰：「屯田須牛種，鍊兵須足食，衝鋒須堅甲利兵。」方學士曰：「努力向前，自有天授。」趙默然，余因嘆曰：「外患可禦，內宄難除，桂其殆哉！此庚寅八月九日也。嗚呼！一桂林也，在內則



馬吳諸臣在外則趙陳諸勳鎮日夜圖維以亡桂為事而以一老臣拮据其中此實難矣桂亡時余遇李元胤於梧州云朝士聞桂譽有酌酒稱賀者獨何心哉獨何心哉

趙印選自桂林逃靖江世子及其弟鎮國將軍死之  
大清兵入桂林留守督師閣部臨桂伯瞿式耜督楚師  
司馬張同敞不屈死之

十一月初五日大清兵大舉入嚴關趙印選胡一清  
王永祚佯以分餉入桂林榕江其空壁也武陵侯楊

十六

國寧武侯馬養麟方馳出小路軍榕江未見敵而四潰留守發使趣印選兵出城城中大亂沿途駈掠留守令戢不得城外賊兵雲飛鳥散水東門外烟火蔽天鳴鑼聲繞城靖江王及綏寧侯蒲縵出走王世子及其次子俱縊於宮中留守方巾行衣危坐署中胡一清躍馬入署曰至矣至矣公上馬且從一清去留守曰去何之從一清去何如從留守留守因舉杯屬一清曰能飲酒乎一清曰今日豈飲酒時乎遂躍馬遁適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過東江不入家來留守

署留守喜曰我死不孤矣敞曰公將何行留守曰封疆之臣宜死封疆更復何去敞曰將欲得當以他圖也公有命敞敢不死遂止飲酒督標致遠將軍戚良勳牽三馬至跪而請曰公為擁戴元老係國安危身出危城尚可號召諸勳再圖恢復留守曰四年忍死留守其義謂何我為大臣不能禦敵以至於此更何面目見皇上提調諸勳乎遣之出城復有家人泣請曰當忍死須臾次公子從海上來二三日且至萬里赴行在乞一面而決留守曰我重負天子尚念及兒

十七

女耶亟揮之曰去毋亂我厥明大清兵入二公冠帶坐堂上大清兵望見以為神不敢入乃發數千人圍留守署執去見定南王孔有德有德曰公閣部耶好閣部留守曰汝王子耶好王子有德箕踞地上顧曰坐留守曰我不慣胡坐有德肅然起且揖之見同敞曰汝何人左右命之跪敞大罵曰汝非我毛姻家僕耶提溺器時誰為汝跪有德大怒厲聲曰吾大聖人之後也敞曰汝等已為犬羊辱侮先聖罪當死有德氣咽直前批其頰旁武士或牽項或以刀背斫足強作

跪狀敬大罵不屈牽去將斬之留守正色叱曰張司馬國之大臣不得無禮死則吾同死有德素重留守悚然遂止因曰某年二十起兵海上橫行山東南面稱孤後為大清將賜號稱王擁眾數萬任以南方之事富貴如此公今日降明日亦然語曰識時務者呼為俊傑大清自甲申乘闖賊之亂躡入中國五年之間南北一統至一縣縣破至一州州破天時人事意可知矣公守一城得天下數年於茲屢挫強兵能已見於天下尚復誰為何不裨禍為福建立非常以事

六

明者事大清毋愛不富貴徒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留守曰汝為丈夫既不盡忠本朝復不能自起逐鹿稱孤未幾甘為人鷹犬俊傑固如是乎尚得以時務富貴欺天下男子耶昔太康一成一旅恢復光武十八年中興天時人事豈汝所知且本閩部無功德異能荷本朝大德位三公兼侯伯常願殫精竭力掃清中原今大志不就自痛負國雖刀鋸湯鑊百死莫贖尚蒙死求生於腥羶中逐臭耶一死足矣毋多言有德知不可屈愈欲降之總督叱曰痴韃子豈有天

朝大臣降人者耶有德愈重之館兩人於別所防禦甚嚴而供帳飲食如上賓禮留守日與總督賦詩慷慨賡和大清臬司王三元蒼梧道彭燝皆留守里人有德使說以百端不應復進曰國家興亡何代無之人生若朝露何自苦如此公可薙髮為僧自當了悟為世人所不能為豈僅僅守拘儒之節哉留守曰僧者降之別名也佛即聖人聖人人倫之至也未識人倫何為了悟徐賦詩與張相倡和見浩氣吟王彭二人見其至誠喟然曰此正經人不敢復言

七

會留守遣死士遺焦璉書極言清兵羸城中空虛狀勸璉宜亟提兵至桂林且曰中興大計毋以吾為念邏卒得之以獻有德大恐閏十一月十七日晨請二公留守方食食徹與總督振衣出謂總督曰我兩人多活四十一日矣今事畢總督曰快哉行也今日獲死所大清士卒皆為泣下二公顏色不變佯佯如平時總督藏白網巾於懷至是服之曰為先帝服也將服此以見先帝至獨秀山下留守指曰一生只愛泉石願死於此整衣冠爭就刃俱被殺時日色無光大



雷冬發遠近士民皆為流涕同被難者旗鼓陳希賢  
錦衣衛楊芳齡家人陳祥

先是初三日留守知桂必不守遣坐營制勝將軍徐  
高賚印謝表赴行在道阻匿陽朔山中大清兵攻瑤  
獍獲之至是亦同殉難

滇營一卒怨總督剋其心食之有德怒戮之於市

阿達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馬交麟蒞殺雅重留  
守命以蘆蓆覆之加土於上焉越三日侍御姚端留  
守門下客揚藝入王邸謀殄兩公啟視留守及血在

下

頸身首不殊而猶如生兩人撫而哭之曰忠魂儼在  
知吾等殮公乎忽張目左右視楊撫之曰次公子未  
見耶長公子失所耶目猶視端叩首曰吾知師心矣  
天子已幸南寧焦侯無恙目始瞑遂具衣冠殮淺葬  
兩公於風洞山之曠地姚端築室其旁同清凝上人  
守墓不去云

留守孫翰林院檢討昌文於十月遣人入行在辭世  
襲臨桂伯爵印即陳桂林不可守狀聞警辭朝同南  
大司魯可藻御史朱由株間道而上阻山中次年

四月為叛將王陳策扶之以出至梧州大學士方以  
智為僧在大雄寺聞昌文將至謂大清將馬蛟麟曰  
瞿閣部今古無兩其長孫來汝能以德綏之義聲重  
於天下矣蛟麟以為然厚遇之

浙人魏元翼以墨吏黜心恨昌文譖於大清將執之  
至桂將甘心焉未至一日元翼室中鐵索鏗然繞屋  
有聲元翼伏地請罪忽吳語曰汝不忠不義乃欲殺  
余孫耶元翼叩頭乞緩三日少畢家事忽又楚語曰  
此不義奴殺之矣問焉九竅流血而死

十一

後孔有德疾遣將禱於城隍恍惚見宮詹司馬四大  
字入殿見總督南面儼然大驚拜歸以告有德大駭  
供雙忠神於鐵佛寺昌文適至有德因厚禮之

後昌文遂遷留守柩於明月洞清凝亦遷總督之柩  
與夫人合葬焉

總督無子惟一女適兵部主事吳重義清凝改葬之  
晨而女之夫婦適至人謂忠義所感云

清凝上人陽羨人真識不談禪能急人難從余入粵  
留守愛而禮之桂陷時適在昭平同留守次子玄鎔

崎嶇赴難走至永安州遇兵玄鎔失於路清凝倉皇  
入桂林而留守已沒清凝結菴於墓側朝夕焚禮種  
蔬自給衣食時缺終依依不忍去云

玄鎔有至性三月航海覲親艱苦備嘗至十月始至  
粵西萬里尋親不獲一見可哀也已或曰已死或曰  
入滇不知所終

逸史氏曰士生亂世不能為馬革裹屍亦當肆諸  
市朝余乙酉詹世勳不能死我丙戌仇人不能死  
我戊子己丑虎狼盜賊不能死我庚寅辛卯刀槍

全三

劍戟不能死我是世之成世有黃祖輩否耶國可  
滅史不可滅一死甘心矣

是書自易經國以下和入明季釋史跡為志所不錄亦難去釋  
義之名疑共義所撰也 另考見於他處唐王事蹟亦合誌  
之故題云南逸史也



所知錄



一閩立國僅一年某以乙酉冬十月始到行在既  
 補外吏不悉朝事又供日奉檄馳驅無因得閱邸  
 抄前偏凡福州十月以前事皆得諸閩者也至于  
 近年行政贛州用兵亦祇記其所親見者而已江  
 閩士大夫多留心者必已有成書也  
 一粵事自戊子秋九月逆嶺到肇恭列班行略有  
 見聞隨即紀錄亦備凡戊子以前皆存諸劉善生  
 之日記也于湖南戰功多不甚悉亦因其所記者  
 而已辛卯春滯梧州村中略加編輯夏四月放離  
 粵地去南日遠間有傳聞不敢深以為信亦不敢  
 記也  
 一宏光朝某以書生蒙鉤党之禍匿武水家仲叙  
 後歷中耳目俱絕無可聞知札汝收送白門于先  
 朝勳戚口中得三牒案隨即作傳紀詩三首紀之  
 至于覆國之拜因係因即奉末志感今惟化其里  
 居大畧元降必死仙霞嶺事皆得之同事共時者  
 之口若其主朝漢國清狀海內自有信史也  
 一某生平好吟每有感觸輒記諸篇章閩中舟車  
 之暇亦間為之粵則間曾無事莫可發抒每有記

所知錄 序

事必係以詩或無化而但有詩或化不能詳而詩  
 轉詳者故詩不得不在也刪者甚多亦存其化者  
 之大者而已  
 一出嶺時頻遭兵掠是偏為小兒意祖藏救中  
 乃得存歸而深匿之將作井中史矣沒十餘年  
 不忍發翁檢視而偽說橫行類例特謬無處置喙  
 付之長歎而已近見野史中亦間有傳信者然皆得  
 清風聞其中成敗是非亦曲折未任親身故不  
 能深悉也其書有為吾所知而不甚固信當時  
 偶失記者補入數條若予所知者雖信之不敢  
 載也

所知錄目錄

卷一

隆武紀年

卷二

永歷紀年上

卷三

永歷紀年中

卷四

永歷紀年下

卷五

南渡三疑案

卷六

阮大鍼本末小紀

所知錄卷一

錢澄之著

隆武紀年

上諱 幸健 太祖高皇帝九世孫。其克村于南陽國孫。唐祖瑞王惑于嬖人，欲立其子，因世子薨于承奉司，上方三歲，從之。因年二十八，尚未請名，已世子過壽，守道陳奇倫知府王之柱，言于王曰：世子薨，世不明，若其子不得嗣，事必發覺。王懼，始為上請名，立為世孫。崇禎五年，瑞王薨，上襲位，年三十一。七年，流寇揭叛，上謁金修築南陽城，知府陳振聲弗授，上以為言，治遠振聲下獄，已又援路王例，乞增兵三千人，以陳永福為參將領之。不許。八年冬，流寇再犯南陽，上疏言所有獲衛兵一千二百人，半為汴吳班軍，乞念郡當賊衝，以全軍見遠，亦不許。會先帝啟行，宗室撰授法禮，臣陳子壯執不可，上貼書于壯，爭之，欲說典制援引，徑傳言，有本廷臣顧弗及知也。己日，督自盧象昇過南陽，不期勅奏之。上好爭宗藩，大棘又所建請，日煩，與廷臣多抵牾。先帝意亦不之喜也。九年八月，京師戒嚴，上得報勅王巡按御史楊繩武以問奉旨，切責至洛州，以賊過亡，其內堅二人乃返。事定，下禮部議，恰事中馬可賓鍾介議廢焉。



無人安置鳳陽高牆監送同知張有度欲以檻車械紋  
之上自裁不殊至鳳陽陝查索賄不遂用祖制傲鏢法  
以困苦之上不賤其辱病與殆犯曾氏調護惟謹至封  
股以進乃愈此曾氏諸生曾文秀女本有司康祿不時  
資用之絕望氣者言鳳陽高牆內有天子氣准撫路振  
飛聞之以賑罪宗為名入見上、告以吏遇無禮狀振  
飛既請加恩罪宗置吏無狀者石友治于法賑以私錢  
甲申國受南渡立國大赦出高牆禮部奏清復之壽不  
許命陝居廣西平樂府乙酉四月上行至杭州南都報  
陷上勸路王監國拒此使之招降者王不能聽時鎮江  
總兵鄭鴻達自京口至戶部主事蘇觀生自南都至觀  
由保舉為齊會于杭、已降遂奉上入闕以閏六月初  
七日監國鄭鴻達請早正尊位以繫人心芝龍意有所  
待羣臣多言監國名正宜早出閩稱台天下俟有收  
復功建師亦遂不報適于二十七日卯時祭告天地祖  
宗即皇帝位于福州南都以布政司為行在如改官  
建行在太廟社稷改福州為天興府立妃曾氏為皇后  
大赦天下以本年七月初一日以後為隆武元年遂上  
宏光尊號為聖安皇帝進封靖 伯鄭鴻達為定 侯  
南安伯二伯皆宏 鄭芝龍為平 侯 鄭芝豹為隆濟

所知錄 目錄 卷一

伯鄭彩為永勝伯陞蘇觀生禮部右侍郎尋加京闕大  
學士叙振勳功也以黃道周人望所歸特用為吏部尚  
書兼大學士召起舊部臣何志騶蔣德瑤黃景坊又起  
朱繼祥林欽樞路振飛曾櫻熊開元等皆相繼入闕姜  
曰廣英性高宏固鄭三俊陳子壯等俱遣官敦請其後  
又以黃鳴俊林增志李光春陳洪謚等為大學士獨洪  
謚不至以張肯堂為兵部尚書建德李長倩戶部侍  
郎原任福建黃錦吏部尚書曾學全禮部尚書黃蘭臺  
館學士新設吳春枝兵部右侍郎原任福建周應期刑部  
尚書鄭瑄工部尚書劉若金刑部侍郎馬思聰通政使  
一時者碩書列卿貳其科道各官或起舊或召對時授  
或用大臣荐舉破格用之惟翰林吏部專循資格而兵  
部職方一司督撫藩鎮難請虛銜為軍前贊畫監記甚  
至濕鴈不可勝記上而輕帶之由是清流往、和與其  
列

上持重風節喜文學收羅名士時欲破格用人雖未入  
首輔道周既辭後鳴時徐學遠吳德格及日四八鳴時  
字遠次第授官臣後至同擢播上顯言臣志在科舉承  
侯卿試本旨一時方多事到廷破格用人既經補正存舉  
著吏部即與一詳試用不必更候卿試然入闕言事者  
紛紛近于隘矣如鎮江錢邦芑以諸生上書得當上意  
即日寬校御使吳門楊廷樞避不出不由荐舉手勳

授御史皆意表行事或曰上所重者東林復社也凡東林老宿既無不徵召而庶吉士張元琳為其叔父張瑞因讀謚欽謚文謬即上意可知矣御製縉紳序極言先朝門戶之禍分別東林魏黨南党甚析但于南党慢云而林耳至于翰林一席資存獨重四川舉人徐永周以詩文見賞特授簡討有言其不由進士起家上笑曰予覽其詩文意其為進士耳竟改禮部主事後舉人劉自燁為督師何騰蛟贊奏至行在騰蛟力荐其才召對稱旨特授簡討以為騰蛟德也詞林中已藉惟自燁一人而已故時有重翰林輕宰相之議以上所用大學士太多也

上性儉素傷國家之難勅斷常酒衣大布衣後宮十餘人皆老嫗于嗜好泊如也特好讀書博通典故為文下筆數千言上就手撰三詔及與魯監圖書凡館閣諸目擬上者皆屏不用親洒宸翰洋：酒：諸臣相傾皆不結及也批閱章奏輒而夜不休其批者有至數百十言者或送中官代批后以請書通文每召對奏事于屏後側聽上回宮與共決可否時有二聖之稱

某有行宮詞

宮漏沈：迎未眠大家東燭在甘泉遠曉御筆珠

簾裏夜半頻開手詔傳

外廷箋奏晚猶通侍史開封五夜同傳通君王者不及黃羅親裏送中宮

旌旗十萬護乘輿二聖軍中共起居長信宮人騎馬出從龍只有五車書皆所見

上規模濶大行彷彿漢光武平時恩舊皆以南陽故人日之如路振飛遠隔三吳暮能名致者賞銀五百兩給以六品京秩振飛至即日拜相官其子太平為御凡生平無德不報于從龍諸臣恩澤尤濫

某有故人行

漢家天子重故人南陽者舊衣冠新軍表已隨安車至釣灘寂寞誰垂綸浣浣麥飯蕪蕪樹黃金大郡報不足共稱天子春恩私考力雲壹慰主知請君試看馮異賜不是浣浣浣過時

開儲賢館定十二科取士以蘇觀生領之蓋曰觀生不由科日起家故今領其職以寵之也而人望不屬所招致者皆妄男子稍知自好者不肯與上久不厭而蘇之芝龍有子名森國學生上愛其才器賜國姓故名成功命提督禁旅以駙馬都尉統行事八月芝龍集廷臣議戰守事宜自仙霞關外當守者共一百餘處應設守



兵若干其數兵以元年冬簡練二年春出閩一出浙東一出江右略計共二十萬合八閩兩粵餉計之不支一半請于兩稅內每糧一石預借金一兩每府差侍郎科道官者徵閩里賧然民不樂從反懲已供人令撫按官以下蠲俸助餉仰伸大戶責令樂輸人令察府縣歷年積款銀兩未解者悉解赴在行芝龍人請理借四可得餉八十萬不聽戶部侍郎李長倩請開事例從之于是所養練卒皆得給餉官雖止虛名居然冠蓋謁公府晉江令全允治聽訟兩造皆稱職官不跪立而對簿或相攻于庭官不能判其為害如此然指若餉不足守閩兵僅數百人皆疲瘡不堪用廷臣日請上出閩上辱下詔戒期親征芝龍輒以餉謝為詞芝龍鴻遠自恃有拔立功驍塞無禮上嘗賜宴大臣芝龍以侯爵後宰相上首輒道同引祖制武臣無班文臣右者因爭之遂前道周芝龍快之不愧諸生有佞芝龍者上書言通周廷厲非宰相才上怒勅督學御史扶之芝龍又荐其門下士朱作棟吏科徐中葉正發戶部主事皆不允以是芝龍怨望及行郊天禮于南臺二鄭皆稱疾不出戶部尚書何楷劾奏郊天大典芝龍鴻遠不出陪祭無人臣禮當正其罪上賞楷有是節即日令掌都察院事

已而鴻遠揮扇殿上楷呵止之二鄭豈怒楷知不為所容亟請告上欲由全之允其曰籍侯耳台楷至中途盜截其一耳以去抵家未久死蓋芝龍令部曲楊耿官之也上心知芝龍志不欲出閩人所為多不法然卒無以制之芝龍亦知不為眾所予不出閩無以弭眾議乃請以鴻遠出浙東鄭彩出江西各有兵數千拜為數高既出閩稱使餉駐不行鴻遠駐仙陽鎮嚴禁仙霞關不聽四方儒生輒入慮有上書言事者月餘上累敕出閩不應切責鄭彩之踰閩行百餘里而還仍疏稱餉絕留如政九月二十四日徽州臨右金都御史金聲被執至南京死之于是首輔道周知鄭氏無出閩志自請出閩拜召義師芝龍若不聞知聽其自去道周駐廣信無兵無餉徒以忠義激發人心旬月之間有眾萬餘親書告身獎語得之者榮于詰勅以是為功賞焉然皆未練之兵不能應敵部位略定婺源令其門人也馳書誘之許為內應至明堂里猝遇此兵我兵潰張天祿執道周送南京死焉市關王索悼輟朝謚忠烈

公到南京清者洪承疇以同鄉誼使人致意公罵曰承疇死久矣松山之敗先帝痛其死賜祭九壇親自哭臨脩極郵典焉得尚存此無藉小

人冒名并遂被囚繫門生往見者諱習吟咏如  
常都人士爭索其書終日握管指為之腫皆藏  
芥之以為寶臨難時過市見市有豎福建門牌  
者指福建二字曰吾君在焉台親在焉死于此  
可也南向再拜不去監公刑者憫其志范之  
某有哭公詩

二月長干天晝昏都人爭舉李膺啼笑將淚泗詩  
知己坐索衣冠謝主恩思無路請送先軫首何人招  
返屈原魂當年北事留皮骨此日南朝仗尔存

是時閩賊李自成敗奔至九宮山為村民阻擊死獻

其首于楚晉何騰蛟以閩山自成敗出于下自成敗出于九宮山  
說形勢于金任德命收飯僧自成敗出于其自成敗出于上自成敗出于山  
語村氏魏持鈕自成敗出于上自成敗出于氣擊之自成敗出于頓斃解其衣中自成敗出于有金龍衣  
者自成敗出于箭集于其目乃知為李自成自成敗出于其首自成敗出于被騰蛟騰蛟  
據寔奉聞于朝略無夸張自成敗出于冒功之語自成敗出于行朝人歎服之  
其皇無所歸擢其兄子李錦為主自成敗出于聞自成妻高氏乞降  
騰蛟遣長沙知府周二南迎之自成敗出于未至中流矢死賊帥欲  
得騰蛟親至乃降騰蛟即同道自成敗出于臣諸膚錫往造賊營賊  
師驚毒悉聽命一時增兵十餘萬上大自成敗出于喜告廟進騰蛟  
大學士封定興侯自成敗出于諸膚錫副都御史巡按湖南降帥  
皆授提兵官李錦賜名李赤心高氏弟賜名高必正自成敗出于辨  
其營為忠貞營也因湖南糧不給降者稍解去李高

十三部散入施州衛因殺歐馬其部孫謀志成馬進忠  
王進才張光翠袁應弟牛萬才侯光壁等諸十餘營悉  
隸騰蛟麾下交節制敵勢頗壯九月兩廣總制丁魁楚  
以桂林提閣先是靖江王亨嘉于八月僭稱監國以楊  
國成為大將據有桂林閩中領詔不受廣西新任巡撫  
瞿式耜甫至梧州聞交印移書魁楚為倫檄思思參將  
陳邦傳防格亨嘉遣桂平道井濟促式耜赴桂林任不  
應親率兵至梧州執式耜劫其印先用小艇載四桂  
林而魁楚調邦傳及趙千如嚴遵詰為吉翔等與亨嘉  
戰敗之迨至桂林靖江既敗回窰感仍以勅印還六報  
趨出視亨嘉止東師而師已抵城下矣式耜在城陰信  
國威標將焦璉為己用兵于璉與邦傳等合守城者皆  
璉兵邦傳趨而入遂破桂林亨嘉及楊國威願棄等  
棄桂林推官為請志成至閩戮于市祭亨嘉為庶人幽死封  
江吏科給事中志成至閩戮于市祭亨嘉為庶人幽死封  
魁楚平身伯晉式耜兵部右侍郎十月遣兵科給事中  
劉中藻領詔浙東浙東于六月初一日張國維方遼年  
熊汝霖孫嘉績鄭遵謙朱大典等已迎晉王于台州監  
國伯興中藻領詔至晉王下令仍返台州國維曰今日  
之事此為高皇帝子孫皆當同心併力共復國仇有功  
之後入閩者王此時未可定上下也即其疏上言且言



監國當人心奔散之日倡集為營一旦南拜正朔粹然  
有變鞭長不及唇亡齒寒悔莫可追臣老臣也豈若朝  
秦暮楚之客有左右其間哉熊汝霖等皆曰吾知奉吾  
主上而已不知其他遂不奉詔中蔭廢然返而閩與浙  
分水火矣

上痛國事之壞皆由守令以貪失民心欲殺貪吏數人  
以懲其餘建陽知縣施燦首以貪酷被逮部武推官朱  
健行部近邑記傳此兵至倉皇返却即潛遣其孥出知  
府吳收燦借之百姓有爭門死者寔未有兵也健無以  
自解乃指收燦倡逃併其平日賊蹤狀收燦占指健上  
併逮至煉與收燦論斬健棄市勳賴以下皆為申救不  
聽原任兵部郎王期昇及彭過庭至行在陛見上加期  
昇提督過庭會都御史大學士路振飛曾櫻封遂內降  
上口方令多事用人勿拘常調振飛言過庭新進士降  
賊西南依附馬士吳改御史巡按浙江搜括閭閻以至  
激受期昇在太湖奉宗室朱盛徵詔通誠王居然帝制  
派餉賣劍強奪民女為兩山百姓不容乃逃入閩戶等  
恐有私隙也上乃止是時熊開元以大學士掌都察院  
事頗重資裕惡以口宣得官者上既特授錢邦苞御史  
邦苞疏辭開元因奏改兵部司務臺中令疏爭之上重

遣開元意令邦苞以司務隨征許非時言事補朕闕失  
名為司務寔御史也初汀贛之間有峒賊數萬時出剽  
掠百姓苦之拜為閩羅摠目分四營故又名四營頭其  
前左營最強張安者前左營之一營也驍勇敢戰久有  
歸正意永寧王招出湖東與敵遇屢戰屢捷遂復撫州  
湖西則臨江鄉紳楊廷麟與吉水鄉紳劉同升以義師  
恢復臨江于是楊廷麟等請上出江右何騰蛟請出  
湖南而浙中諸將亦望上幸衢州原任臨清知州金堡  
陛見勸上急宜棄關幸楚勝蛟可恃之龍不可恃也且  
言今時天子宜為將不宜為帝湖南有勝蛟浙有諸營  
聖上親入其軍效老武為取銅馬故事此皆戰兵可用  
中興天子須以馬上成功若夫千騎萬乘出警入蹕之  
威儀盡可去也上大嘉許廷臣曰朕得金堡如獲至寶  
即授堡兵科給事中堡以守制固諱請劾印朕浴江上  
義師以出上遂決意出贛州幸長沙遣大學士蘇觀  
生赴安南募兵中途接應上親祖送之

金堡杭州人庶及進士初任臨清知州京師陷  
南奔旋下內報與鄉人姚志卓起義山中志卓  
屢有克捷與江東諸營遠為救援堡入閩奉其  
戰功上大嘉印封志卓仁武伯堡兵科給事中

堡以服辭乃請勅印假憲衛以星儀送我賅格  
 江上義師既至江東八方國安營魯諸日以堡  
 為北來奸細爭攻擊之監國以諭國安國安遂  
 執堡御史陳階夫語國安曰堡與拙志卓起義  
 建功公固知之曾許其家渡江今胡乃爾國  
 安語云是也然此舉非違監國今乃閩中二部  
 有書來必欲殺之耳蓋二部惡堡勸上棄閩幸  
 楚謂芝龍不可恃也因出示芝龍書且云我縱  
 其意勿入閩若入閩我必追殺之不然無以  
 取信二部也階夫以語堡曰我必入閩激勸  
 印尚中道遇殺是反于盜平命也遂行以次年  
 夏至閩激遣張岳長帥勅印上欲奪情堡再三  
 辭不允已引先朝楊嗣昌奪情為黃道周諸正  
 人所不容為安奉旨嗣昌小人何得與此比例  
 芝龍見之以為行將大拜堡也忌恨益甚是時  
 行在延平賴戶曹櫻留守福州陰和鄭憲容  
 疏勸上欲保全金堡莫如聽其辭堡化七詳同  
 堂未集等亦為代請始允堡以丙戌年八月十  
 五日拜朝從延平出行類趨衢州而上已先有  
 旨諭騰蛟遣兵迎駕騰蛟命郝永忠率鐵騎五

千趨赴行在至韶州聞汀州變而返

十一月上下詔親征以唐鄧二王監國舊綱何吾驍目  
 廣東至用為首輔隨營以曹櫻協同鄭芝龍留守天興  
 料理兵餉以鄭鴻遠為御營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為御  
 營右先鋒出江西築壇西郊擇吉日行推轂禮上所部  
 順鄭氏壺移彈定軍共定信金鴻遠出誠馬頭仆地及  
 上誓師校鉞大風起天帝及高皇帝座前燭皆滅三軍  
 失色以十二月十六日發福州二十六日駐建寧  
 二年丙戌正月己酉朔上在建寧不受朝賀以三大罪  
 自責令百官皆戴罪從征初 日大雨雹大如斗或  
 如刀劍天晝黑對面不相見

某有閩江冰雹詩

閩江日月氣鬱蒸日午天南赤血凝照見江水蛟  
 龍顛刻然有散如裂縷少為赤散雲際星北風刮  
 雲天晝黑閩江舟人無顏色須眉對面不相識秦  
 川公子善天文急占有電鏡江濱欲捨危坐數天  
 怒須臾電下何紛紛如刀劍相擊爭怒似山摧  
 萬壑鳴小如玉梳大如輪愁是天上金銀宮闕一  
 時傾沿江作猛宰打破官舫海激河蕪空呼童開  
 輪掃雪堆風亦漸止電亦過白鬚母師老江邊自



言此異人未傳此是陰氣感母乃兵禍連北地臣  
寒固宜有南方炎熱今胡然天時地氣俱變易老  
人安見太平年

交趾日本國皆遣使入貢廣東布政使湯來賀運粵餉  
古萬由海道至陞來賀戶部右侍郎御史艾南英言解  
期權且言來賀奸究同鍾自賊逃回曾慮來賀揚州刑  
署中云：南英與種為文有字陸至是以為來賀罪案  
人皆二月馬脰崩兵變令輔臣路振飛至浦城安撫之  
江楚迎駕既相借而上上意遂決出行州入朝與湖南  
為救拔芝龍欲挾上以自重因請曰天與命軍民數萬  
人遮道呼誰擁駕不得行乃駐蹕延平芝龍初以海寇  
受德雖晉五等爵與地方有司不相統屬閩士大夫輒  
呼之為賊絕不與適及擁戴上即位芝龍位益尊權益  
重全閩兵馬錢糧皆領于芝龍兄弟芝龍以虛名奉  
上而王以全閩予芝龍也故芝龍不肯聽上出閩思長  
有閩也馬士英叩閩請入朝上數其罪不許前後七疏  
自理有孝道者士英私人也與上有舊容疏言士英有  
治兵事與阮大鍼皆在宜使過之列上特允士英以青  
衣視事戴罪立功魯王遣其目柯夏卿曹惟才來聘上  
加夏卿兵部尚書惟才先往寺卿手書與王謂朕無子  
王為皇太姪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致于王

取浙東所用官職並列朝籍不分彼此已遣俞都御史  
陸清源解餉十萬犒浙東師至江上方國安縱兵攫餉  
殺清源而倒浙蒙蓋深或曰馬士英微使之也書張首  
堂請出募舟師由海道徑至江而江南義師必有響應  
大兵由閩出所首尾策應則敵可乘也上從之加肯堂  
少保徐勳即吏部文選司郎中朱永祜加侍郎山平福  
府推官徐宇遠加兵科銜俱從肯堂出止于舟山平福  
八月舟山破肯堂塔衣而向自經一門皆死永祜被執  
不屈砍其脇死僕負屍出城血不止僕哭曰主生前好  
要其行禮無知耶血即止宇遠從廈門廈門破宇遠為  
一子扶觀至松江髮以死海外生學院大學士熊開元去  
位錢邦芑改授陝西道御史開元固執資格不容邦芑  
入臺中諸御史合疏參之開元乞休上乃聽其去邦  
芑有才氣敢言言之概明爽可聽持為上所信任廣  
西僧有自稱宏光云自黃得功勞逃出其被獲者偽也  
撫按以聞上召九卿科道議迎請廷臣議即是真宏光  
夫國之君有尊奉而無迎請已有司審知為妄稱者下  
獄誅之三月二十四日吉安陷四月撫州陷初楊廷麟  
劉同升起義恢復臨江上加廷麟大學士督師劉同升  
以守制不受官尋卒于家廷麟既破敵遂乘勝追至樟  
樹鎮不戒反為所乘大敗遂棄臨江退守吉安廷麟在  
吉安所恃有廣營漢營兵漢營者先帝時命中書科合  
人張同敬用牙牌調發入京兵未集京師陷宏光時復

勅雲南巡按御史陳蓋押赴南京及是始抵江省南京

已失仍退回吉安回留之守吉廷麟以容禮待之滇將

趙印送胡一清以德廷麟奮勇赴功頗多斬獲會賴督

李永茂以憂去任上用萬元吉為督召廷麟入直以元

吉代廷麟駐書元吉與諸將議許統申約束諸將稍

不樂而永寧王所招四營之前左一營既以立功復撫

州其諸營二皆願受撫宰都卿仲魯應遠請諸朝遣其

子曾傳燦入山招之皆聽命賜名龍武營計日出贛州

下吉安元吉聞之以為西營真可恃也遂蔑視滇廣兵

專望四營兵至滇廣兵皆解歸四營兵亦不即至丙戌

三月散添生兵收吉安守兵不戰而潰二十四日吉安

元吉扁舟擊死免一曉諭贛州極言滇兵棄城之罪

不許容駐滇兵不往越賴赴南康以去四月初六日北

兵漸近免元吉退入贛十四日北兵至贛隔水而軍

永寧王既復撫州北兵圍之時鄭彩駐兵廣信永寧

請救于彩其監軍給事中張家至以三營往援圍暫解

已而復合鄭彩遂棄廣信入閩撫州復陷永寧王死之

張安車兩部退回寧都報至行在大震削鄭彩爵戴罪

立功而徵各路兵馬援請蓋上志在幸楚未嘗一日忘

賴故援賴為最急也

有恭錄者泉州人好大言李遂言其精天文輿畧若為軍師詳彩

敗一曰詳請出關自

其以丙戌正月從江西巡撫劉廣庸出汀將赴

吉安至贛江撫無地開府暫寓嶺北道署中行

事吉安被圍禁不能東赴遂久留度中悉知

虔州事初四營既受撫勅書獎賞皆以李春等

為率李春其中首領也有劉李賜名應馳者忌

曾傳燦功乃問于四營曰公等一體受撫李春

獨得官今勅但稱李春可驗也四營怒遂相與

殺春曾傳燦聞之復馳入營為請明勅稱春于

者併各營而言也調停久之始定兵出駐黃金

高樓間去贛州四十里殺掠如故百姓不敢與

聞則以壞撫局為罪相與訴諸縣令金廷韶

廷韶曰我何能為尔等其問諸首議撫者遂一

聞而毀曾應遠之室由是贛州人情向畏其

往吉安當由贛過當節復請旨調往湖東贛人

始寧

予有贛州沙邊老人行

母教求子妻求夫而中籍：走且呼沙邊老人叩

頭訴言是四營兵過城東隅四營獲符小盜賊竄

伏務洞迷天沫目下黃詆招降詔召集鄉里千百



俱者掠村野不近郭今移全營逼通都又聞受撫  
不受約白晝帶刀衝頭趨街頭公然掠小兒劫奪  
不與盜賊殊滿卸耕牛脯作飯官家秋來宰踴租  
往時交戰被戎俘今名微變罹罪辜梅林截渡不  
故適室廬遭毀人遭屠誰為朝廷畫此策云欲招  
撫收兩湖此輩小醜何足戰往唐卿里榮其軀老  
人不必深交鬻綠林青犢古來用功成不據理所  
無尔不聞詔書久懸吾賢爵乘輿早晚趨洪都尔  
訴所痛何區

是時楊廷禛內召趨行在聞吉安警留趨贛州  
城外日上疏言援吉防贛事宜心所恃者三四

營也

予有樓船行贈之

北風吼江，怒旋巨艦，山奔萬鏢，連牙旗，百大颶。  
天半相公乘鐵生，接船接船，鷁首排霜，戟吹鏡擊。  
鼓鞞門闕，裏帶道遠，如意開，頤時神明，鬚半白，相  
公年終四十強，當時對策，控明光，某賢學士，爭時  
易上書，請纓何慨，隸子雲，嗜弄羞，帝及伯，起強項。  
愧文章，漁陽馬，塵飛江右，十二城郭，盡拱手，復衣  
大額，香袖呼臨江，乘夜間，城走捷，奉聖武，論公勳。

黃麻詔下五早，寶鋒中，生趨不肯入，仍請節鉞，願  
三軍身兼將相，三軍喜相公，終歲樓船，裏咏，愛  
子沈門人，愛妻山中，飢凍死，家信從來，不敢傳，杖  
燈宵，獨籌邊，暇時自寫，饒歌曲，寫荆，恩奮，勢踞  
躡如今，幕府無成，策望公，開關延，奇容，如今，諸將  
有先般，望公，勿用，值林，兵樓船，一出，恢江，國直下  
石頭，收舊京

吉安失守，蘇觀生，率所募，新威營，退保，南原，萬  
元吉，堅守，皂口，所部，惟任，起龍，兵三百人，觀生  
發二百人，往援，元吉，以監，紀程，亮督之，守梯  
津，灘楚，帥曹，志建，以二千，人至，一夕，即噪，而去  
北師，沂沭，上新，威營，先潰，起龍，兵借之，元吉，遂  
入贛，城北，兵乘，勝水，陸並，進徑，至贛，州城，下城  
內倉，車無，餘兵，垣楊，文存，元吉，御試，本房，生也  
奉命，往湖南，過贛，見事，急遂，入城，自任，誠守，百  
姓，擁以為，主

予贈之以詩

揚子流，三吳，烟塵，罹家，患泛，海八，閩來，保泣，投洽  
陳，衛紹，赴荆，而憔悴，衣履，從何，意幸，實輝，竟阻，衡  
陽，在振，秋警，登，得甲，曾親，日振，壯士，勇為，鼓我，益

徐亦辨度戰摧敵鋒散指西山觀守將棄城奔保  
障屬將官乃知將軍印古未書生信

元吉既失吉安將士離心不復用命終日坐城

上照烏如深對客不發一語望隔河敵營迤山

輒指為虛營認馬作牛兵民有從敵中泗水至

城下言敵馬多兵盛即日為萬安泰和問奸民

立新之江梅劉廣盾所召募閩兵二千餘人中

軍敗琮領之由寧都趨湖東廣盾見贛急檄琮

回救贛不至自往寧都趨之贛人曰江梅迺矣

焚其舟詢其家口未數日而廣盾率琮兵至贛

人大悔是時四營調往湖東至寧都聞撫州夫

張安兵退仍調回寧都楊廷麟親往寧都邀之

下贛敵兵駐營水西領兵者高進庫也二十三

日張琮遣使符發兵過河至梅林不見敵爭前

趨利無部位伏發為所敗追至河下人爭舟

不一時獲渡多赴水或運去敗廣盾憤甚于五

月初一日率兵過河再戰親督家丁為衝鋒思

得一當兵遇敵先奔其家丁亦奔廣盾為高進

庫所獲後竟逃回不異事也  
予有皮州即事詩

拂地騰鷹暗虎頭錦貂公子夢封侯杏花浴盡日  
難種布穀鳴殘麥未收銅馬能能扶赤伏黃中魯

可辨青州江村野鳥教一苦獨賦登樓海久留

吉州烽火照江干一夜腥風江水寒急撤萬人防

皂口早催章貢出梯灘雲雨成卒前營去新武龍

軍駐馬看獨見人書未落旂誓將堅外破狂瀾

高始諸軍去不回狼兵保肯刑書催師撤司馬難

虛設章貢孤城迫自關中丞屢下徵師撤司馬難

登營時臺惟喜臨江揚國相親提鳩鵲向東來

西山曉帳迴連雲倏忽馳騎數百聲營火依星明

徹夜角鼓向月慘難聞父書盡棄長平卒兒戲蓋

稱霸上軍自笑虜儒無七略饒歌簡出向江焚

旌千樹隔城東真馬臨江壁已空赤袂滿天休

望氣黑雲壓陣更占風牙旗早失剗劍存金印新

懸旆擬戎此日寧虛猶徧野珠恩漫錫守虔功

時廷麟所聞四營兵至贛再戰再敗遂散廷麟

入城得之上守皆  
春今行贈劉客生御史

中庭有佳樹而為鳴高枝北北既相類教者亦參

差插連瑯瑯為心樂劉生聽之心傷悲劉生聞西



游俠子兄為中丞弟御史中丞開府新授兵生也  
謝病以度城不願乘駟趨和府躍馬亨子隨阿兄  
漁陽飛馬章肯歷胡兵百戰漢兵新江東諸將少  
節制廉頗空思用趙人鼓教終接到校奔按劍約  
有中丞存楚師乘勝待知武宗人棄中夫華元朝  
廷是非竟安在守城論功戰者罪賜印益令逃將  
驕蜀艦使使英雄悔劉生劉哭生勿哀友恭自是  
天性船注血嘗知寂處濕上書屢為時相猜尔不  
聞信國被擒航海脫李廣運得奪馬曰忠孝自獲  
神明助中丞不死天固表

五月上命復建文年號主忠臣方孝儒等祠殺假官木  
堅李之秀于市二人不知所從來自稱原任兩司台對  
稱旨即以原官稱用後有言其假冒者上怒為所欺遂  
誅之都督陳謙稱奉魯監國使命入閩久駐衢州積而  
端云魯已封靖夷侯欲以此進封于上上勅芝龍取其  
侯印為驗謙費印至上即召入閩御史錢邦彜劾其久  
駐三衢徘徊閩浙之界自以足舉左右足為重輕因欲  
邀取侯封以閩要浙非浙要閩祇恃梅閣之謀故行挾  
制之術又庶教其在衢奸淫不法諸惡狀遂下芝獄芝  
龍疏故不免謙武進人出身甚微已百春貴宏光詔封

芝龍南安伯芝龍德之故力為申救行賄五十金于邦  
邑謙免謀死邦邑俱以聞于上遂決意殺之即命邦邑  
監刑芝龍聞之遁市命且停刑亟入朝見上請以官贖  
謙死上亦勅促刑故與芝龍久語慰勞之過期芝龍出  
而謙已斬矣芝龍伏尸哭極哀厚斂之從此益懷異志  
予有陳將軍行

行宮門外人紛紛爭傳者教陳將軍部家勅侯上  
殿救天子而再塞不聞天子英明文且武勳侯難  
免雷霆怒必罪用懲東向心傷豈宜領北趙主自  
逆登極行天誅西中駢首阿大夫今年二賢冒官  
職即時賜死冤誰呼逆來亂國因重典將軍親望  
非得免君不見鄭侯 抱將軍虎頭血淋漓親為  
吮

芝龍承上旨密致書于清督洪承疇承疇不答書但答  
以筆一管疑臺端當有容扎索之一無所有益隱示以  
必來再或曰芝龍與承疇相通已久承疇素以主將咬  
之此舉特以愚朝廷也六月鄉試以布政使吳炳為提  
調官偏修刻以修周肅主試取中葉瓚等一百一十七  
名凡四方流寓諸生俱得入試特旨廣額七十名上又  
親試流寓貢生取為子制倪大羽等三十餘人改為華

士照原吉士例送翰林院教習禮部李日煇授禮科給事中

革士歌

中興聖人重文墨取士必循舊資格上書百對無奇才儲賢有館空自開廷試諸生本故事親拔明任稱革士本天教習隨庶常格漁往授寵莫當傳閉館謀畫既難可憐革士無知者羽書已報東吳夫革士初學調音律為語革士學勿違閣外須君

送賊詩

是時賴州已圍兩月自江撫劉廣盾戰敗被執援兵皆不敢前六月十五日舊賴督李永茂所遣副將吳之蕃進擊張因祚率兵五千人與北兵相遇于李家山尤牛之間數戰皆捷北兵數援師大至遂撤賊下圍屯于水西之蕃因祚退守南京時賴城守已久奉詔獎勞賜名忠誠府加楊文荐右都御史命太宰郭維經出關募兵援賴加六省督師銜維經入城同廷麟文荐為協守計浙東報至北兵以初一日渡江陷紹興魯王航海江上諸師俱潰行在大震郵鴻遠久駐關外未嘗進一步有傳此兵至者後踐疾行三日而抵浦城後至者言兵祥也事聞則鴻遠辭芝龍既快不得志又為洪

承時所始許封閩粵王儿各閩隘守兵自二月間俱已撤回及聞浙東之信芝龍既稱海寇押至臣宜邁回防禦且措兵餉為守關之計拜表即行芝龍既回安海守閩將施福毅言缺餉六撤回安海仙霞嶺二百里間空無一兵惟所遣守閩主事及內廷教員偵探散信以上聞七月上誕元子大赦卓恩從龍諸臣悉加封爵御史錢邦芑疏言元子誕生之辰正浙東新破之日同盟耳應見卹刑屠豕後可憂且以為是舉朝同仇發憤之秋非寧思爵賞之時也且恩澤不宜太優爵賞不宜太隘若鉄券金章徒以錫從龍之舊則將來恢復疆土何以酬汗馬之勲非所以重名器勸有功也不報

予有越東破詩

當今天子高帝孫魯國同是至親藩政元本非利天下域內原宜奉一尊越東諸日殊可笑誓死不開登柱詔天子灑筆親致書相期先謁高皇廟閩中侍越為藩籬如今越破閩不危往事紛多不足論與國既失應同悲昨夜中宮誕元子通侯鵠印何業：中興所重在邊疆恩澤同燭羊存亡萬寒古所忌居不聞元子之誕舍先亡卷元子誕讀邦芑諫革詩



吾家有仲文風流擅文賦橫被党人名鈞校同我  
銅吳江舉義師竟被樓船誤既身而入閩上書素  
青遺片言賜身冠宰相若先姑吾兄勇報恩有懷  
無不吐會稽初失因萬馬方渡郵禱宜見哀况  
乃厚齒傳如何元子誕封爵遍封稱觴拜新恩  
舉朝借不審一疏破羣迷遂使人主快諫章萬是  
囊發當推獨步

七月二十五日上御門羣臣朝罷將退上命內臣捧出  
一梓履以黃帕置御前上諭羣臣曰朕本無利天下之  
心為庶補諸臣擁戴在位朕布祀既食晚夜焦勞有何  
人君之樂祇是上為祖宗下為百姓汲汲皇皇惟恐負  
諸臣擁戴之初心今觀諸臣大非初意昨聞上主事搜  
得閩中出閩迎降書二百餘封今具在此朕不欲知其  
姓名命錦衣衛檢明封數捧至午門前對衆焚之班內  
諸臣宜亦有之朕俱不問有之者當從此改心易慮其  
奉無者益宜矢志竭力毋貳初終特諭上長身豐頤無  
鬚教音宏如鐘著赫黃布袍詞氣慨慨言之舉朝感動  
予有恭紀詩

鐘報御門早朝趨受命初府僚班苦後天語德全  
踈庭宣迎駕表帕覆出閩書中使傳燒却君王度

有餘

上擇日出賴楚督何騰蛟遣都永忠領鉄騎五千迎駕  
將至韶州而北兵已陷衡州賊閩閩遂入無人之境守  
浦城御史鄭為虹科臣黃大鵬死之報至上即于八月  
二十一日起行上與中官皆騎馬猶載書十餘扛以從  
隨行者輜臣何吾驄未從祚等數人而已二十七日入  
汀州停驛一日忽有十數騎叩城曰我扈蹕兵也門者  
納之直入行宮恰事中熊緯方起相遇之始知是北兵  
大罵而反送官一時奔散遂不知上所在有云敵人入  
宮見一衣黃衣者射殺之蓋有衛臣貌類上為代死也  
或曰舊曰或云與后俱被執后至九龍投水死上崩于  
石後致遠福州永曆元年遂上尊號為思文皇帝

某以八月初一日辭朝行馬邑查催積穀餉銀  
于二十四日回至永安貢水鎮聞近平破知府  
王士和死之

予哭以詩

大運豈遽非哲人遂云徂我見謀國巨歎息其良  
圖意豈匹馬來開門縱長驅爭降何紛紛然嘗恐後  
全誅賢我二千石送客捐厥軀失于莊而簡薄官  
物剖符不謂貞松姿臨難表所味獨備稽賢莫

汗溫序積我生既以偉都志寧可渝乘興思尺間  
豈復辨崎嶇回脰望延津吁嗟烈丈夫

聞上已幸汀日即散遣從役微服奔汀比至歸

化則汀州已陷聖駕且蒙塵矣

無題詩

鄞江消息定如何悵望旌旂洒淚多野戍啼鳥迷

漢幟荒城殘月起夷歌稽山無計極勾踐南粵寧

堪玉尉陀谷為催人頭白盡教長在向南柯

山深輦路費春鋤江楚遠望屬車豈有千官懷

去就翻勞萬乘久躊躇朱提喜賜儒生對黃帕傳

看遠吏書廷議半平長不決澶淵親詔已全虛

去日追班入紫宸花開鴉鷺片時親綸扉白髮南

陽舊侯印黃金恩澤新羽檄遙知遠奉至龍顏時

向內家擊自開東越唇七後早使夏天位小臣

光祿蔬盤出尚方拓枝新染布袍黃威儀已親漢

司隸遙幅遠噴蜀子陽書載五車聞秘閣手裁三

詔壓明光六龍此日無消息夜半占星淚代行

鄞江怨詞

六龍空駐禁城傍銜騎宮前射錦瑤陰準奇姿人  
豈識誰為紀信代君王

此日君王行路難宮廬猶敵八珍盤金鐘玉箸點  
鬢進豈似伊蒲出大官

日落三山烽火速乘輿說共左賢栖長安不作青

衣恨夜半微聞杜宇啼

龍旌何事久淹留予詔頻催待 俟今日蒙塵鹵

毳幕李陵先着已種哀

予留滯歸化村中轉入沙縣北兵至福州禮部

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理俱自縊其餘不

降者多從鄭氏入海芝龍遣屯安海樓船尚五

六百艘目前通洪承疇訊未得要領故不敢迎

降乃使人言其檄閣不守以待清兵之至有功

當得大用且勒令郭必昌貽書招之芝龍以擁

立藩王為疑貝勒即遣其內院至安海與語曰

吾所以重將軍者正以將軍能擁立也人臣事

君苟為可為必竭其力：蓋而事不可為天命

已去則當幡然乘時以建不世之功所謂識時

務者在倭傑也若將軍者無輔立之舉吾何所

重于將軍哉且而身未平所藉于將軍者不小

今鑄閑廣摠督印以待將軍其即來而商地方  
人才及而廣事宜芝龍得書大喜却眾議降諸



將多不欲有周竊芝者以死諫不聽其子成功亦痛哭諫不聽于十一月十五日至福州見貝勒乞降貝勒與握手甚歡折箭為誓芝龍賂遺不可勝記忽一日拔營起遂扶之北去從行者五百人皆拘置別營不得相見對面作家書數封但稱清朝恩德為其家世無忘已又曰北上白君是吾本願但子弟擁兵海上素非馴良脫有不測我且奈何貝勒曰即有之無與汝事且此非吾慮所及也遂行芝龍降既其家以為可免暴掠遂不設備北兵至安海大事倏掠成功舟本日本長琦王族女也亦被淫日緹死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殮發喪後遂起兵以十二月朔會文武諸舊僚于烈嶼舉設高皇帝位定盟恢復稱明年丁亥為隆武三年移駐南澳軍教頗振初北兵入閩時皆傳陳謙子為前導領兵報仇事為錢邦芭危邦芭曰謙子終其父妻豈能報父仇乎已而果傳者妄也而謙子陳六御亦從成功在海上沒竟被執而死貝勒在延平殺降官馬士英方國安方逢年懸其首于豎波灘先是北兵渡江

阮大鍼迎降方國安同士英逢年等走台州陰計間道歸閩浙可進入滇黔乃遣人上疏言北兵陷浙勢直入閩勒早為防禦計以此輸忠為入朝張本也已而貝勒招出從閩及北兵兵陷延平追騎至順昌縣獲御杠搜得其玩貝勒出以示三人遂駢斬之

予有豎波灘詩

方紳窮歸應萬竿更誅馬相七閩羅履州閣老降何事白首同懸豎波灘

十月初四日新州破先是六月十五日李永茂所遣吳之蕃張國祚有李家山九牛關之捷北兵撤圍屯木西園祚等亦退守南康二十四日汪起龍率師數千填神趙印選朔一清兵三千蕪觀生亦遣部下率兵三千楊廷麟北散亡數千大軍郭維徑御史姚青肩召募漢閩兵共得八千粵督丁魁楚遣兵四千先後至賴營于城外不下四萬餘人皆歛一當敵萬元吉必欲待水師之至併力一戰中書未從諤所募砂兵三千人吏部主事龔崇英部主事蔡運球所募水師四千人皆留嶺南安不下王其誠謂元吉曰

水師帥羅明受故海盜也桀驁難制整器而君  
 如慈母之奉騰于且今水回巨舟難進豈能如  
 約不聽及八月二十三日北兵圍水師將至即  
 以是夜截諸江焚其巨舟八十餘艘死喪甚衆  
 羅明受遁舟中火藥悉焚悉歸敵人到營聞之  
 無不喪氣廣營漢營皆不戰而潰自是東南賊  
 外逆無一矣九月三日攻西門將登城內絕死  
 士歎墮之九月北兵據南原漢廣兩營既潰人  
 無同志各營皆藉：引土城中所留者汪起龍  
 羅平千餘人汪因奉命振徐日新所部各百  
 餘人郭維柱部下三千人城外惟水師漢營黃  
 志忠二千餘人而已參將謝之良擁衆萬餘于  
 寧都不敢下粵兵以千人踰嶺以不即至賴人  
 破圍日久守將者皆愆平月三日城內有絕城  
 出者北兵獲之以為鄉導在由小南門上御勇  
 備典卷戰久之四日黎明北兵大至城上發砲  
 砲裂遂陷圍却楊廷麟赴池水太守郭維柱入  
 嶺城守焚反有三出城嶺北道彭期生衣冠自  
 縊于公署御史姚奇清赴文廟縊反職方司主  
 事周翔被執罵而磔死同知王明汲推官吳國

球胡仇以及編修萬禔祥吏部主事龔崇岳部  
 主事于斯昌王其宥恭遂球柳昂曾錢謙亨等  
 嗣宗等戶部主事林廷中書舍人來從謬劉益  
 鈞劉應駒知縣林連春通判郭寧登等死者不  
 可勝記鄉紳盧象觀合門赴水死萬元吉已出  
 城歎曰便一城俱盡者我之為也我何能存正  
 中憤赴水以死先是萬崇婦人出城其家人宿  
 其姪起城去萬知之追還由是禁益嚴以欵合  
 城遇難故云然惟楊文薦方病因臥榻上不蘇  
 起赴運南昌病並劇絕粒而死  
 予有虔州行  
 烟冥：而狀：黃昏尼大偏城頭行人白晝不敢  
 過問之乃是昔虔州虔州地形控江楚閩稅兼通  
 閩越賈船上明珠不值錢城中養女能歌弄閩闌  
 撲地樓棟天家：日暮宣笙鼓涇陽白馬動地表  
 中原十城九城開吉安已破定口失孤城水上空  
 雀免錢騎連山風雨集砲火塌天城不摧城頭壯  
 士不畏灰夜半進城砍敵壘腰間奪得馬孫刀背  
 上揀來白羽矢紫髯將軍不救逼走馬西山時昨  
 指城懸標絕無援兵四面盡是吹箭殺初備食馬



淡食人登樓擊鼓，不鳴朔風吹雪，酒盡大守，  
人病三日，賊遂見營，火渡河，未一半，傳更一半，臥  
兵散，暗雜風雨，報五更未醒，虔州破，閉城，則人人  
莫逃，馬前血，賊成波，濤未樓，燒盡，惟赤瓦，義士白  
骨堆，空壕，自設司馬，誓城守，老弱登，隄誰敢，走清  
江，龍泉居，上游突圍入城，今在否，諸君，磊落忠義  
人，死去名節，千秋新，可憐虔州十萬戶，日暮飛作  
沙與塵

虔州死節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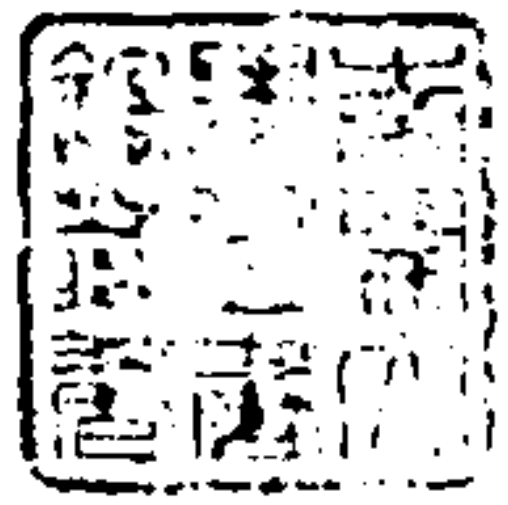
虔州城破相公亡，矢石既絕，拳拔張躍，馬奔門鋒，  
莫當，迴鞭赴水，何慨慷，楊相國廷輝，太宰清忠，海內生  
投環，倉卒，縑衣裳，郭太宰經，司馬有志，不得將出城，  
欲去中旁皇，翻然，哀憤，殉封疆，萬司馬吉，彭公清節，  
志久藏，匕首毒藥，左右防，鬱孤臺上，此志償，憲彭期  
生，御史一生，扶綱常，從容化命，聖人堂，姚御史奇，  
駕滿，洒酒中，狂臨危，不屈項，果強，王到聖，  
鐵面周職，方慙，齒馬賊，肉飛揚，周職，  
眉蒼倚杖，妻兒次第，僇終為清，冷完幽，盧君里，  
人州 芳，盧貞外

虔州續歌

虔州臨後死者多，俗諺不云，如何昇去，南昌還  
絕粒不死，鋒刃或沈，疴睢陽，激烈氣，誠此，僱師需  
緩志，豈願，楊勿子恰，南昌色拉，而以南，海職方，援兵至，入城  
不出，今則，那美周，方吏部，絕命無人，見城內，記  
逃，網羅，蘇，吾鄉，亦有胡通守，舉家，煨燼，同消磨  
建昌，通，列，其係，流寓，誰復在，出城，盡，江，心，波，玉  
石俱焚，無足道，修，請，邱，殊，清，泚，古來，節義，憑信  
史，故，采，里，巷，成，續，歌

所知錄卷二

錢澄之著



永歷紀年上

上御諱由柳初封永明王神宗皇帝孫端皇帝之第四子也端皇帝諱常瀛為神宗第五子以萬曆二十九年封桂王天啓七年就國于湖廣衡州府崇禎十六年沉賊張獻忠臨衡州王卒宮眷妻粵世子次子俱被執王與第三子安仁王先遠廣西上稍後至永州界為賊所獲繫道州將送諸賊營會上疾賊語上當以何日愈始行上漫應之曰乙十四及二十三日午時忽傳大兵至上以為賊至也己見賊眾登陴則廣西征蠻將軍揚國威後因威從靖江王為逆遣其旗鼓將焦連領兵四千救上攀城而登賊大潰連入城覓見上破械出之扶掖上馬上不能騎賊眾且至連負之行里許渡河得免湖廣巡按御史劉熙祚遣人護送至粵西從王僑居梧州崇禎十七年王薨先時端王先王北王氏扶掖曰衡州已奠于梧州是為興廢上即位追稱端次年思文皇帝正位福州晉付安仁為桂王徙居肇慶府隆武二年聞虔州警復返梧州未一月王薨上書發位思文帝諱廷臣曰此永明之天下也永明神宗嫡孫正統所繫無子後當屬諸永明先是瞿式耜相

新任廣西巡撫將赴桂林值靖江庶人亨嘉謀逆自稱監國式耜遂留梧州庶人率兵至梧執式耜并脇取勅印先用小艇載入桂林而廣德制了魁楚聞之急調兵與戰于梧州敗之遂命參將陳和傳趙子駟嚴遵詰都司馬吉翔等乘勝追至桂林庶人懼復請式耜莅任式耜陰結其大將國威中軍焦連與邦博等合逆破桂林擒庶人捷聞封魁楚平身伯晉式耜兵部右侍郎以晏日曙為廣西巡撫式耜既得代遂留寓肇慶府會安仁亮式耜請見上姿表非常且多瑞兆心竊異之乃與肇慶府知府朱治惘謀逆至肇遂舊居也及丙戌九月聞汀州之變思文索慶式耜倡議以上賢明仁孝為神宗嫡孫以賢以親宜正大位遂與宗室容藩原任簡討方以智戶部郎中周鼎瀚肇慶府知府朱治惘等同心擁戴而粵督丁魁楚時駐南雄聞吏至肇慶以奉有迎駕之詔上躊躇不決會閩中貢賴河吾驕自閩奔四貽書魁楚始知無駕可迎于是大司馬呂大器自柳州至李永茂以守制自韶州至是相與定計合詞進奏以丙戌十月十四日監國頒詔楚蜀滇黔人情翕然加魁楚大學士兼戎政尚書呂大器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瞿式耜大學士兼吏部右侍郎永茂請終制其餘進



有差十六日賴州而報至舉朝詢司禮監王坤起上  
移彈梧州武紹等力爭之不得以十月二十日趨梧而  
蘇觀生遂于十一月初五日擁至唐王于廣州初觀生  
秦思文命至廣募兵駐南雄及汀州陷奔回廣州過三  
水關上監國以已不與議遂不至舉諸公以觀生素  
南雄微兵控婦不令與議會唐都諸公自閩航海至廣  
鎮將林察迎之海上觀生閉之于十月二十九日擁唐  
王入廣州城以十一月初二日監國初五日即位改元  
紹武此中監國之詔未達彼中監國之詔先頒矣先是  
唐王遣主事陳邦秀來肇通好時上已移彈舟中召對  
邦秀曰天潢之序因應屬王不如早正大位以整人心  
魁楚等然之上授邦秀兵科給事中未及回廣聞唐王  
已正位歸于是魁楚等指定議迎上還肇以十一月十  
八日即帝位以明年丁亥為永曆元年頒詔中外遣兵  
科給事中彭耀往諭廣人耀廣人舊為秦令有能勝入  
廣極陳正統所在文宣示大義觀生不聽耀語不進遂  
殺耀即日遣兵向肇前大學士陳子壯致書式紹請力  
誠觀生而趨兵東下是時王化澄代丁楚魁提制當督  
兵化澄庸懦且懷觀望兵部右侍郎林佳鼎請代澄化  
出匪命以原官督諸軍下與廣兵遇于三水廣兵敗棄

勝迨至海口敵國東南風作用火器以攻我舟我兵登  
所陷城中全軍俱覆佳鼎與僉事夏四敬同死於水十  
二月初十日方命將舉聞北兵以輕騎數十突入廣城  
城執紹武觀生自縊殺勢漸逼三水而上司禮監王坤  
復趨上西行避人于二十七日登舟瞿式紹方視陳興  
口聞之亟返肇力抗不得丁魁楚等遂危駕而上陞嶺  
西道未治調為廣東地撫留守肇廣式紹部署畢疾趨  
梧上已越梧而西又五日矣魁楚至梧州為其標將蘇  
聘所惑送檣轉入岑溪王化澄携中樞印走潯州隨駕  
者戶部尚書吳炳翰林簡討方以智文選司郎中英貞  
毓給事中唐成御史程源中書吳其需吳德恭洪士起  
掌錦衣衛事馬吉翔十數人耳

王坤者先朝舊瑤本名宏祖自南都陷入闕思  
文屏不用至是宮府草創無習故事者留為司  
禮兼筆頭弄權而外廷亦遂彙錄以進如同昇  
瀚本部戶部內批改給事中瞿式紹曰瀚居部  
體深且有振戴功應陞御寺今破例而改之非  
陞也何以示新政狀瀚在給事中卒得給事廣東  
巡按御史王化澄驟陞而廣總制兵部右侍郎  
林佳鼎代王化澄督兵出則晉化澄右侍郎掌

中樞印會呂大器以病去墨勅陞化澄為工部尚書皆出于坤大學士李永茂以守制不入直會請專至請楚永茂疏荐十五人坤疏以已意去取其間永茂曰上方以啟沃責茂以十五省人才進而去取之是有言不信也敢知徑建事乎遂解舟去已坤復疏荐數十人科目李鼎等疏論內日不得荐入坤大怒叱逐鼎等其橫如此鼎等為却却御史史德輝度與陳然上以坤習知官事左右道衛故特親之凡會平西幸者再屏臣要留不得坤皆之為也

初丁魁楚既與呂大器盟式相請上監因而王坤造自閱至魁楚深與結納遂因為首輔召起前大學士陳子壯問魁楚東揆遂力辭不赴魁楚復與呂大器爭官我改不協大器因上有西行幸之意自請留守東方未幾由梧而韶再至梧入柳遂召之不出未及與登極大典矣至十二月二十六日王坤再趣駕西上在楚時班行多楚蜀人亦勸上行上意遂決以丁亥正月元旦躡梧州由府江趨桂林魁楚棄上走峽漢由嶺南為北將李棟成追及之盡獲其婦重婦

女之魁楚素與成棟有仇及是薙髮迎降成棟不禮藉其家口數百人凡男子無少長悉斬之魁楚在坐哀求免其一于成棟笑曰汝豈望活尚求活人耶併殺之吾猶見其一孫終救成為羅成懼子

永曆元年辛亥十月上至桂林以吳炳方以智為大學士同瞿式耜入閣辨事式耜請駕蹕桂林聯絡湖湘控制兩粵已陷北兵在梧二月初五日北將李成棟自梧州襲平原梁屠列營以精騎直犯桂林兵等陽朔上遂決去幸楚二月十五日駕發桂林司禮監王坤錦衣衛馬吉翔扈從命瞿式耜為桂林留守大學士吳炳隨行式耜請暫駐全州去桂稍進軍抵易以呼應從之二十五日平原陷守將陳邦亨傳走柳州北兵乘勝直上上在全州命全州防守副將焦璉率所部兵盡入桂林為防禦計璉初以破靖江有功陞參將駐黃砂鎮至是聞命星馳赴援至甘棠渡水漲浮橋斷捷強舟次第得渡三月初二日北兵破陽朔初九日到劉仙巖下璉以初十日抵桂林城十一日北兵突至有數十騎衝入文昌門直上城樓下瞰留守令署天如兩式耜方緩帶從容忽仰見城上鐵騎馳驟訝曰豈口口耶急召璉兵悉散遣



領糧一時不集，地方謀不及披甲，挾弓天趨至城下，連發數矢，其二騎蹶，三被射中臂，拔鐵更射，又斃數騎。騎奔徒步，追之，兵亦漸集，乘勝奮擊，連斫十餘騎，皆敵中。孫為衝鋒破城者，敵氣奪，運大奔，追殺數十里。北兵退屯陽朔，桂林以全是時，定璽侯劉承胤、從武、國川入衛，頗尊朝廷。惡王坤弄權，疏逐之。白叱同昇、諭仰、寺官，鼻息不為禮，間桂林有警，即遣劫兵千人赴援，兵未至而敵已敗退。承胤以擁衛功，晉封安國公。未幾，請封錦衣衛掌衛事，馬吉、翔、東司、房、郭、承、吳、西司、房、嚴、雲、從、伯、爵，以酬危駕之勞。于是吉、翔、封文安伯，承、吳、遵化伯，雲、從、清江伯，御史毛壽登、駁參、金、台、無、矢、石、功、何、得、獲、邊、鎮、例、晉、五、等、給、事、萬、六、吉、御、史、吳、德、恭、繼、論、之、吉、翔、等、親、壽、登、疏、出、編、修、劉、湘、容、指、諭、昇、復、造、璽、語、為、董、卓、灌、沈、之、說、以、激、怒、承、胤、承、胤、請、諸、上、逼、上、立、下、廷、杖、有、旨、縛、壽、登、湘、容、六、吉、德、恭、于、行、在、干、門、外、承、胤、復、力、為、申、救、得、免、皆、奉、職、承、胤、與、吉、翔、內、外、交、結、益、跋、扈、不、可、制、要、上、幸、武、昌、瞿、武、和、屢、疏、爭、之、具、通、表、壽、登、數、人、者、亦、以、四、人、主、逐、璽、之、議、也、及、聞、林、桂、之、提、恐、粵、西、漸、安、上、將、返、蹕、桂、林、遂、以、四、月、日、初、駕、移、蹕、武、昌、州、改、武、岡、為、奉、天、府、以、事、皆、決、于、承、胤、矣、而、承、胤、前、所、遣、援、之、

桂林兵在城與焦璽兵主客不和，于五月十四日與璽兵詳聞擊，璽大掠城中而去，留守瞿式耜檄誅為首者二十餘人，疏糾承胤取兵無律狀。十五日焦璽兵出城赴黃沙鎮，北兵偵知桂林兵變，復圍犯桂。大集平樂、陽朔之眾，號召土賊，徭賊蜂涌而至。璽聞知，復從白石潭回桂，部署略定。二十五日北兵薄城下，營于文昌門外，時方積雨，城壞敵百計攻之，吏士皆無人色。璽晨創披甲，督諸將分門扼守，副將白貴曰：「玉璽皆文昌門留守，式耜用大砲擊殺數騎，勢少却。」二十六日黎明，璽與白貴等未及蓐，食過聞城出戰，格其不倫，擊殺數十人，自辰抵午，連呼曰：「兵腹枵，奈何？」式耜急括署中米，蒸飯，城下分舖再戰，日晡而未息。收兵明日復出戰，士氣百倍，北兵大敗，盡棄甲仗，而奔剽特馬之驛，臨江復發大砲，助其殺勢，遂乘勝進擊，殺十里，斬級數千。初北兵分路一從東，未頓，未如其前，兵已敗，馬之驛聞之，疾馳渡江，未登岬，敵爭進擊之，驛運藥士呼連，斃三人，皆奔竄，復追殺二十里而還。自是北兵胆喪，不敢復窺桂林矣。璽驍勇，敢戰，得士心，久于桂，受留守國士遇，故桂林賴以再全。散開封璽，新興伯式耜臨桂，伯式耜力辭，不允，再疏請返蹕，全州不報。上在奉天，台戶部右

侍郎嚴起恒為大學士同吳炳入閣辦事起恒偕與人  
崇禎壬午進士初任廣州府知府以廉能陞銜永道崇  
禎十六年秋賊竄湖南官民逃散約公守永不士諭門  
吏早暮鼓吹如常永人恃以安古者漸返賊退永獨全  
上即位加戶部右侍郎督餉湖南餉不匱至是召入行  
在為東閣大學士為人清介和惠雖冰裁札才然一塵  
不染頗為藩鎮所畏服河南流氓曹志建等十數營相  
率東歸封志建保昌侯晉何騰蛟總制駐衡州巡撫諸  
盾錫庭長沙教勢頗振

是時湖南有童北院每戰身先士卒 似勞瘁

死童名曠字子野孫我山尋亭人由汜陽知州

累官至巡撫奉命經理湖北人呼為童近院云

予有童北院行

昔年避難遊雲間童云脫身汜陽還人言洵、區  
不得翻然投軀誓馬草天子親征駐湖南陽公節  
賊收湖北昔何遜懦今何雄依孺生馬控強子身  
先士卒身搏戰身以人稱童北院

佳璉既屢戰賊隨于八月初六日率兵直取陽湖下平  
泉叛將李明忠據得以致柳河之宵遁陳邦傳亦由賓  
州柳州出復得州次復梧州全粵祖定留守式耜復具

疏請還桂林奉旨擇吉日返蹕而此兵已陷長沙由賓  
慶直趨行在二十五日突至奉天城外上奉兩宮險隘  
斬關出陔間道達靖州昨百官星散大學士吳炳被執  
死馬刺承肩舉城降志回至漢陽府斬之 扈駕奉時  
謝復榮以兵五百人斬後與追騎戰于王家堡上遂  
回靖幸柳道出古沅德兵侯性司禮監龐天壽卒舟師  
五千迎駕會天雨泥淖乘輿服御沿途散失官碑內登  
皆狼籍而中飢困不能興性預飭行宮密供帳凡御用  
器物悉備中外隨駕者僅百餘人所需無有缺乏上大  
喜太后清于上面封性為高郵伯以天壽代王坤掌司一  
禮監印上次柳州

初北帥李成棟盡銳而西直抵平泉桂林勢甚  
危會粵東余龍起兵龍故江上盜有眾萬餘出  
沒甘竹離廣州臨建義者多歸之其勢益張焚  
北船于東莞遂突廣州北極佟養甲堅壁不歸  
檄成棟還師禦之兵部左侍郎張家玉舉人栉  
如蟻起兵殺東莞縣令郝霖開門以左已開成  
棟且至遂棄城以舟師屯杜潭村遣張元榮陳  
瑞圖奉表行在進家兵部尚書兵科給事中  
陳邦奇二起兵于高明使共門人馬在房以舟



師困順德李成棟既破余龍遂起順德左房迎戰敗死移兵破杜濬村韓如橫死之家玉引兵入新安成棟困新安復棄城走博羅遂據博羅七月大學士陳子壯起兵九江村與陳邦彥共攻廣州初邦彥約城內諸將為內應期以是月之七日三鼓內外並起子壯先期以五日舟師薄城謀洩北撫佟養甲捕諸內應者悉斬之發巨礮擊舟，燬兵退北風大作養甲乘風追之子壯大敗于白鵝潭成棟亦自新安至于壯退保九江又棄九江入高明與監軍道來而煙知縣未定運嬰城固守邦彥亦退會清遠指揮白曹傑反正迎邦彥邦彥率師赴之成棟用四姓賊邱昂等為導至高明發砲破其城殺未定運于南門接于壯而煙皆被執成棟遂圍張家玉于博羅城破家玉復走增城急攻之成棟故增城內外夾擊家玉敗火藥盡乃與諸將痛飲夜投濠州將士數十人皆死無降者子壯臨刑罵不絕口養甲寸磔之其苗裔散諸各郡城樓偏占廣州諸紳坐堂上觀其受刑以惧之麥而炫旻而家玉首二至東莞李覺斯與家玉

有仇時在坐清審視思為所欺養甲曰視此貌清正固是義士必家玉也亦數日成棟破清遠陳邦彥率兵巷戰力屈赴水此兵鈞出之與提兵曹天奇同檻送廣州既至大大罵而次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事雖不成然義旗然舉宰制李成棟使不得西上而桂林武岡間犹得從容駐蹕者三人不為無功也

亦有弔陳張二忠詩

寸磔常山痛未休當時成敗總誰謀出師不戰身空死報國無餘志已酬事轉遺孤仇最害仇公遺孤

可忘屍系列郡王金收嶺南反正山渠戡寇事忠臣尚有雄

罵賊都門太史雄書生殉國勇從戎南兵烏合知無濟西幸安歟正有功里巷仇仇防偽灰頭顱口亦識孤忠誰言君父誰同報已博侯討晉乃公燕

功臨公物大罵李賊，義之太第以公功封增城侯

九月上在柳州留守武振再疏迎駕極言粵西山以形賊兵馬人心俱有可恃年幸豐稔飛輓有資上遣副臣乘起恒詞臣劉湘客至桂林與武振酌量珍罕事宜首師何騰蛟上至忽南女都永忠車儀騎萬餘自湖南來

百姓震駭復與焦連三至客不和會宜章伯盧鼎之至  
自是兵勢稍壯騰蛟遂平與連等與永志分防禦桂  
林以安而柳州叛將覃鳴珂與守道龍文明相擊攻殺  
武至祀駕上幸象州十一月北督佟養和奔兵祀全州  
灌陽騰蛟式報集永忠連營于神刺期出師又命盧鼎  
與真帥趙印選胡一清等分路駐全北兵至合擊大敗  
之追殺之十餘里斬首十級奪馬二百餘匹養和僅以  
身免諸帥連營而軍亘三百里北兵退式報復清駕還  
桂林十二月初五日上自象駐桂太后及兩宮俱駐南  
寧府先是七月司禮監龐天壽奉勅至桂催兵下梧州  
久留桂王坤既被劉承庠逐因緣馬吉嗣復入自武岡  
至柳至象乘機皆出吉嗣手也及至桂始歸諸內閣  
擬復多改票式報力爭之不能得是時何騰蛟督諸將  
列營永福而焦連與永忠兵益不睦連走平樂永忠登  
興安

永歷二年戊子正月上在桂林叙元年全州均晉封騰  
蛟世襲定興侯恒因太師兵部尚書諸將周金湯熊池  
佐馬養麟各與掛印漢帥趙印選新寧伯胡一清興寧  
伯永王祚簡德各與掛印焦連晉討新興侯二月二十  
一日報北兵前驅至靈川二十七日郝永忠與安波紫

急奔回乘夜追上幸柳州式報清侯督師騰蛟報云不  
聽嚴起恒清避去天以方之鼓乘興已發矣永忠放兵  
大掠遠填營兵亦自灵川撤回城中煙燭弥天兵刃相  
加不辨主客公私塗炭朝士皆被戮辱式報云被劫入  
舟行三日放回泊樟水港遇刑部侍郎劉遠生俗事中  
丁時魁誘式報下陽朔催焦連入援先遣一吏入城具  
烟火以倉儲餉粒州撤分路四發俾遠近知留守在也  
于是焦連自平樂馳入桂楚鎮因金湯熊兆佐鎮帥胡  
一清同變皆至皆師騰蛟亦提兵自永福至北兵偵知  
桂林兵變乘電裂桂直抵北門式報守城騰蛟督兵三  
面出城一清領漢兵出拱樞門因金湯熊兆佐飲楚兵  
出武勝門焦連隨皆師出 門連德逃敵即奮臂大  
呼諸將軍焦連殺賊軍斬橫矛直衝敵營敵圍之數日  
陣圍被大呼殺入與煙合連攻敵十人貫其營而出趙  
而白貴以銳師四面急攻之皆殊死戰漢營潰散又從  
旁擊敵不能支遂敗漢帥胡一清從東未奮擊復大敗  
之一清騎剪繫馬敵呼為牛過之報曰遊騎半童之子  
為人種小便擲馬工騰御如瓦礫用鉄標鎗于十數步  
中取人百獲百中馬疲斬一敵躍上其馬以馳而連追  
敵二十里北帥墮馬其獲遂北渡甘棠道生留守于北



門待督師還並豐入城三月二十二日事也當永忠之  
札監日府縣俱稠數百姓逃匿山寮間是時將軍劉  
崇榕江日需米數百石卒而武報多方搜括得升  
往得斗之督師計升斗分給士卒食久之民皆爭出巢  
輸餉大足督師乃得率師出嚴關而留守交相勞苦  
渡文於慶也上以三月初十日去南寧尾澤者大學士  
嚴初恒錦衣衛馬吉翔兵部尚書蕭琦給事中吳其雷  
洪士彭許進尹三聘七八人耳是武報乃上疏訊  
行在而候工反三完起居工旅知留守在桂林復全  
而方之注下：以張崇慰勞有加五月二十七日督師  
復全州其報捷疏有曰為皇上以信臣用臣此武報一  
人也先是四月初一日皇子生甫十日聞粵東有反正  
信而江有金叔桓反正疏去全產桓本南寧侯左良士  
大帥免降此用為江西提督副將王靜仁奉驍賊受撫  
者兵微謀聲桓忘之乃與其部將王得仁深相佐并佐  
帳下許健兒以計殺靜仁用得仁領其軍駐建昌幕中  
曹子悅信豐人也每助得仁反正桓幕處吳道周陰  
與子悅同謀有熟士秀者善於偽制印因南昌御史董  
某巡撫江西  
勤以通于二家兩師統謀未決會御史董某巡撫江西  
貪虐亦取得仁家女樂得仁貪甚遂以正月二十七日

報御史奉兵反叔桓稱豫國公得仁稱建武侯皆士秀  
勅印偽封也遠人賣奏行在於是始逆廣東提督李域  
棟自負有取粵大功一旦以偽券甲為提督受其節制  
若不平之懷異志念宗廟在江南遠橋將范承恩潛往  
松江以計迎取侯上粵經汝等事值事桓以定南瑞撫  
建諸郡路阻承恩回察致產桓蠟書時奉甲現知上在  
南寧檄成棟兩路進兵一從連州入賀平取桂林一由  
高唐入南寧又撥水師五千駐梧州策成棟拜以無  
餉規中不進奉甲趨藩司即行措辦畢布政表彭年先  
以庫存銀八萬兩付成棟奉甲不知也三月十七日黎  
明成棟密令兵齊集教場詭言無糧將為變自詣督提  
請奉甲親出撫輯奉甲出城鉄騎布防城外馬步各系  
領權至大譟成棟先取其提督印檢之三軍欢呼同時  
刺<sup>殺</sup>奉甲上自割髮即時出榜以反正曉諭吏民用永  
歷年佛徽各屬即歸政復衣冠粵東十郡不事月而底  
定廣西巡按歐敏忠于梧州信之率而奔刺<sup>殺</sup>後織  
先遣官上南寧報知東省情事舉朝未之信也成棟于  
是遣官進賀表其疏迎駕原任廣西巡按曹自燧高雷  
巡撫准天權俱從成棟軍未前朝成棟命部將羅成耀  
帶甲士五千迎駕得州封成棟廣昌侯許將俱而掛印



袁彭年耿獻忠洪天耀曹自燧張調鼎等即行擢用

或云成棟取兩廣以信印數千顆獨取模晉印底

藏之一愛拒瑞知毛袁勅舉事成棟持几曰如松

江百口何成棟松江人時帝孛在焉姬日丈夫不

能割愛乎清先祀君前以成君志遂自刎成棟哭

曰我乃不及一婦人乃與袁彭年注調鼎謀舉全

賂要人以取帝孛之在松江者時從而全殺桓以

南勇變殺桓方攻賴州帥高進庫求援于粵春甲

命成棟率兵出嶺檄藩司袁彭年饒餉期金彭

年故不妄以餉匱拜成棟因候餉不行時歲大旱

羣盜滿山成棟陰修其渠魁為用謂春甲曰賴且

暮且亡粵又寇深如此嶺外決不可保且彼殺言

求復衣冠耳蓋姑許之以請札于春甲春甲不決

羣盜日迫城下呼聲動天地春甲出示安民成棟

請權停順治年考卷甲乃于榜尾但書甲子成棟

竟得此榜隨出示直書永曆二年春甲見之愕然

然業已無可奈何兩司官回視春甲以印授成棟

成棟乃下令兵二即時解辦而以所藏德替印印表

文工之然其間于及正諸公者寔不悉也

五月上命所司修葺興陵即滿皇帝陵也六月上王檄州謁興

陵工擇梧州晉封成棟東國公提兵壯永和江寧伯副

將楊大有樂安伯羅成耀宣望伯董方策宣平伯郝尚

久新泰伯張月博興伯閻可義武陟伯佟春甲雅仙滿

人順正不悅亦封宸平伯成棟迎駕東幸桂林留守瞿

式龍力清幸桂合簡討秦之後陰事崇正發先以入迎

時東勳恃及正功高扶上以不詳不事之勢工遂由梧

入肇城棟迎于百里外儲銀幣兩以借資登八月癸巳

朔工上肇慶以肇慶府沈為行宮成棟釋甲冑肅冠裳

入見上出詔曰人南面坐者真天子也某先之不覺頓

首也也為名曾陳于北東曰大學士吏部尚書詹曷美

謚文忠張宗玉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增城侯

謚文烈張以尚右陳邦彥兵部尚書謚忠愍時六部

九卿皆首缺輔臣嚴起恒清補用反正諸臣惟依思

文朝原官餘補勅公舊輔臣黃士俊何吾錫原官入直

以表彭年為左都御史洪天耀為吏部左侍郎耿獻忠

為戶部左侍郎曹自燧為兵部左侍郎張調鼎王茅皆

填列卿寺兵科給事吳其雷疏言反正乃成棟功于文

臣何而獲侯卿二爵賞太濫有傷國體不報成棟陞先

以次沈宗閔于廣州城吏部侍郎吳貞毓疏請上幸廣

城刑部侍郎制遠生入朝執怒南昌獄中遠去其思文



中于汀州。復其舊名。會成棟。遠自嶺南。方修行宮。遂乘  
輿。工命遠。生勞之。遠生與成棟。有鄉里。遠曰。成棟曰。  
天子天下主也。爵賞征伐。出自天子。天子又與天下共  
之。若在此。則爵賞征伐。人終天子。必有私隱。令守。政不  
可。不。也。且。江。廣。同。時。反。政。六。師。當。不。日。下。金。陵。工。不  
退。桂。林。又。云。直。隄。南。詔。出。江。右。耳。若。幸。廣。城。則。示。天。下  
以。尚。勇。之。局。矣。成。棟。曰。善。遠。止。其。役。第。如。儀。舉。慶。府。城  
為。寧。輝。王。地。有人。故。曰。一。隻。皆。方。廣。無。天。之。過。人。得。  
是。時。南。昌。已。被。北。兵。圍。困。三。月。矣。初。金。主。桓。王。得。仁。反。  
正。疏。王。勅。書。慰。勞。故。豫。國。公。為。昌。國。公。建。武。侯。為。黎。昌。  
侯。兩。勳。不。悅。識。者。以。昌。于。文。為。兩。日。私。復。兩。勳。之。不。能  
久。也。一。時。海。內。響。音。乃。不。即。乘。勢。東。下。直。取。江。南。登。江  
右。廷。福。涉。計。以。寧。慶。人。起。兵。不。破。賴。州。卑。款。汝。惠。回。併  
力。攻。賴。州。久。之。不。下。而。北。帥。潭。太。柔。乘。裝。南。昌。故。令。賴  
州。還。師。退。據。南。昌。南。昌。兵。頗。盛。每。出。戰。錄。負。相。嘗。以。為  
奸。僧。所。佐。擇。時。日。決。戰。于。是。閉。城。自。守。北。兵。乃。益。築。壘。  
據。深。整。固。今。亦。出。一。戰。不。可。得。矣。七。月。忠。國。公。成。棟。提  
兵。三。萬。度。廣。嶺。攻。賴。州。以。救。南。昌。軍。容。甚。盛。賴。州。守。將  
萬。進。序。仍。自。降。其。寔。堅。城。以。俟。忠。國。之。師。使。南。昌。生。困  
也。忠。國。信。之。遂。還。軍。嶺。上。

其以九月初旬度嶺。至南雄。遇督餉侍郎張調鼎  
于南雄。守堡工于南。賴州。必不降。士城三十里。每  
一騎出。搜。括。三。石。捕。村。民。入。輸。城。以。為。常。志。五。堅  
壁。清。野。無。降。言。也。宜。以。大。兵。駐。南。安。教。言。攻。賴。惠  
國。從。間。道。趨。南。昌。解。金。王。之。圍。是。為。上。策。調。鼎。以  
語。成。棟。成。棟。笑。曰。書。生。何。所。知。其。降。書。方。雪。片。玉  
寧。有。將。也。即。已。竟。不。降。而。成。棟。還。慶。州。

某有過嶺南。而注太美。設慶事詩

慶州亦有咽喉地。天下誰能舍。而王受困五月。圍  
不解。援師以時。嶺南。我。聞。章。貢。頗。負。固。堅。壁。清  
野。還。羸。糧。終。兵。微。之。附。可。掣。且。出。間。道。趨。南。昌。

十一月初一日。督師何騰蛟。率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  
盧鼎。新興侯。趙。璉。新。寧。侯。趙。印。遂。克。汝。州。殺。其。鎮。將  
余。世。忠。巡。撫。李。懋。祖。永。州。守。將。三。自。前。後。大小。四。十  
六。戰。殺。傷。過。半。而。存。羸。兵。不。過。千。糧。盡。相。餓。此外。和。食  
馬。健。食。人。城。中。婦。女。老。幼。皆。食。危。城。破。之。日。滿。掃。官。署  
而。別。掃。人。陰。葬。不。食。者。出。之。計。十。五。石。初。五。日。監。軍。御  
史。余。鵬。起。職。方。司。主。事。李。甲。春。領。兵。復。保。慶。兩。郡。復。音  
同日。並。奏。平。敵。火。報。二十九日。督師。露。布。五。恢復。衡。州  
又。據。忠。貞。營。李。赤。心。復。振。已。取。益。陽。直。抵。湘。潭。于是。是。



武報各疏請上西幸有云天下大勢在楚不左粵東  
 三面阻險易入難出不敢爭者以勳臣成棟一片血忱  
 方倚為江右救援一旦拂其重幸之心何以功志存衡  
 亦慨復游魂東窺粵之西背愈厚賴州負因江固未解  
 粵東之齒而寒至成棟宜奉皇上之危就安既無內顧  
 可舉力以圖賴而楚師得乘親臨勇增十倍便可乘  
 勝以長驅矣時陳邦傳恃恩驕橫彙錄禁近兩馬吉翔  
 相為表裏初冒封富川伯以迎駕功封恩恩侯已再封  
 慶國公又冒功封其妻父茅守憲寧瑞伯中軍胡執恭  
 武康伯復奉世守廣西之教行文巡按御史查核通省  
 錢糧式報特疏參之兵神徐事中吳其雷疏論世守非  
 制併劾撰勅中書張立完廣西巡撫魯可添巡撫御史  
 吳德恭各有奏疏皆師騰紙以上疏鼓正湖南勳鎮重  
 志建書皆諱終不平事遂寢究其故寧馬吉翔與桂林  
 留守不悅故加邦傳世守以裡全者予奪以撓留守之  
 事權立先小臣承旨奉行及迫于公論吉翔乃請原領  
 勅書止未守世守也外議益重邦傳以改勅之罪然  
 國體大喪矣吉翔與邦傳執恭皆浙東人崇正朝執恭  
 為兵部火房舞文吉翔邦傳皆由以得官執恭子禮于  
 執恭故執恭雖為邦傳中軍而邦傳猶稱之為老師惟

其指授是聽三人者一淺通內外呼為天南半壁定  
 坎此三豎子手也

邦傳駐潯州所行不法以種穀柳慶巡撫劉嘉

于有端州雜詩

潯州節帥置界庸遭際同膺大國封坐擁旌旄  
 跋扈檄徵兵馬兵漫從容與朝名爵真格濫官地

征亦豈勝供柳慶撫軍新遇害司刑無計問渠完

誅案伯平終養甲養甲有密表此其成棟投得之上不

欲頭其罪于初十日命往梧州代祭興陵李元清遠使

兒救之于江中國姓朱成功自海工遣官陳士京入朝

朝議封成功延平王十二月成棟率師再出南安陸拜

面奏南雄以下事諸臣任之廣閩以外事臣獨任之又

疏言朝廷功賞不宜濫文武職掌宜宜分官直氣宜

獎進內且衛臣不宜干預內閣機務蓋有所指也馬吉

翔却之

惠國酒酒經儒再出嶺有忠宣伯者休隆武朝冒封

醉後戲之凡各郡勅使俱被撤回又嚴舉義尚書揭

重熙出嶺以連葉追擒之賴新附者力戰得脫

端州雜詩

李公雅負中興略再出廣閩功未成猶氣豈徒授與



國稅何故於堅城降書押出謀難側戰鼓相聞敵  
莫能整暇不為防蓋欲度須沈醉慮書生

元戎仗鉞已專征約法南人禁奉兵馬今自難迎大  
敵就騰或可借虛教冒封恩溢誅無罪奉使官多撤  
有名通嶺尚書程節弄車進銅馬脫解生

成棟出以其子元膺留行在掌錦衣衛事而向朝政是

時粵東以反正叙官者滿朝到惟從蘇視生擁立庚藩

者禁錮不用如顧元鏡以布政使于工監國時權為戶

先迎降清及正印即庚王立即附現生入相北兵之首

一葉元膺本姓賈河南人成棟養為己子因與袁彭年

交善彭年益引其同鄉丁時魁蒙正安及陝西劉湘密

與同決事會修事金堡服閱自湖南赴行在湘密令元

膺折節與交日處朝士中不無弄罔漸有党人之目

所知錄卷三

永曆紀年中

錢澄之著



永曆三年己丑正月元旦而免朝上在肇慶督師何騰  
蛟疏至奏湖南千里一空前恢復諸城一旦盡棄引罪  
自劾蓋督師初據忠貞營塘報款于十一月二十一日  
自常德發兵二十二日抵辰益陽于十一月初一日分  
兵三路一取湘潭一取湘陰一取衡山殺衡山縣令于  
本月初二日過寧鄉初三日巳時抵湘潭于十一月十  
一日直抵長沙矣隨聞常德寶慶一帶因忠貞營闖入  
皆燒營索城東走湖南為之魚爛故再有是疏忠貞營  
者聞賊後營李赤心十三部也思文朝受撫賜號忠貞  
營已散入施州衛就糧巡撫皆錫回同督師騰蛟入  
營招撫與有舊而馬進忠者以降寇素稱過十萬既降  
封武昌侯隸督師麾下元年秋常德陷進忠退保永定  
于二年八月與北兵戰于麻河大捷斬首七千餘級恢  
復常德封鄂國公

予有麻河捷行因監軍毛壽敦叙其戰甚悉核  
筆述之

中興馬侯古精忠天子論畫冊上公毛生夜送麻

河戰滿廷皆紫生英風是日初戰兵不利 騎馳  
 勝萬馬雄將軍下令盡棄馬短刀充襖來爭功麻  
 河听高 初駐欄柵層：壁壘固 馬解鞍兵作  
 炊我兵突至誰能禦可憐攻壁：不開壁門破火  
 轟如雷將軍大呼身先進人：又戰堅為摧壁門  
 既奪 營亂黃昏截破及夜半鐵騎嘶顛索馳奔  
 全軍逼水容誰窺大風吹月：朦朧照見 營：  
 已空僵屍枕席安足計餘者盡焚麻河中排虛萬  
 落三軍宿胡婦琵琶唱胡曲將軍舉酒徒見秋殘  
 魏何處在敢哭將軍破 檄屢傳豈似今無匹馬  
 遠積弱屢朝初吐氣品陽鉅席誰爭先我聞桂林  
 未舉城走懼相送容袖兩手焦侯三箭透三騎  
 城門重閉至今守又開由有漢帥胡將軍推鋒陷  
 陣：中開身徑百戰死不挫南人爭推第一勳諸  
 將紛紛：虜國既因時需任何是道馬侯封公西人  
 虞此齋廷朝庶不冒  
 是時盾錫已如刺補術與進忠爭禮有隙盾錫陰入壘  
 檄赤心送蕩門走抵常德欲令進忠讓城也其老當未  
 至常德百餘里盾錫先至與進忠相執血盟誓同獎  
 王室進忠心知其謀終無一語盟訖入城即命起營中

盡驅百姓無老弱悉出城因假火燒城中屋不遺一椽  
 進忠其城而去直達武岡寶慶守將王進才聞之亦棄  
 寶慶走各郡鎮將莫不開風驚潰忠貞營所至得空城  
 旋去棄之而去東趨長沙是時督師駐衡州奏入朝議  
 令讓衡州與忠貞屯駐老營即促其由衡出茶陵往援  
 江省諸帥皆由寶慶進取長沙詔未至督師已檄馬進  
 忠由益陽抄出長沙下截北來援兵期諸將盡集長沙  
 城下身往忠貞營邀之入衡州其兵已東隨尾之趨湘  
 潭湘潭空城也督師搜兵六千人聞往忠貞營恐為所  
 襲皆不肯隨從從錄卒三十人以往于是馬進忠等業  
 奉檄前發問督師輕身往遣部將宣威楊某追覓之未  
 未至而忠貞營亦不守湘潭是時北兵乍進長沙孤懸  
 湖外城崩三大我軍壁長湘間者烽火相望北將徐勇  
 計且不守矣一日以輕騎數百出城偵探經至湘潭間  
 知城守無兵僅督師一人在焉遂入城率其諸將羅拜  
 勸降勇敵督師標將降北者也督師大罵遂擁之以去  
 既去楊某始至城已為北兵所守急入城求督師凡七  
 出七入不得最後出至某橋遇伏兵矢中其喉遂自擲  
 于橋下以死北兵尋之大至馬進忠等聞之皆逃而忠  
 貞營潰走臨武藍山由懷集賀縣闖入粵西沿途肆掠

2



衡永彬桂皆為蹂躪矣督師遂次于沙長天之日城外  
內兵民皆為之舉哀蓋三月事也滇帥胡一清等云素  
永州而還凡已收復各郡縣逆此復陷報至行在震動  
上輟朝哀臨予祭九壇贈勝蛟中湘王

予有悲湘潭詩

長沙兵散湖南空湘潭城中失相公舉朝变色摧  
天柱白日慘淡暗行宮往時百戰不足論即今還  
棄垂成功可惜公長終五尺頭靈黃谷一老翁銅  
馬百萬嗚豺虎仰公乳哺嬰兒同時危餉絀誰用  
命亦于空上駭羣雄湖南湖北境千里捲空掃霧  
隨天風祇殘長沙不日得游魚命在沸釜中堵公  
心勞轉誤計忠貞兵互疑懼之常德焚燒寶慶走  
諸將旌旆挽誰住長沙城壞無人登華將奔守  
復聞我兵潰走任東西相公將在湘潭駐夜半唧  
唧騎來湘潭無兵城門閉相公衣冠能識控  
去羅拜教如雷大罵不絕相公死但見長沙城中  
皆舉哀功名事業長已矣君臣義士胡為哉君不  
見忠貞兵過蒼梧野者公雙旌導馬回  
十三日吏糾給事中丁時魁等率科道十一人入相免  
冠徽印于內閣而周自來天麟蘇功全堡赴行在將有

建白通桂林以云留守留守今至肇與劉湘容酌之參  
疏八款李成棟陳邦傳龐天壽馬吉翔皆在所參湘容  
削去其二去李而用陳去龐而用馬封上一時風采赫  
然補兵科給事中當成棟未反正時邦傳潛通降啓心  
鄙之及是爵位相等甚恥與噲等為伍得堡疏大喜故  
元膺交益容寔不知成棟初不在參中也

予有端州詩

給事趙朝袖草雄更生筆削里虛公金吾奉天寧  
無過中尉從龍信有功多誰未領爭水火一隅在  
用利西東向來本弱元勳忌豈謂元勳忌不同  
是時袁彭年掌都察院帝制湘容以詹事與副都御史  
丁時魁掌史科蒙正詹戶科金堡兵科五人者終日聚  
會則是由其主張諸不得志者目為五虎以元膺為虎  
魁云吉翔陰驚被堡參界不為意邦傳憤甚上疏言堡  
謂且為將無兵漫冒封爵請遣堡為臣監紀以視且十  
萬鉄騎且言堡昔為臨清和州降賊受官逃回今自湖  
南來馬北人間諜云：時閣臣在直者嚴起恆與朱天  
麟天麟得邦傳疏抵几大笑曰金道隱喜罵人今亦被  
人罵倒耶道隱者堡表字也道徽崇金堡辛苦何來朕  
所未悉所請並紀著即令議其謂辛苦何來時用杜子

美幸苦勅中來臨耳于是時魁等入關大謀曰堡論那  
傳諸監紀即令監紀堡又論却永忠若永忠請其肯亦  
即與之即遂相率趨殿陛下免冠走出上聞大驚諭諸  
臣照舊供職天麟亦上疏自陳即日引退二十八日  
起舊輔黃士俊何者驛赴行在各自關迤回成棟破廣  
廣州即飛髮出降與成棟相得甚歡今修粵東志何諛  
新朝為粵人所唾元膺盡執禮門下故力荐出資同在  
士俊前及至因為首輔物議不平臺省無言者行人司  
方作亨太僕寺丞張尚都察院汪德林有教相繼伏闕  
極誠之皆奪職去

予有端州禠詩

江右安危久不傳諸君高慶會新年未知南粵將  
軍者祇訝西周公于賢卿士幾人能入莽朝廷何  
事可分權東來相國休濬藉激切俾文出散員  
曰旨神京五北者天隅郡豈偏安比開政府類  
虛席何事言官鞅免冠國法未嚴自節見朝廷多  
故聖恩寬即令典制違神社富忘物文此日難  
已吾賜與司禮監夏國祥交通為金堡所奉不安其任  
未幾亦引疾去士俊為首輔同起恆入直起恆每事持  
平多不懷直人意又與龐天壽馬吉翔皆從龍共事久

兩人之趨于恆無件時魁等疏指為邪黨起恆亦不以  
為意三月初七日惠國成棟山問至并開南昌以正月  
隔成棟于正月每出嶺攻贛州駐兵信豐是時南昌已  
破金王四勛俱沒贛州勢益壯我兵益孤二月北兵自  
南昌沂流援贛且趨新豐諸將事欲拔營踰成棟不可  
會天久而其夜成棟坐城樓上召諸將議事則去者已  
大半矣成棟英氣慷慨歎歎命巨觥痛飲誓死城上  
左右挽之上馬渡河水漲馬力弱又已大醉中流人  
馬俱沈三日後人見有掇甲抱鞍植水中者始知成棟  
死也中軍杜永掣其印先降餘將皆全軍而逃

予有悲信豐詩

信豐城外口未急將軍勒馬城上立黃昏對酒坐  
城樓諸將言事酒酣<sup>即飲</sup>劍<sup>即飲</sup>不鳴  
盡無人殺夜半斬問諸將夫誰扶將軍上馬行載  
外水散而如注將軍馬少不得渡馬身已沒將軍  
沉親吏相問誰相顧偏禪左右盡歸來獨少將軍  
匹馬四圍門盡閉烽燧紀天子震悼舉朝哀諸君  
且勿哀軍中收得將軍印元帥衙門昨已開  
悲南昌詩  
信豐城敗惠國亡馬東來勢頗張白旗八桿車



門至如問日月失南昌南昌將軍暗我機嬰城坐  
守德 圍閩闔萬戶人盡食坑壘百道鳥難飛敵  
乾城仇夜深陷將軍上馬猶酣戰金公赴水氣如  
生王侯劍首色不變江人莫怪無援師徒有接師  
來不遲兩勳收兵自不出客兵雲集來何為去年  
攻虔祇自獎今來守城墮敵計又聞倡義非同謀  
到死相復還相利古言兩雄不並極何不令兵將  
角鬪東而何為一城坐困與俱覽使我百姓無故  
成鯨鯢舊歲此城初反已而今城破復誰限英雄  
成敗古來多其奈城中人奈何  
報至舉朝震駭元盾入見上上對之哭極哀封元盾為  
南陽伯掛車騎將軍印元盾力解仍以錦衣衛提督禁  
旅迺贈惠國公寧夏王謚忠武予祭九壇同時贈昌國  
金叔桓為豫章王謚忠烈督師何騰蛟為中湘王謚文  
烈杜永和等既回廣州上手勅遣我政侍郎劉遠生往  
慰勞之以遠生為諸將同鄉素所親信欲因是用之總  
督軍務比至廣州永和已重賄諸將共推為留後居然  
坐軍府閣印行提督事矣永和雖稱總督諸將寔不用  
命惟願是求不復有出崩之志

臨川雜詩

乍表元戎舉國悲軍中留後早相推即懸開師權  
帝落豈慮天下以下移諸將比肩輕節鉞同官屬  
目擁旌花紛已刺據和難問從此閩門不用師  
方忠貞清入粵西時諸將錫追之不及隨兵千餘人從  
鎮峽閩入粵駐閩防守者保昌侯曾志建也有宗室朱  
謀聖在其營謂志建曰此必忠貞歎入閩堵為前導將  
謀為內應耳志建信之又語堵曰曾公甚疑君奈何堵  
不謂然遂解甲安寢志建發兵圍之盡滅其眾堵父子  
遂出復道騎進百餘里有何貢生留宿寨上既去曾知  
之破其寨殺掠一空堵查伏行狼狽遂格州上道閩臣  
臣嚴起恒詹事劉湘容至格安撫忠貞會忠貞已越格  
而南入橫矣遠遇屠錫至遂載逆行在屠錫入遂與吉  
翔合欲激忠貞東來與東諸侯構粵李元盾知之大言  
曰我輩作難子時渠不來復廣東今反正後乃來爭廣  
東乎且皇上在此他來何為屠錫計沮忠貞于懷某賢  
魁富川一帶劫殺甚慘上命兵部侍郎程炯前往宣諭  
中道遇害其家人赴法司訴係封川守撫官張祥指使  
祥元盾都將也元盾恐响召忠貞入行在故有是變此  
論莫能決

臨川雜詩

中丞本意領中樞詔撫忠貞拜命趨祇怪兵鋒窮  
嶺嶠何困節使長蒼符馳驅未遂還相志清清粒  
捐報主艱縱使官途多異議無端陰計未虛誣

及忠貞棄捨入侍陳邦傳獻女于高必正結好德忠必  
正授亦入桂留守知之既請以粵西全省糧餉分給諸  
勳使無侵擾邦傳計不行詹錫貽留守式報書云上有  
察勅東人握君掌上一朝不戒生却入舟朕不復有中  
土之望惟卿與瞿先生固之式報大驚謂此決非上意  
乃磨書四年朝政並諸勳人品邦正始末與詹錫別白  
言為無批東激而以與同室之開上聞特發手勅取詹  
錫原書併所奉密勅務究其事式報恐別生事端以  
葉材諸水火為對力解釋之乃罷詹錫初恃吉翔援擬  
入朝即用輔政及是上頗不悅丁時魁金堡等復疏其  
喪師失地之罪楚人怨之尤深遂不見用

端州雜詩

督師夫勢在蒼梧敗後猶防列鎮因赤地魂消千  
里恨滄江客散一舟孤戎機誤國休輕詆使相還  
朝豈易起英怪言官封事散中朝遺物倚天陽  
忠貞部曲駐施州耀馬~~橋~~謀江上勢方成  
破竹心中開忽起諸侯三年百戰城全棄五路連

營兵已收湖北湖南皆赤地蒼梧象郡迴生愁  
堵公亦是濟穀材曾拊荆南萬馬回心恃舊恩兵  
可用疑生諸將志先反檄援江右無時去國固長  
沙元不聞試聽楚人終夜哭招魂千里為誰哀

是月雲南孫可望遣官楊畏和繫與至行在請封畏知  
陝西人崇禎庚午科解元原任卑節道與可望被執  
可望親解其縛遂以為巡撫重禮之~~際~~雲南崇禎甲  
戌進士原任職方司主事和張獻忠借歸四川有養子  
四人皆封王長孫可望為平東次李定國為安西次劉  
文秀為撫南次文奇能為定北獻忠敗死可望等率其  
眾奔貴州入雲南值臨安蒙自土司沙定洲亂點國公  
沐天波走永昌可望封平定洲復省城迎天波還去其  
偽孫稱將軍遂據有雲南可望長稱通文墨位固第一  
又文奇能為貴州鎮帥皮熊破擊及其將馮選禮主其  
營事可望以術籠致之遂兼兩部浸欲自大而定國文  
秀素與比肩不聽約束故可望乞封朝廷謂封爵出自  
天朝者為真王而間所稱孫皆假冒也思得借此以駕  
馭兩雄使受已節制本意不過仍平東舊稱而已于是  
給事金堡引祖制無異姓封王例連上七疏朝廷重違  
其言有宗室朱瑛乘參堡把持誤國疏亦疏上畏知白



朱名詩失物事言是也給事引祖制以事使滇知朝廷  
有人皇上破例封之使滇知為朝廷特典不更感慰乎  
貴陽鎮帥皮熊遵義鎮帥王祥皆疏言可望名雖駕正  
事非草心朝廷毋為所愚廷議久之不決

端州稟詩

春王朔未出閩門喜見滇南使叩閣請附心和天  
命在乞封名仰聖朝尊漢家故事須廷議明主權  
宜有特恩史記功臣多賜姓何難破例與祿藩

畏知又曰彼意不過欲駕出兩雄上耳今既不予以王  
爵則晉以上公而爵兩雄以侯使等級有異彼意亦恒  
矣于是定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定國文秀皆封  
列侯差大理卿趙煜為冊封使同是知慶費勅往自三  
月入肇至八月始離行在滇之請封者正使是知副使  
蔡而外有武亦二員滿嗣榮焦某抵令護送而使不見  
朝也盾錫和朝議不允滇請陰欲結約滇二弁至七星  
岩設席歃血與盟次日邀相士飲望逆向詰之且責曰  
滇與忠貞皆國仇也厥罪滔天公大臣偽欲與此革交  
結何意盾錫失色徐曰某幸甚萬狀如君言全無功矣  
望應曰勞則有耳功則何為二弁亦在望間望聞望語  
盾錫大恨數日遂引疾去次于梧州趙煜過梧州問二

弁語示放行和盾錫恰有空頭勅乃就盾錫謀請封  
為平遠王換給印勅以往

端州稟詩

堵相臨遠未建勅梧州橋招丹滇雲便宜本是朝廷  
賜封事無難咫尺開謀廢賊目恐假借使煩屬國重  
紛云印今廟議何時決聖主啟勅執與分

得州鎮帥陳邦傳中軍胡執恭詢知之與邦傳謀示以  
所給空頭勅橋招先往忠貞據有賓州橫州勢與潯通  
邦傳思法強援于滇竟與執恭橋招封可望秦王先期  
入滇或云邦傳執恭皆承吉翔之密指也執恭遂由閩  
道以四年正月先至滇可望大喜騰黃布告受質三日  
而畏知等以平遠王勅印至可望不受云已受封秦王  
矣畏知曰彼偽封也因命執恭與而質執恭曰彼亦偽  
封也行在所封景國公勅印其在可望大怒逆辭勅使  
下畏知及執恭于獄別遣官到行在請旨四月 日上  
御筵徑初留守武程屢疏請開經建薦唐事制湘客為  
誦官至是乃解副都兼銜與唐事黃亦遇同直進誦筵  
彭年時魁等各有建議必決于湘客後行彭年所持者  
正化綱慎名器其寔祇爭辭統重資格而已湘客好言  
典制然其所習者皆先朝舊規也湘客諸生由荐舉起

家受知于留守初以編修兼御史繼以詹事兼副都六  
隨彭年等以資格強人人並不服

端州雜詩

故人韻髻已昨初憂國周君志未歸名初官廷宜  
早進官兼清要豈長居也知官熱心原冷莫使交  
親跡漸疎同是布衣君最過從容朕任意何如

時魁頗招權剛很有氣習同輩不喜其所為正發惟  
依附諸公聽其指使獨金堡素負清直遇事敢言然性  
豁刺不近人情筆鋒甚銳人頗憚之彭年先朝給諫有  
名譽既降北物望大減及提宗憲核資俸清冒隘不少  
假怨者尤眾又每自恃有同謀反正功言爭論上前語  
不遜上責以君臣之義彭年曰使去年此日惠國以五  
千鉄騎行而西此日君臣之義安在聞者咋舌由是  
上心不善五人

端州雜詩

霜嚴憲府涼難擊大諫風裁更領班便殿連朝求  
召對初書昨夜又封還朝廷縱小名猶在方鎮徒  
漢季未存底事聲公詞大惹五千使騎動龍顏  
彭年初為給事吳其需持疏奏上不問至是有張述載  
者注縣人原任江西瀘溪知縣以節義日命至行在久

不許官謂彭年筆抑之也于是伏闕既彭年罪或云司  
禮監夏國祥使之國祥為聖安幸瑤人粵新用事與述  
載同鄉能探知上意者故有是玩彭年自是氣稍沮久  
之間母報孝元盾跪請奪情不允遂詳任僑居肇慶城  
外先是相士有東西之分自粵東來者以及白功氣凌  
西人而粵西隨駕至者占於其髮未難以噴求人而東  
而又各自為類久之遂分吳楚兩局主持吳局者閩自  
朱天麟吏部侍郎吳自疏給事張孝起李用楫外則制  
輔諸詹錫也而江右之王化澄萬翔雷德復蜀中之程  
灑東粵之郭之奇定為之魁主持楚局者丁時魁當正  
發去彭年彭年楚人然私粵而不私楚使西劉湘容抗  
州金堡既與時魁等合桂林留守翟式報云每事閔白  
居然一辭矣至于禮部尚書吳璟文選司郎中施召徵  
皆吳人吏部尚書晏詩楚人俱浮沈吳楚之間其不待  
為局中人甚多如上部尚書秋獻忠兵部侍郎曹燧吏  
部侍郎洪天權大理寺卿儲曾諱通以使毛毓祥廣東  
學道李倚雅與彭年同為粵東及正而于楚人氣概不  
通凡自湖南廣西隨駕至出于督師留守門者大率歸  
楚吳人謂楚東侍元盾西侍留守定則吳亦內倚吉翔  
外倚郭傳時其踪跡秘密不似時魁等招搖人耳目耳



六月惠國成棟表至自嶺北元帝回廣州治喪受弔上  
賜祭九壇事畢詣赴行在時惠國舊部董方策楊大甫  
各據一鎮大甫尤驕悍不法至是入覲元帝遂飲其宅  
即席指詔斬之

### 書所聞

楊帥風聞已就刑天賜此日歲朝廷漢家有法宜  
明已都尉陰固似不徑諸將強梁謀蓋狡異時倉  
卒詔誰德南陽間罪功非細即恐蕭濤福未寧  
自成棟沒庾闓不守間北兵將有窺粵意粵督杜永和  
來請宣望伯羅成曜出鎮韶州許劌南韶屬之要賄萬

始行

### 廣州雜詩

江旗影颯角殺喧而海牙高留後算秋至將驕誰  
出嶺日高人濟一開門有司心厭王官賦除吏書  
愁幕府煩莫怪搃戎難節制將軍原未識君恩  
寶豐出鎮許分糧祖餞惶惶道長常爵願殺藩  
吏賤輸錢為助嶺軍裝懸知節鉞難判即恐閩  
門棄不防迤海歸來譯制吏量移同去邑凄涼通  
薛官出巡未回有謀其缺者  
前竟稍前指道同成曜去

六月留守式紹疏題而實司丞張同故復原官翰林學

士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各路兵馬又題食部御史毛壽  
教監督家國王進才邦國馬進忠兩路軍務皆奉旨給  
勅印寄教公安人前御史毛明使于維好讀書有謀畧  
能耐勞苦楚奇才也同故為江陵相公曾孫以世蔭錦  
衣衛千戶先帝時改中書科舍人思文帝愛其才故特  
恩改授翰林院編修累陞學士在武岡忤帝旨仍遷任  
子之咸至是留守抗疏題復仍以知兵兼總督之任諸  
大帥皆以所舉為得人云同故為人健瘦而聲有胆氣  
每出師輒躍馬為諸將先或敗諸將奔同故危坐不去  
諸將復還再與敵待敵之旋退卒以此全意氣慨既詩  
文數千言援筆立就年四十無別妻妾蕭然一榻而已  
時焦滇二營再闖焦璉既受知留守再保桂林遂以桂  
林為老營滇帥久在督師標下每赴援入桂與璉兵有  
主客之分多不知已而移璉駐平樂期元年冬湖南清  
滇帥趙印選胡一清等棄永州率其兵奔入平樂又與  
璉爭平樂璉却行趙與于五月二十九日治兵相攻與  
兵敗璉兵追至陽朔遇糧道王奕昌殺之留守式紹引  
罪自劾請即去昌撤焦璉斯與以謝洪的移洪老營駐  
桂林璉兵自是益驕不可用矣七日留守式紹糾舊撫  
魯可藻久駐平樂志任不詳且既聞世委日以墨哀從

事但取錢糧不理兵馬致新撫余心度觀望不至奉旨切責先是身東反臣信至可派希月味疏進列銜自署兩廣舊例東撫稱制兼粵西：撫稱撫留守劾其擅署官銜連制未旨草職于留守軍前戴罪立功內推太常寺卿余心度為西撫可派久不離任故再有是疏八月初一日生璉却將劉起蛟銜兵出全州深入重地敗績璉軍按法斬之初留守聞北兵漸近檄趙印送出全州楊國棟其璉分兵堵截開州海陽坪間璉卧病滿期不即行其部將張明明劉起蛟奮勇爭行以全營疾趨興安而敗留守玩言起蛟奮功效敗法所不容但令兵驕將悍時獨首身先士卒一往不顧其忠義之既有足嘉者請以其子襲職從之

九月初五日太監秦宗蛟自湖南返道桂林言辰崇德兵馬蛟麟有歸國心夫招疏請勅印命宗蛟往至則蛟麟但修書報命而已初九日監軍毛壽教赴楚路徑柳慶為陳邦傳標下曾海席劫掠一空式報飛檄地方嚴獲賊首追取勅書併鄂國印營請印誥勅至投海席置之法遠途稱快粵督杜永和入朝粵人黃奇過鄂之奇以小忿爭直永和前為永和所笑朝士恥之十一月二十一日留守報稱王進才別之良于本月初四日抵復

靖州又報曾志達永興東陽二縣二十三日報馬進才忠于十月二十七日抵復武岡胡一清進屯東安直取永州半萬才張光翠兵逼贛慶軍殺沒救是月上御文華殿親政

小詩卷紀

傳道文華殿君王政自為親同宰相決兼命諫官隨賜坐香爐近送宮蠟炬連聖朝職務各那許小

臣知

是時史官之員詰勅多出中書上欲歸其職于翰林內閣賴臣黃士復履起位奏請考選桂林留守瞿式耜疏荐部屬日某等培修館藏上意特重科名于是禮臣黃奇過等議啟唐宗開科取士有詔廷臣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卿貳等自舉其屬彙送吏部初宦臣晏請會同禮部論諸臣履加考核取及格者若其人其乙榜知名名未仕者上與馬以冬十二月廿四日上臨軒親試徑執三道論一道詩一首取中八人授翰林院庶吉士官先是稱臣奏請唐翰諸臣閱入閱卷是日外廷容泰閱卷官頗通閱節上聞即時勅遣出獨留兩輔且宿文華殿宮中賜以茶內小監司欽俱閱訪持履折卷日臨履傳齊各官侍班上出御文華殿朝日時閱進卷分上中



下進呈折筭上詔科道而舉情獎以示公正且曰朕自即位來終有是舉用此數人毋于用後尔等又多言也每折一名御筆親為填寫折過一卷遂命已輔臣再三奏請更允兩卷合得八人俱改庶吉士輔臣以諸臣有資條深者引先朝推知考選例請校編簡上云此朕特與與考選不同次早上親洒宸翰勅內閣吏部朕親試取中劉蒞錢秉鐙楊在李來吳龍須姚子莊徐宏猷楊致和等八員着即授翰林院庶吉士官特諭

臨軒曲

選罷初沐聖恩波詔選詞巨闢制科格外郎官叨  
典試本朝異數恐無多

經年廷議許臨軒今日真成聖主恩素筆曉趁双  
闕下恭隨臚唱入端門

袞衣黃幄殿中間玉几凭臨咫尺攀跪進爐香宣  
歷履分明親面識龍顏

唱罷勾臚肅伏齊小臣分級跪東西千官班靜相  
公出恭請天恩賜御題

內外閭防視項闈金吾傳奉凜天威書生選幸尋  
常見爭似銀貂共錦衣

內臣黃帕奉書來香案送容信手開遙見閣臣承

旨起御題擬就聖人裁

麻紙龍文枹紫黃欲登宸翰費端詳備防次第遠  
任傳口詔傳宣有巨璫

蹕杖起去畧將斜老筆難禁舊有花日暮大官勅  
賜膳傳聞輦駕在文華

詞闈巨倒夜偏闌中使頻催蠟燭殘帝輦欲還宮  
漏促花磚隊、宿鴉寒

當場洒筆慣驚人錦玉圍觀訝有神別燭細書光  
武論內家也解煎頭頻

分衡早勅玉堂仙夜半簾前急欲還荷子闈日留  
便殿堂案直被禁中傳

侍臣收卷上親臨慙愧么麼貴聖心騰錄諸生沾  
帝賜同朝爭羨主恩深

未央宮闕卷初呈內殿班齊賀聖明面勅言官嚴  
簡舉當軒折筭御填名

中興特重玉堂賓因請加恩放八人不是聖朝恩  
太吝分明珍惜寵微臣

竊憐新進與同升郎吏曹郎籍漫憑曾荷相公接  
例請聖恩時賜一條冰

曠典能無舊例違榜頭端屬首揆倫即后 後猶

疑泰盛事寧塔第一人

煌：手詔夜深傳八士同時入木天終是國恩難  
報日旁人莫漫羨登仙

勅使凌晨候謝恩口傳天語決春溫榜中怕有馮  
唐老為報青平慰至尊

新恩初許禁中行為謁先師閣吏迎再拜中堂前  
致謝共稱天子讓門生

上命輔臣即擇日送館教習推禮唐翰大臣有品行者  
為館師是時黃奇過郭之奇俱以詹事兼禮部侍郎之  
奇曰黃由推知考選烏知庶吉士典故奇過曰郭以庶  
吉士浮跡故出禮部營轉福建學僉宏先時通賄馬士  
英轉陞詹事品行如此可為館師乎相爭久之輔臣士  
俊之粵人也請並推候上親自點定乃已留守疏報湖  
南情形言北兵已抵長沙據胡一清與趙印選書有云  
此來者其帥所稱定南王孔有德也寔抵衡州水陸並  
進一向發兵往寶慶一向大隊來永州等語是時永州  
為王永祚張明桐圍五月矣其將李東斗堅守不下  
有聽命辰營鎮帥馬蛟麟為前鋒以援永十二月十二  
日一清兵方薄城下北兵銜枚疾趨繞出永州河外一  
清不設備遂大敗是夜復被劫營漢特普明全軍俱沒

報至總督同敵馳赴全州檄武陵侯楊國棟駐全州策  
應全州為粵西門戶危如累卵北兵既解永圍不敢深  
入者有曹志建兵屯龍席關即鎮為衡水之左路馬進  
忠兵屯瓜里為武甯之右路兩相犄角也而除夕前一  
日北兵自江西來者已踰嶺破南雄粵東門戶已失粵  
西亦勉強支持而已



所知錄卷四

錢澄之著



永歷紀年下

永歷四年庚寅正月元旦上御行殿受朝賀初六日南  
雄報至南韶守將羅成曜葉韶州走上將移蹕西幸台  
對羣臣皆言車駕不宜輕動給事金堡御史彭銓爭之  
尤力上命金堡同戎政侍郎劉遠生往廣州勸諭諸將  
諸將初欲棄城航海為颶風折回始定守計遠生與  
堡復泝流上請速開南韶雖望風奔潰北兵尚未至也

端州

側耳羊城信穿烽二使來詔開藩鎮泣風聞海船

回事文知天意時危有將才長城真可待駐蹕漫

驚情

馬吉翔自成標疏殿衛不得干機務大恚又與元胤共  
事外合中離急欲上移舟棄東如履喉夏國祥趨上以  
初八日登舟百官倉卒就道粵東人皆奔回惟輔臣士  
俊獨坐閣中不去上念其年卅九十不能從行勅令回  
籍俟亂定亦乃去表彭年六請隨駕南陽伯李元胤  
奏曰百官皆去將委空城以待敵耶上自西來今日仍  
歸西元胤留之恐宵人謂我有異志一朝不戒生秘入

卅至今思此語猶背負芒刺但廣東一塊土臣父成棟  
立功于此殞命于此何忍棄之皇上若猶顧念東土臣  
願留督肇慶一帶與江寧伯杜永和互相堵禦以壯  
援此元胤之職也上遂發肇命元胤留守督理各營軍  
務十三日解淮過德慶鎮將定安伯馬寶領兵扈駕軍  
容甚肅寶快西人二援身賊中來降者二月朔上至梧  
州駐蹕水殿始聞北來者為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  
仲明二王久頓江西吉安府未發潮惠道李士璉本田  
仰中軍吉安人與潮州鎮將郭尚久容往投誠自陳廻  
脅微勅印受北官志潮兩郡久為北有士璉志以國情  
輸敵督兩郡餉接應北軍導之入閩凡江右宗侯依士  
璉寓惠州者盡殺之沒其家執郡主十三人以獻北兵  
遠長驅而進是時堵胤錫已沒戶部尚書吳貞毓禮部  
侍郎郭之奇兵部侍郎程源萬刑禮科都給事李用楨  
戶科給事張孝起李日燁吏科給事朱士鋐御史朱統  
鎬王命朱彭佺陳光胤等十四人合疏參袁彭年劉湘  
容丁時魁金堡蒙已發疏五席者把持朝政罔上行私  
罪當死龍舟甫駐即相率請對極言其罪奉旨下錦衣  
獄勒掌衛事張鳴鳳嚴加鞫問獨彭年以及正有功免  
議聞臣嚴起恒請對不得入跪沙濱申救不允先是

呂爾璣者為吉翔門下士冒入臺班金堡劾逐之爾璣  
亦有疏奉旨堡敗參云臣何人也爾璣何人也以仁傑  
之袍睹昌宗之表志士猶為快。顧且肆言無忌語甚  
不倫惡堡者業以是語播于兩宮是日程源在舟側揚  
言曰金堡即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袍何在兩語便該  
萬死其殺達慈寧舟中慈寧者上嫡母王皇太后也于  
是張鳴鳳奉密旨必致堡死故堡受刑獨酷

梧州雜詩

清對真何事寒蟬此日喧  
露華承內旨詔獄見君

恩負國罪應得除奸功莫論  
氣遠咫尺朝局已

全翻

詔獄非仁政况逢離亂夜  
從龍寬典得請劍小日

頻狼親悲同類艱難附党人  
山陰真相國中救跪

沙濱

僅等下獄時濟帥陳邦傳方擁兵入朝上勅邦傳暫駐  
兵三水防北兵西突留守武托政辦五人罪且去就使  
其罪狀一如甄中兩指履分生無時日而汲于倉皇  
移彈之頃又且不先不後恰當邦傳到格之時能無我  
雖不殺伯仁之疑乎久之上知堡無死法與時魁俱滅  
死請遠戍湘客巨燄贖徒追賊而雲南孫可望所遣使

始至既稱于某日接勅封臣奏王于某日接勅封臣平  
達王莫知所從絕不及原勅所封及諸臣稱詔事在意  
必得奏也于是滇使接踵行在亦時有貴獻貴州提督  
兵部尚書范鏞匡國公皮熊文章論朝執恭罪狀留守  
武托請斬執恭並正邦傳主使之罪滇使候命日又為  
吉翔請于上封澂江王滇使聞之力陳非奏無以報命  
廷議不能決輔臣起位語某曰滇必欲得奏上意決不  
予奏奈何某曰何不于奏字上加一字或為與奏或為  
定奏既不失滇指要猶是州澤王拜耳起位以為然方  
欲奏聞而忠貞營鄂國公高必正與平侯党守素入覲  
至格問滇使在格召至并次以大義責之言今朝無異  
姓封王事例若尔主要爵求王爵或等不足以王耶因自  
叛其破京城逼死先帝滔天大罪蒙上赦宥加以爵賞  
尔張氏乘間竊踞一隅罪因減等今爵列上公當與我  
同心報國洗出賊名豈非大幸勿欺朝廷孱弱而家兵  
馬鞞此所知鞭珥索鞞足以相當也遂作書致可望傳  
灑數千言詞嚴義正滇使唯唯而進朝議遂寢

予有郎將軍入對歌

將軍趨朝求召見天子傳宣御水殿將軍廷辨殺  
怒填百官想手顏色堂中使從對上龍有有事白



奏香案頭舟中天子東面坐將軍俯伏汗交流汗  
流決背極氣沮詔謂將軍從容語爐烟移近再三  
陳但問誓死報明主即頭再拜出君門憶起胸中  
未盡言天威咫尺說不淨始信君王是至尊

沮封篇

去夏遣使冊封滇賊臣矯詔封使還滇人請命求  
國難廷議可否將一年國難擬上未允鄒國將  
軍來朝天將軍入朝俱封議舊主封者誰敢異坐  
召填使謂樓船詞嚴義已色凜然日陳已罪紀京  
闕汝曹從據西南偏聖恩教我軍有汝與我同心  
報明主本朝異姓無王爵上建祖制誰敢許鞭笞  
秦鞅足周旋汝曹勿欺天子孱滇使叩頭唯：退  
舉朝爭歎將軍賢將軍此議真不朽滇人聞之能  
信否為語使者復命歸勿謂議出廷臣口  
初貞毓等以閣日起恆數為時魁堡所指摘意其銜恨  
必垂此下名不意其中政甚力卒免于反江西王化澄  
者素貪庸與王坤馬吉翔等比實錄入閣二年在南  
寧粵東反正迎駕東來命化澄留南寧上：以時  
賜手勅以便宜行事化澄因賣官鬻爵惟願是求有以  
土司納銀數百金竟改宣慰司者初不知宣慰與土司

等級之懸絕也諸夷諱然上頗聞之既至行在八直集  
被堡參醜抵之上心厭其所為因請假往籍遠久之不  
召至是貞毓等合疏請起用化澄思以排去起恆計必  
殺五人而後已邦傳既遠駐三水外無大援恐上不見  
聽聞忠貞營入覲大喜是時與國公李赤心已兵權  
皆歸于必正守素西人時帶兵五千以五月十三日抵  
洛州朝臣皆郊迎四十里外牛酒犒師節國大悅貞毓  
等極言朝事壞于五席為之主者閣臣嚴起恆也公但  
入見請除右側奸不過數語而決公功在社稷矣高領  
之起恆聞其謀即日徑籍五人皆儒：待命到格之次  
日請對水殿必正意忽中突見上言閣臣嚴起恆虛公  
宜專委任金堡等處不過當化澄貞毓等皆大失望于  
是起恆已移舟去而勳請手勅追及于平浪遊遂越二  
日復召對于龍舟李元膺自肇慶至同對意寧皇太后  
垂簾上東向坐元膺奏事畢忽伏地請死曰金堡等昨  
臣之私人有罪皇上何不處之于端州必俟到此地處  
分是以臣與堡等為党也向以封疆事急不敢請罪今  
事稍定請臣罪上慰勉之曰卿極忠極孝朕豈疑卿  
元膺曰皇上既不殺臣何為以處臣之故賜臣勅令  
臣安心辦事皇太后曰卿莫認金堡是好人卿如此忠

義他部誘那謀反元胤曰說臣謀逆是有本逆是由秦  
 秦逆是傳言上不答必曰上皇重處堡等也是但處  
 堡等之人者來不如堡等處堡等之後也不見有勝于  
 堡等之事復由質化澄徇私枉堂化澄官急申訴不能  
 成語上為解祿之科臣張孝起李用揖與御史廖應言  
 互相併訴太后格上傳諭中書科以沒科道本章不許  
 封進上曰科道是言官以言為職若本章不封進是絕  
 言路也但令有言軍國大事許非時進其餘是非本章  
 不許擅封可耳對罷上忽問廷臣曰金堡畢竟是君子  
 是小人再問無有對者遂罷朝出次日詞臣錢京餘上  
 疏言昨日侍班次聞皇上再問金堡是君子是小人愚  
 堡者皆在班列無有對者則良心難昧天理難欺堡之  
 不為小人可知因言堡受刑特重左延已折僅相隨一  
 僕沒墮水死今遠戍金齒以子然殘廢之身蹴躡于堂  
 荒絕域之外去必不到必死難名生之猶殺之也  
 伏乞量改近遣以金堡命得旨改清浪衛高必正以百  
 金為堡藥資不受馬寶亦自德慶來朝親為堡洗創堡  
 竟不致起恒仍留用化澄亦不求退復召朱天麟入直

聖德詩

文帝著止輩太宗實親徵古來神聖主皆有納諫

名我皇仁且孝至德無容稱屈已聽旨下不色  
 與教小臣四侍造窈覩神采英大帥對失措聖度  
 和且平所以諸藩鎮見者識中興洽諫將太后慈  
 直氣少盈舉朝請加誅受杖罰殊輕及典庫臣語  
 往：歎其清懼相者岷強遇事上書爭溫給皆手  
 容曾無強勉情去年獻史卷批同金鑑呈今復問  
 主上遂經御覽曾所官事難直左右曰相傾上言  
 實未諳朕誅有愧御從此事披閱勿負諄：誠舉  
 朝稱聖德臣等定不能重懷奉天授豈我我聖明  
 是時李元胤守拳忠貞禪將淮侯劉國昌與高李同失  
 情入牽界元胤堵紫之受約束乃去拳賴以全南詔逃  
 將羅成權奔至拳元胤救其棄城羅稱詔斬之

梧州雜詩

此將昔移鎮吾知棄嶺逃比肩難節判宛肉且旌  
 苑共有登壇宴望甘垂障旁身先諸吏士惡國尔  
 功高

朝暗南陽秦強藩已就擒棄城知法在問罪見謀  
 深帳外軍聲寂懷中帝詔臨兩年三役實真是快  
 人心謂修與楊并羅而去

北兵過三水直下廣州廣州城守甚堅總兵吳文猷以



舟師守東甬門北兵不敢近張月李建捷等屢出城戰多有斬獲非時提開奏使往來不絕行在以是少安

梧州詩

粵東頻奏捷銳銳盡爭先 騎孤城合發孤區馬  
寒志須堅壁壘謀勿恃樓船西路援兵下胡為不  
肯前

于是張孝起吏科給事中孝起原右起吳江人庶干科  
舉人為入孤峻無欲吳中之節一者也以張述載為御  
史改中書吳宗給中事宗敵人在中書司詰勅著勞已久  
輔臣許以清華時之為五人所抑至是始授今職兵部  
部右侍郎為朝掌兵部尚書印廟于思文朝院利科修  
事與谷士秀以陽物印  
請金王人曰已亦係校兵部尚書遂以高言八朝  
改為侍郎是時猶自林原任兵部尚書今校兵部侍郎  
即時而身請帥方表師失地朝廷不能問惟寬假之期  
請於上一概音封

梧州詩

西粵嗟新敗朝廷波浪中守藩宜有罪司馬且論  
功賞極漢何勸恩叨豈覺榮反心百戰將封典烟  
羊同

魯可憐既為留守武相勅羅因附吳蕭之覺冒險糧貳  
番封之誠寔有之可憐欲以法接于諸勳也于是其建

封宜國公趙印送開國公胡一清衛國公曹志建保國  
公誠者謂上公之爵祿以賞敗則百戰之將其何以酌  
功哉高必正朝回陳邦傳其附不已潛遣標將蔡其  
老營六月十九日必正請接于桂林留守發淇營德兵  
劉崇貴等駐柳慶遠為殺援上聞之急勅邦傳諭以和  
好九月初八日馬蛟麟擊破恭城灌陽曹志廷戰敗先  
是三月十九日北兵攻襲席閑志建敗 闖入恭城陽  
朔地方將入桂林焦漢二營皆洩、留守發稿金五千  
兩命兵科吳其需往營拊諭而北兵亦旋退扎衡州志  
建遂營于恭城灌陽至是再失利十八日馬進忠敗于  
瓜里走入武岡山中報至桂林大震焦連兵久駐平樂  
其大榕江一帶皆滇營汛守地北兵再薄全州滇師遂  
自全州進榕江自榕江進甘棠渡每退必曰焦兵來桂  
林擊老營也初東阿任于元煜督兵桂林有女許聘  
寧遠伯王永祚矣趙印送聞之強求焉遂更嫁印送由  
是王趙成眷印送又與一清爭德統大闕一清出守榕  
江浸事獨勞即進居城內守老營惟酒色是耽心甚不  
平三帥各有私情連兵在平樂猝呼不至故北兵破全  
州長驅入嚴閩莫有堵者十月二十九日一清永祚俱  
入城分餉榕江一帶遂為宣壁十一月初五日興安塘

報至知于初四日嚴閣訪塘盡掃留守撤印送出城赴  
守營為城守計懸其老營不行再促之則已盡室而去  
一清水祚與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春麟銜寧相蒲  
櫻伯各家老營俱已奔竄永祚已迎降獨存守留武柁  
危坐所中家人盡散總兵戚良勳孫二騎以至避公速出  
再為後園武柁叱曰爾去則去耳我去不過多活數日  
自古至今誰不死者但須死得明白耳良勳去提督張  
同敵日重以四圍和城產無人止留守在遂泗水道江  
直入府曰事迫矣奈何留守曰皇上以留守命我與城  
存亡自丁亥三月桂林瀕破時已拚一死今得死所矣  
夫復何言無留守之責盡去諸同敵駭然曰友則俱死  
或耳古人所謂為君子吾師願不許某歎于遂呼酒與  
共坐飲四顧左右惟一老兵不去命台軍徐高至以  
知言到印悉付之論今星馳赴行在完歸皇上勿為敵  
人所誘張燈相向坐至天明有數騎腰刀挟弓矢執二  
去二人曰吾兩人坐待一夕矣無容執逆與偕行至靖  
江王府後門見孔有德有德于正月初十日差官持咨  
文書啟十餘函詣留守改滇焦諸無陳說天命指警人  
事為劫掠之語留守焚其書斬其使以聞於上及是有  
德見二人至踣踞于地舉手曰誰襲閣武柁先生武柁

報曰某是也城既陷惟求一死耳有德霽色慰之曰吾  
在湖南已知有留守在城中吾至此即知有兩公不怕  
死不去吾斯不殺忠臣何必求死今人事如此天意可  
知閣部無自苦我掌兵馬閣部掌錢糧一如在前朝可  
再武柁曰我天朝大臣為皇上供職豈為汝犬羊供職  
耶有德曰我居皇位于閣部亦非輕武柁曰安福山朱  
泚而自以為王何王之賤也有德又曰我先聖之裔勢  
會所迫以致今日閣部何太執耶同敵厲聲曰爾無辱  
先聖爾不過毛文龍下走耳乃自以為聖裔耶罵語甚  
多不具述每一語留守為一拊掌有德怒叱左右縛之  
逼令跪不屈折其兩臂傷一目武柁曰是官屠司馬張  
同敵也與我同難應與我同死烏得辱之有德命釋其  
縛還衣冠令坐兩人曰吾中國人不慣坐地呼荷來且  
曰汝何不速殺之殺我兩人天下事定矣有德顧笑曰  
副將全節獲之出出于民居雖異室而殺響相達有德  
又遣官王三元齎塘往勸諭之令難髮不可令自請為  
僧亦不可曰為僧難髮之漸也髮短命長我不為也南  
冠而因終日賦詩唱和以明厥志十一月十四日式柁  
語同敵曰吾兩人待死四十日矣尚隱忍偷生其為蘇  
武耶李陵耶誰定知之同敵曰易耳即草檄命老兵問



道馳諭焦璉曰城中滿兵無幾若提勁旅疾入孔有德之頭可立致也老兵去八十里為邏卒所獲獻之十七日衣刻有數騎至擊所請留守出留守曰已知之接筆作詩二首一自題一贈同故肅衣冠南向拜訖兩手錄臨難詩與同故唱和諸稿共一首一首置几上送容步出過同故于道同故曰快哉行也厲鬼殺賊誰敢忘之行至城隅見一紫石式詔曰吾生平愛佳山水此石頗佳可以取矣刑者沒之遂與同故并過宮同故既刑死不仆首墜躍而前者三頃刻大雷雪花如掌空中震擊者亦三散入為之股栗而廣州亦以是月初三日破蓋范承恩獻西門降也杜永和及諸將其率眾入海而保瓊州上在梧州尚不知東西齊陷也遂以初十日發梧州十一日至涪州而陳邦傅叛謀劫駕上知之于十二日衝而而過凡鹵簿及從駕諸官舟在後者悉被劫掠墜水死者甚眾十六日至南寧戶部侍郎陳圭迎駕遂于二十日駐驛南寧

予自隆武二年丙戌九月遇變陷于閩者二年  
匿彭山中凡死于兵死于賊者十數次戊子巳月聞江西反巳以四月出閩抵建昌而南昌巳被圍遂退至新城縣

盱江感事

盱江城北亂山荒楚者城沙日暮楊鉄騎不綠疲嶺北戈船無計下淪陽甲兵幕府三年倫泰豆章門十月糧彭蒼烏啼烽火暗人來親見左賢王拂塵穩帳偏西山仗鐵登牌對壘問天馬夜嘶流血汗鬼神陰怒見喚顏共知漢將寅成久北相傳聞出助這見兒咋指還郭帥入閩成底事終從兵馬出杉關郭帥天才自杉

章寅雙江梗不流兩勳旌節在虔州謂宜乘勝趨牛渚何故攻堅頓虎頭立嶺聞風歸班籍孤城背日作邊愁中興時異承平計誤議文成據上游騰王高閣迥含烽巨壘長圍定畏重心向海天榜日月手携風雨敵蛟龍蟻凡覩春春王翔鉄卷重領大國封危蹕臺坡誰草詔曾無涕泪洒兵農而初以隆武子舉事詔至稱永曆二年而改豫國為呂國建武為業昌云

久之唐東信至乃于九月從間道結伴過嶺十月到行在竟得兒于濠祖相失三年矣喜過望不復有仕官之志是時提憲袁彭年副憲劉湘容皆素與交好見予至亦驚喜方行考選核資俸以予不及格法自予始屬吏部除膳部主事

予以間曹無事吟咏自娛時事皆託諸文章以見三年冬始蒙臨軒特典改授庶吉士予出山陰嚴公門方候教習南雄隔上通移蹕是時倉卒聞變詔書旁午吾師一陰嚴公趨召予曰有十數勅在此予可分教同館各撰教道得如奉天詔書使諸藩鎮將士聞之皆或激泣下者為善予出呼諸子如姚子莊吳龍楨皆吳人聞警輒以寧家先去而不去者皆書生素所不諳同門李未獨撰一道又不得辭不可用閩中從者數至燕已代為屬筆勉充十數勅以呈公：大喜此說凡有大詔令悉送予起草既至梧金堡等被掣問下獄予謂嚴公曰此輩素攻公者公宜極力救之方得大臣許公曰是也號沙濱申救不允攻五席者遂指不為五席覺且側目于予矣郭之奇謀于王化澄求為教習館師曰以職方司一席見處山陰公在上前極稱予有制誥才復引推知考選例請改修備管制誥上問昨榜中為推知者幾人公對僅錢某一人曾任推官上頷之未幾化澄請改中書吳霖為詞員管誥勅予上書中堂引典制力爭之乃止吳霖

因改科員霖素與予善聞予言不以為嫌也五月高必正党守素入覲吳貞毓郭之奇萬翔等郊迎四十里外欲藉兩勳以陰君側之奸其意在殺五席遂山陰而專用化澄也山陰問之先引病注籍會高党與我政侍郎劉遠生同卷為同鄉召對之衣過同卷舟中飯湘客遠生弟容生也與袁彭年特卯朕舟強出與見高厲教責之喜甚不善而予適至聞而勳在舟急去高望見之問知為詞員而遣人送入舟共語高曰賊帥為人明慧善談吐坐定向同卷言嚴公過袖出掌祖雷德復沆泰山陰二十四大罪目為嚴賊付同卷請與聽：訖变色曰此說太過予心知其不善揭中稱賊也因言舉朝人皆說此公不好想應不是好人予問曰公見過其人高曰恐已見過一半沒一个說他好者予笑曰為要說他不好故來見公耳朝班人甚多若某某等不要說他不好便不來見公矣且說嚴相公不好者只為救五席也因指特卯容生笑曰此兩虎成在坐去歲此時五虎攻嚴閣公無所不至若是別人趁此下手報仇亦不為過嚴相公不



害他反去故地據公者來是好人乎是歹人乎  
高悟曰君言是也然如孔夫子就說有人參他  
了子曰孔夫子專有人參到齊國被晏子參到  
楚國被子西參歷舉其伐檀削迹因陳蔡諸事  
高喜曰元來孔夫子也有人參遂起候對到班  
次先與諸公大辨盡反其說刺使入往宿聽云  
德不甚清但聽講孔夫子常被入參刺笑曰語  
投機矣及入對悉如所言力言起恒公忠無私  
宜專委任併言金堡等處分過當于是郊迎諸  
公大失望

### 梧州詩

僻處朝廷小度名禮法持誰迎鄭國至不救粵東  
危元老盈廷謗書生一語移國前爭論日大駭幸  
無虧

山陰師聞之不知句之何以頓翻也次日師  
移舟平浪而動因小舟追及之子後至笑曰往  
時蕭何追韓信今見韓之信追蕭何耶高大笑  
乃共邀之遂朝不數日再對子亦侍班對早上  
問廷臣金堡為君子為小人無對者不遂以次  
日言昨承上問無有以堡為小人對者云云其

極陳其不能遠戍狀得旨改清浪衛此疏出不  
惟攻堡者大恨與堡同難者亦憤之問何以獨  
稱堡非小人也未幾予大鞫請假命下與劉蔭  
李未問改編修子病益甚時梧州瘴重火喪無  
禮日聞桂林稍清因請于山陰師乞堂假三月  
往桂林一遊自予至行在凡兩年謬常留守存  
楊屨加問訊曾未識而同邑方閣學曼公以智  
吳廷尉鑑在德極相望千里握手無期兼以閣  
學屢召不赴求以史局自効歸因命予要之同  
來遂以七月離梧八月中秋至桂而金劉輩亦  
皆在桂林時聚首于留守之幕警報臨至留守  
守公吟咏如常且曰今冬明春我與諸公且衣  
錦還故鄉耳此地非得有憂蒼公初奉粵撫之  
命湖州山中有松仙者授以錦囊數封諭臨危  
姑發之則其書與年月時日皆預定也依其策  
行之如擒靖江守桂林內其建諸事且有成功  
是年庚寅秋餘一封外探庚寅元旦發之發之  
有扶公榮歸四字公以榮歸必錦旌也予忽心  
動惡其扶字將為扶觀乎且僅餘一封之屬可  
疑公天性和雅頗亦信其術每深當危急之際

輒慮之泰然諸將帥亦仗公從容樂將辛功全  
功久之軍心既馳將蓋驕不用命而公猶以前  
事自恃局外者憂之

桂林雜詩

好客羅丞相黃方秋興高為憐双桂樹新築小東

阜家伎尋常出詩篇唱和蒙此生經投記不用更

其勞

又虞山歌

虞山蒼日初暮松風江小濤救合我乘清秋拜

齊祠丹青玉殿何寂莫胡來中國天下獲冠裳委

地紛可憐羣后二妃有何幸冕旒環佩收儼然問

此半壁為誰功桂林留守虞山公虞山在吳公發

跡誰知此地山復同而地虞山公皆有生平事在虞

虞山中留守桂林今五載裹帶從容平傳風 騎

再入城不破焦侯周將夸英雄焦侯三箭墮三

至今傳者射 弓而雄志難為誰戰感激義公効

精忠即今柝火閉門逼我公吟嘯遂日得諸將驕

塞不如前公仍不交前時出天生我公原有意向

未早授神仙記授公諸記函書開吉凶一一分明示

以有德運意常聞許公今歲錦衣逢 時別却此山

此山去更入吳中尋舊山兩山得名以人重此為  
奔帝彼為仲我公相帝濟時了尋仲採葉同歸老  
神仙有言不我欺應在山中侍公早方公有筆大  
如椽請公勒銘虞山巖虞山千秋石不毀我曹名

姓附公傳

造別山同敬自全州回一見稱契移舟予覽其

所居濼江草堂下每酒後悲歎慷慨自誓必效

別山無子手一大卷畫軍中所作詩文示予曰

此即余子也誰為我留之乎一旦適向荆棘叢

指曰此中大佳命軍卒劇闕一徑邀余並馬入

其中大如百間屋其東壁有老人碑塌墨如新

閉數百年矣今日始見蓋其謂龍陰洞也與予

日縱酒其中為樂臨別以所愛小吏屬予善視

之神髻籍見贈曰聊以志盡簪之茲因款款泣

下曰從此永別矣時事如此吾必死之予曰往

時封疆受之朝廷夫則死之今者以我為政我

在則失者可復矣則竟失矣別山曰雖然無可

為矣若往時督兵 敗者不去將士沒回以取

勝者有之昨者敗兵踏我而去矣士心如此不

危何為



桂林詩

張母玉堂客報國老戎衣久辨沙場<sup>場</sup>又遠林馬上  
飛書生應見敵老將謀臨祇堅卧格江上師旌獨  
不歸

故予聞桂林陷而知別山之必灰也在桂林格  
諸熟武陵侯楊國棟亦使有氣概與字伯胡一  
清身不滿五尺指悍之色見于眉間趙印選魁  
然雄傑然驕蹇不法惟推姬妻自媿尸居餘氣  
耳

桂林雜詩

滇師教名久今知尊太爵流星遠撒至卜日上公  
婚真作室家計悲傷却曲思<sup>謂王</sup>稍聞胡衙圍匹  
馬倚閨門

十月故舟至平樂曼公先教日撥曼公室寓平  
西山去平樂四十里聞予至亦出同飲新興侯  
焦建幕中建毅然有威容頗好禮是月為曼公  
四十因醪分為稱觴訖同訪先姑嚴煒伯玉子  
仙迴洞蓋曼公欲移家傍伯玉居而身赴吏局  
也留一日出沒送戒于昭江過留守次公子玄  
請字生甫自吳中泛海者親至是始到曼公逆

與並舟而西而余獨東適御史朱由棟巡撫方  
復舟不至以十月初十抵平浪去梧州四十里  
御史前船回大呼接手日不可去矣上駕已南  
百官倉皇隨行亂兵搶掠無可往少頃留守公  
孫盟昌文簡討自行在至去廣州以初三日陷  
矣我輩惟有西奔桂林耳日暝則廣西潰兵蔽  
江而下言平樂已失桂林于初五陷矣于是進  
退無路昌文奔南而西于革舍舟入山徐作南  
奔之計詎意時州陳邦傳叛上幸脫于難諸從  
官皆被劫掠墜水死者不可勝數道路梗塞莫  
莫可行遂留滯梧州村中自十一月閏十一月十  
十二月至次年正月梧州空四月矣二月北兵始  
至大帥馬蛟麟遣官賣書幣見招避不敢出始  
知曼公為僧在梧州城曼公亦有字至言桂林  
事蓋曼公遂予自昭江返未及平樂聞平樂已破  
其家人被執問公所在則以予同往仙迴洞嚴  
伯玉家對面發一十餘騎往仙迴而公遂奔  
仙迴騎傳伯玉拷掠備至公乃自薙髮僧裝出  
以免伯玉遂至平樂見蛟麟蛟麟諭之降不屈  
脅之以取誘之以花帽皆不答蛟麟延之之上

坐禮之甚恭因請出家許之故隨之指至松而生甫亦竟由昭平南走至永寧州為叛民所執死于獄萬里身親相距數百里不得一見而死悲哉久之聞桂林被留守與張司馬同日死在桂林者矣吳其雷以單騎奔柳州德拯被執不受官盡其橐中裝以免劉遠生湘客隱跡錫綱中金堡先期已投茅坪巷為僧釋名性因惟丁時魁乞降即日補廣西學道不數日死予初擬道隱必死已而別山死而道隱僧頗訝之已見其上定南王書請收留守公及張司馬屍詞氣慷慨乃信其非懼死而逃于僧者也

附道隱上定南王書

山僧惜水之罪人也承之掖垣奉職無狀繫錦衣獄或杖下今夏徇成清浪以道路之梗養疴招提飯命三賓四閱月于茲矣車騎桂州咫尺階前而不欲通蓋以罪人自虐亦以廢人自棄又以世外之人自恕也今且有不得不一言于左右者故督師大學士瞿公提督學士張公皆山僧之友也已為王所殺可謂得死所矣敵國之人勢不並存忠臣義

士殺之而後成名兩豈有遺憾于王即山僧亦豈有所痛惜于兩公哉狀聞遺骸未殯心竊感之古之成大業者表揚忠節如出天性殺其身而且敬愛其人若唐高祖之于堯君素周世宗之于劉仁贍是也我明太祖之下金陵于元御史大夫福壽既葬之矣復立祠以祀之其子犯法當死又曲法以赦之或德美名于今為烈至如元世祖祭文天祥伯顏邱汪立信之家豈非與中華禮教共在與倫者耶山僧聞當論之哀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于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事雖殊軌道實同原兩公一死之重豈輕于百戰之勳哉者王既已殺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此又王見德之時也請其衣冠為兩人飲懼公初于尤宜存邱張公無副並可哀於至當俾付親知降英故里則仁義之舉王且播于無窮矣如其不尔亦許山僧願死隨荼葉揆之情理亦未相妨豈可視忠義之士如蓬蒿寇仇然又滅其家狼藉



狼藉其股許而後快于心耶夫殺而公于生  
者王所自以為功也禮而公于死者天下萬  
世所共以為王德也惟王固之物外間人不  
辨多口既為生交情不忍然于我佛  
寬親平等之心王者澤及枯骨之既聖人擁  
護細常之教一舉而三善備矣山僧跋不  
履敬遣使者以書獻謹候斧鉞維王固之留  
守既成家人盡去門下士吳江楊花冒或尋  
其身首枕未殊但以此在頸耳具衣冠飲與  
張司馬同敬同瘞于此門遺壁遺人上書款  
過之曰各業已收訖矣勿更生枝葉此書遂  
留瓶所予久滯村中

通哭覆張二公詩八首

桂林屢陷復登陴此日孤城豈更支坐啼但憑天  
意穩癡忠不信粵疆危也知鎮師空邀餉却恨焦  
侯遠駐師間有七人同日死張巡以外定為誰  
林生夜夢巨舟沈獨有吳郎水未侵幕下幾人能  
脫網危時早計豈成擒可憐供帳盤冷奴猶許累  
因循和吟司馬喬聲公擊節從容激烈兩同心  
仙翁授記有元枳為說扶公邁舊乘共信錦衣恩

所知錄 卷四

結伴詎知馬草是榮歸慈孫收血奔誰到愛子絕  
庭志已述傳說吳江楊義士竊携骸骨出重圍  
天隅文物伏公存多士從龍中在門跡拙無因頻  
荷荐聖明不用上卿恩特承沐浴起戎幕為獻新  
詩賞直言願公生日詩有秋成勿使催科擾回德  
虞山高宴夜桂花明月最傷魂

負郭秋燈聚州堂江頭送別色淒涼中霄復楚功  
雖就張悌捐軀忠亮憤報國正宜留熱血完名何  
苦殉危疆天涯屈指奇男子法尔雄姿同幾行  
下筆真驚倚馬奇逢君酒後興何悲雄文不草收  
京散他命空傳罵口詩七日忍飢還唱和九原有  
伴足追隨尊前怪尔須髯戰長以睢陽遙憶時  
榕江大帥已全奔堅臥要誰駐堅門好養健兒曾  
吮血更無弱息與招魂老妻淺土何人莫遺稿烽  
中幾冊存敢信江陵遠不祀荆州或有相公孫  
並馬江頭向碧峯岩龍隱日追尋看君搖筆頃  
眉動把戎新詩注洋吟難漫尚隨門下吏篋中長  
寶故人舊同時屬和張瞿句佳韻招來痛不任  
再遣使南去訪上所在去者皆不返已聞土在  
南軍諸送駕相夫者先後漸集李元清自摩度

失守車騎入見方擬間道奔赴而孫可理遣兵  
入衛相傳有取護軍者百至即上山陰相公舟  
問滇封畢竟是秦非秦公曰君遠來迎駕迎駕  
功甚大朝廷自有特恩若專來問此是扶封也  
與張辨殺色甚厲張不逞公遂赴水死一夜  
帝負公屍出諸岍

予遙哭以詩

亂日風聞疑至今雲江果見大星沈青天已異捐  
軀志白日空懸報主心多難相依臣節苦異時不  
去聖恩深中興未奏公先歿泪洒天南聽提香  
共識忠師遇主知五年車駕鎮相隨遺書忽到催  
朝急容旨偽承下直還血碧人間千載恨柱摧天  
外九重悲乘輿此日景荒外左右顛危更伏誰  
曾為三策籌軍事倫閣傳者亦勒容廷議止知爭  
祖制帝心原自慎藩封固存國難身先殞為荷君  
恩福獨鍾門下夕郎同日歿九原含笑得相從  
事英宗  
同左  
制科泰出陸公門同是門生獨荷恩規諷每蒙傾  
耳內詢謀偏許疑情論受知不淺常躋閣相見無  
時特諭閣何事連師若求去祇今西望漫傷魂

行在大劫予逆止又聞陳邦傳以計殺焦璉于  
武清州西其首至格乞降于馬蛟麟盡獻得南  
之地蛟麟傳送邦傳及其子陳曾禹入桂林予  
遂去格東不中道被掠民不免復回梧州晤方  
曼公始備惠桂林事恆同卿彭燿為蒼梧道資  
其行乃新梁度嶺以歸至閩界聞曾二雲相國  
殉節海上

因哭之以詩

凶信初傳暗裏驚閩閩所足為維行端實嶺表三  
山近望到天隅一柱傾滄海未能容信國白頭早  
竟喪其卿同時義士吞敵泣不為門牆獨慘情  
冰蘊清風海內望至今遺愛陸閩邦身軀絕島忠  
存宗夢入先朝只賴唐閩里自來臣節著家門為  
為因恩亡相隨猶有雜珠在昨日棠傾孰與城  
有客乘風自夏門靈光孤殿巍然存閩檣海上尊  
元老時事天南動至尊蠟詔未叨明主賜麻綸猶  
出上皇恩新街鶴印隨須恰曾慰孤臣萬里心  
昔歲誇叨漳浦荐主恩時詔試天官書生不以先  
容進國士偏亦被格者一命臨參廷郡幕三年窮  
冀侍臣冠同時知己捐軀盡每念師恩淚不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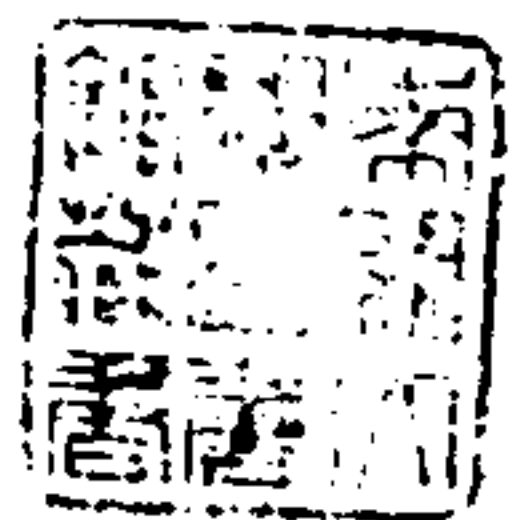


自此以後上駕日南音問阻隔傳聞多不實自有  
有從行諸臣日記予所知者以此矣予自戊子  
十月到奉慶為永曆二年二年以前事皆得諸  
劉湘客之日記已丑庚寅參厠雁行或待諸日  
擊或待諸章奏或待諸從戎士大夫之口較他  
野史為稍確也

所知錄卷五

南渡三疑案

錢澄之著



甲申年南渡立國十二月有僧大悲踪跡頗異至石城  
門為暹者所執下錦衣衛獄詔部科道同法司會訊  
據供稱先帝時封齊王又云吳王以崇禎十五年渡江  
又言見過路王其語似顛似狂詞連中紹芳錢謙益等  
既大獄楊維垣等合疏孫振窮治之欲借此以興七獄  
羅織清流遂造為十八羅漢五十三卷之名如徐石麒  
徐沂陳子龍郝彪佳等皆將不免東林後社計一網盡  
之孫振審詞有云大悲未是神提故作瘋顛主使寔繁  
有桂陰提淺索又云豈是黎邱之鬼或為專諸之稚語  
多挑激上怒上意不欲深究御史高允恭疏言大悲狀  
類瘋顛言同夢嚙先帝絕無十二年封齊王之事諸王  
亦豈有十五年通鎮江之理且親藩貴重寺人驕蹇如  
內潞王下位迎接李永春叩首陪坐正不知有此風彩  
否至如中紹芳錢謙益現任官居卿貳敢有異圖且此  
何等事而議之孔聖廟耶謙益紹房各具疏辨馬士英  
亦不欲窮其事遂以宏光元年三月棄大悲于市是時  
方有北來太子一案真偽莫辨而有偽祀董氏之事命

內臣屈尚忠錦衣衛馮可宗嚴加鞠問童氏初自河南  
 至許云為上元妃廣昌伯劉良佐令妻于逆候詢其始  
 末言之鑿有據良佐奉之如后以儀送至都下上不  
 內下鎮撫拷問乃指係周王妃誤聞周王為帝故謬認  
 耳上初封德昌王娶黃氏早薨繼李氏再得童氏封王  
 妃生子不育洛陽陷逃民間與上相失太妃及妃各依  
 人自治太妃之南巡按御史陳潛夫奏妃故在上不開  
 至是自詣地撫越其杰所具陳本末劉良佐以聞上大  
 愠既至下諸獄馮可宗奏其病猶命善視之童氏在獄  
 細書入宮日月及相離情事甚悉云以某月日城陷爭  
 出宮妻與俱奉帕裹上頭輸牆而逃今忘我乎求可宗  
 為之轉達上棄弗去預視命屈尚忠加酷刑氏稱呼  
 誓尋疾歿獄中或云在獄未及而有言童氏周府宮人  
 逃亂至尉氏縣遇上旅邸相係生一子已六歲賊破京  
 師上南奔各不相顧民遂委身民間馬士英勸上迎童  
 氏入宮家諭河南撫按迎致皇予以慰臣民之望以請  
 奸究之心不聽劉良佐奏童氏實非假冒棄倫所係懇  
 賜曲全上諭童氏奴婢冒朕裙履初為郡王有何東  
 兩兩宮據供係熙寧王宮人尚未悉其真偽朕宮闈風  
 化所係豈容妖婦闖入法司即示情節以息羣疑覽上

諭未嘗斥其假冒但言冒朕裙履耳則為徒如童氏無  
 疑且其惡其失身逆黨如戚族耶士英據外訛傳謂係  
 旅逆避后生子業已六歲勸上迎致此語太妄洛陽以  
 崇禎十四年辛巳正月陷雖今甲申終四年耳安得有  
 六歲對宜其不足以動上聽也至于大悲踪跡始終不  
 明即高御史疏詳之句是敢之句是疑也據稱狀  
 類瘋顛言同夢囈既入獄知當時意指不待不托瘋顛  
 其詔詞必有駭聽之語當時不待不加以夢囈者先帝  
 帝無十七年封齊王之書信矣然張孫振稱大悲本係  
 神棍主使寔繁有徒豈能不請典判而妄言自呈敗漏  
 陳瓊中原破陷各藩諸王不及奏請而南奔者多矣時  
 以十四年正月陷洛陽即移兵攻汴河北路阻中州諸  
 宗侯大抵流寓淮泗間且今上既可以渡淮而南諸王  
 獨不可以渡淮而南耶至云路王下位迎接奉叩首  
 陪坐臣不知有此風影否路王近在杭州承奉一品即  
 至風影有無其妄立辨況路王方憂憊畏談詎敢異詞  
 何以付之嘿然不問但坐以瘋顛急誅之以安反側耶  
 事于反側詞連東林阮大鍼楊維垣業欲借之以興大  
 獄張孫振方圖百計級錄豈信若謙蓋一辨况可免馬



士英何所畏憚勸令中止上意以何所願惜不欲深究其中顛末恐士英未免寤疑大誠惟垣鞏固不能知也初福世子沒德昌郡王以序當立士英撫鳳時有以居民藏王印首者取視則福王印也詢其人云有負博者持以贖錢士英因物色之上與士英初不相識果德昌耶即德昌印但據三印所在以為世子耳甲申國變後遂擁戴王位以徽援立之功大悲者或云徽人或云齊庶宗或有見諸蘇州 橋傍者吾嘗過齊府宗室言中州之亂諸藩流離至白下改名姓乞活者不可勝紀以有仍稱各宗與序行輩者宗臣少有其遂即去則大悲者其流耶而後指為齊庶宗因誣為妄稱齊王以故此耶間會審時以怕蒙其頭人不得見所供極密秘無人聞知有言其供稱曾封郡王未嘗言封齊王也若但以郡王印聞乞封豈繫非分而斥之為妖僧致之于死耶御史謂其語似夢囈則必深犯忌諱不可以上問者士英不肯窮治或止知德昌之當為世子猶未能定信上之果為德昌也上不欲深究自有自知之明耶論者言當時但使童氏得遇大悲其事即明矣童氏但知德昌即位以故妃指闕未見而不知今日之德昌非昔日之德昌也大悲但知福王世子應為德昌而不知奉

上之業已為德昌也童氏既下獄加刑自言失身之婦何敢復生非世上耦聖躬但求一覩天顏訴迷情事歸死掖廷夫童氏陳情愈切則天顏愈遠何不求太后召入永巷面訊之豈不惟上不可見太后亦不可見者耶童氏既不容見則大悲之死固其所矣此來太子一案當時藩鎮督撫皆有疏力爭上雖曉諭再三至今人不見信少年初至留都時馬士英亦未敢決以為偽但設疑三端以迎合上意而首斥其偽者王鐸也鐸不過放聲罵不殺叱收董慎中以自附通徑學古者耳以方拱乾之言為據此不足以愚三尺童子矣拱乾與阮大鍼至交且名掛從逆之案待命吳門一旦大鍼招之入都許為所雪還其原官以拱乾之生平予之其不難斬先帝之血膚而奉馬阮之素指者決矣東宮出關去宏光之元年無幾時豈有少年于眾中望見拱乾即指彼髯者呼為方先生而東宮面視言初拱乾反不識耶其真與偽一見立辨乃不置一語顧以誘請時瑣事為問毋論記與不記不足深論即少年所言盡是而拱乾盡以為非當時直諫只拱乾一人在列寧更有一人從旁為之佐証耶蓋與諸奸熟商之以無憑無証之事坐之以偽使莫從申辨也及再審時置禁城圍于前指宮殿

名引及帝后所御居無一差謬比則有左天推官預審  
 出語人曰即非真二深語大內事者士英初請命大瑞  
 盧九德及舊東宮內臣子城僻外處以先帝併永定之  
 王庚申反宮廷制度語之如假冒必不能悉今既皆悉  
 矣鞠伺計窮揚誰垣乃隱言于相云駙馬都尉王禹廷  
 孫王之甥魏類太子周慈宮中事馬士英以其言入奏  
 遂以逐稱為王之明前晏審時未聞有是語也江南皆  
 表能成疏言王禹廷是宮族高陽未聞屠害豈無父兄  
 辱逆何事隻身流轉到南楚撫何騰蛟之疏王禹廷孫  
 何人舉發內宮王庚多此素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說  
 云自供愚以王之明既云係駙馬姪孫本亦因戚女得  
 入宮備志大內事解之明親似太子內廷諸卷及東宮  
 舊使宜有不知曾未言及何以誰垣知如此說物出于  
 誰垣之口即誰垣隱言時在位強端度之詞何以逐據  
 為定案惟士英玩有云川東宮寄有殿重不輕言語此  
 人機辨不可方物以此致疑少可疑正然殿重機辨方  
 拱乾所當知者辨認時何不以是辨其真偽乃取漫無  
 證據者而以為為人誰信之乎此兵至孫王命少年坐  
 聖安上攜以此方不知存亡即使與聖安同死修去堂  
 正其為偽也吾嘗謂火德木末不可知而決為親藩之

邵王也童氏出身不可考而決為德昌王之故妃也少  
 年之東宮不致信而信其王<sup>大</sup>王之明也三大疑案漫記諸  
 此以保後之論定者

傅親詩

假親王

先帝甲申變政烈方今無諸藩失其國義應殉以雅幸  
 免者幾人居然亡命徒如何安男子自甘冒昧誅詔  
 獄酷餓鍊一死伏其辜或云福世子因破民間道南  
 却新主帝旬旬趨乘輿微倖得錫爵寧有非分圖  
 不開馬不疑叱收黃犢車滿朝盡道徑世子未  
 何意

假后

福國昔破散骨肉如飄蓬諸王更衣適妃主不得  
 從如何安婦人御史危遂宮叩閣不容見鞠訊榜  
 掠窮棄反再并詞顧一識重瞳或云世子婦流落  
 里婦同聞王即帝位自謂正聖躬庶幾邢夫人御  
 環侍相逢不知今上誰宜反國圍中

假太子

昔聞燕京亡諸盜皆備城挾之左右隨 來無消  
 息如何安小兒燕萃來河北云是舊東宮脫身今



返國官監無老成親向誰認得獨有方請官呼之  
不敢識後之王之明於說已吐寔党人為主使大  
獄事誰識口東天子走羣小擁登極與上同就擒  
並侍宮廬側事定偕北還真偽竟誰測

所知錄卷六

錢澄之著

阮大鍼本末小紀

大鍼少有才譽萬曆丙辰通籍校行人考選給事中請  
洗日命同鄉左公光斗在臺中望重引為同心其人器  
量褊淺戾微得失見于顏色急權勢喜於伐肆然小  
丈夫也天啓四年冬將行考察會吏掌科缺以次應補  
者方在籍有丁憂信後資無踰大鍼大鍼二假回左公  
是時已轉僉院矣急招之入京大鍼至而當事諸公意  
屬魏公大中以察典重大大鍼跋踈詒易洩不足與共  
事也左公意遂中交語大鍼曰某公疑信已確但撫按  
疏久未至奈何現有工科缺出且宜暫補俟其疏至再  
行改題可乎大鍼業心知其故諍曰可于是具疏題補  
工科都給事中凡再疏而命不下諸公怪之而外議喧  
傳吏科缺出已久不得已乃更以吏科請疏朝上而命  
夕以下蓋大鍼于此時貽走捷徑叛東林也大鍼到任  
未數日即請終養歸以缺讓魏公大中與楊左諸公同  
掌察典歸語所親曰我便善歸者左某如何歸再楊左  
禍穢已伏于此矣次年春難作毒偏海內大鍼所為也  
大鍼與同志相呼應者馮餘霍維華楊維恒等數人耳

而用以通卷者倪文煥也丙寅冬召起大常寺少卿數月即回心知魏奄不可久恃凡有書幣往候隨即購其名刺出故籍奄時無片字可據但加以陰行贊道而已其時人問奄勢尚得幾時大鍼屈指曰猶有數年蓋以忠賢年齒計之耳不意即以數月後敗也先帝即位之初舉朝皆奄餘竟東林虛無一人于是楊維垣無虛倡議以東林害魏並提而論蓋而班之不謂倪公元裕于詞林中毅然抗疏極詆其謬分別邪正引德批根維垣為之理屈詞窮而大鍼在籍既聞奄敗急作二疏遣賁入京其一疏特參崔魏一疏為七年合算以查宗在位凡七年四年以後亂政者魏忠賢而為之羽翼者崔呈秀第也四年以前亂政者則為王安而羽翼王安者東林也論役持示維垣若局向全翻則上前疏既猶未定即上合算之疏是時維垣方與倪公相持得大鍼疏大喜即上之從此東林諸公切齒大鍼倍于諸奄党矣崇禎元年奉優旨起陞光祿卿旋被劾罷回已為魏公大中子學濂血疏稱大鍼寔殺其父用是削奪配贖欽定逆案列各其中十七年不能吐氣矣大鍼雖里居凡巡方使者出都必有為之先容到皖即式其廬地方刊英武相詰訪大鍼遂以參限于眾門庭氣鼓依然重灼

最後有溫御史庭奇者江西寧都人出都時語大鍼所知極陳向性之私大鍼聞之逢人以述新直指語遂直指在皖視事軍當謁客大鍼洒掃門巷勅庖厨音樂以俟謂出必先過我即留飲也而直指往返再徑其門竟不投一刺乃大恨無以對僕御及里人笑已御史被論降調大鍼即以下名自居寔不然也會流寇逼皖大鍼避居白門既素好延攬見四方多事益設兵招納游俠希以達才起用白門流寓諸生多為復社知名士聞而惡之公出留都防亂搗以逐大鍼大鍼懼乃閉門謝客客亦無造其門者貴州馬士英因與同譜謹成寓白門聞時失志兩人者終日往返互相慰勞耳宜與相公周延儒為髻年暱友既曰籍大鍼時過其家延儒與約曰倘得再出必起君崇禎十四年延儒再召大鍼遣侯以金杯為壽曰息壤在彼延儒召其使前奉杯醕者三仍令持歸語使曰飲此如與尔主面談矣舊約不忘但今茲之出寔由東林先與我約法三章第一義即尔主也歸語尔主倘意中有所為一人交者當用為督撫侯其以達才聘荐我相拱固之心得當以報耳使歸大鍼以為無輪馬士英逆者以士英請延儒入即拔士英為鳳督甲申國吏士英擅擁戴聖安之功寔由大鍼致之也



聖安以福王踐位逆前東林所爭者共有成案固大鍼可以借此發難報復之秋矣又守備太監韓贊周素與交好京師陷諸奄南奔大鍼一一招致之與言東林當日所以危福王狀諸奄入內皆悉陳于上前又極口稱大鍼才聖安意中國早有阮大鍼矣士英特疏荐起以報有德亦所不容已者而諸公攻之已甚激使併力同仇乃大鍼竟由中旨起用此人出士英意外也當時若有知變計者與士英謀出山之時俾即之節鍼以遂其飛揚馳騁之思十七年鬱結之憤亦可以少抒于及業以佐拒而洽事態汝霖乃言宜置之有用之地固已避矣攻之愈急則其機愈深得之愈久則其發愈毒譬之用猛虎于阱中環而攻擊之者不遺餘力一旦死躍而出有不遭其搏噬者幾人哉聖安嘗歷後大鍼由太平進奔浙東投金華朱大典大典回與同官交好方崇義婺州聞其至甚喜留之與共治軍大鍼即身任其事是時金華軍容頗盛義餉大饒大典將悉以付之義軍諱紳士公概教其罪逆之出境大典遣人護送至江東入方國安營馬士英以國安同里先在其營大鍼善談論至則概蘇指掌國安為之傾動士英論多不合士英心以而渡之壞半由大鍼而已居其惡意固不平由是漸

相矛盾有方端士者懷寧人與國安聯宗為其託室至是以食事銜晉江頭提塘事台州推官潘映妻奄党潘汝楨子也在台激受奔杭請兵除阮值北師至遂投誠補杭州同知其家屬留台者悉匿端士所杭越書訊性來不絕大鍼于映妻氣類也因是潛通降表于此且以江東度寔啓聞北師在江頭為北間諜者矣一年而越人不知也故後錄用降官有阮大鍼投誠獨早之旨而成六月貝勒渡江馬士英方國安等走台州大鍼獨至江頭迎降益和馮銓已荐為軍前內院矣貝勒問軍中誰識阮大鍼者大鍼言杭州同知潘映妻係臣同鄉台來誠認可也乃檄映妻到越初映妻以己卯副榜考授通判銜宏光時冒推官謁進大鍼不知上疏引映妻為証猶稱其通判原銜映妻恚及是渡江起趨不肯進大鍼哀懇至再乃許之曰我見貝勒惟曰臣誠其面未識其心大鍼嘗與誓諸神約得志日必以兩司相酬映妻乃入見于是貝勒召大鍼至于衣領中出一紙條有字數行蓋馮銓手書也自是大鍼以軍前內院從征急招士英國安出降自請于貝勒願為前驅破金華以報國恩初大鍼在金華與大典閱城至西關大典語曰此門新築上未堅有事倍禦宜嚴及是大鍼專用大砲攻西



門、塌城遂陷焚戮甚慘以報討敵之恨以上得諸同鄉人說 兼嗜大典合室焚死張國維東陽自益大鉞猶至其宅開棺驗屍乃器有金華府同知耿獻忠被繫至帳前大鉞遙望見之即呼曰耿父母也耿奮為栗縣令故稱丈母因向內院稱其素有吏才可大用親解其縛留帳下自是獻忠朝夕不離大鉞也是時水兵所過野無青草內院及從征官無從得食大鉞所至必羅列肥鮮邀諸公大暢其口腹爭呼曰此于何處得來則應曰小小運籌耳吾之用兵不可測度益不翅此矣其中有黑內院者滿人喜文墨大鉞教以報偶令作詩沈得押韻協律即拊掌擊節贊歎其嘉里大悅情好日篤諸公固聞其有春燈謎燕子箋諸劇本同往旬度曲苦即起執板頓足而唱以備諸公酒諸公北人不省吳音乃改唱弋陽腔始點頭稱善皆歎曰阮公真才子也每夜坐諸公帳內劇設聽者倦既寐有鼾聲乃出編歷諸帳皆如是倦朝天未明又已入坐諸帳中聒而与之語或誦其枕上詩諸公勞頓之餘不堪其勞皆勸曰公精神異人盡少雖休息之大鉞曰吾生平不知倦欲休六十年犹一日也及諸公起乃烹悉陳使人入饗飲益預勸厨人以夜備矣一日而忽腫諸內院憂之語獻忠曰阮公面腫

恐有病不勝鞍馬之勞老僕不宜腫面君可相謂令替駐衢州俟我輩入閩取建寧後遣人相送獻忠以語大鉞大鉞驚曰我何病我雖年六十餘騎生馬挽強弓快鎗、漢子也幸語諸公我仇人多此必有東林後社諸奸徒潛在此間我願諸公勿聽已又曰福建巡撫已在掌握中諸公為其言得毋有異志耶獻忠復指內院內院曰此老亦太多心我知甚東林後社與渠有仇日見渠面腫勸其在此少休息耳阮如此疑即同進閩可耳于是與大鉞同行既抵閩下皆騎快馬後行上嶺大鉞獨下馬徒步而前諸公呼曰嶺路長且崎嶇到險峻處乃下大鉞左牽馬右指騎者曰何作也汝者我筋力百倍于汝後生蓋亦以此信其無病也言訖披勇先登不復望見久之諸公始至五通嶺為心震最高處見大鉞馬拋路口身踞石坐喘息殆定呼之不应馬上以鞭擊其辮亦不初視之矣矣諸公乃下馬聚哭極哀急命置薪舉火焚其屍家種因清金屍歸莫先盡諸公不能久待昇以十二金命為殮其體下嶺求棺數十里外無居人三日後乃得門扉一扇蓋土入往移之則志已腐爛焉出矣以上得之耿君字伯良粵東反正權陞司空成子冬在瑞州劇回卷侍郎舟中叙其事甚詳表極哀特



却正坐爲予記之併爲髯絕篇一首大鐵髯而無刺故  
以髯絕名篇也

髯絕篇

髯昔東奔婺未恃同官情婺州方舉義朱公建我  
旌要髯共繕旅遜抗同官衛同官爲隱忍義軍爲  
不平護之還江上目入方帥營馬相久在幕後至  
權稍輕計邀方帥歛之豈還相中鬱一快異志遣  
謀階階撤足時越守固降表達道京陰以因情輸  
還令口增兵六月口渡江長皖江頭迎貝勒久怡  
信涿州書乃呈叩頭感且泣誓以報理清招降方  
與馬踴躍隨長征旬清五千騎先克金華城躍馬  
到城下長嘯殿胡櫻昔劉朱公計城西角易傾此  
未直攻瑕死火徹天轟頂史城西端殿及懷中嬰  
耿君之被繫生髯氣正英貝勒醉髯官懸祿內院  
榮次第度關嶠西過無州至率帥軍內食髯至必  
大烹相顧笑且駭每夜盤盞盈作歌勸師酒奉帥  
飲必醒爭言築圍伎南未耳髯名髯起頓足唱行  
休昔密伶有帥求學詩偈和到五更晨起歷諸帳  
每設必做橫一榻面日陳屏帥入一爲託歌往語  
髯且後園中程髯老而昔過却防疾病櫻蘇門火

憂疑，有阻其行，爵官涼不欺此去胡然前我年  
甫六十有如鉄錚，寔無秋毫疾，願君爲我明政  
君還復命，屏帥指胸盟，意邀並馬走仙掌，嶺峭壁  
屏帥皆按曹，惟髯乘馬行，健步奔捷，捷雙鏢，聊自  
鳴上嶺，復下嶺，願笑，完樽忽照，磐石坐，呼之日  
已燈馬，筭擊共首，氣絕不復生，屏帥齊下馬環哭  
爲夫救急，命索火炬，茶吐藏，諸嬰家，僮搏，穎位，請  
還附先，堂方馬，隨入，閭尸首，委長鯨，惟髯有遭遇  
所志惜不成，耿君新及正，列爲行在，御拾未，覘所  
見，記以待，史評





永曆實錄  
卷之二十一  
後學吳讓之  
書首

同治四年湘鄉曾  
氏集于金陵節署

永曆實錄校勘記

十三卷第三號十二行饋勞下闕二十三字然無能飽也  
率掠公安松滋澧州安鄉民以食民皆怨苦之  
十八卷第四號九行願與下闕二十二字先生同死城中  
式相起執其手曰吾固死此正待君爾乃

永曆實錄卷一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撰

大行皇帝紀

大行皇帝諱由根神宗顯皇帝孫也考端皇帝諱常瀛神宗第八子封桂王繼嫡妃王氏無出貴人馬氏生二子長桂恭王次上以天啟三年癸亥歲十月十九日生上于燕邸天啟七年秋端皇帝出封于衡州端皇帝垂顛豐背日角修耳貌似神宗性敦厚慈易為諸王最崇禎閉朝廷崇禮親藩諸王多憑依侵有司煩苦士民獨桂邸以安靖聞編修馬世奇中書舍人張同敞先後奉勅諭諸王俱以

永曆實錄卷一

王賢報命崇禎六年詔遣編修閔仲儼冊立桂恭王為安仁王上為永明王崇禎十年臨藍猺賊郭子奴劉新宇等反犯衡州端皇帝發藏金饋讓請調虔粵兵城守明年討平之崇禎十三年奏請修衡州城優詔許之崇禎十四年上納王妃王氏崇禎十六年張獻忠掠寇湖南八月長沙陷分巡上湖南道叅議金九陞託齋賀表去衡州驚潰端皇帝率桂恭王及上出奔僅達永州南之石期市賊追至巡道中軍王上庸率死士截擊端皇帝乃得舍舟逸去上庸力盡戰死上遂與端皇帝相失端皇帝攜桂恭王走全州得達廣西應奉內豎陳進忠奉上走道州陷賊中不得

去為偽吏所得將送賊所有吳繼嗣者故為巡簡陷賊中偽授永州經歷力調護上謫給偽大吏得稍緩已而獻忠渡江走荊州偽吏無從致送遂免于難繼嗣迎居己署中益虔護侍每日初出夫婦皆拜謁奉膳酌如臣禮十二月征蠻將軍楊國威帥師復永州遂迎上入粵達端皇帝所遂從居梧州宏光元年端皇帝薨厝梓宮于梧州南岸桂恭王承國事思文皇帝立于福州以桂邸為神宗正允次宜承統有疑慮心下優詔結萬元吉何騰蛟丁魁楚不次皆遷九卿賜便宜蟒玉魁楚遂迎桂恭王及上居肇慶用杜推戴已而靖江庶人反思文皇帝益疑密詔丁魁楚相

永曆實錄卷一

動靜處分未幾桂恭王暴薨上以簡靜為魁楚信重得無恙隆武二年八月丁酉思文皇帝遇害于順昌全閩陷總制兩廣兵部尚書丁魁楚巡撫廣西僉都御史瞿式耜議戴上監國大學士呂大器兵部尚書李永茂皆至肇慶與定策叅政唐紹堯副使林佳鼎御史王化澄率府州縣吏民迎上于寓邸釋衰服治府署為行宮行監國事十月丙戌上即位肇慶詔諸天下獎勵文武兵民同仇恢復改明年為永曆元年 遙尊隆武皇帝為思文皇帝順昌之訃未審或曰潛遜故也 追尊考桂端王為端皇帝兄安仁王為桂恭王 上嫡母桂王妃王氏為慈聖皇



太后生母馬氏為慈宣皇太后。皇后王氏。進呂大器為中樞殿大學士。擢丁魁楚李永茂瞿式耜皆為大學士。大器永茂入閣直機務。魁楚總理戎政。式耜以吏部左侍郎掌部事。命司禮太監王坤管文書房事。是月。兵部破贛州。總督兵部尚書萬元吉監軍試中書舍人袁從諤通判唐。十一月。蘇觀生何吾騶顧元鏡以嗣唐王聿錫叛。稱尊號于廣州。改元紹武。大學士陳子壯拜表請討之。命兵科給事中彭耀諭唐王聿錫。蘇觀生不奉詔。耀不屈死之。以唐紹堯為戶部左侍郎。王化澄為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兩廣。呂大器稱病棄官。

永曆實錄卷一

三

歸蜀。以林佳鼎為兵部左侍郎。周光夏為都御史。兵部左侍郎林佳鼎帥師東討。蘇觀生戰于三水。敗績。佳鼎及水師游擊將軍管燦死之。內批擢王化澄為兵部尚書。十二月。以中允方以智編修劉湘客充經筵講官。已而不行。大學士李永茂請終制去。命大學士瞿式耜入閣典機務。李成棟破廣州。殺唐王聿錫及蘇觀生。周王益王皆遇害。何吾騶顧元鏡降。上避敵幸梧州。瞿式耜諫不聽。丁魁楚走岑溪。永曆元年正月癸卯朔。上至梧州。遂自府江幸桂林。李成棟攻肇慶梧州皆破之。巡撫僉都御史曹煜降。南雄

韶州高州雷州廉州皆陷。二月上。至桂林。進何騰蛟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督師如故。徧封楚粵黔蜀諸將為侯伯。勅召詹事文安之王錫袞為大學士。周堪廣為戶部尚書。鄧都賢李陳玉皆兵部侍郎。皆未赴。已而堪廣降于。進瞿式耜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給事丁時魁奏論新政當親行陣。慎爵賞。攬威福。上嘉納之。晉戶部侍郎嚴起恆為本部尚書。孔有德攻湘陰。王進才王允成之兵潰。何騰蛟走衡州。遂陷長沙。副總兵滿大壯死之。大學士陳子壯帥義兵復沿海州縣。進攻廣州。為李成棟所敗。子壯死之。三月。丁魁楚敗死于大藤峽。李

永曆實錄卷一

四

成棟陷平樂。上幸全州。命大學士瞿式耜兼兵部尚書。留守廣西。兵攻桂林。瞿式耜帥總兵官焦璉攻卻之。進堵錫章曠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總制督師如故。劉承沅以兵入扈。遂逐王坤。勅召給事中金堡。四月上。祀南郊。封劉承沅為安國公。馬吉翔為文安伯。郭承吳泰和伯。嚴雲從清江伯。詔杖給事中萬六吉。御史毛壽登吳德操已而釋之。封戚曉王國璽為武靖侯。馬九爵苑平伯。王維恭長洲伯。兵破衡州。殺黃朝宣。臨武知縣李興瑋死之。五月上。幸武岡。以傅作霖為兵部左侍郎。掌部事。召川湖雲貴總督李若星為吏部尚書。若星



稱病去 張獻忠遣孫可望攻貴州總督楊鼎和棄城走  
可望攻陷貴陽已而棄貴去攻犯雲南 李成棟攻桂林  
瞿式耜帥焦璉擊卻之遂復平樂 左春坊張家玉舉義  
兵于東莞不勝死之 六月以吳炳為大學士入閣典機  
務 兵破嘗德堵允錫走永定衛 晉瞿式耜太子太  
師臨桂伯辭不受 七月刑部侍郎楊喬然解部務請勅  
入川貴督師劉承允逐之也 以嚴起恆為大學士召詣  
武岡不赴 何騰蛟入見劉承允謀殺之總兵趙印選劫  
騰蛟去復出督師 劉承允捶嗣通山王蘊紆于宮門以  
密報敵警故也 八月瞿式耜奏迎駕居桂林承允怒不

永麻實錄卷五

五

果行 督師大學士章曠卒于東安 孔有德攻武岡  
陳友龍迎戰于石羊渡劉承允降上出奔靖州武岡陷吏  
部侍郎侯偉時兵部侍郎傅作霖死之吳炳降 上自靖  
州歷苗峒出柳州 九月兵陷黎平守將蕭曠死之  
進封馬吉翔為文安侯掌錦衣衛管文書房勅旨 兵  
破沅州巡撫僉都御史傅上瑞岳陽伯王允成降 十月  
分巡左江道龍文明土司覃鳴珂作亂上次象州瞿式耜  
拜表迎駕 以王化澄為東閣大學士 十一月上幸桂  
林瞿式耜嚴起恆入直 十二月勅何騰蛟督師出楚騰  
蛟帥郝永忠盧鼎趙印選胡一青守全州 是歲雲南土

司沙定洲反攻雲南府黔國公沐天波棄城走騰越巡撫  
都御史吳文瀛降于定洲

永歷二年正月上在桂林 二月孔有德攻全州郝永忠  
潰走大掠桂林上奔柳州遂入南甯 封陳邦傳為慶國  
公 金聲桓王得仁舉江西反正前大學士姜曰廣承制  
封聲桓豫國公得仁建武侯 三月孔有德兵犯桂林瞿  
式耜何騰蛟帥師迎戰敗之追至大榕江 四月皇長子  
生 瞿式耜奏進入箴上嘉納之 五月何騰蛟復全州  
堵允錫帥馬進忠之兵復嘗德 六月李成棟舉廣東  
反正封成棟惠國公佟養甲漢城侯授袁彭年左都御史

永麻實錄卷六

六

曹恩兵部侍郎耿獻忠工部尚書宥何吾騶李覺斯顧元  
鏡毛毓祥皆以原官起用 江西生員雷德復奉姜曰廣  
表奏報金聲桓王得仁反正至進曰廣太子太師武英殿  
大學士吏兵二部尚書督師賜便宜行事以吳宗周為僉  
都御史巡撫江西仍聲桓得仁承制封如故王天雷劉一  
鵬蓋遇時封拜有差授德復給事中 金固山來攻嘗  
德馬進忠迎戰于麻河大破之殲其軍 七月以朱天麟  
為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 瞿式耜表請上幸桂林接應  
江楚雲貴不聽 以晏清為吏部尚書 金聲桓王得仁  
討高進庫于贛州不下 談泰帥八固山之兵攻江



西破九江聲桓得仁歸南昌 八月李成棟遣杜永和迎  
駕 何騰蛟復東安 曹志建復道州 陳友龍以黎靖  
反正遂復武岡寶慶 左春坊劉季鏞舉義兵于永甯復  
茶陵鄱縣安仁嘗甯 曹志建復郴州 九月上發南甯  
幸肇慶勅陳邦傅居守廣西邦傅自稱世守巡按御史吳  
德操劾之 上至肇慶拜李成棟征 大將軍勅築壇授  
鉞成棟辭不受 封李元充為南陽伯提督禁旅馬吉翔  
提督戎政司禮太監龐天壽提督勇衛 十月 兵破饒  
州遂圍南昌姜曰廣馳奏請援 何騰蛟圍永州 以黃  
奇遇為詹事禮部左侍郎充經筵官蔡之俊陳世傑為左

永曆實錄卷一

七

焚嘗德走湖南掠湘鄉衡陽次于湘鄉 鄭鴻達朱成功  
復福建沿海州縣奉表報聞 堵允錫以高必正十三營  
自甯鄉攻長沙不克退屯湘潭嘗德復陷 是歲 兵攻  
破成都張獻忠殪孫可望自東川攻雲南沙定洲潰走可  
望誘沐天波及副使楊畏知至脅降之詹事雷躍龍春坊  
閔仲儼行人龔彝皆降于可望可望遂據雲南四出攻下  
府州土司

永曆實錄卷一

八

右春坊直日講上日御行宮文華殿聽講 遣使航海諭  
魯王 十一月四川總兵王祥收復川南遣使奏聞封祥  
忠國公命都御史范鏞朱容藩聯絡策應 修養甲謀  
伏誅 何騰蛟使郝永忠攻陳友龍友龍失利走柳州永  
忠大掠武靖 兵救永州胡一青迎戰于文明鋪大敗  
之騰蛟復永州 十二月何騰蛟復衡州 吏部侍郎吳  
貞毓誡李成棟迎駕往廣州上遣刑部侍郎劉遠生諭之  
成棟惶懼奉詔 給事中金堡陛見奏劾郝永忠擅殺馬  
吉翔擅權陳邦傅無功僭秩上切責堡 堵允錫以高必  
正李赤心十三營之兵自巫山來趨嘗德馬進忠驚潰遂

湘客為僉都御史協理院事 朱天麟罷 進方以智為  
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召入直稱疾不赴 遣僉都御史  
張充美齎密詔金章諭吳三桂 鄭鴻達復泉州入奏優  
詔獎勵之 二月何騰蛟進次湘潭堵允錫帥高必正十  
三營救江西至攸縣醴陵不進 進封馬進忠鄂國公曹  
志建永國公 兵大舉攻湖南陷湘潭副總兵楊進喜  
力戰死之馬進忠走賀慶何騰蛟被執不屈死之 談  
泰攻陷南昌大學士姜曰廣豫國公金聲桓建武侯王得  
仁皆死之江西盡陷蓋遇時走湖廣劉一鵬走撫州山中  
何吾騶黃士俊入見各以大學士兼宮保尚書入直



三月□兵陷衡州胡一青退屯東安堵允錫以高必正  
 二營走郴州 □兵陷寶慶馬進忠王進才退屯武岡  
 李成棟攻贛州至信豐與□兵遇大戰不勝死之杜永和  
 退守梅嶺 曹志建攻堵允錫于郴州坑其兵三千人羈  
 允錫于桃川所允錫開道奔富川 勅瞿式耜兼督楚師  
 式耜奏請兵科給事中吳其濬監胡一青趙印選楊國棟  
 諸軍出楚次于全州 四月孫可望自稱平東王遣前副  
 使楊畏知奉書貢金馬邀封王號會師□詔封可望景  
 國公李定國以下封拜有差 □兵陷永州及沅州靖州  
 王化澄病免 高必正入梧州詔大學士嚴起恆副都

永麻實錄卷九

九

御史劉湘客諭之必正遂入潯州劉希堯劉芳亮叛走郴  
 桂降于□ 五月遣兵科給事中趙昱司禮太監楊起春  
 齋詣諭孫可望 楊大甫據梧州叛 堵允錫入見詔入  
 直辭請復出督楚師從之 召楊大甫至行在上御殿詰  
 責大甫伏誅餘兵亂詔李元允招撫之皆降 以少詹事  
 張同敞兼兵部侍郎督兵出湖南 六月命堵允錫督楚  
 師賜龍旗十二調用天下兵馬允錫人潯州調高必正十  
 三營遂次于潯州 □兵攻陷福建沿海州縣遂陷潮州  
 殺總兵曾慶巡撫都御史劉中藻守福州城陷死之  
 以揭重熙為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督撫建義軍及劉一

鵬之兵 何吾騶有罪免 袁彭年請假治慈母喪去詔  
 許之 封杜永和南雄伯羅成耀寶豐伯分守梅關  
 月□兵攻曹志建于永明志建帥兵迎戰□兵卻走副總  
 兵惠延年死之 李赤心死于南甯 八月趙昱揚起春  
 至雲南孫可望不奉詔昇起春遁還 九月遣司禮太監  
 李國輔齋香帛密赴南京謁孝陵 十月下詔親征大學  
 士嚴起恆請開御營庫節用措餉收募親軍以劉遠生為  
 兵部尚書總理戎政兵科給事中金堡監御營軍從之  
 十一月以吳貞毓為戶部尚書郭之奇為禮部侍郎 督  
 師大學士堵允錫卒于潯州 高必正入南甯 追贈何

永麻實錄卷十

十

騰蛟為中湘王諡文忠金聲桓為榆林王諡忠毅李成棟  
 為甯夏王諡忠烈王得仁為建國公諡忠壯立壇致祭上  
 親臨奠舉哀百官皆大慟 追贈大學士姜曰廣為進賢  
 伯諡文愍 杜永和入見遂命提督嶺上諸軍恢復南嶺  
 切責郭之奇萬翱怙黨行私 朱天麟陳邦傳遣胡執  
 恭以偽冊寶封孫可望為秦王李定國安西王劉文秀撫  
 南王艾雲枝定北王偽勅可望總理天下兵馬錢糧文武  
 宜誅賞勿待詔旨可望遂自稱秦王引兵出貴州  
 考選朱士鯤吳道昌等為科道官錢秉鐙等為  
 庶吉士 郝永忠誘遠安伯陳友龍殺之 給事中尹三



聘奏瞿紗微擅用夷服煽亂祖憲乞仍用大統舊服從之  
永曆四年正月上在肇慶 □兵大舉 □梅關羅成耀乘  
南雄走 上棄肇慶登舟將西奔大學士瞿式耜馳奏請  
上固守肇慶集援兵禦寇嚴起恆金堡交諫留駕皆不聽  
戎政尚書劉遠生給事中金堡奉勅往廣州諭杜永和  
固守待援永和集兵城守 □兵陷南雄韶州 上奔梧  
州黃士俊陳世傑等皆逃去勅袁彭年曹國李元允守肇  
慶 命大學士嚴起恆兼理兵部事 馬吉翔白請援廣  
東次于肇慶 二月 □兵圍廣州 吳貞毓萬勦程源張  
孝起等疏攻金堡丁時魁劉湘客蒙正發袁彭年詔貸置  
彭年勿問逮堡等下錦衣衛獄拷之 以程源為兵部尚  
書督師黔蜀不行 楊展奏孫可望稱冊封秦王專制天  
下脅展納貴州土解兵付可望詔諭展可望王封專制非  
奉冊勅命展固守貴州勿受賊誘 三月王化澄自稱疾  
愈入謁太監夏國祥齋勅趨化澄入直 召朱天麟 張  
同儼帥師復東安遂圍永州不克退屯全州 分命于元  
暉吳李芳鄭古愛朱嗣敏皆兼僉都御史督諸勦鎮兵出  
楚俱次于廣西張同儼請解任付元暉等不報 瞿式耜  
奏下言官于詔獄拷掠追贓戕僅存之元氣宜速宥出不  
報 張同儼奏諫詔獄詔切責之 四月以魯可藻為南

永曆實錄卷一

十一

京兵部尚書郭之奇為禮部尚書 雷德復奏許大學士  
嚴起恆起恆稱疾乞骸骨行人董雲壤王夫之疏諫不聽  
勅趨朱天麟入直 焦璉馬寶入見請釋金堡等于獄  
袁彭年赴行在請同金堡等詣獄嚴罪詔諭歸肇慶協  
守 五月 □兵陷武岡靖州馬進忠退屯西延峒 □兵  
為高必正所逼帥兵千餘人稱言援東次于肇慶 馬進  
忠胡一青楊國棟曹志建奏請釋金堡等于獄 戍金堡  
丁時魁 萬勦為兵部尚書 高必正党守素入見請趨  
嚴起恆入直從之起恆拜表去勅追還趨陸見起恆稱疾  
益亟不允 諭高必正党守素援廣東必正請括兵馬歸  
兵部錢糧歸戶部銓選歸吏部進止一聽朝廷諸帥不得  
以便宜專行奉上親征廷議不能從必正守素歸南甯  
朱天麟遣胡執恭之子欽華赴行在求封孫可望秦王專  
制天下兵部尚書萬勦奏請從之大學士嚴起恆執奏勿  
許乃封可望荆郡王天麟及吳貞毓程源等密啟稱臣于  
可望請殺嚴起恆金堡可望不受詔稱秦王如故怒殺胡  
執恭 六月李元允馬吉翔帥兵東援敗于三水廣州圍  
益急 給事中李用楫使總兵李明忠殺吏部侍郎洪天  
擢于高州 七月大學士文安之入見勅入閣典機務安

永曆實錄卷一

十二



之力辭請勅往荆夔號召王光興劉體澗等詔從之 朱天麟復入閣辦事 八月颶風大作廣州水師皆覆陷 十月□兵破全州胡一青退屯大榕江楊國棟馬養麟守海陽山馬進忠敗于西延走貴州 焦璉救曹志建于賀縣 十一月□兵攻大榕江胡一青迎戰失利趙印選棄城走桂林潰遂陷留守大學士瞿式耜總督侍郎張同做死之布政使關捷先監軍御史吳德操降 □兵陷平樂總兵官都督同知朱良如死之 上奔潯州總兵周金湯縱兵大掠百官潰散 □兵陷梧州執王化澄殺之 □兵陷廣州杜永和走入海 十二月□兵陷肇慶南陽侯

李元充死之陳邦傳降 上奔南甯高必正走貴州

永曆五年正月上在南甯 高必正為孫可望所劫兵大潰必正死李來亨收餘眾走施州衛遂入巫山 二月陳邦傳以□兵攻宜國公焦璉璉與戰敗死之 □兵圍藍山伯馬養麟于永甯州城陷養麟死之 三月孫可望使其偽將吳都督至南甯劫上求冊寶專制大學士嚴起恆死之並殺給事中吳霖等十餘人上出御衣葬起恆親臨哭之 六月□兵攻南甯上奔太平 七月孫可望崩 冬孫可望遣兵脅上居興隆百官扈衛死亡潰散從上者百餘人 是歲孫可望出貴州馬進忠王進才張先壁

皆附可望宣平侯楊展不屈戰敗遇害可望遂攻王祥于遵義殺祥併其眾匡國公皮熊奔水西

永曆六年上在興隆 曹志建屯賀縣結砦固守未幾卒

馬寶屯陽山 胡一青屯思明 四月孫可望遣李定

國出湖廣劉文秀出四川 五月李定國大破□兵于靖

州遂復靖州武岡 李定國復寶慶遂南攻桂林 劉文

復成都遂圍保甯 六月李定國大破□兵于嚴關遂

桂林孔有德自焚死陳邦傳伏誅 八月李定國復平

朱梧州柳州遂下永州復衡州 九月劉文秀敗于保甯

退兵川南殺張先壁 李定國遣馬進忠馮雙鯉復長沙

略地岳州 十月李定國遣兵略地江西復吉安 十一

月李定國遣使奉表詣興隆奏捷候問萬安 □兵大舉

攻李定國于衡州大戰于黃沙灣□兵敗殺□敬謹王馮

雙鯉退走寶慶定國之師遂潰退屯寶慶

永曆七年上在興隆 孫可望召李定國將殺之不克定

國奔永州遂自平樂破梧州攻肇慶 四月孫可望與□

兵戰于東安岔路口大敗走歸貴州 七月李定國圍肇

慶不克遂自平樂退屯南甯

永曆八年上在興隆 遣兵部侍郎蕭尹齋血詔命李定

國迎駕封定國晉王定國號泣奉詔表請養晦待時 李

李



定國請詔繇海道諭鄭鴻逵開道諭王光興劉體潛等會師聯絡共圖興復 李定國自泗城州開道入雲南

永曆九年正月在興隆 孫可望取給事中雷德復等

十七人殺之于貴州 李定國密迎上入雲南即孫可望

所營宮殿為行宮奉上居之 詔賜李定國上殿行親王

禮征討付定國餘以勅旨行事 劉文秀奉詔招孫可望

釋怨會師共獎王室可望不聽文秀飲酖死 孫可望舉

兵犯順攻雲南次高沙寺李定國帥師禦之

永曆十年上在雲南 孫可望遣其將張勝開道襲雲南

府將謀不軌李定國與戰于城下勝大敗被擒伏誅 李

永曆實錄卷一

五

定國奉詔招白文選馬維興皆降之可望眾大潰走歸貴州

永曆十一年上在雲南 詔討孫可望 十一月李定國

兵至貴州大敗孫可望之兵可望棄貴州走武岡州降于

李定國遣兵守武岡

永曆十二年上在雲南 封白文選馬維興皆為郡王

密詔封鄭鴻逵為真定王進王光興李來亨劉體潛郝永

忠爵皆上公勅會師興復

永曆十三年上在雲南 孫可望洪承疇請兵大舉攻

雲貴 鄭鴻逵朱成功劉孔昭繇海道攻鎮江破之遂圍

應天已而敗退入海 兵陷貴州 李來亨劉體潛郝

永忠自竹山出攻襄陽入其城已而退去遂屯巫山巴東

之西山

永曆十四年上在雲南 李定國帥師禦兵于畢節

兵自平越入曲靖州南入騰越李定國之師潰奉上居永

昌

永曆十五年 兵逼永昌李定國奉上奔緬甸 八月戊

戌有大星起天中迸裂如雷小星百餘從之隕于西南白

光燭天良久乃沒

永曆十六年上在緬甸李定國收兵安南緬甸人叛劫駕

永曆實錄卷一

六

入雲南前平西伯晉封薊國公吳三桂弑上于雲南及皇

后王氏世守雲南黔國公沐天波死之

永曆實錄卷一終



永麻實錄卷二

衡陽王夫之選

瞿巖列傳

瞿式耜字在田別號稼軒直隸嘗熟人祖景瀆嘉靖甲辰會試第一官終禮部左侍郎謚文懿以理學文章名嘉隆間父汝說官湖廣提學副使式耜恂恂不勝衣泊然恬雅臨觴造詠不與世事相即而風采駿發每嬰危難神志益厲未嘗有疑懼之色中萬曆丙辰進士歷官吏科給事中崇禎中初詔會推閣員禮部尚書溫體仁資序最深顧與沈一貫同鄉里為一貫死黨主張時局式耜建議斥不與

永麻實錄卷一

會推列體仁結周延儒通宮禁既得要領上疏自訟因許禮部侍郎錢謙益浙閩曖昧事為不當與枚卜而部科黨之上召赴平臺而詰式耜抗言浙閩舉錢千秋卷弊獄已久定事坐分考顯與謙益無涉體仁愠不得與枚卜羅織自薦猾而無恥古今無與為比即甚亂國未有以爭而得相者況陛下勵精之始政乎上不懌然未有以折也會戶科給事中郝士膏大聲疾言失奏對體上遂震怒械式耜士膏及都給事中章允儒下法司皆削職體仁遂入閣式耜既罷歸里築室虞山下日東臯蒔花藥讀書其中體仁怒不解陰遣人至蘇募無賴子張從儒誣式耜與謙益結

為死友侵國幣謗朝廷危社稷肇登聞鼓疏達上下所司按問江南巡撫張國維檄蘇松鎮三府會訊鎮江知府印司奇力持誣狀國維以上問體仁固欲重陷式耜死調嚴旨切責司奇坐鐫級從儒得志驕橫造款曹和溫之說扇惑徒黨曹者權閣曹化瀆溫者體仁也語騰輦下化溫怒體仁亦沮喪刑部尚書鄭三俊奏雪之從儒伏辜死事既解而溫周相繼秉權式耜卒閒住宏光初稍起應天府丞已擢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時楚寇初退粵土稍安式耜緩撫有方人士避亂者依為樂土已而南都陷思文皇帝立于閩靖江庶人者素狂悖喜亂使其私人孫金鼎熾平蠻

永麻實錄卷一

將軍楊國威爭立遣金鼎說式耜推戴式耜怒折之庶人乃械式耜坐羶下欲加害式耜神色閒定言論莊簡稱大義諷令解兵賊眾沮畏猶繫著小舟中下府江式耜密諭國威中軍官焦璉與兩廣總制丁魁楚陰相結約將抵肇慶璉從中發擊殺國威式耜既免遂與魁楚會擒庶人斬之粵乃定事聞加兵部侍郎已而思文皇帝陷于順昌蘇觀生挾唐王聿錡入廣州稱尊號式耜飛舸下肇慶謂魁楚言永明王神宗皇帝孫宜立久矣向者鄭鴻達擁立非次下橋上疑致布高爵重權督撫鎮將威令不行天下坐潰今僅南方一隅地猶使非分者因仍覆軌恢復不待



問即欲稍延大明一綫謝高皇帝于山陵亦不可得已  
明王宜立在耜與公耳楚蜀文武吏士慮無不從者魁楚  
聽之乃會諸監司林佳鼎唐紹堯蕭琦曹煜等迎王于萬  
邸頒思文皇帝敕問踐阼于肇慶晉式耜吏部尚書文淵  
閣大學士時東粵爭攘國勢日促朝列孤另式耜請召用  
清望舊臣趣赴行在並薦用一時人望方以智劉湘客萬  
六吉劉藻等魁楚挾私內結大瑞王坤撓不聽給事中唐  
誠席蒙哭宮門上意稍動坤以贛州覆陷遂欲挾上西走  
式耜上言今日之立為祖宗雪恥正宜奮大勇以號遠近  
東人況復不靖苟自甘巽懦外棄門戶內斃蕭牆國何以  
立上為輟駕尋內批用王化澄為兵部尚書式耜上言化  
澄誠賢自有廷論斜封墨勅何可為例請補部疏尚為得  
體化澄固庸劣坤為之內主既見彈劾坤益怨式耜思挾  
上入楚以遠式耜已而兵破廣州唐王見殺魁楚惟懼  
王坤益蠱上西遷式耜固請徵兵固守不聽上泛小艇自  
梧奔桂式耜集諸文武扈上居桂林班朝治兵始有章度  
王坤益欲挾上入楚會上召劉承允東援平梧承允至無  
東下心遠欲邀上幸武岡式耜奏言駕不幸楚楚師得以  
展布自有出楚之期茲乃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心兵心  
狐疑局促勢如飛瓦翻手故而覆手合誠不知皇上之何

永曆實錄卷一

三

以為國也皇上在粵而粵存去粵而粵危我退一步則  
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來亦速一日今日勿遠出楚則  
出楚也易今日若輕棄粵則更入粵也難海內幅員止此  
一隅以全盛視西粵則一隅小而就西粵圖中原則一隅  
甚大若棄而去之俾成殘疆雖他日微幸復之而本根已  
不足恃矣疏入不省式耜入見跪曳上袖涕泣請留承允  
結馬吉翔因王坤播兩宮皇太后趣上行甚迫遂詔加式  
耜太子少保便宜行事留守廣西上遂入武岡兵從平  
樂來攻焦璉方扈送駕自全州旋未至守禦單胞敵騎馳  
薄桂林入文昌門式耜督兵巷戰會璉至馳禦之斬數騎  
乃退走陽朔式耜獨守孤城者兩月已而楚督之師潰  
于長沙郝永忠盧鼎奔入桂林式耜會戶部尚書嚴起恆  
安輯之令守大榕江遣焦璉東復平樂守之孔有德前部  
入嚴關永忠驚走桂林潰永忠欲挾式耜去式耜怒曰吾  
奉命守桂桂吾死土也獨坐空城中檄焦璉撤平樂歸守  
騎兵乘虛抵桂扣北門入式耜奉賜劔督璉巷戰斬數十  
騎兵驚遁駐北關外式耜檄迎何騰蛟于柳州騰蛟以  
胡一青趙印選之兵至會躡兵于北關三戰三勝退入  
全州式耜遣焦璉北會騰蛟攻復全州騰蛟以是復下湖  
南皆式耜力也時上播遷柳象陳邦傳迎居南甯邦傳挾

永曆實錄卷一

四



上驕橫式耜屢邀之下梧州不應乃遣焦璉自平樂略地梧州會李成棟反正梧州平粵西大定成棟遣其將杜永和迎上東巡式耜表遣給事中蒙正發編修蔡之俊評事朱盛澌迎上返蹕桂林言東粵已定出梅嶺者唯成棟一軍請詔而下無煩上自往今日大勢在楚楚師不下三十餘萬鎮將四十餘營號令莫一易成疑沮非天子彈壓則進無寸功而退有百患上誠莫如幸桂林為出楚計北圖岳鄂東援南昌西收荆澧事猶可為若遠即海滋而舉江楚大計一委之騰蛟騰蛟雖忠略有餘而孤注之憂不能不為之慮也疏入上猶豫開內閣王化澄朱天麟貪成棟

永廉實錄卷一

五

續問因中涓說慈聖太后謂東粵安而西粵危且以收新附者之心上遂下肇慶居半載楚將果驚猜內訌騰蛟死湖南復陷楚兵潰入桂林式耜奉命兼督楚師隨宜安插饑餉固守楚塞奏用侍郎張同做總督諸軍給事中吳其雷監理之與兵相持于東安零陵之閒大小數十戰互相前卻其明年庚關不守上將西奔式耜馳奏請勿棄東粵固守肇慶徵兵禦寇不聽上遂至梧州始上在肇慶時式耜請開日講遠倭幸清銓政肅軍紀王化澄馬吉翔撓沮之金堡自沅州徑桂詣行在入對擿在廷姦狀吉翔疑堡黨式耜益相銜怨至是開北鎮撫獄掠治堡急式耜抗

疏力爭不聽胡欽華挾孫可望恫喝當止遂露章劾式耜詆誹尤惡王化澄思因排陷之而式耜威望既重莫能搖也乃與萬翱比推于元燧為督師奪式耜兵柄復先後遣萬年策吳李芳鄭古愛朱嗣敏分督諸軍事權瓦解元燧至桂以女謁蠱趙印選諸帥狂狷不受式耜節制孔有德猝口小榕江諸將不戰而走式耜馳皇令召諸將城守無應者式耜乃沐浴易衣坐署中通山王蘊舒馳入告曰先生受命督師全軍未虧公且馳入柳為恢復計社稷存亡繫公去留不可緩也式耜不應蘊舒涕泣曳其袖固請上馬式耜從容應曰殿下好去幸自愛留守吾初命也吾此

永廉實錄卷一

六

心安者死耳逃死而以捲土為之辭他人能之我固不能也俄而張同做至問曰先生意何為式耜曰死耳同做曰我知先生之必死故不死于陣而就先生因呼酒與同做飲式耜素不能勝一蕉葉是夕連醺數大白神采愈清澈與同做分韻唱和悲吟徹旦次日被執見孔有德談笑請速死有德令王三元彭而述勸降式耜笑不應而述稱說繁重式耜乃舉袖揜雙耳有德知不可屈乃加害于桂林市中桂林二十年不見雪矣是日雪霰大作雷電交擊式耜與同做先後唱和絕命詩十餘章人閒頗有傳者吳江楊執醫士也客式耜所至是潛拾式耜同做骸葬之桂林



城北及李定國圍桂林城中人見式相同敵擁騶從並馬入有德邸俄頃有德自焚死

嚴起恆字秋冶浙江山陰人寓籍真定舉北闈中崇禎辛未進士就館試詩文中格周延儒方秉政入索四百金乃得選客或以告起恆笑不應不得與選授刑部主事寬廉精慎為秋曹最差提獄務矜恤囚繫縱其械具與沐浴時與湯粥時有大瑞陷法抵繫感起恆寬簡為毀家施藥粥一年祝曰願以冥報奉嚴公起恆舉鄉書時游高邑趙南星之門為南星所器重人士翕然推之及釋褐澹定守職閉戶謝交游清流時局兩無所附以是棲遲郎署六載不

永曆實錄卷一

七

得遷稍改員外郎都御史傳永瀆獨推重之時畿南例選銓曹永瀆力主用起恆公揭已出遣客勸令一謁執政起恆佯謝諾益閉戶不與外人相見遂不得調已乃陞廣州知府南海寶貨充斥起恆食淡衣麤以廉聞天下下思任其姻也攜客游羅浮過廣州起恆報謁公宴之外無私相見思任舟車之費逮絕就起恆求兼力數輩起恆謝無有思任幾窮顧知起恆清貧益敬重焉總制沈猶龍聞之乃齎金幣遺舟車送思任歸猶龍笑謂客曰都御史為知府料理游客耶嶺外傳為佳話已遷右叅議分巡下江防道斷黃海陷何騰蛟為題改分守上湖南時張獻忠初去楚

出死傷無幾郡縣皆廢吏因緣攝署漁獵遺黎起恆一意休息以清剛彈壓賊吏不敢逞何騰蛟開督府于長沙軍食不給創徵義餉不經奏覆以意為輕重每畝溢額派者五倍以上猶不足則預徵至兩年賊吏承風追呼每劇又開告許籍沒民財充饌旦夕傾數十家以為嘗起恆力爭不勝乃議鼓鑄以紓民困會計精密一錢不入私費數月得數百萬緡輸騰蛟請緩預徵一年民稍甦仍以其餘修衡永城櫓立上公熊羆二關禁敢游兵民恃以安復出錢二千緡為文場費奏請用御史楊喬然開闢試士湖南北始復有弦誦聲皆其力也起恆清慎端和不為擗闕赫

永曆實錄卷一

八

奔而驕帥悍兵服其德望郝永忠盧鼎黃朝宣張先璧曹志建恣行無所憚捶擊監司如其牙拔顧斂手受起恆約東如部將時楚吏緣岡廣建國皆旦夕躡拔至九卿起恆不妄依附守故銜兩載稍擢太僕少卿已乃晉戶部侍郎督理錢法軍餉上初監國或說令與勸進列起恆泣然曰兩年而三易主即大忍人能無自慙耶諸公任好為之非吾義也上幸桂林召見擢戶部尚書已同瞿式耜守桂林諸將倚之為重上在柳象召入改更兵二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抗辭不允乃入直扈從南甯制命票擬皆出其手時承隆武之餘詔旨繁蕪藜鬪且此夕彼莫知適從起恆



詳慎簡愛中外乃壹所表陳邦傳驛必無狀思北降屢欲  
犯車駕為降地唯憚起恆不敢發起恆密諭其腹心茅守  
憲胡執恭漸移其意會東粵反正迎上東出瞿式耜迎駕  
西北出楚起恆請從式耜王化澄朱天麟貪東省之饒因  
馬吉翔達慈聖決意東下起恆爭不勝既從駕至肇慶江  
楚勢稍振四方觀望欲動求仕者滿輦下爭持督撫劄委  
空銜求勅印或冀內補起恆雅意澄別不懷所願乃羣走  
緹帥馬吉翔緣內豎夏國祥往往得旨下部起恆力持不  
可則中旨下化澄天麟改票以行南昌庶宗朱謀聖以援  
江為名蠟愈都呂爾與者吉翔書記也起家拜御史袁彭

永廉實錄卷二

九

年金堡交劾之時四方勳鎮請封爵晉秩者輦金帛香藥  
賂行在閣部大僚起恆峻拒纖芥不納差使為之語曰嚴  
公曠目不開疆祇主朱手縮急收疆祇天麟忌其異己給  
彭年堡謂謀聖爾與事皆出起恆彭年疏並攻起恆起恆  
謝病求去會上召天麟面詰之天麟詐盡露上乃教趨起  
恆入直天麟慙恚以病免化澄亦沮喪移疾不出中外方  
一意倚起恆居中制江楚而何吾騶黃士俊復就李成棟  
薦請召用吾騶以崇禎舊輔居首揆毛毓祥李用楫更相  
推戴起恆亦中掣不能盡行其志永廉三年春莽師敗于  
湘潭何騰蛟被害楚兵四十餘萬失主洵亂蹂躪永寶郴

開即次南奔永州舉人劉惟贊徒步詣行在疏言今日所  
恃為一綫之計者唯楚而已東援江西保黔蜀則建炎阜  
口之敗不害為南宋之中興往者孤倚一騰蛟其勢已危  
今騰蛟且已矣馬進忠等北兵也胡一青曹志建等南兵  
也高必正等新附之兵也情勢必不相得而疑而諸帥之  
所共為尊信者自輔臣起恆而外四顧更無其人且近日  
之所在瓦解者以民困兵毒迎敵為鄉導故敵猝至而不  
知大湖南北黃童白叟所信為必能捍兵而安己者自輔  
臣起恆而外抑無其人民之向背兵之合離國之存亡唯  
在起恆之一出而已首輔式耜清節重望入直綸扉固其

永廉實錄卷二

十

雅量所宜則陛下可勿以起恆出而股肱無人為憂矣如  
以臣言出草茅不足與聞國計陛下誠遣一使徧察江楚  
黔粵將帥兵民有一不謂臣言為允者臣請尸兩觀之誅  
若因循不果勢必一營一督簡任非人連雞駭散民怨兵  
疑更無可為之勢矣疏入下廷議楚諸將先見騰蛟陷皆  
驚退及聞起恆出督咸踴躍更起胡一青復下衡州馬進  
忠王進才固守寶慶曹志建蒐軍治芻糧將自郴州入南  
贛居月餘馬吉翔畏何吾騶之逼思留起恆以制吾騶嗾  
部覆敦留之起恆不果出諸將意阻湖南復陷已而諸軍  
無統萬年策于元暉毛壽登吳李芳各以鎮將意獵部院



監督其軍皆庸疲異懦爲軍中所狎媒兵益暴民益怨以趨于盡卒如惟贊言起恆既終留相吾驕以降叛之餘爲廷臣所輕未幾亦謝病去士俊守閣銜無所見短長起恆稍得行意請上親政泣請節國用清封賞以戎務任劉遠生以廷議任金堡整勵楚將接應江西餘旅慎恩紀立威信凡七八月閒內外仗以粗安顧以裁抑僥倖爲程源郭之奇萬翔魯可藻所尤忌中閹夏國祥亦深嫌之會孫可望遣楊畏知獻書求內附邀王爵金堡抗疏言其不可起恆居中力持之可望心折永歷四年春口兵口南詔慈聖太后遽欲挾上棄肇慶西避起恆堅請車駕勿動上召赴

永曆實錄卷一

七

內廷面諭允留起恆叩頭起請閣草勅徵調援兵方吮毫閒兩宮已登舟上就輦矣起恆懣憤泣責內臣龐天壽天壽曰外廷固有主張上速行者非但我輩也起恆疑不知所謂已行至德慶州王化澄遽得旨入直一兩日閒源朔之奇結吳貞毓張孝起朱士鯤許奏金堡丁時魁劉湘客等把持國政裁抑恩賞以致江楚債敗聖駕蒙塵化澄入調旨遣緹騎逮堡等四人下錦衣獄掠治濱死乃知天壽所云者羣不逞結馬吉翔介夏國祥以敵警脅上西出倚陳邦備以謀國不令爲罪殺堡等也起恆匍伏舟次泣奏諫臣非今所宜譴嚴刑非今所宜用請貸堡等上不聽化

澄等思搆起恆益急顧上意猶嚮倚之高必正焦璉詣行在力白起恆公忠狀勢固未有以搖也化澄迫乃請勅召朱天麟而密訂天麟因胡執恭結孫可望爲外援脅上爲殺起恆地執恭欲封可望眞王亦迫乃遣子欽華載金粟徧賂臺省與相約結謀既定給事中雷德復遂露章劾起恆二十四罪在廷中欽華餌無不欲逐起恆而封可望化澄調旨用宋雷有鄰鼎鑄有耳語嘲激之起恆稱病請去行人董雲驤王夫之交疏言大臣進退有禮請權允輔臣之去勿使再中姦毒重辱國而灰天下之心疏入雲驤不候報聞挂冠入南海去翔可藻請逮治夫之高必正力爭

永曆實錄卷一

七

不可乃已起恆謝病疏七上不得報解舟去平樂顧上意注起恆而薄化澄遣高必正党守素李元允齋勅留之追挽其舟不得發起恆返諸鎮奏報使臣大書揭梧州城下言半壁存亡恃嚴輔臣一人不索錢不帶軍機何物雷德復受逆賊賂思加逐害願與同死化澄懼乃佯下起恆勸上益留之然起恆曰爲羣小所搖志沮不行隨御舟侍朝請而已四方鎮帥聞起恆摧抑不用皆解體無鬪志是冬兩粵繼陷上奔南甯化澄率諸臣四竄唯起恆從始德復疏入化澄黨日夜搆欲中以危法客有勸起恆必去者起恆泣然曰吾留此卽免禍豈復能有所効顧今日亦安往



哉非裴公午橋文饒平泉時也患難君臣所相報者唯一死爾伏草閉以求活吾固不能國一日未亡吾一日不能舍上而去死于姦死于敵唯天所命耳胡執恭已偽造册寶封可望秦王懼偽露乃密告可望曰嚴學士必不肯撰勅册此我密請之上自內發者嚴學士固不知可望以是怨起恆甚永曆五年遣其將吳將軍者入見挾兵擁行宮猝入起恆舟伴請與語語竟起送之出遠揮銅椎擊中起恆腦墮水死是日遂擊殺禮科給事中吳霖以下二十餘人上聞痛哭出金募泗人得起恆屍裹以御衾買棺葬于南甯江岸起恆相四年隨上播遷上屢欲加恩因辭不受

永曆實錄卷一

唯以上兩宮徽號進太子少傅南郊賜玉帶不服以犀角帶二品服色終署中無長物故衣敝與食不兼味與人言開誠盡辭羣心悅服至其不可則未嘗以一字巧人恩澤雖怨背不恤也尤善理財用在肇慶請上親征立親征庫不旬日得四萬金精甲名馬盈數百俄為夏國祥所忌以中旨取庫金入內用事遂不行出入羣小閉外交困籌量撓沮起恆遇害國遂以亡

永曆實錄卷一終

永曆實錄卷三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撰

丁王朱列傳

丁魁楚字光三河南永城人中萬曆己未進士歷官有能聲至節鉞崇禎九年巡撫薊鎮口至以兵逃宜抵法魁楚善事權要為溫體仁所厚善得不坐已而為劉宗周所劾乃罷官去因光元年起廢擢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總制兩廣時端皇帝晏駕桂恭王嗣立與上同居梧州魁楚泣粵以寓公禮相見恭王不懌稍見于色會思文皇帝繇疏遠為副帥所推戴桂邸序次當壁思文皇帝頗疑忌焉

永曆實錄卷二

密旨諭魁楚偵動靜自端皇帝以敦讓傳國恭王固無他志桂邸中涓王疑禧亦質樸無喜事心魁楚以宿怨欲因事中王王不知也一日故舉酒就恭王飲魁楚大言天下傾亂殿下為高皇帝子孫能勿憂耶王曰宗國破敗孰能忘憂倘得藉先生力削平之俾孤假手以報高皇帝死且不朽問答閒亦偶相酬酢耳魁楚遠以奏聞他日復持酒就上飲問如前上唯唯而已魁楚亦以奏聞未浹月桂恭王暴薨或曰魁楚奉密旨為之也上僅賴以安而心恆惕惻魁楚用是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未幾靖江庶人反魁楚守梧州 瞿式耜合討平之封伯爵賜尚方劍便宜行



事加蟒玉已而閣海陷蘇觀生立唐王聿錡于廣州決策  
後乃報魁楚魁楚甚欲拒之而瞿式耜自桂下肇慶定  
推戴計魁楚乃迎上踐阼晉魁楚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尙  
書魁楚制粵兩年矣嶺北潰亂魁楚猶恬安不修戎備將  
吏以賄為進退唯日遣水軍涸靈羊峽取硯石于老坑至  
是武備單弱不能自振觀生抗命來攻乃議遣巡撫廣東  
兵部侍郎林佳鼎率水師遊擊管燦督舟師數千攻廣州  
至三水軍不習戰全師皆沒佳鼎燦死東兵薄峽口乃擊  
退之魁楚怙擁戴功與王坤相表裏以意黜陟中外失望  
瞿式耜力爭不聽李成棟陷廣州魁楚懼上知不可恃

永曆實錄卷三

遂西幸桂林魁楚獨與其寵將蘇聘率標兵千餘人據岑  
溪縣口兵至戰不勝魁楚見殺

王化澄字登水江西金谿人中崇禎丁丑進士授知縣隆  
武中擢監察御史巡按廣東時海內陸沉東粵獨安故以  
富甲天下化澄按粵不能以廉聞宦賞至二十萬上即位  
于肇慶化澄與擁戴功丁魁楚解兩廣入閣驟擢化澄副  
都御史總制兩廣俄而兵部侍郎林佳鼎東征陣沒遷化  
澄兵部左侍郎管樞務化澄既與王坤厚善皇后兄王維  
恭曾隨父客吉安至是化澄與結鄉曲稍密乃與通族為  
兄弟以是內批擢尙書瞿式耜論奏之乃補部疏行上西

幸桂林化澄不從避居潯南踰年上幸象州化澄道謁以  
維恭薦仍兵部尙書拜東閣大學士入直上赴南甯皇后  
留象州上賜皇后空頭勅十道俾皇后猝有緩急徵調防  
衛化澄與維恭輒用以授庶宗朱統鑿等僉都御史等官  
上不知也內閣亦無勅藁已而隨皇后入南甯扈蹕下肇  
慶而假勅事覺為臺省所糾久之羣言交攻化澄請養疾  
聽之四年春上幸梧州化澄入見勅趣入直因喉給事中  
雷德復劾首輔嚴起恆化澄調旨以嘲語激起恆去高必  
正入見對上言王輔臣票擬多春秋筆法可也化澄慙志益與吳  
顧化澄曰請自今少用春秋筆法可也化澄慙志益與吳

永曆實錄卷三

貞毓比挾孫可望脅朝廷凡化澄所票擬皆支離俳諧復  
多通餽問又奏授其子王奎光以白衣超拜光祿寺少卿  
上知而厭之是冬馬蛟麟陷梧州上奔南甯化澄不從挾  
厚貲避居平南山中蛟麟所部胡千總聞而利其貲輒往  
脅之出始以禮誘之化澄削髮為僧至中途擗出石與中  
梏其手索銀一萬五千兩猶不釋羈置平南空署化澄迫  
乃服腦子四兩死或為焚之香聞數里蛟麟故未知其事  
覺執逼化澄死者殺之沒入其金

朱天麟字震青直隸崑山人中崇禎戊辰進士繇外吏考  
選為翰林院簡討癸未分考禮闈已而南歸出入因光隆







天麟留相未浹月梧州陷上奔潯南天麟將入滇歸孫可望道阻不通走匿土司中不知所終初天麟與陳邦傅爲僞册寶封孫可望欲說可望貢方物入謝因以要寶封而不敢與可望言邦傅乃出所市滇中八寶手釧僞爲可望貢表上獻釧所直不過錢三五千天麟卽露章上言寶釧乃希世之珍藩臣貢此其竭忠媚主之情可知已宜速予王封以答其意楚粵諸將聞之莫不欲唾其面

吳何黃列傳

吳炳字石渠直隸宜興人中萬曆己未進士工爲詞曲與阮大鍼齊名歷官江西督學叅議隆武中江西陷從建昌單騎入闕陛見時福建舉行鄉試卽擢炳布政使充提調官已而閩陷走廣謁上于武岡時劉承允專恣瞿式耜嚴起恆皆惡之不得從駕閣臣缺票擬無所委傅作霖以主事亟遷兵部侍郎周鼎瀚以員外郎驟改侍讀皆與撰擬承允以己意授行其非銓政軍務者則馬吉翔龐天壽自

中批出不復絲票擬朝政無章承允意不自安炳旣入見遂擢吏部尙書不三日卽拜東閣大學士入直炳素諧柔好聲色荏苒無風骨俛仰唯承允意武岡陷炳遂與承允降隨孔有德至衡州有德恆召與飲食炳旣衰老又南人不習北味執酥茶燒豚炙牛不敢辭強飽餐之遂病痢死上之立也承隆武之做祿位積輕事權解散及居武岡劉承允驕橫脅上辱士大夫羣臣皆避去莫肯扈從川黔總督尙書李若星拜吏部尙書太僕寺卿楊喬然擢刑部侍郎皆爲承允所掣制旋解官唯不恤廉隅者則介承允以進輒俄頃拜大僚童天閣高光映庸闕而躡九卿劉魯孫



目不識丁而授講讀鄒枚以小吏而登憲司御史郎署尤  
猥雜不堪風聞四近于是江楚間塾師游客卜筮胥史皆  
冒舉貢自稱全髮起義赴行在求仕及上駐肇慶金堡丁  
時魁袁彭年建議謂爵祿太賤小人營進屈下鎮將而威  
令不行漁獵小民則人心瓦解請覈出身履歷及鄉望才  
品以敘次錄用內閣嚴起恆吏部晏清抑皆清慎不妄甄  
拔故一二年間聞外稍知國紀江楚黔粵所在收復顧以  
是為羣不逞所怨望吳貞毓者炳之族子首謀撓亂之堡  
下獄起恆不用將吏解體兩粵繼陷上蒙塵粵滇之閒寄  
虛名羣盜中侍從不過百人昔之以全髮起義干乞祿位

永曆實錄卷四

者率持故銜投欵降級敘用往往為民害垂二十年尚未  
息也

何吾騶別號象岡廣東香山人中萬曆己未進士敏給通  
機變頗工為詩書法妍美選庶吉士改編修當啓禎開浮  
沉不為同異守館閣崇禎八年積資拜禮部尚書文淵閣  
大學士以事忤溫體仁體仁欲逐文震孟因與震孟俱罷  
隆武中特勅以太子少師仍原官召入直上幸贛州吾騶  
從至順昌追兵至驚遁歸里已而蘇觀生立唐王聿錕于  
廣州觀生人望素輕倚吾騶為重吾騶偕大學士黃士俊  
侍郎葉廷裕李覺斯前布政使曾道唯及廣東布政使顧

元鏡決策推戴以拒上命盡發守兵西扼三水東與陳子  
壯義兵相持廣州城門不置一卒李成棟自惠州馳來已  
入城吾騶等尚不覺俄而唐王觀生皆見殺吾騶遂降厚  
賄成棟特薦之于□及成棟反正吾騶輒自冠帶稱故相  
上幸肇慶丐成棟薦已成棟因疏言吾騶士俊綸扉舊學  
宜備顧問元鏡毛毓祥與謀反正才能可用詔各起原  
官召用先是吾騶降□思以文望動人得復大用乃撰□  
□□史稱述功德內書楚賊何騰蛟遣張先壁入寇鏤板  
行于嶺外至是騰蛟聞勅召吾騶大怒欲疏攻之吾騶懼  
不赴召騰蛟收沒吾騶遂偕士俊及毛毓祥赴闕勅留入

永曆實錄卷四

直袁彭年雖嘗與吾騶同降顧薄其為人時彭年方掌西  
臺吾騶多齟齬之彭年疏侵吾騶毛毓祥為通政使結給  
事中李用楫疏攻彭年互訐不已吾騶引疾乞休上亦厭  
之聽之去彭年不自安亦以請假治慈母喪解臺務吾騶  
之出亦無仕宦意特欲一入綸扉蓋前罪恥塗飾鄉里耳  
目吾騶富甲東南銷銀為小山高廣丈餘凡十餘所露置  
宅院隙地成棟兵初至欲鑿取之不能動吾騶既歸明年  
廣州復陷吾騶逃入海中死

黃士俊字□廣東順德人萬曆丁未廷試賜進士及第  
第一歷官官詹侍郎開隆武中起拜東閣大學士禮部



李文方列傳

尚書未赴闕陷蘇觀生立唐王于廣州士俊與焉兵陷廣州士俊就李成棟降成棟反正士俊丐成棟疏薦入直上始難之重違成棟之請姑勅召之士俊偕何吾騶入見以故相位居巖巖上諸殿閣唯文淵閣上有印進呈文字則用之居首揆者司其封掌上在粵隴式相掌之上奔象州時遠式相不及繳及幸肇慶起班班式相後而式相方留守督師起恆實首揆也式相方欲繳印付起恆聞吾騶士俊入遂不果起恆固有欵賜圖書印進呈文字及發紅本閣票下科而吾騶士俊為上所厭薄無所賜皆以白版行吾騶與袁彭年互訐解官去士俊以柔順為上所留時

永曆實錄卷四

四

年已七十八矣以稟擬失當為吏科丁時魁所屢駁士俊泣語人曰老夫于諸公為前輩遠甚老夫叨鼎甲時諸公尚皆未生今乃相窘如此老夫亦何所負于國家所少者唯一死耳聞者哂而憐之南雄陷上幸梧州士俊遽以病請歸里不知所終

永曆實錄卷四終

李文方列傳

李永茂字孝源河南南陽人中天啟乙丑進士歷官中外有能名崇禎末擢僉都御史丁艱家居李自成陷南陽永茂與前布政使賀自鏡攜家避寇南奔襄陽時左良玉劉洪起兵各數萬沿漢屯聚暴掠不戢自鏡女年將及笄洪起強委禽女不肯屈投漢水死永茂乃帥南陽避寇眾數千人團聚自固汎舟漢江號南陽幫兵不敢犯宏光立永茂服闋詣闕見仍以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州賊聞王猶婆營據簾子洞寇掠汀贛永茂會福建巡撫張肯堂討平之隆武中萬元吉受命督師江楚守贛永茂以母喪解官僑寓嶺南及丁魁楚罪式相定策戴上手肇慶迎永茂協策永茂至拜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尚書永茂以終喪固請式相奏永茂即欲終制不與閣務者皇上以冲齡嗣服非耆舊之臣孰與勸學臣等捐軀只辦開政請命永茂專侍經筵不及庶務亦可令忠孝兩全也永茂猶固辭不得乃受命永茂因進講請召用人才退而疏薦十五人直省各舉一人御史劉湘客與焉湘客忤內監王坤坤方秉筆以殊斥之永茂撫贛時湘客客于贛悉其才品與相厚善至

永曆實錄卷五



是怒曰斥湘客者斥茂也國勢孤危如此而猶唯內豎意  
掣辱大臣吾聞死草閒不能為此輩分任亡國之罪拜表  
乞返苦次即日解舟泝江入仁化山中鬱鬱以疾卒

文安之別號鐵菴湖廣夷陵州人中天啟壬戌進士選庶  
吉士改簡討選編修左庶子以忤魏忠賢削籍崇禎初起  
侍讀歷官南京國子監祭酒清剛不合于時局解官歸里

宏光中以清望素著起詹事府詹事不赴上即位翟式邦  
奏安之及侍讀學士王錫裘歷朝人望宜入綸扉且道路  
可通尤易徵趣詔以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敦趨赴闕會  
湖廣淪陷勅使不達時忠貞營敗績于草坪退屯夷陵結

永麻實錄卷五

三

皆自固劉體純袁宗第自漢中返亦屯荆鄖陽故將  
王光興率眾自竹山南來與諸部犬牙結聚已而堵允錫  
以忠貞營下嘗禮光興移屯荆西迎翰林院編修黃燦監  
督其軍事聞加燦侍讀兼兵科給事中燦與安之同里因  
迎安之資其威望鎮撫諸將永曆四年安之入見繞道至  
平越乃以疏聞上勅召赴闕抵南甯上命禮部主事劉兆  
鏗敦趨之朱天麟亦得召旨因與偕至天麟以安之翰林  
先輩欲假其望以動人頗推崇之已而議論猥雜安之深  
厭之遂不合既見勅召入直安之之至以節制黔楚修綱  
紀收敗局為己任顧天麟與王化澄不足與共事遂大適

阻力求督忠貞營出楚蜀為光興援凡入綸扉者十日即  
奉勅督師秦蜀去時忠貞營久屯潯南師疲糧乏安之乃  
率之自黔入楚西冀收蜀為迎蹕計至貴陽孫可望已併  
楊展王祥之軍駐貴安之不得已謁見可望可望固欲留  
之安之詭辭以對得去入楚忠貞營踵其後為可望所覺  
追安之安之已馳出黔與諸帥合居巴興閉未幾斃于軍  
中黃燦字中涵崇禎癸未進士亦卒于軍燦既沒僉都御  
史毛壽登為諸營監督與光興同降于□

方以智字密之直隸桐城人姿抱暢達蚤以文章警望動  
天下父孔炤萬曆丙辰進士巡撫湖廣為時相所忌以失

永麻實錄卷五

三

律逮下獄阮大鍼與同郡尤忤害之時局翕然欲致孔炤  
于死以智方中鄉舉上計偕忌者欲因文場陷之使絕營  
救伸理以智入都佯為不就試已乃密入闕中崇禎庚辰  
進士選庶吉士改編修以智既官禁苑在廷稍為孔炤伸  
理得減死論北都陷以智徒步走江粵顧自是無仕宦  
陷殺之幾不免南都陷以智徒步走江粵顧自是無仕宦  
情乃改名姓稱吳秀才遊南海聚議姚奇允與以智同舉  
進士一日擁騶從出與以智遇以智趨避書肆中奇允愕  
貽下肩輿相持泣下人始知其為以智矣奇允勸令強起  
襄時難以智不答留客奇允署中翟式邦聞而迎館之會



上卽位于肇慶擢左中允充經筵講官司禮太監王坤奏薦大臣數十人給事中劉蕡抗疏言內臣不得薦人況大

臣乎坤所薦者皆海內人望方且以開闢不得至為憂若聞坤薦當益衰足不前則是名薦之而實止之拒人於千里之外也坤怒將逐蕡且疑蕡疏出以智手為震經筵以智既無宦情講官之命為式相所強受又不見庸遂決挂冠去浮客桂柳閒粵西稍定就平樂之平西村築室以居以智詩傲錢劉平遠有局度書法適整畫尤工弈其亦入能品尤嗜音律喜登眺至是放情山水觴咏自適與客語不及時事楚粵諸將多孔炤部拔欲迎以智督其軍以智

永曆實錄卷五

四

咸拒謝之永曆三年超拜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不拜詔遣行人李渾敦趨入直以智野服辭謝不赴平樂陷馬蛟麟促以智降乃舍妻子為浮屠去劉蕡字及叔四川人中崇禎丙子鄉舉豪雋有才致歷官僉都御史巡撫柳慶

永曆實錄卷五終

永曆實錄卷六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選

陳姜列傳

陳子壯字秋濤廣東南海人父熙昌官吏都給事為清節名臣子壯中萬曆己未進士一甲第三人授編修天啟開許胤忠賢與父同削籍歸里崇禎初起用歷官宮坊為思宗皇帝所簡知擢禮部侍郎將倚相之閒詣溫體仁體仁盛稱主上神聖臣下不宜異同子壯正色曰世宗皇帝最英明然社廟之議助威之獄當日臣工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類世宗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以將順而廢匡救恐

永曆實錄卷六

非善則歸君之義體仁故伎子壯至是聞其言益怒遂密以其語奏聞上遂疏之崇禎八年詔以祖訓凡郡王子孫以降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以名聞考驗奏授京外職官子壯抗疏言宗室改授適開僥倖之門瞻藩規濶銓政而以不習艱苦之貴介出傅姆之手登之吏民之上徒為民苦疏奏上震怒體仁復乘閒深中之逮下獄欲以祖訓離閒親親條抵之極刑刑部議上祖訓與律例皆祖宗垂法雖可並行不悖但祖訓在開國之初以治亂國用重典之法齊一天下律例則斟酌得中為世守之成憲故列聖以來皆以律例議刑而不敢襲用祖訓子壯罪如律



當戊覆上體仁猶嚴駁從重部執益堅乃得減死論成體仁因是遂諷上頒祖訓于學宮通令天下諷習以錮子壯工部右侍郎劉宗周抗疏言子壯以過愆下獄論戍市井雜流陰操訛說投閒抵巇以希進用國事尚可問哉疏入不聽尋體仁死上怒漸釋子壯乃以赦歸里宏光中與黃道周同以禮部尚書召不至隆武閒就家拜文淵閣大學士赴闕時閣員二十三人皆具銜不與票擬子壯告歸蘇觀生立唐王于廣州子壯惡之舉家航海招義旅閒道貽書于瞿式耜請西師疾下願舉海舟會擊賊觀生靖內亂以圖外禦林佳鼎敗沒子壯固擁義兵居海濱不下已而

宋麻黃錄卷下

二

李成棟破廣州子壯卽軍中益號召約舟師數萬復沿海諸縣清遠貢士朱維四率義兵自上流應之兵薄廣州子壯戎服督戰顧廣人利水鬪不習陸戰成棟嬰城不出圍數日子壯兵盡登岸成棟啟諸門大出鐵騎蹙之于水次會雷雨大作風益烈舟飄飄不得附岸舉軍覆溺子壯死之弟子升收餘卒依海島結砦自固已而成棟歸附兵乃解永曆三年贈子壯太子太保諡文忠子升字喬生中崇禎己卯鄉舉隆武中授兵部主事子壯既戰沒子升收其餘眾結石馬徐鄭四姓據花山島有楊光林者擁兵萬餘遂與聯應海南王興號繡花針亦擁眾數萬互為犄角成

棟歸附子升釋兵入見改兵科給事中遷禮科右給事中端靜無所附和合于時移病告歸海上諸兵為李成棟所推抑皆瓦解王興屯雷廉開王化澄奏用其鄉人連城壁超授大理少卿往連絡之城壁貪狠為典所厭薄外受羈縻拜官爵而不為朝廷用徒為暴于海濱

姜曰廣字居之一字燕及江西南昌人中萬曆己未進士文望丰采為東南冠選庶吉士改編修天啓六年充冊封正使偕給事中王夢尹封朝鮮國王奉別旨便閱海上情形按毛文龍功次虛實曰廣詢鮮人覈海師備得要領使還上言文龍以二百人入鎮江據鐵山招降夷撫歸義之

宋麻黃錄卷下

三

民至十餘萬不可不謂之豪傑不可不謂之偏鋒若堂堂正正與口決勝負于郊原不獨臣不敢信文龍亦不敢自信若養成一隊精銳之兵設伏用閒乘敵出奇文龍自信其能臣亦信文龍之能也朝廷知文龍以用文龍則不致失文龍而莫盡其能亦不致孤倚文龍以困而覆之矣疏入報聞然朝廷終不能以此待文龍後卒如曰廣言以致於敗未幾曰廣以忤魏忠賢開住崇禎初起擢左春坊左諭德崇禎三年典南京鄉試甄別典雅得士尤盛如楊廷樞張溥陳子龍楊廷麟各以文章氣節著聞顧以清貞不附時局為溫周所抑不登大用家居與萬元吉楊廷麟李



可輔慮北都適□□恐不可保思固江左爲後圖史可法  
爲南司馬呂大器爲皖督皆深相倚望左良玉亦託重焉  
崇禎十七年以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與迎聖安皇帝拜  
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與史可法高宏圖爲南中三賢相  
天下翕然望之然馬士英王鐸以姦婪同秉國曰廣不能  
孤伸其志當迎立時呂大器以福邸故以謀嫡累賢士大  
夫激成奇禍後必授時局口實掀翻黨錮而嗣王抑無令  
德聲不如潞王之賢宏圖曰廣胥以爲疑士英陰訂阮大  
鍼決意福邸以快意于東林遂與武臣劉孔昭湯國祥趙  
之龍決策曰廣雖亦與翼戴士英微以其事聞宮中上下

永曆實錄卷六

四

之猜疑啓矣已而劉孔昭以起用異姓鄭三俊故廷辱吏  
部尚書張慎言曰廣知黨禍將起遂乞休不允及馬士英  
奏薦阮大鍼以知兵賜對宏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因攻  
宏圖曰廣護持局面愛而登之天忌而錮之淵欺罔莫甚  
曰廣奏言臣前見文武紛競既懸無術調和近見欽案掀  
翻又媿無能豫寢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陛  
下數日前明詔竟同覆雨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淒涼制璽  
未乾駭四方之視聽臣所爭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  
之清議而已不聽時大鍼初入士英寵威尙淺曰廣雖見  
沮忌猶得稍有建明引薦黃道周陳子壯華允斌楊廷麟

永曆實錄卷六

五

黃文煥咸得召命左良玉駐武昌繕兵輯民思有以自效  
皖撫袁繼咸聯江楚繫上游重望皆倚重曰廣協心戮力  
馬士英益深忌之會巡按湖廣御史黃澍自楚入見請召  
對面糾馬士英奸貪誤國士英益疑曰廣與良玉澍排己  
几用舍進退皆以內降行己志盡削閣權曰廣上言祖宗  
會推之法萬世無弊糾封墨敕覆轍具在先帝善政雖多  
害政亦閒出而唯以頻出中旨爲亂階鄙夫熱心仕進一  
見擯于公論遂乞哀于內廷但見其可憐之狀聽其一面  
之詞遽爲聳動先帝既誤陛下豈堪再誤天威在上密勿  
深嚴臣安得事事而爭之但願陛下深宮有暇取大學衍  
義資治通鑑觀之反覆思惟必能發明聖性點破邪謀陛  
下用臣之身不若行臣之言不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猶  
獸畜之以供人刀俎也疏入不省頃之大鍼入秉戎政與  
士英謀結劉澤清劉良佐以捍良玉而厄曰廣遂購換授  
宗室朱統鐮疏叅曰廣顯有逆謀袁彭年熊汝霖抗疏言  
曰廣勁骨巖性守正不阿居鄉立廷皆有公論統鐮揚波  
歃血飛章越奏不從通政司封進是何徑竇直達御前姦  
險之尤豈可容于聖世請建治統鐮不報高宏圖揭請付  
統鐮于埋擬嚴旨上三發改票宏圖言臣死不敢奉詔上  
召宏圖厲聲責之宏圖遂乞休去尋以推翼恩加曰廣太



子太傅抗辭未允會御史祁彪佳疏論詔獄廷杖緝事三  
大弊政曰廣擬旨許禁革內批發改票曰廣揭言臣所守  
者朝廷之法度一官之職掌而欲以嚴旨加直諍之臣而  
敗亡之政臣死不敢奉聖意不從于是士英知上惡憚曰  
廣益募黨攻訐無忌矣吏部例轉御史黃耳鼎為副使內  
批爾用尙書徐石麒爭之士英因為耳鼎言不去姜南昌  
君必無留理耳鼎遂疏攻曰廣結劉宗周為死黨欺君把  
持無人臣禮曰廣乞休遂予告去先是曰廣憤馬阮之姦  
必將旦夕亡國猶以己為密勿大臣無遽去理故攻者頻  
仍徘徊不忍去而大鉞欲盡援欽案逆黨致要津攻擊異

永曆實錄卷下

六

己報十七年廢錮之怨忌曰廣之抵牾必欲重陷之曰廣  
歸士英乃與王鐸盡翻欽案引匪人逐正士鬻官爵墜邊  
防天下聞之無不知其不能且夕延矣給事中吳适疏言  
曰廣忠誠正直海內共欽乃么膺小臣為誰驅除聽誰主  
使上章不繇通政結納當在何塗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  
章告密端自此始搢紳慘禍所不必言小民雞犬亦無甯  
日矣疏入內批切責之于是蔡弈琛陳盟楊維垣張孫振  
相繼大用士林無賴者靡然翕附原任推官黃端伯妖妄  
人也無故解官自髡入廬山挾左道惑眾為南州人士所  
鄙至是挾怨赴闕呈身于士英訐奏曰廣謀危社稷援引

鬼神以徵之士英授統鎮行人擢端伯禮部主事以招致  
攻曰廣者中外駭懼史可法孤立淮上左良玉師老鄂城  
南北交警勢岌岌而士英殺曰廣之心益急會思宗皇太  
子事起內旨傳諭法司王之明往闕往楚欲成何事主使  
附逆實繁有徒著所司窮治勅出土英手欲傾曰廣宏圖  
以族誅之辟也會左良玉兵東下曰兵南渡南都陷不果  
未幾曰兵逼南昌巡撫曠昭走曰廣避居山中曰將吏屢  
招請不應已而金聲桓王得仁屯南昌素知曰廣德望陽  
招而陰縱之曰廣以是得全陰結撫贛義勇思開道入閩  
粵未及行俄而聲桓反正不知朝廷所在無所稟重乃迎

永曆實錄卷下

七

曰廣居南昌鎮撫士民事聞敕加曰廣少師兼太子太師  
建極殿大學士賜尚方劍便宜行事督師恢復京湖閩浙  
曰廣以清望舊為聲桓推重然聲桓擁重兵以反正功自  
大爵上公亦賜便宜遂專制生殺不聽命于曰廣時撫州  
王蕊八起義兵滿數萬贛州閩王宋諸賊歸義効命眾亦  
數萬吉安劉季鏞所號召西連鄱耒郴桂所在響應咸聽  
命于曰廣曰廣欲輯合之為聲桓援聲桓不從僉都御史  
尖宗周勸聲桓尊獎曰廣收士民心聲桓強應之弗能聽  
也曰廣稱疾不視事曰麻二年秋敕召曰廣陛見聲桓遂  
辭留之曰廣既久引疾不能一日去逗畱間曰兵大集團



南昌曰廣起與聲桓分堙而守顧曰廣所聯絡義兵皆已  
解散又素無權藉雖旦夕乘城不能有所指麾冬十月刺  
血拜表乞援朝廷無以應又馳檄何騰蛟求救騰蛟以衡  
長未下次且不進南昌糧盡曰廣傾資為僕妾以充饑不  
給城將陷撫州門啓曰兵故開一面聽城中潰散或勸曰  
廣出奔曰廣曰吾今日不死何待閉門引吭而斃事聞  
贈進賢伯諡文忠

永曆實錄卷六

八

永曆實錄卷七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撰

何堵章列傳

鄭古愛 楊錫儼附

何騰蛟字雲從貴州黎平人中天啟辛酉鄉舉崇禎開投  
南陽知縣吏治精敏以最聞南陽思文皇帝封邑也思文  
皇帝英銳喜事推官萬元吉頗規裁之騰蛟特相周旋元  
吉以過抑親藩見逮騰蛟得不與擢大興知縣精敏如治  
南陽遷郎署擢鞏昌兵備副使以善撫兵將為秦督洪承  
疇所推薦崇禎十六年張獻忠陷武昌楚撫王聚奎王揚  
基以失機論治廷臣視楚為戒途無敢赴者擢騰蛟右僉

永曆實錄卷七

都御史巡撫湖廣張獻忠入蜀左良玉駐武昌大為民擾  
騰蛟至以恩禮結良玉子夢庚與正紀副總兵盧鼎得其  
歡心尤與左營監軍主事李猶龍相善良玉所部頗尊信  
之綏撫殘黎有方騰蛟故黔人與馬士英同鄉里士英督  
豫楚騰蛟與受節制頗相得以是為巡按御史黃澍所疑  
左良玉自不愜于楊嗣昌頗與中朝氣節之士相知聞而  
與士英不協澍與良玉相親重騰蛟以通敏和讓亦與良  
玉善良玉習其無他每與澍言推獎之澍不以為然良玉  
亦不以澍為是然軍機進止及朝政得失澍獨與良玉謀  
議不令騰蛟知也時黔人越其杰楊文驄皆附馬士英得



節鉞大為疆場竊騰蛟雖有才度而不為高宏圖姜曰廣所知慮其且償楚事給事中袁彭年御史徐養心請以副都御史楊鳴總督楚豫削騰蛟權而士英欲沮抑之加騰蛟兵部右侍郎與相頡頏未幾撤鶚改授騰蛟為豫楚川黔總督遷副都御史已而黃澍自楚入見廷糾馬士英竊貪謀國被旨切責出監良玉軍深以騰蛟附士英為疑騰蛟亦恨澍疎己澍既削奪逮捕而皇太子自北來下獄掠治良玉抗疏爭之因風院督袁繼咸及騰蛟繼咸抗疏激切而騰蛟具疏言太子到南何人奉聞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偽既為王曷姓孫何人舉發內官

未麻實錄卷七

公侯多從北來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此事關天下萬世是非不可不慎疏入詔以法司審明節略解之良玉以騰蛟疏持兩端故為士英送難啟其辨折遂疑騰蛟故東下之謀獨與澍決策而騰蛟不知宏光二年四月初四日良玉拔營東下騰蛟大駭不知所為俄而左夢庚遣數十騎脅騰蛟登舟亦未與相見騰蛟意不欲行伴墮水匿蘆荻中附小舟得達岸走江西將歸武昌而武昌民半為左兵掠奪城空不守李自成為吳三桂所追數十萬騎臨江求渡騰蛟乃從甯州過瀏陽走長沙大號湖南湖北言良玉反良玉部按在湖南者率擒殺之沉尸于湘江閉道

遣疏赴南都雪己不與長沙素無武備騰蛟乃召黃朝宣于樞衡山中行登壇禮拜為總統朝宣部卒不滿二千人多羸弱兵素不戢稍憚李乾德不敢逞至是猝遇寵任遂益驕會左良玉死南都繼陷夢庚降而李自成渡江入無人之境繇蒲圻走死九宮山其部賊數十萬大掠巴陵南至湘陰瀏陽騰蛟不知其為自成部賊也猝遣長沙府通判周二南率朝宣部卒千餘往禦之大敗二南死之騰蛟始駭嬰城為守死計諸賊失主追遽無所依乃遣使就騰蛟降高李部號三十萬劉體純袁宗第張光翠牛萬才場天豹部各數萬不下五十萬人湖南地既迫隘賦入亦薄

未麻實錄卷七

騰蛟雖受其降亦未有以安插之諸部大掠巴陵蒲圻平江湘陰間如故已乃漸渡江屯荆岳開騰蛟復糾合張先壁黃朝宣劉承沅各益召募以眾相向而盧鼎馬進忠王允成不與左夢庚同降因風南泛駐岳州聽命于騰蛟賊偏將王進才郝永忠拔營歸騰蛟為督標總兵諸軍蟄集號百萬騰蛟不知所裁會思文皇帝下詔曰萬元吉朕之舊盟何騰蛟朕之恩故也遽加騰蛟兵部尚書副都御史賜蟒玉尚方劍便宜行事總督豫楚秦蜀黔粵軍務時朝廷既輕爵賞以糜人心騰蛟以潛邸舊恩尤所傾注騰蛟以受降事上而益倚重之即勅騰蛟便宜殺撫騰蛟以



兵太重難于控制乃檄提學副使堵允錫節制新降諸部而白領進忠允成鼎先璧朝宣承允進才永忠爲己屬允錫已次第安插晉拜僉都御史撫楚尋加總制侍郎督忠貞營屯湖北騰蛟屯湖南始騰蛟至長沙倚朝宣過重及是大師薦集而朝宣輕劉承允舊鎮黎靖騰蛟子家居黎平與承允有隙騰蛟雖專制一方而威令往往撓沮進忠允成鼎皆良玉部驕將但示羈縻索餉重疊繼以侮嫚騰蛟既奉便宜之命驟加派義餉兼預徵一年民田稅每畝至六倍以上不足則開餉官餉生之例郡邑長吏皆以貨爲進退又不足則開募姦人告密計殷富罰餉傾其產分

永曆實錄卷七

四

諸營坐餉朝宣先璧承允皆效之湖南民展轉蔓延死亡過半思文皇帝屢勅獎譽全舉楚事付之騰蛟不問欽差臺省官至者稍不遜讓則漂搖江干爲兵卒所戮部選長吏至皆不造就任以意改授之而標下將吏熊兆佐馬際昌李先春韓□□與長沙諸生周辛通賄竊權騰蛟固不知禁也隆武元年冬騰蛟與允錫會議出師調承允至長沙不用命歸武昌去朝宣亦不至張先璧自請從茶攸出吉安唯監軍道章曠率進忠允成爲前部下岳州騰蛟率偏將滿大壯吳勝兵數千人繼之檄允錫督高李部自澧出荆充錫圍荊州未下□兵適大舉入□至岳州進忠允

成驚退□兵舍長沙徑渡江蹂高李十三家老營于草坪騰蛟汎舟至高石驛驚潰走歸長沙畫新牆驛守湘陰不復議出師矣初聖安皇帝詔天下有能擒斬李自成者世爵國公祿萬石視徐達至是騰蛟奏報斬自成于九官山以周二南死失首級思文皇帝方亟勦名鎮天下望遠下部議賞部議以祖制文臣不得封公侯封騰蛟定興世伯勅旨已行將予世券都御史郭維經上言自成傳聞死于九官山在江西雷州界內傳以五月死而七月所部降騰蛟乃知且經年而後報遽行大賞誠非所宜且自成之或死或生或死于吳三桂之追兵或死于鄉團之棒擊俱不

永曆實錄卷七

五

可知萬一殺自成者他日且以首獻臣不知騰蛟之何以自解且萬一自成未死而他日更出沒于他所臣又不知皇上之何以收反汗也騰蛟獨力鎮楚撫降禦□忠猷自不可揜何必借此影響不自信之功名以貽天下後世之譏非乎臣且不能不以愛騰蛟者全騰蛟況陛下之以馭騰蛟者安騰蛟又當何如鄭重也疏入乃輟給世券時鄭芝龍驕悖懷貳心上疑之甚萬元吉自贛州表請西幸親征騰蛟聞之乃遣監紀推官傅作霖奉疏迎轡上既急欲去閩出楚作霖陛見盛稱楚兵彊盛騰蛟精忠渴望移蹕上大悅加騰蛟太子太保促遣兵入贛迎駕顧騰蛟以便



宜制楚文武將吏皆出其門不忍失權藉謂章曠曰上幸楚則當聚力攻楚恐未易支也上屢勅趣迎駕兵會贛州騰蛟乃名遣張先壁自攸縣出永新郝永忠自郴出龍泉分左右部號迎駕軍先壁至攸屯師不進永忠至郴西屠桂陽州過甯遠騰蛟亦不促遣之上繇是懷疑未即去聞騰蛟齎奏使臣不入聞者數月他日奏使至上震怒召面詰之使臣詭辭以對上次且間稍行至順昌而陷顧自是兵益無紀糧益不繼諸將瓦解黃朝宣不出其山張先壁據攸縣郝永忠據甯遠馬進忠移屯沅江王允成寄帑于湘潭盧鼎據衡州劉承允保武岡不出各招市井無

承允實錄卷七

六

賴轉相陵虐農疇被迫亦釋耒而為兵更互讐殺會歲大旱千里無烟火王進才居長沙抑不受調度傅上瑞遁走沅州獨章曠率標兵數千捍湘陰永曆元年二月孔有德大舉湖南曠督孤軍與戰不利允成進才掠長沙先走騰蛟奔衡州時上在桂林將圖幸楚特拜騰蛟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督師恢復騰蛟至衡州諸軍益洶懼無固志四月孔有德前鋒至衡山諸軍大掠分道走騰蛟奔永州遂自永至武岡人見劉承允挾舊隙欲奪其兵柄矯旨召騰蛟入直騰蛟固請出收兵圖恢復上意亦欲遣之承允乃謀解散其部曲困之令無所往而滇帥胡一青趙

印選惡承允願為騰蛟効死遂從騰蛟自古泥至柳川轉收周金湯熊兆佐馬養麟諸軍于廣西已而桂林驚潰騰蛟會瞿式耜于桂誓師北出自是得一青為股肱軍勢復張騰蛟亦以死自誓期收楚以謝前不敏金聲桓自南昌開道遣使至推戴騰蛟為主盟期犄角東下馬進忠復營德馳請會師于岳州騰蛟率諸軍三十餘戰復全州戰飛鸞橋大敗兵遂圍永州冒矢石督戰攻下之殺將余世忠擒其廣西巡撫李茂祖磔之遂下衡州檄曹志建集師大舉將趨長沙會堵允錫以疑忌激馬進忠棄營德開道自湘鄉至湘潭轉掠千里李高諸部蹙之而下集于湘

承允實錄卷七

七

潭進忠李高之逼告急于騰蛟騰蛟乃率標兵數百人乘輕舸下湘潭調護之允錫亦至議良久乃誓師分汛允錫率李高十三營渡湘而東走吉袁援金聲桓于南昌騰蛟率馬進忠王進才張光翠牛萬才洎滇曹之兵攻長沙部分乍定方送允錫軍渡江進忠全師尚留湘鄉檄召之未至餘兵俱未會人聞湖南全失遣其五王子帥大眾來爭稔至長沙騰蛟正為李高諸部所矚不及偵候永曆三年二月庚寅騎至城下乃覺進忠兵少不能戰雨雪雜下人馬困沿江驚潰騰蛟遽乘馬欲登舟為追兵所執大呼曰我何督也當明白死奴輩勿得陵我因下馬



步至城南佛菴五王子遣人勸降至再四騰蛟不應唯  
手拍地呼可惜兩掌皆碎三日水漿不入口五王子知其  
不屈遂遇害所部士卒降者竊收其骨葬之始允錫率  
大軍棄湖北至湘上騰蛟拜疏言湖北千里一空湖南重  
兵蝟集已復之士棄為青燐白骨之場而諸將狼戾狐疑  
制臣不能斬之臣又何以輯之唯有孤掌鳴號誓死報國  
而已未兩月果陷于難騰蛟既沒衡永寶郴相繼皆陷而  
粵不可守矣時中外屬望騰蛟甚重方其初陷朝廷猶冀  
其脫特勅遣御史鄭古愛入楚訪求之已而知其殉難上  
震悼輟朝贈太師中湘王諡文忠設位于肇慶之天甯寺

永曆實錄卷七

八

上親臨祭舉哀失聲百官皆慟子文瑞以廢至兵部侍郎  
居桂林廣西陷亦遇害

堵允錫字仲緘別號牧遊直隸宜興人崇禎癸酉中應天  
鄉舉以父母蚤世貧不能具禮辭計偕迨廬墓三載墓樹  
方冬生華人以為孝感黃道周為之著禮問一篇以旌其  
志丁丑乃就公車賜進士出身授兵部主事晉員外郎遷  
長沙知府與推官蔡道憲以志義廉隅相獎勵給事御史  
可鏡歸里侵鄉曲允錫重裁之已而道憲殉難可鏡以從  
賊伏誅郡人益服其明崇禎十六年張獻忠陷長沙允錫  
上計未返以課最擢分巡武漢道參議宏光元年改提督

湖廣學政左良玉舉兵下九江允錫方按士湖南故不與  
何騰蛟奔長沙漸聞南都淪沒武昌亦陷乃集允錫及傅  
上瑞章曠議開府調兵食制戰守允錫至性深摯北都之  
變號泣絕食者數日及是流涕慷慨誓死以濟國難聞者  
咸為感躍然負氣矯迫喜有興作無持重之度因與騰蛟  
議招募辟召輒行承制事允錫亦自下書劾徵人才版授  
監紀府佐停歲貢生以意改調除授教職競躁之士因緣  
奔赴日見夕即釋褐徵楊國棟為部將令募偏裨部曲割  
授武職至副總兵仍隸道標其不恤名實如此允錫既與  
上瑞曠推騰蛟為總督騰蛟即題薦允錫巡撫湖廣拜表

永曆實錄卷七

九

即以撫臣行事輒解學政付原任黃州知府周大啟令開  
餉生徵其貲為軍實遂益遣王之賓彭嵩年向文明廣招  
兵卒為內標歲糜金粟將百萬皆游惰民不堪行陣騰蛟  
既奉便宜之命一切不待刻旨允錫亦如騰蛟所行自是  
諸將不知復有朝廷率唯己意為制官盈三四萬漁獵湖  
南北愚民則竄匿山谷以自全不免高李部降騰蛟檄允  
錫撫馭之允錫乃與騰蛟分汛任戰守騰蛟任湖南守湘  
陰圖岳武允錫任湖北守嘗澧圖荊州允錫為高李部奏  
請立名忠貞營易高得功名曰必正李過名曰赤心皆奏  
準以欽賜行之忠貞營屯老營于草坪糧餉不給恣掠于



民閒允錫無以處也隆武元年冬允錫與騰蛟分道出師  
允錫率忠貞營及楊國棟周師文之兵圍荊州救粹至  
民素苦掠奪遂導騎劫高李老營于草坪忠貞十三部  
連營互二百里猝受抄蹂彼此不相知聞已而驚遽又不  
知口眾多寡遂解圍恒亂城中兵乘之遂大敗允錫乘馬  
麾兵勿退萬騎陵乘不可禁戰允錫墜馬折右肱周師文  
救之得免還屯嘗德忠貞營西奔巴歸不相聽命舊制奏  
薦仍聽部科覈員題用撫按不尸為恩所奏薦者以職級  
相晉接無稱門生禮崇禎間破資格開薦舉有自下僚寒  
賤及罪廢官遠按顯要者乃以門生禮事薦主然至京堂

永曆實錄卷七

十

亦不復用此禮初傳上瑞棄黃州賣武昌城事坐不測騰  
蛟拂拭奏用之擢監司及是題擢僉都御史戴騰蛟不敢  
貳章曠亦以廷議齟齬騰蛟保任秉節鉞往苒不能自拔  
皆刺署門生如故允錫以清望推督學雖節鉞之命自騰  
蛟奏薦而朝廷委任不在騰蛟下雅不欲與上瑞齒乃據  
舊章刺以平交相往復騰蛟不悅兩府幕賓類無賴士益  
相構煽遂成猜離湖南北不相協應而瓦解之形勢成矣  
上嗣位加允錫兵部侍郎總制楚師未幾晉尙書拜武英  
殿大學士封光化伯允錫辭伯不受及長沙陷騰蛟奔衡  
永馬進忠走湖北已而兵急嘗德允錫率楊國棟及

永曆實錄卷七

十一

己標之兵走屯永定衛山中進忠與牛萬財亦至連營相  
保進忠故聽騰蛟節制者也允錫姑安插緩撫之而心不  
相得合屯山中凡八月允錫頗趣進忠出兵進復辰嘗進  
忠不應時方溽暑進忠邀允錫飲樹下因步林塘閒見故  
墟有茂蔭清適進忠曰此可構一亭軒坐銷鋒嘗遂指揮  
軍士墾其址庀木石允錫大怒曰終當老死此山乎進忠  
笑不應允錫益憤引滿取大醉歸臥帳中翼日晨未起  
樵蘇者歸報進忠已拔營出嘗德允錫大驚遽呼國棟萬  
財繼進遲至嘗德則進忠已拔城兩日矣允錫不得已為  
調兵食撫士民進忠又若聽令者允錫以騰蛟分任湖南  
而長沙先陷適在騰蛟及是聞騰蛟圍永州未下欲因進  
忠兵出復長沙以厚騰蛟遂日促進忠出師進忠方與鄭  
古愛招馬蛟麟于辰州蛟麟遲回未決進忠欲留待之  
不即聽允錫允錫欲以辰州委王進才進忠憂進才非蛟  
麟敵固不從而進忠閒遣使至騰蛟所報功次允錫密  
聞之疑其為待騰蛟也乃命毛壽登監進忠軍羈縻之而  
自與鄭古愛率輕騎閒道走巴歸招忠貞營下長沙高必  
正方苦糧盡聞允錫語大喜捲營即起取道澧營進忠方  
大屯芻糧于嘗德為安老營計允錫往蜀以督忠貞營出  
荊州為名進忠意高李之未必為允錫與師也亦姑置之



及是忠貞營遂至距嘗德百里充錫乃以書報進忠言命師攻長沙事進忠大驚疑忠貞營之眾且夕即并己立命焚廨舍庾積掠百姓拔營南走開道趨湘鄉欲破衡州依何騰蛟安老營而胡一青已下衡州進忠遂自衡返湘掠殺匪五百里民死過半進忠去嘗德王進才牛萬財不知所出遂約劉體道張光翠同走衡寶問忠貞營至嘗德已赤土無草不能留即尾進忠後自甯鄉趨湘潭馬蛟麟徐出收嘗德湖北復陷諸軍蟬集于湘高必正遣偏師攻長沙以謝充錫不克亦退湘衡開互相疑掣轉掠千里充錫無以制之騰蛟汎輕舸至湘潭乃與充錫議以南昌求

永曆實錄卷七

七

援甚急充錫督忠貞營渡湘而東走醴攸往援江而忠貞營徘徊茶攸閒殊無行意湘潭陷騰蛟沒忠貞營奔衡州走郴爲人粵計充錫不能令也湖南失督師諸將洵懼胡一青迎充錫居衡州與謀戰守未數日口兵又至一青孤軍戰不勝亦退充錫倉卒渡湘東走耒陽與忠貞營會至郴州忠貞營曹志建營以去志建發兵禦之口兵追忠貞營至郴州忠貞營渡嶺去充錫後幾爲口所獲乃走志建營志建怒其率忠貞營以蹂己也坑殺其將王一賓部卒三千而迓充錫不以禮數窘辱欲害之富川紳士何國復道迎之入砦以鄉兵護之自懷集走梧州忠貞

營先自梧入潯南行在震恐勅遣大學士嚴起恆副都御史劉湘客慰勞安插之至封川與充錫遇乃並舟入覲上賜對優禮有加命督忠貞營出楚充錫初入朝未諳國事通政使毛毓祥給事中李用楫與同邑里相知聞以私意蠱充錫屢有論薦廷士皆不悅會公宴金堡被酒厲聲曰公復湖北而棄湖北者亦公也督師復湖南而蹂湖南以及于陷者亦公也公與督師誓援江西顧引忠貞營入粵蹂內地而致南昌之不救者亦公也公忠孝聞天下一旦所爲如此公不疾出楚他日何面目見曹志建況天下乎充錫無以應上賜充錫龍旗十二徧調天下兵馬咸受節

永曆實錄卷七

七

制充錫至潯州日促忠貞營復出會李赤心死高必正以新喪大帥器仗不給爲辭充錫居悒悒有頃朱天麟陳邦傳知充錫與金堡不協力與言堡沮孫可望王封之非以搖之因言忠貞營不可恃無如用可望之足有爲也充錫感其說發龍旗一往雲南調可望出黔楚胡執恭因誅充錫言公承制封拜能姑許可望王封事必集矣因填空頭勅許可望執恭遂僞作冊寶以往既行乃告充錫充錫悔爲其所賣大悲懺成疾永曆三年十一月卒于潯州詔贈太傅諡忠充錫忠直磊落負有爲之志非騰蛟所及而輕信自恃專意刑賞屢敗騰蛟亦輕之交相猜薄以



至于敗亡各有以也充錫文筆清超在軍中感憤作軍謠十首流離悲激其月家鄉馬兒女筆先鋒血筵席營中燬諸篇讀者無不悲之

章曠字于野別號峩山直隸華亭人與兄簡曉以文章氣誼名雲間簡以鄉舉知廣東博羅縣欽取未赴歸里與李待問陳子龍起義守松江城陷不屈死之隆武中贈禮部郎中諡節愍簡感北都之亡纂報讐錄三卷各有論贊巴陵李興瑋為之梓行于世曠倜儻不矜小節志意高邁神智警敏中崇禎丙子應天鄉舉第一丁丑賜進士出身授沔陽知州勤吏治摧彊豪興文教楚人士執卷就門者舟

永曆實錄卷七

西

接于沔陽湖崇禎十六年春李自成陷承天州人空起迎賊曠號召忠勇城守以奇計縛首迎賊者數十人磔之城掠騎至曠乘城擊卻之賊帥馬世大益發兵來攻民盡驚潰嚮迎賊者黨率眾應賊將縛曠降曠乃攜印出左右請繇小路曠曰彼將謂我墮落必要我于小路吾疾驅繇官道彼不測也已而賊黨果伏小路要之不得遂走詣北撫王揚基請兵復沔願以身先之痛哭轅門下不聽乃單舸歸華亭鬻田宅夫人出所織布千匹助之得數千金走漢沔間收兵崇禎十七年春接賊三戰復沔陽州安殘黎儲芻糧募死士為復顯陵計何騰蛟上其功擢僉事巡飭江

北京山楊文薦故受業于曠曠遇之有加文薦上計借曠與汎舟酌酒語次稍忤觸之遂銜曠至是為兵部郎因倡言江北不宜置道徒擾民無益恢復廷議從之曠繇是失職罷遣義勇江北兵民驚悲失據盡陷于賊曠將以布衣歸里騰蛟固留之以故僉事銜監撫標軍御史黃澍按楚曠其為騰蛟用檄令攝漢陽推官以窘辱之洪天擢堵允錫為解釋事乃已曠負當世志邑邑不得逞騰蛟獨深知之復以監軍道力請于朝命已下路振飛舊按江南推抑知名文士曠懷才被屈挫及是怒曠不納門生刺力沮監軍之命騰蛟抗疏言臣受土崩蟲齧之殘楚孤掌獨撐舉

永曆實錄卷七

五

目無一人之可用唯得一章曠者為存生人之氣屢題而部屢厄之是縛臣臂而欲使臣鬪也如謂曠跡弛多奇或至生事則臣請保任之甘與曠同功罪乃得仍授僉事監騰蛟軍檄攝分巡上湖南道曠至衡州開東鹽輸長沙以資軍實歲餉兵十萬餘金騰蛟賴以不匱衡州姦民通驕帥漁獵曠密捕撲殺之民得安堵已而歸長沙遂請身下岳州監馬進忠王允成軍以死護湖外單舸下洞庭進忠允成迎之願受節制先是騰蛟開府長沙堵允錫既解學政勤王與諸軍帥相馴習兼募成軍傅上瑞久攝巡下湖南承權藉募標兵數千亦與諸帥周旋稍熟而曠履革



削望尤輕諸軍帥皆不知有曠曠亦不得其要領及是驟受監軍之命從胥隸數十人輕舸東下敝巾葛衫與諸將乍相見流涕握手推心盡慮與謀興復諸將皆為感動時將竄兵驕不知節制王進才却承忠尤以新附猜暴大掠巴湘間曠既得諸將心申約束斬筮如法諸軍乃斂手聽命居人行旅稍集遂修湘陰城陸立大荆新牆二戍水立磊石營與岳口相持大小數十戰何騰蛟既題擢堵允錫撫楚傳上瑞撫沅曠獨當疆敵而任監司如故權尤輕不能自為進止願諸將唯推重曠而輕騰蛟允錫于上瑞則蔑如也何騰蛟出師不利畫守長沙尤藉曠為外蔽乃列

水麻實錄卷七

夫

曠功推薦之詔擢曠僉都御史巡撫江北然僅擁虛名無寸土一民可憑藉曠部將王儲募水軍二千人騰蛟分裨將覃裕春滿大壯吳勝合五千餘人隸曠守新牆與敵壘相對半載不敵隆武二年七月大舉從間道窺湘陰曠偵知之率覃裕春以二千人禦之于潼溪騎數千突至裕春軍伏溪市草舍中穴牆壁為空交發鎗礮擊之合圍之數十匝自辰至酉擊殺人馬各千餘恒懼退走裕春軍出躡之滿大壯陳友功為兩翼夾迫殺傷潰盡自江南用兵以來與兵合戰仍得捷者自曠潼溪之戰始九月左夢庚部將楊么導兵汎洞庭來沅江曠檄

馬進忠又大敗之斬么湖南北守經年不陷者皆曠力也今上即位加兵部右侍郎餘如故然曠有所陳奏皆因騰蛟故朝廷無繇深知曠相委任曠亦不能大有所指蹤焉永曆元年春長沙兵將交訂掠奪四出糧道阻絕馬進忠西走湖北王進才王允成旦夕思遁孔有德大舉入曠率滿大壯孤軍禦戰檄進才允成相接應皆不應遽潰走焚湘陰而南曠戰不勝退長沙騰蛟已先奔曠殿潰卒南行轉戰三百里及南嶽市滿大壯戰死曠入衡州執騰蛟手泣曰長沙不潰曠猶得嬰城死戰今湖南瓦裂何以謝百姓兩年來刻髓供輸也四月兵衡山騰蛟走永

水麻實錄卷七

七

州曠守祁陽檄召潰兵圖下爭衡州乃奉勅特拜曠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督恢復諸軍而諸軍爭潰不可合矣騰蛟走全州曠獨率親軍千餘人屯白牙市牽制敵兵南之路時上在武岡劉承允退援兵不出曠知事不可為忼慨悲憤不粒食唯噉瓜果時引滿取醉因臥病不起將終召門生部將出酒相飲為別命小胥拊拍板從枕上悲歌令座客和之聲益哀厲板關和者歇驚視曠已薨矣時年三十有六永曆二年贈太子太保華亭伯諡文毅門人蕭為龍葬之于石期站為龍武昌人敦篤有志義官職方司主事未幾亦卒江漢間故以文章名而避寇南奔者曠



皆留幕下最著者李興瑋自有傳次鄭古愛楊錫億

鄭古愛字子遺湖廣江夏人本姓陳出後于鄭既長所關  
父有子求歸宗養母為嗣父所訟武昌知府洪天擢矜其  
辭色問孺子嘗讀書乎因試以制藝古愛伏砌下濡筆成  
文駘宕有奇氣天擢歎曰孺子善自愛熊芝間一流人也  
諭所嗣父安之壬午鄉試出章曠門曠飯薦不得中抱其  
卷哭已而曠召與見姿抱豪邁尤為曠所器重曠失沔陽  
古愛迎謁于江漢因與收兵江北多所裨贊武昌陷南奔  
長沙曠方受監軍命開幕辟士古愛以貢資版授監紀推  
官古愛傷儻直鯁幹濟明敏何騰蛟堵允錫交倚重之曠

永麻實錄卷七

六

開粵東鹽稅之充饒檄古愛監其事以清平皆賦吏魯可  
藻挾私撓之古愛奮拳擊可藻墜地遂自解鹽政就堵允  
錫于嘗德允錫檄古愛監王馬楊牛四將兵永麻元年擢  
監察御史監軍如故嘗德陷走匿苗峒吏購求之廉嘗  
兼日一食書夕悲吟已聞允錫與馬進忠所在冒死宵行  
赴之進忠尤欽慕焉遂同進忠出復嘗德進忠與兵大  
戰于麻河古愛執矛躍馬與進忠鋒士首犯敵營大破之古  
愛家居時與左良玉部將馬蛟麟交善至是蛟麟降守  
辰州王進才拒之于桃源進才惴惴非蛟麟敵進忠以是  
不敢讎嘗德允錫強之東出長沙不聽進忠密與古愛謀

招蛟麟遣使持蠟書至辰州密達蛟麟所蛟麟佯怒收縛  
齋書者夜分密召之至臥內問鄭秀才何亦至此使者以  
方為御史監湖北軍告蛟麟大喜曰吾終當為此秀才效  
死力汝歸馬將軍及鄭秀才期以十一月下武陵合營明  
春並舉取武昌若吾至武陵而鄭秀才不在是給我也當  
與馬將軍血戰城下使者歸報進忠喜益修城櫓儲芻糧  
以俟允錫急欲出進忠兵毛壽登忌古愛之且收蛟麟也  
因激允錫入巴巫調忠貞營允錫欲強古愛俱去古愛不  
欲行壽登曰君奉勅調忠貞營不然我當往允錫固強之  
古愛遂同允錫入對蛟麟不果降忠貞營至進忠驚走古

永麻實錄卷七

九

愛迫及之于湘鄉相持泣下古愛遂入見論麻河功擢僉  
都御史毛壽登者袁彭年之甥也彭年因沮却古愛僉都  
之命古愛請赴辰沅招蛟麟不報而命古愛往楚求何騰  
蛟存亡騰蛟凶問確古愛遂退居平樂山中葛巾芒屨雜  
屠樵間無當世志永麻四年夏楚事益壞乃起古愛以僉  
都圖辰營招蛟麟古愛入對曰蛟麟雖于臣有香火情然  
去違之間自不能不以勝敗移心今楚兵連敗臣即剗心  
于蛟麟前亦一團肉耳請速催王馬二將出沅靖楊展以  
黔兵繼之血戰以前而後臣可以用其招致不然徒令蛟  
麟笑臣無益上固遣之領勅至平樂又以議招不如議戰



不報古愛憂患成疾卒後數月馬蛟麟破平樂知古愛卒為發哀護送其櫬與其妻子歸武昌

楊錫億字文起湖廣德安人以文章受知章曠李自成據荆西鈞索人士充偽吏懸參夷法以脅之漢北響應風靡士大夫至不知有崇禎十七年者錫億以貢為賊所購從間道逸走黃武間賊捕其妻子羣從皆殺之錫億益南奔曠留之幕府牒補監紀推官錫億言于曠曰德安北捍楚塞為漢新市故墟人尚豪俠可用應山楊主事之易忠孝世家為三楚望立蓋天營為國死守豪傑遙附甚眾憾不知朝廷所在耳億請問行號召為漢南應援若敵踐荆岳

永曆實錄卷七

十

億率義旅起乘其背以擊之此英布制楚法也勿徒株守一湖為尺寸計曠深然之然以錫億翫露風骨蒙難入敵中慮其不免惜錫億不遺傳上瑞督諸軍自平江出通山辟錫億從軍屢立戰功題擢兵部職方司主事上瑞有貳心無故走沅州強錫億偕西錫億不肯行仍赴曠于湘陰已而長沙潰曠南奔錫億與相失遂入南嶽老龍池痛哭為僧去不知所終

永曆實錄卷七終

永曆實錄卷八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譔

焦胡列傳 趙印選 王永祚附

焦璉字瑞庭陝西人以行伍起家積功最歷官叅將為平蠻將軍楊國威中軍官崇禎十六年張獻忠破永州遊騎掠全州國威起師禦之璉為前鋒敗賊于黃沙驛擊降賊黨唐苗子遂復永州隆武元年國威挾靖江庶人反璉見脅迫不能自拔庶人規瞿式耜式耜不屈將遇害璉說國威營護之得免因密與式耜謀陰遣人報丁魁楚陳邦傳扼之于梧肇開兩軍相壓璉挾式耜從中起來攻斬國威

永曆實錄卷八

十一

擒靖江庶人璉功第一邦傳善事魁楚得首敘代國威為平蠻將軍而璉加副總兵銜協守桂林永曆元年二月粵東陷上幸桂林加璉總兵官都督同知已而上自全州幸武岡璉扈蹕至全甫歸兵絳陽朔上直抵桂林入文昌門璉未釋鞍即與巷戰搏斬衝鋒者數十騎乃卻屯陽朔璉保孤城糧瀕盡兵復來圍璉誓死登陴守尋啟門出接戰鏖鬪兩日夕乃退璉縱兵蹙之遂收陽朔十一月上自象州復駐桂林錄前功加璉太子少師左都督封新興伯未幾楚師潰皆退屯桂林璉舉其逼移屯陽朔攻平樂復之留守平樂永曆二年春兵破全洲上奔南



郝永忠大掠桂林自全至桂三百里無人跡。乘虛直扣桂林北門瞿式耜急召璉自平樂返晝夜馳至未釋鞍與璉遇于北門巷戰搏斬十數人距圍固守會胡一青救至璉與一青歃血誓死出城力戰破之于北關又破之于甘棠渡追及于大榕江壓敵而陣方會戰大風起霧障天璉率死士呼噪乘之敵驚棄營走璉遂與一青隨何騰蛟圍全州攻下之會攻永州十一月拔之楚師大集兵穴糧置璉歸屯桂林論功晉封新興侯璉敢戰恥走身為士卒先而與諸將交謙讓不競諸將皆安之惡陳邦傅之姦懦也而陰戒部曲不得與爭曹志建尤駭戾日尋諸將相

本麻實錄卷八

二

抵悟獨敬愛璉與相親好自隆武來武帥或假便宜因之驕橫往往廷參監司鞭笞守令璉遇文吏不失中朝舊制州縣皆親詣署報謁有所徵會以咨移手本行事尤歛束部兵于民無擾恂恂如文吏言笑和煦而時聞寇警則蓐食馳赴不畏危險顧以糧餉不給兵不滿萬故不能成大功永曆三年春湖南復陷趙印選胡一青楊國棟馬養麟之兵聚保桂林糧益乏璉曰桂林固吾汛地然諸帥至有客主諒空營舍為諸帥居悉桂賦為請帥食吾禮也遂屯平樂永曆四年上幸梧州璉入見會詔獄起璉抗疏言金堡之忠邪臣不敢知但楚粵黔蜀諸將下至廝養賤卒編

戶細民莫不以堡為直者陛下欲收人心而亟罪堡似下相應疏入報問璉乃移書馬進忠趙印選曹志建言堡忠直宜為代理諸將避之皆爭救堡堡得減死論成璉先發之也已而式耜表其歷戰功出諸將上徒以不為競求簡列諸將下非馭臣之道乃晉封宣國公孫可望據偽勅稱王脅諸將降附璉移書諸將請公疏攻私王可望者因合兵責可望削號歸命不從則奉天子討之方振旅待命會璉星馳至賀與志建會以上駐梧州璉結志建連營犄角扼攻梧道十一月孔有德陷桂林馬蛟麟自恭城攻平

本麻實錄卷八

三

樂陷璉乃東南走渡昭江屯平潯開陳邦傅自肇慶旋兵將降偽遣使約璉合兵保潯南密發兵夜襲其營璉敗遇害邦傅以其首降于

胡一青雲南臨安人趙印選其中表兄弟也一青本名一清隆武中改名一青一青短小輕捷尤長于馬槊腋挾二槊飛擲三十步外中重鎧皆洞中追及奪槊迭擲迭奪每馳陷陣輒手殪數十人以為嘗所乘馬號沙兔子高不滿五尺騰躡輒度萬馬前而印選故為甲魁雄長諸士漢宏光元年御史陳蓋巡按雲南事竣復命因言雲南故有貯幣銀二十萬兩為不虞貲請發此金募滇兵



入衛勅如其請遣之蓋大名人以崇順辛未進士歷官  
端性簡傲戎事非其所長因臨安推官朱壽鏞展轉召募  
閱歲餘乃募兵五六千人士漢各半多驍勇士馬仗皆精  
好以胡紹虞為總統印選副之而一青為偏裨未為蓋所  
知蓋聞南都陷意趨趙留連楚開隆武二年更奉勅促  
赴閩蓋乃率兵出湖南亦躊躇無趨何騰蛟欲留之  
協守長沙蓋傲岸與騰蛟意異東去過吉安萬元吉留之  
守吉居數月蓋方遣印選率一青屯安福劉良佐高進庫  
以□兵數萬圍吉安元吉請蓋出兵擊之紹虞登堞睨敵  
恒懼墜地一青聞吉安被圍自安福率輕騎馳歸蹂良佐

永曆實錄卷八

四

老營斬殺披靡敵半殲轉戰至城下圍城兵忽潰走城中  
猶不知俄一青躍馬追擊大呼城中出兵夾擊追奔十餘  
里吉安圍解紹虞媿詔讓一青為總統一青以印選商長  
聲望較重以讓印選印選肥鈍實不能戰倚一青為重王  
永祚者少于一青慄悍亞之一青尤與永祚相得而營務  
則推印選印選顧睚眦自尊一青安之以是滇營稱和輯  
臨敵無貳心是年冬□兵大舉攻吉安元吉蓋先以言語  
相觸忤蓋引兵退南安吉嶺陷元吉死之蓋零落失意率  
諸軍居郴韶閉鬱邑死印選一青無所聽命欲解甲歸滇  
楚粵諸將欲併得之轉戰至永州顧稷阻孤危乃請命于

何騰蛟騰蛟大喜收恤之為奏授印選一青各副總兵屯  
永州待調已而湖南陷上居武岡騰蛟入見印選一青亦  
率軍至劉承允欲致為己屬誘脅備至一青印選洽兵屯  
武岡郊外自保啤睨承允肘腋開承允不敢誰何焉勅召  
入見賜號御演營皆授總兵官都督同知挂將軍印承允  
怨騰蛟不遣出師騰蛟奉勅不能行印選一青乃拔營起  
護騰蛟出承允發兵追之承允兵至一青下馬揖追兵曰  
吾兄弟荷劉公寵遇豈忍相背特督相奉詔出圖恢復吾  
義當從願公等返報劉公他日當有以相報若必欲邀我  
者則今日與公等併命于此爾遂上馬挾槊火礮齊發軍

永曆實錄卷八

五

以次行一青緩轡殿追軍莫敢前遂繇開道達義甯桂林  
潰罷式邦率焦璉入城嬰守請援于騰蛟騰蛟以印選一  
青至大敗□兵于北關追及之又敗之于甘棠渡皆一青  
陷陣手斃數百人追至大榕江兩軍相接□將綠國安與  
一青交馬國安舉刀斫一青一青從脇下持國安國安應  
拔刀將斫會救至國安乃脫走會大風塵蔽天□兵驚潰  
一青盡奪其馬仗幕帟輕騎追躡之□兵走楚一青遂會  
印選璉攻全州大戰于飛鸞橋一青躍馬飛梁敵盡披靡  
大敗之眾幾殲遂復全州進圍永州余世忠出兵拒戰一  
青屢大敗之軍中獲諜者得密書知□將魏□□自寶慶



來救一青自帥兵伏于文明鋪待之寇至夜安營竟猝起  
攻之斬獲無算縱所俘入城告敗世忠潰圍走復永州  
青遂攻衡州下之騰蛟列上其功封印選新興侯一青與  
雷伯騰蛟下湘潭留一青守衡州騰蛟敗沒一青請援于  
印選印選坐桂林不為出分遣偏將劄祁陽為虛聲應援  
一青與王永祚合薄兵于衡山敗之已而大至戰青  
草橋不利乃退入嚴關一青所將滇中驍卒轉戰三年死  
傷過半益招楚粵閒新兵萬餘人印選所募近二萬人永  
祚亦五千人蒲縵亦滇將也與合營亦二三千人然脆弱  
徒為穴食類不能戰威亦挫矣印選以總統論功封開國

永麻實錄卷八

公益驕蹇廷議不平式耜乃奏晉一青爵衛國公封永祚  
爾遠伯一青樸率無威儀言多造次而恭謹不驕在軍中  
能茹荼苦坐卧草泥食糗飲濁水自如也印選開帥府于  
桂林擁歌舞自奉恆踞嫚待一青一青亦弗較每出師一  
青輒先驅印選乃遣部將尾之桂林地褊賦薄餼餉不給  
式耜措給其軍印選取贏自給次乃及一青永祚一青比  
歲扼全永不獲已野掠而食永祚四年夏式耜催諸軍出  
楚一青獨與永祚及馬養麟圍永州將拔之曾孔有德復  
南兵大至一青乃全軍歸壘嚴關與有德前部相持不  
下者五月野無所掠兵皆餒采菽以食一青馳歸泣告之

印選印選弗應會于元煜以其女許配永祚既納采永祚  
說一青戴元煜為督帥元煜遂以滇營戴己自陳晉樞貳  
督楚師印選知之乃盡元煜令改妻己元煜叛永祚盟以  
適印選永祚怒欲刺殺印選一青勸止之而永祚稱病卧  
桂林不出一青孤軍與敵相拒印選方盛節迎元煜女置  
疆場不問一青志甚欲棄桂去式耜強挽之十一月孔有  
德攻榕江柵壘一青方拒戰間印選遽撤諸軍護其妻走  
柳州一青驚遠乃棄壘去桂林陷永祚遂降印選既老悖  
狂惑部曲解體失眾以死而一青失永祚又屢挫衄亦不  
自振退左江土司中孫可望僭逼猜殺一青不欲為之下

永麻實錄卷八

李定國軍南甯將迎上攻雲南請一青為鄉導一青為導  
自泗城州進師然不肯與定國偕屯聚既久眾益散為  
將全節所困乃披剃為僧求與其徒種山而食居數年緣  
國安以榕江之怨遣兵就其山攻之遂見殺王永祚既降  
復為僧逸去見擒孔有德縊殺之

永麻實錄卷八終



衡陽王夫之讓

馬廬二王列傳馬維興附

馬進忠字葵宇陝西延安人本起羣盜號混十萬崇禎十年掠汝雒閒左良玉蹙之于高致進忠降隸良玉部屢立戰功與金聲桓惠登相王允成李成名為外五營大拔號大馬其從子維興為偏拔號小馬進忠歷官副總兵都督同知宏光元年隨良玉東下良玉死左夢庚降□下令所部皆令納款進忠結王允成盧鼎退屯江楚閒已而知何騰蛟開府湖南進忠南奔赴之過武昌左營蘇嘗馬三將

永曆實錄卷九

既降□受命守武昌允成疑不敢進進忠與鼎以舟師直泊武昌城下遣刺與三將相知問稍定即輕騎詣三將皆不測其意三將詣舟報謁因微詞勸降進忠笑領之雷飲笑語如居平乃遣飛舸促允成先發酒闌三將又勸之降進忠勃然曰吾與爾南侯大小數百戰唯不忍負朝廷耳今安能隨狂豎子作降將軍乎何撫臺開府長沙擁戴新君吾將就之他日以一矢與公等相見何如揖三將起三將驚愕失色遽登岸進忠舟礮三發萬艘齊乘風挂帆笳鼓喧沸舳艫蔽江三將嬰城不敢追既抵岳州騰蛟大喜遣章曠迎勞之曠與酒酒誓眾遂駐岳州會關部新附掠

巴湘閒進忠糧盡移屯洞庭之南岳州空遂陷進忠與允成攻復之是冬騰蛟出師不利退保湘陰王允成寄帑于湘潭盧鼎隨騰蛟至長沙進忠孤立乃移屯洞庭之西就食沅江故左營將楊么降□以舟師將犯嘗德進忠偽與通好擒么斬之縱兵擊降其眾騰蛟上其功陞正總兵挂將軍印永曆元年二月長沙潰陷進忠退屯嘗德夏上大封諸將封進忠武昌伯是秋孔有德攻嘗德塔允錫棄城去進忠亦走屯永定衛山中二年復攻嘗德拔之撫民儲糧通商治城郭為守嘗計王進才自土司出拔桃源進忠與合營協守已而□金固山以援兵萬餘騎繇荆澧來攻

永曆實錄卷九

別遣舟師自洞庭入沅江西上進忠偵知之遣前部迎擊小卻□屯麻河進忠拔營誓師急進距麻河十里率驍將馬維興楊進喜劉之良輕騎規之敵騎漫野甲光炫日進忠退與諸將計令騎兵皆下馬斷長矛之半為前鋒巨斧繼之進忠步持矛與之良先登按□營大呼奮擊以短矛從下理甲葉刺之皆洞中仆死萬斧繼進□披靡潰走縱騎兵為兩翼旁擊之□眾皆殲收獲馬騾甲仗帑帳鉅萬計既而敵舟師不知騎兵之勦泝流抵德山進忠禁城中烟炊斂兵墮守楊國棟伏抄其下流葦岸中敵舟覘城空亟進既泊進忠兵四起奪舟奮擊眾皆驚降或有逸者國



棟截流邀擊盡俘獲之自南方興師以來推麻河功第一  
事聞晉爵武昌侯加太子少保左都督將馬蛟麟守辰  
州聞麻河敗意大懼進忠與御史鄭古愛謀折簡招之將  
下會者允錫入蜀以忠貞營至粹歷沅江北岸欲奪城併  
其軍部將請禦之進忠曰制相在軍中有王命在不可以  
爭制相既不足與同事唯舍此去就督師于湖南耳乃焚  
芻糧解舍從間道趨湘鄉欲安插其帑湘鄉故無城遂南  
走衡州會胡一青已拔衡州城守部將欲即屯衡州進忠  
曰吾既與堵公離不可以再犯督師因遣騎報督師期會  
于湘潭而退湘鄉以待天大雨雪糧芻屢盡舉軍皆怨

永麻實錄卷九

三

進忠憤甚令諸軍素糴屢于民曰使百姓戴堵公恩遂大  
掠衡湘開王進才張光翠因之各恣焚殺尸橫五百里騰  
蛟于永州聞進忠棄湖北掠湖南大驚永麻三年正月遂  
單舸下湘潭下令禁掠殺軍乃小戢進忠率千餘騎謁騰  
蛟于湘潭忠貞營攻長沙不克亦沿湘而上進忠疑沮  
其軍于湘鄉獨與其所率千餘騎隨騰蛟居湘潭久之允  
錫率忠貞營東渡湘淥號援江西進忠方調其軍下湘潭  
帥重兵猝至楊進喜巷戰死騰蛟被執進忠軍  
驚潰夜走退屯寶慶進忠既與允錫有隙騰蛟又喪軍無  
所統廷議遣督師不決進忠進止無據徘徊寶武開萬年

策陛見請理進忠軍授部院銜總督之年策庸懦不敢入  
楚是年秋兵復陷武岡進忠退屯古泥上追紀麻河功  
晉爵鄂國公加太子太傅詔遣吳李芳鄭古愛督其軍出  
楚皆不赴永麻四年夏進忠乃自八十里山出屯興安之  
西延鎮請進止是冬趙印選棄全州孔有德遣馬蛟麟  
攻進忠于西延大戰三晝夜斬殺相當糧盡退走復出靖  
州取道奔貴州桂梧陷沒上奔南太進忠無所稟承孫可  
望矯制稱總統天下兵馬召進忠進忠不審真贗舉軍就  
之李定國出黔得進忠軍大喜與偕下黎靖大破將張  
國柱許承寵之兵于靖州進忠為左翼功最遂復寶慶已

永麻實錄卷九

四

隨定國攻桂林孔有德城守不下進忠呼王允成憑堞語  
允成遂開門延定國入定國下衡州進忠與馮雙鯉攻拔  
長沙破岳州軍聲大振進忠故忠擊不欲受可望命與定  
國密謀尊天子雙鯉忌之密以告可望永麻六年冬五  
王子之兵大舉壓長沙定國令進忠退伏白果市誘遇  
掩擊之進忠報如令將至白果可望遽飛檄調進忠旋師  
寶慶定國戰衡州待進忠不至遂驚潰長衡復陷可望至  
武岡召進忠見居數日謂進忠曰馬將軍久行閒積百戰  
亦勞矣吾欲息之姑令將吾護衛步軍而以爾所將騎兵  
俾雙鯉維輿代將之進忠愕眙出雙鯉維輿已分併其軍



矣進忠憤恚以病辭可望亦無意復用之令養疾貴陽慨成疾卒維興狡獪無恆宛轉可望定國聞躡爵至郡王終降于□

盧鼎陝西西安人楊嗣昌知長安縣時鼎父以老儒生爲其塾師願謹爲嗣昌所愛重鼎亦粗習儒用援遼事例納餉充附學生父受鼎稍事游俠家益落黜學籍不自振已聞嗣昌官中樞權勢烜赫鼎北走見之嗣昌以故人子深相慰藉問其所欲鼎願占武籍嗣昌予以都司部劄隨部効用已而嗣昌以樞輔督師出鼎隨營自効嗣昌謂其無搏戰材加授參將爲行營正紀整飭軍政嗣昌威望赫施

永曆實錄卷九

五

誅賞不旋踵鼎憑藉威令諸軍咸憚之以是得整肅名顧鼎亦樸重無僥利心稍自能爲諸將所重左良玉尤雅愛之嗣昌敗沒鼎無所歸良玉徵入己幕下仍用爲正紀題授副總兵翁然推重良玉所部四十八營皆心折焉時鼎未有部曲良玉乃以賊中降將武自疆白良輔各千餘人配之自疆者于賊中號小秦王尤驍戾者也鼎亦自募得千人遂成一軍良玉屯武昌稍病軍政進止委其于夢庚而心憂其狂使鼎副之奏授都督僉事鼎以是頻用軍事與何騰蛟相酬酢騰蛟亦加禮焉鼎愿樸不習于談謫良玉之東下也夢庚與黃澍謀甚秘未深遣鼎知鼎意亦弗

善也兵至九江良玉死鼎趁起不進夢庚降□鼎去夢庚遠夢庚不能制鼎乘風張帆尾馬進忠後求騰蛟于湖南騰蛟令守湘陰鼎初隸楊左監護諸軍未嘗特將無戰功憲儒術令其子子和寓籍襄陽爲弟子員已而充貢鼎既異儒於聲譽爲自疆良輔所積輕名爲部曲無能率也進止唯二將意遂自湘陰退屯長沙騰蛟又遣守茶陵江西寇至不能禦復退屯衡州二將益桀驁虔劉士民歎長吏爲荼虐鼎深惡之無如何往往以詞色相誚詰二將皆怨患永曆元年夏湖南陷鼎走桂林郝永忠與相厚善鼎以二將不用命語永忠永忠曰吾當爲兄處此因大會諸將

永曆實錄卷九

六

按永忠至鼎怒責二將叱擒斬之永忠故從旁勸沮各杖之五十二將畏永忠忍受杖鼎乃率軍出嚴關冒雨衣箕笠入敵壘閉哨探乘柵晝夜守二將不敢卻避罷式相嚴起恆皆倚重之屢勅褒美加總兵官左都督封宜章伯已而永忠掠桂林走柳州鼎懼二將叛降亦退屯義甯永忠日益西鼎孤無援二將深怨鼎謀欲殺鼎子和繇職方主事屢加僉都衛自監其軍稍依罷式相爲重諸將櫛比二將莫能逞然坐食柳桂閒邑邑無生氣鼎憂憤成痲疾亦以宿將故晉封宜章侯永曆四年冬桂林陷自疆良輔挾鼎走明年春遂夜起圍鼎及子和成殺之舉家無噍類良



輔降於□自彊去依忠貞營死於西山

王允成字樂安遼東人以行伍起家隸左良玉為副將號鐵騎王左夢庚降□允成與馬進忠逸上岳州就何騰蛟騰蛟令守岳州允成雖宿將而屢見摧敗志氣沮茶不能有所捍禦騰蛟出師不利馬進忠屯湖西允成遂退屯湘陰寄帑於湘潭為趨避計時騰蛟糧餉不給徵義餉於民過舊稅三倍復開告許罰餉傾殷富產諸將斃之劄弁四出召募姦民且裹抹額夕掠鄰右湖南千里炊烟幾斷前僉都御史益陽郭都賢傷之為咏雪詩云四望郊寒連島瘦一天白起奈蕭何何騰蛟聞而銜之時都賢隱居安化

永麻實錄卷九

七

之石門山蒔花種秫頗有佳致騰蛟一日謂允成曰吾病固不能任勞劇且夕思休安得如郭天門營石門積金粟可贍數萬人支十年山徑險絕□即至不能攻入任痛飲擁姬妾坐待太平耶允成聞之日夕思據石門結砦永歷元年春上大封諸將允成封岳陽伯未幾□兵南□湘陰允成遽拔營走掠湘鄉而西將據石門已乃偵知都賢所居茆菴僅籬無足據者遂趨淑沅間□兵攻湖北允成與沅撫傅上瑞謀遣人納款舉營不知一夕忽下令薙髮所部皆驚恨哭罵逃散過半允成隸孔有德以委順為有德所憐永歷六年隨有德駐桂林李定國圍桂亟馬進忠呼

允成允成不敢應走告有德有德愕然良久曰汝姑出應之觀彼何所云以報我允成憑堞與進忠語進忠令勸有德降躊躇開城中火起有德自焚死允成乃啓西門納定國兵允成因言有德以九王子故亦怨□欲反正其迫之死者白鰕子也允成部無一卒隸定國供使令定國尤輕狎之允成鬱抑不得志唯進忠時收恤焉是冬定國與□兵大戰於衡州允成死亂兵中

王進才李自成別部之偏將也宏光元年隨自成渡江自成殲其營主帥亦死部賊無所統附以進才長大多髻推之為長游掠武岳開焚殺尤暴尸橫數百里已而就何騰蛟乞降時降賊數十萬長沙地福糧少騰蛟不能安插諸降將皆受命已即渡江去進才以故於賊中為偏裨不為高李諸部所齒獨畱屯湘陰奉騰蛟稍謹騰蛟深信愛之兵不下二三萬人多驍悍習戰顧進才肥重昏庸不耐騎射所部亦不聽其約束翱翔巴湘間騰蛟為奏授總兵官都督同知□兵南□進才大掠長沙與王允成合營南走淑沅結允成為婚姻允成故遼人於□中有因錄其降也秘不遣進才聞進才驚奔黔陽西馬進忠復嘗德進才亦出屯桃源進攻辰州屢為馬蛟麟所挫已而進忠棄營德趨湘鄉進才駭愕不知所出亦南奔寶慶縱兵大掠寶慶

永麻實錄卷九

八

之石門山蒔花種秫頗有佳致騰蛟一日謂允成曰吾病固不能任勞劇且夕思休安得如郭天門營石門積金粟可贍數萬人支十年山徑險絕□即至不能攻入任痛飲擁姬妾坐待太平耶允成聞之日夕思據石門結砦永歷元年春上大封諸將允成封岳陽伯未幾□兵南□湘陰允成遽拔營走掠湘鄉而西將據石門已乃偵知都賢所居茆菴僅籬無足據者遂趨淑沅間□兵攻湖北允成與沅撫傅上瑞謀遣人納款舉營不知一夕忽下令薙髮所部皆驚恨哭罵逃散過半允成隸孔有德以委順為有德所憐永歷六年隨有德駐桂林李定國圍桂亟馬進忠呼



復階進才走黎靖轉掠沅黔開始馬進忠與王允成合營南來號王馬允成叛降復與進才合屯湖北亦號王馬然允成疲於戰有異志進才茸懦所部多健兒而不能任使進忠凡三大戰二王皆無一矢之助進才屢封襄陽侯永麻四年介詹事唐誠入請進封襄國公與進忠等進忠不悅訴之張同敞同敞為請金章鐵券以示殊異自隆武來朝廷無勸沮之計封拜官爵皆以兵力多寡通奏疏數推薦有無為率而不論其戰功彼此遞相增高虛名浮濫故楚蜀黔粵合兵近二百萬精銳者不下三十萬而離邊潰散以至於亡進才繇黎靖入黔為孫可望所脅奪其軍進

永曆實錄卷九

九

才僅統百餘人為可望效用官未幾杖殺之

永曆實錄卷九終

永曆實錄卷十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譏

曹楊張列傳

馬養麟

黃朝宣附

曹志建字光宇浙江溫州人少落魄居南京傳邸報以食已而應募為楚撫方孔炤材官稍以功次劄授至參將御史劉熙祚巡按湖南用為中軍劄加副總兵遣募兵衡桂閒得二千人與守長沙長沙陷志建隨熙祚走永州賊追及之志建舍熙祚宵遁熙祚見執不屈見殺志建走永明之鎮峽關將入粵粵人拒之乃據關拒守已而張獻忠入蜀志建收永明道州江華謁沅撫李乾德聽部署乾德不

永曆實錄卷十

一

能令志建屯衡州何騰蛟開府長沙志建與黃朝宣交惡騰蛟方寵任朝宣乃檄志建援江西志建怨志驕戾攻殺遠安郡王於郴州騰蛟不能問已至吉安會吉安佃客奴子作亂號剽平王劫殺主人江督萬元吉檄志建討平之以功授總兵官都督同知凡賊所掠金帛器賄志建盡獲得之以是富甲諸將居江楚界無鬪志吉贛陷志建退屯郴就餉於騰蛟湖南繼陷志建背鎮峽關險僻為不爭之地仍退據之益募兵凡數萬人上居桂林倚志建扼平樂封志建保昌伯何騰蛟復全州檄志建出師志建乃攻復永明江華道州置遠會騰蛟圍永州與將余世忠戰屢



控之自叙其功奏上晉封保昌侯勅賜便宜行事志建遂  
建遣守令盡收永屬租稅為己用騰蛟所委郡邑有司及  
部選者皆退抑不聽入境又遣偏將歐正福收復桂陽郡  
州建官徵糧如永州騰蛟窘怒上言上初踐阼時勅臣為  
御中軍總理天下兵馬錢糧今臣蹠血行閉諸將頡頏不  
受節制臣乃思王言久而彌新請遵前勅志建志乃盡褫  
其銜凡章奏皆自署戴罪立功自願為民臣曹志建每對  
客言吾宿世為燃燈佛師瞿曇李耳仲尼皆吾弟子行況  
今之坐而自大者曾何足比數也其狂嫚如此永州下志  
建怨騰蛟盡斂其兵退屯甯道郴桂閉騰蛟沒於湘潭乃

水麻實錄卷十

遣部將惠延年歐正福下衡州已而堵允錫以忠貞營之  
兵敗於衡州南走郴志建以允錫於路殺允錫部將王一  
賓坑其卒三千餘人於道州脅允錫至鎮峽關窘辱之將  
加害焉瞿式耜遣太僕少卿張尚給事中吳其磊抵關諭  
解之會富川義俠何圖復開道迎允錫至其若資送詣闕  
志建怒舉兵圍其若圖復固守殺傷志建兵甚眾連兵八  
月不解詔遣錦衣衛指揮吳繼嗣諭志建罷兵志建詠繼  
嗣誘圖復釋兵詣志建謝過遂磔殺之破其若殺掠無遺  
惠延年者素忠鯁與志建意異允錫之逸也延年與知之  
志建含怒思殺延年會口小王子率眾攻鎮峽關延年曰

水麻實錄卷十

三

吾死曹公手無口死口手乃披堅陷陣自辰至申戰數十  
合殺傷相當延年死之小王子力盡退走而志建之精銳  
亦盡矣馬進忠以麻河功晉封鄂國公志建援以請晉封  
永國公嗣是諸帥無不公者鎮峽關四面皆嶺志建始至  
稍以恩結之頗相倚以安及志建兵益眾遂陵轢諸嶺永  
隆四年秋口孔有德來攻舍永明縣繇開道徑趨關下志  
建方督眾力拒之羣獠導有德自若後絕壁下眾遂驚潰  
士卒死者萬人志建僅以身免有德收其精金百萬計志  
建走賀縣焦璉往赴之資其器備志建收餘眾尚二萬人  
據山作砦益怏怏不逞鞭殺中書舍人口大樸械監軍僉

都御史朱嗣敏嗣敏邑邑死志建亦病沒部將汪大捷雷  
兆聖歐正福難眾自保李定國復湖南大捷以師附之隨  
入滇不知所終  
楊國棟四川成都人字瑞字自云籍本新都故相楊廷和  
之族孫少應募從征奢崇明為把總已隸熊文燦為材官  
漸積功次以援勦參將領馬步軍千餘人從鄧撫王永祚  
守襄陽李自成破襄陽國棟南奔王聚奎檄召守長沙為  
張獻忠戰敗因與參將湯有光走郴州保吉王入廣東張  
獻忠入蜀國棟偕有光收郴未遂北屯長沙國棟武勇不  
足而於諸將中獨自簡束好聲譽喜文雅曾隨鄧玘援勦



慕比之爲人馭兵嚴不令侵苦百姓時楚賊新退撫馭無  
主諸軍星散畏左良玉之相併皆屯湖南沅撫李乾德無  
遠計奏請盡蠲民糧稅而不慮軍食之無資故諸軍皆寄  
食於民不厭則掠民以食國棟獨嚴禁其軍樵採不敢出  
郭部卒以是大怨之大譁而逃國棟失軍開居長沙堵允  
錫雅重之及南都陷允錫解學政募兵勤王聘國棟爲總  
統國棟募兵湖北有馬數百匹卒三千人允錫題授署總  
兵官都督同知從允錫攻荊州不克退守嘗禮上卽位擢  
總兵官挂鎮朔將軍印嘗德陷國棟從允錫與馬進忠屯  
永定衛國棟與牛萬財據山而守遊騎來攻輒擊卻之

永曆實錄卷十

四

馬進忠出師國棟萬財尾其後與收嘗德麻河之戰舟  
師來攻國棟伏下流要擊大有斬獲允錫承制鏤印填空  
頭勅封國棟武陵伯數月乃上聞廷議從之進忠兵潰而  
自國棟亦南奔屯邵陽山中時允錫別用王一賓彭嵩年  
向文明爲親兵國棟自爲軍不隨允錫進止湖南復陷國  
棟退屯桂林釋式耜安插之授餉國棟遂依式耜式耜奏  
晉武陵侯國棟和諸喜與諸文士交恂恂自下部卒貧枵  
茶食不給多爲諸營傭保國棟約束之如故所至不爲民  
患然以是亦不能得士心嘗退胸未嘗與敵一相當永曆  
四年孔有德桂林國棟與馬養麟守海陽山有德攻

大榕江望國棟旗壘而過之徑搗桂林國棟乃走柳州已  
扈上入南甯孫可望劫上入興隆國棟依土司結營自固  
爲兵所拔死之馬養麟亦自柳走南甯爲追兵所圍戰  
不勝死之養麟湖廣鄖陽人從何騰蛟爲副總兵復東安  
祁陽轉戰衡州有功官都督同知封藍山伯  
張先壁雲南臨安人應募隨總督尙書傅宗龍軍前自効  
稍積功次爲援勦參將隨楚撫宋一鶴守顯陵加欽依副  
總兵承天陷南奔武昌張獻忠破武昌先壁走岳州王聚  
奎巡撫湖南聚援勦兵十三營守長沙先壁其一也先壁  
所部近三千人號演奇營頗習戰與張獻忠戰於羅塘河

永曆實錄卷十

五

先壁陷陣有斬獲賊稍退蜀將孔全斌遠縱火潰逃先壁  
乃走自寶慶入武岡依劉承允承允待先壁不以禮已而  
李乾德檄同承允攻復寶慶先壁軍先登承允尤忌之乾  
德撫偏沅承允其屬也獎承允抑先壁已甚先壁無所容  
怨乾德率其兵東下屯茶陵乾德無以撫輯之先壁亦因  
不聽命自募兵就食民間大爲民擾何騰蛟開府長沙調  
先壁先壁自爲乾德所不恤餉餉絕掠野而食者兩年矣  
騰蛟餉之先壁遂依騰蛟騰蛟議出師武漢調諸將先壁  
與承允皆集長沙先壁以宿隙因事與承允競騰蛟右先  
壁承允怒歸武岡先壁懼承允之終圖己益召募兵踰五



六萬多為營號以抗承允然大要皆麻農叛僕固不習戰  
隆武二年思文皇帝欲出楚騰蛟分遣先壁及郝永忠為  
左右部率師迎駕令先壁自攸縣出永新與永忠會於贛  
題授總兵官都督同知然騰蛟實不欲先壁行遂次攸縣  
不進承允元年長沙潰陷先壁西走寶慶劉承允疑其圖  
己遣兵禦之先壁畏口兵追不敢與承允較趨新化走淑  
浦入沅上疏自理言臣無離承允心且不敢犯輦轂方思  
與承允洗心洒血履陛下於艱危而承允猜枝狠毒迫臣  
於險臣心無以自白請與承允面質承允執其使磔殺之  
馬吉翔阿承允意矯旨切責先壁先壁緣是益驕恚屯黔

水學實錄卷十

六

楚閉偃蹇不通奏謁武岡陷承允降上乃降勅聯絡先壁  
封南甯侯湖南復先壁望騰蛟之招致己而騰蛟方為湖  
北潰兵所翦不及調用騰蛟沒先壁益無所望朝廷無以  
收之先壁擁眾據鎮沅奪民田以耕日與苗夷相讎殺日  
益疲孫可望出貴州矯勅徵先壁先壁遂附於可望承允  
六年隨劉文秀出蜀攻保甯結筏為橋濟師令先壁斷後  
先壁弟先軫患其兵之退怯斬筏橋而不以告承允援兵至  
文秀糧盡退師將據水南結壘橋已斷兵洶懼承允兵乘之  
大敗溺死者無算文秀械先壁歸見可望可望杖殺之  
黃朝宣亦臨安人魁岸有膂力與張先壁俱為傅宗龍親

兵牙校有卒千餘人宗龍陷沒展轉諸督撫閒稍立戰功  
部曲漸眾為援勦參將隨宋一鶴守顯陵號滇廣營承天  
陷奔武昌楚王兩之城守張獻忠攻武昌朝宣與牟文綬  
迎戰於新南門殺傷相當俄而城陷遂走湖南王聚奎與  
守長沙長沙潰陷朝宣與先壁連營奔武岡與復寶慶劉  
承允忌之譖之李乾德乾德不為恤理驅令屯衡州候調  
遣乾德至衡州聞京師變懼遠歸沅州置朝宣不為安  
插朝宣不知所適先是攸縣賊劉奔保據燕子窠下湖南  
兵巡道高斗樞討平之地為甌脫至是有告朝宣形勝者  
朝宣遂往居其中益召募結砦自固漁食湘東諸邑何騰

水學實錄卷十

七

蛟至長沙朝宣以軍來謁騰蛟喜行拜將禮命為總統朝  
宣遂驕恣剽掠四出募兵官目幾數千人菜傭疍僕皆收  
為兵殆將十萬田野為空長沙既重兵屯集朝宣畏其偏  
而騰蛟意移待朝宣出諸將下朝宣乃自請出袁吉為長  
沙東護每月輒驅疲卒萬人掠萍鄉永新萬載遇敵則殲  
又招罷民補之上即位王馬盧張郝皆用騰蛟薦掛印充  
總兵官朝宣不與薦列上特勅授署正總兵都督僉事朝  
宣怒遷怨於民謂民之訟己以致騰蛟之輕也民稍觸其  
怒者即磔剝之騰蛟不能問承允元年二月長沙陷承允  
直取燕子窠朝宣棄營走衡州遣使詣孔有德納欵約屯



衡州以待有德至朝宣不時迎又盡髡其髮有德叢矢射殺之朝宣初以勇健聞歷數十戰視諸將為最乾德騰蛟先後操縱失所因遂驕竄黃州黃惟鍛本猾吏教之募兵為虐民受其毒者倍張先壁故其死也民皆快之

永曆實錄卷十

卷十終

永曆實錄卷十一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撰

金王李陳列傳

劉克安附

金聲桓字虎符陝西榆林人起羣盜號一斗粟擁眾萬餘降於左良玉良玉部四十八營聲桓為之長宏光中授總兵官都督尋隨良玉東下與左夢庚俱降同劉良佐高進庫攻陷南昌隆武二年陷吉安贛州良佐還師授聲桓提督江西右都督與王得仁守南昌別令高進庫守贛州聲桓部卒約三萬人王得仁眾將五六萬馬數萬匹甲械精好聲桓居恆邑邑思本朝閒與得仁言輒歛歛不自

永曆實錄卷十一

禁得仁故父事聲桓聞言亦泣下永曆元年夏得仁遂舉兵殺口總督巡按鎮守口口兵皆殲聲桓望西南拜表反正先是思文皇帝遇難於亂軍中存亡未著民間猶傳脫走入粵得仁與姜曰廣所假勅猶稱隆武三年封聲桓豫國公拜征口大將軍已而收吉安義軍乃知上即位於粵遂遣幕客雷德復入奏聲桓故隨良玉駐武昌騰蛟嘗題敘之至是命德復便自楚報騰蛟時上在直甯楚粵道梗德復以章奏藏佛經梵夾中自為僧裝閒行達桂林見騰蛟騰蛟驚喜即填空頭勅鑄銀印閒道遣使仍封聲桓豫國公總督南浙江閩便宜行事使先達聲桓拜命已德



復至南甯詔封聲桓昌國公聲桓曰吾以豫國舉義人  
知有豫國而不知有昌國辭後勅請如騰蛟勅上許之為  
加勅行聲桓既反正乃遣使諭高進庫以屬禮下符檄進  
庫怒守贛州不下聲桓復遣客至武昌勸曰總督羅錦繡  
降時孔有德還師去楚未遠錦繡以為疑然已密遣優人  
具冠帶袍笏矣聲桓兵勢彊盛江右人士習誇大四出呼  
召閩楚南畿皆震動王得仁欲出屯九江脅降楚師固守  
江面聲桓曰進庫未順行且躡我後當收贛而後北出師  
為萬全遂南圍贛州進庫已閒道走蠟書請援於□得報  
命益嬰城守彌月不下十一月□談泰率八固山之兵抵

永麻實錄卷十一

二

安慶九江守備單弱遂得渡江廣信饒州復陷遂進攻南  
昌聲桓大驚遽撤贛州圍留劉一鵬守吉安蓋遇時守袁  
州扼贛州兵而已與得仁馳歸南昌部署未定□已傳城  
下聲桓與曰廣謀齋發吳宗周詣行在朱謀聖詣何騰蛟  
所求援□築長圍掠舟據章江下流聲桓出兵與戰互勝  
負城中糧少曰廣欲出百姓保鄉村就食而盡城中積貯  
以贍兵議未定忽一僧負蒲團跌坐得仁門外求見得仁  
者與語曰公等所為上應天心敵固不能久因我臘月初  
嘗有內亂敵且潰走公尾其後躡之於江敵日殲吾已出  
世外無所求於公但聞公等且遣百姓四出當為敵掠殺

大士遣我就公求活此大眾公無憂□也得仁引見聲桓  
踟躕未信僧登堞望氣曰某日敵富有若干騎犯某門當  
以某旗出某門應之則勝至期敵果至如其言僧從城上  
舉佛號幡麾之敵即走追及頗有斬獲他日又如其言五  
戰五捷不如其言以他色旗自別門出僧亦不舉幡於堞  
則敵盡死闢城中兵即收江西人好鬼喜言禳祥翁然尊  
信之聲桓得仁皆膜拜奉為師遂聽其言盡發倉粟沿門  
貸貧民糧遽盡十二月圍益堅聲桓部將王天雷疑而驗  
之知其為謀也搏僧殺之而城中已大餒無從得食矣乃  
馳檄趨袁吉糧一鵬遇時各遣舟運米赴之敵舟滿江岸

永麻實錄卷十一

三

糧舟屯市以不敢進因密約期舉布帆沿岸行城中出鐵  
騎護之敵又已謀得其實遣勁卒扼糧舟於豐城而自以  
土壓舟舉布帆循岸行城中發騎兵往迎稍泊開舟中兵  
猝起攻迎糧者皆殲之乃徐撤扼糧兵放糧舟進城中見  
布帆不敢出迎盡為□獲緣是閉門坐餒不敢以一騎出  
矣一鵬遇時率兵進援皆屯豐城不進上聞江西圍急詔  
李成棟援之成棟遣閩可義以騎兵五千先往至南安為  
高進庫所扼不得達成棟自帥師繼進次於信豐何騰蛟  
亦以圍永州未下兵不得發永麻三年正月騰蛟至湘潭  
乃齋發堵○錫率忠貞營往援至茶陵不進二月城中糧



盡殺人而食聲桓患開東門縱百姓走因道掠之談泰知之解一面圍縱走者城中兵見走者得免遂潰聲桓不能禁殺妻子焚廨舍自刎死南昌復陷劉一鵬奔撫州收餘卒依揭重熙蓋遇時奔鄱縣已而復降於朝廷聞聲桓死輟朝致祭贈榆林王諡忠武

王得仁陝西米脂人頭早白號王雞毛起羣盜為李自成驍將所部兵皆精銳自成渡江死於雷州得仁已先馳至南瑞開因不得與高李同降金聲桓降守南昌得仁孤寄送舉兵附聲桓事聲桓為父聲桓為請於授副總兵協守江西得仁與聲桓益收諸潰軍凡左營降兵遣發歸

永曆實錄卷十一

四

農者皆投聲桓自成餘兵潰入江西境者則投得仁合兵逾十萬聲桓居邑邑恆與得仁言本朝舊事則欲歎泣下得仁感動思反正乃密遣客求姜曰廣所在道意並收爾藩諸宗及人士有志意者入其幕從容喻意吳宗周朱謀壘錢匡日從與之得仁數勸聲桓即起聲桓鄭重未遽應會遣董御史者按江西得仁察聽庭參不為起又索其歌妓得仁未即遣董御史怒罵曰不聞口有借妻例耶吾行索得仁妻侍寢何況歌妓得仁聞之按劍起曰王雜天作賊二十年然自知有男女之別安能一日隨犬豕求活耶遂召諸客人議染黃紙草勅以蠟刻廣運寶拜聲桓

豫國公得仁建武侯使客馳馬扣得仁門稱有密報入良久客冠進賢冠衣袍帶捧勅印鼓吹詣聲桓署稱詔使至令聲桓迎精兵數百人披甲露刃隨其後環聲桓轅棨開已而舉營皆披甲介馬登陣謹譟聲桓良久出客捧詔自中道入登堂南面立呼聲桓受詔聲桓乃下拜登受得仁遵禮笠帽取冠帶為聲桓易服已率諸軍拜賀歡呼聲如雷聲桓執得仁手曰吾有此心固在公先所以踟躕者欲積芻糧治舟艦南結高進庫西約何老師當一鼓下金陵耳今事未辦公遽起雖然吾不可以負吾夙心是日擒董御史磔之下令所屬監司守令仍舊官治事聽請朝命事

永曆實錄卷十一

五

聞詔授得仁太子太保左都督封建武侯如其自署聲桓南攻進庫得仁欲北守九江圖武昌聲桓不從兵至與聲桓距堙而守屢出戰皆殊死關糧盡援絕城潰聲桓自殺兵入鄂得仁巷戰死於陣贈建國公諡武烈李成棟字廷玉陝西雷夏人起羣盜就淮鎮降屢官至總兵官都督同知光中領兵鎮徐賴兵渡河歸睢陷成棟南奔南都陷遂降於隨貝勒攻福建已乃授廣東提督率兵攻廣東會唐王聿錚稱尊號居廣州與今上亢兵皆西禦成棟乘虛入遂破廣州盡陷東省西侵破梧州平樂口以修養甲為廣東總督王芋為巡撫同成棟守廣州



耿獻忠為廣西巡撫扼梧州成棟部將閔可義杜永和張月楊大甫馬寶堃方策皆標勇善戰騎兵將二萬步卒如之懸軍東南馳驟無所詘初西攻肇梧時破丁魁楚於岑溪得總制兩廣印藏之不繳永祿二年江西反正成棟聞之心動前給事中袁彭年降口為廣東學政副使與成棟相得稍稍以詞色挑之成棟不應而面色甚愉養子元充力勸之成棟與元充登越王臺語三日元充涕泣陳大義益切成棟乃拔刀起曰事即不諧自當以頸血報本朝歸署有妾故松江院妓也揣知之勸成棟尤力成棟不語而歎妾曰公如能舉大義者妾請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

永祿實錄卷十一

六

違拔刀自刎成棟益感憤命元充迎袁彭年入卧內決策六月朔成棟易衣冠望闕拜表捕佟養甲親標遼兵千餘人屠之脅養甲降養甲不得已聽命成棟出所藏總制印几章奏檄移皆用之發兵守嶺招耿獻忠以梧州歸順遂具疏迎駕親征上封成棟憲國公總制江廣閩浙養甲漢城侯兵部尚書擢袁彭年都御史洪天擢曹澧耿獻忠俱列九卿成棟之迎駕也徧致書於朝士皆有贈遺王化澄朱天麟以下皆欣躍為勸上駕輿式相疏請西出齋發給事中蒙正發陛見抗爭成棟復遣杜永和來扈蹕正發與廷爭之語侵永和永和出怒目睨正發曰此曹倚未獲髮

相傲誚吾將執而彰其鬢廷臣遂誑給事中歐陽霖上言成棟輸忠効順所不忍忘者君臣大義耳今永和恣睢闕廷辱天子諫官君臣之分謂何若黃永和問則成棟精忠且為永和所掩又何以號召天下之忠義哉上釋不問霖挂冠去九月上遂幸肇慶成棟修行闕疋官署飭城堞具防衛朝廷始有章紀上至肇慶成棟與賓客習所以奏對述己忠悃者備悉及見上溫顏接之賜坐慰問再四成棟俯首戰栗唯唯起叩頭趨出客問公今日何無一語奏對耶成棟曰吾武人容止聲音雖禁抑之猶覺勃勃更為之言說動上聽暗將無非人臣禮乎上特勅拜成棟大將軍大司馬命有司築壇親臨授鉞成棟拜疏懇辭上不聽

永祿實錄卷十一

七

成棟遂拜表辭闕輕舸下廣州上遣吏部侍郎吳貞毓追勞之兼視其師貞毓乃與何吾騶毛毓祥比說成棟迎上居廣州貞毓張皇之以脅廷臣上遣兵部侍郎劉遠生催成棟出師援江遠生因謂成棟曰駕駐廣州則爵賞征調人疑有私無以服江楚諸將吏心成棟起謝曰非公教我幾為吳少宰所誤內外始益知貞毓之姦十一月成棟遣閔可義率騎兵六千援江至南安與高進庫相持未下成棟自治兵於廣州益募水師將繼進時馬吉翔交內侍夏國祥以中旨進退九卿臺省成棟聞之密疏上言恩威不



出陛下而出旁門宰相不能執票擬之權匪人濫進貨賄  
公行臣恐朝廷威福窮而闕外亦無所奉繫社稷存亡之  
大非細故也臣不敢不言而不敢昌言以涉造制朝權之  
逆跡乞陛下留此疏於宮中清晏則取而視之裁恩倖定  
黜陟伸威令臣雖死沙場固所深願而不恤也疏入吉翔  
懼稍戢乃搖動上聽謂成棟將奪上耳目黃語四布在廷  
咸疑十二月成棟自帥兵出嶺北將入見請進止吉翔益  
危詞達宮中謂將盡廢閣部大臣而以廣州降吏代解散  
上履蹕親兵以已卒充禁直且如董卓朱温事內外洶洶  
刑部侍郎朱盛濃故馬士英私人也信吉翔語遂揣合成

永曆實錄卷十一

九

棟心疏言宦者典兵古今弊政龐天壽統勇衛兵三千臣  
恐甘露之禍發於旦夕請亟罷之天壽所領兵實不過千  
人爲宮門掖衛聞者蓋知盛濃之妄而益疑出成棟意成  
棟固不知也兩宮搖惑猜阻既甚上遣鴻臚卿吳侯勞成  
棟召之勅無決召意侯與成棟語胸濶如有所怖成棟疑  
馳問元允元允乃以故告成棟歎曰吾初歸附禮當以元  
且詣闕賀正且此行也誓死嶺北願見上一決因與公卿  
議善後計及請催楚師出嶺開相應援乃羣小洶洶如  
此吾不能剖心出血且坐受無君之謗徒以血肉付嶺表  
耳除夕泊三水馳疏稱警報迫不得入朝望闕大慟涕泗

還去曰吾不及更下此峽矣元允以其事聞在廷稍知其  
誣吉翔猶游詞蔽上上弗知也三月江西陷高進庫無北  
顧憂盡銳擊成棟軍於信豐成棟與鑿戰門可義戰死將  
士多死傷糧盡杜永和請退師成棟索酒痛飲舉觥投地  
曰吾舉千里効忠迎主天子且築壇欲以大將拜我今出  
師無功且胸縮返何面目見天子耶控馬引弦渡水將突  
敵營不擇津溪亂流趨敵墮淵水溺死杜永和斂軍退守  
南雄計聞上震悼輟朝贈太傅置夏王諡忠烈設壇於天  
關寺親臨祭之而以其軍俾永和總統之成棟無子養元  
允爲子封南陽伯

永曆實錄卷十一

九

元允字元伯河南南陽人本姓賈故儒家子李成棟爲盜  
時掠得之養爲己子從成棟降口破廣東元允貌輕脫而  
心計密瞻有器量稍讀書知大義成棟之降元允尤快快  
永曆二年金聲桓反正成棟以爲憂元允從容進曰大人  
何憂卽事不可知不過爲金將軍耳成棟色動他日復進  
曰萬一金將軍以尺書至大人當如之何從之則必屈於  
金將軍不從又不能懸軍萬里爲類守海嶠成棟乃與  
登越王臺敷匱藉草語三日元允遂召袁彭年入成棟臥  
內語竟夕遲明遂冠帶拜表舉十郡七十餘州縣籍兵十  
餘萬歸附上既封成棟惠國公授元允錦衣衛指揮使加



左都督上至肇慶成棟辭往廣州治兵出嶺表元允留以本官領標兵二千為禁旅與龐天壽馬吉翔分督扈衛元允續密謙抑終日語不及朝政未嘗奏薦一文武官吏唯楚黔粵西諸將奏使至則款結之為國家收闊外心以馬吉翔事上久傾心與好吉翔固弗喜也吉翔納交宮禁輒以中旨授僉都御史及郎署官袁彭年金堡奏裁抑之吉翔怒欲傾彭年堡元允不平以告之成棟且曰請大人以密疏諷上勿露章令人謂我父子遙執乾綱也疏入吉翔益怨元允然元允自朝請外不一問國政吉翔不能持其長短俟養甲以被舊歸順授兵部尚書居嘗快快不肯任

本麻實錄卷十一

十

部務退居廣州密遣人北歸自理兼約為內應事露成棟欲攻殺之元允密白成棟曰養甲秩九卿而大人以意殺之不可乃密奏上召養甲理樞政養甲至以疾辭再三元允乃詣養甲曰公初內附無功而居八座受侯封殆將不可公何不請屯梧州部署梧鎮兵自懷集出楚與何督師合則與家君東西犄角為行在張兩臂大勳可成也養甲大悅冀得擁眾自楚開道北歸因奏請西出師元允密奏上允之賜尚方劍總督楚粵臨發元允臨江送之殷勤尤至養甲舟次都城驛元允入奏曰養甲偃蹇稱病而聞出楚則踴躍就道其叛審矣遂請以禁旅兵追誅養甲夜薄

舟次矢集蓬窗養甲乃寤遂殺之殲其口親丁數百永歷三年春成棟戰死杜永和收兵歸嶺南上推成棟恩封元允南陽伯欲令統成棟軍元允奏年少望輕不可居諸將力辭乃改命杜永和為總統諸將不輯馬寶董方策退屯德慶楊大甫退屯梧州不受永和節制大甫尤桀驁不遜縱兵掠居民劫行舟殺黔楚奏使上大怒切責之大甫遂遣忠貞營叛將劉宗敏劉希堯欲叛降元允知之因馬吉翔入奏曰大甫在輦轂側輒恣殺掠明詔責之而遽欲叛不亟誅之何以令四方請下溫諭召大甫令與永和分將大甫幸與臣無隙臣親齋往召之必至即顯戮

本麻實錄卷十一

十一

之闕下可無費一矢力也上乃授元允勅元允入大甫軍誘之大甫果赴召詣闕情憤自以為奪永和軍元允馳密奏請召杜永和張月各以軍至永和伏師靈羊峽輕舟入見月亦輕舟至與大甫偕泊江干薄夜月乃潛軍從南岸派上流扼大甫西黎明大甫與永和月陛見元允吉翔侍上汎慰勞已召大甫升稍詰責之吉翔色動大甫覺方拜伏次遽欲起元允自後奪其佩刀大甫走近御座將劫上吉翔失聲而走元允大呼揚大甫不得無禮蹴其背仆之衛士乃縛大甫出宮門詔至縊殺之大甫軍亂月軍自西下永和自東上皆鼓譟露刃與相持元允朝服單騎捧勅



入其軍中大呼有旨殺大甫一人諸兵將不問坐案軍  
勅軍乃戰大甫戮寶方策斂手自請為御營親兵忠貞營  
在潯南亦下令禁侵掠永歷四年春口兵口梅嶺羅成耀  
棄南雄走上將棄肇慶西奔杜永和奏請留駕馬吉翔言  
永和將劫上兩宮震懼元允曰永和所以欲留駕者謂不  
當輕動廢軍心耳元允在永和其敢挾駕以懷貳心乎泣  
諫上不聽勅留元允守肇慶督兵援廣州元允請扈駕行  
吉翔欲因上西幸挾陳邦傳誅異已恐元允撓之乃自請  
與元允援東以止元允之西吉翔實無東援意徘徊不進  
已乃稍出次三水羅成耀已密納款於口請取肇慶自效

永曆實錄卷十一

三

偽以舟師來會元允偵得其情密奏請除之上密勅元允  
誅成耀元允伴與成耀交好語次稍誘之成耀微露情實  
一日成耀過元允飲馬吉翔在坐中酒令汎舟中流元允  
素好諧謔忽起倒拽成耀繩牀僵元允壓成耀胸碎其脰  
吉翔不知猶曰誰何惡也其左右遽拔利刃刺成耀喉刎  
其首吉翔驚仆元允徐掖之起以勅示之曰有詔令元允  
斬成耀而令公收其軍移尸滌血行酒歌吹如故已而吉  
翔召成耀中軍官示以勅元允已督舟師遏下流成耀軍  
不得奔皆就吉翔降元允凡三斬叛將決機俄頃而皆先  
請勅行事不自專也上既至梧州詔獄起邪黨挾陳邦傳

並疏攻元允元允乃請入見奏曰言者謂臣黨金堡等臣  
父自口中歸順堡從黔楚來從無交往袁彭年與臣父子  
同謀歸正陛下自擢彭年都憲臣父子不敢以一字薦彭  
年功彭年堡自行其志於臣何涉臣父子自以歸順功蒙  
不次之賞何求於堡堡開關從王而登籍十年官止七品  
抑思文皇帝所授也堡亦何藉於臣父子而為之援今援  
師還道臣旦夕與廣州俱碎臣父死臣且繼死而言者必  
欲中臣不知何心因伏地痛哭曰諸臣從皇上幸而成取  
富貴即不幸固有餘地佟氏世仕口中固山公侯文武大  
吏將數百人臣為陛下手刃佟養甲豈復有餘地求活耶

永曆實錄卷十一

三

臣誓以死報國家如此其決而猶謂臣結黨欺君臣不足  
恤恐天下懷忠憤之心者將以臣為戒矣復大哭不能起  
上命高必正掖之起必正亦為之墮淚元允請必正與己  
會師東援必正感其意請行吳貞毓尼之不果元允歸肇  
慶日約馬吉翔陳邦傳出師不聽元允孤軍進敗口兵於  
西南驛已而廣西陷上奔潯州陳邦傳大譁而西吉翔亦  
託扈駕去元允歸守肇慶十二月杜永和張月奔入海廣  
州陷元允走鬱林口兵追圍之迫元允朝服登陴西向拜  
哭曰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因自刎死廣東復盡陷於口  
陳友龍直隸上元人與劉承允同起行伍為承允標將短



小南...步走日行三百里性嚴急憤戰隨承允征黎平苗友龍嘗先登破苗砦執叛苗則生剝之為羣苗所畏呼為五閩王隆武元年承允下長沙議出師復武岳承允意懦而忌張先壁假以苗亂請武岡留友龍率偏師隨何騰蛟屯湘陰騰蛟輕齎金幣歸黎平為承允所要挾長短以制騰蛟騰蛟子文瑞居家踰法承允輒折抑之騰蛟以是惡承允會有查和尚者假稱宏光皇帝入沅州舉人高士美率眾推戴之騰蛟聞知不能辨亦遣使問起居僉都御史鄭逢元發其姦已擒伏誅騰蛟所遣使弗知也猶馳傳行過武岡為承允所得以誚騰蛟騰蛟積不平遂裁抑友

承麻...錄卷十一

龍軍食沒其功次承允乃召友龍還師歸武岡承允軍號十萬率調衛所額軍占籍自雄其習戰者唯友龍一軍而已承允元年承允迎上居武岡大推恩諸將友龍拜宮保都督同知八月口孔有德武岡承允撤紫陽戍兵守石羊渡友龍扼險要背山而陣有德攻之三戰皆為友龍所大挫方馳級奏捷承允遣至周覽壁砦聲譽良久令開壘勿戰馳密奏勸上出奔而遣人請有德約降有德方憚友龍疑不肯遵受而承允已下令剃髮自詣有德營門獻印劍矣友龍舉軍大慟乃投戈剃髮有德以是遲兩日乃入武岡故上得逸去有德宴諸降將自持酒飲友龍曰使諸

將皆能如陳將軍吾安能至此有德既深重友龍令舉兵攻靖州黎平皆陷之並撫諭諸苗皆降遂令鎮守黎靖友龍固無降志承允知之密告有德曰王欲用友龍當有以絕其歸明之路何騰蛟母妻子姓居黎平誠令友龍捕送王所以招騰蛟騰蛟可致則致之不可致則友龍必永絕於騰蛟有德喜從之立檄友龍捕送何氏無少長不得有逸友龍見脅捕騰蛟庶母妻妾數輩送有德軍中騰蛟聞之為發哀制服稱其妻已殉難詔賜祭加贈諡有德既北歸友龍屯黎平收土漢軍益張偽令人告靖州守將曰友龍將反諸軍皆不欲從今已密疏通粵西若許我輩自

承麻...錄卷十一

新當以某日縛友龍詣城下獻功靖守將喜懸賞待之及期縛一人前行諸軍擁之至靖口將開門受之友龍雜小校中拔刀摔口將曰身是陳閣王為索汝頭來耳斬之麾兵擊城中遼漢兵千餘人皆殲遂收黎靖沅州黔陽平溪清浪鎮遠等子東攻武岡拔其城取守將頭祭傅作霖遂圍寶慶破之不逾月復城二十餘斬首口數千口將魏口帥兵來爭寶慶與戰大破之遂復湘鄉馳檄治兵將下長沙選練苗漢兵眾殆數萬輯殘黎儲芻粟郡邑安堵事聞勅授總兵官左都督封遠安伯何騰蛟素惡友龍以庶民妻妾故尤怨之且聞其復湘鄉恐其先得長沙而騰蛟



方圍永州未能下念無以制友龍者郝永忠方屯柳州騰蛟使謂永忠曰諸將出楚皆立大功將軍獨深壁柳州將為諸將笑今子自率滇曹兵下永衡王馬諸部出辰嘗為將軍計唯有靖武一路可出耳陳友龍收二十餘城富甲諸將金粟可坐食十年戰友龍之與戰口難易亦易知且彼自以得上封拜怙天子為安不虞人之見襲可一鼓破也吾妻妾皆死於友龍之手將軍於我師生誼最厚獨不能為我一報乎盡友誼取大功收厚利據樂土在此行也幸勿以友龍新受褒賞為疑將軍誠據寶慶待我而下長沙雖殺友龍朝廷其不能致詰於將軍審矣永忠軍方困

永曆實錄卷十一

未

於食得騰蛟報大喜即捲甲趨古泥即貽書友龍言假道自黎平西出黔境往復辰州友龍不為備永忠倍道馳襲友龍於武岡乃稱奉督師令討友龍友龍兵不得集遂潰敗永忠盡併其軍友龍挾一矛衝重圍走三日夜不得食乃達柳州馳疏訟冤朝廷果以騰蛟故置不問永忠遂大掠黎靖武寶殺百姓以鉅萬計武寶紳士起義應友龍者皆捕掠之給事中金堡自黔陽入奏永忠擊殺忠義賊賊內地破壞恢復朝廷為騰蛟故覆切責堡騰蛟每對客挪揄曰吾薦拔將帥至五等多矣能為我効一臂者郝南安一人而已諸將以是怨望解體騰蛟之下湘潭也無一人

從者以及于難騰蛟既沒友龍乃赴闕自訟上召見惻然問之慰問殷勤為之泣下仍給勅印令收兵復楚西友龍至新甯諸部曲及土漢義兵聞友龍復至皆響應數月間收兵得萬餘人將出寶慶永忠懼乃遣使謝友龍曰吾前得罪于公者非己意為督師所迫爾今督師沒實自悔艾願自新與公通好因齎遺友龍僕妾馬仗歸友龍以餌之友龍自念愛上眷注最篤思恢復自効不欲與永忠久相讐殺致沮大計遂歡然許和永忠乃率輕騎詣友龍營奉金幣交拜酌酒約為兄弟盡歡數日而別友龍報謁永忠盛張設筵人居次日張樂飲永忠忽自坐梓之起磔殺之

永曆實錄卷十一

未

急攻其軍眾倉遽奔竄追及縱兵擊殺眾皆殲永忠遂引軍走施州入峽友龍死湖南北盡裂遺民至今追思之談者無不歎歎起義應友龍者劉克安最著劉克安武岡人字綬邦世為武岡鉅族團聚鄉里捍苗賊袁有志作亂起義兵應劉承允誅有志承允結為兄弟張獻忠陷寶慶克安兄弟捍紫陽固守克安故為諸生稍工制藝中隆武丙戌鄉舉上在武岡授克安職方司主事武岡陷承允招克安降不聽已乃與友龍應復武岡擢太僕寺少卿郝永忠欲捕殺之克安故結諸苗得匿免李定國下湖南從定國為幕屬未幾病卒



永麻實錄卷十二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選

王楊皮列傳

王祥者故大學士王應熊之蒼頭也。光元年詔應熊出督蜀師，開藩遵義以禦張獻忠。祥幹敏有機智，應熊寵任之，假以威福，劄授至副總兵。永麻元年，應熊病沒，祥素得其軍要領，遂統有部曲。益收諸潰軍，至數萬已，而獻忠遣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略地滇黔，祥不能禦，退壁土司中。俄而獻忠敗死於成都，可望率眾入雲南，不返。顧祥乃復出收遵義，擒斬偽吏定瀛，叙以西以功，奏上遂擢總兵官。

永麻實錄卷十二

右都督驟封忠國公獻忠之在蜀也，殺掠尤慘，城邑村野至數百里無人迹，民逃入深山，不得食而死者委填畝，谷或采草木葉食之，得生者久乃化為野人，裸處林棲，體生白毛，遇人則搏殺之，而吮其血。祥收川西南，延袤千里，然無安輯，略騎僞縱，意李乾德、范鏞以兵部尚書楊奇然以侍郎朱容藩以副都御史為督撫，祥睨傲其閒，不受約束。兵部侍郎程源奉勅聯絡與祥，祥怒繫其勢於馬尾，驅馬以馳，源躑躅仆地，曳踏幾死。故蜀人怨之。兵自破殺張獻忠，即旋師未能收蜀，吳三桂居陝西，遙為控制，而棧道橫絕，竟空蜀境，乃朝廷一以蜀事委祥及楊展，祥展卒

不能保險撫民，而范鏞、李乾德、張翼、懷、喬然、輕率、容藩、小智而不知大體，在再三年，郡縣皆為茂草，行在閣部諸大臣，嗚呼！楚開置蜀，苦遺道，劉文秀敗於保寧，而全蜀始陷，良可憾也。祥始受封爵，頗感激，思自効，屢遣使自平越慶遠進馬，進金中道，輒為陳邦傳所劫，奪復輕齎詣關，兼餽問諸大吏，王化澄、朱天麟、利賴之擬，皆褒獎，逾量祥素從，應熊知朝廷舊典，驟見詔勅，猥襲已知國家無人，愈偃蹇，奏報罕至，設施皆無意緒，偷安川南而已。永麻五年，為孫可望所併，執祥殺之，其軍皆涇刺，而開作土宇。楊展、四川人，故為重慶副總兵，曾英部曲崇禎十七年，張

永麻實錄卷十二

獻忠入蜀，英整兵禦之於重慶，展以戰功，劄授副將，為英中軍官，獻忠盡銳來攻，接絕英戰死，重慶陷，城野屠殺殆盡，展收英餘軍，退保山谷，已而獻忠敗死，孫可望入滇，展復出收重慶，郡邑皆赤土，無一民，斗粟可據，退屯川南，以收蜀，出授總兵官，都督同知，封宣平侯，時寇退，土荒，廣戶腐，骸載路，金帛委野，而無從得粟，斗米至白金十兩，展部曲皆擁厚資，而餒饉轉，向番中，易糲糶，往還千里，半不得達，展以是勞益不振，時出兵向川北，又絕食而返，退屯川黔，閒與王祥相頡頏，屢遣使請命，行在十不一達，朝廷亦無以收之，委全蜀為甌脫地者，逾三載，展時齎送蜀中士



大夫赴關求綏理而蜀人猥陋至則自爲驟遷計無能爲  
蜀事畫者趙昱程源亨延泰劉堯佐皆臘九卿臺省西粵  
不歸堯佐疏言張獻忠輦金銀至峨眉山瘞之普賢峰頂  
宜勅展發齋齋送赴關以供國用王化澄以爲奇策票旨  
行之其俚媒狂誕率此類也永曆四年春胡執恭假勅封  
孫可望秦王統理天下文武將吏兵馬錢糧可望得偽勅  
卽飛檄召展以兵屬已展得檄馳奏臣茹荼關草爲陛下  
收蜀回黔方日望朝廷發遣大臣指授方略進收川北乃  
可望忽以檄至舉陛下所有土地甲兵盡授之可望臣誓  
不與賊俱生久矣無難焚其檄殺其使出兵東川烏蒙與

永曆實錄卷十二

三

可望爭一旦之命願以可望抄騰勅稿若果出上命者然  
是以不敢爾莽爲先發後聞之事今特馳奏請命將無可  
望之僞乎抑豈皇上果舉六御以授賊乎如皇上果有此  
勅則臣等從此皆可望之臣而非皇上之臣在廷孰爲此  
謀以斷送皇上大寶於片紙者乎若命不出自朝廷而爲  
可望所僞傳則臣願首戎行與諸勳鎮執大義以討可望  
乞賜速爲傳諭以安文武兵民之心時執恭與朱天麟陳  
邦傳謀甚秘行在無一知者卒得展奏不知所從上但勅  
展朝廷初無此命令展固守封疆勿爲搖惑而已已而在  
廷藉藉稍聞執恭奏狀吳貞毓萬錫多方爲捍護之莫能

詰也展得旨遂發兵守滇黔禦可望相持久之永曆五年  
可望自將盡銳出攻展展屢戰皆敗兵盡潰降展被執不  
屈遂遇害

皮熊字玉山四川人幼育於羅氏冒姓羅名聯芳既顯乃  
復本姓以行伍起家歷授援勳副總兵宏光元年擢都督  
僉事充總兵官提督貴州軍務時天下擾亂貴土粗安熊  
通文墨知名義能以節制治軍不爲民擾上漢安之永曆  
元年熊惡劉承先之姦欲迎駕未果張先肇入貴開屯鎮  
遠熊據貴陽自守上詔武岡奔柳道甫剛走靖州古泥中  
遠近不知上所在貴土恒擾韓王□□者以失國遷流僑

永曆實錄卷十二

四

居貴陽熊厚奉之王納熊女爲妃王故出入患難閉閉習  
戎伍恆挾關隴健兒自隨至貴頗招募成軍及是遂有監  
國心熊亦以乘輿蒙塵爲疑謀之楊鼎和范鑣馮洗時踟  
未果已而上出懷遠開道遣詔諭熊事遂寢然已藉藉傳  
聞廷臣以是爲熊罪熊勿知也熊援覃恩求封誥中書舍  
人吳其肅當直草制有丸泥封谷夜郎自大語熊乃奏白  
流言無根汚辱臣節乞賜改正上從之而心猶弗善也張  
獻忠掠地至黔黔中初受兵軍民洵懼都御史楊鼎和御  
史馮洗恆掉先走遂至驚潰熊素與水西安氏交好得其  
歡心退屯陸廣與安氏犄角賊至不能開熊復入貴陽賊



自畢節人滇黔土少靖川是積功封匡國公熊以韓王事重為上所疑厭熊故坦易王亦輕率往往因王入奏叙將士勞勩求陞賞朝廷頗多不行以是視諸將權藉尤輕熊亦以身為守土師無恢勦任遂擁兵晏居不與粵楚戰爭事黔之東北陔與楚塞犬牙者馬進忠張先壁郝永忠王進才往來屯合平越都勻閒則有張登貴莫宗文各擁部眾屯聚皆臘封伯爵其西接蜀瀘則楊展王祥時往來掠食熊藉居中以自安而地逼糧少亦莫能自振唯聯絡土漢保境自固而已孫可望自滇出張先壁王進才皆為所併熊亦不能與爭而不欲下之遂偕韓王退屯水西安氏

永麻實錄卷十二

五

納之可望莫能致居數年韓王薨吳三桂既陷雲貴遣使招水西水西姑陽下之而與熊誓約欲相機收黔以待時丙午歲吳三桂大發兵攻水西滅安氏熊被執至雲南仇直不屈粒米滴水不入口諸降將往省之熊抗論辨稱引古今忠義追叙國家敗亡之故凡八日夜語不絕聲忽反手據牀舌塞大叫一聲而絕

永麻實錄卷十二終

永麻實錄卷十三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選

高李列傳 牛萬財附

高必正初名一功陝西米脂人李赤心之母舅也赤心者初名過渺一目號一隻虎李自成之族子蚤從自成起羣盜自成僭號以過為權將軍一功為制將軍光元年春自成再敗於秦繇商雜走襄樊追兵復至自成倉皇渡江過一功與田化龍賀錦党守素劉芳亮劉希堯李來亨劉體清袁宗第牛萬財張光翠塌天豹等皆從自白螺山至城陵磯百餘里間截江求渡左良玉已棄武昌下蕪湖何

永麻實錄卷十三

騰蛟走江西武漢為墟長沙守備單弼偵探者不敢踰洞庭皆不知賊所在而賊自起兵以來蹂躪盡西北南阻淮漢未嘗一騎窺江江南為賊導者率附草里燕張獻忠亦與闖部漠不相知聞自成既東渡南望大江滄莽山川繆錯卒不知所嚮唯見一騎西來則益東走遂經巴陵北境奔入江楚界南漸瀏陽北迄通山東抵甯州鳥驚獸逸掠食千里岳武閒居民驚賊粹至亦不知所自來五月自成至九宮山食絕自率輕騎野掠為土人所殺過等追及良久乃知之益懼不知所為天啟間河南河濱沙磧中涌出玉璽撫臣以獻廷議知其為宋哲宗時獲得者非



秦軍亦姑藏之內府自成陷北京獲而寶之自成死一小  
豎負以走田化龍奪而藏之諸部從賊久頗厭剽徙爲  
所大挫心魂俱褻聞南京立天子欲歸附不知所介紹擒  
田野民間之乃知何騰蛟爲楚撫遂欲因騰蛟降顧因緣  
無繇得達方騰蛟之棄左軍而逸也從九江斜走瑞州縣  
萬載入湖南亦不知賊渡江事猝聞平江瀏陽間有賊野  
掠意爲土寇遣長沙知府周二南帥黃朝宣部兵二千人  
往擊之過一功既欲降無格鬪志按兵徐退二南誤以爲  
怯麾兵進薄其營刃數賊賊乃合戰俄頃被靡二南墜馬  
死之賊追潰卒呼欲與通語皆益喪精魄驚走歸長沙騰

永曆實錄卷十三

蛟知爲大賊惴惴嬰城守過等斂兵不欲迫長沙執土  
人縱之詣騰蛟所道意上人得釋即走亦不爲通久之稍  
傳聞至騰蛟所騰蛟乃募人持白牌齎手書往過等大喜  
遂舉軍降騰蛟以便宜各授總兵官李過之屬推一功爲  
總統凡八部爲一營劉體濶塌天豹袁宗第宗弟之弟宗  
道台爲一營張光翠牛萬財台爲一營王進才郝永忠於  
賊中爲偏裨其主帥死因得其軍爲過等所不齒又各別  
爲一軍湖南民瘠賦薄黃朝宣張先壁曹志建分處長衡  
劉承允據武靖日益召募至數萬人馬進忠王允成盧鼎  
自江漢來歸亦數萬人騰蛟既受諸降益無以支諸軍散

處岳長開野掠而食會過一功聞賊餘眾不及渡江者星  
散湖西北乃自請渡湖出荊州收其軍騰蛟大喜思文皇  
帝已立於闔遂飛疏入奏請爲加恩詔賜一功名必正過  
名赤心各授都督同僉有差名其營曰忠貞拜塔允錫爲  
楚撫監督之允錫爲製進賢冠袍笏與織儀仗以寵之諸  
將皆輕倪弁鄙始受命服冠帶皆如負芒刺唯必正與党  
守素李來亨稍治威儀八月必正赤心率諸部渡湖屯公  
安江陵間連營百里劉體濶袁宗第亦渡江趨江陵之西  
略夷陵過荊門即西渡漢北掠興安侵漢中爲兵所敗  
南歸自夷陵入巴東依蜀東塞據險而居唯王進才郝永

永曆實錄卷十三

忠依騰蛟留長沙堵允錫分治湖北稍用辰營賦及營將  
吏及納弟子員所得饗金輸忠貞營充饋勞至隆武元年  
冬騰蛟與允錫分道出師會兵大舉攻忠貞營騰蛟前  
部遇之於岳州不戰而退兵遂渡江允錫方帥必正諸  
軍圍荊州諸老營出屯公安之草坪荆民苦掠者導兵  
徑襲草坪輕騎潛抄越兩日夕拔三營而餘營尙不知也  
已而驚擾自相踐蹂驚散而西必正赤心大驚撤圍走荆  
州守兵開門躡之全營大敗弓仗馬騾奪棄潰盡自是忠  
貞營之精銳耗矣遂斂餘兵走夷陵與體濶宗第合屯蜀  
東微唯牛萬財隨允錫退屯嘗德牛萬財者眇一目駭暴



穆部多掠人以為兵眾至數萬自號牛十萬以與高必正  
有隙故為屈下依允錫而允錫信愛之永歷二年夏馬進  
忠復善德允錫率萬財自永定衛山中出會進忠守善德  
俄而允錫惡進忠之待騰蛟也遂攜鄭古愛毛壽登開道  
走巴東要必正下楚必正等方苦糧盡遂拔營隨允錫薄  
營德進忠驚悉焚芻糧廬舍走湘鄉必正諸部至無所  
棲食允錫遂帥之攻長沙圍數日不克退次湘潭張光翠  
牛萬財劉體清袁宗弟分掠衡寶湖南千里戶樹徹野原  
野無烟火何騰蛟方下衡州大驚輕舟至湘潭安插之永  
曆三年春南陽圍急金聲桓馳乞援師上勅朱謀璣趨騰

永曆書錄卷十三

四

蛟援江騰蛟乃與允錫議分允錫統必正諸軍自袁吉入  
江西因為泰封必正鄧國公赤心鄧國公劉體清以下皆  
封侯伯有差體清者故於賊中與赤心號劉李二將軍考  
殺降臣陳演魏藻德以下數十人者也必正等既渡湘涉  
茶陵衡山境徘徊不進已而聞湘潭陷騰蛟沒遂捲營南  
走至衡州東野口兵遽蹙及之益駭奔絲棉林取山道入  
賀縣趨梧州行在驚遽上命大學士嚴起極命都御史劉  
湘客馳諭之兵部主事郭如泰先至其軍宣上旨必正報  
懼謝罪斂兵求屯潯州自言自草坪之敗盜甲弓刀皆喪  
僅存者亦已糜敝乞權住嶺外一年就鐵冶膠角稍治器

仗方可為國家效死力亦從容慰勞而已陳邦傅校李  
元允而警金堡厚奉必正舅事之勸令舉兵入肇慶劫駕  
併元允軍殺堡及劉湘客丁時魁必正佯諾退謂其客曰  
吾雖嘗為大賊亦自磊落行志安能作此狗彘行乎以是  
惡邦傅而狎之稍稍奪其兵糧馬仗始盡邦傅乃寫劉希  
堯劉芳亮與赤心不協率其軍自梧州而北轉掠賀縣廣  
甯四會至宜章所至剽殺粵楚間人尤苦之呼為白毛  
賊通粵將楊大甫欲叛降朝廷執大甫誅之希堯芳亮  
恒懼失據而彭嵩年向文明屯郴南阻其北降路日漸潰  
散兵遽至不及納欵遂皆敗死是年冬堵允錫奉龍旗

永曆書錄卷十三

五

至潯州調必正諸軍出楚赤心病未育行意未幾赤心死  
必正兼統其軍田化龍亦死於南甯所藏璽或竊去不知  
所終既連喪大帥兵士台離不一十二月允錫又卒益無  
趨令北出者遂逗阻左江永歷四年夏上在梧州必正借  
党守素入見請身為諸將倡以兵歸兵部賦歸戶部簡汰  
疲弱分汛戰守較勘功罪則事尚可為如因仍離析兵雖  
眾將雖尊皇上求一卒之用亦不可得有主臣皆陷而已  
朝廷翕然欲動而戶部尚書吳貞毓兵部侍郎萬嗣庸狼  
嗚喘不敢任必正太息而已時金堡等詔獄未解貞毓躬  
程源郭之奇曾可藻聞必正人觀密遣使迎之於藤縣丐



必正入殺堡遂嚴起恆懼式却必正皆伴誦之貞毓等踴躍以俟必正守素方陸見趨班候駕貞毓可藻越班就揖之喜溢眉宇必正守素奏對出卽擊小巾詣金堡握手欵獻言中外想望者唯公一人今公杖劍若此其如社稷何貞毓乃大沮御史吳象元疏言之奇可深越班私揖茂禮慢上宜加勘問必正聞之曰吾入行在唯聞吳道長一言而已此外皆不知何等語也已而貞毓等集必正舟方行酒間必正出貞毓等手書一一示客此諸老先生生命必正入朝殺人者不知文天祥陸秀夫會如此否耶貞毓等皆俯首汗出不能語必正開謂郭如公曰朝廷不誅夏國

永曆實錄卷十三

六

祥及吳萬程魯四尙書必不能待明春而亡如泰以意告朝士欲奏上行之朝士有識者以爲不可因將帥殺內臣如泰以語必正必正曰吾誤矣存亡在天朝廷事固非我所當與也必正知事不可爲意大沮喪廷議欲遣之援廣東馬吉翔陳邦傳在肇慶不欲其來陰令夏國祥持兩端止之無詔促必正行必正乃請歸南甯必正雖起羣盜爲李自成爪牙而雅有志義赤心之降皆必正從與之赤心狡獪必正恆加抑沮及赤心沒必正愈折節戢其軍思自効紓國難而羣小尊省爲必正所輕莫能用也自必正之入粵也與袁劉牛張相失體隨宗第與宗道天豹自寶慶

西北走過嘗澧仍歸荆西張光翠自衡州西走壁沅黔間後李定國下湖南光翠亦出甯鄉定國兵退光翠潰敗死牛萬財自湘鄉西走大掠新化激浦攻下苗峇據之爲兵所困降於□□奪其兵萬財與部曲販魚鹽以自食時忠貞營諸部存者唯必正守素及質錦李來亨四將屯潯南日益弱是年冬兩粵陷□兵□潯南必正自慶遠走黔孫可望薄險要擊之轉戰旬日所部多爲可望劫降必正守素錦皆歿餘軍推李來亨爲帥繼黔走施州衛遂至巴東之西山屯焉劉體清郝永忠皆先在連岩相結凡十四年而後亡

永曆實錄卷十三

七

永曆實錄卷十三終



永麻實錄卷十四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撰

李定國列傳

李定國字南字陝西榆林人本農家子十歲為張獻忠所掠喜其貌不恆養以為己子獻忠養子四孫可望為長定國次之劉文秀艾雲枝次之可望狡諂鷙忍常為獻忠掌老營號一堵牆獻忠之降也左良玉固欲殺之可望為通賂於熊文燦魏文燦碧玉長尺餘者二徑寸珠二可望陳說詭媚得文燦歡心保獻忠逸去絲是尤為獻忠所信倚威亞於獻忠定國等皆為之下定國長八尺斜目修鬚

永麻實錄卷十四

十一

軀幹洪偉舉動有儀度於羣盜中獨以寬慈著喜接文士通兵法緯象讀通鑑綱目略通大義不樂為盜以幼鞠於獻忠莫能自拔所部將二萬人隨獻忠馳突豫楚崇禎十七年被四川獻忠惑其客汪公子言日務屠毒猜忍暴噬可望定國皆重足立永麻元年獻忠僭大號建偽都於成都分遣可望定國文秀雲枝攻貴州遂窺雲南獻忠猜殺益劇可望等不敢北歸掠東川烏蒙開會黔國公沐天波以年少輕倨侵虐土漢巡撫吳文瀛姘阿不能裁正土司沙定洲舉兵反攻雲南府天波棄城走定洲據雲南時上方播越威不能及天波勢蹙瀾滄道副使楊畏知迎天

波居騰越檄土漢郡縣討定洲兵未集可望探知滇亂狀乃倍道趨攻雲南定洲迎戰大敗走被擒見殺可望既定滇馳報獻忠獻忠益媚之可望乃與定國文秀雲枝相結約屯滇自保獻忠孤立成都兵乘虛來攻獻忠兵潰自刎死沐天波聞沙定洲敗死意稍安可望因遣使誘天波令附己與合兵定諸土司而還天波邸第莊田天波既童騃為所惑畏知亦力弱不能抗遂與偕詣可望可望驕靡之使居民舍月給粟以贍之門置兵錮其往還而脅畏知為己用已乃自稱平東王而定國為安西將軍文秀為撫南將軍雲枝為定北將軍猶仍獻忠所偽署號詹事雷躍

永麻實錄卷十四

十二

龍出降以為偽相紳士皆偽署司道府州縣吏以甲子紀年既滅沙氏益攻諸羅羅部收其軍有眾二十餘萬厚斂民田租以贍之定國所部漢羅兵亦逾五萬獻忠之死也可望欲臣屬諸部而與定國輩素相頡頏不能諷令尊己定國倦於為盜思自洗濯歸正可望知其情念所以籠制之乃與定國等謀歸附朝廷定國欣躍從其議可望之欲歸附也意假王命自尊雄長三部定國揣知其姦亦姑因之以自達永麻三年夏可望修書稱平東王孫可望安西將軍李定國撫南將軍劉文秀定北將軍艾雲枝獻書大明皇帝闕下求封王爵獻金百兩馬十四請出兵擊口詞



多業驚名而不臣遣楊畏知與前行人龔彝齋詣肇慶畏知彝入見上稍獎慰之下廷臣議大學士嚴起恆給事中丁時魁金堡交以爲不可聽乃封可望景國公定國以下皆侯爵遣給事中趙昱司禮太監楊起春齋勅印冠帶袍笏往可望念不得王無以懾服三部遂止昱起春於驛舍不與相見而令部將來相恫喝探昱起春意昱起春相抱而泣可望知狀乃遣令歸要易三爵昱起春狼狽而返昱畱南甯不入朝起春歸奏可望言不得王封當出廣南趨行在請車駕嚴起恆曰可望若欲犯順者何所忌憚而不前彼方畏口資我爲外禦以徐養其羽翼豈敢效李自成

永曆實錄卷十四

三

遂斃乎朝廷但當講自強之術姑置可望遲之且搖尾復來矣可望果不敢動但寄怨於楊畏知而殺之陳邦傳忠高李媚李元允而怨金堡與朱天麟謀挾可望併忠貞營及元允軍劫天子以殺堡乃誘堵允錫龍旗往調可望而令胡執恭偕往陰納降欵會允錫卒執恭遂報邦傳使詐作勅冊鑄藩王寶製龍袍翼善冠琢龍玉帶封可望爲秦王總錄天下文武將吏兵馬錢糧專征四方行大元帥事公侯閣部以下皆稱臣啟首行事不必關奏朝廷時艾雲枝已死封定國爲安西王劉文秀爲撫南王各授冊寶可望大受命而朝廷初未知也可望遣使詣關謝執恭爲

他詞緩之密報邦傳遣執恭子欽華齋金航粟賂王化澄夏國祥程源萬翔請封可望如親王以貫其詐朱天麟屬吳貞毓爲之主言可望必欲得秦王則旦夕可復南都不然卽引兵出南太犯車駕矣化澄翔力爲之請嚴起恆固執不可夏國祥居中兩解之奏上以殊勅付內閣封可望荆郡王定國文秀各國公化澄翔但以謝欽華之賂亦不知其必得秦王之何意也唯貞毓知之密約給事中朱士鯤等具稱臣啟因欽華赴可望所納欵訴起恆亢執狀荆郡封便至廣南與可望使遇執恭姦盡露可望怒殺執恭而據僞勅寶稱秦王專征如故馳金龍牌抄勅冊文徧調

永曆實錄卷十四

四

土漢官軍皆爲之下眾益強盛遂出黔蜀收楊展王祥馬進忠王進才張先璧張登貴莫宗文之軍爲己屬祥展不屈皆遇害自是天子自扈從外無一卒一民爲朝廷有矣永曆五年上在南甯可望使其將吳都督率兵二千人至行在擊殺大學士嚴啟恆及給事中吳霖等三十人脅上求加勅寶封秦王令百官皆稱臣上不得已皆從之未幾口兵攻南太急上走泗城州適可望邏騎至偵知上所在遂擁上入其營馳報可望可望令居上於興隆衛月進膳金二十兩米十石宮眷內臣皆啜薄粥內臣負薪汲水宮婢自炊之可望自構宮殿於雲南黃屋雙闕出入皆建葆



羽日月旗孔雀扇曲柄幢蓋乘金龍步輦名其親軍曰扈衛鑄印仍獻忠式作七疊篆帝制自大威遣軍戍興隆議禁從官出入定國大惡之其幕客金維新忠諒有志略從容稱大義說定國盡忠本朝特以方見挾持故猶伴奉可望永麻六年春可望乃分遣劉文秀自成都攻川北白文選張先壁副之定國自貴州出黎靖馬進忠馮雙鯉副之定國以進忠為朝廷宿將加意結納合軍十萬戰象五十四月馳攻黎平克之五月至靖州將張國柱合許魏二將之兵迎戰急擊大破之斬馘五千餘級國柱棄馬走兩日夕馳下武岡續順公棄寶慶走定國收寶慶遂自東

永麻實錄卷十四

五

安南攻孔有德於桂林有德遣其將孫龍李蝦頭拒守嚴關定國大敗之斬孫龍蝦頭中箭死有德大驚自將迎戰於大榕江復大破之棄甲斷路備於谿谷有德走閉城守遂國之內薄登城王允成開門納兵入有德自焚死執陳邦傳數其矯詔懷姦叛主迎降之罪並其子磔殺之七月收平樂梧州馬雄線國安走廣東遂復柳州南甯時劉文秀出川北亦復潼川進攻保甯吳三桂馳救之迎戰大敗師川南定國既平西粵整飭軍政於民一無所犯招兵尚書劉遠生中書舍人管嗣襄兵部主事朱昌時於山中與議興復共獎王室嘗置酒七星巖酒酣謂遠生曰君

讀史以曹操司馬懿為何如人茲耶愚耶遠生踟躕未對定國曰操懿有戡亂之才喋血百戰摧大敵扶弱主以垂令名於後世如探囊取物而顧以此博萬世笑焉猶持黃金換死鐵農夫樵豎之所不為而操懿為之非至愚而何八月舉兵出楚復永州遂下衡州出馬寶軍於連陽收曹志建故部於賀縣遣馬進忠馮雙鯉北取長沙召張光舉出甯鄉進復嘗德十月進忠略地岳州所至披靡別遣軍攻永新安福下之遂圍吉安兵出凡七月復郡十六州二辟地將三千里軍聲大振定國至衡州下令所司冀除端皇帝潛邸宮殿為望幸地今上以十月十九日誕辰定國

永麻實錄卷十四

六

率紳吏將佐耆民詣邸宮班朝拜賀屆冬至復趨宮行禮郡吏設可望位於學宮將導羣官往拜定國大言曰文武官非秦王選授者既拜聖上不當復拜秦王時可望遣其腹心楊中書者來覘定國即盡以馳報可望怒且懼遂自貴陽帥兵出將至湖南欲奪定國兵柄凡可望發兵勝敗進止一切皆不遺上知聞定國收復粵楚乃草奏遣赴興隆報捷竝令馬進忠馮寶及故從官寓行營者通奏起居楊中書者歸遇可望於沅州盡以告會敬謹王率三貝勒八固山大舉兵向湖南時定國屯衡州馬進忠馮雙鯉屯長沙前軍下岳州定國知至與進忠雙鯉謀令



棄長沙誘敵渡湘江進忠雙鯉退伏白臬市須敵過衡山乃繞出敵後反蹠之定國夾蒸水拒之須蹠兵至夾擊當盡殲之議定進忠雙鯉退可望至武岡知狀不欲定國之成功而思陷之敗死密令雙鯉徑退寶慶雙鯉至湘潭之花石得可望令即走湘鄉向寶慶馬進忠不知所為隨之而西秘不遣一人報定國以誤之十一月己丑有彗星出天街開□兵薄衡州定國夾蒸水而軍接戰自日晡達庚寅旦數十合斬首□千餘級定國軍亦頗有殺傷敬謹王者素以驍□聞冠七寶金兜牟揭金頂交龍繡繡率鐵騎二十餘登蒸水旁小山覘定國軍山下僧進茗飲方噉伏

永曆實錄卷十四

七

兵從山後竹篠中出揮刃擊之自頂達□□為□從騎皆殲□兵不知敬謹王死猶殊死鬪馬寶騎出掠陣流矢中頓傷寶軍遂卻定國方待進忠雙鯉不至頗疑恍俄而偵騎返自白臬市言二將已走湘鄉定國大驚遂收兵走邵陽敵亦不敢追湖南復陷定國既屯寶慶偵知□兵放牧湘東岸將開道往奪其馬將發可望馳召定國返武岡會議三晝夜書七至定國不得已西行將見可望至紫陽渡劉文秀之子密遣人走報定國言可望俟其至即收殺之定國大驚遽引兵東走縛後為橋渡湘水渡已橋絕可望追兵趨永州遂自永明走平樂下梧州進圍肇慶計欲取

東粵與鄭鴻達朱成功合迎駕自閩浙回南京肇慶城小而堅□將許□□死守不下圍三月不克師漸老援兵大至定國乃退自平樂屯永安州定國之自紫陽東走也可望良久乃知之遣騎追之不及□兵亦方自衡州西南進可望遂舉兵下寶慶拒之可望恥定國有殺兩王之功而已不逮抑見定國之殺兩王而謂敵易與也遂欲獨戰以求多□兵自祁陽捨寶慶將斜趨武岡出可望後可望乃自寶慶旋師迎戰遇於岔路口可望驕媚自倚必勝令白文選馮雙鯉馬進忠各將其軍因山為壘戒不得動動者斬而自率其所謂扈衛軍者傲威繼光法用藤牌聞長矛

永曆實錄卷十四

八

前搆戰時鴈行不進敵鐵騎四合橫蹂可望軍陣亂可望遽單騎走遂大敗積屍塞野雙鯉文選進忠望壁候令令不至不敢發可望走浹日三將乃引退是役也精銳挫衄潰盡退守武岡可望歸貴陽不敢議北出矣□兵遂陷武靖辰沅黎平大掠千里民死者將百萬入可望以是媿憾益忌定國然知其不定國若也稍思羈縻之復遣使持劉文秀書勸定國令修好如初定國亦姑應之永曆八年定國復攻桂林穴隧道瘞火藥碎其城驍將王國仁入隧視火遽發死隧中定國驚惋大慟兵遂亂引歸南甯遂從上司假道密遣使具方物詣興隆候上起居上遣兵部



侍郎蕭尹齋血字詔詣定國述可望僭通狀定國奉詔伏地慟哭不能起遣使貢上服御物並奏臣誓死先為陛下除逆臣後議恢復已而可望微知其狀遣人至興隆以不遜語脅上取從官蕭尹雷德復等殺之可望據貴陽前軍守鎮遠扼險自固調其員勅等北歸以洪承疇經略湖南承疇議守承寶以困可望可望因復下靖武相持於紫陽貴州粗安可望遂治宮殿於貴陽開科取士塗飾以欺黔人永曆九年定國遂舉兵自泗城州入滇襲雲南府據之治城郭繕甲兵迎上於興隆奉居可望所築宮具函簿立朝儀建置侍從文武官吏軍行進止一以詔勅從事馳

永曆實錄卷十四

九

勅召可望入朝可望大驚自率其軍與馮雙鯉白文選馬維興攻雲南而別遣驍將張勝率騎二千繇開道直抵昆明城下李定國起兵禦之於高山寺勝先至縱火大噪定國自軍中率鐵騎潛還擊勝大破之擒勝獻於上詔磔之於市定國持勝首示可望可望懼定國大呼告諸軍曰天子在是可望欲行弑逆汝等何所利而為逆賊受惡名反天道耶文選等皆趨起不進可望軍遂潰反走歸貴陽上欲息兵合謀下黔楚以命定國定國聽命詔劉文秀和解之文秀刺血書告可望可望復書狂嫚文秀泣曰自作不靖以召外寇之侮吾死無日矣遂仰藥死可望頻歲侵

雲南不已永曆十一年定國乃奉詔數可望罪舉兵出畢節討可望可望帥雙鯉文選維興拒戰定國奉詔諭三將令歸順各封郡王文選維興皆舉軍降可望與雙鯉軍皆驚潰定國兵躡之兵士家口皆居雲南定國人滇悉予存恤至是皆反走赴定國雙鯉不得已亦降可望入貴陽不敢留攜妻子寶玉及親信二百餘人北走十一月至武岡遂降於定國定國貴州歸雲南安插諸軍蕭尹之至南甯也上封定國晉王定國辭不受命及是白文選等皆爵郡王上乃固命定國定國始受晉王之命開道遣使齋黃綾小詔及定國書下海約鄭鴻達以明年夏會南都馳檄荆

永曆實錄卷十四

十

西約王光興李來亨等會荊州號召四出期大舉出楚而諸將吏兵民見可望北降知虛實險易盡輸於敵皆搖搖無固志可望之降也因洪承疇請兵取雲貴盡圖山川迂曲及諸將情形兵食多寡獻之封可望為義王如其策大發滿漢兵二十餘萬一繇川南東川入直衝大理一繇建昌入攻騰越一繇廣西慶遠入搗平越一繇泗城州襲廣南而洪承疇率大軍從黎靖先入誘定國出黔應敵乃使奇兵繞出反攻之永曆十三年承疇兵薄貴陽定國保畢節扼關索嶺沿箐澗設伏連戰二十餘日殺兵萬計而泗城兵已達臨安川南兵侵騰越大理定國三面受敵



可望又遣人齎手書招諸將帥言已受王封視親王恩寵無比諸將降者皆得子厚爵非他降將比唯定國一人不赦劉文秀之子及馬維興馬寶等皆爲所誅先後舉兵降定國軍大潰乃退師奉上奔永昌追兵益至定國奉上奔緬甸上至緬甸定國自出收兵緬甸人叛逼上送詣吳三桂所三桂犯順上崩於雲南府是日烈風黑霧大集飄屋瓦翔空如鳥□漢兵十餘萬皆震悼悲號三桂殺數百人乃定定國聞變還兵至緬甸已無及因縞素發哀定國披髮徒跣號踊搶地吐血數升遂殺妻子焚輜重舉兵攻緬甸屠之率其軍居徼外兩年憤恚嘔血卒

永曆實錄卷十四

土

永曆實錄卷十四終

永曆實錄卷十五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譏

李來亨列傳 王光昌 王光興 郝永忠附

李來亨始以降附功授總兵官都督同知既而封□□侯永曆五年高必正率黨守素質錦及來亨自黔走蜀爲孫可望所遮殺獨來亨力戰得脫必正諸軍受併於可望良久或逸去皆依來亨來亨所部尙數萬人自黔東北走入巴歸開王光興者與其兄光昌皆起羣盜崇禎十二年降於熊文燦已隨鄧撫王夢尹守襄陽屢戰有功襄陽陷光昌兄弟與荆西道徐啟元死守鄖陽李自成攻圍浹歲堅

永曆實錄卷十五

守不下往往挫自成軍□光元年吳三桂以□兵追自成歸漢中東出荆西三桂馳檄召起元光昌會師勦賊光昌困賊圍中匝兩載不知南北情形猝得三桂檄猶意爲大明興復欣然舉兵赴之既見三桂乃知已移明祚顧弗能前卻不得已慟哭剪髮附於□光興方城守見光昌陷遂率其軍走屯房縣依山自固與□所遣守鄖者相持十餘年大小百戰不下上卽位於粵遣閒使齎表詣行在特勅授光興總兵官都督同知封南漳伯光興孤軍懸漢北拒戰益苦糧鹽布縷無所取給時往來鄖襄荆蕪間攻下州縣就食之南至夷陵迎大學士文安之侍讀黃燦督理其



軍已而劉體潛郝永忠先後自湖南來永麻六年來亨開關亦至遂與光興連砦相犄角已巫之開萬嶺插天中有僻壤曰九蓮坪來亨據之大起營舍建帥府其上稍招居民與士卒雜處光興屯江南永忠體潛屯其西安之既燦亦卒羣帥推僉都御史毛壽登監督聯絡遙稟正朔孫可望既叛降上封雲南李定國遣使開道四出聯絡諸故將來亨亦遣使詣定國相結納定國報饋殷勤承制首來亨光興體潛永忠皆上公來亨等勢稍振屯耕山田歲收麥粟草綿供糧食衣履亦私遣入市鹽鐵荆西居民或與往來市販來亨等亦不奪掠唯截長江邀抄官吏歸

永麻實錄卷十五

二

帑及遠商開四出剽殺南漳房竹及夔東鄙楚蜀守將不能禦居數年定國敗人宣上凶問以招來亨等來亨不應方會諸帥議求宗室輔立之而光興意移密遣人詣乞降光興久據荆西來亨等皆以殘餘遠附居久之勢出光興上主客不相浹而安之燦先後物故壽登庸誕無忠義志不能輯和諸將顧潛有乞活心故從與光興叛眾納款而來亨之勢孤矣光興自崇禎十六年來未嘗一繇朝廷鼓勵轉戰寇開垂二十年天下想望其氣義晚節不終以速李來亨之敗故聞者莫不惋惜之光興既降遂大舉兵攻西山癸酉春楚督張長庚自夷陵進蜀將

李自夔門夾攻之楚兵入九蓮坪來亨退據山砦兵不能進來亨盡誘其兵入乃使其兵雜髮雜負販中入兵營良久盡得其虛實來亨自砦發兵下攻兵方迎戰頃營中忽揭大旗號呼起火發燕營舍兵亂來亨縱兵乘之兵大潰殺傷萬計長庚走保夷陵蜀兵亦為郝永忠所敗楚蜀震動乃遣兵數萬分從楚蜀逼諸砦立壘圍困之盡起楚蜀丁夫輓糧赴軍為持久計來亨屢下砦索戰皆堅壁不應來亨乃窘甲辰春蜀兵攻體潛永忠皆陷下之體潛永忠死來亨糧亦瀕絕而兵督輓運丁夫死者積崖谷益峻法嚴里民三千里外詣軍負輓

永麻實錄卷十五

三

披蓑笠緣絕巘峭壁蠅行延綿彌望不絕來亨知不能久存會諸將飲大哭分遣逃散來亨母老矣其中表舅有為將者曾招來亨降不應至是乃遺書以其母託之遂舉火焚砦與妻子親信投火中死來亨部凡三萬餘人來亨死或死或逸去就俘執者百五十人而已餘眾散入秦蜀山中不知所終來亨敗沒中原無寸土一民為明者唯諸鄭屯海外郝永忠者李自成別部之偏校也初為賊大旗手號郝搖旗未有名既降於何騰蛟易其字曰遙期已而思文皇帝賜名永忠永忠當李自成之殲也殺其主將而奪其室故



李高諸部惡之永忠無所容傾心附騰蛟以自安騰蛟深委信之有眾萬人馬三千匹騰蛟厚給其精李高諸部渡江而北永忠留長沙騰蛟為題授總兵官都督同知為援勦右部張先壁為左部隆武二年思文皇帝惡鄭芝龍欲出楚甚日促騰蛟迎蹕騰蛟固無迎意姑遣永忠名扈蹕發衡州稱取道郴州趨贛騰蛟密喻意令勿必往永忠至衡州次且不進為暴於衡郴間凡三閱月而始達郴思文皇帝凶問已至永忠遂返兵聞桂陽州之險趨據之州人畏其暴掠城守不納永忠攻破之屠其城磔殺前羅平知州夏九庚流血染衢嬰兒婦女無免者騰蛟不問覆為榜

永曆實錄卷十五

四

數桂陽士民之罪為永忠飾惡永忠益無所載永曆元年湖南陷永忠闖入桂林上在桂林騰蛟為請封遂封南安侯全州陷盧鼎焦璉東西支守永忠遽返兵大掠殺走柳州去明年陳友龍復黎靖武實將出長沙騰蛟以私憾嫉永忠攻之楚西南千里開掠殺幾空永忠從無一矢功唯殘毀內地屠士民尤為諸將所惡給事中金堡請因人心之公憤下詔討之朝廷既不能用而憚騰蛟之護愛之也為下詔切責堡已而騰蛟陷沒永忠遂自為軍奏報皆絕永曆四年掠武岡西走自沅鎮益北達楚蜀界會劉體潛於荆西體潛雖雅惡永忠而以孤懸故相倚已而北出房

竹至南漳野掠而食轉徙無恆永曆十一年馳入襄陽城中守者驚走留一日援兵至復退入南漳山中盛兵扼鄖襄永忠體潛不能出食且絕復南會李來亨王光興結砦于巴巫之西山壬寅王光興降口口大發兵楚蜀夾攻之永忠敗歿

永曆實錄卷十五

五

永曆實錄卷十五終



永麻實錄卷十七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議

晏黃二劉列傳

子需明 錢秉鏡等 蔡之俊 管嗣襄 朱昌時附

黃公輔 陳世

晏清字元洲湖廣黃岡人。中萬曆己未進士。寬和樸易。不立儼儼之名。而獨操不亂釋褐授吳江知縣。以廉能上。最擢吏部驗封司主事。天啟開忤魏忠賢。削籍歸里。崇禎初。用原官起用。時諸以忤瑞去者皆競起。驟登清顯。而清高臥不赴。召徘徊十餘年。徵旨屢下。乃起。歷驗封司郎中。資望最深。應主銓政。吳昌時者。當清令吳江時。以諸生為清所拔。賞及是因周延儒結太監王化民。躍入吏部。遽掌銓。

永麻實錄卷十七

政居清上。忌清雅望。畏物論之不容也。輒用年例奏遷清。為廣東鹽法道。僉事清在吏部十八年矣。即外遷亦當得副使。昌時欲重抑之。纔改五品。清顧夷然安之。昌時誅廷論。欲召清居嶺外。兩載未嘗通一函于燕邸。遂不得召。光元年量擢尚寶司卿。隆武二年再遷太僕寺卿。皆不赴。時江黃淪陷。清解官。僑寓海北。翱翔無宦情。上即位。擢吏部左侍郎。辭不至。已而李成棟破廣東。清避地海南。上在南甯。擢吏部尚書。敦趨入。陛見以足疾不能朝。請力辭。上益嚮用之。特旨免朝。參專理銓務。不獲辭。乃受事。清恬澹簡易。以病不見客門。無私謁行在。翁然推重。吳貞毓以

主事。繼吏部侍郎。趨權利深忌清。而無能與競。乃自請視師嶺上去。時江楚避難出者爭稱起義。求進。屢相接。贖滿公車。朝廷無能辨。清知其誕。為分別用舍。羣不逞者皆快。快造蜚語。謂吏部懸榜有破家起義。全髮効節八字。見之令人欲噓語。貞毓倡言如此。則流傳江楚。解散人心。為禍不小。以搖動清。然清實無此語。而公清為端士。所推重。貞毓無能如何也。銓郎施兆徵。頗通苞苴。扞格清所為。清以持重沮抑之。兆徵斂而改節。永曆四年。吳貞毓為戶部尚書。與王化澄相表裏。以逼清。清屢乞骸骨。疏上猶未許。會詔獄起。清諫不聽。遂移病不起。拜表即行居潯州。未幾卒。年七十。有二子需明。

永麻實錄卷十七

需明字雲章。少以文名於楚。思致詔令與麻城曹允昌相頡頏。尤工為詩。清茂有遠致。兩赴鄉舉。未第。補貢隨父宦嶺外。永曆二年授太嘗寺博士。四年進儀制司郎中。安雅遠權勢。僦居閉戶讀書。非朝參不出。屢蹕至梧州。病卒。上之立也。朝廷草創。文物簡略。詔令鮮所緣飾。開闢楚粵。侍從零落。及幸肇慶。四方收復。頻仍。人士稍集。懼式耜。畱守桂林。尤加意延恤。一當品藻。即子奏薦操觚。勝流日以賓集。安慶錢秉鏡詩體整健。宜興李來年少善組飾。皆授庶吉士。蘇州汪郊。吳中病學也。官吏部主事三原溫溥。知



強識有才思官禮部員外而楚士之以文名者則需明與  
孝感彭焱稱焉焱思致明敏工行草書官兵部郎中其制  
誥撰文則編修安福王華玉中書舍人吳縣吳其龜禮部  
主事休甯吳霖待詔仁和姚端亦皆彬彬焉華玉晚歸隱  
註易其龜擢兵科給事中監桂林軍桂林陷不知所終或  
曰歿于陣霖改給事中為孫可望所殺

黃奇遇字口口廣東東莞人中崇禎戊辰進士選庶吉士  
改編修歷官少詹事上即位于肇慶召用未赴時廣東諸  
薦紳何吾騶黃士俊李覺斯葉承裕郭之奇曾道唯與蘇  
觀生比立唐王聿錫誦擁戴功盡力西犯及口口兵猝至城

未麻實錄卷十七

三

門不守唐王見殺觀生瘞諸擁戴者皆驚靡就李成棟乞  
降所不與觀生比者口至亦遁海滌不屈然廣州仕宦林  
立能自立節槩者唯奇遇與大學士陳子壯春坊張家玉  
簡討陳世傑副使黃公輔推官陳子升舉人黃維璩而已  
成棟駐廣兩載子壯家玉皆殉難購捕奇遇頗急郭之奇  
與同井里鄉會試皆齊年忌奇遇異己尤思陷之奇遇因  
匿海島得免永麻三年成棟反正上幸肇慶乃召奇遇擢  
詹事府詹事禮部左侍郎掌部事充經筵講官奇遇端和  
凝重進止有度為上所優禮時江楚漸次收復所在以捷  
告有張充美者自吳來偽作吳三桂奏言舉三秦反正迎

駕姜瓖起兵大同已敗沒矣一妄男子自言從大同來偽  
作瓖血疏求援又或投疏易名姓稱嘗州蔣拱宸舉義復  
東吳者朝廷遂詫謂且夕奏廓清馬吉翔首為導諛脩鹵  
簿備法駕戚晚王維恭債帥侯性嚴雲從輒矜豪侈李元  
允以將家子官環衛軍中故有樂部吉翔與諸戚弁日酣  
歌縱飲卿貳臺省稍聞諷諷中夜炬燭相望識者為之寒  
心奇遇進講孟子禹惡旨酒善權言酒之為害能令人忘  
大憂而致大患禹為司空之日值時雍之世及為天子文  
教敷于四海猶凜凜于杯酌之間不忍釋其三過之勞後  
世得此意者唯晉陶侃是以能再造晉室底定江東而懷

未麻實錄卷十七

四

愍之仇向未能復雜秦之都向未能返若欲以狂歌痛飲  
而坐收匡亂救亡之功亦必不可得之數矣上知奇遇意  
屢為稱善明年晉禮部尚書經筵如故郭之奇亦以杜永  
和薦且入矣而畏奇遇永和出師守嶺之奇乃隨之赴闕  
時詔選庶吉士令三品以上各薦主事以下繇科貢出身  
有文行未從賊口者一人就試奇遇以黃維璩素節無虧  
文名夙著應詔薦上之奇因與兵部侍郎萬翱謀蠱杜永  
和言奇遇得維璩賄與永和交章參奇遇過抗疏辯  
事得直永和媿引罪去而之奇弗自懲也日思奪奇遇席  
繇此大拜王化澄亦畏奇遇之人直而軋已與之奇翱比



求以逐奇遇益亟奇遇恥與爭三疏乞骸骨歸未踰年廣東再陷奇遇走海上不知所終

黃公輔新會人中天啟壬戌進士歷仕至分守下湖南道參政兼副使廉介慈慎長寶人感其德政至今不衰以不合于巡按御史謝病歸永曆三年以清節不染召擢刑部

左侍郎掌部事公輔已老無仕宦情特欲一陛見抒懷抱而已居數月乞骸骨歸未幾病卒

陳世傑字忝生南海人中崇禎庚辰進士授中書舍人請假歸里永曆三年以抗節召見改翰林院編修已擢左春坊左庶子與蔡之俊同充日講官世傑樸直不以才著稍

遷國子監司業行祭酒事見時事日詘遂謝病歸隱海上不知所終之俊湖廣江夏人字彥伯中崇禎己卯鄉舉以中書舍人歷參何騰蛟瞿式耜軍事與守桂林有功式耜

齋遣至南園迎駕奏對稱旨改翰林院編修充口講官擢右春坊右庶子與丁時魁同里相厚善時魁下詔獄給事中朱士鯤奏之俊為時魁黨不報之俊因謝病去隱西園

山中未幾病卒

劉遠生初名廣允以字行陝西富平人別號同菴少與弟

湘客以文章氣誼名三秦開已乃出遊燕都傾動京邑而

遠生以端重誠懇尤為人士所推重應鄉貢入太學授

永曆實錄卷十七

五

永曆實錄卷十七

六

州通判崇禎十七年張獻忠南寇東陷吉安西陷郴遊騎涉贛境贛撫林一柱檄遠生監軍禦之遠生故便騎射習行伍調措得宜將士用命贛境以甯已而進軍收復吉郴諸屬縣遠生功最以績聞會北都陷未敘因光元年前功擢兵部職方司主事贊畫南贛軍務李永茂撫虔九相器重既而萬元吉督師吉贛永茂遷兵部侍郎去遠生絲監軍道副使擢巡撫南贛會都御史與元吉守贛大小數十戰城守三月遠生出沒矢石閒身先士卒援絕糧盡城陷督親兵巷戰遂見執巡撫李秉元誘之降遠生不與交一語秉元囚之于獄獄吏見遠生長者尤欽重之釋械

繫恣其客吏往來候問遠生故多養灰土得其心至是密為布置關津從獄中引遠生逸出閒行達廣東髮猶未鬚會上即位于肇慶陸見將擬用上遽西幸遂從駕至桂林

上至武岡遠生惡劉承允不入與瞿式耜協守桂林上在南園遠生陸見授刑部左侍郎隨上幸肇慶遠生熟諳典章朝廷草創一切未馴雅者遠生皆議正之器宇開亮與人無回護所至輒為諸武帥所慕重吳貞毓誘李成棟迎

駕居廣州中外疑洵遠生奉命犒師與成棟語成棟慙懼乃止永曆三年遷兵部尚書提督京營戎政與大學士嚴

起恆給事中金堡議為上開武備庫節用儲饒招練禁旅

起恆給事中金堡議為上開武備庫節用儲饒招練禁旅



奉上親征出楚督諸將爲歾戰計是年十月朔上爲下詔親征遠生日夜規指稍有緒馬吉翔忌之通內豎夏國祥頻以太后旨取庫金他用起恆力爭之不得事遂漸寢永曆四年正月南雄陷馬吉翔上西奔杜永和請留駕上疑懼遣遠生及堡馳諭永和遠生冒風濤衝亂軍以輕舸至廣州致命歸而奉言永和奉詔固不敢阻留陛下止但涕泣爲臣言上西去則竟棄廣東付之還口諸忠義士隨成棟反正者亦付之還口令其殺戮爲皇上畫此謀者亦何其慘也臣聞其言惻然無以對今或請兩宮暫移梧州而車駕暫留號召援兵永和他日之必不敢阻駕臣請

永曆實錄卷十七

七

以首領任之上聞其奏欲勿行而夏國祥遽奉慈聖步輦待于行宮門外傳懿旨促上登舟矣上至梧州詔獄起湘客逮問羣不逞嫉遠生甚而遠生素行敦重勿能何其短隙者故免于難然浮沈怨忌間無能復自効見乃自請出催桂林諸將兵出楚得勅遣之遠生至桂林居兩月桂林陷遠生走匿靈川山中茅屨布衣與弟湘客泊中書舍人管嗣裘兵部主事朱昌時悲吟唱和孔有德聞其名欲招致之遠生益匿貉中得脫永曆六年李定國攻復桂林遠生就見之定國以專征自大倨見文武舊臣遠生至肅然起迎遠生與抗禮無所詘從容勸定國盡忠戴上定國尤

欽信焉定國下湖南留遠生守桂林激厲土兵控扼平柳捍口全線馬三將之兵屢擊卻之定國戰于衡州不利線國安乘勝復拔桂林遠生退入谿峒憂患成疾卒

湘客字客生別號端星少爲名諸生博涉治古文詞尤工爲詩楷草書皆入能品壯遊燕吳交四方摺紳人士諸習朝廷典故陝西陷賊湘客避亂出兄遠生官于嶺遂依以居忼慨有當世志爲嶺撫李永茂所器賞隆武中薦于朝授汀州府推官考選擢山西道御史聞陷走廣東上踐祚湘客與擁戴李永茂疏薦湘客爲三秦人望可大用王坤惡其不謁已假御筆抹斥之永茂怒致仕去罷式耜尤重

永曆實錄卷十七

八

湘客才奏改翰林院編修充日講官坤復阻之爲輟日講上自桂林出全州劉承允以兵入見馬吉翔與相比黨承允奏請封吉翔及郭承昊嚴雲從伯爵御史毛壽登疏論之侍講周鼎瀚故與王坤交善與湘客有郤乃謂承允曰壽登疏湘客所草也湘客與諸臺省在外謂公爲董卓承允怒奏給事中萬六吉御史吳德操及湘客壽登號四虎把持國政裁損功臣矯旨縛之闕下將杖之廷臣跪救不釋承允佯跪伏求免乃釋之湘客落職時承允欲邀上幸武岡湘客與瞿式耜言上宜返蹕桂林中制粵楚式耜馳疏諫上西行承允怒湘客繫籠而上遂決入武岡在廷無



敢止者湘客既斥避兵居柳州承允降上奔柳乃復湘客職勅往桂協贊留守軍務上幸桂進中允郝永忠潰掠桂林上幸南甯勅湘客返桂安撫亂亡募義饌贊戰守湘客殫力與式躬為外守計桂平全皆底定及廣東反正上出肇慶湘客入見擢侍讀學士朱天麟王化澄以湘客非科目不當入內制忌擢之湘客不自安請外除遂用前御史積資改都察院僉都御史協理院事與都御史袁彭年秉憲綱裁正冒濫奏汰錢匡呂爾與出臺匡爾與皆因馬吉翔進吉翔故怨湘客至是益甚遂日為蜚語稱湘客與彭年結科臣丁時魁金堡蒙正發結黨把持流傳宮中慈聖

永麻實錄卷十七

九

太后信而惡之永麻四年上奔梧州吳貞毓等奉吉翔意率羣不逞交參湘客堡時魁正發遂逮下錦衣獄掠治之革職胥靡論湘客出獄無所歸客桂林遠生奉勅至因依以處數月桂林陷丁時魁降邀湘客出湘客不應匿緇流中因鬚鬚髮得免李定國復桂林遠生赴之湘客以曾與金堡議不與孫可望王封疑不見定國定國顧往往就遠生問湘客堡逃孽其後桂林再陷遠生卒于瑤中湘客崎嶇葬遠生匿賀縣山中未幾亦卒  
管嗣裘字冶仲湖廣衡陽人少英爽有文名諳王遁象緯中崇禎壬午鄉舉張獻忠陷衡州購索人士充偽吏嗣裘

走匿深山獻忠促令捕殺之其兄嗣箕為應捕代歿會獻忠去得免已而遊廣東故與蘇觀生善及是遇觀生於廣州觀生立唐王聿錚授嗣裘給事中嗣裘竄匿優人舍中得不拜偽命遂遁歸南嶽與行人王夫之舉義兵于衡山戰敗軍潰走行在授中書舍人奉勅至平樂廣西陷匿靈川山中冬月負敗絮採苦菜以食與劉遠生劉湘客朱昌時行吟谿峒中以歿自誓李定國復桂林招遠生洎嗣裘昌時出尤優禮之嗣裘見定國赤心不隨孫可望為僭逆曲說定國決策迎駕定國亦委意焉居軍中與議機務定國之東攻肇慶也孫可望遣使羈縻之定國亦以孤軍外

永麻實錄卷十七

十

懸所向未利難卽與可望亢遂姑通好可望故用張獻忠七疊篆印定國承制鑄印給將吏嗣裘諫令皆反九疊至是仍銷九疊印復七疊嗣裘日從與定國遣使與隆候駕定國猶豫未遣嗣裘大恚曰吾立身十餘年濱死數四豈更從人作賊耶棄定國軍去將祝髮為浮屠至脩仁不知所終  
朱昌時字若木直隸廣平人父口口為沅州判官口兵至城守被擒不屈遂遇害昌時蚤為諸生稍通吟咏隆武中大學士路振飛與昌時同里閉相知聞薦授推官永麻元年擢兵部主事丁艱居桂林築草舍于靈川山中讀書自



適桂林陷御史吳德操給事中丁時魁待詔姚端皆降爲  
孔有德所贍禮昌時深匿不出並日而食以死自誓李定  
國復桂林昌時同劉遠生守桂林復陷益走徭中憤恚  
饑病以卒

永曆實錄卷十七

永曆實錄卷十七終

永曆實錄卷十八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謬

二張列傳

朱嗣敏 萬年策

周鼎翰 山關附

揚重熙

劉季鏞等

張家玉字子元廣東東莞人年甫十九中崇禎癸未進士  
改庶吉士卓犖不隨時俯仰北都陷家玉衣斬衰哭思宗  
皇帝于東華門扣額搶地血出被面宛轉號啼不能起賊  
守者義之縱之逸遂南奔歸里思文皇帝立于閩以薦召  
見上素重其節稟奏對尤稱旨授諭林院編修兼吏戶兵  
三科給事中爲御營贊畫俄奉使至廣東未復命聞陷家  
居蘇觀生立唐王聿錫要家玉同事不聽上自肇慶以左

永曆實錄卷十八

中允召家玉乃拜命道阻未赴李成棟陷廣州家玉毀家  
招義兵據東莞與陳子壯相應口巡撫王芋當崇禎末歷  
官僉都御史與家玉舊相知聞至是遣書敦勸家玉鬚髮  
出降略云楊子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軻也譏之先  
生何愛一毛而不以利宗族鄉鄰耶家玉得書大罵曰老  
賊不死乃敢侮孟子因答書責之曰兩都繼陷三君蒙恤  
王謂公爲國大臣必久已死而尚存乎公豈不聞哭先帝  
于賊廷者爲誰而今欲以淫詞污君子之耳哉芋大怒遣  
兵攻之家玉扼險拒戰相持數日芋益兵大至家玉騎馬  
督陣過水次馬驚墜水次義軍潰芋進兵屠之餘眾走



入海永曆二年廣東反正家王 知以事聞詔贈家王詹事  
府少詹事兵部侍郎諡文烈家王詩材亢爽于軍中作悲  
憤詩百餘首其弟梓行之有云 同喪狗生無賴縱比流  
螢灰有光其志操可睹矣

張同敞別號別山湖廣江陵人 以大學士居正之曾孫也  
少超雋尚忠義為諸生有文名 詩歌悲壯開朗不為近  
今之調善行草及八分書崇禎二年上方崇綜核追錄居  
正功復其廢同敞意在科舉遲遲未就久之乃應詔出補  
中書舍人崇禎十五年奉勅戒諭 定蜀宗藩未復命而北  
都陷同敞奉哀詔哭踊絕食者數日自以世受國恩而蒙

永曆實錄卷十八

先皇帝被濯家世恩紀尤重遂冠 網巾衣布素撤音樂  
以終其身所領朝參牙牌佩之出入 未及繳至是中朝典  
物淪沒唯同敞牙牌獨存乃為度 懸奉之每旦必鞠躬  
修敬焉 光中自以視居喪禮不 朝荆土陷賊漂泊江  
湖開恩文皇帝立乃就闕陛見復 錄居正邊功改錦衣  
衛指揮使非其好也以不欲沒祖功 姑就之奉勅使湖南  
闖陷謁上于全州隨駕入武岡惡馬 吉翔郭承吳恥與同  
列復就中書班改編修充誥勅撰文 官擢侍講不合于劉  
承允奉勅出寓靖黔開永曆三年春 崎嶇達桂林會何騰  
蛟敗沒于湘潭楚師驚潰入廣西依 何文瑞文瑞不能禮

上命瞿式耜兼督楚師式耜奏薦同敞忠勇負宿望當任  
以楚事乃以少詹事兼兵部右侍郎督師復楚同敞至性  
過人局度恢廓每鼓厲諸將輒流涕被面諸將翕然欽感  
之楚西諸帥馬進忠等皆奉節制同敞盡瘁行閒身無餘  
衣廚無兼肉尤為諸武人所重永曆四年春督諸軍下全  
州復東安圍永州糧不繼而退朝廷自失騰蛟經理錯亂  
散遣監督事權不一何文瑞以故督子仍督滇旅朱嗣敏  
以御史擢僉都監曹志建軍萬年策以僉事自請纓擢兵  
部侍郎督王馬營馬進忠又自以意請毛壽登為其軍督  
唐誠吳李芳皆居喪墨經用翰林兼部院銜分督馬進忠

永曆實錄卷十八

王進才軍猥沓倚附諸將尤輕狎之同敞亦為所搖擲莫  
能自行其志每午夜秉燭起歛歔悲吟以寄意永曆四年  
春大學士嚴起恆奏何文瑞忠勤之裔年少文弱當令讀  
書史館為皇上親臣不宜遣親戎行當舉楚事一委之張  
同敞則於國家大計與篤念世臣之恩竝行不悖上乃解  
文瑞兵柄一付同敞然所督者滇楊及馬養麟而已同敞  
行視嚴關與胡一青議守桂之策阻要害樹柵立壘以待  
馬進忠之東方圖進取會梧州詔獄起同敞疏言朝廷方  
在危迫不宜用北寺獄拷掠言官王化澄怒擬旨答云詔  
獄廷杖祖宗舊制爾獨不念爾祖居正之杖鄒元標乎同



敵大恚以辱詆其祖抗疏伸理尤為化澄所恨會于元煜  
自楚西來詣闕求督楚師化澄遽擢元煜兵部尚書兼副  
都御史盡督王馬滇楊之兵以奪同敵權元煜者故大學  
士慎行之孫昏耄猥墨尤為物論所不齒既至桂林節女  
以嫁趙印選印選遂擁之為軍主與同敵抗滅胡一青軍  
食嚴關守兵皆餒一青退屯大榕江口孔有德來攻印選  
不援一青孤軍潰印選遽攜帑走有德進兵薄桂林同敵  
單騎麾兵皆驚散不聽同敵馳入城見翟式耜曰同敵  
不殂于陣者為不欲曖昧自斃耳願與秉燭行酒各賦絕  
命詩是夕有德屯兵城西北火光燭城中城門無守者同

永曆實錄卷十八

四

敵據枕酣臥鼾聲如雷黎明起與式耜沐櫛整冠服坐署  
中從者皆散口兵入被執見有德同敵瞋目戟手向有德  
曰麾下從毛將軍起海上受朝廷恩命官三品今國且垂  
亡吾以麾下為久矣而尚存耶或者吾殆見鬼乎有德  
大怒命壯士曳之仆地捶之折一臂一臂突出同敵大呼  
曰叛國賊速殺我國士不可辱也有德知不可屈命曳之  
出與式耜同繫有德遣降吏彭而述王三元來勸降式耜  
言四世受國恩為朝廷大臣但祈一死必無降義同敵曰  
先生奈何以此與戴犬豕頭人語迅雷豈為蟄蟲設耶繫  
間與式耜唱和詩各十餘首流傳人間金堡集而行之居

旬日有德復召之入置酒與飲殺肉置地鋪瓊命坐同敵  
植立不揖以足蹴肉傾之曰此犬豕食何污吾目有德令  
置繩牀食案同敵不肯就坐曰囚首短衣豈飲食時耶有  
德命取巾衫與之同敵正冠整襟向有德揖稱謝有德曰  
汝固不揖我而今何揖也同敵曰麾下惠我以冠服我將  
服之以次上見先皇帝于天下見先人于九原麾下真  
善我次者吾知己也故揖謝乃就坐舉酒屬式耜曰先生  
且強飲座中孰為口口口口皆我中國文武衣冠吏士特  
一念之差遂成口口使孔參戎一轉念庸詎不可同為社  
稷次乎有德曰攝之明日遂遇害桂林不見雪者十五年

永曆實錄卷十八

五

矣同敵臨刑之日雪霰雜下林岫皆白雷電交作同敵顧  
謂式耜曰此豈非先生及敵乎式耜笑而頷之同敵姿幹  
清偉目灼灼光出睫外言笑軒爽文筆適勁給事中陳泰  
來列難于闔家人避難楚西遙峒游兵或擾之同敵大書  
其門曰忠臣孝子之家烈風雷雨且將聽命而況人乎擲  
筆顧坐客曰此志氣之必然無足疑者吾輩次當有以驗  
之其刑也果如其言致雷雪之異焉同敵晚生一子在  
裸桂林陷不知所之

朱嗣敏字兼五直隸懷甯人頗工詩善行書以諸生參江  
督呂大器軍謀用功貢授衡陽教諭中湖廣丙戌鄉舉嚴



起恆奏授中書舍人歷粵楚軍中改御史監焦璉曹志建軍擢僉都御史方受命桂平陷上奔南甯嗣敏崎嶇走賀縣入志建軍中鼓厲志建固守不降未幾以疾卒嗣敏文辭有餘非軍旅才其為監督也坐嘯而已顧守正不媿阿于疆帥張同敞重之

萬年策字獻之貴州平溪人以鄉舉任鄖陽府同知守鄖有功擢監軍僉事丁憂歸里年策歷官疆場與馬進忠相知聞及進忠湘潭劾退屯武靖閒年策赴之進忠自失何騰蛟無所推承意年策習行伍可與共事年策亦歆然自任入見行在自請督楚師朝廷意其能得王馬諸軍要領

永曆實錄卷十八

六

遽擢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賜尚方劍出年策既無殊才抑老矣不能馳驅奉命至靖州進忠屯新甯與相左口兵猝至驚遁歸里凡自何騰蛟沒後楚兵星散請纓監督者凡十餘人皆無一兵可將求附于諸將寓食而已其自以起義召募成軍者唯劉季鏞揭重熙

揭重熙字祝萬江西臨川人蚤歲文思敏贍與同邑陳際泰齊名以五經應鄉會舉中崇禎丁丑進士官主事宏光中撫建汀贛之閩王宋三姓據簾子洞倚山為寇張肯堂李永茂勦撫之未定隆武元年江西陷重熙乃誘令歸正為義軍以抗口兵以事上聞授重熙僉都御史督江福義

旅重熙以便宜援諸渠帥劄官遂據撫州金聲桓反正檄重熙解兵重熙姑令退屯山中聲桓之自贛歸守南昌也畱劉一鵬守撫建相接應既而口兵圍合一鵬不能赴援南昌陷一鵬棄撫州走就重熙于山砦重熙收輯之與義軍合出攻臨川永豐興國迭有收復未能守也重熙開道入奏詔加兵部侍郎便宜行事軍既孤懸莫與策應兵冗糧絕眾漸離散口兵四面來攻大敗兵潰重熙遂遇害劉季鏞字安世江西吉水人大學士劉同升之子也隆武中以貢授翰林院待詔歸里吉安陷季鏞走湖南謁上于武岡改簡討尋擢中允與周鼎瀚不合觸劉承允馬吉翔

永曆實錄卷十八

七

怒有旨謫外季鏞遂請終制已乃奉勅復原銜兼僉都御史聯絡江楚義旅墨縵行事季鏞志節清峻高自標舉故娶李元鼎女元鼎降口季鏞遂出其妻顧年少喜功名無持重意輕何騰蛟與不相下銜勅開道走衡永所至慕義者津送之至鄱縣遂糾眾起號召響應復鄱茶陵興甯永興甯諸縣以便宜鑄小印如拊大輒授副總兵職方主事以下文武吏及郡邑守令頗不擇人而授漸失物望何騰蛟厭而裁抑之永曆三年春騰蛟敗沒江西再陷季鏞所統義兵多駭散堵允錫標將彭嵩年向文明及金聲桓部將益遇時屯聚郴韶間季鏞收撫之尙未能得其要領



南至韶州將入見朝廷以其陳請繁疊薄之不召以兵部侍郎仍兼原銜出圖江楚帥標兵數百人至黃埠司民變起圍季鑛兵潰敗遂遇害季鑛兄伯欽仲錚皆清節士也伯欽字安期尤敦長者行仕至太僕少卿以不鬻髮爲口吏所繫繫南昌獄不屈久之釋歸卒仲錚字安禮舉于鄉充節制仕口隱于梅川吉安人士慕文山遺烈不肯屈節者比肩相屬諸劉而外有廬陵甘永安福周珣歐陽霖陳觀周鼎瀚之弟鼎泗皆鄉舉也甘永字方不從萬元吉軍中題授兵科給事中兵敗走死周珣字以連文筆清放氣致超雋廬陵舉人黃震象鼎象兄弟固捍闔士南昌陷遽

永曆實錄卷十八

九

遣信納欵珣知其實請于萬元吉楊廷麟誅之廷麟不聽珣拂衣去震象兄弟果獻城內應吉安陷震象必欲殺珣珣走行在授行人不就官退隱樂昌山中卒觀字二止甘貧砥節自吉安陷與妻子訣寓食攸縣山寺粗糲不給或飲水以終日鼎泗字疇五授中書舍人亦未就官退隱梅川歐陽霖初名介字方然以瀘溪教諭陞北流知縣擢戶科給事中車駕幸肇慶請西出桂林與杜永和廷爭棄官歸里閉戶食貧不通人事

周鼎瀚字浩若江西安福人都御史口口之孫也以蔭官南京刑部主事家藏書數萬卷多諸秘本南曹簡暇鼎瀚

開水閣于秦淮葢藏書其中四方人士借讀者皆得就讀仍爲資給之以是得交游譽聞北都陷思宗皇帝計至鼎瀚慟哭投淮水人吏掖救之不死南都陷走歸里今上立鼎瀚開關陞見改翰林院侍講顧不能自堅與劉湘客不協遂附王坤傾湘客已爲劉承允所誚隨復因馬吉翔與承允比遽授侍讀學士進少詹事時內閣缺員馬吉翔以意答章奏不復稟擬直朱批行時召鼎瀚緣飾文句鼎瀚卽自稱直文淵閣以是盡失素望爲中外所輕鼎瀚不自安請勅聯絡江楚帶兵部侍郎銜出復自署視帥閣部爲何騰蛟所厭薄翔翔桂桂閒號召義兵瞿式耜疏糾之鼎

永曆實錄卷十八

九

瀚不得志就蓋遇時監督其軍遇時曠其亢傲遂見殺鼎瀚夙以志節風操見重時輩驅馳思報國濱死無降口志然不諳大體欲因緣就功名見嫉失所而死聞者莫不惜之時有田闢者字茅公河南人中崇禎甲戌進士官廣東監司廣東陷匿韶郡聞糾義旅自署督師閣部引兵至桂陽縣境兵不戢民稍患苦之民變起兵圍闢遂見殺

永曆實錄卷十八終



永麻實錄卷十九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譏

袁洪曹列傳 戴國士 蕭琦附

袁彭年字介眉別號特邱湖廣公安人父中道萬曆丙辰進士禮部儀制司郎中工詩與兄宏道齊名彭年亦與兄祈年蚤立文譽以制義名家詩宗北地信陽關為公安詩學者排詆備至時武陵楊鶴子嗣昌父子好惡相逕庭議者謂楚人父子喜于相反亦習氣然也彭年中崇禎甲戌進士授淮安推官以法鈎致陳啟新襖衣杖之啟新恚死繇是名動朝列以卓異徵赴考選薛國觀惡臺省異己聞

永麻實錄卷十九

奏上暫罷考選徵至者皆授部郎或補沿邊知縣明年上召對廷試進士授以科道官考選遂停彭年授禮部主事請告歸里荆土淪陷彭年避地江淮宏光初詣闕見乃改禮科給事中時楚事方棘彭年與御史江陵徐養心奏恢復大計根本在楚乞以前順天巡撫楊鶚督楚豫軍詔從之而馬士英方嚮用何騰蛟中格不行彭年故以亢直名既居省中與陳子龍吳适章正宸齊名時馬士英阮大鍼尤忌姜曰廣建安王府中尉朱統鑣應募上疏攻曰廣有逆謀詞連史可法呂大器張慎言彭年上言祖制中尉有奏請先令長史司具啟親王參詳可否然後給批齎奏若

以換授候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竇直達御前微刺顯攻捕風捉影陛下官加禁戒臣禮垣也事涉宗藩皆得執奏不聽馬士英欲以從逆為驅陷東林名疏請誅逆言從逆諸臣疆半是正人君子之流彭年抄駁言從逆姓名傳播不一人乘開陽為正人口實陰為逆黨解嘲借今日討逆之微詞為異日翻逆之轉語不至洧國是而傾善類不已夫從來善類所歸閒雜匪德東京盛名豈無逃死之張儉元祐銅籍亦有幸免之元章二士作朋管華分席七賢寄傲山王同列豈因鄴宮一姓之惡遂毀銅臺全部之音唯是温公一信蔡京而紹述之

永麻實錄卷十九

禍旋起唐室一進逢吉而興復之業不終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今日何獨疑之繇是為馬阮所深忌已而詔錦衣都督馮可宗遣役緝事彭年上言高皇帝時不聞有廠相傳承樂十八年始立東廠命內臣主之此不見正史後唯萬安行之一盛于成化然西廠汪直踰年輒罷東廠尚銘有罪輒斥當時不得稱純治矣再盛于正德則邱聚谷大用等倚附逆瑾煽虐釀十六年之禍天下騷然三盛于天啟逆魏之禍幾危社稷是廠衛之興廢而世運之治亂因之先帝亦嘗任廠衛訪緝矣乃當時無不營而得之官有不脛而走之賂故逃網之方



卽從密網之地作姦之禁適以資發姦之人始猶帕儀交際爲人情所有之嘗後乃賍賄萬千成極重難返之勢豈非以奧援之塗愈秘而專傳送之津愈曲而費乎徒使刁風所煽官長不能行法于胥吏徒隸可以迫脅其長上不可不革疏入嚴旨切責請浙江按察司照磨彭年既廢朝翔浙福開恩文皇帝召補原官聞陷遂降于彭年以伉直擊負時重望然挾謀數工揣持不能澹于權勢故灰生大節無足取者李成棟薦之爲廣東提學副使閱兩歲江西反正舉兵圍贛州嶺海大震彭年故楚人聞何騰蛟堵允錫漸次復湖南北彭年與李元允交善知成棟有

永曆實錄卷十九

三

反正意因從臾之成棟召彭年入密室定計遂決策以廣東歸順上至肇慶錄彭年功擢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彭年嫻典制喜操切金堡丁時魁亦以其素望稍引重之遂奏請釐綱紀慎黜陟重名器爲激厲忠義之用首疏參朱謀壘宗室徑授僉都錢匡以金聲桓書辦無出身履歷又無尺寸功呂爾璵假稱舉人驚身縱帥混跡臺端皆非法宜速黜之謀壘主馬吉翔匡因緣吉翔得勅旨爾璵吉翔狎客也彭年故力攻之以裁吉翔權疏入諸職級用者皆惴恐匡爾璵去謀壘以出楚催援江軍得不奪職彭年既以主持臺綱裁抑恩倖自任而以意授李成棟令

具密疏攻擊故上亦薄而忌之羣失職者怨彭年彭年抑善爲推卻移怨于金堡故堡斂怨尤深何吾騶于李成棟薦入政府堡時魁惡之吾騶結通政使毛毓祥給事中李用楫與堡時魁相齟齬彭年與吾騶皆因緣反正功大用行止略同冀彭年之援已彭年恥與吾騶伍亟思自異乃疏攻吾騶奏引私人紊亂國政吾騶亦許其把持李元允爲平之皆不聽吾騶稱疾謝政去彭年亦不自安乃以慈母歿乞假治喪請舊制大臣請治喪者皆如丁憂例三年不得銷假得旨准假彭年遂解官居廣州彭年母與歿者皆中道姬妾偶有拊摩恩未嘗受父命令慈養已于禮當

永曆實錄卷十九

四

服小功彭年以忿爭失望緣飾爲引退計遂爲制服如生母其矯護類如此永曆四年春南雄陷上將西奔彭年入見懼上西去必有攻已者乃請勅督元允軍援廣州上既至梧州吳貞毓等交攻彭年及堡時魁劉湘客蒙正發疏十餘上有詔彭年有反正功置勿問而建堡等下北鎮撫司獄獄既成李元允入見彭年附元允至行在疏言臣與四人同罪不當獨從寬宥請自詣廷尉服罪上優詔答之彭年返肇慶是冬廣東再陷彭年匿民間已復出投欵言李成棟舊已反黃緣得免歸里挾策遊潛沔以詩自鳴木幾灰梧州之獄彭年首見攻而獨見原貸議者謂五人同



案而堡等素節未虧重罹刑戍彭年獨以曾為降口畏之不敢誰何當國者顛倒至是欲救危亡宜不得已彭年早樹聲望宏光中尤以伉直為天下想慕風采既而隱節貪榮遂為士大夫所厭憎瞿式耜嚴起恆堵允錫皆重惡之彭年知物望不厭益為稟岸文過自矜金堡始以其習知國憲不畏權倖獨與交好既而隨元允赴闕要君請罪既得優旨施施自得堡亦自悔其失交時有戴國士者字初士江西南昌人中天啟辛酉鄉試第一頗有文譽善結納為聲望解學龍巡撫江西時降禮與交學龍以薦黃道周被逮國士經營其閒因以清流自標榜馳書四方迎送賓

永麻實錄卷十九

五

客日不暇給時稱其家為東林茶館相傳其緘書樞日用麪五升南昌陷國士降于口為辰沅道兵備副使已見江西反正湖南恢復陳友龍兵且壓沅遂舉沅州歸順上疏行在自署銜云比例部院舉人臣戴國士奏稱袁彭年為總憲曹煜為樞部臣始末視彭年煜宜得如二人官知者莫不笑之竝為彭年媿內批以殊斥其銜彭年顧不恤物議為之護飾授巡撫偏沅僉都御史湖北再陷國士復據沅州入于口自言通權變以緩明兵為口保全土地人民事覺為口所殺沒其家

洪天擢號西崖直隸欽縣人中崇禎丁丑進士絲部郎陞

武昌知府以清剛子惠宜其士民崇禎末興國土寇呂瘦子作亂袁繼成平之餘黨猶熒動不息天擢撫慰安插乃大定崇禎十七年擢副使分巡下江防道武昌兵寇頻仍天擢自以恬素非禦亂才欲致仕去已而南都陷歸路絕不果移海南道駐瓊州天擢以瓊海阻大洋謂可粗安便之蒞任兩載輯撫黎漢得安堵隆武中求崇禎者且暮九卿天擢處海外為安身計不通請謁故不遷隆武二年上即位于肇慶安南請封給事中李用楫受命往歸至廉州口李成棟攻陷海北用楫走渡瓊州成棟檄招瓊崖降天擢會用楫議阻海抗之用楫對瓊士民大言曰今天下

永麻實錄卷十九

木

已盡去更為誰守唯宜早遣納欵以全百姓用楫方服所賜一品服天擢怒擊其玉帶曰公此帶出誰所賜而作此語也拉碎之奮臂批用楫頰部民譟起逐用楫顧用楫以此渡海走欽州口兵不至遂得至南甯達行在而天擢阻海守成棟盛兵來攻城垂陷天擢投縋墜地不灰成棟雅重天擢調護備至天擢不能自堅乃請以降順歸農成棟畱之軍中未遣歸既反正天擢以與謀歸順功特詔起用擢吏部左侍郎天擢素無宦情又以名節不全用反正功居卿貳悒悒不自理恆稱疾不視事絕葷酒閉戶誦佛書李用楫懷見逐之怨又畏其揚己海外大言也每朝會必



以氣凌轍之天擢積不能忍顧用楫歎曰天擢不幸求死不得耳公言天下已盡去更爲誰守今日已得主公勉力盡忠玉帶尙可補也用楫赧退繇是恨天擢刺骨永曆三年天擢九乞骸骨得請去寓高州高州守將李明忠驕憤無度以賄結用楫爲兄弟用楫爲之地遽以無尺寸功加官保封恩平伯因與用楫爲腹心交用楫謂明忠曰天擢舊官海外有異寶爲少宰復受多金可襲殺之我保其無他明忠夜發卒攻天擢殺之殲其家童稚無免者掠其貲不滿百金明忠歎曰給事第欲報私怨而使我殺此窮老措大耶事露用楫方與王化澄吳貞毓比遂無致詰者天

永曆實錄卷十九

七

擢門人武昌鄭古愛欲擊殺用楫于廷用楫匿免

曹煜河南□□人中崇禎辛未進士歷官分守蒼梧道按察副使隆武二年冬上卽位于肇慶煜與府江道唐紹堯同與擁戴紹堯擢戶部侍郎煜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已而廣東陷上西幸雷煜守梧州永曆元年正月李成棟遣副將楊大甫張月自高州進兵來攻師甫至郊煜出迎降檄所屬守令歸附鬱林知州王華玉北流知縣歐陽霖抗節不屈煜遣兵捕之華玉霖走南甯得免成棟仍雷煜署巡撫已而□遣巡撫耿獻忠至煜乃客寓廣州依成棟以居會成棟反正煜獻忠皆不次擢用獻忠拜工部尙書煜兵

部左侍郎掌部事華玉霖交疏攻之詔不問時江楚閩蜀大鎮數十擁兵殆百萬四方紳士義民起義者接踵聞上出肇慶將度嶺親征皆踊躍請命奏報填委煜才既猥下又以降吏依成棟得掌樞政益澳阿苟容凡疆場戰守機宜駕馭爵賞部署兵馬皆惛惛弗能理奉行詔旨給予劄印日匆匆不暇給下樞科參侍兩端職方郎中南海唐元楫與煜同年進士又嘗與煜同降□相爲比暱元楫尤貪猥不知恥堂司互相蓋覆四方奏使排闥叫號凌轍無紀煜媿受而已自隆武來諸帥進退不復咨中樞取決率以意爲行止積成瓦解上卽位始用林佳鼎以左侍郎掌樞

永曆實錄卷十九

八

務稍務振攝未幾佳鼎親帥兵與蘇觀生戰敗沒王化澄繼之茸闕無度部權復替化澄人直蕭琦繼之蕭琦者字韓若江西廬陵人素有文望頗自矜名節及驟遷九卿遽以賄爲命鬻武弁劄至十餘金而得副總兵銜積金帛鉅萬以數艦載至象州舟覆盡沒于潭琦亦病沒至是煜愈益壞日奉諸將鼻息彼嫌此礙怨惡叢之煜益窘繇是四方益輕朝廷分崩銷蝕以迄于亡永曆四年春南雄陷上西奔梧州煜遂不從請勅督東粵諸軍畱守肇慶是年冬肇慶再陷煜走歿

永曆實錄卷十九終



永祿實錄卷二十

船山遺書二十六

鄒陽王夫之選

章郭吳萬程魯列傳

童天湖湖廣施州衛人崇禎庚午鄉舉宏光中以推官請饒因馬士英得陞見擢兵部職方司主事歸施州調募楚勝上漢兵入衛未赴南都陷遂入閩上疏自陳思文皇帝召見之天閣卿幹魁偉言論謫誕思文皇帝悅之擢僉都御史監御營軍圍陷走歸施州上至武岡天閣入見與劉承允比遠擢戶部尚書武岡陷復走歸施州永祿四年復入見于梧州吳貞毓欲逐晏清天閣與貞毓相結納擬

永祿實錄卷二十

貞毓旦夕遷吏部則已復戶部時天閣方居母憂適二十五月遂亟欲除喪自著禫論一篇謂禫者淡也孝子之心至此而可以淡則除喪受王事正其時矣見者莫不憎笑之俄延閣兵逼梧州上奔潯南天閣走將歸施州中道死

郭之奇字菽子廣東東莞人崇禎戊辰進士授河南知縣崇禎八年特詔推知行取者考授詞林之奇得改翰林院簡討漸陞侍講之奇既以賄得史職迫不能償其所賄乃緣例乞外遷典文得改副使提督學政被劾職職家居宏光初下詔起廢之奇以不謹削奪不得與久之乃

部侍郎南都陷走歸里隆武中起用事起已同蘇觀生擁唐王聿錫兵至遂就李成棟乞降永祿二年廣東反正上在肇慶之奇屢求入朝廷以其忤競賄謁不之召明年內降勅以原官召用之奇恐入而不見容也遂結杜永和為外援永和出守梅關赴闕陛辭之奇隨之入忌黃奇遇之清望軋己而欲奪之與萬翱謀思所以陷之奇遇應詔奏薦舉人黃維璟品行文學應閣試得俞旨之奇乃與翱宴永和酒酣具言維璟以美妾一金千兩賄奇遇薦己永和遠志曰吾輩出死力為朝廷守一隅土坐令人雍容

永祿實錄卷二十

受賄耶願謂之奇公胡不言之奇曰吾與奇遇同官言則嫌于相軋公為朝廷虎臣當擊去之即撲殺于廷亦無不可永和曰文臣不言則人將謂我越俎之奇願翱曰萬司馬願為公先驅然非公露章奇遇黨援甚固莫能動也翱亦知事無根甚願之奇對永和屬己王化澄力從與之且恃永和威力謂必濟遂疏攻奇遇如之奇言永和疏繼入上素知奇遇端介得疏駭怒姑令奇遇回奏奇遇疏稱維璟之文行貧富與臣薦維璟之為公為私天地鬼神鑒之臣不肩辯惟是之奇翱結勳帥要朝廷誣斥經筵近侍不知何心上竝令之奇回話已而永和知其誣也自悔為



之奇所給面奏寢其疏勿行上切責之奇姑置勿問奇遇事得白遂請告去之奇乃與吳貞毓程源萬翽比興大獄于梧州驅逐異己之奇遂拜禮部尚書之奇之將入也朝士皆知其險陂冒競將益壞國事故沮折經年顧之奇營交內外終難抑止而朝廷建立三四年來搢紳衰落呂大器李若星李永茂既以志不行無意再起北方久陷寂不知有嶺海立國事吳浙阻遠舊臣或潛避山谷略聞音息終莫能起唯南望愀歎或賦詩寄意而已當上初立舊臣如萬元吉楊廷麟劉同升郭維經皆旋死事詔徵用者文安之王錫衷郭都賢李陳玉印司奇尹民興劉若金俱中

承順實錄卷二十

三

道阻不得遂熊開元倪嘉慶輩又皆披緇放浪江湖無與復志聞蜀搢紳有至者率庸猥無足采或復寒士起草茅大用之類皆斗筭劣瑣自媒躁進故任使空匱列位多虛嚴起惟金堡等以清品彙求實材為務而粹不得應者故之奇貞毓源等自以甲科資階求入當亦莫能廢也之奇居禮部數月飄搖蒼梧日唯毀擊貞介拔引匪類為事已與化澄比受胡執恭賂力請封孫可望真王方巖訟問兩粵皆陷之奇遁復降于口死

吳貞毓字元聲直隸宜興人中崇禎癸未進士避亂江西依族叔炳永歷元年隨炳詣行在炳驟登政府貞毓亦擢

吏部文選司主事隨上武岡驟遷郎中掌銓政唯劉承允意不能為短長上南奔柳州貞毓達行在遽自太嘗寺少卿擢吏部右侍郎以冢宰自期會召晏清至清以二十載舊銓曹清望久著上意傾委貞毓不能獵奪遂快快求出視師上發南甯出肇慶使貞毓先貞毓見李成棟曲意結納誘成棟使治行宮于廣州要上東幸成棟惑之瞿式耜疏言楚黔諸帥翹首威靈如望雲霓駕既東幸將謂朝廷樂新復之士成棟亦有邀駕之嫌非特失興復之望而偏處海濱將有進退維谷之憂矣上意亦不欲行會遣劉遠生勞成棟軍遠生開陳利害為成棟言成棟感悟乃罷奉

承順實錄卷二十

四

迎之議貞毓益失意難于返闕遂請督視嶺上翺翹韶州居數月成棟益知貞毓姦狀禮意浸衰貞毓進退失據怨朝廷之不召也謂金堡等阻己恨之日甚久之自請入朝搢戶部尚書日思逐晏清而代之清屢乞骸骨上不聽貞毓益怏怏時朝廷方清流品抑躁競袁彭年丁時魁金堡力持行之郭之奇萬翽程源李用楫張孝起朱統錡皆不得志泊以軍事自陳請求勅印餉口行伍者藉藉怨望貞毓率與結納約以己得秉銓政當咸恣如意貞毓之成進士也出朱天麟門思援天麟復入直為己主盟王化澄利天麟之入相為首尾乃因天麟外結陳邦傳為援而內以



夏國祥馬吉翔為主故羣不逞者奉貞毓戴之日陽毗思  
逞意江楚淪陷嶺上東西交棘勿恤也永祿四年春上在  
梧州貞毓因國祥請勅召化澄入直貞毓遂露章劾堡等  
羣所與黨者踵之疏十餘上堡等下詔獄貞毓繇是益驕  
與化澄內外應攻擊異己者將逐嚴起恆晏清而以天麟  
及己代之高必正入見貞毓遣客迎候于道通殷勤請必  
正殺堡等逐起恆清及都御史余燦必正既薄貞毓露其  
言貞毓乃沮胡欽華輦金粟入行在賂化澄及諸部科為  
孫可望請封秦王總理天下貞毓為之主嚴起恆執不從  
貞毓乃密具啟稱臣于可望疏沮王封者名姓為一冊起

永祿實錄卷十

本

恆為首其盡心傾戴者為一冊已為首其後可望遂怒殺  
起恆等二十餘人胡欽華劾瞿式耜老姦誤國王化澄謂  
嚴旨切責張同敞授兵柄于于元煜以壞桂林皆貞毓賊  
之也貞毓外默中險與夏國祥稱鄉里尤委曲故為羣不  
逞者所宗主得志不半載行在遂瓦解明年上入滇如寓  
公以迄于亡梧州亂上奔海南貞毓走死于亂軍

萬翱字九臯江西南昌人萬元吉之族子也短小輕冶憲  
游狹斜間中崇禎癸未進士授杭州推官城陷遁歸里從  
元吉義軍中隆武元年擢兵部主事已改兵科給事中元  
吉守贛州翱浮寓吉贛聞贛州陷元吉殉難然江楚間往

往有紳士義民團聚不下翱得依之以居密奏為諸義旅  
開道求聯絡陞太僕寺卿監江西義軍已擢兵部右侍郎  
江西再陷翱走赴行在即以右侍郎部翱意猶快快王  
化澄罷相怨望因結翱為朋黨遂與郭之奇比因杜永和  
誣許黃奇遇有旨令翱回奏翱驚懼自陳出于傳聞朝廷  
方務姑息置勿問永祿四年春上西幸兵部左侍郎掌部  
事曹煜留守肇慶翱自以為當得中樞時樞政陵替闕外  
無所稟受願以冒功請帥印黃鶴者皆有餽遺動帥陳請  
非分亦有私賄故翱與程源魯可藻俱垂腴焉上素薄翱  
不欲授乃以樞篆付嚴起恆攝理翱以是怨起恆而疑金

永祿實錄卷十

本

堡等之持之也遂與王化澄吳貞毓謀興大獄殺堡以搖  
起恆因與可藻約令可藻因夏國祥求授兵部尚書期一  
月後可藻出督西師奪瞿式耜兵柄而翱代掌中樞遂賊  
給事中雷德復誣奏起恆二十四罪會可藻謀洩廷臣大  
譁可藻不能得而起恆稱疾力謝樞政王化澄入直力為  
翱主內批陞翱兵部尚書胡欽華挾賄為孫可望請王封  
翱力主之起恆堅不從翱再三執奏恫喝上封可望荆郡  
王然可望已據偽冊稱秦王弗受也居兩月兩粵陷上奔  
潯南翱弗從攜兩妾匿梧州山中已乃就馬蛟麟乞降蛟  
麟狎而雷之為幕賓李定國復桂林下湖南翱乃走衡州



見定國定國以其曾屈節待之甚倨翽因入達定國白陳  
主可望王封爲己功尤爲定國所厭惡乃言于庭曰萬尙  
書朝廷大臣宜加優禮然曾註誤未奉明旨復職故不使  
與抗禮聞者咋舌翽故施施無媿色定國兵退翽又降于  
洪承疇爲請得授參政未幾以罪廢

程源字金一四川人初舉于鄉以制義交吳士顧夢  
麟爲之延譽源情自喜遂以天下士自居中崇禎癸未  
進士方觀政孫傅庭敗于陝州都下藉藉知其必債源上  
書言殲大寇必因大舉合數十萬之眾八面而齊攻之使  
之疲於奔命然後可一舉成擒乞勅傅庭憑關固守勿事

永曆實錄卷二十

七

浪戰書奏不省居數日傅庭敗問主三秦陷沒源以是得  
知兵名然實疏闊氣矜無能爲也宏光中授中書舍人隆  
武元年擢兵科給事中使四川聯絡禦寇源至遵義依王  
祥遣使奏賊用南功擢僉都御史與祥浸有隙祥因辱之  
已而釋之又伴謝過與飲源展轉得脫遂走詣行在家留  
祥所源盡匿祥跋扈狀亟稱祥忠勇知者哂之源既詣闕  
自謂宜拜中樞一時游士以起義自銜者皆倚源爲重既  
陛見陞兵部右侍郎留部權不屬諸附源者稍謝去源  
乃志曹煜解部務源謂己必得之上特令嚴起恆攝理源  
以是忌起恆而怨丁時魁金堡源故與吳貞毓萬翽比貞

毓翽以源氣魄粗戾樂排擊尤推奉之遂與貞毓等連章  
攻擊下金堡等于詔獄源揣不得中樞遂自請出督蜀師  
加兵部尙書賜尙方劍便宜行事以行然源故與王祥交  
惡不能復入蜀次日梧州日驚將吏劄招無賴客以自張  
既陛辭逗畱兩月餘日與貞毓疏攻朝士勅趨造就道  
不得已乃行至海南粵西陷不知所終

永曆實錄卷二十

八

鹽稅開署于湘潭乾沒狼籍爲同官鄭古愛所惡奮拳擊  
之墜齒遂走粵西會上踐阼與擁戴附馬吉翔擢監察御  
史巡按廣西出入亂軍中頗有勞勩未踰年擢僉都御史  
巡撫廣西廣東反正瞿式耜檄可藻駐梧州嚴守以防不  
虞可藻遽自稱總督兩廣式耜劾其帝制自命貽新附者  
笑可藻不自安其母死已逾小祥矣乃請服喪終制未踰  
年卽稱服闋詣闕補兵部右侍郎與夏國祥結鄉曲好欲  
得本兵與萬翽比嗾雷德復訐嚴起恆姦露不得逞萬翽  
既拜中樞不欲負可藻姑爲虛名以謝之特勅授南京兵  
部尙書通國笑之粵陷不知所終



永麻實錄卷二十一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撰

金堡列傳 姚淵 印司奇 丁時魁 張孝起附

金堡字衛公別字道隱浙江仁和人為諸生時孤介曠遠不屑為時名弱冠博通羣書熟知天下利病文筆清堅度越谿徑應崇禎丙子鄉試五策談時政娓娓數萬言危詞切論直攻乘輿無諱主者奇之舉于鄉闈廣出天下擬之羅倫廷對已中崇禎庚辰進士授臨清知州擢發姦猾安撫流離士民欣戴之山東盜起臨清豪族故習為響馬賊應盜起者眾至數萬堡肩輿從數胥吏扣其壘恍惚為陳

永麻實錄卷二十一

大義盜魁感泣叩頭請死堡慰安之皆解散歸農堡耻以撫盜功自見遂不敘崇禎十五年劉澤清以兵入衛駐臨清驕悍蔑文吏漁獵百姓堡抗言責之澤清報恨乃假新制以屬吏禮折堡堡與遇于道鳴騶過之不為下澤清擒其驍卒扑之堡亦擒澤清前驅杖之如其扑澤清怒鼓噪起將攻堡堡盡散胥隸啟解門公服據印坐以待之澤清不敢動堡所招降盜魁聞堡受脅率健兒數千關弓怒馬里民持白梃踵之殆十萬人至城下圍澤清軍三匝澤清恐因巡泉使以求和請與堡相見堡單騎往會澤清于僧院因其歃血約澤清不得犯臨清一艸澤清許諾堡乃麾

健兒及里民散皆大譁呼聲震數十里上吏終惴惴畏澤清謂堡曰君自不畏禍勿貽我輩憂君姑以疾請假歸需大用可乎堡知上官相掣志不得行遂移疾歸里臨清民哀號送之數百里不絕堡里居亦以伉直折勢要仁和令劉堯佐與在籍主事姚奇允因緣為姦利堡對巡按御史廷摘之堯佐罷去里人皆欽愛之宏光元年南都陷張國維戴魯王監國于浙東堡棄家奔依之已而知魯王無遠志而思文皇帝立于岡聲望遠聞乃閉道走聞陛見授禮科給事中堡抗疏言鄭芝龍擁兵自大無効死興復之志而驕蹇無人臣禮陛下不可恃之以致不測之虞思文皇

永麻實錄卷二十一

帝心善之弗能用也顧惜堡慮為芝龍所害寢其奏不發已而以母憂解官全浙已陷不能歸遂浪游湖南依舉主學使周大啟避地沅州知天下將亡恆自祈死永麻元年辰沅陷堡匿黔陽山中辰沅道戴國士素慕堡名馳書請堡相見堡抗書答之婉切削厲自稱無路之人金堡國士知不可屈乃止永麻二年楚粵稍定上在肇慶堡在沅服闋值郝永忠之亂遂出山達桂林瞿式耜奏請召堡入朝有旨召見堡詣闕上疏言今日天下敗盡陛下據一隅而望中興非有夏少康漢光武之憂勤剛斷終無濟理如欲為晉元宋高因人成事既不可必得之數而亦何者為



可因之人也今日之大患莫甚于關外不知有朝廷而朝廷復以匪人持政柄貽闕外輕郝永忠殘賊已復之士殺掠空武靖宜削爵暴罪檄楚督擒之正法以張國威而為殘黎救一綫之命陳邦傳無尺寸之功爵上公假勅自稱世守隸視撫按宜儆其爵勿使與効死疆場之臣齒馬吉翔扈從之勞在所當念然爵列侯官錦衣酬之足矣宜勿使與國政撓亂是非為附庸之數從此收拾威靈一歸之陛下庶幾人心可壹天命可延不然臣不知所終也疏入吉翔大怒為危詞激兩宮思以陷堡上召閣臣朱天麟赴暖閣厲聲問曰金堡何等人也天麟對曰堡在隆武中為

永曆實錄卷二十一

三

給事直諫以參鄭芝龍為思文皇帝所倚用者上變色曰卿謂鄭芝龍為可參耶當參耶天麟知上意遽震掉不敢言遂稟嚴旨切責堡令安靜供職自上之立羣臣率苟容無敢昌言者堡疏入舉朝驚愕詆堡狂躁唯袁彭年丁時魁知推重之堡孤立亦遂與彭年時魁相得相與嚴抄參戮憲綱以裁恩倖抑冒濫冀重主權故忌者益眾嚴起恆以厚重詳慎居政府瞿式耜疑其委隨意稍不相得而朱天麟辭舊詞臣入直頗有物望式耜意其可與言也稱之于堡堡遂意天麟可倚其圖整飭因劉湘客道意至是天麟憚馬吉翔之威又知上意不喜堡乃對上言堡使劉湘

客至臣所請與臣同心去馬吉翔臣幾為堡所誤上顧笑之而起恆于上前力稱堡言雖過當然皇上起多難欲收人心萬不可譴斥直臣上意稍解故堡彭年時魁諸劾功罪裁僥倖諸大計亦稍稍得行而天麟以反覆消沮自慙謝病免陳邦傳尤怨堡甚兩疏攻堡請堡為監軍辭尤不遜堡奏邦傳何人厄羸伏處之兵亦何所監而敢請天子從官為其監軍妄意臣且懼之得覆其矯詔稱世守之罪乞追原勅視有無世守字樣令罪有所歸得旨取邦傳原勅覆勘果無世守字樣邦傳乃誓服自邦傳承劉承允之後恣睢跋扈諸將皆挾意凌蔑又邦傳屈抑楚粵諸將皆

永曆實錄卷二十一

四

漸效戢聽命曹志建于諸將中尤狂誕顧語人曰使朝廷唯嚴閣老金掌科之言是行吾敢不以死自効乎吳貞毓程源萬翔以新進躡九卿猶不自滿江楚川黔起家監紀率皆落魄書生依諸將自售遠欲得部院銜陳乞勅印劄口行閒又聞有投誠官視原銜降級授職之例益思躡尊貴為他日自驚計干請不遂則號哭闕下橫詆部科謂己毀家出萬死為國家圖興復而屈被抄抄堡成進士十年歷中外人諫垣且五載稍改工科左給事中官不踰七品諸忌者益以是惡其異己謗訕騰沸堡聞而歎曰今吾輩七尺將不知齒誰利刃而猶以虛名競耶堡居省中謝



絕饋問乃至不能參胥吏科抄皆手自錄行朝參唯一青紵衣寒暑不易永歷三年孫可望使楊畏知奉書內附求王封書詞倨慢朝議疑之堡上言今謂不當吝王封鼓舞可望者其議不一臣請分別為陛下陳之謂不以王封可望則可望且逆顏行而重上南顧之憂其說似也然可望之順逆以時以勢當內謀之心久矣使其思順也雖不王猶景附也如其尙存兩可之疑以觀望事勢則雖王之徒益其驕他日且進王而有求其亦將從之乎說者又謂不以王予可望難禁可望之自王夫自王則誰能禁之耶雖李自成張獻忠之自帝亦無有禁之者願可望業已乞靈

永曆實錄卷二十一

革

於龍命則授我以禁之之權而何弗不可禁之乎說者又謂可望舉全滇土地十萬甲兵以歸我功在可王乃江粵之士我已失之士也滇未失之士也金聲桓李成棟舉已失之士而效順且不敢邀王封而廷議亦唯祖制是守今乃舉而授之可望則何以謝聲桓成棟于地下而激厲其部曲乎說者又謂漢高帝嘗以齊封韓信矣漢文帝嘗以王假尉佗矣而卒得二人之用此尤謬也漢高之于信臣主未定之日也尉佗與漢並起爭秦鹿而可望所爭者誰之鹿耶且漢文席天下一家全盛之勢行陽與陰取之術以消戰爭而使其自服今陛下自度能如盛漢姑予之兩

可望將自戢焉否也至或謂唐之郭子儀李光弼宋之岳飛韓世忠皆嘗王矣則唐宋無異姓不王之制而王輕祖訓昭垂一旦而王之則真王矣且郭李之王猶待兩京收復之後岳韓之王亦在百戰折兀朮之餘而可望之在今日固未嘗有一矢之功也或曰昭代之制異姓不王而徐嘗湯李皆王矣乃彼以贈死而非以寵生無亦姑畱以待諸將之有大功者于異日而今胡以死者之榮加生者哉抑或曰金忠嘗王矣夫忠者□□也因其王而王之則亦左賢谷蠡之稱耳今可望據滇順則歸本朝逆則折入于□處兩可之勢而決意効順無亦恥為□□乎而我以金

永曆實錄卷二十一

本

忠之例待之則是可望欲遷喬木而我固納之幽谷也大抵今日之以懷可望而使為我用者不在可望而在陛下控御諸將以圖恢復如恢復之勢已定雖不與之以王可望焉往如其日邁月征進寸退尺國事日非則陛下徒囿祖制以解諸將之體而可望既王之後更有不忍言者稍有識者固能逆視之矣疏入中外以為允乃罷王封之議時兩粵盡嶺而守兵老糧匱諸將遷延苟安嚴起恆與堡謀謂國勢垂垂日蹙諸將益懈唯有上親征鼓勵之一策耳願所患者扈衛空虛請開事例以兩殿中書鴻臚上林諸冗官許衿士納贖立御營庫得十萬金可募丁壯五六

一第 11111 升 貴 參 日 年 公 事 第 0 頁 2 之 5



千人從駕安奉兩宮子內地而上歷諸營相機策厲事猶可爲堡力贊之乃改刑部侍郎劉遠生爲兵部督理戎政移堡兵科將漸次行之馬吉翔陽喜從之而陞使夏國祥撓亂之不一月御營庫將貯五萬金國祥皆以兩宮旨取宮中別用事不得就朱天麟居南甯日與陳邦傳謀所以傾堡者欲因孫可望以脅上殺堡乃遣胡執恭作偽勅冊鑄寶封可望秦王事既成會梅關告急夏國祥以敵兵旦夕至慌上且曰李元[允]杜永和將挾上爲復降資兩宮震懼遂西奔諸不逞者之欲攻堡也謂必以袁彭年反覆無恆節倚李成棟父子挾制朝廷爲名而懼東將不致發故

永曆實錄卷二十一

七

欲上去肇慶而西則可挾陳邦傳以鉗上且以東粵不保爲堡等謀國無狀之罪吳貞毓與馬吉翔夏國祥內外合謀已定故上踉蹌棄肇慶瞿式耜嚴起恆交諫不聽既至梧州吳貞毓張孝起率其黨數十人連疏攻堡及袁彭年劉湘容丁時魁蒙正發把持國政裁抑恩紀謀危社稷遂號職逮下錦衣衛拷訊嚴起恆率羣臣跪伏求寬不聽馬吉翔嗾其黨以生棒扑之諸刑皆備而堡刑尤獨酷斃血衝脅脊幾死者數四瞿式耜亢疏申理不聽曹志建焦璉胡一青楊國棟馬進忠王進才馬寶交疏申救乃下法司定罪進忠復上言臣等於堡從無圖外之交但緣皇上今

日具官濟濟而中外輿論謂可心膺寄者唯一金堡乃忽舉此崇禎宏光取敗之敝政而加諸直臣軍民之心無不驚駭乞速宥堡置之言路以回天意收人心上意亦動高必正人見吳貞毓等迎謁請爲殺堡必正既陞見出卽就堡舟次抱堡慟哭貞毓等始戢遂得減死論謫戍清浪衛而行遂絕意世事故喜讀莊子及是稍習浮屠書衣衲衣桂林陷遂與通政使印司奇祝髮爲僧去世所稱澹歸大師者是也堡文筆宕遠深詣詩銘刻高舉獨立古今閒成一家言行書入逸品名位利祿妻子皆不繫其心唯微有

永曆實錄卷二十一

本

酒過其友人姚湘字夢峽餘杭人口兵陷杭不肯鬚髮隨堡出飄泊楚粵丁時魁欲官之湘罵曰吾死爲大明一秀才足矣何用此腐鼠爲詩文亦亢爽有氣然亦頗有酒過印司奇字雪浪湖廣桃源人峭直廉介使氣不爲物下中崇禎辛未進士授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遷員外郎南京吏部尙書謝陞奉召掌北銓司奇以新例裁其駟卒陞儀夫以行微辭責之南都僚屬送陞祖道司奇獨不往陞顧重之已除鎮江知府溫體仁欲陷錢謙益瞿式耜莫無賴子擊登聞鼓訟之下撫按檄司奇會鞫司奇適無賴子姦狀體仁怒鐫司奇級已而與推官雷起劔交惡巡撫張



維右起劔交訟于庭謝陞已拜大學士當擬旨知司奇抗直黜起劔而司奇降論送歸里顧其自鎮江歸也襲無十金清名甲于江表隆武中起川赴閩思文皇帝曾寓東吳知司奇清節擢僉都御史協理院事尚陷走歸里兵破辰嘗司奇棄家南走崎嶇苗獠開馬進忠津送之永麻四年秋至桂林瞿式耜奏司奇清節舊臣開關依主宜即召用乃擢通政使特勅召見未赴客寓草菴中與金堡同居桂林陷司奇遂與堡除鬚髮為僧司奇不喜習浮屠法遂返湖北隱焉

丁時魁字斗生湖廣江夏人中崇禎庚辰進士授禮部主事

事丁憂歸里兩都陷江漢大亂時魁聞道避寇陞見思文皇帝于福州改禮科給事中奉勅出勞軍湖南湖南陷走沅靖上在桂林勅召入見改吏科左給事中上疏陳新政八策以重爵賞攬威福為要當時謂為碩畫上奔南甯瞿式耜留時魁協守桂林兩粵定上出肇慶時魁赴行在擢吏科都給事中裁抑恩倖剔除冒濫深為不逞者所忌時魁力持行之居兩載陞大嘗寺少卿仍理科事已為吳貞毓等所攻王化澄馬吉翔尤銜之下錦衣獄掠治毒楚時魁憤歎曰吾以閒關從主故口執吾弟繫于獄榜掠無完膚吾在此亦繫于獄榜掠無完膚朝廷亦何忍耶已而論

永麻實錄卷二十一

九

戍鎮遠至桂林張同做館之桂林陷見執孔有德召為幕客居數月病死黃岡何履仕為治喪割其辦擲棺外曰斗生不戴此辦以死可不負梧州一頓棒而今不免也惜哉張孝起字將子直隸吳縣人崇禎壬午鄉舉被走閩授知縣李成棟陷廣東分兵略地孝起嬰城守民潰敵兵且至孝起與其妻引縲自縊其小胥奔救之其妻已卒小胥昇孝起走得達行在擢吏科給事中頗以清直著已而忌丁時魁之先己也遂與王化澄比陷時魁堡因陞都給事中以意行刑賞國是熾亂兩粵垂危不恤師師為狂醫以迄於亡孝起逃去不知所終議者謂小胥之救差之俄頃孝起與城俱亡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晚節不終徒亂人國人之不得終為君子豈亦有命耶

永麻實錄卷二十一

十

永麻實錄卷二十一終



衡陽王夫之譏

死節列傳上

侯偉時字異度別號令邱湖廣公安人中崇禎辛未進士授知縣以清望徵擢吏部稽勳司主事歷驗封司郎中會北都陷偉時變服南走得免賊之破北都也官要職者皆責其背役鈎致之無脫者偉時當崇禎末士風競躁獨恬淡退處胥役皆感其德度故獨得逸去既歸楚荆土淪陷浮沉湖湘間不復有當世志買田南嶽將安置妻子自披緇去而湖南兵亂不能容遂走粵會上自粵往武岡

永曆實錄卷二十二

偉時陞見超拜吏部右侍郎李若星為尙書惡劉承允解官去偉時遂乘銓政未匝月孔有德犯武岡劉承允降上奔靖州偉時追從駕不及遂見執吳炳傳上瑞皆降附蜀偉時不屈見有德疑立直視不交一語遺鬚髮不從遂遇害承允三年給事中尹三聘奏偉時清望奇忠宜得卹典詔贈禮部尙書諡忠靖

傅作霖字潤生湖廣武陵人亢爽有志略喜功名中崇禎壬午鄉舉張獻忠陷湖南北鈎索士紳作霖走桃源結鄉兵抗賊宏光元年南都陷堵允錫徵湖南人士糾義旅勤王作霖應辟召題授監紀推官奉檄聯絡嘗澧鄉團已而

忠貞營降作霖言于何騰蛟曰東南兵勢之重無如楚者上遠處閩海威令不能遠及恐此諸軍益驕不能唯公所

用誠恐上駐蹕長沙鼓厲諸軍東下武昌以圖陪京西取荆州以出襄鄧誠千載一時也騰蛟初無迎上意聞作霖言頗動遂遣詣闕迎駕思文皇帝召作霖陛見敷奏詳切請上必出楚上大悅擢作霖職方司主事監楚兵赴贛扈迎加恩騰蛟允錫及諸將有差作霖歸楚亟以迎駕促騰蛟騰蛟意移漫遣郝永忠張先壁移兵茶衡稱扈迎皆次且不行亦不遣作霖往作霖再三為騰蛟言天子望公如渴公當使霖勿負天子騰蛟怒其相切責也檄遣作霖監

永曆實錄卷二十二

王允成軍于湘鄉風令湘鄉知縣劉宗陶激士民噪之作霖遂走寶慶劉承允迎監其軍作霖性伉直忠果而競于自見下急不能為物下起書生游軍旅聞不諳大體問于知人自問歸為騰蛟所忌重見挫頰銜騰蛟堵允錫以門生畜之作霖自以親受思文皇帝知遇亦弗善也至武岡承允傾心結納之作霖遂與交好承允舉軍聽作霖節制作霖遂欲從承允成大勳上即位遣勅使勞承允軍使歸以作霖能得承允軍心聞改監軍御史俄晉太僕寺卿承允元年上在桂林徵承允入衛作霖陛見超擢兵部右侍郎已而上幸武岡改左侍郎行尙書事承允驕恣日



甚閣部大臣皆惡承允不入李若星楊喬然與承允忤皆  
挂冠去作霖總理諸務時與票擬為承允所擊往往  
唯承允意四方奏報或寢不行人士進用者皆不擇人而  
授馬吉翔郭承吳侯性皆與奏封五等何騰蛟入見承允  
重挫窘之作霖亦以故隙稍見顏色絲是誹責交起而作  
霖未之知也及孔有德犯武岡承允以重取怨于諸將  
退無所往潛作降計作霖方竭意盡力勸承允死戰承允  
佯諾之而自赴石羊渡軍中密遣使通欵遂舉軍降上遽  
奪門出奔作霖大驚輕騎從上行不十里扈從諸吏士稍  
有詬作霖者作霖愕眙走山中自以為承允所給誤大媿

永麻實錄卷二十二

三

憾欲自裁已乃歎曰吾既不惜一死何忍耻死草中不與  
逆賊面折也居數日承允遣使邀作霖出作霖至見承允  
罵曰吾為汝受不令名豈附汝求富貴者將不惜身名買  
汝一死戰耳今若此吾且與狗彘交見汝面目正令我慙  
憾汝况敢衣□□至我前耶因嚼舌出血嚔承允面揮拳  
擊之不中以頭觸承允胸承允走有德再三使承允勸作  
霖降承允見即哭罵不絕聲承允嚔不敢言而退有德聞  
而壯之召之見問傳尚書欲何為作霖直視曰欲死爾羈  
之月餘作霖終不肯鬚髮有德知不可屈乃遇害尙可喜  
尤慕其義為買棺衾葬之立廟武岡永麻三年贈兵部尙

書

熊與麟字石兒四川□□人中崇禎癸未進士隆武中為  
試御史承麻元年實授監察御史巡按貴州值張獻忠遣  
孫可望寇貴陽黔土擾亂遲回未赴雷黔陽縣□兵至走  
山中已與兵部主事李芳先同被執□黔陽令勸之鬚髮  
大罵不從遂繫解管德舟行至中途守者欽其志義寬械  
繫夜靜守者酣寢芳先將逸蹴興麟起與謀去興麟曰死  
吾分也逸而追追而後見殺是幸免而不免也君勉去吾  
精爽已馳赴武陵刀下矣芳先強之遂酣睡不聽芳先執  
手垂涕而去興麟至管德孔有德令鬚髮納欵不屈自言

永麻實錄卷二十二

四

吾與李職方同執中途可去而不去欲死于青天白日下  
爾豈從汝犬豕求活耶遂遇害  
李興瑋字天玉湖廣巴陵人弱冠以文藻清拔推重流輩  
應湖廣己卯鄉舉為章曠所賞拔用副榜生貢入太學假  
歸值張獻忠陷岳州索舉貢充偽吏興瑋以漁艇走江北  
請兵恢復遇左良玉前部李成名因邀與同復岳州已而  
獻忠來爭成名兵退興瑋走僅以身免賊擒興瑋父母兄  
弟宗族凡二十餘人皆殺之宏光元年李自成渡江羣賊  
大掠巴陵興瑋走湖南依章曠參幕府曠以興瑋年少  
懦弱不習馳驅請于何騰蛟檄補臨武教諭臨武令貪林



無狀榜掠庠士興瑋憤之言于騰蛟罷令去臨武士民戴興瑋請即攝令事興瑋不從應鄉試于衡州中丙戌鄉舉騰蛟縣臨武印固待興瑋者四月遂題授臨武知縣以簡澹爲邑民愛戴永厯元年四月衡州陷章曠退屯永州使人召興瑋棄城從己軍中興瑋辭曰興瑋不欲受民社而先生強我既已膺百里之命則蚤盟之五內期以頸血濺城頭土耳不能應先生教也督士民嬰城守時湖南北六十餘州縣望風靡走無一守者唯臨武不下兵來攻乘墮距戰凡五晝夜兵佯退興瑋督民兵開門躡之伏起民兵潰敗興瑋被執送孔有德令下吏索降巡使李茂

永曆實錄卷二十一

五

祖勸誘之興瑋大罵曰李興瑋男子讀聖賢書豈汝輩從求食者所能誘耶茂祖怒繫之獄興瑋未有妻子唯一鬚蒼頭相隨亦不肯鬚髮自請同繫興瑋于獄與聞大成唱和作詩數十篇伏不傳茂祖知不可屈報有德殺之興瑋將赴刑南向叩首已顧大成曰吾與君今日乃得畢此一大事遂遇害其鬚蒼頭自請同死刑者以無殺蒼頭令不聽蒼頭奪刀斫殺興瑋者遂亦見殺聞大成字子上湖廣羅田人江北陷人士多受賊僞命大成棄家走湖南以貢授監紀推官湖南陷于大成于鄱縣山中招義旅將起兵至被執與李興瑋同繫衡州獄

大成因獄卒沽酒與興瑋飲醉則悲歌忼慨相唱和無紙皆裂襟裳襪布書之多佚不傳唯題獄壁一篇好事者爲誦傳之云讀書懷古道服官素所期論文慙太傅舞劍學要離忠孝千古事死生旦夕之不其戴天日從容就義時充志不鬚髮與興瑋同日遇害臨刑從容引頸就刃見者皆爲垂涕大成顧揮手謝曰無勞諸君以淚送我諸君悲我死抑知我之悲諸君生乎

朱字維四廣東清遠人工詩文爲嶺海知名士所著有馮嶽志行于世補宏光恩選貢生素結海上豪族廣東陷與清遠衛譚指揮糾眾起義陳子壯帥義兵圍廣州

永曆實錄卷二十一

本

舉眾自上流應之斷飛來寺峽口拒北兵援路南攻三水縣下之子壯檄授兵部主事子壯敗沒義旅駭散李成棟來攻拒守清遠縣城破被執不屈死之周師文字期岐湖廣大治人以制義名家兼工詩豪雋不肩羈縻武昌陷匿興國中潛招義旅江西反正師文起兵應之軍敗走九江文德翼資送之至吉安劉季鏞爲題授職方司主事時未陽義民謝焜龍尙可等糾眾起抗師文入其軍嘗以身先士卒掠陣何騰蛟顧不喜之師文乃返鄱縣蓋遇時自江西奔鄱榔開師文與遇時遇說令收潰卒聯義旅圖復吉袁遇時奉師文監其軍已而遇時



意發欲降師文涕泣稱說大義以止之遇時怒遂見殺

鄧見字無識江西豐城人中崇禎己卯鄉舉隆武元年南  
昌陷見走撫州與僉都御史傅鼎銓同起義兵鼎銓以見  
老成剛介所諮行事獨授職方司主事已而鼎銓敗沒  
見走吉安東界與劉季瓚同圍復楚湖南再陷見遂隱湘  
醴間經十餘載衣冠不改訓村塾以給食壬寅歲為茶陵  
人所計吏捕繫之至則自請一刃以死吏謂之遂大  
罵不絕口吏怒捶之繫獄中不食死是歲有陳有功者  
亦江西人不知其所自起會授監軍職方司主事時天下

永曆實錄卷二十二

七

已盡淪陷有功懷勅印流寓郴耒閒衣冠不改賣藥以食  
為吏所執自言國亡願一死久矣今日且得明白領取  
自刃所志得就更復何辭繫送武昌遂遇害

永曆實錄卷二十二終

永曆實錄卷二十三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撰

死節列傳下

蕭曠字逸然湖廣漢陽人以武舉授黎靖中軍都司劉承  
先為黎靖參將曠屬焉從承先征峒苗有功歷陞至副總  
兵上在武岡承先為總鎮楚黔桂大將軍印解黎靖事曠  
遂以總兵官都督同知行黎靖參將事守靖州永曆元年  
秋武岡陷承先降上南奔至靖州曠迎蹕具備勤敏上大  
悅召曠陞見諭令解黎靖蹕從入粵曠奏言臣職在守土  
自當以死謝國恩蹕非臣職也臣以死捍靖追兵至當

永曆實錄卷二十三

一

殺臣而後能進則大駕達柳州矣上既行曠督其標兵乘  
陘脩守具召部民至庭涕泣勸慰勉以死守已而承先馳  
書召曠降曠大罵焚其書俄而兵大至兵民驚潰曠獨  
率內丁十餘人登城射之敵衝郭門入曠短兵接巷戰力  
盡遂遇害曠雖武士而志慕文雅頗讀書知大義為承先  
屬能不附承先意見承先驕悍意欲自遠故請守黎靖以  
避其熏灼嘗曰我受朝廷命為劉公屬固難與劉公所置  
私人比其雅志如此故承先全部皆隨承先降而曠獨不

朱見如字宗臣廣西臨桂人中武舉部除把總候選歸里



隨焦璉起兵定靖江庶人之亂璉用爲左部營將題授游擊將軍粵楚亂璉益召募如散家財萬金號召丁壯成一軍馬仗精好爲璉一軍最璉甚倚之如短小精悍兩目奔奔有光性贗直慕義折節下文吏尤恭謹循法度永曆二年從璉復陽朔平樂戰甘棠渡大榕江皆有斬獲以功歷副總兵官都督僉事璉下攻全州雷如守平樂韞兵政民得安堵時何騰蛟率趙印選胡一青及馬養麟周金湯熊兆佐之兵下全永雷老營于桂林驕縱爲暴于城野給事中萬六吉奉勅至桂林催師出榜飭責之語侵騰蛟騰蛟聞之大怒六吉舊以劾馬吉翔忤劉承先有旨降

永曆實錄卷二十三

處部擬請經歷未幾仍復職用騰蛟檄召經歷萬六吉赴軍前勅用令材官健兒數十人往召密令捶械之即死勿論時六吉已去桂居平樂未知也如偵得其詳大怒曰督師乃欲捕繫天子近臣無人臣禮至此極乎欲作曹操殺孔融宋溫諫清流耶此義士致命之秋也請六吉至其署置酒飲以待部署甲士于門騰蛟所遣捕六吉者索六吉知在如署扣門求入如佯爲不知延之入同酣飲持檄者見四壁甲士皆露劍立如亦目眦欲裂時時援佩刀不敢動如顧問曰君奉何令欲何爲當以相告持檄者色動起立曰督師令請萬公如索請啟持檄者

奉檄示如讀未半碎檄拍食案起大叫曰萬公天子言官以軍政戒飭士卒之暴民者惜奉執殺之爾督師庇驕卒虐民惜未參劾爾區區一榜文而督師遠欲遣狗鼠輩持牒辱之置天子于何地督師反耶如破家捐身爲朝廷効死督師燕天子即如敵仇狗輩敢銜人衣當齒我刀拔刀斫持檄者六吉舉其袖持檄者脫走甲士噪起如介馬彎弓追之至郊外擒一卒捶而告之曰狗子速歸告督師朱如不異死爲一隅君臣存分義督師若欲殺我者我自來萬黃門已赴行在不可得也遂送六吉詣南甯而自署其門曰如得罪督師爲朝廷存一綫君臣之

永曆實錄卷二十三

義故不敢擁兵以自求活重撓軍政今解兵待譴諸軍願歸農者聽願充伍者赴焦公聽調度遂盡籍其糧儲甲仗馬匹旗幟以歸焦璉而自葛巾布衣詣平樂知府聽羈持檄者歸報騰蛟大怒方食墮盃箸然騰蛟能以威箝士大夫而懾于諸將畏璉不敢逮治如而以書訴之璉求殺如如爲己刷恥璉遣攝如如囚服就璉璉詰之對曰無擅執言官之愆如之志已伸唯求一死以正軍法爲神將亢督師者之戒爾璉心重憐之瞿式耜亦重如之義語璉寬貴之璉收其軍賞而別責二千金爲騰蛟壽騰



蛟青遂移書璉合釋夏如而謂夏如能勸璉仍令將兵夏如繇是以義俠知名顧畏騰蛟獨己謝事閒居者久之騰蛟敗沒璉強之起奏復夏如職使統舊部守平樂時諸將卒虐民侮吏而夏如獨以謙謹有節制聞加總兵官挂鎮西將軍印永麻四年冬孔有德廣西遣馬蛟麟聞道攻平樂璉方援曹志建于賀縣敵猝至夏如獨率麾下健卒城守兵民皆驚潰敵兵大至戰不勝敵乘城入夏如乃入署中殺妻子南向拜焚勅毀印易進賢冠大絳袍手劍端坐署中兵入署望見夏如如塑神像愕眙不敢進夏如大呼曰身是鎮西將軍朱夏如何怯不前殺我也

永麻實錄卷二十三

四

兵自堂下射之中頰夏如復呼曰不濟事遂援劍自刎而死

滿大壯湖廣辰州人故太嘗寺卿滿朝薦之族子也滿氏世以武傳家朝薦以剛直居諫垣益用名節勸獎其子弟故大壯慨慕義何騰蛟開府長沙召募將材大壯奉檄招練辰麻峒兵二千人為騰蛟親軍隨章曠守湘陰兩載拒兵于新牆大小數十戰兵不能南復與覃裕春大破兵于潼溪斬獲數千計積功擢副總兵官都督僉事永麻元年二月孔耿尙之兵大舉南攻湘陰大壯方拒戰王進才之兵先潰燒湘陰城大掠而南大壯遂不能

支戰且走至長沙騰蛟已走衡州大壯奉曠屯湘潭求救于騰蛟騰蛟已不能令其軍兵盡力攻大壯遂大敗隔追二百里至衡山大壯收餘兵轉戰麾下士死殆盡大壯謂曠曰公且先走為捲土重來計大壯為公力拒後終不再見公矣曠去大壯北馳迎敵敵縱騎乘之馬尾相銜走二十里短兵接格殺十數人馬中矢路乃遇害

楊進齊陝西延安人與馬進忠俱起為進忠前營副將進忠之擒楊么與麻河之戰皆進喜先陷陣驍勇為三軍最永麻三年春隨進忠會何騰蛟于湘潭兵猝至進忠軍驚潰進喜方理髮聞兵潰大叫起曰朝廷不惜高爵養我

永麻實錄卷二十三

五

輩何為況吾營迎何公至而忍棄之乎約髮不及戴兜牟揮刀馳馬出求騰蛟與兵巷遇相格鬪手刃數人露額中流矢貫顛死騰蛟遂陷

惠延年陝西西安人少客湖南有拳勇習騎射應募為曹志建裨將志建駐鎮峽關倨怠不親軍旅延年恆率兵出復道州甯遠江華郴桂圍永州下之皆延年功最屢擢總兵官都督同知堵先錫之南奔也與忠貞營相失西走桂藍將入志建軍延年時屯永州西知志建陰賊必害先錫以書投先錫曰延年謂相公不追及忠貞營則當入行在乃聞尙畱此聞延年甚惑之所畱意圖維勿忽比書達先



錫所死錫已至道州志建盡坑殺其部卒三千人劫死錫入關矣延年密遣人導錫遠何圖復若錫遂詣肇慶志建怒何圖復令延年旋軍攻之延年緩兵攻不力經六月不下志建劫使誘圖復殺之破其砦微得延年縱死錫圖復狀含忿欲殺之延年歎曰吾逸堵公正以全曹公而願欲殺我匹夫終不足與共成事吾行吾志耳會小王子大舉攻鎮峽關延年死戰自辰達未斬首數千小子子已退走延年曰吾不及今日死為忠鬼以報國而死于匹夫手乎單騎追敵深入遂遇害始志建欲殺延年或說延年當降以免禍延年曰吾以名義故開費曹公而

永曆實錄卷二十三

六

以叛終之願令彼罵我為反虜乎有死而已延年死志建遂不能成軍以至于亡何圖復者廣西富川人父廷相萬圖丁未進士官御史圖復人質為太學生粵楚亂結砦自保聞志建之劫死錫也密遣人迎錫入其砦齎送赴行在志建舉兵圍之不克勅授圖復監軍僉事令志建釋兵志建佯奉詔與圖復和誘與相見執而磔殺之  
史學湖廣湘鄉人以材勇雄于閭里起里胥從副將羅安邦勦天王寺土寇有功授把總張獻忠之亂學收土兵保鄉曲已而奉李乾德檄復湘鄉縣以功加游擊將軍何騰蛟開府長沙使學召募千餘人為親軍守湘陰轉戰平江

袁甫聞擢副總兵永曆元年長沙陷學收部卒屯湘邵開返攻湘鄉格鬪四五月兵潰敗被執械至武昌繫獄令鬚髮不聽總督羅縉錦會文武吏羣鞠之學至庭植立呼曰大明驅受養天下垂三百年爾等皆中土人骨血從誰參養父母埋誰土守乃改頭換面倨坐堂上而械忠義士于階下耶天地能容爾身必不能容爾子孫豈不聞洪武初盡謫官吏妻女乎因大叫呼天目皆盡裂引頸觸柱血流被面遂驅赴黃鶴磯遇害武昌居民罷市往觀皆嗚咽流涕禁之不能止

永曆實錄卷二十三

七

永曆實錄卷二十三終



永曆實錄卷二十四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識

佞幸列傳

馬吉翔順天大興人通文墨工將迎挾持以武進士出身  
愍官至廣東都指揮使宏光元年罷官聞鄭鴻逵擁思文  
皇帝至福建吉翔往依附推戴錦衣衛都督僉事與錦  
衣郭承昊比奉勅至湖南勞軍福建陷吉翔走廣東至肇  
慶會上踐昨復與定策事王坤龐天壽皆得其歡心遂陞  
左都督掌衛事從駕至全州結劉承先承先為請封伯爵  
御史毛壽登駁參之吉翔與周鼎瀚構蜚語激承先怒奏

永曆實錄卷二十四

上繫壽登及劉湘客吳德操萬六吉削其職繇是深為懼  
式相所惡已而與承先比稱上幸武岡吉翔遂封文安伯  
武岡陷上自靖州走苗圃出柳州兩宮泊車駕蒙塵艸莽  
上不能騎吉翔奉籃筍步從扶掖行羊腸夜則通夕巡警  
勤敏有加慈聖太后與上益眷倚之加少保晉封文安侯  
上在柳象勅旨皆出吉翔手其幕客呂爾與狹邪子也稍  
知文義與吉翔其操大政瞿式耜疏請上攬大權明賞罰  
嚴好惡親正人間正言以服遠近上嘉納之吉翔因夏國  
祥懇之太后謂式耜聞己不容皇上有患難親臣言遂不  
用桂林潰上在南甯吉翔雖委票擬于內閣不合其意輒

以硃批改票結陳邦傅為外援王化澄倚之為重廣東反  
正李成棟迎上幸肇慶瞿式耜請出桂林節制江楚黔蜀  
迎使絡繹吉翔憚式耜遂結王化澄朱天麟力勸上東幸  
楚師解紐何騰蛟莫能彈壓以至憤敗皆吉翔釀之也上  
在肇慶吉翔猶執朝權金堡入奏謂吉翔有扈衛之功酬  
以侯封足矣不當使與國政吉翔復因左右懇上切責堡  
呂爾與市權招賄繇中書舍人內批擢監察御史堡兩疏  
力攻之爾與落職吉翔愈怒挑陳邦傅與堡相訐奏廷論  
不平邦傅辭誦嚴起恆從中裁制吉翔稍戢以是怨堡入  
骨並銜起恆時上立三扈衛李元先督禁旅龐天壽督勇

永曆實錄卷二十四

衛吉翔督戎政吉翔所部步兵二千人皆市井烏合不堪  
見敵起恆乃請上開事例節冗費立御營庫招練親軍從  
上親征以劉遠生協理戎政金堡改兵科監紀之吉翔惡  
其分己權也嗾夏國祥以慈聖宮旨取庫金糜之事遂寢  
沮吉翔屢于太后及上前言堡結袁彭年劉湘客丁時懋  
蒙正發把持國政目無君上太后及上惑之諸不逞者皆  
依附之吉翔為言除去堡等則皆如其願吉翔又乘閒言  
式耜起恆皆主張黨人以挾持上使不得有為且沮抑忠  
義為國家離人心不如化澄能愛君憂國上素賤化澄至  
是遂嚮用之而薄式耜起恆言皆疑沮永曆四年春兵



昭南維吉翔乘之爲蜚語達內庭言杜永和李元先亦不  
得且要駕爲降資兩宮震恐吉翔欲殺堡逐起恆奪式相  
兵柄而以陳邦傳爲外援藉之脅上欲上至梧密邇潯南  
使邦傳得通朝廷處分遂嗾夏國祥以太后駕先登舟脅  
上必行嚴起恆懼式相交諫上不宜棄廣東不聽吉翔念  
詔獄且興而已欲避其名乃自請留肇慶督援東軍以錦  
衣衛印授其黨康□使得逞上至梧州吳貞毓等遂羣  
攻堡等下錦衣衛掠治王化澄復入直召朱天麟雷德復  
許奏起恆起恆稱疾求去胡欽華奏式相老姦誤國以于  
元煜督楚粵帥奪式相權以至於亡皆吉翔主之也吉翔

永曆實錄卷二十四

三

外異內慘以曲謹奉慈聖凡所欲爲皆令夏國祥達太后  
令必行上雖知其不可而慈聖命嚴上不敢違物論起則  
慈聖于簾中引羣臣涕泣言子唯一死以殉社稷不似爾  
等可去可降以國家爲戲羣臣莫能對上亦不能以意行  
也吉翔以援東爲名翔翔肇慶所將兵既寡弱不敢出峽  
而畏忌諸勳帥不欲朝廷調發東下慮致軋己唯陳邦傳  
率舟師數千至亦羸疲畏見敵吉翔日與邦傳徵樂縱酒  
遙執朝政置廣州不恤杜永和困久不能支□兵復西破  
平梧上奔潯南吉翔之師遂潰南走潯州上奔南甯吉翔  
知大勢傾覆遂不復從匿潯州山中久之出降挾重賞北

歸不知所終

郭承吳江西泰和人故都御史郭子章之孫也以子章軍  
功贈授錦衣衛千戶崇禎間諂事內豎屢官至都督同知  
太子少保馳驛歸里以貨殖豪縱爲鄉里患隆武元年赴  
闕陛見以積資掌錦衣衛事闕陷走粵依附擁戴加左都  
督與王坤馬吉翔比從上至全州結劉承允承允爲請封  
伯爵御史毛壽登參劾之被削承吳遂得封泰和伯承吳  
挾寶王金幣鉅萬金女樂十餘人從上至武岡以女樂分  
饋承允吉翔相比爲姦江楚無賴求仕進者皆附之已而  
隨承允降□見殺

永曆實錄卷二十四

四

嚴雲從江西分宜人嚴世蕃之曾孫也以武進士歷官參  
將上卽位雲從依附擁戴擢錦衣衛指揮使加都督同知  
與馬吉翔郭承吳比事劉承允爲外援承允爲奏封清江  
伯毛壽登疏言雲從等無一矢之功而援邊鎮例晉封五  
等何以鼓人心而匡國難奏上壽登奪職武岡陷雲從隨  
上走粵西加太子太保左都督掌後軍都督府事自以一  
品覃恩乞封其高祖嵩曾祖世蕃部議嚴嵩父子爲昭代  
姦臣稱首百年公論不容世蕃身伏誅譴國法昭垂雲從  
卽功伴李郭亦不能翻七朝之國憲而以恩綸被戎首况  
其羈縻之勞承恩受爵者乎乃但封其父祖而不及世蕃



雲從視吉翔差謹不敢執朝權碌碌充位而已上自梧州奔海南雲從北走匿懷集中將取道歸江西李定國收粵楚雲從致書餽求見定國知其葺陋不之答雲從展轉嶺南北不知所終

侯性河南歸德人兄恂恪崇禎中皆官至九卿與周延儒為死黨性家世豪貴驕縱不法補弟子員粗通制義舉業習騎射好納響馬賊為無賴行邑合梁以樟以法鈐束之性拳擊以樟仆地不數日死性亡命走從十餘騎劫商旅于河北得貲數萬用賂內臣王化民恂恪復為之地竄軍功籍以白衣徑授鎮守廣東西甯參將上即位于肇慶性

永曆實錄卷二十四

五

依附擁戴丁魁楚庇之擢御營都督同知從上入武岡詔事傅作霖援馬吉翔例封商邱伯上自武岡奔靖州性與車駕相失先繇新甯至柳于右江劫行旅得金帛數萬上至柳服御皆置性以其所劫獻慈聖隨兩宮上及中宮充服御三宮大喜加性太子太師左都督掌中軍都督府事從上自南甯至肇慶性素畜無賴健兒將百人沿兩江東至三水劫掠仕宦商賈多得金貲以豪侈與賊皖王維恭及馬吉翔李元允日夕徵歌縱酒頗干預國政引薦文吏給事中金堡論劾之書奏不省性黠慧通文墨堡所上章奏性皆譯解示吉翔文稍深僻者則曲釋之指為誹訕

兩宮以是慈聖憾堡必欲殺之性往往以珍異進奉內庭尤為宮禁所喜其母奉佛自髻為尼勅賜號靜慧大師紫袈裟金鉢孟出人以朱棒前驅入宮禁稱說外事慈聖信之往往輒強上行國事之壞性實陰持之也梧州陷性降于

永曆實錄卷二十四

六

永曆實錄卷二十四終



永曆實錄卷二十五

衡陽王夫之譏

宦者列傳

李國輔順天人為司禮太監韓贊周養子崇禎九年授御馬太監奉命守沿北關口已而撤回隨贊周守備南京聖安皇帝立國輔附擁戴功改司禮監提督勇衛贊周于宏光中以伉直為羣小所嫉引疾乞休沐國輔居宮中嘗侍左右馬士英進秘戲導上為淫樂園輔每從容泣諫士英忌之而欲奪勇衛以授其幼子錫乃奏上綴池嚴信之間有雲霧山喬木蔽山宜採為大工用途請勅國輔往國輔

永曆實錄卷二十五

不知其給因欲行給事中吳适奏雲霧山必不可開採國輔亦自悟請勿行乃遣人馳視果如适言然士英已奪勇衛授錫以錦衣都督提督矣南京潰國輔隨太后走浙遂自闕入粵上踐阼國輔入見請鬚髮變服往南京潛視孝陵詔遣往永曆三年夏國輔自嶺北重趺微服赴闕上召見問孝陵狀國輔伏地慟哭言奴以去年夏至南京私市香幣于星月下登鍾山望陵焚香帛泣奏高皇帝十一世孫嗣皇帝某遣奴國輔候皇陵萬安以次履行周視殿垣陵菴毀壞無餘茅茨塞望狐嘯蟻吟如荒山窮澗所幸陵土鞏固梓宮燕安其四山林木問之都人云南都陷後雖

騎充斥樵蘇四出猶無敢損一枝者後洪承疇來經略江南見陵樹菁蔥怫然遽怒遂榜示居民令樵採為薪懸榜三月民無應者承疇益志罵曰兵入北都未嘗令居民伐陵樹不三日開諸山皆芟刈無餘江南蠻子已出榜令伐而三月不傷一木何愚駭至此因復榜令諸門非伐鍾山樹者不許通樵蘇城中幾至絕炊煙都民不得已乃往伐嗚咽震山谷今一片童山無尺株矣因引額觸地號哭失聲上為泣下霑袍袖國輔因奏奴今歸為皇上通一信仍請以殘骸再往若上旦夕恢復奴當至江干迎駕如天討有稽奴願以老骨頭付老祖爺陵前與狐狸餐不復

永曆實錄卷二十五

再見陛下復頓首大哭起上乃素服輟朝就太廟哭遂勅國輔齋香帛再往省視永曆三年十月國輔至梅嶺鬚髮攜蒼頭三人北發明年兩粵陷更無有知國輔後事者王坤順天大興人為御馬太監稍習文字陰為便巧崇禎五年勅遣閱視宣府陷道臣胡良機御史魏呈潤劾其誣罔呈潤坐降職坤益恣戾無忌憚奏參大學士周延儒左副都御史王志道疏言內臣不宜侵輔臣上為御平臺召詰志道志道曰王坤直劾輔臣舉朝皇皇為紀綱法度憂臣為法度惜非為諸臣惜也上震怒切責志道志道罷去繇是驕悍凌轢與張燮憲曹化澗齒羣臣莫敢言者已而



奉勅至淮揚暴害商民未返命而北都陷宏光元年因緣柄用遷司禮秉筆太監要勅往浙閩督催金花銀兩供御用大學士高宏圖具揭諫止弗聽坤因得留閩事思文皇帝不得大用邀勅出粵催調援兵閩陷上卽位于肇慶坤因緣奉慈聖太后遂掌司禮監事秉筆執國政坤以舊閣老猶工揣合鉗制知內庭畏口踐阼無幾卽勸上乘肇慶移蹕梧州上顧以爲忠遂倚任之瞿式耜上言今日之立爲祖宗復讐雪恥宜奮大勇以號召遠近苟自棄門戶國何以立坤居中持之上雖暫止而日作西奔計無固志戶部郎中周鼎瀚與坤交善內批改給事中式耜力爭之不

承慶實錄卷二十五

三

聽未幾復改鼎瀚翰林院侍讀王化澄附之內批授兵部尙書已拜大學士人直大學士李永茂奏薦十五直省人士坤以其不附己假殊勅斥御史劉湘客激永茂去而坤自疏列海內大臣遠莫致者雜坤私人于中共薦之給事中劉爾疏言坤內臣不當薦人坤激上怒將逐爾式耜力救之乃已坤疑爾疏出中允方以智手復以停經筵激以智去俄而口兵乘虛入廣州唐王死坤遽邀駕西奔式耜力請留蹕死守峽口飛調援兵奏甫上坤已挾上駕小艇西上梧州遂繇桂林幸全州劉承允入見首論坤弄權誤國上意動乃罷其秉筆以監事授龐天壽坤被譴出居柳

州武岡陷上幸柳州坤復入與天壽分掌監事然權稍落矣天壽以曲謹爲上所信坤遂疎乃請勅監軍恢復粵楚從何騰蛟軍中騰蛟頗與狎好湖南復坤以功賜一品服從胡一青下衡州坤故以斥劉湘客與外廷爭至是乃上疏薦湘客詞學擅世宜大用冀嶼湘客使失望湘客自疏論列之大學士嚴起恆面奏坤反覆傾詐上乃絕意惡之湖南再陷坤走粵顧不得入內畱居桂林爲瞿式耜所不禮乃屏居蘇橋驛恒恆死

承慶實錄卷二十五

四

皇帝改司禮監勅遣至湖南遂留粵楚聞上踐阼與擁戴天壽在北都權藉故出王坤下至是坤秉內政天壽弗能頡頏坤驕恃口著中外旣側目慈聖泊上亦稍厭之而天壽于諸奄中爲道謹上意嚮用及劉承允逐坤天壽掌文書房事隨上自武岡走柳州蒙塵苗峒中天壽與馬吉翔皆有勞勩絲是益爲上所親信賜一品服提督勇衛天壽粗識字不習典故其幕客徐湛以武英殿中書舍人晉秩至大理少卿爲代理紅本湛亦慈惠不敢通外廷顧天壽以樸率恆爲夏國祥所給頗推讓國祥故政漸歸國祥天壽以虛名爲諸奄長所部勇衛士僅千餘人亦疋疲市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無能為有無刑部侍郎朱盛濃疏言內臣不宜典兵欲奪  
勇衛歸李元允元允初無奪天壽兵意上切責盛濃詰其  
何心盛濃乃沮天壽事上因載為少過失而內臣恒懼畏  
死不知遠計上棄肇慶走梧州失東粵遂蒙塵不返亦天  
壽致之也天壽事天主教拜西洋人瞿紗微為師勇衛軍  
旗幟皆用西番書為符識類兒戲又薦紗微掌欽天監事  
改用西麻給事中尹三聘劾罷之天壽隨上走南太入滇  
不知所終或曰為孫可望所殺

夏國祥直隸隨州人美姿容以變童游狹邪然稍讀書習  
制義應童子試不得補諸生聞聖安皇帝喜外嬖乃焚書

永曆實錄卷二十五

五

內宮求人內廷未及能用南都陷走閩事思文皇帝為少  
監已走粵因龐天壽入內得補司禮太監天壽質樸不習  
文墨凡閱發紅本委之國祥國祥工狐媚有寵于慈聖遂  
駸駸奪大權外奉天壽以虛名尊之實自執政柄天壽弗  
能為重驪馬吉翔詔事兩宮專制國事結國祥為內援凡  
吉翔所欲行皆因國祥達慈聖取必于上以行之永曆二  
三年開外廷稍持法紀國祥不能盡如其意日泣奏慈聖  
謂金堡等把持裁抑詆毀兩宮挾李成棟父子為勢心不  
可測太后習聽之遂切齒堡等吳貞毓李用楫張孝起魯  
可藻皆依附鄉曲與國祥交善王化澄因感腕王維恭結

納之國祥曰稱化澄忠謹于太后及上所維恭亦因皇后  
亟稱之上棄肇慶奔梧州治堡等起用化澄卒至傾亡皆  
國祥為之也江國泰者亦甯國人也自宮入南都求用與  
國祥為死友銜受意旨通賄賂闖外陳請非因國泰達國  
祥不得旨以是四方鎮將益輕朝廷武解以亡國祥故無  
賴子濱亡不悟貪權勢行譏毀津津自喜龐天壽已乃惡  
之無能制也國祥隨上奔海南後不知所終上之居肇慶  
也廣西糧稅盡給楚軍唯梧州府屬聽上徵用廣東則以  
遼餉練餉給李成棟軍而上徵京倉及金花銀為國用顧  
皆內臣操其出納戶部無所關與日就虛糜乃至欲募從  
駕軍而不可得每聞敵警哨探無人唯聽馬吉翔及內臣  
之意而已皆國祥主之也

永曆實錄卷二十五

六

永曆實錄卷二十五終



永麻實錄卷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議

叛臣列傳

劉承允字定一應天人以膂力聞能舉一鐵楮號劉鐵棍  
為相撲師應募為材官從楚撫唐暉余應桂援勦守顯陵  
承允多心計善結納遂得實授參將鎮守黎靖崇禎十六  
年武岡民袁有志作亂攻陷武岡岷王遇害巡撫王聚奎  
檄承允討平之出岷世子于難是秋張獻忠破長沙張先  
壁黃朝宣焚寶慶走武岡承允按兵迎之二將斂兵入保  
已而獻忠破寶慶游騎犯武岡承允擊卻之獻忠欲西入

永麻實錄卷二十六

蜀遂置武靖故全楚皆陷唯西南一隅獨全沅撫李乾德  
依之以安甚德承允獻忠既渡江而西乾德遣承允合張  
黃二營復寶慶乾德甚懷承允傾心事之乾德假借備至  
承允遂驕蹇自大凌轢先壁朝宣乾德唯承允意抑二將  
二將懟懟屯茶攸開與承允交惡宏光初乾德以承允先  
後功次人奏遂擢總兵官都督同知黎靖舊統土漢諸軍  
衛所寨額軍萬餘承允部兵僅千餘人調諸屯軍以自雄  
昇岸謂諸將莫己若所部紳士編民皆懾其威何騰蛟家  
黎平子文瑞少不習事承允屢挫抑之騰蛟撫楚承允深  
以為畏忌及騰蛟棄武昌開府長沙調諸將守湖先壁朝

宣先至騰蛟禮之有加承允聞之滋怒持文瑞陰事與騰  
蛟相抗久之乃集兵萬人赴長沙飾旗幟器仗為烜赫容  
實無意北出居旬日與先壁舉兵相攻騰蛟親詣其軍解  
之遂託以苗叛馳歸留部將陳友功率兵數千守湘陰承  
允歸益橫要取寶慶租稅為己餉隆武元年傅作霖入奏  
稱承允功遂得掛將軍印擢右都督加宮保稍益招募有  
眾三萬人據武岡專制黔楚閩上即位遂封伯爵已而上  
自肇梧西幸徵承允入援擢式相聞其虛名亦雅望之承  
允遣兵至桂林至則凌轢焦璉與相攻大噪索餉而去馬  
吉翔前使楚承允與相結納至是因內臣盛稱承允足倚

永麻實錄卷二十六

上遂勅召之承允意何騰蛟力扼長沙已可藉以自保遂  
欲迎駕居武岡可挾上以制中外傅作霖從與之遂應詔  
赴桂林以上出全州司禮太監王坤執權恣睢周鼎瀚附  
之承允入奏遂坤而對御叱責鼎瀚廷士翕然稱承允公  
忠不知其以脅主立威也錦衣郭承昊以女樂一部賄承  
允馬吉翔嚴雲從皆諂附之承允遂請封三人伯御史毛  
壽登參駁之承允大怒周鼎瀚憚承允曲意事之遂相好  
如夙昔乃與馬吉翔謂承允曰壽登疏劉湘客所作也湘  
客與瞿閣老議要駕勿從公出楚今若不謹此二人上必  
不得入武岡承允遂面奏壽登湘客把持誤國請逮問萬



六吉吳德操疏救之承允激上縛四人將杖之承允僞爲  
跪救皆制職以是勢內外遂擁上幸武岡式耕力諫不  
聽廷臣惡畏承允多不從駕行承允披上威福自恣  
文武將吏爭奪唯承允意憾太僕少卿趙廷璧繫而斃之  
廷厚刑部侍郎楊喬然喬然去遣兵掠之于道李若星爲  
吏部尙書三日承允解之不得有所云爲若星大罵去未  
幾兵陷長衡張先壁口寶慶走沅州承允恐其至奪己  
權守險隘過之先壁奪路去先壁奏使至承允磔殺  
之楚蜀黔粵奏報者皆不得通何騰蛟入見承允羈縻請  
辱之上命騰蛟督師出王承允伏兵于道將害騰蛟騰

承允實錄卷二十六

三

蛟不敢行胡一青怒拔營口挾騰蛟去乃不敢追利吳炳脂  
韋請以爲相票擬皆先承允而後進江楚諸無賴子及  
武岡無行儒生日投承允夕授臺省郎署承允部將皆封  
伯爵客鄒枚官至一品恩金圖書兵逼永寶承允畏張  
先壁不敢西走恩豐式想何騰蛟復絕南奔之路畫武靖  
黎平苟安俄頃顧口漁獵貨財飾歌舞識者知其必降矣  
承允既挾上勅使非承允令不能出馬吉翔復爲上稱其  
兵疆志決旦夕復湖南宮中遂恃以安兵已破永州遂  
兩道並舉攻武岡及紫陽江守兵返走保石羊渡嗣通山  
王蘊鈺急請對言至三十里外上猶不知粹至當如車

駕何上懼召承允問之承允對曰犯紫陽臣已大破之  
北奔旦夕收復寶慶誰以此惡嗚陛下者因叩頭請詰其  
人語不遜上不得已良久曰宗臣蘊鈺承允起大言曰請  
陛下遣蘊鈺出禦敵臣願解甲歸農去遂洵洵出遇蘊鈺  
于宮門奮拳擊之墮齒蘊鈺避去中外無敢言敵將至者  
八月兵扣石羊渡承允別將陳友龍死戰不下請承允  
出援承允至登高望敵兵退坐營門召諸將議皆請死戰  
承允不語入幕中修降書遣使詣孔有德降使返與承允  
耳語良久乃遣騎持片紙奏上言敵勢大陛下宜自爲計  
臣不敢保上乃倉遽出奔城門不開麗天壽馬吉翔麾壯

承允實錄卷二十六

四

士以利斧斷扇鎖上單騎走太后泊中宮皆乘籃筍出宮  
嬪徒步從皇子幼在襍乳母負之出不知所往承允遂開  
關延敵人有德從容宴承允于軍中又明日乃整兵入武  
岡上馳至靖州絲苗峒達柳州承允請導有德軍入沅黔  
追擊張先壁有德不聽挾承允下長沙明年春遂與俱北  
承允故怨何騰蛟乃請有德勒陳友龍俘其妻妾友龍不  
能違既北行有德軍泊漢口承允日從有德飲博承允平  
岷邸之亂多得奇寶器玩又擅西南財賦金幣充積每以  
寶器爲博進有德忌而羨之會陳友龍反正報至遂殺承  
允沒其貲或曰承允之略也密白有德請執車駕以獻



得重賞有德不聽密令承允報上俾逸去故有德留石羊渡兩日而後入亦不遣兵追躡見承允之狡也懼至北而洩之故殺之以滅口同承允殺者傅上瑞傅上瑞山東武定州人中崇禎庚辰進士授黃州府推官善事上官為湖北巡撫王揚基所暱李自成陷承天黃州震恐揚基調上瑞署武昌府事以避寇張獻忠自黃州渡江將犯武昌揚基又調上瑞往江北監軍武昌陷隨揚基避匿漢川獻忠入蜀揚基被逮上瑞返武昌迎何騰蛟騰蛟復喜之題擢分巡下湖南道參議進太僕寺少卿已陞僉都御史巡撫偏沅督兵守平江瀏陽上瑞家人自山東來盛稱山東縉

永曆實錄卷二十六

五

紳降者皆得懸仕上瑞意動遂棄平江從醴陵南走寶慶駐沅州言偏沅為己汛地竝攜瀏醴守兵西去騰蛟歎悅而已永曆元年沅州上瑞遂舉軍降孔有德挾之北去至漢口殺之

陳邦傅字霖寰浙江紹興人故富家子有口辨善逢合以賄中武科父事職方司吏胡執恭居中為援引歷官分守柳慶參將隆武元年楊國威挾靖江庶人反招邦傅未赴聞丁魁楚檄邦傅討賊邦傅揣國威無成守柳州不為下國威攻梧州魁楚召邦傅應援邦傅舉兵掩其後會焦璉自中起與邦傅合遂斬國威戮靖江庶人璉功最而邦傅

以結納魁楚得錄首功即代國威注平蠻將軍印擢都督同知上即位以推戴加太子太師封思恩侯邦傅膏梁狹邪上馬必兩人交掖儒冠大褶侈拜揖以為容胡執恭自北走投邦傅邦傅以為腹心執恭故猶吏漫不知兵部將茅守憲其妾父也陳安國其弄童也貪庸委贖以便佞挾持相尙邦傅以鄙墨為士司所積輕不聽調遣所部皆諸衛戍軍半老弱折竹為矛稍召募市井為親兵不滿五千人平蠻將軍舊駐桂林邦傅畏楚兵之偪立帥府于南甯上再幸桂林調邦傅援楚邦傅無以應益交總帥馬吉翔欲有請求輒得命旨上幸象州邦傅陞見迎上居南甯封

永曆實錄卷二十六

本

慶國公加少師賜雲鶴服充班首官執恭守憲安國皆冒伯爵龍韜與覃鳴珂爭戰于象州邦傅不能制唯保南太自固而已邦傅生未嘗見敵徒以奉上為居停位百僚上遂執朝權擅進退與王化澄馬吉翔相為表裏士大夫無行者爭依附焉李成棟攻陷梧州進逼海橫邦傅懼遣書就成棟降會成棟有反正心不報邦傅益迫密遣其幕客沈原渭齎土地甲兵籍詣成棟請獻乘輿以為降贄原渭至梧州成棟已下令反正守將郡邑吏皆冠帶奉正朔原渭遂焚降籍駕小舟晝夜倍道歸揭旗于檣署曰招安粵東及至南甯遂上書言已奉邦傅令說成棟反正事成



歸報成棟所遣使入奏者乘大艦逆流上會石江漲不得卒達上驟聞東粵平大喜邦傳益獵爲己功而薦原渭功俾隋陸遠擢僉都御史聯絡兩廣已而成棟奏使至知原渭事歸報成棟成棟深惡之欲發邦傳曾約降狀馬吉翔爲彌縫之乃止上弗知也成棟迎駕東出邦傳欲要留恣擅威福杜永和人見語露邦傳降狀邦傳懼不敢留乃因吉翔求世守廣西視沐氏守雲南王化澄當勅已諾允之中書舍人張文光執不肯艸勅乃易稱居守廣西以與瞿式耜留守相抗便宜專餘除糧稅執恭輒奏用其子欽華爲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欽華佻達惡少舉止妖冶楚師大

永曆實錄卷二十六

七

譁何騰蛟瞿式耜交劾免之上既東出邦傳遂自稱世守檄下巡按御史吳德操朱判如屬吏德操怒答持檄者馳疏奉聞上釋不問瞿式耜上言今日蠶五等者相望初未裂土而封海宇剝削止粵西一隅爲天子之土桂滇數萬之師日需食邦傳輒稱世守將置車駕于何地廷議移罪文光文光奏取勅視之果無世守字及視沐氏擅財賦語邦傳乃沮邦傳專南太柳慶潯思田七府土漢之地每州縣輒以部校率疲兵百餘人據之專置有司徵貢賦滇焦楊馬之兵屬集桂平捍禦湖南糗糒不給瞿式耜徵糧于柳潯邦傳攘爲己故物有司怙邦傳抗式耜不應給事中

金堡入見首劾邦傳請削其爵職俾聞外知有國法馬吉翔力持之詔切責堡李成棟亦疏糾之邦傳見廷論不容乃稍割潯柳賦聽朝廷餉軍用願縲是怨式耜堡切骨而忌成棟思所以賊害之忠貞營兵屯梧州邦傳欲倚之蹂兩廣併式耜成棟軍逼潯朝廷乃迎忠貞營屯潯南拜李赤心母爲母以舅事高必正日夕從與赤心奪桂平肇廣挾駕以號令諸將赤心初佯許之久之乃曰陳兄勸我劫駕是將終謂我爲賊也邦傳懼乃不敢復言赤心死必正尤惡邦傳而狎之盡奪其馬仗曰甥高枕居峒寨何用此爲邦傳恐且志乃迎朱天麟居其軍中與胡執恭共謀通

永曆實錄卷二十六

八

孫可望則逐高必正兼李成棟諸部逼瞿式耜殺金堡一舉皆可行遂命執恭造偽勅冊鑄秦王寶詐稱上命封可望秦王令專制蜀黔楚粵文武將吏兵馬錢糧生殺不待奏聞以令旨行百官皆稱臣聽令可望大喜逾望執恭恐可望使人謝事發覺乃馳報邦傳令結吳貞毓等爲內應要求勅旨以實其言會貞毓等力攻金堡欲逐嚴起恆倚邦傳脅廷臣互相資助堡等下獄起恆被劾邦傳欲去南太以需可望之人而已避其名免必正之挾持乃自請援東率疲卒數千次于肇慶可望以朝命不繼至而執恭阻己遣使赴闕乃拘執恭執恭迫馳報邦傳令其子欽華徧



賂王化澄吳貞毓等爲可望請王封如其僞勅嚴起恆執  
不從化澄及萬翊爲調停之封荆郡王朱天麟與邦傳窘  
天麟乃告貞毓令具稱臣啟疏百官從違姓名報可望可  
望知其詐大怒殺執恭顧已稱秦王如僞勅出黔收王祥  
等軍不能下然亦不肯爲發兵南太攻高必正邦傳方憂  
懼不知所出會□兵破平梧廣州亦陷李元充之兵潰于  
肇慶邦傳乃西還欲犯駕以降畏必正不敢入南甯而焦  
璉自賀縣旋師次永安州邦傳遣書約與連兵固守璉不  
設備遂夜攻璉營執璉殺之獻其首以降于孔有德請有  
德兵速攻南甯已爲前導犯車駕可必得有德姑諾之不  
遣邦傳行以平蠻將軍印在邦傳所土司必視此爲從違  
故待邦傳較優渥邦傳獻印已有德狎而畜之從居桂林  
無所任使永歷六年李定國復桂林執邦傳磔之于市傳  
首黔楚見者莫不快之

永歷實錄卷二十六

九

永歷實錄卷二十六終



# 東造錄上

皇明末造錄二卷余得之於滄肆有常熟翁  
瓶生跋核其字蹟非真也出為仿校仿鈔致  
是錄江蘇省國學圖書館書目有真鈔本謝國  
楨既明史籍考去雁樹柏龍禪室撫談日記亦  
入編其詳別史之佳者世無刊本轉鈔於杭州丁  
氏真惠堂丁氏之書歸於江蘇國學館龐氏所刻  
印今館中之真鈔本也今卷程書目以全錄為  
全錄者出也然則約跋所謂備伯寅藏者是本  
系靈私宜兩手鈔者又為丁氏真鈔之所自出矣  
是錄今於今夏細讀不特於永曆入備備載而明季

乙酉以後事實其在東南者皆可得其概是善其是  
是具不公論言簡而事該全氏創、童氏定、忠愛  
見於諸書誠良史也而氏仕履不詳俟再攷、

壬午秋七月約園題



皇明末造錄 上卷

舊京孤臣金僅編輯  
海濱遺民董本削定



東南紀畧

乙卯弘光元年春正月朔百官朝賀夏四月清兵南犯督師

史可法分兵禦之斬首數百級提兵乙卯奇戰死和奇

督練黃得功麾下拔之行伍中者二十四日清兵攻圍

揚州血書請援兵不報城陷督師內閣大學士魚兵部

尚書史可法死之原任兵部尚書張伯諒被執不屈自

斃死妻楊氏妾和氏同死五月初十日清兵渡江

帝出幸官氏奔竄京城失守十一日吏部尚書張捷都御

史楊維垣自經死妻朱氏孔氏從死十二日欽天監擊壘

官陳于階自經是日

駕駐太平府城外二十里十三日

上幸靖南侯黃得功軍先是在良玉出徽清右側引兵東

犯得功奉命西出良玉清兵因得過江是時得功駐師蕪湖

上粹至得功知大事已去慷慨赴關降清叛將劉良佐引

寇兵追至伏弩射中得功喉得功拔劍自刎死

帝陷寇軍尋遇害前中軍翁之琪投水死刑部尚書高傑

戶部郎中劉成治自經署中十八日國子監吳可其經

死雞鳴山廟中二十三日中書舍人龔廷祥投秦淮

水中死中書舍人陳煥及其子舉人伯俞戶部主事吳

盧作嘉盾

吉制去靈作嘉盾

盧作嘉盾

仕能同日死刑部尚書錢謙益雖髮被降于清有小瑞  
死于秦淮河乞兒死于百川橋乞兒題詩橋上云三百  
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  
存命一條六月南直隸郡縣皆陷武進原任御史劉光  
斗和即莊應會叛迎清兵入城曹扇者欲敬竹布衣石  
士恩同投池中死之又一鄉民賣柴入城聞寇至棄柴  
船躍入龍游河死五牧畜新烏薛史自縊死諸生董元  
哲不食死江陰縣典周應元陳明過柳仲威助貢士黃  
毓琪倡義偕士民起兵城守延敵百戰斬清帥兩親王  
馬步兵十萬餘級堅守百日力竭城陷周應元陳明過  
戚助合門死之一城士民皆殉節死蘇州諸生顧所受

正冠服哭文廟投津池死原任少詹徐沂投虎丘後池  
死原任游擊魯之興及書武編戰死嘉定原任通政使  
侯炯曾子城破時與子諸生侯玄演玄潔俱抗賊死進  
士黃淳耀與兄淵耀及舉人張錫眉龔用周俱自盡宜  
興進士盧象觀起兵太湖與清兵力戰死常熟諸生徐  
懌自經死諸生項志寧不食死諸生徐守質戰死崑山  
貢士朱集璜城破被執不屈死故將王公揚年七十戰  
死諸生陶瑛自刎死原任狼山提兵王佐才為寇兵殺  
死一家老幼俱被害松江原任中書李待問博羅知縣  
章簡城破死吏部主事夏允彝投水死提兵吳志葵黃  
蕙與賊戰被執不屈死華亭教諭陸明允不屈死常

盧作嘉盾



皇作大學士

皇作石麟

州諸生吳福之徐安遂張果入太湖起兵戰敗死諸生張龍文率師兵薄城戰死清兵至嚴寧原任兵部侍郎金榮督師戰守兵敗與武臣陳有功余元宣萬會吳國禎被執不屈死之時太學黃道周自閩中率師未援兵敗被執送賊洪承疇欲生之為賊而死清兵陷嘉湖吏部郎中錢棟戰歿原任吏部尚書徐石麟自縊死其僕祖敏徐錦同死冠至杭州原任行人陸培縊死錢塘知縣顧廷廷不屈被殺和縣梁于埃亦死前所遣使臣左懋第在北湖江南陷七日不食清攝政相見懋第蘇永孝中草履向上長揖南向而生攝政放以五菜懋第正辭為氣谷之惟請一死攝政福令產髮堅執不可于閏

六月十九日害之從容題絕命詞云峽坼巢封歸路紆片雲南下如何寸寸冷鬼消難畫蕩作寒烟摠不底參謀主事陳用極將擊王一斌張良佐王廷佐劉統五人從死忽風起沙飛快市棚于雲際一時龍市清兵履杭州破窺錢塘江大學士高如圖不食死左都御史劉宗周不食死有詩云留此旬日死少作匡齊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紹興進士鄭之尹子諒尊募兵二萬人各將張名振縞素以張煌言金鐘為參軍合右都督王之仁御史朱長倩李長祥及卿仲方逢年余煌王忠任柯夏卿謝三賓陳替夫陳誼輝孫嘉績熊士度沈廷揚等陳兵措餉刻日集師西興

皇作石麟

皇明末造錄 卷上

皇作遺錄

江上共圖恢復中原閏六月名振刺赤心報國四字于符自石浦帶兵三千合新募萬人于十七日至蕭山各紳士或帥師千人或三五百人不期而集者三萬五千人合鄭謙等共得兵六萬四千先至錢塘江東岸以次都御史祁彪佳戎政張國維都御史朱大典荆本澈提兵方國安賀君瑤各率兵至黃斌卿以整脩師舟山未至七月初旬馬士英帶舟兵千餘自南京逃至卿紳吳鍾靈錢肅樂朱永祐徐孚遠前後率兵至當是時西興合兵十六萬人沿江百餘里分布三十六營群壘相望旌旗蔽空共立

高皇帝十世孫以海監國于紹興以次年丙戌為監國元年文臣自原任戎政尚書張國維禮部尚書余煌提漕都御史朱大典都御史祁彪佳荆本澈等武臣自原任提兵王之仁方國安王鳴謙等封賞有差張名振封富平伯鄭謙尊封義興伯並賜金花錦緞羊酒以先眾倡義起兵也命張國維為督師其子世厚授平西將軍御史陳潛夫加太僕卿監視諸軍張鳴謙以提兵封永豐伯守衢州馬士英阮大鍼以所部進營安棟士英等猶希用原任九江僉事王忠任與書云政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乎又云致令乘輿播遷社稷丘墟閣下謀國至此即啜長三尺何以自解又曰吾越乃報仇雪耻之鄉非歲垢納污之地云云求義舉逐其人八月



清德督張存仁巡撫蕭起元今百姓難足難民逃竄隔江男女爭渡溺死者甚衆守紹紳士欲絕錢塘之渡以防奸宄富平營監軍御史金鍾謂清以數十輕騎踰黃河渡長江定必有一軍走襄陽武昌自上流而下需更替于江南而後敢議圖吾浙則據掠貨財收降將卒多人冠性猜疑其時計得之心不勝患失之慮今當任從士民渡江來歸尚可三兩月無憂當乘彼大勢未定收拾杭嘉若徒以心與一隅為守吾恐清人守杭既固則越閩勢阻與江南中原復息隔絕非上策也且邊有壯士吳易共義民沈萬良及提兵黃璽起兵于太湖相為接應圖復甚易過此則無及矣衆然其說方圖安以所

銓任任

閉門十餘日竊無一人至江岸十月初旬叛將田雄張杰合清兵五萬餘人列十三營外立木城督師張綱維于十一日率提兵王國斌趙天祥按應進戰于草橋門忽大風雨火砲弓矢不得發遂收兵前監國既立閏六月十五日提兵鄭芝龍鄭彩等及福建巡撫張肯堂官學銓等擁立唐王即帝位改福州府為天興府以布政司為大內改元隆武至是傳詔至急富貴者多欲赴闕而人心始紛矣始名振自石浦至台州請者王如紹興至是監國下令返台州士民愈惶張綱維疾馳至紹興者謂唐王祖初封南陽王以父妖而失定于祖兩料互謀奪嫡未請名及王祖端王亮守道陳守瑜知府

部兵五萬守嚴州錢江上流張鵬翼以所部兵萬人守衢州王之仁以武寧伯統水師共名振水陸兵守馬興安地時

唐王名釋

思文帝亦爵命黃斌卿領兵八千水艦百號沙號二百來舟山防海上曾無一人率先過杭岸及八月隔江清兵始立五營兩岸矢石交攻是月復於清先是七月復富陽九月九日名振率兵五千過江臨陣先登斬首五百級追至城下次日荆國公方爾安率兵一萬過江清兵三門並出自辰至午互有殺傷十五日螺蛳門外一紫衣將乘騎指揮安營名振令右營點放大炮連馬擊碎接放大銃數十水陸並進遂斬首八百五十級清兵入城

王之桂為之請嗣後以統兵勤王遠祖制據離南潯銅高塘赦出惟魯王始祖以

高皇帝第九子封于克州世未有過嗣余序任序親皆宜立且宗社爰起愴條當主監國時越劫殺息阻絕原未計及聞之有唐王而國人立之也于是聞維上疏于

思文帝謂國當大愛凡為

高皇帝子孫所當同心併力成功之後入閭者王監國退居蕃服若以倫序叔姪分定在今日原未假易且監國當人心奔散之日權聚為難一旦而拜正朔鞭長不及馬腹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莫可及臣老臣也豈若朝秦暮楚之客圖貴顯急功名而妄計天下大事者乎疏



上人心始定

成兩  
隆武元年自正月至三月西興各營久守懈怠武寧侯王之仁富平伯張名振各上箋監國言始事之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心數月以來竟欲以錢塘為鴻溝天下事尚忍言哉臣願以所練兵將沉軀一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戰也三月初二日清兵開城以船入江張國維王之仁張名振各統所部水師從江心進戰是日東南風大起之仁等揚帆奮擊張國維督諸軍渡江名振率陸兵三千先登臨陣直抵草橋門清兵死者蔽江滿岸會  
上使陸清原齎詔至江上勸師馬士英峻方回安斬清源

富平監軍師史金鐘聞其事促陳潛夫往方營止之而自往背師陣前急言其事取令救清源乃士英已促陳安授清源于江且出檄文斥

上過是時士英益憤監國不用之故峻擬清源以起爭端名振曰獨自此始矣于是急請監國遣提兵陳謙行人林塗入關謝過

上怒下廷議皆下獄時有御史錢邦芑以私事仇謙奏謙為魯王腹心與鄭芝龍至交若不急除恐有內患或以告芝龍芝龍謂刑人必經其門臨期救之未晚不料邦芑促內傳片紙于夜半別移謙他處斬之芝龍伏尸哭極哀并誦為文以祭自是怨

上疏稱海外倭寇至非急征不可拜表即行手勅留之不聽盡撤守閩將施福等還安平而閩事不可為矣時名振等日攻杭州至四月堅不能下月終清貝勒令將曹存性李呈芬田雄張杰李成棟等統漢兵五萬韓國山張存仁黃熙胤等統漢兵三萬兩岸攻打砲聲晝夜不息是時浙東以來大典督全衛張鵬其鎮嚴州方回安兵八萬名振兵四萬王之仁兵三萬八千神帥尊兵四萬張國維子世鳳刺本微亦各兵三四千人合各偽義帥凡三十餘萬來自紹興西至江上上自嚴州下至海口兵馬絡繹營壘烟火不絕總兵劉泰春謀賊方相望于道兵民雜處于是監國議抽兵備閩維西征以從

部尚書余煌與兵部督師江上清兵屯江岸以大砲擊西興碑方回安會餓回安曰此天奪吾食也史念  
上曾以手勅相招入關即不支便道可由西粵以入滇然五月廿七日夜遂拔營走入紹興以兵封監國南行至廿八日諸營望見謂錢江失守一時驚潰鄉紳等入海廿九日惟武寧侯王之仁富平伯張名振兩軍尚在閩勸驅滿漢兵十餘萬渡江名振知大勢已失乃與國維據旅進危監國令戰船下海至舟山石浦之海三處七聚名振等至黃石岩方回安馬阮以兵斷所過檢閱安士英決意作亂放箭于清時侍衛監國者忽病建監國



付脫全名振海舟傳命國維以所部防阻四邑遂過東陽至石浦時六月十八日也廿五日清兵臨義烏衆勸國維入山國維曰誤天下市者文山也一死而已作絕命詩三章一自述曰艱難百戰戴吾君拒賊薛唐氣厲雲時去仍為朱氏死精靈當傍孝陵墳一念母曰一瞑纖塵不挂胸惟哀老母暮途窮仁人錫類能無慮存及衛恩結草同一訓子曰夙昔詩書暫鼓鉦而今絕口英談與蒼蒼若肯施存恤東來木全身谷所生從容具衣冠赴圍池死原任蕪松巡撫都御史祁彪佳赴池水死典國公王之仁載其妻妾并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沉于蛟門下林所封勅印北西再拜投之水猶至松江我

冠登陸百姓駭愕聚觀入應天見逆賊洪承疇云我乃大師與國公來死于明庭承疇接禮勸難爰不從八月十五日至西市死之兵部侍郎陳函輝犬入雲峯山中作絕命詩八首曰生為大明之人鬼作大明之鬼楚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索子房始終為韓木料生死為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寸心獨苦父母恩無可報妻兒面不能親落日樵夫湖上應憐故國孤臣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慚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去夏六月廿七歲度一年世法但厥心內春秋莫問人間花甲斬盡一生情種獨存性地靈光古衲共恭文佛麻衣泣拜

盧江橋

高皇后著遺文千卷尚存副在名山正學焚書亦在所南心史難刪慈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存子孝臣忠遺與世間同志人自作祭文一埋骨記一從容笑語局戶自經死禮部侍郎王思任不食死太僕寺少卿陳潛去借妻孟氏妾孟氏沉河死兵部主事葉汝英與女王氏同溺死兵部主事高傑絕食死子諸生高朗赴水死道政使吳德魯不雅髮死原任山西僉事鄧之尹沉水死諸暨諸生方炯山陰諸生朱瑞赴水死蕭山諸生楊晉門自縊死諸生倪舜年危坐磁缸內令人掩覆而死總兵張鵬翼提學御史王景亮被執不屈死清兵至金華大學士朱大典固守攻月餘不下用紅衣砲破之

大典合門燬火焚死定海副將張國柱叛降七月叛將張國柱合清帥韓固山胡勝兆自松江至舟山兵三萬舟楫六百圍黃斌帥戰橫水洋斌帥敗求援于富平伯張名振名振今湯胡伯阮進往援之進率七水船兵八百人先以四水棚為主營次以三水船張帆衝浪直入清兵沙壩船當之者立沉碎三十餘隻軍後連發火砲碎戰船二十餘又擊敗走五大船遂去數十餘里進顧兵士曰吾當追而及之須臾果追及碎之惟一船遁去回帆再戰更沉四十餘舟至夜清二百餘舟收入夾港阮退次日以水棚往返港口砲無虛發港內如葫蘆無出路盡碎其舟是後也清兵尸浮菽港帶甲死者



二萬餘人。八月初二日。清帥貝勒起兵入關。仙霞無備。十一日。直犯浦城。科員黃大鵬。按日鄭為紅噴血大罵。被殺。都督洪祖烈。千戶張萬明。及子魁。同日殉。鄭清兵且及劍津。

上決計幸賴于廿一日起行。顛覆時。猶載書十車。以隨。廿九日。次瑞金界。陷清軍。回至福州。適唯崩。曾皇后殉。唯閣臣朱繼祚。黃鳴駿。俱被害。九月。借問日。何吾驂航海。至粵。書致撫督丁魁楚。述

上之友。因言。即今永明王。歸由柳。神宗皇帝第五子。桂王常瀛之次子。初封永明王。兄安仁。王由提亮。知府嚴象恒。請立為世子。先是崇禎十六年。

廣江虎母

名重作

猷賊陷衡州。逃按劉熙祚。遣官護送入粵。初九年。又桂恭王。亮於蒼梧。今序。親序賢宜。於是丁魁楚。與之撫。程式。報巡按王化澄。舊侍郎呂大器。然督李永茂。江撫周光夏。宗日朱容。籍司禮內監王坤。龐天壽。給事中程源。御史李庸。品文。選主事吳貞毓。道臣林佳。與恭議。程均。庶吉士方以智等。議立桂太妃王氏曰。吾子仁柔。真才不足。以撥亂。諸君子宜更擇。諸親藩。有雄才大畧。英明仁勇者。何患乎無。若魁楚等。于十月。於酉朔。上。以次丁丑。辛巳。三上。遂以十四日。丙戌。稱監國于肇慶。以丁魁楚。為兵部尚書。程式。程為吏部尚書。東大學士。同典樞務。王化澄。提督兩廣。湯未質。督南韶。呂大器。

名重作

名重作

去之。黔李永茂。入山守制。巡按賴之。俊去。陞布政。賴元鏡。戶部侍郎。回廣。查糧餉。兵科給事。景應奇。加侍郎。往催餉。肇慶知府朱詒。憫加光祿少卿。巡嶺南。故相。賴現生。督師。援賴。駐南安。不敢進。是月初四日。清兵陷賴州。閣部楊廷麟。監軍。萬九吉。御史姚奇。陰主事。龔芬。恭遂。球。皆死之。賴現生。撤兵。回南。雄丁魁楚。聞報。報。含惶。奉監國。走梧州。蘇現生。使陳邦。房勸進。因復。回肇慶。十一月。隆武。

帝弟。李鏞。浮海至廣州。現生。自南韶。回廣。又與賴元鏡。提兵。林察等。謀立之。曰。吾君之弟也。竟立為帝。改元。紹武。置六部。使人。招海洋。盜魁。鄭徐。石馬。四姓。授以提兵。與

肇慶相拒。其時。預謀者。惟廣東。道府。有司。浙閩。舊臣。無一人。既而。廣之後。至者。皆段。自肇慶。來繫於獄。多致之死。監國。在肇慶。十一月十八日。庚申。即帝位。以次年丁亥。為永曆元年。使彭。深。赴廣。諭。賴現生。被殺。因以林佳。為提督。兩廣。統提兵。龍。備。蘇。聘。李。明。忠。東。征。廣州。之不。當。立。位。御。者。兵。至。三水。佳。與。故。粵。中。監。司。與。林。察。同。姓。相。善。察。使。四。姓。盜。詐。迎。降。佳。與。信。之。舟。至。三。山。口。亂。作。全。軍。俱。沒。佳。與。龍。俗。落。水。死。蘇。聘。汶。水。逃。煇。自。此。兩。廣。各。守。界。不。通。

上初在城外舟泊河。至是入肇慶。以。尊。父。桂。王。皇。考。瑞。聖。帝。尊。太。妃。王。氏。生。母。為。氏。



既一為字

皇太后冊立妃王氏為后尊隆隆武廟

宜州定督州

恩文巡皇帝改丁魁楚戎政尚書王化澄兵部尚書代林佐尚書陸舊江撫周光夏左都御史劉備瀛州部石

盧江嘉州

文化反

侍中西撫晏日暗刑部左侍郎權知府李用楨禮科給事周尚翰兵科給事知州許北進戶科給事平果推官方經吏科給事知府董琳久知州潘應斗知縣馮琬蔣元達各御史以保境安民皆有惠政者起龍大維為文選以舊在銓司特用之又用張佐宸為驗封主事式邦以閩人林銓簡之策奏請為吏部司務命御史王畿同往雷廉高三府奉廷泰往桂柳原闕來御史錢邦芭往

方各處方

十二月命大學士瞿式耜往峽口揭師以崇汝福為監義師副使湯來賀未用錢德并冊至肇慶不納來賀望城拜辭去來賀原奉

恩文帝練兵于粵募得五千人及奉命往南韶去未到任聞汀州變又廣成立結武遂上書到肇有云議為上和次之爭斯下矣至是且率兵來繳冊故魁楚式耜疑來賀為廣東所用開城不納來賀遂走廣東匿徭洞山中後不知所往大學士李永茂罷官去吏科疏陳恭龍大難在

烈皇帝時以會敗今恭職益甚因逮于獄以朱憐憫抱督兩廣海道洪天權撫高雷又以巡道曹煒撫廣西俱隸

右副都御史差給事李膺品往湖南衡永等處宣諭吏部尚書瞿式耜自峽口回復粵人之在廣州者皆係

十二月清巡撫佟養甲總兵李成棟由閩趨廣潮惠俱陷諸師襲廣州十五日警報至蕭現生叱曰潮州公文非喜到清兵何自來取移時清騎抵東郭門守者誤以為海上招來兵呼問之比覺而城門不反閉推入城以引外兵現生急調兵四出與探碎雜集僅得數百人被擊皆散走于是清兵全營入城唐王被執蕭現生自縊于朝堂祭酒梁朝鍾太僕卿霍子衡等死之佟養甲令置椅請唐王坐王曰豈就汝犬羊之座又進乳茶曰不食腥膻之味是日王自縊死在城趙鄭周益連五

王并宗室二十四人俱及于難報肇慶式耜請守峽口王坤以為不可乃以朱怡憫為兩廣總督守肇慶二十

上幸梧州百官從行

丁永曆元年正月朔日癸卯

上受朝于梧州舟次是日天氣晴和雲成五色百官萬民無不惟悅以周鼎瀚劉湘客為編修克日請官陸方以智左瑜德逆臣李成棟分兵自詔寇肇慶朱怡憫運走丁魁楚往岑溪守營王化澄走梧州二月

上在平樂肇慶亂民殺監軍御史鄭研聰李成棟兵犯梧州巡撫曹煒叛降于城外丁魁楚未至岑溪舟次藤江



盧作大福

為賊兵所殺成棟副將楊太福張月犯高唐雷三府方以督于路適入平果山中三月

盧作錦家

上入桂林遣使往湖南慰勞督師之與是何騰蛟趙其兵一衛微情閣臣四川文安之雲南王應熊又以周堪賢郭都察劉述生為六卿丁時魁金堡等為給事清巡撫修養甲在廣州改板臣學道袁彭年為布政使羅定道王子為樞察使海道張調鼎為學道布政使歐忠為廣西巡撫都司胡曰恭為報道監道李光垣守道潘曾璋海道楊錫璜惠湘道李文南道丁車玉監軍道楊成俱清師盧作清師受清師見約委任是月

上在桂林聞平果亦陷故幸全州會試岡州巡兵劉永龍

以兵至全州內監王坤清赴之暨式招堅留不允因自請保守桂林得以提兵焦璉統兵八千至協式招戰守相機恢復當是時清師屠城自廣志勇已全平樂界以式招乘吏兵二部尚書焦璉為都督封陳邦傳恩恩矣守昭平魏豹為清東將軍出鎮海上封劉永龍為安國公錦衣指揮馬吉翔嚴雲從郭承吳等皆為伯御史毛登登爭以為不可吉翔激承龍腸上杖責登并吳德遠萬六吉則湘客等從官多人以為謀官言事乃盡職非趙祖論救得免承龍以兵三千遣標將援桂林自奉

上幸武岡以巡撫嚴起恒為大學士清兵陷平樂陳邦傳

盧作賦仲明

走是遠防封舉人黎獻叛迎逃于平樂道旁羅髮至桂林城外招降不敢近城即逃去左江潯州皆陷于是武宣蒙州遷江橫州永淳南寧武緣諸處皆不守矣式招請以靖江王恭睿王之梅為監軍道同守桂林清兵圍攻甚急式招與焦璉悉力守禦武岡援兵以乏詢清去尋因陳邦傳以甘竹難余龍兵萬五千人向廣州界戰李成棟兵七陽朔自奔兵東向未幾而學士陳子壯張家玉兵俱起復東光高明等縣成棟往來追擊不敢西犯桂林稍定是時清遣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人各統兵犯湖南之興寧何騰蛟却永忠等退保衡州張先聲走竄慶湖北巡撫堵胤錫退保永定衛忠貞營

李赤心等攻荆不下遂退向歸州巫山馬進忠王有才等走入五溪山中先是利承龍在武岡受何騰蛟節制騰蛟以藤溪之捷請加却永忠援勳左將軍張光壁右將軍承龍心悅之今以長沙總兵王進才兵與督標兵因市物爭鬪焚劫而散總督何騰蛟家丁植之登舟走至安仁衡州府與國州知州章曠兵自平江走竄慶王進才走辰州狼兵營總兵車過春至甯慶索餉三千不守甯慶而入粵承龍全以罪歸總督請解其兵權召入光壁等各抗論承龍再植騰蛟以國事大義辭之時上在全州督師待即于元謀參議鄭元御史傅作霖俱以迎應至是年七月浙閩雷平伯張名振齊稱清提督吳



勝北巡撫土國寶為力役共圖恢復江南名振以海樓  
千錫水陸兵十萬約期齊舉舟泊崇明為颶風壞舟溺  
六萬餘人召振回舟山吳勝北謀泄父子皆死劉承胤  
劫王坤北唐賊周昂瀚于

唐王坤北唐賊周昂瀚于

上蘇州日詔王坤于永州安置承胤聞張光壁至官處是

甚同

甚乃從請命騰蛟督諸鎮守衡州五月清兵犯衡州節

承忠守俱戰敗走德兵黃朝選被執德督之與蔡何

騰蛟退守永州湖南巡撫章福卒于永安縣城守者漢

將趙印選胡一清守城陷相率德兵王乞成走長州劉

陽德兵童英叛降清衡州標鎮試自強探官衛民舍到

府乘走永川路遇虛尚標奪自強所掠輜重八月清兵

別守州

犯竊慶劉承胤拒戰敗城陷使人報武岡而叛降于清

馬吉翔等請

上夜幸靖州由通道縣入臨境出古泥以達柳州時有土

司覃鳴珂與守道龍文明相攻遂大掠柳州為珂乃副

將覃遇春之子初遇春從河騰蛟于湖南清歸入桂林陳

兵索餉式報騰蛟惡之比至柳州龍文明承督撫倣倣

與遇春飲解散其部曲悅遇春至桂林誅之及

上至古泥為珂訴其父冤從行者詳不詳始末遂云不知

鳴珂率眾苗兵攻文明文明敗走入柳州苗兵大掠于

城天及

上冊中

上章象州清兵在湖南永州六陷都永忠盧鼎等俱至桂  
林何騰蛟嚴起恒刻湘客皆至與留守瞿式耜分地  
仰諸將自為守式耜躬先督兵攻復陽州及樂平府陳  
邦傳六由賓州復潯州合兵復梧州于是全省俱定請  
車駕回桂林十一月

上由象州至桂林瞿式耜嚴起恒王化澄並相騰蛟督師

出全州王中龍天奇掌司札監事馬吉翔于崇粟擬封

吉臨振兵胡長蔭明伯王化遠江寧伯

孫永曆二年

上在桂林百官朝賀先是清帥蕭王統兵于丙戌冬至漢

中賊賊守將劉進忠降之問賊賊所在進忠云在順慶

之金山舖為西克益亭二縣地去此千四百里疾馳五

晝夜可到賊賊初以進忠守朝天關不意有清兵未且

歲暮而前驅水甲皆進忠人同一色進忠入營與清將

善射者俱指而示之一天中賊賊有頭進伏不見就近

侍詢之乃于積薪下曳出亂刀斬之賊賊既死其下李

史國孫可望諸將各潰入滇黔至是一載建蜀不通前

起陶臣文安之王應熊俱以道阻未至陶可義臨瓊州

洪天懼以舟走入雷港被執送廣州修養回用為海道

二月雲南土司沙定洲與妻萬氏叛詐稱集健兵夜襲

省城黔國公沐天波走建雄蓋因建雄天波之母弟城

中殺其後而沙詐稱建兵夜將至乘城無防守而入

王應熊虛作上  
第五

一五二〇〇 子 卷之四 頁 2 反文內



唐本非平東  
將軍

洱海道楊長知與天波守楚雄賊東平將軍孫可望知  
沙兵追天波於楚雄說稱援師由貴州魚程于三月十  
八日屠文水二十九日屠曲靖定洲辭圍走阿迷州過  
可望于蛇花口定洲賊率清兵守洱草奄可望遂取雲  
南及各府屬楊長知率兵五千迎戰孫望縣之啟明橋  
被執過降畏知不屈可望素知其名因約與尊朝廷保  
全雲貴生民畏知遂共約誓因不死然與可望抗札不  
少屈時送賊孔有德等三人各統兵入粵郝永忠兵清  
於興安入林桂大掠  
七夜半出軍何騰蛟在永寧聞警馳燒與武邦共調諸鎮  
兵入城守賊賊胡一清等各率所部至三月二十四日

唐本統新

清兵至桂林北門騰蛟等拒戰清兵自甘棠坡退去是  
時江西金聲桓起兵殺偽撫按復衣冠以拒之故有德  
等撤兵回楚孫可望至大理差人往永昌招黔國公沐  
天波天波向道府索印遣子往署道推官王開運署府  
通判劉廷標皆不付印自縊天波遣子往見可望可望  
厚待款宴三日令煉陰令劉文秀以曉曉三千疾馳奔  
湖滄橋至永昌執天波燂並紳紳熊真等可望回省城  
釋天波曰以汝一拓未附故不殺令月哈濟優養又召  
王開運弟洪運以知府用不屈自死於江江西金聲桓  
王符仁遣人間道上家疏赴南寧翰疏四月皇太子生  
王皇后出孫可望自稱永平王設官為劉文秀艾龍奇

龍奇非艾龍奇  
下回

白文選馮雙札等以一時無統遂為可望仍各稱王公  
李定國時所部兵強節多杆格可望陰與馮雙札于滇  
武場大閱兵馬數定國遣節制周細責服衆定國聞而  
怒自率所部兵萬人往攻沙定州定州據險且納接教  
化車里老棍十餘上司相為救援可望遂攻不服定國  
一戰擒定州并萬氏婦于是本邦老棍各上司皆畏定  
國而可望文秀皆憚之楊長知因以歸正屢功可望遂  
使長知與自貴州普安頂宮向泗城入粵時武邦  
璉已獲全粵長原向胡統恭奉命駐泗城防滇寇長知  
言可望有歸順意定國文秀以次至矣其兵強將勇當  
一鼓而收江楚以北定中原但非得一王爵不可執恭

唐本非平東

即賜命便宜招撫遂封以秦王爵長知輝可望悅車衆  
迎受其疏謝貢黃金五千名馬百疋長知等再至為守  
臣所阻多方陳說始建學處科且金堡等執不可并請  
罪執恭收畏知長知奏可望等推兵六千餘萬可望以  
為用何惜一封封以收人心乃反自樹敵乎  
上是之許以公爵又因督臣堵祝錫請乃封可望平遠王  
賜名朝宗定國等為國公不知可望先已受秦王爵得  
撤滇黔矣事聞諸臣又論執恭驕詔罪執恭憤不敢入  
朝六月廣東李成棟未燬成棟自粵回擊收陳子壯張  
家玉等請阻為提督修養甲性提督成棟恃功不受節  
制又得金散担密約逆劉解復寇襄使人未投誠乃封成



元安盧作九唐

棟為忠國公陳邦倚慶國公并金聲桓為棟國公王符  
仁修春甲杜永策為侯伯有差或棟清移輝廣東式相  
請回桂林蒙謀肇慶居兩省之中遂駐輝肇慶七月拜  
成棟湖明大將軍其子元隆為錦衣指揮使蒙彭年為  
左都御史彭年與成棟密謀歸國者冬十月楊畏知至  
雲南孫可望改前封不受詔又禁定國文秀等不得  
受公爵定國諸人心術可哀是時李成棟奉命攻賴州  
江西金聲桓等已復南昌胡長隆王化遠郭維京等同  
時奮應全省俱復賴州為高進庫所守毅祖得王得仁  
攻之不克求助于成棟比成棟兵出南安而清將譚泰  
統兩洪兵圍南昌得仁運救南昌成棟戰不利也屯南

德作傳

康縣十一月誅謀叛人佟養甲養甲投順為成棟所擒  
非其本意至是密使人通于清被獲而養甲不知其事  
泄乃使養甲赴梧州祭陵殺之楊柳舟中名舊輔臣何  
吾勉黃士俊入閣益國魯王在昌國街遣御史金鍾上  
書于

帝并請討清師期當是時定西侯張名依威虜侯黃斌卿  
保監國駐昌國城吏部尚書張肯堂禮部尚書吳鍾璽  
兵部尚書錢肅樂太常卿朱永祐給事徐孚遠李長祥張  
煌言翊贊戰守而南直浙間警備沿海兵火不絕鄭彩  
鄭鴻遠舟師駐沙堤劉中丞福寧義應龍張福策  
陳玄石城王朱統結塞英六王完勛宣岳在四明姚

志章盧作七年

志章在天目陳九思孫長明在蕪寧各聚眾數萬人所  
在戰攻皆連奉監國為救援  
五永曆三年清師譚泰寇南昌攻圍日久金聲桓告急  
上命何騰蛟堵錫李成棟分道援之兵未至南昌陷全  
數祖王得仁死之清師烏金王入寇湘潭馬連忠等敗  
走督師何騰蛟死之二月李成棟兵敗于信宜凌河舟  
覆落水死事聞  
上贈何騰蛟李成棟金聲桓王爵設壇諭祭以杜永和為  
兩廣總督駐廣州羅成耀鎮守南雄茶陵忠貞營兵敗  
走道州入粵總督堵錫以趙印還胡一清守衡州三  
月清寇衡州胡一清等戰敗亂錫退保道州衡永二府

盧作傳錄

皆隨孫可望又遣楊畏知至以請改封為辭而史國等  
各具奏同心擁戴之意時艾龍舟已死可望收其眾七  
萬餘人勢益強六月堵錫王肇慶加閩部使招集忠  
貞營兵與李赤心等出楚討清冬十月封於鎮懸兵皮  
熊為區國公潘鎮義師都督王祥為忠國公以防滇也  
十一月督師聞堵錫卒于軍初忠貞營入廣李元  
隆恐其為亂請移楊大福駐封川以防之赤心等既行  
大福乃遷截其後兵五千人而東焚掠四會連近震驚  
元隆請召大福入肇慶命魏豹繼殺之亂始熾是時陳  
邦傳鎮粵西橫州徐彪蔣林梁士爽各聚兵據境藉名  
保柳土實則為亂邦傳不能制聞赤心至欲借以資辨



歷與盟于平南縣以討彪等忠貞營兵遂散處省橫二州境上居民苦之邦傳亦不能堪私幸閩部之未調出楚也赤心等性銳之後既得安土不欲再出机錫屢檄不應愛憤而死十二月逆賊孔有德尚可喜寇陷廣東羅戎雅自南雄進歸是年春雷平伯張名振海樓至鎮江金山

順永曆四年春正月

上聞度崩失守問備禦之策朝王俱莫之對初七日

上登舟十四日韶州復陷十七日龍舟自肇慶發行留馬

吉翔李元蔭居守二十六日舟至梧州駐蹕江上內閣

王士俊以疾告歸二月清兵入寇圍廣州調陳邦傳高

必正東提邦傳與東鎮杜永和構隙且恐金堡與元蔭善至是奉調赴梧意在修怨有迎合其意者遂以他事論堡等因杖堡及下時魁蒙正獲劉湘容等言官連成四月高必正至時李赤心已死必正代管營務其裨將張良壽張四屬一時病歿必正疑邦傳藥死邦傳亦憾必正等久據其境乃陰使其將姚春登結連土司以誅流賊為名會因馬嵩雲李未孚等調兵土司遂相仇殺必正歸罪邦傳率所部兵西回惟邦傳東出駐師清遠縣馬吉翔駐三水縣俱現望不進兵廣東被圍久

上以城守功加杜永和為某度七月孫可望復遣使至自稱秦王訊以不願改封請依前命為使

虛作馬進志

上付在朝文武會謀內閣王化澄朱天麟謀為許之使文安之嚴起恒郭之奇謀為始事要膺日後矯誣竊美將何底極必不宜許兵部侍郎高翔掌樞事兵科徐極皆主化澄謀遂先行七月颶風傷稼覆舟求直言郭之奇言風災由滇封也前謀遂寢時籍川黔者乞允可望之請以通道西南起恒難之又內江楊鼎和至梧州亦力言主秦封之非起恒悅以禹和為兵部尚書轉劉先珍為兵科給事而化澄之謀遂不行冬十月孫可望由雲南東寇襲貴州匡國公皮熊戰敗走清浪可望使白文選追執之奪其兵又使賀九儀將兵寇遵義原秦師提兵王祥與戰于烏江河祥兵潰自刎死劉文秀兵陷嘉

定義師提兵秦輔武大定迎擊六戰六捷逆鞋文秀謀於防禦後文秀一戰大勝武大定秦輔死之舊西克巡撫李乾德以其父死于賊賊曰吾不可再辱志驅其家人與其弟升德入河死文秀已陷嘉定盧名臣陷洛州義師提兵李占春迎戰于群猪寺口而敗忠州提鎮于大海力戰不支故舟出夔峽入楚文秀既陷諸處遂兵貴陽前侍郎呂大器自身歸數載初恃秦武諸家兵欲圍匡復至是知可望文秀等雖有歸附之名定懷分據之意遂遁入獨山州積憤病疽死于是張光壁馬退忠等由湖南入黔皆附可望其勢益強地與廣西積壤十一月二日清兵寇陷廣州范承恩叛降杜永和率舟



月麻日自教

師下海入瓊州。是月五日，逆賊孔有德兵陷桂林，留守大學士兼更兵尚書崔式振提督張同慶死之。初，長沙既陷，胡一清趨印選等而走，粵衛承諸府皆不守。式振分佈一清印選無幾，楊國棟等兵扼榕江，既而全州復陷，榕江兵盡潰。一清印選走柳州，健走修仁，國棟走慶遠，報至梧州。

上乘炮船夜發，凡從從官踉蹌隨走，陳印傳在清遠，聞廣州兵子飛帆先歸，遂到從官于藤江，故部印滿發，重兵許王鳳等，內閣王化澄，吏部尚書晏清，走北流，路不通，馬吉翔、魏豹、李元蔭等，追及駕于南寧，從官稍集，飢凍者甚多，括行李，并約吉翔所獻

得四千金給散之，命胡一清趨印選率滇兵駐賓州。

解永曆五年

上在南寧，三月，使編修劉道赴貴陽，封孫可望為吳王，至平越，不得入，先是以未允奉封，可望不悅，曰：古來過亂世，帝稱王者，不知凡幾，王莽專橫，司馬文難，道不是做得來，楊畏知從容，向可望曰：但是假，終不若真足以服人心耳，可望然不悅，畏知因請再至南寧，議之，可望使備九儀，張勝、張明志等，率兵護送，宴令求阻封者，甘心焉，九儀使人散楊畏和于息，奮關，與嚴起，恒議不合，即舟中殺之，投尸于水，流三十里，有巾首之置岸而去，劉克珍、吳霖、張載、述等，同時被害。

雲各作僕不里

上不得已，夏五月，更封可望為秦王，遣賀九儀、賈冊室去，楊畏知劾九儀、賊殺大臣，六月，上用畏知，加禮部侍郎，入閣辦事，可望既受秦王爵，乃借用黃鐵、白旄，怒畏知劾九儀，使指揮鄭國以兵扼畏知，回黔，畏知見可望，大罵，送賊終不可有為，取頭上中情，擲其面，可望殺之，李定國、劉文秀收長知尸葬之，共恨可望之強橫不止矣，九月，陳印傳、板障、逆賊孔有德、南寧、震怒，詠走廣南，自瀨江發舟，距連兵，歷五十里，趨印選，胡一清以敗兵，同馬吉翔、魏豹、魏類、魏請駕棄舟從陸，由土司安平下雷陣，一路進發，諸蠻各具糧餉，及從行官夫役，孫可望遣其將狄三品、高文貴、陳國

龍未迎，并致書從官云：南寧如不守，當如安陸。上從之，李定國自率所部馬步精銳十萬出靖州，可望怒定國擁朝廷東下湖南，使為雙禮馬，進志率兵五萬俱行，陰以相制，又使鄭國隨駕所在防衛之，文武隨行者，水行至山州，起陸，由結倫土司界向鎮安，山路崎嶇，于路中，土司各以夫役，應給從官，自九月起行，各官家眷人口，始行計三萬餘人，在路逃亡病故，及至安陸，僅二千九百餘人，閏五月始到安陸，改名安龍，孫可望令范應旭知府事，王歲、月、康、稔、內、自、皇、宮、及文武百官所需糧米，皆范應旭，鄭國與提塘張應科，連舟板，可望逆賊孔有德，自廣西以清兵七百騎出河池



今虛作會

州向黔大兵駐柳州接應可望乃議進兵使馮雙禮率馬步八萬人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率兵八萬由鎮遠出沅州令于武岡以攻取桂林劉文秀張光壁由永寧取徐州白文選由遵義取重慶會於嘉定以圖復成都步騎各五萬人可望以疏聞  
上封李定國西寧王劉文秀南康王餘各加公侯有差是時清將墨勒根蝦共逆賊吳三桂由漢中統馬步兵十萬人入川據成都叙州重慶保寧劉文秀由烏撒播州攻西川吳三桂等戰敗退守保寧文秀既復成都又深入過滄溪連溪二縣清兵三路合擊文秀敗回可望請奪其王爵

永曆六年

上在安龍西寧王李定國攻靖州沅州武岡皆收復逆賊孔有德退守桂林李定國由西延大坪疾趨廣州擊清於全州敗之再擊敗于岩關賊逃入桂林秋七月四日復桂林誅逆賊孔有德定國獲陳邦傳并其子曾而送行在誅之九月西寧王李定國復衡州宗王朱容藩自平樂陷後避入辰州山谷間招集僧兵三千人又集義勇及潰兵二萬人散出入于辰常境上又胡一清題印選曹志建馬寶等自南敗寧復尚在粵西毛聚深山聞定國至各率兵來歸民間亦多起義兵以應者敵勢大振孫可望亦至沅州令白文選張原攻辰州下之殺清

皇明末造錄 卷上

仲徐勇是時湖南齊然戎兵四集長沙一帶清兵皆奔潰中原士民日望王師之至

永曆七年

上在安龍七月清帥啟程王率滿漢兵二十萬至湖南十一月三日西寧王李定國迎擊于衡州境上大戰竟日定國併走逆首自率精騎三千追之去大營數十里過山險我伏兵起斬之定國收兵屯武岡秦王孫可望促定國退兵長沙定國不聽定國往桂林入勝後兵四十餘萬我象百隻現據賊騎八萬行事不稟可望約束可望惡之又因為雙禮與定國爭擒獲相搆怨可望召之赴沅議事將以謀殺之定國覺其意辭不行逃率所部

終國賴虛作圖

撤虛作撤

精騎五萬人走東安全州以入粵可望自率兵追之清折兵失大將其別將將終國賴等仍入寇寶慶與可望遇於花街子可望將中軍馮雙禮左軍白文選右軍楊武馮萬寶後軍楊國賴見可望旗盡力攻之殺傷相當可望急入楊武軍諸營望見旗走逆潰惟西雙禮一軍不動國賴登衡州之失不敢退各引兵逐逐以武岡寶慶分界守李定國各定廣西由懷集東攻肇慶圍之逆賊尚可喜清兵未獲相持不能克時可望戰不利退還辰州劉文秀攻常德圍十日撤兵回可望令文秀守雲南而自來黔每賊害宗室益楚蜀亂于黔者甚多雖民間訟事可望立意必以朱姓為非而害之冬十二



月

上在安龍。益書。日會覽。自南寧遠徙以後。滇黔二省地方官皆可望委任。行在文武官守將。承可望意。更相交通。

金術國虛

上密與內監張福祿。金術國曰。秦王待朕無禮。朕欲徵。使人往西寧王營。莫出於險。福祿等承諭。即口奉。貞毓等。于是貞毓撰。因文安侯馬吉翔與鄭國孫應。封李定國為晉王。并召之迎。

寫。復遣周官傳諭。時馬吉翔在南寧。有別議。新白之國。言。運南寧。言密救事。且言定國得救。感激流涕。不日且至。

安龍迎駕。吉翔恐俱。諷議新具報疏。言晉藩極感。以定其事。又陰使從塘王愛飛報可望。可望怒。使鄭國。伴傳吉翔于南寧。令與行在官吳貞毓等對理。

甲永曆八年春正月。

上在安龍。是月初六日。孫可望遣指揮鄭國王愛見。上。索首事之人。

上曰。此事不關安龍諸臣。國等怒目而出。至朝房。據擊吳貞毓等。又入宮。孝內監張福祿。金術國。宮中大震。鄭國既親貞毓等。以極刑拷訊。貞毓曰。凡事惟宰相主持。我約定國討可望。是實。何與諸人事。然吉翔已稱報一十八人姓名。某主謀。某具稿。某盜寶。羅織定案。即請朝廷裁。

閩九虛作元酒

上不得已。付廷臣公議。至二月十三日。遂殺刑部給事張。鑄內監張福祿。金術國。交連翰林編修許胤。李開元。御史李順。胡士瑞。部郎徐極。楊鍾。趙廣。尚書。周允吉。朱議。朱東。且任斗。墟。楊士佳。總兵鄭允。陳。皆斬。吳貞毓。以大。賜。各懷。賦詩。安慰。

皇躬而元百姓。哀之後。建祠以祭。稱十八先生。馬又立。其地。題曰十八子。成仁處。可望憾定國。益甚。願以方。重兵在外。不敢輕。仍厚養其妻子。於雲南。定國。防可望。襲之。秋。月。昔王李定國。即復廣東高州府。雷州。廉州。俱復。又由高涼東攻陽春。陽江。下之。遂進國。

新會

甲永曆九年

上在安龍。昔王李定國攻新會。屢敗。逆賊尚可喜。自新會西北高。摩雷。俱收復。順德。以東。賊兵據守。先是清。即救。王。敗。沒于。衡州。清以。逆賊。洪。承。疇。為。五。省。總。駐。師。湖。北。相。視。戰。守。秋。八。月。二。十。四。日。清。帥。朱。馬。刺。宜。永。柱。統。滿。兵。五。萬。田。雅。張。杰。率。漢。兵。五。萬。寇。昌。國。乘。夜。霧。以。舟。楫。渡。金。堂。平。明。圍。昌。國。城。定。西。侯。張。名。振。戰。敗。走。圍。攻。十。日。賊。兵。被。炮。火。傷。數。千。人。報。不。能。破。撤。兵。去。城。內。有。五。善。長。者。叛。射。書。城。外。約。內。應。至。九。月。二。日。賊。城。破。總。兵。馬。杰。文。玉。海。得。功。皆。巷。戰。死。名。振。兄。名。揚。驅。



老幼聞門自焚死。在城尚書張肯堂、李向中、太常卿朱  
永祐、却即預明祥奇、自縊死。尚書吳鍾鑿、積薪于孔廟  
自焚死。清以提督高拱極兵三千守之。時戚虜侯黃斌  
卿已死。其下有安祥將軍劉世勳、武源將軍陶大定、皆  
自焚死。總兵蔡繼、迎戰于小南門。力竭被殺。提兵馬  
信戰死于城頭。

順永曆十年春正月。

上在安龍。晉王李定國圍新會日久。城中糧盡。食牛馬亦  
盡。逆賊尚可喜請清兵至。定國敗。回南寧。欲由安龍入  
滇。可望倚知。先使白文選促  
上移黔。又令心腹葉應楨。隨文選赴安龍。于是合宮震動。

文選下淚曰。臣可保

駕無虞。遂以定國無他志。報可望。以車徒未集。陰得還留  
數日。俟定國至。遂奉

上由安南衛。西走雲南。文選東回黔。可望復使率兵至由  
靖。以逮宮。駕文選竟與定國俱至滇。可望使人責讓文  
選。文選言定國控制難與爭。不若俟便。幾圖為上計。時  
守滇者乃劉文秀。其都督王尚禮。王自奇。賈九儀。等各  
兵萬人。皆文秀所轄。文秀亦意在保衛。宮駕陽與三人  
密議城守。而自以數騎往會定國。曰。我輩為貪官汚吏  
所逼。因而造反。將朝廷社稷傾覆。寔我等有負于國家。  
國家無負于我輩。即今

上是

烈皇帝嫡派之弟。不若同心共保。倘得藉滇黔以恢復中  
原。那時封妻蔭子。榮歸故里也。得個青史留芳。如只跟  
秦王胡亂作為。雖稱王稱公。到底不得歸正。但我輩今  
日以秦王為董卓。恐董卓之後。又換一個曹操。定國指  
天自誓。文秀于是迎

駕入雲南府。時永曆十年夏四月也。

上在雲南。劉文秀偕言秦王尊朝廷。我輩當遵秦王以尊  
朝廷。

上居可望府中。各官依朝禮。朝見。賜李定國晉王冊寶。劉  
文秀蜀王冊寶。艾龍奇子承業。為鎮國將軍。官廷安事。

白文選為鞏國公。王尚禮為保國公。王自奇為慶國公。  
賈九儀為保康侯。馬吉翔仍以文安侯入閣辦事。又以  
晉王李定國掌中書批務。金維新為行在吏部左侍郎。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龔葵為兵部左侍郎。遣白文選  
往黔。招可望回滇。以各屬府縣錢糧歸戶部。文官聽吏  
部陞選。武官由兵部。其各處鎮守都督。提兵部司守備。  
以及馬步軍兵。悉聽定國統領調遣。劉文秀以蜀王官  
招討。經畧川廣。可望以妻子在雲南。蓄謀不軌。勳  
訂永曆十一年春正月。  
上在雲南。使東昌侯張申送可望妻子家口三千餘人。并  
金寶輜重赴黔。或諫



上留之以繫其心

上曰昔楚項且不留漢高家屬宜朕以天子而為之對曰

上不記安龍事乎

上曰在可望則可朕則不可于是聽其搬運絳絲千里車

馬和望可望既得妻子無復顧忌遂大言曰上負我

定國文秀叛我逆奪白文選軍國公教印決意反以兵

犯關時可望所部七十餘萬諸鎮自楚越至者皆聚于

黔前後定國陣沒者不及三萬人文秀所統滇兵亦少

恐有此交亂消息上下震恐然人心忿恨可望而馬惟

兵馬進志與寶三人以同姓稱兄弟為腹心又與文選

至舉共謀助李定國乃從容向可望曰文選乃心背舊

人諸將才望無出其右者某等探知前在雲南初亦不

肯受封奈屢辭不允并為定國所勸不得已受之使其

心果向外必不敢來既來而奪其兵則夫人心誠重用

之彼必感恩同盡心力矣可望遂信其言即命馮雙禮

守貴州乃以文選為大將軍總統各營兵馬領諸將前

往自率大軍隨後晉王李定國將兵至三岔拒賊秋九

月十四日文選兵二千餘至交水札營輕騎向定國營

具言其事遂領所部盡歸定國定國就請封文選

上封文選為單昌王遣文女庚馬吉翔費教印即視師與

賞時定國文選距交水二十里可望至交水因德統之

突欲引兵回黔與寶伴為切齒曰我乃為賊賊所欺今

行

信虛作結

當手縛之中食其肉且一人去何足為重輕而廢大事耶烏惟思又言王部下戰時勇士甚眾今文選一人有不為多無不為少此處兵馬做一個明白可望又信其言即令吳川成張勝與馬寶等率兵四千由尋甸間道至嵩明以屯雲南曰兩首齊出省城必虛因使馬寶張勝武大定暗帶人馬由東川土司界上去而自將兵與定國會戰十九日可望率精騎五千直冲定國營前馬惟與先自奔走全軍遂潰可望逃回貴州與寶武大定俱投誠惟張勝率兵直犯雲南時城中精銳悉出只老弱千人守雉堞保國公王尚札謀叛應賊然國公沐天波覺之因同魏豹挾與入朝以兵守之王安等拒戰

於城外張勝燒城外民居而城中無慮六撤兵去可望既敗走定國慮者城有失使文秀文選東逃自引兵還救根李過張勝於橫水塘大戰竟日擒張勝珠之王尚札服毒死文秀文選逃可望至貴州而馮雙禮以定國舊有恩遂詔可望曰退兵至平坝可望又信之不及帶妻子以百餘騎急行曰汝可斷後並載官眷指重向鎮遠來馮雙禮回載其子女玉帛回文秀至雲南上封馮雙禮為廣陽王馬進忠為洪陽王馬惟與與寶賀九儀俱進封公秋三品王會張光舉以諂附可望俱降爵有差不十月上遣使問道渡海封朱成公為延平王張名振為定西侯

朱成公虛作結  
功下回



命帥師討清，收復江南州郡，與湖南為聲援。時可望自青陽奔至鎮遠，僅七人，七騎，連夜走入靖州，舊有女眷百餘人，并標將程萬里等兵千人，盡奔武岡，先遣人到甯慶，向長沙報捷。賊洪承疇軍前，初洪承疇至長沙，洞兵入寇，已經三載，地或得復，失兵或勝，又收，終不能盜據湖南，心甚憂慮，聞可望欲降，遂大喜，特寶慶提兵許天龍王平等，疑其有詐，嚴城守，承疇急下令督撫祖澤表，即守及提兵官皆速迎，可望于界上，可望至紫陽河，許天龍王平渡河相見，至甯慶，表即守郊迎，至長沙，承疇率文武官迎于道傍，入公館，款宴三日，備車馬餞送，可望于無。

永曆十二年春正月。

上在雲南，孫可望獲髮，清封為義王，并其子為將軍，程萬里等二十二人，皆草京牛，使為嚮導。二月，清分遣楚蜀粵三路入寇貴州，晉王李定國使將軍劉正國楊武等守三城，紅關諸要，以防蜀，使漢陽王馬進忠馬奇等駐守貴州。四月二十四日，蜀王劉文秀病卒于真慶園。公王自奇、永壽伯聞有才，殺提兵徐祐，定國自率兵討之，自奇為亂兵所殺，執有才于永昌，誅之。是時逆賊洪承疇乘滇黔多故，招誘湖南粵西各府，屯可望將士兵卒，令程萬里等為嚮導，通之，叛去甚眾，而晉王部下五十餘萬，前後數年攻討，驍勇將士，斗死八九，至王自

奇叛攻昌，又傷兵卒數千，貴州遂不能守。四月，清兵自蜀至三城，坡劉正國兵敗，由水西奔回雲南。清兵陷遵義，又自楚至鎮遠，遂抵貴陽。馬進忠等亦敗走。五月，清自蜀入寇，楊武戰敗于開州之側，流水清自粵寇獨山。川六月。

上憶吳貞毓建議冊封晉王，眾建諸侯，以匡王國，机事不密，為秦黨內監龐天壽所覺，遂起大獄，殺吳貞毓等于安龍。至是，命法部議諸逆贈，共二十人，吳貞毓贈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諡文忠。且舉人楊長和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諡文烈。陝西人鄭允元贈太子太傅，光祿大夫，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武安侯，諡

武簡。而直人蔣乾昌贈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福建人張錫贈刑部右侍郎，而直人徐極贈兵部右侍郎。江西人楊燿贈工部右侍郎，江西人蔡煥贈通政司左通政。江西人趙曆為贈大理寺正卿，江西人李順甫直人胡士瑞，江西人周允吉，江西人朱儀，長宗室各贈右倉部御史，李開元贈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湖南人陳慶瑞贈左春坊左諭德，貴州人林青陽贈太常寺正卿。湖南人劉謙新贈光祿寺正卿，江西人易士佳贈太僕寺正卿，江西人任斗墟贈太常寺正卿，浙江人朱東旦贈太僕寺少卿，四川人是年春二月，忠孝伯朱成公，即



上自行在遣使册封太平王并令進兵遂與之西侯張石  
振共攻昌國城清提督高拱極戰敗斬之獲其全軍復  
昌國衛三月張名振病反卒部下將卒歸於成公成公兵力  
益盛浙直士民無不望其戮力

皇朝恢復疆土者秋七月清兵三路入寇滇黔其帥信即  
王統旗兵由襄陽荆門涉瀘水期會于楊老堡至貴陽  
向烏撒以犯曲靖為中路逆賊吳三桂統部下將卒自  
漢中保寧成都至建昌以犯姚安為西路羅趙兩酋統  
旗兵自桂林慶遠東蘭泗城土司抄入犯禮札站渡盤  
江之南為南路

上賜晉王李定國旌鉞出師討虜與馮雙禮等扼難公紫

圖復貴州定國別遣白文選將四萬人守七星關祇生  
界次師示向遵義以牽制蜀來之寇十二月逆賊吳三  
桂出遵義由水西以趨天生橋入烏撒白文選棄七星  
關走回雷益又泗城州土官岑德祿叛謀趙首入安龍  
定國使懷仁侯吳子聖禦之敗績先是李定國欲統兵  
渡盤江至倘塘令文選守七星關以堵禦貴陽之賊丹  
遣兵將以助守姚安乃發兵渡盤江橋而江水自橋下  
忽涌高上橋二三丈兵馬不能渡定國以羊豕祭之次  
日水退方渡而水涌如前再祭再退三渡三涌定國曰  
天不使我渡此江耶乃由盤江回師擊賊戰敗于羅安  
凉水井及聞賊兵走泗城聞道已至禮札站腰背受敵

鄧士康

逆撤兵回令白文選守曲靖而自往救姚安于路知姚  
安亦陷遂統兵回行在十二月七日內監李崇貴由尋甸  
聞道回馬吉期決計入緬晉王李定國兵回雲南知馬  
吉期已定入緬之計定國見賊兵三面且至雲南猝難  
固守不得已從其議  
上命黔國公沐天波提兵潘世榮先往緬甸是日召李崇  
貴隨獲東宮十五日  
車駕出城諸文武扈從吉王應燧陪乘松滋王儼攝奉寧  
侯王惟恭文安侯馬吉期吏部尚書鄧士康等眷屬四千  
三百餘人提兵斬統武領護衛馬兵一千二百步兵二  
千四百餘名依路進發

皇明末造錄卷上終



# 東造錄下

皇明末造錄卷下

舊京孤臣金鐘編輯  
海濱遺民董本削定

## 入緬紀畧

紀永曆十三年春正月四日

上駐蹕永昌，下罪已詔。晉王李定國繼上旄鉞，待罪自請削秩，不許。初十日，清臨雲南城。二月，白文選兵敗于玉龍關。初，又選自雷益追及車駕同行。定國留之，斷後。至是，又敗賊兵。以二月二日出雲南，向永昌進。初十日，王國勛兵敗于普明。十五日，賊兵至大理之玉龍關。白文選、張光昇、陳勝等大敗俱敗。由沙木可走鎮遠土司。

## 盧作勝越

總兵呂三青被殺，永昌聞報，使馬吉翔隨

馬往騰衝。晉王李定國伏兵潞江之高黎貢山中，以擊賊。十八日，逆賊吳三桂率清兵趙羅二酋等兵抵永昌。時景東大理鎮遠以至永昌等府俱叛。白文選兵退至金南，各營兵尚九萬餘人。僅揚武營三千人到。餘各散走山谷。二十一日，逆賊吳三桂等前軍過潞江，獲仗兵起。人敗之，斬首數千級。羅趙二酋謂中國與服已止于此。不若就此畫界各守。逆賊吳三桂曰：草不除根，萌井依舊。况李定國白文選皆百戰將，若非孫可望好誠，終累招徠。數年以來，精銳自鎖，則我等今日豈易到此。再據年載，早苦所謂一勞而永逸也。眾首始聽其言。忽有陸

再據年載  
作孫可望



貴生叛向賊漢李定國兵机云：逆賊吳三桂等乃分佈精兵先蹂代電而大隊由正路入犯殺傷相當賊三桂折章京牛標數人晉王麾下名望王璽二將亦戰死晉王知其謀洩走入兩司更扼磨盤山大戰賊追兵數千人逆賊三桂等駐兵兩司時

駕已到千崖馬吉翔請速行黑夜不識路徑方向走到天明猶在千崖文武各官輻重皆被各營亂兵劫掠次日尋上大路各家尋覓人口依序進發行至羅必思莊與順真甸交界平陽侯孫崇雅兵叛橫截道路其有隨行不及者皆為所掠二十六日至暮木河十里即交緬境先使人入諭始開關猶勸從官盡棄所攜兵器然後放

盧中作滿漢

入先是一日在銅壁關外新統武帶兵三百餘私往京路自去而獲駕寒：不二百人至緬緬人阻關要去弓刀眾猶不允滿標曰：必是見我等人多生疑不若棄去以釋彼疑吉翔曰：我等今在關外倘關門不納則進退兩難于是二人矯傳上命去弓刀充塞道路緬人拾取以去是日進關至望漢土司思綿迎入土城書為宣撫司屬永昌自萬曆三十三年緬首請救于中國不為發兵後緬首竟絕貢始占據其地又原道沐天波潘世榮復來迎見

上慰勞之緬官迎接有獻二十九日  
上駐蹕行營沐天波與皇親王惟恭內監李崇奇等計議

海虛日船

保 東宮進茶山  
皇上入緬 東宮在茶山猶可調度各營即上亦可藉外兵之勢相應援不則孤軍深入內外不通不可不慮 皇后不允二月初一日至河濱緬酋以舟四隻東迎一時舟艙湧貴小航非十金不得緬人言可越馬疋往陸路船到彼地時陸路亦到其文武眷屬在騰越尚有四千餘人至是查點只一千八百七十五人舟行者八百九十六人陸行者九百七十九人馬九百四十五疋初四日馬吉翔江國泰各催舟隨上起行

太后 東宮侯緬舟二隻于初六日方行諸文武先後苑舟至初八日盡行岷王及總兵潘世榮太僕寺齊璣內監江國泰又帶有兵千餘馬二千疋俱由陸路期會于緬甸十八日

上舟至井板地方是時李定國已自潞江走孟良白文選走水預未幾文選又率兵入緬緬使人至井板報稱我滇黔護駕兵數萬于路驚惶緬人求撤止之文選欲攻戰又恐  
上在內不便扎營數日走向孟良而去是日象文武于上舟前計議有行人司任國璽鄧凱爾賚敷行次日報各營退去乃敕敕不果行三月十九日照國公沐天波率亭侯王惟恭尚書鄧士第提兵王啟隆滿標等集樹林



下沐天波言緬酋待我等日薦無禮不可深入不若就此履走護勒沙向孟良孟養界上去由大撒可達交趾馬吉翔曰

皇上三宮交付眾位我從此不啻保護事眾乃太息各散後知吉翔之國在先有約是以定國撤營往安南時云只管入緬俟我有的定真信方可出來及偵探人報到始知白文選兵已先于本月初六日抵阿哇城下迎駕不遇扎營五日其路程相隔不六十里探事人不得知車駕所在遂起營去又探得我眾姓家眷走旱路者滿世崇齊環等被緬人知兵士無鎧甲兵器于路掠殺或分給土人為奴多自盡此是有家眷者行二十來日被盡

方動手其單身無妻子者岷王之子并眾有八十人行有一月多路彼處有一小國緬國昔年發兵征之方順近日聽知天朝有兵入緬彼處又反彼國人與單身人言我國王為緬所壞汝等可在此幫助我俟兵到日同出迎戰故多人皆留住其地眾姓走陸路者三月十七日又有幾百到阿哇城隔河者并梗地方下營緬酋疑係圖謀應援者發緬兵圍之損傷我許多人其未死者分散各處去四月夢漢又來報有將領初三某英勇之極今以兵來迎馬吉翔行報已備請勅往諭馬吉翔見其來意和緩乃舉錦衣指拒丁調鼎考功郎中楊生芬二人往後至五月望後方還吉翔又傳諭守關者言

駕已航海往閩自後我兵來不許入緬云五月初四日緬酋差緬官十二員龍舟二隻鼓樂迎導初五日離井梗初七日到阿哇城隔河扎營初八日到者于梗地方平坦處蓋茅屋十間為

上行宮以竹編圍四面如城我兵每日百人輪班護守各文武自備竹茅結屋四周初九日緬酋進貢極備方物上亦賜緬人金帛緬人言稟過王子再來領是月差御史即昌期提兵馬雄飛入緬城以國璽對驗及見黔國公征蠻將軍印方信曰萬曆三十三年其國以塔奪翁土地請救于中國中國不肯以兵救遂罷貢至今五十五年矣二使臣亦未見緬酋而歸二十一日御史任國璽

奏進設一廠每日輪派官一員查點護衛兵後夜則支更巡守其官員前列燈毬火炬隨從提壺擊鼓以為警有通事原德雲而昆明縣人一日對靖東將軍魏豹言巡夜以防小人今怪謹如此何能巡緝小人前日入關時若不棄弓刀衣甲則緬王已准備遠迎矣到今今識破行藏而今又如此光景則外邦益輕中國矣但不知大明一統好江山因何輕易失與流賊又失與韃子虛本在祖奇我外邦已久聞中國有文戰大將曹文詔黃得功祖大統黑雲龍左良玉等兵馬也有一二百萬即洪永時也不是等閒的目今承疇三桂為何又替清兵來做大帥要滅主人魏豹遂將洪吳二逆賊事貢一一說與通事



通事曰忠臣不事二君犬馬猶知報恩你中國出了這些逆叛壞人天下如何不失只今晉王李定國白文選等又吃虧孫可望自家內裡爭戰以致滇黔失陷來我這地方避兵我看這幾多老翁越發不像個與王國爵的人就有晉王也是一本難支大厦也通事見馬吉翔同沐國公即辭去八月十四日緬酋傳要沐國公過河去并索五月答貢禮物

上賜以金鼎杯二隻綵緞絳絲各二十疋沐天波至緬城與小國土司官一體見緬酋上坐燕首含笑不語天波不獲已從之歸而大慟眾官多譏議之天波曰舊日外邦蠻夷入貢酋長至黔國府待前旬拜跪階下不敢仰

視至今而反屈于彼因我國君臣避難失勢如強執不從恐禍生不測今又象怨于我及詢訪通事始知緬俗以八月十五日各蠻來貢是日要沐天波送中國禮物以張威勢于諸蠻時有禮部員外楊在行人司任國盟各具本勅奏天波辱國留中不下是月上病足緬俗信禱祀而無醫藥日夜痛楚不安諸臣于竹城之外四方造亭四所每日誦飲不休

上聞而怒使小閣傳諭切責之着錦衣衛趙明鑑持符拆去九月十九日緬酋進稱殺

上命分給文武官十月禮部及監員進新曆是年六月延平王朱成公統水師三十萬由崇明進次洋子江克復

傲堂作數

鎮江及瓜州大敗清兵于金山龍潭斬馘五萬餘人遂攻圍南京城刻期恢復沿江一帶州縣望風歸附七月清提督卽廷任繳調松江提兵梁化鳳入援化鳳初已抒誠于我率兵至丹陽因放化鳳過入南京城後來成公日久懈弛放兵四出梁化鳳忽心變出不意夜襲我營成公因戰敗退師士民失望孝廉鄒延琦悲憤疽發背而卒

順承曆十四年春正月朔上在緬之精梗各官朝賀免朝三月晉王李定國及白文選合兵攻緬索迎官駕不獲大敗緬兵于瑞羊岳七月緬酋請沐國公過河沐辭不去緬使曰此去不似先

瓜室作多

前及見時前降階鞠躬列坐通事傳言乃知我各營兵又將近阿哇城李定國白文選初三昇等各統所部于永昌鎮沈順寧三府大勝清兵欲圖恢復等事九月晉王李定國本到迎駕云臣自磨盤嶺至今前後三十本未知曾到否今與緬王相約以何地方交迭其時緬酋差人送本諸臣遲疑在內並未計議出緬之策緬官求教一道即去其迎駕各營兵久候無的實又拔營而去十月遣官詢緬民兵持情實緬民云中國各將官只知在緬地方聚落焚掠即要我國贈象幾隻兵馬糧餉相助也要好講奈一營去一營又來來時又不着定跟尋好瓜就動刀截村民遠逃懸從何知得一個信息



時禮部侍郎潘珙有弟瑛能編造每多飾說以悅

上意御史郭昌期馬吉翔奏稱其志貞可嘉行李蕭條

上賜黃金三兩陞河南道尋改兵科給事烏沙知府王祖

望善岐黃中宮有病召入用藥病痊命下吏部將王祖

望補用吏部以戶部浙江司擬復

上命改擬回奏以主客司銜復之始依用太常博士郭居

詔一本為停止不悉之務仰祈備省等事內有使馬吉

翔及各員自銜自錄而未嘗有一奇畫善策以求出納

等語旨下該衙門知道是日以任國璽為江西道御

史郭居詔知州璽附吉翔以求轉御史遂一本勅國璽

而國璽亦一本恭奉詔

上召而質在緬日久大臣有危日不火或三日無吹烟者

馬吉翔奏之

上頤內無餘物將寶璽付掌庫司李國用命碎之國用叩

頭曰臣萬死不敢碎此寶次日吉翔國泰二人將黃金

寶璽鑿碎散給貧乏各員時有得二兩一兩以至八錢

不等通判王昇斷放五日辭金不受

上以御史朱為史兵二部尚書先是十二年春任國璽一

本請東宮開講奉旨秋涼舉行後以違誓日忘入

緬又經一載餘至是旨下任國璽有何言可進呈覽

國璽將尔木某要上之與璽內監李崇貴等乃益府刑

承奉每清東宮請書又將養正圖乃萬曆初大臣纂註

皇明末造錄 卷下

古帝王政定可為勸戒者幼東宮省玩索肯嘗向人

言朕朝皇帝多壞在戎革幼伴東宮誘引戲耍運樂及

長大登位日以戲色玩好犬馬珍奇盡感心志疎遠賢

臣不省正道今國泰所為亦如此

時永曆十五年春正月朔

上在緬甸之檣樑百官朝賀元朝二月二十八日華昌王

白文選盡遣緬民至檣樑入奏云不敢領兵進進恐緬

人言上也必要他自送出為上策

上諭諭以奇兵來救切及後白文選等九營兵十三萬

札營於阿囉城對河放大砲准定攻城終以不知卑

罵在何處遂不敢攻先是正月晉王李定國與緬人戰

於洞均白文選助之大敗緬兵殺數千人緬終不肯送

駕出洞均與檣樑尚遠并枕與檣樑而地隔一大河相去

七十餘里山林曲折憑險彼此阻絕不通河濶水深滿急

無一船筏我兵已搭浮橋緬兵在忽折去再十餘日緬

人言兵又去矣三月有忠義勇士洪與數十人歃血要

把東宮搶出故開一路而去去時定報吉翔國泰机

洩國泰言翔乃奏云這一夥人結盟投緬

上着錦衣衛密查內有沐國公家人李性勇力千斤去使

三十斤鐵鞭前入緬時藏鞭在身未幾緬兵王啟龍家

人李爰亦勇而精用雙刀此二人皆令其主即時處死

其餘人不究先是永曆十年有沅江上官欲請結兵救

靈作王啟隆



虛本作業師

紀微可謂兩向地方為一省者立府縣時馬吉翔欲土  
官廟萬金議至八千吉翔不允遂寢其事滿傑曾為居  
間講說今見編前狀凌已極遂追悔從前吉翔貪金賂  
僕而怨恨之二人爭鬧眾始知之五月江西道御史任  
國鼎一本為時事三不可緩事上年一本請為 東官  
開講期年不行今日危如壘卵禍急燃眉不思出險當  
日定計入編者馬吉翔也若海書七項科道侍班講軍  
務則當本國助臣皇親等

皇上為天下於此奈何吉翔議入編則入編吉翔允釋戈  
甲則釋戈甲于吉翔無以辨次日 旨下看任國鼎獻  
出編計策米國鼎又一本云能主入編者必能主乎出

倘若當日先無出編之策何以敢決入編之計今日事  
勢如此則即有丁言事之人矣次日主客引王祖望傳  
上鄧居謨各其本初吉翔是日

上傅北御自外楊在于 東官講書楊在欽賜坐曰古昔  
三公坐而論道今之侍講侍讀蓋微古意而名官也

上問之命講官坐誦楊在見與原內監李宗貴亞于旁不  
便坐次日傳賜與呈宗貴曰今日難處亂札不  
可廢日後知者謂

上賜不知者謂臣殿劫主也自後每講與坐乃出宮五月  
二十三日編前以弟奔誦白剛強乃以老避位讓弟代  
其來索質價求以其事不其遂不違質七月初七日復

守備官更通事米官彼在此方若三年當獲重賞

上及蒙古以日久空乏無以應編官舍羞忿而去十六  
日始官請人法數位過可議東眾官推延未去十八日  
編官又來以此行無他我上于伯你中國人不懷好心  
請上吃咒水即盟誓也盟後你洞好近河往來若只在  
此守守連日則也艱難十九日馬吉翔工因恭議大小  
官員俱同去准判三小內臣一老年走不動者及病不  
能行者數人而已過河者到已時存編兵三千將諸臣  
所至地圍定乃曰爾漢臣都出來吃咒水有一人不出  
來就砍斃判死眾人猶豫欲與相敵手無寸鐵且慮  
上及官圍阻共惡吉翔當日不應決計入編既誤入編

地又不該拋棄兵械遂至日中只得齊出出則俱被害  
是日

上問龍興

太后 皇后皆欲自縊侍曰

上因欲如此奈有 太后在少頃編兵入宮未敢傷人只  
掠財物而兩貴人及宮女並各官妻妾于賊未到時俱  
自縊死至日暮有通事引前編官至喝其兵曰有今在  
此不可害 皇上與沐國公而沐國公已過河死矣吉  
王慈慶自縊死編官又請

上移住沐國公府計查所存人口共二百四十有七被害  
王公及文武諸臣共四十九人松滋王儼錫宗室未議







員之他有許多功績，未曾封他為親王，以他于前月統兵入緬，米接，但隔絕于此，不得知道，又嘆滇黔百姓，六師在彼，苦累多年，今洪承疇與三桂二逆賊，領虜兵在彼，又不知百姓如何苦狀矣。十二月，逆賊吳三桂統兵入緬，要緬首將官駕送出，十二月初三日午後，有三緬官來見。

上曰：此地不便住，請移他處，你中國兵已近城，我國有調來兵馬，必由此經過，恐驚駕，言未畢，數十緬軍將上連御座指出。

太后悲泣。

上行未二三百步，即有轎三乘來請。

太后 中宮 東宮皆乘轎，其宮內大小男女御物俱未

收帶，各官家眷尚百數十人，跟走不及，後亦不知其下

落，行走一二時，以船渡過河，時天已昏黑，聽有人為米

往，目中不能辨識是何兵，至二更時到營，乃知陷賊營

中矣，次早歸老營，行百里，初五日住北，初六日復至阿

哇對河，扎營二日，已安架大砲，欲攻城，初九日，忽傳吳

三桂令起營回滇，即日長發，大小人等，于路皆有馬匹

上乘轎。

太后 中宮 東宮共轎四乘，賊營將軍提兵章京將領

直擁隨。

上轎行，早晚進膳，云奉吳三桂令，極整齊，盛以金銀盤盂。

鮮服鋪蓋，皇親宮女等，均有衣被，一路早晚有數十人供奉，皆吳三桂家人云。

太后一日間一小侍，汝家吳王在此，何不來見，小侍曰：每常在。

皇帝面前，雖在罪，多官將中，認識不出，但坐將見，躬展不與別人一樣，又有許多蝦子跟隨，東官曰：孤命十

五歲，看書史，古有以鳥紀官者，虜又以虫類紀官矣，我父子君臣，正所謂龍遊淺水遭蝦戲也，先是三月，逆

賊吳三桂以兵勢喝緬酋，緬酋聽吳三桂之說，遂將官駕送出，三桂曰：拔營回滇，是時李定國拒磨盤山，先後

與賊兵大小十餘戰，欲迎復。

乘輿終以兵少，糧乏，孤軍無援，遂走入孟良孟定，八百姓

歸等處，以圖恢復。

壬水曆十六年春三月十三日。

上回雲南賊，各官出迎。

上入公館，各官進見。

上閉目不視奏語，不答，四月二十五日。

上暴崩，東官亦遇害，是日晴天無雲，忽霹靂大震，雲霧

塞天，大雨平地水深三尺，滇人老稚悲慟，逆賊吳三桂

營中有劉輝欲討賊，反正者萬人，仇漢俱為賊所害，共

見有黑白二龍上騰天際云。

太后 中宮同日自盡，我大明一統之中華，古帝王相傳。



之天位至此難于紀次矣。嗚呼痛哉。六月二十七日。晉王季定國聞。

駕崩。不食數日。卒于猛臘。因姓成公。亦有諸子。歸漢。晉

監國子孫。駐兵臺灣。以永歷紀正朔者三十五年。後叛。將刺國助。苑球等降清。諸王子自盡者六人。

高皇帝龍種潛鱗。蒼山碧海間。不可得而見。聞矣。

孤臣金鐘曰我

永歷皇上以仁慈之主。登極于傾覆之秋。內過跋扈。外持之元兇。外首引寇。試君之巨逆。事極難矣。然使以楚川廣之版圖。不陷則財賦兵甲。猶足維持。將淵王陳之叛。亂不生。則事勢人心。尚堪戰守。更得文臣如瞿式耜。何騰蛟。武臣如焦璉。李定國。數人。嘗游卧薪陳即鞠旅。博收智勇。異能之士。以誅亂討逆。則天下事尚可為。上北跡于少康。光武下而晉宋東南之業。可坐定也。奈孫可望以賊餘孽。始而脇請王封。繼之端攝要。皆所以未遑殺逆。如莽操者。以定國兵威。足以制之。耳卒之劫。駕移兵。今逃叛亂。而半壁山河。

後隨可望而陷。逆胡南而廣。注沉而清。然一隅上落。民貧賦稅不足。以養兵。堂澳不可以禦寇。刻齒難。慮人心易合。亦易離。維

聖主數恩。忠臣盡瘁。一木固難支大厦。兵若夫舍皇入。燭本無定策。浪兵有成之。保與竟等。車馬于孤注。且自棄戈甲。徒手蹈險。致事定國。身外兵不得入。入而一河之阻。聲息不通。過難。諸臣相繼殞命。即者王。孤軍百戰。豈能汶。虞淵。捧日之功。哉嗚呼。國無不亡。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哉

皇上 東官烈日難犯。不少。蒙。璽。垢。外。烈皇帝爭光。美而試。逆大。燕。半。射。虎。以。攻。又。母。而。火。之。惡。



虛本不虛作

未有如吳三桂洪承疇之二賊者也 又曰自戊子十二月

惟惶作倉

皇上及文武諸臣惶惶去滇避亂其城上寅三月出緬歸

滇凡三載三月朔政難以悉紀然 因朝不運存亡繫焉戊戌以前人忠舊德家國王章政事刑賞紀載猶備臣惟於繼立接續首事之時撮其大要及乎入緬後地僻荒遐教誨阻絕語言不通舟車半至于此不動採輯則無傳無傳則十載下欲如帝高秀夫作馮子丁桂山不可得矣故紀人物者亦猶宋之桂山也紀出緬以入滇者亦猶帝高秀夫之絕于海也烏可以無紀耶然入緬以後非身歷險難危從在緬躬

親目親之人則其言不足信疑險難流離而非日餘生以呈歸故上者則其言傳而無徵信而有徵矣使其大義不明則一字之是非失于載之曲直其此三難而不得不辨析以傳諸紀載不更難耶臣鍾採訪其事約畧紀之難一事之所開異辭而不異者自在所謂同者從同也一人之始終異際而所以異者自明所謂異者從異也歲在乙亥清入關餘五十年而皇明之亡三十三年矣鍾江海餘生恐世遠言漂人止諸長後有作者其世下欲尚論其事而無從尋往歲過一滇南人言緬中事甚詳及親將軍子博稱幼經難後隨家人出緬更有江右僧昔在危從以彼停利

度至金陵兼詢互履錄其事之實而言之確者供後之君子奉訂云爾

乙亥春三月 孤臣金鍾謹述



遺民重本曰我

皇明勝前朝者十事先臣言之詳矣至一代之始終典廢

乾綱獨斷非臣下所能有表者先臣固無從統計而

所論之也時俗之論孰不曰我朝之開國類漢祖守

成類孝文而末造之厄於虜志不能恢復舊物也類

南宋諸帝此言近之定則不然漢祖誅暴秦滅強楚

高皇雖明元敵偽漢功似相埒而恭恭非胡元比也恭

一代之終民元盜百王之巨域罪之大小既殊則功

之高卑亦異况漢祖設焉備生而

高皇帝甫下金陵即禮聘四先生以開文治規模宏遠非

漢祖可侔矣故天生

孝宗皇帝以上指之姿而篤好主激存誠之學愛勤惕勵

十有八年東正盛庭群然德道隆於甲戌成康而

隨孝文之尊師黃老矣或極蒙開內外多政軌致甲

中之變

烈皇帝躬殉社稷上報

高皇帝古未有也至末造際絕流離於浙閩播徙於滇黔

祚不及臨安之綿而禍似屋山之皓數天之下叩雪

宮而泣冰天者曷有極哉雖然殉國諸臣聞戰守

如史可法黃道周張國維程式都孟輝捐軀九死稱

壯可方宗之文信國陸丞相黃濟功李定國孤軍百

戰可方宗之張元帥此人臣之分後先一轍也若君

道承乾末危虞正則我 朝末造

諸帝有非季宗諸君可彷彿者卒卒微臣有特見焉嘗

國都之家屢闕既也變出非常而都大臣臨節不奪

者獨史可法一人而不得主定策之任

折君正位宰相從戎擁歸馬阮

帝無大夫德將為匪人馬士英等所掩蔽以致傾陷存忠

倉猝遇難甘心王薛較靖原之舉族北歸者吳矣斯

時浙非 監國而閣立

思文而不相聞供末事變即諸且五分向背而一姓本信

同心西與倡義之師數十萬人雲集江上外推強寇

內護行宮血戰經年國威稍立國諸老且報國之志

衆士民勤王之義亦 監國之知人善任有以作忠

義之氣而導之前耳無何朝權握于鄭紳不出師援

浙而事：阻抗以錢江而以失守昌國由之駭師也

茲因去浙而八閩亦陷矣

思文帝志存興復禍患類仍人第見載書流行日為過滯

不知運數難憑乾元獨立造此艱路中猶與古重賢

酬對

皇廷虛奉 帝后同日崩殂爭先日月較之皇廷降衣乞命虜廷兩宮

北行九廟再降者天判若天淵矣生我

永曆先皇帝十六年之事蹟皆能飛元無不與道相準尤

為卓越千古者當其將龍柱即恭懿性成浙閩淪亡



大臣推戴

太后猶曰仁未足以撥亂宜更擇親藩英明神勇者立之  
固無心於天位矣程氏却等再上箋而權者監國三  
上箋而正位九重當踞而躍當飛而飛皆天命人心  
所維繫

祖功宗德所憑依

先皇帝有安天下之志無利天下之心也當是時委任式  
祁以經邦推轂騰蛟以討賊致書 魯監國叙親  
之至阻敕命諸大帥計匡復之速圖文經武緯東道  
蕞爾古大有為之君豈是遠哉第版圖喪十之八九  
止存粵西滇黔一隅而吳三桂洪承疇孔有德尚可

善踏逆賊復率虎狼以犯名父天下忠且義士無不  
效食肉寢皮而國當待狗之餘若杜重難返之勢僅  
留殘孽利主以憂勞

聖上豈沾全盛之金既願不足奮揚威武耶逆由肇慶而  
駐蹕桂林屢式祁何勝攻堵亂錫等相繼死市大星  
階而諸葛區祁山之師卒難興復洪空矣不得已復  
封可望 移蹕安龍定非

先皇帝之本意時當天亢豈能藉此地以復舊業哉然而  
天心一日未改

廟社一日可遷則人主有一日不可化之重任故女龍教  
哉死節者二十有二臣取不免有悔而鎮靜當之此

先皇帝之善於處危者也幸有定國之志蓋善戰新進前  
誅有德政可喜大張國伐定國足守關外爵比親藩  
漢 駕入流

皇與復整命將出征孫可望七十萬之衆一日去逆未歸  
亦足見人心之攸順矣唐京四逼倉卒幸而雖王之  
者馬吉翔而李定國等亦以捲土重來孤忠足恃

先皇帝豈不知事勢至此萬不可為與其復除豈知不若  
待盡中土耶其奈臣庶之歸仁景附太王之避伏不  
特莫身從王其安孳亦不肯一息而唐跋涉蠻邦况  
離道路甚至斷首受編首之幾肝腦塗地累無怨報  
之心

先皇帝固不忍早絕臣民而自為之計其又善於處危者  
也且前沛之時 東宮開講賜生陳行千古之願也  
諸臣既死危亡旦夕瀾海而亦子遭害賊奴念之不  
置即先在滇日還可望妻孥不聽諸臣禁錮之請皆  
不為利害所動而獨存天地之仁樹名師之執者也

傲者王定國曰我不可亦心捧日謂非  
先皇帝過化存神之澤足以激其捐軀報國之忱乎然慈  
祥者或損威嚴德惠者未能剛決曰濟之日倘

天顏稍假庸不且以胡元之侍德祐者侍我

先皇帝即主祀常尊 天威難犯幸矣不容於離處會歡  
不可與語言

一萬二千三百廿五 頁三



先皇帝付之不視不吝已不常寸磔元完相消異類神武

昭於宇宙矣逆賊徒肆闖天之惡而

宸衷坦化於太虛先臣高攀龍有言曰吾輩此時有一毫畏死之心則官道有一毫求死之心亦官道斷言也

可作

先皇帝寔錄矣女龍精視之時未可死斷不輕死出紉曰

海之日不可生斷不伴生此

先皇帝之履充執極示百世以尊陽之義授普天以討賊之權者也微臣故謂

先皇帝之階聖飛充無不準諸乾道者以此是我明高皇帝之開創

啟皇帝之守成

烈皇帝

先皇帝之殉國皆非三代以下諸君可比其餘屬在五膝

者固不抗節松筠浩麟山海祇有起義師之末容滿並無拜犬羊之趙孟頫孰謂始基僅等西漢而未造

竟類崖山也哉雖然

高皇帝

啟皇帝之末景運而休常立極也易

烈皇帝

先皇帝之遭險難而成仁顯道也難

乙亥秋九月朔東海遺民重本稽首拜于謹誌

夏友潘伯寅藏有壬午系盧雅  
兩手抄本按為奇寶今於厥肆  
購得此書抄手甚精惜訛字頗  
多因借盧本逐條校訂俾得此書  
成一善本亦快事也

壬寅三月瓶生記







# 行在陽秋

## 二卷

行在陽秋上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隆武丙戌二年冬十月十四日丙戌永明王監國肇慶以明年為永曆元年

御諱由榔 神宗孫也 皇考桂端王生四子

長由 次由 俱為獻賊所害三由授封安仁

王以病薨四永明即玉 上也天資聰明仁厚

皇考自衡徙梧以病薨上居苦次會隆武蒙

塵報至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等

謂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乃迎桂嗣王至肇慶立

之於府署為行在頒詔楚滇黔蜀

閣輔蘇觀生自南雄撤兵還廣州閣臣何吾驥自

閩遁歸青山加丁魁楚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瞿

式耜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

魁楚原任兩廣總督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兼

吏部右侍郎賜券劍進平粵僞今以吏部右侍

郎入閣攝尚書事兼戎政式耜原任廣西巡撫

兵部右侍郎今以禮部尚書入閣兼兵部尚書

掌銓事



封李明忠武靖伯鎮南詔

以許德生為潯州推官監明忠軍 明忠江西

人狠兵帥也初奉隆武詔協勦江西八月率潯

州兵六千至肇慶九月至三水聞隆武汀州之

變返肇慶預推戴

原任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呂大器自閩赴行在

仍用原官辦事旋以病致仕

原任兵部尚書守制李永茂赴行在

上隆武帝尊號曰思文皇帝后曰思文皇后

行在陽秋上

二

擢原任福建布政吳炳為戶部尚書

督師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何騰蛟等公疏勸進

隆武朝騰蛟進定興侯賜劍駐軍長沙楚撫兵

部右侍郎右副都御史堵胤錫受隆武命督雲

貴師會聞汀變騰蛟胤錫公疏達行在

補馬吉翔郭承吳嚴雲從吳繼嗣等為錦衣衛使

吉翔北真人繼嗣涿鹿人崇禎十六年獻賊陷

衡州 皇考皇兄及 上借宮嬪自永州奔粵

西行李蕭然過道州州人不納及驛際行駕以

索賂及賊入城賴繼嗣夫婦以肩輿衛 上及

國母于難 上失金冊繼嗣亦失所佩州印賊

踞城四十餘日無兵衛繼嗣密約粵西鎮楊國

威引兵復城國威過道州覓得州印繼嗣亦獲

金冊獻之

進武崗伯劉承胤武定侯鎮寶慶

以王坤為司禮監秉太監

坤故北關自閩來奔

十一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行在陽秋上

三

進何騰蛟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

得贛州敗報司禮太監王坤請駕移蹕梧州大學

士瞿式耜諫止之

唐王自立于廣東改元紹武以蘇觀生為大學士

觀生過三水不赴肇慶而行在諸臣以觀生無

推戴意拒之適唐王與淮王航海而至觀生遂

奉唐王監國

遣兵科給事中彭耀入廣州諭唐王去帝號不從

耀遇害



故大學士陳子壯廣州人移書罷式耜請與師  
東向以靖唐藩式耜以問 上曰先遣官諭之  
俟其拒命討之未晚也蘇觀生既殺耀曰集兵  
向肇慶而清兵因得乘間窺潮惠矣兵科給事  
中陳邦彥同耀受命入廣州聞耀死乃還

以林佳鼎為總督兵部侍郎勦唐藩

十八日庚申 上即皇帝位于肇慶追尊 皇考

桂端王為興宗皇帝遵母王太妃為皇太后立妃  
王氏為皇后大赦天下進瞿式耜文淵閣大學士

行在陽秋 上 四

以朱容藩掌宗人府事

遣錦衣衛嚴雲從護送三宮居桂林敕靖江王防  
守

授陳子壯中樞殿大學士兵部尚書節制兩廣江

西福建湖廣軍務賜尚方劍便宜行事

二十日壬戌清李成棟入潮州遂入惠州

進蕭琦兵部尚書晏日曙工部尚書周光夏都御

史李用楫等為各道御史

補原任少詹兼侍讀朱天麟翰林院學士

二十九日總督林佳鼎捷于三水

唐王遣督師陳際泰歐陽 等軍于三水城西

將犯行在武靖伯李明忠自韶州入援戰于三

水大捷俘斬八百餘級陳泰遁去

十二月初三日總督林佳鼎兵潰于海口監軍夏

四敷赴水死佳鼎不知所在或曰與四敷同赴

水死三水之捷佳鼎有驕色督兵晝夜兼行唐

王兵偽降誘其水師至 海口適東南風大作

唐王兵以火攻之佳鼎等盡登岸列營泥淖深

行在陽秋 上卷四 五

三尺餘人馬盡陷兵大潰李明忠二三十騎奪

路去許德生被獲至廣州繫獄明忠尋降于清

後復反正

特授王化澄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總督粵師周

鼎瀚兵科給事中

化澄原任以御史巡粵加大理卿鼎瀚原任戶

部郎中 上以林佳鼎失事也化澄鼎瀚皆以

內批用瞿耜奏內批用人非與朝舉動 上不

允



進原任兵部尚書李永茂東閣大學知經筵

永茂以守制不入直專知經筵永茂疏薦鄉望十五人御史劉湘客與焉太監王坤啟視不悅于十四人悉塗抹其名湘客被黜永茂拂以去爭之瞿式耜奏大臣論薦固其職司禮輒去取其間何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坤復疏薦海內名卿數十人式耜曰司禮抑人固不可薦人更不可後湘客改官編修充經筵講官加王化澄兵部尚書

行在陽秋上

六

旨杖御史童琳奪科臣劉蕡等職大學士瞿式耜疏寢之

琳劾都御周光夏私亂臺規 旨下廷杖式耜曰新政未布何可杖言官 上從之蕡等以劾司監王坤落職賴式耜疏救得賜環

中允方以智棄官去

王坤疑劉蕡疏出以智手故以智力求去

十五日清陷廣州

清將佟養甲李成棟遣遊擊龐起龍偽為提督

求入城城內信之遂蜂擁而入內兵登城戰一晝夜擒斬清遊擊王士選清兵欲退會有內應遂陷唐王被獲自盡周益諸王俱遇害蘇觀生自縊死許德生降于北紹武守臣忠惠伯王之臣大學何吾騶及顧元鏡洪天擢潘曾瑋李綺曹燁耿獻忠毛毓祥等俱降其在籍剃髮降者為李賢斯王應華梁應材伍瑞隆等又葉延祚曾道唯陳世傑關捷先等俱降

清徇東莞新會等縣

行在陽秋上

七

二十五日行在得廣州陷報 上乘輿出城駕小舟如西峽傳幸梧州大學士瞿式耜從駕而西丁魁楚走岑溪王化澄走潯州

清兵薄廣城且急式耜方典選請視師督戰駐峽口王坤復趣 上西避之式耜夜乘小舟留駕曰我兵水陸鳧至三水可上下搯也爭之不得請身留肇慶宗人府朱容藩奏曰左右所恃惟式耜一人式耜留守則 上行益孤 上舟西式耜部署五日疾趨梧 上西行又五日矣



魁楚惑于姦弁蘇聘從梧人岑溪化澄携中樞

印走潯州西上護蹕者惟式耜一人兵部尙書

李永茂工部尙書晏日曙太僕卿田芳走博白

清以降撫曹燁仍巡撫廣西

燁歙縣人 進士

改廉州知州陸世廉于梧州

授熊兆壁兵主事

兆壁廷弼子也原任容縣知縣旋棄官去

授孫順則辰州分守道

行在陽秋上

八

清兵犯湖湘命督師何騰蛟率楚師禦之命大學

士瞿式耜轉粵西餉濟師

駕至梧州

封王國璽武靖侯王維恭華亭侯

以國戚故也

元年刻春正月癸卯朔 駕在梧州

時戶部尙書吳炳翰林學士方以智朱天麟文

選司郎中吳貞毓給事中唐誠張起御史程源

中書舍人吳其雷洪士彭錦衣衛馬吉翔等俱

從

命魯王總理南北直省錢糧軍馬恢復事文武爵

賞俱聽便宜行事

封陳邦傳思恩侯焦璉新興伯

駕發梧州

上自梧州北幸桂林閣部瞿式耜從行 上欲

府江達桂林兵衛參將梧州知府陸世廉惟募

舟夫以進式耜扈駕西行夜昭平 板灘

原任右叅都御史巡撫廣信張家玉起兵東莞兵

行在陽秋上

九

部職方司主事陳邦彥起兵復順德縣

丁未日食

山東鄉兵攻莒州

十六日李成棟陷肇慶

駕幸桂林

兵部主事陳邦彥招降日行灘余龍等水師焚

清艘百餘于東莞直抵廣州境李成棟返救故

乘輿得達桂林

劉湘客曰 上于正月幸桂林式耜肅堂陞救



守禦誕告楚蜀各路征鎮粵西居山川上游清  
不能仰面攻明矣兵士雲屯湖南北立需戰粵  
南大通滇柳慶出黔左右兩江四十五洞土狼  
悍勇讐國家惠威三百年撫粵悉受衛廉足支  
內備桂城為明辟都疏請道里之可達行在者  
加瞿式耜太子太保駐梧江

廿三日虜陷高雷廉三州

東莞張家玉聚眾入海

潮惠二州林舉賢陳耀起兵眾至萬人

行在陽秋上

二十九日虜陷梧州

潯州守將李明忠平樂守將李承忠俱以兵降北

承忠或作承志

叛將杜永和犯岑溪平粵公丁魁楚督戰墮水死

魁楚有兵千餘屯岑溪李成棟遣副將杜永和

招之不至永和木陸兼進魁楚與戰于藤江中

矢走死

二月壬申朔潮州賴天肖起兵叛將文貴陳虎余

成隆來戰擊敗斬之

韶州陳順簡信起兵惠州蘇來起兵新會鄉紳黃  
奇策起兵

清遣沙遠勉撤奇聖來招撫奇策斬之

進吳炳方以智東閣大學士同入直

以智旋罷去

以原任吏部侍郎王錫衮禮部尚書文安之為東

閣大學士

以周堪廣郭都賢劉遠生等為各部尚書以毛壽

登吳德操等為御史丁時魁禮科給事金堡禮科

行在陽秋上

都給事中兼職方員外

補萬六吉為給事中蔡之俊翰林簡討

初八日己卯海師攻福州叛將張應夢出戰海師

遁

鄭彩周崔芝合兵攻漳平不克總兵陳國祚力戰

死之

十一日壬午月掩歲星于東井

孫守法屯兵長安石鰲谷

陳邦彥師次高平

手書... 4 反文大



邦彥遣馬應房以舟次攻順德

鄭彩克漳浦擒斬虜官計國男

海師攻興化叛將張應元逆戰而走

晉劉承胤安國公曹志建永國公焦璉新興侯郝

永忠南安侯盧鼎宜章伯

十五日丙戌駕幸全州赦新興侯守桂林

上幸桂林復謀移蹕大學士瞿式耜力爭弗聽

竟出全陽

廿二日癸巳海師次福清不克

行在陽秋上

三

圍城三日叛將陳心裕兵出北門遂走

二十四日乙未林舉賢陳耀政廣州不克陣斬清

將劉朝用周一鳳而去

丙申清陷長沙

知縣王宸縣丞楊日新降

丁酉清陷湘陰

王進才大掠湘陰而遁清兵遂入城縣丞扶雲

鳳迎降

督師何騰蛟師次衡上

騰蛟檄張先璧黃朝宣等援長沙俱不至朝宣

走衡州

是月安國公劉承胤朝行在

詔幸永州

駕至全州楚將劉承胤欲擁入桂林太后不

允遂幸永州

三月壬寅朔犁虜伯孫守法復寧州

大學士瞿式耜自梧州還桂林

時警報狎至上念式耜元臣論趣治裝從行

行在陽秋

三

式耜謝曰君以仁臣以義臣奉命守此土得與

此地共存亡于是從官皆行式耜獨守

甲辰李成棟再陷順德敗余龍于黃蓮焚舟數百

馬應房戰死

丁未賴熊攻復建陽

清兵逼梧州陳邦傳棄平樂走

赦大學士瞿式耜留守桂林賜尙方劍節制諸軍

王坤趣上幸楚式耜泣諫不能挽無已請身

留桂故有是命式耜仍疏請上暫蹕全州以



扼楚粵之中內外兼顧

戊申瀏陽伯董英降于清

自瀏陽出降

壬子清以耿藩伯為廣西巡撫

乙卯清兵薄桂林攻文昌門守將焦璉禦却之

初平樂不守清兵直上至是乘虛數十騎衝入

文昌門城中大驚式耜急呼璉出璉自全州歸

休息未定從數人披弦挺刃與清兵遇清兵上

城樓式耜署在樓下亟緘之璉矢無虛發應弦

行在陽秋 上

古

而斃者半餘者走璉短兵接追殺數人且盡清

隊遂不敢近城城中始定是時清兵自東上昭

澤省會逃奔虛無人跡 上在全州念首輔且

馳驛召還而留守堅誓與清兵角拒尤急時清

兵衝陣而式耜出守文昌門調度自如也是時

督師何騰蛟治兵衡湘老將重兵悉屯湖南北

聲援弗及式耜獨毅然誓眾嬰城而守親帥大

將焦璉掩其不給砲矢夾發虜鋒大挫

安國公劉承胤遣兵援桂林

虜陷陽朔遍野雉髮式耜與璉危城孤守疏請

徵承胤兵承胤初從武崗入護猶尊朝廷逐司

禮監王坤弄權而叱周鼎瀚為奉庵寺鼻息故

推重式耜發兵數千援桂

雜錄云北來高副將入桂林掠瞿留守資裝為

總兵陳邦傅焦璉所殺邦傅遂出兵破貴縣入

潯州明忠走邦傅破興業劉鴻烈圍鬱林焦璉

據桂林破陽朔

戊午張家玉克東筦

行在陽秋 上

五

己未周崔芝攻闕安

兵部尚書詹兆恒攻開化叛將李榮逆戰兆恒兵

敗死之

壬戌張家玉克新安

家玉至新安西鄉與陳邦策屯兵白石

癸亥督師何騰蛟破清兵與辰州一作庚申

甲子林質破德化

乙丑林質破建陽叛將蔡應科以兵逆戰質戰敗

被執死之



監軍陳邦彥復清遠不守

夏四月壬申朔清撫耿藩伯兵入梧州

耿至梧州攻取陽朔而西失藤縣北敗于桂林不敢進前

江西大旱

詔進張家玉兵部尚書提督嶺東軍務聯絡潭湖兼副都御史

癸酉清陷衡山總兵陳四明降北

乙亥清陷衡山瓊州

行在陽秋上

夫

叛將閻可義陷之

封錦衣衛郭承吳馬吉翔嚴雲從為伯革御史毛壽登等職劉承胤挾上如武崗

從劉承胤請也御史毛壽登駁之曰金吾無矢

石功何得接邊鎮例晉五等爵也吉翔等疑疏

出劉湘客之手周鼎瀚遂造蜚語為董卓催汜

之議激承胤遁上立下廷杖旨縛壽登湘客

及御史吳德操給事中萬六吉于行在午門外

會諸臣申救得免壽登等俱落職承胤自桂陽

挾土遷武崗式耜疏請留蹕全陽日聞郊祀

禮成卽圖移駕不知將回桂林耶抑幸武崗辰

沅耶夫皇上原以恢復兩粵為心則不徒西

粵未恢未可移駕卽東粵未恢亦當駐全為得

策故承胤等嗾杖壽登等四臣以四臣主還蹕

桂林之議也

乙卯清兵入興安州率虜伯孫守法戰死

李明忠攻潯州

辛巳叛將孔有德沈知祥耿仲明尚可喜兵犯湖

行在陽秋上

七

廣

孔耿尚俱降清封王是稱三王

癸未清兵入衡州殺黃朝宣父子

甲申白虹貫日

清兵陷永州守將盧鼎走道州

督師何騰蛟駐白牙市兵部侍郎副都御史章曠

駐東安

甲申王允成馬進忠走辰沅郝永忠走道州曹志

建走永明



癸巳加瞿式耜武英殿大學士少師兼太子太師  
臨桂伯

以守桂功也式耜疏辭

岑本高等敗沒于浦城

癸巳岑本高王思春江中英江中元張文耀朱

國貞劉國球等同攻浦城有原在監軍吳承吳

徐元毛文俊張裔元約為內應至是本高等四

人敗死國貞被執叛降遂供承吳等謀清皆殺

之

行在陽秋 六

己亥叛將徐勇破安化遂入新化

王光泰克襄陽擒斬虜官

劉承胤兵掠桂林

承胤兵至桂林挾餉不出與焦璉兵主客不和

譚變擊闖掠市而去

五月辛丑朔清陷新安縣

高雷廉三州俱降于清

壬辰王光泰等克勛陽擒斬虜官

庚戌揚州地震

甲戌改武崗為奉天府以周鼎瀚為東閣大學士  
同劉承胤入直

壬午福建江西大水

壬戌鄭彩破長樂縣

癸亥清陷龍陽縣總兵楊國棟戰死

全家被殺

甲子清陷常德

乙丑清兵攻桂林焦璉擊走之翌日又追敗之

清偵兵變積兩城壞梓薄城環攻文昌門式耜

行在陽秋 九

與璉分門嬰守用西洋銃擊中胡騎璉出城戰

擊殺數千人自辰抵午不及餐璉日枵號奈何

式耜括署中米蒸飯分哺士益樂用命向晡雨

未息收兵明日復出戰清眾棄甲杖而奔式耜

先令路將馬之驥伏于隔江清眾從栗木嶺遁

之驥疾馳渡江運槩提鞭連斃二人復追殺二

十里而還璉久駐桂得桂人心式耜國士遇璉

故得其死力

戊辰清陷和平縣知縣李信死之



晉瞿式耜少師兼太子太師臨桂世伯爵

上賜瞿書褒嘉式耜疏辭新命復請苦自劾

是月副將周金湯率壯士二百人夜復永州城

金湯莆田人武進士原任永州都司

復均州

六月

督師何騰蛟朝行在 上慰勞之命滇將趙印選

胡一清統兵數千人從騰蛟歸守白牙救諸鎮扼

守寶慶辰永

行在陽秋

辛

晉何騰蛟世侯爵駐衡州堵亂錫世伯爵駐長沙

章曠駐常德

十七日李成棟攻陷新安西鄉陳御策戰死于日

石

是月福建張興龍謝志良擁眾入海

廣東英六吉劉良機擁眾入海

海師攻破興國州擒斬程文亥

秋七月

初五日督輔陳子壯率舟師攻廣州不克

初十日兵部尚書張家玉克復轉羅龍州等縣駐

博羅

督輔瞿式耜率宣國公焦璉攻復陽朔平樂

遣司禮監龐天壽催廣西兵援梧州

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章曠卒于永州

松江人崇禎丁丑進士

陳邦傳復梧州

興陵在梧州督輔式耜奏梧州既復宜昭告

陵寢請 駕還桂林言甚切至

行在陽秋

壬

八月

給督輔瞿式耜新銜詔命

以嚴起恒為東閣大學士

起恒浙人面潤身高有異相原官戶部管錢法

試侍郎

二十日清陷高明督輔陳子壯監軍麥而炫被執

不屈死之

二十三日 駕發奉天傳幸廣西督輔瞿式耜請

錄古泥道雒容蹕桂林



二十四日清陷奉天劉承胤以兵降清

奉天之陷也守兵先敗遂斫北闕遂空發而遁

駕三宮無不徒行者中宮嫡妹與王皇親母肩

輿出城閣臣吳炳不及出幾被獲跟踏走慶遠

謁起恒王化澄吳貞毓馬吉翔出重賞僱三小

舟奉 上宮著西行時乘輿閃出不知所之榮

王在辰州督師大學士堵胤錫巡按御史熊

麟等共議擁戴時隆武閣臣熊開元在保靖司

因傲保靖奉開元書以中興元輔相期開元答

行在陽秋上 三

書略曰今日所急在討賊不在立君乘輿所向

未卜萬一或有參差魯唐近轍何可再尋

廿六日清陷博羅

九月

李成棟破清遠陳邦彥被獲殺之

廿五日清陷鄖陽王光泰走竹房

清陷沅州巡撫傅上瑞降于清

後清擄上瑞至江西會金登桓起事疑有變殺

之

駕幸沙泥潭

庚申海師破羅源縣又被連江

是月海師掠得山鶯龍門高公島

冬十月戊辰朔 駕幸柳州督師何騰蛟來朝

駕在沙泥潭督師何騰蛟率滇兵來會遂從駕

至柳州大學士嚴起恒亦從萬屯來會

督輔瞿式耜三疏請駕還桂林

時督師何騰蛟嚴起恒及劉湘客咸在桂林南

安侯郝永忠兵驟至疑主客不相安式耜加禮

行在陽秋上 三

撫慰永忠信服為之用宜章伯盧鼎亦至自楚

式耜因疏請蹕極言柳州獠獯雜處地瘠民貧

不可久駐慶遠壤鄰黔粵南寧地逼交夷不可

違幸又言桂林可都云 騰蛟與永忠鼎璉等

俱分防汎會

武崗之變 乘輿南粵紆道入苗變朝官星散

不復存上下綱紀式耜西望而泣散布金錢多

遣壯士閒道迎求乘輿適報駕抵柳城乃益增

發將吏裹餼糧備車馬表請 上幸桂林臣躬



掃行宮以待于是 上敦諭相國西陲朕根本  
地先生竭力守此待朕駐車使朕不至顛沛異  
日國家再造先生功實多

庚午王光泰奔蜀

辛未太白經天

丁丑兵部尙書張家玉兵敗死

癸未清陷永州攻徐州

清帥耿仲明佟代陷永州遂遣將王燦董英等

攻 全州王蔣一鎮失其名禦敵黃沙河失利

行在陽秋上

三

清兵遂渡西河浦督師何騰蛟遣總兵何有奇

援之

清陷全州岳陽伯王允成總兵唐文曜全州道馬

鳴鸞俱降于清

清攻辰州榮王遇害

清遣降鎮田起鳳守兵千人守沅州

甲午清兵入興安白土關

十一月戊戌朔

駕幸象州

官軍捷于全州

土司覃裕春子鳴珂與龍文明構兵驚移聖駕

次象州式耜再疏迎請與騰蛟起恒籌畫調和

主客集永思璉誓於神刻期出師宜章伯盧鼎

與滇鎮趙印選各分路駐全式耜輸餉轉運不

絕全州復大捷獲名馬駱駝而還諸帥連營而

軍且三百里清衆退出楚

詔幸南寧

駕自象州欲往南寧忽爲焦璉亂兵阻道文武

行在陽秋上

三

諸臣皆微服而行馬吉翔左右御舟力挽淺水

聞 上見之揮淚乃命閣臣王化澄吏部尙書

吳貞毓閒道護三宮往南寧馬吉翔嚴起恒翌

上仍迺十八灘還桂林

十二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己巳駕幸桂林靖江王亨歎留守輔臣瞿式耜郊

迎

上念式耜功高賞薄慰勞備至進見上殿賜坐

給 贊元經禮不治細務以比諸葛武侯裴晉



公先是七月司禮監龐天壽奉敕催兵不語久  
在桂林舊司禮王坤被承亂遂復入自武崗至  
柳州至象票擬皆金吾吉翔手也式相勸上  
攬大權明賞罰威德並行以服遠近

授原任禮部右侍郎郭之奇東閣大學士

在庚寅年駕幸梧州時

督師何騰蛟出師全州

各營兵不和焦璉走平樂郝永忠駐興安

清帥孔有德等攻銅仁思

行在陽秋上

美

有德沈知祥耿仲明尚可喜合兵而攻

以劉燾生為刑部右侍郎丁時魁萬六吉等為給

事中是歲錦江伯楊展據嘉定

二年戊子春正月丁酉朔駕在桂林

遣大理寺評事朱宿垣賫詔宣諭粵西左右兩江

及雲南土司令各發兵勤王

宿垣所至諭以大義土司無不感激願効復命

遣江西道御史

封趙榮貴定隨侯駐白水

榮貴以保寧來歸故

以詹天顏巡撫順慶潼綿

以總兵皮助守平溪

屬辰州

乙丑清江西提督金聲桓以南昌內附

聲桓與總兵王得仁以南昌等九郡之地來歸

詔封聲桓豫國公加太子太傅兼吏兵二部尚

書左都御史得仁建武侯其餘大小文武進秩

有差聲桓志存匡復每就故閣臣姜曰廣進士

行在陽秋上

毛

萬翔私相深計二人極力贊成各欲以身殉國

聲桓志遂決會清撫章于天會庖上下咨怨且

與聲桓有卻時以會宴演劇聲桓曰畢竟衣冠

文物好看于天曰如此便當代為疏請聲桓自

知失言深自引謝翌日于天遂上疏劾聲桓有

反狀而撫吏與督吏兄弟也潛以其事告之聲

桓發飛騎追獲其疏遂與得仁合謀殺于天傳

檄江省州縣其圖返正

督師堵胤錫駐申家渡袁宗第駐松滋金家場



二月鳳陽地震

清廣東提督李成棟以肇慶內附

成棟遣洪天擢潘曾緯李綺等賫奏請 駕幸

端州

清肅章京線國安遣降將田起鳳攻平溪

總兵吳尙慮率副將三人迎戰三人俱敗死

清攻永寧縣

線國安遣徐爾先等攻永寧寨貴溪王嘗滬總

兵項登革被獲苗兵萬人俱死

行在陽秋上 三

初八日崇陽王攻黎平敗于清鎮陳友龍

崇陽王率苗兵十二營攻黎平為清制津鎮陳

友龍所敗諸營俱潰降獨興化土司迎奉國將

軍暉奎入寨以兵于人守之友龍復破寨暉奎

死

十五日鎮江地震

十七日金聲桓率兵攻贛州

十九日清孔有德入全州

二十一日永成伯郝永忠擁兵入桂林

二十二日駕發桂林留守大學士瞿式耜次樟木  
港激各鎮援桂林

清兵薄嚴關駕復南幸鎮將敗逃過省撞塘呼

號屠燒邑屋殺賊不辜欲以無禮犯式耜式耜

端坐廳事不可動清乘間來窺突騎薄城門式

耜率典兵宿將敵血定盟申約束晝則閉門固

守夜則銜枚襲殺視丁亥春尤加奮勇西省賴

以復全

永忠營被襲疾至關欲撤兵時左右近臣即勸

行在陽秋上 三

上移桂林式耜以為不可若以走為上策桂可

危柳益可危彼今日可到桂明日可到南太及

反復千言淚下且沾衣嚴起恒曰遲至厥明式

耜備御用銀三百兩將進而乘輿已發式耜疾

出送駕數千兵遮之不得行式耜署中冠服束

帶箱篋圖書咸被掠閱其主將以令箭護式耜

署者反擄其署式耜裸坐署中持令箭逼登舟

或曰無以復王將令乘主將先行而亂之耳滇

營亦自靈川撤城內煙火高樓櫓城外不可停



泊式耜艇一小舟家大啟舟三里樟木港黎興  
司寇遠生給事中時魁六吉湘客至先以兵與  
閩民被殺掠聞 上命湘客安撫亂亡及勸餉  
稽出遠生時魁以召將入遇式耜于樟木港遠  
生僉謂兵潰倉卒不及瞬息難下手請下朔平  
間催焦璉入援檄遠近無內恐式耜然之舟下  
三十里至豆豉井式耜入民舍集遠生等立草  
檄分路四發明日仍返桂城下俾知留守在也  
旋驛陽朔璉兵續上援楚鎮周金湯熊兆佐亦

行在陽秋上

三

入桂城式耜命簡討蔡之俊大理寺評事朱盛  
灑先入桂宣式耜令檄按察司僉事邵之燁部

璉兵

見劉湘  
客紀事

孫可望請駕南寧許之

詔封李成棟惠國公

遣吏部侍郎兼副都御史吳貞毓賫敕入廣東

勞成棟封成棟惠國公并封佟養甲襄平伯

詔督師何騰蛟入守桂林清破興安

時騰蛟自守嚴關遣將守興安及奉詔守桂林

清遂破興安破岩關傷軍官萬人興安總兵三  
人及副將參游以下四百人俱死  
是月辛卯白虹貫日

三月丙辰朔督輔瞿式耜入守桂林

時太常卿黃太玄斃于兵式耜棺斂之

乙巳駕幸南寧大學士嚴起恒王化澄同入閣辦  
事起恒攝吏部尚書以龐天壽掌司禮監

西粵新書云隨駕止嚴起恒馬吉翔科臣吳其  
需洪士鵬許兆進尹三聘大司馬蕭琦七人

行在陽秋上

三

贈陳子壯東閣大學士忠烈侯諡文忠子祭墓廕  
一子中書舍人錦衣衛世襲

贈張家五少保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

書增城侯諡文烈子祭墓追封三代廕其弟家珍

錦衣衛僉事

十三日清兵攻順慶

安南入貢

報李鳳楫之聘也

十五日大學士嚴起請開選昌城受二十四士



州貢賦從之 邕城屬南寧 時陳邦傳守潯柳

二州不能供億故有是語

二十二日清攻桂林薄北門督師何騰蛟擊走之

騰蛟師攻榕江

初騰蛟自永寧至桂滇鎮胡一清亦統兵至桂

清人尙疑城虛直抵桂北門騰蛟督兵三面出

追殺三十里清人北渡甘棠去督師列營榕江

瞿式耜輸餉百石督師出關與留守相慰勞

二十三日甘州蘭州兵起

行在陽秋上

三

晉荆江伯張先為壁侯

督輔瞿式耜檄諸鎮攻取金州

督輔瞿式耜檄廣西巡撫魯可藻下梧州

可藻銜自署兩廣舊例東撫稱制兼粵西西撫

稱撫式耜曰方今武人多自署撫軍輒自命貽

遠人笑因代疏請改銜

大學士周鼎瀚罷

當武岡之亂言官彈鼎瀚以附承胤入直式耜

司票擬獨不可謂鼎瀚既係大臣應聽自謝免

賜督輔 瞿式耜銀幣金圖書

篆曰精忠貫日

清攻潼州綿州

以朱天麟為大學士晏清為吏部尚書張起為戶

科給事中張鳳翼以兵科掌翰林院張佐辰掌文

選司童雲驤為行人潘駿觀為職方郎中

守制御史顧之俊亦隨駕

陳邦傳自請世守粵西督輔瞿式耜奏止之

閏月丙戌朔皇子生冊為太子頒萬喜詔大赦天

行在陽秋上

三

下

督輔瞿式耜進八箴

式耜以經筵無講官無由聞得失書八箴於扇

進之

十八日荆江侯張先壁克靖州遂克沅州

清沅州道戴國士以沅州來歸先壁題授都御

史巡撫偏沅

召四川巡撫毛芝瑞為吏部左侍郎芝瑞旋卒

初芝瑞留劉承胤謀立武崗芝瑞力折之幾被



害走廣東病踰年漸劇而所善黃嘉卿知養利州以書迎之遂移居萬年城至是行在以吏部右侍郎召之既拜命遽卒

五月乙丑朔有食之

二十日清陷潼州

二十二日清陷綿州

二十七日督師何騰蛟復全陽

騰蛟奏捷疏歸之留守曰為 皇上以信臣用

臣者式却一人也

行在陽秋上

五

陳友龍以奉天來歸

清援江西

五月七日清譚泰兵至石頭曰其兵一路從饒

州一路從九江一路從進賢並入圍進賢順化

二門十七日聲桓等兵自贛州下越二日入城

先是聲桓命大廳宋弘宇以兵三萬守南昌十

三日戰敗譚泰兵于鉄綿巷七里街在德勝門水泰

兵于二十三日接戰聲桓敗守德勝章江廣順

王德仁守進賢順化澹室七月清築長圍二十

以後以浮橋柵斷章江

六月甲子朔有流星入于箕尾

督輔罷式却勞師全陽

遣刑部侍郎劉遠生入粵東勞師

初成棟表至舉朝歡呼科臣張起請先遣方正

大臣觀其虛實吏部侍郎吳貞毓拜命行使還

力言成棟忠誠迎駕初無虛偽因請幸廣遠生

秦人久節鉞有威名為成棟所重信式却請充

此選

行在陽秋上

五

督輔堵胤錫兵入常德辰沅

清官程時登余必躍逃

清副將馬進忠以兵來歸屯守蘆溪

進忠故流賊號混十萬

官軍復均州

清官李鳴謙走脫清官之守衡永寶慶柳鄭者

多道

是月駕發南寧幸潯州

秋七月



晉陳邦傳慶國公留守潯州兼守南寧等郡

駕至潯州適官眷有疾留數日邦傳以扈從新

功擅劄授官始于慶國自劄繼而部劄後則御

劄亦曰欽劄欽劄與吏兵部不相涉其銀則分

散兵需及沿途賞賚取足于此

邦傳浙人原在廣西總兵隆武二年挂征蠻將

軍印永曆改元封思恩侯

慶國公陳邦傳請世守粵西故黔國故事閣臣朱

天麟稟擬不允其請邦傳志甚今武康伯胡執恭

行在陽秋 上 美

至天麟舟中傳語云勳公欲將劍印擲公舟令各

營兵聽公發付等語詞甚厲天麟不為動

佟養甲伏誅

成棟遣養甲代祭興陵密令李

成棟養子本姓孫

八月 朔駕幸端州即肇慶賜惠國公李成棟建

元勳府第以元胤為左都督

式耜而奏駕勿東興陵兩載風塵成棟令地方

官備葺陵殿巍然天壽展謁畢龍舟宜即返灘

灘而上成棟備法駕進御用嚴護衛甚威具移

山超海之力非有所宜但事權宜專號令宜一

茲軍功爵賞文武署置決于成棟若歸之朝廷

徒虛拱且楚黔雄師百萬騰蛟翹首威靈駕既

東軍中將帥為 皇上樂新復之地成棟亦有

邀駕之嫌疑令既遠則人心渙散請上一見東

諸傳侯瞻口天子音容而為慰勞指屬然後責其

盡意于東刻期出師一切決于外不中擾也式

耜先後遣簡討蔡之後後給事中蒙正發迎駕

行在陽秋 上 毛

上竟由梧入肇式耜再疏言前日粵東未復

上宜住桂以視楚今日江廣反正則宜住桂以

出楚事機所在毫釐千里吏部侍郎吳貞毓請

上幸廣城式耜乃促遠生入朝遠生見朝後

成棟適自欲還師修行營迓乘輿 上命遠生

詣廣勞成棟遠生謂成棟曰今乘輿駐北箭賞

征伐人疑有私不可不嫌成棟然之遂罷修行

官止遣官迎駕蓋遠生承式耜意欲駕返桂林

也



召大學士瞿式耜赴行在式耜疏辭

戊戌督輔何騰蛟復衡州永州師次湘潭

庚子復寶慶

張先璧唐姚陳友龍等所復

以袁彭年為都察院左都御史洪天擢為吏部侍郎

郎潘曾緯為大理寺正卿李綺為提學副使

從李元胤薦也

補陳世傑翰林學士吳以連驗封司李貞給事中

高賚明御史王應華光祿卿楊邦翰太僕卿唐元

行在陽秋上

三

楫職方司

從元胤薦也世傑等皆廣人

陞曹燁兵部尚書耿獻忠毛毓祥通政使

從洪天擢薦也

大學士嚴起恒王化澄朱天麟吏部尚書晏清吏

部侍郎吳貞毓科臣吳其雷洪士彭雷得復尹三

聘許兆進張起等俱赴行在所

副都御史劉湘客禮部侍郎吳璟

即吳文瀾

吏科給事中

中丁時魁戶科都給事中蒙正發兵科都給事中

金堡禮科都給事中李用楫文選司郎中施召徵

光祿卿陸世廉太僕卿馬光儀 司徐世儀等皆

赴行在所

以上八則見兩粵新書事多未核處劉湘客撰

瞿留守傳實未嘗赴行在

九月癸丑朔有火星自東隕有聲

清陷寶慶

陳友龍復降

冬十月壬午朔惠國公李成棟入朝

行在陽秋上

三

成棟五日一朝時政無巨細 上悉委之成棟

亦必請旨後行

督輔何騰蛟檄馬進忠李赤心會師取長沙

南雄知府凌犀渠遇害潮州

二十二日清再陷常德

左都督李元胤署吏部尚書

元胤既殺佟養甲于德慶道上威權愈赫會其

誕日饋送稱觴達于終杪通政司疏陳乞官日

以干計閣臣稟擬只有着議具奏四家文選雖

一第... 冊... 4... 文...



掌銓衡之權空名而已廣省非從元亂轉奉成  
棟劄咨不得擅為除授桂林平樂則瞿守為政  
廣遠柳州則焦新典為政潯南思泰則陳慶國  
為政慶國先有降表至廣為成棟所鄙承成棟  
旨咸思擊之

洪雅兵亂

是冬洪雅鎮湯國聘與團練花漢將熊振生治  
兵相攻洪雅之境無寧宇

十一月 朔

行在陽秋上 望

李成棟請出師南雄與金聲桓合攻贛州

督輔何騰蛟遣兵復安化醴陵益陽湘鄉攸縣

初三日馬進忠李赤心兵至長沙

清大同鎮姜瓖以大同內附

二十六日清吳三桂兵至保寧

永國公曹志建駐永州

十二月 朔

李成棟師次南雄

清援長沙李赤心大掠湘潭而遁

三年己春正月 朔駕在端州

罷大學朱天麟召督輔黃士俊何吾驪入直

科臣金堡等疏劾陳邦傳邦傳疏請即用堡為

監軍以觀臣十萬鐵騎十一日大學士朱天麟

稟擬有金堡從來朕亦未悉之語十二日早朝

科臣丁時魁等率科道十六人進丹墀挂冠而

出 上不得已賜諭帖于李元胤收回原旨天

麟即日放還田里金堡丁時魁等仍舊供職時

魁等又劾天麟結太監王坤求陳邦傳特薦得

行在陽秋上 望

以入閣又令其長子為御史掌河南道次子為

中書弟為行人得旨一門盡黜

十九日清再陷南昌金聲桓敗沒

一作念九日

南昌有湯副總守進賢門獻城王得仁被執死

之姜曰廣自經

二十一日清再陷湘潭督師定興侯何騰蛟被獲

不屈死之馬進忠走靖州

諸帥望風奔潰却地數百里省會震撼老幼竄



走內外數十萬不復舉烟火

清陷衡州

念八日大學士黃士俊何晉騶乞罷許之

嚴起恒王化澄同入閣辦事

詔勅中書張立光崑山張魯傳之子陳邦傳致

金珠祈改敕中一字因去秋鶴過潯州邦傳留

守潯州如瞿相例中書寫敕遂以世字易居字

科道疏論立光擬罪

袁彭年求入相不得上疏云儻臣舊臣以二千鐵

行在陽秋上 望

騎西來今日君臣安在 上特其章示羣臣舉朝

大駭

時肇慶有假山五虎圖謂元亂以賈冒李也元

亂本姓孫又姓賈五虎者為總憲袁彭年為虎

丁時魁為虎尾戶科蒙正發為虎脚兵科

金堡浙人隆武初為延平知府疏激 上殺同

卿尹文燁施琬二人人異之號為虎爪副都劉

湘客陝西布衣來自瞿相又為成棟同鄉號為

虎皮 見南粵新書

二十八日定隨侯趙榮貴戰沒龍安柏峪口隨一作遠

二月 朔張先壁率水陸兵數萬攻辰州不克

初五日清入撫州次日破建昌

初九日樂安縣殺姚大使

二十五日被蠡縣

陷長沙

破嶧縣

晦日賴熊等廷陽

是月清陷信豐惠國公李成棟歿于陳

行在陽秋上 望

正月成棟踰嶺攻贛州適金聲桓戰不利全師

退去成棟勢單清將高進庫乘機拒戰成棟復

不利退至信豐兵潰不可制成棟親為斷後乘

馬渡河負鐵甲馬不勝水溺成棟遂卒時中軍

杜永和代領其眾清兵復追敗之兵部侍郎張

調鼎監軍道姚生文為亂兵所殺

三月

初七日行在得督師何騰蛟惠國公李成棟敗報

方中洲之報陷也羽檄達行在公卿震駭會集



政事堂議所以代定興侯者僉曰惟留守公望  
尊德鉅足以折制諸將議欲舉大事招討湖南  
北莫留守公宜奏上 上曰俞惟留守式耜作  
朕柱石朕悉其才是必能爲朕任閭外釋北顧  
憂者于是賜式耜彤弓鐵鉞特遣郎官一員捧  
詔詔式耜從此沅湘永寶鄂岳上下三軍之任  
行間者皆得生殺予奪惟命式耜辭不獲乃戒  
期警衆建元帥旗鼓申號令親出入行間令且  
環師全承跳盪捷擊刻日可獻俘馘

行在陽秋上

器

初八日兵至湘潭

夏四月初三日清再陷寶慶

初五日太白入月

初八日犁虜伯孫守法敗沒于興安

沒于藥箭寨

十四日故科臣沈迅自焚于萊陽

二十六虜破長山

孫可望據雲南自疏求封秦王不允以安東封之  
可望不受。

可望遣龔彝之弟鼎獻南金三千兩名馬四匹  
求封親王名號金堡以祖制無有阻之廣西南  
寧府與滇之廣南府接壤龔彝乘書有不允卽  
殺出等語陳邦傳大懼卽具疏爲可望請封秦  
王大學士嚴起恒以爲不可止封安東王可望  
因拒命未幾可望密遣人擊起恒于鄧州之濱  
幾殆

五月 朔以兵部侍郎張同儉總督湖廣軍務

授瞿昌文中書舍人

行在陽秋上

器

昌文式耜孫也自海至

督師堵胤錫辭朝旋病卒于潯州

胤錫將滇南過宜章圖入粵東因割據者強觸

相凌乃不果行遂以偏師會曹志建于永明孤

軍無援遂爲所制兵將瓦解胤錫單騎夜遁走

閒道覲闕至潯陽卒

劉湘客曰胤錫移瞿公書云 上有密敕云東

人握君子掌一朝不戒生劫八舟朕不復有中

土之望唯卿與瞿先生圖之瞿公得書大驚知



斯語非出上意鹵簿諸臣欲外鎮與東諸侯  
則從中可攬權故詭為 上救使亂錫聞于諸  
鎮上方躡東鼓厲征討詎意內外生釁書四年  
朝事始未致亂錫我輩不力視封疆聽人臯牟  
而啟釁非社稷之福也忠貞營勛國公高必正  
諸勲咸偉其議

六月 朔左都御史袁彭年以憂去

自五月乙亥雨至十六月乙丑大水寒

秋七月 朔遣內侍持救獎南雄守將閔可義

行在陽秋上 吳

杜永和

副將楊大甫與李元胤不協先燒營東下南雄  
單弱可義斷指自誓軍心始固

十四日楊展破遂寧旋潰回嘉州

永州再陷興寧侯朔一青退守榕江督輔瞿式耜

檄一青出兵屯全州

召廷臣集議于慈寧宮發東餉萬兩

八月 朔

初八日以督輔瞿式耜生日遣官賜金幣

八日姜瓖敗沒于大同

袁韜武大定等誘殺楊展遂據嘉眉

明年春葛佐明倚九溪之險糾眾與袁武相拒

期年始定

是秋清帥尚可喜攻陷潮州

大學士郭之奇禮科都給事中郭朝薦相傳殉

節

冬十月贈何騰蛟中湘王李成棟寧夏王金聲桓

南昌伯設壇祭之

行在陽秋上 吳

大學士王化澄致仕嚴起恒入直

自黃士俊何吾騶去位有疏未拜而先商票擬

落旨不符則與化澄相仇故化澄罷去惟起恒

耐之故得獨相

十一月 朔德化王被獲遇害

鄭芝鵬踞石榴城清兵至隨遁去劉中藻在福

寧勢窮自縊福建盡矢唯延漳汀三郡界連江

西而延平所屬皆處萬山中清兵既去德化王

慈輝踞將軍寨先陷大田繼破龍溪攻順昌將



樂十一月清兵復陷之王被獲兵部尚書羅南生等降

十六日清入 州巡撫鄭愛陣歿于燕子窩

副將陳勝彭昌高勝談玉等戰于白虎關俱被獲死

十一月

十二日興寧侯朝一青率粵兵數萬攻永州不克退入山

曹志建復永州

行在陽秋上

吳

并復桂陽擒清官李亨

潮州守備郝尙文降清

孫可望大掠貴州殺富順王平鼎

是歲封李建捷安肅伯

建捷北直真定人成棟養子從信豐歸守廣州

四年庚寅春正月駕在端州

清陷南雄屠之閔可義力戰而死杜永和以餘兵守清遠峽

初六日清陷韶州

寶豐伯羅成耀預遁

賜李元胤復姓為孫

上以成棟死難晉元胤車騎將軍封南陽伯元

胤力辭 詔固不許乃勉受車騎印而章疏多

不改元銜冬去清以精騎破南雄詔鎮羅成耀

棄城走元胤聲其罪與蒼梧乘督師鎮楊大甫

咸伏誅人咸服其紀律時督廣州杜永和退走

海外保瓊州

初七日復以王化澄為大學士

行在陽秋上

吳

初九駕發端州十三日命李元胤留守

上聞韶鎮羅成耀遁去遂戒舟西上

駕至德慶

二月 朔駕至梧州

戎政劉遠生奏自請行守清遠峽給事中金堡

奏留駕爭之不得適大學士瞿式耜疏至言粵

東難得易失且韶去肇數百里強弩乘城堅營

固守亦可待勤王兵至何乃朝聞警而夕登舟

疏再上而蹕移德慶向梧州矣



下給事中丁時魁金保蒙正發詹事侍郎劉湘客  
認獄從御史

程源奏也大學士瞿式耜七疏救金堡等時

上至梧州百官請行修臺 上欲以舟為家有

旨命陳邦傅統兵護駕馬吉翔護三官舟先行

五虎失勢報仇者羣起獨袁彭年以憂去得免

時魁等奉旨迷問于梧州照履衛故事榜掠招

賂以數十萬計盡以充餉拷訊時惟堡大呼

二祖 列宗餘則乞哀殊甚

行在陽秋 辛

十五日清攻奉天總督劉祿監軍御史毛養登戰

死馬進忠走靖州

二十六日清攻廣州

清陷惠州

惠州總兵黃應杰道臣李士璉知府林宗景等

以惠州降清并執趙王由楨以獻

三月

念四日清破永州鐵柱關次日破龍虎關總兵向

明高姚得仁陣歿永國公曹志建奔灌陽

念八日殊救發內閣榜袁彭年金堡丁時魁劉湘  
客蒙正發等罪于朝堂追賊遣戍以昭法紀

夏四月 朔再行考選

朱士焜考選第一 常州靖江縣人 補吏科給事中以代

丁時魁補童雲驥御史潘駿觀職方主事雲驥

謝恩時伏地不能起殞于御舟

初八日清至黔陽

二十日王光恩駐巫夔間行屯政

清兵至郴州興寧縣巡撫黃順祖總兵林國瑞戰

死其眾二千人被屠 行在陽秋 辛

二十四日興國侯李赤心擒永州清官李茂祖余

世忠送行在誅之

茂祖陝西布政署巡撫事世忠乃鎮將也

六月 朔

清入清遠峽

清遠參將鄭文龍東莞總兵張道瀛參將張善

南雄副將章養志等俱降

秋七月 朔

秋七月 朔



湖南巡撫

總兵白文明自榔桂出降于孔

有德

八月

十五日御舟泊繫龍舟

在梧州之東

自春至秋王嚴二相隨駕道遙河上有民謠云

漢宮秋也昭陽愁也起恒字秋台化澄字昭陽

上與太后三宮置酒樓船簫鼓于梧州繫韻

洲之上下起恒手書水殿二字挂小牌于御舟

行在陽秋

至

前 上飲至中宵不樂而罷以清遠峽及惠筥

閒有敗報也

九月清破灌陽知縣李遇昇被獲死

曹志建奔恭城

冬十月 朔日有食之

上不怡嚴起恒疏請修省

大學士瞿式耜遣其孫昌文入覲于梧州授昌文

翰林院簡討

十一月

駕幸藤縣陳邦傳自潯江迎駕

初一日清陷廣州屠之

季元胤携重貲入廣州城中人亦嬰城自守男

子上城婦女饋餉清兵環圍城外自八月至十

二月初二日五鼓北門觀音山紫雲梯遂入城

城中驚惶相蹂踐砲銃相擊城門築塞難開百

萬人民盡死于內杜永和自清遠敗後退還端

州尚有兵萬人知不能守遂奔恩平高雷以扼

高雷廉 上與太后三宮移州西上至藤縣遂

行在陽秋

至

分爲兩陳邦傳自潯州來迎駕諸臣與之合者

皆往石江不入者則入容縣溝赴北流陸州高

化境兵多散敗肆行劫掠戶部尚書吳貞毓失

一妾刑部尚書毛毓祥子身遁聞 上往南寧

向交趾反二十四土州爲援相隨有王化澄嚴

起恒馬吉翔龐天壽等陳邦傳尙據潯江爲殿

後其兵尙萬餘

初三日清孔有德入全州

衛國公胡一清撤守榕江兵



初四日孔有德犯興安

四日有德兵至興安次日辰刻大舉入巖關開國公趙印選衛國公胡一清寧遠伯王永祚俱以分餉入桂榕江空壁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方馳出小路軍榕江兵未戰而四清發使趣印選印選已出城城中大亂沿道驅掠式相令戢之不得城中潰兵各鳥獸散一清永祚從城外去式相衣冠危坐署中適總督張同敞自靈州回過東江不入 泗水過江入桂林願

行在陽秋

卷

與式相同殉國

初六日孔有德破桂林

劉湘客作初五日用歷異也

清江王及其世子長史李

被獲不屈死

留守大學士瞿式耜兵部侍郎張同敞被執不屈羈于別室

大學士王化澄戶部尚書董天閔廣西布政朱

俱降于清

桂林平樂全州

東安永寧臨桂靈川興安義

昭平寧灌陽永福恭城陽朔荔浦修仁甯川平樂等十七州縣俱陷

閏十一月

十七日留守大學士瞿式耜兵部尚書張同敞死之

劉湘客曰瞿公執去見有德公云事已至此一死足矣夫復何言有德雅重公安于別所防衛嚴而不失禮焉公賦詩與張公廣和還卒得公與胡一清書知公死心社稷而志未灰也十七

行在陽秋

卷

日辰刻請公出公笑謂張公曰我二人多活了四十日今日事畢矣張公亦謂曰今日得死所矣遂南面被害十六日之夕十七日之辰雷霆冬發遠近皆曰徵在公也瞿公絕命詩云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主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香時給事中金堡已為僧有德請葬二公遂壆北門園

十二月

駕幸南寧入土州朱天麟嚴起恒王化澄馬吉翔



龐天壽等俱從行

擢兵科給事中張起為副都御史巡撫南寧

南陽伯孫元胤被獲于欽州赴廣州

五日之內兩廣連陷駕離梧州為陳邦傳所劫

百官星散元胤身卒故率護蹕南寧身至南

海檄舊旅至欽州為土兵王勝常所劫械送廣

州見有德不屈膝有德不遽殺留之以招杜永

和

是冬高李二將率眾數千渡瀘自黎州出探嘉眉

行在陽秋上

癸

五年辛春正月

朔駕在南寧尋幸安隆州

二月十五日清陷梧州及蒼梧藤縣

二十五日清陷柳州及象平馬平

三月

端州羅定州降于清

清陷高州

高州提督李明志兵潰吁口清兵追至電白縣

明忠預遁清遂陷高州道臣郭光祖吳人龍知

縣文振義副將王邦友等俱降清

新泰伯鎮守潮州總兵郝尙文潮州道沈時知府

王朝鼎俱降于清

尙文尋內附

夏五月秦王孫可望遣將賀九儀總兵常榮將兵

至南寧護駕并請移蹕雲南

上亟召隨從諸臣議之時閣臣吳貞毓御史王

光廷徐極等勸駕幸欽州依李元胤閣臣朱天

麟力請幸滇言元胤屢敗之餘眾不滿千棲依

海濱其不足恃明矣雲南山川險阻雄師百萬

行在陽秋上

壬

北通川峽南控荆楚亟宜移蹕以堅可望推戴

之心以慰中外臣民之望吳貞毓魏光廷等堅

執不可遂寢其議

秋八月慶國公陳邦傳與其子文水伯陳曾禹遣

將至梧州降于孔有德

潯州總兵李時方有聲副總兵鄧景監軍遣楊光

文潯州知府何允中俱降于清

陳邦傳殺宣國公焦璉

璉與邦傳有兒女戚邦傳說降不屈遂為所誘



殺又寧端伯茅守憲為邦傳所劾殺印降守憲  
尋悔恨遂卒

冬十月撫南昌劉文秀率兵五萬攻保寧不克

文秀自滇入蜀與素韜武大定等相拒數月

十四日靖南侯于大海率兵于荊州降于清

大海初據夔州之巫陽為孫可望所敗故降

定川侯李古春被執

古春偽降即為僧遁去尋復被執

是歲永州諸生鄧光遠不屈死之

行在陽秋 上 庚

孫可望殺大學士楊畏知

畏知故衡滄道也永曆改元擢部院是年入覲

安隆晉大學士還滇可望忌而殺之

行在陽秋 下

六年 正月 朔駕在安隆州

二月二十五日吳三桂破嘉定州總兵白文選預

遁

清杜繼茂兵入欽州開國公趙印選預遁

杜永和守瓊州降清

三月初八日湖北晝晦大風揚沙至持燭而行

官軍復沅州又復平遂衛藍田縣

清破佛圖關遂陷重慶

行在陽秋 卷下

夏四月二十日清入叙州總兵王俊臣白文選退

守永寧

故四川提學任佩弦降于吳三桂

十一日德州雨雹大者如瓜殺三人沉漕舟一

十三日清殺南陽伯孫元胤安肅伯李建捷

元胤聞杜永和之降慟哭三日夜清遂殺之投

尸江中時前鋒將周彩安肅伯李建捷亦成棟

養子與元胤義兄弟也建捷嘗從杜永和先登

廣州敗走蒼梧與元胤同護蹕亦隨海內欽州



作難已登舟出海聞元胤被執遂願與同死

十八日官軍復清州擒斬清總兵楊國勛

念一日孫可望自靖州率眾攻湖南清帥沈永忠

遣張國柱禦戰可望擊敗之

六月荆江侯張先璧朝行在封沅國公

晉馬進忠鄂國公

吳三桂破石泉縣巡撫詹天顏及曹淇等俱被獲

天顏福建人

秋七月庚午朔復寶慶

行在陽秋 卷下 二

初四日安西王李定國平東王孫可望復桂林孔

有德陳邦傅曾盛祖秘希孔承先孫龍孫延世董

英袁道先等伏誅

可望自行在出寶沅定國帥偏師輕騎扼有德

于桂林旬日下數十城有德自刎已獲其幼子

置軍中至十三年己亥春殺之

十一日庚辰黃霧四塞

復永州

擒斬清紀國相鄧胤昌姚杰等數十人

八月十六日復夷陵

十八日建極殿大學士朱天麟卒于廣南府予祭

葬廕一子中書舍人謚文靖

孫可望敗清于靖州

可望駐長沙善安縣

博典侯張月降于清

九月清再陷梧州

杜永和張月執提督李明忠降于清

詔授文日章為攸縣知縣

行在陽秋 卷下 三

吳三桂兵至龍安邊堡

冬十月撫南王劉文秀攻保寧未克

文秀自綿州出攻保寧十日吳三桂至文秀撤

圍退

十一月十三日官軍復衡州擒清辰州總兵徐勇

及劉升祚等

十九日清兵至湘潭馬進忠退守寶慶

二十三日清再陷衡州

總兵馬 敗死



十二月初五日清陷藤縣總兵羅超戰歿再陷賀縣

二十九日清兵入平樂縣平彭俊陣歿

是歲封莫宗文安仁伯

七年癸春正月 朔駕在安隆州

二月李定國馬進忠兵入永州

二十八日永州陷李定國走龍虎關

孫可望駐靖州總兵馮壯力駐奉天

清帥耿繼茂破廉州道臣王道光被執死

行在陽秋下 四

道光江西庚午舉人初任雲南太和知縣

三月武陵侯楊國棟安仁伯莫宗文攻常德不克

十七日孫可望禦清兵于周家堡敗回寶慶

安西王李安國敗于肇慶退駐柳州

夏四月郝尙文復以潮州內附斬清知府薛信辰

五月封楊時清征定侯

六月初四日潮陽再陷

閏月初九日安西王李定國出師廣州攻肇慶

二十六日總兵周金湯攻復遂溪降其守將陳琪

秋七月李定國復化州吳川信宜石城定國以施尙義守化州

初九日李定國離肇慶

十三日李定國遣兵入賀縣樂平

二十一日李定國率兵二萬攻圍廣西賊不克

定國圍七晝夜清兵自奉天至定國解圍

總兵王之邦卜寧張蓋陣歿于陽朔

叛將趙文貴執四川道孫胤乾至保寧獻于清

孫可望駐奉天

行在陽秋下 五

李定國兵擒斬清廣西巡撫王荃可

八月初五日石城遂溪陷

化州陷

九月十四日潮州再陷新太候郝尙文父子投井

死潮州道李兆京被獲死

以王立功內應也尙文一作尙久以功歷陞總

兵守潮州清至以城降附戊歲李成棟內附尙

文復正朔詔以為將軍仍駐潮州李敗復降清

為潮州總兵尋加銜管水師中疑不肯越省城



癸巳復奉正朔自稱復明將軍挾諸鄉紳入城  
盡反清所署官屬願從者仍與原銜不願者拘  
留之唯教官以下聽下各邑追印多挾印去空  
城以待惟龍溪知縣焦某舉城歸之至是清以  
重兵壓之尙文父子投井死一日自縊死

冬十月清師尙可喜陷吳川縣  
陳燾典陳其策被殺

十一月二十日清督祖澤遠援鄭陽

十二月十三日清破郴州桂東縣黃蠟潭巡撫朱

行在陽秋下

六

俊臣陷陣死總兵羅念等降

是歲官軍擒斬清廣西右江道參議金漢蕙樂平

知府尹明廷廣西副將溫如珍降清

八年甲午春正月 胡駕在安隆府以吳貞毓爲

大學士

孫可望駐靖州

二月安西王李定國帥兵入高州張月來歸

夏四月初十日李定國兵至雷兼遣將攻復羅定

新興石城電白陽江陽春等縣

六月李定國遣將攻梧州不克

官軍擒斬清湖廣湖北道右參議劉鼎祚辰州知  
府王仕玘

秋七月遣內臣至廈門島册封朱成功爲延平王

二十六日平遠再陷

冬十月初三日官軍攻圍廣州

十一月詔改安隆州爲府改都康萬承安平龍安  
諸州爲府

十二月 朔延平王克復漳州

行在陽秋下

七

初六日李定國攻新會縣

十四日清援廣州官軍解圍

十六日李定國攻肇慶不克還廣西

南寧巡撫張起致仕

起與孫可望標將賀九儀不和故也

是歲予大學士吳貞毓自盡殺張鏹十餘人

詔曰朕以眇躬繼茲危緒上承 祖宗下臨臣

庶闕今八載險阻傳嘗朝夕焦勞罔有攸濟自

武衡肇楛以至邑新播遷不定茲冬瀨湍倉卒



西巡苗截于前虜迫于後賴秦王嚴兵迎扈得以出險定蹕安隆獲有寧宇數月間捷音登至西蜀三湘以及八桂洊歸版圖憶昔封拜者纍纍若若類皆身圖自極任事竟無一人惟秦王力任安懷毘于一人二年以來漸有成緒朕實賴之乃有罪臣吳貞毓張鏞張福祿全為國徐極鄭光元蔡宿趙廣禹周允吉易士佳楊鍾任斗樞朱東且李頌蔣乾昌朱議泉李元開胡士瑞包藏禍心內外連結盜寶矯勅擅行封賞貽

行在陽秋 八

禍封疆賴 祖宗之靈奸謀發覺隨命朝廷審鞫除賜輔臣吳貞毓死外其張鏞張福祿等同謀不法蒙蔽朝廷無分首從宜加伏誅朕以頻年患難扈從無幾故馭下之法時從寬厚以至奸回自用益出披廷朕德不明深自刻責此後凡大小臣工各宜洗滌廉法共守以待昇平附孫可望奏為行在諸奸矯敕盜寶擅行節制大為駭異隨奉 皇上賜書將諸奸正法仰見乾綱獨攬離炤無私首惡吳貞毓張鏞張福祿

也為從者徐極蔡宿等也 皇上立寔重典以彰國法矣蓋李頌臣弟也勦虜失律法自難寬方責圖功以贖前罪而敢盜寶行封是臣議罰諸奸反以為應賞矣且臣所部諸將士比年來艱難百戰應賞應罰惟臣得以專之故名器宜重早已具疏付楊畏知奏明即畏知之服上刑亦以晉中樞旋晉內閣之故原疏具在可復閱也因憶兩粵並陷時 駕蹕南陵國步既已窮蹙加之叛爵焚劫于內虜首彎弓于外大勢岌岌卒令駝隊潛跡冥然無恙不謂非賀九義等

行在陽秋 九

遵王朝令星馳入衛之力也又憶瀨湍移蹕時危同累卵諸奸惡力阻幸黔堅請隨元亂敗死使果幸防城則誤主之罪寸磔遂足贖乎茲蹕安龍三年矣纔獲寧宇又起風波豈有一防城一元亂可以再陷 聖躬乎臣累世力農未叨一命之榮升斗之祿亦非原無位號不能自雄者也沙定洲以雲南叛臣滅定洲而有之又非無屯兵難于進攻退守者也總緣孤憤激烈冀



留芳名于萬古耳卽秦王之寵命初意豈能觀此哉故楊畏如之齋奏疏中有云今之奏請爲聯合恢勦之意原非有意以求封爵也臣關西布衣據彈丸以供駐蹕願 皇上臥薪嘗膽毋忘瀕湍之危如 皇上以安隆僻隅錢糧不敷欲移幸外地唯聽厝斷自當備辦夫馬錢糧護送駕行斷不敢阻以蒙要挾之名

前南寧知府顧祖奎卒

祖奎吳江人祝髮爲僧卒于肇慶之白雲寺

行在陽秋下 十

九年杞春正月 朔駕在安隆府

二月孫可望駐貴州以部將朱養思守南陵

安西王李定國自賓州入南寧

撫南王劉文秀駐川南

三月二十九日昭平陷

屬平樂倪志倫歐光大袁啟祕徐麟俱降清

夏四月二十六日李定國兵敗于

標將王成張士祿嶺西道陸士瑞 道李昇東

安知縣羅大經俱降清

五月二十三日劉文秀馬進忠與武大定等攻常德不見

冬十月蜀鎮胥登榮降于吳三桂

一作胥發榮明年正月降

十年丙春正月 朔駕在安隆府

夏四月安西王李定國迎 駕入雲南

定國兵至 州詭爲清兵戰敗孫可望部將關

有才之兵遂奉詔入安隆州執可望家屬以去

六月潯南恩恭俱降清

行在陽秋下 十一

秋七月義寧伯龍韜駐柳州

韜與李定國爲應援旋被獲死

十八日延平王攻福京

九月十九日清入辰州

冬十月夔州巡撫鄧希明總兵張元凱降于吳三

桂

希明自獻賊亂後與元凱同屯壘開縣入覲安

隆授官

十一年丁春正月 朔駕駐旗都



進李定國為晉王

秋九月秦王孫可望謀叛移師犯滇晉王李定國蜀王劉文秀奉命討之師次曲靖府十九日戰于交水可望奔潰

念一日叛藩孫可望遣賊將張勝開道襲滇中書科中書舍人朱斗垣遇賊不屈死之

先是可望謀逆其部將白文選將所屬來歸

土嘉之封文選為鞏昌王遣尙寶司楊楨幹中

書朱斗垣賫救往曲靖軍中途遇賊兵遂為所

行在陽秋下

十三

害

二十二日晉王李定國班師援滇擊張勝于渾水塘擒之斬于市

保國公王尙禮卒于滇中

以馬吉翔為大學士李國為司禮監

進撫南王劉文秀為蜀王

是年文秀遣總兵王俊臣姚之貞等統兵三萬人攻保寧為吳三桂所敗俊臣之貞俱死喪卒千餘

萬朝彭萬夫李春秀等降于清

朝原任兵部尙書萬夫為某官春秀舉人降于清偏沅巡撫袁廓宇

冬十一月十五日孫可望降于清

可望為定國所敗率家卒數千人請保慶降于

清封可望為義王後隨出獵被射死初可望

却將桑某者降歸定國故可望窮蹙奔降桑某

後為清兵獲械至北京人見桑慷慨自若竟

釋之

行在陽秋下

十三

十二月清兵攻雲貴

泗城州土官岑繼祿降清為嚮導引清兵從間

道直抵安隆時晉王李定國守盤江聞報自統

精兵三萬人倍道趨戰我師敗績

十二年戊辰春正月朔駕在滇都

二月原任總兵鄧凱朝行在

凱江西吉安人初同楊廷麟劉同升萬元吉龔

蔡寺奉隆武正朔起兵江西其父某死國事

夏四月官軍克橫州



秋八月十七日延平王克復台州

授鄧凱為隨扈總兵守大明門

是年冬十月初七日 上遣內臣李崇貴召凱

入朝 上曰爾忠義老成可即隨護東宮賜銀

一百兩賜銀鼎盃一隻

冬十二月十五日 駕離滇都傳幸永昌

新津侯譚宏仁壽侯譚毅總兵譚憲譚大圖俱降

于清

文臣方疇等同降

行在陽秋下 四

鞏昌王山文選以兵二萬人守貴州七星關敗于

清

曲靖知府蓋世祿降于清

世祿貴州畢節衛選貢生也

十三年紀春正月 朔

初三日清兵入滇都

提督總兵劉之扶許大元總兵王宗臣王有德

副將朱文彩朱文盛提學道徐心箴光祿寺少

卿管雲南分巡洱海道黃復生等俱降于清復

生仍管洱海道心箴署臨沅道

初四日 駕幸永昌

吳兵已入貴州 上在雲南倉卒聞報羣臣束

手無措太僕寺正卿辜廷泰仁壽請駕即日幸

蜀開荒屯練以圖便利 上意未決晉府中書

金公祉雲南極言入蜀不利是時文武臣僚滇

人居多皆思保妻子弗欲遷勸 上寢之吳兵

分道前進一從火洪龍元安龍八一日率諸將

從烏蒙入 上聞警卒起行先生至永昌

行在陽秋下 五

沅江知府那燾起兵戰敗登樓自焚父子夫婦

闔門皆殉義死

泰安伯竇民望力戰不克死之

時晉王兵駐磨盤嘴先遣大定營泰安伯竇民

望領步兵三百人前行與吳兵遇民望誓將士

為殊死戰自持復刀殺吳騎將數十員騎步兵

三十餘人益畏縮欲退是夜民望復謀文勝捷

擊吳軍將行為小子所洩吳知之別遁得免明

日民望復殊戰死三百人且盡尚存一小子奔



吳營降吳詢知民望令鎗砲齎發民望受數百鎗彈從脅穿透戰如故持刀潰圍走尋上所

在行三十里血湧仆地死吳遂整兵前進

晉王李國退入交趾

閏月十八日 駕幸騰越州二十日遂行以靳統武為護駕總兵

其兵卽孫可望之衆也念一日統武竄去

二十八日 駕入緬關緬人來迎

二十九日 駕留蠻莫次日遂行

行在陽秋下

六

初上在永昌大學士馬吉翔編修貴州塗敷功

吏部左侍郎四川鄧士廉大理寺正卿齊環沐

國公天波左衛將軍四川徐鳳翽等二百餘員

及家口二十餘人不俟大軍齊發先入緬界

是月雅州伯高承恩及諸土司據兵守境

二月 朔文武諸臣自騰越齊罪緬境

初四日馬吉翔李國乘太后東宮先奔井梗

初五日鞏昌王白文選遣兵至哩哇城迎駕不值

而去

禮部侍郎潘琪卒

十七日清兵人永昌騰越州

十八日駕幸井梗是晚文武諸臣會于御舟前議

遣總兵鄧凱行人司任國璽使緬馬吉翔止之

吉翔恐二臣先行言其過也

二十八日遣馬雄飛鄔昌琦使緬

緬王請大臣過河相議乃遣二臣惟通事傳說

皆 神宗時事所去敕書彼出 神宗赦相對

分寸不符疑以為僞出沐國公印相對乃信緬

行在陽秋下

七

因 神宗二十二年因亂來滇請救本朝不允

遂絕貢

三月

通政司朱蘊金總兵姜承德自縊死總兵潘世榮

降于緬

沐國公天波綏寧伯潘纓晉王總兵王啟隆等

集于大樹下天波曰緬酋待我日疎可就此處

走護勒撤孟良等處為善吉翔與李定國有約

力阻之十七日陸行者到哩哇對河離城五六

一書三三三 丹黃參日華公書第 6 反文句



里而營緬酋疑我圖吳國發兵圍之有波傷者  
餘各星散晉王總兵潘世榮卽降于緬通政朱  
蘊金吉翔中軍姜承德各縊死

夏四月馬吉翔舉錦衣衛丁調鼎考功司楊生芳  
使緬國

二十六日大理寺卿徐環卒

安隆所總兵周文隆降于清

文龍自田州遣弁赴肇慶納降

光祿寺少卿盧桂生降于吳三桂授大理府知府

行在陽秋 下 六

時晉王遣應奇說桂生歸正應奇被執送吳三  
桂殺之

五月初四日緬王遣官以龍舟迎駕

初五日駕離井梗

初八日緬王羈駕于孟坑城外

地居者梗

緬王接駕見中國男女財帛心利之欲圖害

上遂謀奉駕安置孟坑城外四面皆海人不得

通初七日駕至哇哇城對河結營初八日進者

梗卽前陸行者所札地也構草房十大間 上  
居依然以竹爲城每日百餘兵守護

初九日緬人進貢 上優賜之

相傳緬婦每日貿易如市諸大臣皆短衣洗足

混入緬婦貿易據地雜坐談笑緬官乃日天朝

大臣如此規矩安得不亡

行人司任國璽請設廠衛

十六日儀制司 朱冲卒

江西宗室

行在陽秋 下 七

以使緬功楊生芳文選司郎中加丁調鼎五級  
敕緬隘官截止追駕官軍

馬吉翔與緬隘官敕一道內云朕已航閩後有

一切官兵都與截殺

六月安德侯狄三品執馮雙禮獻于清授杼城侯

三品雲南建昌總兵雙禮已封郡王

二十一日安南臣武公姿降于清

武公姿官宗國公遣人至雲南獻降表

二十二日延平王舟師克鎮江圍南京旋退入海



總兵甘輝等死之

高承恩為其弟承裔所殺

部將爭立自相攻擊

清獻馬瑚敘州

伯提督總兵陳希賢等降

鄭中郝承恩等固守

秋七月清陷成都總兵趙友馴等降御史龐之泳

主事賀奇俱繳印降

清道川南道高毓苔招降原任四川巡撫萬任

八月滇國公沐天波使緬甸入其城

行在陽秋下

三

緬俗以八月十五日各蠻來貢欲張大聲勢天

波至彼令跣足以緬臣禮見天波不得已從之

歸而泣告于眾曰我故屈者為保全 皇上計

耳禮部楊在行人任國璽各疏劾天波屈節于

緬奪疏留中

上不豫

以患足故

九月緬人進稻穀

緬進稻穀給各窘迫者吉翔據為己物私其所

愛者鄧凱不平于朝內大罵之時有吳承裔者  
乃吉翔之旗鼓猝仆凱于地損一足

光澤王儼鐵大學士郭之琦總兵楊祥被獲不屈  
死之

時雲南既陷之奇等避入交趾交奪懼縛送廣

西被害之奇絕命詩云十載艱虞為主恩居吞

避世兩堪論一聲平地氛塵滿幾登幽山霧雨

翻曉澗哀泉添熱血暮烟衰草送歸魂到頭苦

節今方盡莫向西風灑淚痕成仁取義憶前賢

行在陽秋下

三

異代同心着幾鞭血比蓑弘新化碧魂歸望帝

人為鵬曾無尺寸酬高厚唯有孤丹昭簡編萬

卷詩書隨一炬千秋霜管俟他年祥蜀人不識

字以忠義自許臨難神色不變望西叩首謝恩

危坐就刑觀者無不流涕

命造曆日

從鄧凱請也

冬十月郝承裔以嘉定邛眉等州叛降于吳三桂

未幾承裔反正至辛丑年被獲死



蜀鎮寧侯王友進遣官降于吳三桂

安南都統使莫敬耀入貢于清

是冬嘉靖州陷殺被

十四年庚子春正月 駕在孟坑城外

德陽王至濬降于清

至濬初奔交趾與太監王應遴同匿高平境內

自安南莫敬耀後勢益孤危故至濬亦降

三月初一日賴國公楊武叛降于吳三桂

三桂令楊武招降貴州布司政朱企良

岷藩宗室武

行在陽秋

三

靖侯王國璽兵部侍郎尹三聘編修劉菡尚寶

等楊楨幹知府范春鰲等六人六人遂繳印降

赴北

大學士方端士降于清

禮部司務王應偉卒

秋七月緬人邀滇國公沐天波再入其城不允

緬使曰此番可冠帶而去天波終不允

八月郝承裔以雅州內附

九月晉王李定國出孟良與白文選入緬關次日

桐柏疏請迎駕不果

定國迎駕疏內言前後三十餘章不知曾到今

與緬王相約何地交遞而諸臣在內只圖安樂

全不關節出險緬官求救一道去了外候久無

消息乃拔營而去

以湖廣道御史鄔昌琦改陞河道掌六科

從馬吉翔所薦也

授烏撒知府王祖望禮部主客司

祖望晉王藩前人能醫中宮有疾用其藥而愈

行在陽秋

三

太常寺博士鄧居詔疏陳時事

居詔疏為停止不急之務仰祈修省等事內侵

吉翔及各員自謀自衛等語蓋指行人任國璽

欲轉江西道而言也吉翔怒奉 旨該衙門知

道旨方下而國璽回道及各陞轉 旨旋下矣

居詔不平即劾國璽國璽亦劾居詔一日 上

召面質不果惟吉翔國璽傳古云鄧某當學好

免杖

碎國寶以給各員



吉祥奏外有大臣三日不舉火者 上不信次

日吉祥國泰復合奏 上怒擲皇帝之寶命掌

國太監李國用碎之國用叩頭辭不敢又次日

吉祥國碎之以散給各員 上怒曰你們要收

門生特把朕作人情耳

十五年辛丑春正月 駕在孟坑城外

二月吳三桂破為乃麻衣

龐吉兆吉佐等俱被獲

咸陽侯祈三昇降于吳三桂

行在陽秋下

三

三昇與定國不和獨走戶臘三桂遣官招之遂

率兵七十餘人涉遠而降孟津伯魏勇總兵劉

芝林王有功邵文魁等俱降勇旋病歿

鞏昌王白文選賚奏迎駕

念八日白文選遣緬民賚奏至云不敢速進者

恐為所害必令彼送出為上策璽書答之曰不

五六月離本處止有六七十里已搭浮橋來矣

數日後緬兵斷浮橋而去吉翔國泰挾駕自重

不思出險或欲暗相糾結擁東官因殺吉祥國

泰奪路而出即為吉翔國泰所覺密奏其結盟

投緬旨命錦衣衛搜獲為首者殺之

夏四月赫承裔被獲死

御前總兵馬寶降于吳三桂

五月朔大學士馬吉翔司禮監李國泰入宮講書

賜之坐

江西道御史任國璽奏為時事三不可解謂上

年本請開講期年不行今勢如果卵不思出險

尚然如此講書必須科道侍班議軍務則有沐

行在陽秋下

三

勲臣王皇親等豈翔泰之獨君也言詞切直次

日旨下着任國璽獻出險策國璽奏能主入緬

者必能主乎出緬今日事勢至此乃卸肩于建

言之人乎時王祖望鄧居詔各疏劾翔泰有內

官曰爾上千金萬本亦何用其擅權若此禮部

楊在講書賜之坐典璽李崇貴以為非禮次日

亦賜崇貴坐崇貴辭曰今雖亂世禮不可廢每

講崇貴出外一日東宮問楊在曰哀公何名在

不能對



初五日瑞昌王薨于緬甸州

二十二日緬酋莽猛白弒其兄

先是御前總兵馬寶降于吳三桂即使為閒至

緬王備言矣三桂所以遣之故且曰苟能送帝

出則富貴可立至也緬酋于是令寶至孟坑居

上左右 上以寶為舊城弗之疑也緬酋既

受三桂命遂決計出獻其親兄知之謂曰不可

因人之危而為之利不義且彼兵至也天之所

立中土之所戴我不能助而反為之害是逆天

行在陽秋

三

也逆天不祥不如且全之任彼後圖緬酋即縛

其兄弒之

六月十八日緬酋偽請盟馬吉翔李國泰等從之

緬使來云我王初立怕你們立心不好請去吃

咒水等你眾人走動好去作生意不然日用亦

難云

十九日緬酋殺我文武官僚三十餘人

吉翔國泰聽信緬酋之謀不論大小官員俱攜

去與緬酋盟已刻緬酋以兵三千圍所扎處乃

日爾等大漢可出來吃咒水一箇不出來即亂

鎗殺死諸臣良久乃出出俱被執而死松滋王

已下馬吉翔馬雄飛蒲縷鄧士廉鄧居詔楊在

鄔昌琦任國璽王祖望裴廷謨楊士芳學錄潘

璜郭璘典簿齊應選總兵王自金安朝位陳謙

龔勳吳承爵張宗位錦衣衛大堂任子信張拱

極劉相來宗宰劉廣銀宋國柱丁調鼎司禮監

李國泰東筆字茂芳楊宗華李崇貴又周某盧

某曹某沈某俱失名

行在陽秋

下 三

馮幸黔國公沐天波署緬僧進食

黔國公沐天波靖來將軍魏豹總兵王啟隆等俱

遇害

上與中宮將自縊鄧凱勸之曰 太后年老將

誰為依 上乃止緬兵入官搜取財幣貴人宮

女及各官妻孥自縊者甚眾 上與太后等二

十五人俱聚于一小房經險二時忽通事引守

護緬官至乃喝曰不可害皇上與沐國公彼時

尸橫遍地緬官請 上移出沐國公房內大小



二百四十餘人怡住一樓母子啼哭聲聞里外  
閱三日幸有緬僧私進飯食且悲哀不已乃知  
早去各臣悉被殺時有沐天波王昇魏豹王啟  
隆各傷緬兵數人而死有皇親家小子名來安  
年甫十三兵擒之乃曰有銀與你抵腰假作取  
銀乃拔小刀刺傷緬兵而死

吉王自縊薨

吉王同妃入宮自縊皇親標下總兵姚文相黃  
華字熊惟寶馬某秦某錦衣衛趙明鋒王大維

行在陽秋下

三

王國相吳承胤朱文魁鄭文遠李既白凌雲尹  
襄朱議添千戶吳某百戶嚴某內官陳德遠劉  
楊二貴人松滋王妃皇親任國璽姜承德妻楊  
氏俱于十九日自縊死 又起陸諸人先後遇  
害者通政司朱蘊金姜承德蒲世榮而鼎忠范  
存禮溫如珍副總兵高陞李勝武崗用恨王馬  
九功王皇親標下劉典隆戴某張某陶某內府  
劉九臯劉衡汪國泰段能忠謝安祚  
施氏曰緬酋既弒其兄遂以次殺上左右從官

緬酋將天波至城上木板鋸解以示城外 上  
遣人登城遙諭曰事已不可為矣從朕文武各  
官各已見害城上所居解者即沐上公也朕亦  
萬無生理可致謝晉王各自為計否則城外當  
有變矣王及諸將士皆下馬羅拜大呼痛哭聲  
振天地 上遙聞亦哭次日晉王憤恨悲號遂  
大勦孟坑城外難犬不留而去自是人心無主  
兵多散去

秋七月緬人貢物

行在陽秋下

三

念一日緬人乃修原所請眾人安住貢米銅器  
等物念五日又進獻鋪蓋銀布等物甚厚乃曰  
我王子實無他意因爾各營在外殺害地方遂  
恨入骨乃眾民所為也  
上不豫

冬十一月初八日吳三桂兵至木邦

白文選遣副將馮國恩至木邦偵之中伏被獲  
國恩遂降于三桂為嚮道

十八日 上召總兵鄧凱入宮



是日午刻召凱入宮諭曰 太后病矣而賊信  
又急爲之奈何白文選朕欲封他爲親王馬寶  
欲封他爲郡王

吳三桂兵至錫波白文選奔茶山

二十日三桂發兵追文選于茶山

二十四日吳三桂入緬甸境

初三桂在騰越宋腮兩遣人通緬酋使送駕出  
降否則加兵緬酋益決計謀逆

十二月 朔吳三桂兵駐舊晚坡

行在陽秋

辛

舊晚坡在緬城之東是日緬相錫真持貝葉緬  
女降于三桂其文有願送駕出城但祈來兵退  
扎錫坡猶慮三桂之襲其城也

初三日緬酋內叛來 上及 皇太后皇后皇太

子公主如舊縣坡緬酋殺華亭侯王維恭

是日未刻二三緬官來見曰此地不便請移別

所爾門兵將近我城我處發兵必由此過恐爲

驚動言未畢數蠻子將 上連杭子擡去 太

后等悲聲震天行至二百步乃有轎三乘至

太后等上轎大小男女毫未收帶步行約五里  
渡河到岸暗黑不識何兵二更到營始知爲吳  
三桂矣初四日歸老營初五日曉鄧凱匍匐

上帳前曰今日事至此 皇上當行一烈使老  
臣得其死所 上曰固然有太后在且洪某吳

某世受我家恩未必毒及我母子初六日拔老  
營復轉啞哇欲攻緬城未遂初九日長發還洪

一路大小俱與馬匹進御膳用金碗不用銀碗

上與東宮俱進鮮服鋪蓋內官宮女各官妻

行在陽秋

壬

妾均與衣被

吳三桂以車駕還南

施氏曰吳三桂兵亦出境將入緬路遇鞏昌王

白文選是時文選兵尙強因山路窮僻斥堠不

通猝遇無計不敢戰遂降自是三桂無所忌憚

矣緬恐遂令馬寶誘 上曰晉王兵去此未遠

臣欲從閒道奉駕奔其軍 上從之緬使人從

上所至則吳軍矣

十六年 壬寅春正月十三日駕還滇都



三桂日進膳服等物俱倍前

夏四月 太皇太后王氏不食崩

三桂令人奉 上居滇故都督府等嚴兵防守

八旗兵皆集 上屢欲見三桂三桂不肯見

皇太后不食 日遂崩

原任戶部尚書龔燁死之

燁永州人天啟乙丑進士也具酒設進謁 上

所守者不許燁厲聲曰此吾君也我為其臣君

臣之義南北皆然我祇一見耳何拒我為守者

行在陽秋

三

往啟三桂三桂許之燁遂入堂上設宴請 上

出朝禮畢進酒 上稍謝痛哭不能飲燁伏地

痛哭亦不能起再勸 上飲 上勉飲三爵燁

再拜不止遂觸地而死 上撫之慟幾仆

上崩 皇太子遇害

施氏曰從官扶 上進入旗諸將士皆望而呼

萬歲曰此真主也我等雖有主今知其安在不

如奉此以成不世之功事將成滿漢諸大臣皆

割辮而起為下所洩三桂知之大驚即令輦

上以皇太子出以弓弦絞于市時太子年十二

臨難大罵曰黠賊我朝何負于汝我父子何仇

于汝乃至此耶是日天大昏黑風霾並作人影

不見 上既遇害三桂使人炙尸揚灰傳賜請

將前所謀奉 上八旗諸將士共二千餘人皆

殺之令沒其妻子

襍錄曰吳三桂標將有商于吳者問以舊晚坡

之事據云十二月初二日三桂至舊晚坡檄緬

送駕緬亦遣人相聞薄暮緬人送人首十七至

行在陽秋下

三

至三桂營營中訛言駕崩及三鼓謔言駕至矣

隨眾出迎見二艘渡江來一為 上及 太后

中宮東宮公主一為遇害諸臣家屬有緬相

及蠻兵二百餘人俱至三桂送 上及宮眷于

公所 上南面坐達旦三桂標下各官相繼入

見或拜或叩首而退少傾三桂進見初甚倨傲

見 上長揖 上問為誰三桂噤不敢對再問

之遂伏地不能起及問之數至始稱名應詔

上切責良久三桂緘口伏地若死人 上卒曰



今亦已矣朕本北京人欲還見十二陵死死兩能任之乎對曰臣能任之上令之去三桂伏不能起左右挾之出則色如死灰汗浹背自後不復敢見

吳三桂以總兵鄧凱隸滿州鑲黃旗不受為僧去秋七月吳三桂遣藩下蝦護送 皇后公主至北京奉 旨命禮部養贍于別室仍撥宮女二人奉侍

是月二十九日晉王李定國薨于景線

行在陽秋 下

三

定國薨後以世子嗣典記靳統武統武奉嗣典為晉王有馬斯長者定國之表弟心忌統武遂勸嗣典降于三桂

附記王寅隨駕回滇諸人

吳師相炳一子一女同妾子名宏猷南京人

鄔昌琦一子三歲魏豹一子宗學南京人 姜

承德三子北京人 丁調鼎二子 趙明鑑一

子一僕 黎應祥千戶廣東人 王祖望小子

新兒 鄧居詔家丁鄧玉前府都督康晉生一

子 總兵鄧凱 東昌李君調云緬酋送駕舊晚坡在庚子十二月而龍馭賓天 皇太子遇害則辛丑三月十八日也君調時在三桂營中目擊者此云壬寅未知何據

行在陽秋 下

三

行在陽秋 終







# 海東逸史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海東逸史 序

序

明崇禎十七年乙酉三月京師陷五月福王立於南  
 魯王徙封江廣暫住台州是月南都陷六月潞王監國  
 杭州旋出降閏六月張國維自杭州來朝魯王請監國  
 時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沈宸荃并起兵先後奉表至  
 台七月王至紹興行監國事以明年為監國元年十月  
 與清兵戰敗之十一月議分餉分防拜方國安為大將  
 明年國安劫閩餉六月江上師潰馬士英阮大鍼先在  
 國安軍中至是欲劫王降清王幸脫去國安阮馬並降  
 國維諸臣死之鄭彩乃奉王如閩十一月次廈門鄭芝  
 龍既前降令彩執王彩不從奉王次長垣芝龍子成功  
 亦建議海上而不欲奉王改明年為隆武三年實王監  
 國二年海上遂有二朔王在閩先後復三府一州二十  
 七縣三年皆陷僅有福安寧德明年春寧德福安相繼  
 陷六月張名振復健跳王次健跳十月移次舟山十二  
 月粵使至閩海遂用永曆年號監國于是名存實終六  
 年乙卯九月舟山陷妃嬪大臣多死之七年壬辰張名  
 振沈宸荃張煌言諸臣扈王至廈門成功以金門居王

海東逸史 序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八年癸巳三月遂去監國號奉表滇中至是監國虛名亦不復存然監國諸臣仍奉王如故歷甲午實監國乙未丙申十一年三年王在金門丁酉十二年戊戌十三年己

亥十四年三年王在南澳是年五月成功徙王澎湖島而滇中使王復監國庚子十五年王在澎湖島成功克臺灣

王其地辛丑十六年王在澎湖島四月成功復居王金門壬寅十七年王在金門五月成功卒海上諸臣議復奉王

監國十一月二十三日王薨而監國于是終魯監國終始凡十有七載其大要略如此嗚乎廢興存亡之際雖

曰天命又豈不由人事哉紹興之不守以方國安之為大將而可知分餉分防而義師渙閩餉劫而江上師潰

馬阮主其謀國安肆其橫劫王以降無待筮卜可前知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豈不信然哉迨于入閩寄

命延平腋下苟活而已豈足議遠謀然三府一州二十七縣之恢復不亦盛與邛彩驕恣又隳大業此希聲蒼

水諸公所為痛心飲血者也癸巳而後益不足論然已亥復號竟不果行意必延平使之吾讀延平戰國史來

人余培森作有餘痛焉延平世以忠賢歸之擬諸史公道鄰

海東逸史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豈其人哉不然已亥五月延平提師北指蒼水前驅入江克瓜洲鎮江大江南北降附者四府三州二十四縣

幾薄金陵則亦可以有為矣而延平竟以前鋒小挫倉皇出海遁走吾讀蒼水南征諸集有餘痛焉萃四方之

忠義以力挽既頽之大勢殫心竭知僅可望濟而一二武夫不用命卒敗垂成之功易曰啞人凶武人為于大

君豈不以其所視者眇所履者危而務逞其剛暴之志氣哉魯監國十七年之事實至短暫也而其存亡勝敗

之故昭昭可鑒若此記史者顧可略而不載乎福唐桂

諸王始末史既備錄魯監國獨不得比數此史家之隘漏也有海東逸史者專載記魯監國始末為監國紀二

卷家人傳一卷列傳十五卷都為卷十八撰者翁洲老民不知何許人也余既獲慈谿楊氏刻本因重刊之以

廣流傳而書次魯監國始末大要于簡端且識所慨痛昇覽者考鑒焉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張壽鏞序

海東逸史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東逸史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第 11111 頁 6 頁 1111



序

洪惟我高宗純皇帝大公至正度越百王御批通鑑輯覽不削福藩位號於分注且備列唐桂二王本未附於後以爲千古興亡鑑至若魯王之延息海隅則并不得列於小朝廷數故載紀亦從其略然而南日孤舟結朱家殘局流離瑣尾猶之厓山一塊肉也其間忠臣義士東浙爲多有如張沈諸公始終抗節勢不能不行柴市之誅我二祖列宗未嘗不諒其忠於所事易名之典光照汗青凡以立萬世臣極而寓教忠之至意也於是明

海東逸史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越遺獻據所見聞彙筆殘山賸水間取錄東荒碧血者往往而有若梨洲黃氏謝山全氏先後撰述尤夥大抵碑傳之文而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容亦有未審者也自余與於慈谿縣志之役之二年昭文鄒君文沅來攝縣事出其藏籍得海東逸史蓋前此所未見也爲書凡十有八卷首監國紀則正名而猶與以帝系也次家人傳傳監國諸如用歐陽氏五代史例也次列傳次忠義次遺民史體具焉凡所敘述大都身親見之文尤雅馴其微者或不經見於他紀賴以存孤忠介

節之姓氏而其著者亦足以參訂南雷鮎埼之書洵可

貴也嘗曰翁洲老民計非行遜故臣則亦山林枯槁有心鄒灌者而惜乎其不可攷也理庵楊檢討以詞曹星使告養家居方勤於鄉邦文獻尤重忠孝大節亟鈔得副本屬王君子祥及其次公繩孫孝廉校正而刻之於乎鱣波鯨島陰火終熾猿鶴蟲沙久淪物化而寫本孤行不歸浙滅卒表章於累洽重熙之代自非大聖人量包天地覆幬所存久矣死灰殘劫亡復留此蠹蝕餘編寄千秋感愴矣闕逢涖灘閏月甲辰朔會稽孫德祖彥

海東逸史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清謹敘



海東逸史目錄

卷一

監國紀上

卷二

監國紀下

卷三

家人傳

烈妃某氏

元妃張氏

義妃周氏

貞妃陳氏

海東逸史 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氏

卷四

列傳一

張國維 子世鳳

朱大典 子萬化 吳邦瑤 孫珏

莊元辰

王思任

卷五

列傳二

余煌

陳函輝

陳潛夫 妻孟氏 妾孟氏

朱繼祚

卷六

劉中藻 董世南

列傳三

錢肅樂 董光遠

錢肅圖

錢肅範 僕張貴

錢肅遜 妻鮑氏

錢肅典

熊汝霖 子琦

孫嘉績 子延齡

沈宸荃

卷七

列傳四

海東逸史 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之仁

張鵬翼 弟繼榮 徐洪珍

蔣若來

鄭遵謙 弟遵儉 妾金四姐

荆本徹 子元相

卷八

列傳五

沈廷揚 子元泰 妾張氏 沈始元 蔡德

朱斌 林樹 畢從義 陳邦定 翁彪

黃銘丹 妻施氏

馮京第

徐孚遠 妻姚氏 子度遠

陳士京



卷九

列傳六

王翊 蔣士銓 趙立言 立言子楨

王江 石必正 明知

卷十

列傳七

張肯堂 妾周氏 方氏 姜氏 畢氏 子婦

吳士俊 沈氏 女孫茂漪 林志燦 林桂

蘇兆人 吳鍾巒 子福之

海東逸史 目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向中 子善毓 朱永祐

卷十一

列傳八

黃斌卿 王朝先

周鶴芝 林籥舞 阮進 從子駿 陳雪之

姚志卓 趙牧 兄志元 方元章 張起芬

卷十二

列傳九

張名振 母李氏 庶母范氏 妻馬氏 兄名 甲 弟名揚 馬呈圖 馬貢圖 顧

民楫 梁隆吉 焦文 文妻張氏 楊復葵

卷十三

列傳十

張煌言 子萬祺 甘輝 羅子木 僕楊冠玉

卷十四

忠義一

董志寧 妻羅氏 子士駿 士驥 僕文周

華夏 妻陸氏 王辰 張夢錫

王家勤 陸宇燦

海東逸史 目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毛聚奎 屠獻宸 妻朱氏

楊文琦 妻沈氏 楊文琮

楊文瓚 妻張氏 玉如 楊文球

董德欽 倪懋熹

徐啟睿 趙毅

李桐 子文景 文昱 路國挺

李文纘 杜懋俊

杜兆祐 施邦焮

魏耕 李達 楊遷 錢纘曾 汪涵



張廷綬 李唐禧

章有功

章欽臣 妻金氏

戴爾惠

卷十五

忠義二

傅巖 子齡文 齡發

王之拭

林汝翥

林奎 葉子器

俞元良 兄元禮

周宗彝 妻卜氏 妾朱衣 紫衣 弟

啟琦

湯芬

林喟

海東逸史 目錄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都廷諫

洪有文

鄔正畿

林逢經

王恩及 妻李氏

王祈

沈履祥

陳世亨

卷十六

忠義三

高岱 子朗

葉如榘 妻王氏

徐復儀

唐自綵 妻某氏 姓借豫

王玉藻 姚亦方

周元懋

周元初

倪懋楷

朱養時

董廣生

楊鼎臣

林瑛 妻陳氏

江用楫 妻某氏

董玄

張家璧

朱萬年

顧珍

李開國 母某氏

顧宗堯 母某氏

顧玠

江中汜

陳所學

顧行

翁健

海東逸史 目錄

五六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戴仲明

章有期

劉世勳

王朝相

劉朝

卷十七

忠義四

張榘

倪文徵

朱璋

鄒欽光

鄒之琦

張君正

傅日炯 族父平公

趙景麟



趙天生

周西

張成義

趙甸

葉尙高

朱錫齡

婁文煥

林世英

陳瑞芝

母李氏

周容

朱金芝

紀五昌

趙自新

卷十八

遺民

海東逸史 目錄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于穎

林時對

李長祥

黃宗羲

黃宗炎

陳希友

熊曰繪

任延賁

沈崇瑜

周齊曾

高宇泰

盧若騰

沈文光

朱憲宗

徐桐

馮元颺

董守諭

原闕今補

王正中

原闕今補

章正宸

原闕今補

朱之瑜

原闕今補

海東逸史 目錄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東逸史卷一



監國紀上

王諱以海太祖第十子荒王檀九世孫也父肅王壽鏞以崇禎九年襲封十二年薨子以派嗣十五年北兵破兖州自縊死十七年二月詔以王紹封三月京師陷王避兵南下五月福王立於南京命徙封江廣暫駐台州乙酉五月南京亡踰月潞王常泂監國於杭州不數日出降按小腆紀年諸臣請監國不受明季南略云杭人擁戴之大兵至即開門率眾降○是刻考異均註

海東逸史卷一

一四明鼓書

首見處 閏六月九日按紀年東陽兵起在諸義餘不復 閏六月九日 旅後此或當作十九日原任兵

部尚書石僉都御史張國維自杭州來朝請王監國會故九江僉事孫嘉績吏科給事中熊汝霖起兵餘姚刑部員外郎錢肅樂起兵寧波蘇松兵備僉事沈宸荃起兵慈谿並奉表至台而會稽諸生鄭遵謙亦起兵應之既而定海總兵王之仁翁洲參將黃斌卿石浦游擊張名振各以本鎮兵來會王遂赴紹興

七月十八日小腆紀年作閏六月十八日王至紹興行監國事以分守公署為行在祭告天地祖宗以明年為監國元年立

元妃張氏上故皇太子號曰悼皇帝弘光帝曰報皇帝潞王曰潞閔王

進張國維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按小腆紀年時召直東閣尋加是銜以朱大典宋之普南強釋史為東閣大學士國維督師江上大典鎮守金華之普司稟擬加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沈宸荃皆督師石僉都御史以鄭遵謙為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海東逸史卷一

一四明鼓書

以章正宸為吏部尚書原注後紹興陷棄家為僧南疆事李白春釋史作占春為戶部尚書王思任為禮部尚書張

文郁為工部尚書陳函輝為禮部右侍郎按小腆紀年歸尋遷是職陳潛夫為太僕寺少卿起原任右庶子余煌為禮部右侍郎不至

封嚴州總兵方國安按小腆紀年國安浙人或云舊輔逢年子鎮東侯定海總兵王之仁武寧侯南疆釋史作武寧伯十一月進封侯羣臣皆奉表勸進王曰孤之監國原非得已當俟展拜孝陵徐議樂推未晚也

賜鄞縣舉人張煌言進士出身授翰林院編修小腆紀年作八月



以原任紹興知府于頴為按察使行巡撫事

鑄大明通寶錢小腆紀年作十二月事

大學士宋之普謝政起舊輔方逢年為東閣大學士

張國維連復富陽於潛明季南略以復富陽為七月事小腆紀年以復於潛為八月事

諸縣

命仁武伯姚志卓小腆紀年作倬守分水

八月原任兵部尚書田仰從海道至拜東閣大學士

九月加按察使于頴右僉都御史督師

十月初二日北兵至方國安嚴陣以待張國維率隊接

海東逸史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應禪將王國斌趙天祥繼之連戰十日北兵敗去

以原任吏科都給事中林時對為太常寺卿原任刑部

主事莊元辰為吏科都給事中

十一月進方國安荆國公王之仁寧國公封鄭遵謙義

與伯尋進侯

議分餉分地

以編修張煌言為兵科給事中

以太常寺卿林時對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吏科都給

事中莊元辰為太常寺卿

加右僉都御史孫嘉績熊汝霖並兵部右侍郎

閩中遣給事中劉中藻頒詔至大學士張國維侍郎熊

汝霖等拒之小腆紀年作十月事

王勞軍江上駐蹕西興築壇拜方國安為大將命各營

皆守節制馬士英阮大鍼按小腆紀年士英字瑤草貴陽人中萬曆丙辰會試又三年成進士大鍼懷寧人

竄入方國安營請朝見不許

十二月王回越城以降臣故太僕卿謝三賓為禮部尚

書兼東閣大學士

頒監國魯元年大統曆職方主事黃宗羲所造也

海東逸史 卷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監國魯元年丙戌正月己酉朔王在紹興

遣原任天津參政柯夏卿原注號避庵黃巖人進士太常少卿曹維

才使閩中

以原任右庶子余煌為兵部尚書

加右僉都御史錢肅樂為兵部右侍郎

二月叛將張國柱掠餘姚其部曲張邦寧掠慈谿

總兵陳梧敗於橋李自乍浦浮海至餘姚大掠職方主

事王正中方行縣事集民兵擊殺之

閩中遣僉都御史陸清源解餉十萬給浙東方國安縱



兵攫之拘清源不遣小腆紀年云字嗣白平湖人崇禎甲戌進士為國安所殺勢朝殉節諸臣錄云江防潰投蓋馬阮所構也並以為在錢塘江死國朝賜諡忠節

三月十九日毅宗大祥戶部主事原作郎中據第八卷補傳正董守

諭請王吳臨三軍縞素一日從之

北兵決壩放船入錢塘江張國維嚴飭各營守汛王之

仁鄭遵謙率水師襲戰敗之小腆紀年作是月朔日事

平海將軍周鶴芝議乞師日本黃斌卿止之

四月王正中率師渡海鹽破澈浦城小腆紀年作三月事

海東逸史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五月兵部右侍郎錢肅樂棄軍之舟山

都督鄞縣志作總兵陳謙奉使至閩中為御史錢邦苴所劾殺

加兵部右侍郎孫嘉績戶部尚書據第六卷本傳四字疑衍熊汝霖

兵部尚書並兼東閣大學士

尙寶寺卿朱大定太僕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黃宗義

吳乃武查繼佐等會師渡海劄潭山南疆經史作海壇山以江上

兵潰乃還

六月丙子朔江上兵潰方國安馬士英等欲劫王投降

遣人守之會守者病王得脫乃由江門出海令保定伯毛有倫扈元妃世子自定海出海明季南略作五月二七日事

大學士張國維兵部尚書余煌禮部右侍郎勝朝殉節諸臣錄作

兵部左侍郎陳函輝通政使吳從魯小腆紀年云字金堂山陰人萬曆丙辰進士官

通政司大理原作太僕據第五卷本傳正寺少卿陳潛夫翰林院編

修徐復儀紀年以為唐藩遇害後死江西道御史傅巖兵部主事高

岱葉如蒞紀年作汝蒞一作汝蒞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諸生傅

日炯趙景麟等皆死之方逢年謝三賓宋之普方國安

海東逸史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及馬士英阮大鍼等並降

寧國公王之仁泛海至金陵死之北兵破金華大學士

朱大典闔門死之

富平將軍張名振棄石浦以舟師扈王出海投肅虜伯

黃斌卿斌卿不納

永勝伯鄭彩至舟山奉王入閩

叛將張國柱攻舟山為水營將阮進所敗劫元妃世子

去以上三節小腆紀年並繫九月內

二十四日大學士孫嘉績卒



八月十一日建寧陷僉事倪懋熹死之

二十七日閩中陷唐藩出奔汀州為北兵所殺按小腆紀年唐藩名聿鍵小字長壽太祖九世孫二十一日自延平出奔二十四日大兵取延平及天興府追殺於汀州之府堂時二十八日也

九月以兵科給事中張煌言為右僉都御史按小腆紀年以明年正月進是職

十月丁酉王發舟山

十一月丙寅王次廈門南疆繹史稱中左所亦名鷺門時鄭芝龍小腆紀年云字飛皇小字一官福建南安縣石井人已降北令彩執王以降彩不從芝

海東逸史 卷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龍之子成功亦不肯隨父復建義海上而以廈門為營然亦不欲奉王改明年為隆武三年於是鄭彩改次長垣改明年為監國二年海上遂有二朔

海東逸史卷一

海東逸史卷二

翁洲老民撰

監國紀下

二年丁亥正月癸卯朔王在長垣

辛未王禡牙出師提督楊耿總兵鄭聯皆以兵來會進

鄭彩建國公封張名振定西侯楊耿同安伯鄭聯定遠

伯周瑞閩安伯周鶴芝平夷小腆紀年作彝伯阮進蕩胡紀年作湖

伯阮駿英義伯

以原任雲南僉事林汝翥為兵部右侍郎

海東逸史 卷一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鶴芝復海口以參議小腆紀年作參謀林籌舞總兵趙牧守

之

進册貴嬪陳氏小腆紀年作張氏為元妃

二月壬申朔克海澄明日攻漳平南疆繹史作漳州按漳平屬龍巖州此疑

失利又明日北兵攻海澄南師退入於海

丙子克漳浦以閩人洪有文南疆繹史云饒州人同安阮錫夕陽寮稿作有楨字

亮士嘉為令五日復陷有文死之

耶西王常瀨小腆紀年作常潮事在四月常瀨為貴溪王明年二月永寧寨被死復建寧

其裨將王祈南疆繹史作祈復邵武



三月兵部右侍郎林汝璣吏部員外郎林奎合兵攻福

清不克死之小腆紀年作十月事

四月海口陷參議林籥舞總兵趙牧死之周鶴芝退保

火燒畧

吳淞提督吳勝兆反正命定西侯張名振率舟師赴之

以兵部小腆紀年作戶部右侍郎沈廷揚右僉都御史張煌言

給事中徐孚遠御史馮京第監其軍抵崇明舟覆名振等從間道脫歸廷揚被執死之

六月攻漳失利

海東逸史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至瓊江錢肅樂來朝拜兵部尙書

以閩中原任太僕寺卿劉沂春為右副都御史原任廣

東糧道小腆紀年稱副使第十卷本傳同吳鍾巒為通政使按紀年以十月召用

並以錢肅樂薦也

七月王親征會鄭彩周瑞周鶴芝阮進之師攻福州敗

績

八月丙戌克連江按小腆紀年是日遣兵襲連江

以右僉都御史沈宸荃為兵部尙書按小腆紀年以十月進是職

以閩中原任温州巡撫劉中藻為兵部尙書武英殿按

小腆紀年於是年正月授職兼東閣大學士

十月長樂永福閩清皆下羅源知縣朱丕承寧德知縣

錢楷皆以城來降按小腆紀年九月遣兵復羅源又復連江於是長樂永福閩清諸城皆下

以閩中原任戶部侍郎林正亨為戶部尙書僉都御史

余颺為左都御史御史林帽為吏科給事中禮部主事

黃岳南疆釋史作吳小腆紀年作賓按俗書賓作吳字無此字為吏部考功司郎

中

辛未鄧藩審理小腆紀年作鄧藩理係人名陳世亨以一旅復安固

按瑞安縣在晉時為安固縣援兵不繼復陷被執大罵而死

海東逸史 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遣大學士劉中藻攻福寧州破之鎮將涂登華降

以兵科給事中孫延齡為兵部右侍郎大學士嘉績子

也

三年戊子正月丁酉朔王在閩安鎮

遣閩中原任東閣大學士朱繼祚與同安伯楊耿攻興

化克之

以兵科給事中勝朝殉節諸臣錄止稱給事中陳士京為光祿寺卿奉

使粵中

癸丑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義興侯鄭遵謙



兵科給事中陳希友熊曰繪疏參鄭彩逆惡大罪為諸臣所勸不果上

二月以兵部尚書錢肅樂兼東閣大學士

北帥郭三才南疆釋史作天才來降封為忠勤伯

三月興化陷吏科給事中林嶠與泉道湯芬死之莆田

陷大學士朱繼祚知縣都廷諫死之禾福陷里居給事

中郎勝朝殉節諸臣錄作郭正畿御史林逢經死之長樂陷里居

御史王恩及小腆紀年作王恩死之建寧陷守將王祈死之王

在閩中先後復三府一州二十七縣至是皆失僅留寧

海東逸史卷二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德福安二縣

六月初五日戊戌大學士錢肅樂以憂卒

十月以工部尚書沈宸荃右副都御史劉沂春兼東閣

大學士

四年己丑正月辛酉小腆紀年作庚申朔王次沙埋

監察御史黃宗羲自刻中至拜為左僉都御史尋進左

副都御史

三月寧德陷

黃斌卿遣其弟孝卿偕僉都御史馮京第乞師日本不

得要領而還

四月福安陷大學士劉中藻及其部將董世南小腆紀年作世

上等並死之兵科給事中原作翰林院簡討 據第六卷本傳正錢肅範被

執不屈見殺

六月定西侯張名振復健跳所

七月壬戌王次健跳所遣使者拜山寨諸營官爵授東

山寨李長祥四明寨王翊並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按小

年時授羽河南道御史十月來朝擢是職王午北兵圍健跳蕩胡伯阮進追

敗之

海東逸史卷二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封平西將軍王朝先平西伯

以右僉都御史馮京第為兵部右侍郎

八月壬辰世子生

九月丁酉張名振阮進王朝先共殺黃斌卿

十月己巳小腆紀年作乙巳按曆法是月無己巳日王移蹕舟山以參將府

為行在

大學士劉沂春還閩

以閩中原任戶工二部尚書張肯堂為東閣大學士吏

部右侍郎朱永祐為左侍郎按小腆紀年時進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事第十卷本



傳同進戶部侍郎孫延齡為戶部尚書以右僉都御史李

長祥張煌言並為兵部左侍郎按紀年煌言為右侍郎第十三卷本傳同

命兵部右侍郎馮京第左副都御史黃宗義乞師日本

不得要領而還按小腆紀年是年十一月乞師日本以澄波將軍阮美為使不著京第宗義名

十二月粵中遣使封鄭成功為延平王閩海始用永曆

年號

左副都御史黃宗義以母老乞歸許之

五年庚寅正月乙卯朔王在舟山

三月右僉都御史四明寨王翊來朝拜兵部左侍郎小腆

海東逸史 卷二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紀年作右侍郎第九卷本傳同

八月兵部左侍郎王翊帥師破新昌拔虎山進本部尚

書小腆紀年止稱侍郎未嘗進尚書

九月鄭彩與鄭成功爭廈門為成功所敗泊沙埕張名

振擊破其餘兵按小腆紀年爭廈門在八月沙埕之破在周瑞周鶴芝分屯三盤後

以兵科給事中徐孚遠為國子監祭酒按小腆紀年於己丑十月擢左

僉都御史未嘗轉是職

周瑞周鶴芝以樓船三百分屯温州之三盤為舟山崎

角

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北兵攻杜魯兵部右侍郎馮京第死之小腆紀年作九年

事月

六年辛卯正月己卯朔王在舟山

二月小腆紀年乙卯張名振殺王朝先并其軍

以太僕寺少卿曹從龍為兵部右侍郎

七月北兵攻四明寨兵部尚書王翊死之按小腆紀年是月被執八月

北兵會攻行朝定西侯張名振英義伯阮駿扈王發舟

山海東逸史 卷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東逸史 卷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八月辛酉北人試舟海口為南師所敗獲其樓船數十

一人而縱之

丙寅大霧北兵悉抵螺頭門守陴者方覺蕩胡伯阮進

邀擊大洋風反師燬進死之

九月丙子城陷元妃陳氏投井死貴嬪小腆紀年稱宮娥張氏

義陽王妃杜氏從之大學士張肯堂禮部尚書吳鍾巒

兵部尚書李向中工部尚書原作吏部侍郎茲據第十卷本傳正朱永祐

通政司參議紀年稱通政使鄭遵儉兵科給事中董志寧兵部

通政司參議紀年稱通政使鄭遵儉兵科給事中董志寧兵部



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紀年瑛為吏部禮部主事

董玄兵部主事李航海遺聞作楊開國朱萬年顧珍工部主事

顧宗堯工部所正戴仲明禮部主事原作中書舍人勝朝殉節諸臣錄同

茲據第十蘇兆人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錦

衣衛指揮王朝相內官監太監劉朝南疆釋史作潮定西侯參

謀顧明楫貢生婁文煥諸生林世英朱錫齡等並死之

北兵相謂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合舟山

而三耳

七年壬辰正月癸酉朔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荃

兵部右侍郎張煌言扈王至廈門按小腆紀年在是月丁酉後

延平王鄭成功朝見行四拜禮小腆紀年云以崇人府府正禮見費千

金細緞百匹供應甚殷從臣亦皆有贈尋奉王居金門

七月大學士沈宸荃騰舟南日山遭風沒於海

八年癸巳正月戊辰朔王在金門

三月王自去監國號奉表滇中

九月定西侯張名振帥師北上以兵部右侍郎張煌言

為監軍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左次崇明冬盡乃還

甲午年王在金門按小腆紀年以是年正月移居南澳

二月小腆紀年作正月定西侯張名振監軍張煌言帥師再入

長江掠瓜洲侵儀真抵燕子磯而還

乙未年王在金門

十一月航海遺聞作八月行朝錄臺灣外紀並作五月延平王鄭成功遣英義

伯阮駿總制陳雪之小腆紀年作陳六御帥師圍舟山北將巴臣

興降紀年云原名臣功時授鐵騎鎮

二十九日定西侯張名振卒於軍

丙申年王在金門

八月二十六日北師復取舟山英義伯阮駿總制陳雪

之並赴海死小腆紀年云陳六御自刎死北人以舟山不可守迫其

民過海溺死者無算遂空其地

丁酉年王在南澳

滇中遣使至加張煌言左侍郎小腆紀年作明年正月事

戊戌年王在南澳

二月張忠烈公神道碑作三月小腆紀年作七月延平王鄭成功會師浙海

以兵部左侍郎張煌言為監軍北伐抵洋山按洋山當作羊山

怪風猝至義陽王溺死乃還

己亥年王在南澳

海東逸史 卷二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東逸史 卷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五月延平王鄭成功全師北指監軍張煌言以所部前

驅入江抵瓜洲克其城成功南攻鎮江亦克之大江南

北皆來降附其已下者四府三州二十四縣會前鋒敗

成功倉猝移帳遂大潰乘流出海煌言亦從間道歸天

台按小腆紀年煌言徇江南北下四府三州二十二縣會成功兵潰八月歸天台鄭成功遷王

於澎湖島按小腆紀年在滇中命王監國後

六月王遣使祭光祿寺卿陳士京

滇中遣使齎手敕仍命王監國加張煌言本部尙書兼

東閣大學士按小腆紀年在天台後

庚子年王在澎湖島

鄭成功攻臺灣克之紅夷乞降以大船遷其國成功遂

王其地按小腆紀年在明年十二月

辛丑年王在澎湖島

四月鄭成功復奉王居金門

壬寅年王在金門

二月十三日滇中陷桂藩為北將吳三桂小腆紀年云字長白高郵

人遼東中後所籍所殺按紀年滇都己亥正月陷桂藩由榔

於雲南於雲南

南

五月初八日延平王鄭成功卒海上諸臣議復奉王監

國

十一月二十三日王薨

海東逸史卷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東逸史卷二



海東逸史卷三

翁洲老民撰

家人傳

妃某氏王爲世子時所納崇禎十五年北兵破兗州兄魯王以派自縊死王被執詭稱魯王牧兒見北兵掠王邸皆忽流淚怪之旁有人曰此魯藩之弟也北兵刃之三擊不中駭曰汝有大福我不汝害前有一少女子甚麗知是汝妻犯之不從死於牆下汝其埋之王因得脫紹興監國諡曰烈妃

海東逸史 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元妃周氏濟寧人王以崇禎十七年二月襲封魯王妃入宮已年餘矣遂進元妃甫逾月而京師陷王避兵南下妃時臥病不起王強之妃泣曰王速行勿以妾故爲王累王不忍妃乃手碎盃盤勒喉而死紹興監國諡曰義妃按小腆紀年江上師潰王命扈宮眷出海張妃辭碎盃盤自到死宮嬪周氏出海後張國柱劫之亦自刎死魯紀年海上見問紀並云張妃被劫中途碎盃盤自刎死元妃張氏蕭山人小腆紀年云會稽人乙酉七月王至紹興行監國事立爲元妃父國俊得封伯爵內結閣臣客鳳儀李國輔按紀年國輔司禮監韓贊周養子也外倚悍將方國安王之仁頗通

賄擅事諸臣相繼進諫王不聽侍郎錢肅樂特疏糾之留中國俊遂引降臣謝三賓直東閣以擠肅樂肅樂遂去明年六月江上師潰王由江門出海令保定伯毛有倫扈宮眷自蛟關出期會於舟山適叛將張國柱來攻爲水營將阮進所敗國柱僅以身免遂擄妃去不知所終

元妃陳氏鄞縣人丙戌春入宮爲宮人小腆紀年云次會稽張妃下張妃既爲亂兵所擄妃在副舟中急令舟人鼓棹特前追兵不及伏荒島數日飄泊至舟山王已入閩徬徨無

海東逸史 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歸尚書張肯堂遣人護之得達長垣王見之流涕進册爲元妃在海上三年生世子黃斌卿伏誅始復入舟山先是張妃在會稽其父國俊頗豫事擅威福妃歎曰是何國家是何勳戚而尚欲爾爾乎至是族親有至者悉遣之辛卯北兵三道入海王以蛟關未能猝渡親帥舟師搗吳淞以牽其勢蕩胡伯阮進屠守敗死北兵直抵城下安洋將軍劉世勳議分兵先送宮眷出海然後背城一戰妃傳諭辭曰將軍意良厚然螭灘鯨背之間懼爲奸人所賣則張妃之續也願得死此淨土乃止城



陷妃整冠服北向拜謝投井死貴嬪張氏及義陽王妃杜氏從焉錦衣指揮王朝相內官監太監劉朝共昇巨石填井平之即自刎其旁而死至乙未年英義伯阮駿再下舟山得妃死狀表言於王加諡貞妃

海東逸史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東逸史卷三

海東逸史卷四

翁洲老民撰

列傳一

張國維字玉筍號止庵 明季南略云字正庵號玉筍 東陽人天啟二

年進士授番禺知縣歷官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應天

巡撫崇禎十七年三月以兵部尚書兼右僉都御史赴

江南浙江督練兵輪餉諸務出都十日而都城陷五月

福王立於南京召為戎政尚書尋敘山東討賊功加太

子太保廕一子錦衣僉事吏部尚書徐石麒 小腆紀年云字寶摩

海東逸史 卷四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嘉興人天啟壬戌進士乙酉嘉興破自經死國朝賜諡忠懿 去位眾議歸國維馬士

英不用而用張捷 紀年云捷丹陽人進士南都陷自縊死 國維乃乞省親

歸乙酉五月南都覆六月潞王監國於杭州不數日出

降國維乃以閏六月初魯王於台州請王監國即日移

駐紹興進國維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賜尚方劍督師江上會嚴州總兵官方國安亦自

金華至馬士英素善國安匿其軍中請入朝國維劾其

十大罪乃不敢入連復富陽於潛諸縣時兵馬雲集人

治一軍不相統一部曲騷然國維上疏謂刻期會戰則



彼出此入我有休番之逸而攻堅擣虛人無應接之暇  
此為勝算必聯諸帥之心為一心然後使人人之功罪  
視為一人之功罪於是樹木城緣江要害聯絡國安及  
王之仁鄭道謙能汝霖孫嘉績錢肅樂諸營為持久計  
按紀年至是賜尚  
方劔總統諸軍 十月北兵至國安嚴陣以待國維率  
王國斌趙天祥以步兵接應連戰十日前鋒鍾鼎新用  
火攻首擊殺緋衣大將一諸將李南疆釋史鮎琦宗忠  
等各斬數十級俞國榮等直抵張灣取其軍械而歸北  
兵大敗是冬閩中遣給事中劉中藻頒詔至諸求富貴

海東逸史 卷四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爭欲應之王下令返台士民惶惶國維乃馳至紹上  
疏唐王曰今日之事凡為高皇帝子孫皆當同心并力  
共復國讎成功之後入關者王監國退守藩服禮制昭  
然若以倫序叔姪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浙東人心  
渙散鳩集為勞一旦南拜正朔則江上諸將皆須聽命  
猝然有變監國之號令不行唇亡齒寒悔莫可追臣老  
矣豈敢朝秦暮楚有所左右於其閒哉疏出議始定然  
閩浙自是成水火矣明年五月諸軍乏餉師潰六月朔  
日北兵至王走台州航海國維亦還守東陽及義烏破

眾勸國維入山圖後舉國維曰誤天下事者文山疊山  
也一死而已二十八日北兵至七里寺國維遂具衣冠  
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賦詩三章按紀年載首章自述  
拒敵辭唐氣屬雲時去仍為朱氏鬼精靈長傍孝陵墳  
次章念母云一瞑織塵不挂胸惟哀盡母暮途窮仁人  
錫類能無意存歿銜恩結草同三章訓子云夙訓詩書  
暫鼓鉦而今絕口莫談兵蒼蒼肯肯施存恤乘未全身  
答所 赴園池死年五十二國朝賜子世鳳官平敵將軍  
後以吳易南略云字日生號朔清吳江人崇禎丁丑進  
歷官至兵部尚書封長興 事連亦死難  
伯殉節死國朝賜諡節愍

海東逸史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為人豪邁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歷官至兵部左侍郎  
總督江北諸軍小腆紀年云官會都御史總督漕運兼  
國變止福王立起巡撫廬鳳淮揚四郡以許都事被逮會  
是職尋進尚書 以許都紀年云東陽人諸生知縣桐  
城姚孫葉激亂號白頭兵  
事有連逮治京師陷福王立有白其誣者乃以原官召  
用踰月進尚書督上江諸務南都陷走杭州會潞王亦  
降乃還鄉郡據城固守唐王聞就加東閣大學士督師  
浙東魯王起事大典亦遣其孫珏上表勸進王既監國  
以軍來赴授官亦如之命仍鎮金華會我朝遣招撫使  
至大典烹之紹興既破次及金華大典率兵拒守月餘



不下城既陷闔門縱火自焚死國朝賜諡烈愍大典本與馬士英阮大鍼善南都亡大鍼出走由太平趨浙東投大典於金華大典方舉義留與其治軍士民不可檄逐之大典乃送大鍼於方國安軍士英國安同鄉也先在其軍中於是兩人掀髯抵掌日夕談兵國安甚喜及北兵至士英大鍼國安皆降而大典獨殉節部將吳邦璿從死子萬化巷戰被執亦不屈死孫珏少年能文有經濟才亦死於浦城

莊元辰字起貞號頑庵鄞縣人崇禎十年進士授南京

海東逸史 卷四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太常博士甲申之變一日七至中樞史可法國朝賜諡忠正

門促以勤王福王立議選科臣劉宗周小典紀年云字啟東號念臺山

陰人學者稱蕺山先生萬曆辛丑進士官左都御史杭州失守絕粒死國朝賜諡忠介章正宸等並

首舉元辰馬士英惡之以中旨授刑部主事已見士英

日橫遂告歸乙酉閏六月錢肅樂等舉兵元辰破家輸

餉肅樂等西行推元辰任城守事魯王監國擢吏科都

給事中尋遷太常寺少卿進正卿仍兼吏科如故元辰

疏言陛下大雉未雪舉兵以來將士宣勞於外炎威寒

凍櫛風沐雨編氓殫藏於內敲骨吸髓重以昔年秋潦

今茲亢旱臥薪嘗膽之不遑而數月以來頗安逸樂釜魚幕燕撫事增憂則晏安何可懷也敵在門庭朝不及夕有深宮養優之心安得有前席借箸之事則蒙蔽何可滋也天下安危託命將相今左右之人頗能內承色笑則事權何可移也五等崇封有如探囊有為昔時佐命元臣所不能得者則恩賞何可濫也陛下試念兩都之毀禾黍麥秀之悲則居處必不安試念孝陵長陵銅駝荆棘之慘則對越必不安試念青宮二王之辱則撫王子何以為情試念江干將士列邦生民之慘則衣食

海東逸史 卷四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以俱廢疏入優詔報聞又言中旨用人乃椒王之秕

政臣叨居科長斷不能隨聲奉詔上不能用而馬士英

又至元辰言士英不斬國事必不可為遂三疏請歸歸

逾月而紹興破狂走諸山中朝夕野哭疽發於背而卒

原注元辰舉鄉試出汪偉門會試出馬世奇門論者以為鍼芥之合云

王思任字季重號遂東山陰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歷

知興平當塗青浦三縣袁州推官所至皆被鐫級稍遷

刑工二部主事出為九江僉事罷歸乙酉五月南都陷

福王走蕪湖馬士英擁兵奉太妃入浙思任猶未知福

155 1111 11 1111 8 1111



海東逸史卷五

翁洲老民撰

列傳二

余煌字武貞號公遜會稽人天啟五年進士第一歷官至右庶子乞假歸遂丁外艱服除久不起魯王監國起禮部右侍郎再起戶部尚書皆不就明年以武將橫甚拜煌兵部尚書始受命時內閣田仰與義興伯鄭遵謙爭餉兩軍格鬪喋血禁廷煌至叱之始去乃申嚴軍紀將士稍戢諸臣競營高爵請乞無厭煌上言今國勢愈

海東逸史卷五

約園刊本

危朝政愈紛尺土未復戰守無資諸臣請祭則當思先帝烝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營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蔭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諡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昭時以為名言江干師潰王航海遁眾

有議據城抗守者煌以往害民生不可遂大張殊示放兵民出走畢賦絕命詩一章按小腆紀年載其詞云穆羅以了吾事有媿自沈渡東橋下舟人拯起之乃歎曰忠臣不易做也居二日復投深處乃死國朝賜諡忠節

陳函輝字木叔號寒山臨海人崇禎七年進士授靖江

王被擒也乃上疏太妃請斬士英按小腆紀年思任疏云戰關之氣發於忠憤忠憤之心發於廉恥事至今日人人無恥在在不慎矣主上寬仁有餘而剛斷不足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醜醜上悅色則獻淫妖上喜音則貢優鮑上好玩則奉古董巧卸疆場之事於史可法而又心忌其成功招集無賴賣官鬻爵門下狐狗服錦橫行朝廷篤信之以至於斯也今事急矣政事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不當扈耶及今猶可呼號泣召之際太后宜速趨上照臨出政斷絕酒色臥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為國敗君之戒仍下哀痛之詔以昭悔悟則人心士氣猶可復振也復致書士英曰閣下文采風流才情義俠某素欽慕即當國被眾疑之際援立今上以定時局以爲古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然而氣驕腹滿政本自由不講戰守之事只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則先期已

海東逸史卷四

約園刊本

走致令乘輿播遷社稷邱墟閣下謀國至此即喙長三尺亦何以自解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氣節之士尚兩相諒無他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機授之才或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傑呼號揚厲猶可冀望中興如或道遙湖上潦倒烟霞仍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燃如伯語渡江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區也某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上干洪怒死不贖辜閣下以國法處之則東身以候緹騎私法處之則引王既監國起拜禮部領以待鉏斃士英愧憤不能答也

海東逸史卷四

尚書年七十餘矣明年六月紹興破跟踰避兵入雲門山痛哭而卒紀年云城破不食死南疆釋史云思任已病避至秦望山丙舍以死



知縣爲人不拘小節好交游日事詩酒爲御史左光先

紀年云光弟崇禎末幼罷京師陷慟哭刑牲誓眾倡

義普天同不共之仇戈矛指髮壯士白衣冠易水精通

虹日相君素車馬錢塘怒激江濤嗚呼三月望後之報

此後盤古而蝕日月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手挽三辰

之軸一掃腥羶身鍾二曜之英雙驅海盡行統曆迫我

紀何人不沐皇恩傳世一十五朝寶海盡行統曆迫我

皇上御宇十有七年於茲矣始政誅璫獨勵震霆作鼓

頻年禦敵威持宵旰爲衣九邊寒暑幾警呼庚呼癸之

嗟萬姓嗷嗷時切已溺已飢之痛雖舉朝肉食之多鄙

而一人辰極之未遷遽至覆甌有何失序嗚呼卽爾紛

然造逆之輩晴無累世休養之恩乃者欲逼神京九廟

不獲安其主腥流宮殿先帝不得正其終罪極海山貫

知已滿慘深天地誓豈共生嗚呼誰秉國成詎無封事

門戶膏肓河北賊置之不問藩籬破壞大將軍竟若罔

聞開門納叛皆觀軍容使者之流賣主投降盡宏文館

學士之輩乞歸便云有恥徒死卽係忠臣此則劫運真

遭陽九百六之交而凡民並值柱折維裂之會矣安祿

山以番將代漢將帳中豬早抽刀李希烈自汴州奔蔡

州丸內鷓鴣先進毒鳳既斬於京口剖屍之戮安逃景亦

弊於舟中跛足之凶終盡無強不折有逆必誅又況漢

海東逸史 卷五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乎北風旗常紀於南極以赤手而挾神鼎事在人爲卽

白衣而效前籌君不我負一洗機槍吻蝕日月重光再

開帶礪山河朝廷不小海內共會福王立不許草澤勤

扶正氣神明鑒此血誠謹檄 會福王立不許草澤勤

王乃止尋起職方主事監軍江北南都陷歸與孫嘉績

熊汝霖錢肅樂等會師江干時魯王在台州函輝走謁

王曰國統再絕矣王亦高皇帝子孫也報讎繼統於是

乎在王盍圖之王謝曰國家禍亂相仍區區江南且不

能保尙何冀乎函輝曰不然浙東沃野千里南倚甌閩

北據三江環以大海士民忠義此句踐所以擒吳稱霸

也會兵部尙書張國維起兵東陽來迎王函輝乃侍王

至紹興王既監國擢爲禮部右侍郎進禮兵二部尙書

按小腆紀年止稱侍郎明年六月紹興陷從王航海已

未嘗進尙書監國紀同 明年六月紹興陷從王航海已

而相失哭入雲峯山作絕命詞數章 紀年云作六言絕

爲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

所累其二云子房始終爲韓木叔始終爲魯赤松千古

成名黃蘗存心獨苦其三云父母恩無可報妻兒面不

能親落日樵夫河上應憐故國忠臣其四云臣年五十

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慚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其

五云去夏六月廿七今夏六月初八但嚴心內春秋莫

海東逸史 卷五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問人問花甲其六關其七云手著遺文干卷尙傳副在

名山正學焚書亦出所南心史難刪其八云慧業降生

人文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忠貞與世間同志其

九云敬發徐陵五願世作高僧法眷魂遊寶海名山身

列兜率內院其十云今日爲方正學前身是寒山子徒

死尙多抱慚請與同人證此又自作祭文及埋骨記皆



不可投水死勝朝殉節諸臣錄一云年五十七

陳潛夫字玄倩號退庵錢塘人南疆釋史云仁和人崇禎丙子同年錄云仁和人原籍山陰越殉義

錄云會稽人籍錢塘崇禎丙子舉人十六年授開封推官抗疏言時事請召對不報聞京師陷編素誓師邀擊

賊於柳園大破之福王立擢監軍御史巡按河南所規畫皆盡善而馬士英不用先是有童氏者自言福王繼

妃廣昌伯劉良佐小腆紀年云字明輔大同左衛人具禮送之潛夫至壽州見車馬馳從傳呼王后來亦稱臣朝謁及童氏入

都王以為假冒下之獄遂責潛夫私謁妖婦逮下獄治

海東逸史 卷五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紹興府志云給事中林有本劾御史彭遇鑑並及潛夫馬士英獨令議潛夫罪逮下獄治之未幾

南都不守得脫歸聞魯王監國紹興渡江往謁命復故官加太僕寺少卿監江上軍乃自募得三百人與孫熊

諸家列營江上尋進大理寺少卿兼御史如故潛夫以家財餉軍久之財竭支四百金於餉臣不得右副都錢

肅樂言潛夫破家為國今聽其軍之餓死而不恤何以鼓各營因為潛夫請餉王是其言而方王終不發也丙

戌五月江上師潰王航海去潛夫作絕筆詩走至山陰抵小楮村謂其妻孟氏曰勉之吾為忠臣爾為烈婦孟

氏曰此吾心也與其女弟櫛髮更服以待女弟者潛夫妾也紹興府志云孟桓初二女並妻潛夫同日合昏非妾也潛夫乃整衣冠拜祖

父像已復拜其母別其弟攜妻妾至化龍橋投水死紹興府志云潛夫先推二妻入水為其棺殮然後賦詩躍水死並欲拉二子同死以繼母不許免年三十

七國朝賜諡忠節朱繼祚字胤岡莆田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由庶吉士

歷官至南京禮部尚書按小腆紀年崇禎初官禮部右侍郎以人言罷去福王時起故官未赴而南都陷唐王召為東閣大學士

從至汀州王被擒繼祚奔還其鄉舉兵應魯王戊子正月與同安伯楊耿攻取興化城時北之分守道彭遇鑑

紀年云崇禎癸未進士時為監司守城故弘光時御史也令其守將出戰而已登陣樹大明旗幟於城守將不敢入遂克之三月

北兵至城復破繼祚被執羈之獄中賦絕命詞數章自縊死國朝賜諡忠節將死自書祠堂對聯云臣罪當誅生奚補

死奚遲故國舊君安在帝臨有赫身可灰家可燼周頑殷義若何

劉中藻字薦叔福安人崇禎十三年進士官行人賊陷京師鬚髮被擄掠賊敗南還唐王時官兵科給事中奉

海東逸史 卷五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命頒詔浙東為張國維熊汝霖等所拒廢然而返至金華朱大典薦之召對稱旨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金衢取芋獠菁獠諸種人練之為卒時稱能軍閩中陷魯王召拜兵部尚書尋兼武英殿大學士中藻善撫循激勸富人使出財佐軍士卒並樂為用其兵最盛鄭彩專主閩事心弗善也中藻亦不相下由此有隙王使大學士沈宸荃解之彩不聽丁亥十月中藻率兵攻取福寧州守之與周鶴芝相犄角久之移駐福安鄭彩遂掠其地北兵乘之來攻中藻善守所殺傷數千人己丑三月北兵

海東逸史 卷五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乃循城十里掘濠樹柵以困之按小腆紀年福安自前年十月被圍至是年四月城陷凡中藻不能出戰食盡冠帶坐堂上為文自祭吞金屑而死國朝賜部將董世南等同死者數百人紀載中藻子思沛諸生聞父死曰父死節子可不繼先志乎亦死

海東逸史卷五

海東逸史卷六

翁洲老民撰

列傳三

錢肅樂字希聲一字虞孫號止亭鄞縣人臨江知府若賡孫寧國知府敬忠兄子也崇禎十年進士授太倉知州遷刑部員外郎連丁內艱乙酉五月南京失守六月杭州繼陷閩六月寧波鄉官議納款肅樂建議起兵諸生董志寧華夏等遮拜肅樂大呼倡首士民集者數萬人肅樂乃建牙行事郡中監司守令皆逃惟一同知按

海東逸史 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腆紀年同知為朱之葵治府事已齋圖籍迎降聞兵起叩首請罪肅樂索取倉庫籍繕完守具會定海總兵王之仁既納款而悔入城與肅樂締盟共守聞魯王在台州遣舉人張煌言奉表請監國時紹興餘姚慈谿並舉兵王乃赴紹興行監國事召肅樂為右僉都御史畫錢塘江而守尋進右副都御史上疏言目前時勢國有十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若不圖變計不知所稅駕矣當是時之仁已封武寧侯方國安亦進鎮東侯其兵謂之正兵食寧波紹興台州三郡田賦為正餉孫嘉績熊汝



霖沈宸荃及肅樂等兵謂之義兵所食者皆取給於富  
室樂輸爲義餉正兵司餉者直至殿陛爭譁奪取義餉  
而義兵遂無所取給恆缺食已加兵部右侍郎累疏辭  
不許明年四月軍食盡乃上疏言臣兵既無餉不得不  
散但臣以舉義而來大仇未雪終不敢歸安廬墓遂棄  
軍之温州王得疏知不可留乃降旨令往海上同藩臣  
黃斌卿鎮臣張名振共取道崇明以復三吳時方有由  
舟山窺吳之計也逾月紹興失守王航海肅樂亦之舟  
山唐王召之甫入境而延平陷遂隱海壇山採山薯爲

海東逸史 卷六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食丁亥鄭彩治兵海上王入長垣召爲兵部尚書疏薦  
故太僕卿劉沂春廣東糧道吳鍾繼及閩中諸遺臣並  
起用戊子王次閩安鎮拜爲東閣大學士與馬思理勝朝殉  
節諸臣  
錄云長樂人官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大兵平福州自縊死國朝賜諡節愍林正亨同入直  
每日繫舟於王舟之次稟擬章奏既畢則牽舟別去匡  
坐讀書而已時唐王雖歿而其將涂登華尙守福寧王  
遣大學士劉中藻攻之登華欲降而未決謂人曰豈有  
海上天子舟中國公肅樂致書謂將軍不聞南宋之末  
二帝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舟中乎後世卒以正統歸之

而況不爲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  
非其主也以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稱安巢  
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得書遂降而是時鄭彩專  
柄連殺熊汝霖鄭遵謙又登華之降由於劉中藻故幕  
府立焉而彩反掠其地肅樂與中藻書每不直彩彩聞  
之恨甚肅樂故有血疾遂憂憤疾作卒於海外之瓊琦  
山年四十二殉節諸臣錄云閩連  
江陷以頭觸牀死遺言以故員外郎章  
服入殮贈太保諡忠介國朝改  
諡忠節後六年故相葉向高曾  
孫南疆釋史  
作向高孫尚質卿進屍葬之福清黃蘗山婦翁董光

海東逸史 卷六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遠破家爲肅樂輸餉奏授職方主事參幕府事肅樂既  
入海乃自縊而死  
錢肅圖字退山號東村鄞縣志云字  
肇一號退山肅樂第四弟爲諸  
生隨肅樂倡義授監紀推官紹興破從王泛海入閩擢  
御史召募義勇聯絡山海諸寨肅樂死與弟簡討肅範  
同入福安圍城中福安破肅範死肅圖從王至舟山又  
二年舟山破乃歸久之卒於家  
錢肅範字錫九一字箕仲肅樂第五弟肅樂起兵其諸  
弟之從軍者並授監紀江干失守從肅樂浮海而南一



時諸從亡誥敕皆出其手授翰林院脩訂肅樂既死大學士劉中藻方守福安招之往擢兵科給事中己丑四月福安陷望百辟山歎曰此宋少帝入海處也賦絕命詞投繯兵至被執不屈死年二十九僕張貴從之

錢肅遜字兼三肅樂第七弟以諸生從軍初授監紀未受人聞以薦授兵部職方主事方主二字原脫以意補己丑從亡

翁洲辛卯翁洲破來歸甲午張煌言以定西之軍入長

江肅遜與弟推官肅典閒道赴之乙未翁洲復歸海上

肅遜復與推官赴之丙申翁洲復破推官死焉肅遜亡

海東逸史 卷六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命至崑山思得閒為入海計己亥煌言復入長江肅遜

又從之己而兵敗相失流轉太倉嘉定閒怏怏不自得

一夕嘔血數斗大呼不絕以死年三十妻鮑氏祝髮為

尼

錢肅典字叶虞肅樂第九弟庚寅與兄肅遜從亡共保

翁洲授監紀推官丙申大兵復下翁洲肅典與肅遜渡

海告警追騎至肅遜得脫而肅典被執不屈死年二十

六

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同安知縣擢

戶科給事中以言事謫福建按察使照磨福王立召還以原官給事中起用轉按九字原脫據南疆釋史補吏科右給事中

南都陷馬士英竄走杭州汝霖責其棄主士英無以應

之逾月杭州亦破乃與同里孫嘉績共起兵魯王監國

擢右僉都御史督師防江時江上之兵每日暮食鳴鼓

放船登陸搏戰未幾又復轉柁還守率以為常惟汝霖

率五百人渡海寧轉戰數日夜至橋司士卒殘破略盡

乃還因入海寧募兵得萬餘人別行伍分汛地以本邑

進士俞元良司餉指揮姜國成主兵由是浙西吳中並

海東逸史 卷六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皆響應進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督義師唐藩

立閩中遣劉中藻頒詔至越汝霖曰吾知奉主上而已

不知其他因出檄拒之丙戌五月進兵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六月江干失守從王泛海時鄭彩自以扈駕功

勢張甚汝霖票擬每右諸將而抑彩彩積恨久之己而

彩與義興伯鄭遵謙交惡王次閩安從亡諸臣之室俱

保琅琦李茂者彩之神將也汝霖奴子與之爭口戊子

元夕汝霖自王所歸沐熊鄭兩家簪珥相問遺茂以熊

鄭合謀奔告彩乃夜使賊黨百人破門而入縛汝霖投



之海國朝賜子琦紀年稱甫六歲卽彩墀彩陽撫而陰賊之亦投之海中

孫嘉績字碩膚餘姚人宋燭湖先生之後忠烈公燧五

世孫大學士文恭公如游孫崇禎十年進士授南京工

部主事召改兵部擢職方員外郎進郎中小腆紀年作主事未嘗進

郎為中官高起潛所譖下獄久之釋歸福王時起九江

兵備僉事未赴南都既陷杭州隨之乃與同里熊汝霖

共舉兵迎魯王監國擢右僉都御史督師防江進兵部

右侍郎兼都御史諸人雖迫於忠憤創義起事然皆書

海東逸史卷六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帥拱手而授之國成凡原設營兵

衛軍俱隸方王而召募之街卒里兒則身領之方王既

自專反惡諸人之參決於是有分地分餉之議方王猶

為不足攘奪義餉於是義兵無所取給恆散去無存奇

零殘卒不能成軍嘉績乃盡以歸之職方二字御史黃

宗羲而謝兵事丙戌五月以兵部尚書與汝霖同拜東

閣大學士六月江上師潰從王航海卒於舟山年四十

三南疆釋史贈太保諡忠襄子延齡官中書舍人從亡

海外歷仕至戶部尚書

沈宸荃字友蓀號彤庵慈谿人崇禎十三年進士授行

人奉使旋里福王立復命南都擢山西道御史時馬阮

亂政宸荃頻疏論之最後直糾士英擅權納賄蠹國殃

民十二大罪士英怒必欲殺之臺省力救得免遂出為

蘇松兵備僉事未赴而南都破北兵至浙宸荃起義里

中與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等會師迎魯王監國擢右

僉都御史江干失守棄家從王海外王次長垣連擢至

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復從王至舟山加太子太保舟

山破又從泛海抵廈門至金門後艤舟南日山遭風沒

海東逸史卷六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海國朝賜宸荃從亡時其父居家當事齟齬之父亦

強直不能加害宸荃每思其父輒吟詩詩罷慟哭聞者

不哀之

海東逸史卷六



海東逸史卷七

翁洲老民撰

列傳四

王之仁字原闕直隸保定人官吳淞總兵遷浙江定海  
總兵在定海已納款得貝勒令仍舊任勤之故太僕謝  
三賓者家富耦國方西行見貝勒歸害錢肅樂等所為  
乃貽書之仁謂滄滄訛訛出自庸妄六狂生而一穉紳  
和之將軍以所部來斬此七人事即定矣某當以千金  
為壽穉紳指肅樂蓋肅樂時年未四十也會肅樂亦遣

海東逸史 卷七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客倪懋烹以書告之仁勸其來歸之仁兩答書約以十  
五日至鄞而密語懋烹令具燕犒三賓不知也方以為  
殺肅樂在日夕屆期之仁至諸鄉老大會於演武場坐  
定之仁出三賓書對眾明誦三賓遽起欲奪其書之仁  
變色因問肅樂曰是當殺以祭纛否語未畢長刀夾三  
賓下三賓哀號跪階下請輸萬金以充餉乃釋之之仁  
遂以兵迎魯王於台州王既監國封之仁武寧侯進寧  
國公時諸帥爭地爭餉攘臂爭敵兵臨江置之不問  
之仁雖悍戾尚忠奮上疏言起事之日人人有直擣黃

龍之志乃一敗之後遂以錢塘為鴻溝天下事尚何忍  
言臣今日計惟有前死一尺願以所部之兵沈船一戰  
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戰也丙戌三月  
朔北兵驅船開堰入江閣部張國維嚴飭各營守汎令  
之仁統水師從江心襲戰而自督諸軍復杭州會東南  
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之北兵敗去六月朔江上兵潰  
諸將皆遁惟之仁一軍尚在將由江入海國維與之仁  
議抽兵五千分守各營之仁泣曰壞天下事者方國安  
也敵兵數萬屯北岸倏然而渡孤軍何以迎敵惟一死

海東逸史 卷七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已乃載其妻妾并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沈於蛟門下  
捧所奉敕印北面再拜投之水乃立旗幟鼓吹張蓋泛  
海至松江北兵意其降也護送至金陵我冠大袖肩輿  
而入百姓駭愕聚觀之仁從容入見內院洪承疇自稱  
前朝大帥國亡當死恐葬於鯨鯢身死不明後世青史  
無所徵信故來投見欲死於明處耳承疇優接以禮勸  
之鬚髮不從乃戮於市從子正中別有傳

張鵬翼字耀先浙江諸暨人官浙江總兵中軍都督府  
左都督乙酉四月北兵南下鵬翼與右都督徐洪瑋合



兵入援未至而南都陷遂從海道至紹興魯王封爲承  
豐伯丙戌三月移鎮衢州北兵至副將秦應科等內應  
城遂破鵬翼巷戰力竭被執諭之降大罵乃殺之國朝賜諡  
烈愍小腆紀年載弟鵬南疆釋史弟繼榮作季熊勇冠三軍與  
飛同被執不屈自刎死紀年云季熊嚴州守將戰敗拔有老  
北兵戰力竭而死韓刀自刺死時稱張氏三忠云  
僧昇其屍歸將近衢里許道旁有旅肆忽見繼榮披甲  
躍馬從數人至命具酒食肆主飛報入城軍中皆驚喜  
急出迎之則繼榮屍適至始知向入旅店者乃其魂也  
洪瑋亦不屈死

海東逸史 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蔣若來字龍江南直長洲人世居婁門形材短小獨骨  
臂善騎射以事亡命居劉河巡撫張國維異其才拔自  
行伍明季北略以把總守江浦流賊薄城蟻附而上若  
來提刀截殺應手而斃方坐城樓下俄見賊金冠紫袍  
者握大石直前擊中若來面仆地賊乘勢合圍而前若  
來奮躍登城射殪其酋復發大砲擊殺三千人以功擢  
游擊守江浦六安宿松之役以無援收累遷至浙江總  
兵勝朝殉節諸臣錄小唐王立令與朱大典同守金華  
兵腆紀年並稱都督魯王授官亦如之及城破令長子出而集妻妾子女於

應縱火焚之提刀巷戰殺四十餘人力盡自刎死國朝賜諡

鄭遵謙字履公紹興府志會稽人僉事之尹子爲諸生

跡弛任俠不爲繩墨之士所理南都陷聞人屈尙志按

腆紀年福府內臣有一人逃至越遵謙執而殺之曰吾聞諸

劉先生凡係逃官皆可誅劉先生謂宗周也北兵至潞

王以杭州降遵謙創眾起義殺北人所署紹興守會稽

令紀年云紹興守張與錢肅樂等奉箋魯王拜中軍都

督府左都督封義興伯丙戌三月北兵決壩放船入錢

海東逸史 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塘江遵謙帥師敗之獲其鐵甲八百餘副紹興破崎嶇  
浙閩閉從王航海至廈門進封義興侯大學士熊汝霖  
爲鄭彩所害遵謙不平彩乃詐扑部將吳輝輝扶傷就  
遵謙求書投鄭鴻逵遵謙過輝船送之遂被擒輝既擒  
遵謙而難於面之伏艙底不出遵謙呼之曰汝鄭彩所  
養殺我豈出汝意而相避乎輝乃出遵謙乞隻雞孟黍  
哭奠汝霖既畢遂躍入海中死國朝賜諡節有妾金四  
姐者故妓也嘗管殺其婢王氏因下獄謙以千金出之  
謙死四姐束髮象彩每饋奠斬象人以侑食彩聞之使



人沈之海中弟遵儉官通政司參議舟山破殉節死

荆本徹字太徽丹陽人崇禎辛未小腆紀年進士官兵

部司務為溫體仁所惡免官十七年起原官出為下江

監軍道福王時授職方郎中仍監軍海上南都亡屯軍

施翹何號四會營招集諸將士會故總兵貢五常原注

人張士儀原注太倉人張鵬翼諸暨人原注崇明人疑承巡

撫田仰光祿卿沈廷揚各以眾至義陽王避亂亦自太

倉投馬魯王進拜副使丙戌扈王出海屯小沙嶼其將

士多善射黃斌卿忌之造為流言率眾攻之遂遇害勝朝

海東逸史 卷七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殉節諸臣錄云沒於浙東國朝賜諡節愍子元相亦見殺

海東逸史卷七

海東逸史卷八

翁洲老民撰

列傳五

沈廷揚字季明號五梅崇明人少為諸生慕忠孝大節

崇禎中由國子生為武英殿中書舍人以海運功擢戶

部郎中尋加光祿寺少卿仍督運駐劄登州京師陷福

王立於南都命廷揚以海舟防江尋命兼理餉務餽江

北諸軍南都失守航海至舟山依黃斌卿唐王在福建

授兵部右侍郎總督水師魯王授戶部左侍郎王航海

海東逸史 卷八

一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明年四月吳淞提督吳勝兆反正以蠟書來求援斌

卿不敢應廷揚及都御史張煌言給事中徐孚遠御史

馮京第勸定西侯張名振就其約名振遂率舟師同廷

揚等北上統水船二百餘號直抵崇明及吳淞會颶風

大作舟覆名振等踉蹌逃歸廷揚獨與北兵大戰四晝

夜抵福山次鹿苑夜分颶風又起舟膠於沙與麾下七

百人俱被執蘇撫土國寶勸之降不從乃先驅七百人

於婁門外李王廟駢戮之無一人肯屈者廷揚至南京

內院洪承疇素與廷揚善欲脫之詭曰我聞沈廷揚已



為僧若敢誑乎廷揚晉之遂下獄猶遣其門人周亮工說之廷揚曰毋多言吾今日非一死不足塞責乃與部下贊畫職方主事沈始元總兵官蔡德游擊蔡耀戴啟施榮劉金城翁彪朱斌林樹守備畢從義陳邦定及嗣子元泰同就戮年五十三國朝賜諡忠節妾張氏奔視含斂哀慟道路歸亦自縊後贈戶部尚書

黃銘丹字丹侯崇明人諸生崇禎十二年流寇毀鳳陽祖陵銘丹憤激與妻子訣誓不破賊不還因謁制府獻平寇諸策為史可法參謀及京師陷里人沈廷揚方以

海東逸史 卷八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光祿卿駐淮上銘丹投謁曰丹在史公處無所表見願假一旅以自效因令至崇明募水師師方舉而福藩以江北分屬四鎮廷揚無分地遂無功南都失守吳中瓦解銘丹方抵浙詢帝王消息知廷揚已入舟山乃撫膺曰事不可為矣南向慟哭赴海死妻施氏亦殉焉  
馮京第字躋仲號籟翁人崇禎十三年進士授行人按京第不由進士出身詳見鮑琦亭集及籟人上遺問集錄以上十字當由沈宸荃傳謄移改禮部主事乞假歸福王立以原官召未赴南都亡杭州繼陷乃從里人沈宸荃等起義紹興監國擢御史尋進僉都

江干師潰從王航海時議遣平海將軍周鶴芝乞師日本黃斌卿止之鶴芝怒而入閩京第謂斌卿曰北都之變東南如故并使其東南而失之者是誠吳三桂乞師之誤今我無可失之地比之前者為不倫矣斌卿乃使其弟孝卿同京第往至長崎島其王不聽登陸京第日於舟中朝服拜哭不已會東京撒斯馬王遣官行部如中國巡方御史京第因致其血書王聞長崎王之拒中國也曰中國喪亂我不遑恤而使其使臣哭於吾國吾國之恥也遂議發各島罪人同孝卿往而令京第先還

海東逸史 卷八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致洪武錢數十萬蓋其國不能鼓鑄但用中國古錢舟山之用洪武錢始此按餘姚縣志京第乞師與朱之瑜借京第先歸之瑜遂留南疆釋史鮑琦亭集諸書並不著之瑜名日本人岡干切來徵乞師事則祇知之之不知京第蓋之瑜留故也事詳補傳丁亥四月同定西侯張名振率舟師北上至崇明而海歟舟覆得脫歸己丑秋擢兵部右侍郎是冬仍命京第及副都御史黃宗羲同澄波將軍阮美往日本乞師終以不得要領而還時餘姚人王翊結寨四明京第乃間行至與之合軍杜舉聲勢頗振庚寅冬北兵將攻舟山惡四明中梗乃分兵兩道入大蘭山時京第已寢疾匿



鶴紀年云頂山中為其叛將紀年云所縛致之寧波諭降不從乃殺之

徐孚遠字闇公晚號復齋南直華亭人南京刑部侍郎

陟曾孫崇禎十五年舉人明年下第歸兩京相繼陷慨

然而起指其髮誓曰此卽蘇武之節也我甯全髮而死

必不去髮而生遂與夏允彝小腆紀年云字彝仲號瓊

主事乙酉九月自溺陳子龍明季南略云字臥子號海

死國朝賜諡忠節左侍郎勝朝殉節諸臣錄作右侍郎事

敗被執乘間投水死國朝賜諡忠裕等謀勤王事不

克入於湖湖中遇兵與家相失妻姚氏子度遠並死焉

遂間道往浙自浙入閩時唐王方卽位於福州府改福

州為天興府遂除孚遠天興司李斷獄平正尙書張肯

堂出募師加孚遠兵科給事中同行既而閩浙相繼陷

魯王航海孚遠從之從定西侯張名振帥舟師北上颶

風舟覆孚遠以後殿得免王至舟山擢國子監祭酒舟

山破從王之廈門依鄭成功成功以師禮事之戊戌正

月滇中遣使齎書通問成功拜孚遠左副都御史孚

遠隨使入覲遂泛海由交趾入安隆交趾要原諱其行

禮不從不聽過仍返廈門臺灣外紀以為從滇朝見歸

朝滇時不得過安南遂回廈門廈門破為北帥吳六奇所藏完髮以死

在海外復娶戴氏生子永貞扶櫬至松江未葬子亦死

明史謂孚遠因松江破死島中泉州府志謂居廈之曾

厝蓋卒龍溪縣志謂遊龍溪後不知所終南疆釋史謂

歿於臺灣野乘謂癸卯廈門破諸摺紳東渡獨孚遠歸

華亭明詩綜引靜志居詩話亦有乘桴遠引騎鶴重歸

語似孚遠未渡臺者惟孚遠交行摘稿後附林霍王滢

所撰二傳言癸卯之變擬歸故鄉不果轉徙入潮之饒

平山以歿又賜姓本末說與此台所著詩文散佚殆盡

按六奇為潮之饒平人當得實也孚遠少時與同里夏允彝陳子龍齊名三人嘗言志孚

遠慨然流涕曰百折不回死而後已允彝曰吾僅安於

無用守其不奪子龍曰吾無闇公之才而志則過於彝

仲顧成敗則不知也後皆如其言

陳士京字齊莫號佛莊鄞縣人崇禎之季天下多故挾

策浪游久之無所遇歸而國難作悒悒不出畫江之舉

熊汝霖薦授職方郎中會都督鄞縣志陳謙奉使閩中

命士京監其軍以行謙被殺士京遁之海上鄭芝龍聞

其名令其子成功與游芝龍降北成功不從士京實贊

之戊子王在閩安擢兵科給事中遷光祿寺卿奉表粵

中時惠潮路斷乃迂道沿海資斧俱竭賣卜以前粵中

加原闕都御史固辭欲留之不可己丑王入舟山士京

海東逸史 卷八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東逸史 卷八 五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在閩與成功相結以為後圖成功頗以恢復自任賓禮  
遺臣故老於是海上衣冠雲集久之見海師無功粵事  
亦日壞乃築室同安之鼓浪嶼題曰鹿石山房賦詩自  
遣己亥成功統師入長江以土京參預島上留守事觸  
疾而卒國朝賜諡節愍年六十五時王在南澳聞之震悼親為  
文以祭之

海東逸史 卷八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東逸史卷八

海東逸史卷九

翁洲老民撰

列傳六

王翊字完勳號篤庵慈谿人後居餘姚少孤為諸生有  
智略魯王監國翊與慈谿諸生王江同起兵海濱與江  
上師為聲援授兵部職方主事浙東不守翊渡海按小  
年翊走海隅王師購之急囚其弟翊以招騰紀  
之翊不屈死翊泣曰是不負完勳家也 至舟山說黃  
斌卿攻寧波許為內應為降紳謝三賓告變及斌卿以  
舟師至遂為北兵所敗翊乃入四明山結寨於大蘭居

海東逸史 卷九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戊子三月破上虞殺其署縣事者浙東震動御史馮  
京第自湖州軍破亦閒行至四明與翊合軍杜舉守關  
馮牙軍容甚整北帥勒兵東渡下教鄉聚團練攻杜舉  
破之京第匿民舍翊以四百人走天台謂諸將曰是皆  
團練之罪也北兵雖健我視其銳則避之懈則擊之非  
團練為之鄉導彼敢行險地如枕席乎然北兵團練豈  
能相守吾卒雖殘其破團練尚有餘力乃自天台至四  
明擊破鄉聚之團練者沿道招集流亡一月復至萬餘  
人而京第亦出己丑春又破上虞新令逃去得其印當



是時浙東山寨蕭山則石仲房南疆釋史作仲芳會稽則王化

龍陳天樞天台則俞國望金湯奉化則吳奎明紀年云在天台

袁應彪紀年作彪千里之閒屹然相望然皆擄掠暴橫而平

岡張焯言上虞李長祥且耕且屯獨不擾民又單弱不

能成軍惟翊一旅蔓延於四明八百里之內設為五營

五司翊主兵江主餉勸分富室單門而下安堵如故履

畝而稅人亦無不樂輸者平時不義之徒立置重典其

所決罰人人稱快浙東列城為之晝閉胥吏不敢催租

縛民惴惴以保守一城為幸皆薦誠講解翊計天下不

海東逸史 卷九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能無事待之數年庶幾為中原之應也自上虞出東徇

奉化北兵方攻吳奎明奎明力竭而遁北兵追奔至河

泊所翊猝遇之而戰北兵大敗六月紀年作十月翊朝行在

拜右僉都御史會稽人嚴我公以招撫至浙湖州柏襄

甫會稽顧虎臣等皆降我公得渡海發使至四明山翊

之部將左都督黃中道烹其使我公遁去庚寅三月復

來朝進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八月破新昌拔虎山進

木部尚書右副都御史明年春北兵將攻舟山惡翊中

梗乃分二道一由奉化一由餘姚會師於大蘭山帳房

三十里游騎四出以搜伏聽者翊遁入海據紀年在復

還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翊傍徨無所倚二十四日

至北溪為團練兵所執是夜大星墮地野雞皆鳴過奉

化賦絕命詩有平生忠憤血飛濺於羣虜之句在獄中

每日從容束幘掠髮修容謂守卒曰使汝曹得見此漢

官威儀也八月十二日會訊於定海翊坐地上曰毋多

言成敗利鈍皆天也汝等何所知十四日行刑羣帥憤

其積年倔強聚而射之或中肩或中頰或中脇翊不稍

動如貫植木洞胸者三尚不仆乃斧其首而下之始仆

海東逸史 卷九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按紀年翊以辛卯七月復入山二十四日夜有大星墜

地詰朝被執至定海不屈死之時八月十二日也遺一

女年十三字黃忠義子以例沒入勳貴家參領某憐其

為忠臣女撫之如所生有劉弁者求之女不可參領難

之女突出所佩劍自刎死年三十六國朝賜諡烈愍從者二人

一曰石必正揚州人一曰明知餘姚人皆不肯跪掠之

跪則跪而向翊又有參軍蔣士銓嘉善諸生在軍三年

山寨之破他人皆去士銓獨從之初五日先翊受刑賦

絕命詞翊在獄為文祭之而北人見者無不泣下曰非

獨王公忠也乃其從者亦義士也江母為北帥所得以

之招江江削髮以僧服見安置杭州母以天年終江復



與定西侯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題詩  
慟哭丙申復與沈調倫聚眾四明山調倫見殺江亦傷  
箭而死詳江本傳此義文也先是休寧人趙立言以餘眾棲四明  
山中與江山諸生李國楹約取江山按紀年繫於丙申八月下戊子作明  
酉年矣年則爲丁戊子正月朔立言將三百人攻克之國楹失  
期不至明日北兵大至立言迎戰殺數人馬躓墮水死  
子楨恨甚至國楹家欲殺之乃爲北兵所執與國楹同  
死

王江字長升慈谿人爲諸生與同里王翊同起兵結寨

海東逸史 卷九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山中先是畫江而守二人連名上書監國請募沿

海義勇勤王自效授戶部主事按小腆紀年以己丑七月授是職後無進階

改戶科都給事中師甫集而王航海二人遂頓兵四明

之杜舉以爲海上聲援海上人呼東西王以別之西王

主兵東王主餉當是時浙東之師雲起由寧紹以至台

處所謂山寨者相望也然皆烏合不練之兵又無所得

餉四出劫掠居民苦之獨翊招兵最盛而江善理餉計

山中屯糧所收不足親往民家計其產用什一爲勸輸

以忠孝感動之有額外擾民一粟者必誅又時遣人入

內地結連遺老致其屏履之助故杜舉一軍之強甲於

他寨馮京第張夢錫遂合軍來守大蘭江總司三營之

餉浙東列城畏之如老隄當道胥吏不復下鄉催租於

是山中之民益樂輸監國之居舟山非此一軍莫能安

也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右副都御史庚寅大兵決

計下舟山先廓清山寨以絕其援兩軍由餘姚奉化會

於大蘭而游騎分道四馳京第夢錫並死之翊避入海

江亦遁去大帥劫江之母以招之江乃盡鬻其髮以浮

屠服至杭大帥喜甚盛爲館帳如幕府而防閑之未幾

海東逸史 卷九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母卒江買一妾昵之其妻晨夜勃谿詬誶江乃控之吏

而出之妻亦攘臂登車歷數江之過而去一日江游湖

上守者以其妾在不疑而江竟不知所往乃知向者特

以術脫其妻也江乃復入海朝監國於金門張名振請

爲監軍甲午引師入大江抵燕子磯望祭孝陵題詩慟

哭而還乙未名振卒海師復下舟山時按紀年係丙申八月有沈

調倫者復起四明山中來迎江乃赴之山中人聞江至

壺漿以迎者如蠅浙東大帥方以舟山爲急聞江至謂

山寨且復爲舟山犄角急攻之調倫見殺江亦中流矢



卒

海東逸史 卷九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東逸史卷九

海東逸史卷十

列傳七



張肯堂字載寧號鯤淵小腆紀年南疆南直華亭人天

啟五年進士崇禎末以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南都亡總

兵鄭鴻逵擁唐王入閩與其兄南安伯芝龍及肯堂勸

進遂加太子少保吏部尚書會原任工部侍郎曾櫻明

南略云字仲含號二雲江西峽江縣人萬曆丙戌進士

官至文淵閣大學士閩中亡避居廈門辛卯廈門破自

縊死國朝至言官請令櫻掌吏部乃令肯堂掌都察院

紀年云肯堂以翊戴功進兵部尚書改肯堂面陳恢復

大計因言江干之禍皆由罪輔馬士英又加以棄主而

逃今聞其在浙法所不赦故唐王登極詔中即發其罪

士英叩關自理七疏皆不納而芝龍力為之請詔令其

恢復杭州始申雪於是士英竟不得入然芝龍終無意

恢復惡肯堂之日以親征勸王也思出之外肯堂因自

請出募舟師由海道抵吳淞倡義旅與浙東相倚援乃

加少保兼戶工二部尚書總制北征賜尚方劍給敕印

便宜從事以吏部侍郎朱永祐兵科給事中徐孚遠從

海東逸史 卷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行皆肯堂同里人也按紀年時永祐官太常寺卿本肯傳云加侍郎銜又以爲上海人

堂乃請平海將軍周鶴芝將前軍定洋將軍辛一根將

中軍樓船將軍林習山釋史鮑琦亭集紀年並作林習而紀年丙戌十二月鄭成功起

兵海上又云以林習山爲樓船鎮是否一人未詳將後軍行有日矣芝龍密疏

止之以其私人郭必昌代爲總制命肯堂回福京監鄉

試事丙戌八月閩中陷肯堂飄泊海外出私財募兵與

周鶴芝共事尋爲鶴芝所忌乃北發己丑十月至舟山

魯王拜爲東閣大學士加太傅辛卯八月北兵大至有

勸肯堂他適者肯堂曰我昔爲閩撫應死封疆以唐王

海東逸史 卷十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存亡未審故不死後知魯王在是亦高皇帝子孫因事

之今更何所圖惟有一死而已北兵乘大霧集螺頭門

定西侯張名振奉王航海擣吳淞思牽制北兵以肯堂

爲留守城中兵六千居民萬餘堅守十餘日城破肯堂

衣蟒玉南向坐視其妾周氏方氏姜氏鮑琦亭集云姜姬投水死

氏子婦沈氏女孫茂漪次第縊死乃從容賦詩紀年載其詩云

虛名廿載幾塵寰晚節空餘學圃閒難歸來如靖節聊歌正氣續文山君恩未報徒長恨臣道無虧在克艱

寄語千秋青史筆衣冠二字莫輕刪自縊於院左之雪交亭國朝賜雪交

亭者滿院梨花肯堂平日讀書處也中軍將林志燦林

桂並格鬪死守備吳士俊家人張俊彭欽釋史鮑琦亭集並作欽

皆絕脰死北帥聞肯堂有絕命詞手跡懸賞募之一老

兵得之以獻北帥賞之不受曰我志在表揚忠義耳不

爲利也

蘇兆人字寅堂鮑琦亭集作寅侯吳江人諸生少師事張肯堂

南都失守亡命海上肯堂既相薦授中書舍人尋進禮

部主事嘗謂肯堂曰先生他日必死國事兆人當爲先

驅時傳江陰諸生黃毓祺殉節時獄中詩至小腆紀年云毓祺字

介茲貢生乙酉閏六月起兵行塘已丑三月被執至江

寧不屈死有小遊仙詩云大夢誰分醜與妍白楊風起

總茫茫然瓠緣無用從人剖膏爲能明苦自煎桂折蘭摧誠短景蕭蕭數艾苑豈長年歸途不向虛無覓朽骨徒爲

蔓草纏爲愁草盛稻稀日暮徐看荷鋪歸何處先生多好此中居士故非肥魚不肯憐蛟瘦飽鷄偏能

笑鶴飢請讀蒙莊齊物論橫空白月冷侵衣散髮人聞汗漫遊風吹白日忽西流淘沙慣嚇斜飛燕孔雀偏逢

如飛電開口舒光笑不休腹中書任他人曬憤鼻禪從甚處懸惟有丹心堅自愛忍能整破化爲圓最無根蒂

是人羣會合真成偶爾文沙際驚鷗常泛泛風前落葉自紛紛掉頭東海隨烟霧屈指西園散雨雲况復炎涼

堪絕倒瀟陵愁殺故將軍百年世事弈棋枰冷眼常觀局屢更烏喙只堪同患難龍顏難與共昇平遙空自有

飢鷹擊古路曾無狡兔橫爲報韓盧并宋雉只今公等固當烹四章肯堂兆人並和之紀年云兆人和詩有不

面即成及舟山破賦絕命詞曰保髮嚴夷夏扶明一死

魔成句



生孤忠惟自許義重此身輕拜肯堂曰兆人行矣即縊於雪交亭下國朝賜諡節愍肯堂拜且哭以酒酌之而後自縊

吳鍾巒字峻伯別字穉山號霞舟南直武進人弱冠為諸生出入文壇者四十餘年海內推為名宿而不得第

晚以貢生教諭光州從河南鄉舉成崇禎七年進士年已五十八矣授長興知縣以旱潦徵練餉不中額謫紹

興府照磨踰年移桂林推官聞京師變流涕曰馬君常小腆紀年云必能死節已而果然福王立遷禮部南疆

謂馬世奇主事行抵南雄聞江南陷轉赴福建痛陳國計唐南疆

王甚重之補廣東副使未行聞中又亡魯王次長垣以錢肅樂薦召為通政使肅樂鍾巒丙子同考所得士也

申明職掌疏言近來遠近奏章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自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屑署也至所在

游食江湖者則又假造偽印販鬻官爵偃臥邱園而曰聯師齊楚保守妻子而曰聚兵數萬請加嚴核募兵起

義者則當辨其冊籍花名原任職官者則當辨其敕書劄付王是之陞禮部尚書原官如故兼督學政己丑七月王次健跳閩地盡失每日朝於水殿而鍾巒飄流所

海東逸史 卷十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輒試其士之秀者入學率之見王欄衫巾縹拜起秩秩或哂其迂鍾巒曰陸秀夫在厓山舟中尚講大學豈

可顛沛失禮乎按紀年鍾巒曰濟濟多士維周之積可講顧氏東林之學或笑其迂答

日然則厓山陸丞相亦非耶十月從至舟山加太子太保辛卯八月舟山破鍾巒時在普陀慷慨語人曰昔

者吾師高忠憲公紀年云謂高攀龍與吾弟子李仲達死奄難吾為詩哭之吾友馬君常死國難吾為詩哭之吾門生

錢希聲從亡而死吾為詩哭之吾子福之倡義而死按年以乙酉六月起兵太湖越三月

事敗投湖死國朝入祀忠義祠吾為師哭之吾老矣不及此時尋塊乾淨土即一旦疾病死其何以見先帝

謝諸君於地下哉然吾從亡之臣當死行在遂復渡海入城與大學士張肯堂訣曰吾以前途待公乃至文廟

積薪左廡下藏所註易經於懷抱孔子木主舉火自焚賦絕命詞曰只為同志催程急故遣臨行火澣衣時年

七十五國朝賜諡忠烈李向中字豹章號立齋湖廣鍾祥人崇禎十二年進士授長興知縣以能調秀水內遷車駕司主事甫至淮而

國亡福王時進郎中巡視浙西嘉湖兵備尋調蘇松甫

海東逸史 卷十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任而南都又亡乃與沈猶龍小腆紀年云字雲升華亭人萬曆丙辰進士歷

官至兵部右侍郎乙酉夏允彝等起兵不克走至閩唐

王以為尙寶卿閩中敗避海濱劉中藻起兵於福安向

中同朝於王所拜兵部侍郎巡撫福寧監福安軍福安

破從王航海進兵部尙書兼掌都察院事從至舟山加

太子太保是時諸臣寄命舟楫日炙風餐面目黧黑獨

向中丰采隱然白晳如故庚寅冬丁外艱令墨縵視事

辛卯八月舟山破歎曰先帝以治行拔向中不能死難

華亭之役不與沈夏諸公俱死福寧之役不與劉公俱

海東逸史卷十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死偷生七載亦希得一當以報先帝今已矣我死幸投

我海中以志恨北帥召之大罵不赴發兵捕之以縲絰

見北帥呵之曰聘汝不至捕之即來何也向中瞠目曰

前則辭官今來就戮耳因大罵而死其絕命詞有血化

莫宏碧相向燃死灰之句行刑者乃其舊部遂投其屍

於海年四十一國朝賜諡忠節長子善毓從死

朱永祐字爰啟號聞玄南直上海人崇禎七年進士授

刑部主事改吏部乞假歸友人問近讀何書曰忠孝二

字未熟何暇丹鉛乙西南都大亂預於夏陳諸公之事

唐王立於閩中召為文選司郎中改戶兵二科都給事

中遷太常寺卿兼原官時尙書張肯堂出募舟師乃加

永祐侍郎銜偕行數勸鄭芝龍毋降不聽將遣力士趨

牧刺之亦不果閩中破魯王擢拜刑部侍郎王至台加

吏部左侍郎舟山建國以工部尙書仍兼吏部事辛卯

八月舟山破適病不能起被執北帥勸之曰文丞相尙

有黃冠歸故鄉之語先生若肯鬚髮便可不死永祐曰

吾髮可鬚何待今日遂口占絕命詩有云縱使文山猶

在日也應無髮戴黃冠請死益力跌坐受刃其僕負屍

海東逸史卷十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出城流血沾衣哭曰主生前好潔今遂無知耶血遂止

國朝賜諡烈愍

海東逸史卷十



海東逸史卷十一

翁洲老民撰

列傳八

黃斌卿號虎癡與化衛人以恩例授把總崇禎間官至

翁洲參將福王時擢浙江小腆紀年總兵南都亡遁歸

唐王立得附勸進乃上言舟山為海外巨鎮番舶來往

饒魚鹽之利西連越郡北達長江此進取之地也王善

之封為肅虜伯賜劔印率兵屯舟山得便宜行事魯王

監國以兵來會進侯紹興陷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王出

海東逸史 卷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投斌卿斌卿不納王遂飄泊外洋然斌卿怯於大敵

而勇於害其同類副使判本微屯小沙嶼斌卿擊殺之

并其眾叛將張國柱悉師攻舟山為阮進敗去斌卿復

得其樓船白號聲勢益振而進實名振之水營部將斌

卿聞之使背名振奪其船隻軍資器械無算寧國公王

之仁鎮倭將軍王鳴謙至舟山斌卿並誘擊之忠威伯

賀君堯以殺禮部尚書顧錫疇紀年云字瑞屏崑山人

禮部尚書閩中進東閣為眾論所不與挾重費來舟山

斌卿遣盜殺之掠其貨平西將軍王朝先在蛟關斌卿

利其兵力貽書招之中途遣將假迎劫之朝先跳水得

免於是諸將積恨斌卿會王在沙埕名振進同往迎之

進軍飢恃昔日保全舟山之力以百艘來告急斌卿不

應亦不使人至行在朝先遂與名振進合詞上疏於王

揭其罪惡有旨奉討斌卿遣其將朱攻紀年陸瑋禦之

輒敗求救於安昌王恭棨大學士張肯堂上章待罪所

不改心以事君者有如水又議和於諸營曰彼此皆王

臣也兵至無妄動靜候處分初皆安堵既而攻瑋背約

出洋諸將疑斌卿之逃也縱兵擊之沈斌卿於水國朝

海東逸史 卷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節二女皆死焉

王朝先故四川土司也小腆紀年崇禎中調征遼東官

平西將軍京師陷南奔魯王時擁兵蛟關黃斌卿利其

兵力屢貽書招之朝先率二艦渡橫水洋斌卿即遣標

將朱攻陸瑋以假迎劫之朝先跳水得免既至斌卿摘

其印留之部下不任以事定西侯張名振為之力請還

其印解衣衣之贈以千金朝先居閒請徇邊海至奉化

之鹿頭南疆釋史四五月而聚兵數千邊海為之出賦

丁亥王次長垣封為平西伯紀年作己丑七月受朝先



於是深結名振及蕩胡伯阮進以二人與斌卿有隙也  
已丑聞地盡陷王至健跳軍飢告急斌卿斌卿不應會  
斌卿標將黃大振得罪逃朝先所因誑朝先曰將軍家  
口及標屬盡被本爵所鈔沒某以苦諫獲戾故出亡耳  
朝先積恨久遂與名振進合兵攻之殺斌卿而并其眾  
朝先既得志威福日作漸與名振攜貳爭糧爭汛逞力  
恃強名振銜之辛卯二月名振忽引兵至時朝先居守  
舟山名振治兵南田朝先不虞其見襲也士卒散遣民  
舍倉猝無備手格數人而死

海東逸史 卷十一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鶴芝字九玄小腆紀年 作號九京福清人讀書不成去而為盜  
於海嘗往來日本以善射名與撒斯瑪王結為父子故  
在海中無不如意閒至家為有司迹捕繫獄三年賄吏  
得解為盜如故久之就撫以黃華關把總稽察商船唐  
王立加水軍都督封平海將軍副黃斌卿駐舟山斌卿  
為人猜忌而鶴芝慷慨下士來者多歸附由是與斌卿  
不合魯王在紹興鶴芝議乞師日本已有成約斌卿止  
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此吳三桂乞師之續也鶴芝怒  
而入閩斌卿乃自遣其弟孝卿同御史馮京第往日本

不見鶴芝師卒不出王至長垣禡牙出師封鶴芝為平  
夷伯鶴芝帥師復海口以參議林箴舞總兵趙牧守之  
旋復陷箴舞牧並死之鶴芝退保火燒嶼尋同鄭彩阮  
進之師攻福州復敗績王至舟山鶴芝與弟瑞以樓船  
三百餘號分屯温之三盤以為舟山犄角未幾與瑞有  
隙王使吳紀年 作胡明中往解之明中至搆之益甚瑞遂南  
依鄭彩鶴芝亦北結阮進彩與鄭成功爭廈門為成功  
所敗泊沙埕鶴芝進既怨瑞而張名振欲結歡成功遂  
與鶴芝進擊破彩之餘兵鶴芝軍遂振辛卯八月舟山

海東逸史 卷十一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破鶴芝航海往日本不知所終箴舞莆田人趙牧常熟  
人並為鶴芝客鄭芝龍之降北也箴舞陳八不可弗聽  
監軍朱永祐謂鶴芝曰虞山趙牧其人勇士也我欲使  
見芝龍而刺之不果後並死海口  
阮進會稽人本海中盜也善水戰富平將軍張名振拔  
之使管水營常率一艦破賊船三百餘故海上多望而  
畏之叛將張國柱攻舟山黃斌卿不能禦進以四舟衝  
國柱營時秋濤方壯大礮乘之所向糜碎國柱僅以身  
免斌卿獲其樓船器械無算反忌名振之有是人也以



計開之使背名振而從已進心弗善也丁亥王次長垣封進蕩胡伯己丑六月名振復健跳所以處王七月北兵圍健跳進率其樓船數百奮勇而至金鼓震天北兵解去九月軍飢進恃昔日保全舟山之力以百艘泊舟山告急斌卿不應遂與名振朝先等合兵攻之殺斌卿投之於海由是水師盡歸於進王至舟山加進太子太保辛卯八月北兵分三道來攻名振扈王出海而使進居守進詣海門議和北人欲誘之進以數船脫歸值北師舟過進投以火毬風轉篷腳反擊進面創甚投水為

海東逸史 卷十一 五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北兵所獲逼之降大罵乃殺之姪駿初官英義將軍加封英義伯舟山破與名振扈王出海屯廈門乙未與總制陳雪之共圍舟山破之丙申復陷與雪之並赴海死姚志卓字子求長興人小腆紀年云與金堡同里係仁和人乙酉閏六月與參將方元章起兵以錢塘人張起芬為將攻破餘杭與江東諸營遙為聲援金堡紀年云字道隱崇禎庚辰進士至閩奏其戰功唐王封為仁武伯十二月餘杭陷走於潛元章戰死丙戌十月戰江山又敗遁入處州山中其兄志元偽稱志卓已降志卓得脫而志元見殺是月與詹兆恆紀年

云字月如江西永豐人崇禎辛未進士歷官至兵部同尚書丁亥三月攻開化不克死之國朝賜諡忠烈同破永豐其後遷徙無常至乙未冬紀年作甲午正月定西侯張名振少司馬張煌言率水師至鎮江志卓以其兵來會力攻崇明沒於陣而起芬被執至杭懸之樹閒射殺之素不讀書臨刑有詩云身經刀過頭方貴死不泥封骨亦香

海東逸史 卷十一 六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海東逸史卷十一



海東逸史卷十二

翁洲老民撰

列傳九

張名振字侯服山西人南京錦衣衛籍崇禎末以副將任台州石浦游擊封富平將軍據小腆紀年魯王監國始加是銜乙酉杭州失守潞王降錢肅樂等舉義名振以兵來赴魯王監國封富平伯丙戌六月江上師潰名振棄石浦遣中軍方簡以舟師迎王出海投肅虜伯黃斌卿於舟山斌卿不納遂飄泊外洋會閩中丞勝伯鄭彩以失撫州獲

海東逸史 卷十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罪乃遣其將陳輝來迎王遂居廈門封彩建國公進名振定西侯丁亥四月吳淞提督吳勝兆反正以蠟書來求援斌卿不敢應而故都御史按紀年時方進侍郎沈廷揚及僉憲張煌言侍御馮京第並勸名振以其兵就約時斌卿已進肅虜侯其肅虜伯故印猶在名振即以其印封勝兆刻師期而請廷揚煌言京第及給事中徐孚遠監其軍以行聯艘二千將抵崇明海嘯大風舟覆踉蹌而歸廷揚死焉己丑六月帥師復健跳所時聞地盡陷鄭彩亦棄王而去名振迎王至浙九月與蕩胡伯阮進平西

伯王朝先合兵攻舟山殺斌卿王遂移蹕舟山稱行在焉乃進名振太師當國政辛卯七月北兵三道攻舟山名振以蛟關天險海上諸軍熟於風信足以相拒必不能猝渡乃留阮進守橫水洋而自以兵奉王搗吳淞以牽制之軍甫發而進以反風失勢戰死城遂陷名振聞信慟哭欲投於海王與諸將救之而止乃復與英義伯阮駿扈王出海至廈門見延平王鄭成功成功大言曰汝為定西侯數年所作何事名振曰中興大業成功曰安在名振曰濟則徵之實績不濟則在方寸閒耳成功

海東逸史 卷十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方寸何據名振曰在背上即解衣示之有赤心報國四字長徑寸深入肌膚成功見之愕然悔謝曰久仰老將軍聲望奈多憎之口何因出歷年謗書盈篋名振立命火之於是待名振以上賓行交拜禮總制諸軍癸巳春名振請師北上成功與兵二萬糧三月以兵部侍郎張煌言監其軍師過舟山遙祭死事諸公遂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望石頭城遙祭孝陵三軍慟哭失聲題詩絕壁有十年橫海一孤臣之句原註詩云十年橫海一孤臣佳氣鍾山望裏真鴉首義旗方出楚燕雲羽檄已通闕王師杙鼓心肝碎父老壺漿涕淚頻南望孝陵兵綺素會







翁洲老民撰

列傳十

張煌言字玄箸號蒼水鄞縣人刑部員外郎圭章子少時跌踢不羈常負博進錢醉臥社祠中夢神謂之曰君宜自愛他日成大事者君也由是感膺折節讀書崇禎十五年舉鄉試明年下第歸京師陷憤不欲生乙酉閏六月錢肅樂等舉兵移檄會諸鄉老煌言先至即遣迎魯王於天台授行人至會稽賜進士出身加翰林院編

海東逸史卷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修改兵科給事中入典制誥出籌軍旅頗見其優紹興破泛海入舟山道逢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王入閩從之既至招討使鄭成功以前頒詔之隙修寓公之敬於王而不為用煌言勸名振還石浦謀再舉加右僉都御史自立一營曰平岡軍時黃斌卿守舟山名振以石浦之軍與為犄角明年春小腆紀年作丙戌四月監國紀同吳淞提督吳勝兆請以所部來歸斌卿不欲往煌言勸名振應之遂監其軍以行抵崇明大風舟覆煌言等皆被執乘間脫歸已諸將殺斌卿王至舟山煌言以所部入衛拜兵部右

侍郎辛卯八月紀年作九月舟山破煌言與名振扈王

再入閩次廈門時滇中已封鄭成功為延平王軍容甚盛不肯奉王煌言獨以名振之軍為王衛時時激發諸藩使為致貢然煌言極推成功之忠嘗曰招討始終為唐真純臣也成功聞之亦曰侍郎始終為魯豈與吾異趣哉故成功與煌言所奉不同而其交甚睦癸巳春會名振之師入長江烽火逮金陵江南震動時上游故有宿約而失期不至左次崇明甲午再入長江故誠意伯劉孔昭以軍來會或以孔昭南都亂臣宜絕之煌言曰

海東逸史卷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昭罪與馬阮等然馬阮再賣浙東而孔昭以操江親兵棲遲海上累年則其心尚可原也明年名振卒遺言以所部歸煌言時王已去監國號通表滇中桂王遣使加煌言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己亥成功與煌言會於天台悉師北上六月成功攻鎮江煌言以偏師薄觀音門乘虛原作應以意改入江浦會所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乃至蕪湖傳檄郡縣大江南北相率來歸其已下者四府三州二十四縣而成功以累捷又聞江北如破竹謂金陵可且夕下前鋒將余新銳而輕士卒樵蘇四出營壘



一空北師謀知之以輕騎襲破前屯擒新去成功倉猝移帳諸營瓦解其將甘輝紀年云海澄人以馬蹶被擒死之軍

遂大潰竟撤鎮江之師出海煌言歸路已梗乃引舟歸

鄱陽八月七日與楚師遇而兵潰焚舟登陸士卒尚數

百人歷霍山英山度東溪嶺追兵奄至士卒皆竄止一

童一卒從迷失道乃賂土人為導變服夜行由樅陽湖

出江渡黃湓抵東流之張家灘陸原作陸以意改行建德祁門

原諺山拈兩山之中由休寧入嚴州既而山行自東陽

義烏出天台以達海壖樹鸞鳴角散亡復集遣使告敗

海東逸史 卷十三 三四明故書 約圖刊本

滇中且引咎桂王手敕慰問加煌言兵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命仍奉魯王監國而成功自喪敗之後不能自

振思取臺灣以休士煌言貽書挽之謂軍有進寸無退

尺今入臺則將來兩島皆不可守孤天下之望矣成功

不聽王寅春滇中陷五月成功亦卒於臺北安撫使以

書來招煌言煌言復書略言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

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桑梓乃因國事之靡寧而

致民生之愈蹙十餘年來海上芻蕘糗糈之供樓櫓舟

航之費敲骨吸髓言之慘然況復重之以遷徙訖以流

離哀我人斯亦已勞止今執事既以保民息兵為言則

莫若盡復濱海之民即以濱海之賦界我在貴朝既捐

棄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暫息爭端以俟天命當與執

事從容羊陸之交別求生聚教訓之區於十洲三島閒

而沿海藉我外兵以禦他盜是珠厓雖棄休息宜然朝

鮮自存艱貞如故特恐執事之疑且畏耳則請與幕府

約但使殘黎朝還故土不佞即當夕挂高帆不重因此

一方也十一月魯王薨於金門煌言泣曰孤臣之栖栖

有待徒苦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上也今何望乎甲

海東逸史 卷十三 四四明故書 約圖刊本

辰六月遂散軍於南田之懸壘小腆紀年作懸山壘其地在海中

荒瘠無人山南有汶港可通舟楫而其北為峭壁煌言

因結茅居之北帥懼終為患募得其故校以夜半從山

背緣蘿踰嶺而入暗中執之七月十七日至寧波紀年云十七日被執越

二日至寧波北帥舉酒屬曰待公久矣煌言曰父死不

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何必

多言至杭州供帳如上賓自督撫而下無不敬禮之浙

人賂守者得覩一面為幸煌言方巾葛衣終日南面坐

不言不食惟啜水而已見者以為天神九月七日臨刑



赴市在竹輿中遙望鳳凰山一帶始一言曰好山色因

索筆賦絕命詞數章行朝錄載其詞云義幟縱橫二十

光鈞筮澤難回范蠡船生北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

支天忠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青史傳國亡家破欲

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

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特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

浙路怒濤豈必盡鴟夷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

斜暉到來晚節慚松柏此去清風笑蕨薇雙鬢難容五

獄任一帆仍向十洲歸嶺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

是非又叨季南略所載二首諸書所無備錄之詩云擲

掄一息尚圖存吞炭吞瓊可共論復望臣靡與夏祀祇

憑帝眷答商孫衣冠猶帶雲霞色旌旆仍留日月痕贏

得孤臣同碩果也留正氣在乾坤不堪百折播孤臣一

望蒼茫九死身獨挽龍鬚空問鼎姑留螳臂強當輪謀

同曹社非無鬼哭向秦庭那有人可

是紅羊剛換劫黃雲白草未曾春

挺立受刑年四十

五國朝賜

參軍羅子木僕人楊冠玉殉焉子萬祺已先

三日死鎮江子木名綸以字行溧陽人已亥煌言師出

長江子木挾策上謁煌言奇之欲留之幕以父老辭成

功因強其奉父泛海子木至海上不欲參成功軍事奉

父北行將赴煌言軍猝遇北兵格鬪子木墮水得救起

而其父被縛去子木展轉閩南思出奇計以救父逾時

不得音問嘔血幾死復赴煌言軍煌言勉以立功即為

報讎遂相依不去竟同死冠玉鄭人

海東逸史卷十三

海東逸史卷十四

翁洲老民撰

忠義一

董志寧字幼安鄞縣人歲貢生以名節自勵乙酉六月

北兵入浙志寧與同里諸生陸宇燝張夢錫華夏王家

勤毛聚奎徧謁搢紳勸以舉義皆笑以為狂獨刑部員

外郎錢肅樂是之顧其事莫能集閏六月八日餘姚兵

起明日會稽應之又明日鄞人始會議肅樂獨任之按

腆紀年餘姚兵起係初而故太僕謝三賓家富耦國適

九日鄞縣則十二日也

從江上迎降歸惡聞其事定海總兵王之仁亦以迎降

得仍舊任者三賓私遺書乞以所部來斬此六狂生當

以千金為壽之仁許之既而中悔致書肅樂請自效三

賓不知也翌日大會演武場之仁出書責三賓令斬以

祭纛三賓叩頭乞哀請出家財充餉乃止魯王監國授

志寧大理寺評事視師瓜里而三賓亦至以賂結戚晚

張國俊驟躋東閣志寧遂棄官歸丙戌六月江干師潰

三賓復降時浙地盡陷祇存舟山石浦而航海之軍至

長垣連取閩海州縣且逼福州於是北兵之備浙者頗

海東逸史卷十四

四三七



抽以備閩浙中諸山因復結寨自固志寧與華夏王家勤及諸生楊文琦楊文瓚屠獻宸董德欽等謀取寧紹台諸府遣使走舟山約黃斌卿又約義旅之在四明者王翊在東山者李長祥令以兵攻寧波而已翻城應之復為三賓所謀知發其事志寧與德欽逸去而五人皆遇害所謂五君子也魯王至舟山遷志寧兵科都給事中時時奉使入內地聯絡山寨諸軍以為海上策應辛卯九月舟山破自刎明史通鑑輯覽南疆釋史並作益死國朝賜諡忠節繼妻羅氏聞訃仰藥卒子士駿士驥蹈海不返僕文周縞素終身

海東逸史 卷十四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華夏字吉甫一字過宜號默農浙江定海人後遷鄞貢生通樂律少與同里王家勤同受業於倪鴻寶又同學於黃石齋又同參劉戡山講席杭州破與董志寧等佐錢肅樂起兵魯王監國授職方郎中鮑琦亭集云授兵部司務進職方主事江干師潰慟哭歸戊子復謀翻城之舉按行朝錄此舉在丁亥二月乞師翁洲黃斌卿許之乃歸而其書為偵者所得降臣謝三賓證之遂被執當事詰同謀者夏慷慨獨承曰心腹腎腸肝膽吾同謀也再拷之大呼曰太祖高皇帝

造謀烈皇帝主兵安皇帝主餉其餘甲申乙酉殉節諸忠范公景文史公可法而下皆同謀也當事利三賓之財亦誣以同謀令夏引之夏對曰若謝三賓者醜鄙鄙夫反面易行首先送款建義之事何可引之三賓在旁搏頰以謝夏在獄中鼓琴賦詩如平日絕命時有白光一縷冲天而去繼妻陸氏名玉辰知例當發遣慮有汗辱乃結帨於梁引頸就縊忽絕復取結之須臾而盡魯王監國翁洲贈簡討門人私諡曰殺烈國朝入祀忠義祠張夢錫字雲生鄞縣人為諸生精武事與董志寧等佐錢肅樂起兵授兵部司務擢御史江干師潰走結山寨曰大皎軍庚寅十月小腆紀年作九月北兵至夢錫持長矛出關殺傷略相當眾寡不敵遂死其下五百餘人皆從之無一降者當戰時有突圍而去者三人翼日有負夢錫屍葬之大皎之南麓者即此三人也王家勤字貞一號石雁鄞縣人小腆紀年云定海人為諸生通經術三禮俱有論說受業劉宗周之門與董志寧等佐錢肅樂起兵授大理寺評事江干師潰復謀翻城之舉事洩被執移獄錢塘累訊瞠目無一語乃殺之門人私諡

海東逸史 卷十四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忠潔著有靜遠閣集

陸宇燭字周明號贛庵鄞縣人右都御史世科子以諸生與董志寧等佐錢肅樂起兵授監紀推官俄進按察副使仍監軍江干師潰遜歸不出歷十八年復謀舉兵應海上事洩被執死之年五十六鄉人私謚節介  
毛聚奎字象來一字文垣自號吞月子鄞縣人貢生與董志寧等佐錢肅樂起兵參瓜里幕務授戶部郎中專司餉事紹興破奔走山海之間累遭名捕行遜得免六狂生之幸得終老牖下者聚奎一人而已

海東逸史 卷十四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屠獻宸字天生鄞縣人

小腆紀年云定海人

兵部侍郎大山曾孫

以諸生從軍授車駕司

勝朝殉節諸臣錄作兵部職方

主事江上事敗

角巾歸里戊子與華夏等同謀翻城之舉事洩被執死

之監國還軍翁洲贈大理寺丞

國朝賜諡烈愍

妻朱氏賢而有

文獻宸死賦絕命詞而自經

楊文琦字瑤仲號楚石鄞縣人唐王臨軒以貢生召對

授惠安訓導尋加監紀推官視惠安諸軍闖亡返浙與

華夏等同謀翻城之舉事洩被執不屈死妻沈氏亦白

經監國還軍翁洲贈兵科給事中

國朝人祀忠義祠

楊文琮字天璧監國時以諸生從軍授職方郎中

小腆紀年

作主

事 戊子與謀翻城之舉事洩遁去張煌言託以聯絡

中土事自是每歲往來海上不絕癸卯有降卒自海上

言文琮將引海上將趙彪為患逮至錢塘歎曰吾固雁

行中漏網也本可死矣賦絕命詞曰憑誰瘞我孤山上

魄是梅花鶴是魂遂扼吭而卒

楊文瓚字贊玉號圓石鄞縣人崇禎十二年舉人監國

初官御史力言閩浙宜合不宜分時方爭開讀禮多不

以為然文瓚乃又閩又力言當聯絡閩浙以為同仇不

海東逸史 卷十四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當啟爭端唐王然之乃命以掌貴州道扼防建延三關

而浙東亡仙霞告急唐王出走乃返故里與華夏等同

謀翻城之舉事洩被執大呼高皇帝不絕而死

國朝賜諡烈愍

妻張氏名玉如工翰墨文瓚死以紉聯其身首一慟幾

絕遂衣其故時衣服題絕命詞一首解所佩帶自縊而

絕監國還軍翁洲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楊文球字天琅魯王監國授都督府都事翻城事洩二

兄皆死乃之閩就閣部劉中藻於福寧令參幕府軍事

次年福寧不守死之董德欽字若思鄞縣人

小腆紀年云定海人



兵部侍郎光宏之孫以諸生從軍授監紀推官江干兵  
敗乃歸戊子與華夏等同謀事洩被執死之監國還軍  
翁洲贈兵部郎中

倪懋熹字仲晦一字煜生鄞縣人錢肅樂起兵欲貽書  
王之仁而難其使懋熹請行事遂定及畫江分守以職  
方主事參瓜里軍唐魯爭頒詔之禮越使陳謙入閩而  
死閩使陸清源入浙亦死議募一能者乃以懋熹往果  
稱旨令以僉事分守建寧丙戌北兵來攻出戰力不支  
死之時八月十一日也年三十九

海東逸史 卷十四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徐啟睿字聖思鄞縣人爲諸生負才任氣感憤時事削  
髮爲僧聞錢肅樂等舉兵乃破關出投其營魯王授錦  
衣衛指揮不拜自稱白衣參軍時江上諸營多首鼠觀  
望無一肯發兵者啟睿乃集其麾下百人諭以大義提  
劔渡江直薄西岸北兵以爲游騎亦遣裨將禦之啟睿  
奮劔直前掩殺過半城上乃亟出銳師長圍四合遂被  
執諭之降大罵乃殺之

趙毅字金城平湖人尙氣節工武略嘗有百足蟲伏其  
臥處雖遠出數十里經宿蟲必至毅心竊喜自負謂他

日必能喇起布衣於是人皆呼爲趙百足云乙酉南都  
破北兵至浙江魯王監國於紹興毅慨然仗劔從之授  
左營游擊率軍與北兵戰於杭城外飛礮中首首已飛  
去猶持劔策馬大戰北兵大駭爲少卻毅猶單騎馳逐  
數里馬蹶墮地乃仆

李桐字封若號侗庵鄞縣人三歲而孤事兩母盡孝爲  
諸生不屑數行墨甲申之變抗言於諸當事請發義旅  
以待勤王之舉南都亡呼天大慟遂得疾呼祝宗祈死  
會浙東舉義錢肅樂等強之起乃稍稍進食遣長子文

海東逸史 卷十四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景從軍授兵部主事病稍愈明年六月紹興陷哭曰吾  
今定死矣疾果作遂卒年四十九門人私謚貞愍先生  
文景與弟文昱葬父畢墨縗赴海上崎嶇軍旅文昱亦  
授戶部主事辛卯翁洲失守扈王出海遭風同溺死  
路國挺鄞縣志字天植號寒厓諸暨人僑居鄞生有殊  
才江東兵起破家輸餉授職方主事鄞縣志云以奉推  
爲降臣謝三寶所惡幾殺之紹興破三寶復降國挺晦  
迹里居三寶復散流言以激眾怒遂被逮久之得脫貧  
困死



李文纘字昭武一字夢公號譽樵鄞縣人錢肅樂起兵文纘以諸生實先從之授兵部員外郎江干師憤悒鬱不自得戊子豫翻城之難被訊不為遜詞在獄中與同事楊文瓚分賦雁字詩一月之中遂成卷帙明年再訊再被拷終不屈而華夏力任之乃放歸遨遊四方以老臨終其子問遺言命取紙筆題曰眾人皆醒非夫也瞑目而卒所著有春秋經傳纂注鹿溪新語賜隱樓古文並散佚

杜懋俊字英侯鄞縣人

小腆紀年云定海人

世居縣東之管江為

海東逸史 卷十四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諸生以仗義聞浙東不守日夕痛哭與其叔兆植及施邦价聚眾三千刻期舉事謀洩邏者至懋俊梟其首據山立寨鳴鼓起事與北兵轉戰三日及寨破懋俊猶以家丁力戰頭目中矢如蝟倚牆而斃尸屹立不仆者數日

杜兆植字承芝為諸生嘗以兵法部勒族人分隊瞭野擊柝行夜間黨賴以安堵沿海諸村亦多倣而行之寨破被執大罵不屈斫其首十二刀而後墜

施邦价

雪交亭集作珩鮎崎亭集作宗价四明談助云一作宗珩

字仲茂

雪交亭集作仲吳

鄞縣人諸生故都督僉事翰子其先世亦居管江因以家財佐杜氏募死士事敗拔先世所遺佩刀自刎曰吾不負此刀也

鮎崎亭集云事敗縱火自焚

時稱管江三烈士

魏耕原名璧字楚白甲申後改名字白衣又名甦號雪竇山人慈谿人以贅婿僑居歸安遂充歸安學博士弟子國亡棄去所交皆當世豪俠茗上起兵亦與焉事敗亡命江湖妻子滿獄弗恤也久之事解乃閉戶為詩酷嗜李供奉已亥鄭成功兵入長江幾下金陵江南半壁震動知其謀出於耕刊章名捕亡命潛行癸卯又以海

海東逸史 卷十四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上降卒至語連耕遁入山陰蹤跡得之至錢塘抗詞不屈死於菜市山陰人李達楊遷經營其喪甚力亦以是遣戍先是歸安諸生錢纘曾與耕善耕被執纘曾以兼金賄吏得解孔孟文者險人也從成功軍來有所求於纘曾不屢并怨耕以其蠟書首之故纘曾亦被殺番馬屈大均不可一世獨心折耕詩嘗有詩云平生梁雪竇是我最知音一自斯人死三年不鼓琴

汪涵字叔度號晦溪奉化人諸生從學黃宗義遂參其軍事浙東失守監國由江門入海涵隨宗義走四明山



中宗義偶出邏卒至焚寨夜半火起同里出鬪從烈焰中殺數人已得出歎曰所圖不遂命也不死且自取辱還鬪而死

張廷綬字雲衢鄞縣人少喜讀兵法善挽強弓舞大刀

補武學生錢肅樂起兵以驍勇署總統陳函耀鄞縣志作函輝

此疑起兵台州而以會推留中調度乃以其兵屬之廷

綬奏授都督僉事統所部還鎮台之海門已而閩中大

將李唐禧至監國以其宿將使其治軍於台唐禧故金山衛官起兵不克入閩由閩入浙廷綬讓之凡署衙列

海東逸史 卷十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座必使居己上而唐禧自以客將每事皆咨廷綬而行

大兵入台唐禧謂廷綬曰公當俟陳公消息然兵已逼

不如借我早死徒殺士卒無為也廷綬曰諾各遣其麾

下袍笏兀坐營門大兵過其營諭降不屈殺之唐禧亦

被殺而廷綬眷屬之從軍者皆死無一存

章有功會稽農夫也浙東建義應募從軍驍銳敢戰以

指揮為前鋒華夏等翻城謀洩大兵急攻東山有功所

將五百人皆具兼人勇每戰必勝大兵以全力壓之不

支被擒拉脅決齒垂斃猶大罵而死

章欽臣督師孫嘉績部將也以都督司別營火攻事江上破欽臣散軍亡命其後以應山寨諸軍事敗被執死之妻金氏沒入旗下將發遣大罵不屈竟磔之行刑者見氏有姿不無褻語氏罵愈甚刑畢而其人暴死氏遂時時降神東越居民尸祝之

戴爾惠字少峰鄞縣布衣錢肅樂倡義時大會城隍廟爾惠舉手一麾三四千人皆從之相與擁肅樂赴巡按署遂舉事以戰功封義武將軍江干失守遁歸其後山寨大起復出而預之遂一門殉焉

海東逸史 卷十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東逸史卷十四



翁州老民撰

忠義二

傅巖字野倩義烏人崇禎七年進士授歙縣知縣被讒去官魯王監國擢江西道御史為朱大典監軍北兵破金華與二子齡發齡熙並死之小腆紀年云巖還至義烏死國朝賜諡節愍子附入初巖之遇禍刃將及齡熙年甫十四以身翼蔽其父刃著於頤而死齡發趨救矢洞右腋移時復甦見父弟已死遂以手抉其創而卒長子齡文從外至得不死

海東逸史 卷十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乃奉其母歸杭州藜藿不充蓬頭垢面者又十餘年而終

王之拭

勝朝殉節諸臣錄作拭

字瞻御南直武進人甲申殉難忠

臣章子南都不守東走至鄞截江之役監國令以墨綬任車駕王事知鄞縣事其制詞曰以汝父之遺愛望厥子之世忠之拭泣而受命蓋章初亦為鄞縣令也已見江上事不可為辭去入閩唐王令仍管駕部事而閩事亦壞復返鄞閣部朱大典守金華招之之拭乃為之練兵於義烏兵敗入山中謀再舉被執勝朝殉節諸臣錄云至永康被執

不屈死之國朝賜諡忠節

林汝翥字大歲號心泓福清人萬曆末舉於鄉授沛縣知縣天啟二年以擊白蓮賊徐鴻儒緝妖人王普光等功擢御史巡視京城忤逆關魏忠賢廷杖削籍崇禎末起廣東瓊州道坐奸民煽亂貶秩歸福王時起雲南僉事小腆紀年云起臨沉道已而解職魯王次長垣召為兵部右侍郎總督義師與員外郎林奎攻取福寧兵敗被執諭降不從繫之除夕吞金屑死國朝賜諡忠節

海東逸史 卷十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林奎字于野號恥齋汝翥同邑人勝朝殉節諸臣錄云侯官人崇禎

十六年進士授海寧知縣南都亡杭州亦不守營卒乘機乞餉環署大噪奎罪為首者而如其請以城孤不能存引去唐王時黃道周小腆紀年云字幼平漳浦人門下士稱石齋先生天啟壬戌進士歷官至兵吏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乙酉十二月發源敗績被執明年三月至江寧不屈死贈文明伯諡忠烈國朝改諡忠端督師請與偕行以戶部員外郎司餉改監察御史往諭浙西行至贛州以典銓缺人召還復改文選員外郎主銓政殉節諸臣錄云一作左僉都御史奎曰此潤色太平之事非今日之所急也乃辭去募兵數千人為鄭芝龍所阻聞王被殺號痛而返散兵入山制棺一具布衣一襲



書大明孤臣之極以待死及魯王航海至長垣郡邑響  
應福清鄉兵請盜為主盜別其父曰兒當死久矣奉命  
守海寧失城池當死扈蹕不終當死豈可再使延命漏  
刻以不令之名貽羞父母乎遂直履負戈雜徒旅中與  
汝翥攻取福寧身被數創猶勒兵力戰為流矢中喉而  
死國朝賜諡烈愍友人葉子器者初在營中為北兵所獲使之  
作書招盜子器書所作絕命詞授之亦被殺南疆釋史云二林皆福州人因攻取福清死

俞元良字仲驥南疆釋史云字毅毅海寧人崇禎癸未進士魯王  
監國熊汝霖以數百人襲海寧士民迎之者萬人汝霖  
欲擇一人主兵而紳士持論皆首鼠汝霖數陳大義元  
良慨然曰此豈公一人之事某焉敢獨後遂以監軍兼  
攝海寧縣事及北兵破城與兄元禮同殉節死國朝賜諡烈愍

周宗彝字五重海寧人崇禎十二年舉人少受業於吳  
太冲章正宸為人有膽決向氣節嘉興之城守也宗彝  
亦集里中少年應之魯王授職方員外郎大學士熊汝  
霖令守硤石鎮兵潰赴海死國朝入祀忠義祠弟啟琦附妻卜氏與

二妾名朱衣紫衣者並自縊弟啟琦巷戰力竭亦被殺  
湯芬字方侯嘉善人勝朝殉節諸臣錄云一作海鹽人崇禎十六年進  
士福王時為史可法監紀推官唐王以為御史尋以福  
建參政小腆紀年云魯監國擢是職分守福興泉三府興化城破緋  
衣坐堂上被殺國朝賜諡烈愍

林喟字小眉莆田人由進士為吳江知縣蘇州失歸事  
唐王官御史小腆紀年云授給事中復事魯王為吏科給事中勝朝殉節諸臣錄云一作禮部精膳司員外郎興化破自縊死國朝賜諡烈愍

都廷諫杭州人官莆田知縣城破死之勝朝殉節諸臣錄云興化破死

洪有文官澄海勝朝殉節諸臣錄南疆釋史並作海澄小腆紀年作漳浦監國紀同知縣  
城破死之國朝賜諡烈愍

鄔正畿字玉都南疆釋史云字鴻原永福人官兵科給事中鄭彩  
專政棄官歸里居城破賦絕命詞投水死國朝賜諡烈愍

林逢經字守一永福人以御史里居城破投水死國朝賜諡烈愍

王恩及長樂人官御史遷太常按小腆紀年止稱御史未遷是職里居  
城破服毒死妻李氏亦死焉諡忠襄國朝改諡節愍

海東逸史 卷十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東逸史 卷十五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祈太倉人建寧守將封郎國公建寧破巷戰不勝自

焚死國朝賜諡烈愍

沈履祥字其旋號復庵慈谿人大學士宸荃從兄也登

崇禎十年丁丑進士知侯官甌寧二縣有循績福王時

上治安策又上責成疏頗見採納魯藩監國以御史督

餉台州城破遜之山中北兵搜山得之被殺於野其弟

毅祥往求其屍得其首於桑園得其身於亂屍中以服

帶可據也乃紉合而葬之國朝賜諡節愍

陳世亨官中書舍人為鄧藩審理以一旅復安固援兵

海東逸史卷十五

五十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不繼被執大罵而死

海東逸史卷十五

海東逸史卷十六

忠義三

翁洲老民撰

高岱字魯瞻號白浦會稽人崇禎中以武學生舉順天

鄉試被黜久之辨復魯王監國授職方主事及紹興失

守慨然曰上恩厚矣國家文武異途重文輕武佔嗶小

生持議廟堂而戮力疆場者指為癡人以致寇盜充斥

不能抗禦神州陸沈職是故也我本武學得授文職信

側搶攘無益毫髮尚不能以一死報國乎劉鼓山吾鄉

海東逸史卷十六

一四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先生也吾當師之即絕粒祈死其子諸生朗坐守之閱

八日知父意不可回泣拜父前曰兒請先之乃攜巾服

泛小舟給舟子出海禱神去岸遠北面再拜躍入海中

舟子急挽之齧舟子臂始得下舟子又入水救之掉其

巾朗躍出水面正巾而沒岱問之曰兒果能先我乎自

是不復言又閱數日而卒國朝賜諡節愍子附入祠

葉如菴字衡生會稽人崇禎三年舉人魯王監國與同

里高岱同授兵部主事每會食相與抵掌言忠孝事紹

興破與妻王氏出居桐塢墓所岱送之曰君殆隱於是



乎如菀曰非也我無城守責死於墓耳遂與王氏並赴

水死國朝賜諡節愍王以被救免次日復死之

徐復儀字漢官號雪潭錢塘人小腆紀年云上虞人崇禎癸未進

士福王立授刑部員外郎明年主試雲南行數日而南

都陷歸事魯王加翰林院編修辭曰侍從文墨所以潤

色太平也今戎馬日逼臣不得馳驅疆場為陛下負弩

矢猥賜臣清燕死無以塞責不報未幾浙東破歸家拜

父母別妻子泣奔蹲山投空谷中虎豹觸之不為怪一

日大風雨晝晦傳聞兵四合乃曰吾命盡矣遂扼喉死

海東逸史卷十六 二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紀年云投崖死勝朝殉節諸臣錄云抗拒死待以而父始至持其首而泣目

尙張父曰兒得死所矣乃瞑國朝賜諡節愍

唐自綵字西望四川達州籍江寧人崇禎末以貢生官

臨安知縣有循聲杭州失守自綵與姪偕豫逃山中有

言其受魯王敕陰部署為變者遂被捕獲北帥諭之曰

我知汝賢吏故不加兵行且薦於朝矣自綵曰士各有

志安用相強北帥曰獨不念少妾幼子乎自綵曰大父

夫豈以子女易大節卒與姪偕死國朝賜諡忠節其妾大呼願

從死亦殺之偕豫字敬子南疆釋史借作階子作之亦貢生唐王贈

自綵太常寺少卿偕豫太常寺博士

王玉藻字質夫號螺山南直江都人司勳郎納諫子崇

禎癸未進士授慈谿知縣有異政甲申國變哀號求死

家人勸之乃止南都繼陷與沈宸荃共起兵進御史尋

以兵科都給事中往軍前而江上諸帥惡其任事邁往

壯氣勃然皆不予餉乃力請還朝在垣中持正又不為

諸臣所喜乃力求罷不許及紹興失守王走海島玉藻

仰天大慟躍入池中復為家人所救得免遂隱居不出

終身不髣髮不改故衣冠一夕忽作絕命詞曰半生辛

海東逸史卷十六 二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苦泣孤臣賸得乾乾淨淨身四大既崩神失散這篇草

稿付誰人擲筆而逝小腆紀年云辛卯後歸故鄉以俄死年六十六玉藻

為令時首拔童子姚亦方國亡後亦棄衣巾來依玉藻

往往無人時師弟相對悲嘯久之成癩疾每一動念疾

輒作作則踴躍踴踴繞屋而泣竟以癩死

周元懋字柱礎一字德林鄞縣人文穆公應賓從子以

文穆蔭官南京右軍都事工部屯田郎中原作屯部郎中以意改

知貴州思南府丁艱未赴而京師陷江東建國錢肅樂

等招之固辭不出而破家輸餉不吝丙戌六月江上失



守慟哭自沈於水以救得甦乃披髮爲僧日夕縱酒嘔血而卒

周元初字自一號立之文穆公應賓從子文穆無子撫以爲子少負大略所交皆忠義士江東建國罄家財以輸餉錢肅樂以文穆遺恩奏授郎署不受遂以白帟從軍紹興破行遊深山以死

倪懋楷結埼亭集作元楷字端卿與懋熹同族同起江上授大理寺評事去歸家以不髻髮被執論死下獄其母遣人攜酒入獄飲之醉熟睡盡去其髮醒而禿矣痛哭欲

自殺旁人以母命止之得免  
海東逸史 卷十六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養時江陰人官兵部郎中兼禮科給事中舟山破抗節死國朝賜諡節愍

董廣生原闕人官御史舟山破自焚死

楊鼎臣字思任鄞縣人官吏部文選司主事舟山破先驅妻子入井乃從之

林瑛勝朝殉節諸臣錄云一作之瑛字玉之南疆釋史作玉英福建人官吏部

主事同母妻女及壻五人航海入浙墾隨鄭彩去瑛至健跳所母死貧甚妻陳氏及女爲人紉衣給食已而女

死及舟山破瑛與陳氏並自縊國朝賜諡節愍  
江用楫蘇州人官戶部主事舟山破殉節死國朝賜諡節愍  
原闕 氏亦自盡

董玄會稽人官禮部祠祭司主事舟山破自縊於學宮國朝賜諡節愍

張家璧原闕人官禮部儀制司主事舟山破自投城下未死被執勸之降不從乃殺之

朱萬年福建人官兵部主事勝朝殉節諸臣錄一云職方員外郎舟山破

死之國朝賜諡節愍  
海東逸史 卷十六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顧珍長洲人官兵部主事舟山破死之國朝賜諡節愍

李開國臨水衛人南疆釋史作臨山衛人官職方主事舟山破死國朝賜諡節愍

顧宗堯長洲人勝朝殉節諸臣錄一云寧波人官工部主事舟山破同母死之國朝賜諡節愍

顧玠江中汜陳所學顧行翁健小腆紀年云顧玠陳所學

山陰人南疆釋史據遺云陳所學字顧行無江中汜翁健名並中書舍人舟山破皆

死之  
戴仲明鄞縣人官工部營繕所所正舟山破殉節死國朝賜諡節愍



賜諡 節愍

章有期 原闕 人官太醫院院副舟山破自焚死

劉世勳字胤之南直上元人崇禎末以武進士歷官都

督僉事助防翁洲黃斌卿不能用監國駐師進安洋將

軍辛卯八月大兵分道下舟山張名振奉王出海而世

勳城守世勳料簡城中步卒尙有五千麾下死士五百

居民助之乘城而守大兵屢攻屢卻乃益兵攻之城陷

世勳朝服北面望海拜謝自刎而死 國朝賜諡 烈愍

王朝相大興人官錦衣指揮舟山破護元妃陳氏貴嬪

海東逸史 卷十六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張氏義陽王妃杜氏入井用巨石覆之即自刎其旁 國朝賜諡 烈愍

烈愍

劉朝 原闕 人內官監太監舟山破視宮眷入井畢即自

刎其旁

海東逸史卷十六

海東逸史卷十七

翁洲老民撰

忠義四

張槌字子隆號四岑鄞縣布衣性坦率敦倫紀國變後日咄咄會鬚髮令下閉戶坐室中取酒獨酌摩其頂而歎曰彼曲局者惡可以兵之乎乃往竈下得炭滿甕和以木屑置牀下熱之投身其上覆以重衿時方盛暑俄頃酒力墳盈而絕昇屍出已紺色矣丙戌六月二十日也

海東逸史 卷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倪文徵字舜平山陰人以布衣爲蒙師兼通醫術紹興破市酒肴飲里中少年求辦一事有諾之者偕至墓所命掘坎自瘞眾駭欲散文徵恚甚曰此何事可誤我乎或尼之曰死義也今某某等皆不死汝一醫生何自苦文徵曰人各行其志惟諸公玉予於成也一人曰豈可使土親膚乎以二缸贈之埋於坎中文徵跌坐其內命覆之封其隙眾環坐竊聽微聞其聲逾三時而寂 國朝忠義 祠

朱瑋 小腆紀年作瑋 字鴻儒山陰人諸生 南疆紀事 稱布衣 北兵至浙



避家梅里尖江上師潰人皆竄伏瑋痛哭不已曰此日而生全歸之謂何乃書絕命詞二語於几上潛往礁石躍水死家人徧覓不得見遺語始知其赴難也年甫二

十四 國朝入祀 忠義祠

鄒欽光瑞安人諸生 明季南略光作堯字 維則永嘉人郡庠生 紹興破溺死

國朝入祀 忠義祠

鄒之琦永嘉人諸生紹興破投水死 國朝入祀 忠義祠

張君正浦江人諸生郡城破自縊於明倫堂 國朝入祀 忠義祠

傅日炯字中貢諸暨人為諸生與其族父平公同受業

海東逸史 卷十七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宗周之門江干師潰兩人相謂曰吾輩義固當死然

俱有老母在亦惟白於老母許死則死耳平公白於母

不許日炯白於母許之遂赴湄池死平公乃養日炯母

終身 國朝賜日炯 入祀忠義祠

趙景麟鄞縣人諸生 明史作 布衣 寓居紹興江上師潰整巾

服懷所作文走謁文廟拜先聖畢赴泮池死 鄞縣志趙 景麟字天

生蓋一人無赴泮池事小腆紀 年云投泮池不死後絕食死

趙天生鄞縣人為諸生有節概丙戌六月江上失守題

詩案上曰書生不律難驅敵何處秦庭可借兵只有東

津橋下水西流直接汨羅清竟往城東躍入江水漁人救之昇還不食不語乃強與入太白山欲令食不可則為謬語以慰之或曰李侍郎長祥克紹興矣或曰翁洲

大將黃斌卿將奉監國來恢復矣或曰石浦大將張名

振奇捷矣或曰四明山寨下慈谿矣天生聞之即進食

如是者半年謬語漸窮而天生病亦稍愈聞出山中問

樵子輩以近事則循髮示之曰天下大定更何問焉天

生大慟踣地更不復食竟餓死鄉人私謚節愍先生 國朝入祀忠義祠

義祠

海東逸史 卷十七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西字方人定海衛人丙戌六月紹興破年僅二十六

也歎曰楊鐵崖稱老寡婦今其時矣遂棄舉業訓蒙養

母所著詩古文曰痛定集嘗與友人書曰今日所斷不

可當者妄欲以義士自欺也夫何地非我朝之士何人

非我朝之民又何倉庾非我朝之粟不必為首陽頑民

以自表異也所謂義士者當為蹈海之魯連爭帝暴秦

奮臂之陳涉特起發難張良之報讎翟義之討賊駱賓

王之草檄謝枋得之卻聘而死否則如陳咸之閉戶不

出梅福之逃吳門為市卒陶潛之終身為晉處士此雖



不得志於今亦當知重於後而我皆未能也其敢侈談  
義士乎此書蓋其自道云

張成義字能信慈谿人有異材為諸生受業劉宗周之  
門江干師潰起兵不克行遜不返莫知所終

趙甸字禹功會稽人少極貧學耨以養親藝絕工時稱

為趙孝子長游劉宗周之門得其學丙戌後有高節隱

於緇時賣畫以自給世所稱壁原闕士畫者也晚講學

偁山即宗周少時讀書地

葉尙高字而立樂清人温州府學生亂後伴狂幅巾大

海東逸史 卷十七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袖行於市太守見而執之賦詩云北風袖大惹寒涼惱

殺温州刺史腸何似蜉蝣易生死得全楚楚好衣裳太

守釋之不問丁亥二月上丁攜水一杯采芹一束乘太

守未釋奠哭於孔子之庭曰吾師乎吾師乎縱泰山之

已頽曾林放之不如乎太守至怒繫之獄迨五月四日

語獄卒曰詰朝屈大夫沈湘之日吾其死夫俾具湯沐

至明自經明季南略云字而栗永嘉縣學生獄中刑正

氣歌有未吞蒲酒心先醉不浴蘭湯骨已香

之句飲藥 痛罵死  
朱錫齡字元序上海人諸生己酉松江破借華亭蕭賓

候渡海而寓舟山僧寺舟山破死之

婁文煥字長明象山人諸生監國紀 作貢生舟山破痛哭具衣

冠別親族拱坐海邊沙上潮至隨水湧去越數日其屍

復隨潮至顏色如生遠近驚以為神張名振在石浦聞

之來臨哭焉國朝入祀 忠義祠

林世英福建人諸生舟山破殉節死國朝入祀 忠義祠

陳瑞芝定海人諸生北兵圍舟山其母李氏縶也密紉

衣上下連為一曰吾苦節十餘年不可使人見吾體及

城陷即躍入井中死瑞芝倉皇自外至聞母死亦自縊

海東逸史 卷十七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年三十六瑞芝甫十七也

周容字茂三號鄖山鄞縣人為諸生受知黃宗義能詩

善書畫滄桑之際嘗渡蛟門脫友人之厄幾死不悔足

跡徧天下所至皆有詩康熙己未歲有欲以博學鴻詞

薦者歎曰吾雖周容實商容也遂止所著有春酒堂集

朱金芝字漢生前上續者舊傳 云一字曉庵鄞縣人少從黃道周游

得其易學甲申之變方在北都削髮南歸自號忍辱道

人流滯白門又遭兵禍遂往來英霍諸山寨及太湖軍

中幾死者數矣既知海上之局始返里門亦牽連被捕



亡命深山久之喟然襍被長往或云直抵辰沅客中湘  
王幕中湘殉節按小腆紀年何騰蛟湘潭殉節贈中湘王諡忠烈不知所終或  
云曾入滇中崎嶇扈從卒死王事或云投鄖陽山中爲  
道士不可得而詳也所著詩集二十餘種皆散佚不傳  
紀五昌字衷文鄞縣人性倜儻不欲以經生自位置所  
與游多奇才劔客受業錢肅樂之門肅樂航海死於閩  
家人不知五昌所在月餘而返乃知爲哭肅樂入閩也  
卜居太白山中足跡不入城市自言年六十二當終已  
而果然

海東逸史 卷十七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趙自新字我完太倉人四歲失足墮井家人引縵出之  
無怖色年十一從父觀射飛矢中股醫者治之出鏃色  
不變喪母家貧身執斂養役而勤學弗輟崇禎十二年  
舉於鄉父老思就祿養十六年需次京邸忽心痛遂歸  
父果病劇乙酉詣州守請給僧牒微服出行祝髮於松  
江之會龍庵旋隱嘉定之封家村既有謝姓者告以  
應舟山之招自新謝之及事洩逮者至門自新與弟方  
奔徐斂手就縛曰吾久辨此矣械至松江絕食數日不  
死復械至江寧時主讞者爲洪承疇自新昂身對曰

身爲故國遺民豈嘗須臾忘死哉顧有志無其事徒負  
虛名竊用爲媿復鞠謝姓者卒無實得釋歸旬日卒年  
五十三臨終謂其子曰吾生無益於世歿後題墓石曰  
明鄉進士憤道僧趙某願足矣著作甚多陳瑚陸世儀  
皆其弟子

海東逸史 卷十七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東逸史卷十七



海東逸史卷十八

遺民

翁洲老民撰

于穎字穎長號九瀛金壇人崇禎四年進士由工部員外郎歷知順德西安二府罷歸福王立起知紹興府分巡寧紹台道南都亡北兵至杭穎密募兵舉義北帥使人以榜至穎執之禁其榜鳴鼓會眾誓於都亭以五百人夜赴固陵北兵在西岸未之知也乃衝潮徑渡盡驅西岸之船而東至中流北兵始知之無所得船穎軍上

海東逸史 卷十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岸大噪遂盡江而守一軍扼潭頭一軍扼橋司一軍扼海門一軍扼七條沙北兵拽內河船百餘江干又紫木排填土擬東渡穎復遣死士沈其舟會西北風起木排飄向東岸各營得句致以為用穎謂諸將曰杭已有重兵攻之不易莫若於下流由橋司入海寧出海鹽以通震澤上流由潭頭入富陽通餘杭以扼獨松關昨聞海寧兵已起而富陽尚為北人所據不可坐視乃遣人夜襲之遂通餘杭之道於是方國安得駐七條沙江干立國北兵所以不能遽渡者以穎之取富陽也魯王至

越擢按察使行巡撫事尋進右僉都御史督師當是時正兵義兵爭地爭餉內外交訌穎以守上臣悉力支拄而方王諸將終惡之三疏乞休不許丙戌六月北兵至列戍皆潰王航海去穎扈從不及乃由海道還京口黃冠以終

林時對字殿颺號爾庵鄞縣人崇禎十三年進士年未冠也授行人性恬淡嘗曰士人若愛一錢即不值一錢丁艱歸福王立起吏科都給事中兩上績者舊傳云福縣志據莊元辰為阮大鍼所惡罷歸魯王監國遷太常奏疏亦從御史

海東逸史 卷十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寺卿佐孫嘉績募事力主渡江熊汝霖之下海寧時對實贊之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逾年而紹興陷遂歸又十八年而卒所著爾庵逸史皆紀國難事

李長祥字研齋四川達州人生而神采英毅喜談兵是時獻賊縱橫蜀中長祥練鄉勇躬擐甲冑以助城守賊中皆知其名崇禎癸未成進士授庶吉士同里薛國觀方為首輔欲引為私人拒之京師陷南奔改監察御史巡浙鹽而南都又覆乃起兵浙東魯王加右僉都御史督師西行而七條沙之兵又潰王浮海長祥以餘眾結



寨上虞之東山時浙東諸寨林立願無所得餉四出募  
輸居民苦之獨長祥與張煌言王翊且屯且耕井邑不  
擾戊子監軍華夏爲長祥聯絡布置請引翁洲之兵合  
諸寨以下西陵議奉長祥爲盟主刻期將集而降臣謝  
三賓告之大兵急攻東山長祥匿勾人舟中遁至奉化  
依王朝先朝先亦蜀人得其資助由健跳所入舟山加  
兵部左侍郎兼官如故辛卯舟山破亡命江淮開大兵  
得之京口安置江寧羈守之長祥忽娶一妾朝夕甚昵  
守者謂長祥有所戀矣稍懈而長祥竟遁去由吳門渡

海東逸史 卷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秦郵走河北徧歷宣府大同復南下百粵與屈大均處  
者久之天下大定始居毘陵築讀易臺以老焉著有天

問閣 原闕 四卷

黃宗義字太冲號梨洲餘姚人忠端公尊素子爲諸生  
受業劉宗周學行醇備家禍國難備嘗艱苦北兵入浙  
孫嘉績熊汝霖等以一旅之師畫江而守宗義亦合子  
弟數百人隨諸軍於江上人呼之曰世忠營授職方主  
事改御史總兵陳梧自嘉興之乍浦浮海至餘姚大掠  
職方主事王正中署縣事集民兵擊殺之亂兵大噪有

欲罷正中以安諸營者宗義曰借喪亂以濟其私致干  
眾怒是賊也正中守土卽當爲國保民何罪之有尋以  
宗義所作監國魯元年大統曆頒之浙東馬士英在方  
國安營欲入朝朝臣皆言其當殺熊汝霖曰此非殺士  
英時也宗義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  
於陳恆但不得謂其不當殺也汝霖謝焉又謂諸將曰  
諸公何不乘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而日於江上放  
船鳴鼓攻其有備蓋意在自守也然鼓爾三府以供十  
萬之眾一年之後恐不能支聞者皆是之而不能張

海東逸史 卷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國柱之浮海至也諸營大震廷議欲以伯爵餌之宗義  
曰若是則獎亂也何以待後乃署爲勝虜將軍始去與  
太僕陳潛夫尙寶朱大定主事吳乃武查繼佐及正中  
等謀會師由海寧以取海鹽因入太湖以招吳中豪傑  
而江上師潰乃入四明山結寨自固己丑聞王在海上  
乃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擢右僉都御史進左副都時  
方發使拜山寨諸營官爵宗義言諸營之強莫如王翊  
其乃心王室亦莫如翊諸營文臣輒自稱都御史侍郎  
武臣自稱都督其不自張大亦莫如翊宜優其爵使之



總臨諸營以捍海上遂拜翊右僉都御史而是時諸帥之悍甚於方王宗義既失兵日與尚書吳鍾巒坐船中講學而已是冬命澄波將軍阮美使日本以兵部右侍郎馮京第及宗義監其軍以行至長崎島不得要領而還久之以母老乞歸

黃宗炎字晦木一字立谿人稱鴈鵠先生餘姚人忠端公次子崇禎中貢生畫江之役兄弟步迎監國事敗入四明參馮侍郎京第軍事馮軍敗隱於白雲莊亂定游石門海昌間賣畫自給畫宗小李將軍趙千里工繆篆

海東逸史 卷十八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善製硯所著有周易象詞尋門餘論易圖辨惑諸書陳希友字孝兼長樂人舉人官兵科給事中鄭彩殺熊汝霖特疏參之不納知不為彩所容乃繳印披髮去熊曰繪字遜木黃州人督師文燦子官兵科給事中與同僚陳希友同劾鄭彩草疏送督臣錢肅樂肅樂浩歎勸其火之曰繪大慟竟自去嘗有詩云一身如洗惟存髮兩手無成賸有心

任廷貴籍貫未詳官太常卿舟山破從王航海至廈門尋至金門壬辰九月奉命北上至北茭洋舟覆得救遂

鬚髮為僧有詩云還將不二證西歸未遂黃冠即衲衣力任四十餘年事癡擔六十七年非翩翩野鶴隨雲適點點寒梅鬪雪霏勒破瞿然成正覺澄潭明月自相依蓋亦志節士也

沈崇瑜字宇昆慈谿人大學士宸荃族弟崇禎十六年進士授金壇知縣其父手書忠君愛國勿玷清白家聲十字付之魯王監國擢兵部主事紹興破棄官耕於野順治庚寅黃陂王爾祿為巡海道以同年生屏車騎至海濱訪之崇瑜稱病不起爾祿徘徊門外久之乃長歎而去

海東逸史 卷十八

六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齊曾字思沂鄞縣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邑故多盜齊曾捕得其魁置之辟向之為逋逃主者乃中以飛語遂罷歸魯王監國起給事中紹興破痛哭入山結茅為庵託於禪以自晦更號囊雲裹足不入城市順治庚寅王爾祿為巡海道以同年誼屢致書冀其一見終不至所著詩文清高曠逸絕去煙火沒後鄉人欽其高風私諡曰貞靖先生

高宇泰字元發又字虞尊號曉庵鄞縣人父斗樞官陝



西巡撫鄞縣志云以斗樞為漢中巡撫未到任宇泰少負才名乙酉六月

從錢肅樂等起兵監國手諭獎之謂不媿江東喬木授

兵部武選員外郎尋以奉使過里門而江上陷時斗樞

尚在陝鄞縣志云六月之役斗樞尚在鄞而陝已內附乃開道來歸父

子並豫海上事丙戌冬蠟書自海至謀者得之四字据結時亭

補遂首被捕戊子夏華王事洩再被囚繫辛卯幾復株

累僅而得免壬寅之逮尤為震撼雖幸得保而家已破

矣所著有雪交亭集雪交亭者張肯堂翁洲所寓也字

泰愛之故取以名其集

海東逸史 卷十八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盧若騰字閑之號牧舟福建同安人崇禎庚辰進士召

對稱旨即授寧紹台道僉事剔奸弊抑勢豪風裁凜然

與寧波知府陸自嶽平奉化姦民胡乘龍之亂閩井晏

然京師既陷南都命以都御史撫鳳陽未行而南都又

亡閩中拜兵部尚書撫軍永嘉甫至而事勢已瓦解併

徊鎮下關浮海至翁洲間行入大蘭諸山寨父老壺漿

上謁若騰垂涕而遣之及海上之局一時同袍澤者並

極莫逆諸人淪喪殆盡獨與張煌言同事最久竟依鄭

氏以終

沈文光鄞縣志作光文字文開號斯庵鄞縣人以明經貢太學

豫於畫江之役授太常博士浮海至長垣再豫琅江諸

軍事擢工部郎中閩師潰而北扈從不及聞粵中方舉

事乃走肇慶遷太僕寺少卿由潮陽航海抵金門當事

以書幣招之文光焚書返幣及鄭成功克臺灣遂依之

以終所著詩文甚多皆賦臺灣風景

朱憲宗一作顯宗字閩生崑山人以歲貢授丹陽訓導

丁內艱歸福王時起補衢州府西安訓導南都陷逃兵

敗將所至蹂躪而衢當其衝魯王命西安令守衢而以

海東逸史 卷十八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憲宗攝縣事撫輯兵民勞績甚著明年授監軍理刑專

司餉事轉餉開化北兵至被執諭之降不從殺五弁相

脅終不動械致金陵意必死矣有故交以百口保之者

放還開化時衢猶未下守將知憲宗不屈而還請其事

憲宗謝以病衢兵復開化強之安撫甫三日而衢破遂

歸久之卒於家

徐桐字古木嘉興人有膂力善射挽兩石弓百發百中

工擊劍能飛斬人頭百步外通詩古文詞人目為文武

才紹興建國當事薦為游擊將軍率軍守嘉禾城破遂







兵氣不揚無論無以恢復亦無以立國也臣痛憶先帝  
焦勞十七載無一日不思治求賢無一日不籌兵辦寇  
奈庸臣誤國頓遭千古未有之慘凡有血性忍忘先帝  
身殉社稷之烈乎臣去年窮居值此時日北望一哭幾  
絕痛恨南都臣子若遺若忘何怪忠孝節義掃地殆盡  
也今臣靦顏部曹皆先帝培養之餘澤驚心歲月當遺  
弓抱恨之春秋遊魂未返陵寢安存真一回思之一斷  
腸矣宋高宗每正月朔日率百官遙拜二帝不受朝賀  
今主上仁孝性成百倍高宗刻刻不忘報仇則刻刻不

海東逸史 卷十八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忘先帝刻刻不忘恢復則刻刻不忘三月十九日今年  
是日即魯監國元年追思泣血之首一日也臣請躬率  
臣民徧諭各藩軍士縞素哭祭每歲定以為制使人人  
切齒怒號庶君父大倫從此振起然後昊穹海禍神人  
共助報不共戴天之仇而建中興復古之烈也王著禮  
部傳示速為舉行雨東正氣集 杭人陸培王道焜並殉節廷  
議賜諡不及道焜守諭爭曰兩人同死何由分其優劣  
豈以道焜非進士乎今進士而賣國者累累也道焜乃  
得諡節愍王累欲遷守諭官而難於代者命兼經筵日

講江東內附墓志守諭遂行遜江許朝夕涕洟有慰之者  
輒告之曰吾不能與汪長源陳木叔同逝尚何顏立人  
世其為詩歌徧哭所知之死國者淋漓悲悽令人不能  
自勝是時海上未靖柳車從亡日在島嶼之間守諭不  
惜傾家助之以是盡落其所有續者舊傳一日翁洲破相國  
張肯堂之孫俘入欲還里無有為之保者守諭曰此吾  
事也入言於監司守諭之干涉當道者惟此而已墓志  
年困守一廬苦心易學聚古今言易數十家攷其異同  
有得即鈔之積以成帙曹志甲辰卒年六十九縣令張幼

海東逸史 卷十八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學赴弔歎曰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也續者舊傳子道權謹據  
鄞縣志補  
王正中字仲搆直隸保定人登丁丑進士第未謁選索  
游於高唐州守以為銀杠旦晚是敵物不如以此鬻城  
免士女屠戮流離之苦立要約使與議者押字仲搆與  
焉事平轉運者上失物狀於是逮高唐守及仲搆論死  
繫獄數年刑科給事中李靖理而出之降補揚州照磨  
移知長興縣國變後失官避地於紹興截江時以兵部  
職方司主事攝餘姚縣事是時公私赤立剽奪為豪市



魁里正朝得劄付一紙暮便入民舍根括金帛係僮丁壯郡縣不敢向問為某營也仲撝設兵彈壓各營取饒必使經由縣品覈資產裁量以應之非是則為盜賊總兵陳梧敗於樵李渡海至姚鹵掠鄉聚仲撝遣兵擊之鄉聚相犄角殺梧行在忌仲撝者以此聲討黃宗義上疏救之乃止張國柱劫定海列船江上入城牢搜者二千人仲撝攔止國柱終不得志而去田仰荆本徹先後過姚皆帖帖俯首不驚雞犬陸監察御史尙寶寺卿朱大定太僕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皆從浙西

海東逸史 卷十八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來受約束仲撝短小精悍好讀實用之書其言星象則從閩人柯仲炯於獄中受之行在初建進宗義所著監國魯元年大統曆又累受宗義所註授時曆及律呂壬遁皆能有所發明丁未八月十九日卒年六十九權厝於山陰之陳常堰所著周易註若干卷律書詳註一卷子三捷謹據黃宗義撰墓表補章正宸字羽侯會稽人從學同里劉宗周有學行舉崇禎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改禮科給事中疏請帝法周孔仁義黜管商富強則太平可坐致報聞禮部侍郎王應

熊者溫體仁私人也廷推閣臣望輕不得與帝特命入閣輔政正宸上言應熊見擯廷推何緣特簡今事因多擾變以刻成綜核傷察宜存渾厚奈何復使很傲之人與贊平明之治哉因力詆其復籍封靡請寢前命帝大怒下獄拷訊御史米助國金光辰龔廷獻給事中范淑泰吳麟徵傅朝佑論救皆不聽竟削籍歸九年冬有詔起廢召為戶科給事中正宸因言起廢旨屢下而與臣同列名若詞臣劉必達楊世芳等已死乞敕所司速舉帝納之藥廠災壞公私廬舍無算正宸言火於五德為

海東逸史 卷十八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禮禮教不修火災乃見陛下臨御初未以沽名市德疑大臣頃大臣救鄭三俊錢謙益忽為是言是一無禮也史莖下吏疏辨抵稱時局思籍眾口又一無禮也朝廷每一番令甲輒增一番私營如吏部郎張樾芳以不謹被黜巧借城工復職非陳啟新任怨鈔參則考功之法可以金錢贖矣又一無禮也災異頻仍聖心憂憫而戶部主事李鳳鳴謂善言不可退災星亦一無禮也帝是其言時廠衛務羅織人罪而巡撫武弁從而效之正宸言京師死刑視四方獨多其處決視四方又獨速請申



飭廠衛巡捕官帝令司巡捕者回奏氣勢稍衰十四年  
屢遷吏科都給事中周延儒再相中外仰望丰采而門  
多雜賓正宸其門生也獨不肯附會十五年正旦朝會  
帝進延儒等揖之待以師傅禮正宸因言陛下隆禮閣  
臣閣臣宜積誠以格君心不與中官作緣不憑恩怨起  
見不以寵利居成功不以爵祿私親暱語皆風延儒及  
宣大缺總督延儒欲用宣府巡撫江禹緒正宸持不可  
吏部希延儒指用之正宸復劾其行賄事帝不納延儒  
欲起江陵知縣史調元正宸止之延儒再召頗得馮銓

海東逸史 卷十八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力欲以守涿功復其冠帶正宸與金光辰力爭事遂寢  
尋詆兵部尙書陳新甲奸邪薦李繼貞李邦華史可法  
孫傳庭可代及松山師覆請先正中樞破壞之律然後  
正行聞失陷之條新甲遂獲罪既而會推閣臣失帝意  
謫戍均州福王立召復故官疏請亟檄四鎮分渡河淮  
與江北山東協力互為聲援且請縞素率師駐蹕淮上  
時不能用內傳用張有譽為戶部尙書正宸以有譽雖  
有望而中旨不宜出抗疏力爭有譽卒以廷推用魏國  
公徐宏基等公疏薦張捷命下部議并議前戶部主事

鄒之麟前御史張孫振劉光斗起用正宸分別論諸人  
稍寬捷而力詆之麟孫振光斗馬士英不悅擬諭詰責  
回奏上獲免尋以安遠侯柳祚昌薦起用阮大鍼正宸  
又力爭且曰朝廷如此舉動邸報流傳見臣姓名尙挂  
仕版必相顧駭愕謂負掖垣職掌萬死何辭乞先放臣  
歸里士英輩忌正宸居言路遂用為大理寺丞已見國  
事日非請假歸魯王監國起吏部左侍郎不受仍署舊  
官事敗棄家為僧不知所之謹據王鴻緒撰明史彙補

海東逸史 卷十八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之瑜字楚暉至海外復字魯暉又號舜水餘姚人少  
伉爽有志概有持譜獻者謂朱文公子為餘姚令家於  
此族人欲附之之瑜曰中有一世訛脫即難徵信且人  
貴自立不必攀附紫陽也寄籍松江成諸生提學御史  
元某以才備文武上諸禮部癸未甲申兩奉徵辟明社  
既屋福王建號江南總兵方國安薦授江西按察副使  
兼兵部職方司郎中監國安軍馬士英方用事遣私人  
周某偕同邑何進士東平招之之瑜念方馬終誤大計  
力辭臺省劾偃蹇不奉詔將逮捕會南都亡遂解黃斌  
卿奉表閩中勸進唐王加斌卿肅虜伯鎮舟山之瑜往



依焉於斌卿強悍不法數有所救正承制授昌國知縣  
又表授監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務聘軍前贊畫均不應  
御史馮京第之自湖州軍破也開關入四明王職方翊  
軍中時內地單弱欲藉海外之師為響應京第勸斌卿  
乞師日本斌卿因命弟孝卿副京第往之瑜從之撒斯  
瑪王許發罪人三千及洪武錢數十萬京第先歸之瑜  
留而師不果出己丑魯王駐舟山安洋將軍劉世勳疏  
薦監紀推官吏部擬兵科給事中改吏科時禮部尙書  
吳鍾巒扈王兼督學政以開國第一人薦將授翰林院

海東逸史 卷十八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官先後力辭王翊之朝王也見之瑜恨晚舉孝廉辭辛  
卯舟山陷飄泊海島轉徙日本交趾暹羅開甲午徵選  
敕書達交趾焚香開讀東望涕零戊戌赴廈門朝王不  
果己亥朝王金門時朱成功張煌言會師入長江之瑜  
主建威伯馬信營信台州副將降於張名振者也名振  
死以兵屬成功與忠靖伯陳輝之瑜常往來兩軍間克  
瓜州下鎮江皆親歷行陣未幾事敗益徬徨無所向返  
日本日本人安東守約周給之丁未水戶藩侯源光國  
為築第駒籠別莊造膝訪道東國未有學著學宮圖說

依以創造凡古升古尺籩豆籩劍之屬咸備又命俊秀  
子弟從受釋奠禮已酉年七十辭歸不聽饗之後樂園  
以屏風為壽繪東國及中華耆德六人則武內宿禰藤  
原在衡藤原俊成太公望桓榮文彥博也已未年八十  
致祝如初壬戌四月十七日卒年八十三光國遺世子  
綱條臨喪葬常陸久慈郡大田鄉瑞龍山諡曰文恭構  
祠堂駒籠別莊親製文誄之之瑜生八歲而孤伯兄啟  
明天啟乙丑武進士南京神武營總兵都督同知以忤  
閹削職特旨昭雪授漕運總督國變未赴任行由總兵

海東逸史 卷十八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劾歸國朝強起之不可後以老壽卒仲兄之瑾諸生弱  
冠即天之瑜在日本苦蚊有勸幃以紗廚者謝曰先世  
葬域兵後恐遭蹂躪輾轉思維不敢身處安逸耳凡中  
華人來必泣問伯兄近狀娶葉氏生子元模元楷繼娶  
陳氏生女高字柔端元模屢省父交趾廈門辛丑歿於  
海外元楷隱居教授己酉卒柔端六歲喪母年十二遭  
世亂即佩刀自防字何東平子鬱鬱未嫁而亡之瑜篤  
於友誼初以詩受知於張國維朝列相知者陳函輝張  
肯堂同縣則鄒元實斗東葉大受陳遵之族子錦尤與



王翊吳鍾巒朱永祐契之瑜之返日本也諸將留之張  
煌言挽之尤力之瑜以海濱無田可耕坐而糜餉有負  
本志遂行初交阯王檄取通曉中華文字者被擯至不  
拜王怒錮禁之繼知不可屈遣書有太公佐周而周王  
陳平在漢而漢興語答曰天禍明室不佞逃遁貴邦苟  
全性命如欲委質他國皇天后土實鑒此心儻異日者  
瑜藉大王之靈過歸桑梓當舉貴國攜貳之端昌言於  
朝使聖主明見萬里貴國得世守藩維歲貢終王寧不  
賢於瑜之竭蹶貴邦哉乃縱之歸之瑜問學賅博少從

海東逸史

卷十八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業慈谿李契元有詩數十篇附刻姚江詩存文集二十  
八卷皆海外所作日本正德二年源綱條刻之有安東  
守約序日本高弟有守約子安積覺又令井將興謹据朱衍  
緒家傳補

海東逸史卷之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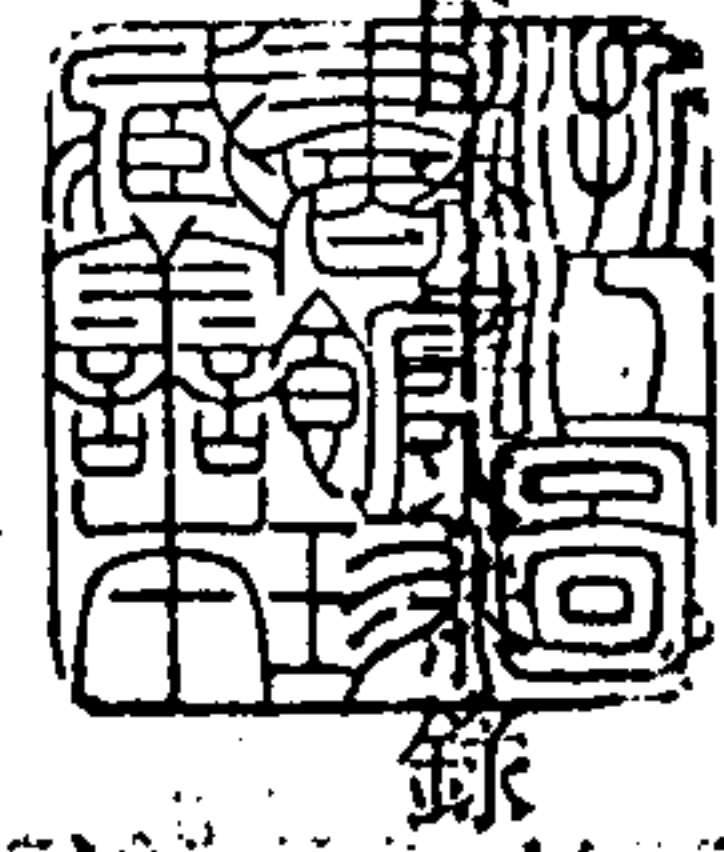






御製詩

海鹽縣學生員



乾隆四十一年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御製詩

有序

昨以勝國殉節之臣各能忠於所事不可令其湮沒不彰特敕大學士九卿等稽察史書核議予諡入祠以昭軫慰其建文諸臣之死事者並命甄議茲大學士等議上錄其生平大節表著者予以專諡餘則通諡為忠烈忠節次則通諡為烈愍節愍統計一千六百餘人若諸

殉節錄

一

生章布未通仕籍及姓名無考如山樵市隱之流則入祀所在忠義祠統計又二千餘人各為一冊進覽之均為允協因名之曰勝朝殉節錄冠以所頒諭旨附載廷臣議疏彙刊頒行俾天下後世讀史者有所考質夫以明季死事諸臣多至如許迥非漢唐未所可及錄而旌之亦累朝所未舉行似亦足以裒顯忠貞風勵臣節固不必如張若桂所請之徧行查訪徒滋紛擾致無了期且即再入數千人於表章大義亦無所增減廷臣駁議惟謹亦并載之爰題詩簡端用示大意

信史由來貴癉彰勝朝殉節與艱難五常萬古既云樹

潛德幽光允賴揚等度早傳遠及宋宋李若水從欽宗至金營不屈而死者十數人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後先直邁漢和唐諸臣泉壤應相慶捨死初心久乃償

殉節錄

一



序

魯之春秋卷首

海鹽李聿求撰

粵自

王師順動望若雲霓掃蕩妖氛

宅中定鼎乾坤再造陬滋咸歸顧明命已訖而宗文之

安觀非分者福唐桂三王外有若魯藩猶思以螳臂當

車致煩斧鉞載諸史冊一一可稽聿求恭讀

欽定明史諸王傳末列福唐桂三王而魯王則附見於

諸王傳中

國初諸人著述亦祇稱三王或稱三藩而魯王不與焉

序

又恭讀

御批通鑑輯覽至福王南渡

勅命於乙酉一年分注以存其位號唐桂三王雖斥其

年號亦存其事跡併

詔編錄贅於末篇而魯王之遺事亦得編次於其中又

恭讀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厥目有七而魯王殉節與封疆

甲申福王唐王桂王寇難六大款隨次顯標於以知魯

王之不與三王並列而仍錄死事者在當時遺事簡畧

原不足稱越百年諒其心要難沒其實也夫魯王守監

國之虛懷無自帝之驕志寄蹟浙東播遷閩海復入舟

山遠通海外其事原無所表見然而故老遺臣茹苦相

從捨生取義毅魄英魂自足千古爰謹案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魯王殉節

賜專謚通謚及

賜入忠義祠者若干人亟為詳考遺一遵

欽定明史

御批通鑑輯覽為主更博綜志傳而附益之確遵

歷聖崇獎忠貞有加無已之至意聿求生於浙西是編

所錄大半皆吾鄉先賢名宦軼事舊聞其可聽其翰旃

序

無傳乎摺據成帙題曰魯之春秋非敢以筆削自任使

異日注史者或有採擇焉未可知也謹序



凡例

魯之春秋卷首

海鹽李聿求學

一是編卷首恭錄

高宗純皇帝乾隆四十一年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御製詩以昭

聖代崇獎忠貞有加無已之至意

一是編表上列

王師平定浙閩等處所以昭大統也下不列勝國殉節諸

臣以便稽考年月

凡例

一是編恭錄

賜謚及入祠於傳後遵明史北都殉難諸臣傳之例

一諸志傳皆云魯王為鄭成功所不禮漸不平將之金

門成功使人沈之海中考沈太僕文光詩集其挽魯王

之詩序曰王薨於壬寅冬十一月又考續明季遺聞曰

壬寅五月初八日成功沒十一月二十三日丑時魯王

薨然則魯王之得善終不特有年有月有日有時且在

成功沒後而又出於海外遺臣之言其云成功使人沈

之海中之說其誣可知也

一是編專紀魯事如劉忠介高忠直祁忠惠諸臣殉節

浙東在乙酉閏六月初十日以前是以皆不著錄

一如陸忠節清原杜節愍學伸葉司馬向榮潘司訓大

成及諸生章布雖不出仕然皆因浙東破而殉節是以

亟為著錄

一朱烈愍大典因唐王頒詔至烈愍主受張忠敏主不

受唐王聞之亦授烈愍閣銜而諸志傳皆云烈愍專奉

唐王皆不足據

一諸志傳所紀官爵時地有失實者如馬節愍思理卒

於己丑非丙戌自縊見行朝錄洪節愍有文官漳浦非

海澄見行朝錄及靖海志朱節愍養時官禮科非兵部

凡例

見吳忠烈文集李節愍開國官文選亦非兵部見續明

季遺聞湯烈愍芬死於寧德非莆田見其子騏所撰行

述其餘諸志傳所紀傳聞異辭者不可枚舉兩兩相較

其誤顯然者皆一一釐正

一諸書唐稱閩中魯稱浙東然丙戌十月以後閩事亦

當係之於魯惟鄭成功始終為唐其後專奉滇中張忠

烈煌言始終為魯其後因魯通表受滇中加銜至壬寅

魯王薨而後散軍此始終為魯之明證諸書或以閩事

俱係之於唐而以忠烈獨係之於滇均未確覈悉為原

釐正



一 如破家輸餉除召不赴或倚山立寨或苦節自勵皆  
月泉社中人物一一蒐采第愧見聞弁鄙挂漏實多閱  
者諒之

一 諸家文集中所撰志傳於乙酉後事在所從畧惟曠  
臺集諸傳按之其人歷官時事全屬妄說余非好為異  
也

一 黃先生宗義李先生鄴嗣皆身歷其境其言為最確  
嗣後全先生祖望所作諸臣志狀亦黃李二先生之緒  
餘故其言亦為最確是編奉之為準

凡例

三

目錄

魯之春秋卷首

海鹽李聿求學

序

凡例

目錄

表

傳

表

卷一

表第一

目錄

王師平定浙閩表上

卷二

表第二

王師平定浙閩表下

傳

卷三

傳第一之一

督師一

張國維

子世鳳

陸清原

朱大典

子萬化

孫鉉

吳邦璿



何武 鄭邠

卷四

傳第一之二

督師二

孫嘉績 子延齡

熊汝霖 馬星

陳從之

陳希友

熊日繪

卷五

傳第一之三

督師三

錢肅樂 子兆恭

目錄

弟肅圖

肅範

肅遠

肅文

肅典

肅度

肅繡

從子克恭

董光遠

葉進晟

卷六

傳第一之四

督師四

沈宸奎 父茂修

章宸正

于顯 來方燁

張起芬

來集之

方元章

姚志卓

卷七

傳第二

閣臣

方逢年 宋之普

謝三賓

田仰

蘇壯

陳盟

馬思理 劉沂春

張肯堂 孫茂滋

蘇兆人

朱繼祚 林 囑

都廷諫

劉中藻 連 琪

卷八

目錄

傳第三

列卿

余 煌

陳函輝

徐人龍

王思佐 朱兆相

李日春

張文都

吳鍾巒 子福之

李總兵

任源遂

徐安遠

李向中 子善毓

善騰

朱永佑 林學舞

趙效牧



盧若騰 林正亨

卷九

傳第四之一

寺院一

陳潛夫 陸圻

王瑞梅

莊元辰

林時對 柯夏卿

谷文光

曹廣

目錄

馮元颺 弟元颺

傳十

傳第四之二

寺院二

黃宗羲 弟宗炎

姜垞 弟垞

沈廷揚 沈始元

戴啟

翁彪

畢從義

宗會

蔡德

施榮

朱斌

陳邦定

蔡耀

劉金城

林樹

荆本徹

從子愷章

方端士

楊德周

汪沐日

沈延嘉

曹惟才

余慶

四

本散子元相

卷十一

傳第四之三

寺院三

朱大定 方明

邵之詹 邵秉節

何宏仁

王翔

王浚

林奎 林汝嘉

目錄

林之蕃

郭符甲

洪有文

王恩及

潘文煥

譚貞良

李安世

袁嘉彪

任文正

陳世亨

朱統緒

曾慶

鄒正畿

林逢經

顧朱

李盛世

黃岳

黃雲官

林夢龍

葉儀

顏榮

葉儀

五

湯芬

陳士京

沈文光

徐李遠 任穎眉

張中符

崔相

曹從龍

陳九徵

范可師

蔡登昌

任廷貴

萬時裕



林 泌	傅啟芳	陳蓋卿
葉時茂	張吉生	張伯玉
俞圖南	俞師範	陳 彥
楊 璣		

卷十二

傳第五之一

義旅一

吳 易

父承緒	孫兆奎	兆奎父允貞
沈自炳	沈自駒	華 京
吳 且	陸世鑰	周 瑞
目錄		

六

陳 恂	倪 撫	孫 璋
孫 鉅	包 捷	茹文器
周志韜	馮時敏	馮一鷺
文 乘	盧象觀	象觀弟象同
程 安	毛重恭	葛 麟
吳振遠		

卷十三

傳第五之二

義旅二

陳子龍

夏之旭	侯岐曾	侯 澍
-----	-----	-----

侯 沅	顧咸正	咸正子天達
天達	殷之輅	張 寬
徐開祚	夏寶沐	
楊廷樞	戴之儁	李之檀
翁 英	董 剛	董翠申
袁國杞	張謝石	侯美漢
蔣平階		周長吉
錢 梅	子熙	馮 駿
夏完淳	劉 曜	趙自新
顧 絳		徐 趨
黃毓祺	子大湛	大洪
鄧大臨		
卷十四		
傳第五之三		
義旅三		
張煌言	父圭章	子萬祺
王居敬		楊冠玉
祁理孫		祁班孫
朱士錐		張宗觀
錢纘曾		吳 鈞
		陳三島
		魏 耕
		祁鴻孫

七



卷十五

傳第六

守土

王之斌 未懋華

伍經正

方景召

王景亮

姜圻

王正中 羅心樸

師應璧

袁州佐

朱一是

王玉藻 顧之俊

鄭以佳

唐自彩 從子豫階

過俊民

目錄

八

俞元良 兄元明

子焯南

從子翔南

朱大綱

蔡國瑛

許義

潘起龍

陸翰

郭忠祥

楊逢辰

許煌

許旌祖

沈陵

周宗彝

鄭雲岫

周啟琦

曹聖卿

周雲峯

卷十六

傳第七之一

山寨一

董志寧 子士駿

士駿

陸宇燦 弟宇燦

華夏 范兆芝

朱金芝

董劍鏐

王家勤

張夢錫

毛聚奎

卷十七

傳第七之二

山寨二

屠獻宸 董德欽

楊文瓚 父秉鼎

兄文琦

弟文琮

目錄

九

文球

高斗樞 子字泰

弟斗權

斗魁

李桐 子鄴嗣

卷十八

傳第七之三

山寨三

王翊 黃中道

蔣士銓

石必正

明知

孫悅

李長祥 章有功

王江

沈調倫

章欽臣 沈之泰

趙立言



馮家禎 馮 蕘

施邦焮 杜懋俊 杜兆祉

馮京第 沈爾緒

卷十九

傳第八

忠義

沈履祥 吳從魯

徐復儀

鄒 璘

杜學坤

目錄

傅 巖 子齡發

高 岱 子朗

李 桐 子文景

汪澠涵 茅 瀚

倪懋熹

朱養時 鄭遵儉

李開國

江用楫

朱萬年

顧宗堯

林伯起 張 端 江中汜

陳所學 顧 行 翁 健

戴仲明 馬世昌 章有期

林世瑛 王朝相 劉 朝

傅日炯 方 炯 朱 瑋 婁文煥

楊雪門 張君正 鄒欽堯

鄒之琦 倪文徵 范史直

張 澣 王應麟

趙景麟 葉上高

卷二十

目錄

傳第九

清節

董守諭

林時躍

余增遠

李文瓚

陸 符 萬 泰 李文靖 駱國樞

邱子章 王玉書 徐振奇

徐鳳垣 董應遵 董德稱

紀五昌 紀許國 全大和



全大程 大程子吾騏全美閉

陸寶 宗誼 楊秉紘

周元初 周元登 周元懋

周元越 李振璣 李振玘

倪元楷 李文燿 李允智

林祚隆 沈士穎 葉謙

張岱 陳洪綬 諸來聘 呂章成

王咸來

查繼佐 兄繼坤 查大緯 姚翼明

顧名佐 吳乃武 盧之頤

目錄

徐肇森 巢鳴盛 吳麟武

馬萬方

周之璿 劉灼 戴易 張應鰲

張成義 劉應期 董瑒

趙甸 張應煜 徐芳馨

煇日初 葉敦良

卷二十一

傳第十之一

勳衛一

鄭遵謙

方國安 馬士英 阮大鍼

王之仁 子鳴謙 毛有倫 毛有俶

吳凱凱 裘尙輿

陳謙 子六御

張鵬翼 弟繼榮 徐洪彥 顧勳

俞玉

陳萬良

張名振 弟名揚 馬呈圖 馬貢圖

顧明楫

卷二十二

目錄

傳第十之二

勳衛二

鄭彩 鄭聯

周瑞

周鶴芝 楊耿 陳輝 徐覺

章義 郭天才

阮進 焦文玉 戴爾惠 阮美

阮駿 阮驊 阮驊

王朝先

王祁



黃斌卿

卷二十三

傳第十一

武功

蔣若來

張延綬 李唐蔭

徐啟睿

江漢劉穆

朱岱瞻

劉世勳 馬泰

目錄

杜芳

朱光起

韓紹琦

薛之肖

張晉爵

朱鼎臣

顧忠

鄭麟

李英傑

厲象乾

熊師

陳文達

王儀鳳

李向榮

夏霖

沈雲

夏時霖

任則治

葉有成

張子先

羅蘊章

史文龍

熊夢照

符文煥

沈時嘉

金凌

單雲登

解龍

曹維周

張聖治

童自齡

方簡

馬龍

鮑國祥

王有才

楊復葵

方剛

趙賢

楊燦

周昉

卷二十四

傳第十二

列女

元妃陳氏

方氏周氏

沈氏

陸氏

張氏沈氏

目錄

朱氏

金氏

畢氏

姜氏

茂漪

光



王師平定浙閩表上

魯之春秋卷一

順治二年

世祖章皇帝之下江南也浙東拒守雖一歲遂定而山海之間告警者尙累年其間勝國遺臣相繼殉節者不下數百人至

高宗純皇帝乾隆四十一年凡殉節勝朝者

特恩錫諡仰見

聖度如天軫卹遺忠實爲亙古曠典洪惟我

朝出震乘乾垂統萬億當天下甫定不識天命者或翦

之以一人心迨承平已久劾節勝朝者追卹之以端臣

範

前聖後聖因時之妙用

予奪之至公實以啟萬世之宏規樹

皇極之彙訓矣作

王師平定浙閩表

大清順治元年冬十月乙卯魯王以海明太祖十世孫

朔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頒

證天下普與民更始

肅王壽鏞第五子肅王

薨長子以派嗣崇禎十

五年兗州破以派自縊

死十七年二月以海嗣

三月京師陷王避位南

下

二年三月

命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征江

南

四月

福王命魯王移駐江廣暫

駐台州

五月豫親王奏四月十七日

遣尙書韓岱等帥師至揚

州十八日薄城二十五日

令固山額真拜尹圖圖賴

阿山等攻克揚州城獲閣

部史可法五月初九日令

梅勤章京李率泰率舟師

渡江初十日聞福王潛遁

十五日南京文武百官俱

迎降

六月豫親王奏既克南京福

王遁太平遣多羅貝勒尼



堪等帥師追之福王復走  
蕪湖總兵田雄馬得功縛  
福王及其妃來獻並帥十  
總兵降

是月豫親王奏南京已定隨  
令貝勒博洛固山額真拜  
尹圖阿山等趨杭州潞王  
開門納款嘉湖寧紹嚴等  
府皆歸順總兵王之仁帥  
所部二千五百人降

是月

命內院大學士總督江南軍  
務洪承疇至江南招撫

閏六月

江南浙西列郡起兵初九  
日九江僉事孫嘉績與  
吏科給事中熊汝霖起  
兵餘姚初十日吏科給  
事中章正宸與諸生鄭  
遵謙起兵會稽寧紹台  
道于頴亦起兵會稽十

一日刑部員外郎錢肅

樂起兵鄞縣蘇松僉事

沈宸荃起兵慈溪職方

主事陳函輝起兵台州

兵部尚書朱大典起兵

金華兵部尚書張國維

至台州與起義諸臣奉

表請魯王出監國移駐

紹興以分守公署為行

在二十八日羣臣奉表

勸進不許以國維大典

為大學士督師起宋之

普為大學士司票擬方

國安王之仁進封侯遣

使拜江南浙西建義諸

臣官爵勅印

起方逢年為大學士宋之

普免

命平南大將軍貝勒勒克德  
渾同固山額真葉臣等至  
督師于頴克富陽義士劉

江南代豫親王

肇勦戰死



命都督姚志卓守分水

督師熊汝霖出師克海寧

遣兵援平吳將軍陳萬

良於臨平援兵部侍郎

吳易於太湖

督師大學士張國維克於

潛

八月

大兵克海寧

是月江寧巡撫土國寶奏逆

紳吳日生荆本徹倡亂湖

方國安議分地分餉

中遣提督吳勝兆等分兵

新安王分散軍

海寧破監軍兼攝海寧知

縣俞元良千戶朱大綱

蔡國瑛許義鎮撫潘起

龍州同郭忠祥諸生陸

翰楊逢辰許煌許旌祖

元良兄元禮子燁南從

子翔南僧隱石皆死之

十五日舉人周宗彞及

其弟諸生啟琦守備周

雲峯義士曹聖卿死於

硤石諸生沈陵死於郭

店

十五日臨安知縣唐自彩

訓導過俊民自彩從子

貢生階豫皆被執死

兵部侍郎吳易兵敗於太

湖中書舍人盧象觀總

兵程安毛重恭中書舍

人葛麟總兵李某諸生

吳福之任源遂徐安遠

易父承緒中書舍人沈

自炳諸生沈自駟華京

吳旦趙如珪皆死之職

方主事孫兆奎被執死

兆奎父允貞亦死

九月浙江總督張存仁奏

叛方國安兵敗其子大衍

被執死

賊方國安王之仁盤踞富

陽遣師掩殺擒國安子大

衍等斬之

十月浙江總督張存仁奏

叛督師大學士張國維約諸



賊方國安馬士英等兵渡營連戰十日以初八日

錢唐至杭州城十里立營為始

我兵進剿敵兵遁去追斬督師熊汝霖部將魏良戰

五百餘級

是月平大將軍貝勒克唐王遣兵科給事中劉中

德渾奏梅勒章京朱瑪喇漢頒詔不受

等敗偽總督馬士英於餘以陳盟為大學士

姚和託等敗偽總兵方國

安於富陽

十一月進方國安王之仁為公封

鄭遵謙等為伯

監國勞軍於江上馬士英

阮大鍼求入朝不許

十二月浙江總督張存仁遣方國安兵大敗

諸生四人偽降設伏以待監國親祭陣亡將士於江

方國安信之引兵從西湖于遂回紹興

山中入伏發副將張膽與謝三賓以賄賂戚畹得禮

國安戰於五雲山白塔嶺部驟入閣

國安大敗斬首三千餘級鑄大明通寶錢

生擒副參遊守官丁五百職方主事兼攝餘姚知縣

六十人王正中進表明年監國

是月浙江總督張存仁奏昌魯元年丙戌大統歷

化土豪姚志卓通於魯王於潛被圍副總兵方元章

據於潛昌化二城遣副將戰死都督張起芬被執

張杰等進勦志卓敗走於死

潛昌化復平

三年正月以僉都御史柯夏卿御史

命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固曹惟才為使奉書於閩

山額真圖賴帥師征福建長興伯吳易與總兵周瑞

浙江復軍於太湖

總兵茹文畧兵敗於麻湖

死之

二月張國柱掠餘姚其部曲張

邦寧掠慈溪

陳梧掠餘姚知縣王正中

遣兵擊殺之

錦衣衛指揮使徐啓睿帥

師渡江戰死

三月浙江總督張存仁集艘王之仁帥師襲戰江中義

艘於江中肄業水戰興伯鄭遵謙獲鐵甲八



百餘副

十九日烈皇帝大祥監國

帥羣臣哭臨三軍縞素

唐王遣僉都御史陸清原

以餉十萬犒江上諸軍

馬士英方國安奪之出

清原於舟

御史王正中帥師渡海破

澈浦城部將韓萬象戰

死

廿八日方國安兵潰於七

條沙國安拔營走劫監

國以行明日江上列營

聞之皆潰

六月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

奏五月大軍抵杭州適賊

兵營於錢唐江東岸我兵

策馬徑渡偽國公方國安

遁走紹興攜魯王朱以龍

走保台州江東底定

監國至台州方國安遣人

守之會守者病監密

召密督師張國維等

襲殺守者

紹興破督師兵部尚書

余煌大理寺少卿兼河南

命督師大學士張國維西

征以兵部尚書余煌督

師江上

加孫嘉績熊汝霖東閣大

學士

御史黃宗羲王正中帥師

渡海札營譚山

命諸生馮時敏馮一鷺趨

太湖約長興伯吳易出

師中途被執死

道監軍御史陳潛夫通

政使吳從魯編修徐復

儀僉都御史陸清原御

史沈綵兵部主事葉汝

蒞職方主事高岱諸生

傅日炯方炯朱瑋高朗

楊雪門布衣倪文徵皆

死之

台州破禮部尚書兼侍讀

學士陳函禪太僕寺少

四月

五月



七月

卿沈履祥御史翁明英  
左都督李唐禧都督僉  
事張廷綬皆死之

寧波破諸生婁文煥趙景  
麟死之

初一日監國次海門衛駐  
參將署

初七日定西將軍張名振  
具舟迎監國航海至舟  
山黃斌卿不納

廿四日東閣大學士兵部

尚書孫嘉績卒於舟山  
參軍汪涵茅瀚戰死於杖

錫寺  
定海破知縣朱懋華自縊  
死

八月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監國次普陀

奏大軍克金華衢州二府僉都御史馮元颺卒於舟  
斬蜀王朱盛濃樂安王朱  
詭石等全浙底定  
衢州破僉都御史巡撫金

是月浙江總督張存仁奏為  
閣臣謝三賓閣部宋之普  
兵部尚書阮大鍼刑部尚  
書蘇壯等投順  
備僉事兼攝府事伍經  
正監軍御史兼衢州推  
官鄧巖忠江山知縣方

是月浙江總督張存仁奏副  
將張國勳進勦太湖獲偽  
長興伯吳日生主事倪蔓  
青偽大學士馬士英士潛遁  
新昌縣山內都統漢岱進  
至台州士英屬下總兵葉金華破少師兼太子太師

承恩等降并報稱士英披  
難為僧即至寺拘獲並總  
兵趙體元皆斬之  
文華殿大學士督師朱  
大典子左督都萬化孫  
都督鈺部將吳邦璿何

是月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  
奏大軍由衢州廣信兩路  
進福建破浦城遣兵下建  
寧延平等府唐王聿鍵走  
走汀州遣兵擒斬之福建  
悉平  
武慕容鄭邵車駕主事  
加監軍御史王之棧江  
西道監軍御史傅巖子  
齡發齡熙都督蔣若來  
孝陵參將杜學伸吉安  
同知葉向榮金華訓導  
潘大成諸生張君正皆



死之

義烏破少傅兼太子太傅

武英殿大學士督師張

國維子平南將軍世鳳

皆死之

嚴州破所獲伯顏勳閣門

死

温州破諸生鄒欽堯鄒之

琦皆死之

長興伯吳易職方主事倪

國寶擅殺下所司察議坐

降調

十月浙江總督張存仁奏嘉永勝伯鄭彩帥師奉監國

湖道佟國器擒偽都察院入闕

朱大定招撫白腰黨陸沂右僉都御史朱大定被執

等合勦陳萬良等巨寇悉

平

平吳伯陳萬良兵敗被執

死

諸生徐超襲江陰不克被

執死

十一月

監國次中左所時鄭成功

起兵以中左所為營不

欲奉監國以明年為隆

武三年於是永勝伯鄭

彩奉監國次長垣以明

年為魯監國二年海上

遂有二朔

九月江寧巡撫土國寶奏明諸生文乘主伯時被逮死

主事吳易招降不從檄兵

防勦會松江副將杜永福

擒偵者詰之言蘇州諸生

王伯時及文震孟之子文

乘皆易黨謀內應斬之籍

其家奉

旨王伯時文乘非陣擒者比



王師平定浙閩表下

魯之春秋卷二

二月

四年正月

海鹽李聿求學

加東閣大學士熊汝霖太

子太傅司票擬

兵部尚書盧若騰侍郎李

向中朱永佑入朝

提督楊耿總兵鄭聯周瑞

周鶴芝阮進帥師入衛

進鄭彩為建國公張名振

為定西伯楊耿為同安

伯鄭聯為定遠伯周瑞

為同安伯周鶴芝為平

彝伯阮進為蕩湖伯進

義興伯鄭遵謙為侯

平彝伯周鶴芝帥師克鎮

東衛

巡撫劉中藻起兵克慶元

龍泉松溪政

二十九日大學士熊汝霖

帥諸將奉監出師

初一日克海澄

初二日攻漳平不克

初五日克漳浦命閩人洪

有文知縣事

初十日漳浦破知縣洪有

文死之

鄭西王常湖克建寧遣將

王祁克邵武

進王祁為鄭國公張名振

定西侯

四月內院大學士江南總督鎮東衛破參謀軍事林學

洪承疇奏故明漕撫田仰

帶兵三千名投順

是月閩浙總督張存仁奏魯

王將周鶴芝據福建鎮東定西侯張名振都督張名

衛道副將滿進忠等攻下

其城

相都御史沈廷揚張煌

言兵部侍郎馮京策帥

師渡海應吳勝兆松江

江兵科給事中徐孚遠

充行人使封勝兆為伯



二十五日定西侯張名振等抵崇明遇颶風軍士喪失戶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浙直水師沈廷揚都督張名相督畫職方主事沈始元總兵蔡德遊擊蔡耀戴啓施榮劉金城翁標朱斌林樹守備畢從義陳邦定及廷揚子皆被執死

於蘇州之婁門

五月內院大學士江南總督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洪承疇奏故明推官陳子龍陰受魯王部院職銜結太湖巨寇潛通舟山餘孽章京索布圖討擒之子龍投水死諸寇聞風解散是月柘林遊擊陳可擒賊謝堯文獲魯王偽勅一道反開大學士洪承疇及巡撫

土國竇事聞覺其詐降旨曉諭  
是月內院大學士江南總督洪承疇奏蘇松提督吳勝兆謀反鞫實伏誅  
諸生顧天遠顧天遠張寬徐開祚李之檀董吳申董剛侯美漢夏寶沐周長吉袁國祀張謝石吳著吳雲陸回遊擊翁英皆被逮死  
初五日諸生葉上高被執死  
十五日左都御史王瑞梅自縊死

參將周志韜兵敗死

六月閩浙總督張存仁奏一建國公鄭彩等攻漳州不克  
州洞賊李長蛟偽軍帥王國用陳泰鍾等糾賊萬餘犯建寧府初四日有土賊無數白旂為號突來奪門城內奸細放入遂為賊踞海賊亦如是進口燒斷漳州江東橋皆係鄭彩諸逆崇長泰海澄龍溪盡為賊



賊出沒之所並分寇同安

安溪

七月福建巡撫佟國勳奏逆監國帥建國公鄭彩義興

賊鄭彩圍攻省城副將鄒侯鄭遵謙閩安伯周瑞

必科等擊敗之餘衆潰散平糞伯周鶴芝蕩湖伯

阮進等攻福州不克宗

室統鑄都督葉儀等戰

死車駕主事林之蕃被

執死

八月閩浙總督張存仁奏帥建國公鄭彩等克連江

總兵馬得功勦建寧山賊

復松溪政和建陽光澤等

縣

九月福建巡撫張學臣奏順鄭國公王祁等克延平

治四年九月山寇竊據建

寧連臨延平府屬等縣查

有邑令殉難五人沙縣知

縣董潯順昌知縣錢嘉倫

永安知縣高咸臨大田知

縣胡天湛署將樂知縣錢

樛等同時捐軀殉節請

賜卹典 順治九年三月題

十月浙閩總督張存仁奏故慶元破武英殿大學士劉

明魯王所遣巡撫劉中藻 中藻帥師入福安攻福

將李榮援勦復其城 寧守將涂覺寧德知縣

錢楷皆以降加中藻督

師鎮福寧

兵部侍郎林汝翥僉都御

史林塗御史蔡昌應主

事林泌等起兵會平糞

伯周鶴芝閩安伯周瑞

總兵陳文達等兵克福

清長樂閩清永福四縣

羅源知縣以城降

兵科給事中郭符甲起兵

克永春德化二縣

兵部侍郎曾慶起兵克大

田順義將樂三縣總兵

顏榮起兵於平和以應

之



中書舍人陳世亨克瑞安  
援兵不繼被執死  
職方主事林夢龍攻桐山  
不克死海中

起馬思理為東閣大學士

與熊汝霖同輔政

遙謚福王曰報皇帝太子

曰悼皇帝

十一月浙江巡按御史秦世職方主事華夏評事王家

積密調慈溪兵襲大蘭山 勤御史楊文璠車駕主

二月

東閣大學士朱繼祚同安  
伯楊耿克興化加繼祚  
督師鎮興化

義士趙立言攻江山不克  
戰死

鄭彩殺東閣大學士熊汝  
霖及義興侯鄭遵謙

以錢肅樂為東閣大學士

司票擬

封郭天才為伯

定海兵勦管江餘姚兵搗 事屠獻宸監紀推官楊

東山定海將軍常得功遣 文靖董得欽都督章欽

水師扼海口 臣皆被執死諸生施邦

炳杜樾俊杜兆仙皆戰

死

十二月 福清破左僉都御史林塗

戰死兵部右侍郎林汝

翥義士葉子器皆被執

死

三月閩浙總督陳錦奏克復興化破太子太保東閣大

建寧擒斬偽鄖西王朱常 學士督師朱繼祚吏科

湖偽國師王祁 給事中林崱莆田知縣

是月浙江提督田雄合軍紹 都廷諫皆死之

台三府兵由四明清賢嶺永福破兵科給事中鄔正

入破丁山及杜魯 畿御史林逢經皆死之

長樂破御史王恩及死之

建寧破鄖西王常湖鄖國

公王祁皆死之

職方主事王翊破上虞退

五年正月

監國次閩安鎮



屯丁山下破義士孫

悅戰死却退也杜恩杜

舉破却也天台

兵部尚書總督江南軍務

黃毓祺被執死

袁五搜獲銅印一顆詩一

本供出江北窩黨薛繼周

策江南王覺生錢謙益許

見元等現在密咨拿緝得

旨黃毓祺着正法其薛繼周

王覺生等着嚴飭該管官

訪拿袁五一併究擬

六月

東閣大學士錢肅樂卒

七月

命陳泰為靖南將軍與梅勒

京章棟阿賴李率泰征福

建

八月閩浙總督陳錦奏遣將平和破兵部侍郎曾慶與

收復連城順昌將樂三縣其兄居曹死之

擒斬魯王侍郎趙士冕總連城破兵部侍郎趙士冕

兵黃鍾靈等

九月靖南將軍陳泰奏逆賊

鄭彩等盤踞長樂連江等

縣遣軍夾擊盡驅出海恢

復連江長樂二縣又統師

入興化擒賊渠顧世臣等

斬之興化蕩平

十月

東閣大學士馬思理卒

以沈宸荃劉沂春為東閣

大學士

六年正月閩浙總督陳錦奏監國次沙垵

總兵馬得功復永春縣擒永春破兵科給事中郭符

魯王總帥兵部顏昌儒提甲被執死

督鄭瑛總兵鄭岳等平三總兵顏榮戰死海上提督

百餘寨進取虎豹關復德鄭瑛總兵鄭岳被執死

化縣平建寧府

三月

寧德破

四月靖南將軍陳泰奏福建福寧破武英殿大學士劉

三府一州二十九縣俱已中藻閣討兼兵科給事

恢復全閩底定中錢肅範督督府都事



六月

楊文球皆死之職方主  
事連琪戰死

定西侯張名振克海寧之

健跳所

七月

監國次健跳所

封王朝先為伯

八月

世子生

九月閩浙總督陳錦奏請以定西侯張名振蕩湖伯阮

嚴我公充招撫使招撫使

進平西伯王朝先攻舟  
寨 山誅黃斌卿

東閣大學士劉沂春謝事

還閩

十月

監國駐舟山以張肯堂為

文淵閣大學士

十二月閩浙總督陳錦奏總

兵馬得功復永春縣擒魯

王總兵陳已斬之陳奇竄

入海

七年五月閩浙總督陳錦奏

魯王遣將陳奇林忠結寨

於雙坑等處為患總兵馬

得功擊奇斬之忠遁

九月浙江將軍金礪由奉化兵部侍郎王翊兵敗於大

進提督田雄由餘姚進會 蘭山

師破大蘭山

平岡破御史兼屯田主事

張夢錫戰死

閩安伯周瑞平蕺伯周鶴

芝屯三盤

八年五月提督田雄總兵張

杰海道王爾祿各以書招

張煌言

二月

定西侯張名振殺平西伯

王朝先

兵部侍郎王翊被執死部

將石必正明知從死參

將蔣士銓先翊九日死

定西侯張名振蕺義伯阮

進東閣大學士沈宸荃

兵部侍郎張煌言危監

國親搗吳淞

七月

一第... 冊 黃... 冊 2 反... 冊



八月松江提督張天祿出崇  
明台州副將馬進寶出海  
門閩浙總督陳錦將軍金  
礪提督田雄總兵張杰等  
以全師出定海會師攻舟  
山

九月閩浙總督陳錦奏官兵舟山破文淵閣大學士張  
破魯王於舟山魯王遁

肯堂禮部尚書吳鍾巒  
兵部尚書李向中工部  
尚書署吏部事朱永佑

通政使鄭遵儉兵科給  
事中董志寧禮科給事  
中朱養時御史梁隆吉  
董廣生副使馬世昌吏  
部主事楊思任文選主  
事李開國戶部主事林  
瑛江用楫儀制主事董  
元蘇兆人張家璧職方  
主事朱萬年兵部主事  
顧珍劉午陽工部主事

九年正月

顧宗堯國子監學錄曾  
應選中書舍人曹威鳳  
林伯起張瑞江中汜陳  
所學顧行翁健工部營  
繕所正戴仲明太醫院  
副章有期安洋將軍劉  
世勳武義將軍戴爾惠  
蕩湖伯阮進左都督張  
名揚都督焦文玉副將  
單雲登杜芳夏霖解龍

朱起文沈雲曹維周韓  
紹琦夏時霖張聖治薛  
之曹任則治童自齡錦  
衣衛指揮王朝相李向  
榮定西參謀顧明楫諸  
生林世瑛馬呈圖馬貢  
圖內監劉朝皆死之  
元妃陳氏投井死義陽王  
妃杜氏宮娥張氏從死  
東閣大學士沈宸荃兵部



侍郎張煌言任穎局曹從龍蔡登昌張中符太常卿陳九徵任廷貴太僕卿沈文光監軍副使馬星俞圖南侍讀崔相郎中范可師萬時輅主事林泌錢肅遠傅啓芳陳蓋卿張斌卿葉時茂中書舍人邱子章行人張吉生張伯玉監紀推

十月 卿陳士京通表滇中 兵部侍郎張煌言招軍於天台次於舟山 十一月江南總督郎廷佐帥兵部侍郎張煌言定西侯張名振入長江趨丹陽 是月江南總督馬鳴佩奏魯王定西侯張名振由浙犯 崇明松江提督張天祿調將出洋撲剿 十二月 兵部侍郎張煌言定西侯

官陳象<sup>欽</sup>天監丞楊璣<sup>璣</sup>定西侯張名振總兵張子先等錦衣衛指揮楊燦內監陳進忠劉玉張晉李國輔劉文俊扈監國次中左所尋居金門東閣大學士沈宸荃賊舟南日山遭颶風覆舟沒於海中 魯王自去監國號遣光祿

十一年正月江南總督馬鳴佩奏海寇犯崇明靖江官興官兵擊走之又犯金山 州侵儀真抵燕子磯 五月江南總督馬鳴佩奏提仁武伯姚志卓攻崇明不督張天祿奪魯王定西侯克戰死 張名振裨沙老營追至高定西侯張名振遣兵由海家嘴名振遁入浙尋乘潮道入山東登萊直抵高 吳犯吳淞深淘港多失炮 麗乃還

十年三月



械舟師三百餘名天祿匿不報

七月閩浙總督佟岱奏松江兵部侍郎馮京第被執於

提督張天祿與魯王定西 灌頂山不屈死

侯張名振通書

十二年八月

英義伯阮駿總兵陳六御

攻舟山副將巴成功以

城降

定西侯張名振卒

十一月 命都統伊爾德為海寧大將

軍征舟山

十三年正月閩浙總督李率兵部侍郎張煌言軍於天

泰奏自舟山失守海寇直 台

泊台州副將馬信叛變獻

城

九月寧海大將軍伊爾德奏總兵沈爾緒兵敗於大蘭

海逆偽總兵王長樹毛光 山被執死

祐沈爾緒等犯大蘭山遣舟山再破太常卿陳九徵

兵斬之臣親趨定海敗賊 副使俞師範監紀推官

於衡水洋斬賊渠陳六御 錢肅典被執死英義伯

阮思遂取舟山

阮駿總兵陳六御張晉爵皆戰死

十月

兵部侍郎張煌言軍於閩

之秦川

十四年三月

魯王次南澳

七月

兵部侍郎張煌言復軍於

天台

八月閩浙總督李率奏海

寇犯台州巡道蔡瓊枝副

將李必友府縣官俱降賊

是年閩浙總督李率奏請兵部侍郎張煌言軍於舟

遷舟山之民於內地 山

十五年 月江南總督郎廷副都御史王江義士沈調

佐以書招張煌言 倫兵敗於四明山皆死

之

七月

兵部侍郎張煌言會鄭成

功至羊山遇颶風義陽

王勤職溺死煌言還軍

舟山

十六年五月

鄭成功帥師會兵部侍郎



六月

張煌言於天台煌言悉師以行入長江破鎮江下蕪湖趨安徽下四府三州二十四縣而成功敗於江寧  
光祿卿陳士京卒於中左所魯王遣官致祭

七月江南總督郎廷佐奏海

寇自陷鎮江於六月二十六日逼犯江寧幸貴州凱

旋師聞賊趨救臣等兩路出擊敗之七月二十日復犯江寧會總兵梁化鳳游擊徐登第參將張國俊等各領兵至二十三日勦賊擒偽總兵余新次日五鼓勦賊擒偽提督甘輝並偽總兵等官賊順流遁官兵水陸追之鎮江瓜州悉恢復

八月江南總督郎廷佐以書招張煌言又遣兵扼煌言歸路

十月江寧巡撫蔣國柱奏鎮江失守時知府戴可進等六員副將高謙等十四員皆從賊  
兵部侍郎張煌言移師林門尋軍於桃渚

十七年

十八年

兵部侍郎張煌言引軍入

康熙元年正月閩浙總督趙鼎中破  
閩次於沙關  
廷臣以書招張煌言  
兵部侍郎張煌言復軍於林門

十一月

二年

三年二月靖南王耿繼茂奏

二十三日丑時魯王薨諸臣以禮葬之  
兵部侍郎張煌言遣使告祭魯王  
職方主事楊文琮被執死



官兵攻克長腰東蚶二島  
偽兵部阮春雷逆渠張煌  
言僅以身免

六月

兵部侍郎張煌言散軍隱  
居南田之懸巖

七月閩浙總督趙廷臣奏逆  
渠張煌言盤踞浙海多年  
抗不受撫借名歸隱徜徉  
海外臣密令將弁徐元張  
公午扮成僧名獲活口林  
士張煌言被執死參謀  
羅子木侍者楊冠玉從  
死

生陳滿等知煌言現在懸  
山花畧即駕所獲賊艘乘  
夜進一小港從山後覓路  
突入帳房遂擒煌言及其  
親信餘黨搜出偽視師兵  
部銀方印一顆偽關防九  
顆

外史曰昔宋崖山之亡也其死節者惟陸秀夫張世傑  
耳餘不見諸史冊若江上若閩海若舟山其死節者何  
祇二人其間可以無死而必死死猶生也死則必書後

死之責也死者或不知知者或不見傳聞異辭有之矣  
是足以盡死節矣死節或不盡乎此



傳第一之一

魯之春秋卷

海鹽李

督師一

張國維子世鳳

朱大典子萬

明官制閣臣不兼兵部不遣督兵天啟元年十月孫承宗以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督師鎮山海關此閣臣兼兵部督師之始前此未聞也自是而後寇亂方急巡撫之外更設撫治總督之上更加督師而所任非人卒至潰敗而不可救若浙東之督師張國維朱大典在疆場久著勞績孫嘉績熊女霖當京師戒嚴所揣行閒悉

魯之春秋卷

魯之春秋卷

中機宜錢肅樂沈宸荃章正宸于頴諸臣亦各能以忠義之氣激發將士顧不可謂不得其人矣論者以不能約束方國安王之仁為諸臣病然督師統領不能不資武將以為力不料其狃狃至此也國安縱恣無狀蓋已有年至是突然以客軍來本難位置之仁則浙東故鎮一切營兵衛軍皆其舊轄諸臣以小朝廷之威權而約束之得乎事勢有無可如何者忠臣義士求諒於天而已况天心既去雖以諸葛孔明姜伯約之才不能有濟而何咎乎諸督師作督師傳第一

張國維字止菴號玉筍東陽人少以理學自勵天啟二

年成進士授番禺知縣清理沙漲田數萬畝授貧民以平巨盜功崇禎元年擢刑科給事中劾罷閣黨副都御史楊所脩御史田景新已陳時政五事言陛下求治太銳綜核太嚴拙者踴躍以避巧者委蛇取容誰能展布四體為國家營職業者故治象精明而腹心手足之誼實薄此英察宜欽也祖宗朝閣臣有封還詔旨者有疏揭屢上而爭一事者今一奉詔責則俛首不遑一承改擬則順旨恐後儻處置失宜亦必不敢執奏此將順宜戒也名對本以通下情未有因而獲罪者今則惟傳天語莫睹拜颺同官熊奮渭還朝十日旁措一詞遂蒙譴

諫不可稍加薄刑示優容之度乎此上下宜治也其二條請平刑罰溥恩膏帝不能盡用進禮科都給事東京師地震規弊政甚切遷太常少卿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安慶等十麻其冬流寇犯桐城官軍覆沒國維方壯年一夕鬚髮頓白明年正月帥副將許自強赴援游擊潘可大知縣陳爾銘守桐不下賊乃攻潛山太湖國維解桐圍遣守備朱士允趨潛山把總張其威趨太湖士允戰死自強遇賊宿松殺傷相當安慶山民桀石投賊賊多死乃越英山霍山而遁九月賊復由宿松入潛山太湖他賊掃地王亦陷宿松等三縣國維乃募



土著二千戍之而以兵事屬監軍史可法明年正月賊圍江浦遣守備蔣若來陳于王戰卻之十二月賊分兵犯懷寧可法及左良玉馬燧遇之復江浦遣副將程龍及若來于王拒守諸城賴以全賊又圍望江遣兵援之十年三月國維帥龍等赴安慶禦賊鄧家店龍軍數千悉歿賊東陷和州含山定遠六合遂攻天長國維見賊勢日熾請割安慶池州太平別設巡撫以可法任之國維爲人寬惠得士大夫心屬郡災傷輒爲請命多獲寬減奸民張漢儒許錢謙益瞿式耜陸文聲許張溥張采國維斥漢儒等誣罔忤執政溫體仁奪俸推官周之夔

魯之春秋卷三傳

三

希體仁指復許溥等國維亦力白其誣築太湖繁昌二城建蘇州九里石塘及平望內外塘長洲至和等塘修松江捍海隄濬鎮江及江陰漕渠並有成績輯三吳水利全書三十卷居六年遷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歲大旱漕流涸國維濬諸水以通漕山東饑賑活貧民無算十四年夏山東盜起改兵部右侍郎兼督淮徐臨通四鎮兵設漕運大盜李青山衆數萬據梁山樂遣其黨分據韓莊八閘運道爲梗周延儒赴召北上青山謂之言率衆護漕非亂也延儒許言于朝授以職而青山竟截漕舟大肆焚掠迫臨清中官劉元斌志

國維合所部兵擊降之獻俘於朝帝率太子二王御午門磔諸市沂州賊王明及齊見龍張文宇等聚衆剽掠謀斷餉道國維悉擒斬之東方遂寧十五年擢兵部尚書召見德政殿慰勞甚至乃定戰守賞罰格列上覈世職酌推陞慎咨題等七事帝皆報可會開封陷河北震動條防河數策帝亦納之時外吏考選者皆欲得給事中而帝以巡方重任將槩注御史首輔周延儒令國維薦時敏等十二人察外郡城守以既有巡按不可復遣御史遂並授給事中獨御史蔣拱辰不與有怨言及出監趙光并軍謂國維害已抵昌平即疏劾國維國維言

魯之春秋卷三傳

四

拱辰挾怨誣詆拱辰再劾國維湯職如丁汝夔陳新甲故事正失陷名藩之罪御史趙譔右拱辰言國維再疏求斥不許十六年四月大清兵猶在畿內國維檄趙光并拒螺山八總兵之師皆潰言者益詆國維帝令解職復以附會延儒及螺山喪師事逮下獄蘇州民間之爭詣闕乞貸刑科給事中孫承澤疏救帝念其治河功十七年二月俾出獄候命三月召對中左門復故官兼右僉都御史馳赴江南浙江督練兵輸餉諸務出都十日而都城陷福王召令協理戎政國維請建三輔以藩南京京口爲東輔蕪湖爲



西輔京師為中輔各設重兵鎮守不果行尋叙山東討賊功加太子太保廕錦衣衛僉事吏部尚書徐石麒去位廷推屬國維馬士英不聽用張捷阮大鍼撰蝗蝻錄以國維為東林黨列名其中國維乃乞省親歸南都破江浙郡縣皆降附潞王在杭州稱監國三日以降時魯王以海居台州

大兵遣使以書招之職方主事陳函輝擊殺使者謀起兵閏六月九江僉事孫嘉績吏科給事中熊汝霖起兵於餘姚吏科給事中章正宸分守寧紹台道于穎起兵於山陰刑部員外郎錢肅樂起兵於寧波蘇松僉事沈

魯之春秋卷三傳

五

宸荃起兵於慈溪國維亦起兵於東陽與建義諸臣奉表迎魯王於台州即日移駐紹興稱監國以分守公署為行在列兵江上分地戍守國維與諸臣勸進監國辭曰孤之監國原非得已當俟拜孝陵徐議樂推未晚也羣臣固請監國固讓不許進國維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加少傅兼太子太傅督師江上轄東陽義烏永康武義營於富陽桐廬之間八月復於潛樹木城緣江要害聯合方國安王之仁鄭遵謙及六家軍為久持計兵馬頗集而人治一軍所部騷然國維上疏請尅期會戰謂彼出此入我有休番之逸攻堅搗虛人無應接之

暇此為勝算必連諸帥之心化為一心然後使人人功罪視為一人之功罪有旨會議十月國維約諸營連戰十日國維兵屢捷未幾

大兵大出國維帥步卒應接遣裨將王國斌趙天祥繼之追至草門橋會天大風雨火礮弓矢不得發急收兵而還時唐王立於閩建號改元遣給事中劉中藻頒詔至監國欲下令返台州國維星馳至爭之井上疏唐王言國當大變凡為高皇帝子孫皆當同心戮力共圖興復成功之後入關者玉此時未可言上下也且監國當人心渙散之日鳩集為勞一旦南拜正朔鞭長不及悔

魯之春秋卷三傳

六

莫可追疏出監國乃止中藻遂反十一月馬士英竄方國安營求入朝田仰謝三賓欲援之國維劾其十大罪乃不敢入明年三月大兵決壩放舟入江國維嚴飭各營守汛命王之仁鄭遵謙等江心逆戰國維乘勝渡江碎舟無算四月帥諸軍攻杭州不克時唐王遣僉都御史陸清源以餉十萬賫勅犒江上軍馬士英與方國安奪之幽清源於舟國維歎曰曲在我矣不久將自及吾維盡力而為之監國見武將悍甚命國維西征以兵部尚書余煌代國維督師五月國維西征之師未行而



大兵礮擊國安營國安拔營走劫監國以行江上諸軍聞之皆潰惟王之仁一旅獨全邀國維入海國維振旅追扈國安欲獻監國以降遣人守之會守者病監國覺其逆狀召國維函輝兵部侍郎谷文光海門衛總兵王朝鼎王有誌左右協副將張國貞蔣應彪襲守者斬之監國得脫七月朔次海門衛初七日富平將軍張名振遣中軍方簡具舟迎監國航海傳命國維退防四邑圖再舉國維至無舟望洋而止還守東陽先是

魯之春秋卷三傳

七

大兵入義烏國維知勢不可支或勸之入山國維曰誤天下事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具衣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作絕命辭三章其一章曰艱難百戰戴吾君拒敵辭唐氣厲雲時去仍為朱氏鬼精靈長傍孝陵墳從容赴圍池死年五十二子世鳳廕錦衣衛僉事監國授平鹵將軍被執不屈死清源字嗣白平湖人崇禎七年成進士授增城知縣時鄰近山賊竊發清源先曉諭禍福一日單騎抵賊巢賊震懾請命按籍遣散十五年召對陳時政十事帝嘉之擢雲南道御史浙江白糧北運累民疏請官運報可又條上安攘七議命巡按福建道

經淮安疏言巡撫史可法兵單弱根本重地恐不支請援師悉留淮上聽可法調用不報至閩行部至漳漳故多山寇清源廉得奸細在城者絕其內應募壯士七百人從間道破之擒其巨魁福王立清源捐貲備甲仗募兵三千請身討賊疏再上為馬士英所格明年請還閩南都破乃歸里閏六月清源起兵城守斬新署知縣朱國龍七月二十三日城破清源歎曰清源不獲從先帝殉京師者以奉簡書在外也今已矣天下事無可為清源故閩吏也當還求死所耳乃間道入閩唐王授僉都御史時唐魯爭頒詔之隙清源上疏言閩越唇齒宜亟

魯之春秋卷三傳

八

餉越即奉命通好解餉十萬犒師江上馬士英為國安求餉清源責士英誤國之罪士英怒遣部將奪餉且縛清源幽之舟中監國聞之大驚命國安士英釋清源不聽國安兵潰營將沈起龍毛有備強清源還閩清源曰越亾閩必從之去將安之遂赴江死年四十二國維國朝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忠敏清源

賜謚忠節

外史曰國維在思陵時為諫臣以敢言稱為督撫有禦賊功至兩都覆沒猶思以浙東一隅支撐殘局假使惟



所欲為或可苟延一線之殘喘奈何田謝交傾於內方王違命於外幸有孫熊錢沈章于六家軍同心戮力得奏十捷之功顧論者謂何不約閩師合攻杭州而必欲卻閩詔以開同姓之際不知卻閩詔之疏未嘗有忤於閩焉至方馬奪閩餉幽閩使閩浙遂成水火而江上有兩顧之勢不旋踵而方逆竟劫監國矣逆賊壞事豈意計所可逆料乎文山疊山之痛所由致恨於畢命時也朱大典字延之號未孩金華人家世業農大典始讀書為人豪邁萬歷四十四年成進士授章邱知縣治最天啟二年擢兵科給事中官王體乾魏忠賢等十二人

魯之春秋卷三

九

及乳媪客氏假保護功所應錦衣許世襲大典抗疏力諫轉工科又轉兵科左給事中五年逆奄魏忠賢用事出大典福建副使進參議以病歸崇禎三年起山東參政尋調兵備天津五年四月李九成孔有德圍萊州山東巡撫徐從治中礮死擢大典右僉都御史代之詔駐青州調度兵食至七月登萊巡撫謝璉復陷於賊總督劉宇烈被逮乃罷總督及登萊巡撫不設專任舊撫累以招賊被辱大典排羣議用勦集督主客兵數萬及關外勁旅四千八百餘人以總兵金國奇帥副將靳國臣劉邦域參將祖大弼祖寬張韜游擊柏永福及故總兵

吳襄襄子三桂等進勦以中官高起潛監護軍餉抵德州賊復犯平度遣副將牟文綬何維忠等救之殺賊魁陳有時維忠亦被害國奇等至昌邑大典命分三路國奇帥關外兵為前鋒鄧玘步兵繼之從中路灰埠進昌平總兵陳洪範副將劉澤清方登化從南路平度進參將王之富王文緯等從北路海廟進檄游擊徐元亨等帥萊陽師來會以牟文綬守新河諸軍皆攜三日糧盡抵新河東岸亂流以濟祖寬至沙河賊出戰靳國臣繼之賊大敗諸軍乘勝追之城下賊夜半東遁圍始解守者疑賊誘礮拒之起潛遣中使入諭闔城相慶明日南路兵始至國奇等遂擊黃縣斬首萬三千俘八百逃散及墜海死者數萬賊竄歸登州國臣等築長圍守之城三面距山一面距海牆三十里而遙東西俱抵海分番戍賊不能出發大礮官軍多死傷李九成出戰殺傷相當十一月九成搏戰降者洩其謀官軍合擊之斬九成帝嘉解圍功進大典右副都御史將吏陞賞有差攻城既久賊糧絕恃水城可走不降及王之富祖寬奪其水門外護牆賊大懼六年二月中旬有德先遁載子女玉帛出海其魁耿仲明以水城委賊將王秉忠已亦以單舸遁官軍遂入大城攻水城未下游擊劉良佐獻轟城

魯之春秋卷三

十

及乳媪客氏假保護功所應錦衣許世襲大典抗疏力諫轉工科又轉兵科左給事中五年逆奄魏忠賢用事出大典福建副使進參議以病歸崇禎三年起山東參政尋調兵備天津五年四月李九成孔有德圍萊州山東巡撫徐從治中礮死擢大典右僉都御史代之詔駐青州調度兵食至七月登萊巡撫謝璉復陷於賊總督劉宇烈被逮乃罷總督及登萊巡撫不設專任舊撫累以招賊被辱大典排羣議用勦集督主客兵數萬及關外勁旅四千八百餘人以總兵金國奇帥副將靳國臣劉邦域參將祖大弼祖寬張韜游擊柏永福及故總兵



策匿人永福寺中穴城置火藥發之城崩官軍入賊退保蓬萊閣大典招降始釋甲俘千餘人獲秉忠及偽將七十五人自縊及投海死者不可勝計賊盡平有德等走旅順島帥黃龍邀擊生擒其魁毛承祿陳光福蘇有功斬李應元惟有德仲明逸去乃獻承祿等於朝磔之叙功進大典兵部右侍郎世廕錦衣百戶廵撫如故八年二月流寇陷鳳陽毀皇陵總督楊一鶴被逮詔大典總督漕運兼廵撫盧鳳淮揚四郡移鎮鳳陽大典廵撫山東時募健卒千人馬一千五百匹為親軍詔許隨之以總兵楊御蕃隸焉大典至鳳陽脩復園陵七月賊十

魯之春秋卷三傳

十一

三營至江北州縣多陷帝甚憂之詔大典以兵二千三百御蕃兵一千五百扼南畿要害護祖陵大典與御史張任學居守遣將朱子鳳援太和楊振宗援蒙城劉良佐援懷遠子鳳戰死振宗良佐殺傷相當九年正月賊圍滁州連營百餘里大典遣總兵祖寬大破之大典會總理盧象昇追襲復破之賊乃引而北再窺鳳陽大典遣兵遏賊參將鮑釗力戰賊走趨壽州良佐等戰於蒙城賊始退十一月賊大舉入江北詔大典與總理王家楨合擊十年正月大典遣良佐一戰於大安集再戰於廬州三戰於六安之茅墩又遣監紀楊正苾等一戰於

陶城再戰於沙河四月賊窺桐城大典以事急遣良佐與協守總兵牟文綬赴援賊敗走十一年賊復入江北大典提兵逼之賊謀竄茶山大典與安慶廵撫史可法遏之賊乃西遁當是時勦賊分三道總理當一面秦督當一面總漕兼淮撫以護陵通運當一面其餘無臣各守所轄往來策應其始也總理為盧象昇秦督為洪承疇皆稱善殺賊大典竭力支持終其任賊不再入中都其後象昇以勤王入承疇與秦撫孫傳庭皆忤楊嗣昌遭排竿大典則否論者頗疑之會淮北五縣失事廷臣爭請易置嗣昌曰誰可代者卒難其人大典遂貶秩視

魯之春秋卷三傳

十二

事是年四月以平賊踰期再貶三秩賊趨潁州復為大典所卻尋敘援勦及轉漕功盡復其秩十三年河南賊大入湖廣大典遣將救援屢有功進左侍郎明年以寇患益棘命大典總督江北及河南湖廣軍務仍鎮鳳陽專辦流賊賊帥袁時中眾數萬橫潁毫間大典帥良佐等擊破之敘賚有差大典在事有保障功然不能持小節於公私囊橐無所戒屢為御史所劾詔削籍下法司勘問大典請以家財募兵勦寇自効法司奏請還其麾下親軍使益兵以收後效許之大典帥麾下之京口大集奇材軍器一切自備大典子萬化亦任俠召募里中



健兒以益之大典具疏待命而東陽許都事發許都者諸生豪俠憤縣令苛歛作亂圍金華萬化帥所募禦之有功大典聞之馳歸巡按左光先在江干擁大典主兵大典進擊都走推官陳子龍在軍中招都降之而同里姜應甲素惡大典知縣徐調元亦與大典有隙調元閱都兵籍有萬化名遂言大典縱子交賊光先聞於朝得旨逮籍其家充餉且令督賦給事中韓如愈趨之已而京師陷福王立劉中周輩勸其召募勤王給事中熊汝霖請以帶罪立功用之北方吏部尚書徐石麒等覆如其奏請令巡撫河南有詔詰問石麒言河南殘疆令其

魯之春秋卷三傳 三

自練勁旅所費不貲非優之也竟不許已而誠意伯劉孔昭兵部侍郎徐人龍等白其縱子交賊之誣而大典亦自結於馬士英阮大鍼乃召為兵部左侍郎踰月進尚書御史鄭瑜仍以前事劾之時大鍼掌戎政大典不能有所展值左良玉興兵命大典總督軍務監黃得功軍禦之南都破大典與得功議奉福王入浙福王奔太平大典入見舟中誓力戰得功死福王亦被執大典帥親軍歸起兵與江上諸軍奉表迎魯王監國駐紹興拜文華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加太子太師大典自請督師許之加少師督師鎮金華大典欲以東師由江上取

杭州西師由常山逼廣信而唐王頒詔至大學士張國維與督師熊汝霖議弗受大典與督師錢肅樂謂宜受之以靖同姓之爭其後卒從國維等議唐王聞之以授大典閣衙大典表謝大典與國維分地治兵大典轄金華蘭谿湯谿浦江方國安兵列嚴州縱暴無狀馬士英阮大鍼入其軍人心岌岌以故大典之兵卒不能過嚴州一步國安以諸軍中大典最強又聞大典家尚多財謀襲取之以兵至近郊大掠遂攻金華聲言索餉四萬以報士英之起大典為尚書大典力禦之監國召國安再四始解去大典以江上事勢且不測謀脩宋公署為

魯之春秋卷三傳 四

行在迎監國駐其地或言江上一危發中得安枕耶乃止而大典祇嚴兵自守不能復與進取計矣其後國安兵潰監國航海國安降命從征遂引大兵攻金華大典殺招撫使及監守等官勒兵大戰斬首數千級再戰斬獲益多相持三月部下無畔心監軍御史傅巖請以子弟兵赴援大典泣而許之夜繼而出國安以大礮攻城城中以槍礮禦之烟燄大起聲如雷國安數敗大兵屯紹興日夜濟師復進攻而城中漸疲八月城遂陷萬化帥師力戰大典麾愛妾幼女及萬化妻章氏



投井死而已與吳邦璿何武鄭邠及賓客僕從入火藥庫大典聞萬化巷戰力竭見執有告曰公子死矣大典即命從者舉火藥發如地震

大兵反走辟易多蹂踐死火止大索大典不得乃知在灰燼中而巖亦死於義烏大典孫鈺奉表入闕亦死於浦城萬化鈺監國皆授都督邦璿山陰人兵部尚書兌孫雄健有智畧大典初罷淮撫歸道邦璿攜萬金至京甫入京而國難作邦璿以金還除行李所需外無缺者大典益重之至是挈家屬至為大典部將大典倚之如左右手邦璿妻傅氏邦璿令其閒逸去傅氏曰吾豈不

魯之春秋卷三傳

五

能先死遂服吉服自縊武亦大典部將出戰最力邠武進人大典子師大典

國朝

賜謚烈愍

外史曰大典禦賊十有餘年前有阿附楊嗣昌之嫌後有由馬士英進用之諛督師金華畱阮大鍼在營嘗與大鍼閱城偶言西北一角新築未堅及大鍼與方國安降後方攻不下賦民間耕牛載大砲數千集城下苗頭惟向西北一處晝夜不絕聲城乃崩善夫小人不可與之作緣也然而死守三月外無蟬蟻之援而部下士卒

無叛心城破之日闔門悉自焚死雖睢陽常山又何加哉

魯之春秋卷三傳

六



傳第一之二

魯之春秋卷四

海鹽李聿求學

督師二

孫嘉績子廷齡等

熊汝霖馬 星等

孫嘉績字碩膚餘姚人大學士如游孫崇禎十年成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召改兵部

大兵薄都城按營不動眾莫測嘉績曰此待後至者即眾舉南下爾曷乘未集而急擊之尙書楊嗣昌曰傾國而來安有後隊越三日蒙古兵數萬果從青山口入大兵挾之即日拔營南下嘉績以知兵調職方員外郎

魯之春秋卷四傳

一

進郎中是役也總督盧象昇與中官高起潛分辨東西二路象昇主戰起潛主和嘉績是象昇嗣昌是起潛故象昇戰死不予卹起潛敘功求世應嘉績憤疏格之起潛大恨帝幸觀德殿閱軍器起潛譖之遂下獄未幾黃道周亦得罪帝以嗣昌故欲殺之先杖而後下獄襍被藥餌俱遭阻遏嘉績徹已服用躬親飲食湯藥力調護之因從受易會諸生涂仲吉疏救道周帝益怒移獄錦衣殿訊獄中與道周往來者或勸詭詞以求免嘉績曰昔黃霸在獄受經於夏侯勝史傳以爲美談何必諱乎無所隱擬雜犯死罪繼擬烟瘴充軍皆不允保定總督

張福臻陞見薦嘉績才請用爲參謀不聽徐石麒爲刑部尙書其爰書奏乃釋之福王立起九江兵備僉事未赴南都破

大兵下杭州吏科給事中熊汝霖欲拒守而商於嘉績然計無所出會知縣王曰俞已棄官去其訓導王元如迎降遂署知縣發役夫治馳道以其不勉者扶之役夫譁反毆元如眾遂攘攘不可止嘉績方遣家人偵衢巷間聞之遽帥健兒鳴金鼓突入縣署擒元如斬以徇嘉績以宰相家兒舉事百姓從之者如雲乃急邀汝霖出治軍分爲兩營嘉績主左汝霖主右時閏六月初九日

魯之春秋卷四傳

二

也浙東人情正在恇擾聞莫敢先發嘉績遣急足西告會稽東告鄞次日會稽吏科給事中章正宸諸生鄭遵謙應之又次日鄞縣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應之又次日慈谿蘇松僉事沈宸荃應之又次日紹興之屬縣皆應之天台以東無不應者乃迎魯王監國至紹興諸軍會於江上兵部尙書張國維指嘉績言曰此真五世相韓之子弟也監國擢嘉績右僉都御史督師營於瓜里之龍王堂前時諸軍分汎瓜里者嘉績與汝霖正宸肅樂宸荃及分守寧紹台道于穎江上人呼爲六家軍嘉績薦吏科給事中林時對爲監軍薦進士王正中以御史



知餘姚縣事又請許其募鄉兵以助防守薦諸生屠獻  
宸以職方主事參軍務薦章欽臣爲都督使治火器江  
上人呼爲火攻營同里諸生黃宗羲以義兵數百人從  
嘉績薦之爲御史又言禮科給事中姜埰及其弟行人  
垓之賢乞持勅召之時武臣王之仁以故鎮營兵衛兵  
皆其舊轄方國安以客軍縱恣無狀又有馬士英阮大  
鍼入其營日事爭餉嘉績軍無餉唯以忠義激之之仁  
子鳴謙畱守定海招張國柱軍爲助國柱遂叔鳴謙入  
大掠餘姚越中震恐廷議欲封爲伯嘉績與黃宗羲等  
議以國柱凶暴既不能討誠不可無官爵以羈縻之但

魯之春秋卷四傳

三

列五等則有功者其何以加之請署將軍從之進兵部  
右侍郎兼副都御史督師如故阮大鍼嗾方國安疏糾  
東林餘孽嘉績與林時對沈履祥等並與焉嘉績遂乞  
休不許嘉績之令欽臣治大器也製作甚精力請西渡  
之策國安之仁不與同心嘉績憤甚遣王中正渡海獨  
進至澈浦裨將韓萬象先登殺戍卒遂入城兵寡不敵  
萬象戰死中正乃還黃宗羲請於嘉績曰願得此軍再  
出必得當以報公嘉績喜命欽臣汰其不中步伐者熊  
汝霖亦簡軍中精銳合之得三千以中正副之定議由  
海道西渡取海寧海鹽一帶而揚聲由盛嶺出軍請給

監軍等官勅印錢肅樂聞之曰孫公殆有成算必非由  
此開攻其有備者也五月進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  
督師如故宗羲西征太僕卿陳潛夫職方主事查繼佐  
皆同行浙西震動嘉績蒿目望之俟捷音至欲令義興  
伯鄭遵謙等夾攻杭城而國安七條沙之軍已潰劫監  
國以行嘉績急還紹興監國已航海乃亦航海入舟山  
以觀變疽發於背疾篤賦絕命詞錢肅樂先在舟山來  
視疾和詩相向哭嘉績命子延齡曰聞監國所在宜急  
從之語畢而卒延齡藁葬於蘆花舉明年監國次長垣  
延齡從之以遺言奏贈太保賜祭九壇謚忠襄延齡監

魯之春秋卷四傳

四

國在越授主事歷御史至是擢右僉都御史奪情巡撫  
閩南肅樂草制曰爾父唱黃鍾之孤管以存一綫有大  
功於國爾尙克繼之爾年少中丞哉監國次健跳延齡  
進兵部侍郎途遇  
大兵家屬俱被執延齡奉其母陳氏及妹免監國駐舟  
山延齡進戶部尙書後假歸嘉績之航海也監軍陳從  
之從嘉績卒從之隱石屋山中從之嘉績同邑人佐嘉  
績起兵監國授職方主事命監嘉績軍  
外史曰諸葛武侯才能一統卒不能滅魏乃歎成敗利  
鈍非所逆觀後世莫不傷之嘉績之雄畧頗與武侯等



然武侯有荆益之憑藉所以成三分之業而嘉績一無所資於空然無恃之中倡為即墨之守黃鐘孤管遂移氣運其艱難百倍於武侯悲夫國祚垂絕彼蒼既非無意復以戡亂之才丁陽九之運與奸相逆帥並時而出傾側撓攘俾之功不克遂卒以身殉豈不哀哉

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為忠勇直言不避強禦崇禎四年成進士授同安知縣紅毛入寇汝霖躬率兵渡海敗之於廈門課最十四年擢戶科給事中疏陳用將之失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閩外無一殺賊之兵由師中無一馭兵之將誰司樞軸坐令至此從來

魯之春秋卷四傳

五

選將之法必自偏裨以至副將歷任有功方可授以節鉞今足未履行陣幕府已上首功人未詣長安姓名已登御覽胥吏之徒投軍便提虎旅紈袴之子乳臭即握兵權總皆與援得力金錢有靈未習行閒之情實何從奮敵愾之精神臣請悉去叙功御覽之名武科行伍課其實功庶倖者無所邀勞者有所勸若乃大將得人更難方任偏裨猶思戮力一朝專閫使懈死綏蓋富貴已極不獨軀重難捐抑且尾大不掉請自今副將有功者時賜召對擇其才者畀以鎖鑰庶杜債師之門近日舉用大帥雖曰會推其實中樞為政夫文臣保舉連坐武

臣何獨不然請自今一如其法毋使倖免帝納之時江南荒疫漕運不至命汝霖等七人催督汝霖督上江深恤民隱不苛追運額如期而集道途見聞無不入告明年十一月疏論天下督撫總督則劬遠范志完宣大江禹緒保定侯恂鳳陽馬士英巡撫則順天潘永圖保定楊進宣府李鑑陝西蔡官治安慶黃配元並有貶詞且曰襄藩陷而楚撫宋一鶴晏然南陽陷而鄖撫王永祚無恙臣非敢薄待天下士謂方今督撫盡皆非人大聲疾呼欲使其內手捫心量力自陳耳帝納其言即下所司核議尋言誤國之楊嗣昌未罪殉節之盧象昇未褒

魯之春秋卷四傳

六

殊挫忠義之氣至為嗣昌畫練餉之策驅中原萬姓為盜者原任給事中沈迅也為嗣昌運籌以三千人駐襄陽城破輒走者監紀主事余爵也為嗣昌援引遭襄藩之陷重賂陳新甲嫁禍鄖撫袁繼咸者今解任候代之宋一鶴也皆誤國宜罪不報京師戒嚴汝霖分守東直門一日召對言行閒諸臣去敵數十里不敢一望顏行大約南去則我隨其後北返則我出其前如厮隸之於貴官負弩前驅望塵靡及何名為將何名為督師帝深然之都御史劉宗周金光宸獲譴汝霖以大計期迫請二人襄事不報無何言路適半載曹郎不宜掌計事趙



京仕降調監司不宜擢通參馮元鵬連判一年驟遷開  
府范志完僉事未久卽任督師而察處監司取節鉞如  
拾芥請明著功令有司察處者不得濫舉邊才監司察  
處者不得遽躡巡撫庶封疆重任不爲匪人借途而中  
才可得又言自戒嚴以來臣疏凡二十上援勦機宜百  
不一行而所揣敵情不幸言而中矣比者外縣難民紛  
紛入都皆云避兵不云避敵霸州之破敵不多殺官軍  
繼之殆無子遺朝廷歲費數百萬金錢以養兵豈欲毒  
我赤子帝惡其疏有二祖列宗之靈能無飲泣地下語  
謫福建按察司照磨福王立召還補原官上疏言諸臣

魯之春秋卷四傳

七

爭誇定策罔計復讐處堂未已且爲鬪穴始之武與文  
爭繼之文與文爭清夜自維究爲何事是猶盜已入室  
奴且開庭主人俯首聽之天下事其有濟乎頃之言兵  
至今日閭閻疾如讐朝廷畏如虎臣自丹陽來知浙兵  
爲邊兵所擊火民居十餘里邊帥有言四鎮以殺掠獲  
封爵我何憚不爲臣意四鎮必毅然北征一雪此耻今  
戀戀淮揚何也况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  
億卽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會與交  
之內遠以藩籬視之又言臣竊觀目前大勢無論恢復  
未能卽偏安尙未可必宜日討究兵餉戰守乃專在恩

怨異同勦臣方鎮舌鋒筆鏑是遲近且以匿名帖逐舊  
臣以疏遠宗人劾宰輔中外紛紛謂將復厥衛夫厥衛  
樹威牟利小人雞犬無寧日先帝止此一節未免府怨  
前事不遠後事之師且言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  
誰死社稷先帝隆重武臣而叛將跋扈肩背相踵先帝  
委任勦臣而京營銳卒徒爲寇籍先帝倚重內臣而開  
門延敵衆口誼傳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邊才督撫誰  
爲捍禦超遷宰執羅拜賊廷知前日之所以失卽知今  
日之所以得及今不爲將待何時疏奏停俸尋補吏科  
右給事中初馬士英薦阮大鍼汝霖言陰陽消長閒不

魯之春秋卷四傳

八

容髮寧博採廣搜求奇材於草澤胡執私違衆翻鐵案  
於丹書閣臣此舉無乃負先帝負皇上乎不聽及大鍼  
起佐兵部汝霖又言大鍼以知兵用當置有用地不宜  
處中朝又不聽宗室朱統鐔者素無行士英使之造蜚  
語以誣汝霖汝霖言么膺小臣爲誰驅除聽誰指使上  
章不由通政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密墨勅斜封  
端自此始可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士英惡其持正以  
奉使出之九月陞辭言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官府之閒  
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廷推四品監司竟晉詹端  
之廣追贓定罪無煩司寇之章雖然磨斷無私未免羣



情共駭况乎蹊徑疊出詭詭繁興一人未用便目滿朝  
為黨人一官外遷輒嘗當事為可殺市井狡獪耽耽得  
官呈身應募以備推刃上變之用者環而待發隻手足  
戡禍亂羣小可致太平驅除異己別用同心總總報復  
切切更張置國郵於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青  
紫塞路六朝佳麗復見今時獨不思稅駕何地耶不報  
明年南都破潞王在杭州汝霖與都御史劉宗周奔赴  
逢士英汝霖責其棄主士英無以答汝霖議發羅木營  
兵拒戰且守獨松關潞王已定策迎降不納汝霖與宗  
周齟齬周絕食而以起兵事屬汝霖汝霖歸而謀於九

魯之春秋卷四傳

九

江僉事孫嘉績數日事未集宗周遲汝霖不至垂死張  
目曰兩殷豈愆約哉宗周卒之二日汝霖起兵山陰會  
稽兵亦起汝霖哭於宗周旒前而行閏六月二十五日  
會師西陵迎魯王監國擢僉都御史督師營於龍王堂  
之湖山時列營數十參差前卻不一汝霖軍於其中最  
弱而戰最勇汝霖與諸營議以江面仰攻甚難不如閉  
道入內地為攻心策而海寧諸生顧名佐適來乞師又  
查繼坤查繼佐兄弟亦至繼坤言臨平陳萬良起兵甚  
勇平湖馬萬方亦來乞師汝霖喜以書幣招萬良至則  
請於監國以為平胡將軍議西渡乃以七月十八日使

部將徐明發渡江應萬良自提孤軍不滿千人從小鹽  
渡札橋司至海寧集父老豪傑激揚忠義轅門拜者萬  
人別營五分汎地以進士俞元良司餉千戶姜國臣主  
兵浙西塵起沿海烽燃一時號之為熊兵汝霖還值明  
發與萬良已退駐天開河為

大兵邀擊明發不得渡而汝霖以中軍至遂濟江十月  
督師大學士張國維約諸營以初八日為始連戰十日  
是日汝霖與太僕少卿陳潛夫合營而進部將盧可充  
先登有功次日復戰又次日復戰諸將魏良史標皆有  
功息兵三日復出史標伏兵西岸魏良先出戰死伏發

魯之春秋卷四傳

十

大兵不利益兵至汝霖姪茂芳出鬪史標以大礮衝之  
又捷未及十日收兵而止以功進兵部右侍郎尋進本  
部尚書督師如故時閩中遣使頒詔至欲以江上之師  
受其約束廷議開讀之禮汝霖與國維不可汝霖言主  
上原無利天下之意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功者  
王定論不磨若我兵能復杭城便是中興一半根腳此  
時主上早正大號已是有名較之閩中乘時擁戴奄有  
閩越者規局更難例論千秋萬世公道猶存若其不能  
而使閩兵克復武林直趨建業功之所在誰當與爭此  
時方議迎詔亦未為晚此議出閩使乃返十二月朔



大兵伏內墩國維遣部將趙天祥西渡汝霖軍應之天祥軍在上流汝霖軍在下流兩軍對列

道齊出奪門方國安軍先敗諸將不救汝霖與潛夫王之仁血戰於下流得相持而諸軍氣已沮汝霖憤甚乃乞師於永豐伯張鵬翼宣義將軍裘尙爽仍與潛夫合軍以出國安亦遣兵來會稍有斬獲汝霖終始欲徵用萬良及太湖諸軍以撓之則杭州可不攻而自下乃請封萬良為平湖伯以職方吳易為總督尙寶卿朱大定與錢重為監軍大定親至浙東請期且言嘉善長興吳

魯之春秋卷四傳

七

江宜興皆有密約而瑞昌王在廣德引領以待查繼坤馬萬方皆喁喁也於是督師孫嘉績錢肅樂亦助汝霖請汝霖議由海寧海鹽直趨蕪湖以梗運道又慮二郡可取不可守則引太湖諸軍以為犄角萬良請兵三千人給半月餉汝霖自顧軍不滿千其餉又盡為方國安所奪萬良三疏力請汝霖竭力措餉又無舟乃以兵陸進冒矢石以前幾克德清而德清內應之兵先潰部將徐龍達死之吳易方以軍來會而軍吏以無繼不得不退而渡江浙撫張存仁大出兵攻易則萬良入山自保不敢復出汝霖請急救易以援萬良張鵬翼等尙爽皆

請行而開遠伯吳凱毅然請獨任之行且有日忽有旨

令鵬翼援嚴州凱守温州西征之議遂寢其後大學士陳盟亦助汝霖請乃復議其事益迂緩方國安軍已潰汝霖扈監國航海入閩明年擢東閣大學士加太子太傅會兵長垣分道攻取先後復三府一州二十七縣又明年監國次閩安鎮時國事皆專於鄭彩彩暴橫汝霖每折之以禮彩與定遠伯周瑞交惡汝霖票擬恒右瑞彩積恨之既而彩與義興侯鄭遵謙爭商船當恐遵謙之龔已又明年元夕汝霖自閩安至琅琦守琅琦者彩之裨將李茂也與汝霖奴子爭口汝霖與遵謙兩家同

魯之春秋卷四傳

七

郡相問遺茂即以合謀告彩十七夜彩黨百餘人架至縛汝霖并其幼子沉海中監軍馬星亦被執總兵方簡救之得免兵科給事中陳希友揭參鄭彩殺汝霖逆罪大著宜罪給事中熊曰繪亦草疏入奏皆不報曰繪痛哭竟日去同官鄢正畿簡討崔相監紀推官陳彥皆去官希友知不為彩所容繳印辭去復以母留舟山兵部尙書盧若騰再劾彩殺汝霖罪亦不報星監國駐紹興官職方郎中命監汝霖軍後扈監國駐舟山進監軍道副使從亾居海上星希友曰繪里居皆未詳汝霖國朝



賜謚忠節

外史曰汝霖報國之心九裂不恨然吳鉤在矢飛火狂濤皆鑒其忠全軀橫海之鯨而受制於螻蟻何之何哉

傳第一之三

魯之春秋卷五

海鹽李聿求學

督師三

錢肅樂 子兆恭等

錢肅樂字虞孫號希聲鄞人崇禎十年成進士授太倉州知州豪家奴與黠吏為奸而兇徒結黨殺人焚其屍肅樂痛懲之皆斂手又以朱白榜列善惡人名械白榜者階下予大杖久之杖者日少嘗攝崑山崇明事兩縣民皆立碑頌德遷刑部員外郎丁艱歸南都破閏六月大兵下杭州同知寧波府事朱之葵通判孔聞語納款

魯之春秋卷五傳

十一

即令之葵署府事聞語同知府事肅樂在東吳丙舍聞之慟哭絕粒誓死鄧之貢生董志寧首倡謀起義聚諸生於學宮於是王家勤張夢錫華夏陸宇燧毛聚奎和之即所謂六狂生也遍謁諸鄉老而莫敢應時之葵輸糧於

大兵至餘姚九江僉事孫嘉績吏科給事中熊汝霖已起兵之葵以道斷回郵肅樂於是夜輿至城東觀變是日孫嘉績以書來約其門下士吏科都給事中林時對為之後繼次日時對謀之諸鄉老終莫應志寧等皇皇計無所出宇燧故與肅樂同研席相善途中聞肅樂至



大喜挽之入城途遇志寧遂定謀發使以十二日集紳士於城隍廟諸鄉老相繼集之葵聞語亦馳至時諸人皆未定意離席降階迎而肅樂遽碎其刺拂衣起百姓聚觀數千人有戴爾惠曰何不奉錢公起事觀者齊聲應之舉手互相招遂擁肅樂入巡按署俄頃海防道二營兵暨城守兵皆不戒而至肅樂以墨縷視師之葵等乞哀於百姓百姓爲之請乃釋之總兵王之仁在定海已納款鄞之太僕少卿謝三賓亦已納款蠶害肅樂所爲乃貽書之仁謂滄滄訛說出自庸妄六狂生而一稚紳和之將軍以所部來斬此七人事即定矣某當以千

魯之春秋卷五傳

二

金爲壽肅樂時年未四十故有稚紳之誥會肅樂亦遣華夏與諸生倪懋熹以書貽之仁勸其來歸之仁兩答書約以十五日至鄞而密語懋熹令具燕犢三賓不知也方以爲殺此七人在旦夕屆期之仁至城東請諸鄉老大會於演武場坐定之仁出三賓書對衆朗誦三賓遽起欲奪之仁變色因問肅樂曰是當殺以祭蠶否語未畢長刀夾三賓而下三賓哀號跪階下請輸萬金以充餉乃釋之時蘇松僉事沈宸荃與江上僉事馮元颺亦起兵於慈溪自鄞慈合兵聲勢響應之仁既以關內鎮兵至而關外總兵黃斌卿亦遣將以舟山鎮兵至

兵張名振亦以石浦鎮兵至知慈溪縣事王玉藻知定海縣事朱懋華知奉化縣事顧之俊推官羅心樸袁州佐姜圻皆以兵餉來會肅樂令心樸城守以刑部主事莊元辰助登陴焉肅樂以十八日奉箋迎魯王監國二十八日再奉箋勸進七月十一日會師西興監國途中加肅樂太僕寺少卿既至加右僉都御史督師營於瓜瀝肅樂四疏辭新命力言爵賞宜慎不可蹈福王覆轍濫予名器因固請以原銜署事並辭諸弟姪之從軍授爵者時浙西府州縣並起兵蘇松嘉湖列營數百杭州孤懸

魯之春秋卷五傳

三

大兵守杭州出攻平湖平湖之起兵者陸清源倪長圩皆書生不習軍事肅樂請兵由海道急援以爲浙西首尾應不報十月督師大學士張國維約諸營連戰十日肅樂與諸營斬獲皆有功而第七戰尤捷是役也前鋒鍾鼎新用火攻首擊緋衣大將一人諸將呂宗忠等各斬數十級俞國榮等直抵張灣取軍械以歸未幾而分地分餉之議起正兵取正餉義兵取義餉方國安尤暴橫并奪義餉肅樂所派鄞奉二縣義餉國安檄二縣不必支應蓋爲王之仁地也肅樂兵無餉屢疏入告監國不能詰但以十捷功擢副都御史肅樂疏言臣都臣臣



因臣起義兵桑梓膏血一空曾莫之救而今日遷官明日加級是臣無惻隱之心也沈宸荃陳潛夫之才畧機謀方端士之勇官階並在臣下而臣反受賞是臣無羞惡之心也臣部將鍾鼎新等斬級禽獲之事皆出其力臣以未得取杭州不欲為請殊擢而臣自受之是臣無辭讓之心也臣少見史冊所載冒榮苟祿惡之若仇而臣自蹈之是臣無是非之心也又言臣近者十道並舉冀杭城可復聞主上起行中廷盼望捷音不能定坐而臣終不能絕流而渡臣今不能入杭誓不再受一官監國不許而閩中頒詔之議又起時唐王即位閩中以詔

魯之春秋卷五傳

四

來督師大學士張國維督師熊汝霖以唐魯皆列宗藩非有親疎之分同舉義兵非有先後之分今日之事成功者王若一稱臣於閩恐江上諸將皆須聽命於閩則監國之號令不行因議卻之肅樂與督師大學士朱大典議以大敵當前而同姓先爭豈能成中興之業即權宜稱皇太姪以報命未為不可若我師渡浙江向金陵大號非閩人所能奪也議大不合其後卒從國維等議而國安之仁諸師忌肅樂與大典遂謂肅樂不受副都之命為懷貳於閩肅樂不得已鬱鬱就官而餉仍不至監國以內臣客鳳儀李國輔兼制軍餉肅樂力言中官

不可任外事於是國安之仁既惡肅樂而內官又從而梗之肅樂至四十日無餉軍士感肅樂忠義至行乞於道而不散肅樂連疏乞餉數十上而餉終不至又上疏言國有十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賢人肥遯不肯攘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宗社謚贈廕卹未協輿情勅部改正遲久未上二也外戚張國俊權傾中外共指神叢三也臺省直諫發言盈廷無俾羣枉四也朝章令甲委諸草莽五也狎邪小人借推戴以呈身闕茸下流冒舉義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息同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七也咫尺江波烽煙不息而越

魯之春秋卷五傳

五

城裏衣博帶滿目太平譙笑漏舟之中回翔焚棟之下八也所與託國者強半宏光故臣鴟鳥怪鳴東徙尤惡飛蛾滅燭至死不改九也此猶枝葉也請言根本七月雨水廬舍漂沒以水死瀕潮衝入西成失望以饑死執干戈以衛社稷以戰死文武衙門絳票赤紙一日數至以供應死越人衣食取辦於舟楫調發既多民皆沈舟束手以無藝死比戶困於誅求此營未去彼營又來以財死富室輸財亦以義動之非有罪也而動加榜掠牢囚以刑死大兵所過沿門供億怒罵及其婦女以辱死甲獻乙之貨丙報丁之怨百毒齊起以憂怨死今竭小



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將合藩鎮之兵馬不能衛小民之一髮凜凜乎將以法死由前九亡并此而十若不圖變計臣不知稅駕矣時國俊外仗方王內與客李二奄比而馬阮在方營遙相呼應見肅樂疏恨甚國俊與大學士田仰飽兼金引謝三賓以禮部尚書直東閣相與其擠肅樂監國進肅樂兵部右侍郎再疏力辭不許肅樂以無餉與督師孫嘉績連名請以兵歸開道伯吳凱又不許令移兵守滙海而餉終無所得疏言臣兵不得不散臣舉義以來大仇未復終不敢歸廬墓散兵之日願帥家丁數人從軍自效監國慰留之而方王

魯之春秋卷五傳

六

益蜚語以爲其將棄軍逃入閩初閩詔之頒浙也并賜倡義諸臣勅命加以官爵肅樂奉表稱謝遂爲諸帥口實甚且有令壯士劫去肅樂首者肅樂聞之乃棄軍拜表即行言臣從今披髮入山永與世辭主上請加蹤跡斷不入閩以遭殄滅遂之温州避人監國得表知不可留令往海上向藩臣黃斌卿鎮臣張名振共取道崇明以復三吳斌卿以舟迎之入舟山進吏部尚書兼理戶部事肅樂亦不受不一月而江上破先是閩中有使召之肅樂以江上之嫌不赴江上破肅樂由海道入閩請急提兵出關不可退入廣東并陳越中十弊以爲戒唐

王優詔答之以右副都御史召甫下而閩中又破肅樂避難福清隱於文石海壇間與諸弟無所得米採山薯爲食祝髮爲僧已而聞建國公鄭彩扈監國至鷺門來往諸山島間禡牙舉事丁亥六月監國至琅江肅樂入朝監國大喜時馬思理熊汝霖入閣彩署兵部事彩舉肅樂自代監國授肅樂兵部尚書肅樂請以侍郎署部事不許肅樂上疏言兵部之設所以統理羣帥歸其權於朝廷今雖未能盡復舊制然當申明約束使臣得行其法不相凌辱可乎國家多難大帥往往揜敗爲功以致日壞江干王之仁報捷諸書其餘習也臣願海上諸

魯之春秋卷五傳

七

臣持勿欺二字以事主上可乎臣在化南有感臣忠義願攜貲來投者有願奪降臣家財以充餉者聚之可數百人臣亦不敢私以自衛藩臣入關當驅臣兵爲先鋒但願諸將稍存部臣體統一切爭兵并船不相加遺以爲朝廷羞可乎叙功之舉往往及官不及兵誰肯致死臣請凡兵有能獲級奪馬者竟授守把等官可乎又言近奉明旨江上之師病在不歸於一今宜以建國公彩爲元戎登壇錫命平夷閩安蕩湖諸鎮此建國左右手令其選擇偏裨或爲先鋒或爲殿後合而爲一弗令異同如鄴下九節度之師其次則編定什伍弗令雜然而



進雜然而退孟浪以戰並得旨允行又疏言前疏委任建國則兵出於一矣復命建國挑選敢死善戰之士不論某營某營另為一軍自今一切封拜暫行停止懸金印於此令曰有能將建國公彩挑選之兵先鋒破敵不論守把等官即以印佩之議者曰不然各藩以私錢養其私兵孰肯令其挑之以去肅樂又曰無已則改前法令自建國以下六大營每營挑選敢死善戰之士另為六軍懸金印六於此令曰有能將本營挑選之士破敵者不論守把等官各以印佩之監國以為然後鄭彩等以其軍連破郡縣三十餘城兵威頗振兵部侍郎林汝

魯之春秋卷五 傳

八

蕭都御史林奎皆起兵而浙東山寨亦各起兵遙應前此六狂生家居者謀取寧紹台諸府與肅樂為犄角之勢復為謝三賓所告而死肅樂又疏薦劉沂春為右副都御史吳鍾巒為通政使沂春鍾巒猶不起又貽書曰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美蓑裳司徒子女猶知君父東海婦人尚切報仇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人翻然就道而唐王遣臣無不出矣又因福州之敗請卹宗臣統緒及諸將葉儀等以鼓忠義明年監國次閩安肅樂請置史官訪求隆武事跡二月進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疏辭者四面辭者三終不許與馬思理同入直肅樂每

日繫河楫於駕船之次票擬章奏即於其中接見賓客票擬封進牽船別去匡坐讀書其所票擬亦不過上疏乞官部覆細小之事大者則鄭彩主之監國亦不得問也先是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寧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第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舟中國公肅樂貽書曰將軍獨不聞宋末乎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舟中乎後世卒以宋祚歸之而況於不為宋末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人也以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遂詣鄭彩降彩欲使私人守之中藻不可彩反掠其地

魯之春秋卷五 傳

九

肅樂與劉中藻書不直彩而書為彩邏者所得彩恨甚以為肅樂樹外援以圖之朝見之次故誦肅樂書中語以動肅樂肅樂甚憂之當是時彩以下稱大營者六平侯周鶴芝同安伯楊耿閩安伯周瑞義與侯鄭遵謙蕩伯阮進定遠伯鄭聯兵亦無相過皆惡彩之專顧彩益橫不與諸營協力及彩殺熊汝霖鄭遵謙而逆節大著肅樂每入朝流涕不止監國亦為之潸然及連江失守肅樂憂憤而卒於琅江年四十二監國聞之震悼輟朝三日賜祭九壇親製祭文祭之贈太保謚忠介廕一子子兆恭應尚寶司丞己丑閣部劉中藻在福安



招之城破走舟山庚寅卒於舟山肅樂卒越六年尙寶卿葉進晟葬之福清黃蘗山中進晟福清人大學士向高孫以應官尙寶司丞監國改簡討初肅樂之起兵也其外舅曰董允遠其胞弟曰肅圖曰肅範曰肅遜從弟曰肅繡曰肅文曰肅度從子曰克恭皆以從軍功監國授監紀推官肅樂固辭不受光遠鄞人以白衣參軍事破家輸餉後監國授監紀通判肅樂之温州光遠自縊死肅繡字文卿於諸弟中最驍勇江上出戰挺身直前嘗中利刃腸出不及納一手攬之權鬪不止卒連斫二人仆地始得還營一軍皆驚而肅繡意氣自若積功甚

魯之春秋卷五傳

十一

多不願文職授參將其後卒於家肅圖字肇一號退山肅範字錫九號箕仲肅遜字兼三肅文肅度克恭皆隨肅樂展轉閩浙朝監國於瓊江時從員缺落監國授肅圖御史肅遜職方主事肅範中書舍人入典制誥已而肅樂請置史官以紀起居首輔馬思理薦肅範入史館授院簡討肅圖見鄭彩專政一無所展乃佐肅樂召募義勇聯絡山寨及肅樂卒遺言弟兄皆當避禍歸里克恭先卒肅文肅度乃歸肅圖肅範會閣部劉中藻守福安招之乃至福安中藻奏肅範兼兵科給事中而遣肅圖出城募兵未幾

大兵圍福安肅範助城守凡六月

大兵乃屯於郊而專待其糧盡肅圖遣人縋城入見肅範復書曰吾兵狃利足以一戰但枵腹枕戈勢焉能久城中望援以刻為歲南望草飛塵起謂此援兵來也聞風聲鶴唳謂此援兵來也如此又有日矣而卒寂然吾惟一死待之而已城破肅範望百辟山嘆曰此宋少帝入海處也賦絕命詞甫投繯

大兵至被執不屈死其僕張貴亦從死肅圖乃從亡至舟山肅樂幼弟肅典字叶虞起兵時以年少未與丙戌從諸兄浮海庚寅與肅圖肅遜共保舟山監國始授監

魯之春秋卷五傳

十二

紀推官辛卯舟山破肅遜肅典間道歸肅圖被執不屈臨刑監刑者熟視忽釋之非所望也甲午兵部侍郎張煌言監定西侯張名振軍入長江肅遜肅典間道赴之師退而歸乙未舟山復為海上所有肅遜肅典復赴之潛行中土結內主之助丙申

大兵再下舟山肅遜肅典先期渡海告警追騎至肅遜脫走肅典被執或欲脫械導之走肅典乃昂首嘆曰吾亦安可頗辱哉謝之七月十一日執至鄞之三江口不屈死肅遜乃挈眷居崑山思得間道為入海計己亥煌言又入長江肅遜又從之兵敗肅遜嘔血數斗大呼不



絕而卒肅圖見兄弟相繼殉國聞監國薨於臺灣鬱鬱不得志而故國故君之感未嘗一日去諸懷以子潛恭為肅樂從其後肅圖老而益貧攜潛恭出而索食每至江上恫恍四顧哭而謂潛恭曰此汝嗣父太保大學士忠介公故營所稱瓜瀝軍者也此故太保大學士忠襄孫公營所稱龍王堂軍者也此故大學士沈公營所稱盛嶺軍者也此故大學士熊公營所稱湖山軍者也又一營介乎龍王堂盛嶺之間故吏部侍郎章公軍也又一營在潭頭最與方國安營相近者故都御史寧紹台道于公軍也此則所謂瓜里六家軍者也其夾瓜瀝左

魯之春秋卷五傳

三

右而營者故錦衣徐公啟睿及余之支軍也其夾龍王堂左右而營者故都御史林公時對駕部屠公獻宸及故都御史黃公宗羲之軍也其湖山小營則故御史餘姚長官王公正中之軍也其盛嶺小營則故御史慈谿長官王公玉藻之軍也此皆六家軍之麾下也其獨當小壘者故義興侯鄭公軍也其下莊一帶者大理陳公潛夫軍也其造駐龕山一帶者故都御史朱公大定平吳伯陳公萬良職方查公繼佐軍也其控富陽桐廬而軍者故少傅大學士張公營也則又憤怒而言曰此逆帥方國安營所稱七條沙軍者也此故與國公王

之仁營所稱西陵軍者也語至此必噉然而哭其後肅圖卒於家記肅圖語於肅樂傳後以見江上諸營之梗概云肅樂

國朝

賜謚忠節

外史曰肅樂嘗夢日墮其手以手扶之稍稍上而卒不交日漸小漸晦卒隨臂而下國祚之不支何其適與夢相符耶蓋忠臣義士之志乾坤之正氣故神明與天通而寤寐之間先為呈告成亥之際流離顛沛歷臣人未嘗之苦而卒不變其初心亦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事

魯之春秋卷五傳

三

之不濟夫豈不驗之夢歟



傳第一之四

魯之春秋卷六

海鹽李聿求學

督師四

沈宸荃 父茂脩

章正宸

于 頴 來方燁等

沈宸荃字友蓀號彤菴慈谿人崇禎十三年成進士授行人十五年同考順天鄉試旋奉使祭部臣蔡思允蔽使事而京師陷福王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視中城上疏言歸汝青海死守紳士土民團結寨堡宜差授官以收拾河北又言當今大勢宜居重江陵如陸遜之拒漢

魯之春秋卷六傳

以暹川蜀以為第一重藩籬其次自襄樊蕪黃東徹宿楚如南宋之守淮東西以為第二重門戶而江楚運軍江北北上諸軍胥宜練以實伍又今歲入銀六百餘萬兩淮徐四鎮暨督師餉業已二百四十萬楚一藩四鎮二督二撫江一督二撫三鎮國營操江守陵浦口京口費復不減淮徐國初下金陵康茂才充營田使今宜酌屯政又陳五事曰破方隅以和臣衷端品望以立臣模礪廉潔以清臣操殫心力以供臣職息凌蹙以安臣分皆切時病九月論羣臣醜正黨邪請王臥薪嘗膽報君父大讐且言麥飯不得洒山陵何以錦衣玉食土宇不

得歸版籍何以廣廈深宮今日西北風塵尚有東南託足儻東南復烽火更稅駕何地因以節儉之說進又言叙功濫而將領胥橫金曳玉監紀多而破甑胥崇階顯秩請乞贈廕盛而羽林胥監無駐足地願割恩裁斬十月薦詞臣黃道周劉同升葛世俊徐汧吳偉業等又言今經略山東河南者王永吉張縉彥也永吉失機先帝拔為總督擁兵近甸不救國危縉彥官部曹先帝驟典中樞乃率先從賊即加二人極刑不為過陛下屈法用之而永吉觀望逗遛縉彥狼狽南竄死何以對先帝生何以對陛下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亦當案至都城既陷先帝賓天守土臣皆宜厲兵秣馬俟新君復讐賊塵未揚願先去以為民望如河道總督黃希憲山東巡撫邱祖德尚可容偃臥家園乎疏入謙祖德皆命逮泊永吉縉彥不罪又陳禦敵實策下所司議行至日郊天中旨改期明年宸荃言洪範天人感應之理及體元行政之事以明祀天不可緩不聽又以歲久旱陳五行變沴之應直劾馬士英蠱罔悞國狀王怒議辟之廷臣交章爭救明年出為蘇松兵備僉事未赴南都破宸荃歸與同邑江上僉事馮元應起兵迎魯王監國擢右僉都御史督師營於盛嶺軍容整肅屢閉門誅毫擾尋進

魯之春秋卷六傳

得歸版籍何以廣廈深宮今日西北風塵尚有東南託足儻東南復烽火更稅駕何地因以節儉之說進又言叙功濫而將領胥橫金曳玉監紀多而破甑胥崇階顯秩請乞贈廕盛而羽林胥監無駐足地願割恩裁斬十月薦詞臣黃道周劉同升葛世俊徐汧吳偉業等又言今經略山東河南者王永吉張縉彥也永吉失機先帝拔為總督擁兵近甸不救國危縉彥官部曹先帝驟典中樞乃率先從賊即加二人極刑不為過陛下屈法用之而永吉觀望逗遛縉彥狼狽南竄死何以對先帝生何以對陛下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亦當案至都城既陷先帝賓天守土臣皆宜厲兵秣馬俟新君復讐賊塵未揚願先去以為民望如河道總督黃希憲山東巡撫邱祖德尚可容偃臥家園乎疏入謙祖德皆命逮泊永吉縉彥不罪又陳禦敵實策下所司議行至日郊天中旨改期明年宸荃言洪範天人感應之理及體元行政之事以明祀天不可緩不聽又以歲久旱陳五行變沴之應直劾馬士英蠱罔悞國狀王怒議辟之廷臣交章爭救明年出為蘇松兵備僉事未赴南都破宸荃歸與同邑江上僉事馮元應起兵迎魯王監國擢右僉都御史督師營於盛嶺軍容整肅屢閉門誅毫擾尋進



兵部左侍郎兼副都御史督師如故方國安師潰劫監國以行監國得脫宸荃亟見監國勸曰事迫矣昔宋高宗繇大澗口出海仍引而南展轉牡礪灘金鼇間請循剡山詣海門庶天獲悔禍協金鼇吉識乃扈監國航海丁亥至長垣進工部尚書師深入所在應響福州屬縣皆下之惟省城未下欲再出師為鄭彩所妒明年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加太保又明年閩地盡失宸荃扈監國駐舟山脩城築敵樓練水師列巨舶東南水門外又聯絡玉環金塘沈家門以聚穀積時監國起故大學士張肯堂輔政宸荃以肯堂者德宿望讓為首揆

魯之春秋卷六傳

三

辛卯八月聞

大兵由三道出將攻舟山定西侯張名振議奉監國親搗吳淞以為舟山牽制宸荃不可名振曰蛟關天險一軍拒之必不能猝渡乃強宸荃同行甫發大兵乘天大霧而渡蕩伯阮進戰死舟山遂破宸荃聞之頗咎名振恃險輕出以致敗名振無以應明年正月扈監國至中左所尋居金門宸荃艤舟南日山遭颶風沒於海其父茂脩家居當事齟齬之茂脩亦強直不能加害宸荃每思親輒吟詩詩罷慟哭聞者莫不憐之後茂脩卒於家宸荃

國朝

賜謚忠節

外史曰宸荃在南都請守藩籬以固堂與尚屬空言在海上攻克州縣幾幾乎有實效矣奈何鄭彩專政嫉其所為不克復振悲夫在昔文信國提孤軍角逐於萬死一生之中空坑之敗其進止固得自由未有一切大臣聽命於武夫不得一置可否而卒以敗亡言之可為浩歎者也其沒於海也或曰名振覆舟沈之以弭謗傳聞異辭矣

魯之春秋卷六傳

四

學行崇禎四年成進士由庶吉士改禮科給事中疏言陛下洞照羣情有先事為察之哲鈴東百辟有以力勝殘之威登咸三五有其臣莫及之聖合聖意者為忠良出睿算者無改變求治愈急而愈遠惟語默動靜之間日求放心以周孔仁義為必當遵以管商富強為必當黜以臣鄰吁咈為必不可厭以億兆耳目為必不可欺謹喜怒之端灼善惡之別則太平可致報聞溫體仁力援王應熊入閣廷推閣臣應熊以望輕不與帝特命入閣輔政正宸上言應熊見擯廷推何緣特簡今事因多擾變以刻成綜核傷察宜存渾厚奈何復使很傲之人



與贊平明之治哉應熊為人強復自張縱橫為習小才足以覆短小辯足以濟貧一旦大用必且芟除異已圖去善良報復恩讐混淆毀譽况狼籍封靡倫於市行願收還成命別選忠良且訛言謂左右先容由他途以進使天下之人薰心捷足之徒馳騁而起為聖德累不小帝大怒下獄拷訊御史米助國金光宸龔廷獻給事中范淑泰吳麟徵傅朝佑論救皆不聽竟削籍歸九年冬有詔起廢召補戶科給事中正宸因言起廢旨屢下而與臣同列名若詞臣劉必達楊世芳等已死乞勅所司連舉帝納之又上言方今大臣持祿養驕刻深難犯揣

魯之春秋卷六

五

摩宮府張設瓜牙知護一官小臣習為恬默冀以自完盱豫邀求隨機觀望知護一身通國臣僚盡為聲名利祿無一人為陛下者陛下以孤危之身居臣民之上受人欺給變兆百出臣竊傷心語皆風體仁十一年五月藥廠災壞公私廬舍無算正宸言火於五德為禮禮教不脩火災乃見陛下臨御初未以沽名市德疑大臣頃大臣救鄭三俊錢謙益忽為是言是一無禮也史堃下吏疏辨抵稱時局思籍眾口文一無禮也朝廷每一番令甲輒增一番私營如吏部郎張樵芳以不謹被黜巧借城工復職非陳啟新任怨抄參則考功之法可以金

錢贖矣又一無禮也災異頻仍聖心憂憫而戶部主事李鳳鳴謂善言不可退災星亦一無禮也帝是其言時廠衛務羅織人罪而巡捕武弁從而效之正宸言京師死刑視四方獨多其決處視四方又獨速請申飭廠衛巡捕官帝令司巡捕者回奏氣勢少衰十四年屢遷吏科都給事中周延儒再相中外仰望丰采而門多雜賓正宸其門生也獨不肯附會十五年正旦朝會帝進延儒等揖之待以師傅禮正宸因言陛下隆禮閣臣閣臣宜積誠以格君心不與中官作緣不憑恩怨起見不以寵利居成功不以爵祿私親暱語皆風延儒及宣大缺

魯之春秋卷六

六

總督延儒欲用宣府巡撫江島緒正宸持不可吏部希延儒旨用之正宸復劾其行賄事帝不納延儒欲起江陵知縣史調元正宸止之延儒再召頗得馮銓力欲以守涿功復其冠帶正宸與金光宸力爭事遂寢尋詆兵部尚書陳新甲奸邪薦李繼貞李邦華史可法孫傳庭可代及松山師覆請先正中樞破壞之律然後正行間失陷之條新甲遂獲罪既而會推閣臣失帝意謫成均州福王立召復故官疏請亟檄四鎮分渡河淮與江北山東協力互為聲援且請縞素率師駐蹕淮上時不能用內傳張有譽為戶部尚書正宸以有譽雖有望而中



旨不宜出抗疏力爭有譽卒以廷推用魏國公徐宏基等公疏薦張捷命下部議并議前戶部主事鄒之麟前御史張孫振劉光斗起用正宸分別論諸人稍寬捷而力詆之麟孫振光斗馬士英不悅擬論詰責回奏上獲免尋以安遠侯柳祚昌薦起用阮大鍼正宸又力爭且曰朝廷如此舉動邸報流傳見臣姓名尚挂仕版必相顧駭愕謂負掖垣職掌萬死何辭乞先放臣歸里士英等忌正宸居言路遂用為大理寺丞已見國事日非請假歸南都破同里諸生鄭遵謙起兵諸紳士皆不應遵謙見正宸曰願先生出共治軍事無不濟正宸曰此

魯之春秋卷六傳 七

先師屬望於熊給事也予何敢後乃出諸紳士亦出正宸募兵另為一軍迎魯王監國擢僉都御史督師營於龍王堂盛嶺之間已而無餉乃散軍遷吏部左侍郎署部事時田仰作奸謝三賓賂外戚張國俊得禮部尚書驟入閣正宸爭之田仰若弗聞焉者正宸憤甚遂不視事乞歸田不許江上師潰正宸溺水不死自磨又不死棄家為僧不知所之  
外史曰正宸正色立朝以親君子遠小人為立國之基不以小朝廷少有寬假故與羣小爭射斷斷猶冀稍延國命而無如北都有溫王南都有馬阮東浙有田謝欲

有為於其間得乎卒以高蹈不返亦夷齊箕子之儔歟于頴字頑長號瀛九金壇人崇禎四年成進士累官工部員外郎出知順德府調西安府罷歸尋復起工部郎中出知紹興府有功水利循聲大著事左都御史劉宗周執弟子禮甚恭福王立遷分巡寧紹台道南都破馬士英以太后至浙宗周泣謂頴曰事乃至此若非斬士英無以收既潰之人心時潞王在杭州頴再上疏請誅士英不報宗周曰明府竟申大義於天下可矣頴自以外臣未敢擅殺不果行潞王定議降頴與宗周渡江而東宗周絕食頴亦入雲門山中觀變會諸生鄭遵謙起

魯之春秋卷六傳 八

兵遣人迎頴頴馳至望城哭城中人曰于公來吾事濟矣初頴密使指揮朱壽宜朱兆憲募兵是日各帥師至而副將劉穆募兵五百至參將郭維翰都司金裕募兵五百至守備許耀祖以官兵五百至指揮武經國募兵六百至員外郎來方燁推官來集之亦各以兵至頴以小舟之蕭山新署知縣陳瀛出謁頴執之  
大兵之使以榜至頴又執之鳴鼓會眾誓於都亭時閏六月十三日也魯王監國駐紹興擢按察使行巡撫事進僉都御史督師頴軍營於漁浦以百人夜赴固陵前遣諸生莊則敬等以江船百餘艘至



大兵在西岸未之知也。頴兵無甲，乃借絮衣於固陵之民，各一衝潮徑渡。蕭人沈振東爲之導，盡驅西岸之船而東至中流。

大兵知之，則無所得。船頴軍上東岸，遂畫錢塘江而守。一軍扼潭頭，一軍扼橋司，一軍扼海門，一軍扼七條沙。大兵拽內河船百餘於江，又札木排填土，擬東渡。頴復遣陳勝等破其舟，會風大作，木排亦飄散。頴謂諸將曰：「杭州已有重兵，攻之不易，莫若於下流由橋司入海寧，出海鹽以通太湖。上流由潭頭入富陽，通餘杭，以扼獨松關。昨聞海寧兵已起，而富陽道梗，不可坐視。時新署

魯之春秋卷六

九

知縣郎斗金守富陽，頴遣劉穆夜襲之，遂通餘杭之道。故餘杭知縣卽若濬與瓶窰前副將姚志卓來會劉穆，駐師清風亭以爲援。

大兵突至，破富陽。義士劉肇勳等死之。王宗茂、阮維新等方戰，頴自漁浦渡江，救之。富陽復定。武寧侯王之仁惡頴，一日會於潭頭，語次之仁拔劍擬頴。馬士英以身蔽得免。頴三疏辭官，不許。已而聞

大兵且自海道至，頴乃移營於三江口。頴連疏陳危急，而江上師潰。監國航海，頴扈從不及。由海道還，里黃冠杜門不出。而卒方燁、蕭山人天啟五年成進士，授驗封

主事。崇禎十年，東廠獲一男子，爲福寧巡道會櫻行賄

謀遷職，詞連方燁。帝怒，下獄，得雪。復故官，陞員外郎。監

國進太僕少卿。集之字元成，方燁從弟。崇禎十二年，成

進士，授安慶推官。安慶受張獻忠蹂躪，集之苦心調劑，

左良玉兵下，遠近震恐。集之支持得所，安慶得無恙。福

王立遷職，方主事監國，擢兵科給事中。志卓字子求，錢

塘人。省城降，志卓與臨清知州金堡及張起芬、方元章

起兵，破餘杭。餘杭不守，復會頴軍破富陽。八月，會督師

大學士張國維克於潛。十二月

大兵圍之，元章戰死。起芬被執死。志卓敗走，監國授志

魯之春秋卷六

十

卓左都督進封仁武伯，命守分水堡。入閩，唐王遙授志

卓官亦如監國之命。堡請勅印聯絡江上義師，堡至江

上方國安執之。志卓乃求救於太僕少卿陳潛夫。潛夫

謂國安曰：「堡與志卓起義，建功人所共知，且許其迎家

屬渡江。今胡乃爾國安曰：「閩中鄭芝龍有書來，必欲殺

之耳。蓋堡入閩，勸唐王棄閩，幸楚。謂芝龍不可恃也。遂

爲芝龍所惡。國安因出芝龍書示潛夫，且云：「我縱其去，

勿入閩。若入閩，我必追殺之。不然，無以取信於芝龍也。」

潛夫出以告志卓。志卓告堡，堡曰：「我必入閩，繳勅印，遂

行。明年監國命志卓出廣德，接平。伯陳萬良於浙西



其議甚廷志卓未行而江上師潰十月志卓破江山  
 大兵擊之兵敗遁入處州十一月出玉山其兄志元被  
 執死志卓得脫乃入海丁亥朝監國於長垣募兵於閩  
 還入山寨遷徙無常其後軍容復振甲午夏復入海攻  
 崇明不克死之起芬監國授都督元章授副總兵起芬  
 被執至錢塘懸之樹間射殺之起芬未嘗讀書臨刑有  
 句云頭能過鐵身方顯死不封泥骨亦香人咸異之  
 外史曰頴守紹興及兵備浙東政事歷歷可考而遺愛  
 尤在水利至畫江而守正兵為方玉義兵為孫熊數家  
 頴以守土臣參處其間悉力支柱幾遭不測之禍矣已

魯之春秋卷六傳 十一

亥海師入江京口失守士大夫雲集其營頴獨避之山  
 中噫亦知時事之不可為矣

傳第二

魯之春秋卷七傳

閣臣

方逢年 宋之普等

馬思理 劉

張肯堂 蘇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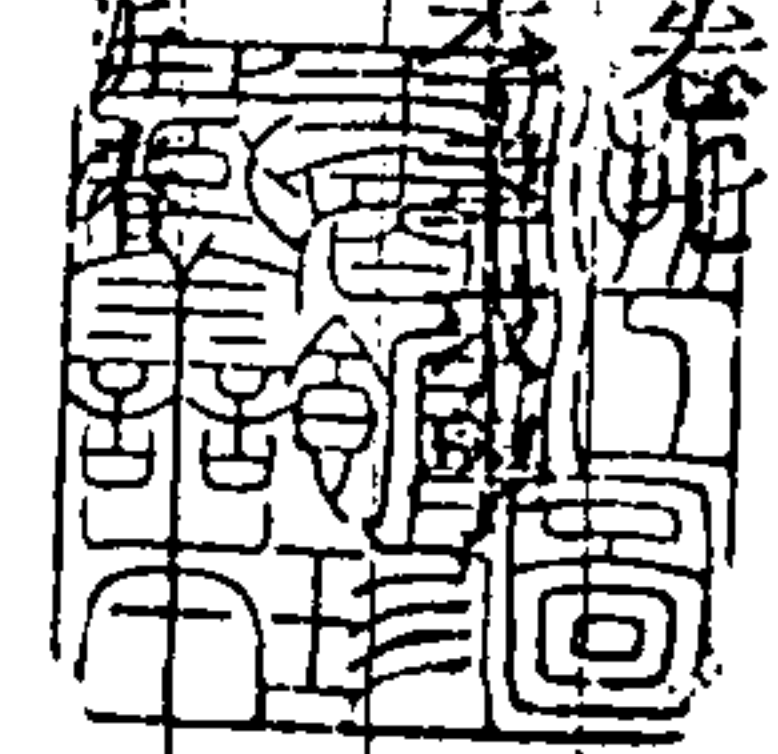
朱繼祚 林眉等

劉中藻 連琪

明太祖罷丞相政歸於部而以學士備顧問成祖簡翰  
 林直文淵閣參預機務有歷升至大學士者然內外章  
 奏宸斷居多閒以咨訪方効裁決仁宗嗣位殿閣諸大  
 學士皆晉尚書保傅品位既崇與六尚書埒而政胥閣

魯之春秋卷七傳 一

要其權獨尊世宗時赫然壓制六部特不居丞相名耳  
 然終明之世國家治亂政事得失皆係宰輔賢邪可不  
 慎哉浙東閣臣關葺驟直幸有督師於外者死國難不  
 然綸閣真穢地矣顧自江上師潰以後雖攻克郡邑不  
 下三十餘城而以海水為金湯舟楫為宮殿處陸者惟  
 舟山二年海船中最苦於水清晨洗沐不過一盞船大  
 週身穴而下兩人側臥仍葢所下之穴無異處棺中也  
 御舟稍大名河船其頂為朝房諸閣臣議事在焉落日  
 狂濤君臣相對亂礁窮島衣冠聚談是故金鼈桶火零  
 丁飄絮有未罄其形容也直閣者之死靡他有文信國





之志矣作閣臣傳第二

方逢年字書田號獅鬚遂安人天啟二年成進士選庶  
吉士改編修四年典湖廣鄉試發策有巨璫大蠹語魏  
忠賢大怒貶三秩調外御史徐復陽希指劾之削籍為  
民崇禎初起原官累遷右庶子充經筵講官七年擢南  
京祭酒召為少詹事進禮部右侍郎充重脩光熹二宗  
實錄副總裁十一年詔廷臣舉邊才逢年以汪喬年應  
未幾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輔政其冬刑科奏摘  
參未完疏逢年以犯贓私者人亡產絕瓜蔓親戚遂輕  
擬以上而帝意欲罪刑部尚書劉之鳳責逢年疎忽逢

魯之春秋卷七傳

年引罪即罷職福王時起原官不應召魯王監國遣司  
禮監陳進忠行人顧朱三召之始應命拜文淵閣大學  
士方國安與督師朱大典爭餉致構兵逢年遣子成邦  
往解之唐王立於閩改置浙東官吏逢年遣閣部黃道  
周書曰監國首建義旅於越一隅奪自敵手約均高皇  
帝子孫成功者王宜先大義而後私國若江東不守仙  
霞嶺豈一丸不可封哉唐王乃召還官吏遣使陸清原  
賚銀十萬助軍勅稱皇太姪監國魯王授逢年行在大  
學士馬士英在國安營謀入朝諸臣共詆拒士英喉國  
安疏參聞有黃道周浙有方逢年皆東林遺黨表裏誤

國將為閩浙患逢年五疏乞休慰留之監國航海逢年  
追扈不及與國安走台州欲入閩道遇

大兵逢年急入善法寺將自縊被執與國安同降又以  
蠟書上唐王言兵且至宜早為備及延平破搜得其蠟  
書遍閩狀與國安同棄市監國至越首先入閣者為宋  
之尊之普以望輕乃起逢年八月田仰入十月陳盟入  
十二月謝三賓入之普沂州人崇禎元年進士官給事  
中疏劾同官袁愷帝從其言又順謝陞指許奏同官詹  
譽卿把持朝政譽卿遂削籍由是士論薄之監國擢東  
閣大學士司票擬未幾謝事去仰廬陵人萬曆四十一

魯之春秋卷七傳

年進士福王時官右僉都御史巡撫淮南阿附馬士英  
南都破浮海至越潛通內侍遂與逢年同輔政加東閣  
大學士盟字雪灘富順人與逢年同年成進士選庶吉  
士改編修福王時擢少詹事進吏部右侍郎太僕少卿  
馬紹愉陸見語及陳新甲主款事王曰如此新甲當卹  
廷臣無應者獨盟對曰可因命予卹且追罪嘗劾新甲  
者給事中陳子龍李清交章力辨事獲已南都破盟走  
越監國拜東閣大學士督師熊汝霖請援平伯陳萬  
良為人所阻盟助汝霖力請乃復議別遣舟山石浦之  
兵由海道進又令仁武伯姚志卓出廣德其議甚迂緩



未行而江上破盟無家可歸削髮為僧不知所之三賓  
鄞縣人天啟五年進士崇禎中官御史加太僕少卿歸  
大兵下杭州三賓先降及督師錢肅樂起兵總兵王之  
仁反旆欲殺之以祭肅三賓哀跪階下請助餉乃赦後  
田仰與外戚張國俊及內侍表裏為奸三賓陰行賄賂  
得禮部尚書驟加東閣大學士江上破三賓與之普仰  
及尚書蘇壯同降壯濮州人崇禎四年進士累官河南  
分守道以守汴功進秩賜銀幣監國授刑部尚書

外史曰之普與仰及三賓在思陵時或阿附奸臣或隱  
匿賊贓其卑鄙有不足道者若逢年負盛名於當時不

魯之春秋卷七傳

四

謂末路亦若斯雖欲希踵陳盟有不可得者君子所以  
貴晚節也

馬思理字達生長樂人天啟二年成進士授烏程知縣  
下車即與民約催科給單遞比歷各鄉宣諭示勸懲新  
學宮葺橋梁纂邑乘百廢具舉歲游饑拮据荒政多方  
蠲賑日以窮民為念崇禎初擢給事中三年十一月賊  
陷河曲由總兵王國樑誤發砲官兵自亂思理疏請斬  
國樑并遇賊先逃之參將李春方以肅軍紀報聞尋坐  
事下吏左都御史陳于廷疏救之歷陞左通政諸生涂  
仲吉之救黃道周也帝下之詔獄掌錦衣衛者謂思理

庇仲吉致獄徂期帝怒并思理下吏罪遣戍十七年副  
都御史施邦耀為思理訟冤請召用詔未下而京師陷  
福王立復原官魯王監國入閩次長垣丁亥十月召拜  
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與熊汝霖同參機務明年正  
月汝霖為鄭彩所害思理為首輔十月卒於位賜祭葬  
謚忠宣監國至長垣入閣者丁亥正月熊汝霖入十月  
思理入明年五月錢肅樂入又明年思理肅樂卒沈宸  
荃劉沂春同入汝霖肅樂宸荃自有傳沂春思理同邑  
人崇禎七年進士授烏程知縣歷陞刑部郎中與尚書  
徐石麟定給事中姜埰罪帝責以徇情執法令對狀乃

魯之春秋卷七傳

五

奪職福王時復故官南京破起兵湖州不克歸唐王擢  
太僕卿唐王敗監國至閩擢右副都御史歷禮部侍郎  
進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監國次舟山沂春謝事遂  
還閩以遺民終思理

國朝

賜謚節愍

外史曰思理沂春皆以不肯傾害君子以獲罪其後不  
肯置君國於膜外其心良苦矣思理之心文山之心也  
沂春之心疊山之心也

張肯堂字載寧號鯢淵華亭人天啟五年成進士授濟



縣知縣弭盜安民大著聲績崇禎七年擢御史明年春  
賊陷鳳陽條上滅賊五事俄以皇陵震驚疏責輔臣不  
宜作秦越之視又糾大學士王應熊帝亦不問出按福  
建數以平寇功受賚還朝掌河南道疏言監司營競紛  
紜意有所就則保留意所欲避則易地借才今歲燕秦  
明歲閩粵道路往返動經數千程限稽留多踰數月加  
一番更移輒加一番擾害帝是其言十二年疏言裁練  
之法當以屯實練如欲求練總練備之官先於衛所世  
弁求之而卽屬以清核本屯之任欲得兵卒卽於衛所  
官軍餘子中選之而卽令補其久虛之伍欲求兵餉宜

魯之春秋卷七傳

六

盡查各衛所軍產原額復之而卽課以開墾之事舉一  
練務卽可復一屯職選一新兵卽可還一舊餉河北山  
東土地相錯一方奏効餘可迎刃辦也下所司議十月  
楊嗣昌出督師逮熊文燦肯堂疏言文燦喪師辱國今  
輔臣出賊又必以撫乞憐而失事諸臣冀掩從前敗局  
必多方煥惑仍進撫議請特申一令專務勦除有進招  
撫說者立置重典奉旨詰責十四年言嗣昌受事且二  
年賊勢日橫宜解其權疏入而嗣昌已死十二月復言  
今討賊不可謂無人巡撫之外更有撫治總督之上又  
有督師位號殊事權無別今楚自報捷豫自報敗甚

至南陽失守禍中宗藩督師職掌安在試問今督師者  
將居中而運以發蹤指示爲功乎抑分賊而辦以焦頭  
爛額爲 乎今爲秦保二督者將兼顧提封相爲犄角  
之勢乎抑遇賊追勦專提出境之師乎今爲撫者將一  
稟督師之令進退惟其指揮乎抑兼視賊勢之急戰守  
可以擇利乎凡此肯綮一切置不問中樞冥冥而決諸  
臣憤憤而任至失地喪師中樞糾督師撫以自解督撫  
又互相委以謝愆而疆事不可問矣下所司詳議當是  
時帝憂勞急於求治城邑屢破荒殘之地逋稅至數十  
萬征輸愈迫流亡愈多歲大稔二京山東西河南陝西

魯之春秋卷七傳

七

等處人相食大吏以餉匱乏故令有司催科如故肯堂  
疏言天災可畏宜行寬大之詔今求必不可得之糧以  
法從事弱者轉死溝壑強者嘯聚山林是驅之爲盜也  
請捐逋欠招流亡赦過誤開自新庶幾可以挽回天意  
會召舊輔周延儒肯堂面陳要務延儒一捐糧五百餘  
萬清究獄以千計皆肯堂之力十六年請召還建言遣  
謫諸臣乃復給事李清等四人肯堂遷大理寺丞旋擢  
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調師赴登需餉七萬肯堂陛  
辭面奏言恐力難猝任大學士黃景昉助肯堂請分其  
半於粵至閩總兵鄭芝龍跋扈招大盜五十餘人報肯



堂欲為標下用肯堂曰勦盜元戎職也未有朝命而擅受降則不可奏聞得嚴旨悉斬之芝龍惡之京師陷福王稱制肯堂遣副將周之蕃帥師入衛詔書獎諭汀州閩王猪婆營盤踞簾子洞南贛巡撫李永茂告急肯堂征之招撫數百人南都破總兵鄭鴻逵奉唐王至肯堂具啟迎之唐王復書云兩京淪沒陵寢暴露懷枕戈復仇之志而無其地流離蹈海幾作波臣惟天南一片地先生保障以待中興高皇帝在天之靈實武憑之唐王至閩芝龍意頗猶豫而以其弟鴻逵所近勉就約六月唐王稱監國七月稱制進肯堂副都御史再進左都御

魯之春秋卷七傳 八

史巡撫如故肯堂面陳恢復計並言馬士英姦狀又棄主而逃今聞其在浙法所不赦唐王即詔發士英罪士英叩關自理七疏皆不納而芝龍力為之請詔令恢復杭州始為申雪芝龍益惡之唐王臨朝會后垂簾其聽政肯堂疏言本朝高文二后皆有聖善之德助成王業然皆宮闈默為贊助若垂簾之制非聖世所宜不可以示遠人疏入會后恚唐王遂疎焉肯堂日勸唐王親征復為芝龍所惡芝龍以其私人為巡撫奪其兵而以翌戴功進肯堂太子少師吏部尚書仍兼左都御史又令總理留務造器轉餉八月遣監臨秋試蓋外之也尋詔

肯堂專掌都察院事以曾櫻為吏部尚書丙戌正月肯堂累疏請兵詔加少保兼戶部工部尚書總制北征賜劍撫鎮以下許便宜從事然不過空言初肯堂孫茂滋家居肯堂遣客汝應元奉茂滋來聞應元至值松江兵起應元發家財助軍肯堂奏聞唐王授應元御旗總兵官至是福州推官徐孚遠以松江兵敗浮海至而茂滋與應元亦至皆言松江雖事不克而敗卒猶相觀望儻有招之者可一呼而集肯堂乃又請唐王親征由浙東而已以舟師由海道抵松江招諸軍為犄角禮部尚書曹學佺力贊之謂微天之幸在此一舉乃捐餉一萬以

魯之春秋卷七傳 九

速行肯堂奏請徐孚遠朱永佑趙玉成為監軍又請故蘇州推官周之夔同行之夔舊與東林有隙至是家居起兵報國甚勇且熟海道故肯堂用之而以平海將軍周鶴芝為前軍定洋將軍辛一根為中軍樓船將軍林習為後軍詔進肯堂大學士行有日矣芝龍密疏止之以郭必昌將步卒先肯堂發而令待命島上必昌受命遂不出三關一坂肯堂待島上半載六月復下督師之命而軍資器械并餉三萬已為芝龍所取肯堂自募得六千人七月聞唐王幸贛州後聞被執肯堂痛哭誓不欲生會周鶴芝軍至勸肯堂振旅以為後圖肯堂入其



軍遂謀出帥破海口諸城海口破肯堂入舟山總兵黃斌卿外致隆禮館於參將故署而肯堂所言弗用也初魯王監國至舟山斌卿不納已丑監國次健跳乏食定西侯張名振等告急斌卿不應肯堂力勸斌卿奉迎斌卿不聽諸將問罪斌卿斌卿兵累敗乃求救於肯堂肯堂爲之上章待罪請使之改心事君名振等不可遂殺斌卿監國駐舟山以肯堂爲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加太傅肯堂虛所居邸以爲行在大學士沈宸荃讓肯堂爲首揆肯堂請以明年庚寅復改爲監國元年許之舟山人有請納女於監國者肯堂聞其已嘗許嫁於

魯之春秋卷七傳

十

人疏諫卻之明年周瑞周鶴芝有隙肯堂解之而不能得又明年名振殺王朝先肯堂力解之而又不能得國事盡歸名振肯堂亦不得有所預八月名振奉監國搗吳淞肯堂留守

大兵乘天霧集螺頭門蕩湖伯阮進戰死肯堂與安洋將軍劉世勳堅守十餘日城破先一夕禮部尙書吳鍾巒至約肯堂殉國肯堂作永訣詞曰虛名廿載誤塵寰晚節空愁學圃閒難賦歸來如靖節聊歌正氣續文山君恩未報徒長恨臣道無虧在克艱畱與千秋青史筆衣冠二字莫輕刪及晨肯堂衣蟒玉南向坐雪交亭令

家屬先死撫其孫茂滋曰汝不可死其速去肯堂方自縊或報儀制主事蘇兆人縊廡下矣肯堂急呼酒酌之曰君少待我乃復縊於亭之中樑時九月初二日也茂滋狂號不去中軍林志燦林桂掖之行甫出門而亂兵集茂滋脫走志燦桂以格鬪死守備吳士俊家人張俊彭歡皆絕脰死茂滋尋被執至薊鄆人救之得免汝應元已爲僧至軍中乞收葬故主將亦義而許之雪交亭者植一梅一梨其花開時常相接因以名亭肯堂讀書處也兆人字寅侯吳江諸生少師事肯堂南都破亡命海上至舟山肯堂薦之監國授中書舍人尋進儀制

魯之春秋卷七傳

十一

主事嘗謂肯堂曰先生他日必死國事兆人當爲先驅至是賦絕命詞曰保髮千鈞力扶明一死生孤忠惟自許義重此身輕書之衣上拜肯堂曰兆人行矣卽縊死肯堂

國朝

賜謚忠穆兆人

賜謚節愍

外史曰肯堂於國命數絕之後而入閣縱有經天緯地之才亦無如之何也而况當黃斌卿張名振王朝先阮進虎爭之際公卿危於朝露賴以至誠宿望調劑其間



嘗作萬生亭記曰張子以視師之役航海就黃侯虎癡  
 於龜翁侯館予參戎之署中有舊池臺焉張子葺治  
 之踰兩春秋稍成績忽自咎曰余何人也茲何時也不  
 養運贊之神而反躬灌園之事余其有狂疾哉偶讀本  
 草寓生之木一名續斷則又撫然歎曰有是哉是木之  
 類予也夫是木之植本也不土而滋有似於丈夫之志  
 四方其附物也匪膠而固有似於君子之交有是哉是  
 木之類予也雖然是木之自託其生也甚微而利天下  
 之生也甚溥予安能比於斯木哉予也生世寡諧而姓  
 名時為人指以故不能為有用之用如榿栲栳柏之大  
 時而又不能為無用之用如擁腫拳曲之詭覆其短以  
 至戴箬三傾繁曦再晷疆孤撐而羣撼之螿先登而下  
 射之浸假而朝宁之上荆棘生焉予因為溝斷浸假而  
 棄置之餘風波作焉予因為梗飄浸假而師旅之湯火  
 蹈焉余因為槎泛斯時身萍世絮命葉愁山直委此七  
 尺以幾幸於死之得所而吾事畢矣寧計海上有島島  
 中有廬廬傍有圃又有地主如黃侯舍蓋公堂下孺子  
 楊乎夫既適然遇之則亦適然遇之而已聞之三宿桑  
 下竺乾氏所訶而郭林宗逆旅一宿無間茨埽予嘗校  
 其意趣以為竺先生似伯夷蓋視天下無寓非累而是

魯之春秋卷七傳

處欲祛之者也郭先生似柳下惠蓋視天下無寓非適  
 而是處欲安之者也今予將空無生之累以就有道之  
 安則文山之牽舟住岸其視易京鄆塲將孰險孰夷耶  
 彼共榮悴於同臭之根而保貞萎於特生之幹亦若是  
 則已矣若夫死不徒死必有補於綱常生不徒生必有  
 裨於名教如茲木之佐俞扁而起膏肓則予方以此自  
 期世亦以此相責非茲言所能槩也然而感慨係之矣  
 讀此令人黯然神傷零丁惶恐之情形如在目前其後  
 抗守彈丸闔門自盡可謂能擔荷萬古綱常千秋名教  
 矣至兆人若惟恐其不死而以身先之較之祭文山者  
 其用心更苦

魯之春秋卷七傳

朱繼祚字立望莆田人萬曆四十七年成進士授庶吉  
 士改編脩天啟中與脩三朝要典尋罷去崇禎初復原  
 官歷中允諭德庶子少詹九年冬拜禮部右侍郎明年  
 充實錄副總裁給事中葛樞言繼祚嘗纂要典得罪清  
 議不可總裁國史不聽繼祚旋謝病去十二年秋起南  
 京禮部尚書明年九月南京地震疏請勅臣工脩省從  
 之又以人言罷去福王時起故官協理詹事府未赴而  
 南京破唐王召為東閣大學士從至汀州事敗繼祚奔  
 還魯王監國入閩次長垣復起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



書加太子太保戊子正月命與同安伯楊耿攻興化守城爲分巡道彭遇颺故福王時御史命其守將出戰遇颺登陣立大明赤幟守將不敢入遇颺以城降監國命繼祚督師鎮興化營於莆田三月莆田破繼祚作絕命詞與給事林眉知縣都廷諫並死之其詞曰嗟予生兮不辰逢慘禍兮攫身乾坤崩墮兮陸海爲塵日星掩曜兮萬象沈淪人誰無死兮鴻毛泰嶽惟其所處兮殤延彭促旦夕畢命兮去將安之夫妻子母兮不得相依上告蒼天兮鑒此微詞雖爲齏粉兮甘之如飴千秋萬古兮誰其予知與化俱徂兮於呼噫嘻眉字小眉號樂齋

魯之春秋卷七傳

十四

繼祚同邑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吳江知縣蘇州失歸里唐王擢精膳員外郎唐王敗監國召爲吏科都給事中命監繼祚軍自縊死廷諫杭州人監國授莆田知縣繼祚

國朝

賜諡忠節眉廷諫俱

賜諡忠愍

外史曰繼祚以預脩要典爲人口實屢起屢墮不克發其忠君愛國之隱念及乎國命數絕之後猶思收悍將降臣以圖復燃燧矣然而僚采同心視死如歸則節烈

又凜然千古也哉

劉中藻字薦叔號洞山福安人少有志操以忠義自奮崇禎十三年成進士授行人京師陷中藻薙髮爲僧深匿不出被獲抗言願回籍備受榜掠賊敗南還唐王召補兵科給事中奉使頒詔至浙魯王監國不受還召對稱旨加太僕少卿奉勅任處州贊襄誠意伯劉孔昭巡撫黃鳴駿等軍務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溫處二府處州多山其地多苧菴菁藜茶藜諸種皆稱精悍善鬪中藻練爲一旅温州旱飢唐王發恤民庫銀五千兩命中藻賑濟唐王敗中藻乃入山聞監國入閩次長垣中藻

魯之春秋卷七傳

十五

起兵應之克慶元龍泉松溪政和等縣十月慶元破中藻帥師入福安攻福寧守將涂登華固守不下大學士錢肅樂移書說之登華卽解甲詣鄭彩營門請降監國拜中藻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督師駐福安命兵部侍郎李向中爲監軍中藻部下多不戢海上謠曰長髯總兵黔面御史銳頭中軍有如封豕我兒交臂且死向中言於中藻曰是非所以成大事也中藻曰是監軍之任也向中乃持節召其中軍將斬之中軍求救於中藻中藻爲之請乃釋之自是軍士始整肅初福寧之降也鄭彩欲使私人守之中藻不可由此有隙監國



使大學士沈宸荃解之彩不聽反掠其地

大兵乘其隙攻城中藻善治兵能以寡敵眾激發忠義

累戰累勝殺傷四五千人

大兵乃退戊子十月

大兵循城十里掘濠樹柵圍之使中藻不得出戰以困

之邑人連琪帥師赴援

大兵襲之琪戰死明年四月中藻食盡城乃破中藻冠

帶坐堂上為文自祭吞金屑死部將董尙等同死者四

百人固守凡六月琪監國至閩授職方主事中藻

國朝

魯之春秋卷七傳

六

賜謚烈愍

外史曰自

王師南下所向不血刃其堅守而不遽下者唯贛與金

華及江陰涇縣耳中藻固守六月多所夷傷於二京有

光焉

傳第三

魯之春秋卷八

海鹽李聿求學

列卿

余煌

陳函輝

徐人龍

王思任 朱兆柏等

吳鍾巒 子福之等

李向中 子善騰等

朱永佑 林學舞等

盧若騰 林正亨等

自洪武十三年不置中書省政歸於部以尚書任天下  
務則部權重也迨洪宣以後閣權漸重於是閣部有爭  
持之勢然大政大典宰臣列卿協力以維其正及其季

魯之春秋卷八傳

一

部議閣見背馳以營其私天下事已不可為矣至若魯

王時武臣為政列卿亦無所措其手足惟憑此匪石不

轉之心延一線之殘喘者余煌陳函輝吳鍾巒李向中

朱永佑盧若騰屈指六人江上師潰煌與函輝首先殉

節鍾巒以下四人在閩不與難其後次第致命鍾巒以

自焚死向中永佑以被執死若騰走海上以野死所謂

城亡與亡誠斗極也其他諸臣或云不食死或云憤懣

死要皆不失首陽之義云作列卿傳第三

余煌字武貞會稽人天啟五年賜進士第一人授脩撰

與脩三朝要典以內艱歸崇禎初起左中允歷左諭德



右庶子充經筵講官十二年正月疏陳時弊言是非不實職掌不專名分不肅賞罰不靈帝採納之給事中韓源劾禮部侍郎吳士元及詆庶子華琪芳與煌以三人與脩要典宜斥帝以諸臣各有本末置不問煌疏辯言臣之本末鑒在聖明臣寬已白更復何言願臣名節所繫有不能已於言者纂脩之始不過就尙書張問達彙刻之書稍爲裁節迨正副總裁互加筆削屢呈屢駁愈改愈詳非復臣等所寓目及逆黨劉志選有要典功罪一疏請增入忠賢名臣等力爭由此得罪詰臣等以隱漏責臣等以抗違同事諸臣貶斥相繼臣以剪桐之役

魯之春秋卷八傳

二

引退還鄉始免竄逐臣纂脩始末甚明故十餘年閒吹垢索瘢不遺餘力未嘗有加於臣使果有纖瑕可摘已在放流之列何待今日哉帝溫旨慰諭會歲頻旱饑迫稅久蠲有司附徵如故煌於經筵時極言之時國計大絀戶部尙書程國祥請借京城房租煌上疏爭曰房租一事苟有濟於急需亦何傷於搜括然所得無幾而追呼之擾已遍九達是軍需不過涓滴民困已不聊生誰實籌之出此下策語云足寒傷心民怨傷國輦轂生靈而可使至此耶不納請歸省資銀幣丁外艱服除久不起魯王監國起禮部右侍郎進戶部尙書未幾大學士

田仰與義興伯鄭遵謙爭餉兩軍格鬪煌冒鋒鏑往解始散去乃申嚴軍紀將士稍戢當是時諸臣競營高爵請乞無厭煌上言今國勢愈危朝政愈紛尺土未復戰守無資諸臣請祭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營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廢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謚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昭時以爲名言明年以武將橫甚無渡江意命督師張國維西征改煌兵部尙書代國維督師營於江上方國安師潰劫監國以行煌馳至紹興有欲據城抗拒者煌以爲徒害生民不可大開諸門使居民盡出之六月二日賦絕命

魯之春秋卷八傳

三

詞投渡東橋下舟人拯起之居二日復投水浮水面猶未死曰忠臣不易爲也復奮力自沈乃死

國朝

賜謚忠節

外史曰余聞煌事親孝登第後猶俯伏受杖其至性有過人者及其大節卓然可謂移孝作忠矣嗟乎明季進士第一人賢不肖不可縷指其死難者惟煌與劉理須劉同升三人其以維持名節豈淺鮮哉

陳函輝字木叔號寒椒台州臨海人母應氏夢寒山子至家而生故又號小寒山子崇禎七年成進士授靖江



知縣以文章飾吏治開月河八十八里直達揚州水利以興好交遊嗜詩酒為御史左光先所惡劾之其友人曰子盍亦止酒簡事乎函輝曰昔龐士元非百里才彼雖廢事猶獲大用今吾縣事不廢也友朋讌飲何害於激吾聞之君子志其大者遠者御史劾吾小過借以立威耳後大討光先復誣以贓削籍十三年起故官奉旨視師海上渠魁就擒擢兵部科給事中又為忌者所抑罷官歸京師陷慟哭刑牲誓眾倡義會福王立不許草澤勤王乃已尋起職方主事監江北軍事南都破歸時魯王駐台州函輝與王藩邸有舊函輝謁王曰國統再

魯之春秋卷八傳

四

絕矣王亦高皇帝子孫也報恥繼統於是乎在王盍圖之王謝曰國家禍亂相仍區區江南且不能保尚何冀乎大事函輝曰不然浙東沃野千里南倚甌閩北據三江環以大海士民忠義奮身勾踐所以擒吳稱霸王苟起事足以立國臣竭股肱之力奔走後先上以報高皇帝而下以盡忠於王會兵部尚書張國維起兵東陽來迎王函輝亦起兵臨海與參政柯夏卿衛王至紹興監國擢函輝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函輝既留中調度其兵莫屬乃請於監國以所部授都督僉事張廷綬領之鎮台州海門造受函輝節度未幾或言函輝昔被計典不

宜侍左右遂棄官歸尋復召為禮部右侍郎進尚書兼理兵部事時方國安日事爭餉義兵且散函輝歎曰大事去矣無種蠶之材而有詔同之佞何以能久明年江上師潰從監國出亡半道阻兵與監國相失返台州哭祭文雲峰山埋骨記及親友詩書數百函屆期作絕命詞六言八章曰生為大明之人死為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子房始終為韓穆叔生死為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蘗甘心獨苦父母恩無可報妻兒面不能親落日樵夫湖上應憐故國孤臣臣年五十有七

魯之春秋卷八傳

五

回頭萬事已畢徒慙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去夏六月廿七虛度一年世法但嚴心內春秋莫問人閒花甲斬盡一生情種獨留性地靈光古衲共參丈佛麻衣泣拜高皇手著遺文千卷尚存副在名山正學焚書亦出所南心史誰刪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世間同志從容笑語自經死

國朝

賜謚忠節

外史曰函輝以龐士元自負不肯作齷齪吏亦素所樹立耳惜乎不留身有為竟入山而死噫不忍再見零丁



飄絮之事也

徐人龍字亮生上虞人讀書兼讀兵法萬曆四十四年成進士授工部主事使荊州權旋命督學湖南乞養歸崇禎八年起嶺北分守道人龍以贛南舊城庠隘寇屢陷乃增拓南安等五城以備不虞改蘇松兵備副使而虔民留之詔可會柳桂賊劉新宇李荆楚等據牛矢蝦塘諸寨圍長沙攻衡州帝命兩廣江虔會定合剿而檄人龍為監軍時沉撫首請議撫人龍曰兵未動而遽議撫此寇之所以窺我也先勦後撫力足以死之而後得以情生之苟不先用戰而謂驟可撫者未之前聞沉撫

魯之春秋卷八傳

六

然其言與虞撫素聞人龍知兵即以兵事屬之人龍擢遊擊謝志良參將董大勝以恩結之令帥兵擒賊曾佟保斬以徇乃陽言楚兵將至我為先驅但暑不興師候秋涼進勦六月廿一日天雨夜晦冥忽下令三鼓入牛矢寨志良為前軍大勝繼之賊不虞大潰乘勝連破四寨擒賊雷天召蔣明宇其魁劉新宇脫走三而後獲遂以七月從臨武與楚兵合大勝以偏師繼進大破三寨志良大破二寨生擒其魁劉紅鼻劉思榮等八月與粵兵合又破數寨其餘賊走羅願者願輸萬金以求撫不許會大勝還兵道經羅願人龍指授方畧破殲之

魯之春秋 卷八

大勝以數騎追獲李荆楚於大板冲人龍撫其餘眾數萬江虔悉乎由是人龍知兵之名聞天下捷聞遷武昌道晉參政特召至京師帝以人龍能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忤執政楊嗣昌人龍乃乞假歸十七年特旨召人龍馳至淮聞京師陷福王立拜兵部尚書又忤馬士英士英諷御史吳綸劾人龍年耄勒休魯王監國召拜工部尚書兼兵部與興國公王之仁合營於西興人龍欲聯絡諸營選兵出戰為方國安馬士英所阻唐王以武英殿大學士召不赴江上破走海上避兵越七年卒

魯之春秋卷八傳

七

外史曰余聞人龍臨卒流涕曰吾頗知兵事且官兵當國家需兵之時乃不得効死為國家用聞者可以悲其志矣

王思任字季重山陰人少有文名兼善詩書萬曆二十三年成進士授興平知縣調當塗青浦二縣遷袁州推官有能聲擢刑部主事轉工部出為江西僉事時流寇蔓延思任能料寇出沒作防禦計京師陷乃歸未幾南都破福王走馬士英以黔兵奉母后至越思任上母后疏言戰鬪之氣必發於忠憤之心忠憤之心必發於廉恥之念事至今日人人無恥在在不憤矣所以然者南

五二九



都定位以來從不曾眞眞實實講求報雪也主上寬仁有餘剛斷不足心惑奸相馬士英援立之功將天下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醜醜上悅色則獻妖淫上喜音則進優鮑上好玩則奉古董以爲君逸臣勞而以疆場擔子一肩卸與史可法又忌其成功而決不照應之每一出朝招集無賴賣官鬻爵搜盡金錢四方狐狗輩願出其門下得一望者費至百金一登簿者費千金以至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撫總督覓覓即題其餘編頭脩脚服錦橫行者不在話下矣所以然者士英獨掌朝剛

魯之春秋卷八傳

八

手握樞柄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以至於此也茲事急矣政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尙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不當護耶一味欺蒙滿口誑說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呼號泣召之際太后宜趨上照臨出政斷酒絕色臥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爲誤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之人心猶可鼓又上書士英言閣下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只知酒色逢君門牆固黨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則先期以走以致乘輿播遷社稷爲墟謀國至

此卽隊長三尺何以自解以愚上言莫若明水一盃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節義之士尙爾相諒無他若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權授之才能之士以召英雄猶可俾望中興如或逍遙湖上潦倒煙霞效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韜渡江則我越乃報仇雪恥之邦非藏垢納汙之地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士英知越不能留乃至杭州魯王監國駐紹興思任擢禮部侍郎兼詹事尋進本部尙書時議卹殉國諸臣思任與同官議故山東道御史陳良謨贈右副都御史謚忠貞故太子太傅東閣大學士高宏圖贈

魯之春秋卷八傳

九

太師謚文忠故太子太保吏部尙書徐石麟贈太師謚忠襄故左都御史劉宗周贈少師謚忠正故巡撫應天右僉都御史邢彪佳謚忠敏少詹事侍讀學士徐汧贈尙書謚文靖故通政司使侯峒曾贈左都御史謚忠節故吏部郎中錢棟贈太常卿謚忠貞故吏部主事夏允彝贈太常卿謚忠節故禮部主事黃端伯贈太僕少卿謚忠簡故兵部主事何剛贈光祿卿謚忠毅故原任庶吉士吳爾壘贈原官謚文愍故兵科給事中黃國琦贈太僕少卿謚襄愍故中書舍人李待問贈尙書少卿謚貞愍故行人陸培贈大理右丞謚節毅故邵武同知王



道焜謚節愍故羅源知縣章簡故光祿少卿謚毅節故靖國公黃得功贈和陽郡王謚忠武故指揮同知魯之璵贈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謚忠武故金山衛都指揮使侯承祖贈中軍都督府右都督謚忠烈補謚尙書朱元變忠定尙書楊守陟文肅監國航海忠任乃入秦望山其時與思任同官者則有朱兆柏李白春張文郁云兆柏思任同邑人天啟五年進士累官少詹事監國召拜吏部尙書白春字瑤圃崑山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官文選主事監國召拜戶部尙書薦董守諭司餉時稱得人後歸里杜門不出年九十餘卒文郁天台人天啟

魯之春秋卷八傳

十

二年進士監國召拜工部尙書

外史曰思任負僞才居官通脫自放不事名檢性好諱浪與狎客縱酒談笑大噱遇達官大吏疎放絕倒不能自禁乃指斥奸邪抑何凜凜歟

吳鍾巒字峻伯號稚山又號霞舟武進人從顧從義高攀龍講學東林年未三十卽稱人師門下李應昇其最著也以明經官光州學正至崇禎七年成進士授長興知縣與諸生講學不輟校士得錢肅樂出其房甚喜歲旱潦鍾巒緩其征稅不中額又忤奄人崔璘璘怒知府順璘指中以董誥削籍周延儒再相延攬清流遣人道

意鍾巒笑曰公爲山巨源請容我爲嵇叔夜公爲富彥國請容我爲邵堯夫延儒不悅十四年補紹興府照磨踰年移桂林推官聞京師陷絕而復蘇曰馬君常必能死節已而果然福王擢禮部主事抵南雄聞南都破唐王以原官召之遂至閩選員外郎痛陳國計鄭芝龍不悅鍾巒歎曰今日何日尙欲拒人言耶唐王將之贛州鍾巒曰閩海雖非立國之區然今日所急者選鋒銳進克復南昌聯絡吳楚以得長江或可自固若舍此他圖關門一有騷動全閩震驚矣唐王不能用出爲廣東副使未行閩中又破遁跡海濱明年冬魯王監國至閩閩

魯之春秋卷八傳

十一

中士大夫皆觀望不出錢肅樂疏薦鍾巒鍾巒曰出固無益也雖然不出則人心遂渙以死繼之耳乃入朝拜通政使至則申明職掌言今者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自稱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屑署也至所在游食江湖者則又假造僞印取幣官爵僵臥耶圖而曰聯師齊楚保守僕御而曰聚兵十萬以此聲聞徒致亂階臣請自後嚴加覈實集兵則稽其軍籍職方則考其勅符監國是其言陞禮部尙書原官如故兼督學政錄士之秀者入見於監國僕僕拜起人笑其迂鍾巒曰濟濟多士維周之植可以亂世而失教士耶時朝



政盡歸武臣公卿不得有所可否鍾繼歎曰當此之時  
惟見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事不死以圖恢復成敗尚  
聽諸天非立命之學也當此之時惟避世深山亦天下  
第一等事微幸以就功名禍福全聽諸人非保身之學  
也左副都御史黃宗義在四明寨招鍾繼鍾繼答曰故  
人有母因應言歸老生從主上所在待盡而已監國駐  
舟山加太子少保監國旨有不由內閣票鍾繼正辭力  
諫監國從之明年退居普陀又明年

大兵攻舟山城將破鍾繼曰昔者吾師高忠憲與吾弟  
子李仲達死奄難吾詩哭之吾友馬君常死國難吾為

魯之春秋卷八 傳

十一

詩哭之吾門生錢希聲從亡而死吾為詩哭之吾子福  
之偶義而死吾為詩哭之吾老矣不及此時尋一塊乾  
淨土即一旦疾病其何以見先帝謝諸君於地下哉乃  
復渡海入城與大學士張肯堂訣曰吾以前途待公至  
文廟右廡設高座積薪其下捧先師神位舉火自焚死  
賦絕命詩辭曰只因同志催程急故遣臨行火浣衣年  
七十有五僕徐甲負骨以歸妻劉氏自殺鍾繼子福之  
字公介以諸生選貢入太學博覽經史尤留心經濟感  
時事亟上箋其父曰天下事無非處今亂世非將  
畧兵法無以處事馭人杜牧注孫子云得其一二為小

衷盡得其道則可為大吏也今見當事統數百兵即譁  
矣大吏見數十亂民即倉皇矣有地方之責者凡其地  
弁將營卒縉紳耆老吏胥役隸以及盜賊土豪無不留  
心著眼以法詰訐部勒之密密有心腹爪牙之用則卒  
有事變可以制置鍾繼深異其言後福之與李總兵及  
同里任源遠徐安遠起兵於青城柵既而移軍太湖以  
應總督吳易易敗走李總兵與

大兵數戰兵敗自刎死源遠安遠被執死福之自書其  
衣曰我生不辰遭此兵燹從李勤王冒險不避血戰三  
月 再舉再克全軍失利公死成仁吾亦取義

魯之春秋卷八 傳

十二

不揣小子敢附斯意遂投湖而死源遠字景山深沈有  
大畧郡城降見所在起兵往來諸寨求可與成事者皆  
不稱意喟然嘆曰天下事無可為乎我視諸寨皆戲耳  
會福之起兵源遠乃與共事被執械之深陽問官命之  
跪源遠曰爾非明臣見我不愧死而尚欲屈我乎問官  
子年尚少盍少待諸源遠曰爾惟有待故至此余何遂  
待死安遠字世儉亦不屈死妻楊氏妾惠香同死李總  
兵名字失傳鍾繼  
國朝  
賜謚忠烈福之



賜八忠義詞

外史曰鍾嶽嘗集累朝革命之際上自夷齊下至遜國諸忠為歲寒松柏集而從容問其所寄其詞曰客有問曰諸君子之死節誠忠矣然無救於國之亡也子何述焉應之曰子不云乎歲寒知松柏歎知之晚也夫諸君子皆公忠直亮之臣皎然不欺其志者也臨難而能勵其操必授命而能盡其職使人主早知而用之用為宰執則如中國有司馬而遠邊息警用為諫議則如漢廷有汲黯而淮南寢謀用為鎮帥則如軍中有范韓而西賊破膽又安得有亡國事乎惟不知而不用即用之而

魯之春秋卷八傳

古

不柄用漸且憚其方正而疏之惑於讒佞而斥之甚且錮其黨而并其同道之朋一空之於是高爵厚祿徒以參養庸碌貪鄙之輩相與招權納賄阻塞賢路天下之事自就敗壞而不為補救及其亡也奉身鼠竄反顏事仇嗟嗟烈婦不更二夫况薦枕席於手刃其夫之人乎若輩之肉尚足食乎易曰小人勿用其亂邦也吾將以告後世人主之誤於小人而後知君子者又烏容以無述客又問曰諸君子之抗節者誠清矣曷不死之應之曰記云君子謀人之國國亡則亡之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諸君子皆不柄用未嘗與謀軍國事易曰介于石

不終日險德避難夫安得死之守吾義耳曰然則恢復

可乎曰事去矣是非其力所能及也存吾志焉耳志在恢復環堵之中不汙異命居一室是一室之恢復也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復也尺地莫非其有吾方寸之地終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吾先朝之老終非其臣也是故商之亡不亡於牧野之倒戈而亡於微子之抱器宋之亡不亡於臯亭之出壘而亡於柴市之臨刑國以一人存此之謂也曰其人亡則如之何曰子不見朱子綱目之書法乎書曰晉處士陶潛卒在宋元嘉四年是靖節千古存而晉未始亡也故商亡

魯之春秋卷八傳

五

而首陽采薇之歌不亡則商亦不亡漢亡而武侯出師之表不亡則漢亦不亡宋亡而零丁正氣諸篇不亡則宋亦不亡子謂空言無補將謂春秋之作曾不足以存周乎客慨然而退讀之可以想見其志矣李向中字豹韋號立齋鐘祥人崇禎十三年成進士授長興知縣奸蠹蝟叢向中廉得渠魁斃之杖下歲饑勸糴給廩以贍之調秀水禁革濫免私贖時為民講禮不使僭踰居官不受一錢擢兵部車駕司主事甫行而京師陷福王立進職方郎中巡視浙西嘉湖兵備道調蘇松甫至而南都破向中起兵松江不克走閩唐王擢



尚寶司卿唐王敗魯王監國入閩次長垣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寧招向中同朝監國擢向中兵部侍郎巡撫福寧兼監福安軍中藻開府福安向中分軍扼沙埕向中遍歷民間慰勞之使量方輸助而無所掠民咸德之明年

大兵攻福安向中兵少不能援城破振威伯涂覺突圍以所部出向中方與勦武伯章義共守沙埕而覺至向中命覺與義帥師護監國入浙次於三盤已而向中與定西侯張名振取健跳

大兵圍之蕩湖伯阮進來援再戰皆捷已而奉監國駐

魯之春秋卷八傳 七

舟山進本部尚書兼掌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當是時諸臣寄命舟楫者日炙風饑面目黧黑獨向中白哲如故庚寅冬父之樞卒監國命向中墨縗視事舟山破歎曰先帝以治行拔向中不得死國難華亭之役不與沈夏諸公俱死福寧之役不與劉公俱死偷生七載亦希得一當報先帝今已矣先大夫在殯老母在堂向中不可死然不死則辱不如一決之愈也我死幸投我海中以志恨  
大兵召之不至捕之衰縗入見  
大兵問曰召君不來捕君始來何也向中曰召則恐論

降也捕則謹就戮耳翔武而出作絕命詞有血化蓂宏碧相向燃死灰之句次日行刑者乃其舊部遂負尸投海中長子善毓從死次子善騰與向中母傅氏妻蔣氏有義士匿之其後歸里向中之死也得年四十一國朝

賜諡忠節

外史曰向中令秀水左光先以巡按至屬吏多餽遺向中以泉水雙罍上之在海上衣短後衣縛袴褶遍歷諸寨慰勞之福寧一帶依之如父至舟山見事不可為而悍帥迭起歎曰此所謂是何天子是何節度者也問左

魯之春秋卷八傳 七

右絕粒幾日可死曰七日曰何緩也蓋死國之念早具於中苦於不得其所耳得其所是以受刀劍如飲甘露也  
朱永佑字爰啟號聞予上海人崇禎七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坐薛觀國事下吏得雪調武選司京師陷歸預松江起兵事不克入閩唐王進郎中進兵戶二科給事中選太常卿兼原官吏部尚書張肯堂力薦請為北征監軍乃命監都督周鶴芝軍北征而鄭芝龍欲降阻之不得發永佑與鶴芝以軍入海屯於鷺門芝龍之降也棄福州入東石東石與鷺門近永佑流涕諫之芝龍不



從乃謀遣刺客擊殺之有趙牧者勇士也永佑召之語曰足下往見芝龍詭稱欲降自效者芝龍必相親遂擊殺之以成千古之名牧欣然請行芝龍匆匆牧累謁不得通遂止永佑與鶴芝移軍海壇是時鄭成功雖起兵而未集鄭彩奉魯王監國入閩永佑入朝進刑部侍郎監軍如故永佑與鶴芝攻海口克之以參謀軍事林學舞與牧守之四月

大兵攻海口城破學舞與牧皆戰死永佑調吏部侍郎監國駐舟山進工部尚書兼署吏部事永佑令鶴芝與周瑞以軍屯三盤為舟山犄角舟山破永佑病不能起

魯之春秋卷八傳

六

被執諭薙髮則生永佑曰吾髮可削何待今日則又諭曰文丞相尚有黃冠歸故鄉之語先生何執迷不悟永佑口占詩有縱使文山猶在日也應無髮戴黃冠之句請死益力挺立不屈斫其脅而死僕負屍出城血泔泔不止僕哭曰公生前好潔雖盛暑不使汗沾衣今乃爾耶血應聲止火葬螺頭門外妻女皆死學舞閩縣人監國授都督牧常熟人監國授總兵永佑

國朝

賜謚烈愍

外史曰予聞永佑素未講學及至舟山聞吳鍾巒講聖

賢之學乃兀兀聽之剖晰至理亦有心得或笑之曰有是哉公之迂也答曰然則厓山陸丞相非耶永佑之臨大節不能奪安在非講學之功耶

盧若騰字閑之號牧舟同安人師事熊汝霖崇禎十三年成進士授武庫主事累遷浙東兵備道擢右參議兼僉事時雪竇山賊胡乘龍私署年號潛謀引東陽亂民乘機剋日竊發若騰廉得狀捕內應者六人誅之授方畧於寧波知府陸自嶽發兵直抵賊巢執其首謀數人餘眾解散福王立擢僉都御史巡撫廬鳳未行而南都破唐王進兵部尚書唐王敗魯王監國人閩若騰入朝

魯之春秋卷八傳

九

授原官加督師若騰募兵沿海入大蘭頂山寨之謀戍子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若騰劾彩逆梟為彩所惡乃入兵部侍郎張煌言軍中魯王自去監國號若騰乃歸閩栖遲海外會鄭成功卒煌言貽書若騰謀復奉魯王監國若騰謀於閩南遣老秣馬以待會魯王薨若騰鬱而卒時與若騰同官者林正亨福清人萬歷四十四年進士崇禎中官給事中劾冀遼總督傅宗龍不赴宣府樞愜觀望帝不納又奏潁州知州尹夢鼐守城死節狀並請贈卹帝從之京師陷歸監國擢戶部尚書外史曰若騰膺督師之命在國事既去後然丹心耿耿



九死不移邱園咫尺掉頭不願深入東寧幾如陳宜中之死還羅蔡子英之投漠北矣

魯之春秋卷八傳

三

傳第四之一

魯之春秋卷九

海鹽李聿求學

寺院一

陳潛夫 陸 圻

王瑞梅

莊元辰

林時對 柯夏卿等

馮元颺 弟元颺等

寺院科道所以佐六部也明制糾劾則責之都察院下情則達之通政司平反則參之大理寺禮樂祭祀賓客馬政符璽則太常光祿太僕鴻臚尚寶掌之直講筵輔太子則翰林詹事掌之其制善矣魯王所授之職未必

魯之春秋卷九傳

一

循名而責其守然諸臣各能忠於所事使當治平之時出其餘緒亦未必不分章雲漢也若陳潛夫王瑞梅莊元辰馮元颺諸臣既捨身而取義矣其從亡諸臣流離海外或慟哭或卻聘不肯降志辱身亦不愧古人矣作寺院傳第四

陳潛夫字元倩錢唐人初名朱明家貧落魄好大言以賦俗崇禎九年舉於鄉益廣交游為豪舉好臧否人里中人惡之其友為文逐潛夫潛夫乃避居華亭十六年冬授開封推官大河以南五郡盡為賊據開封被河漕城虛無人長吏皆寄居封邱有勸潛夫勿往者不聽馳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之封邱會畔將陳永福帥賊兵出山西其子德爲巡撫秦所式部將縛巡按御史蘇京去潛夫募民兵于請於所式及總兵卜從善許定國令共歎皆不肯行潛夫乃以牛七年正月奉周王渡河居杞縣檄召附近長吏設高皇帝位歃血誓固守賊乃設偽巡撫梁啟隆居開封故歸德推官桑開第降賊爲督賦他偽官散布郡邑聞甚衆而開封東西諸土寨剽劫公行相攻殺無已潛夫轉側杞陳留間朝夕不自保聞西平寨副將劉洪起勇而好義屢殺賊有功躬往說之五月五日方誓師而都城失守報至乃慟哭令其下縞素洪起兵萬號五萬潛

魯之春秋卷九傳

二

夫兵三千倖杞僞官啟隆聞風遁去遂渡河而北大破賊將陳德於柳園時李自成已敗走山西而南陽賊乘閒犯西平洪起引還潛夫亦隨而南福王立潛夫傳露布至朝中大喜卽擢監軍御史巡按河南潛夫乃入朝言中興在進取王業不偏安山東河南地尺寸不可棄豪傑結寨自固者引領待官軍誠分命藩鎮以一軍出潁壽一軍出淮徐則衆心競奮爭爲我用更頒爵賞鼓舞計遠近畫城堡俾自守而我督撫將帥屯銳師要害以策應之寬則耕屯爲食急則披甲乘墉一方有警前後救援長河不足守也汴梁一路臣聯絡素定旬日可

集十餘萬人誠能稍給糧糧容臣自將臣當荷戈先驅諸藩鎮爲後勁河南五郡可盡復五郡旣復畫河爲固南連荆楚西控秦關北臨趙衛上之則恢復可望下之則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計也兩淮之上何事多兵督撫紛紜竝爲虛設若不思外拒專事退守舉土地甲兵之衆致之他人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當是時開封汝寧開列寨數百洪起最大南陽列寨數十蕭應訓最大洛陽列寨亦數十李際遇最大諸帥中獨洪起欲効忠潛夫請予挂印爲將軍馬士英不聽而用其姻婭越其傑巡撫河南潛夫自九月入覲便道省親甫五日卽馳

魯之春秋卷九傳

三

河南所建白皆不用諸鎮兵無至者其傑老憊不知兵兵部尙書張縉彥總督河南山東軍務止提空名不能馭諸將其冬應訓復南陽及泌陽舞陽桐柏遣子三傑獻捷潛夫授告身飲之酒鼓吹旌旗前導出三傑喜過望往謁其傑其傑覲其賄故爲尊嚴厲辭詰責詆爲賊三傑泣而出萌異心潛夫過諸寨皆饒吹迎送其傑閒過之諸寨閉門不出其傑恚譖潛夫於士英士英怒冬召潛夫還以凌駟代潛夫亦遭外艱歸明年三月給事中林有本劾御史彭遇颺并潛夫士英以遇颺已私人置不問獨議潛夫罪先是有童氏者自言福王繼妃廣



昌伯劉良佐具禮送之潛夫至壽州見車馬騶從傳呼  
皇后来亦稱臣謁及童氏至南都王以為假冒下之獄  
遂責潛夫私謁妖婦逮下法司治之未幾南都破潛夫  
得脫航海迎魯王監國於台州進太僕少卿兼監軍御  
史乃自募三百人營於下莊尋進大理少卿兼官如故  
大學士張國維約諸營以十月初八日為始連戰十日  
潛夫出戰屢有功國維復議分道齊出方國安軍先敗  
潛夫與右僉都御史熊汝霖合軍以救之時潛夫以家  
財養軍及財竭支四百金之餉於餉臣而不得右僉都  
御史錢肅樂曰潛夫破家為國今聽其軍之餓死而不

魯之春秋卷九傳

四

恤何以鼓各營忠義乃為潛夫請餉監國是其言而餉  
臣終不發汝霖減已軍之餉以給之潛夫之軍得甦明  
年職方主事王正中黃宗羲引軍攻浙西潛夫與之合  
軍渡江聞江上師潰潛夫乃還走山陰抵小赭村謂妻  
孟氏曰吾為忠臣而為烈女孟氏曰此吾志也與其妾  
孟氏櫛髮更衣以待潛夫整衣冠拜祖父祠已拜其母  
作絕命詞曰父兮生我申以嚴誨惟孝惟友曰忠曰義  
丙子鄉舉顧名自勵名曰孝廉庶幾無愧致身之期歲  
在癸未司理開封星言視事以身許君有死無貳是時  
兩河賊氛如蝟眾人回車予獨攬纜賊出河朔羣工引

避予乃渡河擊楫以濟誓清河南以報先帝手披荆榛  
身禦魑魅獨張空拳以當賊騎知有封疆九死何畏二  
十州邑終復舊地維時先帝鑒予忠瘁授以巡方繡衣  
北莅借也諸奸互相牽制中樞信讒嫉予不媚聯絡要  
圖置之罔遂三月撤歸可為隕涕哀哀先人一時捐棄  
甘旨莫承遺書淪廢我哀方盈奸怒轉熾赫赫金吾逮  
予邸第圍牆幽憂冠瘖至匍匐歸來挈家奔避航海  
飄零請兵於會召募丁男三百而已衣甲糗糧皆予自  
備血戰江干二十餘次糧寡兵微於事何裨疾痛呼號  
徒然憤恚丙戌五月公侯師潰區區孤軍其何能濟事

魯之春秋卷九傳

五

不可為偷生何貴拜別吾母以及諸弟挈吾妻妾從彭  
咸逝成仁取義千古如是題畢攜妻妾至化龍橋同赴  
水死年三十七始為文遂潛夫者陸培與其兄圻也培  
殉節死圻之浙東潛夫盡釋舊嫌留圻請參其軍事上  
疏為培請贈謚培得謚忠毅時人賢之又疏薦圻監國  
授以官圻辭不受潛夫死乃歸後出游不知所之圻字  
麗京號講山潛夫

國朝

賜謚忠節二孟氏俱  
賜入節孝祠



外史曰嗚呼運當否塞扶危定傾之才未嘗不生用之未嘗不效向使南都無馬阮浙東無方王潛夫之恢復未必非陶侃祖逖之功業也哉

王瑞梅字聖木永嘉人天啟五年成進士授蘇州推官兼理兌運軍民交兌恒相軋啟釁瑞梅調劑得宜歲省淨費三萬金上官勒石著令貴人弟奸法執問如律其人中之當塗將議調遂歸崇禎七年起河間推官遷工部主事調兵部轉職方員外郎擢湖廣兵備僉事駐襄陽十一年春張獻忠據穀城乞撫總理熊文燦許之瑞梅以爲非計謀於巡按林銘球總兵官左良玉將俟其

魯之春秋卷九傳

六

至執之文燦固以爲不可瑞梅言賊以計愚我我不可爲所愚今良玉及諸將賈一選周仕鳳之兵俱在近境誠合而擊之何患不捷文燦怒責以撓撫局瑞梅曰賊未創而遽撫彼將無所懼惟示以必勦之勢乃心折不敢貳非相撓實相成也文燦不從瑞梅乃列上從征歸農解散三策文燦亦不用瑞梅自爲檄諭獻忠獻忠恃文燦庇已不聽他賊混世王整世王托天王小秦王過天星亦乞撫文燦又力持之瑞梅又力爭之文燦堅執不從明年獻忠叛瑞梅先已丁憂歸獻忠留書於壁言已之叛總理使然具列上官姓名及取賄歲月而題其

末曰不納我金者王兵備一人耳由是瑞梅名大著服閱未及用而都城陷福王立召爲太僕少卿極陳有司虐民之狀南都破歸道經浙東魯王監國授左都御史兼理軍餉瑞梅言餉臣練餉宜不擾于民以固人心監國是其言未幾方國安爭餉瑞梅言正兵義兵均是兵也當計八府正餉若干當核正兵義兵若干而後均給之不然是激變也監國令核議國安不從瑞梅不樂既而唐王召至閩授故官命督理浙東餉務歸大兵下温州諭降不應避之山中有欲薦之者丁亥五月十五日拜辭家廟從容入室自縊死

魯之春秋卷九傳

七

國朝

賜謚忠節

外史曰嗚呼獻賊之窮迫也任瑞梅以計擒之流寇可以平大半矣奈何熊文燦不從任其再叛天下事尙何言哉至於君亡國破播遷流離之餘而繼之以死夫而後知數年之酸風苦雨海思山哀殷憂沈痛不可解結之隱懷未得或掄而不可再待者死亦分內之事矣莊元辰字起貞號頑菴鄞人崇禎十年成進士釋褐南京太常寺博士八載不遷福王立議選科道馬士英遣人諭意曰但一謁相公掌科必無他屬元辰峻拒之遂



改刑部主事卹刑江南乞假歸南都被佐督師錢肅樂起兵謝三賓惡之三賓爲總兵王之仁所脅不得已以餉自贖及肅樂與之仁將會師江上三賓招兵於翠山欲劫之肅樂分兵千人命元辰任城守事以四明驛爲幕府元辰日耀兵巡諸堞而三賓不敢動魯王監國擢元辰吏科給事中尋進太常卿仍兼吏科如故元辰上疏言殿下大仇未雪舉兵以來將士宣勞於外炎威寒凍沐雨櫛風編氓殫藏於內敲骨吸髓重以昔年秋潦今茲亢旱臥薪嘗膽之不遑而數月以來頗安逸樂釜魚幕燕撫事增憂則晏安何可懷也敵在門庭朝不及

魯之春秋卷九傳

八

夕有深宮養優之心安有前席借箸之事則蒙蔽何可滋也天下安厄託命將相今左右之人頗能內承色笑則事權何可移也五等崇封有如探囊有爲昔日元臣所不能得者則恩賞何可濫也殿下試念兩都之毀禾黍麥秀之悲則居處必不安試念孝陵長陵銅駝荆棘之慘則對越必不安試念青宮二王之辱則撫王子何以爲情試念江干將士列邦生民之困則一切奉御可以俱廢疏入報聞又言中旨用人之非乃南都批政臣叨居科長不敢奉詔蓋是時如父張國俊用事田仰謝三賓皆已入關外有方國安內有客鳳儀李國輔二在

多輦金授官元辰屢有封駁卒不見聽而馬士英請入朝元辰又言不斬士英國事必不可爲不報遂辭去舉朝留之未幾江上破元辰疽發於背卒

外史曰元辰視外戚張國俊逆輔田仰謝三賓作奸憤極辭去與同官林時對書曰暮爾氣象似惟恐其不速盡者區區憂憤無事不痛心疾首以致咳嗽纏綿形容骨立願得微罪成其山野若非自汙恐必不免及江上師潰狂走入山朝夕野哭元辰故美鬚眉願盼落落至是失其面目巾服似頭陀而又蒙首一日數徙莫知所止山中人亦不復識忽有老婦識之曰是非廿四郎也

魯之春秋卷九傳

九

耶廿四郎元辰小字也歎曰吾晦迹尙未深丁亥疽發於背勿藥臨卒謂侍者曰吾死已晚然及今死猶未遲噫元辰可謂成仁取義矣  
林時對字殿颺號爾菴鄞人崇禎十三年成進士授行人出使淮藩尋丁艱歸福王立擢吏科給事中上疏言閣部史可法之軍江北所以衛江南也不當使之掣肘至於進戰退守當假便宜左都御史劉宗周四朝老臣天下山斗當置左右簡討方以智忠孝世家開關南來不當誣以傳聞之事不報南都被遂歸督師孫嘉績故時對房師也以書道之挽以共事起兵魯王監國擢太



常卿進副都御史王之仁請塞東錢湖時對力持不可  
上言封事多遭阻格兵部尚書余煌歎以不能力持爲  
魏時馬士英阮大鍼在方國安營時對疏請誅之大鍼  
嫉國安以東林遺孽糾之時對辭去舉朝留之江上破  
爲遺民終年九十一其時先後官卿貳者則有柯夏卿  
方瑞士沈延嘉谷文光楊德周曹惟才曹廣汪沐日余  
颺云夏卿黃巖人崇禎十年進士累官河閒參政監國  
擢僉都御史明年正月奉命聘於閩唐王加兵部尚書  
勅書謂朕無子王爲皇太姪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肩  
有天下終致於王浙東所用官職同列朝籍無分彼此

魯之春秋卷九傳

十

夏卿乃還端士歛縣人參督師熊汝霖錢肅樂軍事出  
師最勇肅樂謂其能上馬殺敵下馬吟詩者也累官太  
僕卿進兵部侍郎協理戎政從亡入閩遷左都御史巡  
撫閩南閩地失端士不知所之延嘉字顯中文光字雷  
飛德周字南仲皆時對同邑人延嘉崇禎五年進士授  
簡詩直起居注充日講官時廷臣議獄多以刻爲能延  
嘉講無磨瑩獨章反覆切至次日遂下弛刑之旨丁外  
艱服闋不出福王以諭德召亦不赴監國擢以禮部侍  
郎文光嘗官魯王府長史監國擢通政使上疏言臣官  
喉舌悍帥狂言威臨私情無從式遏何以稱職監國是

其言而不能從亡失道遂爲僧晚年有光從足指閒  
出家皆異之德周吏部尚書守陟孫以明經官金華教  
授遷古田知縣夜閱獄詞有哭聲祝之曰有冤當再哭  
聲益厲得實昭雪之遷知高唐州致仕監國擢尚寶卿  
德周爲守陟請謚得允監國賜守陟謚文肅江上破德  
周預山寨事不克其後卒於家惟才字秋水會稽人崇  
禎四年成進士授泉州推官居官講學不輟擒寇若神  
久之歸監國召爲御史副夏卿聘閩唐王加光祿少卿  
遷遷兵科給事中轉禮科進太常卿治兵江上廣字遠  
思崇德人崇禎十三年進士授汀州推官清寃獄清廉

魯之春秋卷九傳

十一

有循聲調漳州擢刑部主事乞養母歸預嘉興起兵事  
不克監國擢給事中進士僕卿後以蠟書致海上頻遭  
不測嘗葬贈僉都御史楊文瓚父子兄弟十棺於鄞人  
稱高義文瓚廣鄉試同年也沐日字扶光歛縣人崇禎  
六年舉於鄉唐王時官職方主事監國擢兵部侍郎從  
亡至舟山後爲僧名宏濟颺字廣之莆田人崇禎十年  
進士授宣城知縣調寶應又調上虞時土寇竊發猝入  
城颺募鄉勇巷戰格退之所執卽斃杖下及得寇籍勿  
展視燔其籍一時良莠無不感泣行取陞吏部主事福  
王擢稽勳司員外改廣東副使歸監國擢左副都御史



外史曰時對以下諸臣皆坎坷以死而時對獨年踰六  
藝恒悒彌甚時令小荷昇監輿遍行坊市遇有場演劇  
輒駐輿聽之一日至湖上聖功寺巷中時對眼已花不  
辨場上所演何曲但見有冕旒而前者或曰此流賊破  
京師也時對即狂號自監輿撞身下踏地暈絕流血滿  
面伶人亦共流涕觀者迸散是日為之罷劇此可覩時  
對耿耿未下之志也

馮元颺字沛祖號眉僊慈溪人太常卿若愚子巡撫天  
津元颺兵部尚書元颺之季弟也崇禎十六年以五經  
成進士京師陷元颺與元颺閉道歸元颺在天津起兵

魯之春秋卷九傳

三

討賊監司內叛由海道亦歸相見流涕約赴南都請復  
仇會福王方翻逆案東林概置不用元颺元颺相繼憤  
卒元颺臨死謂元颺曰吾無以慰伯兄未遂之志矣汝  
其勉之元颺哭而應曰敢不為盡死明年春赴南都授  
兵部主事尋改江上兵備僉事持節視蕪湖軍南都破  
乃歸會沈宸荃起兵元颺大喜亦起兵監國授太僕少  
卿進右僉都御史監國航海元颺歸哭於兩兄之墓曰  
國事今已矣賴宗社之靈或可以一綫支兩兄其冥助  
之不然弟當蹈海而死更不得展先墓矣遂至舟山探  
蓋聞消息不數日而病呼天長慟而卒元颺從弟元颺

字徵遠監國授兵部主事從子愷章元颺子崇禎十七  
年三月元颺遣愷章奉表迎帝幸留都愷章至京傍徨  
七日不得要領而還未四日京師陷愷章監國賜進士  
授行人元颺為母鄭氏請旌上疏言臣父若蒙以諸生  
有聲場屋當時與臣世父太常卿若愚同稱世父遭遇  
致身卿貳而臣父連蹇以終當其卒時臣母鄭氏年纔  
二十五臣四歲臣姊五歲伶仃相依以至成立臣父生  
前不治生產業婚嫁有無男耕女織細碎皆臣母經營  
使臣得自立於學三十年如一日臣母之旌表久合典  
禮臣妄希有司一日之知而後入告今幸從扈隸分榮

魯之春秋卷九傳

三

半級是臣孤露得發舒之日也嚴霜有盡何心烏頭雙  
表之名仁問式昭豈遺白首孤節之婦伏乞章下所司  
按之往例禮部具覆曰兵部主事馮元颺母鄭氏守節  
三十年年滿五十以外謹依會典下旨褒異其門閭封  
太夫人令曰可江上破元颺愷章歸里苦節而卒  
外史曰予嘗聞思陵時寇禍方亟思陵倚任元颺委以  
心膂而猜疑未化謂元颺在中樞元颺又為畿甸開府  
未必能盡潔其身一日莫忽有人叩元颺門求見元颺  
以事允顧左右請三相公出見之三相公謂元颺也元  
颺出則其人以三千金求一邊帥缺元颺怒標而出之



以告元颺元颺喜曰真吾弟也次晨元颺入朝思陵迎  
笑而語曰卿家三相公真卿弟也元颺駭愕乃知昨夜  
之以三千金來者上所遣也元颺聞之大驚於是三相  
公之名朝野稱之及其流離海外視死如歸夫孰非元  
颺元颺之志也哉

魯之春秋卷九傳

古

傳第四之二

魯之春秋卷十

海鹽李聿求學

寺院二

黃宗羲 弟宗炎等

姜 塚弟塚

沈廷揚 沈始元等

黃宗羲字太冲號梨洲餘姚人御史尊素子師事劉宗  
周少補諸生尊素死闢難宗羲事大父以孝聞崇禎元  
年袖長錐草疏入京訟冤至則逆闖已磔有詔死闢難  
者贈官三品予祭葬祖父如所贈官廕子宗羲謝恩尊  
素之禍由曹欽臣奉闖指論劾而李實成之鍛鍊於許

魯之春秋卷十傳

一

顯純崔應元之手宗羲疏請誅欽臣實顯純應元等得  
旨刑部作逮究問五月會訊宗羲對簿出錐錐顯純流  
血蔽體顯純自訴為孝定皇后甥律有議親之條宗羲  
謂顯純與闖構難忠良盡死其手當與謀逆同科夫謀  
逆則以親王高煦尚不免誅况皇后之外親卒論顯純  
應元斬妻子流徙宗羲又毆應元曾拔其鬚歸而祭尊  
素神主前又錐牢子葉咨顏文仲應時死欽臣已入逆  
案李實辯原疏不自己出魏闖取其印信空本令李永  
貞填之故墨在硃上又陰賄三千金於宗羲求弗質宗  
羲奏之復對簿以錐錐實永貞論死實末減獄竟宗羲



借同難諸子弟設祭於詔獄中門哭聲如雷帝聞而歎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歸泊尊素葬事畢乃肆力於學九年宗義與無錫顧梟等為留都防飭公揭討阮大鍼十五年入都輔臣周延儒欲薦為中書舍人力辭不就未幾歸而京師陷福王立阮大鍼驟起遂按揭中人姓氏欲盡殺之時宗義之南都上書闕下而禍作大鍼嗾私人朱統纘首糾左都御史劉宗周及僉都御史祁彪佳給事中章正宸與宗義時稱宗周三弟子繼而聞黨復疏糾之宗義與梟等並逮南都破得免歸與弟宗炎宗會糾合黃竹浦子弟數百人起兵隨督師孫嘉績

魯之春秋卷十傳

二

軍營於江上江上呼為世忠營魯王監國授職方主事尋以僉都御史柯夏卿與嘉績交薦進御史仍兼職方嘉興總兵陳梧浮海至掠餘姚知縣王正中集民兵擊殺之方國安王之仁以為正中擅殺武臣大噪廷議欲罷正中以安諸營宗義曰借喪亂以濟其私致干眾怒是賊也正中守土當為國保民何罪之有監國從之尋正中以宗義所著魯監國元年大統歷上之頒之浙東馬士英在方國安營欲入朝朝臣皆言當殺熊汝霖恐士英挾國安以為患好言曰此時非殺士英時也宜使其立功自贖耳宗義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義孔

子豈能加於陳恒但不當謂其不當殺耳汝霖謝焉又遺書王之仁諸公何不沈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而日於江上放船鳴鑼攻其有備蓋意在自守也葛爾三府以供十萬之眾敵兵即不發一矢一年之後恐不能支何守之為又曰崇明江海門戶曷兵以擾之亦足以分江上之勢之仁不能用張國柱挾王鳴謙大掠內地諸營大震廷議欲封以伯宗義言於孫嘉績曰如此益橫矣何以待有功者請署將軍從之職方主事查繼佐營於江上軍亂披髮走宗義營宗義呼其兵責而定之時孫嘉績以所部火攻營卒盡付宗義宗義與王正中

魯之春秋卷十傳

三

合軍得三千人宗義又為查繼佐治舟使同西行遂渡海劉潭山烽火遍浙西太僕卿陳潛夫亦以軍同行而浙西僉都御史朱大定兵部主事吳乃武等皆以兵來會議由海寧取海鹽以入太湖軍容甚整宗義約崇德義士孫爽等為內應會大兵已募嚴不得前復議再舉聞江上師潰監國航海宗義乃撤潭山之師踉蹌而還沿途為大兵所梗宗義諭軍士不願從者任所之尙得親兵五百人部將汪涵為前導茅瀚為後勁重趺閒行入四明山中駐仗錫寺結寨自固宗義再三申戒以山民皆貧



不可就之求糧一日宗義微服潛出訪監國消息爲厲從計部下糧絕不得已取之山民於是山民畏禍以語邏卒導之焚寨夜半火起汪涵茅瀚出戰死之宗義無所歸而跡捕之檄累下宗義以子弟走入剡中越三年宗義與左都御史方端士朝監國於閩進左僉都御史再進左副都御史時方發使拜山寨諸營管爵宗義言諸營之強莫如王翊其乃心王室亦莫加翊諸營文臣輒自稱都御史侍郎武臣自稱都督其不自張大亦莫如翊宜優其爵使之總臨諸營以捍海上朝臣皆以爲然惟定西侯張名振不可七月間地盡失監國次健跳

魯之春秋卷十傳

四

大兵圍之城中危甚宗義置靴刀以待命蕩湖伯阮進救之

大兵解圍去得免時凡勝國不順命者錄其家口宗義有母在越聞而歎曰主上以忠臣之後仗我我所以棲棲不忍去也今方寸亂矣吾不能爲姜伯約矣乃陳情監國請開道而歸是年監國由健跳至舟山復召宗義與兵部侍郎馮京第乞師日本抵長崎不得請宗義爲式微之章以感將士乃還名列捕檄遷徙無定又有上變於大吏者以宗義爲首而宗義猶挾帛書招募中鎮將南援以應監國辛卯秋遣使入海告警令爲之備甲

午張名振開使至被執而連捕宗義下獄丙申慈溪沈爾緒禍作又以宗義爲首下獄皆釋其後海上兵靖宗義無復望方事著述穿穴羣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氏之教無不精研著書數十種學者宗之已未

詔舉博學鴻儒大吏薦之力辭薦脩明史又以老辭詔下鈔宗義所著書付史館年八十六卒於家宗炎字晦木號立谿宗義起兵宗炎盡帥家丁荷戈前驅婦女執爨以餉之步迎監國於蒿墟宗義渡江出師宗炎留龕山以治輜重事敗宗炎狂走入四明山中之道岩參兵部侍郎馮京第軍事庚寅京第軍敗走宗炎被執至

魯之春秋卷十傳

五

鄞下獄宗義至鄞謀脫之故人馮道濟曰徐爲之計定無死法及行刑日初晚始出潛載死囚隨之至行刑處忽滅火暗中有突出負宗炎去者及火至以囚代之宗炎負行十里忽入一室則戶部主事萬泰家白雲莊也負之者泰子斯程也諸故人爲宗炎解縛置酒慰驚魂未幾京第故部復合與慈溪沈爾緒合軍立寨宗炎復與京第共事宗義宗會交阻之宗炎不可京第敗死宗炎又遭捕下獄宗義嘆曰死矣故人朱湛侯諸雅六救之得免乃出游暇則肆力於易所著書作石函錮之及卒命子理化安山中宗會字澤望崇禎十七年以諸生



貢太學未廷試而國難作其後從宗義起兵事去閉戶不出於書一再過不忘自經史四部而外釋道二藏未嘗不一周也詩文古淡而字有根據不見用事之跡後以憤憾而卒

外史曰宗義之理學文章

聖祖仁皇帝知之固當炳炳百世特是不可以一節求其始入京訟寃對簿復仇為孤兒繼而南渡為黨臣繼而起兵出師立寨乞師從亡為孤臣繼而乞養為孝子為遺臣而卒為大儒有千百古人之不能終者即其學問亦不名一家善乎全先生有言曰宗義嘗自謂受

魯之春秋卷十傳

六

業叢山時頗為氣節斬斬一流又不免牽纏科舉之習所得尚淺患難之餘始多深造於是胸中窒礙為之盡釋而追恨為過時之學蓋不以少年之功自足也問學者既多復舉證人書院之會於越中以申叢山之緒以為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遊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且兼令讀史經術所以經世史學所以達變方不為迂儒之學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故受教者不墮講學之流弊蓋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良齋止齋之經制水心

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林所未有也姜琛字如農萊陽人崇禎四年成進士授密雲知縣調儀真遷禮部主事十五年擢禮科給事中疏劾兵科給事中陳啟新不忠不孝大奸大詐罪帝削啟新籍時帝以寇氛未息民罹鋒鏑建齋南城每子夜偕周后往誦佛經移時始返琛上疏諫不報已陳蕩寇二策曰明農業收勇敢帝善其言溫體仁興復社之獄七年未結琛言諸生聞明經史無可罪而張溥一代著述才齊志以沒宜賈易名之典時周延儒已復召當國事乃大解初體仁及薛國觀力排異已及建言者延儒至盡反其所

魯之春秋卷十傳

七

為廣引清流言路亦蜂起論事忌者乃造二十四氣之說以指朝士二十四人直達御前帝適下詔戒諭百官責言路尤至琛疑帝已入其說乃上言陛下視言官獨重故責之獨嚴如聖諭所云代人規卸為人出缺者臣豈敢謂盡無其事然陛下何所見而云然儻如二十四氣蜚語騰播清禁此必大奸巨惡惡言官不利已而思以中之激至尊之怒箝言官之口逞邪詭之謀人效寒蟬壅蔽主聽誰復為陛下言天下事者如使耳目旁及邪言亂政若涿州知州劉三聘忽薦罪輔馮銓人情閃爍是非淆亂臣區區之愚不獨為言官職掌更為朝廷



清治亂之源也蓋帝有爲人出缺論舉廷臣積習之非  
爲保定參政錢天賜因貨緣給事中楊起枝以屬延備  
及廷推發也塚探之未審謂帝實指此事遂倉卒拜疏  
帝遂大怒曰塚敢詰問詔旨藐玩特甚立下詔獄考訊  
掌鎮撫梁清宏以獄辭上帝曰塚情罪特重且二十四  
氣之說類匿名文書見卽當毀何故累臆奏牘其速按  
實以聞鎮撫再上塚獄言掠訊者再供無異辭乃命移  
刑部定罪尙書徐石麒等擬塚成帝不許逮塚至午門  
杖一百仍繫刑部獄明年秋大疫命諸囚出外收保塚  
出謝賓客帝怒以語刑部尙書張忻忻懼復禁之獄十

魯之春秋卷十傳

八

七年二月始釋塚成宜州衛將赴成所而京師陷福王  
立遇赦起故官方丁艱不赴與弟塚奉母寓會稽章閭  
家曲盡孝養監國召爲兵部侍郎又不赴再被詔專使  
敦促塚知時事不可爲竟不起江上師潰後流蘇州以  
卒疾草時謂其二子安節尙節曰吾奉先帝命成宜州  
死必葬我敬亭之麓安節等如其言安節字勉中徙居  
墓傍苦節而卒塚字如須號貧簪崇禎十三年成進士  
授行人見署中題名碑崔呈秀阮大鍼與魏大中竝列  
立拜疏請去二人名及塚下獄盡力營護塚杖畢已死  
塚口溺灌之乃復甦聞父殉難疏請暫釋塚罪使得奔

喪帝不許又請代兄繫獄釋塚歸葬又不許又爲父請  
贈謚亦不報塚卽日奔喪奉母南走蘇州福王立大鍼  
得志欲殺塚乃亡命之浙監國召授考功郎中掌銓事  
兼參江上軍政大鍼在方國安營又欲殺之乃奉使於  
闕江上師潰塚亦寓蘇州而卒

沈廷揚字季明號五梅崇明人好爲經濟之學由諸生  
入太學崇禎九年河道累決漕運艱阻帝患之廷揚應  
詔上書言海運可復召見廷揚言元時百年俱海運從  
太倉劉家河放洋計半月可抵天津雖風波之險不無  
損失先臣邛濟考元史歷年運到米數除所損失費尙

魯之春秋卷十傳

九

省於內運臣生長海上訪問水手頗知其道但不若從  
淮上漕竟出淮河口入海放洋尤便因上海運書五卷  
帝下部覆議戶部諸臣無知水道者覆奏言不可行凡  
三覆議而戶部終莫任之者於是戶部言臣等未諳海  
道不敢妄議廷揚以爲可行莫若竟委之督運令其自  
僱舟楫召募役夫令漕撫量撥漕糧試之果然有效則  
海運可復也制曰可授廷揚戶部主事一切船隻水手  
皆自行辦理詔漕撫以漕米二萬石予之廷揚奉命出  
相視山東膠州與南岸相對者爲廟灣廷揚以廟灣六  
船由淮河口出七晝夜抵天津馳疏以聞遣家人致箋



於戶部戶部諸臣驚曰前日已奏汝主人就道奈何尙  
在家家人笑曰運船抵津矣帝得疏大喜而戶部諸臣  
尙疑之以爲海道艱難安有七日卽至之理廷揚饒於  
財恐自東省買米以充數耳不數日而漕撫所奏廷揚  
撥米開洋日期暨津撫所奏廷揚登岸日期皆與廷揚  
所奏合帝出以示羣臣曰朕固知其無僞也於是定議  
每歲春秋兩運增米至二十萬石以運到日給費如內  
漕之半擢員外郎陞郎中命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計  
海運事時寧遠軍餉幸用天津船自登州候東南風轉  
粟至天津又候西南風轉至寧遠廷揚請從登州直達

魯之春秋卷十傳

十

寧遠帝用其議省費多督運凡七年十五年命再赴淮  
安督海運事竣加內府光祿寺少卿仍領海運事初  
大兵之下松山繞出洪承疇軍圍之急十三鎮兵俱不  
得食城中餉絕帝召廷揚廷揚請行自天津口出經山  
海關左達鴨綠江半月抵松山軍中皆呼萬歲廷揚還  
松山竟以援絕而破時論以爲初被圍時若分十三鎮  
之半從廷揚循海而東前後夾援或者濟惜乎莫有  
見及者十七年正月流寇事急京師糧儲告匱廷揚言  
於戶部尙書倪元璐曰事急矣請以檄借漕糧二十萬  
石從海運不可復拘常期僥天之幸得達京師或可以

濟元璐然之廷揚以戶部檄馳至淮漕撫路振飛然之  
顧漕運甫發而京師陷之報至振飛馳使追還福王立  
以廷揚督餉江北諸軍廷揚疏言臣歷年海運有舟百  
艘皆高大完好中可容二百人所招水手亦皆熟知水  
道便捷善鬪堪充水師但曩時止及於運米故每舟不  
過三十人今海運已停如招集水師加以簡練沿江上  
下習戰臣願統之則二萬人之衆足成一軍亦長江之  
衛也疏上不報時廷臣或請由海道出師北伐廷揚聞  
之曰誠使是策得用吾願爲前軍以啟路皆不得但遣  
運米十萬石以餉吳三桂而劉澤清在淮上欲得廷揚

魯之春秋卷十傳

十

舟廷揚曰須俟朝命乃可澤清縱兵奪之漕撫田仰惡  
廷揚亦不問廷揚乃歸南都破廷揚航海朝魯王監國  
於紹興加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浙直水師  
欲令廷揚由海道以窺三吳時大學士田仰忌廷揚廷  
揚乃之舟山欲以舟山鎮將黃斌卿之兵入吳唐王聞  
之亦授總督時諸軍無餉競以剽掠爲事至於係累男  
女索錢取贖肆行淫縱浙東之張國柱陳梧爲尤甚廷  
揚謂斌卿曰師以恢復爲名今所爲如此是賊也將軍  
其戒之斌卿曰公言是也惟軍中乏食不得不取之於  
民間今將何以足食廷揚乃爲定履畝勸輸之法而軍



士不敢復鈔掠斌卿故無大畧其後卒以不迎奉監國被誅而舟山之人頗念之以其軍稍有紀律民無所擾皆廷揚一言之力也丁亥松江提督吳勝兆送款斌卿不欲應之廷揚曰事機之來關不容髮奈何坐而失之定西侯張名振慟請行邀廷揚為導廷揚曰兵至必以崇明為駐劄地禁打糧然後可名振至崇明而食至盡趨壽生洲打糧泊舟鹿苑五更颶風大作舟自相擊軍士溺死者過半

大兵逆之岸上大呼薙髮者不殺同行者都御史張煌言馮京第與名振皆雜降卒中逸去廷揚歎曰風波如

魯之春秋卷十傳

三

此其天意耶我當以一死報國然無名而死則不可乃曰我都御史也汝輩可解我之南京

大兵以舟護之至江寧經畧洪承疇以松山之役與廷揚有舊然不令見使人說之曰但薙髮當有大用廷揚曰誰使汝來者曰洪經畧也廷揚曰經畧以松山之難死先帝賜祭十三壇建祠都下安得尚有其人此唐子也承疇知不可屈乃行刑部下贊畫職方主事沈始元總兵蔡德游擊蔡耀戴啟施榮劉金城翁彪朱斌林樹守備畢從義陳邦定及廷揚從子甲皆死之而廷揚之親兵六百人斬於棧門無一降者廷揚之死聞至舟山

哭聲如雷監國贈本部尚書命立祠祀之其時命由海道以入三吳則又有荆本徹本徹丹陽人崇禎七年成進士官職方郎中為溫體仁所惡免官福王立起故官監下江軍至浙東監國命赴舟山與黃斌卿由海道以入吳本徹屯小沙畧有將士善射本徹不能輯將士所至為民患黃斌卿忌之造為流言民人單里從斌卿攻之僉都御史馮元應解之不聽本徹遂遇害子元相亦死焉廷揚

國朝

賜諡忠節本徹

魯之春秋卷十傳

三

賜諡節愍

外史曰廷揚天下才也當思陵時漕河累梗命復海運廷揚毅然應詔上書而戶部諸臣以事關非常卷舌不言不知元之海運劫自伯顏其意以為元都燕去東南轉漕之地四五千百里萬一中原有警道路梗塞非海運不足以備緩急故於立國之初即為海運之計謀深慮遠非常人所知也至正之末徵海運於江浙張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輸十一萬於京師歲以為常其後浙運不至陳友定自閩輸數十萬京師民始再活其效可觀矣成祖都燕而後西北屯政既未克舉又置海運而專



力於河一夫大呼萬艘俱停腰脊咽喉之喻先臣邱濬之諄復者可不危哉思陵排眾議而任廷揚淵哉聖慮乎及賊陷京師海運已停廷揚疏請其舟可習水師使其議得行事或有濟縱不能長驅入燕未必非長江之衛也無如田仰忌其功劉澤清奪其舟淮上瓦解不覺拊膺流涕而嘆吾謀之不用也航海入浙艱難盡瘁欲少延垂絕之國命亦曰一息尙存此志不容稍懈耳至於成敗利鈍夫豈其不逆觀之也乎

魯之春秋卷十傳

十四

傳第四之三十四

魯之春秋卷十一傳

寺院三

朱大定 方明等

邵之詹

林 奎 林汝壽等

湯 芬

陳士京

沈文光

徐孚遠 任穎眉等

朱大定字君永秀水人大學士國祚子以恩蔭授中書舍人改成都府同知獻賊犯蜀以計斬其豪帥崇禎十三年冬賊渡昭河人洶洶奔入城薪米驟貴蜀王及各

魯之春秋卷十一傳

一

司出錢易米粥難民大定夜歷諸廠周諮勞苦而察其蹤蹟可疑者別羈之俄而賊至大定與布政使侯安國守北門見城下一酋衣朱衣騎馬巡軍大定操強弩射之落其胄衆擁去大定謂安國曰賊多而未整可擊走也即帥壯士八十人出戰殺五人俘三人奪馬十四匹入見巡按陳良謨提賊頭頭血縷漚堂上良謨離席曰別駕貴公子乃能手殺賊耶是夜賊退屯柳溝浦大定請乘勢擊之不朝食提兵奮往斬三十餘級生擒七人賊捲營遁明年以功上攝重慶州民苦征斂下令曰爾遭寇蹂躪苦矣我寧失官以去不忽以催科再困爾也民



皆感激爭輸生母病假歸福王立起尙寶卿上書閣部  
吏可法請正君心收人望鋤姦伎慎名器足兵食通民  
情凡六事可法歎曰救時才也將引用而馬士英亂政  
拂衣歸南都破嘉興義兵起大定募水師自成一軍  
大兵次陸門總兵陳梧遣中軍帥郡兵爲先鋒大定帥  
水師及鄉勇爲後勁戰於鎮西殺傷相當

大兵數百人忽繞出郡兵後前後夾擊郡兵敗大定救  
之急收兵水軍返權郡城破大定走浙東魯王監國擢  
左僉都御史管於龔山大定精於駕御而又餉以家財  
故其軍不擾欲應都督方明於廣德兵弱不能行監國

魯之春秋卷十一傳

二

命佐督師熊汝霖出師攻海寧還又命監長與伯吳易  
軍於太湖易敗走大定還浙東明年又命與御史黃宗  
羲王中正出師劄譚山聞江上師潰監國航海乃撤師  
大定復入太湖招軍故部復集時有惡大定者引嘉湖  
道修國器帥兵邀擊相拒數日力竭歎曰臣欲延主上  
一之祚於海上今力竭矣無能爲不如死以愧不死  
者乃大呼曰我副都御史也可速殺我遂被執至錢唐  
臨刑挺立不屈監刑者知其宰相子死而爲忠臣亦不  
強也遂伸首受刑明字開之廣德人官黨山屯田都司  
素與吳興家相結起兵克廣德會宗室朱議瀝兵敗

明迎議瀝入其軍于是破孝豐臨安寧國等縣軍聲頗  
振時大定朝監國於紹興道出廣德明與議瀝附表以  
聞並乞師求援監國投議瀝平將軍明都督僉事遣  
兵應之不德遠唐王聞之封議瀝爲瑞昌王明等授官  
有差未幾

大兵自徽州出攻明不能禦兵敗明走浙東監國如右  
都督命募兵浙西議瀝走鎮江鎮江人潘文煥匿議瀝  
於茅山民舍久之事覺議瀝被執死事連文煥及其子  
文煥謂其子曰我死忠子死孝傳之天下後世義士頌  
述焉不然我老嫗也誰復知之械至江寧問官欲生之  
文煥不屈及其子死之不食死明年明至長興兵  
敗被執死

魯之春秋卷十一傳

三

外史曰昔歐陽公作唐宰相世系表誠以宰執之家與  
國同休戚故特詳之然而終唐之世累遭太難以暨天  
復天祐革命之交宰相子孫殉國者蓋亦寥寥無多未  
嘗不歎與國同休戚者之難其人也明之亡也吳橋范  
忠文攀髯殉國高陽孫忠定江夏賀忠慈忠子弟羣從  
合門從死而崑山顧文康家有戚正有戚建有戚受有  
天達有天遷鉛山費文憲家有曾謀華亭徐文貞家有  
念祖有字遠江陵張文忠家有允脩有同做商邱沈文



端家有試太倉王文肅家有湛有淳東阿于文定家有元煜餘姚孫文恭家有嘉績長洲文文肅家有震亨有乘蒲州韓相國家有承宜有昭宣長山劉相國家有孔和嘉善錢相國家有棟有桷而大定為文恪第五子側足焦原不死不休其死與諸相國之子孫比烈吁盛矣與夫烏程溫氏之有璜宣城卬氏之有之陶一死以洗相門之玷是皆唐宰相世系表所遜也

邵之詹字思遠餘姚人崇禎六年舉鄉試魯王監國授戶部主事當是時大學士張國維督師江上僉都御史孫嘉績熊汝霖章正宸錢肅樂沈宸奎于穎太僕卿陳

魯之春秋卷十一傳 四

潛夫職方查繼佐義興伯鄭遵謙等會師江上王之仁以故鎮方國安以客兵皆駐師西興大學士朱大典守金華永豐伯張鵬翼守衢州之仁國安之兵謂之正兵各營所募鄉兵謂之義兵俱取餉于戶部國安日與戶部爭餉之詹請以紹興八邑各有義師正賦則給義兵金華則歸大典寧波則專給之仁台州衢州嚴州溫處五府則給國安悉由戶部司其出納以杜爭端國安等不可議以正兵食正餉義兵食義餉之詹言義餉者無名之稅徵之民閒富室若虐及鄉里民心潰散餉無從徵將不知所歸宿矣國安不聽監國擢之詹戶科給事

中內臣客鳳儀李國輔兼制軍餉之詹力言非制國安并奪義餉之詹言于國維請申飭軍法以約束之未幾國安師潰之詹入四明山莊悲憤疽發于背嘔血死其時官諫臣者又有邵秉節譚貞良顧朱何宏仁李安世云秉節字季和號時成之詹弟崇禎十三年進士授行人監國亦授給事中貞良字元孩號築巖嘉興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行人京師陷徒步南奔福王立官精膳主事明年出典廣東鄉試至里門而南都破浮海走浙東監國擢福建道御史改兵科給事中建策乞援於閩遂入閩唐王加太常寺卿于吉聰賜鄉貢進士授中書

魯之春秋卷十一傳 五

舍人聞江上破聞人無固志將往南粵次漳州為亂兵擊破首卒朱字自公崇德人崇禎十二年進士授行人奉命清餉兩浙監國擢御史督餉江上破督師張國維謂朱曰吾奉受國重寄義必死子入仕淺猶可隱也朱欲追扈至海門無舟可渡乃歸後經紀兵部尚書李向中後事甚力宏仁字仲淵號書臺山陰人師事劉宗周崇禎十年進士授建平知縣調高要築建平城脩端溪隄為百世之利歸監國召補御史累上封事監國是之不能用城破走投台州之白峯下死而復甦土人負之入陶介山遺命暴骸三日野火焚之安世字泰若宏仁



同邑人崇禎十六年進士盧國授吏科給事中進尙書  
司卿江上破與弟盛世偕隱盛世字生虞崇禎二年舉  
於鄉官青豐知縣有能名又有仕於紹興者御史王翔  
袁嘉彪考功郎中黃岳主事王浚太常寺丞任文正監  
紀推官黃雲官皆從公入閩

外史曰之詹以下諸臣皆裂冠毀裳逃名空谷如疾風  
勁草老而愈壯庶幾有古人之風矣

林奎字子野號恥齋福清人爲諸生見天下大亂講求  
濟世要務崇禎十六年成進士授海寧知縣有異政至  
甫一月而京師陷邑有妖人李刀三以劍術乘閒煽惑

魯之春秋卷十一傳

六

爲亂聚衆千人聞京師之變將舉事通邑震恐奎遣人  
捕至對衆杖殺之其黨殷粟奎出曉諭於衢元凶既除  
餘悉不問衆歡呼釋兵一邑安堵威名大著明年南都  
破杭州亦不守邑卒乘機乞餉環署大噪奎罪其首而  
如其請城孤不能存引去魯王監國召爲行人與都督  
陳謙奉使閩唐王殺謙留奎欲置左右授戶部員外郎  
司餉督師黃道周出師請與偕行至江西以典銓關人  
衆舉奎召還改文選郎中立職清峻請託遂絕既而奎  
曰此潤色太平之事願今日之所急耶乃辭去募兵千  
人爲鄭芝龍所阻不得志復散兵聞唐王敗大慟走匿

山中制棺一具布衣一襲書大明孤臣之柩以待死監  
國入閩召拜左僉都御史丁亥十月奎同里葉子器起  
兵請奎爲主奎乃與族人汝壽及御史蔡昌應主事林  
泌會閩安伯周瑞平彝伯周鶴芝總兵陳文達等帥師  
克福清長樂閩清永福四縣奎與汝壽守福清十二月  
大兵圍城奎與汝壽堅守不下城中乏食奎告其父曰  
兒當死久矣守海寧當死福州破當死今不死失人臣  
之分貽父母羞乃與汝壽出戰不避矢石日暮

大兵衝其營奎身被數創猶兵大矢中喉死汝壽  
被執諭降不屈繫獄除夕吞金屑死子器先被執使作

魯之春秋卷十一傳

七

書招奎子器受紙筆書絕命辭擲之被汝壽字大藏  
舉鄉試授沛縣知縣天啟二年敗邪教徐鴻儒兵緝妖  
人王普先黨有功特擢四川道御史四年六月巡視京  
城民曹大妻與人奴口角服毒死火者曹進傳國興等  
衆大掠奴主家用大錐錐其主刑官不敢問汝壽捕得  
進進懼劾請受杖遂杖之五十國與邀於道罵不已汝  
壽收繫之亦請受杖復杖之魏忠賢大怒立傳旨廷杖  
先數日羣奄毆殺郎中萬璟汝壽懼死杖下逸至遵化  
巡撫鄧漢爲代題都御史孫璋御史潘雲翼等交章論  
救不聽卒杖之削籍歸崇禎初起官右參議分守溫處



道不赴久之起瓊州道坐奸民煽亂貶秩歸福王時起雲南僉事分巡臨沅道已而解職監國擢兵部右侍郎總督義師監國自丙戌十一月入關至長垣軍聲頗振晉江郭符甲平和曾慶顏榮皆起兵應之羅源知縣朱丕承寧德知縣錢楷皆以城降攻克建寧邵武興化三府福寧一州海澄漳浦等三十餘縣迨至己丑四月所得者先後復失其殉難者陳世亨以一旅克温州瑞安授兵不繼被執不屈死永嘉林夢龍攻桐山不克死海中閩縣林之蕃為內應事洩死宗室朱統鎔前鋒葉儀攻福州戰死符甲慶榮兵敗死漳浦復五日即破洪有

魯之春秋卷十一傳 八

文被執死永福破邑人鄧正畿林逢經俱死長樂破邑人王恩及服毒死世亨嘗官鄧王府審理監國授中書舍人夢龍崇禎十五年舉於鄉監國授職方主事之蕃字孔穎崇禎十六年進士授嘉興縣知縣遷寧波府推官監國授車駕主事從亡入閩監國親攻福州之蕃謀為內應事洩繫獄吞金屑死統鎔寧王府宗室監國授平海將軍儀監國授都督符甲字輔伯號介登之蕃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監國擢兵科給事中監建寧軍建寧波符甲帥五百人戰於海上五百人皆死符甲走永春被執不屈死屍彌月不腐里人葬之於海島慶監國

授兵部侍郎詔安等處義兵據將軍塞克大田將樂順義三縣兵敗與其兄居曹同死榮監國授總兵官戰死海上又忠授撫標旗鼓先榮戰死有文閩人監國授漳浦知縣正畿字德郁監國授兵科給事中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義興侯鄭遵謙正畿上疏劾彩為彩所惡乃歸及城破賦絕命辭投水死逢經字守一以諸生有聲復社監國授御史亦投水死恩及崇禎中舉鄉試授信宜知縣歸監國擢御史復長樂城破與妻李氏同死監國贈太常卿謚忠襄

國朝

魯之春秋卷十一傳 九

賜謚烈愍汝翁  
賜謚忠節符甲有文正畿逢經恩及俱  
賜謚節愍恩及妻李氏  
賜入節孝祠  
外史曰空與汝翁以下諸臣搗竿而起利害智力倉卒不暇較量攻克郡縣長垣因得支持二載顧不可謂無益興亡之數方之古人其陳文龍陳璘之儔歟  
湯芬字芳侯號剛中海鹽人諸生雲章子崇禎十六年成進士授山陽知縣以性孤介迂漕撫為其所斥福王立閣部史可法總兵王永吉疏薦改監紀推官監東平



侯劉澤清軍進職方主事督理杭嘉湖蘇松常鎮軍餉南都破歸嘉興義兵起雲章先帥義兵至嘉興分守西門相持二十七日城破雲章被執不屈死海鹽義兵起奉芬爲主江上游巡參將王有凌稱奉魯王監國命起兵恢復執新署知縣陳之燕而不知參將周一誠持兩端陽言起義而陰送款收得鄭鴻遠所棄美女招梨園教之歌舞將獻

大兵大將克下陳心害芬與有凌所爲嗾義兵攻殺有凌陰除不附己者激浦義兵以無餉譁於一誠門一誠又嗾義兵追殺激浦兵數十人激浦人怨一誠一誠迎款釋

魯之春秋卷十一傳

十一

之燕督軍民薙髮營兵義兵大譁皆散約激浦人至一誠門焚其署一誠覺微服踰垣走激浦兵韓萬象追之及黃泥橋手斬一誠

大兵勦激浦過豐山里人彭長宜彭原廣彭孫繩彭孫振陳時皆被殺激浦義兵徐亥三戰死芬乃微服遁浮海入閩唐王授監察御史贈雲章太僕寺卿時聞事主於鄭芝龍芬於軍國利弊無不盡言芝龍惡之出使浙

東

大兵入閩芬遇於松溪被執

大兵諭之降芬抗聲乞死

大兵憐而釋之會監國入閩次長垣授兵科給事中兼分守福興泉三府福建布政司參政時水陸主兵者互相攻芬道經寧德水潑水師麾下將張雲飛與秦川麾下將黃際盛陳兵相

盛疑芬爲所害年三十七

國朝

賜謚烈愍

外史曰或以爲芬分守興化城破緋衣坐堂上被殺此傳聞異辭也吾聞乙酉義兵四起吾邑周一誠欲以土地爲市自致其功名其計與芬左苟使芬得行其事則

魯之春秋卷十一傳

十一

吾邑將爲江陰金山之堅守矣其後流離閩越爲悍將所害夫豈害其盡忠報國之初志哉

陳士京字齊莫號佛莊鄞人僉都御史熊汝霖薦之魯王監國授職方盟王士京故與三衢總兵陳謙善謙奉使閩中請士京監其軍監國許之士京與謙至閩唐王方爭頒詔專謙死士京遁之海上招討使鄭成功聞之與士京遊成功父芝龍降成功不肯從起兵實士京贊之已而監國至閩成功脩頒詔之禮不肯奉監國列營之奉監國者其軍莫如成功強皆不自安士京說成功當以公議爲重成功雖不爲臣而終始於監國圖萬公



之進監國進士京光祿寺卿監國駐舟山留士京在閩與成功相結以為後圖舟山破明年正月監國次中左所士京往朝又明年正月士京往朝於金門越四年三月監國次南澳去監國號通表滇中謀其使魯王沈吟良久曰無以易士京者成功亦欲做事於滇士京遂行至滇中滇中加士京左都御史士京固辭不受特賜三品勅命三上疏陳軍事且言當通閩粵之路滇中留之士京不可乃還閩仍居成功營成功盛以恢復自任賓禮遺臣是以海上衣冠雲集然不過待以幕客之禮其最致敬者尚書盧若騰侍郎王忠孝左都御史章朝薦

魯之春秋卷十一傳

三

沈荃期郭貞一徐孚遠與士京也久之士京以海師無功粵事日壞乃築室於鼓浪嶼中感物賦詩以抒忠憤之氣已而成功與兵部侍郎張煌言入江推士京參預島上留守事務是年士京卒魯王在南澳聞之震悼親為文以祭之

國朝

賜謚節愍

外史曰士京嶽嶽海外以故君故國之感激發鄭成功致禮於王而終始無間使張煌言樓船得以南向無內顧之患者非士京之力不至此

沈文光字文開號斯菴鄞人以諸生貢太學魯王監國授太常寺博士明年監國航海文光追扈至長垣參琅江諸軍事進工部郎中越二年監國駐舟山文光追扈不及走滇中遷太僕寺卿越三年乃還閩而舟山已破文光遂留閩思卜居於泉之海口孛家浮舟過圍頭洋口颶風大作飄泊至臺灣時臺灣為荷蘭所據文光從之授一廛以居越十年招討使鄭成功克臺灣知文光在大喜以客禮見海上諸遺臣多依成功亦以得見文光為喜成功令麾下致餽且以田宅贍之已而成功卒子經於文光不禮焉文光入臺之北鄙結茅於羅漢門

魯之春秋卷十一傳

三

山中以居經卒諸鄭復禮文光如故

大兵下臺灣總督姚啟聖招之文光固辭啟聖貽書訊之曰管寧無恙因許遣人送文光歸鄭文光亦頗有故鄉之思會啟聖卒不果諸羅令李麟光為之繼肉繼粟旬日一候門下時明之遺臣已少而流寓漸集文光乃與宛陵韓文琦關中趙行可無錫華袞鄭延桂榕城林奕丹吳渠輪山陽宗城螺陽王際慧結社稱福臺新咏尋文光卒葬於諸羅縣之善化里著有花木雜記臺灣賦東海賦檇賦桐花賦芳草賦古今體詩臺灣之文獻自文光始



外史曰文光以鄒枚之才爲東海文獻鼻祖是天留故國之人才以啟窮微之文明故強藩悍帥所不能害昔蔡之英在漠北其才豈無述作委棄於穠尋亦未嘗不深後人之痛惜文光之集得以見重於世爲東海破荒其亦足以稍慰九死不移之志矣

徐字遠字闇公華亭人崇禎十五年舉鄉試南都破與考功主事夏允彞起兵松山不克入閩唐王授福州推官擢兵科給事中唐王敗字遠浮海至浙入蛟關結寨於定海之柴樓以應魯王監國於閩字遠入朝授故官丁亥四月吳勝兆送款監國命字遠充行人賜一品服

魯之春秋卷十一傳

西

至崇明遇颶風兵敗字遠居殿得免監國駐舟山字遠進祭酒尋擢左僉都御史時寧紹台俱有山寨以爲舟山接應柴樓最與舟山近字遠勸輸入貢舟山之餉得不缺舟山破從亾海上戊戌魯王去監國號通表滇中滇中遷字遠左副都御史是年入滇失道入安南還入臺灣未幾卒其同字遠從亾海上者則有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任穎眉兵部侍郎兼太僕寺少卿曹從龍兵部侍郎兼大理寺少卿蔡登昌兵部侍郎張中祿太常卿陳九任廷貴侍讀兼簡討崔相郎中范可師萬時駱主事林泌傅啟芳陳盡卿張斌卿葉時茂行人張吉生

張伯玉副使俞圖南俞師範監紀推官陳豸欽天監丞楊璣云穎眉監國駐浙東授職方郎中從亡入閩次長垣加監軍御史兼故官戊子十月定西侯張名振過舟山黃斌卿軍砲擊名振船名振怒遣兵擊斌卿斌卿兵敗名振驅舟山城中少壯婦女二百八十有奇令赴南田給賞軍士穎眉至南田名振語以舟山之捷穎眉令所掠人口悉還之名振怒監紀推官陳劔鳴同知黃鳴華等勸止之明日名振請穎眉再議穎眉抗論如昨名振屈服立令出婦女於還舟山監國駐舟山穎眉擢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舟山破穎眉抱劍哭圍出遇友人

魯之春秋卷十一傳

五

鄧天牧得免後從亾居海上廷貴圖南嘗奉命往日本借師壬辰秋廷貴再奉命北上至北茭洋舟廢遂爲僧九徵師範舟山再破被執不屈死  
外史曰海外諸臣流離窮島蓋又古來忠臣義士之一變局也幾社殉節四人何剛夏允彞陳子龍死於二十年前字遠死於二十年之後九原相見不啻其爲自首同歸也



傳第五之一

魯之春秋卷十二

海鹽李聿求學

義旅一

吳 易父承續等

嗚呼崇禎十七年正月思陵臨朝嘆曰朕欲督師親決一戰身死沙場無所恨及三月之變躬殉社稷而大小臣工從死者蓋亦寥寥樞臣開門輔臣勸進百職司投名受職不可勝數明朝培養三百年不應偷薄至此及觀其後義旅四起視死如歸所在不乏也如吳易諸臣不過領辱王之一命無尺土一民之寄側足焦原分固

魯之春秋卷十二傳

不必死也然竟死噫烏得不傳作義旅傳第五

吳易字日生吳江人生有膂力跡弛不羈崇禎十六年成進士福王立易謁閣部史可法於揚州可法異其才題授職方主事為己監軍久之廷議不言討賊易憤憤上中興四大議一曰聲大義以作恢復之氣蓋春秋之旨大復仇而嚴討賊諸葛亮亦云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誠以君父之仇一日不報凡為臣子憤恨愧恥無一日可以即安且大義不明人不知有君父則無以立國雖欲苟且偏安而有所不得也先帝英明恭儉勤求治平而卒致覆敗實前右所未有究其禍原則一十七

年當局諸臣謀國之罪不可辭也以門戶為安身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以苞苴為立命而不知節義之為何事有具文而無實政有議論而無成功文臣愛錢而委用債帥武臣惜死而坐撫驕兵人心陷溺拜手而處賊庭靦顏而受偽職土崩簞壘誰實厲階良由此等胸中久無君父久無廉恥也今幸聖主重興保有南服此天心之所祐助祖宗神靈之所期望蓋在討賊復仇再擴疆宇開數百年太平之基非謂因循江左偷歲月之安如東晉南渡故事也我二祖創基重開華夏列宗圖治遠邁漢唐而十陵園廟寂寞塵沙之鄉先帝梓宮荒涼

魯之春秋卷十二傳

榛莽之地興思及此痛絕忘生向日聞變之初見諸生父老無不涕泣哀感竊謂東南之人心未死社稷之興復可期而兩月以來義聲未舉恐天下人心自此廢然而不可復作也天下有忠臣義士報君死國之氣有英雄豪傑作事建功之氣二者當及其鋒而用之使天下感發而興起故進可圖敵而退可立國忠臣義士之氣無以用之則日就消靡英雄豪傑之氣無以用之則渙散而不可收拾此安危成敗之關不可忽也所願朝廷之上念篡逆之大仇思恢復之至計臥薪嘗膽存越國之憂發布衣帛冠法衛公之儉約君臣歡洽合堂廉為



一體文武戰睦視軍國爲一家人人有枕戈飲血之思時時有厲兵秣馬之志身且不有何有於苞苴家且不有何有於門戶門戶消而後職業可舉苞苴而後功罪可明死節者厚其優恤從逆者速其刑誅綱紀粗張經綸畧定亟下哀痛之詔預卜誓師之期選將練兵進據形勝逆賊之首不旋踵而可致於闕下矣或謂時方積弱大舉爲難則甚不然昔少康以一旅之師討滅寒浞而祀夏配天光武騎牛從軍以羸卒三千破尋邑百萬卒興漢祚蓋其君臣之間立志既堅區畫素具鼓動拔起以乘天下之氣用能以少破衆變弱爲強况今疆

魯之春秋卷十二傳

三

土尙居天下之半而財富不乏人力繁庶較之少康光武倍且什伯誠能舉而用之則風馳電掃廓清六合非難致之事也事在不疑顧力行何如云爾二曰明大勢以爭恢復之機蓋歷者創業中興之主必先度形勢據要會故上之奏驅除之功而次亦不失固守之策東南形勢雖以長江爲險阻然自古守東南者未有不守兩淮與荆襄者也兩淮者江表之藩籬荆襄者上流之門戶舍藩籬而保牆垣棄門戶而扃堂奧雖在至愚知其無濟孫吳之於曹魏百戰於合肥濡須之地而以荊州分裂晉者併焉其六代之世僅曰偏安然以悍如石勒

盛如苻堅強如宇文拓拔卒不能跨江南以有尺寸者以強藩巨鎮皆在淮南荆襄間故也南唐李氏所以能都建康者以有淮南及淮南爲周世宗所併遂有豫章之徙宋之南渡也先後有劉錡韓世忠岳飛孟珙諸人擁重兵於兩淮襄漢之地而孟珙亦曰襄樊爲朝廷根本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後伯顏兀朮之兵竭死力以攻襄樊襄樊破而後順流南下而宋事遂不可支矣此皆已事之明鑒也以今日之勢論之則荆襄爲尤重何則逆闖巢穴盤據關中則賊之伸足南向狼奔豕突道必出此而我之王師大軍奉辭伐罪道必出此是我得

魯之春秋卷十二傳

四

之可以圖賊賊得之可以圖我實爲必爭重地而我未能據而有之我未能有而賊亦未聞爲集兵堅守之計乃天之留此都會以開我中興大業者也逆闖遊魂且夕消滅又恐他有雄傑者襲跡而動踞形便以蹂中原習水軍於漢沔之上放舳艫於武昌夏口之間我將何以禦之是故審妙算而定規模必以恢復荆襄爲第一著夫荆襄背控河洛側睨淮蔡包絡關陝襟帶吳蜀沃野千里有可耕之土奇材劍客有可用之人地形四達有可戰可守可縱可橫之勢從古英雄之所力爭而恃以爲混一之資也乃所謂恢復者務爲恢復之實而無



務為恢復之名何謂恢復之名驅烏合之兵入殘破之境紀律素未嘗明饋餉又若不足賊去則進據空城賊來則望風奔潰雖得聯城數百何所用之不惟無益適足以喪師糜餉而已何謂恢復之實選良將聚精兵以招徠安輯為先圖以耕屯守禦為實事據一城則不使一城之復破立一堡則不使一堡之復隳以客為主以逸待勞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俟神氣充實邊腹堅守聯絡兩淮共圖進取如網之有綱如農之有畦可以指掌計畫可以歲月責成所云坐而言之起而行有斷然者三曰定大畧以收恢復之功蓋控兩淮據荆襄而漸圖

魯之春秋卷十二傳 五

搗勦必得重兵三四十萬節力不能遽舉最少非二十萬不可今郡邑之兵可用為守禦而不可用為驅馳諸鎮之兵可用為聲援而不可用為進取何也積弱積玩積驕積惰雖有周亞夫李光弼不能徒手而變其俗也驅市人而戰節韓信之用兵如神不得不致於死地而後勝則兵非素練不可用明矣為今急計莫若精擇大帥三人才兼文武忠義根心者使之分道募練新兵所募之兵必須絕力或挽弓二三百觔或提石七八百觔膽勇信實三者俱備方為及格其偏裨頭目亦聽大帥自行選用一切兵法陣制大帥教偏裨偏裨教頭目頭

目教兵齊之以束伍之令申之以上下保結之法精之以步伐擊刺旌旗金鼓分合奇正之數盛甲器械向之鈍傲不中法者自行製造營陣部曲向之虛花不可用者自行操演訓練勤習比及期年萬人一心動如指臂平時則有極重之餉勝敵則有極重之賞違令則有極重之罰此軍一成可以虎視中原前無橫陣後無勁敵唐之銀槍宋之背嵬我明之陶家軍是也由是特遣三帥分屯江北其一屯駐淮揚勒兵五萬責以收復充濟津門河間等處其一屯駐安廬勒兵五萬責以收復東昌大名廣平順德等處其一勒兵十萬收復荆襄招集

魯之春秋卷十二傳 六

流亡部勒壯健與屯種以為久駐之基築堡寨以為清野之具辟用土豪廣布間諜來歸者給以土田內應者予以官爵積粟通商訓民養士 牢固轉屯進築唐鄧汝頰之閒中州故地亦可漸次收復勁兵駐札於外老弱力耕於內如羊祜張全義故事省調發之勞息轉輸之困以地養兵以兵擴地地益廣餉益多而兵益強如是則賊之門戶失而我之藩籬固矣長淮一帶古有芍坡洪澤諸屯素稱膏沃亦當一槩舉行使富強之勢東西聯絡大江以南坐有泰山四維之安其視沿江列戍與敵共險處處可渡日日可至者相去何如哉當是



時大合諸路軍聲罪西討令淮南兩帥由真保趨山西以擊其左移檄四川將帥大兵出盧氏抵潼關指滑澗以衝其中我則四面合勢賊則首尾並蹙釜魚穴鼠指顧就擒然後告成列聖之廟獻馘大行之靈灑掃山陵脩治京邑此真中興之盛事而臣子之畢願也唐莊宗受晉王三矢其後卒繫燕父子函梁君臣首而還矢於先王包胥與伍員論志誓必復楚其後痛哭秦庭乞師而反卒如其志彼皆以敵國之仇一人之誓而有志必伸有言必踐若此若乃奮天朝之神威殛弒逆之逋賊名正勢順何疑何異而不圖再造之功徒鬱鬱居此爲

魯之春秋卷十二傳

七

左支右吾之下策哉進退得失之數瞭然可觀矣四曰固根本以立恢復之基蓋自古戰守攻取有一定之局欲保固江南則必開擴江北而開擴江北又必先保固江南相維之理不可易也漢高祖以關中爲根本故能東向與西楚爭衡光武以河內爲根本故能掃赤眉剪鬻逆而興劉氏之業唐肅宗以靈武爲根本故能滅安史而收兩京不固其本而徒事喜功好大之爲則如元嘉之謀北伐宣和之圖燕雲不惟無功而且有大患金陵創業之地德澤浸於人心且山川雄厚物力充牣此皇上經營海宇深根固本之所在也固本之策大約有

四一在飭吏道一在行保甲一在儲倉粟一在練水師語云得一賢令勝於勁兵三千得一賢守勝於勁兵三萬言其職最親民消患弭亂也今吏道日衰皆由原本未清綱領未振原本者何銓選之路是也綱領者何撫按之權是也但使銓選至公不至驅外吏而爲貪黷則源本既清而又精簡撫臣假以重柄賢能者聽其辟舉不稱職者立行罷黜其最不肖者則以國初之法懲之其勤績顯著例當陞轉者由令而守由守而司道由司道而督撫使之久處其地不致傳舍其官威惠孚洽利弊周知自有吏習民安之效又邇來設官之多倍於祖

魯之春秋卷十二傳

八

制官多則供億之害多迎接之害多文移牽掣之害多吏胥奸蠹之害多宜考會典大行裁減科部添差者革司道閒散者革佐貳猥雜者革卽按臣亦宜閒歲一差使撫臣得以專心課吏而有司得以專一治民是法也李泌行之於唐李綱行之於宋非臆見也夫吏道不荒有司勤職則行保甲儲倉粟自可不勞而辦保甲之法始於管子先臣王守仁十家牌法卽其遺制可以練鄉勇可以禁盜賊可以預城守可以定賦役可以省獄訟可以厚風俗閒察其奸滑敗羣者置之重典則小亂輯而大亂可弭國家立預備倉本常平遺意平貴賤之價



防水旱之災極為良法原以紙穀贖緩周充糶本數十年來上下侵漁蕩然盡矣所以一遇天災饑民載道民譁盜起積漸可憂宜令大小郡縣積穀數萬千石便可備禦非常其有司報績以前二者定其殿最而不以催科簿書為重此最救時之急務也至於東南所恃舟楫為良雖措置經營重在江北而沿江一帶及腹內地方不可不嚴防守今在籍軍伍非不足用所慮戰法未諳技藝未精瞭望艦船未備所當急勅撫臣分諭郡縣各督所在將領製造操演如荆湖九江上流重處下而東西梁山而下而太平采石更下而京口澄江此皆股肱帝

魯之春秋卷十二傳

九

京為水道要害尤須加意綢繆昔曹魏父子相繼臨江及見波濤舟楫之雄旌旗戈甲之盛並皆嘆息而反此豈獨恃水為阻亦泊兵精整備禦有方故也今使大兵碁布於江北水師星列於江南表裏相維邊腹並壯天下之勢如常山蛇不出兩年國勢大振人心大振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破以令則服恢復中興之功可躋足而俟也議上不省明年奉檄徵餉江南未還而揚州破南京亦不守六月  
大兵徇吳江縣丞朱國佐以城降攝縣事有諸生吳鑑欲起兵會總兵黃蜚兵至無錫鑑大喜徒手入縣庭罵

國佐國佐執送蘇州斬於胥門外易聞而憐之起兵擒國佐授鑑父汝威令殺以祭鑑於是與同邑孫兆奎沈自炳自駒華京吳旦等募兵旬日得水師數千人屯於長白蕩出沒五湖三泖間

大兵之初至也未習水戰易使部卒習水師者雜農民中散處湖畔

大兵以民舟濟趨民操之前散處者來操其舟棹至中流猝鑿沈之而溺死者無算軍聲頗振於是中書盧象觀葛麟職方王期昇吳振遠等皆帥師依之以為助魯王監國於紹興督師熊汝霖奏易斬獲有功監國授易

魯之春秋卷十二傳

十

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江南諸軍唐王亦授易官如監國之命監國命易與平吳伯陳萬良恢復東南汝霖遣兵援萬良易帥兵來會幾克德清

大兵擊之汝霖兵渡江萬良入山自保易出戰急收兵八月

大兵以舟師至二十四日易出戰于塘口獲舟二十明日大雨不設備

大兵襲之大敗易與參軍陳恂遁父承緒妻沈氏及女皆投水死未幾易鄉人周瑞等復聚眾長白蕩迎易入其營明年攻嘉善吳江皆入其廓聲勢復振再戰汾湖



斬殺過當兵部尚書陳子龍以易捷聞監國進易兵部  
尚書封長興伯唐王聞之亦封易忠義伯八月易與主  
事倪撫輕舟潛出飲於嘉善孫璋家

大兵猝至易與撫被執至錢唐俱死里人包捷殮之葬  
湖上妾香娘易既死問官欲收香娘於下陳泣而對曰  
相公每飯不忘故君妾亦何忍負之必欲見辱有死而  
已問官肅然敬聽其所之香娘削髮潔身以老兆奎字  
君昌祖履恒習兵家言兆奎能世其學儻有氣節崇  
禎九年與易同舉鄉試南都破奮然思以死殉國乃與  
易謀同起兵以家財給餉復以易聲望出已上推為主

魯之春秋卷十二傳

十一

盟而已佐之時稱孫吳軍監國授職方主事易敗走兆  
奎父允貞投水死兆奎乃沈妻褚氏及女於湖慮易妻  
女被辱視其死而後自溺溺未死

大兵鉤而出之被執械至江寧人見總督洪承疇大言  
曰先帝時有一洪承疇督師敗績已死封疆先帝親祭  
而哭之今又一洪承疇一人耶兩人耶承疇曰汝無問  
一人兩人汝自爲一人事耳驅出斬之臨刑賦詩顏色  
不變年三十九自炳字君晦號聞華以諸生貢於廷初  
里人陸世鑰以財雄於陳湖與自炳之兄自徵皆輕財  
任俠會國變盜賊竊起自徵造魚船千艘世鑰散財募

兵以爲堡障鄉里訖自徵卒自炳與弟自駒以其船習  
水戰于湖易因自炳自駒之水師以起監國授自炳中  
書舍人易敗走自炳自駒且汝珪等皆戰死京先驅妻  
子入水格殺數人

大兵繼至京搏戰相持湯水死自駒字君牧京字壯與  
且字爾赤號海曙汝珪字子玉皆吳江諸生有文行知  
名於時世鑰字兆魚軍於湖部下不得妄掠一錢犯者  
必死故其軍獨靜乙酉六月帥兵千人與副總兵魯之  
嶼攻蘇州焚城樓不克後與易合軍易敗走世鑰知事  
不成削髮爲僧瑞生有膂力善鳥銃所發無不中丙戌

魯之春秋卷十二傳

十二

正月與里人沈泮李勢陳繼等復聚衆長白蕩出沒旁  
近諸縣道路爲梗於是軍聲復振迎易爲謀主監國授  
瑞江南總兵官八月易被執

大兵猝至瑞等一軍盡殲泮勢繼皆勇力過人恂字子  
木海鹽人本姓曹崇禎十五年舉於鄉撫字曼倩嘉善  
諸生起兵與易合軍監國授職方主事璋與弟鉅皆嘉  
善諸生坐匿易闔門死捷字驚幾嗜學而性堅確以文  
章氣節自任與恂同年舉鄉試京師陷入穹窿山爲頭  
陀自號磴菴足跡不入城市好讀文山指南錄等書時  
時流涕易死于錢唐親族莫敢視捷往收其骸經紀其



家嫁其女如己女年四十三卒長興茹文畧易之部將也驍勇善戰少為長興千夫長

大兵徇湖州文畧遂帥壯士十餘人入太湖從徐雲龍破長興戰屢有功雲龍死文畧乃歸易部下易優禮之每持長矛陷陣所向無不披靡監國授總兵官易敗走文畧手刃數十人身亦被十餘創血盡而仆

大兵猶疑其佯死數勿之移時稍甦捧其頭而走至潯溪休野廟廟祝見而識之曰子非茹將軍耶相持而哭傅以藥百日始愈文畧閒行至長興訪妻子皆遇害矣丙戌正月復軍於麻湖與

魯之春秋卷十二傳

三

大兵力戰所殺過當援絕而亡裨將周志韜突圍出收餘眾自保監國授志韜參將明年夏志韜兵敗赴水死易之未被執也則有海鹽馮時敏長洲文乘先後逮死時敏字子遜諸生方讀書聞賊陷京師奮衣起曰國事至此何以家為欲杖策出門為殲賊計有友止之曰大事已去世臣宿將尙束手君一書生何能為時敏曰事之濟不濟天也國家養士三百年吾思國仇當報耳奚論匹夫將相哉遂與弟一鷺之南京見君臣無復仇意忿甚南京破傍徨無措聞易起兵喜甚渡江見監國言易忠勇監國命時敏趨易出師易敗走時敏閒出募兵

明年易軍復振渡江之師札譚山時敏一鷺就約中道被執俱死僕周尙文從死時丙戌六月十三日也乘字應符太學士震孟仲子諸生有聲復社

大兵下蘇州乘隱居山中居久之或言與易通者大吏偽為易書招乘乘欣然納之拘至詢之曰不敢辱吾父願速死遂見殺臨刑賦詩曰三百年來舊姓文一心報國許誰聞忠魂今夜歸何處明月灘頭弔白雲象觀字幼哲宜興人督師兵部尙書象昇弟英畧稍似其兄而文采過之崇禎十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金谿知縣未任改中書舍人南都破象觀與宗室朱議漈

魯之春秋卷十二傳

四

過於杭州之西湖相與痛哭入于忠肅祠誓同起兵至茅山以象昇故將程安一作陳為先鋒多所殺傷謀攻南京江寧人朱君兆奇士也為象觀計曰京城雄深攻之未易卒拔而敵兵四面萃於我敗道也公盍謀內應者乎象觀曰如何君兆目君兆習知邑中之豪願與公先入公定師期告我我從中舉舉火以應焉已而遣僧至君兆所約期僧入城告變於

大兵

大兵立誅君兆而自舉火誑外象觀薄兵城下燒太平門騎兵出城突馳之象觀大銳銳盡喪議慙匿水竇



中得逸復與象觀至宜興稍收士卒出攻溧陽又敗議  
瀝走廣德象觀入太湖與葛麟合軍有衆二萬八月易  
敗走象觀與從弟象同及總兵程安毛重恭皆戰死象  
觀知不免起拜其衆曰我兄弟愛國厚恩無以報空煩  
公等死有餘愧自投於湖有卒掖而起之象觀曰愛我  
不如成我義也復自沈而死麟字蒼公丹陽人崇禎十  
五年舉於鄉生有膂力貌類武夫能開數石弓福王立  
巡撫邢彪佳薦其才勇授中書舍人與鄭鴻逵協守京  
口上便宜十二事又請練兵江北皆不報南都破與總  
兵吳志葵起兵復青浦志葵敗潰卒無所歸推麟爲帥

魯之春秋卷十二傳

五

麟乃引舟太湖時職方郎中王期昇起兵西山奉宗室  
朱盛濲稱通城王克長興乃與麟合朱幾象觀亦至軍  
遂盛八月居民苦期昇兵淫掠引

大兵焚期昇舟期昇遁麟出戰望見火光麟帥三舟冲  
之軍吏曰衆寡不敵毋陷死地麟曰臨難不救同盟之  
謂何手持長矛力戰舟師遇者皆披靡連殪六七十人  
於水

大兵素聞其名及戰羣指目之操曰長而肥者葛師也  
萬箭注之而麟揮矛如風矢不能害乃擲炬於其舟舟  
焚麟赴水死振遠字石霞號武夷吳江人爲諸生以經

濟自許魯王過吳吳人有謂者輒問吳中有賢豪隱田  
間者乎或以振遠對王使張指揮求之振遠慨然往謁  
舟中語移時不休王大悅遂署工正曰此非所以屈賢  
豪者振遠辭不得以母病請歸以何母卒南都破鄉里  
子弟起兵推振遠主軍事通表越中授監軍僉事兼職  
方郎中丙戌合家被圍與弟宗泌及二從子俱被執振  
遠獨承之遂被難易

國朝

賜謚節愍象觀

賜謚忠節兆奎自炳自勵瑞承緒乘象同安俱

魯之春秋卷十二傳

六

賜入忠義祠易妻沈氏及其女

賜入節孝祠

外史曰易以精衛之力填闕海波亦何可得卽令是時  
所圖得遂亦豈足延浙東之一綫乃一擲不中同盟駢  
首蹶而再起卒以敗亡不密失身其咎奚辭然而欲存  
君臣之義于天地之間則柴市之臨刑終賢於臯亭之  
出壘也



傳第五之二

魯之春秋卷十三

海鹽李聿求學

義旅二

陳子龍 夏之旭等

楊廷樞 戴之備等

錢 梅 子熙等

顧 絳

黃毓祺 子大澗等

陳子龍字臥子松江華亭人生有異才工舉子業兼治詩賦古文章卓絕流輩崇禎十年舉進士授紹興推官東陽諸生許都者家富任俠好施陰以兵法部勒賓客思得一當子龍嘗薦諸上官不用東陽知縣姚孫秉斂民

魯之春秋卷十三 傳

一

貨坐都萬金都乞免不得會奸人招兵事發孫秉謂都結黨謀逆持之急都葬母山中會者萬人或告監司王雄曰都反矣雄遣使收捕都遂反旬日間聚眾數萬連陷東陽義烏浦江遂逼郡城巡按御史左光先以撫標兵命子龍為監軍討之稍有俘獲雄語子龍曰兵止五日糧奈何子龍曰都舊識也請往察之乃單騎入都營責數其罪令歸待以不死乃挾都見雄復挾都走山中散遣其眾而以二百人降光先聽孫秉言竟斬都子龍爭不能得以定亂功擢南京文選主事進兵科給事中巡視兩浙乞養歸福王起故官命巡視京營言防江之

策莫過水師海舟議不可緩請專委兵部主事吳剛訓練從之命予陳新甲卹且追罪嘗劾新甲者子龍交章力諫事獲已未幾列上防守要策請召還故尙書鄭三俊等竝可之又言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持之而去聞井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自搜採甚非法紀乃命禁訛傳誑惑者子龍請擢諸生涂仲吉舉人祝淵真言路不從又言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舊物今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內臣不知其所終其始皆起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令皆因循遵養臣甚

魯之春秋卷十三 傳

二

為寒心也亦不報明年二月以時事不可為乞終養去南都破子龍與考功主事夏允彝起兵里中魯王監國遣使授兵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大兵下松江允彝死子龍念祖母年九十不忍割遁入僧寺明年三月祖母卒既殯子龍入總兵吳易軍中監國又遣使擢兵部尙書節制七省漕務子龍奏易有功易得封爵唐王聞之亦授子龍兵部左侍郎兼左副都御史易敗子龍栖遲山澤彷徨未措丁亥松江提督吳勝兆密謀通監國為內應勝兆浮慕子龍名遣幕客戴之攜通殷勤并告密謀事子龍不應亦不阻焉是年監



國加子龍兼翰林學士總督義師勝兆謀洩詞連子龍子龍乃亡命與同邑夏之旭同奔告急於嘉定侯岐曾已而遷於崑山顧咸正家

大兵跡捕遂被執操江御史陳錦問子龍何官子龍曰我先朝兵科給事中也監國命總督義師我有三年喪未受又問髮何為者子龍曰留此以見先皇帝耳又問子龍瞠目不答乃引出繫舟中泊跨塘橋下子龍伺守者懈猝起投水死時五月十三日也子龍為文宗魏晉其駢體精妙徐陵庾信弗能過也之旭字元初允彛之兄以諸生貢於廷有聲松江破之旭欲與弟允彛俱死

魯之春秋卷十三傳

三

允彛託以妻子乃不果自此不入城市以子龍獄牽連作絕命詞曰嗟予薄祜少遭不造皇路多虞撫臆思報攘攘國人藩之垣之惴惴縲幸抗章白之予一介儒曾霽天顏歲寒之意至死勿遷仲賦懷沙身無貶屈惜哉臥子何不早決故君曰逝故友已亡吾將安歸敬附首陽從容自引魯壁踰險遐哉尼父予敢對揚從容謁文廟自繼復聖位歿岐曾字雍瞻給事中震暘少子左通政峒曾弟以諸生貢太學博覽工文重氣節敦行誼以匿子龍被逮不屈死母龔氏亦死僕俞兒朱山鮑超陸二李愛同死峒曾子滯有司又令收繫岐曾子泐挾滯

逃入支硎山之中峯聞追者至謂滯曰行矣吾代汝死立遣滯而自登小舟揮灑走而大書滯姓名於已衣襟殆徧投於水有泗者拯之易服走吳山為僧滯亦盡雍其髮亡命而死泐聞之曰吾萬死一生保吾弟為世父遺孤計耳今顧至此極乎乃歸里閉門不出以長子主峒曾祀咸正字端木崑山人大學士鼎臣曾孫崇禎六年舉於鄉授延安同知道阻未赴監國擢兵部郎中與其子天達天遴以藏匿子龍執至江寧經畧洪承疇問曰汝知史可法在乎不在乎咸正曰汝知洪承疇死乎不死乎因大罵被極刑天達字大鴻天遴字仲容皆諸

魯之春秋卷十三傳

四

生從咸正死以獄詞連及死者則又有殷之輅徐開祚張寬夏寶沐云之輅字元素子龍同邑人舉於鄉監國授中書舍人進車駕主事性忠烈慷慨好施養士常數百人與子龍相結期死國難至是之輅一門被害開祚妻縣人寬字子服金山諸生寶沐嘉興諸生皆被逮死子龍

國朝

賜謚忠裕咸正

賜謚節愍之旭天達天遴俱

賜入忠義祠



外史曰子龍殉節或疑其晚如北都之變雖有父母在  
家萬難兼顧可也不死則辱若告假在家有篤老之親  
因殉國而有所不顧揆之聖賢未必其然子龍之必俟  
祖母終養而後死析理之精有補於綱常名教也大矣  
楊廷樞字維斗長洲人天啟末魏奄矯詔逮吏部員外  
郎周順昌廷樞以諸生為士民倡擊殺緹騎一人復與  
諸生徐汧斂財經理之以是知名崇禎三年舉鄉試第  
一十九年廷樞與無錫顧杲等為留都防亂公揭討阮大  
鍼福王立大鍼得志安昌侯柳祚順昌大鍼指劾少詹  
事徐汧疏言汧自恃東林巨魁復與復社諸奸楊廷樞

魯之春秋卷十三傳

五

等狼狽相倚乞置於理馬士英不欲興大獄乃寢其奏  
南都破

大兵下蘇州廷樞遁居光復山中魯王監國授翰林院  
簡討兼兵科給事中會吳勝兆謀通監國為內應廷樞  
因門生戴之攜以愆息之事洩被執其舟中遺書云廷  
樞幼讀聖賢之書長懷忠孝之志為孝廉者一十五載  
生世間者五十三年作士林鄉黨之規模肩綱常名教  
之重任惜時命之不猶未登朝而食祿值中原之有難  
遂蒙禍以捐生其年則丁亥之歲其月則孟夏之中方  
隱避於山阿忽陷身於羅網時遭其變命付於天雖突

如其來如亦已知之久矣生平所學至此方覺快然干  
古為昭到底終為不沒但因報國無能懷志未展終是  
人臣未竟之事尚孤累朝所受之恩留此血衣以俟異  
日舟中矢志不能盡言廷樞至問官欲至之諭令雍髮  
廷樞曰留此以見先皇帝斬之蘆墟泗洲寺臨刑大聲  
曰生為大明臣刑者急揮刀首墜地聲從項中出口死  
為大明鬼監刑者咋舌禮而殯之桂王贈侍讀之備字  
務公廷樞同邑人諸生與沈自炳等起兵監國授監紀  
推官兵敗為勝兆所擒勝兆留幕下勝兆遼人官松江  
提督為人椎魯少文凡事皆決於幕客吳黨著與

魯之春秋卷十三傳

六

黨知文義嘗以語微動勝兆勝兆不忤也會勝兆與巡  
撫土國寶名位相軋心勿善也國寶復譖之經畧洪承  
疇遂上疏劾勝兆濫收降卒著與黨因危詞動之謂且  
不測勝兆心動謀於之備及陸同之備及回復動以危  
詞由是勝兆起兵計決矣乃密謀通欵監國恢復東南  
諸郡又招撫太湖義旅以助之使至舟山鎮將黃斌卿  
不應都御史沈廷揚編脩張煌言御史馮京第俱在舟  
山勸定西侯張名振以兵就約名振請於監國以肅鹵  
伯故印封勝兆且約以四月二十六日為期勝兆之聚  
謀既眾肆言無忌同知楊之易推官方重朗告變勝兆



知事洩殺之易重貶遣中軍詹世勛及高永義偵海師之至而不知名振之師至崇明爲颶風所損世勛等見海師不至遂變志以兵劫勝兆矯其令名勝兆所聚謀者盡殺之之備亦被害執勝兆械之江寧戮之其獄詞連及者則有華亭李之檀董嬰申翁英董剛侯美漢袁國杞張謝石周長吉俱被逮死蔣平階亡命海上云之檀御史侍問弟諸生與申以諸生貢於廷英崇禎四年武進士第一官遊擊預松江守城事不克隱於北橋至是被難剛禮部尙書其昌孫剛妻趙氏見執觸階死美漢指揮承祖子長吉自承與世勛謀非勝兆也遂被害

魯之春秋卷十三傳

七

并世勛亦斬之平階字大鴻嘉善諸生原名雯階廷樞國朝

賜謚忠節

外史曰當逆閹熏炙之時天下騷然吳懷賢以訟楊漣二十四罪疏劉鐸以詩筆寓譏刺皆被殺於是賢人君子夜無安枕當道者趨之如蟻或畏之如虎不有廷樞奮不顧身乾坤之正氣或幾乎息矣迨夫兩都覆沒百折不回南冠旣縶西市從容信乎其氣塞乎天地之間也

錢梅字彥林嘉善人巡撫雲南士晉子崇禎六年舉順

天鄉試福王立授職方郎中南京破梅帥子熙默與從兄棟起兵梅帥兵赴嘉興助守嘉善破棟下太湖遇大兵大戰身被四創而死嘉興破梅走浙東魯王監國擢太僕寺卿棟贈太常寺卿謚忠貞丁亥梅預吳勝兆密謀事洩被執至江寧不屈死妻徐氏投水死熙字漱廣負雋才丙戌參總督吳易軍事易未敗而熙先以病卒默字不識崇禎十六年進士授嘉定知縣南都被棄官歸及父權難削髮爲僧名成回號無知子卒於山陰其時徐爾毅夏完淳劉曙亦皆被逮爾毅字似之嘉興人尙書石麒麟子石麒之殉節也城中人跡斷絕越二

魯之春秋卷十三傳

八

十五日爾毅哭八城求父屍僧眞實藏之櫃顏色如生握拳沒爪鬚髮盡張昇至楊林村舍殮之甫畢

大兵至爾毅守棺不去兵士露刃睨之爾毅抗聲曰我父在此我豈爾避父旣死忠我惟守孝我何畏死耶主兵者曰犯忠孝不祥相率去爾毅乃至越監國授職方主事爾毅辭命墨纒從事進太僕少卿亦以預勝兆密謀被執不屈死妻孫氏得爾毅獄中書微笑侍婢曰郎君得歸耶孫曰非也郎君去時我已辦一死冀得歸故忍須臾今旣來訣則含笑入地耳夜分家人咸寢啟戶抱所生三歲兒赴水死屍植立水中子猶在懷也完淳



字存古考功主事允彝子生有異稟七歲能詩十三擬  
庾信大哀賦文采宏逸佐允彝起兵不克允彝殉節完  
淳之浙東授中書舍人尋進職方主事監國航海入閩  
完淳拜表慰問至是搜得上監國疏表被逮之江寧問  
官憐其幼欲生之曰疏非孺子所能為完淳大聲曰忠  
孝何可以假人乃下獄談笑自如作樂府數十闕臨刑  
神色不變作絕命詞曰人生孰無死死貴得所爾父得  
為忠臣子得為孝子含笑歸太虛了我分內事神游天  
地閒可以無愧矣其遺母與妻詩曰孤兒哭無淚山鬼  
日為鄰古道麻衣客空堂白髮親循陔猶有夢負米竟

魯之春秋卷十三傳

九

何人忠孝家門事何須問此身憶昔結縵日正當擐甲  
時門楣齊闕闕花燭夾旌旗問寢談忠孝同袍學倡隨  
九原應有待珍重腹中兒妻錢氏梅女與其姑皆削髮  
為尼曙字公旦號穉圭長洲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南  
昌知縣未赴丁父艱

大兵下蘇州避地鄱尉山未嘗一至城市勝兆送款舟  
山上海諸生欽浩又疏吳中忠義二十三人以曙為首  
其疏為游騎所獲曙被逮問官曰爾反乎曙曰誠有之  
愧事未就耳然曙實不識欽浩也械之江寧繫獄八十  
日赴市賦詩別母而死其時被逮者又有太倉趙自新

自新字我完崇禎十二年舉鄉試監國在舟山聞其賢  
遣使召之未赴事洩逮者至門自新曰吾久辦此矣械  
至松江絕食數日不死復械江寧得釋歸不數日卒完  
淳曙  
國朝俱  
賜謚節愍  
外史曰梅與爾毅及曙自新皆遭國家之變流離顛沛  
一飯不忘事雖不成君子傷之至完淳十五從軍十七  
授命磨盾草檄不異老生宿儒昔終童未聞善賦汪疇  
不見能文方之古人殆難其匹

魯之春秋卷十三傳

十

顧炎武原名絳字寧人號亭林崑山人目有雙瞳子中  
白而黑邊為人耿介絕俗與里人歸莊相善有歸奇顧  
怪之目乙酉五月奉母避兵母未婚守節以炎武為嗣  
子崇禎九年旌表至是其母曰吾雖婦人然受國恩矣  
果有大故我則死之炎武乃應知縣楊永言之辟與嘉  
定諸生吳其沆及歸莊其起兵奉故耶撫王永祚以從  
考工主事夏允彝於吳不克永言走之其沆死炎武與  
莊幸而得脫而其母遂不食卒遺言莫事二姓魯王監  
國授炎武兵部司務明年監國入閩遣使以職方郎中  
召欲與族父兵部郎中咸正赴之念母未葬不果又明



年預吳勝兆密謀欲朝監國於閩道梗不得前自是而後抱故國之戚焦原毒浪日無寧晷徧游天下六謁孝陵再謁長陵六謁思陵所至之區度地開墾以足用卒於華陰

外史曰炎武嘗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卽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學者或疑之然而名言也生有至性學究天人故其所著之書皆可以治天下善哉乎王高士不菴之言曰炎武身負沈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噫可痛也其足以表炎武之志矣夫

魯之春秋卷十三傳

十一

黃毓祺字介子江陰人以諸生貢於廷好學有盛名精釋氏學名列東林黨人榜江陰城守毓祺與門人徐趨起兵駐師行塘以應城中魯王監國遣使授兵部尙書總督江南諸事賜勅印並獎諭城中堅守命列名疏報以俟除擢毓祺疏閩應元等城守功未上而江陰破毓祺亡命淮南趨帥兵棲山中明年冬趨偵江陰無備帥王春等十四人襲之不克十四人俱死趨被執見知縣

劉景綽長揖不跪左右叱曰非爾父母官耶而不跪趨厲聲曰此降官耳何父母焉景綽壯其志欲釋之曰我知子非謀逆者寧有所親在獄欲篡取之耶趨曰我何親在獄志不怠明欲有所爲耳景綽曰若然子必死矣趨曰吾固不欲生也景綽曰子誠奇士吾將薦之以官趨曰汝大明進士位至監司亦不卑矣今降而爲令汝官不能自擇而爲吾擇官耶景綽曰吾非得已借以吏隱耳趨曰汝外吏欲去則去天壤甚寬何至含羞苟活哉景綽慚呼送獄丁亥正月八日行刑未幾有司聞毓祺與趨同事執其子大湛大洪下獄兄弟方爭死未決

魯之春秋卷十三傳

十一

戊子以勅印事發逮繫江寧令具爰書索筆書曰道重君親教先孝弟某逃禪已久豈有宦情義憤激中情不容已明主嘉誠遣使授職招賢選士分所應然衰憤曠官死有餘責謹抱印待終身附子卿之義三月獄成將刑門人鄧大臨告之毓祺命取襲衣自殮跌坐而逝當時戮其屍大臨號泣贖其元歸葬毓祺妻周氏亦死大湛大洪輸入官配功臣家大臨復與鄉人斂金贖之大湛後改名晞有學行教授毗陵大臨字西望常熟人毓祺嘗命之崇明募兵事敗爲僧毓祺趨國朝俱



賜忠義祠

外史曰毓祺名挂黨籍其不為奄黨所羅織者幸矣及社稷淪亡以皎皎之軀從容就義讀其爰書眷眷君國雖死不忘可謂忠矣

魯之春秋卷十三傳

三

傳第五之三

魯之春秋卷十四

義旅三

海鹽李聿求學

張煌言父圭章等

張煌言字元箸號蒼水鄞人刑部員外郎圭章子崇禎十五年舉於鄉督師錢肅樂之起兵也移檄會諸鄉老煌言獨先至既至舉事即遣煌言奉箋迎魯王監國授行人司行人至紹興賜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兼行人入典制詰出籌軍旅唐王頒詔至首輔張國維與督師熊汝霖主不受大學士朱大典與督師錢肅樂主受煌言

魯之春秋卷十四傳

一

出揭以為當如國維等議因請充報使入閩以釋二國之嫌監國從之未幾監國航海煌言入舟山道逢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監國入閩煌言從之既至招討使鄭成功以前頒詔之際而修寓公之敬於監國煌言勸名振還石浦招散以謀再舉乃偕還監國加右僉都御史時肅鹵侯黃斌卿守舟山名振以石浦之師與之為犄角明年松江提督吳勝兆請以所部來歸斌卿不欲應而都御史沈廷揚兵部侍郎馮京第與煌言勸名振應之煌言監名振軍以行至崇明大風覆舟大兵出擊廷揚死煌言與名振京第被執得脫歸舟山



時熊汝霖錢肅樂已奉監國出師於閩浙東山寨亦羣起應之煌言集兵於上虞之平岡履畝而稅不擾於民庚寅閩師潰諸將以監國駐舟山名振當國召煌言以所部入衛加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辛卯浙江提督田雄總兵張恣海道王爾祿並以書招煌言煌言峻拒之是秋

大兵大發兵攻舟山名振與煌言奉監國親搗吳淞以牽制舟山之師舟山破煌言扈監國再入閩次鷺門時鄭成功軍盛既不肯奉監國諸營畏之亦莫敢奉監國而煌言獨以名振之軍爲監國衛時時激發諸營使爲

魯之春秋卷十四傳

二

監國致貢然煌言極推成功之忠嘗曰招討始終爲唐眞純臣也成功聞之亦曰侍郎始終爲魯豈與異趨哉故成功與煌言所奉不同而其交甚睦癸巳三月復開道入吳淞尋招軍於天台於舟山九月復軍於吳淞會名振之師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望石頭遙祭孝陵三軍慟哭失聲烽火達江寧時上游故有密約而失期不至左次崇明十二月朔大凍駐防兵民萬餘人馬三百匹踏凍渡江名振帥浴日將軍王善長挺矛爲先鋒仁武伯姚志卓將軍任麟王有才等帥師三百人衝其左煌言帥監軍主事王浚督左都督孔元章首

瑞源等帥師三百人突其右大敗其師無一返者軍聲大振甲午正月與名振再入長江掠瓜州侵儀真直抵燕子磯而所期終不至復東下駐舟山乙未十一月名振卒以所部付煌言自煌言平岡入衛之後部下不滿三百人至是始盛成功貽煌言書謀大舉丙申軍於天台冬又軍於閩之秦川丁酉復軍於天台

大兵遷舟山之民煌言還軍舟山時魯王去監國號通表瀛中戍桂王遣使加煌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江督郎廷佐以書招煌言煌言復峻詞拒之是年七月成功以師會煌言北行乃推煌言爲監軍泊舟羊

魯之春秋卷十四傳

三

山羊山多羊見人馴擾不避然不可殺殺之則風濤立至軍士不信殺而烹之方熟而禍作碎船百餘艘義陽王湯焉復還軍舟山治舟已亥五月成功復以師會煌言於天台悉師以行游軍至鄞之東鄞師次崇沙煌言曰崇沙江海之門戶也有懸洲可守不若守之以爲老營儻有疎虞進退可依成功不聽而請煌言以所部爲前軍向瓜洲時

大兵於金焦以鐵鎖橫江所謂滾江龍者也潭家洲岸皆西洋大礮如雷鎮而煌言孤軍出入其間成功遣水師提督羅蘊章以所部助煌言又令善泗水者斷滾江



龍而文軍進奪潭家洲礮相約滾江龍既斷則煌言進  
踞上流奪木城以夾擊之滾江龍雖斷舟多應礮而沒  
不得前煌言登艦樓焚香默禱飛大夾船而墮遂以十  
七舟竟渡煌言渡而潭家洲守礮者走木城俱潰探江  
御史朱衣祚被執明日成功始至城中出戰提督管効  
忠走遂攻城克之議師所向成功欲直趨江寧煌言欲  
先取鎮江成功恐江寧來援煌言曰吾但偏師水道薄  
觀音門彼將自守不暇何援為成功即請煌言行未至  
儀真五十里士民迎降六月二十七日成功來告鎮江  
之捷煌言兼程晝夜進次日抵觀音門而致書成功請

魯之春秋卷十四 傳

四

以步陸行急赴江寧成功不聽以水道進七月朔煌言  
嘯卒七人乘虛入江浦初四日成功水師方至次日煌  
言所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成功謂蕪湖為江楚所往  
來之道請煌言往扼之煌言頗以成功年少恃勇為憂  
欲留軍中與之共下江寧而後發辭之不聽煌言乃至  
蕪湖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州以  
遏上流之援一軍拔和州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一逼  
東道休歛諸城大江南北相帥來歸其已下者徽州寧  
國太平池州四府廣德和無為三州當塗蕪湖繁昌宣  
城寧國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石埭涇集

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水溧陽建平二十四縣徽州降  
使方至而成功江寧之敗聞亦至煌言以為成功雖敗  
未必遽登舟雖登舟未必遽揚帆雖揚帆亦必入鎮江  
以圖再舉故彈壓列城秘不使諸將知之而更貽書成  
功以為勝負兵家之常乞益百艘以相助不知成功并  
撤鎮江之師竟入海江督郎廷佐又以書招煌言又峻  
詞拒之廷佐乃發舟師以扼煌言歸路期必得煌言而  
後已煌言與諸將議以下流已梗而九江一帶尙未知  
我之敗我麾下已萬餘不如直趨鄱陽招集故楊萬諸  
家子弟以號召江楚八月七日常銅陵與

魯之春秋卷十四 傳

五

大兵之援江寧者遇煌言奮擊沈其四舟是夕  
大兵引而東下礮聲轟然而煌言誤以謂劫營遂潰慈  
溪魏耕遮道說煌言入英山霍山煌言乃焚舟登陸入  
霍山已受撫不納乃次英山寨而追騎至煌言微服還  
天台復樹蠶鳴角故部漸集成功聞煌言還遣兵來助  
煌言巡視天台海上有長亭鄉者多田而苦潮乃募義  
民築塘以捍之且耕且屯乃遣使告敗於滇且引咎滇  
中專勸慰問加兵部尙書兼官如故庚子移師林門尋  
軍於桃渚辛丑引軍入閩次於沙關時成功將取臺灣  
以休士煌言遣參軍羅子木以書挽成功謂軍有進寸



無退尺今八臺則將來兩島恐并不可守是孤天下之望也成功不聽煌言又遣職方吳鉅挾帛書開道入鄞師成功又不聽煌言又遣職方吳鉅挾帛書開道入鄞陽山中說十三家撓楚救滇十三家已衰傲不能出王寅瀕中破成功亦卒煌言復軍林門會閩南諸遺老以成功卒謀奉魯王復監國貽書相商煌言大喜即以書約故兵部尚書盧若騰而下勸以大舉又擬上詔書一道又以書約成功子經勸以李亞子錦囊三矢之業於是煌言厲兵束裝以待閩中之問是年浙督趙廷臣與安撫使各以書招煌言煌言復安撫書曰不佞所以百

魯之春秋卷十四傳

六

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障桑梓乃因國事之靡寧而致生民之愈蹙十餘年來海上芻蕘糗糒之供樓櫓舟航之費敲骨吸髓可為惕然况復重以遷徙訖以流離哀我人斯亦已勞止今執事既以保兵息民為言則莫若盡復海濱之民即以海濱之賦畀我在貴朝既捐棄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暫息爭端以俟天命當與執事從容羊陸之交別求生聚教訓之區於十洲三島閒而沿海藉我兵以禦他盜是珠厓雖棄休息宜然朝鮮自存艱貞如故特恐執事之疑且畏耳請與幕府約但使殘黎朝還故土不佞即當夕掛高帆不重

困此一方也又復督府書曰執事新朝佐命僕明室孤臣區區之誠言盡於此閩南消息既杳鄭經偷安海外煌言悒悒日甚冬十一月魯王薨於臺灣煌言哭曰孤臣之栖栖有待徒苦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上也今更何所待乎癸卯遣使祭告於王甲辰六月遂散軍居南田之懸巖從者惟羅子木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將卒數人舟子一人浙江提督張燕懼煌言終為患募故校為僧者偵之七月十七日夜半由後山襲執之諭之使降煌言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今日之舉速死而已送之錢唐九月初七日起市遙望鳳凰山一帶

魯之春秋卷十四傳

七

曰好山色賦絕命辭曰我年適五九復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遂挺立受刑子木冠玉從死煌言妻董氏子萬祺先三日戮於鎮江初煌言之入海也倉卒不得盡室以行有司係累其家人大吏以煌言有父圭章弗籍其家即令圭章以書諭之煌言復書曰大人有兒如李通弗為徐庶兒他日不憚作趙苞以自贖圭章亦潛寄語曰汝弗以我為慮也壬辰圭章卒大吏又強煌言妻子以書招之煌言不發書焚之己亥始籍其家圭章字兩如天啟四年舉鄉試官刑部郎中子木名綸以字行溧陽人已亥煌言在江上子木挾策上謁煌



言以其年少而召氣欲留之幕下以父老辭及煌言之  
燕闕子木之族父蘊章在鄭成功部下為提督子木見  
成功江寧之敗涕泣頓首請成功無遽去而不能成功  
強子木奉父泛海子木至海上不欲參成功軍事旋奉  
父將赴煌言營與

大兵遇格闕子木墜水得救而其父被縛去了木展轉  
閩南思出奇計以救父逾時不得音問慟哭幾死復赴  
煌言營煌言勉以立功救父遂相依不去以死冠玉鄧  
人夫吏以其年少釋之冠玉固請從死居敬字畏齋號  
采薇黃巖人煌言被執居敬以計脫之其後為僧名超

魯之春秋卷十四傳 八

遞耕字楚白慈溪人原名璧與山陰祁理孫班孫兄弟  
友善理孫班孫應天巡撫彪佳子理孫從兄鴻孫將兵  
江上班孫罄家輸餉江上破鴻孫憂憤卒祁氏淡生堂  
藏書甲於海內理孫班孫盡發壬遁劍術書以示耕又  
約同里朱士稚張宗觀陳三島以佐之初耕贅於茗上  
國變後與歸安錢纘曾起義兵事敗耕亡命走江湖至  
是遭死士致書煌言延平侯鄭成功謂海道甚易南風  
三日可抵京口已亥煌言成功如其言幾下金陵已而  
軍退耕遮道留煌言曰英霍山寨尚多耕皆識其魁請  
入說之使迎公以圖再舉不克壬寅或告變

大兵四出搜捕邏者猝至耕與理孫班孫俱被執並獲  
纘曾械至錢唐耕與纘曾俱不屈死班孫遣戍遼左理  
孫以痛弟鬱鬱卒班孫遁歸為僧理孫字奕慶班孫字  
奕喜鴻孫字奕遠鴻孫與彪佳同講學於劉宗周之門  
士稚字朗詣宗觀字朗屋二子咸以管樂自命士稚先  
是以事牽連下獄宗觀救之得出宗觀以救士稚返渡  
江遇盜而死三島字鶴客長洲人已亥以煌言入英霍  
山寨不克憂憤死鈕字稽田嘉興人原名祖錫父選郎  
中昌時子崇禎十五年副榜時中原大亂鈕預儲勤王  
之旅欲身任浙在西以浙東屬許都事未定其父昌時

魯之春秋卷十四傳 九

之禍作而都亦作亂死忌者陷鈕刑部尚書徐石麒力  
持之乃止未幾兩都覆沒鈕從陳子龍等謀恢復子龍  
使鈕偵事杭州被執既而釋之鈕乃至浙東魯王監國  
授職方郎中江上破走滇中授故官後入煌言軍中滇  
急煌言遭鈕走鄖陽山中勸十三營出師撓楚以救  
十三營已衰困不能出滇中敗鈕狂走四方至膠州  
大竹山會烈皇帝忌辰哭之慟嘔血而卒  
外史曰江上諸臣煌言殉節最後而事亦最偉涉山海  
關且耕且屯而民樂輸賦招撫江北而市不易肆小住  
縱城而破塘之利傳之無窮然亦無救于亡也天也迫



夫君薨於海外散軍於南田而後就執赴市可謂從容  
矣善哉乎黃先生有言曰閒嘗以煌言與文山並提而  
論皆吹冷焰於灰燼之中無尺地一民可據止憑此一  
縷未死之人心以為鼓盪然而形勢昭然者也人心莫  
測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測者則亦從而轉矣  
唯兩入之心匪石不可轉故百死之餘愈見光彩文山  
之指南錄煌言之北征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文山鎮  
江遁後馳驅不過三載煌言丙戌航海甲辰就執二度  
闕關四入長江南遭覆沒首尾十有九年文山經營不  
過一隅煌言提孤軍虛喝中原而下之是煌言所處為

魯之春秋卷十四

傳

益難矣

傳第六

魯之春秋卷十五

守土

海鹽

王之棻

朱懋華等

姜圻

王正中

羅心樸等

王玉藻

顧之俊等

唐自彩

從子豫階等

俞元良

兄元禮等

守令之職號為親民是以道德齊禮移風易俗咸必由  
之明季魏闢亂政守令多倚附之互相貪虐培刻聚斂  
侵愁細民天下搖動無所措其手足至魯王時之守令  
所謂五日京兆耳然而倉猝之間忤悍將安閭閻如王

魯之春秋卷十五

傳

之棻之政遵乃父姜圻之竭力支持王正中之殺陳梧  
也則曰賊不可縱袁州佐之忤王之仁也則曰湖不可  
塞茲數臣者皆以愛民為心有足多者至於城亡與亡  
與日月爭光矣作守土傳第六

王之棻字瞻卿武進人御史章子章嘗知鄞縣後殉節  
京師之棻至浙東募兵魯王監國令以墨衰視事授車  
駕主事兼攝鄞縣事制曰以爾父之遺愛望厥子之世  
忠之棻哭而受命為政悉遵其父所為未幾見江上事  
不可為辭去入閩唐王仍命管車駕事已而加監軍道  
命宜諭江上之棻復返鄞督師大學士朱大典以檄招



之之杖乃練兵於武義兵敗入山謀再舉被執死之其  
與之杖同官者則有朱懋華方召懋華字仲茂南陵人  
崇禎十六年進士授定海知縣總兵王之仁納款懋華  
匿不出俄聞督師錢肅樂起兵以書招之仁懋華急遣  
兵助守監國擢戶部主事仍攝縣事

大兵下定海懋華正衣冠懷印望海遙拜自縊死召宣  
城諸生監國授兵部司務改江山知縣衢州破召集父  
老告之曰兵且至吾義不當去然不可以吾一人故致  
闔城被殃若輩可迎附遂封其印冠帶北向拜赴井死  
其與召同死衢州者則有王景亮伍經正鄧巖忠景亮

魯之春秋卷十五 傳

二

字武侯號僊聲吳江人與懋華同年成進士福王立授  
中書舍人命典試雲南唐王擢御史巡按金衢二府兼  
提學僉事奉命通好至紹興監國擢僉都御史巡撫金  
衢等處駐衢州經正安福人以諸生入太學授西安知  
縣唐王擢衢州知府監國加衢州兵備僉事仍知府事  
巖忠江陵人崇禎九年舉鄉試授衢州推官監國擢御  
史命監永豐伯軍城破經正赴井死景亮巖忠皆自縊  
死之杖

國朝

賜謚忠節懋華召景亮經正巖忠俱

賜謚節愍

姜圻字紫翰號如圃崇禎九年副榜父諸生瀉里子四  
人圻塚塚城十六年萊陽城陷瀉里帥圻塚巷戰瀉里  
與塚死之圻被創從積骸中負父尸而逃一門死者二  
十餘人福王立追卹瀉里贈光祿寺卿謚忠肅塚贈翰  
林院待詔圻妻王氏塚妻孫氏塚妻左氏及瀉里女皆  
得附祠南都不守圻兄弟避地至浙東魯王監國授圻  
象山知縣命為瀉里立祠於象山賜祭特遣評事王家  
勤蒞事當是時滋陽王信陽王皆駐節象山方國安王  
之仁索餉暴橫氏甚苦之圻上奉藩府下撫窮氓周旋

魯之春秋卷十五 傳

三

悍帥竭力支持閭閻得安甫一歲而江上師潰圻閒道  
僅抵家而卒  
王正中字仲擢保定人崇禎十年成進士未謁選游於  
高唐州坐事論死繫獄數年刑科給事中李清理而出  
之降補揚州府照磨十六年遷知長興縣事南京破避  
地於紹興魯王監國授職方主事攝餘姚縣事是時公  
私赤立剽奪為豪各營入民舍根括金帛正中設兵彈  
壓各營取餉必使經由於縣品覈資產裁量以應之非  
是則以盜賊論總兵陳梧敗於嘉興渡海至餘姚圍掠  
鄉聚正中曰是賊也不可以繼遣兵擊之鄉聚相犄角



遂殺梧廷議欲罪正中職方主事黃宗義謂梧之見殺犯眾惡也不當罪正中上疏救之乃止時諸將張國柱田仰荆本徽各帥兵先後過姚江舳艫蔽空畏正中令嚴不敢犯其地國柱劫定海王鳴謙復入縱兵大掠正中單騎入其軍呵止之國柱終不得志而去縣人倚正中如嚴城擢監察御史四月正中帥師浮海破澈浦城五月宗義帥師渡江會正中之師劄譚山將攻海寧而江上破遂歸居越中越六年而卒正中不事文彩好讀書精於麻學從閩人柯仲爛於獄中受之乙酉秋九月進宗義所著監國魯元年大統麻表曰伏以上天下澤

魯之春秋卷十五 傳

四

頒朔以定民心治麻明時紀年以垂國統知大明之昭然斯餘分之不作臣正中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自高皇洗滌昏之日月頒之夏商列聖承復旦之乾坤分其經緯豈意天崩地裂玉改鼎淪幸遇聖上龍飛會稽援戈江左而日官失御天學無傳雖百務未遑姑次第夫典禮乃一統爲大將肇始夫春王一雁不來竟是誰家之天下千梅欲動難慰避地之遺民臣正中博訪異人親求巖穴有黃宗義者精草象之學任推算之能爰成大明監國魯元年丙戌大統麻一卷膳寫隨表上進以聞又別狀曰宗義係餘姚故監察御史贈太僕卿尊素

子思宗皇帝所賜廕今方以里社子弟從軍在右僉都御史孫嘉績部下有旨優答宣付史臣江上破隱山中貧甚賃其田以食佐以醫卜丁未八月卒葬山陰與中正同官守令者則有羅心樸袁州佐朱一是帥應璧云心樸字夢章號抱靈四川營山人崇禎十年進士授寧波推官風裁凜然豪猾斂跡佐督師錢肅樂起兵監國擢知寧波府事兼參議州佐未詳其里亦佐肅樂起兵監國授鄞縣知縣王之仁之請塞東錢湖也州佐力言其不可江上破心樸蜀道阻絕游奉化之小萬竹愛其山水清曠與州佐築室同隱於剡源一是字近修號欠

魯之春秋卷十五 傳

五

菴海寧人崇禎十五年舉鄉試監國授知縣後披緇授徒以終應璧歛縣人監國授昌化知縣後不知所之王玉藻字螺山江都人崇禎十六年成進士授慈谿知縣京師陷玉藻帥官吏士民哭臨畢並設殉節翰林院簡討汪偉泣哭之三日偉故官慈令也南都破玉藻與蘇松僉事沈宸荃起兵魯王監國加御史命仍知縣事玉藻募義勇請赴江上自效乃解縣事擢兵科給事中營於江上方國安惡之不予餉玉藻曰是將剗刃於我也乃力請求罷太常卿莊元辰留之江上師潰玉藻遁



入剡溪以圖再舉知事不可為聞舟山破始歸卒以窮死顧之俊字仲容號虛谷吳江人王藻同年進士福王立授奉化知縣督師錢肅樂起兵之俊以兵來會監國加御史仍知縣事監國航海之俊從亡入閩見鄭彩跋扈上疏劾之以剛直著後入粵從桂王死於肇慶監國至長垣其官縣令者則有鄭以佳以佳以諸生授長樂知縣科臣或劾之監國憫其清苦降級消息之旋與滌雪

唐自彩字西望達州人兵部侍郎階泰從父崇禎十二年舉於鄉授臨安知縣有廉聲多惠政尤振興文教與訓導過俊民相得甚懽

魯之春秋卷十五傳

六

大兵下杭州自彩歎曰臨安彈丸地以戰則無兵以守則無食且百姓素不習兵草無徒苦父老為也冊印俱在聽邑人所為我老矣豈復北面事二姓哉與其從子階豫攜家入梅塢俊民亦匿山中新署知縣至上言自彩受魯王監國勅集兵部署為變大吏遣兵執自彩俾其家時八月值下下俊民語山中諸生曰我為學官豈令孔子缺一祀乎刑牲具醴入城行禮甫初獻而執自彩之兵至見堂上幾冠博袖執笏者問何人或告之曰俊民也因前繫之俊民大罵於功臣山下自彩至鐵

唐大吏欲降之自彩不屈遂與從子階豫同死其妾亦從死自彩監國贈太常少卿階豫贈太常博士俊民階豫皆以諸生貢於廷俊民授臨安訓導無錫人自彩國朝

賜諡忠節俊民階豫俱賜入忠義祠

俞元良字仲躓海寧人崇禎十六年成進士授興國州知州未赴任督師熊汝霖提兵至海寧浙西來會者萬人汝霖敷陳大義元良慨然曰此事豈公一人事元良焉敢獨後汝霖遂命元良任城守司餉千戶指揮姜國

魯之春秋卷十五傳

七

臣主兵而去魯王監國授元良監軍御史兼攝海寧知縣授國臣都督僉事  
大兵破海寧國臣出戰敗走元良被執不屈死其同死者兄元禮子煒南從子翔南邑人楊逢辰許煌許旌祖千戶朱大綱蔡國瑛許義鎮無潘起龍陸韜郭忠祥郭店破諸生沈陵破石破舉人周宗爨諸生周啟琦曹聖卿守備周雲峰云國臣世襲海寧衛所副千戶元禮字伯昭諸生與元良被執同死煒南字婉如繼死翔南字扶九出戰兵少不支縊於雙忠廟僧隱石從翔南出戰歿逢辰字國聞煌字含光旌祖字又嘉大綱字振揚善



騎射爲衆所倚汝霖簡閱將士獨奇之令守西門東門先破大綱力戰於雙忠廟巷從騎散逸大綱入民舍拔刀自刎死國瑛兵敗挺刀力戰死闔門遇害義被執死於翁家坊起龍兵敗自刎死韜字元聲百戶龍子諸生未襲爵而京師陷監國勅韜招義勇從龔緒二山渡被執死忠祥字吉臣百戶正中子以明經授州同知被執死於馬牧港陵諸生學於查繼佐之門繼佐佐元良城守陵戎服入見請領兵繼佐曰汝質不勝衣母自及難陵答曰此中固自強遂別去倡義郭店出戰冒刃以死宗葵字五重崇禎十二年舉於鄉少受業於章正宸之

魯之春秋卷十五 傳

八

門爲人有膽決尙氣節正宸數稱之曰周生吾道干城也京師陷宗葵預建坊廂水柵於硤石爲保障計及汝霖至宗葵與諸生鄭雪舫袒臂一呼豪傑集數千人海寧破宗葵堅守如故八月望

大兵攻之宗葵單騎出被殺其弟啟琦字璋光格鬪於里巷刃中腹腸出納腸而戰截其頸而仆聖卿雲峰戰死於水月菴雪舫亦死宗葵妻卜氏東其子明傑於懷投池死妾張氏王氏從焉雪舫字濯師嘗結萍社於硤石元良

國朝

賜謚節愍元禮宗葵啟琦俱  
賜入忠義祠卜氏張氏王氏俱  
賜入節孝祠

魯之春秋卷十五 傳

九



傳第七之一 魯之春秋卷十六

海鹽李聿求學

山寨一

董志寧 子士駿等 陸字燦 弟字燦

華 夏 范兆芝等 王家勤

張夢錫 毛聚奎

浙東四明山連跨三府周圍八百里唐咸通元年裘甫之裨將劉從簡帥壯士五百奔至大蘭山據險自守大蘭山即四明之中峰也則四明之為山寨也由來舊矣明之亡也浙東山寨大起其後或降或竄不能盡詳惟

魯之春秋卷十六 傳

誰死節者姓氏彪炳天壤不可以無傳作山寨傳第七 董志寧字幼安鄞縣人狀貌挺露以名節自勵由諸生 貢於廷

大兵下杭州志寧首事倡義聞者皆笑以為狂獨刑部 員外郎錢肅樂是其所為其謀始遂而太僕卿謝三賓 從江上迎降歸惡聞其事欲借總兵王之仁兵殺之而 不克詳見肅樂傳魯王監國至紹興授志寧大理評事 佐肅樂視師瓜里而三賓以賄賂結外戚張國俊奸輔 田仰驟躋東閣且假勸輸義餉之名乾沒里中軍需志 寧惡之棄官歸明年江上師潰監國航海入閩次長垣

連破閩海州縣且逼福州

大兵之備浙者頗拙以備閩於是監國之邊臣結寨於 山中以僉都御史李長祥職方王翊兩軍為盟主職方 華夏許事王家勤聯絡以應之志寧與夏及家勤計以 翊軍下寧波而已與車駕屠獻宸翻城以出因長祥以 下紹興監國之故疆可復也夏與家勤從其謀刻日部 署已定復為三賓所謀知其事告之四出搜捕志寧踰 城而出逃至舟山監國駐舟山擢兵科都給事中時時 奉使入內地聯絡山寨諸軍以為海上策應山寨亦感 其孤忠資糧屢屢不戒而集舟山破自刎死妻羅氏聞

魯之春秋卷十六 傳

之仰藥死志寧死海上陸字燦捐金募人收其遺骸以 葬之先一日夢志寧曰爾一趾奈何啟視果失一右趾 大驚束補補之初志寧入舟山時海道將捕其妻及其 子士駿士駿僕文周匿之捕文周之官受拷垂死不言 得免而士駿兄弟育於高字泰之家及長卒成父志長 陷不返志寧

國朝

賜諡忠節

陸字燦字周明號龍菴鄞縣人右都御史世科子少與 錢肅樂同學補諸生南都破宇燦勸學宮適董志寧



至相抱而泣因謀起兵會張夢錫華夏王家勤毛聚奎不戒而集志寧出載書於袖中宇燧遂署名紙尾計無所出宇燧沈吟良久曰是惟錢肅樂可語乃往見肅樂而告焉肅樂曰諾遂出而起兵而謝三賓欲敗其事貽書總兵王之仁欲殺之而不克宇燧貽三賓書曰昔德祐之季謝昌元贊趙孟傳誘殺袁進士以賣國執事之家風也今幸總戎不爲孟傳遂使執事不得收昌元効順之功以是知賣國之智亦不能保其萬全也三賓得書咋舌而已魯王監國授監紀同知尋進按察司副使仍監軍時馬士英匿方國安營宇燧陳士英十大罪乞

魯之春秋卷十六 傳

三

梟其首以謝江左同朝禮部尙書王思任給事中莊元辰皆助宇燧言不報御史黃宗羲亦廷爭之卒格國安而止宇燧嘆曰如此已不堪立國矣遽棄官歸而士英果挾國安以爭金華江上破後宇燧入兵部侍郎王翊馮京第軍中募兵榆林已而兵敗而思故國之志不衰舟山之破也宇燧捐金與謀者令訪死事消息乃得首輔張肯堂孫茂滋以俘至亟治橐籥入獄視之語其弟宇燧使爲脫繫董志寧之殉舟山宇燧致而葬之己亥兵部侍郎張煌言以孤軍入長江宇燧爲之飛書發使喜形於色聞其敗也當食失箸煌言在海上數年遙仗

宇燧爲之佐壬寅降卒以宇燧之事告執至錢塘癸卯四月宇燧已病用奇計出獄門抵寓而卒訃聞至家中整頓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也其弟宇燧識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兵部侍郎王公翊頭也初翊兵敗梟首於城闕宇燧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叩首而去者跡之走入破屋宇燧曰子何人曰吾漁人也宇燧曰子必有異無爲吾隱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侍郎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宇燧相與淚涕而詣都督江漢計所以收其頭者漢善應變會中秋競渡遊人雜沓漢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游戲

魯之春秋卷十六 傳

四

至梟頭所問守卒曰孰戴此頭也者卒以侍郎對漢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拔刀擊之繩斷墮地宇燧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時龍舟噪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宇燧以身蔽明山拾頭雜儔人中而去宇燧得頭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是而宇燧始瘞之宇燧字春明號披雲宇燧崎嶇山寨之間傾家財以佐其不足江上破棄諸生杜懋俊戰死管江其子憲琦名列刊章宇燧藏之及長爲之授室閣部張肯堂孫茂滋囚鄣獄中宇燧百計出之茂滋既出而病幾死宇燧一茶一藥無不躬親都司葉謙早夭宇燧養其母終身



其後茂滋歸而卒憲琦亦天宇燦每言之未嘗不於邑淋漓廢餐竟日著觀日堂集董劍鏢評曰春明我冠正襟危坐一室焚香澹花意其人為右丞蘇州一流乃唱歎之餘則為羽徵變聲如風如雷不知者以為詩殊其人其知者以為人寄於詩也聞者以為知言

華夏字吉甫號嘿農鄞縣人以恩貢入太學與王家勤齊名又同學於倪元璐黃道周劉宗周之門乙酉閏六月浙東兵起首與董志寧等倡大義預於六狂生之目其奉督師錢肅樂書八定海說總兵王之仁使返旆謝三賓欲殺之而不克詳錢肅樂傳魯王監國授兵部司

魯之春秋卷十六傳 五

務進職方主事皆不受請以布衣從軍與太僕陳潛夫出戰牛頭灣彈從頭上過如雨不退夏雅素勁挺肅樂亦不能盡與合十一月遂謝去明年江上師潰山寨四起皆以恢復為辭夏謂人心未去也時監國入閩馮牙出師七閩震動夏謀以應之丁亥乞師於舟山總兵黃斌卿無遠畧猶豫不應夏憤責而歸未踰時慈谿大俠以御史馮京第海上往復書洩牽連夏捕之入獄或曰謝三賓所為也獄中作生謝死謝羅械破械等詩家勤與董德欽營救出獄夏不為懲謁都御史李長祥於東山長祥曰吾於會稽諸城皆有腹心一鼓可集但欲

得海師以鼓動聲氣夏曰海師不足用也公何不以中土之師速舉長祥曰此閒頗以海師為望因其勢而用之耳夏曰愚以為海師必不可恃長祥曰子其強為我行夏乃再乞師舟山時馮京第亦在舟山力勸斌卿斌卿曰我軍弱中土之助我者可得幾何夏曰布置已定發不待時將軍何庸以寡助為憂將軍之師入蛟關范公子兆芝當以徐給事爭遠柴樓之師會可得六百人將軍之師至鄞江楊推官文琦當以王職方勸大蘭山之師會可得千人王評事家勤當以施公子邦焮管江之師會可得三千人張屯田夢錫當以大皎之師會可

魯之春秋卷十六傳 六

得四百人而屠鴛部獻宸當以城中海道摩下陳天寵仲謀一營之師為內應可得千人將軍之師至慈谿馮職方家植當以子弟親兵會可得五百人將軍之師至姚江李都御史長祥當已下紹興以遲將軍其東山之寨當有使者除道以俟而張都御史煌言當以平岡之師會可得三百人將軍之師渡曹江張都督欽臣以甬山之師會可得二千人將軍之師急移小鹽合李都御史軍西渡蕭山尚有石仲芳寨可得千人將軍以此眾長驅入杭州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何庸以寡助為憂斌卿猶不信夏益恨而激之斌卿大怒奮拳擊之曰吾聽



子言儻李都御史爽約吾且取子肝以餉軍然斌卿特強許終無出師意夏歸乃復令推官楊文琦往馮京第等益勸斌卿出師文琦曰累失期事且壞今十一月四日直指使者至天台監司以下皆送於南渡可乘虛至也諸道畢集以待將軍之樓船東山之兵亦以是日入越斌卿曰諾文琦歸以告夏夏與家勸東西聯絡飛書發使日無寧晷不知謝三賓廣行賄賂賺得夏等所賂大蘭帛書盡得其謀由分守道陳謨告之直指秦世植調慈水之兵以襲大蘭定海之兵以勦姚江姚江之兵以搗東山三道之兵皆潰捕夏得之屆期舟山兵入關

魯之春秋卷十六

七

抵鄞城東之三江口諸道無至者海道孫枝秀嚴警陳天龍仲謀亦不敢發斌卿知有備亦不敢攻而去直指乃令知府修廷獻大陳刑具訊夏究其黨夏慷慨獨承曰心腹腸肝膽吾同謀也及問帛書所載楊王屠董諸人皆言其不預知府再三拷之終不屈是日三賓亦爲人所告下獄初三賓欲以告變之功爲求用之地不料海道斃其富欲并殺之而盡取其室使人上書告之又使人密語夏曰謝氏汝冤家也可力引之當先爲汝報讐及共訊夏曰咄嗟此乃反面易行首先送款之人也而謂其不忘故國吾死不瞑矣三賓疏劾博賴謝曰長

者長者夏在獄中鼓琴賦詩如平日自稱過宜居士或問之夏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何有於某戊子五月初三日行刑直指曰非不欲生汝忝國法何夏曰事成吾不置汝事敗汝亦不吾置也絕命有白光一縷冲天而去監國駐舟山夏贈簡討時參山寨事則有范兆芝朱金芝董劍鏢云兆芝字香谷定海人金芝字漢生劍鏢字佩公號曉山皆夏同邑人俱與夏善佐夏聯絡山寨事洩兆芝被逮刑有日矣其戚謝時符以奇計出之兆芝出周旋夏等後事甚力越十年而卒金芝與董德欽聯名披捕亡命不知所之劍鏢閉戶不出以遺民終夏

魯之春秋卷十六

八

國朝賜入忠義祠王家勤字白一號石雁鄞縣人以諸生貢入太學預於六狂生之目及督師錢肅樂起兵與王之仁將赴江上迎魯王監國謝三賓潛招兵於翠山人皆疑之家勤謂肅樂曰公等竟欲西行乎肅樂驚曰計將安出家勤曰浙東沿海皆可以舟師達鹽官五代錢氏嘗由此道會黃晟之師儻披乘風而渡北來搗巢列城且潰矣非兵留守不可肅樂從之由是三賓翠山之衆乃不敢動家勤監國授大理評事江上破家勤與華夏等議分道集



兵夏主中甄而屠獻宸以內應之兵佐之馮家楨主西甄而李長祥以東山之寨相援楊文琦弟兄主西南甄則大蘭之師也家勤曰吾願主東南甄乃踰姜山之管江管江之寨施邦炳杜懋俊等招姜山之死士得二千人入關而家勤由陸路自城下會之未幾謝三賓告變直指使者遣謀者入管江家勤曰耳目有異搜謀者得其檄斬之鳴鼓會眾將由大嵩入海定海將軍常得功已遣水師扼入海之路而以輕兵掩管江邦炳懋俊請據險格關別令死士護家勤入海中道被執家勤之自管

魯之春秋卷十六

九

江出也有顧甲隨之亦被執三賓舊識其人密以賂入令甲進之家勤勸其多引薦紳人望以自免家勤斥之甲乃私填一紙如都御史高斗樞父子主事李桐父子及范兆芝等以與獄吏夏聞而驚曰石雁寧有此訊之乃知甲所為也三賓私謂人曰王石雁沈靜淵默粹不能窺其際是非華嘿農之疏衷者比也必不可活未幾移家勤之囚於錢唐或以為有生望矣家勤曰吾亦何望為覆巢之完卵哉華楊施杜不可負也及累訊瞠目不復一語遂以六月二十日行刑

張夢錫字雲生鄞縣人諸生預於六狂生之目魯王監

國授兵部司務參督師錢肅樂軍事時肅樂幕下皆文士惟張煌言善謀畫夢錫善鬪軍中呼曰大張君小張君進屯田主事兼御史江上破夢錫擊殘卒五百人軍於大皎山煌言亦軍於平岡兩軍相望寨中有呼之曰大張軍小張軍監國入閩夢錫納貢不倦庚寅大兵四出搜山攻大皎夢錫挾長矛出鬪相持數日力不能敵遂鬪死五百人死其中突圍而出者二八翌日有負夢錫尸葬之大皎之南麓者則前突圍而出之三人也

魯之春秋卷十六

十

毛聚奎字象來號文坦鄞縣人以諸生貢太學預於六狂生之目參督師錢肅樂軍事魯王監國授戶部郎中司餉行營將士爭求識所謂六狂者聚奎笑語之曰夫狂不量力之謂也量力則愛身愛身則君父不足言矣謝三賓是也江上破預山寨事累遭名捕行遁十餘年及老病歸卒於家六狂生之幸得終牖下者聚奎一人而已

外史曰六狂生於勝國非有折圭裂土之寵而必欲濡首沒趾以相報者所為不已過乎論者皆咎其疏防不密致同盟駢首之禍雖然當日事勢豈能遽遂其所謀者文謝之敗於空坑安仁亦不過存一匪石不轉匪席



不卷之心以求不愧君臣大義而已違計及夫利害也

魯之春秋卷十六

傳

士

傳第七之二

魯之春秋卷十七

海鹽李聿求學

山寨二

屠獻宸 董德欽

楊文瓚 父秉彜等

高斗樞 子宇泰等

李桐 子鄴嗣

屠獻宸字天生鄞縣人諸生南都破獻宸之蕭山探杭  
州消息聞潞王降而歸道出餘姚值督師孫嘉績起兵  
獻宸謁軍門嘉績留之參軍事會師江上獻宸募兵為  
小營軍於瓜里魯王監國授車駕主事江上破歸海道  
中營遊擊陳天寵仲謨二人故降將也獻宸敗其異令

魯之春秋卷十七

傳

客說之天寵與謨詣獻宸密室曰吾二人故史閣部摩  
下也當江都失守史公垂死遺言屬吾輩無負國家吾  
二人敢忘之哉將有所待而為之以報史公吾觀公非  
凡人一切往來蹤跡吾亦稍覺之公若弗疑願効死力  
獻宸聞之大喜天寵與謨即從衣領出史公牒示之曰  
儻城下有警吾縛兵備道以與公矣獻宸以告職方主  
事華夏推官董德欽夏與德欽謀再乞師於舟山內外  
合約以復浙東盟於獻宸家天寵與謨預焉已而舟山  
許夏出師刻期遂欲合諸道之師大舉而獻宸以天寵  
等兵為內應德欽曰諸軍既入城吾請任其餉乃盡斥



賣其家貲以待先一日謝三賓知之告變諸道之師皆為

大兵所截不得進舟山師次城下天寵與謀林馬猶思應之海道孫枝秀登陴以望駭曰海師翹首望城上不發一矢望內應也即調兵分守諸門居民敢出衢巷瞻眺者擊殺之天寵與謨不敢發舟山兵知有備次日遽去而海道亦不敢遣兵追之者懼內變也獻宸與德欽走天台初獻宸等之聚謀也夏忱爽而疏獻宸與德欽皆戒之曰同里中有陰賊者宜防之夏不甚用其言至是為三賓所告海道遣兵大索追及獻宸德欽於天

魯之春秋卷十七傳

二

台執之夏之入獄也已獨承其事謂獻宸等皆不與謀及大訊鄭之諸義士聚議亦以夏為首必不得活而獻宸等皆尚可免况夏既獨承則獻宸等不妨養身以有為乃私行賂於直指而密以書告獻宸等令弗為過激之語獻宸與德欽諾之獨推官楊文琦不可直指遂坐華楊以死亦欲免屠董而為三賓所持不克獻宸坐獄中謂德欽曰華君不用吾二人之言以至此也德欽與夏最善至是亦頗咎之夏以長死謂之高字泰遣人謂夏曰君極欲回志得全卒成王事今何不廣乎夏謝之獻宸德欽既不能免與夏同日死臨刑夏欣然曰吾與

一君當共成長虹矣監國駐舟山贈獻宸大理寺丞德欽兵部郎中德欽字若思獻宸同邑諸生南都破納衣巾文廟慟哭尋佐督師饒肅樂募兵輸餉監國授監紀推官獻宸

國朝

賜諡烈愍

楊文瓚字贊玉號圓石鄞縣人父秉堯字公鼎魯王監國駐紹興秉堯親帥長子文琦次子文琮文瓚文球從軍江上監國授秉堯監紀推官江上破遣子聯絡山寨往來海上而忠義之志不衰文瓚崇禎十二年舉鄉試

魯之春秋卷十七傳

三

監國授御史時唐王頒詔至文瓚主受言閩浙宜合不宜分使主上屈節于天興將來無損于配天之業此議出廷臣大有異同簡討張煌言出竭力排之文瓚乃入閩唐王召對言當聯絡閩浙以為同仇不當啟爭端閩強而浙弱莫若輸閩餉以助浙自足以報其心唐王然之即賜食撤御前燈送之邸丙戌春以溫陵饑按視疏發帑金三千賑給回閩陳四難十失諸奏議唐王特擢巡撫雲南力辭請如前旨得領餉入浙中以圖會師鄭芝龍尼之不果乃命文瓚掌貴州道扼防建延三關便宜行事召募義勇初文瓚至閩其兄文琦亦同行文琦



字瑤仲號楚石對策言今日宜作馬上天子未可枉承平積習唐王奇之以明經上等即授惠安訓導尋加監紀推官視惠安諸軍及僊霞嶺告唐王敗文瓚與文琦乃歸監國至閩次長垣浙中寧紹台山寨四起文琦入大蘭山與職方王翊合軍職方華夏乞師與舟山黃斌卿強許之夏復令文琦往斌卿許之夏密謀刻期將集大舉所致大蘭帛書中途爲謝三賓所得密揭告變並列文瓚文球于其中或勸之逃文琦曰吾以義動而臨難不赴且將陷父子辟安用義爲然借死亦無益吾獨承之因遣文瓚文球入閩文瓚不可乃獨遣文球變服

魯之春秋卷十七傳

四

走文琦就訊慷慨無卮言但言文瓚不預謀釋之以養父而自請速死時夏已獨承帛書中事欲盡脫諸同難者而文琦獨不可當事遂議坐文琦而釋文瓚文琦與夏同死既殯文瓚妻張氏謂文瓚曰難猶未已可速去文瓚亦曰弟但去有我在文瓚不從三賓復以賄屬當事必殺之乃復逮文瓚大呼高皇帝不絕以死三賓嘗與秉鷄同學及其反覆兩朝之間文琦兄弟不復以父友事之故禍最烈監國駐舟山文琦贈兵科都給事中

文瓚右僉都御史文琮字天璧文球字天琅監國在紹興文琮官職方主事文球官都督府都事文球之入閩

也調大學士劉中藻於福安中藻曰祝君爲王元德之弟仲德則老夫幸甚令參軍事時文球尚未娶中藻欲婚之曰謝三賓讐首未懸未可也中藻益重之明年福寧破文球死之文琮欲探監國消息時入兵部侍郎張煌言軍中煌言初與文瓚不合及文瓚弟兄殉難煌言遣書謂一門忠節如此當日悔其參辰及文琮至煌言把臂痛哭盡釋前疑命文琮聯絡中土事自是文琮每歲往來海上不絕秉鷄亦不以前禍爲戒勉以善成家風舟山破而海上之局日削文琮悲憤益甚癸卯秉鷄卒是年有卒降自海上言文琮引海上將趙彪爲患大

魯之春秋卷十七傳

五

吏命捕文琮械至錢唐文琮歎曰吾父以天年終吾可死矣且吾固雁行中漏網也賦絕命辭有憑誰痊我孤山上魄是梅花鶴是魂扼吭而卒墓湖南山寺弟庶弟文珽文玠暨諸姪以文琮故遣成斃于道一門遂盡文瓚

國朝

賜諡烈愍文琦

賜入忠義祠

高斗樞字象先鄞縣人光祿寺署丞翻子崇禎元年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坐議巡撫耿如杞獄與同列四人下



詔獄尋復官進員外郎稍遷荊州知府長沙兵備副使  
長沙止老弱衛卒五百又遣二百戍攸縣城庫雉堞盡  
圯斗樞建飛樓四十大脩守具臨藍賊艘二百餘由衡  
湘抵城下相拒十餘日乃引去轉攻袁州道都司陳上  
才躡其後賊亦解去尋擊殺亂賊劉高峰等撫定餘衆  
有詔錄其功巡撫陳膺謨大征臨藍寇斗樞當南面大  
小十餘戰賊盡平詔資銀幣累進按察使移守鄖陽十  
四年八月視事撫治王永祚以襄陽急移師鎮之鄖陽  
被寇十載屬邑有六居民共四千游擊劉調元兵不滿  
三千老弱居半不能當賊降將王光恩屯均州惠登相

魯之春秋卷十七傳

六

屯興安皆兵強敢戰光恩兵三千尤強其驍壯五百皆  
可一以當百斗樞以恩結之無何張獻忠自陝引而東  
斗樞令光恩及其弟光輿分扼之戰頻捷李自成陷襄  
陽均州將攻鄖斗樞遣降將苗時化以二十小舟鳴礮  
擊其舟賊知有備乃退十五年冬自成令羅汝才攻鄖  
斗樞患火藥將盡令多造推牌於城以禦矢石折毀都  
司署地板以共用得瘞地火藥數十甕有石碑刻識云  
門內馬奴子矢羅掛灘頭等語斗樞得之大喜賊知城  
中礮盡外攻益力晝斗樞跪縛象於木牌邊城呼且罵  
以脅降斗樞令諸軍嚴守陰裝諸礮未發賊調諸賊赴

城旌旗人馬蟻附一鼓百道並進城頭千礮齊發死者  
萬數賊大驚遁失精銳過半由是鄖兵之名著於三楚  
時自成殺汝才乃知識云門內馬鬪也羅掛灘頭殺羅  
汝才掛首馬白灘也斗樞招汝才所部驍將楊承祖降  
更名楊明起明年春自成憤甚復發兵至斗樞遣兵擊  
之於楊殺賊抵龍門夜聞漢江水石相搏有驚呼者曰  
鄖兵至矣賊遂潰五月斗樞召劉調元旬日殺賊三千  
餘級自成遣將來攻卒不克而去乃令光恩復均州調  
元下光化躬帥將士復穀城將襲襄陽聞孫傳庭敗旋  
師均州復為賊有十七年正月自成遣將路應標以三

魯之春秋卷十七傳

七

萬人攻鄖斗樞密遣楊明起夜以千人渡漢破均州燒  
其積聚賊乏食鄖圍始解當是時自成已據全秦河洛  
荆襄皆陷鄖陽路斷孤城懸絕自十五年冬撫治王永  
祚被逮命李乾德郭景代之路絕不能至中朝謂鄖已  
陷不復設撫治十六年夏斗樞為蠓書上疏請兵命善  
泗水者從水門出走關下繼登聞鼓上之始知鄖存廷  
議巡撫鄖陽即任斗樞而陳演與之有隙乃擢知府徐  
啟元為右僉都御史任之斗樞加太僕少卿路阻亦不  
達是年二月朝議設漢中巡撫兼督川北諸軍務擢斗  
樞右副都御史以往朝命亦不能達至三月始聞太僕



之命即以軍事付啟元七月而京師之變聞并聞漢中之命時路應標又至斗樞復登陴助啟元城守及自成敗圍郾者殺應標而去斗樞曰先帝以秦中屬臣豈可寒此末命乃分郾兵之半趨漢中苗時化楊明起等皆從步騎五千將達漢中前有人騎滿谷斗樞使問來者何兵則答以秦中豪傑不附賊與夫賊中亡逸而出者也亦問入陝者何人曰漢中巡撫高公也人騎列拜馬前問其姓名則曰喬商周李守恒陳世法皆自賊中來所部人人思殺賊先後至者二萬人斗樞喜遂與下興安山行十餘日遇

魯之春秋卷十七傳

八

大兵收陝西試之乃知

大清順治二年也問李賊何在曰敗走湖廣矣諸將愕然斗樞與謙所向商周曰戰耳莫問為誰也斗樞曰吾奉命討賊賊已遁無可立功不若歸郾再議商周曰孰謂公大丈夫者商周不能復事公矣再拜而去斗樞至郾郾已內附慟哭曰孤臣以一隅為擊叛之守豈知無益於天下之大數也入山窺處不歸福王立移斗樞巡撫湖廣代何騰蛟復以道路不通改用王驥斗樞亦不聞也南都破斗樞子宇泰佐督師錢肅樂起兵魯王監國授宇泰武選員外郎尋以奉使還里而江上破江上

既破凡違官於故國者例簿錄其赤口斗樞父翹年八十有餘事聞斗樞乃閉道歸御史黃宗義見之勸以大舉兵以復監國之故疆山寨之役斗樞與弟斗權斗魁及宇泰預之丙戌冬蠟書自海上至謀者得之宇泰被逮戊子職方華夏事洩斗樞與宇泰並繫杭州獄辛卯幾復被逮壬辰宇泰復繫獄皆得脫斗權字辰四為諸生有盛名斗樞入獄斗權竭力救之獄始解晚年壁立瓶罄緼袍傲屣泊如也工古文簡貴有法斗魁字日中後從黃宗義講學其弟宗炎下獄幾死者數矣斗魁百計出之嘗游杭州見昇棺過者血灑於地曰是未死啟

魯之春秋卷十七傳

九

棺與以藥果甦由是稱高且中能起死人斗魁喟然曰吾始有志於姚江蔽山之傳既而從事於詩古文詞今乃以方技顯乎遂一意講學未幾卒宇泰字虞尊號藥菴在獄中彈琴不輟仁和令聞琴聲異之使人載酒邀與共飲自後隔三日必與同飲及獄解遣人謝之竟不往謁也晚集遺老為詩社稱南湖九子

李桐字宗濂號葦菴鄞縣人崇禎十年成進士授湖陽知縣有惠政以薦入都召見賜白金帝欲擢入臺諫會畿輔被兵守令乏人首輔周延儒外之改知永清縣永清被兵人戶空虛桐還定安招集未十月而延儒獲罪



帝召入欲大用而京師陷關南歸思留身以有為者  
福王立馬士英遣人從柵索賂不得乃命浙之巡按任  
大成疏糾柵從賊欲入之六等爰書以事無據而止魯  
王監國召柵擢儀制主事尋歸丁亥山寨之謀大起柵  
亦預焉華夏等為謝三賓所告皆被執三賓謂其客曰  
盈城士大夫讐我矣當一網盡之明年正月初七日復  
以柵與都御史高斗樞等為首被逮至錢唐入獄柵與  
斗樞誓死噤不出一語既而得釋出獄斗樞曰幸脫虎  
口之中非始願所及也柵曰吾前此不欲隕累耳今  
得見白日而死可矣遂絕粒不食數日卒斗樞嘆曰吾

魯之春秋卷十七傳

十一

媿之矣柵子鄴嗣名文允以字行聞父被執追之亦囚  
於馬樞中七十日得脫而君父之感終不能釋再下獄  
得不死其後苦節自勵終身不出詩文高華曲折絕出  
流輩學者稱臬堂先生者也

外史曰屠董諸楊皆世臣之裔其報國被殲不可謂不  
慘然而為故國增重矣高李兄弟父子死生雖不同而  
志則同也其荼苦艱貞亦足與楊氏諸臣並垂不朽矣

傳第七之三

魯之春秋卷十八

海鹽李聿求學

山寨三

王 翊 蔣士銓等

李長祥 王 在等

馮家禎 馮 堯

施邦炳 杜懋俊等

章欽臣 沈之泰等

馮京第 沈爾緒

王翊字完勳號篤菴慈溪人遷居餘姚補諸生魯王監  
國駐紹興知縣王正中薦之授職方主事與戶部主事  
王江請出募兵沿海招集聞江上師潰翊遂結寨於大  
蘭山評事董志宜職方華夏謀引翊軍下寧波翊大喜

魯之春秋卷十八傳

一

丁亥十一月夏所貽大蘭帛書中途為謝三賓所得告  
之夏下獄

大兵急搗大蘭翊先攝軍避之戊子正月還軍大蘭三  
月翊帥前鋒將軍王岳壽破上虞殺其知縣劉方至軍  
聲大振當是時山寨繼起都御史李長祥軍於奉化之  
夏蓋簡討張煌言軍於上虞之平岡都督章欽臣軍於  
會稽之傅山御史張夢錫軍於鄞之大皎給事中徐孚  
遠軍於定海之柴樓其餘蕭山石仲芳會稽王化龍陳  
天樞顧虎臣台州俞國望金湯奉化吳明奎袁應彪浙  
西之湖州柏襄甫亦應之至於小寨支軍以數百皆以



恢復爲辭爲監國聲援然諸軍單弱不如翊軍蔓延於四明八百里之內於是

大兵欲平山寨以翊爲的提督合寧紹台三府之軍由清賢嶺而入翊合諸寨軍屯於丁山以待之久而弛

大兵猝至翊敗喪其卒四百人幾被執有孫悅者特來救之翊得脫

大兵不能久駐山中翊軍得復振與御史馮京第合軍守杜巖以巖險爲關

大兵募山民之團練者以爲前導破翊軍於杜巖關口長驅而入翊獲其別將邵不倫而以四百人走天台乞

魯之春秋卷十八傳

二

定遠將軍俞國望之兵沿海招集流亡二月復至萬餘人閉道入杜巖擊破團練

大兵失團練遂出山翊軍又復振已丑春又破上虞翊軍既盛設五營五司五營主軍翊統之不義之徒翊所

決罰其甚者立致重典人人稱快五司主帥王江任之自年夏翊自上虞出徇奉化時奉化義軍吳明奎軍於

公塘

大兵破之明奎奔之河泊所追將及之猝遇翊軍而戰大兵乃退六月監國至健跳翊發使奔問官守并致貢

監國遣使拜翊河南道御史時左副都御史黃宗義上

言諸營文則自稱都御史侍郎武則自稱將軍都督未有三品以下者主上嘉其慕義亦遂因而命之惟王翊

不自張大僅授御史御史在承平時固爲顯要而非所論於今日諸營小或不及千人大亦不過王翊一部今

品級懸殊以之相臨恐爲未便大學士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鍾巒皆以爲然定西侯張名振持之不肯下初諸

營迎表皆由名振以達獨翊表不由名振而上名振不樂曰侯王道長來吾爲上言之翊聞之曰吾豈受定西

侯鈴鍵哉是秋翊入朝監國於健跳進僉都御史當是時監國以舟山爲行在石浦健跳爲畿輔彈丸黑子金

魯之春秋卷十八傳

三

湯盡焉而

大兵不能遠攻舟山者慮山寨乘其後所以慮山寨者不在諸營而在翊或謂大帥曰山寨中皆喪職以嘯聚

耳苟招之以高官可解散也會稽人嚴我公知之僞爲告身銀印請於大帥願充使大帥乃請於

朝以都御史充招撫使令徧歷浙東西諸山寨以抵舟山湖州柏襄甫會稽顧虎臣皆就撫我公將渡海發使

者入四明山翊之前營黃中道言於翊曰田橫烹鄒生是耶非耶翊曰當是時而烹之亦以洩其憤耳中道曰

田橫不烹鄒生於說降之時而烹之其志屈矣固願降



矣齊之士心已搖豈可復鼓其後始烹之不亦晚乎翊  
曰君言正合吾意於是發使請我公入山欲烹之我公  
不敢遽入先以便來中道遂醢之分於諸營我公夜遁  
庚寅三月翊朝監國於舟山進兵部右侍郎兼故官八  
月翊破新昌援虎山時大帥定計將攻舟山以不洗山  
寨無以塞內顧乃大舉將軍金礪由奉化入提督田雄  
由餘姚入會師大蘭軍帳瀰漫三十里游騎四出仍用  
團練兵為導諸寨或降或竄翊累戰不能抗以親兵入  
舟山馮京第以病不能行匿鸞頂山翊固與名振不相  
能不樂居舟山辛卯聞

魯之春秋卷十八 傳 四

大兵三道出將攻舟山翊曰事急矣請復入山集散  
以為援七月遂還山中諸將死殆盡傍徨故寨山中父  
老勸令招兵榆林白溪之間乃出奉化二十四日有大  
星墜於故寨野鷄皆鳴父老憂之是日也翊將由奉化  
出天台至北溪為團練兵所執同行者蔣士銓石必正  
明知三人時大帥皆在定海乃送翊至定海神色自如  
賦詩不輟海道王爾祿延之入見請觀絕命辭授筆於  
翊其結句平生忠憤血飛濺降臣輔書畢以筆摘爾祿  
面而出每日從容東饋掠餐脩容謂兵士曰使汝曹得  
見漢官威儀也八月十二日總督陳錦訊之翊坐地上

曰無多言成敗利鈍皆天也十四日行刑羣帥憤翊積  
年倔強聚而射或中肩或中頰或中脅翊不稍動如貫  
植木洞胸者三尚不仆封額截耳終不仆乃斧其首始  
仆梟其首於鄞城西門副使陸宇燁都督江漢與翊之  
故卒毛明山以奇計收之藏宇燁家書櫃中越十二年  
宇燁之弟宇燦得之櫃中乃束蒲藎之士銓字右良嘉  
善人諸生參翊軍事三年山寨破他人皆散士銓獨  
依不去八月初五日先翊行刑賦絕命辭翊在獄為文  
祭之必正江都入明知餘姚人皆翊部將與翊同日受  
刑皆不肯跪掠之使跪則跪向翊遂死翊旁中道亦翊

魯之春秋卷十八 傳 五

部將統領前營監國授左都督孫悅餘姚人結寨山中  
翊丁山之敗悅聞之突出救翊翊走而悅中流矢死直  
立不仆者累日翊弟翊丁亥翊駐軍大蘭  
大兵購之急囚翊以招翊翊不顧乃死之翊  
國朝  
賜諡烈愍  
李長祥字研齋達州人生而英毅喜談兵時張獻忠亂  
蜀長祥練鄉勇躬擐甲冑以助城守崇禎十六年成進  
士選庶吉士文選郎中沈自彰薦之請援劉之綸之例  
破格不次用之使備督師之選首輔陳演欲引之為私



人長祥不可故不得召賊日偏長祥上疏請急調寧遠  
鎮臣吳三桂以兵拒戰都城有新進士袁璽者具將才  
可令輔之而令密雲鎮臣唐通與臣從太行入太原歷  
寧武雁門攻其後首尾夾攻賊可擒也帝下其議未上  
而賊已抵昌平長祥上疏請急令大臣輔太子出鎮津  
門以提調勤王兵皆不果行而京師破長祥為賊所縛  
遭掠掠乘閒南奔福王改御史巡視浙鹽而南都又破  
因起兵魯王監國加右僉都御史督師西行而江上之  
師又潰監國航海長祥以餘兵結寨上虞之東山且耕  
且屯井邑不擾職方華夏聯絡布置長祥留監軍夏請

魯之春秋卷十八傳

六

引舟山之兵連大蘭諸寨以定鄞慈翻城之師下姚江  
會曹娥合何山諸寨以下西陵僉議奉長祥為盟主刻  
期將集謝三賓告之

大兵急攻東山前軍章有功帥五百人出戰累勝

大兵以全力壓之不支有功被執拉脅決齒垂斃大罵

死有功會稽人時有千夫長十二人受

大兵指為閒至是中軍汪彙與十二人期以次日縛長

祥入獻晨起十二人忽自相語奈何殺忠臣折矢扣刃

誓而借道汪彙追之不及長祥奔之奉化依平西伯王

朝先復募兵軍於夏蓋山一日泊舟山下有龍挾雷電

將升天蕩舟士卒皆懼長祥令發大礮擊之雷電愈甚

水起立長祥神色自如俄而晴霽監國駐舟山長祥入

朝加兵部左侍郎兼故官長祥陳請合朝先之眾聯絡

沿海以為舟山衛張名振不說朝先不從其請及名振

殺朝先長祥僅而免是年舟山破乃命江督陳錦得

之京口都統金礪巡道沈潤方主殺之江督不可釋之

居山陰澗谷中大吏以為不可測更安區江寧初長祥

之在東山寨也寄其孥於上虞之趙氏及寨破相傳長

祥死寨中其妻黃氏聚其家人謀其死有僕婦曰文鸞

曰夫人當為公子計以延李氏惡可死曰然則奈何曰

魯之春秋卷十八傳

七

婢子死罪願代夫人以吾女代公子俟死於此夫人遠

以公子去黃氏泣曰安忍使汝代吾死曰小不忍最害

事速驅之而山中有羅吉甫者時遊長祥門下至是奔

至曰夫人公子我則任之雖以死甘心焉黃氏抱其子

歃拜吉甫且拜文鸞文鸞曰夫人休矣捕者行且至矣

甫出門捕者至以文鸞去吉甫既匿黃氏知朝先之於

長祥姻也乃以黃氏母子往則長祥已先在焉相見慟

哭為言文鸞一木納女子今若此而文鸞被逮居然以

命婦自重見大吏不肯少屈莫不以為真夫人云而長

祥之自舟山亡命也又與其妻失及居山陰其妻又自



海上至得再聚長祥羈江寧其妻已卒江督馬鳴佩陽禮之而陰疑之曰是子然者誰保之長祥微聞之時江寧有閩秀姚淑善墨竹容色絕世號鍾山秀才長祥娶之朝夕甚昵焉江督私謂人曰李公有所戀矣防之遂疏未幾長祥乘守者怠竟逸去由吳門渡秦郵走河北遍歷宣府大同復南下處百粵久之天下大定始至毘陵築易臺以老焉時王江行遁踪跡有與長祥不謀而合江字長升慈溪人監國授戶部主事與職方王翊善連名上書請募沿海義勇勤王自効師甫集而監國航海江與翊結寨山中翊駐大蘭練兵江駐杜壩司餉計

魯之春秋卷十八 傳 八

山中屯糧所收不足親往履畝而稅有額外擾民一粟者必誅故大蘭一軍之強甲於他寨御史馮京第張夢錫合軍駐蘭江總司三營餉而不闕已丑監國至健跳遣使擢戶科給事中進右僉都御史再進右副都御史監國在舟山賴江與翊之貢賦也庚寅九月大兵攻大蘭翊以親入舟山江亦走大吏執江母以招之江削髮為僧至杭州大吏得江喜甚盛為館帳而防閑之未幾江母卒江買一妾昵之甚其妻李氏晨夕勃鬩詭諛江及寇之吏而出之其妻亦攜臂登車歷數江隱微之過而去一日江遊湖上防守者以其妾在不疑

而江竟不知所往乃知向者特以術脫其妻也江既脫攜其妻復入海朝監國於金門甲午監定西侯張名振入長江還舟山復為江與兵部侍郎張煌言駐軍焉時有沈調倫者復起兵四明山中來迎江乃赴之大兵攻之江中流矢死調倫亦兵敗死

馮家禎字吉人慈溪人崇禎四年成進士授屯田主事歸魯王監國擢職方郎中監國航海家禎與族人蕘結寨於慈溪聯絡東山李長祥軍職方華夏下獄家禎與蕘皆被逮入獄得釋家禎結歌社則曼聲按拍無不絕時邑人陳謨以無賴委署分巡道魚肉鄉里家禎登場

魯之春秋卷十八 傳 九

醜詆之謾大怒構之再下獄以事近誣復得釋乃杜門不出施邦焮字仲茂鄆縣人指揮翰子少補諸生翰卒邦焮應襲未上而國難作督師錢肅樂起兵邦焮毀家輸餉肅樂薦之魯王監國許以左班從優換授部曹以病而又未上江上破益鬱鬱不得志會職方華夏許事王家勤思翻城以迎監國邦焮知之謂家勤曰吾招集城東豪傑幾三千管江杜懋俊為之魁其餉吾一人可任也以之輔華公可乎家勤大喜及為謝三賓所告邦焮在管江家勤奔告邦焮勤兵拒守力竭縱火焚寨拔佩刀



自刎死懋俊字英傑邦州同邑人諸生以仗義聞世居  
管江其地負山海結寨可固崇禎末流寇鼎沸沿海草  
竊亦乘閒起懋俊乃謀於其叔兆菘請領土團法於有  
司遂以兵部勒族人分隊躡擊柝行夜間黨爲之安  
堵而沿海諸村無不仿而行之者邦州以翻城計謀於  
懋俊懋俊大喜招集姜山之徒助之而金嶽山中有賣  
炭趙翁者或言其精星象諳兵法懋俊親往致之置軍  
中奉爲帥事洩城中邏者至懋俊梟邏者首據山立寨  
鳴鼓起事而急遣家勤先入海定海大將軍常得功遣  
舟師扼海口分兵直抵管江家勤中途被執懋俊與邦

魯之春秋卷十八傳

十一

焮兆菘據險而鬪三日矢石雨集夷傷殆盡寨焚懋俊  
以家丁力戰頭目中矢如蝟重傷倚牆而斃尸立不仆  
兆菘被執斫其首十二刀而後墜趙翁者或見其從烟  
焰中飛去兆菘字承芝與懋俊邦州時稱管江烈士而  
趙翁於辛卯壬辰間猶以其術往來海上後亦死  
章欽臣會稽人佐督師孫嘉績起兵魯王監國授都督  
使治火器江上人呼曰大攻營欽臣之治火器製作甚  
精御史黃宗羲請於嘉績願得此軍西渡嘉績命欽臣  
汰其不中步伐者以授宗羲江上師潰欽臣與妻金氏  
入傅山結寨金氏善用兵山中人呼爲夫人營寨破欽

臣與金氏被執死時餘姚沈之泰休寧趙立言皆結寨  
山中之泰字魯瞻監國以明經授中書舍人寨破被報  
問官欲脫之之泰曰死吾分也不願脫乃就刑立言與  
江上諸生李國楹約攻江山以應監國於閏戊子正月  
朔立言帥二百人克之國楹失期不至明日

大兵至立言迎戰殺傷數百人馬墮墮而死了楨恨國  
楹甚至其家欲殺之爲

大兵所執與國楹同死

馮京第字躋仲號覽谿慈谿人巡撫天津元颺從子師  
事劉宗周黃道周與復社諸人相切劘名列留都防亂

魯之春秋卷十八傳

十二

公揭元颺在天津有牆子嶺卻敵功京第佐之預有勞  
焉帝錄之未及用而京師陷歸唐王以明經授監軍御  
史唐王敗京第再預湖州起兵不克又歸乃聯絡海上  
諸寨事職方華夏被執京第命入四明山中募兵與  
職方王翊合軍守杜輿以應魯王監國於閩進兵部侍  
郎杜密破走舟山監定西侯張名振軍援吳勝兆至崇  
明遇颺風爲

大兵所敗京第得脫乃逸戊子勸黃斌卿遣使至日本  
乞師斌卿曰昔兵部尙書余煌有言曰此吳三桂乞師  
之續也京第曰北都之變東南如故使其東南而失之



者是則乞師之害也今我無可失之地比之前者為不  
倫矣楓卿於是使其弟孝卿偕京第往長崎島其王不  
許登陸初日本有西洋人作亂日本發兵盡誅西洋人  
當是時西洋人復仇大船載礮而來與日本為難日本  
講解始退退一日而京第至日本方戒嚴於外國京第  
朝服拜哭不已會日本東京遣官行部如中國巡方御  
史顏頂坐藍輿京第致其血書撤斯瑪王謂長埼王曰  
中國喪亂我不遑恤而使其臣哭於我國我國之恥也  
與大將軍言之議發各島罪人京第還孝卿假商船留  
長埼長埼多官妓皆居大宅無牆壁以綾幔分為私室

魯之春秋卷十八傳

三

每月夜每室懸琉璃燈諸妓各把琵琶以娛客綺靡之  
習中國所未有孝卿荒於色忘其為乞師而來者見輕  
於其國其國出師之意亦荒矣已丑監國命京第再乞  
師於日本以左副都御史黃宗義副之至長埼不得請  
而還庚寅京第再結寨於四明山之道巖

大兵破之京第走舟山辛卯舟山破京第歸復募兵故  
部復合同里沈爾緒亦募兵立寨京第與之合軍其餉  
爾緒獨任之甲午部將王昇降請導  
大兵以往京第以病不能行在鶴頂山中昇跡之遂被  
執不屈死妻葉氏自縊死爾緒遁其後復募兵立寨丙

申攻大蘭山

大兵出擊爾緒兵敗被執死爾緒監國授總兵官

外史曰嗚呼

天朝為天命所眷江南半壁且不支何有於浙東浙東  
一道且不支何有於四明山寨諸臣耿耿未下者雖云  
故國故君之感其如天意何然而稽古在昔不能不比  
之厓山一輩人物又况出自祭酒布衣之士此其所以  
難也

魯之春秋卷十八傳

吉



傳第八

魯之春秋卷十九

海鹽李聿求學

忠義

沈履祥 吳從魯等

傅巖 子齡發等

高岱 子朗等

李桐 子文景等

汪涵 茅漸

倪懋熹

朱養時 鄭遵儉等

傅日炯 方炯等

趙景麟 葉上高

自古忠臣義士為國捐軀史傳備極表章而行之者實寡若浙東若舟山諸臣視死如歸而不之悔自非耿介

魯之春秋卷十九 傳

一

苦心之人變快激氣之士何能若斯之烈也作忠義傳  
沈履祥字其旋號視菴慈溪人大學士宸荃從兄崇禎  
十年成進士授侯官知縣以循良調甌寧福王時行取  
入都上治平要務又上責成疏南都破歸魯王監國召  
補江西道御史時阮大鍼竄方國安營嗾國安糾東林  
遺孽履祥預焉辭去不許進太僕少卿兼故官奉命督  
餉清蔡糧務事履祥轉餉台州而江上師潰  
大兵下台州履祥走海門或曰盍避乎履祥曰死吾分  
也且按冊索捕吾父若何遂被執  
大兵臨擄之撫聞履祥謝曰文信國有言吾不能掉父

母而教人叛父母乎然則且薙髮曰頭可斷髮不可薙

也引頸就刃而死其兄穀祥求屍不獲越二月閉止逆

旅市飲者遽詫涕曰督餉官員忠臣亟詢之且言就刃

狀跡得之履祥面如生其時先後殉節者山陰吳從魯

沈紱會稽馬權奇上虞徐復儀餘姚汪登瑞臨海翁明

英江山鄒璘金華潘大成葉向榮東陽杜學伸分水徐

進志云從魯字金堂萬厯四十四年進士授兵部主事

累遷四川右參政歸監國召補通政使自縊死紱字素

先崇禎六年舉鄉試監國授御史赴水死權奇字巽倩

崇禎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奇琉璃廠闢誣其有私事

魯之春秋卷十九 傳

二

白乃歸監國駐紹興破家輸餉城破死於亂兵復儀字  
漢官號雪潭崇禎十六年進士授行人福王時遷刑部  
員外郎命典試雲南監國召改編脩聞變哭奔崑山頭  
夜不抵舍父恐其為豺虎所食遣人尋招不獲竟投空  
谷死登瑞字熙宇由武舉歷大同總兵都督僉事值魏  
闖亂政告歸聞江上師潰絕食死明英字坦人崇禎九  
年舉於鄉監國授主事進御史被執不屈囚之自縊死  
璘字太璞號復齋華陽人崇禎十三年進士授古田知  
縣調餘杭有政聲擢刑部郎中未赴寓江山南峯寺迎  
監國至紹興傾囊輸餉城破不食死大成字魯生新昌



人以明經授金華訓導城破父子同死署中同榮字日  
鍾萬歷四十六年舉於鄉崇禎十四年以薦舉授寧都  
知縣時流寇縱橫向榮禦之擒其魁七人邑賴以全十  
六年聞李自成入境向榮有銅甲軍三百與鄉勇三千  
分布各關堡晝夜登陴自成聞其戒嚴而逸明年七月  
偵賊五百屯烏羊坑先有十八人伏關下向榮立捕殺  
之乃督兵出戰斬二百餘級生擒渠帥十五人餘皆竄  
去太吏以功薦之以忤馬士英遷吉安同知遂歸監國  
召之辭不赴及城破蕭衣冠北向再拜投項村之崖死  
學伸字適我崇禎十三年以都督僉事升孝陵參將內

魯之春秋卷十九傳 三

監張其蘊盜伐陵木學伸發其奸帝震怒盡撤天下鎮  
守內監公卿皆壯之然與宦寺水火矣乞假歸城破衣  
冠拜闕死天寧寺中進志崇禎時官襄陽通判歸里城  
破進志被執子諸生萬照狂奔往救亂兵索餽貧無以  
應萬照願以身代兵不顧殺進志萬照奮不顧身以頭  
觸之亦過害履祥復儀學伸登瑞

國朝俱

賜諡節愍大成向榮俱

賜入忠義祠

傳嚴字野倚義烏人少孤貧及長好讀書作詩賦古文

詞皆鏘理刻肌風瀾特效崇禎七年成進士授歙縣知  
縣舉循吏第一後以議去官魯王監國擢儀制主事進  
江西道御史命監朱大典軍

大兵攻金華嚴與大典督兵出戰累卻之相持三月攻  
益急嚴請以子弟兵赴援大典許之夜縋而出嚴至義  
烏集義勇數百人帥子齡發齡將出赴援猝遇  
大兵嚴不顧眾寡督義勇奮擊所殺過當

大兵急摩後隊數萬人至嚴力竭不支被殺齡年十  
四見嚴刃將及以身蔽翼其父刃著頰而死齡發起救  
矢透在腋而仆少頃復甦見父弟死慟哭曰吾家可謂  
無負國恩矣遂以

魯之春秋卷十九傳 四

賜諡節愍齡發齡俱

賜入忠義祠

高岱字魯瞻號白浦會稽人崇禎三年以武學生舉順  
天鄉試被黜久之辯復魯王監國授職方主事及江上  
師潰慨然曰上恩厚矣國家文武異途輕武重文咕嚙  
小生持議廟堂而戮力疆場者指為粗人以致寇盜充  
斥不能抗禦神州陸沈職是故也我本武學授是文職



偏側搶攘無益毫髮尙不能以一死報國乎劉念臺吾  
鄉先生也吾當師之即絕粒祈死子諸生朗坐守之閱  
八日泣拜父前曰父素教兒忠孝國不可無臣家不可  
無子兒請先往泉下掃除岱瞻目曰有是故爾乃能先  
我朗攜巾服出門兄澄出而追之曰余長子當隨父死  
汝次子當養母朗厲聲曰死而隨父易貧而養母難吾  
爲其易者言畢奔徇江泛小舟給舟子出海禱神去岸  
遠北面再拜躍入海中舟子急挽之齧舟子臂始得下  
舟子又入水救之捧其巾朗躍出水面正巾而沒岱聞  
之曰兒果能先我乎自是不復言數日亦卒葉汝衡字

魯之春秋卷十九傳

五

衡生與岱同邑人同年舉鄉試監國授兵部主事與岱  
友善每會食相與抵掌談忠孝事聞變出居桐塢墓所  
岱送之曰君殆隱於是乎曰非也我無城守責死於墓  
所爾遂與妻王氏偕赴水死王氏被救次日復死岱汝  
衡

國朝

賜謚節愍朗

賜入忠義祠王氏

賜八節孝祠

李桐字封若號伺菴鄞人聞京師陷於哭臨所抗言

國仇不可不報請發義旅次於江干以待撫臣勤王之  
舉寧紹台道盧若騰是其言未能應也桐乃日號咷當  
事馬前并詰責諸縉紳遂遭嗔怒且有欲除之者尙書  
馮元飈曰諸公即自謂力薄不能報國仇奈何更殺義  
士乃邀至家呵護之若騰亦慰勞備至是以得免賦悲  
憤詩十章遂感沈疾浙東兵起桐命長子文景從軍魯  
王監國授文景兵部主事及江上破家人以湯劑進桐  
碎其器旬餘病劇卒葬學文景與弟文昱墨線赴海上  
監國授文昱戶部主事舟山破兄弟同日覆舟死海中  
汪涵字叔度奉化人少補諸生受業於黃宗羲宗羲起

魯之春秋卷十九傳

六

兵涵參軍事歸安茅瀚字飛卿以浙西之使至江上涵  
與談兵大喜宗羲留之使與涵共事皆從宗羲渡海駐  
軍譚山聞江上師潰宗羲諭軍士不願從者任所之尙  
得親兵五百人涵爲前導瀚爲後勁至四明山駐仗錫  
寺一日宗羲偶出部下糧絕不得已取之山民於是山  
民以語邏卒導之焚寨夜半火起寨中倉皇出鬪皆徒  
手死者十九涵從烈焰中殺數人已得出歎曰所圖不  
遂命也不死且自取辱遺嗣而死瀚亦沒于圍中  
倪懋憲字仲晦號煜生鄞縣人諸生

大兵下杭州定海總兵王之仁與太僕少卿謝三賓先



納款及督師錢肅樂起兵三賓惡之貽千金於之仁令其以兵來殺諸首事者肅樂亦欲貽書之仁使之返旆而難其人為使懋熹請之副華夏以行至定海聞先一日有陳秀才者上箋之仁責其負國為之仁所殺俄而三賓之使亦至或勸懋熹無遠投書懋熹謂夏曰吾輩方將冒鋒鏑而懼死乎遂以書進之仁語曰二君此來大有膽懋熹對曰大將軍世受國恩賢兄常侍攀髯殉國天下所具瞻志士皆知其養晦而動也方今人心思漢東海鎖鑰在大將軍次之則舟山黃將軍石浦張將軍左提右挈須有盟主大將軍之任也之仁遽搖手曰

魯之春秋卷十九傳 七

好為之且勿洩令其子鳴謙飯懋熹與夏於東閣而別召謝使入見各具報書但曰以十五日至鄞共議之謝使出乃遣懋熹與夏歸之仁曰語錢公當具犒師之禮翊日之仁至齊三賓出兵餉萬金與肅樂肅樂勞懋熹曰此真李抱貞之招王武俊也而君以三寸舌成之功過之矣魯王監國至紹興授懋熹職方主事參肅樂軍時唐魯爭頒詔之禮越使陳謙入閩而死閩使陸清原入浙而幽於舟議募一能者肅樂薦之懋熹奉使至閩告於唐王曰方今閩強越弱然無越則閩無所蔽且均為太祖子孫乃區區爭虛號耶唐王悅留之命以僉事

分守建寧時鄭芝龍盡取閩中兵餉歸於所屯之東石道標故有兵千人至是一空懋熹捐俸為餉以募兵大兵攻建寧懋熹出戰力不支全軍盡覆遂沒於陣時丙戌八月十一日也

朱養時江陰人魯王監國入閩授職方郎中監國駐舟山進河南道御史轉禮科給事中台州分守道耿應衡遣人至舟山探虛實詭稱日者謂監國之祿命宜禱於星定西侯張名振設醮請監國行香養時上疏爭之謂如此舉動使人聞之當曰朝廷無人矣監國乃止舟山破養時抗節死時同死者通政使鄭遵儉御史梁隆吉

魯之春秋卷十九傳 八

董廣生吏部文選主事李開國吏部主事楊思任戶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禮部儀制主事董元張家璧兵部職方主事朱萬年兵部主事顧珍劉午陽工部主事顧宗堯國子監學錄會應選中書舍人曹威鳳林伯起張端江中汜陳所學顧行翁健工部營繕所正戴仲明副使馬世昌太醫院副章有期諸生林世瑛錦衣衛指揮王朝相內監官太監劉朝凡數十人遵儉義興侯遵謙弟隆吉監國駐紹興官職方主事從亾入閩擢御史命監定西侯軍手刃全家自刎死開國臨山衛人先驅妻子入井乃自投井死母自縊死瑛字玉之閩人同母妻婿



女五人從亾入浙墻隨鄭彩入海瑛至健跳母卒貧甚妻陳氏及女爲人紉衣給食已而女亦卒至是瑛與妻分梁同縊死家壁投城下不死被執令作重陽賦揮毫立就不屈死宗堯母亦死廣生有期自焚死珍中汜所學行健俱閣門焚死朝相大興人與劉朝聞城失守護元妃陳氏義陽王妃杜氏宮娥張氏入井用巨石覆之自刎其孀思任仲明鄞縣人用楫吳縣人珍宗堯長洲人元會稽人萬年世瑛閩人午陽伯起端永嘉人應選寧都人威鳳字儀公黃州人隆吉廣生家壁中汜所學行健世昌有期皆未許其里養時開國瑛用楫元萬年

魯之春秋卷十九傳

九

宗堯仲明

國朝俱

賜謚節愍世瑛

賜入忠義祠開國母瑛妻陳氏宗堯母俱

賜入節孝祠

傳日炯字黃中諸暨諸生與其叔平公同師事劉宗周江上師潰兩人相謂曰吾等義固當死然俱有老母在亦惟白於母許死則死耳平公白於母不許日炯白於母許之遂赴涓池死平公乃養日炯母終身同邑諸生方炯字煌中聞日炯死亦赴水死時諸生徇義者山陰

朱瑋象山婁文煥蕭山楊雪門浦江張君正瑞安鄒欽妻永嘉鄒之琦若夫韋布徇義山陰倪文徵范史真鄞縣張連義烏王應麟云瑋字鴻書郡城破人皆竄伏瑋曰此日而生全歸之謂何書絕命辭於几上潛往礁石躍水死文煥字長明遷居定海少有大志詩文遠出流輩或以及第祝之則笑曰千里生民之業而但爾乎城破正衣巾哭先聖廟及祖祠徧詣親知與訣家人環哭而止之不可則兀立海濱之沙上潮至浮之而去越數日漁者見一屍隨潮而來視之即文煥也顏色如生奔告昇歸殮之雪門自縊死君正字子性許都之陷浦江

魯之春秋卷十九傳

十

城其黨吳奎欲謁孔廟君正曰吾先聖禮義之堂顧容賊入耶挾匕首將往刺之奎聞之不敢入至是士大夫有遠匿深山者君正曰死則死耳何匿爲夜入明倫堂縊死欽堯字維則徙居永康作書別父投永寧江死之琦素以名節自勵聞城破曰吾聞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今日可爾耶赴水死文徵字舜年爲衆師兼業醫市酒飲里中少年求辦一事有諾之者借之墓所命掘坎自瘞衆駭欲散文徵曰此何事可誤乎或尼之曰死固義也今某某俱不死汝何自苦文徵曰人各行其志惟諸公玉予於成也或曰豈可使土侵膚乎



以二缸贈之埋於坎中文徵跌坐其內命覆之聞內叩聲眾曰一時感興吾固知其欲出也發之文徵曰入時不知方位耳北面再拜復命覆之史直負石投淵死連字子隆號四岑聞變閉戶坐室中取牀頭酒獨酌既醺盪牀而走復索酒飲之連舉數百杯自摩其頂往竈下得炭火滿甕和以木屑置牀下寢其上覆以重裘時天暑熱酒力墳盈而絕應麟城破時隨父出避父為亂兵所執勒金錢將殺之應麟抱父訴曰家貧無所有若欲父願以身代乃殺之父獲免日炯璋文煥君正欽堯之琦

魯之春秋卷十九傳

十一

國朝俱

賜入忠義祠

趙景麟字天生鄆縣諸生丙戌六月江上師潰景麟題詩曰書生不律難驅敵何處秦庭可借兵只有東津橋下水西流直接汨羅清誓死不食其家多方懈解不能得願景麟以曾借友人金未償為愧委曲措置得之詣友人家返金友人訝之景麟笑而不答即往城東躍入江漁舟驚集出之水得甦昇之還家張目不語且病亦不食其門人徐生聞之強輿入太白山中勸食不可則為謬語以慰之曰東山李都御史長祥克紹興矣日舟

山黃將軍斌卿奉監國來恢復矣日石浦張將軍名振奇捷矣日四明山寨下慈溪矣景麟乃進食如是者半年景麟病愈出問樵夫近事日天下大定更何問焉景麟大慟踏地更不復食至十二月杪乃死越明年而葉上高又死焉上高字而立又名天章永嘉諸生

大兵下温州上高伴狂披髮出行幅巾大袖賦詩日安得蜉蝣易生死猶存楚楚好衣裳被執下獄得釋丁亥二月上丁乘知府未釋奠上高攜水一杯芹一束祭文一篇哭而入其文日嗚呼宗祊猶在兮恨離離之彼黍髮膚致毀兮悲藜藿之匪我裸將堂上兮何莫非先朝

魯之春秋卷十九傳

十二

之彥奔走堂下兮又誰非聖人之徒嗚呼藐藐予躬兮自分為識君臣之蟻蟻悠悠我思兮尊復作不知春秋之蟪蛄知府見其文大怒繫之獄追至五月四日上高語獄卒日詰朝屈大夫沈湘之日吾其死夫明日賦詩有未吞蒲酒心先醉弗浴蘭湯骨已香之句自縊死景麟

國朝

賜入忠義祠

外史日嗚呼予既書諸臣之死九重諸臣之得其死也彼垂紳縉笏身遭改革而苟焉降附者比之彥回之不



死矣乃猶籍告變為已功獨何心哉

魯之春秋卷十九傳

五

傳第九

魯之春秋卷十九

海鹽李

清節

董守諭

林時躍

余增遠

李文纘

陸符萬

泰等

張偕陳洪綬等

查繼佐兄繼坤等

周之璿劉均等

昔夷齊叩馬而逃箕子佯狂以避後之希風前哲代不乏人粵稽江上師潰諸臣以東籬北窗之風守殘山剩水之節以終其身大率皆以文山幕中人相爾汝可謂

魯之春秋卷二十

盛矣作清節傳第九

董守諭字次公鄞人天啟四年舉於鄉魯王監國駐紹興時守諭不得其人戶部尚書李白春薦之曰國命倚於餉司非守諭不可乃召守諭授戶部貴州司主事未幾而方國安王之仁有分餉分地之議分餉者國安之仁之兵謂正兵食正餉以六家軍之兵謂義兵食義餉正餉田賦所出義餉取給於富室捐輸無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有旨會議國安之仁之司餉者皆殿陛謹然守諭厲聲讓曰爾等今日所為何事而不畏咫尺天威乎乃跪奏監國前



曰分餉分地非也當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覈兵而後給餉廢地而後酌給之先後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為繼義兵食義餉是散遣義兵之別名監國然其言而不能行無何之仁請稅漁船守諭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科及漁船其細已甚民勿堪也之仁又請塞鄴之金錢湖為田又請稅人法又請官賣大戶祀田三疏既上兵士抽刃守諭門以待覆守諭覆湖不可塞祀田不可官賣稅人必至激變之仁大怒謂朝廷大臣尚不敢裁量幕府何物豎儒乃爾事事中格乎上言得孟軻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談仁講義之徒百不如得雞鳴狗盜

魯之春秋卷二十 二

之雄一遂折簡招守諭欲殺之以洩憤監國雖惜守諭甚不能為力陰使守諭避之守諭慷慨對曰餉司命粟生殺聽於主上非之仁所得專桓溫劉裕何許姦雄亦必託晉陽之甲無敢擅出一檄執朝臣而去者臣歸死上前之仁能以臣血饑丹墀之仁迫於大義乃止丙戌三月十九日烈皇帝大祥寺諭請哭臨一日三軍縞素監國從之行人陸培同知王道焜皆死節廷議監國累欲遷殺不及道焜守諭爭之道焜乃得諡節愍監國累欲遷守諭官而難其代者乃加守諭兼經筵日講官江上師潰守諭乃歸閉戶著易卒年六十九

林時躍字霞舉號荔棠副都御史時對兄以諸生貢於廷有文名監國授大理評事尋及職方主事華夏死其妻陸氏將縊忽徘徊曰吾一子也殉僅存一子挈之死則絕嗣留之則辱將若之何時躍聞之曰是易耳乃竊取其子匿於家而取痘子以代當時偵邏四出僅遭發覺禍且不測而時躍不顧也踰十年為之婦哭而誦之曰汝忠臣之子也汝父死吾捧頭而殮之汝母死吾躬市槨木也吾亦不料其保身以保汝也今幸矣吾不負汝矣雖然父不肯帝子不肯吾不具此骨汝終非華氏子也汝負吾矣乃為之復姓而遺之諸遺民為賦孤兒

魯之春秋卷二十 三

行以紀其事時躍自丙戌後周旋忠義之後甚久兵部侍郎張煌言轉徙山海密書往復一歲數至時躍為之飛書發使及煌言散兵時躍鬱鬱而卒  
余貞遠字謙貞兵部尚書煌弟崇禎十六年成進士授寶應知縣劉澤清鎮淮安勤有司庭謁增遠不屈棄官歸魯王監國召補儀制主事進郎中煌投水死增遠逃山中不出郡縣追捕增遠城南以待死久之事解所居草廬三間躬親農圃同年生王爾禔為海道求見增遠辭以疾一日屏騎從造其廬披帷直入增遠擁衾不起曰不幸有疾不得與故人禮爾禔執手勞苦未出門



數步則已與婢子擔糞灌園矣爾祿遙瞻嘆息而返冬夏一阜帽雖至晚者不見其科頭年六十五卒蓋二十四年不離城南一步也

李文纘字昭武號學樵鄆人佐督師錢肅樂起兵迎魯王監國以諸生授車駕郎中丁亥六月由天台入舟山欲從監國於閩御史馮京節勸其聯絡山寨以為監國援乃歸與評事董志寧職方華夏謀以起事十二月謝三賓得其帛書告之文纘下獄夏獨承其事謂文纘等皆不預謀文纘強項斬斬不撓夏嘆曰昭武故文弱不意骨力若此未幾有司將坐夏而釋其餘文纘猶請留

魯之春秋卷二十

四

伴夏有司怵之曰汝不畏死耶文纘笑曰白首同歸吾亦何恨遂留獄明年再訊文纘再被拷終不屈而夏力辯之乃放歸文纘嘆曰過宜生我過宜之義我之慙也雖然我不求生過宜自成其義耳嗚呼過宜何曾死我虛生矣已而御史楊文纘亦死於難文纘以其子騶娶其妻因撫之追踐囚中之諾也己亥兵部侍郎張煌言兵敗聞道歸文纘募死士衛之煌言得復入林門亂定文纘遊四方做謝翱為遊錄

陸符字文虎鄆人與同邑萬泰齊名時稱萬陸崇禎四年符以諸生應詔入太學帝幸太學諸生迎謁見符儀

表屢目之十五年舉於鄉監國賜進士出身授行人奉使閩中不果行命清查衛所錢糧千戶馮如奎乾沒獨多嚴覈之如奎遂拔刃刺於廳事不殊謝事養病山中未幾卒泰字履安崇禎九年舉於鄉監國授戶部主事

司餉山寨之役友朋皆坐繫泰周旋出之以遺民終其時苦節自勵者泰同邑李文靖駱國挺邱子章王玉書徐振奇徐鳳垣董應遵董德傳紀五昌紀許國全大和全大程全美閑陸寶宗誼楊秉紘周元初周元登周元懋周元越李振璣李振玘倪元楷李文燿李允智林祚隆沈士穎葉謙云文靖字在茲監國授職方主事後無

魯之春秋卷二十

五

子或勸置妾歎曰謝臯羽有子棄之吾反求之耶國挺字天植參督師錢肅樂軍事監國授職方主事臨江督戰礮火從頸邊過弗懼于章字含三監國授中書舍人從亾入閩歷舟山舟山破從亾次廈門後避地轉徙授徒洞庭山中年七十諸遺民方創為耆社迎之歸一歲卒玉書字水功監國授太常博士後遁跡榆林振奇字可貞號我廬監國授戶部主事後隱青雷山中鳳垣字掖青監國授監紀推官後苦節自矢高字泰嘗曰四十年來能依然如處子之耿介者掖青與霞舉耳霞舉謂林時躍也應遵監國授行人破家輸餉後逃入大梅山



為僧德備字天鑑有孝行崇禎九年舉于鄉明年中會  
試副榜監國授戶部主事辭不赴五昌字文衷師事錢  
肅樂天啟四年舉鄉試授推官監國授御史後痛哭隱  
大白山中許國監國授儀制主事監國航海追扈不及  
鄭成功聞而客之許國忠義之志溢於威儀成功不以  
禮不敵見後卒於海上大和字介石號他山大程守襄  
孫號式公監國授大和大理評事大程太常博士大程  
子吾騏年十七亦從軍江上美閑字吾衡監國累遷御  
史監軍監國入關美閑納貢不倦後被執美閑曰吾不  
可辱一夕卒寶字敬身崇禎元年以太學高等授中

魯之春秋卷二十

六

書舍人典制詔二年以邊事請自劾帝下詔褒之以母  
老乞養歸監國駐紮與傾家輸餉召之入朝辭不赴詔  
字在公世雄於資而誼獨好詩肅樂起兵誼罄所有徑  
送肅樂營肅樂薦之監國授以官誼曰是以卜式待我  
也不赴晚年授經餽口安之若素秉欽字祁牧從軍江  
上見事不可為不受官其後周旋殉節後事甚力其居  
遭火所著書盡焚秉欽歎曰我已無國無家今又無書  
是天多我也因號天多老人元初字自一號立之禮部  
尚書應賓嗣子應賓恩膺元初讓於同祖昆弟元初與  
弟元登元懋元越同佐肅樂起兵皆破家輸餉監國以

元初明經援應賓恩膺授郎中不受白裕參軍事元登  
以恩膺官刑部郎中歸監國召起故官從亾而卒元懋  
字柱礎號德林以恩膺官南京右軍都事遷戶部屯田  
郎中權楊關奉使蜀中知思南府丁母艱未赴監國召  
之以憂固辭江上破投水浮沈一里有餘為人所救得  
不死後為僧伴狂醉死元越字石公監國授以官亦不  
受振幾與弟振玘皆禮部尚書康先子魯王監國以康  
先廕振幾尚寶司丞振玘前軍都督府都事未赴而江  
上破壬寅正月振幾預山寨事被逮下獄振玘竭所有  
營救得免元楷字端卿監國授大理寺評事江上破歸

魯之春秋卷二十

七

不雍髮被執入獄論死其母遣人以酒入獄飲元楷至  
大醉而盡雍其髮元楷醒痛哭欲自刎或以母命止之  
歎曰吾竟不得與仲晦白首同歸仲晦謂其族人懋熹  
死建寧者也遂終身不出文燿與弟允智皆從軍江上  
監國授文燿大理寺評事允智參軍其後皆坎坷卒祚  
隆字永如吏部侍郎棟隆弟崇禎中以孝秀徵至京因  
兄嫌辭歸督師饒肅樂帥師迎魯王祚隆助太常卿莊  
元辰任城守事後隱居剡源九峯山士穎字哲先諸生  
上表問監國起居為人所首下獄高斗權營救得免謙  
字天益世襲千戶以督功進守備監國時以督師饒肅



樊薦擢都司事去授徒養母越二年卒董劍鏞陸宇燦  
奉其母終身

張岱字宗子山陰人參議汝霖子汝霖嘗官山東副考  
官與魯王藩邸有舊監國駐紹興幸岱第授職方主事  
未幾辭歸方國安又遣使幣聘岱以疽發背不赴後避  
兵隱居剡中岱幼有神童之名及長文思益涌好結納  
海內勝流家世通顯服食豪侈日聚諸名士度曲徵歌  
諧謔雜進及閒以古事挑之則自四部七畧以至唐宋  
說家叢殘瑣屑之書靡不賅悉及亂後隱居意緒蒼涼  
語及少壯穠華自謂夢瑤者書十餘種率以夢名而石

魯之春秋卷二十

八

置書紀明代事尤備年八十餘卒其與岱隱居不出者  
有諸暨陳洪綬餘姚諸來聘呂章成奉化王咸來云洪  
綬字章侯工畫監國幸岱第洪綬陪宴不勝飲嘔虞御  
座旁監國命書畫洪綬捉筆不起止之後縱酒狎妓滅  
性而卒來聘以諸生貢於廷好大言參江上軍事乘馬  
出入諸營意所不可輒曰某日吾當上書劾某人某日  
吾當上書言某事酒酣耳熱初未有意爲之也聞者以  
爲實然方國安惡之令將俞玉收置水獄將以繫袍來  
聘父行賂得免來聘遂閉戶不出章成字裁之大學士  
本孫與陳國輝善函輝薦其才監國授翰林院待詔章

成曰悍將驍兵日事寇鈔越城中頗厲狼狽救死不遑  
豈復可爲之日耶卒辭不赴函輝死章成走台州哭之  
後以遺民終咸來字征南少補臨山衛把總監國擢都  
督僉事副總兵官後與華夏勾致島師蠟書往復不倦  
夏死咸來終身灌園

查繼佐字伊璜號東山海寧人生有異才詩文詞曲皆  
作未經人道語崇禎六年舉於鄉魯王監國駐紹興繼  
佐與兄繼坤至江上乞師繼坤薦陳萬良萬良得封爵  
繼佐監國授職方主事營於江上明年命從御史黃宗  
義出師渡海劄譚山而江上師潰乃家居開講學於杭

魯之春秋卷二十

九

州繼伯楨之敬脩室弟子著錄甚衆有知人鑒賞識海  
陽吳六奇於行乞中後湖州莊氏史案發覺繼佐幾罹  
禍卒賴六奇力獲全其時與繼佐先後至浙東者同里  
則有查大緯姚翼明顧名佐吳乃武錢唐盧之頤嘉興  
徐肇森巢鳴盛海鹽吳麟武平湖馬萬方皆固守殘山  
剩水之節以終其身大緯字公度繼佐叔父以諸生貢  
於廷監國授武選主事翼明字興公監國授職方主事  
從亾入閩後爲僮所稱獨耀上人是也名佐諸生先繼  
佐至浙東乞師從督師熊汝霖出師定海寧乃武監國  
授兵部主事御史黃宗義出師浙西乃武以兵會之劄



譚山宗義兵退乃武遂散兵之願字子緜監國授職方郎中後隱於醫筆森字質可隨州知州世淳子世淳殉寇難筆森自楚走京師請闕以聞得贈卹以弟筆棟殉父死讓其廬於遺孤筆森至浙東監國授職方主事丙戌以母憂辭歸聞江上師潰哀憤卒鳴盛字端明崇禎九年舉於鄉乙酉七月渡錢唐江上書監國授以官鳴盛目擊方國安暴橫辭不就遂還家墓側構數椽隔溪築一小閣屋外植短籬栽橙橘百本親自荷鋤種菜以自給麟武字玉書號耐庵太常少卿麟徵弟以諸生貢於廷授江西布政司理問福王立遷萬年知縣擢饒州

魯之春秋卷二十

十一

通判監國授職方主事參督師熊汝霖軍事萬方字遐卿嘗為其父上書幾中瑄禍復上書吏部白冤事稍解後乞師授浙西命從汝霖出師被執逸去入閩依汝霖死海上

周之璿字敬可山陰人師事都御史劉宗周江上破之璿負宗周遺書與宗周子灼同避兵中途累為邏者所厄之璿流離播遷謂灼曰死則俱死不負吾師以生而灼護髮未雍之璿曰事急矣詭與灼披瀝事定歸家則田宅盡為人所奪遂無一廛或勸訟諸官之璿曰吾不忠不孝投死他鄉何顏復構獄與人其對簿遂寄食於

灼家以死灼字伯繩有異質能傳父業隱居剡溪之秀峯避人匿跡講學終身其師事宗周與之璿灼甘守首陽之節者則有戴易張應龍張成義劉應期董瑒趙甸張應煜徐芳馨憚日初葉敦良云易字南枝應龍字奠夫皆之璿同邑人易嘗葬吳人徐枋為世所稱應龍福王時作中興金鑑欲上之不果成義字能信應期字瑞當皆慈谿人魯王監國航海成義起兵山中不克行遞應期丙戌後以憤死瑒字无休甸字禹功俱會稽人瑒有高行甸事親孝皆丙戌後為僧應煜餘姚人宗周絕食應煜勸以起兵宗周歎曰事不可為曰然則是降城

魯之春秋卷二十

十二

亦非先生死所也宗周瞿然是其言遠出城芳馨字嶽之蕭山人通兵法日初字遜庵武進人嘗上書申救宗周丁亥參山寨軍事後為僧敦良字靜遠西安人棄諸生隱居講學

外史曰嗚呼茫茫桑海季漢月表之不作志士之埋沒蓋亦多矣諸臣之耿耿不下其亦如謝臯羽所云死無以藉手以見信國而為此忍絕之行乎死於兵耶死於饑耶死於緇黃耶要之不愧於古人其仁一也



傳第十之一

魯之春秋卷二十一

海鹽李聿求學

勳衛一

鄭遵謙

方國安

王之仁子鳴謙等

陳謙

張鵬翼

陳萬良

張名振弟名揚等

天或不與雖人謀盡善必生物以敗之浙東之方王無論已而况海上之局勳衛柄之更勝迭負強者當國互相魚肉鄭彩始與鄭遵謙稱兄弟已而殺之又與周瑞

魯之春秋卷二十一

一

為父子不久即交惡周鶴芝亦嘗門生於彩已而交鬪鶴芝與瑞乃兄弟相嫉如仇此閩中諸帥之畧也黃斌卿尤猜忌連殺荆本微賀君堯雖與張名振為親家思并其軍又欲殺王朝先名振部將阮進既歸斌卿已而又與斌卿交惡名振又在殺朝先此浙中諸帥之畧也作勳衛傳第十

鄭遵謙字履恭會稽人山西僉事之尹子少喜任俠輕財結客不為繩墨之士所禮與東陽許都善喜遊狹邪名妓金氏一見喜曰豪士也遂耦焉遵謙携其侍婢金氏殺之諸不逞於遵謙者屬婢家訟於官繫金氏獄詞

遵謙謙不出對簿而散千金與金氏日酣飲獄中

差官陳子龍論遵謙死許都請曰天下方有事公奈何

殺豪傑子龍乃出之及都因縣令逼索作亂遵謙謀應

之其父局其室不得出乃止南都被奄人屈尚志逃至

越遵謙筆殺之曰吾聞劉念臺先生曰凡係逃官皆可

誅也六月杭州不守紹興通判張懷納款即以懷署府

事又以彭萬里署縣事遵謙乃召故所知謀起兵卜之

繇曰清風萬里封侯之卦也遵謙謀於正宸乃與副將

蘇材吳明傑等詣演武場告於眾曰天下事尚可為我

欲舉義旅何如眾曰惟公命乃樹纛誓師值懷與萬里

魯之春秋卷二十一

二

禱雨郡城隍廟至清風街遵謙曰卜繇示我矣急擊勿失也遂執懷萬里斬之集紳士議餉尚書商周所羨逢元等皆至有以家貧辭者遵謙叱之曰若受高官厚祿數十年今國破君亡尚欲擁厚貲安享耶驅出將斬之眾股栗乃聽命其父自杭州納款歸見之大驚禁之遵謙不顧絕裾去遣子懋繩帥吳明傑以兵三千迎魯王監國駐紹興授遵謙中軍府左都督掛義興將軍印賜一品服尋進封義興伯營於小壘渡子龍聞之貽書曰僕真淮陰惡少不識韓王孫當是時方國安日議分餉分地置國事於不問遵謙以家財餉軍不至乏食然愧



悒不得志日以聲色自娛明年三月王之仁帥師渡江  
遵謙助之獲鐵甲八百餘副江上破監國航海唐王遣  
使召之遵謙帥師未至聞閩亦破漂泊閩海監國次長  
垣遵謙帥師入衛監國喜甚進封侯帥陸兵營於牛田  
軍容甚整所克州縣遵謙之力居多海中洋船皆統於  
鄭彩遵謙取二艘器械萬計由是為彩所惡遵謙為人  
疏誕不慮後患大學士熊汝霖為彩所殺遵謙不平形  
於辭色彩欲殺之偽撻部將吳輝輝扶傷就遵謙求書  
投鄭鴻遠遵謙入輝船送之被擒輝既擒遵謙而慙於  
相見伏船底不出遵謙呼曰汝為鄭彩所殺我豈出

魯之春秋卷二十一

三

汝意而相避乎輝出遵謙乞隻雞孟黍與奠汝霖畢赴  
海死監國聞之天怒曰殺忠義以斷股肱生何益耶欲  
跳水死左右與彩勸止乃究首謀十餘人磔之金氏在  
軍中東臺像彩每饋食斬彩像以侑哭彩聞之沈之海  
中金氏屢顯靈異人稱小金夫人遵謙

國朝

賜諡節愍

方國安字磐石貴陽人崇禎時官總兵福王時鎮池口  
魯王監國封鎮東侯進荊國公守嚴州督師于賴克富  
陽國安乃營於七條沙十一月監國勞軍於江上築壇

拜將命各營皆守受國安節制時馬士英阮大鹹在國  
安營求朝見不許令立功自贖國安營有士英大鹹二  
人日議分餉分地以殺異己者為事而國安置之不問  
矣十二月有諸生四人詣國安營降國安信之悉引兵  
從西湖山中入

大兵伏於其中國安至副將張膽猝然出擊國安大敗  
於五雲山白塔嶺死者二千餘人監國親祭陣亡將士  
於江干明年五月

大兵以江水涸可試馬發大礮擊國安營雷盡燬國逢  
安曰天奪我食矣遂拔營走紹興劫監國以行至黃巖

魯之春秋卷二十一

四

大兵國安決計獻監國為進身地遣人守監國守者病  
監國得脫國安降遂命從征至延平惡國安反覆誅之  
從子元科同死元科監國授總兵官封威遠伯驍勇敢  
戰渡江大戰總督張存仁在行間會天風雨

大兵退師入城元科追之至草橋門直前斫存仁存仁  
策馬疾馳斷其馬尾國安降後

大兵將誅之愛元科勇欲留麾下元科不可請同死初  
福王之走太平也士英奉王母妃以駙兵四百人走杭  
州守臣以總兵府為母妃行宮潞王及羣臣往朝母妃  
出服縉一紫衣女官侍令官吏士民皆入見傳命召用



在籍諸臣時江北巡按彭遇慶適至命以僉都御史募兵兩浙翌日劉宗周熊汝霖入朝汝霖責士英當從王士英無以應然猶盼上江捷音不數日大賊與國安俱倉皇至知王已被擒次日請潞王監國迎母妃入府從巡撫張秉文及陳洪範等計迎款而已未幾

大兵至潞王遂帥眾開門同母妃出降士英遂與國安渡錢唐江立營大賊投督師大學士朱大典於金華大典留與共治軍士民不可激逐之大典乃送大賊於國安營大賊掀髯指掌曰談兵國安甚喜大賊乘間言大典之富聳國安攻金華以雪逐已之耻士英以南渡之

魯之春秋卷二十一 五

壞半由大賊而已居惡名頗與大賊相矛盾思立功以邀監國之知請入朝諸臣力拒之欲入閩唐王亦以罪大不許國安降士英遁入新昌山中

大兵追之其總兵葉承恩等降并報士英披羅為僧至寺拘獲斬之大賊至江干乞降命從征死僊霞嶺石上王之仁字九如巴陵人崇禎時官松江總兵福王調寧紹總兵統水師

大兵下浙東之仁納款既而悔之受督師錢肅樂約迎魯王監國駐紹興封武寧侯加太保營於西興進爵興國公督師大學士張國維議分道齊出方國安先敗之

仁與熊汝霖陳潛夫血戰下流國安得還之仁上疏言事起之日人人有席卷天下之心乃一敗之後遂欲以錢唐為鴻溝天下事尚何忍言臣願帥所部沈舟一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即死不能戰也明年三月

大兵入江之仁與國維義與侯鄭遵謙統水師襲戰是日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碎舟數百艘遵謙獲鐵甲八百餘副得捷而還五月國安拔營劫監國以行諸營聞之皆潰惟之仁營兵不潰國維欲分之仁兵五千守各營之仁泣曰壞天下事者國安也敵兵數十萬倏然而渡孤軍何以禦之之仁有舟可入海公無舟可述

魯之春秋卷二十一 六

為計乃手縛妻子沈之蛟門捧所封敕印北面再拜投之江之仁航海達吳淞冠帶登陸被執至江寧死子鳴謙監國授總兵守定海鳴謙之守定海也思所以張之招張國柱軍以為助國柱劉澤清之標將有弓箭兵五百人其力足以制鳴謙乃劫鳴謙入內地大掠餘姚使部曲張邦寧掠慈溪朝中震恐授以勝鹵將軍始去國柱乃據定海為巢穴鳴謙反為所制由是之仁懷內顧之憂無心復戰當是時江上諸軍惟方國安與之仁最强而國安橫有分餉分地之議之仁亦效之由是與諸軍不合雖之仁稍愈於國安至是大壞於鳴謙江上



師潰鳴謙至舟山黃斌卿誘擊之并其眾國柱乃悉定海之師以攻斌卿斌卿知陸戰不能勝之使百姓乘城而身帥水師出洋力戰三晝夜不能當乃乞師於富平將軍張名振名振遣部將阮進援之進精於水戰以四舟衝國柱營秋濤方漲乘之發礮無不靡碎國柱僅以身免乃劫張妃世子遁遂獻妃及世子而降鳴謙乃削髮為僧名宣在其時武臣則有毛有倫有倣吳凱裘尙夷云有倫淮陰人官定海副總兵監國進保定伯有倣有倫弟授靖南將軍與之仁同駐西興有倣請軍於龜山為浙西聲援從大理少卿陳潛夫出師劄譚山江上

魯之春秋卷二十一 七

破流寓海盜監國航海命有倫扈張妃陳妃世子由定海而出至舟山張妃為國柱劫去陳妃在副舟得脫後有倫降尙夷監國授宣義將軍

陳謙武進人崇禎末官三衢總兵魯王監國加左都督封靖夔侯守衢州奉使入閩啟函稱皇叔父不稱陛下唐王大怒欲斬之命鄭芝龍取其侯印為驗謙齎印即召入御史錢邦芑誣謙久住三衢徘徊浙閩之界自以舉足左右為重輕因欲要取侯封以閩要浙以浙要閩祇持構鬪之謀敢行挾制之術又誣謙姦淫不法遂收下獄芝龍疏救不允初謙賈福王詔封芝龍南安伯芝

龍德之故力為申救行賄五千金於邦芑請免謙罪邦芑以聞唐王決意斬謙命邦芑監刑芝龍聞之過市令且停刑亟入朝請以官贖謙死唐王密赦促行刑故與芝龍久語芝龍出而謙已死芝龍伏尸哭極哀厚殮之謙子御六字雪之魯王監國至長垣授總兵後從入至舟山舟山破御六從鄭成功在海上乙未十月御六與英義伯阮駿圍舟山據之丙申八月

魯之春秋卷二十一 八

大兵攻舟山再破御六赴海死之張鵬翼字羽宸諸暨人崇禎時官淮海將軍守射陽等處福王加總兵南都破與參將徐洪彥從海道朝魯王監國於紹興授衢州總兵加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封永豐伯命與洪彥共守衢州十二月江上兵敗鵬翼帥師赴援明年督師熊汝霖疏請援平鵬翼陳萬良於浙西鵬翼請行許之忽有旨命鵬翼援嚴州未行而江上破七月廿六日斬浙東招撫使徐準飭軍士嚴守大兵乃攻衢州鵬翼弟繼榮勇冠諸軍出戰力竭死越日鵬翼副將秦應科為

大兵內應城乃破鵬翼洪彥俱被執不屈死樂安王廷王晉平王皆被害洪彥監國擢衢州副總兵加都督同知繼榮亦授衢州副總兵加都督僉事嚴州破顧勳死



之紹興破俞玉戰死勳會稽人監國授左都督進封研  
夷信守嚴州兵敗劄營相拒累日閤門死玉山陰人嘗  
爲方國安中軍監國封定安伯鵬翼

賜諡烈愍

陳萬良字鳴舉程和人督師熊汝霖議出師浙西海寧  
查繼坤薦萬良員汝霖以書招之魯王監國授平陽將  
軍汝霖遣部將徐明發渡江授萬良時萬良方爲

大兵所困明發至萬良得免明發殺臨平稅課司王北  
陸萬良與明發合軍劄五杭分巡嘉湖道修國器出戰

魯之春秋卷二十一 九

萬良擊敗之焚其大舟二奪小舟二十餘大礮四甲三  
弓三十一刀槍共一百四十餘時十月二十二日也次  
日劄新市次日劄雙林次日遂至吳江次日以軍無繼  
退五杭復退臨平次日至天開河逢

大兵邀擊之萬良力戰得相持適汝霖以兵至明發得  
渡江以功萬良進封平陽伯未幾萬良請兵二千給半  
月餉浙西可定疏三上汝霖力爲措餉無舟以兵陸進  
會萬良幾克德清而內應之兵先潰萬良與伯吳易以軍  
來會而汝霖所遣之兵以無繼先渡江

大兵出擊萬良大困萬良入山自保江上破萬良軍亦敗

萬良爲

大兵所執不屈死

張名振字侯服江寧人少伉爽有大畧壯遊京師東廠  
太監曹化淳延之爲上客奄人中惟化淳以王安門下  
故與東林親名振亦遂得與復社諸人通聲息行人司  
副熊開元之廷杖也名振陰屬杖者得不死而名振實  
未嘗識面也崇禎十六年授台州石浦游擊

大兵下杭州遣安撫使至浙東名振獨不受命已而魯  
王監國駐紹興加名振爲平將軍時肅齒伯黃斌卿以  
唐王之命守舟山舟山與石浦相犄角斌卿因與名振

魯之春秋卷二十一 十

爲姻薦之唐王時閩浙方爭而二軍兼受唐魯之命議  
由海道窺崇明擾三吳以爲江上之援未行江上師潰  
方國安欲以監國降監國得脫名振遣中軍方簡具舟  
迎監國至石浦之南田名振棄石浦扈監國入舟山會  
叛將張國柱攻舟山斌卿求救於名振名振遣水師營  
將阮進擊破之因勸斌卿納監國斌卿不從名振計無  
所出適永勝伯鄭彩至以其軍其扈監國入閩封定西  
伯進封侯名振見閩中諸將林立請歸浙招故部以壯  
其軍及還而石浦已內附乃至舟山依斌卿斌卿見名  
振之以孤軍依之也稍悔之丁亥松江提督吳勝兆來



通款請一軍為援願以所部合力向南都斌卿不應名  
振方有以自遠於舟山之志因請以其軍赴約而都御  
史沈廷揚兵部侍郎馮京第僉都御史張煇言爭勸之  
名振奏請款印二百道命煇言為監軍職方郎中任其  
副之僉都御史徐平遠充行人司使名振帥弟都督  
名相聯餘二千整軍抵崇明遇颶風盡喪其軍名相與  
廷揚被執死名振與京第煇言等得逸復入舟山斌卿  
以名振之無軍也益悔之乃招故部營於南田而黃張  
之隙始構已丑監國聞地盡失復入浙名振由南田復  
健跳所與阮進迎監國次於健跳斌卿不至進使人告

魯之春秋卷二十一 十一

繼於斌卿又不得斌卿又不遣使至健跳問官守於是  
名振與諸將議海上諸島惟舟山稍大而斌卿負固不  
若共討而誅之則監國可駐軍乃傳檄討斌卿斌卿見  
諸軍大集度不能抗乃上表待罪請迎監國以自贖名  
振許之而進卒擊殺斌卿監國乃駐舟山名振加太保  
督國庚寅名振殺平西伯王朝先朝先部將皆詣

大兵營降請為嚮導以攻舟山辛卯秋

大兵攻舟山名振以蛟關天險海上諸軍熟於風信足  
以相拒必不能猝渡乃留阮進守橫水洋以弟左都督  
名揚中軍金允彥副安洋將軍劉世勳守城而自以兵

奉監國搗吳淞以牽制之或謂之曰物議謂公借此以  
避敵矣名振曰吾老母妻子諸弟皆在城中吾豈有他  
心哉軍遂發而進以反風戰死允彥總城降世勳名揚  
力守急呼名振還未至城破名振母范氏妻馬氏以下  
姬妾自焚者數十人名揚偕其弟與名振妻弟馬呈圖  
馬貢圖及妾鬪門舉火自焚死參謀軍事顧明楫及其  
妻皆死焉明楫順天諸生參名振幕十年名振欲薦之  
明楫固辭聞變衣巾走太廟題詩壁上有愁魂應傍孝  
陵 之句對位大哭扼吭死名振聞信慟哭曰臣誤國  
誤家死不足贖欲投於海監國與諸將救之而止乃復

魯之春秋卷二十一 十二

扈監國次於鷺門癸巳與煇言以軍入長江獲金允彥  
磔之遙祭舟山死事諸臣劄營崇明直抵金焦遙望石  
頭城拜祭孝陵題詩慟哭有十年橫海一孤臣之句甲  
午正月復以軍入長江掠瓜州儀徵深入侵江寧之觀  
音門時上游有蠅書請內應故名振再舉而所約卒不  
至乃還復屯軍南田乙未舟山復為海上所有名振徒  
步入城祭其母慟哭哀動三軍十一月二十八日名振  
卒遺言令以所部歸張煇言悉以後事付之煇言為葬  
於蘆花壩名揚

國朝



賜諡烈愍明楫

賜入忠義廟名揚母范明楫妻俱  
賜入節孝祠

傳第十之一

魯之春秋卷二十二

海鹽李聿求學

勳衛一

鄭彩鄭聯

周瑞

周鶴芝楊耿等

阮進焦文玉等

王祁

王朝先

黃斌卿

鄭彩同安人芝龍從子劍眉長髯儀狀魁碩有智畧與芝龍異福王立以總兵官守采石磯唐王立封永勝伯後以兵敗降封恩宥伯魯王監國航海至舟山肅鹵侯

魯之春秋卷二十二

黃斌卿不納通彩至遣中軍平南將軍陳輝遂奏迎監

國入閩時芝龍方議降

大兵令彩執監國以降彩不可匿監國而以兩夷人貌

類者服監國冠服居舟中謂守者曰苟事急則縊死以

示之

大兵挾芝龍去乃已芝龍之子成功不肯隨父復起兵

於海上然亦不肯奉監國改明年為隆武三年於是彩

奉監國次長垣改明年為魯監國二年海上遂有二朔

丁亥正月監國禡牙出師進封彩為建國公署兵部尙

書事彩軍聲頗振七閩所向無不披靡克復閩地三十



餘城惟七月與周瑞周鶴芝阮進攻福州不克爾彩恃功遂專政戊子彩殺大學士熊汝霖彩又惡大學士錢肅樂肅樂憂憤卒己丑七月閩地盡失監國次健跳彩棄監國而去庚寅周瑞周鶴芝有隙瑞南依彩鶴芝北依阮進會彩與成功爭左中所彩大敗泊沙埕具疏請援鶴芝與進既怨瑞而定西侯張名振欲結歡於成功帥師反擊破彩之餘兵彩遂入海成功以書招之乃歸死於家部將楊朝棟王勝楊權蔡新等皆依成功其族弟聯唐王時官總兵監國入閩次長垣聯以兵來會封定遠伯居中左所庚寅八月鄭成功兵敗潮州無地屯

魯之春秋卷二十一

兵欲襲中左所以居之彩知之率所部航海避之聯不能從又不設備將軍陳倬藍衍吳豪背聯而歸成功十五夜成功至聯方醉臥萬石岩距城東數里洞壑幽奇別墅在焉報之不得通詰朝酒醒出謁成功握手曰兄能以一軍見假乎聯倉卒知不敵唯唯而已成功麾軍進眾莫敢動未幾置酒召聯伏甲士殺之滅其屍遂并其軍

周瑞黃斌卿出師窺崇明所得也為斌卿部將督王監國入閩次長垣瑞以師來會封閩安伯己丑監國駐舟山瑞與平伯周鶴芝乘樓船三百餘艘分屯温州之

三盤以為舟山崎角山何與鶴芝有隙監國遣武陵人吳明申至三盤解之明申至三盤構之益甚瑞南依鄭彩適彩為定西侯張名振所擊入海瑞亦入海

周鶴芝字九元福清人少讀書不成去而為盜於海嘗往來日本以善射名與撒斯瑪王結為父子日本三十六島每島各有王統之其所謂東京者乃國主也國主曰京王擁虛位而一國之權則大將軍掌之其三十六國主則如諸侯之職撒斯瑪王於諸島為最強與大將軍為首尾鶴芝既熟日本故海中無不如意微行至家為有司跡捕繫獄二年賄吏得解為盜如故久之招撫

魯之春秋卷二十二

以黃華關把總稽察商船之西唐王加水師都督進平海將軍副黃斌卿駐舟山其冬鶴芝遣人至撒斯瑪王訴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以濟之存衛秦之存楚望之撒斯瑪王告於大將軍大將軍慨然約明年四月發兵三萬一切戰艦軍資器械自取其國之餘財足以供大兵中華數年之用自長崎島至東京三千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重為脩葺以待中國使臣之至鶴芝大喜益備珠璣玩好之物以悅之參謀林學舞為使期以丙戌四月十一日東行學舞解維斌卿止之鶴芝怒而入閩福州鄭芝龍議降鶴芝涕泣而謂芝龍曰鶴芝海隅山



命耳無所輕重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墮地爲天下笑請得効死於前不忍見明公之有此舉動也抽刀自刎芝龍起而奪之後數日芝龍竟去丁亥魯王監國入閩次長垣鶴芝以兵入衛封平國伯三月鶴芝克海口命霖學舞總兵趙牧守之海口失學舞與牧死之鶴芝退保火燒嶼移鎮沙堤又遣義子林臯隨安昌王恭梘再乞師於日本不得要領而還督師劉中藻之復福寧也鶴芝以水師助之溫台響應福寧破鶴芝乃與閩安伯周瑞屯三盤瑞與鶴芝有隙鶴芝遂依蕩伯阮進辛卯召守羊瞿等山以糧少爲張名振所阻鶴芝自

魯之春秋卷二十二 四

是無經畧四方之志矣後不知所終其時武臣得封爵者則有楊耿陳輝涂覺章義郭天才云楊耿閩人鄭芝龍部將唐王時官福建水陸提督魯王監國入閩次長垣耿以兵入衛封同安伯戊子與大學士朱繼祚克興化輝唐王授平南將軍監國進封平南伯覺章皆福寧守將丁亥十月大學士劉中藻克福寧覺與義降監國封覺振威伯義勳武伯命仍守福寧己丑四月福寧破覺與義突圍帥所部而出命其守沙堤閩地盡失護監國入浙駐舟山覺加太子太保覺字登華天才金聲桓部將官副總兵協守福建與巡撫佟養勳有隙遂降監

國封忠勤伯

阮進字大樞閩人嘗爲海中小盜能以少擊衆熟諳水陸張名振拔之使領水師營進德名振賞甚張國柱之攻舟山也黃斌卿求救於名振名振遣進擊之進率艦艘突入國柱營礮聲雷震波濤沸起國柱大敗自斌卿不德名振而反妬名振之有進以計聞之使進叛名振魯王監國入閩次長垣進以兵來會封蕩國伯丁亥名振出師赴吳勝兆之約進以不習三吳水道不從取名振船二十艘軍資器械數萬歸閩海招軍頗盛與鄭彩克復三十餘城己丑六月閩地盡失名振克健跳以書

魯之春秋卷二十二 五

招進進復與名振合

大兵圍健跳進帥樓船數百至金鼓震天地大兵解去健跳乏食進以百艘泊舟山告糴於斌卿不應進遂與名振王朝先等共殺斌卿監國得駐舟山加太子少傅辛卯八月名振奉監國親擣吳淞命進守橫水洋都督焦文玉武義將軍戴爾惠守螺頭門十七日大兵試舟海口進以二舟突出獲樓船一戰艦十執十人而縱之以示勇進詣海門議和  
大兵欲執之進以數舟脫歸是日天忽大霧  
大兵順風悉抵螺頭門無知者進歸遂將軍金礪之舟



進以火毬投之風轉蓬脚反擊進面創甚遂投水死文  
玉爾惠戰死文玉嘗為名振部將監國授副將昇遷都  
督僉事前鋒將軍右都督爾惠字少峯鄭人從督師鏖  
肅樂起兵監國授錦衣衛經歷擢武義將軍進從子美  
駿辭麟美監國授澄波將軍已丑名振上疏請以美與  
僧港若齋慈聖太后所賜藏經為誓乞師於日本監國  
從之親賜宴十一月朔美出普陀十日至五島又三日  
進長崎日本出說美喻以梵策乞師日本大喜港若故  
為日本所逐港若欲以梵策自結於日本日本見港若  
大駭美知為其所賣遂載經而歸駿監國授英義將軍

魯之春秋卷二十二 六

進爵英義伯駿與名振扈監國親搗吳淞未至而舟山  
破駿乃依鄭成功於海上已未十月駿與總制陳御六  
圍舟山克之丙申八月舟山再破駿力戰不勝被執忼  
慷不屈死驛與驂俱授左都督  
王祁太倉人嘗為鄭西王部將晉王監國入閩鄭西王  
常湖起兵應之破建寧遣祁守之祁出攻邵武祁兵營  
於山中取民間几案數百張每張懸火線數十炷黑夜  
順流環城而過  
大兵謂祁兵薄城礮石交下遲明方知其偽祁每夜如  
此

大兵習之不疑一日祁帥兵至遂克之監國授鎮守建  
寧總兵官加左都督進封鄭國公明年  
大兵破建寧祁與常湖老戰力竭自焚死祁

國朝  
賜諡烈愍

王朝先四川土司崇禎時調征塞上累立戰功出徇邊  
海至奉化四五月而聚兵千人邊海為之出賦晉王監  
國駐紹興擢平西將軍命由海道西征朝先擁兵蛟關  
舟山總兵黃斌卿留之部下不任以事時定西侯張名  
振亦至朝先與名振善後名振因斌卿之侮而別營於

魯之春秋卷二十二 七

南田朝先亦失歡於斌卿而別營於鹿頭兩人皆恨斌  
卿晉王監國次沙埕朝先遣兵入衛與蕩伯阮進破  
健跳以駐監國監國封朝先為平西伯標下諸將呂廷  
詔張濟明王文龍俱加總兵朝先與名振將脩怨於斌  
卿也會斌卿之將黃大振善獲番船之資以餽斌卿斌  
卿不饜大振無以應之逃匿朝先營內獨危言以動朝  
先朝先遂與名振阮進謀上疏監國以殺斌卿斌卿既  
殺進收其水師朝先收其陸兵軍資甲仗一不付名振  
朝先既有斌卿之兵勢甚張而總兵張濟明又從而盪  
惑之名振遂與朝先有隙是年鄭影與鄭成功爭左中



所形具疏請援名振欲結歡於成功而反擊彩朝先又與名振不合名振益惡其異已也明年名振治兵南田朝先居守舟山不虞名振見襲士卒散遣民舍名振猝至朝先手格殺數十人而死張濟明跳城奪哨船降願充先鋒以報之

黃斌卿字虎癡興化衛人有智術通文墨善談論父為丞北方斌卿侍行遇流賊父見害斌卿因客浙與妓劉氏狎資用乏絕後以恩例當授把總劉氏罄其裝以助乃得官累升舟山參將而劉氏為其妻妒死擢江北總兵福王立命協守京口斌卿偵知左良玉難制請改駐

魯之春秋卷二十二 八

皖池從之又命以原官掛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未行左夢庚陷建德命斌卿禦之斌卿與夢庚戰於銅陵敗之明日復戰獲其船三千艘南都破道歸唐王立斌卿進千金為助得附勸進上言舟山為海外巨鎮番船往來饒魚鹽之利西連越郡北窺長江此進取之地也唐王善之封肅虞伯賜劍印命屯舟山得便宜行事魯王監國之紹興斌卿以兵來會進封侯斌卿至舟山集將佐領乃得朱國泰朱壽劉世勳等造戰艦積糗糧整立軍營又上疏乞周鶴芝自副為之延納士人招徠商旅思欲為不侵不叛之島夷耳出師攻崇明戰敗以周瑞

救還丙戌正月朱國泰敗沒於青村六月江上破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監國航海至舟山斌卿不納斌卿之為人也怯于禦大敵而勇於害同類連殺副使荆本徹忠威伯賀君堯沈兩王子取胡來貢輜重雖與張名振為親家思并其軍又劫王朝先并使阮進與名振貳於是為儕輩所深惡已丑健跳乏食阮進告糴于斌卿斌卿不應進與名振朝先共疏請誅斌卿監國從之斌卿遣將陸璋朱玖出禦敵戰輒敗斌卿求救于安昌王恭楨大學士張肯堂上表待罪時陸璋朱玖出海阮進疑斌卿之逃也縱兵殺之沈之海中臨死見荆本徹立其券

魯之春秋卷二十二 九

二女從死于世爵名振壻也留名振軍中斌卿國朝賜諡節愍外史曰勳衛殉國者垂名竹帛真無媿矣其他縱暴無狀者同歸於盡甚矣庸妄之害國以自害也



傳第十一

魯之春秋卷二十三

海鹽李聿求學

武功

蔣若來

張廷綬 李唐禧等

徐啟睿

江漢 劉 穆等

劉世敷 馬 泰等

易重丈人詩稱元老揆又奮武二者兼資浙東督師及六家軍雖皆文臣而麾下虎臣輩出莫不謀勇並施奇正互用其有死守一方捐軀疆場亦干城之光也作武功傳第十一

魯之春秋卷二十三

一

蔣若來字龍江長洲人有勇力善騎射少與同里故將角力故將負奇其勇妻以女入行伍積功至守備崇禎九年賊入江北圍廬州陷和州巡撫張國維遣若來守江浦陳于王守六合賊方圍江浦若來急入與知縣李維樾固守賊登城若來拒卻之繼下角賊矢著其頰左臂傷裹血還戰賊乃退六合無城若來與于王犄角捍賊二邑賴以全以功擢游擊進參將明年三月賊犯太湖國維遣將禦之鄆家店若來與于王夾擊之賊多死夜復至中伏亦敗之乃掘塹守二十四日賊多營數萬眾齊至圍數重若來等哭擊數日會天雨甲重不得出

于王死之若來服圍人服以免未幾左良玉等救之若來接戰日晡不食徒手搏賊擲賊所乘馬馬骨俱折賊走潛山之天王古塞國維檄良玉搜山良玉不應賊復出太湖連斬王勢益熾會總兵牛文綬偕劉良佐來救與若來大破賊賊始遁入湖廣推右都督府都督安慶總兵官鎮安慶十五年賊陷安慶若來戰死中軍尤牛中流矢死若來帶罪立功是年秋偕總兵黃得功劉良佐復大破賊于潛山復原官賜玉帶仍鎮安慶南都破若來與通政侯峒曾起兵嘉定不克走浙東魯王監國命與督師朱大典守金華城將破先殺愛妾及子女

魯之春秋卷二十三

二

卷戰經日力盡自刎死

國朝

賜繼忠烈

張廷綬字雲衢鄞人崇禎末補武學生佐督師錢肅樂起兵以驍勇署總統會師江上魯王監國授都督僉事時吏部右侍郎陳函輝留中調度其兵莫屬函輝謀於肅樂肅樂薦廷綬函輝請於監國以所部授廷綬命鎮台州海門遙受函輝節度已而大將李唐禧至監國命與廷綬共治兵於台唐禧自以初至每事皆咨廷綬而行兩人和衷共濟日練兵士



大兵入白廷綬欲俟函輝消息唐禧曰敵兵已逼不如借我早死徒殺士卒無爲也廷綬曰諾各遣其麾下袍笏兀坐營門

大兵過廷綬營諭降不屈殺之唐禧亦被殺廷綬闔門從死唐禧金山衛世襲指揮從侯承祖起兵不克入閩由閩入浙監國授鎮南將軍鎮守台州紹興破熊師死之師監國授總兵守紹興兵敗被執裸縛之師厲聲曰勝敗死生兵家之常何辱之有遂行刑其妻例入營其妻曰我命婦也豈肯見辱一死爲快亦命斬之行刑者惡其不肯下營故以刀虐其私其妻憤極唾其面首纜

魯之春秋卷二十三

三

斷行刑者碎仆七竅流血死

徐啟睿字聖思鄞人少補諸生任氣罵座有古俠士風尤嗜擊劍見時事巨測輒舞劍漫罵一日忽埋佩劍削髮爲僧閉關寺中聞京師陷哭七日夜不絕聲既而曰江南半壁猶可望也則又閉關如故踰年聞南都破則破關而出掘故所埋劍夾以雙斧著鶻冠衣綠錦衣大聲如雷趨督師錢肅樂營肅樂引見於魯王監國問所請對曰臣請布衣居肅樂營入參帷幄出捍軍旅監國奇之授錦衣衛指揮不拜自稱白衣參軍督兵江上則出入矢石間以先衆時諸營首鼠互相觀望則又漫罵

曰今日焚舟前進或可一逞逍遙坐老以自困乎一日晨起則佩劍集其麾下百夫屠牛饗之諭以大義將出戰肅樂止之曰軍行無後繼何益對曰我將赴敵而死以愧諸營之不進者遂渡江直薄西岸

大兵以爲游騎不以爲意亦遣裨將禦之啟睿則擊劍直入掩殺過半馳馬至江濱呼東岸諸營並濟無應者復反再戰

大兵乃急出銳師援之且戒曰其帥甚銳必生致之於是蜂擁而至長圍四合且戰且擁而啟睿忽陷泥淖中遂被執諭之降則又漫罵

魯之春秋卷二十三

四

大兵怒剝其腹實以草懸之江門百夫見啟睿死皆闕死監國聞之震悼令以原官贈都督廕子世襲指揮江漢字子雲錢唐人膂力雄捷魯王監國時漢詣督師錢肅樂營請自效積功累官都督僉事總兵官肅樂倚之如左右手故軍較盛於諸營及浮海至長垣再出師七閩震動亦漢之力爲多時御史馮京第乞師日本請漢同行肅樂遣之既歸曰東師必不出也聞者不信曰他日請驗已而日本果怨約肅樂既卒漢以有母在鄞歸遂家於鄞辛卯兵部侍郎王翊舉首城西按察司副使陸宇燁思收葬之謀於翊之故卒毛明山明山曰非



得江都督漢事不諧宇燭亟以情告漢曰請以中秋日待我城下屆期漢忽紅笠握刀從健兒數十人揚揚而出時城禁方嚴漢徑登之守者以為新將趨叩頭惟謹至梟首所問守卒曰孰戴此頭也者卒以翅對漢伴怒曰噫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拔刀擊之繩斷首墮地漢遂循視雉堞周行縱覽濠水卒隨之凜凜宇燭明山已豫立城下拾首而去漢之應變甚奇其將兵制勝亦多如是後窮困無以自給種蔬而卒其時扈從監國入問者有劉穆陳文達沈時嘉米岱瞻王儀鳳金浚諸人云穆山陰人崇禎十年武進士第一授副將從督師于穎

魯之春秋卷二十三 五

起兵權掛印總兵文達時嘉岱瞻儀鳳浚皆授總兵官文達加太子少師

劉世勳字允之上元人崇禎初右科進士歷官都督僉事助守舟山累陳雄畧黃斌卿不能用魯王監國駐舟山進安洋將軍辛卯七月

大兵分道並進聞報命蕩伯阮進帥師獨當定關定西侯張名振督水師總兵張晉爵掛印總兵葉有成馬龍左都督阮美阮驊方簡等遠南師兵部侍郎張煌言督英義將軍阮駿總兵顧忠羅蘊章鮑國成左都督鄭麟都督僉事阮驊李英傑符文煥等斷北洋都督僉事

任麟監督留定西侯中軍金允彥巡城主事卽元吉中鎮總兵馬泰與世勳守城八月戒嚴名振奉監國親搗吳淞以牽制之名振甫去天忽大霧連日二十三日大兵乘風徑渡無知者進遇

大兵用火攻而返自燬

大兵遂直抵城下世勳料簡城中步卒五千麾下死士五百居民助之乘城而守屢攻屢卻二十六日開門詐降內伏大礮受降者爭先入伏發擊傷千人

大兵愈怒急攻然終不克先是元吉允彥約為

大兵內應顧不得聞二十八日遂繼而出且言世勳嚴

魯之春秋卷二十三 六

守狀及益兵九日二日大礮如蟬城雉盡壞城破世勳與錦衣衛指揮李向榮副將單雲登杜芳夏霖解龍朱起光沈雲曹維周韓紹琦夏時霖張聖治薛之胄任則治童自斃巷戰死世勳還署乃朝服北面望海拜自刎其從亾海上者水師掛印總兵張晉爵葉有成方簡朱鼎臣陸師總兵張子先馬龍顧忠羅蘊章鮑國祥鄭麟史文龍王有才馬泰熊夢熙楊復葵李英傑符文煥都督僉事方剛厲象乾周鳴鳳周昉趙賢錦衣衛指揮楊燦內官陳進忠劉玉張晉李國輔劉文俊云舟山再破晉爵乘舟截橫水洋大戰兩日夜力竭自刎死世勳



國朝

賜諡列愍

魯之春秋卷二十三

七

傳第十二

魯之春秋卷二十四

海鹽李聿求學

列女

元妃陳氏

方氏周氏等

陸氏

張氏沈氏

朱氏

金氏

余考甲申北都之難嘉廟烈廟二后死之其時文武殉難諸家新樂侯劉忠恪眷屬最多而孟忠靖馬文肅劉文正汪文毅陳恭潔成介愍金忠潔之家其母若妻若妾若媳皆有死者其家居聞訃自裁則王節愍妻說者

魯之春秋卷二十四

一

皆以為中宮陰教之隆致之也然是猶瀾盤達葛之所聚舟山海外一島耳辛卯之役元妃陳氏死之其文武殉難諸家亦有若定西侯張名振眷屬最多而大學士張肯堂工部尚書朱永佑文選主事李開國戶部主事林瑛工部主事顧宗堯之家死者不一其家居聞訃自裁則給事中董志寧妻夫執非笏大節所感召與抑何其先後相合若符節也降及草野山寨之役烈婦尤多風化之盛未有過於此者其已見於本傳者茲不贅作列女傳第十一

元妃陳氏鄆人魯監國次於會稽張妃主宮政而陳妃



以丙戌春入宮張妃父張國俊頗事陳妃嘆曰是何國家是何勳戚而尚欲爾爾而已親族有至者悉遣之監國航海命保定伯毛有倫扈宮眷自蛟關出期會於舟山道逢張國柱亂兵殺掠擁張妃去陳妃在副舟急令舟人鼓櫂突前追不及伏荒島數日飄泊至舟山監國已入閩旁皇無所歸故吏部尚書張肯堂遣人護之得達長垣監國見之流涕進冊元妃辛卯大兵直抵舟山城下安洋將軍劉世勳議分兵先送宮眷然後一戰元妃諭辭曰將軍意良厚然蠟灘鯨背之間懼為姦人所賣則張妃之續也願得死此淨土乃止

魯之春秋卷二十四

二

城破整簪服北向拜謝投井而死義陽王妃杜氏宮娥張氏從焉錦衣衛指揮王朝相與內監劉朝共掌宮政見之嘆曰真國母也豈可使其遺骸為亂兵所窺相與昇巨石填井平之朝相與朝共刎其旁而死乙未英義伯阮駿再下舟山訪得陳妃死狀封其井立碑致祭而盡言於監國加諡貞妃

方氏周氏畢氏姜氏皆大學士張肯堂妾舟山破肯堂令家屬先死方氏周氏畢氏俱縊死姜氏投水死畢氏先登姜氏止之曰死有序莫匆匆也肯堂曰善乃以序而上縊家媳沈氏女孫茂漪俱縊死僕婦諸婢皆從死

國朝俱

賜入節孝祠

陸氏鄞人職方主事華夏妻夏死陸氏親詣市初其首於屍負以歸既殮絕食其姑勸之乃進餐已而有令從諸家妻子於燕夏之友高斗魁急過告陸氏曰當自為計陸氏曰諾嘆曰天乎吾不得終孝養矣視其盂中尚有米親掃曰春之春畢跪於姑前曰婦不死恐終不得事姑姑其強飯自愛以保天年語畢徐起投縊堂中既上而絕者再鄰婦以楊梅一孟進曰願嘗此而後死曰渴甚啖之盡以巾拭汗復易縊而死

魯之春秋卷二十四

三

國朝

賜入節孝祠

張氏推官楊文瓚妻沈氏文瓚之兄文琦妻文琦與文瓚先後死張氏負文瓚尸初其首吮其血哭盡哀曰楊郎死忠分也何以哭為因治棺衾皆兩具召畫師至寫兩影乃書遺戒曰楊郎無愧于天地無愧于國家偷生一載有為而然妾今從之亦可無愧于楊郎遺有二女楊郎在囚中已擇婿矣乃拜其舅投縊被救不死怒曰將隳我節取楊郎遲我久矣乃飲藥少選毒不即發復投縊而絕文琦妻沈氏哭曰吾似烈矣吾後之哉或勸



之嘆曰昔陳同甫之傳烈女其姊不屈而死其妹畏死卒受辱諸君將陷我為畏死之妹耶亦自縊死國朝俱

賜八節孝祠

朱氏鄞人車駕主事屠獻宸妻賢而能文獻宸死海道聞華楊之妻皆死遺嫗四人主獻宸家防朱氏不得聞陽為歡笑以按之數日防稍懈潛賦絕命詞因謂四人曰我將一浴汝儕可暫屏姥聽之闔戶自縊死

國朝

賜八節孝祠

魯之春秋卷二十四

四

金氏會稽人都督章欽臣妻江上師潰欽臣與金氏入傅山結寨金氏善用兵時時勒兵出殺傷甚眾山中人呼曰夫人營一日偶撞婢婢逸出告

大兵指其間乘其不備破之欽臣與金氏皆被執問官憐欽臣忠欲生之存巽辭求免欽臣亦思留身有為將從之而金氏力爭之遂死金氏例沒入功臣家將發遣金氏嬖罵不屈問官始恐之以斬再恐之以磔金氏曰死則死耳吾不可辱問官大怒竟磔之而行刑者見其美出褻語金氏大罵刑畢而行刑者暴死金氏屢顯異邑人立祠祀焉曰大金夫人

跋

是書為先曾祖五峯公所著先曾祖一生肆力於經學中年以後涉獵各學富有著述有夏小正註彙志後漢書儒林傳補等書而此書尤為有關一代史乘之宏著

開福嘗聞之

先父宣謀公云是書成於道光十三年癸巳不數月先曾祖即棄世沒

之前以稿本授先大父乾齋公嘆曰書特存其實初完本未盡裁節耳天其假壽一

年手後竟不起先大父命先叔欽齋公

儼齋公照錄兩套丁酉甲辰先大父兩次客

京師得通譜潘吳李三君校讐以艱於賞至

咸豐七年丁巳始付雕匠九年冬刻將竣僅序

目表未全詎不久江浙淪陷先大父以憂憤

卒迨鹽邑失而復退先父始於昏夜舢舨入

城取藁本出途中又遇兵劫白刃相脅遂牽舟

去倉皇時計若輩此書當無所用迨而哀之

得搗歸然已刻二十二卷板未及載出特携其

抄本一套與樣本一套耳當付刊時序此書者

有桐鄉馮星實應榴崑山李小萊德儀平湖吳















左之卷葉係	本	本	本
卷表 第三十四葉	一行	八月	八月廿四日
卷 第 七 葉	七行		十月克沅江
卷 第 八 葉	八行	十七年	十上有庚子二字
卷 第 十 葉	十行	十六年	十上有辛丑二字
卷 第 十一 葉	十一行		十二月偏人獻梓王
卷 第 十二 葉	十二行		席上有壬寅二字
卷 第 十三 葉	十三行		二上有癸卯二字
卷 第 十四 葉	十四行		三上有甲辰二字
校勘記	行	以上有於字	以上有以字
卷三 第五葉	五行	以序	城下有於字
卷 第 七 葉	七行	樹木城隍江要案	久持二字已持
卷 第 八 葉	八行	為久持計	門橋二字已持
卷 第 九 葉	九行	迨至草門橋	原作源
卷 第 十 葉	十行	陸清原	集作截
卷 第 十一 葉	十一行	用勸集	鶴作鵬
卷 第 十二 葉	十二行	總督楊一鶴被逮	無作換
卷 第 十三 葉	十三行	其餘無匪	菜作來
卷 第 十四 葉	十四行	往菜菜慶	

魯之春秋 校勘記

左之卷葉係	本	本	本
卷三 第十二葉	六行	大典在事有保障功	在作任
卷 第 七 葉	七行		不好不加在
卷 第 八 葉	八行	給事中韓愈送之	通音促
卷 第 九 葉	九行	得旨速籍其家充餉	速亦有治字
卷 第 十 葉	十行	劉中周輩勸其募勤王	中作宗
卷 第 十一 葉	十一行	以持大典閣街	以作亦
卷 第 十二 葉	十二行	大典其國維分地治兵	大典作尋
卷 第 十三 葉	十三行	浦江	江下有四色時三字
卷 第 十四 葉	十四行	其美書奏	其作具
校勘記	行	請上	請上有以字
卷四 第三葉	四行	治也	大作火
卷 第 五 葉	五行	道之中正渡海	上夏王行王中王十五守土傳
卷 第 六 葉	六行		日增王中而抄出共一稿
卷 第 七 葉	七行		於第三頁以步十五而新皆作中
卷 第 八 葉	八行	爾公唱黃鍾之孤管	而或六月十四日嘉靖年
卷 第 九 葉	九行	應社備師之門	唱作侶
卷 第 十 葉	十行	且為關究	師作帥
卷 第 十一 葉	十一行	小人難大無字日	允作穴
卷 第 十二 葉	十二行	平湖伯	人作氏
卷 第 十三 葉	十三行	別為良入山自保	湖作吳
卷 第 十四 葉	十四行	彩精根之	別字刪去
			根作根



左之卷葉係	本	本
卷四 第十二葉	嘗恐遺謀之亂衣已	嘗作帝
卷三 第五葉	簡討作伯	簡作檢 益檢字避莊
卷二 第三葉	不能定坐	定作安
卷一 第四葉	議以大敵當前	抄本亦作在 帝字
卷一 第五葉	而固安之仁諸師	師作帥
卷一 第六葉	東往諸山島間	抄本無山字 應思利本
卷一 第七葉		馬思利丁亥十月始入
卷一 第八葉		馬思利丁亥十月始入
卷一 第九葉	第謂人口	第謂人作疑未決大通行
校勘記		
卷五 第九葉	南樂與劉中隱書	抄本無劉字
卷四 第四葉	平侯周鶴芝	畢釘作夷字
卷三 第五葉	蕩伯阮進	畢釘作吳字
卷二 第六葉	兵及亦無相遇	及作力
卷一 第七葉	戊子六月南樂卒	壬子九月將軍阮泰克進江
卷一 第八葉	董尤遠	尤作光
卷一 第九葉	為南樂從	從作後
卷一 第十葉	歷日人未嘗之苦	匠人二字已將
卷一 第十一葉	又今歲銀六百餘萬兩	八作入
卷一 第十二葉	先帝驟與中樞	驟作撰
卷一 第十三葉		帝下有時字 殊字

左之卷葉係	本	本
卷六 第三葉	下甲持明年進兵用云云	下甲持明年進兵用云云
卷五 第五葉	蕩伯阮進戰死	畢釘作吳字
卷四 第四葉	鈴東百辟	鈴作鈴
卷三 第五葉	小臣習為恬默	恬作容
卷二 第六葉	如吏部郎	部下有待字
卷一 第七葉	則考巧之法	巧作功
卷一 第八葉	正宸共全光辰力爭	辰作宸
卷一 第九葉	而無如北都有溫王	王作周
卷一 第十葉	為福寧巡道會標	會作曾
卷一 第十一葉	援平伯陳萬良於浙西	畢釘作吳字
校勘記		
卷六 第十二葉	悉力支柱	柱作柱
卷五 第二葉	約均高皇帝子孫	抄本無約字 就美可有
卷四 第三葉	宜先大義而後私圖	圖作圖
卷三 第五葉	平伯	畢釘作吳字
卷二 第六葉	明年五月	王作二
卷一 第七葉	明年五月	王作二
卷一 第八葉	入明年思理南樂卒	六月南樂卒十月思理卒
卷一 第九葉	山黃旗神不物於六月	山黃旗神不物於六月
卷一 第十葉	下甲持明年進兵用云云	下甲持明年進兵用云云
卷一 第十一葉	北吳勝北之師	北吳勝北之師
卷一 第十二葉	福清破賊	福清破賊
卷一 第十三葉	以張育堂為	以張育堂為
卷一 第十四葉	死於大星	死於大星
卷一 第十五葉	凡則第七條	凡則第七條

一五... 2 頁







左之卷葉係	本	本
卷九 第三葉 十行	即馳 河南	官於應是赴字
卷六 第二葉 二行	今良玉	今抄本作今誤
卷八 第六葉 二行	天下安元	死作危
卷十 第十葉 六行	方瑞士	瑞作端 以原三瑞士
卷十一 第四葉 四行	字雷飛	雷抄本作電 亦作雷
卷十二 第二葉 二行	進 債卿	士作太
卷十三 第四葉 四行	敢不為盡死	死字替 碑字抄改
卷十三 第九葉 九行	之世日森森	恐是死字非替為字了
卷十三 第二葉 二行	劉潭山	之作臣
校勘記		潭作譚 下同
卷十四 第七葉 七行	亦莫加羽	羽作羽
卷十五 第三葉 三行	時凡勝國不順命者	國下有遺臣二字
卷十六 第六葉 六行	請	請上有得字
卷十七 第二葉 二行	皆祥	皆下有得字
卷十八 第四葉 四行	己未詔舉博學鴻儒	己抄本作己 碑字抄改
卷十九 第一葉 一行		己未詔舉博學鴻儒 一係恭照 己未詔舉博學鴻儒 一係恭照
卷二十 第五葉 五行		己未詔舉博學鴻儒 一係恭照 己未詔舉博學鴻儒 一係恭照
卷二十一 第三葉 三行		己未詔舉博學鴻儒 一係恭照 己未詔舉博學鴻儒 一係恭照
卷二十二 第六葉 六行		己未詔舉博學鴻儒 一係恭照 己未詔舉博學鴻儒 一係恭照
卷二十三 第四葉 四行		己未詔舉博學鴻儒 一係恭照 己未詔舉博學鴻儒 一係恭照
卷二十四 第七葉 七行		己未詔舉博學鴻儒 一係恭照 己未詔舉博學鴻儒 一係恭照
卷二十五 第五葉 五行		己未詔舉博學鴻儒 一係恭照 己未詔舉博學鴻儒 一係恭照
卷二十六 第八葉 八行	為保定參政錢天賜	賜抄本作錫
卷二十七 第九葉 九行	仍舉而辭職	仍作仍

左之卷葉係	本	本
卷十 第八葉 四行	流蘇州以卒	流下有寫字
卷九 第五葉 五行		失史話一段應補
卷十一 第三葉 三行	以廷揚督餉江北諸軍	揚下有原官二字
卷十二 第五葉 五行	慨請行	慨下有然字
卷十三 第六葉 六行	名振至崇明而食至盡	會不至字刪去
卷十四 第一葉 一行	侍弟四之三十四	十四二字刪去
卷十五 第三葉 三行	寺	寺下有院三字
卷十六 第四葉 四行	方增	方增作方東即寺
卷十七 第一葉 一行	出錢易朱謝難氏	謝作給 碑字抄改
校勘記		謝作給 碑字抄改 及字字不誤大字蓋本名也
卷十八 第一葉 一行	見城下百	西作商
卷十九 第五葉 五行	即帥壯士	即下有偕參將三字
卷二十 第十葉 十行	不忽以催科再周爾也	忽作忽
卷二十一 第三葉 三行	王中正	王中正中正應盡改
卷二十二 第六葉 六行	一 詐於海上	早釘作保字
卷二十三 第八葉 八行	監刑者知其字相子	其下有為字
卷二十四 第四葉 四行	遣兵應之不德達	德作得
卷二十五 第六葉 六行	監國如右都督	如作加
卷二十六 第一葉 一行	不食死	星釘作女亦二字
卷二十七 第七葉 七行	忠子弟奉從	忠作帥
卷二十八 第五葉 五行	吾奉安國重寄	奉字衍











卷十四	第九	葉五	行	士稚先是	先是士稚
卷	第	葉	行	漢志	漢志
卷	第	葉	行	抗楚以救	早訂作漢字
卷十五	第一	葉九	行	侵愁細氏	愁作年
卷	第	葉	行	作守土傳	傳下有第廿六二字
卷	第	葉	行	號如圖	圖下有萊陽人三字
卷	第	葉	行	氏甚苦之	氏作氏
卷	第	葉	行	根括全帛	根作披
卷	第	葉	行	田仰荆本徹	非將也況田荆二人尚不至此
校勘記					
卷十五	第四	葉	行	精華素之學	精華作聖
卷	第	葉	行	聽見人所為	人下有之字
卷	第	葉	行	千戶指揮	指揮二字應作千
卷	第	葉	行	請生周啟琦	生下有鄭字船三字
卷	第	葉	行	出無少不支	初本無出字
卷	第	葉	行	死於前家步	步作步
卷	第	葉	行	招義勇	招下有義字
卷	第	葉	行	母自及難	母作母
卷	第	葉	行	戰於水月卷	戰死於水月卷
卷	第	葉	行	誰死節者姓氏	誰作誰
卷十六	第一	葉	行	誰作誰	傳下有中七二字

魯之春秋 校勘記

卷十六	第一	葉五	行	而太僕卿	僕下有少字
卷	第	葉	行	收其遺骸以葬之	收抄本作致
卷	第	葉	行	字燻相共淚涕	淚作流
卷	第	葉	行	山寨之間	山作島
卷	第	葉	行	以鼓動聲氣	氣抄本作勢
卷	第	葉	行	海道摩下	摩作度
卷	第	葉	行	孫却督飲臣	孫作章
卷	第	葉	行	吾能	吾下有今字
卷	第	葉	行	所略	賂作賂
校勘記					
卷十六	第八	葉	行	時參山寨事	寨下有軍字
卷	第	葉	行	聯名披捕	披作披
卷	第	葉	行	及督師錢有樂起兵	抄本無起兵二字
卷	第	葉	行	公等竟欲而行	手下有何其疎也四字
卷	第	葉	行	非兵留守不可	非下有分字
卷	第	葉	行	五百人死	早釘作皆字
卷	第	葉	行	吾人故史閣部摩下也	摩作摩
卷	第	葉	行	自足以報其心	報作報
卷	第	葉	行	職方華夏乞師與舟山	與作於
卷	第	葉	行	以共困	共作供



卷十七	第九	葉十行	桐運定安招集	本	招字衍	本
卷十八	第一	葉九行	浴海招集	本	抄本無招集二字	本
卷	第二	葉六行	自序夏	本	自作是	本
卷	第五	葉三行	封竊截耳	本	封作劫	本
卷	第七	葉五行	士鈴獨依不去	本	早釘作相字	本
卷	第七	葉五行	江督	本	江作浙 <small>下同不遇</small>	本
卷	第八	葉七行	更安匪江寧	本	匪作置	本
卷	第八	葉八行	為言文營一木納女子	本	納作訥	本
卷	第八	葉五行	翊以親入舟山	本	以作已 <small>非也</small>	本
卷	第九	葉七行	江及涇之吏而出之	本	及涇作乃控	本
卷十八	第九	葉三行	舟山復焉	本	早釘作海 <small>所有四字</small>	本
卷	第十	葉八行	奉為神	本	帥作師	本
卷	第十	葉五行	幸付日福次於去長祥法	本	祥作祥	本
卷	第十一	葉七行	大攻營	本	大作火	本
卷	第十一	葉二行	被報	本	報作執	本
卷	第十一	葉四行	江上	本	上作山	本
卷十九	第一	葉六行	茅潮	本	潮作瀚	本
卷	第一	葉一行	何能若斯之烈也	本	何上有快字	本
卷	第一	葉一行	作忠義傳	本	傳下有第八二字	本
卷	第四	葉八行	大兵急摩後	本	摩作鹿	本
卷	第十	葉十行	矢達在腋而仆	本	在作左	本

卷十九	第四	葉一行	遂以	本	以下有手扶其創創裂而元鈔	本
卷	第五	葉四行	偕赴水死	本	偕作皆	本
卷	第五	葉六行	國朝	本	朝下有俱字	本
卷	第九	葉十行	鄭三人	本	三作縣	本
卷	第九	葉四行	子謹	本	子謹	本
卷	第十	葉二行	范史真	本	真作直	本
卷	第十	葉三行	字鴻書	本	書作信	本
卷	第十一	葉五行	願景祥以曾借友人金	本	願作願	本
卷	第十三	葉一行	死矣	本	死作若	本
卷十九	第十三	葉一行	乃猶籍告喪為己功	本	籍作籍	本
卷二十	第二	葉六行	寺諭清	本	寺作守	本
卷	第六	葉十行	一	本	早釘作暴字	本
卷	第八	葉一行	陸宇燦	本	爆作爆	本
卷	第十一	葉四行	業敦良	本	民抄本作良	本
卷	第十一	葉四行	業敦良	本	敦良既字釋道	本
卷	第十一	葉七行	死無以藉手	本	以作所	本
卷二十一	第三	葉八行	就遵講求書	本	講作謀	本
卷	第四	葉一行	命本營皆守堂固守節制	本	守字衍	本
卷	第六	葉三行	而固安置之不問矣	本	安作事	本
卷	第六	葉九行	而固安	本	早釘作暴字	本







魯之春秋跋

魯之春秋二十四卷余師先輩李五峯先

緒海鹽縣志文苑傳云李求字五峯諸

事章句閉戶研經親歿布衣終身著夏小

儒林傳補桑志等言行世案縣志簡略先生著述頗

多當時修志第就有刻本行世者載之未盡采訪也

余喜搜羅鄉先輩著述先生之夏小正注四卷後

漢書儒林傳補二卷桑志十卷皆先後購得復得先

生子寫吳門記遊詩一卷詩稿二卷

其一卷上標絲字蓋以金石錄竹節上草木記

教原八卷原又有刻本永安湖紀遊詩一卷

今存一卷耳與陳敬

璋合著秦溪

掉歌一卷去年冬又得先生稿本魯之春秋二十四卷添

注墜改甚多向有款帖全葉盡行改作者初疑此書

未有刻本故海內藏書家未見著錄今春謁張菊生

先生於上海始知李氏裔孫已託商務印書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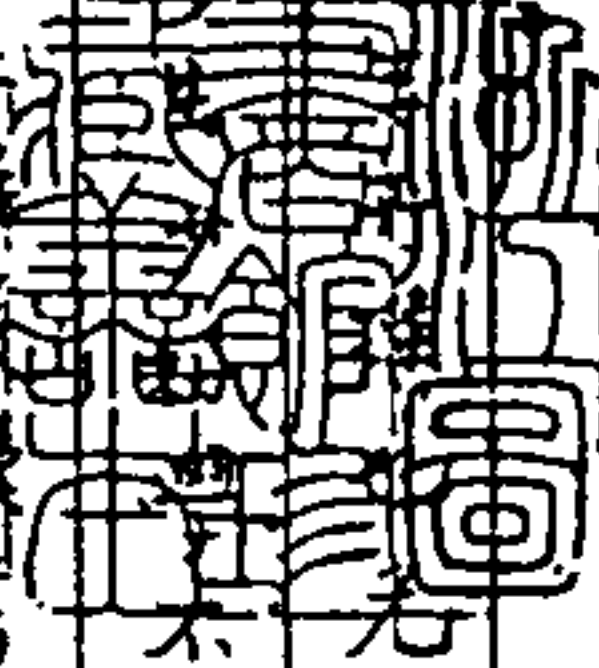
印此書旋蒙菊生先生將景印稿本寄閱得觀先

生曾孫新跋謂此書成於道光十二年其年先生卒

至咸豐七年始付剞劂九年刻成二十二卷惟序目及

表尚未全刻適丁太平軍役版片全燬僅携得鈔本

及所刻稿本兩部此書之流傳源流始末昭然矣余



作校勘記數十條錄呈菊生先生俾資參攷改正

自清乾隆禁燬明季史籍以來學者欲撰輯南明史

者輒歎史料之難得魯監國史事記載雖不乏人

而流傳極少先生在道光中葉禁網稍疎明季史

書稍稍出矣故此書記載獨詳意具時得見魯史

亦必獨多矣余所知有仕於魯而作魯史者略分二

類其一則至今未見傳本者如吳鍾靈之文史

二十冊全祖望均李文靖之南疆遺事

以火未之見

論吳他若于頔之今魯史周濟曾之魯春秋任光

復之魯王紀事張煌言之四明紀事等其存亡未可

知也其二則今已有刻本者如黃宗羲之魯紀年

在行中查繼佐之魯春秋馮京第之浮海記張煌言之

北征紀略等是也又有明遺民及乾隆嘉慶時所作

魯史亦分二類其一則至今未見傳本者如戴笠之

魯春秋溫審臨之海疆紀略沈自珽之江東閩位記

無名氏之魯乘等其存亡未可知也其二則今已有

刻本鈔本者如徐芳烈之浙東紀略汪光復之航海

遺聞翁淵洲老民之海東逸史

以上三種丁業之螳臂

錄四卷有等是也

近人所著晚明史籍考關於魯監國者余有此書史籍考以爲記魯之魯紀年事而不知此實記魯



鄭成功事而史籍考誤置於魯國史中諸如此類尚多茲皆不取 凡此諸書先生得見  
 與否其書中並未明言蓋其所作表傳皆未注明所  
 據之書觀其凡例及自序僅引黃宗羲行朝錄及  
 續明季遺聞靖海志湯芬行述與夫勝朝殉節諸  
 臣錄而已集則以黃宗羲李鄴副全祖望三家為  
 準又有沈文光詩集吳忠烈文集而嘯臺集詩諸  
 傳則唯為妄說不引其餘則僅云博綜諸志傳又云  
 諸家文集中所撰志傳而已故其史料根柢皆不能  
 明無以測其所見魯史之多寡也又先生出書專記  
 諸臣事蹟不載其著作雖如黃宗羲顧炎武等  
 專以著述見長亦不載其一書即有闕乎當時之史  
 如黃氏之行朝錄顧氏之聖安本紀亦不列於傳中  
 以故于顯查諸佐任老復馮京第張煌言等所  
 記魯史傳中既不著錄則先生得知得見與否  
 更不能測而知之然以先生此書記述之詳贍則  
 其所見魯史舊文必多於余今日之所見可斷言也  
 余舊日所見魯國史以前洲老民海東逸史十八  
 卷為最詳列傳之人甚多然以先生此書考之則  
 逸史所有者此書大抵皆有惟各傳互有詳略異  
 同可補此書者尚多且此書載魯國史僅陳氏

三 國立中央大學

一人逸史則元妃張氏陳氏並載又有烈妃義妃  
 諸臣傳則有趙毅楊鼎臣顧玠趙天生周西朱  
 錫麟陳瑞芝周容沈崇瑜周濟曾朱憲宗徐桐  
 等十二人此書未有也其次則卸廷采東南紀事十二  
 卷魯國史魯國史之臣有即一梓俞國望陳天樞王  
 善長章欽鄰倪舜年沈之泰趙天麟羅瑞葉  
 振名等十人此書亦未有也此二書皆在康熙時作  
 兩相對照知先生皆未之見然先生出書列傳較  
 彼二書更多數十人則此書在今日諸魯史中謂為  
 最詳之作實非侈洙先生文學以簡雅考核精確  
 叙記有法體裁合度雖序論而雜詞賦之華辭  
 立表不附魯國之紀年不無可議然此書在今日諸  
 魯史中謂為最佳之作亦非諛辭此余所以樂為  
 之校讀而不厭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十二日邑後學朱希祖謹書

四 國立中央大學



魯之春秋校勘記

朱希祖

目錄

傳第六 方景召

稿本作方召表亦作方召景字衍

傳第八 杜學坤

稿本作學仲表亦作學仲坤字誤

又 江中記

稿本作中記案詩江有記則作記是記字誤

傳第十一 朱光起

稿本作起光

國立中央大學

表上

上層 二年十月 敵兵遁去

稿本刪去字

上層 三年正月 原校云三上有丙戌二字

案之二年上無干支此獨添干支非下同

上層 三年七月 原校云武紀云從此空無疑

案此八字宜去

又 原校云七月克衛州補入

案下層衛州破在八月下原稿本七月下無破

衛州三字是也

表下

下層 阮進為蕩湖伯

湖本應作胡凡本書胡字皆避作湖或作吳

宜一律改作湖以免參差

下層 六年六月 定西侯張名振克海寧之健跳

所

稿本海寧作寧海案海寧二字倒誤

下層 八年七月 參將蔣士銓

稿本作參軍

國立中央大學

下層 八年九月 中書舍人張瑞

稿本作張端

上層 康熙三年七月 扮成僧名

名當作民

卷四

熊江霖傳 嘗恐避諱之罷己 原校嘗作常

案常明避諱作嘗不必改

又 簡討崔相 原校簡作檢

案檢明避諱作簡不必改

卷七



方逢年傳 約均高皇帝子孫

稿本作約均屬高皇帝子孫案約字疑為均字之誤而衍屬字應補

又 仙霞嶺豈一丸不可封哉

案不字疑衍

陳盟傳 給事中陳子龍李清文章力辨

稿本辨作諫是

又 熊汝霖請撥平口伯陳為良

稿作平胡伯原校改吳非宜作湖

馬思理傳 丁亥正月熊汝霖入十月思理入明年

國立中央大學

五月錢肅樂入又明年丑思理肅樂卒

案錢肅樂傳二月進東閣大學士原校改五為二

是也又錢肅樂傳記其卒於己丑之前表載

戊子順治五年六月錢肅樂卒十月馬思理卒則又

明年思理肅樂卒當改為其年肅樂思理卒

劉沂春傳 與尚書徐石麟定款事中姜塚罪

稿本麟作麟是

張肯堂傳 芝龍意頗猶豫而以其弟鴻達所近

勉就約

案近字當為迎字之誤

卷八

余煌傳 其死難者惟煌與劉理須劉同升三人

稿本須作順是

陳函輝傳 古衲共參文物

稿本文作文

王思任傳 故巡撫應天右僉都御史祁彪佳諡忠

敏

稿本彪佳下有贈右都御史五字應補

又 少詹事侍讀學士徐沂

稿本侍讀上有兼字應補

國立中央大學

又 故通政司使侯峒曾

稿本故下有左字政下無司字

吳鍾彞傳 文臣則自稱御史侍郎

稿本御史上有都字

李向中傳 是何節度者也

稿本節度下有使字應補

卷十

黃宗羲傳 其乃心王室亦莫加翊

稿本加作如案上言莫如王翊故此言亦莫如

翊作加非



姜塚傳 為保定參政錢天賜

稿本賜作錫是

又 仍繫刑部獄

稿本刑作刑是

卷十一

陳士京傳 左都御史章朝薦

案章雷作章南疆逸史等書言鄭成功最致

敬者皆作章朝薦當改正

沈文光傳 颶風太作

稿本太作大是

徐孚遠傳 頰眉抱劍吳園出

吳稿本作突是

卷十二

吳易傳 晉者併馬

稿本者作卒是

又 紙穀贖緩

吳長興伯集緩作緩當據改

卷十五

王正中傳 時諸將張國柱田仰荆本撤各帥兵先

後過姚江舳艫蔽空畏正中令嚴不敢

國立中央大學

犯其地國柱劫定海

案時諸將張國柱至不敢犯其地數句係後人

所加原稿僅云張國柱劫定海王鳴濂縱兵大

掠餘姚正中搦止國柱終不得志而去當改正

卷十六

陸宇燦傳 曰吾漢人也

稿本曰字上有其人二字應補

卷十八

王翊傳 至於小寨支軍以數百

稿本作以百數是

卷二十

李文翥傳 鄞人

稿本鄞下有縣字應補

陸符傳 鄞人

稿本鄞下有縣字應補

查繼祖傳 後乞師授浙西命從沈霖出師

稿本授作授此誤

卷二十一

王之仁傳 乘之發礮無不靡碎

案靡當作糜

國立中央大學



卷二十二

鄭彩傳 官總兵官

校本誤第二官字作友

卷二十三

張廷綬傳 勤人

稿本勤下有縣字應補

徐啟睿傳 勤人

稿本勤下有縣字應補

卷二十四

元妃陳氏傳 勤人

稿本勤下有縣字應補

陸氏傳 勤人

稿本勤下有縣字應補

朱氏傳 勤人

稿本勤下有縣字應補

希祖彙原刻樣本表上朱墨筆校補之處甚多

皆非五峯先生原本蓋潘吳李三先生所校

補細按之大半皆弘光陸武永曆三帝之事不

應入於魯表頗乖五峯先生謹以殿之體例謂

國立中央大學

宜一概不必補入即間有魯事然原本既無後人亦不必竄改致失真相校讀既竟附識於此八月十六日

國立中央大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從征實錄

延平王戶官楊英撰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景印舊鈔本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六册，不分卷，此書出於福建故家所藏，前後尋燼，書題四字脫去，末亦有缺文，裝成四册，郵寄北平時，稱為延平實錄，因「錄」字原文尚隱約可辨，遂錫以此名。余觀此書體例，不以延平一生事蹟為始末，而以楊英從征目觀為標準，故此書起於永曆三年九月楊英獻策，而終於永曆十六年四月楊英敗陳農務，而永曆十五年八月杪，至十六年四月，約七閱月，未有記載，自言：

「英染（病），此後不知軍中機宜，不敢冒（戰），而書首又云：

十六年九月，先王賓天，口凡所隨從戰征事實，按年逐月，採備造報。」

故余改其題為從征實錄，而冠以楊英二字，傳君孟真以為此六字上宜再冠以「延平王某官等字」，否則楊為何人，征為何事，似皆不能引人注意，余甚疑之，因覆孟真書云：

攷夏琳閩海紀要「永曆十七年十一月，鄭經設六官，以楊英為戶官。」（閩海紀要卷下）先是「永曆九年，延平王鄭成功承制設六官，時奉詔文武職官許其便宜委用，武職許至一品文職許設六部主事，又賜詔許其軍前所設六部主事秩比行在侍郎，都事秩比郎中。」（閩海紀要卷上）楊英在延平王成功時為戶部事，觀實錄中自稱可知，此書作於嗣王經時，且在英為戶官後，故書首題「戶部主事楊英」，蓋在鄭氏方面言之，則為戶官，在行在方面言之，則為軍前戶部主事，竊擬此書可改為「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孟真以為然，遂定此名云。



此書文辭俚俗，多公牘語，蓋多錄自六官案卷，如云「軍令賞格，俱在兵科」(見第一百三十八葉)而書中所載軍令賞格甚多，知其出於兵科案卷也。所到地方，均記載所得錢糧計銀若干兩，米若干石，甚覺詳悉，知其出於戶科案卷也。而書中所載行在詔旨及與督王等來往文書，與夫清廷詔勅及疆吏來往議和文書，蓋皆出於案卷，不然何以能如此之詳備也。書中「調兵」之「調」盡作「吊」，「風暴」之「暴」盡作「報」，侍衛作「蝦」，為滿洲土語，官家子作「舍」，為福建土語。(見第四十八葉)「令內侍蝦郎渡舍隆舍來見」又四十九葉「二弟蝦」逆臣傅鄭芝龍傳蝦作「侍衛」，舍為官家子，疑為「少爺」二字之縮音。他如「打仗」「穿帶」「溜下」「閣破」「搬去」「歹天」「手段」等詞，層見叠出，亦其好用俗語之一例也。

書中又多避諱字，如「由」作「繇」(見第一葉避明思宗昭宗諱)「松」作「嵩」(見第八十七葉避安宗諱)「常」作「嘗」(見第六葉避桂恭王常瀛諱)「龍」作「隆」(見第九十六葉)「許隆」海上見聞錄閩海紀要皆作「許龍」此避鄭芝龍諱「功」作「光」(見第十三葉)「馬得光」海上見聞錄閩海紀要均作「馬得功」此避鄭成功諱「經」作「京」(見第二十二葉)「天地之常經」作「天地之嘗京」此避鄭經諱下凡經歷經營會經等字，皆作京「錦」作「金」(見第二十一葉)「陳金」海上見聞錄閩海紀要均作「陳錦」此避鄭經小名錦舍諱。書中誤字本多，凡此等字則非誤字，故特拈而出之，亦可見當時藩臣之對於藩主，實與皇帝齊等，觀其稱成功之號曰「先王賓天」(見第一葉)稱成功之夫人曰「國母」(見第八十七葉)侍從曰「鷹駕」(見第九十三葉)此皆過於尊崇而稱謂不當者也。

楊英籍貫，本書不載，不知其為何地人，其事蹟亦不見於他書，惟夏琳閩海紀要下及連橫臺灣通史卷二十九言「楊英為戶官」而不別綴一辭，本書自紀其獻策上書與夫從征時經理

續編甚詳，今列舉如左：

永曆三年九月，藩駕駐中左，初一日，楊英獻策，藩批「着來見」隨錄任戶科。(第一葉)  
永曆五年正月，藩駕至南澳，統帥勅王二月，至白沙湖，二十五日卯時，開駕，遇風報大作，本藩正副坐船遭險，戶科楊英等隨從在副坐船申時，方近山，三月初十日，至大屋所，十五日，傳令攻城，一鼓而下，城中米穀，令戶科楊英分派官船運載。(第十一葉至十三葉)  
永曆八年十月，藩駕駐中左，十九日，遣師南下，與督王(李定國)等會師勸王官兵數萬，戰船百隻，剋日南征，委忠振伯(洪旭)先到銅山，撥船配兵，議糧遺戶科楊英同忠振伯招議發行糧米十個月。(第五十五葉)  
永曆九年二月，藩駕駐中左，議設六官并司務，忠振伯洪旭管戶官事，貢生林調鼎為

戶官左司務，參將吳慎為右司務，楊英凍中出征，加銜司務。(案八年十二月，前錄赫文興破同安縣，援勦左鎮林勝破南安縣，中提督甘輝同北鎮陳六御破惠安縣，遂移師興化地方，九年正月，破仙遊縣，楊英蓋從甘輝等出征泉州興化也。)後因張名振條陳不宜僭設司務，遂改司務為都事。(第六十六葉)  
永曆十年二月，藩駕駐思明州，令前提督戎旗等鎮稟揭陽縣，登舟下廣，采聽行在聲息，另差戶都事楊英查察張一彬徵收揭邑正供支銷，并察餉司監紀追收米石配載商船，一盡回州，計餉銀十萬兩，餉米十萬石。(第七十六葉)  
永曆十一年七月，本藩與師北征，八月十八日，移師進攻台州府，二十日，虜總鎮李必降，二十六日，知府齊維藩隨海縣知縣黎嶽慶，遶府縣正供戶口籍冊，遣戶官都事楊英進城查察倉庫圖籍等項，解出正供銀三千餘兩，版籍稱是。(第八十八至八十九



葉)

永曆十二年正月，藩駕駐思州，時軍政頗暇，稽查糧餉事務，閱各提督統鎮南下取糧稍裕，恐軍士未免將米粟冒濫，發銀五千兩，初二日，令戶部事楊英、蘇銅山巡下，與各提督統鎮議就官兵積貯三個月外，有餘者盡行發贖載來，預給守汛官兵，各官兵俱喜有銀買糧，計運回米五千餘石，并派給後程水武營後衝鎮官兵三個月糧。(第九十四葉)

永曆十三年五月初四日，藩駕至舟山烈港，傳令進取長江。(第一百十一葉) 七月初四日，本藩督師進取南都。(第一百二十二葉) 初十日，行令官兵就鳳儀門登岸，下營獅子山一帶，分程而進，本日，楊戎政報六合縣鹽船載米萬餘石，係解北京糧運押官搬藏民家，乞差官盤貯，藩委戶部事楊英陣中監盤，口口口口搬貯在船候支。(

第一百二十四葉) 十七日，各提督統鎮進見甘輝前日，大師久屯城下，師老無功，恐援虜日至，多費一番功夫，請速攻拔，別圖進取，藩時以諸將急請攻城，必有緣故，非兵有故，必糧不足，密喚兵部事李胤，戶部事楊英，諭曰：爾兵都事往各營訪軍中動作，何如，爾戶部事往問糧食何如，并口口口口各在伍整束，如對敵一機否，已差鄭德去後，不如爾等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時各分路訪問去，至酉刻回報，各甚釋稱，目惟楊英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時間前錄，鎮以對壘之際，緣何聽口兵撤網取魚，城口咫尺，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余新應云：軍機通變，總在將妙其用，張飛以礮而獲，願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言敢覆藩主可也，藩曰：取魚者，係伏兵則可，或戰兵則事去矣，立即差張五軍傳諭戒余新，并發諭責之。(第一百二十六葉) 八月初一日，師回至狼山，上沙時，糧運船多重載，不堪駕駛，委戶部事楊英分派各中軍船，并各提

督統鎮船隻運載，預作兵糧，各船俱滿載，糧船放回，賜手槍各路糧千餘石。(第三十一葉)

永曆十五年二月，藩提師札金門城，進平臺灣。(第一百四十九葉) 四月初一日，藩坐駕船至臺灣，到鹿耳門是晚，赤塚城東長舖難實，叮發炮擊我營盤，并焚馬口口口其赤塚街，係我民居草厝，藩恐被焚燬糧粟，特差戶部事楊英持令箭，委同楊戎政督同援勦後鎮，依志官兵看守堵禦，不許官兵混搬，亦不可致紅夷焚燬，明日分派發給官兵糧食，緣是各街米粟看守完全，無敢侵擾，次日即令戶部事楊英將街中米粟，一盡分發各鎮兵糧，計勻足半個月。(第一百五十葉) 臺灣城未攻，官兵乏糧，二十一日遣楊戎政并戶部事楊英同通事何廷斌，查察各鄉社有紅夷所積粟石及糖麥等物，回報發給兵糧，計粟六千石，糖三千餘担。(第一百五十二葉) 八月，戶官運

糧船猶不至，官兵至食木子充饑，日憂脫巾之變，藩遣楊府尹同戶部事楊英往鹿耳門守候糧船，并官私船有東來者，盡行買贖給兵。二十二日，遣戶部事楊英押米船前往二林南社，接給兵糧，並同李胤察訪兵心何如，回報時糧米不接，官兵日只一餐，多有病沒，兵心嗷嗷。二十八日，藩令戶部事楊英持金十錠，同楊戎政馳往四社，買糶禾粟，接給兵糧，計可給十日兵食，回報。隨後英染(病)口口口口此後不知軍中機宜，不敢冒(載)。(第一百五十五葉)

永曆十六年四月，病愈，啓陳農務，中有云：英隨藩主十四年許矣，應從歷遍，未有如此處土地膏腴饒沃也，英去年四月間，隨駕啟港，路京四社，頗知土民風俗，至八月，奉旨南社，適登秋收之期，目親禾稻遍畝，土民逐穗採拔，不識鈎鐮割穫之便云云。(第一百五十五葉)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序



綜上觀之楊英自永曆三年以至十六年凡大小征戰幾無役不從南至潮揭北至南京東達滬  
灣蓋儼然一軍需要人也。

楊英身任戶部事而又每逢出征必經理糧餉故此書之記載特專重財政軍事兩端而財  
政之記載爲尤詳此爲本書最精彩處其他史書均不能如此詳盡者也且其職司會計只知記  
載之完備不顧事端之是非以其搜括民間之米糧與其取價損失之規奪在鄭氏或欲引以爲  
諱者彼亦不暇計及而爲之盡量披露此真所謂實錄者也茲將關於財政之記載分爲三類列  
舉於下：

一、沿海徵取糧餉

自永曆三年至永曆十四年約十二年間沿海之徵取糧餉記載最爲詳贍其間有名爲正供者

有名爲樂輸者其實大抵用兵強取也其地方可分爲福建本省及廣東（潮陽揭陽）江浙（  
浙江沿海及長江）三區域：

甲、福建

永曆七年閏八月以和議故分遣各勳鎮就漳泉派徵樂助兵餉遣督餉都督黃愷追

晉南地方餉二十萬。（第二十六葉）

九月遣提督黃廷就雲霄地方徵米五萬石。（同上）

十月遣中權鎮黃興前衝鎮萬禮等統領鎮轄進入龍巖地方徵餉二十萬。（第三十

八葉）

十一月遣前鋒鎮赫文興北鎮陳六御右衝楊朝棟等率轄鎮往惠安仙遊等地方徵

餉三十萬。（同上）

八年三月潘以讓和乘勢分遣各提督總鎮就福興漳屬邑派助樂輸。（第四十一  
葉）

四月遣前提督黃廷前衝鎮萬禮率轄鎮進入永定地方措餉。（第四十三葉）

六月遣中提督甘輝同援勦左鎮林勝等出師長樂等處措餉。（第四十四葉）

七月分遣各提督總鎮就漳泉福興等地方徵派助餉以和議未定虜兵無敢阻抗追  
遣益力。（第四十五葉）

十一月漳屬十邑以次歸附是年計派漳屬餉銀一百零八萬。（第五十七葉）

十二月破同安南安惠安由是安（安溪）永（永春）德（德化）各縣聞風俱下

是舉計派泉屬助餉七十五萬有奇。（同上）

十年十月遣師進入福安地方取糧以多積取者陸實時正兵鎮韓英居最。（第八十

一葉）

十二月二十九日攻圍寧德縣令各官兵散處取糧各積足三個月。（第八十二葉）

十一年二月遣右戎旗鎮周全斌出師福安內港三十里地方取糧克拮坑寨積糧三  
個月。（第八十五葉）

一葉）

七月初十日與師北征集諸將議遣征當先積糧爾等當計何處可以取積諸將各忘

所在潘曰「處處俱皆輸將惟興化涵頭黃石地方大師未有京師倚虜未附饒富貯

積可即取之我于十二月已令護衛中鎮陳澤密畫地圖現在分派各鎮架檣取糧地

方爾等當依令着力取積可也」遂分中提督等督師進扎涵頭本藩督戎旗等鎮進

扎黃石地方十三日一齊登岸各撥衝鋒官架檣副鋒伙兵搬運粟石駐扎三日各船

滿載虜無敢犯。（第八十八葉）

滿載虜無敢犯。（第八十八葉）

滿載虜無敢犯。（第八十八葉）

滿載虜無敢犯。（第八十八葉）



乙、廣東

永曆三年十一月潘督師進入潮州駐師南洋令搬運糧粟萬餘石令督餉黃愷運回中左積貯。(第四葉)

四年四月攻破揭陽縣追取正供數萬俱樂輸。(第七葉)

五年三月潘勳王班師諭諸將曰「班回殺虜須足糧食先就近處取糧」滿載俟風開駕。(第十四葉)

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遣各提督統領左右戎旗等就潮揭派取糧餉。(第九十三葉)

十二年正月南下取糧稍裕議就官兵積貯三個月外有餘者盡行發糶計運回米五千餘石並派給後程水武營後衛鎮官兵三個月糧。(第九十四葉)

四月潘令各師沿路取糧並令攻克澄海縣。(第九十七葉)

十四年二月遣前提督黃廷等下揭取糧。(第一百三十六葉)

丙、江浙

永曆九年九月北上師阻風乏糧就溫台取糧。(第七十二葉)

十一年正月遣北征水師往溫州福寧州牙城徽寨等地方取積糧餉二月師至溫州金鄉衛即議攻城虜遊擊翟永壽獻城迎降所報城內米粟甚多客商湖絲二百餘担

潘遣船運載勻給。(第八十五葉)

十二年五月北征議就溫州界屬登岸攻郡邑取足糧食。(第一百葉)

六月行令各官兵取足七個月糧食候令載往三盤卸貯如無足七月之糧究處將領後各鎮俱報足七個月糧。(第一百一葉)

八月羊山遇颶風損失船隻甚多九月潘駕在舟山集各將議曰官兵船隻破損糧食不足須入溫台各港奪船取糧再圖進取。(第一百五葉)

十三年五月官兵乏糧到順江洲就太(泰)興縣地方取糧。(第一百十四葉)

七月初九日進泊鳳儀門下六合縣鹽船載米萬餘石係解北京糧運押官撥歸民家潘令戶部事搬貯在船候支。(第一百二十四葉)

八月師回至狼山上沙時糧運船多重載不堪駕駛委戶部事楊英分派各中軍船并各提督統領船隻運載預作兵糧各船俱滿載糧船放回賜手槍各路糧千餘石。(第一百三十一葉)

十四年七月遣右武衛周全威等北征略地取糧。(第一百四十七葉)

觀以上所舉可知鄭氏所以能給合廿餘萬水陸縱橫之兵維持其十餘年南北攻戰之勞者其

舉也。

給養大都恃乎沿海之糧餉此獻策清廷者所以有「五省沿海遷民立界以爲堅壁清野」之舉也。

二、中左海澄所失積貯公然掠取價。

黃梧以海澄降清所失糧米二十五萬軍器衣甲銃器不計其數本書記載頗詳。(見第七十三葉)惟馬得光襲破中左所時僅言鄭芝莞運太夫人(成功夫人董氏)同世藩(經)棄其輜重只攜祖宗神主登舟。(見第十三葉)而不詳言所失之數致本書成功報其父書云「己丑歲襲破我中左掠我黃金九十餘萬珠寶數百鎰米粟數十萬斛其餘將士之財帛百姓之錢穀何可勝計」(見第三十四葉)又鄭鴻達致其兄書亦言「寶物黃金計近百萬」(見第五十葉)此二書所言損失數目可補其敘事之疏漏。

中左之所失爲成功全部之家資芝龍一生所積蓄清軍此舉積惡成功甚深故沈雲濤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序



鄭氏始末云：

劉清泰奉密諭察奏稱「廈門左右故鄭氏地非他僑籍者比據臣張學聖道臣黃澍  
鎮臣馬得功垂誣金穴乘成功他出謂師襲取悉其家資致鄭逆修怨索債海疆淪陷

「命職三人及革按臣王應元職解京嚴訊。」(鄭氏始末卷二)

日本川口長孺海紀事卷中引三朝實錄與沈說略同而互有詳略皆可證明中左所失之巨  
積怨之深且可見襲取之陰謀出於張黃馬之垂涎金穴而當時成功叔芝堯及鴻遠之縱去馬  
得功所以一見殺一沒齒不相合也。今將其劫掠取債之事蹟列之於下：

甲、中左所

永曆五年四月時官兵扎後院埔乏糧集諸鎮議曰「中左積米數十萬被海邊戰虜  
搬去今官兵乏糧當取之海邊。」五月初四日藩督大師掠永寧崇武二城所獲頗多

而回。(第十六葉)

乙、海澄城

永曆十年七月藩付一札與中提督張五軍林戎旗等且諭之曰「至暇羅灣即集諸  
鎮拆看一一當照吾令而行。」初四日隨至瞭羅灣依令而行直入閩安鎮逼至福州  
南臺城下大掠而回時官兵船隻滿載輜重寶物不計足償海澄之失。(第七十九至  
八十葉)

海澄之失成功歎曰「吾意海澄城為關中河內故諸凡盡積之。」(見七十八葉)黃梧  
因此封海澄公可見海澄之失足以挫成功進取之謀其積恨甚深故永曆二十九年嗣王經得  
海澄梧子芳度投井死沒其家剖梧棺戮屍斬首及芳度首擗竿以殉案。(見海上見聞錄卷下  
嗟乎洵如司馬遷所謂「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三、經營東西洋商船及各商行

鄭氏養兵數十萬固全恃沿海之徵取糧餉然非經營東西洋商業及商行亦不能措置裕  
如蓋成功藉芝龍餘業經商亦其家傳花村談往云

海有十寨飛黃(芝龍字)富逾十主盤金還家置蘇杭兩京細軟寶玩與販珠球外  
國等物。(飛黃始末條)

不特芝龍如此即其叔輩亦嘗以商業為務如

鴻遠復書芝龍云「督舟入揭通商濟羅」一擇地白沙粗建茅屋所有大小戰艦盡  
為漁商(言或為漁船或為商船也)與地方相安者已三載矣。(第五十一葉)  
藩督後衝鎮周瑞等往圍頭接太夫人澄濟伯(鄭芝豹)洋船一隻助洋銀十餘萬  
(於)太夫人並送太監楊進胡安國等至。(第十葉)

然則芝龍昆弟本精商業至於成功則更擴而充之本書云

藩行令稽算東西二洋船本利息(言東西兩洋各有商船其數頗多不僅二艘蓋自  
南洋各島東及日本琉球皆有商船往還絡繹不絕散見各書茲不具引)芥仁錢禮  
智信金木水火土各行出入銀兩。(第八十六葉)

觀此則當時東西兩洋皆有商船經營商販而內地則有商行以通貿易故成功與其父書云「  
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東西洋餉我所自生自殖者也進戰退守綽綽餘裕。」(見本書第三  
十五葉)黃梧條陳平海策謂「鄭氏有五大商在京師蘇杭山東等處經營財貨以濟其用當  
察出沒收。」(見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三)然沒收其內地商行仍未足以致其死命蓋在海外  
轉輸貿易仍甚裕如且因通商之故而得臺灣適以延其世祚本書言

永曆十一年六月藩督駐思明州臺灣紅夷會長按「遣通事何廷斌至思明啓藩年



願納貢和港通商，并陳外國寶物許之。因先年我洋船到彼，紅夷每多留難，本藩遂刻示傳令各港澳並東西夷國州府，不准到臺灣通商，緣是禁絕兩年，船隻不通，貨物湧貴，夷多病疫，至是令廷斌求通，年輸餉五千兩，箭拯十萬枝，硫磺千担，遂許通商。（第八十七葉）

### 魏源聖武記謂：

時荷蘭二城已置授一王守之，與南洋呂宋占城諸國互市，漸成都會，適其主計之臣，負帑二十萬，恐發覺無以償，乃走投成功，請為兵嚮導，成功覽其地圖，歎曰：「此亦海外之扶餘也。」（聖武記卷八）

觀此則通商之事，亦成功事業中最重大者，亦不可不記載，此書雖不甚詳，然已能識其大矣。

此書記載軍事，雖皆為其征時所目覩，頗覺詳盡，然較其記載財政，則反覺失之繁蕪，而不得要領，且有漏其機要，失其真相者，今舉例如下：

#### 一、南京之戰

南京之戰，所占篇幅甚長，然其戰甘輝之謀，僅得其片段，而又不甚明瞭，如云：

甘輝進曰：兵貴神速，乘此大勝，狡虜亡魂喪胆，無暇預備，緣陸長驅，晝夜倍道，兼程而進，逼取南都，倘敢迎戰，破竹之勢一鼓而收，不則圍攻其城，以絕援兵，先破其郡，則孤城不攻自下，若蘇水而進，則此時風信不順，時日稽遲，彼必號集援虜，據城固守，相口口戰，我亦多一番功夫矣。（第一百二十一葉）

而夏琳記甘輝之言，則較完備而明瞭，今錄於下，以資比較：

瓜鎮既破，甘輝進謂成功曰：「瓜鎮南北咽喉，但坐鎮此斷瓜州，則山東之師不得下，

據北固，則兩浙之路不得通，南都不勞而定矣。」成功不聽，將進兵，甘輝又請陸路而行，以為乘破竹之勢，一鼓可下，或攻取其附近州縣，以絕援兵，則南京勢孤，自必難守，若由水路，恐風信稽遲，援兵四集，又費工力。（閩海紀要卷上）

南京之戰，以甘輝為最重要人物，而其謀畫及其死節，皆不為之詳載，故闕然而無光彩也。

#### 二、漳州海門之戰

漳州海門之戰，清兵由漳港同安港兩路出師，而各有重要人物主持，此書對於兩港主要敵帥，既不明叙，已無知彼知己之明，又不能先提綱領，再為分叙，遂致兩港人物，時有混淆，如叙漳港之師，而言黃梧施琅等不敢前進，只在觀望。（見第一百四十二葉）而阮旻錫叙此戰，則較明晰，如云：

漳州港內先遣大船一百號，配以漢兵，部院李率率同海澄公黃梧督之出海澄港，同

安港收拾小船，滿將軍達素同同安總鎮施琅，配以滿兵，橫渡高崎。（見海上見聞錄上）

#### 三、增築海澄城

增築海澄城，此書記載甚略，似不知其重要，其言曰：

令馮工官吊民夫，增築海澄短牆。（第二十八葉）

阮旻錫記此役，則較詳，其言曰：

築海澄城，所屬地方，每家各出民夫一名，城高二丈餘，舊有五都土城，連而為一，皆用灰石砌成，并築短牆，安大小銃三千餘號，周圍環以港水，巨浸茫茫，外通舟楫，內積米穀軍器，據潮州之咽喉，與廈金一門相為表裏，以為長守之計，命馮澄世督其工。（海上見聞錄上）



據阮氏之記載則更可見海澄之失不特喪其輜重軍器為可惜也。

四、毀漳泉各邑城

此書記載漳泉各屬邑毀城事頗有失實之處如

永曆九年六月藩駕駐漳州時因和議不成虜多阻我餉道又增兵入關故令福泉與之兵盡抽回漳傳令徵餉屬邑一盡拆毀平地使虜無城可恃以便追殺又傳令拆毀漳城。(第七十葉)

九月藩駕駐思明州漳泉各屬邑并漳城俱報拆完平地。(第七十二葉)

然夏琳沈雲所記則異是夏氏云

九年六月成功毀安平鎮安平距泉州六十里芝龍置第其中人煙繁華勝於郡城至是則貝子王統大兵將至乃墮其城并毀漳府及惠安同安三城飲兵回廈。(閩海紀

要上)

沈氏云

成功令兄泰移安平輜重於金門徙泉屬士民渡金匱空府藏漳府惠安同安諸縣城。(臺灣鄭氏始末三)

據此則所墮不過一府二縣一鎮城耳此云漳泉各屬邑并漳城俱拆完則是有二府十餘縣城矣恐非實錄。

上列四端不過偶爾舉例已可見其對於兵事之記載臨事既不能深知底蘊事後又未嘗參攷他書但採集案卷及其記憶所得之表面事實而已如黃梧以海澄降後其所獻平海五大策實影響於成功此後一切戰守事宜如此重大事實且不記載則知其於歷史因果之關係及事蹟輕重之標準皆朦朧無所知者也

財政軍事而外對於軍國重要史實亦多言及然亦有因史料關係有偶爾中律者有極不中律者茲分別觀察各為舉例以明其概

一、極不中律者

甲、成功殺其族兄聯并其軍此書諱而不言其死。

永曆四年七月藩駕回至中左欲與建國公鄭彩等會師適建國先數日前出師北上會其弟定遠侯鄭聯藩勸令改兵柄合師共濟聯亦聽從令其轄將陳偉藍衍黃嶼吳豪等歸附。(第九葉)

殺鄭聯事惟阮曼錫直書之而不諱其言曰

成功殺定遠侯鄭聯并其軍建國公鄭彩逃於南海將佐多降。(海上見聞錄上)

阮氏亦為成功故吏其作史頗多直筆楊氏對之有餘愧矣溫睿臨鄭彩傳云

庚寅與鄭成功構虜成功擊走之襲執其妻子成功祖母責其孫善遇之得釋還彩漂泊海中無所適成功以書招之乃歸死於家云。(南疆逸史列傳二十九)

楊氏既諱聯之被殺又諱彩之擊走文過飾非毫無微辭此其一例也。

乙、成功因其叔鴻逵去馬得功絕之終身不合此書於鴻逵卒諱不書。

永曆五年四月藩駕到中左定國公(鴻逵)致書差人請藩入城不從且曰「定國公與虜通好請我似無好意回報定國謂不殺虜無相見期」定國知藩意難合即移屯白沙因再與一書曰「馬虜之歸蓋以吾兄身在於清重以母命故耳不然我亦何意何心也任有疑吾之言不亦錯乎」是日往白沙。(第十四葉)

鴻逵答芝龍書云「自放馬得光之後擇地白沙粗建茅屋所有大小戰艦盡為漁商



與地方相安已三載矣。弟受本朝寵遇，官居上爵，義無悖舊恩而貪新榮總之辭處白沙。樂天養病，若地方仍復相激，則弟惟有揚帆遠避，雖涉波濤亦所甘心。」（第五十七葉）

十年四月，房世子犯白沙。（第七十七葉）

攻虜犯白沙，鴻逵移居金門，養病。（見閩海紀要上）至永曆十一年丁酉三月，鴻逵卒於金門。（見海上見聞錄上閩海紀要上南疆逸史鄭成功傳）此書皆不載，蓋以成功與之不合，不欲書其事以彰成功之過也。然追溯成功賜姓之由，全由於鴻逵擁戴紹宗所致，芝龍之降也，欲挾成功見清員勒博洛，鴻逵陰縱之入海，至昭宗時，成功南下勸王，鴻逵亦出兵相助，觀其與芝龍昔眷念舊恩，不貪新榮，散軍艦為商漁，居白沙以弭晦，書中迴護成功，沒齒無怨，而成功則以家產之喪亡，殺芝龍以洩恨。（臺灣外紀曰：芝豹因護庇施琅，成功怒之，後見芝龍被殺，乃乘招撫

之令，挈芝龍妻顏氏入泉州投誠，移居京都。）鴻逵跳身白沙，幸而免戮，忘大德而不救小過，此施琅黃梧輩所以寧反面事仇也。及至黃梧獻平海五策，於是芝龍被殺，祖墳被掘，內地絕其商販，沿海遷其居民，於是大軍之給養已絕，不得不退關臺灣，鬱怒之餘，致病肝急。（見沈雲龍鄭氏始末卷五）以致濫用權威，人多思叛，至欲以小過殺其子經及妻董氏，骨肉且不能容，而何況乎他人，於是衆叛親離，反以自戕其身，成功英年得志，局量未弘，中道摧折，不竟其業，誠可惜也。而楊氏之匿過諱惡，其於鴻逵猶其小焉者也。至芝龍之被殺於北京，在永曆十五年十月，成功遣官殺其子經及妻董氏，在十六年四月。（此書四月事雖有缺葉，吾料其必不記載，五月成功之卒，亦必不敘述矣。）此書皆託病不敢記載，此皆巧而傷直者也。

丙、魯王來中左所此書言成功以臣禮奉之，則失之。

永曆四年十月，魯王同閣部曾樓等至中左，藩執臣禮奉之，厚待曾閣部。（第十葉）

##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序

攻江日昇臺灣外紀與此說異，其言曰：

永曆六年，魯王至廈門，成功集諸參軍議接魯王禮，潘其鐘曰：「魯王雖曾監國浙右，而藩王現奉粵西（據小腆紀年補此二字）正朔，均臣也，相見不過賓主。」成功曰：「不然，若以爵位論之，魯王尊也，況經監國若用賓主禮，是輕之，輕之是綱紀混矣，吾當以宗人府府正之禮見之，則於禮兩全。」諸參軍拜服其論。（外紀卷七）

餘小腆紀年汪鍾鐘延平忠節王始末皆取斯說，則言以臣禮事之者謬也。

丁、設六官不言承制跡似專擅  
永曆九年二月，藩以和議不就，必東征西討，事務繁多，議設六官及察官承宣審理等官，分隸庶事。（第六十六葉）

攻南疆逸史鄭成功傳云：

先是隆武之以總統命成功也，許立武職得至一品，文職至六品，至是兵勢既盛，乃設六官，分理庶事。（逸史列傳二十八）

閩海紀要則記載尤詳，其言已略見上文，今更詳舉之。

永曆九年二月，延平王成功承制設六官，初成功以明主行在遙隔，軍前所委文武職銜，一時不及奏聞，明主許其便宜委用，武職許至一品，文銜許設六部主事，成功復疏請以六部主事銜卑，難以彈壓，明主乃賜詔許其軍前所設六部主事秩比行在侍郎，都事秩比郎中，都吏秩比員外，於是設六官。

由此觀之，文武各職，便宜委用，在隆武時已然，此南疆逸史所說，足補閩海紀要之缺焉，而閩海紀要則詳記永曆時疏請詔許情節，亦足以補南疆逸史之缺。總之，設六官事確係承制，非如楊氏所記之自置而出於專擅也。



二 偶爾中律者

楊氏身任戶官六官案卷調取甚易而又從征所至身經目覩故其所得史料往往極可珍  
秘他家史書所求之不可得者而楊氏實錄中則瓌寶山積觸目燦然蓋其所值者多偶爾采獲  
雖玉石不分金沙雜揉然而渾金璞玉往往而在楊氏之書其價值全在於此而已茲亦略舉最  
要數例如下：

甲、書南下勤王之經過及原委較他書為詳備。

成功南下勤王計有二次一親征一遣將他書記載皆語焉不詳茲分列比較如下：

第一次勤王

海上見聞錄云：

永曆四年十一月成功至潮陽閏十一月成功令各鎮兵在船聽令南下勤王。

其下僅云抵揭陽至南海（當依本書作南澳）至白沙河颶風大作別無言其結果者閩海紀  
要略同且僅言南下而不言勤王更不知其因何出師此書記成功南下勤王約一千二百字  
首述成功至潮陽提塘黃文自行在來報清平南喃南二王率滿騎數萬寇廣州有旨令成功入  
援成功即傳令各鎮官兵催完各寨餉米束裝行李聽令南下勤王次述定國公（鴻逵）至南  
澳會師並送鎮將蕭拱辰沈奇等効忠勤王又述陳豹請見告以一廣州已破杜永和入瓊南此  
去或恐不遇而中左根本亦難捨不如將此南澳聽潘主居中調度酌願前驅督同各鎮南下會  
師俟有信請潘親行未晚」成功曰：

爾固効忠但我家世受先帝厚恩捐軀難報今有旨吊師雖越山跨海淺當趨赴豈暇  
謀及身家爾當暫固地方中左有急馳赴援防可也（第十一葉）

又述成功至白沙湖遇颶風幾覆正副坐船詳述遇險及受餓狀況又言中左所為清師襲破定

國公遣使請班師成功曰：

奉旨勤王今中左既破顧之何益且咫尺天顏豈可半途而廢國難未報違顧家為（  
第十四葉）

終言將士思歸脫巾難禁不得已班師成功又南向拜陳班師之意揮淚痛哭三軍哀慟此篇實  
為成功大增光彩。

第二次勤王

海上見聞錄云

永曆八年十月遣輔明侯林察閩安侯周瑞戎旗鎮王秀奇左先鋒蘇茂統陸師率五  
鎮營官兵戰船百餘艘南下勤王差効用官林雲驤奉勤王表詣行在并持書知會西  
寧王（李定國）九年五月總督南征林察等班師回稱西寧王戰敗退梧州應接不

及陽姓大怒降責有差。

閩海紀要略同惟班師後有再致李定國一書却為本書所不載而本書則載出師時致李定國  
一書書中所言各事於史料極為重要又詳叙南征將帥職責林察為水陸總督提調軍中一切  
事宜周瑞為水師統領王秀奇為陸師左統領蘇茂為陸師右統領其下尚有三鎮三營將領姓  
名且發糧米十個月又叙班師後周瑞創職奪爵及其他賞罰頗詳此皆他書之所無吾人對於  
勤王之師若無詳確記載此書則差堪鑒望者焉。

乙、與李定國往還書札締結婚姻共獎王室。

西寧王李定國與延平王鄭成功實昭宗時西南東南之雙柱其兵威皆能震懼水陸其忠  
義皆能昭人耳目當時二雄若能溝通廣州連兵北伐則清廷必不能安枕而臥也故成功之屢  
屢南下潮揭定國之屢屢東侵肇慶其中實有線索在焉當時各史記載皆昧於此故兩處之師



往往視爲閒着，而不甚重視，無他，以不知二王之暗通約束也。今觀此書所載二王來往書札，乃始知東西之會合夾攻，實有深遠之謀畫存，惜乎成功屢愆師期，始終如參商之不相見，豈非大不幸之事哉！茲考李鄭遺使往來，並其書札，先爲一目如下：

一、永曆六年十一月，安西王李定國復廣西，殺僞王孔有德，遣使會師。（來書本書不載）

藩遣効用官李景往廣西約師會期。（復書本書不載，第二十八葉）

二、永曆七年五月，行在遣兵部萬年英齋勅冊封藩延平王，藩遣監督張自新同萬兵部蘇水赴行在回奏，另遣監督池仕紳齋表蘇路（陸）詣行在，并會平西等兵馬行軍事宜，時晉王定國蜀王文秀俱有書來會師。（李定國來書誤載於下四十七葉）藩脩書答之。（復書本書不載，第三十三葉）

三、永曆八年四月，定國遣使來。（此事本書不載，八年九月，定國來書言「孟夏遣使帆

海詣鈴閣」，則知其有使有書也。見第四十六葉）十月十九日，藩遣使林察等率師南下，與

晉王等會師勸王，又差効用官林雲齋勸王師表詣行在，并持書會晉王。（本書誤載此書於定國季秋第二次來書後，見第五十五葉）

四、永曆八年九月，李景自西師回，晉王定國差官同景至，書來會師。（書見第四十六

七葉，此書達到蓋在十月已出師後，此書載在九月，恐誤）

五、永曆八年二月，時永曆行在安龍州，晉王文秀有差官書來會師。（來書載第四十葉，案書中明言「六飛鳳駕以四月如滇」，則此書當在永曆十年四月入滇之後，不在安龍州矣。）藩復晉王書。（書載第四十一葉）

考劫灰錄永明王始末及南疆逸史李定國傳，永曆四年，封李定國爲西寧王，十年封李定國爲晉王，劉文秀爲蜀王，本書於永曆九年以前，稱李定國爲安西王，或爲晉王，皆誤也。李鄭二王來

往書札，次叙顛倒，年月錯亂，其事蹟亦因而淆混，余別有明晉王與延平王來往書札攷證，茲不贅述。

觀定國致成功諸書，頗欲連師閩粵，清其肘腋，然後長驅建業，且欲與成功聯姻，共獎王室，而成功專顧根本之地，不肯長離閩海，且牽於清廷和議，故屢愆師期，雖遣林察等僞爾會師，然既已愆期，又不親征，徒爾塞責，班師致罰，亦聊以掩人耳目而已，雖使張名振等三入長江，亦定國所謂「緩於今日發粵之舉」矣！初，周全斌以三策干成功，謂：

大將軍志在勤王，當以計間孔尙吳使反正，檄孫可望李定國分兵川楚，連師閩粵，一道出湖北，徑取南鄭，窺洛陽，拊其背；一由巴蜀，搗關中，封函谷，扼其項；一浮長江，畫兩都，遏其饑，以虛其腹，此上策也。會孫李師分克楚粵巴蜀，由黃梅分克太湖潯山德化。

建昌一趨南贛，一趨合肥，粵師由南雄會閩師浙師左右之，而又分南贛之師，道浙浮江，分下大江南北，而下楚蜀之米，以蘇閩浙不時之需，此中策也。若夫棲兵各島，以間蠶食浙粵沿海諸郡邑，陸取南贛汀邵，觀釐乘便，此下策也。（沈雲濤鄭氏始末卷）

成功專取下策，不能高瞻遠矚，以赴時機，味定國之良圖，棄全斌之上算，往往欲爲孤注之擲，而致獨占之功。（清史稿張煌言鄭成功傳言「張名振三人長江，成功嫉之，信和議召還名振，俄遇毒死，或曰成功飲之」，此言雖不可盡信，然名振爲魯王臣，不肯使其獨當一面，盡量以助其進取，則無可疑。）親於南京一役，清廷西征之師，適已凱還，遂致大敗，其不能東西呼應，常失時機，彰彰明甚，定國書中借他人諷以「頻年抗節，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績之足道！」又戒以「勿然諾浮沈，致貽耽閣」（見第四十六葉）亦有以窺見其隱衷也。



丙、與清廷議和始末及文件載之最詳。

議和二字，在清廷則謂之招撫，其視鄭氏受撫，曰歸順，則清書所謂「膺此閩浙之任，并拜招撫之諭」（見本書第三十六葉）又謂「歸順人衆，具數奏聞」是也。（第四十二葉）

在鄭氏則謂之和議，蓋自以代表明朝，而與清爲對等之國也。嚴格言之，成功既奉明正朔，則帝在安陸，和議之事，自當稟承帝命而行，若清廷專與鄭氏言和，撤東南之師以併攻西南，則帝室危亡，可立而待，幸而成功以三省相要，和議不成，後世猶留忠節之名。（清光緒元年正月初十日，證成功曰「忠節」若其成也，豈竟如成功所謂「清朝若信吾言，則爲清人，若不信吾言，則爲明臣」耶（見第五十葉成功與其弟渡舍書，又見五十三葉復其父書）抑竟如劉清泰所議「無三省則舍我而忠於彼，將有三省棄彼而忠於我」耶（見第五十五葉劉清泰書）蓋和議二字，在當時不過爲率爾相稱之辭，對清廷不過爲緩兵取糧之計，當和議初起時，成功即謂

「清朝亦欲詒我乎，將計就計，權措糧餉，以裕兵食也。」（第三十四葉）故此事只可作爲行軍之詐計，不可視爲正式之和議，蓋觀於成功之屢次與其父書，而真心見矣。永曆七年八月與其父書曰：

清朝既失信於吾父，兒又安敢以父言爲信耶！當貝勒入關之時，父早已退避在家，彼乃卑辭巧語，迎請之使，車馬不啻十往還，甚至囑父以三省王爵，始謂一到省，便可還家，既又謂一入京，便可出鎮，今已數年矣，王爵且勿論，出鎮且勿論，即欲一過故里，亦不可得，彼言豈可信乎？父在本朝，豈非堂堂一平國公哉，即歸清朝，豈在人後哉，夫歸之最早者且然，而況於最後者！其或者將以三省之虛名，前囑父者，今轉而囑兒，兒非不信父言，而實有難信父言者。（第三十四五葉）

永曆八年九月，與其父書曰：

和議實非初心，不然，豈有甘受招撫，而詞意如彼，不待明言而可知矣。吾父往見貝勒之時，已入毅中，其得全至今者，亦大幸也，萬一吾父不幸，天也，命也，兒只有積素復仇，以結忠孝之局耳。（第五十三四葉）

同時又與其弟渡舍書曰：

吾弟善事父母，盡厥孝道，從此之後，勿以兄爲念，曠漢有子瑜，而有孔明，楚有伍尚，而有子胥，兄弟之間，各行其志，各盡其職，焉兒敢不勉，弟其勉之。（第五十葉）

觀上列數語，便可知成功之於和議，實係詐計，非其真心，故不可以春秋之義責之也。此書對於和議一事，自永曆七年正月，至十三年十二月，前後七年，若斷若續，來往文書，有二十餘件之多，余別有延平王與清和議始末攷，蓋和議文書，此書所載，最爲詳備，十之七八，皆他書所未見，然亦尚有遺漏未載者三四篇，且與他書所載文書有異同者，非攷對畫一，不足以見其真相，此不能贅述矣。

能贅述矣。

丁、書初取臺灣時之困苦艱難，皆他書所未見，蓋非身歷其境，不能道也。

一、將士多不願行

永曆十五年正月，藩集諸將密議曰：「前年何廷斌所進臺灣一圖，田園萬頃，沃野千里，餉稅數十萬，造船製器，吾民鱗集，所優爲者，近爲紅夷占據，城中夷夥，不上千人，攻之可垂手得者，我欲平克臺灣，以爲根本之地，安頓將領家眷，然後東征西討，無內顧之憂，并可生聚教訓。」時衆俱不敢違，然頗有難色，惟宣毅後鎮吳豪京（經）到此處，獨言風水不可，水土多病，藩心舍之，謂其有阻貳師也。（第一百四十八九葉）

三月初十日，藩駕駐料羅，侯順風開駕，時官兵多以過洋爲難，思逃者多，隨委英兵鎮陳瑞搜獲捉解。（第一百四十九葉）



案阮旻錫記此事，亦有足補此書之缺者，如云：

永曆十五年十二月，改臺灣名東寧，時以各社土田分給與水陸諸提鎮，而令各撥其家眷至東寧居住，令兵丁俱各屯墾，初至水土不服，疫癘大作，病者十之七八，死者甚多，加以用法嚴峻，果於誅殺，於是人心惶懼，諸將解體。永曆十六年正月，賜姓嚴諭，撥眷，鄭泰、洪旭、黃廷等皆不欲行，於是不發一船至臺灣，而差船來吊監紀洪初、關等十人，分管番社，皆留住不往，島上信息隔絕。（海上見聞錄卷二）

觀此則初開台灣時，將士多不願行，即行矣，仍有「生入玉門」之意，故不肯遷移家眷，甚至留守之鄭泰、洪旭等，據思明金門而抗令，封鎖船隻，截留監紀，成功之發憤以卒，此亦其最大原因也，殺經之事，不過為其導火之線耳。

## 二、糧米時虞既乏

永曆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大師開駕至柑桔嶼，阻風，又收回澎湖，時官兵多不帶行糧，因何廷斌稱「數日到臺灣，糧米不竭」，至是阻風乏糧，藩令戶部事同洪遊擊就澎湖二十六嶼徵取行糧，時吊集各澳長，追取接給，各澳長搜索二日，回稱各嶼並無田園可種禾粟，惟蕃薯大麥黍稷，升斗湊解，有百餘石，不足當大師一餐之用，藩驚乏糧，又恐北風無期，隨於三十晚傳令開駕，時風報未息，風雨陰霾，不然官兵豈堪坐困斷島受餓也。（第一百四十九葉）

七月，藩駕駐承天府，戶官運糧船不至，官兵乏糧，每鄉斗價至四五錢不等，令民間輸納雜子蕃薯，發給兵糧。（第一百五十四葉）

八月，藩駕駐承天府，戶官運糧船猶不至，官兵至食木子充饑，且憂脫巾之變，遣楊府尹同戶部事楊英往鹿耳門守候糧船，并官私船有東來者，盡行買糧給兵，時糧米不

##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序

給官兵日只二餐，多有病沒，兵心散。 （第一百五十五葉）

案缺糧之厄，此下若何，楊英染病，未曾記載，蓋至十六年正月，思明金門不發一船至臺灣，則臺灣已受經濟封鎖，其時開墾未多，且未至收穫之時，自當坐以待斃矣。

觀上列二事，已足見成功開闢臺灣之不易，加以疾疫喪亡，番社叛變，其平定荷蘭二城之困難，尚不與焉。成功既薨，世子經入臺灣，平定擁立，世襲之亂，即回駐思明，而沿海既已遷界，不能採取糧餉，未幾，思明金門又失，退守銅山，諸軍乏糧，時臺灣開墾之遺業，已有成效，民樂趨之，永曆十八年三月，經率眾回東寧，陳永華秉政，課耕種，通魚鹽，安撫土番，貿易外國，繼成功之烈，延祚二世，關利萬慶，然後知非常之功，不世之業，非有卓識之豪傑，不能排萬難而力行之也。成功開闢臺灣之功，於是乎不朽矣。魏源謂「明有鄭和，聘兵船於西洋，鄭成功奪紅夷之島國，彼二鄭者，固中國之一奇也！」（聖武紀卷八）信哉！至今談臺灣鄭氏者，猶有東南屏蔽之餘

思，而為國際重要之歷史，設非楊英從征日觀之所記，則向之艱苦備嘗之勞績，亦已湮沒無聞，而又何知其締造之艱難哉。

余於二十年前留學日本，得彼國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始治臺灣鄭氏史，然以鄰國所著我國史，雖詳贖而多異聞，終不免有傳聞之誤；其後得康熙時閩人江日昇臺灣外紀，時地皆與鄭氏相接，雖親切而多可信，然為小說體，終不免有鋪張之慮；既而得沈雲龍鄭氏始末汪鏞鐘延平忠節王始末，而沈書潤色江氏外紀，汪書勸襲小腆紀年，其他乾隆以後新出之作，尚有多種，大率裨販舊史，絕少新材；惟近日連橫之臺灣通史，中載鄭氏事蹟，採輯較豐，其出於康熙時者，有黃宗羲之賜姓始末，鄭亦都之鄭成功傳，郁永河之偽鄭逸事，鄭達之海東紀事，雖皆失之太略，時有謬誤，然轉多異聞；而阮旻錫有海上見聞錄，夏琳有閩海紀要，二人皆為閩產，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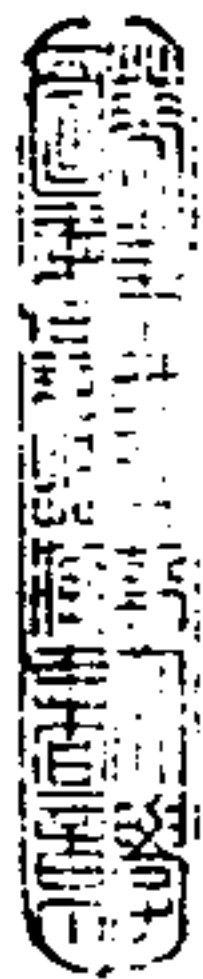


為延平故吏夏亦疑多目觀此二書者為臺灣鄭氏史之最簡要而明場者余治此史頗多引二家以為權衡。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新得臺灣鄭氏史二種皆二百數十年來人所未親者一為內閣大庫中之平定海寇方略新改名為清代官書記臺灣鄭氏亡事惟詳於嗣王經及克塽二代雖為清廷官書偏而不實要亦不失為敵國所記之反證史料一即為楊英從征實錄惟詳延平王成功一代而皆得於從征目觀最可信據且多出於六官案卷尤可寶貴余妄為作序評論其得失不覺其辭之費也而余尚有一奢望者苟能得林時山之明季紀事一書則臺灣鄭氏史必更多所發見劉獻廷廣陽雜記謂

泉州同安縣人林時山字樓船在臺灣以功封伯後因保舉施琅燧叛遭杖削職其子前在都忘其名字矣有書十數卷曰明季紀事自隆武二年起癸亥鄭氏國亡止皆臺灣事也文筆雖不能矯健而記載詳明楊于兩在都門曾見之。(雜記二)

攻海上見聞錄「隆武帝初即位封平國公部將林習山為忠定伯永曆元年賜姓以林習山為樓船鎮進兵攻海澄永曆五年五月令右先鋒黃廷執施琅交忠定伯林習山拘在船中令副將吳芳看守頃逃賜姓怒甚欲斬林習山未果殺吳芳妻子令芳跟尋」廣陽雜記所稱林時山蓋即林習山為樓船鎮而非字樓船放逸施琅而非保舉施琅以功封伯即所謂忠定伯也臺灣外紀謂細林習山欲殺廣陽雜記謂遭杖削職語互有詳略耳惟其時未得臺灣謂在臺灣以功封伯者誤也劉氏作雜記往往得之傳聞率爾操觚偶或致誤亦未可知又案乾隆禁書總目有明末紀事注不知何人所輯此明末紀事或即為明季紀事之誤猶夏琳閩海紀要禁書總目亦誤作閩海紀略不著作者名氏也總之此書必曾遭禁燬故傳世甚少世苟尙有其書余當不遠千里不惜兼金以訪之或借鈔之矣海內外藏書家其或有以詔我乎

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海關朱希祖作於北平



戶部主事楊英為輯造

事詳將永曆元年己丑九月陳策從 王十月一日蒙錄用

六年壬寅五月

先王宮人 凡所隨從戰征事實按年逐月採備造報以

永曆元年己丑九月 藩駕住中左初一日楊英就策為有

藩批著未見隨錄任戶科

初三日虜鎮守漳浦副將王起偉義款歸先遣王

許之為日進兵塔下外攻內應克板浦邑為謀

口隨事

示各

出錄

印實授都督同知

向率王帶

八管北標將王次年以

官閩女主配之其轄將吳大明等陸賜有差

為馬兵亦善騎

十月 藩駕駐中左

初六日傳令官兵在船出征 初八日進入海澄港漳唐帶到各色虜兵援防

初九早傳令駕出乘風直進雲霄港 初十日錄白塔登岸三路進兵以左

援勤左鎮黃廷前衛鎮阮引正兵營唐寺錄左而進右先鋒楊才援勤右鎮黃

鎮周滿左衛鎮林義右衛鎮洪習山錄右而進

油自率統帥我旗中軍康明中衛鎮 宸樞親下鎮張進錄中而進定





取圍柱十德夏義柯虎督馬步兵十餘城五里列陣迎戰連破中軍

六守城時右先鋒鎮樓遇圍柱兵馬遂即交鋒約戰數合右先鋒鎮

左先鋒鎮副將花顯躍馬提刀直衝其陣... 馳馬交迎被施顯馬一刃砍

馬下我軍繼殺虜遂潰散盡被我兵死積屍遍野時施即轄下親隨洪羽施以下

哨官黃安戰功居多 藩遂知名 大藩遂揮軍乘勝進兵攻城姚國泰死於

守左衛鎮林義中衛鎮柯宸樞等... 從西北... 城其城遂拔姚國泰被亂兵所

殺幾死屍中時 藩頗聞國泰名令搜索得之擡至通身殺槍... 回銅山

七日自來明登延醫調治愈... 軍前施用... 武後人善騎射 勇於

諸將議曰

復督札

以勞致而... 然後... 進攻漳浦如不敢來分兵

縣以與復明潮兵併定圍公在焉通拔共圍進取可也諸將曰然

二十日偵漳虜無敢來犯 藩遂躬督中衛... 鎮到盤陀嶺分... 虜援

嶺高而險兩邊俱峻山深坑中惟大... 路通漳... 指諸將曰可謂險要所云一夫

守隘萬夫不敢過是也爾等嚴守以... 候克詔日即會兵前來進取浦也吾擇

爾等守之其必克之爾中衛鎮柯宸樞... 智勇有方堪當一而督轄下嵩札嶺路... 山

... 左鎮黃廷... 衛鎮洪習山戰守便宜... 各轄下合札嶺路... 子樹木柵

... 互相為持... 若衛左則右援若衛右則左援若從中路則互擊俱要同心協

... 守為主有功不負另有商嶺... 小... 可通詔... 衛鎮周瑞前衛... 院引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前往防守今正兵營盧督督督督... 嶺下以為兩路應援併馳獲師... 派守

此地回營

六日 藩督師進圍詔安札營龍... 磁灶等處虜守將晉級... 子四知議

兵不止則降 漳虜王之綱王和俊等... 吊集邑虜赫文與魏標謝子連等亦于是日

齊到會復盤陀嶺分作四股來犯一... 股竹祖廟門一... 股或右敵左援右側二鎮一

練左敵中衛鎮一股練中路截我往... 應援方以... 漳守虜赫文與一股從山下起

上抄出中衛鎮之後

二十八早黎明齊來衛犯時... 不相招應援勦左右衛二鎮破其乘霧突進

對是道合衛才左邊先板中衛鎮... 殺逃及後各虜會集

衛鎮河宸樞同胞弟中軍柯宸樞力... 我不支死之

告以是日深露不及接戰而敗... 散之不克聞宸樞弟陣亡時曰彼沉毅有謀方

共成大業豈期至此兄弟俱殞行... 令恤其家... 何令其子柯平

十一月初一日 藩令改詔圍督師... 文錄分水關... 入潮州駐師... 撤番崗時潮屬不

清不明土產擁據自相殘併糧課... 多不入官... 商則有掛征南印... 黃海如南洋有許

隆澄海有楊廣海山有朱克潮陽... 有張禮 藩次第收平之時武裝... 泊施天福同黃

... 未見 藩今天福典兵柄辭以... 老從之... 詔海如曰我聚義以來... 屢失乃

... 允今大師至此欲擇一處以為... 練兵措餉之地必何而可海如曰潮屬... 魚米之

... 素稱饒沃近為各處土豪山... 業所據... 稅多不入官... 藩主第而... 抵服之... 藉其兵



其餉訓練恢復可預期也 藩曰亦思之但潮平為明末志為也此亦軍情  
曰宜先事入告然後號召其出師從王順者撫之逆者討之 藩主奏言尚

今大師咫尺南洋許隆不若師迎擊義周罪誰其不誅 藩曰不日圍之許隆

何足云也海如又曰駐軍措餉莫如潮陽縣蓋潮陽饒富甲於各邑且近海口有海

門所連濠浦可以拋泊海賊通糧米以守山土豪執年擁據租粟負固山濠邑

長不敢問今駐節邑中撫順勸進兵自裕如但海賊道南洋蘇粵邊濠浦至前

恐許隆張禮梗道也 藩曰自有以處之予今諭許隆令除道併備船以候過

師俾令移師駐札南洋山頭仔許隆果抗命仍敢出兵拒絕 藩怒令舟師進軍

港之仁師搗其窠穴

初八日許隆出兵來迎我師一鼓而 許隆僅身先走 藩曰

岸上有數猛伏在岸邊認是 藩突衝犯駕生馬驚蹶下賊猛舉刃持刺幸

班蘇巧李長等迎接刺殺之得保無事此一也 藩駐師南洋令撤運糧粟萬餘

石餘軍器船隻稱是其粟石令督向許隆派撥運回中左交鄭四鎮積貯海陽舊時

陳斌來歸試身大十圍力舉千斤一曉 以兵營復勸鎮事澄海都督楊廣亦

來附初唐與試有隙

西酒解釋之後協力共事南陽唐玉亦來歸海山都督朱克來附各得其兵衆頗

八 藩駕駐南洋登諭張禮備船渡載禮拒命 令楊廣備船并移書定國公

船渡載

十九日 藩移師崇粵邊濠浦埔此處有三寨曰連濠山霞是曰青林每寨千餘

人固自恃不隸版圖每截海探掠先車徑與 定國公為難至是仍復自逞不

進諭令

藩到連濠視度形勢即告諭諸將曰三寨相為犄角統路相通其受敵之處必設地

鈞濟臨湏以計取免傷吾兵聞張禮據青林每欲先攻連濠尚二寨不用

兵臨彼必併力來援也爾周瑞阮引青山成海督兵伏於中寨之左右湏示弱以

誘之待進攻時彼必出兵然後衝其車或使前左不相顧仍各撥一二翼兵如欲

襲其城狀似其抽回防城彼自必心懸戰則併力進攻可盡破也爾等當遵令而

爾等兵并左右先鋒等鎮湏用炮攻先拿地民免問溝 藩曰

導 道然後進兵安炮攻打連令而行

十二月初二日傳令發炮攻連濠寨張禮果發兵出援被周瑞等依計殺敗張禮

盡連濠寨中看見驚惶 藩號令登城先鋒楊才并戎真親隨等鎮濠登城三

破連濠霞是二寨即合兵進攻青林張禮見勢不支城上呼降 藩令陳斌招諭之

准其待罪歸命連濠遂平

初八日三鎮洪志振伯奉 藩令來至軍前并柯宸樞子柯平俱到令志振伯發助

銀卷百兩付平買米四家以示優恤 定國公聞連濠已平張禮乞降致書來賀

請面會機宜并借張禮一觀 遣援勦古鎮黃山督率後衛鎮周瑞左衛鎮林義正

兵營虛辭往請海衛并巡下急來縣俱歸順以中軍汪雁之理惠來縣以正兵營虛

船渡載



黃鎮守其城吊黃山等四攻南山寨破之

十四日 藩移師入揚陽會定國公并帶張禮往見定國言潮鎮都尚久併誅車都

督占據潮郡每起兵與我為難意欲 本藩合兵向問何如 藩曰彼尚藉明號豈

可自著盾侯其踪跡敗露然後聲罪師出有名任當任之定國曰然時揭邑白及寨

李芳等贊固不服徵輸定國請師討之

藩令左先鋒鎮率兵一鼓而破其寨李芳正罪餘寨攝服時定藩陳四明家屬被張

禮所掠陳請殺之隨沉之水致書謂禮酒醉泛海

藩悔曰吾送去若夫人必謂吾以子使將何以招下納叛而使投降定國待人丁

四年庚寅正月 藩移為之湖陽知縣章翼風率父老郊迎陳柳水知寨頑

藩隨率師征之同項寨徵輸糧未時以運轉之未有員諭令三鎮洪志恒

駐鎮湖陽以軍器糧務委付任理徵輸轉運不竭深倚重之委右衛鎮洪習山鎮守

連津地方以副將甘輝任右衛鎮事 藩督師攻和平寨此寨三面環水惟西面受

敵恃險抗輸攻之數日不克一日

藩督師攻打與潘泰軍偶立總轉身一動一鏡彈打中潘泰軍右指刀

藩所立處若未轉則恨中矣亦一險也 藩見難攻傳令抽回先鋒楊才進曰似

此梗也不攻將何徵輸我願督兵進克限明早若不破城願還先鋒之印

藩許之次早右先鋒楊才率死冒天石登陣連砍數賊等吞進遂破其寨盡殺之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左先鋒施即攻破漢頭寨後為鎮陳斌克獅頭寨 賊首黃亮未聞風驚懼求陳斌

願降

藩許之令其招兵授鎮事

二月 藩督師進入洋高淡水平山冠有山寨和尚寨恃險不服攻之左衛鎮林

義率先登寨傷斃而死北將吳仕標亦死 藩揮令各鎮將寨掘平之男婦一盡

勦殺無遺餘寨聞風歸順

藩巡師之棉湖寨善寧縣地方俱向化委監督程應璫管地方事徵收正供

以統領我旗中軍及明為左衛鎮以正總班林勝管中軍事

右先鋒楊才病卒以親之三總班林勝為右先鋒勇 孫六傳七孫孫孫首示

以正總班林勝代其職 右衛鎮甘輝丁鎮以正兵盧爵管右衛鎮

以援勦左鎮 右先鋒鎮 以左先鋒鎮副將龍顯管援勦左鎮

四月 藩督師往平九軍破其漢頭寨之利慈而險要去九軍首人立疏劉公劉守

畏服投順全監督陳六御派徵助餉先時九軍首亂攻破揚陽縣後擁擁抗納官租

至是進取正供數萬俱樂輸 陞監督三 以兵鎮鎮管親隨林勝為中協陳瑞

為右協

藩移師到揚 定國公言新寇寨負頑已久不服輸將每與赤合兵為梗

二十五日 藩隨與定國公合 尤恃險未服我兵攻打定國公用 煩擊平

城隨赴 藩之降許之抽其寨中之壯勇者四百人充兵令施劉管轄都尚父出



宋援新墟

海曰却廣北道加兵捨而滅之 河名矣隨令移營迎敵令親丁鎮其輝伏石場

寨方 右先鋒黃廷伏寨右邊親率諸鎮迎戰却尚久率馬步數十前來

本藩揮令左先鋒施即後勁鎮陳斌等向 馬交一合左右伏兵和出陳斌 羅

馬衝入陣中砍殺鋒不可當遂濟清立擒 中軍陸祿而回諸將繼進追殺橫

屍遍野尚久僅以身免我師班回

是月漳虜王邦俊率兵攻銅山所管理地事陳明登拜的黃惟先 遁 至軍前

藩怒欲罪之 彼等 無兵何能守 甯之以志匡伯張進官銀

方事時虜犯銅山 以固守後志 人陳豹率兵來指漳為道 保無

伍月 藩駕往自易 以打萬禮二乘附施即招出

六月諭諸將 久不濟不明 順助逆徑出兵 以我欲高之計將安出陳斌進

曰斌潮人亦頗知潮地利潮邑東面環溪一浮橋通漳大洛惟西面北平地可

攻擊必須斷其浮橋以絕援兵然後移北西南攻圍內之糧糈外無救兵不降何待

本藩從之隨統師先札漢東葫蘆山却尚久 去搦戰

本藩令王起俸伏兵山下候接戰抄出 賊等迎敵虜見我兵強壯伏兵四起潰

亂而走殺死不計隨令左先鋒施即督先斷橋緣橋只二條 賊難容兵馬唐就橋

中敵 以守對擊三日不 本藩即傳令曰諒一橋難拔尚欲高夫今日

諸親督有奮勇拔克者重賞 推退却者不論總鎮官兵三印 示時左先鋒親

向義陳法林椿等十數人司馬進登接裝連而下虜走吾不之殺傷賊死者

不言 賊即燒斷并石松 賊虜接絕還中

本藩隨移師屯札西南北重圍數匝築炮攻打一日 本藩 方回同諸鎮在城

邊高山松石丁飲酒虜偵知駐節次所 大炮急響一聲其管家阿三傍

藩身邊提壺被炮打碎身死

藩主與各鎮無碍即移避之虜偵知驚駭謂王者不死隨往漳請救援城固守

七月二十日漳虜蘇又與來援許隆渡 城尚久削髮歸清錄是日因三個月

下 本藩以 天蒸熱 多 解圍暫抽退潮 小寇黃亮米等又叛抗賊尚未

全親丁鎮其輝等討至 王 奇

八月分遣各鎮承守 以應到地方兵戶糧餉事自率成 王 奇

周瑞前 鎮院引等應從回中左

十五日 藩駕回至中左欲與建國公 等會師建國先數日有出師北上會

其弟定遠伏鄭聯 藩勸令改兵柄合師共濟聯亦聽從令其轄按陳保藍衍黃嶼

吳豪等歸附 本藩令陳休為戎旗鎮前協 為後協吳豪為副 黃嶼為中街

鎮管兵中軍

以四鎮鄭芝莞管理中左北 事 志靖伯陳輝為水師一鎮

九月 藩 中左設壇請兵即萬 勅行禮祭夫人

建國公回師共圍快信 門被風飄至廣海不遇而還其營 楊朝棟王勝楊



新等來見後以朝棟為武營以王勝等管理水師 蕭新等來見後授勳  
後鎮許惟烈將振周全斌等 軍翼將督兵鎮守中左 二十八日燕六集  
山寇攻臨惠來縣汪派之 蕭新等不屈死之

十月 藩督後衛鎮周瑞等往圍頭接 人登濟伯洋船二隻助洋銀十餘萬  
太夫人并送太監楊進胡安國等至 宿衛鎮周瑞病卒以何德為後衛鎮

忠振伯報湖陽山賊復起不復追徵 藩令再往湖陽諭鄭地方曰前建國等在中  
左虜不敢犯今建國南下定遠水師已歸 我我欲往湖虜若來犯爾持何守爾

任否也 曰  
藩若設水陸官矣 是兩防守虜 今犯不先願依軍

藩曰可隨以前例 德為水師以守 後鎮蓋登為師督事

官兵防守中左聽鄭四鎮調遣機宜 留太夫人童氏同世子監守中左

魯王同聞節曾櫻并胡安侯周瑞掛印黃大振等至中左

藩執臣紳八之厚待曾聞節以周瑞為水師右軍黃大振為援勳前鎮

十一月初二日 藩駕至湖陽提塘黃文白 行在來報稱有吉語 入援 請

二王率滿騎救萬寇廣州復之 寧藩望大帥南下會勳甚切 公二偽王兵馬來

至廣東先遣滿騎克復潮惠與我師為難 藩知之傳令各鎮往完各寨樂輸餉米

交志振伯機運貯中左忠振白塔口 口懸餉米約完十分七八所欠者窮苦貧民耳

蕭追呼之苦而飽奸差之腹不如出款以彰浩蕩之仁 藩從之 以柯鵬任右

鎮事

閏十一月 藩駕駐湖陽傳令各鎮官兵東裝行李聽令在船南下勤王時施即兄  
弟俱握兵權每有投卷之狀動多倚兵凌人各鎮俱受下風惟於勤陳斌每與之抗  
曰彼恃兵力吾兵足與敵若彼手段雖兄弟吾用隻手操綱之即知之亦讓之但每  
懇于 藩斌有戒心至是率兵而逃審於一粟陳所逃錄 藩心念之

十二月 藩駕抵湖陽與定國公議曰有不自 行在來二酋已下廣州即到廣省  
先復惠潮矣又却寧新清此處終非久居叔父皆回中左居守任統兵下勤王  
為兩利定國曰任有此舉社稷靈貺實式憑之我當駕回中左協防也

二十日 藩令 檄勳為勳之曰奉旨勤王不

遲留城中吾自有 等 縣堂翼風率民壯守

二十一日 藩師自遠濠開駕約定國公至南灣會師

後勤於陳斌入湖陽城鎮守虜至歸之

黃海如不遠濠欲謀叛敗露 藩令洪習山賜之死

五年辛卯正月初四日 藩駕至南灣鎮守南灣地方忠勇侯陳豹見告曰

藩王統帥勤王先帝在天之靈實察之但聞二酋已破廣州杜永和入瓊南矣此  
去或恐不過而中左根本亦難捨也不如將此南灣地方聽 藩王駐節居中調度  
約願前驅督同各鎮南下詣會王師以有信請 藩親行未晚也 藩曰爾固執志

若家世受先帝厚恩捐軀難報今有旨吊師雖越山逾海義起赴豈假謀反身



身爾當督固地方中左有急駛赴援防可也約知

落意已堅從之 左先鋒施即入兵口勅王臣于股分但即昨夜一喜似大不利乞

落主恩之落知來意心合許之遂令將左先鋒印弁兵將令到將蘇茂官轄其後營

萬禮昂入我旗親隨協將 定國公運鎮將蕭拱洪沈奇等願効忠勤王

落納之以蕭拱洪為中衛鎮沈奇後為鎮南右鎮張同南下監督張英為正中

二十七日 落駕開發南灣 定國公忠振伯沈奇帶陳璵鄭文星等俱回中左

二月 落駕至白沙湖 二十五日卯時傳令開駕遇風報大作各船難駛俱折

益州港惟 本落正副坐駕風大狂濤不得無恙生帆溜下管正中軍船內司部督

蔡進福副中軍部 落一志氣 驚一魄適至某巽風浪愈大桅門從折

驚危蔡進福駕舟

落破浪過舟施舉船隨飄離浪大不見山巔收泊姑駕出外洋載載夜分風雨益烈

幾覆若次其船械上器物一盡浮水船中百餘人惶惶無地直至鴉鳴空寂而散

浪頌恬

落起視呼進福曰此遭頗險今無虞矣未知副坐駕何如船中多錢糧毋藉也福曰

此番若非 落主忠義天地呵護亦難保全矣今船中尚存水糧俱失無可待炊其

副坐駕桅門搖折再用一門不則棄桅幸賴帆順溜施舉峯凡人素善慣海船務的

保無事也迨天亮只有坐駕一船這山欲駛遂令進福駛下尋踪跡船中無水

才收

落亦各議二營至申時方近山尋見我船而副坐駕亦來見

落喜甚查問當時在船同險何員後從調樓大勝戶科楊英工科范試實司張恢

等俱在船與焉 班回日陸蔡進福為水師內司鎮 沈奇為水師後鎮

三月初十日 落駕至大星所有廣東烏尾船數十隻在港伏兵營岸懸旗唐兵同

百姓來迎 落怒傳令札營攻打所城今左援勤施顯孫水奪船各官兵陸續攻城

今備將葉相率轄下往僻處伏截惠州援唐分撥已定時為禮欲建奇功論轄下曰

患唐必大隊來援

落只令我三百人伏截視吾手段問土民稱唐路只有龍盤徑最為險要唐諒我未

知地利不敢難法 代待其過也爾等從中截擊一平近前一截

後彼首尾不能相顧可盡殲也唐果由龍盤徑而來被其截殺無遺

十五日傳令攻城黃山等擇去攻城一鼓而下城中未戰令戶科楊英分派官船運載

是月福省偽撫張學聖令某房馬得光漳唐王邦俊合師屯中左今澄濟伯撥給

黃澄濟以太師在京無素從之

十四日唐過中左前衛鎮既引後衛鎮何德等水師不敵而芝亮亦適

太夫人同 世藩素其輜重只携祖宗神主登舟 定國公師亦至中左分發水師

犯截五通高峙等處自以大船泊守神前港今小哨巡截未幾忽候馳報

本落班回勤戒 時在先鋒施即率隊陳鄭文星等數十人與唐戰殺敗之追至城下

二十二日定國公遣都督鄭德同援勤後鎮中軍翼將周全斌船到大星報稱三月



十四日偽部院張學聖令東虜將馬得光澤虜將王和俊擊破中左水師前鎮阮引復街鎮何德等逃敵不支俱出洛河百姓望救定國公特差等拋海前來請落主班師 本藩諭曰奉旨勤王今中左既破顧之何益三尺天顏豈可半途而廢國難未報還顧家為時三軍知之哭聲遍聞諸鎮亦來勸駕回轉謂三軍各懷家屬脫中亦是可虞

落無奈姑而向拜曰臣冒涉滄海遠逆天顏以佐恢復不意中左失守將士思歸朕中難禁非臣不忠勢使然也揮淚痛哭三軍哀慟又諭諸將曰班回救虜須足糧先就速取糧滿候風開駕何如諸將曰可

二十五日 落令班師開駕是日自辰發各船開洋直溜下線安渡江程

落姑同歸駕回

四月初一日 落駕到中左泊五燕虜已於數日前扶定國公以太師故令渡過江矣

落聞之不勝髮指引刃自斷其髮誓必殺虜又傳令不許差克及定國與諸親

曰渡虜來者澄濟叔渡虜否定國曰葉城與虜者差克功叔家門為難與虜何干

定國公致書差人請 落入城不從且諭差勇曰定國公與虜通好請我似無好意

回報定國謂不殺虜無相見也定國亦知渡虜之失 落意難合已移屯白沙因

再與一書曰馬虜之歸蓋以吾兄身在於清重以母命授予不然我亦何意何心也

任有疑吾之言不亦錯乎是日往白沙

初十日 落移駕虎門港札營總行召諸鎮集議失守以罪先賞花紅銀二百

###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西加二級轄下陳勳等一百兩即以中左已失虜又生還解不受

落曰虜先渡海水陸失守該鎮假回開員目擊虜氣身率數十人與虜對敵追逼城下使蓋登水陸諸人如是虜無獲遂矣功而不賞罰於何施

吊鄭芝莞至責曰吾南下時未敢以地方城池付汝是汝自請水陸燈鎮付汝提調有失依軍令今有何說竟歸罪阮引 落曰水師未敗而汝先撤物身在船矣三令推出斬之諸將跪告不得竟狗軍中次日阮引乘舟何德烟責一百二十棍革職殺其副將楊昇蓋登免罪

陞協將萬禮為前街鎮 援勦右鎮副將陳朝為後街鎮

命忠振伯官理中左地方事一應兵糧船器釋

落移師後埔札營標總施即不從請放削髮為不先

燕代將意班四日心復歸營也至是 落不與又拔其原副將萬禮為鎮已令

任即有恆色因答請為僧以揣 落意 落諭令再募兵許授前鋒鎮即不報

削髮不赴見

落心即之一日家丁與右先鋒黃廷兵爭競小故即徑率數猛直至黃廷行營

并碎其家器廷恐避之密答 落遣黃山全黃惟談論之竟面從心遂即有親兵

德赴

落求拔親隨 落與之即探知即出令箭持曾德拿回立斬之

落即之尤未發諭其弟頭勸告之曰 落無能作傷恩事也即益無忌



時官兵扎後院埔之糧集諸鎮議曰中左積未數十萬故海邊賊戢去今官兵之糧當取之海邊

頃定殺屠大敵中敵賞格 初設前鋒營 設督陣官

五月初四日 藩督大師掠永安崇武二城所獲頗多而回 施和志等領露蓋與弟頭無忌

二十日傳令在船聽令出軍各鎮分船提調以黃山提調後勒左鎮施顯令宣令康達持令箭催施顯赴提調南嶼出軍機宜顯至船黃山傳令在官網縛幽之昭令

又令右先鋒黃先固厚拿施印令親隨曹昌圍拿施印父大宜并家屬施印交忠定伯林習山霸船中山令副將吳芳者之一日有人

吳芳不疑即與登岸至僻靜處將吳芳同押人劫 越日渡海投之不得

藩怒習山計欲殺之未果殺吳芳妻子二人令芳眾尋越日於大宜於市殺施顯於曾厝港

陸戎旗中協林勝為援勒左鎮

二十二日 藩督師海澄磁灶地方漳總鎮王和俊率海澄馬步兵于二十六日亦來札送磁灶對壘 藩諭諸將曰欲高進取先從漳東起手此番殺他一陣則

漳虜攝服集兵裕物恢復有基 漳等越之眾俱曰然于是隨撥戎旗鎮伏磁灶山坑而援勒右鎮黃山伏坑北左先鋒蘇茂援勒左鎮林勝伏磁灶社內令親丁鎮

其揮前衛鎮萬禮右衛鎮柯鵬計接迎敵

二十七日王和俊兼由社前大以東左先鋒等即迎敵交鋒虜勢已却繼而親丁前衛等鎮繼進虜則潰敗不敢被蘇茂林勝等殺奪 并殺傷遍野獲其馬匹輜重而回

六月初二日隨四中左陞賞蘇茂林勝二鎮為首功其揮中兵為副功萬禮柯鵬官兵為又副功昭中敵賞 外仍行五軍張英持督陣官素進池仕紳張銘依首副功賞銀加級

是月舊將黃興來歸授中權鎮舊將黃梧與歸賞銀二百兩撥入中權鎮為副將初設五營陞戎旗前協陳休為禮武營後協藍計

信武營援勒左下副將吳豪為仁武營北將吳新為義武營 拔監督陳六御為北鎮管理北兵騎射事

七月劉五店弄石潭地棍陳春等多給虜船在海截殺我舟 藩遣援勒右黃山提調前衛鎮萬禮北鎮陳六御中權鎮黃興等追捕陳春等逃走追至小崎駕坐其船數十隻殺掠甚多同安唐馬直追來援勒萬禮陳六御等分遣埋伏誘至龍窟與戰盡被我兵伏殺無遺

八月再設五營陞中權鎮左營黃梧為美兵營舊將王世珍為遊兵營戎旗正總班楊姐為奇兵營賜名祖林文燈六人 兵營陳煥為正兵營 委陳啟政局督造軍器藤牌戰被火箭火筒火礮等項



定國送轄將沈明未見授獲衛左鎮沈奇為右鎮陳冠為後勁鎮

九月 本藩督師 地方王和俊同援虜陳尚智復集馬兵數千步兵數

千同援虜陳尚智來札錢山與我師對壘列陣 藩聞集諸鎮議曰王和俊使何可

見陳尚智無名小將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若又來對某等為地心 守為抄後截

擊某等為勁敵俱各費勇齊擊殺其片甲不回勝此一著則潭虜膽破撥守不暇浦

詔和等已可指掌而 矣諸將奮曰此者我等盡欲得功虜必無生面矣

二十五日虜列大隊直逼我營壘 本藩令迎擊我鎮三 勳左林勝并

燕茂等先搗其鋒即被我師截殺次則親丁鎮前衛援勳右等鎮繼殺其後虜狼奔

逃竄殺死不計我兵直追至龍井方回所獲馬三軍 亦不計屍骸野王和

陳尚智奪路而走僅以身免時潭府道關開門下進城 藩遣王和俊

降其部下將卒數百人隨傳令班師

十月班師回中左路京霞帳寨札營伏兵取蔬薪被寨民逐 鎮以告

藩曰小民無知論之我師殺虜非殺民也道論仍違不遜 藩怒令破其寨頑民

險拒敵自辰至巳我兵殺傷甚多 藩益怒督攻打于是陳瑞李長等督登壇

殺其寨首餘將繼進遂破其寨勳殺無遺 藩駕回中左陞賞勳 以官兵始大

敵賞格而行

親隨營李長疾退以黃昌為我軍隨營

十一月潭虜王和俊二次被我師殺敗馳報陽院求師援防遂遣偽將楊名卓帶馬

步數千入援

藩集諸將議曰名卓未知我手段以然輕敵我須畧地取糧誘其來戰先須占據險

要迎殺爾等此番用力殲擊勝此一著則援虜計窮清泉不攻自下矣懋功懋賞

本藩斷不爾斬如不用命首級無赦 本藩躬親督戰目睹難掩 尚俱曰

議出師地方 藩遂督師繇九都營岸進札小盈嶺待敵同諸將相度地利分派札

伏撥援勳右鎮黃山督正兵營陳棟等以鶴鳥山下令右先鋒黃廷督左衛鎮康明

等札東運嶺下拒截宋虜

本藩率我鎮鎮札嶺上其餘左先鋒援勳右鎮等官兵札西運嶺下另遣親丁鎮

軍揮督中衛鎮蕭拱辰遊兵營吳世珍奇兵 且守越嶺山嶺之兵

四股兵馬分遣已定是日名卓分三股而進

山嶺嶺山未抄我陣後元

一股來衝正兵營

藩令未准出戰至三股齊犯遂揮我鎮鎮計同援勳左鎮等各 兵迎擊中股援勳

右鎮等擊左左先鋒等擊右我兵奮勇冒矢衝進虜遂少却 本藩馳

益力諸將無不鼓奮虜遂不支被我殺戶 遂連擒殺不計其數山未抄陣 營中

衝鎮遊兵營槍先過敵被其逐退不支奇兵營楊祖率兵赴戰殺虜甚當祖身

箭尚奮勇殺虜將一員至親丁鎮甘輝趕至遂同中衛遊兵奮進虜即潰敗亦被

我兵追殺不計遂合兵一處直上而屠巷而回名卓僅身免

藩令班師回至中左始大敵陞賞以楊祖為首功甘輝援勳左右正 元降等為



次功祖掛服戎印賜蟒玉改奇兵營為奇兵鎮中衛鎮遊兵營降  
十二月舊將陳克策先投虜楊世德防守澤浦縣遣人密叩納浦事宜  
藩約日許之

十五日 藩督師至舊鎮港登岸叩枝駝至城下圍克策獻城納降令戎旗  
守將楊世德驚懼自刎投入河戎旗三正 班黃安救活之解見 本藩 念諭之  
加其忠令醫治并護其家眷授大監督職知縣范進貴偽印赴軍門降諭 以厚待之  
委奉軍舉人林其昌蒞鎮事委張英同潘庚鍾追虜帥助餉也 陳克策領軍南叩  
營護衛前鎮炮舊鎮守澤浦  
遣石先鋒黃廷督護衛左右鎮等巡復詔安

巡復平和縣俱各次第報平  
二十四日 藩督師綠陸回中左 左衛 康 以充告閣拔副將楊琦任左衛鎮事  
二十九日海澄虜守將蘇文興寇遣中軍胡安然叩見約開城納降以王次為贊  
藩許之賜安然金五錠以八寶還帶賜復之約日進兵  
定西侯張名振平夷侯崔周之英義伯阮殿等俱來歸以名振管水師前下 崔之官  
水師後軍阮殿為水師前鎮

六年壬辰正月初二日 藩督師揚帆進入海澄港原港內水淺大船難以進港  
是日潮水漲起數尺 藩坐駕直入泊中權閣下澄人驚謂從古未有真水堅可渡  
之符也赫文與開城率將士詣軍前納誠隨賞將領官兵銀壹萬兩 與五十兩

搜前鋒鎮賜掛破虜將軍印蟒玉其奉募毛恒弁將領各陞拔有差 軍者督張  
英督兵鎮守奉軍黃維環掌印隨增築城池為關中河內令赫總鎮弁將領四中  
左安梓家奉屬兵出征

初十日 藩督師進入江東連各鎮官兵攻長泰縣  
十七日至溪西地方漳援虜馬步數千來迎戰通親丁鎮軍輝率禮武營八隊等戰  
數合我兵未集眾寡不敵少却軍輝奮身臨陣身中二箭陳傑繼進被傷四箭時大  
督陣王孔廉督官兵奮勇前進迎却即斬親丁鎮副將歐斌等 以直衛軍陣殺死馬  
將二員虜隨濟濟我兵趕殺虜溺水死者 計以數而四時親丁鎮前鋒營將陳震  
總班曾猛退却登時陣前示

二十三日援虜數千再至被戎旗鎮王秀奇等擊  
本藩札營泰邑東門石高山製造雲梯攻之 其令各鎮圍困數匝攻打數次城堅  
未易遽拔  
義師兵卸職方司主事陳韻率兵丁數千來附 藩委用之令隸入前軍定西侯張  
名振管轄  
二月初二日 藩令攻城遊兵營吳世珍奮勇登城被炮擊下身死以黃元為遊兵營  
遂傳令攻城為下以計取之遂成旗鎮移鎮北門高埠巖地地道通城令神器營何  
明運善火器洪善用地雷擊破開關半月方達城

三月初四日報偽院陳金督馬步數萬來援到同安住札



本藩傳令地雷即發城崩則進城以殺援虜如未達城則移出江外路迎敵  
初七早地雷發不及城而止 是日遂移師札江東山

是年漳浦詔安海澄平和俱克復及因圍長泰虜亦撤召潮汀兩路馬兵并集

水師建國叛將蔡興章雲飛等及陳金親督來援 本藩隨遣護衛左右鎮沈明沈

奇等七札詔安拒潮援虜遣總督中權鎮黃興督護衛前陳克策英兵營黃梧等屯

札南靖平和拒汀援虜遣總督前鎮黃大振同平夷侯閩安侯等轄將拒泉漳章雲

飛水師又遣北鎮陳六御督信武營陳澤守海澄 本藩自統八師屯札江東待敵

初八日落同各鎮相度地利視其迎敵援險設伏之虛即傳令曰東北大山下係

道漳大路當先據其險不可致令敵札據高山下左右先鋒黃廷督左衛鎮楊琦等

兵鎮楊祖等札空亭山頂多樹旗幟伏精兵於山傍待敵另選戎旗內壯勇衝鋒三

百人埋伏虎渡橋南北與楊琦等為應援將角以絕漳城之 東南一帶山埭堪戰

之地爾左先鋒蘇茂伏札東尾寨內外爾親丁鎮其輝督禮武營隊係等札當頭壘

敵道之衝次爾援勤左鎮林勝接之又次爾前衛鎮馬禮并正兵營陳棟接之戎旗

中軍營則札各營之中繼連援勤後右衛中衛等鎮接其右勢如常山之蛇擊首尾

應擊中則首尾俱應又爾前鋒鎮赫文與統馬兵十餘伏中軍營前樹林以為各路

衝定應援又爾援勤右鎮董 望伏深青橋鴻漸尾一帶截其歸路時中軍各營前

附山後背 傳令各船放出無得隻留胆怯者思退走亦准陰背水陣法也又傳

各營盤中望瞭望極高表大勝官帶火號三枝塔者中軍營第一號 號起是虜出

兵各穿帶衣甲軍器粘貼立木柵邊第二枝火號起係虜逼近鳴金貼立木

柵邊寨內以逆待營挫其銳鋒侯第三枝火號起即齊擁殺敵頭壘用大筒火箭神

機銃器次疊用牌被鎗刀又 令曰此番殺虜始大敵賞罰格副將以下退却者許

督陣監營登場示統領總鎮登時酬解軍前示調遣志札已定虜陳金初十日

未擇營於對面之牛蹄山相拒有五里我師已占得地利矣至十三午盡率馬步

東南山埭而未見頭壘各營寂然不動未敢逼進直至正兵營中即近砍斬木柵

本藩即發第三枝火號各營蜂擁而出虜遂分路迎敵未分勝負 本藩親督戎旗

鎮官兵勇向而進虜始少却禮武陳策親丁鎮其輝右先鋒黃廷并前林勝等首

尾兵將奮前大圍而赫文與又督馬步搦其中虜遂披靡退敗我兵追至牛蹄山老

營各鎮齊集一盡逆賊積屍遍野陳金盡棄其衣甲輜重奔命而走至夜分又被黃

山伏兵追殺陳金僅以身免此一敵也虜全軍覆沒獲衣甲輜重不計

本藩隨始大敵陞賞有差以禮武鎮陳棟其輝黃廷黃山等為功陞才先鋒黃廷

為提督前其輝為提督中黃山為提督右以副將廖敬官右先鋒鎮歐斌管親丁鎮

余新署援勤右鎮正兵營陞為正兵鎮

偽陳金敗兵大將不敢進入同安札營城外被家丁李進宗等刺死進宗等未歸初

罷用之後況進宗於水以背 也

十三日我師既敗陳金是夜長泰守將并縣官聞知棄城而逃百姓迎請鎮守

藩委泰軍馮舉人知縣 或衛右沈奇駐札防守



四月 藩督師進攻漳

是月兵衆雲集問說 十八宿營宿戴捷元宿林德氏宿鄭榮房宿周全斌心宿周騰尾宿楊正寔宿鄭之星 宿林功牛宿謝對女宿蔡科宿洪承龍宿賴策室宿唐應宿唐邦杰宿宿華章宿杜輝柳宿姚國春并宿陳習山進攻漳州守將王邦俊攔城固守上下請援

本藩隨分兵重圍數匝困之遣仁武營吳豪義武營楊朝棟專札西門營盤堵禦以前街鎮萬禮禮武鎮陳休尾宿營楊正為應援另撥戎鎮鎮三身提調兼應援西門有失則罪王秀奇護衛左鎮沈明王兵營陳燠親丁鎮歐斌專札北門營盤堵禦以左街鎮楊琦右街李柯賜元宿營林德為應援另撥提督前黃廷為提調兼應援

北門有失則罪黃廷 護衛前鎮陳克策角宿營戴捷專札東門營盤堵禦以援勤左林勝中街鎮蕭拱辰後街鎮陳朝心宿營周騰為應援以提督右黃山提調兼應援東門有失則罪黃山其南門專札營盤以遊兵營黃元札新橋頭後街鎮陳魁札舊橋頭信武營陳澤二武營蓋仍為應援另撥北鎮陳六御提調兼應援南門有失則罪六御又撥及宿營鄭榮柳宿營姚國春專札八角樓營盤堵禦以英兵營黃梧為應援 張名振為提調八角亭有失則罪名振奇兵鎮楊祖後勳後蓋登房宿營周全斌專札東撤一其北路堵禦援兵以中權鎮黃興提調兼應援大路有失則罪黃興另撥親隨營李長提督前黃廷提督中其輝鐵騎鎮劉有才宿營杜輝兼各處應援遊兵

本藩駐札南院調遣其餘各鎮分守漳浦海澄詔安長泰平和南靖等縣

五月虜援兵金衢馬至漳隨會王邦俊督兵餘東門進戰 本藩隨撥房宿營周全斌撥勳後蓋登伏東撤左 宿營謝對援勳右余新伏右遣大師七札市尾兩邊待敵片 以而進 本藩督令戎鎮鎮親隨營黃昌前投營中提督等勇殺進而房宿牛宿西邊衝擊虜隨敗走擒其副將金鳳殺獲甚多後退守城中不敢復出藩論功陞賞各有差傳令各營營盤圍困其營盤外開河溝一丈虎角一重木柵一重木柵內則置蓮條每蓮條三個隔一位設一銅百子銃另築短牆如城一樣困守之北北將王有才所畫遺傳各營如 而行以為久困之計虜援絕不敢出戰仍堅閉固守

是月前軍定西侯後 振議就鎮門築水灌漳城緣工力浩大木滿難防素之漳平縣虜守將唐彪來見 彪身大數寸力過人因副將蔡勳引見

藩糧取之授室宿營令回札茶坊招募克復上游 陳金枝收金衢馬等來援亦被殺退漳圍未改遂集舟師數百隻來犯中左攻吾所必救以改漳圍 藩令一鎮陳輝為總督率右軍開安侯後軍 崔之左軍輔明侯前鎮阮 鎮施崇等水師百餘號往迎之遇敵於崇武 虜舟據上流順風併下我師少却至流退風轉陣 軍令街華周瑞同施崇二生駕揚帆衝入虜陣奮擊虜不敢當避而各船湧進協擊虜遂被壓退走虜錄崇武登岸而逃奪其大船十餘隻 而回





六月 藩駕如涪州青興灣實到水師官兵傳令漳城圍困將領加謹



致殊

虞當右軍周瑞後鎮施舉首功殺其退却副將四員傳令昭舊防守東港虜船自是

虜船再出來犯被戎舟師 免焚其舟并殺其副將餘是虜水師不敢復逞

親丁鎮 以故以即廷為親丁鎮

七月 藩督師圍困漳州時城中之糧至食人肉百姓多餓死王和俊等逃蕩騎欲

衝出寨中取封糧未被戎官兵伏殺無回唐聞知不敢再出堅守饑餓待援

八月 藩督師圍困漳州時糧未盡盡百姓餓死過半虜兵有至食草充饑者有逃

出降者俱稱欲奪路共逃亦有欲降者 藩傳令攻城撤去西北兩門營寨住兵

環攻東而聽其夜遁半路截殺虜偵知亦不敢遁口待餓守

九月十八日報金固山驍統浙直蕩漢馬騎萬匹大虜星夜入援至東駐札

本藩集諸將謀曰攻城未下援兵已至解圍軍于江東以待之如殺陳金一樣

則漳城亦如長泰不攻自下矣諸將曰可時金固山聞警江東履無不敢直進魚程

錄長泰小路

藩偵知隨于二十六日解圍釋札古縣地方據險以待亦于是日進城

藩下營 高埠左邊撥中提督其輝統親丁鎮郭 左援前街中街等鎮札

于山頂伏松栢林內右邊 右提督黃山統右提督余新右街鎮柯鵬護衛右洪承

寵禮武鎮陳休等陣于田中作頭堂以後街鎮護衛左不街等為應援撥前提督黃

廷舒右先鋒參戰元宿營林德等往來馳援右邊撥前鋒鎮赫文與馬騎就中馳擊

應援左邊

本藩自督戎鎮馳援左右基布已定金固山連率城守并援兵萬餘騎前來對敵

十月初一日虜札營對面我營伍星布甚密未敢輕進至初三早西北風威發占

擴風上逆分一旋而先以一股衝我左邊中提督軍兵 戰約數合勝負未分繼

而我林內兵抄斷其後合兵逼進虜遂被我兵逐死死者過半餘者敗回作一

堆齊擁直衝我右邊右提督揮兵投戰我軍用大箭大炮神器齊發一時西風猛烈火

烟被風打回對面昏黑遮不見人虜遂乘烟突衝我兵不能相顧潰散而走

藩親督戎隊等繼進已無及矣虜遂逃野近來我兵且戰且退 藩駕隨回札海澄

是晚查點不見右提督黃山禮武鎮陳休右先鋒參戰親丁鎮郭廷護衛右鎮洪承

寵等四已戰沒陣中矣

藩集諸將議治長師之誰盡殺之其輝言曰此書非人力不齊特士不用命乃及風

所悞天時不順地利失據以至敗回亦天未厭亂也 藩默思良久曰爾言固是但

我見陣中旗幟未接即退者此等不做持何以治兵於是定元宿營林德先退勇示

狗軍中右街鎮柯鵬細責刺職

另議優 藩領軍春并令禮官議禮迎入忠臣廟祭

藩駕擬回中左派撥屯守海澄通行前鋒鎮赫文與提調房宿營周全斌智武營蓋

竹防守東門義武營楊朝棟提調北鎮中協唐邦杰柳宿營統團恭茂宿營鄭榮防

守南門應援又以提調復監營中權鎮黃興協守西北門以副將蔡勤同謝子連



協禦西門小水門城內幕布已密又撥都督王明駕統船為首程提督中鎮為二程  
防守為礮水師撥撥勤左鎮林勝親隨營黃昌為二程撥勤前鎮為三程仁武營吳  
豪為四程防守中洲水師胡遠已定隨率鎮將四中左并調遣南北征勤 令馮工  
官吊氏人曾...

十一月 落駕駐中左 陸義武營楊朝棟為右街鎮 街鎮副將陳鵬為義武營  
其二十八宿營督撥歸鎮親丁鎮不設右先鋒禮武等鎮候員另補

道中權鎮黃興為正提調前街鎮萬禮為副提調率撥勤右余新護衛前陳克策鎮  
衛右沈明英兵營黃梧為旗一營王怡三營陳端恆撫唐若驥等往詔安九甲平和  
等處畧地措糧 吳人秦王孫可望移檄會師安西...

有德遣使會師 落道勅用官李景往廣西約師會...

十二月 落駕駐中左 知海澄縣事參軍黃維景失職不謹遠繫羈留寺正中軍  
都督張英理縣事 虜偵知黃興等駐師平和遂遣三大人帶馬步數十前往追逐  
一枝逐至大小塔地方正提調黃興等據險迎敵虜不知地利被我師用伏擊殺退  
敗而走一枝連至松柏坑被副提調萬禮據險設伏擒虜死盡虜遂奔回

七年庚子正 落駕駐中左 漳虜大隊到石碼鎮被我官兵逐殺之盡焚民居  
店舍奔回 落令中軍張英招掠安集如故 太師平國公差周體武至自燕京傳  
清朝欲求議和令落議就之

落差李德春書稟復 太師言見南下款年已作方外之人張學聖無故擅發人難

之端見不得不應今騎虎難下兵集難散云云

二月 落駕駐中左 中權鎮黃興等率眾自詔安回 落召集責之曰未聞帥令  
擅自歸回是欲何為問誰為唱首眾俱以王怡若驥對王怡令推出斬之若驥細責  
率眾以引...

三月 落駕駐中左 遣前軍定西侯等水師恢復浙直先時定西侯曰名振生長  
江南將兵數十年今虜各處兵持多係舊屬全皆既併力於閩勢必空虛浙直我  
以百艘乘此長風破浪直入長江號召舊時手足攻城掠野因時制宜搗其心腹虜  
無暇南顧 落主得以恢復閩省會師浙直可指日待也 落從而遣之并遣忠請  
伯陳輝中權鎮黃興與衛右鎮沈奇禮武鎮林順...

入長江

四月報回山全驅吊集水陸官兵船隻欲寇海澄中左即遣左軍輔明侯材密石軍  
周瑞復軍周在之前鎮阮駿撥勤前鎮黃大振等督率官兵船隻前往堵禦虜船後  
遇颶風鋪明侯林察船深入興化港被虜物禁於獄至鄭賈來議和出之

十八日報虜吊集十餘民夫二萬糧運攻城器根于是一日同馬步數萬出城駐札教  
場幸犯河...

二十八日虜札營祖山頭 後街鎮陳朝病故以素章管理後街鎮事

五月 落駕到海澄令王中軍張英惟督守城民夫器根撥北鎮陳六御督義武營  
仁武營守武營防守縣內撥撥勤左林勝堵禦南門外橋頭撥左先鋒鎮守。



外敵廟前撥獲衛左鎮沈明守中權關撥正兵身兵等鎮守土城九都城撥前鋒鎮  
赫又與我鎮鎮王秀奇護衛前鎮陳克策守禦鎮連寨前衛鎮萬禮幫守鎮連寨外  
撥前提督黃廷中提督其輝札守關帝廟前木柵連接鎮連寨

本藩札楊公總行討賊

又令水師楊植泰新等駕船擊其營房移炮擊我水師楊植泰擊死

初四日全回山率馬步數萬札營媽官前離我營半里之地 藩令我師擊其營房  
是晚即逼營安邊條大小銃炮數百號日夜連擊無瞬息間斷打透我營中官兵多  
被擊傷而死王遠條木柵多被打破崩壞 藩傳令立刻修築完固至初五午諸將  
請令曰房炮連續不絕邊條多被擊碎無可容身各官兵俱願出決一戰不計生受

其擊 藩問誰敢領頭登衝擊後勁鎮陳冠後衝鎮章等向前願領于是進人諸  
鎮各選精甲數百名合力乘炮烟衝進房見我兵出營炮銃齊發我兵又多受傷後  
衝鎮章被銃打死後勁鎮陳冠右腿擊折

藩令收軍而退只得固守 拔周全斌署理後衝鎮事務正管理後勁鎮事務禮章  
章陳冠擊回中左調治 房連擊兩日夜我營壘整而又壞官兵無可殲立損傷者  
多兵符官由傷者各守志 藩頗聞之

初六早 藩見營壘難堪官兵面而驚惶遂喚旗鼓張光啓往各營傳令光啓不敢  
往再喚宣令房連進曰可往退傳大小將領官兵此城不守尚高恢復再遲早晚本  
藩有計殺房令其片甲不回如有不敵守者即報名來聽其回去本藩于此土生死

以之決無抽回之理也時泰軍馮舉人泰贊營中亦言雖死無可去之理恐將領  
未喻

藩意耳于是再諭泰軍曰爾為我持此招討之印通諭軍中朝廷以此界我我惟有  
効死勿云而爾等將領有能率眾得功者願以此題讓于是泰軍持印傳諭軍中無  
不感奮諸將齊到請令 藩勞以酒其提督對眾激言曰古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  
此丹心昭汗青此番竭力以守倘有不測亦死得其所王秀奇等合聲齊應曰此城  
是大家今日死志營也

藩壯兵志令入敵飲 藩遂率諸將上敵臺觀敵諸將告以銃炮繁多不可來危  
藩曰死生有命在之 我何于是上臺指藩觀視房見之知其圍姓移炮向擊

盡天向射時典膳從後持戰被向護中提督擠 藩下臺急聲炮響中擊  
落座此一險也又斬鎮連寨新築邊條擊碎崩壞平地

藩令各掘地窩藏身隨諭諸將傳令曰房吊許多精銳只攻此木柵邊條數日夜用  
過煩炮不知幾千過今雖如此平地未敢逼戰者一則知我手段二則意我必退回  
中左昨偵探來報房營中火藥錢糧不繼盡在早晚一決我諒今晚必大擊一番明  
早黎明必停 其決一戰如不勝必退走矣房之伎倆在吾掌中料之審矣爾等須  
論將領明早的來臨營彼若欲過河時必用空炮助其聲勢愚我耳目斷無自擊之  
理爾等須噴隊站立各執大刀大斧如犯上房去不准追逐候房奔過河壘墮定時  
用大攻齊發一盡焚去方准得力殺出進前重賞退後立新各依軍令軍法而行可



也于是令諸將各回營隨令戎裝神器焚何明率洪善等將所有大藥就夜分時一  
盡埋伏河溝遠其藥心相結如地道埋藏法候令而發虜果於初六晚砲火擊連  
夜頃刻不絕營壘一連盡如平地官兵多聞藏地窖中不傷其所埋大藥亦無防碍  
至五鼓虜果引炮伴營逼進先用民夫扛運過河車頭疊用漢兵二疊俱滿兵湧  
逼直進我兵死敵用大斧砍下三退三進殺傷相當時戎裝鎮內班將蔡文王朋中  
提督班拉鄭仁李昂前提督下賴使楊正前鋒鎮下蕭自啓等費勇百倍砍殺尤多  
虜見勢敵率三疊滿將蜂擁進盡過河溝夫如雨下人難站立我兵站生死拒時  
天昏亮時見虜果過河 落令發起地炮一連將在過河之虜一盡燒死奔填河內  
盡皆盡滿遂令我兵一擁衝出其未過河殘虜狼奔而走擒獲無遺固山隨心民夫  
運炮走回此一敵也死中得生何意背水之戰非本落善戰觀督不至是也

十二日 落駕田中左到教場設宴昭大敵格論功陞賞 先時署海澄縣秦軍舉  
人黃維環因失地方事不理連督至是聲罪與特誅之 陞賞中提督甘輝前提督  
黃廷前鋒鎮赫文與前街鎮萬禮戎旗鎮王秀奇等為首勦擬題伯爵秦軍馮舉人  
運籌決勝題授監軍御史 陞蔡文王朋鄭仁謝任賴使蕭自啓等起授都督金事  
餘各昭級陞賞有差

是月行在遣兵部萬年英齋勅冊封 落廷平王 制曰克復英倫首重君臣之義  
有功世道在嚴夷夏之防蓋天地之常京實邦家之良翰爾津國公賜姓忠猷愷擊  
壯畧沉雄方聞浙之飛塵痛長汀之鳴鑼登舟瀝滄海以同仇嗜臂盟心謝辰

皆於異域而乃戈船浪泊轉戰十年蠟表與元間行萬里絕燕山之偽欺覆虎穴之  
名首作砥柱於東南繫遺民以弁冕弘勳有奕昔節彌貞惟移志以作者斯為大孝  
蓋志家而許國乃克承家銘具金石之誠式重河山之誓是用錫以冊封為廷平王  
其夫志服朕砥脩茅戟丕建擊庭之業承胙土之麻尚敬之哉 落拜表辭不敢  
受 另遣監督張自新同萬兵部錄水赴行在回奏題叙海澄殺虜功次請勅各鎮  
勳爵後即勅封甘輝為崇明伯黃廷永安伯王秀奇慶都伯赫文與祥符伯萬禮連  
安伯馮秦軍監軍御史餘各陞級有差 另遣監督池仕紳齋表錄路詣行在并會  
平西等兵馬行軍事宜時晉王定國蜀王文秀俱有書來會師 落脩書答之  
津報金百奉旨班回 落集諸將議曰金首殺敗班回必有一書說話虜不足慮矣

我欲無門罪之師於潮揭一則使部尚久不敢據郡歸清二則賜汀逆寨屢獲糧  
應當掃平也諸將俱曰可隨以中提督甘輝督義武等營鎮守海澄縣以後街鎮周  
全斌督水師鎮守烏礁另委忠林伯鎮守中左總督策應戰守兵糧事宜撥水師右  
後軍前後鎮堵禦泉港

六月 落督舟師南下先攻鴨汀逆寨其寨築在田中四畔泥深只一路可行進攻  
未下一日

落集諸將在寨外樹下坐謀伐樹架銃攻打逆民移銃向擊忽一彈子中傷  
本落左脚指上受傷要度後醫愈亦一險也

落以兩田泥深攻打又難姑抽回入揚微助行糧舟移輪船尚久令其圍守城池不



可恃叛歸清尚久不報

七月 落駕駐揚陽門開徵輸行糧各寨樂輸

八月 落駕回中左 太師平國公差李德周繼武等齋手書到稱清朝欲賜地來

和欲差二大人齋海澄公即勅以一府地方安插又係劉清泰保認先差德等來探

可否回報然後方令詔使齋來 落曰清朝亦欲貽我手將計就計權措糧餉以裕

兵食也遂回稟與平國公今李德呈馳赴京回報稟云違侍膝下八年於茲矣但吾

父既不以兒為子兒亦不敢以子自居坐是問候潤絕即一字亦不相通總歸時勢

殊異以致骨肉懸隔蓋自古大義滅親從治命不從亂命兒初識字祇佩服春秋之

義自丙戌冬父駕入京時兒既等之熱而行之決矣思承嚴諭欲見移志作孝仍傳

清朝面諭有原係侯伯即與加銜等語夫既失信於吾父兒又安敢以父言為信耶

當貝勒入關之時父早已退避在家彼乃卑辭巧語迎請之使車馬不啻十往還甚

主喻父以三省王爵始謂一到省便可還家既又謂一入京便可出鎮今已數年矣

王爵且勿論出鎮且勿論即欲一過故里亦不可得彼言豈可信乎父在本朝豈非

堂堂一平國公哉即歸清朝豈在人後乎夫歸之最早者且然而況於最後者又可

咲者兒先遣王裕入京不過因有訛傳父信聊盡愚忠報繫之於獄備極筆楚人

一王裕亦做得甚事而大駭射影若足其他可知雖然兒於己丑歲亦已揚帆入粵

也田數畝矣不意乘見逃出妻妾干戈擊破我中左蹂躪我疆土皮剝我士民擄辱

我婦女掠我黃金九十餘萬珠寶數百鎰米粟數十萬斛其餘將士之財帛百姓之

錢穀何可勝計彼聞兒將回乞憐於四叔幸四叔姑存餘地得以假歸乃歸而又相

貳放策我將士痛念國耻家亡咸怒髮指冠是以有漳泉之師陳金之授首楊名卓

等之屢敗固自出爾反爾之害且不特此也異國之兵如日本東埔寨等諸夷兵且

晚早至亦敢行春秋大義夫信如父命及清論猶且兩難而以父所傳之論若此乃

抄到部院劉清泰所賣之勅若彼前後之言自相刺謬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

東西洋餉我所自生自殖者也進戰還守誰日餘裕其首以生者反而受制於人

乎且以開粵論之利害明甚何清朝莫有識者蓋開粵海遠也離京師數千餘里道

途阻遠人馬疲敝兼之水土不諳死亡殆盡兵寡則必難守兵多則勢必召集召集

則糧食必至於難支兵食不支則地方必不可守虛耗錢糧而事必不可守之士比

有害而無利者也如父在本朝時生鎮開粵山海寧謐朝廷不費一夫之勞餉兵之

外尚有解京朝廷享其利而百姓受其福此有利而無害者也清朝不能如本朝之

妙算而勞師遠商年年空費無益之資將何以善其後乎其或者將以三省之虛名

前喻父者今轉而喻兒兒非不信父言而實有難信父言者劉清泰果能承當實以

三省地方相界則山海無窮發之虞清朝無而顧之憂彼誠厚幸至於餉兵而外亦

當使清朝享其利不亦愈於勞師遠商空費帑金萬萬者乎况時下我兵數十萬勢

亦難散散之則各自嘯聚地方不寧聚之則師旅繁多日費巨萬若無省會地方錢

糧是真知前者喻父故智也父既誤於前兒豈復再誤乎兒在本朝亦既賜姓矣稱

藩夫人臣之位已極豈復有加者乎况兒功名之念素澹若復作馮婦更非本心此



可為智者道耳不然懸鳥有之空名蒙已然之實禍而人心思奮江南亦難久安也  
尚東遺李德貴東入京

閏八月 藩駕駐中左以和議故分遣各縣鎮統津派徵樂助兵餉道督餉都督  
黃愷追晉南地方餉二十萬

九月 藩駕駐中左道前提督黃廷就雲南地方徵米五萬石

時和議未就徵派四出偽院劉清泰聞知遺書 本藩曰從來一夫舉事必使功  
業有所歸身名無所累而後奮臂一往以求白于天下可也今今尊公以身体日月  
之傍令祖母年過耄耋之景更思海上有事以來冒費者何地之金錢運炭者何方  
之膏血足下英雄之安忠孝之性豈非一清之強強而冒青史之譏咫尺之飄搖而

釀赤族之禍也我如懼投戈為孤注何方以其子弟以輕徇疑起關為畏遠何妨請

命於桑土而守不佞以平生忠朴久見諒於聖明皆能為足下一一剖心以呼籲者

倘有言之不應不但非男子且無以質鬼神幸決裁鑒另書與定國公求相勸免書

云足下以韜畧起家燕勇報國素振海甸之威久著樓船之譽一俟維遼隔於山河

而實遠聞於異代丈夫功名事業如足下亦可為不負生平矣不佞章句寒才儂

員侍從一旦膺此開浙之任并拜招撫之諭責重心恭苦矣故東大兵未集魚程

入境意欲早定海上之事早報聖明之命以早結足下一門父子兄弟忠孝之局耳

前日令兄宅先生家報之後先以一函達令姪字字通春骨月之言亦字字今日時

勢之言也不意令姪即昧進止又涉誇浮蓋驕子之啼本不可聞之君父而荒唐之

說豈所以執論於從常足下身京軍旅之艱目極與亡之憂如此大事必伏老成乃  
特剖心相告幸亟呼令姪與部落族黨而喻之驕身島外既非英雄結局之場回首

京華終是天倫缺陷之恨况朝廷浩蕩周至之恩亦史書所未載往事所難避夫固  
山之兵露及於漳濱南至之師立馬于泉界有不能頃刻待者倘遲回以動群策之

疑頁固以激聖明之怒令兄前此之網罟其不佞後此之挽回俱付之東流而不可

問矣唯是足下于令姪以參差之屬羽而同風雨之鳩巢撫事或自不能掉臂而

為孤注若其不成又安能袖手而付之傍觀乎不若於今中搖搖未定時或力挽以

同歸或獨先以就議不佞與足下交道之始即勲業之終矣從來乘氣運者後從之

事也足下於此日之天時人事諒籌之久上燕矣至於措置一安之計元可以玉成

必竭綿力似一言之不應不但非男子披肝膈之舉且何以施面目 尼神於港

港之下耶幸足下裁鑒以決行止時候好音 定國公復書於清泰曰仰荷明命遠

辱大教新朝浩蕩之恩與老公祖優渥之愛閨門頓鐸如何可言第不佞病體

京年林箬久見諒於當道漁竿樵斧尚弗克負荷况軒冕之榮印若漫然溫草是安

論終於草莽矣向已數陳蕙詳遠使想往王涵至於令姪壯年志願足有為君父

命重周敢不遵第以數千萬之衆仰給於一府安頓不易嗚呼散塔憂彼時預越各持

誰任又體統事權之間舊例新思不無稍碍用是超超以為新朝實開誠布公而于

推心置腹以有未然其未敢拜揚成命出自其衷且揆之事勢亦不得不爾者老公

祖其別有以教之否



十月 藩駕駐中左遣中權鎮黃興前街鎮萬禮寺統領轄鎮進入龍巖地方徵餉二十萬

十一月 藩駕駐中左遣前鋒鎮赫文興北鎮陳六御右街楊朝棟等率轄鎮往惠安仙遊等地方徵餉三十萬

十二月 本藩親統戎旗等官兵巡到向安意安討叛逆頑寨而回

八年甲午正月 藩駕駐中左 太師平國公又差李德貴手書到稱清朝違鄭賈

二使責海澄公印并與泉漳湖四府聽我安插兵 月抄到省 本藩隨令副軍

掛頭義軍門印掌壽寧為正使典仗所鄭奇達為副使前往福省接待因太師不命

欲其忠孝兩全也與壽寧等論之曰謀和一事主事已定 頁爾等言及應對只是

禮節要做好不可失我朝體統應抗應以因時酌行不辱命可耳

二月初一日報壽寧到省二使令按察司道黃澍接待議相見禮澍曰今日內院大

人欽命天使爾等應行腳門恭謁寧曰今日俱兩國命使况掛印賜玉我朝戶

之理賓主抗禮足矣澍曰二使不肯澍又曰大人錄京至本省為爾 藩主撫

事而來爾表 藩令有主道高督宜少尼平曰本省屬之明朝則我為主若守清朝

今日我等至此耻為賓矣且和事出自清朝非我 藩主求之也二使欲先屈我是

無意于和我等回歸復命夫澍再曰二使稱不肯屈亦不敢強只令同回寧等回見

藩述抗禮事稱其能使

初六日隨帶奇兵鎮楊祖街鎮周全疏親隨營督督等兵馬前往安平札東山書

院與清使相見 次日二使將印勒交叔未開請是晚火賜宴次早二使欲回京復命乞示旨意

藩云兵馬繁多非數省不足安插和則高麗朝鮮有例在焉另發外國寶貝以贈之初十日二使回京復命 藩駕回中左

是月定西侯張名振忠靖伯等督師進入七江奪虜舟百餘隻兵四起歸附遣親

標營顧忠入天津焚奪運糧船百餘艘名振直至金山寺致祭先帝而回虜聞風驚懼

順治海澄公勅諭朕惟聞海粵區兵戎重寄宜資勲賞以靖封疆爾某乃我朝中

同安侯鄭某之子最大兵下閩某等首來歸順雖京收錄未稱報功緣是勲根王

心輕聽不計周全忌養以致疑懼淹留跡 海中情耳化外朕念之 人尚慈孝

性父既為功治子三顧他敵但道阻且脩爾心無絲上違乃者李

朕今內院大臣細詢言語志爾至情朕惻然念之推心置腹何分新舊即

定防鎮亦必需才與其另擇他人豈如任用爾等且爾父舉不避親力為保任用因

加之封爵畀以事權幸同閩國之功特賜承家之慶茲封爾為海澄公賜之勅印鎮

守泉州等處地方祿俸如例閩境海島壯遠宜防勤海洋船隻俱全管理稽察稅

納稅課所部官員昭舊舊務以俟叙錄歸順人眾具數奏聞以便安插地方官評民

詞訟錢糧凡有職守自有督撫管理爾服此寵命宜信任務殫竭心力以高報稱

海濱寧謐惟爾之功毋替朕命 另勅撫院劉清泰 近日海寇鄭某屢次騷擾沿

海郡縣本當勤除朕但思昔日大兵下閩伊父 不可先歸順其子弟何忍背棄父



兄獨生叛逆此必地方官不體朕意行事乖張於心向化無路上達又見伊父歸順之後墨勒根王令人看守防範又不計籍親人作何安插思養致其等疑懼及惻朕又思父先歸順其子弟即我赤子何必勤若其等來歸即可用之海上何必赴京今已令鄭某作書宣布朕之誠意遣人往諭及伊弟鄭某等知悉如執迷不中爾即進勤如家人回信到聞某等其後以心悔罪爾即一面奏報一面遣才幹官二員到彼審察歸順的實許其某等赦罪授官仍聽駐札原駐地方不必赴京凡浙閩廣東海寇俱責成防勤其往來洋船俱著總理稽察奸宄輸納租課若能檢復海中偽藩逆渠不吝爵賞此朕厚待歸誠大臣至意爾當開誠推心令彼悅服仍詳籌熟勿墜狡謀以貽上諭

時永曆行在... 晉王定國蜀王文秀有甚官責責來會師 惠... 同赴行在復書往會定國來書云曩者高涼遠候極日惠風約不如期頓成後阻許大機宜徒深恨望嗣駐朔寧復通密耗乃於秋奧始審與居所荷遠貽僅得之海上傳聞未其並躍連播再續五羊之役弗可得... 今春楚虜... 首合師在運將欲... 我行... 時聲援特角落落難呼因計... 寧即空而粵以長驅而騰就弗及引安龍獨躡遠通傲心先事迎譽君子宜有同心也此月陞見天語詳詳廷... 茲舉允符宸斷即日六飛風駕以四月如漢時廣宣... 不暢皇靈潛耀依先胤孤改步三百年興感人懷于斯可振而廟謨乾斷煥然紀綱社稷靈長無容題卜矣惟念聖恩廣大賞格逾涯如不較者不督其長年之徒... 一日之寒員甚而桂樹薄積

冊以丹書頌此非實益增懷及公持何以為報朱... 無嘉歎茂伐頓連朝廷其煩饒舌惟東事輔車之誼潮惠疊奏之勛是固不容已於對揚者上每召問拊解久之用特奉初遺頌美公於咫尺

天顏枕戈靡懈耳宸居華定捷伐亞申拜成命以持 天威分詔攸為志內安而即外據時勢維宜公其整帆飭旅布號宣成待戎於長洋把臂擊楫論心一憤風颯不亦快哉惟茲久艱願得侍告勿憚用答不盡

藩復晉王書云 數遣信使候好晉山川脩阻或連或否計在老親翁昭中可粵東之後不佞立調水師期會五羊進止相左深用扼腕然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桑榆想非遠... 澳孤鼠改步東西南北共崇宗周此社稷之靈而亦... 之熱不... 間職首威醜首數矣拜取馮跋殊深喜... 業未可偏安况中原有可乘之機胡運值將盡之時宜速乘勢併力齊眾茲不佞現

提水陸精銳收復閩浙兼風威發指日北向願老親翁塔中長驅駭行迅擊首尾交攻共焚濟河之舟表裡合應立洗腥膻之穴然後掃清宮闈... 願哉 是月 藩駕往安平謀和晉南... 台黃愷逆派橫行藩委堂壽亭查察回報究擬

三月 藩以和議方就東勢分遣各提督總鎮... 福興東洋屬邑派助樂輸恐其出兵相阻即移書於督撫劉清泰曰以數十萬之衆按甲待和雖議可決而廢決不可枵腹餓各郡邑權宜持所以濟兵糧可也 清泰復... 頃接華翰并請家報已



悉台裏矣前令親筆勅印到不佞已履其事之... 華英議之確在尊公老先生  
於君臣之際父子之間定費大力苦心矣但勅印未於萬里既不佞久為虛懸事勢  
既已重成更何必稍存芥蒂且勅中歸順人衆具數奏聞安押地方會同督撫詳細  
報聞之語何嘗不為斟酌次第商及乎今一拜詔不但台臺可以特疏不佞亦當補  
贖矣倘必緩成命以待議持家書以入告在台臺多一番形跡在尊公多一番網羅  
此不佞中夜代籌至愚至篤之論想英雄豁達之見不以為... 言之迂月沒也不佞  
濡筆以候裁決萬勿遊移耳至所言取餉一事不佞亦勅一得焉今日聯異姓於同  
舟化國家為骨肉則地方者各有關係之地方人民者各有聯屬之人民也留得一  
人他日... 留得一土他日多一生聚况台臺於桑梓朋友之間更須洞達此  
又無煩不... 諒懇矣不佞以待從舊人偶蒞封疆老就格如無得始終此事自不  
敢貪天以為己功但可告無罪於尊公握手時則厚幸矣餘何計哉肱股待命  
是月... 落得書親督大師巡歷民情酌餉順逆以定勦撫先錄而後安小路連至板亭  
登舟至鎮東海口等衛地方駐札先時海壇松下大小社等... 是民每年歲我南洋  
船隻至是發諭諭諭之... 松下逆民狂道不服徑出疎疏備敵... 藩道中提督其輝  
前鋒鎮赫文與左衛鎮楊琦等陸路抄進... 藩督戎鎮鎮錄抄進時... 兵齊分  
逆民不支俱被勦殺并焚其鄉社示儆隨移師進攻海壇山逆首陳西賓亦擁集逆  
民來迎敵被我師一鼓敗之陳西賓自縛之降甯之二處素運便平... 委後軍平矣  
候周產之鎮守海壇地方速援勦前鎮黃大振... 八七作為不執既美叔掠詔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使... 藩巡歷至是知之... 遣中提督其輝連繫治罪... 副將戴搜管理援勦前鎮事  
四月... 藩自海壇班回中左賜黃大振死... 遣前提督黃廷前衛鎮為禮率轄鎮  
進入永定地方指餉養兵汀虜將王進功率兵數千阻截餉道前提督得旨迎敵之  
敗其師於雷胡地方擒斬虜馬兵不計各寨聽令追徵... 白土寨頑抗萬信等亦於  
五月... 藩駕駐中左... 藩再馳書與清泰必有三省方託和劉清泰馳書來復書云  
速接後札以為必有以慰不佞之殷殷而不為尚搖搖於行... 不佞... 入閩激  
切致書莫非欲早定海上之議早報聖明之命早結尊公父子忠孝之局何足下之  
所答依然毫厘千里耶天下事情理與勢而已尊公位列大臣之上今祖母年逼風  
燭之時念... 及尺土非足下胞絡所疼則祖宗虛墓所依足下尺土非兵割棘其上  
在尊公之意魂一刻未安令祖母之寢食一刻不樂足下將泰然波濤之間自謂當  
責功名之計得乎此情理之絕無者也更有慮者因山枕戈又夫今大兵駐馬於漳  
畔勁師露刃於東南有不能頃刻待者蓋不佞之叩命意主於撫固山之振旅力主  
於攻在足下奪浮恍惚不佞焉敢執為必無以止其攻倘... 而緩撫局之成允可  
言也一攻而遂以成撫局之變則尊公前此之網羅與不佞後此之挽回俱無所用  
矣此又勢之了然者也况足下家報所陳來札所對皆足以啓群議之誅而... 聖明  
之志不佞... 而入... 費... 一片苦心不得不因足下所言再為披瀝所云不  
知有父... 此言一出不但傷天性之恩亦且貽後世之刺尊公身為明季重臣以  
國亡而擇主非背恩而事仇也足下前無顧命... 得滅不易之親而從不



必然之義耶古云求忠臣必於孝子者幾無據矣於以三省相界之說斯言胡為乎之於今天下中外貼然十載而足下身軀海甸猶欲招抹之以大一統之勢誰敢取臣服之版圖惟正之財賦而輕議之且從來無此廟算并無此遠籌也即如足下所云亦可笑矣無三省則舍我而忠於彼將有三省則棄彼而忠於我此皆拂情影借之言而知非足下之心也但念朝廷如恩一番尊公京營一番不佞來此調停區畫一番天下事寧可危全勿為玉碎足下或論之族常謀之老成務必閉心見誠勿得藏頭換面勿再以不可告之言必不可行之事後費口舌徒滋論議而終於坐失事機也不佞言至此心力已竭他日見尊公于班聯之間亦可以告無罪矣至進止之事則有固山并諧大人成敗之局則開平足下一門父子兄弟不佞雖庸其責豈盡執其咎惟足下裁之

是月掌書率四報黃愷逆派橫行種種難技又山海等餉多徵少報計十餘萬額藩查實有提令殺之又告示有清朝賜地之句 藩并殺其掌書及戶房二人沒家資十餘萬

六月 藩駕駐中左道中提督其輝同提督左鎮林勝等出師長樂等處指餉養兵修國器馳書求情書云 聞鶴首揚帆而歸上府料斯時祇受寵命正在阿日駢座之候也今擬標將謝燦報稱得貴差林雲璠傳台臺發其林二鎮殲除山寇于長樂等處不佞感台臺安懷至誼但恐山隅百姓倏見海兵驚惶無措茲時正當緩植未免弄竄四問且不佞輩正在整兵殲除山寇以 某知台臺所致殲者何姓

之山寇不佞軍當閉命而從事焉若請嚴撤調回 示止戈之義則問閩辛伍成兼宜以洪恩耳 藩不報終亦不敢抗拒

七月 藩駕駐中左報清朝添設兵馬入關 藩分遣各提督總鎮統津東福興等地方徵派助餉以和議未定虜兵無敢抗拒連遣益力

八月 藩駕駐中左京報清朝又遣內院葉同鄭阿賚四府安插兵將勅入聞議和初六日內院葉同鄭阿賚會書云久不通候正在鶴伺明旨今八月四日內院學士葉

內侍瑕鄭理事官阿特齊勅諭過衛星赴台臺處其中機宜天使自能而傳不必不佞稟詞矣而此馳聞以便預為歡迎到後更望詳示可慰懇切

十九日李德同繼武等到中左稱渡令月 人到省欲知鄭費例若員去請方可下來 藩知先刑發後受詔不肯 只作小啓令周繼武往請啟云不

佞浪志海隅伏節方外無忘人世之功名久矣不意丘園辱貴寵命頻來重之絲綸推之以心腹詎更何辭矣手到香草疇看輶車尚有不登棄言當而承商確祈在

駕慰此恩庶幾東帝止戈賴使君一言以定而遠近懷忠義伴幽情為上獲中也二十四日業成格阿山到泉令周繼武來言謂 藩不刺頭不接詔不刺頭亦不必相見 藩叱之亦未答他詔使駐泉待報

九月 藩駐中左李景自西師回 晉王定國差官同景至會師書云孟夏遣使航詔於閩悉機務并候與居擬閱月可得旋不商至今尚棲遲貴壁今是員

李景至始知前此遣使林祚者固不知所下落也不 藩師高涼林祚養銳惟候貴



尚書信即會學長驅以成合擊蓋不欲俾虜有隙也 二十七日又據皇上  
勅書切切以慨東為計君命不俟駕車敢遲遲吾行我爰遣水陸二師齊發新聲托  
社有初兩見成結蓋珍虜於長洋敗李酋於端水而會城兩虜恃海據城尚藉戎索  
茲不殺已駐與邑刻日直搗五羊然逆虜以新會為鎖鑰糧儲積資足 悉所  
精神援餉不絕不殺之意欲耗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勞而下故亦合力於斯在  
彼望風不息逆陸知難遂恃長柯艦堵我舟師非藉貴爵星言發之其謀以此一捷  
也企慕甚感宜有閔切至於粵東水師官義抗虜降虜者莫不奮遺告勞然詳所舉  
止多倫觀望不思羊城定後雖頻年抗節而不千里勤王亦何風績之足道哉惟  
貴爵為此宣意以懲惡各郡則五等上 恩恩報在茲而不謂不殺之功罪

可混也至漢虜之來向亦各聞其際然 唐再無教誨之強且精者今安在哉  
誠未嘗盡縛以報知己其楚豫之間使頗繁大畧粵事諸而閩浙直事傳一概所  
謂張侯爵致檄而前安知亦設於今日發粵之舉時乘其所急名高於易執事寧  
悉置之是員稱貴爵後潮惠脂車則當以初冬為的其水部必以遠臨新邑為限均  
希相要且足及至誠雲臺虛左不殺實厚德於公也暫復不備 又書云聖澤艱  
危不可言喻勅中愴怛之語不殺讀之痛心五月至今所待貴爵相應耳倘確不能  
來即示以的不殺便另設舟師以進取苦勿然語浮沉致貽耽問要知十月望後  
恐無濟於事且矣  
安西落亦書來會書云 國姓大將軍麾下從來天 必保必予其時之可為共可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為之資者必憑其藝之可藉當今之世之二者惟公有焉慨自三百年深仁厚澤匪  
夫匹婦不子若孫以承之至其曠典奇祭則元勳之錫止于茅土固未有以臣民  
而上作天祝者言及斯遇終綱目幾千百年間終不數數見也夫思重則報稱必宏  
寵隆則休戚愈切艱茲國步孤孽猶傷周室之秉恤此人心父老猶仰漢官之舊吾  
知公厥衷必有大不自安者枕戈待旦此其時乎不殺慚以薄才謬膺巨任成命授  
以討虜簡書我在肅征所得與四方勳鎮通聯糾合者天子之靈也客歲粵東誅逆  
奸之孔酋仲冬衡陽東敵誼之真虜舉九年腥濁以來為朝廷彰捷伐者僅茲兩役  
然今皇應運虎爭攻取固未敢謂其謀之允臧要亦見虜之無難撲滅耳茲以懷志  
而首東南新帥曾擬長驅建業不容肘腋無疑况其兵力自不可與桂林湖南同日  
以語又何單而不艾荆荆棘續通周道也哉用以孟夏薄端城因其殘孽乃抗虜學  
前車之戒安城其中幅之遠兼以霖雨環江致我戰攻少需時日調餉方愁而水師  
義旅同口榆揚謂公青省黃龍如飛如翰時一憑虛而至虜胆殊寒牙樞遺韻只今  
在潮惠之間不殺聞之不覺望洋起舞知公曠昔之愆期若有侯不殺今茲之少選  
誠有待也緣此一鴻欲避舟駕公誠念君德孔厚父恨深長則五羊亦海圻賭揚旄  
半辭長城中心是觀否則中興告成京觀勝記而雲臺香字千載傳流國姓不預其  
何以仰副殊眷而慰此可為之時勢乎予日望之叙言幸昭 藩得會師二書即欲  
調兵南下 王以虜使在泉令差警住金門  
初四日 藩遣禮撥辦呂太同李德入泉送禮登外國所送珍寶燧耀之二使以和



事未就未敢受呂太佳來待報

初七日二使又令內侍報鄭渡舍蔭舍來見渡舍見 蔭况下涕泣渡建稱父在京

許多幹旋此事不就全家難保乞勉強受詔 蔭曰爾兒子未知世事從古易代待

降人者多無結局惟漢光武不數見父既快於前我豈臨其後我一日未受詔父一

日在朝榮耀我若苟且受詔削髮則父子俱難料也爾勿多言我豈非人類而忘父

耶箇中事未易易日令戲酒以樂其心俾勿言和事

十一日遣渡舍回東復二使約期到安平相而面言先受詔而請削髮事

十七日二使到安平鎮發呂太禮物不收帶回報命 蔭令人設供帳於報恩寺二

使不肯駐宿只就市帆安駐詔勅 蔭見其未意不肯受詔

二十日二使回東送知 蔭無削髮之理致也

二十一日 蔭又差官林候同渡舍持書并禮物再迎送二使二使益不敢受

蔭書云皇華旌節萬里驅馳弗獲祇迎歡懷耿耿前月抄差官李德來知台旆抵省

政擬高員敦候而到來之報已至近二舍弟來見不佞囑其致意約以訂期相而而

台旌又自即到安平在台臺星言風駕過於太驟在不佞脂車不遠致踈接應禮節

之畧莫以情亮日接劉部院來翰云其中揆宜天使能面傳又二舍弟及李德周繼

武等稱台臺一路來道有的實話欲對不佞面悉非渠輩所當知而傳述者未審果

否不佞一片鄙悖政而而聲非筆墨所能悉者業已卜期掃榻石前致一芹未荷樂

納茲脩不勝少伸主道統祈登茹臨願瞻瀾 二使僕書云九重詔下快睹安瀾弟

等何緣茶運或事昨抵三山即令李德周繼武等先行八月二十四抵東又著二舍

弟與黃茂明相繼前往預揚朝是德意不謂失於傳宣紆回已久弟到候至九月十

二日黃微明四十三日今二弟報亦回未言接詔削髮請弟等相會故於十七日

往安海十八十九李德黃微明到言不接詔不削髮弟是以二十日回東也頃承來

翰復云卜期不議黃李二差前言之誤抑公今日始議削髮接詔耶若台翰中到部

院詔與令二弟道途途中有實話此弟所不解者即使相晤問不過宣傳皇上浩

蕩德意與公削髮後上謝恩本持貴部官作何安插及四府設防數目備入而已他

復何言哉似公又不宜以傍語及也弟以一介微軀而膺朝命款限在十月內回京

何敢稽延以身試法伏祈早決一言俾得星馳復命去途路歧遠用以印信官封板

復免其傳聞之誤計程往還此月二十四台音可至以迎亦不過二十五矣若前後

隆重賜賜斷不敢先私情而後朝廷藉違完上統惟諒之

二十四夜渡舍蔭舍同周繼武李德黃微明等又來涕泣懇告曰二使此番失意而

回大事難矣我等復命必無生理并太師老爺亦難 蔭曰更活許多更易許多我

意已決無多言也

二十六日 蔭又差旗鼓史讓鄭奇逢等再請二使來安平訂議二使亦知

蔭欲留難他史讓等回報

二十九日二使促渡舍李德周繼武黃微明并顏太夫人等回京復命和議不成矣

黃微明求 蔭書回後太師與之言云三十早所對表臺之言兩違情理所易行者



已詞盡而意決雖天翻地覆誓無更改表章可呈速往來見二詔使只以徑早所言決之以破其牢恐過渡弟李德等要來中左不與之同來前言已決無別言縱燕張復生豈能動搖吾心哉若詔使決意回京亦可持此言以回奏矣 落又與渡會書云兄弟隔別載載聚首幾日忽然被捉而去天也命也弟之多方勸誅繼以爲哭可謂無所不至矣而兄之堅貞自持不時利害不能以動其心即斧刃加吾頸亦不能移吾志何則決之已早而籌之已熟矣今兄之心緒盡在父親復稟中弟聞之亦可以了然矣大抵清朝若信兄言則爲清人若不信兄言則爲明臣而已他何言哉蓋業阿身爲大臣奉勅入關不惟傳宣德意而持以莫安兆民不爲終始之面徒爲輕率之舉不爲國家虛心相商徒以躁氣疊加凡此 秦烈舉動疑忌忽然而來意

然而去海外遙遠真令人應接不暇矣此弟所目眇 認其立心只用憐之一字而已若用扶則當用之干戈不當用之業阿爲也况兄豈可扶之人也哉且四府地方糧餉僅足以養一萬之兵外此數十萬之衆何處取給將何安插即使不逼之以割尚且不能況其迫之者乎况其盡餉者乎夫虎豹生於深山百物懼焉一入檻阱之中搖尾而乞憐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之也夫鳳凰翔於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間任其縱橫而所之者超然脫乎世俗之外者也兄名聞華夷久矣用兵之矣豈有舍鳳凰而就虎豹者哉惟吾弟善事父母厥盡孝道從此之後勿以兄爲念噫漢有子瑜而有孔明楚有伍尚而有子胥兄弟之間各行其志各盡其職焉兄敢不勉弟其勉之因使賦別不盡願言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時平國公亦有書與定國今勅 落受詔另清朝亦欲授定國勳爵至是定國回書後之書云自丙戌冬釐江漢別兄顏弟與諸將靜安島上盼望歸期朕欲守不意宿遷訛建寧遠梗者無音信致各將士懷疑顧慮弟乃督舟入揭道商濟藉屈指八載不敢異字倘候者總爲時勢使然耳辛卯春本省撫鎮道觀大姪屯田於身他掠中左男女遺慘不可勝數實物黃金計近百萬各將士聞父母妻孥被禍憤恨欲絕星夜班師故島來鎮馬得先貪戀無厭尚留島上被各舟師重圍三戰三北援絕勢孤乃之命於弟弟憐沿海百萬生靈紛紛避竄不得安生樂業姑許其請遂縱舟全渡人馬使得先生還家郡弟之力也及大姪督師繼至聞得先渡脫畧有見訝島上被慘莫怪其然也馬得先既脫大姪與將士憤氣之 以有攻郡取邑之舉在弟則

因足疾艱楚自教馬得先之後擇地白沙粗建茅屋 日大小戰艦盡若落 方相安者已三載矣此人人所耳而目者年內新正連接兄諭并抄旨諭及劉鄣所賞勅書有云原駐地方不必來京原係侯伯今再加級蓋弟以十餘載足疾日深日甚非今日始言凡移寸步皆用兩人扶持故功名之念久仄丙戌夏雪驟印削髮解官矣天下人所共知亦吾兄所深知弟受本朝寵遇官居上爵義無憚舊思而貪新榮總之靜處白沙樂天養病與地方相安而已開洋事務容寬圍之爵一節弟斷不敢受亦不能受至白沙乃海濱斥涸之地密通桑梓弟前聞詔凡前朝文武息兵回籍地方官即與安插之條今復請諭旨中聽其原駐地方之句弟之措身處地政相符合劉鄣不日到關耳目所能及地方官所能言也惟是弟素性迂拙



加以疾病纏楚不能與地方官往來通候或因而見訝致此心跡莫白耳至於大姪一事弟在白沙姓在中左相去既遠兼弟病足艱於寸步姪行軍所居無定相見尤罕此書吾兄書到弟即扶病艱舟極力言勸大姪云大義滅親善之早而計之決矣彼素不聽吾兄之言豈肯聽弟之言乎蓋員回意持此稟復希持弟情入告若從廢白沙而地方仍復相激則弟惟有揚帆逃避雖涉險波濤亦所甘心速違筆短未遑所言幸惟鑒矧不勝跂仰

時黃徵明奉太師命并偽旨來議不就而回無復命并無復太師求 藩復書

藩復稟與太師書云 兇戎子年差王裕入京問候父親福履以致父親被圍王裕被相從此而後隻字不敢相通不持無差敢往亦恐 弟也壬辰年抄忽然周鼎武

等實到父信兇且駭且疑繼而考業師等實書禮至見誤信泰幸乃差考德進京

前傳聞父親已無其人試往覘之果在與否修稟聊述素志和議實非初心不然豈

有其投招撫而詞意如彼不待明言而可知矣不意清朝以海澄公一府之命交至

兇不得已按兵以示信繼而四府之命又至兇又不得已接詔以示信至於請益地

方原為安插數十萬兵衆固善後 言何以曰詞語多爭微求無厭又不意地方

無加增而四府竟屬盡併欲效前喻吾父故智不出兇平日之所料遠難幾及心詔

一下三軍為之銜冤嗟嗟自古英雄豪傑以德服其心利不得而動之害亦不得而

林之清朝之平地方將以利餌乎兇之請地方將以利動乎在清朝羅人才以筆封

疆書不各土地在兇安兵將以救民生故必藉土地今清朝斤斤以判髮為辭天下

問豈有未受地而適稱臣者乎天下問豈有未稱臣而輕判髮者乎天下問豈有彼

不以實求而此以實慮者乎天下問豈有不相信以心而期信以髮者乎天下問豈

有事體未明而可以糊塗者乎大丈夫作事磊磊落落毫無曖昧清朝若能信兇言

則為清人果不信兇言則為明臣而已此八月十九日李德周繼武等自京回中

左道詔使抵省渡弟李德周繼武等與崇阿合面議欲矧前使鄭賈例俟兇差人去

請然後下來政欲差官往省敦請而詔使已於八月廿四日到來矣忽聞到來的確

九月初四日辰時即差李德同差官呂太入來送禮渡弟九月初七日未見九月十

一日即回兇囑其致意詔使約期相面而詔使忽於九月十七日遂到安平或設供

帳于報恩寺安頓乃詔使不敢住宿哨馬四出布枕山坎奉勸十分疑忌以勸書之

之草莽成何體統且奉勸堂堂正正而未安用生疑彼既生疑兇能無疑乎九月一

九日辰時兇再差官林候實書送禮往安平請詔使訂九月二十五日的的相見而

詔使遂於九月二十日回來忽然而來忽然而去不知何解亦真令人接應不暇矣

九月二十一日林候不得已實書同渡弟進城再送禮而詔使回帖言下期未

定九月二十四夜渡弟及周繼武再到中左未見得息九月二十五日已時先令周

繼武回報詔使云欲接詔欲判髮先接詔安在安平署中其判髮萬分大事非此

苟且之事須與詔使面議十分妥當奉旨命下然後放心判髮猶恐周繼武傳達

實故書一稿為據九月二十六日辰時渡弟自中左又差旗鼓史謙鄭奇逢等同

渡弟進城再請詔使來安平議接詔判髮事九月二十九日辰時詔使遣史謙等回



又接李德周艦武未稟德等廿九早見二大人被化兒留仍差撥雜庫催迫起身不  
容刻緩十九下午二大人先出西門立待德等齊行德等稱說夫馬未便限三十早  
起身九月三十日酉時李春吳文榜等來報詔使已於九月廿九日午後四省去矣  
蓋葉阿身為大臣奉勅入關不惟傳宣德意亦將以奠安兆民今百姓困苦見陛下  
如此繁多在泉月餘自難悅巾情形未聞與北商量官兵如何安插糧餉如何設處  
輒以剃髮二字相逼扶兒一身剃髮即令諸將剃髮乎即令一日數十萬俱剃髮  
乎未安其心即落其形能保不激變乎葉阿不為始終之商僅出輕率之語不為國  
家虛心相商而徒躁氣相加即李德亦見差也與詔使一路同來動輒凌厲李德何  
罪彼非欲扶李德實欲扶兒也夫觀人者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未接詔之前

致慈慈慈接詔之後輒肆逼使臣尚如此朝廷可知矣能令人無危乎能令人  
悟乎况兒名聞華夷若使苟且從事不特不見重於清朝亦貽笑於天下矣夫抵清  
朝外以禮貌待吾父內實以奇貨視吾父今此番之勅書與詔使之動舉明明欲借  
父以扶子一技則無所不扶而兒豈可扶之人哉且吾父往見貝勒之時已入彀中  
其得全至今者亦大幸也萬一吾父不幸死之也兒只有緝素復仇以誌忠孝之  
局耳又據報督撫行文各府辦馬料策應大兵李德周繼武等來稟益兵部領  
已到關外此即是前日劉部院與金固山一和一攻今日葉阿與清兵一前一扶前  
後同一轍也此時惟有抹厲以待他何言哉他何言哉兒本不敢回稟請黃六素  
痛哭流涕心欲得見一字回奏姑詳悉願末統惟尊慈重昭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是月前提督攻破詔安溪南寨以抗餉故

十月 落駕駐中左

十九日 落遣師南下與晉王等會師勤王 委左軍輔明侯林察為水陸總督提  
調軍中一切機宜委右軍閩安侯周瑞為水師統領委戎旗勳鎮王秀奇為陸師  
統領左先鋒鎮燕茂為陸師右統領督率兵官林文燦遊兵營黃元正兵鎮陳惠  
護衛左鎮杜輝後勁鎮楊正信武營陳澤等官兵數萬戰艦百隻赴日南征另委忠  
振伯先到銅山撥船配兵議糧遣戶科楊英聰同志振伯昭謀計發行糧米十個月  
又差効用官林雲璠賁勤王師表詣行在并持書會晉王等書云季秋幸接尊使讀  
翰教諄諄諭茅戟而奏庸公大符風願又重以婚姻之約情誼綢繆雖隔在一方面

神交不啻面談矣竊聞方召並駕而獵狁于襄秦晉締盟而周邦咸賴古人美蹟何  
多讓歟第十年京營十年攻戰正欲得一同袍同氣者共滅醜類而朝夕茲登承大  
教寧恐濡滯以自失事機素尊使到敵營時值南風威發利于北伐而未利於南征  
故再發舟師令定西侯張名振忠靖伯陳輝等復出長江水陸並進規取金陵使彼  
胸腹受創則手足自亂即欲遣師南下與共言去取五羊緣風信非時未便於師尤  
恐文懸尊慮先遣敵員林祚李景等賁小西來後諒達台覽矣茲屆 冬北風騰起  
即今輔明侯林察閩安侯周瑞等統領揚帆東指維魏非順昌旗幟然勉効一臂之  
力水師攻其三回陸師盡其一調則粵酋可不戰而擒矣至於連姻一議聞命欣懼  
惟有祇承弟小女長者已先許人茲有兄弟之女欲以托為蘿弟性為天倫維兄弟



之女不殊已女但事須光明不敢不以實告惟在裁擇焉未訂朱陳之語本未敢違附棚稱但尊誼山重意氣之雅猶金石也故托棚末諒無唐突之語否辱承厚賜如林璵瑤對使拜登玲瓏金頂摘戴大帽碧鞋帶環金珠四色銘謝易既另附箋云匪云行報聊申銘毛之薦差達明信之忱伏惟崇慈特垂鑒若餘情謹謹恨未能令飛促膝而罄尊使四日自能代悉

是月 落今錄陣亡忠臣復入育書館柯平洪蔭林鴻猷等在焉又考諸生及優行者入儲賢館洪初聞楊京陳昌言等在焉

十一月初二日漳州協守清將劉國軒獻城歸正先時國軒慕義欲歸 落未下未得其便至是月東總鎮張世耀新任兵符未協先遣母舅江振斌江振輝等密表見

落約日兵臨城下敵城歸降

落今密款之惟君志振伯私議曰國軒漳中一小將焉能做大事况唐撥新鎮總王豈有如此疎虞莫是此中有詐否必我親行縱詐將計就計詐無所施爾志何如志振曰 落主何用輕出是真是詐 落主密授機宜遣數鎮付旭提調依期抵臨城下隨樣應變迎標而東嘗下漳城報命云云 落然之曰非爾代行不可也於是密令調中提督拜輝授勳左鎮林勝授勳前鎮戴捷等初一夜直至城下雲梯登南門城圍軒已令人牽引而上總鎮張世耀協將魏標朴世用知府房星輝理刑王元衡知縣邢虞建等已知我兵進城是早俱未降志振伯入城安輯秋毫無擾文武官無有驚惶皆志振伯節制有方也是日馳報 本落



初四日 落駕抵漳投劉國軒都督金事官遊衛後鎮事江振斌大監督其轄下將領陞賞金帛有差歸降文武官昭舊任事惟總鎮張世耀帶軍前任用 以獲勳前鎮戴捷鎮守漳城

行忠振伯派漳城唐籍紳富戶助餉時漳宦多無出任清朝惟張勇俊一人派及馮餘如陳天定張若仲若化等潔身山棲 落遣人問候餽贈之 屬十邑之州 是年計派漳屬餉銀一百零八萬

十二月 落駕駐中左道前鋒鎮赫文興襲破同安縣守將楊其志知縣于元鎮歸降授勳左鎮林勝等襲破南安縣 中提督同北鎮陳六御等襲破惠安縣歸是安永德各縣聞風俱下是舉計派泉屬餉銀七十五萬有奇 遂得師至興化地方

九年乙未正月 落駕駐中左

初五日攻破仙遊縣焚殺甚慘明兵部尚書唐顯悅之子亦死焉今 落之外父也先時虜兵據守招諭不降攻打不下 落聞知勒諭五軍正中軍張英北鎮陳六御并授勳左鎮林勝等玩寇之罪林勝遂用地道法令洪善用火攻從地道破其城至是克之

落今南安縣周瓊持書與軍門佟國器書云自古歲議和之後不倭倭按兵不動即江淮截運之師亦暫吊四道道浙西之旅亦戒安輯孫李請援之兵亦停未舉此示信於清朝不可為不昭矣但以數十萬之兵來收收待哺議可俟而腹不可朽故借會民間亦權宜之至計實所以堅明信而姑為此委曲也乃不倭以信相期而清朝



以詐相待虛名爵不定安坤一不可信也空虛兵衆不謀走趁二不可信也既未  
成議而謂補兵持金登陸至三不可信也最可異者葉阿奉使而來動輒厲氣相如  
至猜忌多端去來不測此何為耶又葉阿未到之先白已至省三日而回此何為耶  
葉阿將到之時聲言大兵入閩各府催迫糧料急如星火又各府縣脩城浚河撥兵  
守塚樹旗祭鏡此何為耶葉阿將到之後設法補束鎮而以前日馬得先任此何  
為耶馬得先亦請圖隨二百此何為耶是清朝明明欲棄其信欲棄其端能令天下  
豪傑不自寒心哉夫英雄舉事堂堂正正敵和則和敵戰則戰無不裕如寧有休運  
乎清朝亦試自揣將來將帥果有如陳金之鳴張者乎滿漢兵將果有如金福之萃  
集者乎而陳金今何在耶即金福之衆今何在耶即金福之衆今何在耶

時既如此人事又如此政智者觀變也起之會然不倭按兵不動者實欲昭吾明  
信耳豈料清朝竟自失策不以誠心相期而以詐相欺不倭安能更守尾生之愚  
信而中清朝之彀中哉用是南北齊發水陸成驅擊其一方而旁及四國將見吾兵  
抵吳而吳虛入浙而浙推至粵而粵破動聞而閩危解此非不倭誇言也實斯時必  
然之勢耳又不特此也江北錢糧皆取給之南盜謀糧糧關係國命我師特托江淮  
不特南北截為兩斷將見幾輔立蹙矣如春夏間焚燬糧儲船頗見其一端也乃  
不慮及此為清朝謀事者不亦疎哉且地方各官不為百姓謀安靜而高為國家構  
難端至各府縣公文塘報出語不遜動曰海寇藉口盜語不諱真偽或盡或裁揣其  
意以地方不擾無所忘其狼貪豈知欲自肥其囊橐先不保其身家不倭用兵十餘  
人計委已熟籌矣亦聊用吾兵左驅右馳使清朝稍知痛癢地方各官亦  
困苦台臺若自度德量力能與我戰則可速來一決雌雄不能與我戰則宜早從吾  
言將地方可靜錢糧可輸百姓可安此實清朝之大利不倭亦何難再申前信以舒  
東南之民命也惟早而勿生後悔 佟圖魯復書云日接下游塘報執事艱破清  
漳連陷各邑不倭深為惋惜以重戒之撫局專翁苦心嘔血而一旦決裂至此將以  
為得計乎二十日之夕周令貴到手書署燈展視知台臺於順逆存亡之機不終情  
情而父子兄弟之情尚不慮遽變也我皇上定鼎以來不常用兵德威所訖無遠  
弗屆東至高麗窪兒哈魚皮諸國西至於梓漢佃苗諸國南至于土苗洞蠻諸司地  
至於河套海西諸國率皆慕義向化稽顙恐後即如孔耿尚其諸藩封無不榮膺茅



上專任一面君臣之情親於父子而未嘗倦於信詐之間是自疑貳也天時人事  
多口而談驕寒滿殿殊甚噴飯不倍畧一折之大凡開創之初久而後定即如周武  
之一戎衣猶因小朕未請作多士多方八篇以曉告之楚粵弄兵不遇地方統運未  
除致煩王師戡定耳近報執敵俘風靡靡捲至西人入河州一事全無影響而台  
臺伏處海濱見聞不遠一二遊食之徒好事造言以相簧鼓此如山村野落傳說市  
井咄咄稱怪而不知其無稽也至於河北水滸閭中地震事實有之董子謂天之仁  
愛人主故特出災異以誡之春秋末年災異不一見以此見天之絕愛人主也自古  
殷憂啟聖無論堯湯之世水旱為甚漢文帝時日中有王字貞觀之治十古稱最宜  
帝時五鳳至麟一至仁宗不振卒以短祚災瑞之驗果何如乎從來竊發海上云

之人矣其不能離於海猶魚之不脫於淵也廟堂深謀以為興師動衆於淵波浩  
之中勞民而費財不若收其英傑使相統御居民得以永逸此不過以海治海之策  
所以論思類頌詔使疊至而台臺錯認以為窮洋孤島洵是萬里長城懸壁捍柵可  
作長生寶籙意蓋驕而愈侈不亦疎乎且聖天子車書一統海宇率俾猶且溫辭  
慰勉推心置腹台臺倥傯鷲島之中期期不末詔匪憲忘肆此真夜郎王問漢使者  
曰漢何如我大也豪傑舉動似不如是然不倭以為尚可與言者台臺不反覆於既  
撫之後而排狃於未撫之先洵龍麟男子哉第既破之甌挽回甚難為今之計果能  
不殺戮人民不凌辱有司不動搖庫藏因不擅違年號衣刑飲兵而退以待天朝  
之命則猶可改也昔日之議劉制臺領其事原非不倭據任今承書教即行進獻第

跋危睥睨之語未必蒙聖明察顏耳如果定志未歸披肝瀝膽自處無疑之地不倭  
以心任之補隙上請亦何斬焉從違之機悉聽審擇內斷於志勿為番議所奪即全  
天倫之恩復膺帶礪之錫執卷全章如取如携爾公爾侯爰及苗裔不但珥筆文臣  
不敢望即從龍諸酋血戰數十年不易致者而台臺一旦得之此誠布衣之極致  
犬人之偉素矣若乃擁烏合之衆奮唾屑之勢九重之上赫然一怒大師南指豈尚  
有逆義類行者乎抑或懸五等之賞以待海上之士執事肘腋之間豈無有懷我好  
音者乎利害存亡間不容髮願高明熟思而審度之語出錄衆並無欺飾仰祈裁察  
可勝企祝 藩又與泉鎮韓尚亮札云不倭桑梓間念豈忍以鋒鏑相加特在今日  
不得不以戰為和自常人觀之必以戰則和不成不知戰則和益速而信益

自不相妨清朝到底必未就如此可為智者道耳近馬得先將來鎮泉今又  
昔清朝必和之意亦大畧可見矣漳泉土地皆我土地人民皆我人民不倭此舉不  
過畧施指搦使清朝稍知痛癢凡投誠之地兵不血刃漳州各官文則依舊任事武  
則從重擢用仍與以原轄兵馬另行優償此推心置腹所可肝胆相照者也貴鎮屬  
材俊畧不媿名將之風不倭拊解與思全慕非一日矣然勳宣吾來八載於茲而位  
不過參將清朝之無論公令人扼腕茲大師已臨貴鎮能全城而歸保全數十萬生  
靈又不失功名富貴泉鎮之任居左已待東州兵馬蓋歸統轄實以萬金爵以五等  
斷斷不爽豈不身名俱泰哉且和議克諧之日貴鎮全城保民可以有功於清朝此  
有利而無害亦彰明較著者矣抑貴鎮櫻城自守首鼠而端其意不過望援耳省兵



寥寥固守者會猶恐不保至浙直兵馬亦且空虛必無會彼求此之理若待京師之  
援往反半載河清難俟况京師虛耗當四方有事之際如陝西湖廣廣東處處瓦解  
已詳在後撫書中必無重兵可以遠救萬里之外不待智者而知也貴鎮則勉支時  
日然守一日則害一日之民命守一城而害萬命仁者不為異日和議既成土地仍  
歸吾有殃民之罪責鎮何辭以謝百姓何顏以見不佞縱能守此不失然且有害而  
無利况馬步不滿二十萬萬不可守欲以寥寥之兵抗我大師城下之日庶有可道  
欲如漳州之安全決不可得矣是其禍福利害判若列眉有識者自能熟思而審於  
之不佞諄諄之意一為念桑梓一為愛貴鎮若漳州未下之先不佞豈肯輕出一言  
哉昨已遣知縣周璣書與佟撫詳陳以戰為和之意使清朝畧知吾手段得以此  
以實心相待而不敢輕言剃頭不然豈區區戀此漳泉二城哉茲特寬二日之  
待回音若不早為身家所關民命猶繫毋貽噬臍之悔 韓尚亮復書云本月十四  
日捧讀檄諭良為痛切隻字片言可服可佩計當日議成之初漳泉才壤久界湯沃  
朝廷輪轉未寒而諸當道之蓋類猶馨也最後詔使馳至寄聲問對傳意 雖致遲  
疑未決遽爾逃歸是以操戈相向有今日也然喜大英雄遁必遠慮戰不忘和猶見  
始終誠信至意漫謂燕閩萬里情隔九關設有毅然行肩者披捋愚陋直節陳言畢  
達幽隱而終君臣父子之懿倫似亦未晚尚亮出身田野從事戎行尸素問泉歷今  
九載梗拙之衷不惟謝上臺願相原招即同安侯太師亦或念及若敢傾此腔血矢  
口謹言庶幾手罕有重相猜訝者夫事不有遺疎於賢聖而完結於苟美者予竊慮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落下以尚亮漢員孤戍之微而因不足以輕重棄之也今 落下取漳下惠定其屬  
邑兵臨未境究請嘉言尚亮雖身長百夫而自無一字請聽之餘殊深感仰且非敢  
以一旅孱弱之師而拒投輒斷流之衆事食人之食事人之事抗戈待旦盡其所職  
而已成敗利鈍豈敢問哉雖然漳泉實 落下之土地而人民多屬貴戚得之不過  
楚有楚子攻之未克損耗士卒且解其順受而繼以逆取是前後相戾也况馬鎮既  
有緩至之息朝廷已無棄約之舉又從而勞師動衆震蕩於井里之間合忠臣孝子  
之誼而傷天地太和之氣知 落下聰明慈惠所不忍為者也夫全熟業終當貴修  
名立行原借和平以致福又何忘成之數年而委於一旦固之堂陸而棄之中野豈  
不殊哉伏望 落下少加納容歛其風雲歸休士馬必完信誠之名以結之  
亮雖人微言輕當不惜冒昧控疏俾朝廷洞悉真惡再修前好則地方幸甚  
甚矣尚亮鄙野之習中心坦率詞語懇肆實出肺腑惟 落下有之禮法之外固所  
禱也  
藩再論韓尚亮云貴鎮篤實老成熟嫻世務兵民相安本藩所敬愛也適者貴鎮方  
寸錯亂舉動乖張想以地方失守故免強以求巧耳但本藩以大義大信自持豈動  
清朝利印各賞失信於天下人耶以故漳州府知府暨全屬各昭舊供職守備劉良  
僻沈谷王愛民等改授漳浦長永春等縣其餘各將領願受職者如陸敷叙不願者  
贈金數百兩知紳士民遠近不費商賈各安其業想皆泉中所給聞也本藩不過欲  
清朝踐割地之信其道鎮文武等官皆落下之將吏也清朝雖欲究失守之愆本藩



能代文武受過此。鎮守之不足慮也。今貴鎮面許而心違。言語岐轉。此求巧而反拙也。今以三事詰貴鎮。清朝軍恩大始。二詔除失守城池。一奸貪不赦。外貴鎮署右路漳州十邑。莆田一府。未之六縣。志在本藩之域中矣。貴鎮何法以解此峻削之調。歸清之必無生理者。一也。閩貴鎮佳兒佳婦。合眷志在溫陵。尤恐城破之時。本藩固愛爾文武等官。其素兵革之不相識。何貴鎮須為子孫計。其不可死者。二也。況貴鎮乃文閣部。標下春將為李成棟所貽。而降虜勞征苦戰萬死一生。九載功勳。仍舊春將。今日欲為清朝一死。固不免有傷勇之譏。尤不知何面目於人。求見貴思。相不可死者。三也。且貴鎮歷盡世務。昔日歸清時勢也。今而虜悉有秦地。聲慶失守。李率太僅以身免。羊城危在旦夕。李西藩兵臨南雄。南韶。而昌風鶴。康寧。此言。一也。

也。今泉中文武。面目不磨。少正衣冠。則體氣盡除。雲霧紛流。若百世貴鎮。康寧之光。景覺。朕於對簿。書作失守之罪。因乎本藩有毒于之舉。貴鎮勿以水山自恃。昔錢越王。應天順人。示金錢。之。免於終。編至今。武林廟宇。血食。先禪。願貴鎮速勦之。溫陵士民。尸祝者。豈少減於錢氏哉。勉之勉之。

藩又發諭。泉州府知府。申偉。抱云。不佞。素梓。聞念。豈忍。以。鋒。鎗。相。加。特。在。今。日。不。得。不。以。戰。為。和。自。常。人。觀。之。必。以。戰。則。和。不。成。不。知。戰。則。和。益。速。而。信。益。堅。戰。和。皆。不。相。妨。清。朝。到。底。必。求。就。和。此。可。為。智。者。道。耳。近。馬。得。先。將。來。鎮。泉。今。又。停。留。候。旨。清。朝。必。和。之。言。入。客。可。見。矣。不。佞。此。舉。畧。施。指。偽。使。清。朝。稍。知。痛。瘡。投。誠。之。地。兵。不。

血。及。漳。心。言。文。則。始。舊。任。事。武。則。從。重。擢。用。另。作。優。賞。此。推。心。致。腹。所。謂。肝。膽。相。照。者。也。貴。府。案。已。受。民。拊。循。地。方。真。不。媿。古。循。良。之。選。不。佞。嘉。慕。以。非。一。日。矣。茲。大。師。已。臨。貴。府。能。與。泉。鎮。全。城。而。歸。保。全。數。十。萬。生。靈。不。惟。泉。府。之。任。始。舊。倚。伏。并。當。為。貴。府。稍。寬。其。民。力。士。民。戴。德。身。名。俱。泰。豈。不。休。哉。抑。欲。層。城。自。守。首。鼠。兩。端。其。意。不。過。望。援。耳。省。兵。家。家。固。守。省。會。猶。恐。不。保。至。於。浙。直。兵。馬。亦。且。空。虛。必。無。舍。彼。求。此。之。理。若。待。京。師。之。援。往。反。半。載。河。清。難。俟。况。京。師。當。虛。耗。有。事。之。際。必。無。重。兵。可。以。速。救。萬。里。之。外。不。待。智。者。而。知。也。勢。力。不。支。徒。自。荼。毒。七。日。不。以。為。德。清。朝。亦。不。以。為。功。異。日。和。議。之。成。土。城。仍。歸。吾。有。清。朝。若。問。破。氏。之。罪。誰。其。任。之。不。佞。諄。諄。至。意。一。為。念。桑。梓。一。為。愛。無。能。若。漳。州。未。下。之。先。不。佞。豈。肯。輕。出。一。言。昨。已。達。知。縣。周。

璣。奇。書。與。休。撫。詳。陳。以。為。和。之。意。而。使。清。朝。知。吾。手。段。將。後。來。以。實。心。相。加。而。不。敢。輕。言。判。頭。不。然。豈。區。區。惡。此。漳。泉。二。城。哉。茲。特。寬。一。二。日。之。面。以。俟。回。音。若。不。當。圖。欲。以。寒。寒。之。兵。抗。我。大。師。城。下。之。日。庶。有。了。道。歟。如。此。一。之。安。身。必。不。可。得。矣。身。家。所。關。民。命。依。係。毋。貽。望。臍。之。悔。

申偉抱復稟云。嘗聞有與有廢天道之常有信有義人事之京而信者又所以明大義於天下者也。偉抱嘗讀公之書有云。不失信於清朝。又云。東人虛為之不武公之言。炳若日星。公之信堅若金石。夫不意漳惠失守。傳者謂公必棄產而危溫陵。偉抱實未敢盡信。蓋以自信者信公也。今果欲解兵相向。以為清朝失信。偉抱屬臣子何敢輕發。一。人有不待不言者。自業阿二詔使回京。屢指蘇及兩月。朝端正在相。



議從此必以蘇端且尊大人同安侯謀用萬全自然有始有終春仲之間可期來命以時則不遠以勢則必諧此正公昭明信之一會也况泉民泉地朝廷原以界公備抱維以菲材而守茲土一意撫綏豈未疏董不恐貽累民間竊幸風荷電昭故一旦恐以鋒鏑相加擾害生靈為耶即云人力或可勝天惟勅死勿去備抱之職也然而公所云不失信者似未足服備抱之心繼用是冒昧直陳幸即罷兵恤民以俟綸音之來彼此一家不特侯之心安而公之大信益明矣千古忠臣孝子誰能與公匹休哉謹薰沐報命願重鑿原偉抱臨稟易勝願望之至

二月 落駕駐中左 藩以和議不就必東征而討事務繁多議設六官并司務及察言承宣審理等官分隸庶事今各官會舉而行遂以泰軍舉人潘序鍾管吏官事張玉為吏官左司務忠懷伯洪諸旭 戶官事貢生林調鼎為戶官左司務泰將吳慎為右司務楊英陳中出征加街司務以泰軍舉人鄭擊柱管禮官事呂純為禮官左司務以指揮都督張光啟任兵官事黃璋為兵官左司務 戶胤為右司務以都督程應璠官刑官事楊秉樞為刑官左司務蔡政加街司務張義為刑知事以泰軍舉人馮澄世任工官事舉人李贊元為工官左司務范斌謝維俱司務後因張名振條陳不宜借設司務遂改司務為都事掛印掌書事為察言司舉人鄭愈為承宣司兼掌為承宣知事舉人鄭愈生張一彬為正副審理以泰軍舉人林其昌代以工官理海澄縣事

三月 落 左議設六察官俾其數陳庶事議察利弊以業茂時趙成周素沈

###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而等錄其 軍書掌六察官印

馮工官起蓋演武亭成先時 藩以一夜出督操練往還殊難命馮工官親灣仔操塲築演武亭樓臺以便駐宿教練觀兵至是告成一日 藩在樓觀各兵陣操有未微妙者于是再變五梅花操法日親臨督操步伐止齊逐隊指示計半月官兵方操習如法始集各鎮合操法并設水師水操法俱有刻版通行 六察官周素業茂時等條陳中左與王之地不宜因循舊址顧名思義請改中左所為思明州亦如新豐故事也 藩從而改之後有一老儒亦上一條陳改固當改一且改作思字徒思何益思盡即止也來叱之不敢繳進錄今迺推老儒不謂無見亦有教存焉耳

四月 藩駕臨思明州勅撫伯周金湯太監劉國柱自行在至州查勅印頒發勅諭晉封 藩王以 王忠振伯加少師晉其輝崇明伯王秀奇慶都伯赫文興祥符伯萬禮建安伯黃廷永安伯泰軍馮舉人監軍御史 藩今受封襲爵惟潮王辭不敢受改授赫文興前錄鎮為左提督以援勳右鎮余新任前錄鎮改前街鎮為禮任後提督以英兵鎮黃梧任前街鎮擬改戎旗鎮王秀奇為右提督因南征未回故也 援勳左鎮林勝為戎旗鎮以戎旗親隨營黃昌管理援勳左鎮事

通行各提督統領挑選精銳官兵撥入戎旗鎮鎮內京制設關五協每協五正領十副領每副領管五十員協將校副總兵街正副領泰將街班長守備街衛鋒官把總街拔洪復管中協王朋管前協江春 左協黃安管右協江文英管後協楊祥為利機營令 及就演武亭煬五梅花陣法操練 藩督親操 江陰地方呈請平



吳中軍林天...不服民望之委官鎮守免虜兵騷擾從之以賞勳司裴德管江陸地方事時海垣逆民復逞 藩令裴德就近會平夷侯勳撫安報裴德等數日獲解叛首林簡修等誅之 藩對衆言曰裴德從我行陣已久亦頗知其堪與黃復等之信林勝請乞裴德入戎鎮鎮候缺從之

五月 藩駕駐思明州總督朝明侯林察并周瑞等入粵勳王師班回到思明

時西寧師望我 師不至被虜戰敗退入梧州我師不遇而回 藩集文武官吊林

察等責之曰勳王入援名命原無倭駕迢迢觀望而回朝典何在爾等合心畏避當

盡正罪若有 江征罪應科減於是衆俱以聞安侯對 藩令正罪以拘軍中

諸將勸免 則職奪爵改其兵柄永不叙用總督林察統領王秀奇燕茂

各記責實降三級餘各降二級惟信武營陳澤遊兵鎮黃元殿兵鎮林文燦三人建

議請令往至廣海以探王師聲援總督不從

藩如其志義各加陞一級各賞銀一百兩 委戶官忠振伯任水師右軍事以吏官

潘庚鍾兼管戶官事辭不敢受遂以吳慎加銜協理戶官幫之

藩大閱操吊各提督統領鎮營就演武亭合操炮五梅花操陣法如對敵賞罰軍令

另設宴陳樂宴各鎮將大小官將賞賚有差時左提督赫文興督操隊伍不齊

藩聞之弔文興就操場令責四十棍鎮將跪勸免實降一級督操官陳武湖責百

二罰耳過示去與因此怏怏憂抱病 林勝題責二十棍 護衛前鎮陳克策操

不如法 藩令改兵柄委管浪崎地方事以左先鋒副將蔡飛管理護衛前鎮事令

其鎮守同安馬屠巷時馬得先率兵乘夜驟至衝散其營蔡飛引敗兵未見三斬以

物 泗州新城或以原後勁鎮陳斌未歸投護衛前鎮職率兵鎮守之

報清朝增兵入關欵與偽世子會攻思明 藩令各餉官并各統鎮官兵回札漳州

北鎮陳六御辭兵柄許之以姚國泰管理北鎮事 拔育曾儲賢二館諸生授監記

職俸配監各提督統領從軍出征記錄功罪 另設大餉司同監記隨各鎮出征查

給糧餉 另設監督監督營陣官監同各鎮出征戰勳授鐵竿紅旗一面書軍前不

用命者斬臨事 藩者斬副將以下先斬後報

是月偽世子 書云所發前論特書爾名別無他故以共切國恩子為世子

爾封公爵 無妨碍是以書名然撥之節文亦失簡照錄 不為介介爾

叔鄭將軍選鄭學士講議于於本月初五日今因山頤真都察院承政士衆梅勒章

京森章京同鄭學士前來白沙是日 至晚講議初六日復議爾叔惟發誓云我等無

有二心原有歸誠之意惟發信札免宥任罪等語予聞之正合予懷不勝欣悅予

思信札不難罪有可免之例業載前諭今當重為申明一品官祖大受大凌河因極

投降即全其生且加禮寵釋回復叛抗敵主上全州控邊圍困三年又勢逼投誠仍

加寬宥若凡若第概荷保全皆作朝廷大臣此事公蓋聞之五省京畧輔臣洪承疇

當日帥兵十三萬松山杏山數次抗敵一戰盡破輔臣身被陣獲蒙朝廷寬宥全生

越次擢用此事公蓋見之若論二人之罪天下大罪孰過於此惟主上廟算體承天



地之道故如此也公之德猶較之二人有所迫異而漳泉之役與閩省文武意不相投語言矛盾所致耳維則如此子審思之公罪不大若是投誠自益加慰皇上有何所不容尚念及爾此等事即公勿疑焉若即難髮投誠子必保奏免爾諸罪主上以罪之大於爾天無主保者慨然免宥超用于為保公夫復何疑只為公不勞大兵以靖封疆前來迎降子所以為公力保也惟欲招撫保全故每每讓師轉盼子係實心又體知上意乃發信札耳公當勿疑

落後書云而取海隅之地至煩萬里提師未及竟馬折棘歷艱涉險京年而到水濱樁材何能乃亦重重清朝南顧乎本國自宜漢島豈意以其言相館旋則二三其令今十二

不知之故也

以用兵必使官壅蔽無以聞又遠遠不相知之故今王世子親舉

征鞍辱於水滸試其遠而觀之又水聽而思之則可以相知矣尊論所謂信札夫勃

之不信札於何有且所謂信者是何等交約乎憊勞而出憊勞而歸師行弗易願下

執事實重圍之且國家大事非筆翰所能盡與細人能詳鄭內院周京風語者其使

之而相通如何前承教語似諛戲因未違報答併祈台亮

六月 藩駕巡駐漳州時因和議不成虜多阻我餉道又增兵入關故全福永興之

兵盡抽回漳傳令各徵餉屬邑一盡拆毀平地使虜無城可恃以便追殺故 落至

漳閩兵就巖亭埔大合操三日傳令拆毀漳城 遠前提督黃廷統轄我旗鎮左右

###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以病辭兵柄許之技籍英管理正兵鎮事

初設總理監營以管大小監督監營同各提督統鎮出征凡有軍機重務必錄報聞

技督運都督翁天祐為總理監營拔都督鄭德原正兵鎮陳勳為左右協理監營

七月 藩駕駐思明州 藩集諸文武議曰和局不就宜分兵與定西侯并志靖伯

等會師進入長江搗其心腹使彼不得倚力南顧袁曰然遂命右軍志振伯為總督

北征水師水軍事務任戰機宜悉聽節制調度 陸原北鎮陳六御為總制五軍戎

政總制六師以中提督為陸師正總督右提督王秀奇為陸師副總督征戰機宜與

志振伯陳總制商確而行隨率後衛鎮周全斌中衛鎮蕭拱辰援勦前鎮戴捷等十

二鎮赴日 一 并委右協理監營鄭德督監營隨督軍中另委餉司監

記眾同出征始今印行先時周全斌密諫 本藩曰監督監營久在行陣至于監記

或初投士子或表務公于能議軍中功罪為何物而可令其監記統鎮提督耶

藩不從至是令葉儒羽監記周全斌 藩知之諭曰葉儒非監記全斌之才異日必

不和須擇其可以服全斌之望者方可我思惟柯平可以監之渠出自平父之轄員

又溫恭純厚足以協之也於是改柯平監記後衛鎮北征

八月 藩駕駐思明州前提督黃廷後提督萬禮戎旗鎮林勝等各鎮進兵圍困楊

陽縣偽鎮將劉伯祿率馬步數千來援之札排浦埔

十三日我師列陣交戰虜來迎敵我師勇湧進謀交一合虜即披靡敗走生擒偽

中軍一員斬首七百餘級奪輜重不計餘眾奔回



二十四日劉伯祿又集惠州程都來援兵馬萬餘列營營瓜花埔前提督等議曰援兵數多未易輕敵當由萬全林勝自對東領曰我戎旗鎮願先鋒破之爾等隨後追殺於是東等莫不奮曰獨戎旗鎮能殺虜我等隨後追殺耶各鎮無不爭先奮勇齊逼其營交鋒兩合虜又敗北被我師遂殺十餘所獲軍器衣甲馬匹不計揚陽縣同守將聞風而逃回師進駐揚陽縣以張一彬知縣事 本藩行令昭大敵賞格陞賞戎旗鎮奇兵鎮功居多為首功餘鎮俱次功大監督鄭文星大監督賴林福池任紳等監督有功加一級總監督翁天祐監督有功加陞一級總督黃廷總制張英各加二級賞賚有差

九月 藩駕駐思明州漳泉各屬邑并漳城俱報拆完平地 北上師阻風之糧就溫台取糧台州偽守將馬信聞風欲歸慕忠振伯名欲藉援附志振伯遣人招接之時未得其便我師進發舟山信不果來

左提督祥符伯赫文與病卒 本藩親臨祭墓優恤其家 委五軍中軍張英管理左提督事英力辭不任許之官兵分作二鎮管轄以右鎮賀世明為左提督一鎮左鎮王維為左提督二鎮督練其兵 省報馬金世子統率新到萬漢三萬到省札援民居養馬并帛本省兵馬一齊窺犯思明州時我師分道南北征勦只有後提督奇兵左衛等數鎮守鎮城邑地方而已

本藩傳令併空思明州聽居民撤移渡海其持領官兵家眷撤往金門浯州鎮海等處聽從其便時有引禮舍人許瑞李從直上條陳謂併空思明十不便不如帛回南

北之師與決一戰之語

本藩聞之大怒謂其借議軍國大事搖動軍心三令示因鄭言傳等人勸免細責八十棍隨容諭官傳等曰清朝豈無宿將造此乳臭倖子豈意在戰耶不過藉兵再逼我和耳我若帛回大帥被他識破所以併空思明以疑之昔孔明城上探琴而退魏兵此意豈異耶諒他必有書來講議一番我隨乘機迎之彼自入吾彀中諸人俱曰 藩主妙算無遺非小人所能知也

虜世子至泉州又發札諭直書 藩台來 藩不答復令鄭學士到白沙見定國公而回

藩令馮上言築白沙城或以後勦前鎮鎮守之委監紀武大或管理晉南地方白沙城定國所委轄將書昭楊昭守白沙城并兼寬寨

十月 藩駕駐思明州演武亭往來金門駐節 以并將家眷俱撤過海思明併空偽世子頗知之

藩行帛北征大帥并帛戎旗鎮回思明防守

十五日戎旗官兵到思明北征師至舟山十六日水陸總督同總制會議攻取棧宜已定

十七日官兵蘇峯江口一齊登岸分二路而進泊舟山城虜出六列陣交鋒我兵合力敵進虜遂不支時右提督右鎮陳瑞勇往登先陣斬中營中軍陳彪一員并虜兵數十虜遂敗走入城堅守不出我師遂議攻城



二十三日圍攻城下時守將把臣功城上瞭見我兵強盛節制有方又見水師堵塞援路孤城援絕無心攻戰陳總制遣監守李化龍進城招降把臣功果傾心歸附

二十八日把臣功同張冠等開城投誠官兵進城安民草木不動威聲振江南先時行軍

本藩即發銀壹萬兩付陳總制等領載北上凡攻城邑有功先賞後報有罪鎮將會議先斬後聞其官兵奸淫搶掠違罪將領阿拉不舉罪總制時師至瀟洲北鎮下有一兵取水拾人一鷄被監營報解遂集諸鎮議罪其輝對衆自認統禦陸師失律去衣請責示儆諸將遲疑釋曰爾等今日不責天致我總督與本藩殺耶師仁

在遁令印不行尚望恢復致遠於是總制請令箭致於前責十棍犯兵鼎示付翼司哨隊各緝責北鎮舟師後至免罪以故軍令嚴明官兵遵守進城秋毫無犯先時定西侯張名振與陳志靖北上不和

藩委刑官程應璠解之名振尤未降心故我師至舟山馳會攻城不至中提督等議曰名振謂我南來之師未知地利但我等攻城累邑多矣此一孤島何俟名振會也殆泊其城遂降至是城下名振等出自長江來會定關守將張鴻德義素家乘附志振伯厚持載歸鴻德係皇厥宿將善騎射百發百中後藩授以前鋒鎮

十一月藩駕駐思明州演武亭知縣事泰軍林其昌因審曹六假人命事失入人罪吊責八十棍革職永不叙用以副軍理王士元知海防縣事委戎鎮鎮入鎮海城藩差監督李長立舟山吊餉

###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十五日隨議鎮守舟山水滄官兵船隻以總制陳六御督定西侯張名振英義伯阮駮等鎮守之

是日舟山降將把臣功張冠等官兵家眷俱配船同大師回思明州  
十二月藩駕駐思明州演武亭

十三日舟山大師回至思明州其輝等引把臣功等見藩藩大喜改名臣興即授驍騎印賞鎮守賞銀五十兩餘轄將守官兵陞賞有差時忠振伯師後至因前台州守將馬信約歸至是進入台州港馳書達之馬信果棄城帶兵馬揭家眷附忠振伯來歸戎鎮鎮守請候缺張德已知行陣善能乘兵堪拔為親丁營藩從之

十四日右軍忠振伯同台州降將馬信全師至思明州藩喜甚令忠振伯撥屠安頓家眷設宴款會授中權鎮守掛征虜將軍印賞銀貳十兩并玉帶蟒服封母封妻各賞銀五百兩珠冠霞帔所轄將員共賞銀一十兩另陞克復舟山有功將領官兵各有差同論諸將曰聞中提督至瀟洲受罪請責其虛公古名將不過爾等當勉之吾亦拜下風矣另賞忠振伯銀五百兩以其收服張馬二大將來歸

十月丙申正月藩駕駐思明州潮虜劉伯祿復集潮惠援兵萬餘來復揭邑佈札西關外前提督集諸將議戰機宜左先鋒蘇茂請戰謂倘將去年八月內被我兩殺二獲亡魂喪膽雖有新援之兵俱皆先年戰敗之餘何足濟事此來不過逼于請平二酋來此塞責耳豈敢戀戰自願為兵殺截不効依軍令前提督依議進兵以左先鋒領頭登前衝鎮黃梧黃衛左鎮杜輝為二疊殿兵鎮林文燦援勤右鎮黃麻等



為後援前提督領後勁銀滿正等抄攝其後約日進戰詎燕茂輕敵黎明出營唐探知先伏西關城外待其過半唐首... 力與戰身中二矢一銃帶傷突圍而回虜殺傷相當幸前提督殺至虜始不敢強追... 提督將敗軍情形馳報軍前 藩隨委我旗等鎮入揭應援 前軍定西侯張名振... 卒委總制陳六御兼管前軍事令水師前鎮黃義伯阮駿專守舟山地方

二月 藩駕駐思明州差兵官張光啓入揭察報西關一戰左師失律之事... 鋒燕茂前街鎮黃梧護衛左鎮杜輝等鎮回思明州令前提督我旗等鎮乘揭陽縣... 登舟下廣株聽行在聲息另差戶部事楊英查察張一彬做收揭邑正供文銷并家... 餉司監紀追收末石配載商船一畫四州計餉銀十萬兩餉末十萬石

二十日前提督等舟師南征左先鋒等回思明州 阮駿報獲京王于勅諭定關造... 船五百隻破度舟山乞撥師援防 藩遣張鴻德馬信等督師北上協防

三月 藩駕駐思明州前提督報我師南征巡至益州海州大星所等處生奪馬尾... 船百餘隻兵糧甚夥惟行在駐輝高瓊聲援難通 藩集文武官議揭陽長師罪燕... 茂身為統領先鋒慢師輕敵致失兵喪將罪不待誅黃梧杜輝應援退却致既領失... 機亦應如律請將跪告曰燕茂欺敵輕陣以致敗亡非我等罪眾俱一辭於是杜輝... 調責六十棍黃梧責各戴罪高歸... 鎮燕茂狗軍中拔後街鎮月全斌為左先鋒鎮陸木武營華棟管後街鎮樓前街鎮

黃梧同後街鎮華棟代守海澄縣城

二十日總制陳六御恢復健號所詳... 藩大嘉獎之

四月 藩駕駐思明州虜世子吊各灣船隻令韓尚亮統領水師始隻欲犯思明自... 統帥師七札石井寇攻白沙城 藩又令兵民家春撤移過海調遣水陸官兵恭布... 待敵虜水師分作三艘來犯一棕白賊犯白沙一棕紅賊犯金門漳州一棕為賊犯... 思明分配已定

十六日虜水師齊出泉港來犯我水師左右軍并援勦左鎮黃昌信武營陳澤水師... 內司鎮左右協統船出圍頭外迎敵虜前線被左協王明統船先發一煩擊沉一隻... 虜船遂挽回不敢前進是信武等鎮營乘勢追進忽狂風大作陰雲濛濛對面不... 見船踪我師留下收泊圍頭虜船欲回泉港及深港港不得俱被狂風壓下有帆... 入圍被我師幸生者有被浪打漂上青真金門登岸逃生之降者有飄出外洋至廣

海者韓尚亮亦被沉溺我師生獲大虜船十隻聞被焚燬者三十餘隻收回不上十... 數是我師大勝班回 本藩始大敵陸當信武營援勦左內司鎮左協王明為首功... 餘俱次功特降虜刺其耳事故回見虜世子諭令毋得輕為動兵世子亦嘆服渡海... 之難收軍回來

五月 藩駕駐思明州設戎旗左右鎮以林勝為左戎旗鎮樓左街鎮楊琦為右戎... 旗鎮吊各處鄉勇訓練統籌配執... 花鈎統設新馬刀不空歸木棍每名兵另... 帶銃彈三粒在身遇敵擲身俟自此始擬左戎旗鎮南日回吊還久歷戎伍精勇者



撥入右戎旗為協將正副領班及班長以便管練鄉勇及新吊班官其鄉勇銳器日  
在操練出征 拔副將洪善管理左戎旗事務前任副將事

閏五月 藩駕駐思明州日令鄉勇新兵操練 藩親督操并教銃務

拔張魁管理奇兵鎮事魁善騎射發無不中一日同 本藩在船教習水師適有水

鳥在水面乍沉乍浮 藩諭張魁曰汝善射能中貫此鳥即以此船賜爾魁即挽弓

箭在手待其鳥浮一箭射去應弦而中 藩稱其能遂以坐舟賜之至是令管奇兵

鎮傳令各鎮備辦出征候而下師回日全往北征著出征船隻各給船牌烙票以防

混冒計大小船一千一百張另南船未算

六月 藩駕駐思明州前提督戎鎮鎮等自南征班回至思明 藩亦遊班配左右

戎旗將領班官得宜遵同指揮如法拔左戎旗內領班杜斌為右戎旗前協副團

後協李尾為左協何義為右協張德為中協傳令配船候令出征

二十二日防守海澄縣城前衛鎮黃梧據城恃叛迎虜歸降報至

藩遣中提督甘輝左戎旗林勝并右軍忠振伯率各鎮前往攻復拔虜已入城不及

其土堡係林明所鎮與黃梧抗敵不附於是眾等俱撤運粟石軍器 藩令抽回查

城中所貯糧粟二十五萬軍器衣甲銃器不計其將領私積者又不計 藩嘆曰吾

意海澄城為閩中河內故諸凡盡積之豈料黃梧王元士如此悖逆後將何如用人

也傳令出師別高進取後衛鎮副將林明并領兵康熊不從悖叛 藩嘉獎當即拔

後衛鎮副將林明為右戎旗鎮楊琦管理護衛鎮楊琦先因黃梧揚陽敗陣所失衣

甲軍器甚多 藩查點楊琦盡將左衛鎮水甲軍器借之應點 藩見其齊整無失

故不殺之至是聞知恐琦與謀故削其兵柄而以林明代之拔康熊為左戎旗正領

兵中軍陞都督金事連兵官張先啓兵都事黃璋俱下獄來言黃梧之叛為二人所

驚激又責以附同黃梧欺騙查點軍器別借應點之罪吊令押赴忠靖伯船上盡候

班師回日定罪

拔族跋史謹理行營兵官事謹賜改名興明陞遊兵鎮黃元為護衛右鎮同後衛鎮

守銅山

陞一鎮胡安然為拔勳右鎮二鎮王雄為護衛後鎮

七月 藩駕駐思明州遣中提督左戎旗左右先鋒等十五鎮官兵在船北征諸將

啓撥機宜

落付一札與中提督張五軍林戎旗等收受且諭之曰出軍地方機宜俱在此各鎮

船隻間駕齊至藤羅灣即集諸鎮折看一一當煇吾令而行傳視若完即時開駕直

溜至所論地方不可令其泊灣駕馭有違令者先斬後聞該提督此番代予親行毋

違明令

以右戎旗林明同前提督扈從 本藩居守思明撥右戎旗中協張德官兵同在戎

旗出征

初四日隨開駕至藤羅灣依令而行直入閩安鎮逼至福州南臺城下札營整辦攻

城器械虜報知堅守求援虜世子星夜馳赴防守故不攻大掠而回時官兵船隻滿



載輜重寶物不計足償海港之失時虜兵來追被我旗左協黃安等殺退我師全獲而回出札開安鎮羅星塔等一帶候令進取 援中提督中鎮鍾宇曾獲衛中鎮事八月 藩駕北征我師既入省界虜世子盡吊赴省 藩恐我師未免輕戰又恐開安鎮地方難守故行親征隨以前提督為君守總督水陸防守以鄧會官恩州地方事出張光裕戴罪官兵官事同前提督居守都事黃璋隨扈出征

十八日 藩駕登舟統率右戎旗鎮林明官兵北上 其提督等克東城寨殺獲甚多

是月二十六日虜水師大小五百餘船進犯舟山陳總制阮英義等率戰艦五十餘號與戰時我師占據上順風片聲大敗虜船隨退回我師全勝回舟山

二十七日虜又令舟師來 意在誘敵且戰且退我師候中其計直追而進至定關口水流湍急虜遂擁合交鋒我師少却陳總制遂呼英義伯二舟率先衝破其餘隊不知水勢二舟被流水擁托而入挽掉不進虜認知為先鋒總制之舟合力齊攻統天如兩總制知不支望南拜畢踏海而死阮英義亦知深入無援必死將船中大藥統器齊發自焚其舟虜船被擊沉二隻虜兵亦死不計我師見二船俱失隨四散溜下虜遂進克舟山遷移其民拆壞其城張鴻德亦戰沒陣中

九月初三日 藩駕巡至開安鎮相度地勢知為省之門戶隨令工官為工官吊民夫增築土堡城寨以為長久之計巡至羅星塔亦令增築土城撥兵鎮守巡至開清承福港蕭家渡派設水師扼守斷虜往來以右戎旗中協東德防守之撥左戎旗林勝鎮

守羅星塔總督水陸防守撥後提督萬禮鎮守開安鎮總督水陸防守調遣已足藩駕出駐壺江文海鳳埔等處 中權鎮馬信自北師回至壺江見 本藩說陳總制陣亡之事 本藩令優恤其家并阮英義家後

道左衛鎮洪善右衛鎮楊朝棟襲取連江縣克之虜將并縣逃走以洪善守其城十月 藩駕駐三都

初六日偽世子發兵持襲攻銅山縣詔安四都大破渡載過江被後衛鎮章棟獲衛右鎮黃元等統兵擊殺無遺命志伯督遣巨艦令各鎮徵積兵糧 陞右提督王

秀奇總督五軍代務督各提小統領鎮守開安鎮以中權鎮馬信晉右提督事遣師進入福安地方取糧以多積取者陞賞時止兵鎮韓英居最 拔信武營陳澤為獲

衛中鎮 委五軍中軍張英總督五軍戎政兼管水師前軍事阮英官水師前鎮事十一月 藩駕駐三都時鑑同寨負固不服遣前鋒鎮余新勦平之餘寨悉輸

太師平國公又遣家丁謝表小八等來勸就和議虜以 藩不受詔又攻破郡邑故連繫太師令逼 藩就撫至是蓋至 藩不從置之

十二月 藩督師進取羅源寧德等邑舟師至梅溪登岸餘飛鸞白鶴嶺漸至羅源虜探知赴援遣梅勳章京阿格高巴都柯如良等帶真滿馬步數千尾後率制

藩隨統師直薄平德縣阿格高等又望後繼進 藩隨步諸打議授中提督其揮左先鋒周全斌獲勳後陳魁等機宜令其斷後節節示弱誘敵待至險要伏兵齊出殲



之諸將受計斷後

二十九日 藩督師先行阿格高果直追而來見我師伴走放心追趕殆至護國嶺險要處中提督即令左先鋒伏左邊接勦後伏右邊中提督自引迎敵阿格高促兵送戰夫如雨下我兵併力死戰殺傷相當繼而左右伏兵齊出虜遂少却我兵奮進阿格高等各下馬打死伏中提督與周全斌計曰虜倚馬為長技今下馬是來送死但聞格商名將每以打死伏得勝 本藩前程去遠虜衆我寡又俱真滿披掛未可輕視須令特領各糾精神死中求生以計取之彼下馬逼我我始操法三逼誘之彼披掛必倦然後我兵齊進以一當百可取勝也格商果三逼我即三逼我力倦我兵齊力連殺陳魁執牌直取格商把作一堆身中二天一刀六陳燐離至持格商殺死救回陳魁虜見格商被殺即少退我兵乘隙趕殺一時絕不上馬者盡被殺死積屍遍野拾獲弓箭馬匹不計時虜以格商已死又不見章京已都柯如良等數將即合兵又來決戰奪屍時右提督趕至合力奮殺虜死者又不計生擒數十名格商身屍更可尋回虜數四只存疲馬數百我兵收四時

藩元未知我勝殆陳魁被傷同中提督等至 藩始嘉慰親帶之令陳魁在船調食先送藥資三百兩合師攻圍寧德縣虜不敢出戰令各官兵散處取糧各積足三個月逆回札三都紹大敵陞賞但未知虜失何頭目令人至省探探稱格商已都柯如良等員皆清朝無故自入京來無戰不勝故特遣隨世子入關作先鋒至是死焉

十一年丁酉正月 藩駕駐三都陞左先鋒鎮周全斌統領戎旗右鎮陞援勦後鎮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陳冠統領左先鋒鎮以右戎旗林明管援勦後鎮事

謝表小八等來心 藩跪告曰表等奉太師命特來稟請和局一事到此已久太師度日如年候回信復命難待耳 藩於是令諸參軍擬稟稿回覆太師各各進呈其不合意 藩即自作書稟復書云謝表小八等至備述苦情信疑泰半情能不傷而勢無如何耳嗟嗟曾不思貝勒往見之時許多勸止竟爾不聽自投虎穴無怪乎有今日也吾父禍福存亡見料之以無清朝待投誠之人猜忌多端有始無終天下誰不共曉先以禮貌相待後以魚肉相視總之扶一守若一扶而見豈可扶之人哉固已言之於先而決之於早矣今天以下入耳之言平初勸免前言已畫四之何益但謝表等日夜啼泣謂無可回覆為憂故不得不因其言 而明言其詳蓋自古之治天下惟德可以服人三代無論矣漢光武恢廓大 惟實融唐八宗於尉遲次德朝為仇敵一見即待以心腹亦太祖時越王傲全交 人朝兩月遣還群臣已留書說封謝賜之此皆有豁達之規模故英雄感泣樂為之用若清朝則高用詐力安夫詐力縱可以服人而人未必心服况詐力之所不能行殆亦難矣自清朝入關以來喪許多人馬費許多錢糧百姓塗炭赤地千里已駭於往時矣蓋世子傾國來關將左三載殊無奇謀異能只是稍葺破城濫掠焚殺女多於兵牛多於馬一弄兵於白沙而始兵覆沒兩弄兵於銅山而全軍殲滅聞安鎮為福省之門戶遠爾逆破羅源一戰阿格商已都柯如良等十行喪命况我未嘗揚一帆道一矢而彼人馬皆川面相欠持不服水土千里饋糧轉運難繼清朝之高詐力果有損耶有益耶此不待辨



而明矣今欲戰不得欲守不能罷珠崖置交趾何嘗失計乎舟山為南洋之門戶既  
 幸得矣運而不其力量亦一概可見矣夫抵清朝欲以刺髮別順逆不知順是任  
 於心而不在於形試觀善襄金聲垣李成棟海時行等豈皆非刺髮之人哉大丈夫  
 磊磊落落光明心事正大皎皎如日月終不肯效詐偽所為苟就機局取笑當世清  
 朝試思今日之域中是誰家之天下乃損無教之甲兵費無稽之錢糧危億萬之生  
 靈區區爭此數根無用之頭髮亦何量之不廣耶清朝誠能畧其小者而計其大者  
 安插我兵將俾地廣足以處糧裕足以養何難罷兵息民彼無詐我無虞如此則奉  
 清朝之正朔無非為生民地而為吾父屈也文官聽之錢糧如前約總無非為生  
 民地而為吾父屈也將兵安插得宜清朝無南顧之憂左在海外別一天地見  
 願效策許巖光輩優游山林高尚其志耳清朝多疑人非往見至此心已盡  
 而心尤寔伏祈聖詔謝表等持書復命自是和局永結

落今取運船料發各鎮造脩戰船以赴北征一應船務俱委右軍志振伯料理報稱  
 中提督并輝假回思明養病落行戶官送藥資三百兩諭曰護國協力戰所致盡  
 瘁報國先帝在天之靈實憑祝之酒善調攝以赴師期二月初旬當馳赴軍前也軍  
 聞之無不感奮

二十五日遣總制行軍司馬兼水師前軍張英總督北征水師同總督後提督萬禮  
 督同左右先鋒兩鎮等鎮前赴溫州福州寧州牙城浚寨等地方取積糧餉

二月 本藩駐紮三都

初七日張英萬禮等師至溫州金柳街即議攻城屠偽遊擊羅永壽守備王虎衛官  
 于起麟龍藏時分城迎降自於中街鎮蕭拱辰鎮守為老營安撫市肆不易不屠  
 官兵願回者聽之所報城內未業甚多另客寓湖絲三百餘担 落運船運載旬餘  
 十一日遣右戎旗鎮周全斌等出師福安內港三十里地方取糧克括坑寨積糧  
 三個月班札原汛

三月 本藩督師北上進至鎮下灣阻風遲留不得前往隨萬 思明州撥後提督  
 萬禮督正兵鎮韓英左右街等鎮輪番防守閩安鎮并羅星塔等處寨城吊左戎旗  
 鎮林勝回思明州

遣水師前鎮左營李順同水師後鎮施舉前往浙省 處探探房息并招標松  
 門一帶漁民以為進取長江智導後施舉定關 風水不順施舉坐駕船  
 飄流入港眾寨不敢被虜所執不屈擄海而死 遣 主事鄭為英督理沙關地  
 方事

四月 本藩駐紮思明州委前提督同職罪兵官張光裕照防守思明 水陸官  
 兵有無老弱旗幟是否鮮明盔甲大箭銃器被牌大龍彈子斧頭船隻等項是否齊  
 備逐項填註明白回報

本藩親臨閱視對各鎮稱曰撥勦左鎮護衛左鎮後勁鎮等三鎮官兵俱裝壯軍器  
 船隻俱整備而後勦左黃昌 為最賞銀一百兩二鎮各賞銀八十兩禮武 容  
 似未盡美須加整備比後勁鎮等二鎮次之陳忠靖水師軍器械器是水師故步



此禮武鎮又次之右軍下陳明陳陸劉興等七人船各新整齊備大塔駕用皆右軍  
忠振伯調度有一統船如燕青杉太等六船俱堅緻無恙者兵官招次第當竭力勵  
若周鳳鏡船陳崇武蕭梓二為尾與司總朱玉等船只有內港裝兵軍糧未堪外洋  
寸風破浪者協理船務林泰佑修啟報

前提督官兵軍器頗亦雄備調度得宜賞銀一百五十兩

張光啓戴罪而贖能自勉勵與前提督協恭料理軍糧保固地方安全准贖前罪招

舊理理兵官事兵部事黃璋一併赦宥招舊供職辦事

按協守白沙城恢勳都督黃招為木武鎮撥中提督也張華為木武鎮左營委張

遠為中軍

五月 藩駕駐思明州稽察各項追徵糧餉以造軍 又洋船事務本年二月間六

察等事在三都告假先回 藩行令對居守戶官鄭官傅察算裕國庫張恆利民

庫林義等稽算東西二洋船本利息并仁義禮智信金木水火土各行出入銀兩時

林義因陳畧西洋一船木萬餘未交付等已先造報 本藩存案明白事等謂林義

匿贖此項係與鄭戶官瓜分欺騙密陳

本藩未見冊亦心疑之但報冊係 藩標日鈐印可查時戶官覺知而所報事見

本藩事等執以此項沉滅無交算核戶官執為案冊造報明白只因林義後交便不

肯收受再算則此人必係房之奸細專來離間前黃惟一失錯被其播害後又等

逐逐端欲害後勳前鎮戴授弄忠振伯幸 藩王明鏡發六官察明無欺方釋茲又

証春同林義欺騙乞委多員逐件細覆如有欺騙願全家受罪如果無欺是堂之奸  
細於離 藩王左右任用之與藩王若不密為察訪輕信間計大恐左右任員重  
足寒心矣 本藩是夜翻閱簿帳件件造明業六察所駁條件虛謬阿司違心惡之  
傳令革去六察事連奉印劄出置閒住

六月 藩駕駐思明州臺灣紅夷酋長撥一違逆事何廷斌至思明啓 藩年願納

貢和港通商并陳外國寶物許之因先年我洋船到彼紅夷每多留難 本藩遂刻

示傳令各港灣并東西夷國州府不准到臺灣通商是禁絕兩年船隻不通貨物

滯貴夷多病疫至是令廷斌求通商輸餉五千兩前杜十萬枝硫磺千担遂許通商

堂六察閒置至是再啓白寬仍陳戶官匿贖實狀無心亦有指事受賂一二之伏

行實

本藩深念今歲置重典後念其高江世襲勳功舉家肆拾餘口起義勤王被虜殺死

情其年老遺令出置臺灣令何廷斌供給衣食開銷

派定出征居守水陸官兵并船隻入宴實在州各文武官并將領令

國母分作七程教請出征居守文武將領各妻子入府宴待并始次賜費金帛有

第一程請提督并六官父母妻子次領次總鎮次署鎮次管理次營將次紀難熟

功等錄是將士歡騰感激益奮 左衛鎮洪善守連江港純節有書請之善原係 州

屬下將 沉沒不報右營翁蔭心之報聞至藩到鎮時將洪善推出斬之請將勸免

細費一百二十棍軍職賞前陞銀一百兩官兵四百兩拔副將林燦官理左衛鎮



七月 本藩與師北征

委忠振伯督理居守官事并調度援勤前左右等鎮水陸官兵防守恩明

初十日傳令在船開駕集諸將議曰此者遠征當先積糧爾等當計何處可以取

諸將各志所在 藩曰處處俱皆輸特惟興化涵頭黃石地方大師未有京貼倚傍

未附饒富貯積可即取之我于十二月己令護衛中鎮陳澤密畫地高現在分派各

鎮祭標取糧地方爾等當依令著刀取積可也遂分中提督等督師進札涵頭

本藩督戎旗等鎮進札黃石地方

十三日一齊登岸各撥衛鋒官祭標副鋒伏兵搬運粟石駐札三日各船滿載虜無

敢犯隨揚帆抽進瓊琦親往閩安鎮巡閱城寨以五軍戎政王秀奇為總制亦督前

提督總督水陸官兵防守寨城吊後提督等輪番出征以黃衛前鎮陳斌守軍里塔

撥護衛中鎮陳澤為水師同前提督協防應援寨布已密 藩督師出札鳳埔操練

教日至二十九日即開駕北上只傳令各船跟中軍船駕駛并不傳進止機宜

八月十二日 藩師進上海門港時海門衛西岸係守將張提前所守將劉崇賢各

發銃打擊我船俱不能傷我師乘風逼進黃岩縣內港諸將請見告曰海門衛所未

下侵入內地何策

藩諭曰海門台州門戶若先得台州堂與門戶並暇接關即若先攻門戶則合力

守克亦難矣諸將曰然

十四日登岸進攻黃巖縣虜守將王戎率馬步數百迎敵左戎族首程當其鋒一戰

陣斬虜數十奪馬十疋餘衆奔日王戎逃入城我兵直逼城下王戎見我兵精勇

布黃城下孤城無援遂就西門墜起降旗 藩遣馬提督張五軍招納之戎出城迎

降遣水武營入城鎮守委五軍中軍毛恒署理縣事安民秋毫無犯之日後勤修

林明派札南門因未得帥令見城上無虜兵把守遂率兵登城馳報軍前

本藩怒甚即出令箭細解林明責以無令登城重責六十棍半職戴罪由贖管鎮事

十八日移師進攻台州府

二十日傳令提督總鎮昭依派定次所札營聽令攻打 藩札營西南城外時虜總

鎮李必見大師威儀又聞先台州守將馬信投誠重用持疑兩端 本藩見城上旗

旗泰差官兵混亂遂集諸提鎮諭曰我觀城上情形虜將非走必降斷無有反弓之

矢當此對壘而參錯如是馬提督爾前年守此有舊熟者可遣招之必斷然來歸也

依諭往招李必果降

二十六日李必率轄將常太初等出城叩見 藩親慰勞之遂遣北鎮姚國泰進札

南門撥勦右鎮賀世明札東門仁武營康邦考札北門右衛鎮魏騰札西門知府齊

維蕃臨海縣知縣黎毅居叩見迎府縣正供戶口籍冊 藩禮接待之諭令昭舊供

職遣戶官都事楊英進城查察倉庫高籍等項解出 任銀三千餘兩版籍詳呈台

州已復遣中提督率所轄官兵前來居中應援問安鎮又先遣護衛左鎮杜輝也

馬隨撥勦後鎮林明聽前提督撥派協守閩安鎮右衛鎮楊朝棟辭退以營管魏為

管理右衛鎮事





九月 落駕駐台州府



初一日台屬太平縣守將高錦祖聞風歸附先時祖有妻先歸 落聲名故守鎮太平留春黃巖至是挈眷來歸 落禮待甚修遣文武營親標率兵鎮守遠統領並鎮余新率右衛鎮魏騰等下台屬縣邑令北鎮前鋒營 勤代魏騰城守  
初七日天台縣守將韓文或率家眷獻城投我優禮待之仙居縣聞風亦下守將逃走余新遣中軍安撫之市不易肆

初八日遣後提督萬禮率兵攻下海門衛所一城此衛乃台州門戶西北一帶皆高山峻險南面環海地險兵多負隅不下後提督請令安炮東南角攻擊之

初九日 落遣移師到海門衛親臨歷閱地勢頗險攻擊必有所傷

初十日 遣令監督示維率進城招諭

十一日守將張提率兵出城迎附 落優待之又遣宋維率往新所招降守將劉崇賢亦于十二日帶兵出城投降所有兵馬撥歸魏鎮把臣與管轄

是月 落遣義師林志勳破永福縣守將縣官俱殺死李率太發兵往援吊黃梧兵未至疑之持黃梧轄下官兵率太盡吊撥入八旗下黃梧只刺隨從數人始悔叛之

悞也有思來歸 落弗納之率太整兵復開安鎮領兵向新統者北上恢復守鎮者多係老弱副鋒仗兵隨吊來潭水稍配船令土固山督鎮兵錄水對我水師

星塔吊集聞福氏夫自古山間路達鎮城今即固山率兵與我陸師對敵攻犯鎮城先於八月中因民夫萬餘自古山向路蘇溪頭而下至九月初十方達烟墩寨脚時

落亦悉副鋒兵稍弱難敵今總理提塘徐日彰馳赴鎮城與前提督商議標宜虜果表犯主刻飛報赴援日彰到鎮回云計議烟墩上寨四面峻險不能施展統炮寨北山腰可容百餘人若果只可當我地雷凡余石鎮全鎮獨守則無虞矣其鎮後山頂寨亦四面險阻惟寨西山徑一條可容三五百人則非守不齊已撥神威營陳興幫守虜若果只攻一寨不能兩寨俱攻若攻鎮後寨督撤余程兵幫守烟墩如攻上寨亦如此提調至於水師舊鎮水 旋洗舟不能成列出口出口正好乘東北風衝擊是我皆慮必勝之勢似可無煩南顧 落聞報驚訝集各提督統領言曰似此提調開鎮危矣李率太頗能知兵開路吊梢必水陸全力協攻鎮上數寨分兵齊擊左右夾首尾不能相應豈有專攻一寨俾我得全力堵禦且我不設遊兵應拒守兵移動往來兵心未免驚惶虜知我虛實聲東擊西使我奔馳不暇坐受 於水師尤我長技當先擊勝豈可聽其或列出口若至出 則反客為主順流直出將何抵敵水陸俱出彼下開鎮難矣此報緣何纔到爾等速集兵馬錄陸路至楚門所下船陸援率太行兵來攻若出外則援及無虞若慮我兵知援計內來攻則危矣十八日已時令旨催促刻限中提督赴援水師左右戎旗赴援 師錄路兼程赴鎮本藩已歸恐聞安鎮有失省虜為患隨捨台州府縣 而下二十一 日辰時陳五軍前提督叩見陳虜表犯鎮果如 本藩所料已於十四日即土固山水陸齊擊攻破矣前提督右鎮余程守頂寨戰死守羅星塔護衛前鎮陳斌神若鎮虛說俱被獲速去不屈殺之



落四不必言矣徒亂人意耳是戰敵夫援之過也行今提督統領北拾副鋒兵歸配隊伍候令聽候仍以協理五軍陳克策駐鎮浪瑯地方撥護衛中鎮陳澤護衛右鎮黃元二鎮水師聽克策調度防守

二十六日 落駕督大師至思明州時五軍戎政兼少日軍事張英請中營總生營黃與大有持畧乞撥歸轄下委任持兵生營未足以展其材也請乞落許之黃與撥張五軍調用委材官陳仰為中街鎮中軍

十月 落駕駐思明州 十五日集提督統領文武各官於漢武亭定夫守閩安功罪先究總制喪師失律之罪王秀奇違回李率及集全閩之虜吊民夫款萬閩路運統水陸齊擊而一以

一提督下之兵兼禦水陸不亦難乎其於所撥副鋒之兵雖處守主持不一 倘非服維康加約未克觀望前委督時已京而落蒙 落王諭云我提師占據上海攻服郡邑偽虜吊集應援不暇者虜何暇及此則鋒之兵以之戰征不足以守城

有餘焉一有急立撥鎮兵赴防可也秀奇領受機宜不得推委况虜連攻四日夜統炮連續不絕城垣灰粉人無站足亦與先年五月初七日金剛山之攻海澄等爾欲以副鋒當之其能保乎 落思其言姑不深罪實降示示既前提督總督水陸失

律應究因右鎮余程全師殉沒以平日能鼓舞轄下効死勿去之方足贖之諒降三級其羊職職罪而暗當後鎮事林明護衛左鎮杜輝責以救援無功督守致潰今惟據門正法中提督其輝等勸解各綱責一百二十棍以儆杜輝克前提督姓名

操兵林明左戎旗下尾名操兵另察各鎮副鋒翼將司哨先潰者四十二員一併梟示軍中攝服

拔義武鎮陳鵬管撥勳後鎮事拔萬義為重發左鎮 是月以黃府鎮為重發鎮落欲以師南下議攻鷓汀堤賊寨以屢阻我潮指糧道又遣安右先鋒統領英兵等帥札漳浦道仁武營守新城禮武守海門撥勳前守高崎後守左守泉港以右軍忠

振伯督理兵官事調度居守鎮營軍機事宜 二十八日 落親督各提督統領南下 十一月初一日 落督師駕至南灣駐蹕青與山少師忠勇侯陳豹請見訪問潮唐

年鷓汀逆寨情形次第陳對甚釋因進勸曰王師退處久無聲息潮患破改在下者得其地不足長驅何如進搗浙直攻心為上也至若鷓汀小寨匪徒以鐵

尖錫倒耳何勞 落駕親臨即左戎旗林勝等亦以此言勸自願領克破逆寨復命落從之授以攻取機宜 初八日令左戎旗中協洪復尾駕回思明其各提督統領左右戎旗等俱遣就潮揭

派取糧餉并攻取鷓汀逆寨 是月二十一日英兵鎮唐邦杰率前鋒親隨二營叛外其虜左營將鄭然中軍許廷廷不從容報右先鋒楊祖智武鎮蓋併連之不及 二十二日報知 本落驚訝曰邦杰自戊子年同安未歸一馬共耳見其頗善騎射

於傳人之中每加賜妻賜宅壬辰年投入北鎮副將乙未年陸拔英兵鎮龍溪亦云



周美此而叛去將何用人也素之

我師攻破鷓汀堤邊寨報聞此寨固已久四畔皆深泥水田惟一面近港通海有  
數十強僕出沒波濤之間時或高漁時或洋劫屢屢阻截糧道至是破之此寨罪大  
惡極本藩日在痛念因三年七月我師攻圍潮州抽心匪徒寨外京過被其藏誘截  
賊志勇僕左鎮呂未死之至七年六月

本藩督師攻 深鏡炮難施抽回至是前提督同左右戎旗等相議攻取茶草  
鋪塞城高平地踏破仍一面用厚枋作人字牌倚城牆連身人藏牌內用鐵錐掘透  
後用地雷滾進登時城即崩裂各傷而進將城中小小盡屠之馳報以聞 藩曰此  
皆小醜逆我後生之誅而下去一梗化矣尚有許餘未服須收滅之以免自貽之慮

十二月 藩駕駐思明州傳諭分遣各鎮官兵統制於地方馳札練兵以左戎旗林  
騰統領宣毅前鎮吳豪正兵總韓英等札達漳浦右戎旗周全斌統領後衛鎮華棟  
水武營朴世用等前鋒鎮余新為正提調右提督馬信為副提調統北鎮姚國泰援  
勤右鎮賀世明大武營魏標等俱札海山訓練兵馬其前後提督等札銅山漳浦詔  
安等地方中提督統轄鎮駐晉南地方

十二年戊戌正月 藩駕駐思明州時軍政頗暇稽之糧餉事務問各提督統鎮南  
下取糧稍裕恐軍士未免將本業冒濫發銀五千兩初二日令戶部事楊英錄銅山  
巡下與各提督統鎮議耗官兵積貯三個月外有餘者盡行發羅糞末預給守汛官  
兵各官兵俱喜有銀買糧計運回未五十餘石并派給後程水武營後衛鎮官兵三

個月糧

二月 藩駕駐思明州吊各提督統鎮班回思明選練征勦迨至集諸將議曰先年  
蕪園嶺殺敗阿格商所拾衣甲全身披掛是鐵所以敢下馬打死伏者恃有此耳其  
如我兵精勇何今我亦欲用此故掛勒殺醜虜諸將以為何如戎政王秀奇進曰披  
掛全身穿帶不下三十觔虜有馬駝載穿帶尤易若至下馬打死仗戰勝不能追趕  
戰敗則難收退今我兵欲以一人穿帶三十斤步行雖壯者步伐不難瘁小者未見  
其便 藩曰須揀選雄壯強健者當之耳揮進曰岳家軍多自負帶我朝威南塘會  
令兵卒兩脚股負沙撈練豈畏重耶要在揀練得法耳時適在戎旗管理大候缺將  
王大雄將披掛付其穿帶雄手執戰棍步伐止齊如赴敵狀動履如飛 藩喜曰似  
此可縱橫天下矣遂行馮工官傳督造陳容等日夜製造披掛鐵面專意為之諸將  
亦以為可大雄長樂縣人腰大數圍力舉千斤有武藝後因技為左虎衛正領兵中  
軍官行各提督統鎮挑選勇壯者吊入親軍

二十七日吊左右戎旗下壯勇將領協將林鳳何義正領班林登何昇楊龍黃高副  
領劉德許貞此數員 藩素深知者隨吊用又正領張愛棠丁陳飛副領黃忠林威  
曾祖候吊用

三月 藩駕駐思明州  
初一日授左先鋒鎮陳魁授勦後鎮陳鵬為親軍左右驍衛鎮管披掛官兵改左右  
戎旗為左右武驍鎮後改武驍為武衛鎮改號衛為虎衛鎮陸右先鋒楊祖為左先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鋒鎮後提督領兵劉元署援勦後鎮事

行張五軍正式正同陳魁親赴各提督統鎮營中挑選分為上中等撥入左右虎衛

鎮其中等選而又選方同上等吊入另設一大石重三百斤于演武亭前特選中者

落視閱令其提石繞行三遍提不起者雖選中不錄之每班帶班長六員配雲南斬

馬各二牌鋒各二弓箭則全班俱執又十班之中弓箭居四刀牌居六每班另募伙

兵三名挑帶戰裙手臂披掛隨後遇戰便帶行伍免勞頓各路口糧每員各給大

糧月三四兩不等每副領管十班每正領管二副領每協管四正領各員銜給昭左

右武衛例

左虎衛左協林鳳 右協王俊 前協鄭仁 後協陳蟒 署領兵事官候缺正領

班王大雄 副領班林鳳 大攻營倪正

右虎衛左協黃安 正領班洪羽劉維 副領班張傑許貞 右協賴興 前協萬

宏 後協陳冲 領兵正中軍張彩每鎮四協并大攻領兵計上戰官將一千二百

員名早晚日令穿帶披掛操練二次慣習如常惟鐵而晒日領然後不用操一日考

試武藝一日弓箭全都水司高陸掛銀牌考選時候缺將盧李黃喜張伴班長陳寵

二正項班劉維班長許嶼石英陳英英元等俱皆發無不中報聞隨行文紀錄

四月 落駕駐思明州

初十日 落與左武衛林勝家議先取許隆帶其船隻破其巢穴免其出沒海上使

我師北征有南顧之慮勝曰然即令林勝密尋船導以騰登海人陸途隣也傳令行

軍北征中後提督并右武衛首程先行俱洵圍頭 本藩同在武衛左右虎衛等鎮

聞至涇洲星夜溜下不及會綜恐許隆偵知逃走出其不意故也許隆敢於作逆以

港門內深外淺非深識港路船多闕破此日洪水驟何浪滿 藩督舟師直搗其港

各鎮至次日方知溜下惟親軍鎮先到所得糧重未粟不計船隻分發各鎮配兵許

隆僅隻身率衆而逃焚其巢穴而回時軍中謠曰亦戲亦溜後行先到鐵人首做一

出便好以 本藩實有意披掛也將後到諸鎮獲糧未幾 藩令各師沿路取糧并

今攻克澄海縣唐守將劉進忠到特高連威等率兵千餘獻城迎降知縣祖之麟典

史江景雲亦揭家投誠 藩加納之隨駕回思明各者資有差隨以劉進忠任後衛

鎮事時後衛鎮華棟病故今進忠任後衛鎮事忠任進東人入藩籍 藩恐未知我

軍中事宜令材官曾魁曾生營中軍事

五月 落駕駐思明州

初二日通行各提督統鎮自行挑選兵將出征大舉論云 本藩選將選兵用心有

素察現在官兵俱京挑選訓練隨征多年個個堪以自信但精而益求其精選之中

又加選茲大舉殺虜對壘在剋思臨敵之際成敗呼吸惟前驅首當其鋒膽勇成列

則心力俱齊無堅不摧何敵不克今再行精選分為三等以最上者為上上又上次

之上中次之平日區別既定臨機便於調撥此是制勝要著大家功名富貴所係定

限其結回報

初六日又再通行選將論云兵之勇怯在乎將領如將領稍却則兵雖勇亦不肯向



前如將領致勇雖弱兵必勉力赴敵所謂強將之下無弱兵是也故兵貴精而將尤貴乎選最爲當分切要 本藩屢京通行而論挑選矣但恐有一二徇情明知不十分膽勇而故舊牽掛不忍擺換夫知故則可優以資養別行委任至於曾兵萬萬不可輕易該特著各提督統領再加察選將領要以膽勇爲上末兵次之互相公結如有未十分膽勇不敢保結即詳換補至於臨敵之時將領退却將原結連罪重處各取甘結回報存案

傳各提督統領整備船隻器械糧食以便聽令北征以前提督黃廷總督防守思明州軍機事務與兵官志振伯計議而行其兵糧移居守戶官鄭泰文給候報吊左軍輔明侯林察爲居守工官時左軍官兵分配水師均工官已吊出征故令以察爲居守工官其防守海門新城泉港等處俱照原防守鎮而行折白沙城令投勤前鎮戴提官兵配船仍舊防守白沙等處

初七日重布出軍展禁條令傳示昭得恢復伊始信義爲先故逆者剿之順者撫之勤撫分明所以示大信伸大義於天下此誠今日之要著如嚴禁姦淫焚掠等項宰殺耕牛等項本藩已刻板頒行諄諄不啻再三爾提督統領鎮營營務若戰十有餘年所爲何事總從報國救民起見亦爲熟名富貴後來子孫計况姦淫焚掠等項皆犯造物所忌爲將者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不特爲救民地又是自家分內事耳雖兵丁業來命不一然在上之戒鮮必嚴則在下之奉行惟謹如提督同心榮輝各提督循而行之各鎮營又從而效之以至到翼及大小將領莫不

整頓遵依且互相告誡互相結獲如是而令無不行禁無不止四方聞風向化百姓壹樂迎師仁義何害不利乎若泛視恣忽以致兵丁違犯歸罪於上累及身家明有王法幽有鬼責錄此觀彼果孰得而孰失從今之後爾提督統領鎮營元京過及屯札地方務要遵依明禁肅然畫一以共奏恢復之大業而享無疆之福澤今特歷頒條禁開列於左本藩令重如山有犯無赦各宜善實凜遵毋得相爲故套也

計開

- 一 就地方取糧亦不得已之役官兵只准取糧不准姦淫擄掠婦女如有故違本犯立即吊示大小將領一體從重連罪不論鎮營官兵役仗人等有能拿報首明者賞銀五十兩
- 一 攻勦地方有附庸十分頑抗負固者攻破之後明令擄掠婦女以款用命以示懲創不在禁內如恣虐披不服百姓罪有可矜如無發明令擄掠婦女者不准擄掠婦女在營在船如有故違本犯吊示大小將領從重一體連罪不論官兵役仗拿解首明者賞銀三十兩
- 一 擄掠婦女在營必難竊同寓舖之人如致察出本犯吊示同班同隊連罪畫行吊示若班隊中能攻擊首舉不但免罪仍昭格給賞
- 一 擄掠婦女在船必難瞞在船之人如致察出本犯吊示本船船梢畫行吊示若本船能攻擊首舉不但免罪昭格給賞
- 一 營勦地方非奉明令焚燬一切嚴禁不許擄掠居室敢有故違本犯吊示



大小將領一併連罪不論鎮營官兵役仗拿報首明賞銀二十兩

一出征船隻各舵梢保要請給號布以防混冒如無號布將船沒官舵梢亦示

家屬發配有能拿報首明者賞銀十兩

一發勦地方非奉明令不准擄掠男子為伙兵如有故違本犯拿示將領連罪

有拿首明者賞銀二十兩

一嚴禁混搶沿海地方多係勁順百姓官兵登岸之時不准混搶致玉石俱焚

須明聽號令如有未令敢有擅動民間一草一木者本犯拿示大小將領連

罪不貸

一禁宰牛農業民生大本牛畜耕播重資若肆宰害民時久業不惟百姓俯仰

無資而且軍糧重賴自今以後不許宰殺敢有故違本犯拿示將領連

罪

一官兵出征派有船隻載運各官兵不許借坐給牌商船或奉本藩帛借公事

完畢立即放回毋得刁難如違致船戶稟報本官拿示將領連罪不貸

以上禁條如荒淫擄掠焚燬假冒等項誠恐巡緝官兵耳目不周另懸賞給至於混

搶宰殺等項已著各鎮營輪流巡緝難以漏網但有能拿報要明者亦分別錄賞各

項禁條有犯斷不寬赦但官兵不該字著到翼司哨書記逐逐解說曉諭遵守

十三日 藩督師思明聞馬北征緣阻風逐浪敵上至二十一日駕到沙關風雨未

頃駐札十數日官兵之糧議就温州界屬登岸攻復郡邑取足糧食

是月十四日行營藩戶官跟蹤北征船到圓頭開礁溜回思明備整至夜分撤移女

眷上山巡前提督守水兵盤問語言未往不避疑為回東撤眷歸房中軍翼將鄭進

隨報前提督將藩戶官并家眷船隻羈留馳報 本藩藩廷信參半賞鄭進銀五十

兩前提督壹百兩以防守嚴謹令押送戶官到軍前其家眷諭令昭獲不阿不縱可

也自是文武不和矣

六月初四日 藩督師從前岐港登岸進取錄分水關達平陽縣縣界有大溪達全

鄉樹大海流水湍急先令小船船渡載過江

初七日大師進至平陽縣傳令樹錄架標到錄取糧并辦攻城器械 藩際見仗兵

至城下拆料造雲梯守虜並無發銃隨集諸將謀曰此城可無必攻招之必降不然

宜有聽我兵撤取城下乎此城若降瑞安咫尺相望必無拒理心了一番殘害我兵

亦得取糧足食亦云幸也即發諭令張五軍同馬提督招之

十一日守將車任運果獻城投誠城中撫綏草木不動隨移師進札瑞安縣令車將

招之

十三日艾斌祥率部將賽奉先楊志道等亦獻瑞安城納款 藩喜二將胞厚推大

善騎射有福符器甚禮待之

是月十四日行各官兵取足七個月糧食仍著監督營傳取足額以城邑歸附

不用防備殺虜且進水易載候十五日有令載往三盤即貯如無足七月之糧完處

守領後各鎮俱報足七個月糧



錄騎鎮把臣與病故以黑雲祥曾錄騎鎮事

十六日 藩督師進圍温州虜堅守不敢出敵是月風雨大作 藩駐營溫之南門

外高山古塔遠一日同各鎮在塔前設酒議事會風雨大作方宴畢起送各鎮歸營

忽一迅雷從塔前遠處奮起烟黑震動移時方散打死本處民夫二名 藩與我衆

官兵俱無碍傳聞溫州城內亦知天意所鍾偵報頗有順意諸將俱加額慶賀是晚

藩出營遠聞民夫答語此一老人云此亦天意有在若尤要聚不動恐亦難矣

藩聞語會意次日集各鎮議改溫州之圍亦以民夫亦難之語述之隨傳令收軍下船

二十六日前提督報虜來札白沙意欲窺犯思明被援勦前鎮率兵殺敗獲馬匹軍

三不計自是虜不敢犯無煩 藩主南顧之憂居守一燕合塔前賞

月初二日 藩督師聞駕往舟山駐札官兵出征日久未有操練遂令各鎮逐日

就舟山教練委禮部事蔡政辦祭戎政陳六御前鎮英義伯阮駿等并陣亡將士儀

禮備至三軍感泣

初九日陞賞車艾二將帽靴斗牛服玉帶各一俱都督同知職銜花紅銀各四百兩

部將審奉先楊志道姚來太崔官王虎史大成等各陞賞有差

十八日 藩移師會益灣駐札操練以風信不順暫移師候風

八月初九日 藩駕至羊山先教日前問引港都督李順木路途遠港門山與流水

何如順曰舟山至羊山鷓鴣開駕好西南風午後便到此處有二山不甚高一各獵

一靈應子泊船必祭祀又稱海中有藤臂二龍泊船不可全數飲然恐其驚動翻覺

也凡有泊船不祭而全數飲船多不平安 藩曰焉有此理先武涉滄渡之河全

入渺混洞之水天意有在撤潰為之致靈我提師望復神京以為社稷涉歷波濤有

羊羹未見如此妖異也不信之是早鷓鴣開駕風平浪恬至午果到羊山傳令守泊

伊鯨生駕泊山下越初十日午各提督來見 藩過六中軍船議事見黑雲微起風

轉不順催各鎮歸船傳令小船開山大船多寄校灣泊去後 藩隨過新中軍船不

移時即風起浪湧迅雷電閃雨大如注昏黑對面亦不相見只聞呼死呼救折裂衝

擊悲慘之聲時官船都督陳德跪告曰六中軍近在比遠今不見矣風濤異常本船

標校三條俱斷今部一舊單校去未知何如 藩主上意又生請上拜棚拜告者

慮思浪救此數萬官兵 藩叱之以天意有在豈人所能求禱移轉旋于又報單

校又去一校時太監張忠等與各官俱跪求哀勸 藩姑從就船四拜隨雲狀雨息

波浪稍恬自午至酉方始霽靜遂令人查訪六中軍船已不見惟船枋深閣在岸矣

船中失去六妃嬪并二三舍五舍三位餘男婦老幼稍兵計二百三十一人俱沒水

中惟存一老婆及老梢浮水逃生 藩發一笑令各收屍埋瘞

次日天氣清光有報失船失兵者有報失將者有報漂流未知去向者現在灣沒失

左衛鎮林煥行營兵官史興明正典膳洪消餘如副翼司哨生元未知者尚多遂請

各提督統領來會商擬全駕圍破在山衣食飄流無存者有稱遇過小船坐駕飄出

知存者時見各提督統領呵咻之情 藩令太監張忠王守禮將所帶行營衣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七一一



一書寸出分送各一二件三四件不等仍分發南將全二鏡北將全三鏡以慰勞之言曰前事順對我言羊山半怪我不信之今豈是也以後傳如李順而行率信有勿信無也又曰今始復兵若損失長江難進矣須溜回舟山收拾再作區區其失船官兵須併載而去馬載不去者暫寄山峯伺候明年來幸免肥壯壯壯速歸收拾仍分各差小哨逐真巡視有官兵開破漂上山與者連一載來限次日起程

十四日 落督師回到舟山時各船有被飄先至者有別與隨後入者逐一查照時未見七中軍船靈煩船并報左虎衛左協黃安未到 落曰此人沉厚溫然允未可量豈至死即次日林勝報黃左協坐船槓根俱失飄二日夜入普陀港 落令隨

船往載之至隨委署左衛鎮事管七中軍船駛東款東見責以離餘私逃殺之并練勇營原達以其在船同逃也連保平和人自關中跟隨頗曉操練教法凡軍中

教操教藝俱委任至是殺之管靈煩曾統報船開破羊山外與其靈煩被沉壓沒不見 落委阮美等撥起船撈得之曾統并殺以保不謬此靈煩重萬斤紅銅所鑄係外國庚子年抄定國府入揚陽港夜半發光定國見而疑之至次夜又見定國隨令善渡者入撈之出云一條光物約丈餘有兩耳其大難量定國再令善渡者詳視出回云係煩鏡兩耳二龍隨傳令船中用線絞起頃刻即進船上定國即遣煩船載運教放容彈子二十四斤擊三四五里遠發無不擊中揚中頑寨并門開唐炮城俱被擊碎遠近聞風俱云神物後送歸

多助致靈

月 督駕在舟山集各將議曰官兵船隻破損糧食不足須溜入溫台各港軍船取糧再進取諸將各依而行遂傳令初七日開駕初十日至象山縣取糧令諭守將歸降不降則攻破屠各其溫守將徐縣官即遣里老生員送猪酒搗師并具啓陳稟云 落輝至邑有何堪敵而不早為迎降也况聞風暴義又孰不願執戟而前驅乎特以各眷羈留在省使運員報勅家屬反粉 落主仁心仁問所不忍也倘大師直攻省邑我等為之看守此城或令備作嚮道無不可也如或別處攻取我即為

落主者守此城保全此土或有軍中應用者一一辦付是我等今日受恩保全之員即後未報勅知遇之日 落得稟遂傳令不攻并不許取城下一草一木只就鄉間

積糧米而已時有此兵逃走者多以羊山風浪驚怕故之又密報獲勳右鎮賀世

等船頭桅俱粉紅不知何意有執傳謂欲引唐叛去并比寺書去之語 落聞之密察營中偶語紛口又令察船桅果有紅號是日遂報去賀世明鎮任并令展五軍告勸水武營朴世用大武營魏光華中權鎮李必奇兵鎮張魁等歸謝兵柄惟此鎮姚國泰陞補撥勳右鎮事賀世明以心迹不明遂忿激氣死時所撤官兵多未統屬

十二日遂令總理監營前天祐署左提督事謀其兵十四日遂傳令下船是日雨雹如注如彈子大打死民夫二名我兵無傷亦是怪事行各提督統鎮米船上米粟行李物件駕往三盤山限三日撤卸安頓仍撥到錄兵在山看守糧粟其糧船各到紅花港聽令

二月初二日 落駕督師至台州港後衛鎮劉進忠叛入台州歸勇在海門所登岸



所以進之尚在所城即令攻打虜寨城逃走投之尚全虜百餘俱鑿子鼻於回仍  
駐札各處取糧再令攻海門衛城投之駐札取糧傳各文武官輪番回家候明春齊  
吊北征

拔木武鎮黃招管理後衛鎮事

二十二日 落駕至磐石衛時令偽守將并衛官來降不從隨令各辦攻城器械

十一月 落駕駐磐石衛

初五日 行各提督統鎮攻打衛城以援勒右鎮純國泰後衛鎮黃昭石衛鎮萬祿等  
架梁溫州大路堵禦援虜

七日 合攻破之擒殺無數先有諭旨逃走被獲者有在城內者亦盡搜獲

一解出分別處置踰城者聽其回城或充兵隨其便其在城內者著著繫左手

回以其與我對敵者時攻破衛城頗有擄掠婦女 落以為虜所擄傳令釋放恐有

未違者令投出究罪時後提督下副將胡雄仗兵匿一婦人連罪俱殺副將胡雄驚

自懸死何祐亦連其罪伏誅諸將跪乞曰此猛員難得處處有勳殺之可惜力保之

乃免降兵細責右武衛輝忠營黃應攻城有功拔官奇兵鎮事

大師進圍樂清縣虜聞大師將到棄城逃走克之緣人民逃散焚棄不守

十二日 遂分派各提督統鎮訊奏兵派餉造船製器左武衛右虎衛札磐石衛永嘉場

一帶地方右武衛左虎衛札沙圍所一帶地方前鋒鎮統領左衛鎮黃安中衛鎮蕭

於辰札平陽一帶地方左先鋒楊祖統領右衛鎮萬祿後衛鎮黃昭投勒右純國泰

一茶與水灣欽城等地方左提督翁天祐督奇兵鎮黃應正兵鎮韓英札子石地方  
後提督右提督五軍等札台溫一帶地方諸鎮各歸汛地訖 落駕駐磐石衛令宣  
殺左鎮萬義督各護侍

十二月十五日 落駕駐沙圍管理沙圍戶部主事鄭省英料理供侍萬義督各

從左右

十六日 故後衛鎮幸棟母陳氏贖出虜獄到家提中軍陳有慶報稱本官十載從征

父弟戰死於虜七旬老母生滯虜獄抱憤不幸五月謝世臨終垂淚嗚嗚遺恨

以為終無能出母獄期也幸蒙 落主詢知道語敕諭官傳鄭奉養金賂脫以鼓將

蒙官傳用銀二千兩令旗鼓盧思多方幹旋賂脫本官 一於本月運生板六

此日 卷卷重暮之年得揭骨歸鄉雖不及見其子不見其孫不持棟生元皆皆

落主鴻恩即軍前將士亦云待死士尤不此則我生者益當感奮百倍矣棟係興化

人起義從王原名燧第因母在獄特令改名幸棟

十三年己亥正月 落駕駐沙圍

初四日 周全斌陳魁等報稱院趙國祚集馬步數千欲來攻復平陽沙圍所

落駝論機宜云國祚必不敢來犯倘果妄動此地利非用馬之處則平陽蕭家渡會

前鋒鎮一校去馬進入可抄平陽虜奴之後會磐石之師錄瑞安港直抵飛雲渡抄

虜之右先撥右協楊富全協班官同領旗幟火攻營子箭鳥銃分配小船十餘隻大

銃船四隻直抵釣魚嶼下發銃攻虜之左爾等全力正搗其中則國祚直釜中之魚



夫全斌等招依標軍而行圖詐探知出瑞安十五里近札高白地方不敢進犯

十三日周全斌等入報偽部院數時再昂兵馬并封大小船五百餘號另昂石匠

匠大藥數成入瑞安港現封小艇百餘隻并拆磨絞排配運大炮給發行報在此十

四五間來犯若石沙圍等處 落再馳諭標軍圖詐見我幕布已密斷無來犯之理

特虛張掩人耳目耳如未招會前日標軍而行萬無一失虜竟無來犯

閏正月十二日 落在沙開馳諭左武衛札云目今交春時多霧天恐虜駕小哨乘

霧而來或天未亮定至各船拋泊日久官兵懈怠疎於防備必至倉卒悞事可將船

隻改出七都近樂清一遭拋泊不時往來 札為萬全且百姓日間來此買賣焉知無

探知我虛實山上不足慮船中十分防備左武衛傳令各船出入乘潮出入江

遊奕虜果較排同小船東露直走小札處所焚燒知事移動而回 落今提

統領以趙圖詐現在甯城擒賊必須擒一以進攻温州計將安出各謀安馳聞周全

斌啓云趙圖詐前集陳梅勳宜偽首不敢來犯一處伎倆可知矣今所聚兵馬盡是

烏合之衆敢言新兵將至亦是虛張聲勢亦是寥寥之真易為力也果攻温州容

溫城外房屋自行拆盡築垣樹木柵多置火炮此時城池頗堅我師屢境彼若堅

守不出以待援兵攻之似難立效莫如攻其所必救方可誘虜截殺計瓊國詐此時

瑞安縣城紐互柵木柵相其地勢情形我師攻圍逐撥一鎮兵馬帶仗兵奪取青田

太順之糧以飽我師圖詐必統醜出援誘而救之在吾掌中乘勝逼溫不用力而可

得也於以台處可停撤而定則水陸並發進取寧之福莫延攬英雄廣募士卒然後

直抵長江痛殺虜奴一場則金陵可得再殺虜奴一湯中與素過半矣此得寸得尺

之謂也 落如議未攻

二月二十日 落駕到磐石衛行催各提督統領總鎮連辦船隻催完餉務限三月

內齊到磐石衛聽令另行各提督統領傳諭官兵撤眷隨征諭云官兵遠征不無內

顧攜眷偕行自然樂從 本落親統大師北伐既虜肅靖中原以建大業應各鎮

將領官兵永鎮之時有為家之念已京著兵戶官撥起船隻載各眷各令有眷官

兵招依派船隻來替任林門候令隨行時官兵俱各歡悅惟女眷醉船頗有怨言另

著水師一鎮忠靖伯陳輝宣發前鎮陳 亦護眷船隨後而行

月 落駕駐磐石衛差官催促各提督統領限本月二十一日齊到磐石衛

不許一船留汛

二十五日各提督統領俱如期到衛港 磐石地方窄狹難泊多船派前鋒鎮左先

鋒二統領下札大門灣中左二提督下札小門灣親軍札七都外與 落駕札小門

灣撥舟兵鎮黃應防守南日地方 落傳令就大小門灣考較弓箭今僅都事辦銀

牌每面三五錢一兩不等掛百步外令各將領正副領班官比射中者賞之又製金

牌每面伍錢 落同提統領將較射中者賞之日各賜宴時金牌銀牌製不到射計

用銀牌十

四月 落駕駐大小門灣日比武考較器械并行操練以風信未順姑灣泊教練

十五日行提督統領限十九日開駕進征 落禁下札督統領議曰大師進取南都



定關尚有虜船百隻萬一出沒阻我往來船隻亦於尾後使長慮却顧亦非全勝之道我欲先取定關而其船隻用藉配兵資其糧餉賴以飽騰起手制勝先聲奪人一則重陳忌制前日戰沒之恨二則定虜必求援于浙直之兵待其援到然後搖帆直取金陵使虜罷於奔命以速待勞百戰百勝之道也但定關有二炮城船隻俱泊在炮城內又有濠江龍橫江為限須奪其城斬斷濠江龍揚帆直抵寧波城甯波盡船隻然後攻其城池此舉諸時以為何如衆俱曰落主算無遺策當領機宜而行於是令各提鎮選衝鋒陸進發到鋒兵配船聽前鋒鎮總督錄水進發約二十八日齊到定關取齊

一日領首程督師錄梅山港登岸二日俱到定關炮城時炮城有守虜五百尚敢擊炮

本藩傳令每仗兵取紫一把將城焚燬九日紫草擁壘及城其守將錄濠江龍浮水而走落令右提督往招之尚存守兵三百名俱降其水師進斷濠江龍進入寧波港奪取船隻時虜已將桅舵收起難以駕出落令將船焚之令辦攻城戰根二十九夜有我馬兵五十餘名叛逃歸虜而虜亦偵知我師要犯寧波預請浙直之兵集至本藩又集諸將議曰直浙之兵既至與之相持無益既奪炮壘斷濠江龍又焚其船可無後患不如抽回下船乘勢進入長江攻其無備到處垂手可得也諸將俱曰謹受機宜而行隨抽至定關港口下船是日抽回下船落同數匹馬馳至後提督隊伍先行至一小清浦時者聞開班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官穿戴閑聽不真落馬走過頰上被班官陳勇斬傷一痕血槍不止至下船後提督細陳勇至處斬

落釋之發銀賞慰之諭曰爾非敢故乃悞也亦我自悞今傷痕已愈奮勇立功更不爾勇幸赦生回又得賞銀各兵聞皆悅服

五月初四日落駕至舟山烈港傳令聽議進取長江事宜一各小船屢不聽令先行搶奪今如不取麻各提督統鎮而議已定本船頭目舵工勅示三犯通船盡行肅示昭令而行斷無更改各金號為定規伴無後言計提督統鎮二十八員押號存提再諭諭曰本藩親統大帥不憚數千里驅涉進入長江刻期恢復上報國恩下

蒼生此行我師一舉一動四方瞻天下見聞關係甚細各提督統鎮十餘

沐辛勤功名事業亦在此一舉當從心復起見同心一舉共勦大事進入京都之時

九江中船隻貨物准其押生但要和衆一律爭競其岸上地方百姓嚴禁秋毫無犯

已有頒刻禁條炳若日星總以收拾民心為國家大計須體此意諄諄嚴飭所轄

登岸之時不准動人一草一木有犯違罪不念爾等從征有後涉風波歷試鋒鏑

特以法之所在難以情有各遵毋忽

十五日行提督統鎮設兵進兵紅白高招旗號諭曰進兵兵原以金鼓為號我

大帥一畫穿箭甲而臨陣制勝只在呼吸之間恐甲掩耳鐵甲有聲玲瓏雜於

金鼓聽聞不真進退孤疑故耳聞不如目睹茲議再設紅白高招二樣定進兵執紅

高招執白高招撥官有馬者派執臨陣進兵一先執軍中親揮三軍知所



進止也

又傳諭駛船泊宿機宜 一大小船隻來者若混雜而行必有衝突之患且小船輕快大船鎮重恐致參差今定大船為一線拋泊吳山處所派首程進發 本藩親督而行各水船船為一線拋泊馬目處所派中後左提督等督領而行各小船為一線拋泊靖港口外處所派右提督左先鋒前鋒鎮守督領而行限於十六日俱赴吳山拋泊聽令而行候好風信 本藩中軍船開往羊山大船方可開到吳山各船方始程而進另南船未熟長江港路行張五軍馬提督張兵部各取引港三人分三程配船令都督李順帶總兵王耀武在 本藩生駕常川伺候以備詢問另撥小烏龍船二隻跟中軍引港分程開駕入崇明事宜

一本藩帶文武官船先行擬泊排沙港

一各水船為首程聽張五軍督行撥就了督羅應章馬隆船引港盡泊排沙

二程水船船撥番之鳳陳成李隆船引港泊新興沙

三程小船李國寶船繼志船引港泊新開場引港船隻分作二隊前後日則桅上掛高招旗一面遇夜在前出燈三盞在後出燈二盞其餘船只出火號相連續接到泊灣則在頭拋棹即發大煩一門大箭三枝各船照次第同泊 先令水師前鎮阮都督差船同差官張亮先往大筍山夜間放火大使各鎮船隻知是大筍山崇明排沙港口交加嘴在此候天光便於進入羊山開駕至崇明排沙好風一日夜俱無山真只有大小筍係沙線高些必如此詳慎方保船隻無虞調遣已定候風開駕

是月十七日 藩督師開駕到羊山

十八日駕到崇明新興沙移札蘆竹洲查各提督統鎮轄下大小船隻盡行進入內港平安齊到

再中軍令崇明等處地方可以安插提督統鎮大小將領家眷為我師根本之地與思州一體其地方百姓最宜撫綏凡有騷擾有殺并連累無私

十九日移泊吳淞港口差監紀劉澄密書通報偽提督馬進賢合兵征討以前有友正之意至是未決欲遣國京都時舉行故密遣通之未報

長江內港惟劉家沙狼山俱有沙坵深 藩令楊戎政都督李順蔡翼兵都吏楊珍等押督張兵部沙船前往狼山等處躡劫浚深其地宜標為記大船毋得京記致開其大船另各撥小船二隻隨行恐開浚機輕易滋傳各通知而行

二十三日 藩督師至永勝洲會集仍札營數日操練并重申諭論曰自古做大事以得民為本至於行師而耕市不變則聲威遠播四方咸有後天之望本藩數十

年苦心生聚教誨以有今日諸將同事盡瘁總皆從恢復起見茲本藩親統大軍取金陵雖克諸戈才為殺虜要者而約束兵士收拾民心當與戰勳至重諸將能遵

令戰兵即是本藩之聲名各官兵能遵禁不擾即是提督統鎮之聲名故曰名者實之副不可不謹也本藩頒刻禁條不許擅騷百姓又申之又諭可謂詳且盡矣茲又

重申前意言之不厭詳者其中必有大關係存焉願諸將深體而力行之時時刻刻

吊集大小將領官兵詳詳告諭未有不遵依者至本藩如此詳詳而該提督統鎮猶



有法然不省者真頑冥之極不論提督統領立行革職仍照令究罪道之毋忽

數日歹天未勝洲難泊多船不堪避風茲各船俱停住順江洲上大沙會集發精兵

落小船仗兵上大船以便登岸殺虜到鎮江時各統船水師船跟正到煩船近岸協

擊各船及各提督下歸籍以便一齊登岸不准乘星拋泊以致殺虜不齊

本藩又恐官兵或有不一未遵約法今都督張光裕正儀衛吳帥督監督江振儀高

錦祖宗維寧等派帶新兵進駐南北岸但大師未進長江南北岸尚是虜兵各

未敢登岸混搶只有北岸地方如劉家沙永威洲六十分洲合應巡緝至大師起程

之後官兵登岸須照所派南北岸分道巡緝如致騷擾罪在爾等必法重處

二十七日官兵之報到順江洲就太興縣地方取糧官兵遵約法而行

再申禁令云 本藩統兵十餘年屢盡艱險勞瘁實為殺虜救民恢復大事起見至

于因地取糧不得已以佐兵糧若專主搶掠此乃相乘為盜絕無遠大規模本藩何

苦為諸無賴之巨魁身受罪惡爾各將官鬚眉男子亦何苦跋涉追隨而事此不濟

之主帥乎大家俱上為千古勳名下為身家顯榮故不辭極風淋雨之勞苦今

大舉數千里而來克復南京天下瞻仰政苦盡甘來之時須各心打起精神古云民

為邦本雖取民之中必存愛民之意其約束禁條不啻三令五申然猶詳於此者

誠恐有不法兵丁弁髦三尺而一二將領約束稍疎甚而藉口餉非如前會江中

船隻准生今思江南一帶地方當務嚴禁秋毫無犯以示安撫若聞一生船之語即

登岸搶掠船必藉口為船中貨物紛已莫辨茲再嚴飭禁令江北地方准其取糧

准其坐船至於江南地方務要一草一木不動仗兵水梢不准上岸不准坐船微如

火禁亦就江北取去供江南之用使禁令得以畫一且江北瓜州六合儀真素稱富

庶之地所取定不勝計官兵儘已富饒亦可知足若江南敢有故犯者是真真巨無

王去目無天道目無本藩明明欲做盜賊不肯做人事本藩安用管此頑冥之將官

此頑冥之兵為也如有違令斷必重法而行通船通隊直行亦不該管大小將領盡

行亦不本提督統領一體連罪決無姑恕如本藩不敢重法則再不敢寬爾

大小將領推委罔管不及自古設將來兵之有罪罪連主持古今如是為將不能

束兵所司何事此理之不可通者此令字字金石可夫天日各宜凜遵毋以勳名富

貴身家性命等為兒戲也

六月初一日 藩督舟師至江陰縣時仗兵登岸拾取火藥守

官兵上山扎營勦弁令攻城虜兵退走堅守不出諸將告以恐延日子小縣何足濟

事止之語是揚帆進發

十四日舟至焦山塔迤在鎮江瓜州地方集諸將議聽攻取調遣樵宜 藩督

瓜鎮京都之門戶峙三兩岸必有重兵鎮守又有譚家洲炮臺與瓜州柳堤炮臺對

擊又有滾江龍把截未易輕敵須分一枝歸水攻取譚家洲奪其大炮另撥陳大勝

善沒水者斬斷滾江龍又以大師搗其瓜州使虜左右支吾聞風膽破瓜鎮不日克

下美爾等各依行全機宜而行內

一右提督前鋒鎮督轄下鎮營官兵船隻分取鎮江潭家洲大統



一名大船北港水淺難行須跟右提督從南港而進到瓜州北岸拋泊聽令各小船  
歸北港而進

一親軍舟中後左各提督左先鋒等鎮跟 本藩七中軍船前行進取瓜州

一長兵部陳文達等并水師一號船隻俱到潭家洲放炮以便右提督前鋒鎮中衛  
鎮左衛鎮宣毅後鎮等陸兵登岸殺虜奪炮

一阮前鎮李順素起震及正副煩并左右武衛左右虎衛五軍中後左提督右

等銃船并水師船隻俱到瓜州放炮以便陸兵 進取殺虜

一著工部事謝維傳各船上火藥或多者撥別船配載恐防虜炮動火大為悞事遵  
行料理毋違時刻

一隨營入銅煩及攻城火銃俱要時刻跟隨隊伍江邊駕駛以便臨時立刻吊用如  
不到者依軍法工部事督催不謹并罪

十五日隨進師札瓜州北岸傳令進師委刑官程應璠催督右提督前鋒鎮等各水  
師船進取潭家洲大炮 今戴罪材官張亮督泗水盪船刻限斬斷滾江龍

全張兵部水師羅羅章督轄兵候斷滾江龍即直進據瓜州上流焚奪蒲州木浮營  
此浮營用大杉木板釘圓內容兵五百名大炮四十門火藥火礮不計上流 船  
運之三碎此項最利害

誠諭刑官曰此謂大敵功名富貴在此起手委爾此行代予親督爾速嚴諭倘有退  
縮日後委爾用刑自無辦新也爾若違逆罪加一等當看 本藩陸師進圍之時即

行揮督押前進可也

又誠諭諸將曰此番孤軍侵入重地當於死中求生勝此一陣直克其城則破竹之  
勢以功名富貴遠之矣進生退死 本藩當身先陷陣以為爾率爾等其免之俾令

十六日五鼓造飯辰時進兵是日天氣明亮東南風吹發水陸齊進我師先得天時  
吳虜守將孫江軍門朱衣佐同遊擊左雲龍率滿漢兵馬數千屯札瓜州城外迎敵

本藩得左右武衛居中中提督左先鋒居左左提督五軍居右右令後提督抄進  
之後埋伏揚州大路以絕援虜并防勤殺敗虜兩陣相對只隔一小港銃矢交擊俱

未合陣時水師進斷滾江龍揚帆兩岸對擊 本藩揮兵大進時右武衛率兵浮水  
直衝其陣一鼓破右協揚雷等陣殺滿虜數十諸軍直逼而進虜見難敵隨退入城

我師東勝逼進正兵鎮韓英左先鋒楊祖等已先登瓜城樹幟我師齊擁而入劫殺  
不計滿井皆滿其有奪陣退回者又被提督殺無遺是日已時遂克瓜州程刑

官又馳報于時右提督等攻奪潭家洲大炮殺虜不計張兵部羅羅章等已奪蒲州  
木城三座各提報聞未時 本藩發諭瓜州安民時查虜守將遊擊左雲龍等六

人未橋下江防徐騰踪敗走惟孫江朱衣佐同滿虜數十逃匿在衙 藩令搜出滿  
虜盡殺之朱衣佐乞降獲至鎮江乞歸養親 藩賜銀五百與之聞風者歸慕

藩馬恒河卷集議鎮守瓜州并攻取鎮江事宜其陞賞功次候克南都日一齊議行  
以援勦後鎮劉猷鎮守瓜州監紀柯平督理江防地方并與劉猷奏議官兵城守機

宜兵部張煌言進曰瓜州陸軍紅敗尚有水師退入蕪湖彼若傾我師登岸孔營囑



流衛下未免牽掛當速整水而直搗蕪湖一則牽殺唐船二則擊取南却其勢  
作不敢來援然後陸師可無却顧進取鎮城必矣

薄之委張兵部揚或政總督水師前鎮并羅薩章素起震等大小船進入蕪湖直  
向都下各鎮派撥船隻著總監督鄭德督押前往以壯聲勢傳諭諸白兵責

守瓜州已下水師進南都唐不暇及鎮江我全師東臨直逼其城唐若嬰固自  
守攻打遲我數日工倘不揣來則一鼓而敗之城可立降也爾等宜慎論官

若遇有敵須買勇百倍再勝一陣則校唐破膽南都不攻自下矣  
十八早令各船隻盡放流官官兵俱各在船聽 本藩掌號三聲中軍煩船放炮三

聲并七星大旗各兵各依分位一齊登岸站隊務要相度地方相讓站隊不  
得混雜

十九日 藩督舟師進泊南岸七里港二十日登岸扎營未定唐分路前來對面  
又我師靜以待動唐遂未敢打伏退去十里下營我亦下營然唐原札在銀山一帶

及我師札在銀山對面山上只隔一港唐即驚移大路札營留住銀山只是  
唐作疑兵耳 本藩親見銀山迤迤鎮江府離唐營不及三里若得此山則我得其

勢唐必惶惶進退鎮府不是打伏又不是則此山乃必得要緊之地 本藩細思明  
白若日間移營占據山頭則唐營甚迫于我唐更捷于步勢必再來據占銀山堵

則不惟銀山難得恐我隊伍未齊懸登半山不無衝突之虞大非萬全之策 本藩  
于二十一日密看山勢分其途為某營扎某處某營截某路一一派定明於二十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二日二更移營卸校而行到銀山下站隊聽令調遣至寅卯兩時即刻傳令登札

山東方將亮要站隊完備所以齊備打仗比及天明相去不遠一二里地唐一見  
之勢無措唐即布陣勢我亦布陣勢 本藩即請各提督統領議事派某為頭臺

某為二臺議論未完唐遂大喊三聲跑馬奔上分五路而來一隊先衝中軍營來衝  
之唐後知一十八百餘騎亦作三臺 本藩親督親軍右武衛左虎衛特營其餘以

二百人衝殺蕩蕩八百餘騎時有唐騎三百直衝過我頭臺之內在二臺之前  
臺之兵任其衝突安然不動被我二臺之兵併人馬砍死頭臺之唐連爾少退二臺

之唐站住射箭箭如雨下我師頭臺之兵任及射箭即喊一聲竟衝二臺之唐殺死  
頗多唐遂退回一箭之地仍合二臺三臺之唐一處勢在衝唐步兵馬

行營炮先伏在後臨敵唐騎盡行下馬死戰方營有發我師亦為銃行營炮  
齊發炮聲震天地雨下齊喊一聲震作一堆大軍奮勇死戰無不一以當百唐遂披

靡齊奔下山波連人帶馬跌陷無數道路小而清河多一時各自奔命自相蹂躪而  
死及清河填溝而死者不計其數此破其一路也時餘四路唐見衝我中軍營

賊敗未分只以一路十餘騎衝我各提督統領之兵其三路再來衝我中軍營  
本藩親督左武衛五軍馬步兵士塔架唐騎銃炮矢石不啻如雨唐見右武衛已未

退其二臺又畏我大炮方天大箭甚多隊伍不動以待衝突連爾站住不敢衝盡行  
馬死戰我師奮勇直衝其陣斬殺不計其數隨皆瓦解唐騎過溝者死於溝過河

皆死於河自相蹂躪人馬異處強者相爭奪搶大路而走弱者被擁墜馬掛溝中



逆野橫屍我師乘勝直追十餘里其一路牽制我提督統領之漢馬兵早見四散  
糾無遺即驚惶四散最寬而逆矣大發伏兵搜山殺其馬步亦不知其數生捉馬匹  
站已并亞甲子箭馬銃行營炮等器械亦不計數自辰慶戰至未時收軍查點我師  
只是被箭重傷被炮打死數名而已是亦一大勝也

時鉅府守將高謙并轄下將領同知府戴可進同知等在城上觀我大師雄壯推鋒  
陷陣斬殺無遺天下不足敵各各驚服心心向附 本藩一而傳令進兵圍城  
差人進城招降高謙遂同戴可進等獻城赴銀山軍前投誠 藩嘉納之

二十四日令右武衛周全斌統轄鎮守鎮江并全斌克以身重傷故令守鎮調治  
後檄鎮黃昭督兵協守高謙老練仍令協防其轄下兵將選中隨征以行營  
澄世為常鎮道行兵都事李胤知鎮江事務以進百南都行營兵務繁重非胤  
不果行營全氣可進者府印以舉紀林若霖夫則應事諸事俱德常鎮道委行

二十五日 本藩巡閱鎮江城觀兵作四抽行絲西門河邊大關過北門其露寺站隊  
一程後提督 二程左提督 三程右提督俱教場下山中中札不准札手於  
四正先鋒五中提督六前鋒鎮七右武衛八張五軍專派防後九左武衛右  
虎衛專派防後尾名行過開至甘露寺調遣聽令瓜鎮都會之處 本藩故令排列  
行伍壯觀時觀者傳聞謂之天兵

談論右武衛并常鎮道曰城守責于嚴肅守民必以簡靜鎮江首先歸順乃為恢復  
之始當十分加意撫字以為天下楷模宜嚴束官兵日夜住宿寓舖不許混雜以下

橫入民家致行騷擾該道不時緝解有擾民者罪連該統領其民不准道府若夜擾  
寺該統領須為查察有病民者即拿於報罪連該道此處騷擾即四方望風而逆天  
下事自爾等壞矣慎之慎之至於守城機宜商酌而行馮道錄是 撫如故市不易  
肆民不知兵句容縣歸附遣都督李必安撫儀真縣遣張兵部楊我政安撫浦口遣  
袁兵部徐長春安撫滁州六合等處時歸附者接踵而至

二十八日某諸提督統鎮議取南都問官兵行程水陸孰得快便中從督軍進  
兵貴神速乘此大勝校虜亡魂喪胆無暇預備絲陸長驅晝夜浩道兼程而進逼取  
南都倘敢迎戰破竹之勢一鼓而抵不則圍攻其城以絕援兵先破其郡則孤城不  
攻自下若絲水而進則此時風信不順時日稽遲皮必號集援虜據城固守相  
戰我亦多一番功夫矣 藩如其談時諸將以謂大帥遠來不習水土兵多勇

此矣暑酷難兼兼程之行也時因大雨滿江難過不果陸行更詳錄水進發  
七月初一日 藩駕驛舟中陞賞鎮江提議將領守將高謙掛破虜將軍印都督周  
知官服玉帶等物花紅銀一千兩其轄下李發高繼芳潘麟溫琨 美等俱授副  
總遊擊都司職銜共賞銀五百兩并給官帶我師有功將領俱限克亦都日同瓜州  
有功一齊陞賞惟令先賞現傷官兵并賞發炮并火箭馬銃手以發無不中助敵神

功效也

是日蕪湖江浦縣父老前來迎附兵部中軍楊嘉瑞報奉差徐明小哨往蕪湖因不  
識港路徑入浦江港適有虎衛將四員在岸與二百名虜相持本哨四人亦登岸幫



助唐遠驚走八人東勢趨去南門本縣弁防守虜兵錄北門逃遁本縣士民迎接  
官步八人入城鎮守現有縣書手田沛同父老前來軍前迎降給諭安民隨行張兵  
部委員鎮守時童謠有云是虎乎否八員鐵將驚走滿城守虜

初二日六合縣弁浦口鎮歸順縣官守將逃走委楊戎政安撫其地

初三日太平府守將劉世賢詣軍前朝見迎降獻府中兵馬錢糧軍器冊籍藩親勞  
之厚加賜資掛鎮南將軍印委羅應章協鎮太平府

初四日 本藩督師進取南都

初五日蕪湖縣歸順委張兵部察兵馬錢糧軍器等項詳錄繁多

初六日當塗縣歸順委張兵部察兵馬錢糧軍器等項詳錄繁多

初七日 藩駕至觀音門集諸將謀曰大師現在進攻都城其陸師攻取取敵

成算惟水師一項最為要必得一員獨任批到各處水標虜船使我陸師得無却  
顧多員則無用獨任恐難勝爾等會推一員或敢自領者不妨啓陳以聽裁奪另授  
機宜時宜殺後鎮吳豪正兵鎮韓英等各請願任水師獨當一面 睿諭曰爾等水  
陸固長但合眾則有餘獨當則不足蓋此處上通九江黃河北連蕪湖采石南連京  
口處處各有水師彼若偵知我師登陸遠札會合窺犯請捷則不及堵禦則同車臨  
險慮變非智勇周全者恐難得勝算也時提督汪輝統領親軍林勝前鋒鎮余新等  
正會舉左衛鎮通左衛鎮黃安徵言自請曰 藩主若詳授機宜委任之未知何  
如 藩喜曰是矣爾能服任矣諸將亦登曰可隨諭之曰此番水師比陸師得熟更

###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大陸師惟我統之水師則爾一人是任各船家眷糧米陸師決意征勦俱係爾之一  
人亦不知爾智識慎重勇練熟練人故傾心 爾當日夜加謹 天當思此師一

路亦犯何以禦之各路齊犯何以應之何船何將可當頭臺副鋒何器何藝足以殺  
敵配船須一一預先料理先聲制人無負委任至意爾其勉之時左衛鎮請曰海中

水師必用大船東風衝擊今江中風微流急大船不便戰戰馳驟只用六煩船十數  
隻每小船用長檣二枝兩艘連各用長檣八枝每檣前配銅百斤一頭另配銅

花千銃一門遇敵先發花千然後將左檣檣轉右邊發銃右邊發完右檣檣轉左邊  
發銃既衝入陣中兩銃齊發如此往來飛擊掠虜無完船但火藥火箭火礮大炮已

子箭等項須齊備足用虜若敢犯先擒解以振軍威 藩曰是如此吾無忌也  
初八日 委令左衛鎮都督黃安總督水師泊三入河口堵禦虜船傳令曰大紅

登岸殺虜攻取南都料虜船必出但無事當為有事之備須出萬全茲特委所  
為水師總督即統後開各銃船并各大小船隻前往泊札三入河口用心防禦日夜

嚴加提防有敢有冒母致疎虞其臨敵之時有不用命賜爾一 命以下登時易  
示各報該鎮之令即 本藩之令爾往領配大煩船九隻大小船六十五隻往守之

行令陸師各提督統領遵官現在登 進取都城其各大船須近南北岸兩邊  
一條鞭拋泊小船俱備在邊岸內中央港心以便船隻往來不許混雜擁擠爭候

今 年於隊弁重甲搶掠滋軍令  
初九日傳令各官兵船隻進泊風儀門下 本藩親督各提督統領前去踏看地勢



分派明白然後始依後開派定處所聽令上山札營不許參差登岸

初十日官軍就鳳儀門登岸下營獅子山一帶分程而進

一程右提督 二程前鋒鎮 三程後提督 四程右武衛 五程右虎衛

六程左虎衛 七程左提督 八程五軍 九程中提督 十程左先鋒

一令大船泊江東門外張正中軍而行多用旗號掛拋以待至上新河以上蘆洲北

岸一條鞭拋

一令統船 三人河口聽左衛鎮調度征戰

一傳各提督在此辦小杉大竹製梯 本日楊戎政報六合縣益船載米萬石

石係伴北京糧運押官撤藏民家之羞官監貯 藩委戶部事楊英陣中

萬 劫貯在船候支

丹陽縣當塗縣俱歸順發示安撫

十一日伏：城報一名稱南京總督管勳忠自鎮江敗回日將防城器械料理并

差往蕪松等處討援兵并帶報急燕都奏請救援稱：師二十 戰船千餘艘俱

全自是鐵箭射不透刀斬不入瓜鎮二戰敗回者魂膽心驚策戰者鞠縮不前現攻

下鎮江太平寧國等府浦口六合丹徒繁昌句容浦江等縣滁和等州松江提督馬

進實險約歸現在攻圍南都危如累卵乞發大兵向一救援撲滅免致燎原滔天

落得報喜曰似此南都必降矣重賞之

是日 卷札鳳儀門得報甚喜見虜有憂畏情話令 善招諭并徵寫疏內一二語

另抄疏并令射進城中管勳忠回有書報俱有稿在科 藩另密書與馬提督知防

十一日傳令昭分派處所移營也札前鋒鎮中衛鎮札獅子山堵禦鳳儀門以今提

督為應援中提督後提督左先鋒離前鋒鎮之後而第二大橋頭山上九札中提督

戶後提督居左先鋒居右右提督宣毅後吳豪札漢西門教場并撥水師應援

鳳儀門 本藩督親軍并五軍七札蕪廟山相機攻取

寧國府知府高一階城歸順委張兵部安撫之帛一階軍

十三日六：未起震報和州合山縣來安縣屬守將

孫履孫懋孫衛著徐開祥等前赴 六安集乞發 張發江北附近

方以六 藩主招孫安撫至意許之

十四日：每浦口總兵徐長春同兵部表起震前從滁州安撫并招孫屬縣令

帶被民贖仰以正 明威儀自法 不聞風向附

十五日：軍報和州歸附時和州兵馬聞大師進圍都城為濟私進者多有小將

謝明與張五軍有交至是來見請兵鎮守登聞 藩委總兵 前往安撫時和州

不特自附者緣一起流棍假冒大師頭目印信兵馬為誘鄉村焚掠諭令獻城投降

如致攻破一盡屠之故守將聞風先進和州以歸

十六日：卷錄鳳儀門衛犯前鋒鎮營焚燬民居斬并兵文書往來被前鋒鎮殺之

是日張兵部送到鈔關抽分戶部主事陳獻言等至 藩前歸附另解餉銀三十兩

并為印牌制鐵換 藩令禮部事黃昱厚款之并解印服職銜印信仍將餉銀三十



兩與之令其撤營到軍前

十七日各提督統領進見其輝前曰大師久屯城下師老無功恐援虜日多第一

番功夫請速攻拔別處進取 藩論之曰自古攻城必殺傷必多所以未即攻者

欲待援虜集必撲一戰進而殺之管勅必知我手段不降亦走矣况屬邑節次

歸州城絕援不降何待且銃炮未便入松江馬提督約未至以故援攻諸將暫

磨勵以待各備攻根候一二日令到即行諸將回營

藩時以 急請攻城必有緣故非兵有故必糧不足密喚兵部事李胤戶部事楊

英論曰爾兵都守各營訪軍口 何如爾戶部 住問糧食何如

各各任伍整束如對敵一樣否已差鄭德去後不如爾等之

時各分路訪問去訖至酉刻回報各營釋稱音惟

時間前鋒鎮以對之際緣何聽 兵撤解取魚城 之

新應云軍 變通總在將妙其用張飛以疎而獲展顏

言答得 藩主可也 藩曰不忠者係伏兵則可或我兵則事云云立即是張五

傳於之曰余新言之其實吾每慮其憤事今如此其 爾須密戒之勿致盡虎不

成及類大須時身家位開軍法無 并發諭責之

十八日行令左提督翁天祐即將該轄之兵今夜亮即移與前鋒鎮同和幫守至

恐 札併分兵堵禦之法即與前鋒鎮議妥而行并行余前鋒協和幫守毋致疎虞

時前鋒欲建全功隨立軍令啓請曰鳳儀門只有一六街路左邊城下係大河深

溝無地可容兵馬來侵右邊是長流大江流上則有左衛水師截守惟西傍街層已

拆 砲可伏兵馬其路頭塞新設三重大炮堵住營內嚴密如鐵桶雖飛馬難逃

虜何能來衝犯况前日已被殺敗畧知手段必不 再來故示弱以誘之茲若敢

犯新與中街鎮應當其陣不用撥兵幫守如有疎虞應依軍令新亦無顏面見

藩 以立於三軍之上時 藩見其據認之當又張 回稱果堪獨當一面而左

提督之兵隨中止吊回原札

是日張兵部又報池州府歸順遠掛印王戎安撫之

上元縣漂陽縣亦 歸順遠原 官張光啓往安撫

是日遠監督高錦祖禮部事蔡政前往蕪州松江往見馮撫院馬提督約日起

打都城并令索鎮道馮監軍撥大官庄二隻多設儀仗候帳戴高蔡二使前往蕪松

會師

十九日張兵部報安慶府徽州府虜守將吊入南京防守府縣官逃遁城中無主父

老請示安撫

藩 并印劉世賢安撫之時江西九江等處聞大師圍次都城起義響應有明光祿

寺署至金軒主員吳襄方正馮懋忠星夜馳赴軍前請給牌札印信起義殺虜見我

軍兵各儀嘆曰人傳天兵不虛虜不足敵矣 藩 去遠來忠誠厚賜賞齊加金軒

監 同知吳襄等監紀通判并發安撫招降全諭十數張與之

傳令各辦統若次城令蔡翼等各中軍目稍提 正副軍領登岸攻城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去監紀鄭潛曾江江北接迎偽朝上下來往文書傳報

矣、計來離軍馬上接迎軍前時本處傳迎舖兵凡虜有緊急上下公文俱來連軍

前 落厚賞銀五十兩自後各處聞風俱越水來、以官兵攔阻故委二員專理報

內有燕都不過文報近一月矣南都未知明清之句又有家書附搭云南都音信久

絕、門賊兵難敵有連都遠避之議大事可知可令子與弟先投國姓以為我後來

進見地云云時王子王孫公侯附馬伯馳書稟乞給牌札起義者比比

二十日張五軍傳迎杭州徐閣下滑子徐楷報稱杭虜俱入南京城中空虛乞付

劄以便據城迎降云云抗虜與家人永決赴京云戰其利害有機會必投順之句

落令給札與之

傳令各提督統領限二十二日安炮攻城以右提督漢西門兵大稍薄令正兵鎮韓

英帶所轄官兵往漢西門與右提督協力攻城另吊左衛鎮督兵同右提督宣毅後

鎮正兵鎮協守攻取其水師營轄下的員料理

二十一日城內塘報報各處虜馬吊集齊備欲來衝殺一陣以決勝負云云

沿料戶必先犯前鋒右提督二處隨遣左提督帶轄下官兵移札王家擺渡洲項近

大廟水乾與前鋒鎮右提督等接連如遇有警互相應援限二十晚移札定著具報

再遣禮部事蔡政往松江見馬進寶并安插陳忠、毅前鎮陳澤等預備舡隻授以

檄、先時祖等見進寶以家眷在燕都未決回報至是再遣諭之曰見馬提督先以

婉言開陳湏下剛不乘務極得體要之以先事、妙若至攻破南都日方會為晚也

二十午虜就馬儀門撞炮與前鋒鎮對擊我炮、并堵塞路口俱被擊碎官兵無站

、小擁大隊衝來或緣屠項犯下救應不及前鋒鎮余新左營量足并各人、

員官兵全軍戰沒中街鎮副將蕭拱柱亦戰陣亡、辰浮水而逃時、落見前鋒

營中炮響必是虜警催左提督迅援不及、房破前鋒鎮營隨蜂擁出城任札

是晚津令抽札觀音山待敵各派地分札令左先鋒鎮楊祖統援勦右鎮姚國泰後

甄鎮揚正前街鎮蓋街屯札大山上作犄角應援中提督五軍伏在山內左武衛

虎衛列在山下迎敵、本藩督右虎衛右衛鎮萬祿在觀音門往來應援後提督宣

毅左等堵禦大橋頭大路令右提督宣毅後正兵鎮練水抄躡其後令左衛鎮專理

水師防其練水抄犯分遣已定是晚虜乘勝促迫吾營對壘

二十三早辰刻虜大隊兵數萬抄出山後直衝出左先鋒鎮之營時因本藩傳令中

軍營無令不許輕戰而山下山上又隔遠不見只聽虜擁擠集對山用炮攻擊虜

攻具齊備一齊下馬打死伏炮矢交擊無可容足衛突死戰我兵冒死迎敵退却三

度、本藩已遣右衛右虎往援山高兒不及到左先鋒等眾寡不敵遂被殺敗、

鎮蓋街戰沒陣虜乘隙從山促下中提督五軍等在山內被圍死戰不出亦在陣亡

左武衛左虎衛在山下整擄死敵但大勢已潰獨力難支亦在戰沒後提督堵禦大

橋頭與虜對擊被首尾合攻戰沒宣毅左鎮萬祿浮水而走、落見大勢已潰連抽

下、水師提督集齊擁下來左衛鎮一面堵禦一面防護舡而出其我兵有被

浮水而逃者在衛鎮遂令載上舡船配載而出、活數千人我船竟無失勿擊沉



虜船二隻虜是以不敢輕犯時轄下陳諒張祿不進劉明之功居多

是本藩隨傳令出師鎮江仍委左衛鎮黃安宣毅後鎮吳豪等殿後再等夫

有逃回者着令載來

二十四日 總師至鎮江官兵有跡路逃回有跡水浮回者有被左衛黃四者惟查

不見大將甘輝為禮林勝陳冠張英藍衍副將魏標朴世用洪復并戶官潘庚鍾儀

衛吳賜等四 藩嘆曰是我欺敵之過輕信余新所致也然勝敗常事亦何慮

吊堂鎮道馮御史右武衛周全斌後衛鎮黃昭并瓜州地方柯平援勦後鎮劉猷等

俱各在船聽令別作良商

二十五日議正楊祖楊正姚國泰等火棧之罪今梟首示衆後諸將勸免楊祖楊正

督管事姚國泰發刑官監候

二十六日令右武衛收拾左武衛官兵令前協裴德副領兵林瑞劉國軒等管束

右虎衛收拾左虎衛官兵令前協鄭仁後協陳燦等管束

右提督收拾五軍驍騎鎮官兵令中軍虞允升協理黑雲祥等管束

中衛鎮收拾前鋒鎮官兵 右衛鎮宣毅左鎮收拾後提督官兵令右鎮領

後勁鎮收拾中提督官兵令右鎮李昂親隨營林正管束

宣毅後鎮收拾前衛鎮官兵

二二八日派程班師駕出長江

三程本藩文武各官親軍四鎮 二程左衛鎮三程後鎮後勁鎮左提督中衛鎮中

提督

左先鋒提督右後提督宣毅左右衛鎮

衛鎮提督後等斷後并專押運糧船 右提督正兵鎮先行堵口

八月初一日即回至狼山上沙時糧運船多重載不堪駕駛委戶部事楊英分派各

中軍船并各提督統鎮船隻運載預作兵糧各船俱滿載糧船放回賜手梢各路糧

十餘石

初四日師泊吳淞港遣禮部事蔡政往見馬進寶進京議和事機宜俱授蔡政知之

亦無書往來

初八日舟師至崇明港集諸將議曰師雖少挫全軍猶在我欲攻克崇明縣以作老

營然後行思明昂換前提督等一枝再進取一則逼其和局速成一則抹訪其提

督等諸將生死信息三則使虜知我師雖敗尚全力攻城不敢南下襲我諸將以為

何如衆策曰可於是隨派防水師并攻城官兵

以左衛鎮黃安督配後勁右鎮前鋒鎮右虎衛左武衛協將裴德五軍左虎衛與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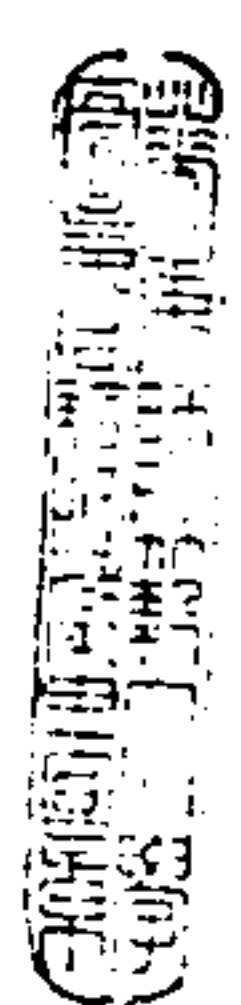
戰益十六隻提調羅蘊章防禦七了港口泊白米沙外

以提督後鎮劉猷宣義左鎮萬義中衛鎮蕭拱辰右衛鎮萬祿等共戰艦十二隻防

禦吳淞港口泊新與沙外

以先鋒楊祖後勁楊正督配中提督前衛鎮等防禦狼山上流泊王家港各分宜

防守去訖





初十日傳令登岸扎營攻崇明縣城沁定處所



一右武衛諸攻西門并獲大炮 一宣毅後鎮諸攻北門橋 一正兵鎮諸攻東北

角 一後衛鎮諸攻西南角 一右提督為各路應援 一左提督札土堡為老營

接應北門 一伏兵限初十夜俱到城下炮所分汛地在河溝乾响喊公其銃路便

安逸

十一早辰時開炮至午時西北角城崩下數尺河溝填滿 藩親督催促登城六將

梁華鳳死敵不還時正兵鎮韓英勇壯登梯被銃傷中左腿跌下矢石交加有如兩

下監督王起休亦被銃傷而退

藩見城堅難攻傳令班回越數日韓英死之王起休亦被傷而亡時 本藩又欲吊

集諸將前來攻打右武衛周全斌言曰此城深溝高壘梁華鳳請加守援已難驟拔

况官兵被創之餘昨日韓英被傷聞者寒心無意戀戰且得此孤城絕島亦是無益

不如漸回舊汛休養號召精銳候明年再進長江以高天舉未為晚也伏請睿裁

睿從之隨傳令班師是日既通馬提督差中軍官同都事蔡政至營言馬提督曰聞

大帥攻圍崇明特遣中軍前來說和稱既欲奏請講和仍又加兵襲破城邑教我將

何題奏劄差將何而君不如捨去崇明暫回海島候旨成否之間再作良圖亦未為

晚 藩諭之曰爾首等大張示諭謂我水陸全軍覆沒國姓亦沒陣中清朝無角逐

英雄之患吾故打問崇明安頓兵眷再進長驅爾主其亦知之否我今提施數銃其

城已倒及半明日安炮再攻立如平地既爾主來說姑且緩攻留爾主好聽請說

詰也令人同看營中兵器船隻整備嘆曰京都覆沒豈有是耶 藩隨小撤營在船

十二日遣蔡政同馬提督中軍再回吳淞往京議和

十八日 藩督師回至林門傳令左武衛左虎衛中後提督等各協營將所收拾將

領官兵并配執軍器造報查照操練查報陣亡將領官兵家眷安頓給贖左武衛前

協德叔管中協并後協官兵副領兵林瑞收管領旗協號棚營火攻營正領兵下

官兵 左協蕭泗叔管右協并後缺官兵 隨征營劉國軒自收并同張魁叔左右

協理官兵 一營洪善叔二三營直庫

故左先鋒楊祖後動楊正准革職戴罪督營鎮事提勦右鎮現在擬罪其官兵船隻

撥歸後鎮黃昭管轄正兵鎮韓英已故全鎮官兵未有官束傳令集諸將會推一

員以代時會推梁德洪羽蕭泗劉國軒鄭仁楊富張志等以進惟右武衛獨保張志

堪任楊祖惟薦楊富 藩諭曰二員俱各堪任但思功次則楊富係洪益進親隨從

先花山以來歷有戰績尤多張志從施即時到功次尤較不如當以楊富惟是於是

諸將跪謝曰 藩主始功次陞授諸將益當勵効矣

二十七日行委楊富官理正兵鎮事派各地方發各鎮官兵休養訓練

後勦後鎮劉敵後提督右鎮顏望忠札右提督原札温州石塘一帶地方

宣毅後鎮兵豪中衛鎮蕭拱辰宣毅左鎮萬 札原左武衛清江一帶地方

親軍右武衛并左武衛梁德等札原前鋒鎮全鄉瑞安一帶地方



左先鋒右衛鎮札養與一帶地方 後勁鎮後衛鎮中提督右鎮李昂札一帶地方  
左提督正兵鎮札興化南日一帶地方 忠靖伯陳輝督水師前鎮阮美升都督羅  
德章李順等為水師泊住舟山防禦各港抗擊上流右提督馬信同左衛鎮黃安為  
陸師鎮守舟山應援

以掛印都督李必管舟山地方事

九月初三日 藩令各鎮駕歸汛地 藩駕至沙灣灣分派餉地安插官兵俱已得宜

初七日 藩駕回至思明州廣行招募舊時散逆將領官兵

十月 藩駕駐思明州援勦復鎮劉猷侵入隘頑所內地微餉為虜所誘與戰不勝

顏右鎮救援不及歿死之 右武衛周全斌屯札沙圍所就地微餉兵餉溫虜未阻

餉道賊東醉率兵與戰不勝左協方英死之

十一月 藩駕駐思明州脩葺船隻備遣軍器

十二月 藩駕駐思明州奏政自京回京報和議不成遣繫馬進寶入京偽朝委滿

酋長達素帶滿漢萬餘騎前來勦海另派浙直廣東數省水師合勦

藩令差監督李長昂各汛守官兵回思明州議遣前提督黃廷戶官鄭春督率援勦

前鎮仁武鎮往平臺灣安頓將領官兵家眷

十四年<sup>庚子</sup>正月 藩駕駐思明州演武亭

初八日行兵官造報南京陣亡將領家眷賜優恤并查陣亡提督統領有男女者

與之個親時只中提督其輝左武衛林勝有子女合備送令禮官擇吉行祭

十一日傳令督練官兵催前提督等督練官灣各文武官隨侍帳房住宿律令軍機  
十七日陪禮武鎮林順為援勦右鎮 陞前提督右鎮劉俊署前衛鎮

蠶

陞禮武鎮左營林福管理禮武鎮事以其有居守之功

二十一日遣燕迪章押送漳平伯周全湯太監劉國柱到龍門港登程往行在復命

虜酋達素頭站兵馬至福省

二十四日北汛右武衛全左衛鎮等師吊至思明

二十六日吊仁武鎮康邦彥出征以左衛鎮黃安交代防守新城諭之曰重地鎖鑰

非爾不可爾勉之

撥正兵鎮楊富代前提督右鎮葉伯防守思明東渡

右武衛周全斌啟為切陳本謀即祈屠盡事竊謂治外必先治內臺據各報虜添設

兵馬脩造船隻乘我失利之時故敢浪逞但彼志皆地方之來未習船務區區水戰

與我慣習之師相角逐實天資我戰勝之會恢復亦未可知也而今日我所要者

惟在強兵裕賦固足兵心察各鎮營官兵奉令屯札舟山各處皆離鄉有日在外風

霜各有歸思兼以措餉維艱日復一日替為弊端尚有缺少軍器衣甲者有擊未克

空奉赴敵不如調回思明訓練擇地取餉以裕兵食以鼓兵心以戰以守則固

虜雖百萬來犯亦可立破也 藩批曉得已先吊回了

二十八日安左衛鎮右營陳廣拔授正領兵中軍以左武衛劉領兵林瑞官左營事

二月 藩駕駐思明州







初四日遣中街鎮蕭拱辰率轄兵同援蕪左鎮守兵鎮守前鎮守聚後鎮守合縣地  
武武皆禦泉港并上流屠船幸輔明謀為總督水師共商堵禦機宜

初九日 落大計諸將行官兵始得獲屠有必敗之機在我益必決必勝之算去歲  
我師數千里直抵長江登岸殺屠八鎮之滿漢精銳殲滅殆盡何況屠欲格 馬長  
技以與我爭橫於舟楫波濤之間以寥寥船隻驅散兵殘卒而嘗試之主宰之形既  
不測如水陸之勢又甚懸絕其勝敗固已瞭若指掌矣此天奪屠盛而假手於我壯  
士我將士鼓勇用命何難滅此朝食且屠數十年來戰守仗例已不遺餘力今之狡  
焉一逞是所謂不到黃河心不休也此書大破屠鋒則屠計無復施束手以聽命自  
茲而中興之大事已定我將士之勳名區貴在一舉我將士數十年風波鋒鏑從征  
之苦心從此而發舒是役也精神意氣尤當百倍今 本藩與諸將士約除還歸軍  
令另行中飭外特懸一賞格開列於左不論大小將領官兵勳次一一如格施行

本藩信賞必罰衆所共知勉之哉還歸軍令并賞格俱在兵科  
防守舟山地方水師前鎮阮美報定關防 屠果以大師班回遂而窺犯不出  
藩主所料據探報稱順治偽旨令明屠統水陸馬兵會合吳淞寧紹溫台戰船五百  
餘號直抵思明合師著三省撥運糧米已於四月初下船於五月十八日到舟山取  
齊明戶初十在武林帶披掛二十餘杭省滿漢俱昂山征只夏步 杭州田雄出  
以山下准進內地修偽撫為海上事拿問到蕪州自盡趙偽院亦削職屠船  
二十日開駕五月初內的合縣犯思明 藩傳諭前鎮等知云偽屠使張聲勢斷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無來犯之理即乘徒送死正喜其來耳軍機勝敗呼吸咫尺不能相援豈有千里遠  
汎汎水洋料天能如期赴約會合耶倘果開駕直來該鎮即同張兵部表兵部

各紅汽開外洋 隨其後隔濠泊宿以逸待勞不必與戰彼必去顧作到海垣南日  
崇武這地我有水師堵禦上流如遇打伏爾等即從上抄 伏路生疎主客不敵  
一鼓可破也爾等敢當如今有功之日昭格陞賞  
派遊勤右鎮林順禮武鎮林福防守海門  
派右武衛周全斌提督親騎鎮防泊荊與尾  
水師忠靖伯陳輝保原水師右軍閩安侯華職帶同瑞鼎水師同職願領頭臺樹  
鋒屠許之  
派遊兵鎮胡靖殿兵鎮陳璋在陸師守高崎等處援勤 張志為水師拋 高崎  
應援

禮武鎮林福防守倒流寨撥管理大炮劉安世帶守擊放火炮  
二十四日行令各水師將領此番殺屠 船隻衆多遇敵之時爭先擁擠  
與陸戰隊伍不明同一弊也且屠無大船我只用中號船駛之今而議預先汰定分  
明以便堵勤每鎮挑選二號中船及水船作頭臺桅尾掛旗 號一號大船作二  
臺 桅尾掛旗 號為號頭臺船前衛二臺船相標赴應 號 號  
行領官兵配駕站駛每船又另選配船精兵大船約四十名中船約二十名水船  
十五名生在船內候本船衝擊屠船可以過台時即齊擁過船未對 時不准輕動



備事得勝奪船招格陸廣通船官兵先領元寶一號作養銳氣至於下挑選外  
二十个京義人船裝後駕駛以作聲勢不許先時亂進自相紊亂也 限三  
將頭二三登及等兵具報請給旗號并領銀兩

行戶官鄭泰即持前派并該 防守圍頭船隻一畫吊四防  
防廣慶并許隆賊船并獲家眷其圍頭地方交與宣毅後鎮防守

二十六日泉港廣船二百餘號駕到洋之得我師輔明侯等堵禦迎敵廣先見  
上放炮擊我舟不得近彼船廣船逐使依山邊而進欲合同港并漳港齊犯我師住  
泊圍頭

元督水師泊到五店遏止圍頭廣船不得進入同港相  
報同港廣船百餘號俱二十 在船出港會餘  
報漳港廣船百餘號限五月初一日茶江出師會餘頭在係真滿廣披掛船駛俱

漆杰二疊係滿漢船駛俱漆烏其黃梧記即之兵配八架荒字號船連素自  
札呈與

另一枝滿兵札得尾備小船渡過東渡并炸頭等處一枝滿 到五店滿小船  
過五 湖運等處一枝滿漢水師縣新城出犯赤山江 落令才才才才才

五店高崎一帶  
按勤前鎮防守高崎寨及兵鎮前街鎮智武真方守鮮仔寨并赤山江連兵鎮防守

東渡寨各選副鋒仗兵守寨其衝鋒臨敵馳名各路應援仍委我政一勇守高  
以協理代楊朝棟督守東渡高兩調遣令仁武營康邦厚 札崎尾魚管沖前一  
帶另 宣毅後鎮一營後鎮黃昭援勦後鎮張志之衝鋒領兵六營六營六營  
師船隻應援堵防遼擊高崎五通等處

三十日右武衛進言大敵在即賞罰尤當嚴明則將領知所策勵前年南京之失總  
係天數非戰之罪在 藩王固不深究前此當敵之將領未免疑慮今此將領  
官兵恐多觀望三月間行兵官同都事擬呈功罪未蒙批奉擬定似一所以策後効  
而敵將來以問使過之門也 慈曰是隨擬批云南京之門之役左先鋒後勁鎮  
援勤右鎮前衝鎮等一股札在六山左 衝大山左 抵敵不克官兵待敵此  
一股當以失陣論罪姑從寬免 奉職不官 左先鋒鎮楊祖復勦鎮  
楊正准單職官鎮事戴罪 下將領著單職滿第一體施行前衝鎮並衝陣亡  
免議轄下將領著單職官事立勦贖罪時惟 本藩親督右衛衝右衝鎮在觀音門  
殺敗步廣數千將領官兵奮勇可嘉應 獎賞其餘中提督五軍等札在山內大  
鋒入山上潰散下自難當武衛左鎮虎衝左鎮等札在山上而大勢既潰雖鼓勇  
力戰死殺相當竟亦不支後提督宣毅左鎮等札大極頭相擊進至大隊潰敗之  
餘力已疲及但 龍督統領總鎮力戰陣亡轄下將領應當連罪 亦  
一鎮李 一軍下領兵戴燦等在武衛下協將蕭泗 德等虎衝左鎮下協和鄭仁  
陳謙等宣毅左鎮萬義等俱各分別降級著兵官行文建昭其陣亡提督五軍統領



總鎮為圖一 心擇言近祀忠臣廟祭吳配

三月 駐思明州演武亭

初一 撥前提 督右武衛援勦左右鎮正兵對水師忠靖

本落親督堵禦漳港大隊水師

初八 報各港虜兵俱配在船約期初十日進兵 藩駕駐舟中督師海門

初十 早晨時漳港虜船大小四百餘號 湖直犯主與 藩見虜舟至我湖營

汛未順遣陳克策傳令不准延旋泊定一條鞭與之打伏候潮平風順有令方准駕

駛衝殺時志靖伯陳輝同 周瑞生駕領作頭會同援勦右鎮下楊元標

統船泊在上流虜船數十隻更與風噴流前來衝犯二 無令不敢起棹相援

擁攻二船來寨不敢揚元標 死救相當後攻 志靖伯一船官兵與

之厄敵夫石如雨開安侯 死陳克策傳令三船中亦戰死惟志靖伯陳輝入

官廳內滿虜蟻擁上船揮令列火藥從下發上與之俱焚時虜以為必得之符台來

爭功計有二百餘真滿一時藥發而上賊而飛裂虜在船面上者俱死散無存

至已待潮平風順傳令起棹衝虜排擁衝下我師諸退 本落親駕小哨

躬督官五直衝進船守右武衛生駕同正副煩船破掠而入左側

於本營 船昂梓章眼紅等一船滿虜俱死船中另生擒真滿哈喇土心 虜蝦十

餘員續後虜餘散代師乘風衝前提 左鎮前來多忠靖伯王錫王兵駐

鎮等追擒後餘方始退四此一役也

顏等與右武衛馳騁衝擊手併張紅眼一船右武衛下駝翔嚴保領旗張或擒獲

虜先鋒一少一船滿酒奪回楊元標統船前提督生駕擒焚梅勒取勝虜船一役時

滿虜而共鋒船其向被我擒焚并生擒真滿呢馬勒石山虎黃梧花

敵前進只在觀望至午後南風或發宣殺右鎮左先鋒鎮守官水師從沿與駛進

功虜山舞虜始退却逃走時虜先鋒三船不知港路聞淺主要我師趕至滿虜三百

餘俱登真山元戰 藩令生致之遣馬拔督招諭不殺未降至次日 志重無事

盡押沉之水中後只得滿增已馬勒土心石山虎等俱善子馬隨征

一股餘同安南北港來犯 與炮擊擁擠為五年尼與從赤山坪登岸彼地水

漫泥深滿首督漢兵先登岸 真自俱登時前衝 歸等雷頭登進戰退却

虜即擁擁而上殺兵鎮陳輝 戰文如雨下勝 分王我政隨督右虎

兵助戰右協陳塔從右邊 旗幟劉維從水地抄出同至赤山坪往來拒戰時

右虎衝鎮陳鵬與虜有通禁不出兵前協萬定領兵林雄力請往援鵬不能禁即奔

馳繼至前衝鎮劉俊見此處大敵亦從東奔衝而到協力拒殺時水將張唐下水為

岸之虜大半在水泥中被我師所殺及淹死者不計數而後陳鈔水師從高崎趕至

左衝鎮兵陳黃平吳裕等從新城港衝出輔明侯中衝鎮宣殺

下俱各 數隻自辰至巳虜始退走入港尚海尾虜營至十三日被中符

鎮等追擒後餘方始退四此一役也



三股水陸集滿漢精銳費許多軍器船隻伊我師殺死不計生擒老本酋長斬

示割耳以回不計連素只率陸師回福省會議再犯

十一日提督蘇赫德鎮將領特擒獲虜船生擒康兵軍器各項詳報請功

事奉政驗被傷特領官兵厚賜醫治

公議議殺虜功次進呈議云高崢之捷赴水撲殺使虜不得擁齊登岸者論首勲

殿兵陳璋也繼而陳燦劉維協力殺退又繼而萬宏林維弁劉俊等奮到連殺虜

死水中應先後次勲水師副將後鎮當虜登岸之時衝下斷作兩截登岸者僅沒

在船者驚避應為首勲繼而鎮至又繼而中得宣毅前鎮等至協力追走并奪

沉虜船亦其次勲也至於陳璋 同兵裕船樹勢 惠行另議

其海門一戰俱係真滿死殺 先鋒頭臺遇衝我 即連環釘住等語

落王登陣親督將協力爭捕一時擒拿焚燬衆少俱均難以指明其有居最

落王洞擊了然難以懸議僅據呈進 落批云水師用兵必論其事勢此番虜船過

海餘水登岸我師所致力者全賴水師說水師不能制勝而陸師用命擊殺則陸師

之勲甚矣設水師何用哉所議殿兵真陳璋首勲陳燦劉維次勲萬宏林維又次之

前衛一翼官兵見虜稍却而該鎮親督所部從東繼衝論勲又其次之准如議行異

將黃屬行申等罪其水師宣毅後鎮後鎮高泊高崢時統帥等俱以

各船 無前進已行申飭弁肅示劉祝外宣毅後鎮時在湖頭政賴衝擊虜不

書登岸惜才無料理小船而虜皆小哨我人治尚涉深水駕馭不快故虜哨壘進登

岸為陸師盡殲此一時之幸非萬全之策以後宜戒之然宣毅後鎮猶能提流扼截

沉虜船一及示以該賞至領兵陳廣生一沙船出入虜船攻擊用命可嘉應當

定賞向使水師船隻如陳廣一船則虜哨可盡撲滅片帆不逞矣其餘中衛鎮宣

定賞向使水師船隻如陳廣一船則虜哨可盡撲滅片帆不逞矣其餘中衛鎮宣

定賞向使水師船隻如陳廣一船則虜哨可盡撲滅片帆不逞矣其餘中衛鎮宣

定賞向使水師船隻如陳廣一船則虜哨可盡撲滅片帆不逞矣其餘中衛鎮宣

定賞向使水師船隻如陳廣一船則虜哨可盡撲滅片帆不逞矣其餘中衛鎮宣

定賞向使水師船隻如陳廣一船則虜哨可盡撲滅片帆不逞矣其餘中衛鎮宣

定賞向使水師船隻如陳廣一船則虜哨可盡撲滅片帆不逞矣其餘中衛鎮宣

定賞向使水師船隻如陳廣一船則虜哨可盡撲滅片帆不逞矣其餘中衛鎮宣

定賞向使水師船隻如陳廣一船則虜哨可盡撲滅片帆不逞矣其餘中衛鎮宣

定賞向使水師船隻如陳廣一船則虜哨可盡撲滅片帆不逞矣其餘中衛鎮宣

定賞向使水師船隻如陳廣一船則虜哨可盡撲滅片帆不逞矣其餘中衛鎮宣

定賞向使水師船隻如陳廣一船則虜哨可盡撲滅片帆不逞矣其餘中衛鎮宣

定賞向使水師船隻如陳廣一船則虜哨可盡撲滅片帆不逞矣其餘中衛鎮宣

定賞向使水師船隻如陳廣一船則虜哨可盡撲滅片帆不逞矣其餘中衛鎮宣

定賞向使水師船隻如陳廣一船則虜哨可盡撲滅片帆不逞矣其餘中衛鎮宣

定賞向使水師船隻如陳廣一船則虜哨可盡撲滅片帆不逞矣其餘中衛鎮宣



拾獲虜哨者准與議賞戶官船原泊浯與趕來接應向前擊殺察轄下將領有擒獲

命兵官振伯同政王秀奇速右虎衛陳鵬至并拘家屬訊服通虜逆罪之深登

時寸隙以拘軍中并誅妻子按陳鵬為虎衛右鎮以不與鎮謀亦有功次

二十日按前協何義為虎衛左鎮按陳廣入侍衛管効缺

二十五日報違素回省傳令各船并船暫發回候七月有令再吊

落集諸持誤曰此番違虜未便維被殺敗其船隻所失無幾滿虜領先鋒者所禽

殺亦不多倘謂既吊數省兵馬船隻動費許多錢糧若此一戰違素率亦難回天

勢必凌集再決勝負但於前 弟下勦素數月我師糧 浩繁豈能生待其戰

等各歸原汛就地養兵又 活州金門併定思明以侍之諸將但

總令派札汛地遠左先鋒札佛潭橋宣毅右鎮札劍山百雷宣毅左鎮右衛札

義武鎮遊兵鎮札舊鎮杜海智武鎮前衛鎮札南溪鏡山龍井按勦右鎮札海門禮

武鎮札三都按勦左鎮札崇武奇兵鎮札涇州王兵鎮札南日宣毅前鎮札海壇後

到鎮札詔安宣鍾按勦前札高崎左衛鎮札新城前提督札思明州親軍等鎮隨

本藩駐札涇州

六月初 日 第 駐涇州後埔城其思明州將領官兵家眷一盡移全 涇州

兵等查心 撤移過水者聽其自便不禁

落發論與違素并偽院李平太約其合兵再戰仍遣以巾幗不敢再戰則受之羞禮

武鎮犯軍中軍吳亮并罪犯俞承二人俱持巾幗并論赴違素等二處投違素率

之 書信受 惆厚待差員而回書論俱在禮科

七月 駕駐後埔城

初五日 落差員特頒左衛鎮黃安銀三百兩賜之以孤城鎖鑰前臨大敵充撥出

陳廣為水師得功受賞其自守城池固如金湯莊善大隊出征併定思明又獨任而

不請代真良將也左衛鎮望北拜受仍以三百兩頒分將領官兵均沾 落賜三軍

倍為歡騰

初十日遣右武衛周全斌提督親軍馳騎鎮馬信率左右虎衛鎮後衛中衛正兵奇

兵等鎮北征畧地取糧 吊 日協防漳港

二十日右武衛周全斌等 案其寨仔山之水我師灣泊時常

阻梗止沒事我哨船至是平之藉其資糧米甚多

八月 落駕駐後埔城

初八日吊回奇兵鎮札興化一帶地方正兵鎮札福清一帶地方

宣毅右鎮黃元統領仁武義武二鎮札澄海小埕長樂一帶地方聯絡徵餉

九月 落駕駐後埔城

初三日 明知州鄭會條陳思明附城內外百姓未有回家惟有禾山四都一二貧

民皆去竄自述回據百姓紛訴 本藩令論撤移出於受民敢不遵休第撤移日久

四黎遠宿百苦備嘗撤四出於不得已也職思校虜既已敗回再犯必奉偽言百姓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七三三



撤出已久若不取其歸四四民失業未固于敵先死於饑也除撤四者暫准安住其  
未回者聽從民便 藩批曰是錄是思明百姓奔將領家眷結紲而回

二十日 征右武衛等班回 藩令各鎮修葺船隻輪番出征

十月 藩駕回駐思明州報達素回京各水師畫帛俱開在岸邊

催各鎮修葺船隻限月終報竣赴十一月出征

十一月 藩駕移駐金門城

初二日遣右武衛周全斌為總督提調左右虎衛鎮後勤後鎮以馬掛印為副督提  
調羅煥章仍以宣毅後鎮吳家督統領宣毅前鎮殿兵在內 鎮及後衛副將張等

以中衛鎮督統領宣毅在鎮心副將 小將前鎮督統領吳家後勤二鎮而先

衛鎮總領水師官兵前往南下取

是月右武衛等師到潮陽縣進入和平貴與取報攻也 為 敵敗潮州後屠各船

俱取有糧未解是

十二月 藩駕駐金門吊右武衛等南征大師班回

十五年辛丑正月 藩駕駐思明州南征師班回至思明州傳令大將船隻悉令出征

集諸將密議曰天未厭亂閩位猶在使我南都之勢頓成瓦解之形去年雖勝連虜

一陣焉 未必適有悔戰則我之南北征馳譽屬未免勞頓前年何廷斌所進臺灣

一 帛田園萬頃沃野千里餉稅數十萬造船制器吾 備集所優為者近為紅夷占

據城中夷夥不上十人攻之可垂手得者我幾平克臺灣以為根本之地安頓將領

家眷然後東征而討無內顧之憂可生聚教訓也時衆俱不敢違然頗有難色惟

宣毅後鎮吳家京到此處獨言風水不可水土多病 諸心舍之謂其有阻武師也

獨協理 軍戎政 棟倡言可行 藩嘉與之故軍事平日任以府尹事謀其家

二月 藩提師扎金門城候理船隻進平臺灣時船隻修葺未備派首二程而行

首程本港并文武官親軍右武衛左右虎衛提督統騎鎮左先鋒中衛後衛鎮宣毅

前後鎮禮武鎮後勤後鎮等刻期先行今鎮守澎湖遊擊洪進前導引洪

以兵官前提督居守思明州戶官居守金門 藩親祭江傳令紅夷畫駕到料羅灣

催官兵候齊悉令下船開駕

三月初十日 藩駕駐料羅候頓風 多以過行為難思進者多隨委吏

兵鎮陳瑞捷獲報解

二十二日催官兵在船二十三日天時雲靜自料羅 二十四日各船俱齊到彭

湖分各與駐札

藩駕駐嶼內與候風開駕

二十七日大師開駕至料羅與阻風又抵彭湖嶼內與時官兵多不帶行糧因何

廷斌稱數日到臺灣糧米不竭至是阻風之報 藩令戶部事同洪進擊執彭湖三

十六與 取行糧 正供時吊集各灣長追取接給各灣長搜索二日四村各與

並 田園可種木粟惟蕃薯大黍黍稷升斗湊解合 餘石不足當大師一餐之

用 藩駕之糧又恐北風無期隨於三十晚傳令開駕時風報未息風雨陰霧中



可船燕翼并陳廣等跪稟督候風雨開駕 落諭曰水堅可渡天意有在天意若付  
民于定臺灣今晚開駕後自然風恬浪靜矣不然官 主塔生因斷島受敵也是晚  
一更後令開駕 以兩少間然波浪未息驚險殊甚迨至三更後則雲收雨散天  
氣明朗順風駕駛

月初一日黎明 落生駕船即至臺灣小沙線各船魚貫絡繹亦至辰時天亮即  
到鹿耳門線水

本藩隨下小哨線鹿耳門先登岸踏勘營地午後入鯨船齊進鹿耳門先時此港頗  
淺大船俱無出入是日水漲數尺我舟極大者亦無 意動也是晚我舟  
齊到泊水寮港登岸扎營近衛防梨下 意動也是晚我舟  
門 水師甲板并防北線尾

是晚亦於城長滿難實叮發炮擊我營盤并焚馬 其亦於街係我民居屋  
落恐被焚燬糧粟特差戶部事楊英持令箭委同楊或政督同拔勤後鎮張志官兵  
看守堵禦不許官兵混撤亦不可致紅夷焚燬候明日分派各官兵糧食縣是名  
街未果者守完全無敢侵擾次日即令戶部事楊英持街中未果一畫分發各鎮兵  
糧計旬足半個月

初三日宜毅前鋒 兵扎營北線尾夷長揆一城上見我北線尾官兵未滿遣戰  
將拔鬼仔率烏銃兵數百前來衝 宜毅前鎮督兵向敵一敵而戰夷兵拔鬼仔  
於死陣中餘夷被殺殆盡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初四日赤崁城夷長滿難實叮以孤城援絕城中乏水欲降先一日其弟司婦外  
遊 被兵捉獲解

落落慰諭 加予 送歸赤崁城與兄實叮道述德意至是日議降 落遣香通  
事吳進事仲同楊或政招諭之誓無殺害之意遂赴 納降仍令原駐城中并  
厚賜唐山土儀

落遣實叮往臺灣城招撫一未降  
今諭招我百姓回家樂業

初五日夷王揆一遣我民充番通事胡興同揆一人 說和 落諭令夷長表見  
初六日揆一遣夷長 等同齊 落賜守厚禮之令何廷政明

揆一何日出降答云揆一無降若 落主兵半以八年 若若干萬併土產  
貨隨赤藤從年年昭例貢納至此番大帥船隻俱納江 歸官兵應送勞師銀十  
萬兩云云餘無敢言 落却之令發回

各社土番頭目俱來迎附如新善開感等里 落令厚宴午賜正副土官袍胃靴  
滿錄是而此路土社聞風歸附者接踵而至各昭例賞賜之土社志平懷服

時紅夷尚有水師甲板在港 落遣宜毅前鎮傅銜銜於岸生虎左協陳以舟為  
水師攻打甲板一 擊沉甲板一隻燒焚甲板一皮走回一隻自後甲板泊宿臺  
灣城下

初七日 落督師移扎崑崙山傳諭候令進攻臺灣城



十二日 藩駕親臨蚊港相度地勢并觀四社土民向背何如駕過土民男婦老幼  
迎官塞道

藩慰勞之賜之云 志是喜慰

臺灣城未改官兵之糧

二十二日 遣楊戎政并戶部事楊英同通事何廷斌查察各鄉社有紅夷所積粟石

及積存等物回報發給兵糧計粟六十石糯三十石餘

二十四日 藩以臺灣孤城無援攻打未免殺傷圍困俟其自降隨持各鎮分派

地屯

派提督馬信督轄兵扎臺灣街守用禮之真不福被紅夷等接協將洪羽會

禮武鎮

五月初二日 藩駕駐臺灣集文武各官會審投掠臺灣百姓銀兩盜匪聚石罪犯

宣毅後鎮去未伏罪被誅以右武衛右協魏國堂宣毅後鎮事虎衛右鎮陳峰亦有

罪經責革職

二程官兵左衛前衛皆武英兵遊兵殿兵等鎮到臺灣以左衛鎮黃安管衛右鎮

以提督駱騎親隨營蔡文管左衛鎮事

改赤坎地方為 明京設一府二縣以府為 天府天興縣萬年縣楊戎政為府

尹六莊文烈知天興縣事祝敏知 縣行府尹查報田園冊籍徵賦 銀改

學為安平鎮

十八日 本藩令諭云東都明京開國立六可為萬世不拔基業本藩已手開基

崇文文武各官及各鎮大小將領官家子弟來居宗必創建田宅

孫計但一勞永逸當以己力京營不准混侵去以百姓現耕物業維持條款開列

於後成使遵依如有違越法在必究著戶官刻板頒行特諭

一次天府安平鎮本藩暫建都於此文武各官及想傳人小將領家眷居住於此隨

人多少園地永為世業以佃以漁及京營軍一時之利但不許混園土民及百姓現

耕田地

一各處地方或田或地文武各官隨意選擇創置庄屋蓋其力量永為世業但不許

紛爭及混園土民及百姓耕田地

一本藩開覽形勝建都之處文武各官及想鎮大小將領設三衙門亦准園地

庄屋亦為世業但不許混園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

一文武各官園地之處所有山林陂池具園東畝本藩薄定賦稅便屬其人官須

自昭管愛惜不可介斤不時竭澤而漁庶幾永無疆之利

一各鎮及大小將領官兵派撥汛地准就彼處擇地起蓋房屋開闢田地其力量

永為世業以佃以漁及京營軍但不許混園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

一各鎮及大小將領派撥汛地其處有山林陂池具營報開本藩即行給賞須自昭

息情不可介斤不時竭澤而漁庶幾永無疆之利

一沿海各灣除現在有廟位居住本藩委官徵稅外其餘分委文武各官分總鎮



小特領前去昭管不許混取候定賦稅

一、武各官開墾田地必先赴本藩報明，數而後開，至於百姓必明，數報月承天府方准開墾，如有先墾而後報，及報少而墾多者，察出定將田地沒官，仍行從重究處。

重究處

六月 落駕駐承天府，遣發各鎮營歸汛，左先鋒札北路新港仔竹塹，以投勦後鎮。後衛鎮智武鎮英兵鎮虎衛右鎮禮札之壘，以中衛義武左衛前衛遊兵等鎮札南路。山旣言山屯壘，頒發文武官昭淨給額各六個月，俸役銀付之開墾。

十六日宣戰，左鎮萬義右衛鎮萬祿，據銅山所改叛逃歸，亦執當銅山地方事。忠臣伯張進以歸不從死之先時，落派萬祿等二程表，即督札銅山地方，至是催到，遂據城從屠，挾張進同叛進詐。藏火藥與之。

願知不赴其會，見虜進。自焚死虜，至銅兵官志派伯令留守兵。志自侯統水師復之二萬同虜逃走銅山如故報至。落令總理監營翁天祐鎮之。今旌獎忠臣伯進祀忠臣廟，位第一議官，其子修其墓。

七月 落駕駐承天府，戶官運糧船不至，官兵之糧每鄉斗價至四五錢不等。令區

間輸納雜子，落薯發給兵糧，紅夷甲板船至，吊右武津前滿。守安平鎮。投勦後鎮，後衛鎮官兵激發大肚土番叛衛，從先鋒劉營楊祖與戰，後復敗回。至前衛之軍，投勦後鎮張志營右虎衛英兵，與智武鎮之兵，兵部事，備監制各。准撥糧土社，並後衛鎮等移札南社。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八月 落駕駐承天府，戶官運糧船猶不至，官兵至食木子，元傑日憂脫巾之變。

落心念之大書於座前，云戶失先定罪，遂地戶同。楊英往鹿耳門守候糧船，并官私船，亦東來者，盡行買糧給兵。

甲板船來犯被。落令宣毅前鎮陳澤并戎旗左右場水師隊，與夫老老，應章等。

之敗之奪獲甲板二隻，小艇三隻，宣毅前鎮副將林進神戰死，自是甲不永不犯。

十二日遣戶部事楊英押米船前住二林南社接給。使兵司李胤察於。

如匪故特報來不接官兵日只二餐，之有病沒兵心散。

二十八日 落令戶部事楊英持金十錠同楊。此配往四至買糧，乘接給止。

計可給十日兵食，回報隨後交。

十一月 壬寅四月病愈，啓陳慶祿。

戶之，不外初農力耕而已，未老老編氓。去。論及至各社。

教事之，欲振其衆而耕。教其法，竭其力，使適意開墾，起行，件別安。

年可歲供百萬也。其隨。

海至十四年許矣，危從歷過，未有如此處土地膏腴，饒沃也。惜乎土民，計糧才荷其。

法無有人教之耳。英去年四月間，隨駕蛟港路京四社，頗知之。只俗至八月，奉旨。

而社適逢秋收之期，日觀未播，過臨土民，逐德休拔，不其鈞鑄，割獲之便。一甲之福。

云，採以十日方完，訪其開墾，不知犁耙，鋤。一快只。地，則臺一甲之田，必一月。

至近，亦灌田，置之無用。如此，雖有廣土，豈以竟亦人事不齊，地力。



古今事考原上貢子以英思昧謂宜二歸順各社每社各發...

一毛拔犁起脚各一副飛牛頭...

詳習後見其所以而取功運耕種易而收...

三本公同心撫綏家諭戶曉恩威教導...

如僅義衣以足知榮辱...

谷易共濟雍熙之世

勝在至於死也

本書影印時因照像修版致有少許錯誤更有原書模糊致石印不能顯出者列表如左以資更正

葉數 面 行數 原 大改 正 備 註

八前 七 先 先通

十後 五 藩入 藩入

十後 九 藩從之 藩從之

天前 六 援勤 援勤

天前 八 忠定 忠定

天前 九 看守 看守

天後 三 殺六於 殺六於

天後 七 從津水 從津水

天前 八 中權 中權

天後 五 同安 同安

天前 九 屍相迎 屍相迎

天前 九 野王印 野王印

天後 五 至已 至已

元後 六 未犯 未犯

天後 四 年載 年載

天前 一 行止也 行止也

天前 六 行止也 行止也

天前 一 行止也 行止也

天前 四 是用 是用

天後 八 濟於木 濟於木

殺下當為 大宜二字 從下當為 津泉二字

屍下當為 橫過二字

未下當 為犯字

載上當為 刻將二字 行下當為 止也二字

濟下當為 於機二字







2094586

S  
Z121.5  
75a



ZW 21101000583799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附記

此書為李岳先生所藏，託由本所編印。近日本所接李先生信，述得此書經過如左：

民國十六年，秦望山君出延平實錄一書以示，謂於民十一年自治軍之役駐防安海，其所部吳輝謙得之於延平故里南安石井鄉，乃鄭氏子孫世代秘藏者。書多蛀蝕，迄未刊行，洵海內孤本，請為參攷整理而保存之。弟欣然受之。

此書原名先王實錄，弟改為鄭延平實錄（憶書首兩行有「口口州戶部主事楊英為輯造先王實錄事」等字樣，不知去冬重裱時，此先王實錄數字尚存在否）。書內經過之經字，因避鄭經之諱改用京字，請於凡例內為之聲明，以免閱者誤會。

本所印此書後，仍以原書歸還李君，並志來源，庶不泯李君保藏之功。又此書原本，李君擬置之延平紀念圖書館，誠善事也！

